中華大典

政治嬗變總部

通紀概説部

論説

宋・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士庶垂涙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絶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壞山，直抵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於城下之師，莫辱於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或有。天子坐廣内，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爲輕重，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平昔附屬高麗、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灑血，孰甚於斯時邪？臣至愚且老，敢齒於義士壯夫，而逖視樵牧思謀、妾婦忠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況臣一門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際，極禮樂文章之譽；曾祖宗愨，寶元、康定之時，專任西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内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許仕宦，而擯斥卑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諛大奸，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同庶士祭行於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負於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於恩德者，尚何謗毁之有？彼諂諛大奸，濟以凶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顧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捕遁，齊民乂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自不必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有新邊之語，讀者疑焉，識者則歎。妄以謂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既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爲府，而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邪！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乎，誰爲陛下而爲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袁盎、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於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謂專以割地爲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爲能制山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强，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符堅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强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强於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强於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於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而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實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於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黄鉞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爲我有宋驅除。晚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棄之，以爲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

六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子丹、荆軻之風，後習安禄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於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摇乎魏博鎮冀之上，棄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金真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游粟積，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實在師間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而棄之於一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於高陽關，遂使契丹侵鎮定，入京師，縛晉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敗於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敗，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邪？廊廟之上，肉食者宜爲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況又其帥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叛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黄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鎮，孰爲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鮮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爲入京師之舉哉？亦且屢危矣。惟是張彦澤、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爲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智愚無不憤疾潛者，恥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完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接晉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陳，勿當得意之鋭，度彼縱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萬奮鋭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師覆其歸路，片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祖宗無失刑，真宗豈特私一傅潛也哉？真宗清浄垂拱之君，不惑於羣策，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傅潛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載之上矣。中山之形勢，其何如哉！唯我祖宗爲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國介於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于定州，夾唐河爲大陣，量番遠近出軍建柵。仁宗謹是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爲多，畜兵則中山爲重，命帥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爲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喻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樂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爲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爲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王，乃料民於太原，爲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爲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爲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遼人爲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師老，太祖破北虜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冑。曹彬、潘美、郭進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廿

心而棄之邪？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不幸失之，然其據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真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鋭師固爲三鎮而飛揚，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幷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於近歲，未易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時，張洎爲能言京師之兵制固於唐之兵制；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也，後來者宜不復措意開口於斯也。奈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謂國家無名而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慎於一嘗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於一嘗一笑孰輕重哉？謂此小醜爲有功，則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輸以土田哉？惟石敬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卽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陬，疆場不易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事通好契丹者也。在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昔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絶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亦自絶于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凶謀傾奪契丹之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豺狼之號不能自已，遂欲陸梁于中國哉？在祖宗時，嘗來奪我白沙寨路，略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者曰：乃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于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警懼，陛下增修盛德巖廟之上，肉食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顧惟疏遠小臣，必待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虫共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帥師，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猶見于變亂之後，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爲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爲吾仁宗而云爾也。核而論之。仁宗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簡，晚得杜衍、文彦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吕誨、范鎮、司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衛也。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爲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爲相，其中則張遜、段珪、曹節輩兇閹爲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爲相，而其中則李輔

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闍爲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之時也。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愚，不願國家獨以將稱而無相也。昔者賈誼慟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衰世，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爲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爲治哉？臣愚言不識忌諱，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進，以備乙夜之覽，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説之昧死再拜。

宋・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一《治體論》　古今論治者，不過曰寬與嚴而已。然寬非縱弛之謂也，而世之尚寬者，則流於縱弛。嚴非慘刻之謂也，而世之尚嚴者，則流於慘刻。反是則曰：寬當施之所當寬之地，嚴當施之所當嚴之人，遂以爲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軍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寬之所當施也。自古之所以爲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鎮也，權臣也，是嚴之所當用也。東周之寬，能施於强暴之諸侯，而不能及於匪風下泉之民。秦人之嚴，能施於閭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馬奸謟之輩。宣帝之嚴，能施於趙、盖、韓、楊，而不能施於許、史之徒。元帝之寬，能用於弘恭、石顯，而不能用於堪猛、望之之類。是皆寬於其非所當寬，而嚴於其非所當嚴也。其説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強臣、藩鎮，固當律之以嚴，而軍民士大夫之心，亦豈徒寬者所能係屬哉？盖寬者，仁意浹洽之謂，嚴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之的，而治體固已定矣。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爲本，而其施之於政，則必有紀綱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不嗜殺人。而至於言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其意正謂此也。

我朝治體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嘗少恩，然在内不得預政，在外不得爲節鎮、刺史，則無吕、霍、上官之禍。其於宦官也，未嘗濫殺，然内侍官不過留後，雖有功，不除宣徽，則無易牙專恣之禍。易置節度於杯酒宴笑之間，而籍諸道之一兵一財，無不歸於京師，則無山東、河北之憂。置參貳以分中書之權，而又置臺諫以察政府之奸，則無操、懿、莽、温之變。是其紀綱固嚴於其所當嚴之地矣。然至於係屬軍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嘗無紀綱以行其仁意也。一賦不妄加，一役不妄興，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廩，或出内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然竊盗者有禁，告訐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紀綱爲何如？驍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處以剩員。每遇一郊，降一赦，則與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結軍心也。然一汰而數萬人，一戮而百餘卒，士卒之犯將校者有禁，將帥之剋士卒者有禁，其御軍之紀綱爲何如？取士至於及累舉，舉官至於及内親，任子至於異姓。拜近臣必擇良日，退大臣則曰均勞逸。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也。然禮部有覆試，齋郎有定員，百官非有勞不遷，贓吏雖有赦不原，其所以嚴士大夫之紀綱又何如？我祖宗豈不知軍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國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何哉？盖使盗賊殺傷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凶悍之徒，而民之冤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訐豪横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宄之徒，而民之資弱失職者，不被其仁。茶鹽榷酤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趨利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者不被其仁。是雖日下減租之詔，月頒郵刑之令無益也。使階級賞罰之法不嚴，則是仁於驕惰之卒，而將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揀汰蒐閱之法不嚴，則是仁於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鋭者不被其仁。剋剥私役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貪之將，而士卒之困悴無聊者不被其仁。是雖日有賜，月有給，歲有賞，無益也。使學校貢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藝者不被其仁。銓選薦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進身無路者不被其仁。贓墨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貪汙之吏，而人之苦於繁刑重賦者不被其仁。是雖高爵以誘之，厚禄以餌之，無益也。無仁意，則紀綱

固無所本而立。無紀綱，則仁意無所輔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達其仁意，而往往歸咎於仁之不足，以爲政祖宗立國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

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淳化、至道之間，則治體類於寬。自景德至於嘉祐、治平之際，則治體類於寬。故熙寧專欲法太祖之嚴，而深懲仁祖之寬。豈知太祖之所謂嚴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仁祖之所謂寬者，仁意浹洽而紀綱亦未嘗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人情玩弛，吏習因循，其間紀綱固有廢，而不舉之處，譬之室焉，歲月既深，旁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牆之傾，一瓦之毀。爲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爲心，而以更變爲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併與四圍堂宇而撤之。不惟壞祖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併失之矣。章子厚則因荆公之所未爲者而爲之，蔡京則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敵也，士其讐也，寬恩濫及於貂璫，而峻法反加於善類。高俅、童貫之徒，妄加節鉞，而元祐、元符之黨不使容身於天地之間。是其寬失之縱弛，嚴失之慘刻，而又顛倒錯謬，施之於非所當施之地矣。

嘗因是而攷我朝立國之本末：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爲慶曆、嘉祐之緩勢。自范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爲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也，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當時之言，稍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説，或著爲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悦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鋭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決矣。

又《國勢論》 國之修短，當觀其治體；治亂，當觀其制度；强弱，當觀其國勢。殷、周治安皆千歲，而漢、唐享國不及三四百年者，治體之有純駁也。漢四百年，治多而亂少；唐三百年，亂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疏密也。漢、唐多内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内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强弱也。蓋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體、制度，而無漢、唐之國勢。自昔惟患人主之不講學也，而我朝列聖，無一日而不學；自昔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則無一人之不可諫；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宫，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則有事親之法；漢朝女主臨朝，稱制專擅，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皆爲社稷計，則有齊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預政，則有待外戚之法；宫殿無華侈之飾，則有尚儉之法；宫中宴居，冠服必以禮，則有尚禮之法；臣下有黜無誅，則有寬仁之法。此治體之所以多純而少駁，制度之所以疏而寔密。蓋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

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

蓋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爲强，通漕以爲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關於上而遲重不易舉，此國勢之弱二也。

以科舉程度而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士。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拂膺，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朱墨爲法，以議論爲政，又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弱三也。

故其始也雖足以戡天下之異志，終也不足以弭夷狄嫚侮之驕心。譬之長江、大河，無黿鼉蛟龍，奮翅鼓鬣，以激其衝突潰蕩之勢，帖然安静之久，人亦得狎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

然太祖規模宏遠，謀慮周防。雖都四平無險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長安，置内庫以贖山後之地，積緡帛以靖邊塞之烽，其志未嘗望也。雖收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嘗不重藩鎮也。於文法之中，未嘗抑天下之富商大賈；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蓋有以助我立國之勢。轉移闔闢之機，又非常法之所能擬議者。

自太祖以来，外權愈困，内法愈密，以陣法圖授諸將，而邊庭亦如内

地；支郡各自達於京師，而列郡無復重鎮。加以河東之後，王師已罷，故雖以曹彬名將，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故雖以景德親政之後，天下以爲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爲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爲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講好。然景德之約盟，非寇準之志也；契丹之增幣，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歲賜，亦非韓范之本心也。觀寇準數年後戎復生心之言，至慶曆而始驗。觀弼請備河北，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之計，至靖康而皆驗。諸公方慨然爲社稷遠慮，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間，其身已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矣。

嗚呼！使雍熙無輕動之舉，則中國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虜，必不敢寇於河北；使寇準得盡謀於景德，則虜人必有稱藩之禮，尚敢議闕南之地於慶曆！使韓、富、范之計得盡行於慶曆，則中國必無增幣之耻，而宣和間必不召女真以雪憤矣。

至此而後，知太祖之爲慮，其深且遠哉！雖然慶曆以前，此一時也，熙寧以後，又一時也。慶曆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内之國勢實強。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强，而在内之國勢已弱。蓋安石不能改弱勢而爲强勢，乃欲因弱勢而爲强勢。觀其上書於嘉祐之末，謂本朝不任人而任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與賢人君子共事乎？謂今之教士，大抵誦説課試是矣，其《新經》、《字説》其果能出於文墨之外乎？其入對於熙寧之初，謂本朝徇有司之細故，而安石所爲，愈煩碎而不足言矣。謂君子、小人、正論邪説之襍用，而安石所爲，則純用小人邪説矣。謂理財大抵無法，而安石所理之財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張國勢，啓釁於交趾，興兵於熙河，拓境於梅山，竭中國有用之物，以事空虚無用之地。

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矣。然种諤綏州之議，安石猶未主之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爲未習邊事也。迨熙寧四年以後，始主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説矣。安石變法之罪小，而興利之罪大，興利之情猶可恕，而開邊之罪爲可誅矣。何者？元豐小人，不過圖禄位耳，及其患失則兵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隍鄯；蔡京始謀，亦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悦，則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京爾，及其勢利相軋，則必復燕薊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啓之也。吁！靖邊塞之烽，圖山後之郡，此藝皇帝之宏規也，而熙寧用之則疏；取熙河，横山，剪西人手足，此韓、范之本謀也，而元豐、紹聖、宣和用之則舛。蓋祖宗之國勢，外形雖羸弱，而元氣強壯於内，則外邪有所不能動。熙寧以後之國勢，枝葉雖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謀國者當以是參之。

或曰：子之三篇，皆不滿於熙寧，無乃已甚之論乎？曰古今治亂之機，皆決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爲甚多，故維持治體，遵守制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復，積而至於慶曆，則爲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故治體以壞，制度以變，國勢以衰。自熙寧一陰之遇，極而至於宣和，則爲三陰之否矣。此愚因論本朝之事，尤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

宋・呂中《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卷一《統論・中興規模論》 古今用天下之規模有三：曰創業，曰守成，曰中興。而所以爲創業、守成、中興之根本者，不過曰天心也，人心也，賢者之心也。蓋其始也，天命之，民歸之，賢者附之。其久也，天眷之，民愛之，賢者樂之。及其不能無亂也，則天相之，民懷之，賢者興之。昭昭之鑑，非可以虚文欺億兆之人，非可以小惠徧而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有非可以爵禄誘而威勢脅，是必有道以得之。

道者何？仁義是也。夫天高地下而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而舍仁與義，則無以立人之道。仁者，天地温厚之氣，而人得之以爲仁。義者，天地嚴凝之氣，而人得之以爲義。仁則惻隱，義則羞惡。仁則寬裕温柔，義則發强剛毅。仁則公平無我，而無一物之不體，義則斷制得宜，而無一事之不當。惟仁可以懷天下之心，惟義可以威天下之心。惟仁則恩交於匹夫閭閻而不忍去，惟義則忠激於士君子之情而不能忘。賊仁則淫暴凶虐，絶滅天理，賊義則顛倒錯亂，傷敗彝倫。徒仁而無義，則事理之不當，而無以振天下之大綱。徒義而無仁，則心德之不孚，而無以立天下之大本。

創業之君，則以仁義而繫天下之心者也。守成之主，則以仁義而固天下之心者也。況夫中葉之世，祖宗之仁素深，君臣之義素定，振而起之，猶易爲力。然周宣之中興，則得仁義之全旨也。而東遷之周，不復興者，徒恃祖宗之仁而無其義也。漢光武之中興，則其得仁義之全者也。而東漢之季，不復興者，徒恃君臣之義而無其仁也。若晉之東，則其仁義之俱失者歟！【略】

我朝以仁立國，遠過於漢。而靖康之禍，尤慘於晉。何也？蓋自藝祖開基，市不易肆，兵不血刃，紫雲之宴、陳橋之誓、江南之捷，真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有不爲之心。列聖相承，守爲家法。端拱、咸平浚其源，慶曆、嘉祐漲其流。微間斷於熙寧，復接續于元祐，此所以百三十年中外無事也。自紹聖小人借新法以報私怨，崇寧小人又托紹聖以導上心。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于西北。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愁歎；王黼創免夫錢，而中外騷動。而祖宗以仁結人心之意失矣。自紹聖作理訴所，而得罪者八百三十家。編排章疏，而語言被罪者數千人。元祐黨凡五十餘人，元符黨又有一百一十九人。積威之餘，士不復知有名節。而祖宗以義結人心之意失矣。此靖康之禍所以書契以來之所未有也。然吾觀靖康之民，無一人敢負國，而士大夫之負朝廷者，何其多也！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附，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壽陽一小壘，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不能拔。太原孤城，羸兵饑卒，尚二百六十日而後陷。則民之戴吾祖宗之仁者深矣！而士大夫忍爲棄師，忍於覆國，忍於迫逐君父，忍於爲虜用事！僞楚之立，一朝而書名者數百人，自執政、臺諫、侍從而下，無一人不染其污。則當時之臣，負吾祖宗之義者矣。爲吾祖宗之民者，猶知有君臣之義，而爲吾祖宗之臣者，不知有君臣之義。甚矣！其可痛也！高宗中興即位之一日，首蠲常平穀，散青苗錢，則有以續其仁，而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阿防之役，一切罷斥。又有以去其不仁。

五月庚寅，即位。辛卯，即改宣仁謗於史，則有以明其義。未幾，論主和罪，則竄李彥等七人；論從僞罪，則竄王時雍等十人，又有以懲其不義。即此一舉，已足以正人心，回天意，尊中國而攘夷狄矣。然大讐終未服，大恥終未雪者，則亦炎、興之仁雖可以接建隆之脈，而諸臣未盡知君臣之義，猶有靖康之初習爾。夫有天地，則有三綱，所謂五常者，固不出三綱之外。人而無此，則衣冠而禽犢也。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也。故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是乃人倫天理之至。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情，此《春秋》所以大九世復讐之義也。國家靖康之禍，乃萬世必報之讐，豈人道之可一日安乎？

方上之在相州也，虜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爲義，而潛善、伯彥又沮之。

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爲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澤爲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爲兵，充守則兵皆爲盜。澤在則尼雅滿遁，充用則敵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此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爲之也。

借曰：草昧之初，國威未張，世讐未可遽復也。迨紹興以後，韓世忠捷於金山，捷於大儀鎮。吳玠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而張浚視師，命韓世忠屯楚州，岳飛屯襄陽，不復爲退計矣。而秦檜執和議以沮之。迨十年，虜人敗盟，奪我故地。岳飛捷于郾城，而兵至朱仙鎮矣。劉錡捷於順昌，楊沂中捷於柘皋，而虜有捐燕以南之惧矣。而秦檜復執和議以沮之。故七年，置張浚於嶺表；十二年，死岳飛于獄中；而中原絶望矣。此紹興之失其機，則秦檜賊義爲之。嗚呼！建炎、紹興之初，此肩背初失之時也。乘此之時，因軍民之思，叶神人之憤，仗義而行，真易爲爾。而潛善、伯彥沮之於前，秦檜大壞之於後，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而使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言哉！

然賊義者，豈特此三人而已哉？汪、黃既敗事之後，秦檜未用事之前，數年之間，亦無以大相過。建炎元年，遣傅雱、王倫使虜。二年，遣宇文虛中使虜。此黃、汪爲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邵、杜時亮四人，亦黃、汪爲之乎？自紹興七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遣魏良臣、何鑄，而後和之議定。此秦檜爲之也。然紹興七年以前，潘致堯、韓

侃胄、章誼、魏良臣之遣，亦秦檜爲之乎？虜於我有大讐隙，則使不當遣，義也。若不得已遣使，則止於奉表兩宮，亦義也。今尋諸仇讐而請之，果義乎？

建炎二年，幸杭州，此黃、汪爲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平江，亦黃、汪爲之乎？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爲之也。然七年，張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八年，趙鼎獨相，則已有駐陛臨安之議。亦檜爲之乎？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中興計，則當守東京，以固天下之心，義也。若不得已渡江，則亦當都建康，以繫中原之望，亦義也。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望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果義乎？』蓋當時大臣任事者，張浚、趙鼎、吕頤浩、朱勝非數人。然浚之才力雖不逮，而其心始終不言和，則真知此義。若聞鼎之欲守，則未爲盡知此義。而頤浩、勝非之欲去，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韓、劉、岳數人。然韓、岳有與虜不俱生之心，則真知此義者也。而劉光世之沉酣酒色，不喜恢復；張俊附會和議，讃死岳飛，則皆不知此義者也。由是言之，諸臣不知義者亦多矣。

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諸公之言和者，皆依違於其間，而檜獨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也。它相或一年或二年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故也。以二十年之間，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終則文飾太平，使一世酣豢於利欲之中。奉賊稱臣而不以爲恥，忘讎事虜而不以爲怨，用夷變夏而不以爲非。踵其後者，如出一轍。檜之身雖死，檜之心未嘗不用。中興所用之君子方盛，而檜之所教之小人復新。雖以紹興之末，逆院送死，北方潰亂，亦一機也。而當國者復主和議，成閔等領三衙，而三招討結局矣。雖以隆興之初，復靈壁，復虹縣，數十年無此克捷，亦一機也。而我師偶失小利，湯思退遂堅執和議，百計沮魏公，督府結局矣。檜之遺毒餘孽，可勝道哉？

以我孝宗痛八陵之失祀，傷二聖之不返，悵中原之久隔，每幸和議之不成，責湯思退，以爲秦檜之不若。而與張浚獨任其事，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長記，將自準備而上，各有揭貼，此其志將何爲者？使當時得其人而輔之，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根本，振紀綱，持以歲月，豈不足以遂其有爲之志？此識者所以深歎：隆、乾、淳熙之間，有侍從、台諫而無宰相也。

至於寧皇之時，金、韃相持，則有恢復之機也。而爲相者復失之。人皆謂開禧之失在於輕虜，嘉定之失在於畏虜。使其失止於輕虜，則亦浮躁者之爲耳。止於畏虜，亦不過巽懦者之爲耳。不知二權臣之心，不在於輕，不在於畏，而在利於己也。蓋開禧權臣，久盜威柄，出入禁中，自恭淑皇后之後，則始爲開邊之説以自固耳。迨皇甫斌等相繼敗衄，吳曦附虜爲亂，乃速議講解，則已不可得矣。嘉定權臣，密贊先帝，正侃胄開邊之罪，而代其處，則不得不急於求和以固位耳。未幾，中原潰裂，遺黎日歸，幣不可遺，於是欲以和金者而和韃矣。

故嘗謂元豐小人，不過固禄位耳，及其患失，則兵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憾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于湟、鄯。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説，則薦童貫以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力相軋，則其必欲復燕、薊以邀功名。開禧權臣之心，即章子厚、蔡京、王黼諸人之心也。靖康以和誤國，而王業再造，潛善、伯彦之欲和以苟免如靖康也。建炎以和誤國，而寇至維揚，大臣之欲和以苟免，無異於潛善、伯彦也。秦檜之心，藉其權以專寵利耳，故卻口論以成其謀。湯思退之心，欲傾陛以固禄位耳，故與尹穡力主其事。嘉定權臣之心，即潛善、伯彦、秦檜、湯思退諸人之心也。是則開禧之浪戰，反以傷祖宗立國之仁。嘉定之苟和，無以伸祖宗立國之義。不仁不義者，果足以謀人之國哉？

抑嘗歷考古今事功之成敗，切以爲非仁與義合，則不能以立天下之大事；非天與人合，則不能以立天下之大功。宗澤排山倒海之氣，英雄豪傑之所願附，竟以不盡用而死。張浚披雲貫日之忠，婦人孺子之所共知，一出而有富平之敗，再出而有符離之潰，此天不與人合也。天留李鋼，以相建炎，而以未盡用而去。天生岳飛，以當虜鋒，一至襄陽而還，再至朱仙鎮而退，此人不與天合。金山之捷，幾獲虜酋，人也，天不能助之殲。斡魯之叛，韃之擾，皆天也，而人又不能以應之。嗚呼！綱不免於禍，浚不免於敗，而紹興之和者二十年，隆興之和三十年，嘉定之主和者，亦二

十年，皆享成功而無後患。天耶！將天人合一而爲是耶？

吾懼夫世人以爲主義者反無成，而賊義者反獲福。不願爲綱爲浚，而願爲檜爲史。故發明仁義之道，使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分於小人，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又《中興國勢論》　國之修短，當觀其規模理亂，當觀其制度強弱，當觀其國勢。天下，猶人之一身也。修短者，國之命也。治者，國之康寧。而亂者，國之疚疾也。強者，國之充實。而弱者，國之羸瘠也。善察脈者可以知其證矣。自古有天下，三代最久。而漢、唐次焉。其所以修短、理亂、強弱之不同，未嘗不觀是三者也。以規模論之，則三代純乎仁義，漢、唐假乎仁義者也。此漢之所以享國不及三代，而唐之所以不及漢也。以制度論之，則先漢制度雖疏，而綱紀猶正，後漢制度雖密，而綱紀已紊，唐有制度而無綱紀，此先漢治多而亂少，後漢與唐治少而亂多也。以天下大勢觀之，漢無強之形而有強之實，而無強之功。就漢言之，則漢自中興以來，國勢弱於先漢者，近習弄權，而主勢弱，州縣偏重，而京師之勢弱，羌、戎之釁稔，而諸夏之勢弱也。就唐言之，則唐自中世以後，國勢弱于唐初者，宦官專兵而權不在君，藩鎮專土而權不在朝廷。夷敵自負其功，而權不在中國也。

我朝以仁義爲規模，以綱紀制度爲根本。既與三代比隆，而國勢猶弱於漢、唐，何也？蓋我朝北不得燕、薊，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因汴梁之地，侍兵以爲強，通漕以爲富。此天下之大勢，以不全而弱也。至中興以來，祖宗之天下，又失其大半。而東南大勢，則臨安猶昔之汴，建康猶昔之雒，河南猶昔之河北，荊襄猶昔之河東，而蜀猶陝西也。爲中興計，當駐襄、鄧。不得已渡江，則當都建康。而乃深坐於錢塘歌舞之地。則其勢猶弱而不可動者，一也。

我朝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皆人主自爲之。郡縣太輕，而委瑣之不足恃。兵財盡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此天下之大權，以不分而弱也。中興以來，李綱議分京東、河北，因唐藩鎮之法。范宗尹相繼建請，亦各列爲鎮撫。委張浚以川、陝宣撫處置之名，立便宜行事之命，出韓、岳，亦以此奏功。自秦檜以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廢諸使，兵一歸於御前，督府結局，使州縣復承平之制，則其勢猶弱而不可動者二也。

古者以民爲兵，後世以兵爲民。古者因事以養兵，後世養兵以待事。而養兵以自費，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加以中興以來，四屯駐之兵，皆昔日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縣自以其當用度者，盡養廂兵、禁兵、土兵。然則歷十數載，與虜人和親不敢鬬一日之兵。小則草竊寇攘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蓋兵以多而至於弱。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

古者財愈少愈治，後世財愈多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後世財愈多而愈不足。財用之多，無甚於本朝。而上下紛然，皆以財爲慮，亦無甚於本朝也。中興以來，茶、鹽、榷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制總制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四川之錢引以二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

國家以科舉程度而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求功，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生事，而後太平之基，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餘，科舉之士，資格之官，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于文法之中，而不能自拔。取民者已困矣，獨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矣，猶以爲良法。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蓋不任人而任法，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

國家既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用之，不若吏之專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加以渡江以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今自檢正、都司、兵部列屬，以及寺監，綱目之所在也，受成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六也。

大勢不全不可動，大權不分不可動，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有此六患，此我朝國勢之所以弱也。故其始也，雖足以集天下奸雄之異志，其終也，不足以弭夷

狄驕慢之詐心。雖以景德親征之役，天下以爲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爲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爲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講好。況中興以來之國勢乎？

方逆虜之入中原也，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矣。而渡河冰合，我是以有南京之立。風潮效靈，我是以有海道之安。則天命未嘗不可恃也。建炎巡幸，遠至溫、台，從衛隆祐，分遣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捍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愛戴，無異平日。則人心未嘗不可恃也。自張俊明州城下之捷，以至於子蓋海道之捷，凡十三處戰功，則中國未嘗不勝夷狄也。虜人畏樞密，忌髯將軍，凜凜然知韓家軍、岳家軍之名，自以爲昔我強彼弱，今彼盛我怯，則夷狄未嘗不畏中國也。然而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使百七十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勳，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不惟戰敗而後棄地，雖兀朮敗盟，我師屢捷，而秦檜復割和尚原及商、秦之半以與之。不惟戰敗而後講和，雖逆亮既殞，京東、西相次而復，而湯思退卒割四郡以與之和。建炎末，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不惟小人主和，雖世之所爲名士，亦往往持當和之說。夷夏之分不辨，逆順之理不立，君父之讐不報。如人之一家子弟，雖謹厚而奴僕得以侮之，鄉鄰得以侵之。是何其弱勢之極至於此哉？則亦以大勢不全，大權不分，兵多而弱，財多而竭，不任人而任法，不信官而信吏，其患有甚於前日耳！然弱勢之患雖有六，而其原有二：一曰虛文，二曰虛論。虛論多而實用少，虛文多而實政少。此我朝之大弊也，至宣、靖極矣。靖康虜退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臺諫方追論前事，士大夫方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粘罕已抵太原，斡離不已據真定，而朝廷猶集議存棄三關地孰便，臣下尚私相持棄與不棄之說。此金人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建炎以來，不革其弊，今日詔百官言事，明日詔羣臣陳備禦策。紹興壬午之議，張震自爲一議，張闡、陳良翰各爲一議，洪遵、金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爲一議。其餘侍從、臺諫皆囊封相繼而上。癸未之議，黃中、金安節同一議，周操、陳良翰同一議，錢凌、景真、韓仲通同一議，余時言、路彬同一議，張闡、胡銓、尹穡、閻安中又各自爲一議，皆卒不能易宰執之策。虛論何益哉？

宣和以來，上下歌詠太平，粉飾治具，爭以虛文相尚。寇入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山，恐妨行樂。論配享之儀，舉策士之典，爭五輅之事。此金人所以有『南朝好議禮』之譏也。

秦檜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虛文以爲中興。使一世酣豢於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爲恥，忘讎事敵而不以爲怪，其弊可勝言哉！建炎以來，不革其弊。維揚巡幸，方且行郊祀之儀，舉策士之典。南渡以來，宮室本不應過侈，又物本不應過備。而紹興十二年，建太社、太稷、太學。十六年，建武學。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之制畧備矣。紹興元年，作倉壁黃琮。次年，明堂備大樂。六年，製常儀衛。十三年，金雞肆赦。十四年，作渾天儀。十五年，籍千畝。十六年，備八寶，備景鐘。十九年，復蜡祭。二十七年，復太廟功臣之祭。息兵二十年而禮樂亦畧備矣。

國家靖康之禍，乃二晉之所未有，中國、衣冠、禮樂之地，宗廟、陵寢、郊社之所盡棄之敵。禮器、樂器、犧尊、彝鼎、冊冕、鹵簿、儀仗之物盡入於敵。渡江以來，庶事草創，皆至檜而後定。然耕籍、朝覲、祀明堂、養老，更武王克商後事也。辟雍、明堂、籍田，光武平隴、蜀後事也。今果偃武修文時耶？果息馬論道時耶？宮室雖備，而忘前日巡幸之懼矣！郊廟雖具，而忘前日宵旰之憂矣！朝儀雖肅，而忘前日扈從之勞矣！文物新，而忘前日根括之慘矣！趙鼎告高宗曰：『願陛下毋忘親征時。』王庶謂秦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乎？』洪皓曰：『錢塘暫居，而太廟、景靈宮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君父之讐，一切置之度外，虛文何益哉？

東周之初，文侯之命，教之以平世之故，軍旅不復講矣，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使一世之人，以詞命相誇，以虛文相高，如子產之在鄭，趙武、叔向之在晉，臧文仲之在魯，其一時問答，崇德務信，濟濟師師，忠厚之論，和易之言，如金石之奏，鸑鷟之鳴，雅之《典謨誓命》，迭相表裏，而還視唐虞三代，已有不可返之勢矣。東晉之初，頖觀

築矣。何不築壇以拜淮陰？太學立矣，何不立武學以招汾陽？觀雲之禮行矣，何不屈帝尊以親細柳？修史之官設矣，何不造樓船以立將軍？不振司馬之鐸以講武事？而設諫鼓，不備車攻之器，以圖進取，而植謗木。當神州陸沉之時，而舉前世之繁文曲典，以蓋其苟安之迹，安能中興乎？高宗孝，有周宣王、漢光武之志，而士大夫甘爲東周、東晉之習。愚猶於此不滿也。掃地而更新之，其不在今日乎？

明・梁寅《新喻梁石門先生集》卷八《宋》 宋之有天下，蓋因五代之亂風，諸侯推戴，以圖富貴。然五代之君，得之易，失之易，而宋乃至三百十七年之久者，固天所命之，亦由太祖智識之明，而法制之善也。

趙氏之先本微，太祖生於夾馬營，非世有功閥。而『檢點爲天子』木書見其兆；當受命之始，五星聚於奎，故曰天也。諸侯石守信、王審琦等以黃袍加帝之身，豈誠知爲趙氏之純臣哉？其意以爲威權在己，他日亦若是也。而太祖用趙普之計，解諸將之兵權，由是人無異志矣，故曰智識之明也。五代多以武人爲牧守，易於生亂，太祖則以儒臣爲之，又制通判以分其權，而尤嚴贓吏之法，寬苛暴之政，故曰法制之善也。由是而文武效用，財力富強，凡僭偽之國盡削平之。然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古之道也。太后杜氏欲兄弟相傳，而趙普又成其私，至太祖不得正其終，而秦王廷美及太祖二子亦皆不得其死，惜哉！若太宗致治，亦云美矣。而普凡三入相，有功於兩朝，亦多矣。太祖嘗言相須用儒，又嘗勸普學，普亦自論謂以《論語》佐兩朝。然太祖之世，文化猶未盛也，至太宗則盛矣。真宗之世，寇準賢相也，而以契丹之事爲王欽若所譖。王旦亦賢相也，而僞爲天書者，旦亦不能無責。寇準之再相，亦以是蒙擢，而丁謂又以計去準矣。迨於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韓琦、范仲淹之功也。致慶曆之治者，亦韓、范與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儉愛民四十二年，終始若一，真可謂仁矣。英宗猶子，纂承大統，在位四年，神宗繼之。神宗之志，將大有爲。相王安石，而新法病民。哲宗幼沖，太后垂簾，相司馬光，而弊法盡革。然太后既崩，而安石之黨復用矣。徽宗淫侈，所務者土木，所崇者道教。金兵南下，傳位欽宗。良將不能用，無戰守之人；奸諛惑其心，爲偷生之計。汴京失守，父子爲虜，哀哉！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前誤於汪、黃，李綱獲罪；後誤於秦檜，岳飛被誅。時可恢復而專爲和議，時則有其將而無其君。孝宗受禪，有志中原，而虞允文則以采石之功致卿相之位，遂惑上聽，用師於金，邊釁誤開，卒無成效。時則有其君而無其將。光宗有疾，在位不久。寧宗之世，韓侂胄專政而朱熹不用，僞學有禁。理宗之世，史彌遠亦專政，而帝之爲學，能崇朱氏。度宗十年，任賈似道，妬賢誤國，北兵遂至。少帝爲虜，三宮北行，二王逃生，喘息閩廣。而三百餘年尊尚儒學，羣臣之狥國死義者，唯文天祥之節爲尤著也。

抑又考之，宋之都汴也，北有遼帝；及其南渡，又有金帝。遼起於朱梁均王之時，其初曰契丹。太祖阿保機、太宗德光、世宗兀欲、穆宗述律、景宗明記、聖宗隆緒、興宗貞宗、道宗弘基、末帝延禧、燕王淳，凡十世一百八十年而亡。遼雖本夷狄，然諸君與宋相抗，亦罕聞其大惡也。金起於宋政和乙未之歲，其先曰女貞。太祖完顏旻即阿骨打、太宗晟、熙宗亶、煬王亮、世宗雍、章宗璟、衛王允濟、宣宗珣、義宗守緒，凡九世一百十七年而亡。其初滅遼取宋，固多酷虐，而世宗與宋孝宗同時，南北皆治，人稱爲小堯舜。義宗之亡，能死社稷，亦爲難矣。合南北而論之，宋爲中華之主，固正統也。而元朝修史，又欲以金統宋，議論不決，揭太史徯斯因以宋、遼、金爲敵體，而各立帝紀，謂之三史云。

明・江世用《史評小品》卷二一《[明]王弇州〈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鼎革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櫬，再辱王庭，抑何耳志絀辱也。

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于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況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嗟夫！自厓山之波一沸，而宋統逝矣。乃論者猶有藝祖貽謀之憾，故以弇州足所未備。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五二　王宗沐曰：初得天下者，必創制立法，往往鑑前代以爲因革之宜。然盡懲其弊，則不見其利，而得其一偏，則不知其全，故莫若權其始末，而歸之於理勢之不可以已，則所因所革不至於甚弊，即使其後不能無小輕重，而亦不至於極重而不可救也。

宋太祖得國承五代之後，其有所革而至於弱，有所因而至於縱，而終宋之世卒以此亡。吾故曰：不若權其始末而一歸於理勢之不可以已也。酒色之傷生，而後宮粲醴之不可廢，閹宦之誤國，而掃除之必有人，其可不酌之而盡欲去者，過也。五代兵驕，天子由其所立，而猛將豪人又爲之帥，太祖親見其弊，故盡格石守信等權，而後藩鎮弱。至於以禁兵出戍，京師之卒至四十萬，孱弱不教。靖康之禍，募市人以配郭京，一敗塗地。江左偷安，兵益不振，西北二虜邀求，忍辱以死力相奉而不給者，豈非懲敗之過與？至於處大臣者，太祖習見唐、晉、漢、周之優禮交歡，雖至於易主事仇而不加罪，如馮道之徒；彼皆素比肩事主者，己之爲帝，彼皆有力，范質、王溥亦是類也。以其取天下之不直，故其禮不得不優，而用此以柔服其心。夫優之，誠是也，然不斷其功過而概曰『不殺』，且著爲令，三代有是事乎？賈誼勸文帝禮大臣，而亦有曰『盤水加劍』之文，而太祖遺令密室，永不加刑，使其後如蔡京、吕惠卿、章惇、秦檜、賈似道，皆誤國亡君而免於誅，則又大失刑矣。夫仁義並用，先王之政，而義之與仁，非二事也，大則陳於原野，故衛國以兵；小則有司之法，故不恪者則戮於市。夫是以齊，而太祖不權其始末而斷之以理勢，而一則革之過而至於弱，一則因之過而至於縱。宋雖享國三百年，而奔播流離居其半，權臣接踵，主威不立，以至于亡者，由是也。太祖創業，削平四海，如其臣曾鞏所稱『非無長者』，然二事最大，而其害最甚。吾故著之於此，以告後之立法者。

明・熊尚文《蘭曹讀史日記》卷四《英宗》　宋室之弱，正坐急清議而弛武備。安石植榆柳以制蕃騎，嚴保甲以杜守禦，築城修池，作戰車，制弓矢，選將練兵，此數者未可盡非。但任用非人，持論□拗耳。韓魏公熟於國計而亦爲此言，是必盡去武備以悅強敵之心，而後爲得計矣，此亦韓魏公過計之言，而非社稷之訏謨也。

明・葉向高《蒼霞草》卷一《宋論》　天下之禍，莫大于人臣之求勝也。人臣之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進退用舍，相爲勝負，亦其勢有必，然未至大害。惟君子用而專務抉小人之所爲，小人用而專務抉君子之所爲，各持其勝心，快于一逞，以國家之政事，狥臣下之意向。而爲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勝而小人之禍烈矣。

宋之極盛，則祥符、慶曆，其時君子、小人亦旅進旅退而無損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所變更也。自元祐諸君子用事，盡改熙豐之法，一激而爲紹聖，則小人勝，反而爲元符，則君子小勝，又激而爲崇寧，則小人大勝。當其勝，必盡去其人，盡反其行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紀綱法度，國家所以治亂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見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禍哉？及至南渡，君子小人又以和議爲勝負。君子用則必不和，小人用則必和。此何等大事，而人主不講求晝一之説，乃使人臣得遞操其權，如弈棋然。瞬息之間，便更數局，寧不爲敵人之所笑乎？夫子弟違言，僮僕忿爭，乃人家常事。爲主翁者，不分別其是非，而但聽信司筦鑰之人，日取家政而紛更之，又豈有不敗之家哉？夫紹聖、崇寧之事毋論，已當元祐時，新法誠不容不變，然改絃太急，除惡太峻，取名太盡，使小人耽耽蓄憤而睨其旁，其禍遂與宋相終始。蓋自古以來，君子之受害于小人未有若此烈者。【略】後之君子，其毋輕求勝小人，使其禍移于天下國家而不可救也，則宋事可鑑已。

明・徐樞《寰宇分合志》卷七《北宋總論》　愚按宋之于幽燕也，始取之遼，遂使後世之畏契丹，終求之金，遂使夷狄之輕中國。當太宗之戰高梁也，走免驢車，跗中二矢，金創之毒，至終其身故。真宗視契丹如毒蛇猛獸，然勸以親征則踟躕，挽少過河，則退縮至歲幣之許，則唯唯而甘心焉。自是而仁宗之於求關南，神宗之於議疆事，皆惟恐激之怒而招之

兵焉。蓋以太宗久在行間，猶不免於中傷，況生於深宮之中而長於婦人之手者乎？故黽勉以從，而猶恐其或後也。若徽宗之求燕山，約以夾攻，其屢出而屢敗者，既示之弱，索其銀粟，則隨求而隨應者，又啓其貪，彼既知其易與，此又誨以慢藏，故其長驅而困都城也，若無人之境然。辟之千金之子，索處而寡援，則斬關奪門之盜，必思以橫行而肆掠之矣。彼種師道者，尚謂女真初不知兵，未有懸軍千里而能善其後者，不知其有所忭而動也。夏人於震武之將陷也，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幽燕其宋之病塊乎？

又《南宋總論》 愚按世之論南宋者，率謂其始以議和而宋衰，終以廢和而宋滅。此據宋之存亡而決和之得失者也，不知金爲宋仇，不宜和宜戰；元非宋敵，不宜戰宜和，惜其倒行而逆施耳。建炎之間，康王傷于虎，求和不足責也。孝宗頗稱有爲，亦甘心於唐、鄧之割，秦檜二於虜，主和不足責也。張浚謬副時望，亦依違於和戰之間，忘父兄之深仇，結叔姪於非類，芥視綱常，體解將士，國雖存而本已撥矣！馴致寧、理，宋爲積弱之宋，元非可饜之金，且勢屬方張，未嘗侵伐，子才入汴，其曲在我，而王楫再來。郝經繼至，講好之意又先我發，始幽其使，以似道之蒙其上而制其下也，姑置勿論。獨襄樊既陷之后，正似道廢放之時，廉希憲猶奉書而議和，伯顏令按兵以待命，若能函似道、張濡之首以謝元人，踵景德、紹興之事，以固和好。則如綫之緒或可延，端當不牋於井澳，而亟亦不死于吐蕃矣！及蘇常已入，而後有柳岳之遣焉，彼已成破竹之功，而此爲墮甑之碩，尚何及於事哉！

明·錢棻《蕭林初集》卷五《宋論》 宋以忠厚啓國，惟神宗小事更張，道君胸中小具山水趣耳。若孝宗之孝，理宗之理，皆未造誼辟，非有荒如煬，駿如惠，暴如始也。元祐後君子愈多，陸、張、信國諸賢，得一人足支將傾之厦，而駢首就死，卒飽鯨腹。靖康之難，兩河忠義，不呼集者數十萬人。武穆出兵淮甸，中原遺黎，簞漿迎勞，乃心無刻不思趙氏。然南渡後，卒奄奄不克振，何與？夫人之壽夭，本其胎禀。國之強弱，視其始創。所禀誠厚，故至老不衰。得之甚苦，則失亦不易。漢高有天下，蓋得力于敗者也，故新室暗奸而南陽嗣帝。唐太宗有天下，蓋得力于勝者也，故安史雲擾，而再蹶再起。【略】

夫宋之天下，蓋用胠篋之術得之。黄袍一著，周鼎遂移，取之者無艱難百戰之功，而祖仁襲義，釋兵自弱；守之者又鮮精明健決之氣。愚嘗總一代計之，其失有三：洛陽爲四戰，國不可不遷。藝祖有其意，太宗以因循失。幽、燕爲兩河蔽，不可不復。澶淵有其幾，真宗以選懦失。卒至金人長驅，宗祐失守。南渡而後，事雖萬不可爲，然據巴蜀以窺關隴，下河冀，此即漢高取天下，故道中原可傳檄定，而高宗以牽于和議失。爲祖父者不顧後之利害，而求免一日之危，爲子孫者亦不念父兄之讐，但蕲殁身無僇辱而止。治天下而苟且若此，此不及夕之圖耳，安能保世滋大哉？夫宋同晉者也。晉五胡，宋女直，亂同；晉懷、愍，宋徽、欽，辱同；琅琊五馬之謡，康王泥馬之應，中興同；建康，臨安，地同；祖逖，宗澤俱發憤死，不振亦同。然晉以清談廢事，而淝水之戰，艸木成兵。桓温、劉裕皆横行中土，莫敢摧其鋒。家之將衰，有虎狼之僕，日雖啖其主，然亦足捍盜而勝訟。有宋諸君子，侃侃以節義理學自任，而議浮于功，才不副志，主病入膏肓，堂上衆醫猶此補彼洩，相爭不下，卒舉主人性命爲狗，則寧特開國精神厭然不振。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宋論上》 天下之亂，不亂于既亂，而亂于既治；國家之禍，不禍于小人，而禍于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國家，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于天下。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吕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説。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于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至于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寧之禍，延蔓于紹聖、政、宣，而根伏于元祐也。

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内，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

爲。嗚呼！靈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死于敵之爲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内觀，其始若同于叛臣之崛强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檜不足以爲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翦此而朝食？

蓋嘗論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强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强固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踰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肖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于大治。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又《宋論下》 或曰：紹聖之禍，君子之病在憤激。吾則爲之言曰：君子之病在姑息。夫諸奸蠹國殃民，豈竄斥尚爲過耶？且夫畢仲游、常安民深識遠慮，天下之奇才也，既未使之大用。而吕惠卿首附安石以害天下，自當誅不踰時，何元祐間尚在政府，必自求散地而後出之？章惇、蔡卞，死有餘罪，無一人就戮者。蓋元祐諸賢徒守成規，謂祖宗朝未嘗輕戮大臣，不可自我壞之，而其間猶不能無狐死兔悲之感。自范文正爭晁仲約之死，以爲恐他日吾輩亦未可保，而富鄭公使契丹還，身處危疑，乃亦嘆曰：『范六丈真聖人！』范、富大賢，其所見已如此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古之聖賢，無事不極于寬仁；獨至壬人奸臣，則痛絶之惟恐不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未已也，必曰迸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孔子爲司寇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無非此意也。

或曰：諸道師既先撤，岳忠武雖不受詔，豈能獨自成功？吾則曰：諸將雖悉罷兵，然岳軍一出，金將聞風走死，且其時部人之輸款者，日以千萬計，是獨力何不可辦也？或又曰：忠武抗王命，朝廷必檄兵誅之，天下皆疑忠武以爲叛，則其兵亦必不可以復用。吾則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曰：二聖必不可不迎，中原必不可不復，奸臣如檜等必不可信，淵聖還必德禮陛下不暇。且天下彊兵大帥，皆陛下所拔擢委置，陛下堅讓淵聖，淵聖斷無能復辟之理。願毋爲奸臣所中。臣能成功，則伏闕待誅，自服抗命之罪，以正君臣之義。如其不然，進而死敵，不徒還也。如此則辭直而義正矣。辭直而義正，則天下不疑。況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來從者？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哉？韓、劉諸公必不肯舉師而殲忠武明矣。故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古今亡國之情勢，類皆如是。惜乎忠武之未可與權也。吾友邱維屏曰：『元祐司馬諸公，惜其止奉太后而置哲宗若無有，此其于格君之道卽有未盡，所以小人得而中之。』是則可謂知言已矣。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一》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蓋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諶，匪徒人之不可狃也，天無可狃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鑑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戡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鑑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字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厎定之鴻烈，卽以曹操之掃黄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馘慕容超、誅桓玄、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諶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諶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

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考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

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

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寸］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懼者，惻悱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

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可不疑，反身自考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鬭陵噬搏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諶，而天豈易易哉！

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爲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又《太祖三》 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爲之也。逮慶曆而議論始興，逮熙寧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淳澆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爲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惡足以與於斯！

又《太祖四》 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危亡，皆保首領於貶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

又《太祖一五》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斁，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卽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爲之檃括；卽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爲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爲迥出者乎？

又 卷二《太宗十》 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顚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於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咥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屹峙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顚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於闇主？徒以掣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爲永鑑也歟！

又 卷四《仁宗六》 朋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

又 卷一〇《高宗一二》 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苗、劉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褊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達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爭，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

歡迎；而且綴采敷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爲浹洽；而且内與諫臣迭相揚詡，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浚之辨。合宰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

又《高宗一四》　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鑑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盛，横加鋟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韜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奚辨而可哉？

又　卷一三《寧宗五》　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絀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説，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説，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謚定；彌遠修講好之説，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

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即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

又　卷一五《恭宗　端宗　祥興帝二》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黄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觀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固，用之也密，不待覩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大，棟折榱崩，欲支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必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樽、櫨、榱、桷，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守之壹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

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圉，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虜］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内徙焉。蜀、吴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内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求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加焉。則中國所以衛此覩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

東漢之彊，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内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

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彊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内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櫝。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

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眇其無人。迨及勍敵介馬而馳，乃歐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内，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内。嗚呼！天不可問，誰爲爲之而令至此極乎？嚮令宋當削平僭僞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衆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内蹂。亦何至棄中州爲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爲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榱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鑑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爲天地之肖子也夫！

清・張彥士《讀史讞疑》卷九《宋太祖》　五代之興，其與宋篡竊之局畧同。而五代何其促，宋祚何其長耶！

解曰：三代有道之長，惟其順天應人也。五代享祚之促，惟其權謀御衆也。趙氏之仁義雖不足比隆於三代，匡胤之承統自可以遠過乎五朝。何言之？朱三之劫遷，匡胤無其事也；沙陀之異類，匡胤非其人也；而且無石敬瑭之父事遠人，而反刃婦翁；而且無劉知遠之擁兵棄主而坐滅宗邦；而亦非郭威之連弒二主，而竊奸天位。五代以暴，而宋以仁；五代以逆，而宋以順。此國祚長短之不同也。至於史氏之高言天命，侈譚盛德，則以告者過也。

清・顏元《朱子語類評》　宋家時勢，何容一日忘兵，弼乃曰『二十年口勿言兵』，真亡國之言。朱子稱爲『天下至論』，則朱子亦一弼也。蓋書生自幼少耗其精神智慧於章句，迨中旬後便病弱，不能作一事，況行軍事？自幼廢卻孔門兵、農、禮、樂時習舊法，全不曾著手，成斷不能幹濟之身，遂堅就不欲幹濟之心；又不肯推服能者，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遂輕之爲弼，重之爲檜，而天下事皆壞。不惟不做，而反忌人之做，一切説壞。嗚呼！此局何日破，而聖人之道明，乾坤之氣復哉！今世猶夢夢稱富弼之相業，朱子之道學，真堪痛哭矣！

清・冷士嵣《江泠閣文集》卷二《宋論》　宋太祖親覩唐末五季強臣悍將篡逆奪弒之禍，思痛革其弊，以慇懃款語，釋去諸將兵權，善矣。不釋必有唐末五季之禍，獨恨其用之之太早耳。然則當以何時用？待全蜀既定，江南已平，而後用之之耶。曰猶未也。

夫環視天下，其立國之強，士馬之壯，戰壘之逼不在江南、全蜀，而在肘腋肩臂之契丹、定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太祖言也。何太祖明于料唐，而不明于料契丹、定難耶？夫契丹之割據幽、薊，逼近中原；而定難之保有銀夏，爲患西陲，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中國之利。使當日者，太祖初幷列國，奄有中土，老成宿將，久戰知兵。而於是時，養精蓄銳，簡練士卒，親率大軍，西征北討，梟其渠率，掃其積氛，必能混一區内，底定函夏。待蕩乎之後，乃行此謀，此萬事計也，豈不善哉！胡乃勇于革弊，不俟中原廓清，區宇混一，輒行收奪，改任文臣，罷黜宿將，以致養禍將來，貽患後世。雖云待滿五十萬貫此一方，當其時，豈乏此五十萬而必待内設封樁耶？其不汲汲也可知。太宗繼之，因仍襲故，又恬不爲慮。雖二次用兵，皆非量敵慮勝、審謀周算之舉。一則因滅漢之餘，將驕兵惰，蔑視其敵；而彼則老成持重，以逸待勞。是所謂彼懼我驕，彼奮我怠。操之所以以八十萬而焚，堅之所以以百二十萬而走者也。一則輕信賀令圖父子之妄謀，不聞中書，不察虛的，率爾興師，又不親臨行陳，造次而委曹彬。彬復懆進易退，動違節制，以及于敗。自是以後，遂諱言用兵，至于繼遷兄弟，不乘其微小，亟早圖之，乃賜姓割地，屢被欺紿，

叛服不常，墮其術中。久而寖強，遂一意羈縻，不復思戰。所謂萌孽不剪，遂尋斧柯，不數十年而我之老宿喪亡，積衰成習，敵之根深蒂固，蓄結益厚。二寇交搆，互相爲難，左牽右掣，勢難猝圖而議幣議和。幸以偷安，卒難再振，以迄于亡。悲夫！此宋之失，不失于徽、欽、端、昺，而失于太祖、太宗；不沒于金、元之迭興，而沒于遼、夏之未除；不亡于積衰不振，而亡于矯弊之過偏。且又不亡于矯弊之過偏，而正亡于釋權之太早也。可以論宋矣。

張芑山曰：宋之所以釋去兵權，消弭前代篡弒之禍者，人所易知；而遂及于宴安鴆毒，貽後來養癰無窮之患者，人所未解。從此勘出，深中宋之膏肓。大凡論事，須將前後利害通盤打算一過，筆鋒所至，自能壓倒人人。

清・沈近思《天鑑堂集》卷三《宋論》　魏氏曰：吾嘗觀北宋之禍，罪在章惇、蔡京數奸，而實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又言司馬諸賢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有能蠱惑。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止從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仍立朝。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以至得柄。又言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觀，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倔強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雖有百檜不足爲憂。

愚以爲魏氏之論是教天下以殺，教天下以叛，而非理勢之正者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天下無道，內小人而外君子；天下有道，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甚衆，能取而盡殺之乎？欲盡殺之，誅之不可勝誅。若云大者殺而其次竄逐，竄逐者仍可復還而攀援得柄，何以使之永無患乎？是以聖王貴舉錯而不貴斬殺。且熙寧之政，雖出於安石諸人，而實神宗之所自爲也。羣臣爭辨，方執父沒三年無改之說以言，而吾又不可以遽用殺也。吾意溫公固宋之賢相，但是時賢才衆出，不能恢弘以復三代之治，第規以祖制爲不可改，此未免因安石之敗而懲羹吹虀之過，以安於卑陋爲可憾耳。若以北宋之禍爲自貽其患而教之斬殺，則非所以責司馬氏也。《傳》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定理也。

岳忠武之戰必勝，攻必克，雖其智勇絕人，然亦忠義正大之氣足以攝服人心而號令天下。所謂『兵有先聲者』，此也。今教之不奉詔，不內覲，若叛臣之跋扈，則其身已先陷於不義之地，而名既不正，又誰爲戰乎？且將帥與藩鎮異，藩鎮之可自專者，以其有土地人民，足自守耳。將帥之權止於軍中，名義一失則三軍解體，進退無據。忠武身爲叛臣，一秦檜制之有餘。彼將悉發將士甲兵以拒其後，令金人大師以殲其前，忠武以不忠不孝之孤軍而四面受敵，吾知即懸首於虜庭矣。又何能俟克中原，迎二帝，然後還戈解柄以自明其心迹也哉？此亦非所以責忠武者也。又言河北義士聞用兵則喜，聞罷兵則感憤涕泣，安有不翕然聽從？朝廷畏金如虎，金畏忠武如虎，則朝廷安能制忠武、韓、劉諸公？又安肯舉師而殲忠武？不知河北義士之翕然來從者，從宋也，非從叛臣也。金之畏忠武者，畏宋之忠臣，非畏宋之叛臣也。韓信爲漢攻項，勢如破竹，而反漢則一婦人縛之有餘，此理勢之易明者也。韓、劉諸公奉朝廷命，安敢有阻，即曰不肯舉師以殲忠武？天下寧無爲檜用之韓、劉乎？又言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就令如是，『叛』之一字非所以訓人臣，而況勢窮理逆，萬萬無成事。不成而徒受惡名以死，愚者有所不爲也。

嗟乎！宋至孱弱支持數百年而不遽亡者，全賴上之人以寬仁待下，而下之人以忠義事上。雖強大不及於漢、唐，而風俗人才遠過之，此齊、魯王伯之分。特人君多萎靡不振，誤信姦邪，以即於敗亡，而豈諸賢之過哉？今魏子一教之斬殺，一教之背叛，則不獨篡逆之禍即起於肘腋，而天地綱維之裂且爲禍於萬世，此與宦官策欲選寡婦入宮給事之說，同爲害理傷教之甚者也。

清・王珛《王石和文》卷三《宋勢二》　嘗觀宋之亡於和，而速亡於不和，皆不可謂知勢。強弱之勢，兩則不能合，三則合弱，合弱則成強，合強則愈弱，而兩弱俱亡。吳越之人同舟而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非吳越之相愛也，勢之所值。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不得不然者也。

金本宋敵，而有元則爲宋黨。元起自沙漠，蠶食盡諸國，滅夏侵金而不及於宋者，金爲之隔耳。故宋之有金，猶六國之有韓、魏也，秦不能越

韓、魏以取齊、楚、燕、趙，元亦不能越金以取宋。爲宋之計，但益修前好，使金無南顧之憂，得以一意向元。然後內修國政，繕軍實，靜觀二國之成敗。金勝則以重兵襲其後，有元，金必不敢專肆力於宋；不勝則乘敝取金，併金之地，亦足以抗元；勝負均無，彼交爭之不暇，其誰我爭？則金一日不亡，固宋不亡之一日也。宋不知禍之卽己，而欲和元以逞。夫元之不可和，非但如昔日之金也。金雖日侵宋，而厲宋之金帛者有年，亦未必遽有吞宋之心。若元之設謀定慮，非金帛是問，宋卽欲和元，其心與乎？不與終必背宋，況未及元背，而又趨兵於元，則元之反宋爲有名，而宋自貽戚也。舍易與之宋而結難信之元，失宋、金之衆而恃孤宋以與元從事。嗟乎！其未有以滅虢取虞之事告之者，徒速之禍以取敗而已矣。使其用於高宗之代也，則可以張，彼其時內則有若李綱、趙鼎，外則有若韓世忠、岳飛、劉錡、吳玠諸人爲之運籌決勝，不可以和也而和。寧宗以降，不可以不和也，而懲和之覆轍，欲奮螳螂之背，洩數世之冤，遂致一敗塗地，不可復振，豈非同一法而倒施之者歟？蓋宋無日不以圖金爲事，前既失於不果取，既遂至於不能取，而終又失於取，金取而宋隨以亡，然則宋之取金，乃其所以自滅也哉！

清・愛新覺羅・弘晝《稽古齋全集》卷三《北宋總論》　自古創業之君，有以正得國者，有不以正得國者。如西京之高祖、東漢之光武，皆以正而得國者也。李唐有誅暴之心，而無正名之義。至於宋，則猶襲五代之陋。倘非太祖、太宗以及真、仁、英宗之勵精圖治，厚澤及人，當神宗新法之行，其時天下已不可知矣，安能至百餘年之久哉！吾觀宋無跋扈之強臣，無攬權之宦豎，而其所以至於亡者，以專任小人故也。或謂漢唐之世，豈盡無小人乎？然而迭用迭舍，國勢猶得以支撐。宋自哲宗以後，小人在朝，君子貶黜。雖有君子，已無以勝小人之勢矣。乃當天下已敝之時，不思議戰守以自強，但割地求和，而無恢復中原之志。嗚呼，謬矣！

又《南宋總論》　人君孰不欲存而惡亡，亦孰不欲安而惡危，乃卒不免於危且亡者，亦以所任者非忠，所用者非賢，故衆君子治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也。蓋君子之心忠而公，小人之心姦而私。小人之言順意，順意者易於取悅；君子之言逆耳，逆耳者難以免患。不知國家之安危存亡亦遂因之以大異。請以南宋之本末論之。當徽、欽蒙塵，高宗圖存於亡，求安於危。一時中興將相，若宗澤、李綱、韓、岳諸賢，莫不有恢復中原之志。乃始有汪、黃之譖，繼有秦檜之姦，挠亂國政，僅偏安於一隅，而割地稱臣，宋之不振已甚矣。及理宗會元滅金，雪恥復仇，更失備元之計，拱手權姦，宋之勢尚可爲哉？陵夷至於東喪西敗。閫內之臣，棄官而遁；閫外之臣，忘忠而降。平日之憂國忘身者，反蒙誅戮，而國亦隨亡，豈不大可惜乎！吾觀宋之所以危亡者有二：一失於因循苟且，一失於小人亂政。當國事危急而理亂置之不聞，兼以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而起。雖有孝宗賢主，修政雪恥，而又遇金主之賢，豈非天意也哉！雖然，運終國喪，忠臣義士之輩，婦人女子之流，尚慷慨有死無貳，比之漢、唐，更多節烈，非祖宗培養之厚德澤入人之深，能如是歟？

清・郭起元《介石堂集・古文》卷二《宋論》　宋仍五季之習，所以取天下者，非也。而其所以守天下者，則漢、唐以來未之或有。

蓋太祖以天授之姿，智略非常，故能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得位以後，仁厚恭儉，稅民甚輕，或二十而取一；慎重刑辟，大小必反覆推勘；待臣下有禮，誓不殺士大夫，有過則含容掩覆，冀其自悟；歿時傳位于弟，而不私其子。繼體之君，克紹克類，務以優柔寬大爲治。自太祖至仁宗，輯和遼、夏，兵不妄用，生民無夷傷之患。《經》云：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焉。特以愛克厥威，賞數而下不懷，刑弛而奸不畏，未免過慈而卽于弱。

神宗志在有爲，誤任王安石之堅僻，緣經術而談功利，欲以富國强兵。宵小因緣附會，創新法，變舊章，朘民誤國，而慶曆之政荒矣。哲宗初年，母后賢明，大臣修復舊典。元祐之世，號稱太平。后歿，二蔡、二惇用事，倡紹復熙寧之說，指衆賢爲朋黨，而陽消陰長之幾判焉。徽宗暱近小人，邪相奸閹，以淫侈好大蠱君心。神仙、土木之未已，遠結女真以攻遼。唇亡齒寒，未幾金人敗盟南下，兵戈犯闕，而二帝蒙塵，宋祚中絶。原小人之爲此者，以歲幣與遼之爲弱，計欲滅之以自强。不知金人之貪詐甚于遼，是不當强而强者也。

宋亂于金，與唐亂于祿山無以異。唐不如宋之多賢君，而玄宗奔蜀，肅宗能自立靈武以復兩京；而徽、欽一擲不復返者，何哉？蓋治天下以

德，守天下兼以力。唐都關陝，擁山河之固，扼天下之吭，有險可憑而力聚，其克復也易。宋都汴京，平原廣野，無險可據而力散，是以潰敗而不可收拾也。昔太祖欲遷洛陽，以漸都長安，太宗阻之，至舉族北轅，而後知太祖之識慮遠也。高宗初質金營而金帥却之，後朝命復如金師，至磁，爲衆所留。夫亦祖宗之功德，天未絶其祀與？其時人有復仇之志，李綱爲相，宗澤爲將，腹心爪牙，未嘗缺也。可進戰以復兩京，迎二帝。顧聽汪、黄、秦檜，日以奔竄講和爲事，又當强而不强者也。且也上策不知都關中，中策不知都襄、鄧，都建業，而僻處臨安下流之地。後雖以孝宗之賢，命張浚經略淮西，而進寸退尺，迄無成功者，由于建都僻陋，失其形勝故也。寧宗任韓侂胄伐金，喪師致寇，旋殺侂胄以謝金，出爾反爾之謂何？理宗又聽蒙古歸地之謀，會兵以亡金。又拘元行人，以横挑强敵，卒也覆國于元。譬如虎豹，本欲噬人，人又近而狎之，其不爲所搏攫者幾希矣，于權奸之彌遠、似道奚責焉？獨計聖人之道，諸儒闡明于宋季。而宋祚之亡也，偏于道學大明之時，淳于髡君子無益人國之譏，幾難解免矣，不知亦時君禁扼道學不用之過，匪道學之果属無益也。若其歷年三百二十，而宫闈無不修之政，在朝無簒弑之臣，雖播越海中，而忠良與國君同殉，非太祖之忠厚立國，德澤人人者深？有以感之哉！論世者無以宋弱爲嗤之也。

清・納蘭常安《受宜堂集》卷一八《讀宋史》　自來崛起之主，必有運籌帷幄之臣以理其内，決勝疆場之臣以定其外。此二臣者，所謂世臣，與國同休戚者也。余觀趙宋三百一十七年，天下皆興於君子而敗於小人。如北庭韓、范、富、歐，用則治；王、吕、丁、蔡，進則亂。南渡李綱、趙鼎，相則治；秦檜、賈似道、韓侂胄，用則亂。此人人所共知者。乃吾獨謂宋之亡，不亡於孱弱之後，而實於盛强之時早伏其端。何則？當太祖戡亂既定，有鑑於五季强悍大將簒逆弑奪之禍，因以杯酒婉款語釋其兵權，可謂善相國勢，綢繆未雨矣，然惜其釋之過早耳。雖其時江南、四川、吴越、兩廣皆已賓服，而契丹割據幽薊，逼近畿輔；李彝興竊銀、綏、宥、静、夏五州之地，爲西陲之患者最深。太祖苟慮及之，則久戰知兵之將俱在，令其西征北討，必能建耆定之功。俟塵氛絶掃，廟議徐興而後釋之，使强胡不敢窺中原，而後世亦知所耀武，此萬世之計也。乃急於除堦前之蜥蜴，而忘當道之豺狼，以致遺星火而成燎原，留萌芽而長滋蔓。厥後賜姓割地，屢被欺紿，猶一意羈縻，不復思戰。不數年老宿凋喪，應敵無人，偷惰不振，積衰成習，以迄於亡。是宋之亡，固亡於徽、欽、端、昺，而實太祖、太宗貽謀之不善；固亡於金、元之迭興，而實兵權早釋，夏、遼未除，有以啓之。況羣小繼進，日就衰敗，大勢已去，力不可挽。雖間有忠蓋，寧如之何？予披讀之下，不禁扼腕而長太息也。

清・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六《綱目通論》　至宋而天下一，南平、吴越相繼來朝，而《綱目》所載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迺終於周之顯德七年。宋太祖繼周，以點檢作天子。庚申改元，華山陳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太平矣。』摶明易道，《先天》、《太極》諸圖始出，其後邵子、周子得之，而有《皇極經世》、《易通》之書。開寶八年，諸鎮平，曹彬功最，不殺一人。而兄終弟及，母命之。太宗誤於趙普，一弟二姪不得其死，而知人善任。吕蒙正寬厚，李沆修謹，寇準斷大事，呂端識大體，胥置之左右。真宗相李沆，四方水旱盜賊，必以上聞。張詠在蜀，威惠竝行。澶淵之幸，策定寇準，繼溯天書，東封西祀，奭諫不行。仁宗時，王曾先除丁謂，富弼又折契丹。包拯知開封，吏民不敢欺。趙抃知越州，救菑可爲法。而范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薦胡瑗，植孫復，道張載，識狄青，文事武備，兼而有之。既爲參知政事，天章賜坐，疏陳十事，規模粗定，迺詔行邊，俾先憂後樂之志不克遂，惜哉！然自邵子生於祥符，周子、張子生於天禧，二程子竝生於明道，上承孔、孟，兼采董、韓，而下開楊、尹、羅、李、朱、蔡、黄、陳、何、王、金、許之傳，此真、仁之際道學所以定大宗也。英宗立而調和兩宫，撤簾親政，韓琦是賴。神宗不從呂誨、陳襄、范鎮，而用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於遼割地七百里，於夏喪師六十萬。哲宗賜孝子徐積帛米，而安石之法，宣仁革之，誠女中之堯舜也。既崩，不從范祖禹，常安民，而用章惇、蔡卞，至欲追廢宣仁。徽宗專用蔡京，立元祐黨人碑，書司馬光、范純仁、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安置任、陳等十二人於遠州，又自稱道君，而金人入寇，授之欽宗，爲李邦彦、耿南仲所誤，棄三鎮，罷李綱，輕赴金營，同殂五國。而迎立康王，實呂好問、馬伸之功。

高宗南渡，忘父兄之讎，不籌恢復。李綱奏稟，明白正大，居相位僅

七十餘日，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三凶是崇是信，使宗澤不得立大功，三呼渡河而卒。岳飛忠孝，恢復之功垂成，矯詔死於大理。而陳東上書留綱，士懷百口保飛。暨韓世忠、晏敦復、趙鼎、胡銓、洪皓之言不一省，千秋恨事，君子不歸之天而歸之人。孝宗以太祖之裔，南渡稱首。虞、陳竝用，朱子不大用。其建置者，鹿洞社倉。而宗程子，講明《四書》；宗邵子，繫義文圖。於易首刊《易》、《書》、《詩》、《春秋》，又序《綱目》、《小學》、《家禮》、《律呂新書》。其時陸九淵講學，卒非正。光宗不執喪禮，臨朝仆地。寧宗壞於韓侂胄，引用胡紘，一空善類，而趙汝愚死衡州，蔡元定以講學徙道州。理宗又壞於史彌遠，度宗又壞於賈似道。史稱真德秀斯文自任，孟珙忠君體國，兩人亡而國勢不可支矣。恭帝北去，端宗崩於碙州，帝昺溺於厓山之海。其先後以忠報國者，汪立信、陸秀夫、張世傑暨讀書養氣之文天祥也。而元楊璉真加發紹興諸陵，義士唐珏乃造石函六，取遺骸葬於蘭亭山後。計北宋之帝九，南宋之帝九，歷年三百二十。享國視唐差久，然始有遼、夏之擾，繼有金人之變，卒爲元滅。蓋國本傷於新法，而尊親蔑於和議。統雖正而未一，亦自然之勢也。

遼本契丹耶律氏，梁貞明中，阿保機稱帝，十傳而滅於金。而西遼三傳，北遼三傳，皆其後也。西夏本拓跋氏，唐賜姓李，宋賜姓趙。仁宗時，元昊始稱帝，十傳而降於蒙古。金本女真，徽宗時，阿骨打稱帝，九傳而亡。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二〇《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

《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於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

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于責小人。夫國事蓁蓁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孑孑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于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彦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況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

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於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於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真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眈眈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夬》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

其進調停之説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刃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

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悦，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玄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於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于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卷六《北宋總論》　夫北宋之亡，外無藩鎮擁兵之横，威福自上；内鮮宦寺擅權之禍，廢立由己。而金兵一至，皆爲俘虜者，何哉？民心解而士氣弱也。蓋太祖、太宗開國承

家，真、仁、英三宗休養生息，至於神宗，物盛而衰，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利，盡於錙銖掊克，罔不在位，於是民心已瓦解矣。而哲宗復庸暗無知，宣仁臨朝，則爲太平之盛世。宣仁崩隕，則爲否運所肇端。宣和繼之，信用小人，奢華無度，日甚一日，而金兵至闕矣。雖讓位於欽宗，而不久用李綱，狃於和議，致父子俱爲臣虜，而宋業中衰。豈非民心解而士氣弱，賢人之正不能勝小人之邪哉？幸而祖宗之德尚在民心，故康王立而爲南宋。然朝奔夕逃，無復朝廷之禮，苟延宋祚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修德愛民，厚培元氣，非惟一時之治，亦所以貽厥孫謀，而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

又《南宋總論》　人君立法垂猷，培養元氣，仁施乎百姓，教被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事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無英明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強敵在境，軍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親其上，死其長，不以倉卒死生易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爲光。豈非太祖、仁宗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蒙其休澤哉？蓋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惑於汪、黃，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故都之幾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得而辭焉。孝宗有猷有爲，足以興復。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光宗、寧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奸。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君子。南宋之亡，兆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身，幸也。帝昺身爲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昺僻居海濱，國不成其爲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心力而爲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卒之端宗驚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沒，國亡宗絕，社稷爲墟，其亦可哀也已！然自古無不亡之國，漢、唐、宋爲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唐立國強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遠過於漢、唐者，則又祖宗之餘澤與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清・陳蕃《經史析疑》卷二三《宋紀》　問：宋之一統何如？曰：太祖以聖武之姿，順天人之應。陳摶聞帝受禪，曰：『天下自此定矣。』即位都汴，首先視學，卹民善政，次第施行。列國以次削平，釋宿衛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與民休息，迄於丕平。及遺曹彬下江南，諄諄戒以勿殺，仁義道德之風不讓漢唐矣。至於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太后遺命，舍德昭而傳位太宗。及太宗聽趙普豈容再誤之言，卒背金匱之盟，且使德昭自裁，廷美憂卒。其視太祖多慙德矣。然能用寇準、李沆、張齊賢、呂端、蒙正諸賢，故政事修明，百姓樂業，所謂太平天子非耶？當是時，獨契丹入寇，邊境未寧。至真宗時，遂有澶淵之役。賴帝不惑於欽若之請幸金陵、陳堯叟之請幸成都，渡河而契丹奪氣，寇準得奏奇功。惜乎事平而侈心漸生，自丁謂封禪之議行，賢如王旦，不敢異同。於是勞民事神，水旱交作。所幸者，其嗣主之賢耳。仁宗立，太后垂簾。王曾正色立朝，呂夷簡力持大體。至明道二年親政之後，敬天勤民，慎行薄斂，輔之以韓、范、富、歐、文彥博、趙抃諸賢，暨王德用、狄青諸將帥，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置百姓於衽席之安。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嗚呼，仁矣！惟郭后之廢，爲白璧微瑕。帝無子，立濮王子宗實爲嗣，號英宗。臨政必問古治所宜，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嗣不長，天下詠歌聖德。至神宗立，用安石爲相，而天下亂端又自此始矣。安石好學而泥古，帝誤用之。變更祖制，引羣邪，啓邊釁，立新法，逐正人。民怨日叢，外患日熾。至於終夜不寐，繞榻而行。帝其有悔心乎？而已無及矣。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相司馬光而黜蔡確、罷新法，一時中外相慶。不意光卒，太后旋崩，帝即召用蔡京等，以朋黨錮諸賢，以紹述進羣小，安石之燄復熾，於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召矣。徽宗，神宗子，端王佶也，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傳子欽宗，未及一年而父子被虜，舉族北轅。夫約金伐遼，遼亡而宋即隨之，始終一『和』字誤之也。按遼自耶律德光以來，地廣兵強，世爲邊患。女直以萬人起海上，一舉滅之，其鋒不可當。而宋自敗盟啓釁，且圍城中僅得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和，其不爲遼續者幾何哉！

又《南宋紀》　問：南宋之偏安何如？曰：二帝既北，康王遂南。時李綱總理內治，撫河東北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皆一時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所抑，帝卒納其避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於是

秦檜窺帝之隱，不欲迎還兩宮，因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等文武協力，而金牌之召，莫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冤。嗚呼！帝真甘爲小朝廷而不恥耶！所幸陳康伯請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奈何允文八可戰之説誤於史浩，而吳璘又復班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孝宗奉養上皇，始終無間，信不愧乎爲孝弟。首召張浚，倚如長城，而以符離一潰，復遣使議和。中興之機，於是乎絕。惟措置兩淮屯田，下朱子社倉法於諸路，雖武功不足，而境内粗安。傳位光宗，而制於悍后，生不朝重華，死不行喪禮，不孝莫大焉。後將禫祭，臨朝仆地。賴趙汝愚於太皇太后定策，擁立寧宗，民心悦懌，中外晏然。夫何寧宗即位之始，遽爲韓侂胄所惑，竄趙汝愚至死。於是僞學之禁，亦如端禮門奸黨之碑。得罪著籍者五十九人，而侂胄勢益張，流毒海内。及既誅之，史彌遠復出。因皇子竑一言之怨，乘國大喪，矯詔廢立，其罪固上通於天，而理宗亦安得爲正其始哉？理宗始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全，謂真德秀爲真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且其時蒙古方強，滅金滅夏，其心未厭。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葵請復三京之議，横挑強虜，宋其殆哉。度宗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泣涕留之，賜第西湖之葛嶺，五日一朝。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藩也，被圍三年，似道曾不以爲意。至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而都城不可守矣。恭帝立未二年而北狩。端宗即位福州而崩於嶺南。帝昺遷厓山，而元張宏範來攻，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嗚呼！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立信沿江之計，文天祥四鎮之謀，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令宋十八主三百二十年之社稷竟湮沒於洪濤巨浪中，以是知天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略】

問：宋統似晉，信乎？楊升菴曰：世之説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幷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説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於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幷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於漢、唐乎！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確論也。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一《宋論》 宋之亡也，不由于小人，而由于君子。不由于君子之不能容小人，而由于君子之不能去小人。其不能去小人，非有私也。大抵諸君子意在惜才，而不知才有可惜，有不可惜；在用人，而不知人有可用，有不可用。嗚乎！是所謂忠厚之過也。説者曰：宋以寬仁治天下，歷十餘君，恂恂以禮教自守。雖有姦惡如章惇、蔡京、秦檜、韓侂胄其人，要不至若漢之莽、操，唐之禄山之甚，非忠厚之報耶？吾謂三代以降，人材之生，惟宋爲盛。使數君子者本其學問、經濟，而出之以果斷，則宋之治，上媲唐虞，又何論漢唐乎？乃其於小人也，知之而不能除，除之而不能盡。始以偏見曲學敗祖宗之良法，繼且假紹述以修報復。雖南渡以後，猶延國祚者百有餘年，而偏隅自安，有識者恥之。吾故曰：宋之亡，不亡于帝顯，而亡于徽宗，而徽宗之所以致亡，又皆數君子者之積漸以致之也。夫君子立人朝尚不足，恃如此，況小人乎！

清・劉鴻翱《緑野齋前後合集》卷二《宋論》 自古國家之制敵，未有借人之力而不受其害者也。善爲國者，力能制敵則制，不能則守與和而已。守則自固而不求勝人，和則棄平日之怨，推誠結好，使彼此不受他國之患。若當敵之盛，則委曲服事；及其少衰，則思與他國共力以乘其敝。彼他國之所以與我共力者，徒以有敵在。一日無敵，彼將何愛於我？

我與敵有何異焉？

昔者嘗怪宋立國三百年，聲名文物之盛駕於漢、唐，而前危於金，後滅於元，不知皆宋之自取也。何者？漢之南幷越、北服單于，唐之敗回紇、吐蕃諸國，皆挾中國全盛之力，未嘗借助於夷也，故皆功成而國泰。今北宋聞金攻破契丹五十餘城，使郭藥師通好，共行弔伐。至南宋見蒙古自禹山趨汴，遂許王檝夾攻金。是其爲謀已拙矣，且夫不量力之強弱，傾國以與敵決勝負，是博者之一擲也。自知力不能敵，借人之力以逞其志，是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也。宋不爲博者一擲之謀，乃爲乘盜分室之謀乎？始合金滅遼，議分燕冀地；終合蒙古滅金，議分河南地。燕冀之地未分而宋之室去其半，河南之地未分而宋之室去其全矣。嗟乎！自宋藝祖削平諸僭，沛然有混一天下之勢，使乘此以北取燕雲，與漢祖唐宗何異！因循至徽宗，南北定交百餘年矣，乃舍和好之契丹，不封殖拯救，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爲藩籬，欲不南渡，得乎？雖然，當高宗建國臨安，岳武穆百戰百勝，直抵黃龍，上可爲漢之光武，下亦不失爲唐之肅宗。棄忠信奸，反顏事仇數世，始借蒙古爲報復。金人海上之盟不可恃，蒙古功成之約獨能信哉？遼將亡，謂宋曰：『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非計也。』金將亡，謂宋曰：『蒙古滅國四十，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嗚呼，盡之矣！

世之論者謂漢立國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禍起於外戚，而竊於大臣。唐立國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禍起於衽席而位移於藩國。宋則大綱正而不頹，細目舉而不紊，無漢唐之弊，弊在不能自強而已矣。不能自強則賂人，賂人而力虧，復借人以攻其所賂，所借者又足爲我之患，故禍始於歲幣，而國滅於鄰封。然而宋當日之制遼金，且曰取亂侮亡也。夫取遼之亂者，金也，非宋也。取金之亂者，元也，非宋也。

清・錢世瑞《常惺惺齋文集》卷六《北宋大事雄才合論》　大事非雄才不能勝任，雄才非大事不足見長。所謂錯節盤根，始別利器也。世有逆料未必有之事而倏驚爲有者乎？人有知爲不可無之才而熟視若無者乎？而亦有之要惟識微而知著者，乃能灼見其幾。當邵子時，固有宋全盛時也。全盛則宜防其衰，而全盛時每多忽而不慮其衰，此邵子所爲撫時而興感也。考其時，富鄭公、司馬溫公交薦於朝，詔三起而邵子終引疾不出，亦既置身物外矣。復何大事雄才之足槩其心，亦其心有不能自已者，故不禁發之於《詩》耳。

夫宋自太祖開基，西幷蜀、南幷江南，吳、越則輸誠納款，旋復以杯酒消兵權，頓除唐末五季跋扈之萌，天下已定矣。宋太宗繼起，龍行虎步，誠乃太平天子。真宗亦守成令主，惜天書封禪，心稍侈耳。至仁宗以寬仁慈惠撫馭中外，竊謂宋有仁宗，猶漢有文帝，蘇長公所謂『深仁厚澤，百世終當賴之』是也。自太祖至仁宗，凡四世，天下大定，一無所事矣。其時雖有西夏之兵，未爲大患，所難恝置者，獨契丹耳。顧自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予契丹，終宋之世不能得。周世宗嘗欲舉兵伐之，而疾作不果。至真宗時，忽有澶淵之變。維時寇萊公勸帝親征，事雖平善，遂招丁謂孤注之譏。仁宗時，契丹改國爲遼，勢漸強大，而當時在朝諸臣卒未有慮及者，亦狃於宴安耳。竊以爲當時天下原無大事，惟此實爲大事，迨後與遼啓釁，不得其地而反受其害，雖遼旋爲金滅，而徽、欽二帝卒爲金虜。邵子蓋早見及此，而特微言以諷之乎？

至謂天下有雄才，殆感於神宗之用安石而言也。當時韓、范雖歿，而富、歐、司馬、純仁諸公衆正盈廷，皆不之信，獨信一安石，青苗新法卒以厲民。邵子不敢正言，而意甚惜之，見天下不乏英才，而有才而不用，則亦與無才等。厥后哲宗年幼，太后臨朝，擢用司馬溫公及呂公著，一反安石之所爲，可謂善矣。及太后宴駕，改元紹聖，而熙豐小人仍用事，卒致黨人碑立，舉所爲忠良之才，屏黜殆盡，而天下事不可爲矣。故特謂天下自有雄才，惜有才而不能用耳。吾謂設當時安石不用，異日三黨不興，衆正盈朝，君臣相得，而熙豐小人必不至得志。雖有遼、金，亦何能爲害？如是則北宋之盛正未有艾也，何至有新法之變、黨人之禍，又何至有徽、欽之虜、南渡之虞乎？

乃知世當全盛時，天未嘗不生君子，亦不能不生小人。賢奸錯處，薰蕕同時，其用與否則全在人主自決，天不必預定也。而卒若此不若彼者，此中固有天意，不亦由人事乎哉？夫邵子少負雄才，本欲出而有爲，自天津聞杜鵑後終身不仕，蓋預知其勢之漸不可爲而特爲高尚。然時事之感，每不禁隱繫於胸中，是詩之作其在此時乎？總之，世間無事宜防其有事，天下有才何至若無才。於大事曰無，若曰惟此爲大事耳；於雄才曰

有，若曰不用則亦無耳。身當其時不能顯言，故托爲主文譎諫之辭，冀當時者之一悟，而無如宴安時之卒不悟也。

清・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二《宋論》　天下之事非有君之爲難，有君而不能盡用其臣之爲難。有君而無臣者，患于其效不見；有君而不能盡用其臣，患於其效未竟，而後之人轉得以咎其臣之失也。三代而下，治日遠矣，其稱盛者曰漢、唐、宋。説者曰：漢似夏，唐似商，而宋似周。雖不盡然，大略近之。而吾獨悲夫宋之君尤知其臣之賢，且才而不能盡用，爲可惜也。

宋自太祖開創以來，立國已弱，然其意猶有志乎富強也，至太宗而氣勢不振矣。北宋之最盛者曰仁宗，南宋之最盛者曰孝宗。仁宗之時，人才極盛，而其躬又能屈心聽諫，以盡臣下之情，是其治疑可以過成、康。然而契丹僅和，西夏未服，政事之廢而不振者尚多。而孝宗之時，金主復彊，雖欲奮發有爲，而敵國無釁之可乘。雖以朱子、張宣公之賢，亦僅能勉以自彊於政事，以待敵人之隙而已，不敢勸之以大有爲也。然使二君能聽諸臣之言，規模制度爲子孫法則，東都可以無北轅之禍，而臨安可以無閩廣之辱，此亦其理之可知者也。然而論者曰：宋之勢弱，而宋之臣尤弱。夫強與弱無定形也。以爲強則賁育之，夫有時而猝斃於跬刻；以爲弱則尪羸之，子有延至數十年而不殆者，特其不能以自強，則彼此之間相去不以寸耳。且夫宋之弱也過乎周，而其易以興也亦過乎周。周之東也，其君無一人能自奮拔，而其臣之賢者亦不過劉成公、單襄公之流，不足以大興起。萇宏一欲城成周，而禍患隨之矣。若夫宋者，其人才未盡喪，其綱紀未盡壞，其兵勢未極弱也，患於議之不決與君心之不自斷耳。今有人焉，俱尪然羸也。一則畏怯而退避，一則奮欲自強，而其旁焉又有人以助之，則其勢非但可以不敗而已，抑且有勝之勢。宋之弱也過乎周，周於列國有君臣相臨之分，雖以楚之強、秦之暴，不敢遽有所凌遲之，又久而後，得而攘取之。宋之於契丹則兄弟也，於金則讐敵也，於元則鄰國也。其勢不足以相臨，而力又不足以相抗，其委而爲之禽，宜也。然而猶幸其人才之未盡喪，紀綱之未盡壞，而得以支持補救於其間，否則澶淵之師幾何不爲石晉之續，而伯顏之兵亦何至於德祐而後亡哉？吾是以知人才之可用，綱紀之可恃，而君心之振起不可以一日已也。夫周、宋當已敗之後，尚有可以興起之勢，彼其國勢未至敗壞，而人才紀綱之足以自振，其君心可以一日不自興起乎哉？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左氏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凡開國之規模，即爲一代盛衰之本，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宋太祖始即位，即贈周死節之韓通爲中書，以旌其忠；怒王彦昇擅殺韓通，終身不得節鉞。後又嘉北漢衛融忠以爲大府卿。尊崇節義如此，所以宋室多節義之士也。宋之君德多昏庸，又代有權姦誤國，而常轉危爲安，歷久而後亡者，非賴義節之士維持之力與？是皆太祖崇獎節義之報也。

又　卷中　宋世國祚之長以仁厚，而委靡不振，姦邪得容，亦以仁厚太過。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遼金元》　宋初與遼爲讎，遼衰則助金以滅遼，既而與金爲讎，金衰則助元以滅金。言者謂雪祖宗之恥，振中國之威，非得已者，不知滅一遼而又生一遼，滅一金而又生一金，如撲火者，其熸益熾；決水者，其流益狂，乃竟以此亡其國。是知爲國者，惟在修德以自強，而不在外國之興廢，況夷狄相攻，中國之利，翦其所患，而使彼得致力於我。此謀臣之大誤，而昏君之所以速禍也，可不鑑哉！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二五　王宗沐曰：遼之興也，吾不曰太祖，而曰太宗。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太祖破室韋，滅渤海，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強也，然其未能抗中國成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有山前後十六縣之也，始都中原，據有財賦、人物、衣冠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官，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俗而治，事簡職專，是宜其創業幾二百年有所守也。道宗初政，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賦殘骨肉，諸部反側，甲兵之用歲無寧日。至于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佛亡』，誰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淫而承其弊爾，有國者可不鑑之哉？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四《遼金元》　三虜國勢，遼不如金，金不如元；三虜國俗，元不如金，金不如遼。何也？遼人所有於中國者，自遼左以內，幽、幷二州，即今順永、遼東、宣、大，不足于兩省，北方

之雄爾。金則包有兩河、關陝、江北、淮南之地，與三國、六朝北魏幅員相等，南北之行也。至于元人，則混一華夷，縱橫數萬里，自五帝、三王以來，土宇未有如是之廣也，漢、唐不足道矣。故曰：遼不如金，金不如元。契丹自盛唐時，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漸有華風，故其建國以來，聲名政教，與宋不相遠也。女真起自海上，不通中土，風俗鄙樸矣。至于蒙古，又出韃靼部落，在漠北絕遠之地，有國數十年，法度風俗，鴻濛未鑿，即楚材創造於先，世祖潤色於後，聲教紀綱，漸入中華，而風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樸，較之遼、金，有徑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遼。

契丹、金、元，皆北夷之强種，其長技非弗同也。然以遼之强，而为金所幷，以金之强，而爲元所滅，易于拉朽，捷于破竹，豈盛衰之際，强弱頓殊哉。夷人一入中國，習染日久，飲食起居，服飾嗜好，胥變而爲華，則往往驕脆安逸，不堪勞苦，而與中國同技矣。以當方張之虜，强弱之行，不待兵交而決也。故夷而慕中國，敗之道也。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四二　古言：『歲寒知松柏，風疾識勁草。』夫天地有勁草、松柏，則真氣常伸；國家得義士、忠臣，則余芬不盡。蓋血性所貫注，實可以維國脈而系人心。故晉之亡也，不亡於零陵禪位，而亡于陶潛之卒；隋之亡也，不亡於煬帝東閱，而亡於君素之殞。由是而降，昭宣被弒，唐未亡也，至承業身死而宗墟；帝昺自沉，宋未亡也，必信國殉難而祚絕。不然，姓既更矣，物既改矣，之數人者，史册猶系以晉，系以隋，系以唐、宋，何爲者？既系之以晉、隋、唐、宋，即謂之晉、隋、唐、宋未亡也可。今考夏國之亡，宗室如李楨，屈膝降矣；世將如甘荀，率屬歸矣，貴胄如高智耀，亦始拒而終臣矣；他若豪士謝睦歡、术速忽里輩，莫不攀鱗附翼以就功名。獨立之身辱下僚，心懷故國。迹其桑梓貧居，耘耔自食，與晉處士夫耕于前，妻鋤于後，高風同千古焉！西夏小邦，具此亮節，向非乾順、仁孝重學尊儒遺澤所留，焉能致此乎？嗚呼！宗社可夷，版籍可歸，惟斯忠義之氣不可以一朝滅。是則强敵爲之氣索，故國藉以生光者也！余特書其事於篇末，以見弱主雖亡其國，孤臣未沒其心云爾。

論曰：夏自思恭定難，肇錫軍名；漢隱酬勳，大啓土宇；子孫更臣五代，夏綏撫有百年，蓋李氏之造邦歸矣。宋興以後，歷彝興、克叡、繼筠，屢建膚功，頻膺寵秩，允兹卜世，永作西藩。迨繼捧歸朝，西平失緒，拓跋之鬼不其餒。而繼遷奮袂窮荒，稱戈漠北，既恢舊物，復創新圖，雖系雄謀，聿由先烈。德明貌稱恭順，而竊帝國中，追尊父號，已非純臣。元昊幼具梟姿，長隆凶緒，始爲逆子，繼作賊臣，人盡得誅，法豈容貰？禄山腸潰于床，全忠刃出於背，君子謂其有餘辜焉。諒詐弱而能強，秉常失而旋復，天固未欲亂夏國也，斯強臣悍后不使長其奸乎？乾順享國最長，拓地最廣，然臣宋、臣遼、臣金，一身而事三姓，高無賴、馮長樂其先導與？仁孝文治有餘，武備不足；純佑秉姿忠厚，處事優柔。一見脅于權奸，一受戕于宗室，夏業中衰於是乎始。安全親爲大逆，妄竊鴻名，毒甚楚圍，惡彌周帶，又復私懷小忿，尋難同盟。遵項承之，禍連不解，殫其民力，竭其資財，兩世窮兵，干戈自及。天道好還，理固然耶。德旺時移勢去，災害頻仍，雖有良謀，難回積弱。睍也立，甫逾年，身旋爲虜，洵乎天之所廢，人不能興已。考其立國三百四十餘年，專事詐虞，不崇信義。然能周旋五代，終始遼、金，豈瞬息之螢光，乃霸圖之翹楚。倘有良史，悉其遺事，勒爲成書，果紀、傳、表、志俱詳，則禮樂典章俱在，容可作千秋之法戒，豈特備列國之史乘已哉！

清・朱一是《爲可堂初集》卷九《西夏論》　終趙宋之世，爲患者四：曰遼，曰金，曰元，曰夏。夏患最久，遼、金、元相遞屬爲寇，夏則一患而終宋矣。人知金亡北宋，元亡南宋，然疲宋之力，使不能有爲，實始遼、夏，而夏尤甚焉！蓋遼自澶淵之後，即不爲宋之大害矣，惟夏比歲擾邊，用兵遂無寧日。宋帝之賢明莫過於仁宗，人材之知勇莫盛于慶曆，皇祐間，使其時，北鄙既安，西陲不警，以四十餘年之生聚教訓，完固其根本，安内而攘外，將邊隅永靖。宋之爲宋，不與漢、唐全盛比烈哉！而無如保吉、德明之反覆，曩霄之桀傲，相繼爲惡靈州以西，如人之有疽患在脅脇徑寸，而全體之血氣因之衰耗，致令上聖焦勞，而才德之臣如韓琦、范仲淹之徒，皆日夜謀之，惟恐不及，則夏之敝宋固已甚矣。慶曆以後，凡契丹之求割地、增幣及争國書之獻納，皆因西夏用兵而乘其危也。遼之釁宋愈深，宋之怨遼亦愈甚，其後遂有助金亡遼之舉，而金卒亡宋。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二《辯亡》　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邊方，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故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姦黨，皆以順百姓望，又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彦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雖家法邊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强，然英鋭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强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樸謹厚之士，故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絶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脩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學文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尚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强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内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棼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末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内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閹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勍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内脩政令，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絶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絶，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明・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四六　王宗沐曰：金之亡也，其速於宣宗之南遷矣乎？夫元人之攻金也，是建瓴之勢也。遷汴之意，不過以潼關爲依阻爾。然不知自會河川而下居庸，則中都反在北，而懷、孟、彰德皆失之矣。此其效也。自金牛而出鄧、息，則潼關之戍必徹，而汴又反在北，蚕食既近，孤城自剥，適蔡之辱將焉逃乎？【略】

至其立國之初，規制不定，百官、兵制視遼尤畧，故史臣曰：『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用必至於害民，國不亡得乎？是又開國君臣不得不任其責也。

藝文

清・閔華《澄秋閣集》卷四《題宋十六帝御容三十韻》　圖繪千年在，興亡一代中。丹青浮八彩，日月點重瞳。龍種原殊衆，天潢自不同。御容瞻宋帝，妙筆憶何充。肇運先宣祖，開基始建隆。畫河存大理，僭國掃羣雄。忠厚規模遠，寬仁氣量洪。殺降隳白起，死節表韓通。應識天水碧，傳疑燭影紅。嗣王多令德，先聖得尊崇。識月占星聚，書年紀歲豐。如何疏骨月，寧不愧蒼穹。緬想仁宗政，真躋上古風。人謠黄竹什，世泣鼎湖弓。未幾言功利，因之召怨恫。君心何汲汲，人事亦匆匆。侈志輕遼夏，荒嬉寵蔡童。計乘忘舊好，策失錯和戎。倉卒東都破，蕭條艮嶽空。九君無廟食，二帝竟塵蒙。南渡徵符瑞，中興仗武功。一從臨浙右，僅得

保江東。積弱經三敗，畢詞乞兩宮。諺曾飲胡馬，讐幸復襄公。德祐天心改，厓山歷數終。孤飛南去烏，淒斷北來鴻。此日瞻遺像，當年費畫工。垂裳思袞服，便幘見紗籠。五國傷殂落，三衣憫幼沖。疇能齊得喪，展玩意無窮。

清・朱人鳳《祖硯堂集》卷一《臨安懷古十二首》 湖山竟把帝王留，駐蹕杭州作汴州。半壁新開龍虎氣，中原無復鳳凰遊。二都賦內空歸夢，五國城中有淚流。心裏三年防報復，豈知天子不懷讐。

詔書衣領淚痕多，雁卜中興望九哥。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迎師邀擊纔傳檄，遣使稱籓又議和。可惜機宜炎紹候，六飛不返舊京何。

秦頭壓日已無天，忍讀金陀粹一編。捲甲氣銷銅面尉，掛冠哭去剪頭仙，莫須只要書三字，恢復終思過百年。繆醜不成南北計，騎驢人肯老湖邊。

蒙塵二帝苦羈縻，問使南歸豈未知。兩度龍髯攀莫逮，廿年馬角嘆無期。冰天雪窖魂難返，朽木燈檠事可疑。讀到北轅南渡録，教人那不有微辭。

光堯繼統有賢君，至孝兼能克儉勤。無逸圖成思鑑古，皇朝書就號崇文。庭陳木馬嘗垂誡，冤雪金牌重表勳。不信符離纔一潰，長城撤盡鐵山軍。

廢立誣成父子離，罷朝心怖雨風淒。纔傳近習除閹狗，竟把司晨託牝雞。將種本來多嫉妬，孱王何苦太昏迷。五年道學譏少沮，元祐碑名不暇題。

黃袍強著上明光，授鼎乘龍一網張。黨禍又教誣聖學，大權從此屬師王。犬聲競吠南園內，甲第高騫北闕旁。函首畀金兵已罷，誰知驅虎進豺狼。

背盟釁起鐵浮屠，閻馬丁當八字書。淮甸籓籬先撤壘，洛陽陵寢竟成墟。捲堂有作辭齋舍，矯詔俄驚殺國儲。忍見哀鴻啼四野，井田新法病窮閭。

襄陽不救樊城急，宴飲排當醉未醒。只許歌聲喧葛嶺，豈容警報説邊庭。民謠已兆琉璃讖，兵法全收蟋蟀經。早識木棉庵裏夢，杭州水調不堪聽。

臨安王氣黯然銷，三日錢江不上潮。白雁風聲來北國，紅羊劫運到南朝。龍文寶璽空陳出，牛角山河久動搖。嘆息六宮成遠徙，佛燈相泣可憐宵。

讖成別是一家春，劫局殘棋感夙因。天道好還仍幼主，匹夫難奪痛孤臣。當年不設沿江計，此日終爲蹈海人。卻怪宋家亡丙子，豈知天意屬庚申。

趙家塊肉已無存，大節厓山忍再論。九廟不教留宋土，六陵何苦遇楊髡。殘骸收拾遺民淚，寒食淒涼帝子魂。一代偏安終始局，儘將湖水認啼痕。

清・鍾大源《東海半人詩鈔》卷一《讀宋史雜詠十二首》 點檢威聲已自隆，黃袍忽着太匆匆。欲知禪祚分明意，詔紙原來出袖中。

忠孝涪王繼統才，遞膺神器孰嫌猜。可憐三晉全師日，富貴何曾共保來。

決策澶州仰寇公，竟憑孤注息兵戎。後來三黜如償博，未有庸人不忌功。

西祀東封計本憨，茂陵遺稿信無慚。平生解笑王文正，博得君恩酒一甔。

虛名曲學枉紛譊，汴宋基圖已暗搖。説與臨川王拗相，不徒苛法在青苗。

洛蜀名賢品軼倫，一時慕義有安民。憑誰再訂元符籍，子厚何顏列黨人。

上清宮殿接天都，璧月珠星協瑞圖。聞道道君親受籙，不知可有辟兵符。

關中轉戰捷熊羆，題柱雄心未可疑。畢竟魏公緣底事，不教長卓曲端旗。

三字爰書慘不平，大功一旦壞垂成。山河帝自安牛角，那得窮荒馬角生。

冷笑平原策未良，偏安事業總荒唐。貽羞聊勝秦長腳，奉幣年年益寇糧。

懊惱平章賈八哥，謀人家國竟如何。半閒堂畔秋風早，蟋蟀聲中鐵騎多。

海天風雨蟄龍愁，趙氏山河付一舟。太息文江文信國，空餘正氣耿千秋。

清・喬遠炳《續香齋讀史存質集・北宋太祖》 黃袍驟加衆羅拜，詔從袖出承旨代。韓通驚□遑遽歸，慘傷闔門忠無對。點檢天子貯囊中，木形三寸誰按空。洎乎宗訓幼即位，乘機遘會欣適逢。遼偕北漢議兵由，黑光磨盪復澹日。遂令驛次經陳橋，聚謀□前登宸極。俯首聽命驅雄藩，手握乾綱磐石安。務農興學廣制作，興則昭然示區寰。孝友節儉篤至注，三百餘年規模定。後雖運移終偏安，樞基堪同豁達慶。非因後周國運促，天心厭亂自有屬。四海大定希夷新，詎僅漫然授寶籙。夾馬營中香氣騰，赤光繞室煙方增。惟緣洛陽篤生際，適協嗣源焚禱徵。

又《宋太宗》 緊古世及遞雖異，天位傳子有正義。杜后祇知長君宜，枉識寡萌遑妄覬。母命雖承曲謹同，厲階已生羣始終。泰伯夷齊至德渺，何來斧聲疑丹機。幽州從征嫌疑始，癡兒往哭事已矣。房州安置涪陵公，未幾疾從悸憂起。詛祝豈惟多遜姦，羅織中令均難覓。厥子立後官惟吉，肺腑如見識區寰。開寶梓宮入佛寺，責知滁州臣獨領。共保富貴言何如，公論千古有成議。幸具沆謀本自天，仁恕恭儉治無偏。壽王廟見擁道喜，捲簾審視有呂端。

又《宋真宗》 德清軍陷抵澶淵，一日五至急聞邊。飲笑博呼有定見，了此五日請幸堅。鑾輿渡河敵已怯，和解兵弭欣得全。太息矜功忌同列，孤注譖進相制牽。北門鎖鑰陝州出，封禪議興書賜天。子明珠拜無異說，附和方士妖妄連。五鬼紛出苦熒惑，十陳不可徒慇拳。洎乎乾佑書復進，益州門生交愧焉。知人卓識悉應驗，迄後惟憶封邱賢。更有王曾魯宗道，終懾羣小嚴悍傳。

又《宋仁宗》 深仁積久衆賢生，如茅斯拔占彙征。任福領兵趨白豹，平戎十策獻方平。正人既得言路開，朋黨論辨指陳明。勸講箴進樂嘉納，內降封還人其傾。涅面良將廣南捷，鐵面御史彈劾貞。文富並舉五規進，孝肅惟勸敦厚情。許公薦用親不避，亦協和奚內舉誠。社稷長遠誠在此，詎僅起復黑王驚。恭儉仁恕合終始，弛張得要安寰瀛。惟因寵多郭后廢，師稱沖妙封玉京。議主夷簡殿門闔，孔范謫出勢難爭。旋因暴卒實無罪，劾奏固應嶺南行。

又《宋英宗》 韓歐調獲真賢哲，治平夏五簾已撤。雖緣疾疚未有爲，要亦至德異夢結。濮王典禮議紛紛，謀出中書徒臆決。伊川程氏昔有言，最爲平允試披閱。

又《宋神宗》 擇術矜對有勝算，皁夔稷契飾虛誕。豈知執拗誤蒼生，盧王合一衆憤懣。惠卿擢用新法行，禍至靖康猶曼衍。羣陰浸盛黜賢良，虛負朝宁意黽勉。潤筆物置梁間用，放棄豈真無擇短。流民圖上覽長吁，方罷旋復國殘喘。韓縝地割畀遼人，欲取姑與害豈淺。異日兵端誠始茲，亡宋機伏難解免。天津橋上杜鵑聲，識者隱憂料之顯。迄今追論咸粲然，傳法沙門護法善。

又《宋哲宗》 司馬相公入臨至，言路始開上封事。救焚拯溺新法更，憔悴將收衆庶淚。蔡章已黜收羣賢，旋乾轉坤澤廣被。緣何洛蜀朔黨分，羣賢寡啓攻訐累。飛語慝肆商調停，不知醜詆禍尤熾。紹述論起意何爲，元豐四囚互朋比。報復禍烈追貶慘，國政益敝苦橫恣。孟后讒廢正言竄，且欲媒蘗宣仁棄。彝倫攸斁沙漠淪，厲階已伏奚由避。

又《宋徽宗》 直言詔求羣賢復，初政得宜遠近服。奚爲遙殂五國城，釁由自取樂窮蹙。蔡京復招童貫任，黨人什建端禮録。舒王父子從祀封，顯謨閣峻圖功直。民田括盡掊克增，花石綱酷兼艮嶽。公相媕相徒獻諛，寵倖蔡攸滋謗讟。羣盜紛起寇諸州，叛竊平州禍更速。待勞謀臣刺血書，教主道君猶不覺。

又《宋欽宗》 城門閉時言路開，城門開時言路閉。太學書上聞陳東，昏庸不用堪垂涕。此時乾剛若奮斷，駢誅猶足英雄勵。大姦脫距黨自孤，定傾扶危決有濟。寇即黎陽潰渡河，李綱專任氣亦銳。親督死守力戰勤，圍自終解得武衛。老种入援敵已驚，扼戰河上實妙計。噫吁嚱，危乎！罷廢親征行營司，浪子宰相罪難貰。玉帶金魚賜已虛，調和事與魏公類。裴度傳賜雖手書，羣姦未除苦牽制。兒戲虛排矜甲丁，買和徒知益金幣。太原固守張□危，力疾戰死老种斃。王稟負容走分水，方韓張劉節同誓。霍林歐陽忠義勸，劉孫李唐後先繼。異姓議立楚邦昌，恥屈熒居義士礪。叔夜飲水扼吭終，郝家不屈烈成異。陳東就死尤從容，固應遠近惜

賢逝。舉族北轅慘何如，誤我悲深究誰致。

又《南宋高宗》　肅王往質康王還，後復遮道民留堅。天眷藝祖國祚延，兵馬元帥非漫然。驚聞南渡符握乾，首任汪黃均非賢。先務要說李徒煩，憂憤成疾宗難痊。苗劉亂作逼劫遷，撥反幸有張與韓。廢徙昏德兼重昏，惟檜不徙優待焉。趙鼎張守枉進言，衆正罷黜憂塵寰。黃天蕩中波浪掀，四十八日桴鼓援。遣還繆醜歸且歡，留據要津相輔遷。迨至金牌班師遄，張浚謀復逞姦殘。莫須有字千古冤，和議始成甘偏安。一德格天高閣宜，刃刺謀蓄推施全。忍辱忘親羞未湔，吳越王入疑應傳。

又《宋孝宗》　資善堂前豫教人，孝真無間力豈偶。敬天圖編深恪恭，趙岳子孫始組綬。封書納受敷布勤，擇人儲輔冀德厚。首召張浚謀殄虜，敵引兵退怯戰守。器機悉備歸附繁，中外鼓舞赴恐後。孰□浚彈判福州，兩淮備撤忍沮忸。思退陰遣兵脇頻，主和誤國復誰咎。

又《宋光宗》　牝鷄司晨惟家索，謚稱白光究奚若。史論真萬世罪人，幸從閒居五載樂。孝宗有子似無子，燭滅難禦雨風作。

又《宋寧宗》　趙公精忠冠天地，竄死衡州冤堪異。四十六日迂濶罷，偽學逆黨著籍備。豈惟正道值晦蒙，社稷危蹙天疑醉。玉津函首奚足儹，況適虎拒復狼至。

又《宋理宗》　新恩銜恨矯延入，一夕七返召宣急。事由太后互主張，迹異楊廣擅廢立。可慨權奸牽制深，三兇四木衆叢集。閻馬丁當國勢危，心終不悟尚汲汲。似道無賴知之先，甘心樂用意戢□。誰崇儒術情尚殷，保國全軀禍未及。

又《宋度宗》　排當宴集娛，內帑侵羨餘。一夕笙歌樂不知，費盡幾州汗血需。況有要君賣國賊，貪賄匿敗悉錙銖。半閒堂，多寶閣，戲鬬蟋蟀肆謔乎。罔顧襄陽圍急，三年救援須尚詰，言者速以他事賜死誣。迨至師潰循州驅木棉，庵中監押鄭揶揄，幸緣義憤刺其軀。

又《宋恭宗　端宗　帝昺》　恭帝被執北行慚，端宗景炎崩嶺南。帝昺赴海播越沒，忠貞痛哭淚交含。世傑柁樓露香祝，信國正氣歌深函。土尋一片乾淨地，執筆不屈非愚憨。家居勤王赴援急，芝山止水闔門甘。冠禮行畢從地下，姚陳安節同心恬。沈曾忠義獎勸廣，趙徐芠舍慷慨兼。夜擣瓜州志隱奮，將軍豈屑以降淹。節義文章腹自指，握拳奮起羣仰瞻。

真州忠毅苗原勁，民熊起兵視耽耽。米立小卒食禄殉，太學生烈借女男。老緣母在死猶緩，絕食恥同周栗霤。宋室仁慈弊雖弱，維持道脈恩遙覃。丹心留取衆賢在，愧難枚舉窮搜採。

清・釋清恒《借菴詩鈔》卷一〇《思退齋詠古詩》　一江煙水度汪洋，誰把絲繩尺寸量。竟有釣魚船上客，教人南北造浮梁。

帝曾手札論中書，必使先參重廟謨。但看捲簾陞殿際，方知大事不糊塗。

一夕邊書四五驚，澶淵獨請帝親征。若非寇老心如鐵，未必南朝便弭兵。

拂鬚參政言無定，事到臨時必改張。豈意雷州寇司戶，多情猶送一蔡羊。

河洛雖微學有傳，居稱安樂豈徒然。致君堯舜非無術，治亂聲先識杜鵑。

聞道軍中有一韓，曾教西賊膽先寒。不勞片語將簾撤，天下危疑頃刻安。

青苗助役害非輕，口舌難爲宰相爭。進得流民圖一幅，如何天子不心驚。

懷姦蠹國勢將危，斥盡忠賢不可爲。天下正人成一網，多歸元祐黨人碑。

事已難爲國已亡，撾脣斷舌又何妨。南朝死義真無幾，第一人惟李侍郎。

上書數十請還京，多爲汪黃沮不行。直到英雄垂淚日，猶聞三喚渡河聲。

胡銓一疏係存亡，字字同爭日月光。不惜千金勞遠募，金人亦重此綱常。

功著南朝第一人，天何生岳更生秦。高宗縱愛朝廷小，十二金牌恐未真。

偶過南園石徑生，竹籬茅舍遠山晴。漫嫌此地多叢薄，有客能爲犬吠聲。

萬古厓山海水渾，驚濤惡浪洗乾坤。至今七里洋南北，尚有忠魂抱

至尊。

清・張爾旦《種玉堂集》卷三《讀宋史雜書》 李筠約漢恥爲禽，重進連唐亦此心。竊國霸先人髮指，一時遂有兩王琳。

付託孤兒覆轍重，百年何望武成容。分明畫箇葫蘆樣，記得渠曾負世宗。

斧聲戳地殞蒼黃，骨肉如讐變豫防。弟姪九原同一哭，不須錯怨趙韓王。

火色鳶肩挾策游，布衣奇氣傲千秋。狂言翟穎何男子，笑殺稱名冒馬周。

王旦貽珠賚恨終，立朝寇準號清忠。晚途亦藉天書進，可惜完人魏鄭公。

奄豎長驅蜀境安，繼恩仗鉞此開端。論功慎重宣徽使，不吝將軍吝一官。

丁謂才真盧杞如，山陵獲譴竄夔魖。白麻黃紙平生足，欠讀青囊一卷書。

大范西陲被敵輕，希文不戰著威名。便便誰料書生腹，藏得雄邊萬甲兵。

不知喪服記何朝，祭法分明作解嘲。虞舜千秋稱大孝，不尊瞽瞍卻宗堯。

史册明明大義存，宣皇身出史皇孫。漢廷儒術高千古，何不南郊配戾園。

矯情飾詐盜虛聲，變法誰教秉國成。地下古人應聚泣，悔貽經術禍蒼生。

天津橋上偶聞鵑，康節言從附會傳。豈必南人皆誤國，祇緣道統在伊川。

眉山何止擅文章，能識才奇不恕狂。贏得金蓮殘燭畔，數行清淚感先皇。

經尊王氏愧朝紳，復見刊碑列黨人。何物閹兒公道在，居然無罪訟先臣。

東南綱運廢春耕，花石年年致汴城。不待金風吹動地，繁華艮嶽已秋聲。

韓岳功名競著鞭，三軍慟哭返朱仙。金牌短卻英雄氣，湖上騎驢過十年。

竄逐身曾萬里經，胡銓羞立小朝廷。黎渦心動渾閒事，蓍遯空山有考亭。

南北休兵僅守成，三年終制見精誠。孝宗廟諡無慙孝，恨未褒崇及所生。

謀成廢立憤神人，竟免新恩竄此身。僞學禁開寬史筆，不將彌遠列姦臣。

玉津園樹向人愁，侂胄曾行萬里頭。失計出師無將帥，但論恢復亦忠謀。

蘋草坪誰捍敵塵，木脽菴竟犯誰嗔。平章軍國如兒戲，生死因緣兩虎臣。

撫膺中夜涕橫流，立信雄心一哭休。猶踏趙家乾淨土，勝他驅迫死漳州。

國士真堪託死生，浮尸十萬出縱橫。難平大海風濤怒，都作厓山戰鼓聲。

信國成仁宋始亡，夢炎七尺枉軒昂。能收三百年殘局，一傳淋漓謝侍郎。

清・宋棫《雞牕百二稿》卷五《詠史》 流涕真慙負世宗，百官班定死韓通。豈知依樣葫蘆畫，禪詔文先出袖中。

臥榻難容鼾睡人，擊降昶鋹盡稱臣。笑它賣國樊知古，早向江南下釣綸。

痛分灼艾見中忱，燭影斧聲疑至今。不獨負兄還負弟，龍行虎步具狼心。

承天門上降天書，天豈有書帝自誣。王旦得珠無不可，始知聖相語非迂。

丁謂小人工諂媚，呂端大事不糊塗。捲簾始肯下君拜，會食何勞拂相鬚。

禍福休將論儉奢，大臣豈比庶民家。萊公功德被天下，何在區區蠟

燭花。

夏竦小姦非大姦，一言掇禍險開棺。玉階碎首劉棲楚，怕使徂徠作諫官。

安置蘄州卽押行，填名空敕變難生。漢唐宦寺諸般禍，總爲才庸自釀成。

紛紛典禮議難遵，君父恩深總等倫。當寧豈能忘罔極，濮王何忍不稱親。

一從新法創青苗，汴宋根基忽動搖。卻歡羣賢挽不住，直流恨到浙江潮。

女中堯舜頌宣仁，盡斥邪臣任直臣。社飯明年何忍喫，官家別用一番人。

黨人非漢亦非唐，賢以攻賢致兩妨。千載猶分左右袒，洛中道學蜀文章。

六賊何堪在廟堂，神霄帝子自貽殃。它時風雪龍沙地，可憶汴淮花石綱。

何難唾手復燕雲，沙漠惟愁返故君。縱檜賊還逢構欲，兩人能撼岳家軍。

清涼居士謝朝班，百戰奇功若等閒。恥向小朝廷立足，跨驢攜酒看湖山。

富平潰後又符離，輕敵何堪屢喪師。縱不主和心術正，劾綱薦檜罪難辭。

亡何日飲醉壚傍，同甫才奇言更狂。開拓心胸空萬古，卻嫌王氣耗錢塘。

伊周功業爾何慙，破了襄樊更不堪。師相那知團練辱，驚魂漸近木棉庵。

海波漲溢淚潺湲，人力難回天步艱。一樣當時亡國感，幽蘭軒不似厓山。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　陳橋兵變太匆匆，點檢居然坐法宮。欺得孤兒與寡婦，輸他石勒是英雄。

將士黃袍預製成，翰林禪詔袖中呈。滿朝文武求榮貴，只一韓通獨顯名。

鼾聲榻畔豈容留，不下江南事不休。惜捨燕雲州十六，他年遺作子孫憂。

燭花影裏斧聲傳，宋后倉皇語可憐。手足親情堯舜法，苦將性命乞人全。

昭憲貽謀本未良，兄終弟及法殷商。德昭廷美含冤死，泉下惟餘慟一場。

顧命臣曾表自居，相公事業竟何如。只將《論語》心頭記，忘卻當年金匱書。

寇公英武主親征，聽徹歡呼萬歲聲。爭奈君王厭兵甚，金繒卅萬出無名。

忌功懷怨王欽若，搆主羞爲城下盟。從此東封西祀起，玉清宮建累蒼生。

一國君臣似病狂，爭傳符瑞太荒唐。受珠不諫天書失，賢相身亡恨未忘。

同時五鬼亂朝廷，縱有良臣國不寧。天報雷州寇司戶，一朝拔去眼前釘。

妻妾相爭過甚微，爪痕廷示笑君非。相公貪把私讐報，黜罷朝臣黜后妃。

萋斐讒言間兩官，調和嫌隙賴韓公。奸人搆釁知多少，豈獨當年任守忠。

立廟稱親縱孝思，身承大統義難私。致君舜禹從公法，臣子何須異議持。

畢竟人間議禮難，定陶王事昔堪歎。歐公此日援喪紀，後起張璁桂萼端。

新法頒行致禍民，《周官》偏誤宋君臣。大賢只有程夫子，不罪荊公罪自身。

蔡京五日事能竣，曾被溫公歎賞頻。只要常如元祐治，奸臣未必不良臣。

黨人碑上列羣賢，刻石人心比石堅。石有毀時名不滅，安民要使史

書鐫。

花石東南亂未平，開邊重起復燕兵。君王繼罷熙豐迹，又繼真宗禮玉清。

太上東行賊渡河，守城功績李綱多。書生縱不嫻韜略，只解勤王不解和。

棄卻中原南渡行，九哥不孝更無情。負他領詔金環寄，何必遙參五國城。

伏闕歐生竟殺身，干卿甚事作忠臣。布衣愛國心如此，羞煞汪黃誤國人。

十二金牌罷岳軍，分明叔武怕迎君。偏安足滿平生願，那許汾陽立大勳。

十載功勞一日傾，權臣在內事難成。相留兀朮休回馬，冷眼書生看得清。

殿前小校果豪英，可惜荊卿事不成。儻使太師真箇死，一刀勝用十年兵。

宗岳韓劉百戰空，英雄可惜未時逢。區區一檜成和議，天意由來厭太宗。

主和誤國罪難辭，陷盡忠良病始危。五十三人雖未死，老奸終覺太便宜。

奉使王倫大節完，同持和議判忠奸。胡銓一疏傳千古，冤把蘇卿市井看。

湖上騎驢隱士同，不須鳥盡始藏弓。將軍夙悟黃天蕩，萬事如兵慎所終。

仁孝無慚藝祖孫，報讐雪恥志常存。符離一潰軍難振，張浚堪稱負主恩。

上皇奉父出真情，可歎光宗禮不行。但看宋朝宮禁事，何曾孝子定親生。

負鼎乘龍夢果然，旋看侻胄擅朝權。尚書由竇休相笑，犬吠村莊更可憐。

不爲國計但身謀，千古秦韓判一流。快語傳來方信孺，金人欲得太師頭。

濟王廢死共呼冤，枉說新恩配八千。七返宮中終定策，恨他彌遠太專權。

濮議紛紛失至公，稱親稱伯適誰從。今看與芮榮王事，孝義能兼是理宗。

諸公中毒太紛紛，堂食曾無下箸人。太息小朝廷運惡，天生不斷是奸臣。

稱臣納幣苦求從，上表還誇再造功。如此平章軍國事，督師只合督秋蟲。

公田關會事何堪，破國亡家死亦慚。贏得細嘗甘苦味，半閒堂與木棉庵。

淨土江南一寸無，國亡孤寡照前車。賴他忠義諸臣力，一綫重延三載餘。

浪捲厓山恨不平，孤臣心事託詩鳴。狀元親拔君恩重，敢負忠肝鐵石評。

勝敗還看一戰分，斷維猶欲保孤軍。露香抱主同心迹，上報皇天下報君。

清・劉芳曙《半山園詩草》卷八《南宋詠史十七首》 泥馬南奔王業開，鳳凰嶺下帝車回。西湖有分飛龍駐，北漠無書寄雁來。如夢江山歸兩浙，格天雲霧亂三台。傷心一着偏安計，千古江南庾信哀。

思陵妙悟舊稱奇，文采風流信有之。花石君臣曾誤國，湖山烟月更談詩。已甘五鬼埋金椀，肯許雙環盡繡旗。莫向中原誇絕境，千秋遺恨是西施。《宋史》：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画雙勝連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

半壁山河力不支，忠臣生死寄安危。內庭忽下和番策，絕漠全收出塞旗。畫虎窗前三字定，騎驢湖上萬人悲。子規聲裏孤魂泣，葛嶺峯頭日落時。

曾頒佳麗試恩平，德壽當年鑑別精。侍宴兩宮皆霽色，息兵四境盡歡聲。笙歌西邸迷鑾蹕，金粉南朝戀聖明。頗怪斷橋停畫舫，苦將魚鱠問東京。

當年宣瑣太匆匆，留愷奚須怨乃翁。昨日玉龍飛闕下，早時黑鳳出軍

中。寢門久閉晨昏隔，御殿雙懸日月同。堪歎壽皇支病眼，朝朝合藥望深宮。

江左偷安號宴然，相臣失計復開邊。六軍南渡驕兵馬，四月西湖罷管絃。晁錯雖誅終叛漢，于期不去尚存燕。可憐函首投沙漠，忘卻□□有二天。

爭懸竹葉引羊車，兩院春風望翠華。紫袖高擎丹鳳牘，紅脂親點守宮砂。月明南內生秋草，人到東樓見落花。莫向次山問真假，古來專寵是楊家。

紛紛皇嗣選藩封，全氏諸甥盡不庸。開國君王生夾馬，先朝孫子是真龍。垂簾有詔傳三殿，伏闕無書辨九重。卻惜雪城諸義士，祇將內亂召邊烽。

隆準龍顏號聖君，端平初政漸紛紜。兵殘淮海何曾覺，血染荊襄搤不聞。講學朱張空重望，鬻權丁賈是元勳。六宮苦索燈花賦，妖讖先徵上馬裙。

紛紛羽檄接長安，隔斷湖亭入觀難。鶴禁無人談國事，龍庭有□啓兵端。漢廷祇解摧光老，唐室何曾信杞奸。歎息吳山好風景，九年花月夢中看。

改會行闕望富強，至今誤國怨平章。凋殘民命層層剝，破碎山川寸寸量。烏合三軍屯魯港，虎賁千騎下錢塘。木棉菴裏埋奸骨，不敵襄陽衆國殤。

三日錢塘海不波，子嬰銜璧納山河。燕京舊說黃龍現，越國驚傳白雁過。鐵馬臨江聲赫耀，銅人辭漢淚滂沱。降旗一例軍前倒，泣向悲風喚奈何。

蒼涼明月照榆關，萬里蒙塵未放還。紫殿有人敲劍玦，黃沙無日唱刀環。詞拋南國昭儀筆，琴斷西湖供奉班。佛寺孤燈千點淚，夢魂夜夜夙鳳凰山。

六朝王氣變烽煙，劫換紅羊事可憐。八葉龍孫東入海，兩宮鸞馭北歸燕。秋風鬼哭楊僧塔，夜雨燐生賈相船。深感山陰唐義士，預偷陵骨葬江邊。

正氣歌成日月徂，舊京回首已荒蕪。人來北闕山河改，客到西臺血淚枯。塞上有靈依二聖，海邊無處問諸孤。貞魂若作啼鵑去，天目山頭夜夜呼。

中原未許一身存，忍死間關到海門。□□重開天外國，樓船新聚島中村。兵防樂會陰雲黑，瘴起瓊崖落日昏。辛苦南來賢宰輔，日書經解進高閣。

隱隱崖門起暮笳，孛羅南下勢喧譁。虛聞海外留王國，誰許天涯作帝家。島上田橫甘蹈水，江邊屈子怨懷沙。臨安九廟凋零盡，夢裏錢王箬不差。

清・彭湘《適龕詩集》卷一三《詠古雜詩》　風雲際會事何疑，大志當年阿母知。獨有黃袍難猝辦，加身轉遜裂黃旗。

立長傳賢意願奢，太平天子帝曾誇。若非一誤由金匱，靖難兵先起趙家。

天尚無言竟有書，相公此處豈糊塗。歸來妻子燈前笑，一字由來值一珠。

張元通後希夷繼，並逐東風事早朝。除卻酒樓無覓處，回仙蹤迹獨超超。

氣數難憑理數爭，天津橋上驀然驚。杜鵑啼徹猶還可，只怕西湖蟋蟀鳴。

磐折雲根莫道狂，使君命意試參詳。詎因奇醜當他拜，拜爾能逃花石綱。

琵琶馬上泣嬋娟，異代金繒慾壑填。兩字和戎真作俑，誤人家國到千年。

兩河響應氣如雲，痛飲黃龍待策勳。寄語諸酋休膽裂，金牌能撼岳家軍。

底許仇隣置榷場，搥胸悞國枉身亡。樊城地勢聯跟肘，豈直江南臥榻旁。

祈請徒勞虜敗盟，冬青轉眼恨難平。徽欽幸免楊髡劫，鞏洛荒原五國城。

索還兩浙事誰傳，南渡偏安又百年。連日錢江潮不至，暗中射斷弩三千。

玉津園後木棉菴，覆轍相仍足儆貪。一事卻輸韓太傅，頭顱賤不直淮南。

流離閩廣誤權奸，天意茫茫詎等閒。另替趙家留塊肉，不隨波浪徇厓山。

紛紛割據正狂瀾，泰伯重生出契丹。便合長浮烟水去，美人書卷海天寬。

難拋節義博功名，橐橐空聞曳履聲。只合和州看廟去，老臣真媿老先生。

漢唐黨禍辨難伸，元祐東林繼起頻。造物挽回殊易易，只消一代一安民。

雲遊歸認舊山河，老佛悽涼感慨多，攪亂宗風皇覺寺，何來病虎胖頭陀。

鄱陽被困似滎陽，水火甯同烈士腸。不解論功行賞日，千秋廟食只康郎。

清・姜文衡《北山詩鈔》卷二《南宋雜詠十首》 寶籙庚申數未終，漢家失策在和戎。忠謀枉矢回天力，血戰空勞捍圉功。立馬峯頭驕虜主，橫舟灘上問神翁。鼇山避敵崖山覆，繩武貽謀事竟同。

汴州一棄問誰收，襄漢金陵失上游。邦國宏猷稱設險，春秋大義罪忘讎。偏安尚愧孫吳業，歲幣甘隨石晉儔。萬里長城先自壞，何論土宇保金甌。

蘄王退隱鄂王亡，尚有書生出戰場。日暮雄軍麾采石，江邊虜騎走維揚。才堪專閫閒曹置，坐失中原士氣傷。痛恨十三州予敵，西南無復固金湯。

莫以姦謀獨罪秦，累朝總坐誤庸臣。汪黃病國開前轍，湯史妨賢踵後塵。建業督師終掣肘，符離失計遂搖脣。魏公流涕懷忠悃，一眚安能揜大醇。

邊庭正喜息烽煙，未雨綢繆賴眾賢。衰絰辭徵仍抗疏，經綸謀國有屯田。荊襄士馬兵堪振，吳蜀舟車賦自便。但使君心能勿貳，中興何患不周宣。

韓氏勳名日月光，裔孫忝祖玷巖廊。勢成眾响漂山易，人藉餘炎炙手忙。元祐黨碑重禁錮，吉陽宗室歎流亡。更興戎馬開邊釁，博得頭顱畀朔方。

鄂諾河興勢若雷，南朝只幸女真衰。夾攻計失前車鑑，敵愾人非大將才。妄冀京都歸版籍，徒傷陵寢委蒿萊。紹興和議端平戰，回遹謀猷亦孔哀。

假道取虞悔已遲，襄樊淪陷咎誰尸。晨昏狎飲師無律，肘腋生心將不知。二趙淺謀真仳蔌，兩淮滿目又瘡痍。若非吳孟扶顛力，誰復荊梁任撫綏。

閻馬丁當剝喪餘，何堪賈相復劘除。人閒粉黛應歸我，天下兵戈只任渠。管嶺湖山爲廟算，平章蟋蟀當軍書。木棉菴裏人何在，眾憤伸時國已墟。

千秋正氣屬文山，萬里孤臣血淚殷。嚼齒難期唐祚復，吞氈猶望漢庭還。死生付擲蒼穹上，魂魄追隨碧浪間。泉下同心張陸在，至今讀史涕潸潸。

清・彭慰高《仙心閣詩鈔》卷三《讀北宋史十六首》 便殿儒臣撫笛悠，官家暇豫自風流。登樓豈昧防微意，目送中丞唱八騶。

蓮花峯下縱貔貅，象陣能勝勁弩無。早識嶺南民力盡，詔書先罷媚川都。

闕廷待罪意春容，巧結珠鞍狀戲龍。講武池邊一杯酒，要將大度慑侯封。

巨艦黃龍戰伐新，指揮匣劍屬曹彬。浮梁誰定平戎策，采石江邊下第人。

廷議親征罷早朝，渡河黃屋懾天驕。達蘭中弩堅和議，上策空陳憾未消。

靈州棄取少良圖，六谷輸誠挽粟芻。堪歎屯田裴濟死，飛章刺指血模糊。

小鑌神劍露先機，豈有天書降紫微。可惜中朝賢宰輔，御筵無術卻珠璣。

終南種秫醉侯棲，魑魅何緣被品題。地下若逢魏高士，都亭驛畔愧魚犀。

野服麤疏太古風，驚傳天使入林中。抱琴忽報踰牆去，白鶴踹躚正舞空。

萬重山色記前因，三黜真堪泣鬼神。風雨朱崖多毒霧，蒸羊來逆拂鬚人。

殿陛占雲五色芒，頻勞虜使問安康。玉龍鹽虎成詩讖，艱鉅終資舊棟梁。

珠獄紛紛公獨潔，潭州一去主恩深。不栽桃李栽荊棘，鼎鑊何嘗撼此心。

吞餌蓬池詐絶倫，皋夔稷契爾何人。彈文早爲蒼生計，豈待參知創法新。

元祐鈞衡一鳳毛，焚香夜夜仰天高。試看嵩華題詩處，絶頂攀躋置足牢。

妙喻乘舟至理存，功名久已薄京惇。袖中一卷尊堯集，石憾終教懾大言。

黨籍朝端痛刈芟，碑工忍使姓名劖。江神解愛涪翁筆，一夕薰風送客帆。

明・趙士喆《擬遼宮詞》 天皇開國似中州，萬里羈人未解愁。大合鹽池收八部，始知宮壺有神謀。

四樓城闕盡東開，正旦諸王四面來。磔犬燒羊挏乳酒，君臣團坐笑傳杯。

扈蹕宵征敢冒寒，侍兒應作健兒看。錦靴貂額戎裝俏，不用郎當舞袖寬。

頭魚燕罷醉顏酡，那辨夷歌與漢歌。怪道賽神仍撲馬，雒陽天子卽沙陀。

李氏螟蛉已贅疣，石郎反噬更添愁。官家笑得魚人利，天上飛来十六州。

海淀樓臺第一層，到來六月失炎蒸。金盤雪藕成虛設，何事添廚更進冰。

西風黍栗晚悠悠，殘暑方闌又報秋。乞巧樓前喧笑語，休將河鼓當牽牛。

全晉輿圖屬大遼，太宗新葩紫宸朝。漢家儀物真堪羨，從此坤儀改姓蕭。

坐鎮中華樂有餘，南唐李蜀竟焉如。問君底事迴鑾早，謹奉慈幃一紙書。

丹青遺像已成塵，延壽於今又一人。不賣蛾眉單賣國，蛾眉也解唾奸臣。

鴛鴦灤上雪初消，駿馬紅妝萬點飄。笑殺漢兒稱將相，渾如金屋貯阿嬌。

石家妃主渡關山，馬上貂裘淚不乾。莫訝鶯花邊地少，遼陽更比范陽寒。

南國知名花見羞，久應無復舊風流。美人自分甘黃土，誰灑徽陵飯一甌。

應歷初年入掖庭，睡王當日卻常醒。雞鳴月墜笙歌歇，時見調鷹別院燈。

河上班師喜氣揚，瓊筵拜舞萬年觴。兩朝天子真兄弟，何必和親效漢唐。

古穩搔頭紫鳳裾，雙蛾蹙黛未全舒。影燈一笑天顏改，絶勝西番解渴珠。

飛閣連山壓建章，花門小隊想霓裳。比來部族諸佳冶，半效天家作漢妝。

殿試傳臚自盛唐，女官慣看狀元郎。皇家丙子開科日，始識宮袍染玉香。

聖母仙軿返玉京，六宮掩泪淚如傾。人間那敢談溫樹，天上先皇照鑑明。

銀甕交爭忿未平，六飛親駕復西征。安邊自是男兒事，枉卻當年嫁義成。

舞衫歌板破金湯，眼見同光忽不光。惟有羅衣輕可愛，間將嬉笑代封章。

女伴從軍萬里還，自言曾到玉門關。赫連臺上秋雲捲，遙見河流入斷山。

欲斷情癡恨未能，道裝深夜禮香燈。聖明若悟西來意，底事高官寵梵僧。

雉尾交輝寶蓋飄，欣瞻御象降丹霄。天人眉宇傾夷夏，北極羣靈夜夜朝。

菩薩虛稱幹耨麼，知心片月泣紅羅。二南雅韻無人誦，漫寫尚書五子歌。

風旗雪帳野張燈，獵後行廚肉似陵。寄語妖狐休作態，君王臂上有神鷹。

杏熟纔穿杏子衫，清和天氣像江南。記得去年今日雪，近臣煖帽侍朝參。

年來南北靖烽烟，西夏高麗各晏然。聞道中朝相司馬，至尊祕勅慎開邊。

玉帛聯翩四十春，富公忠信格明神。小蘇近作皇華使，又喜龍荒見鳳麟。

八月巫閭草半枯，繡簾霜重一燈孤。人生失意無南北，笑捲琵琶出塞圖。

長城一望玉無瑕，萬樹玲瓏盡看花。獵犬如風爭出隊，不知白馬亂平沙。

憶昔開元大歷時，善爲宮怨與邊詞。妝樓獨倚悲笳晚，安得才人一賦之。

寶菱塵繡骨如柴，只爲年來廟算乖。不道怨軍真可怨，大家抵死怨東懷。

鎮日醺醺答剌酥，經年勝負只撏蒲。甯江戰士無消息，悶向花前問紫姑。

自解衣冠策晉王，石劉兩主號兒皇。河山不改雄圖盡，白髮宮娥淚萬行。

燕京容易便迎降，誤我艱難到海邦。草草束裝如夢裏，賜釵忘卻在西窗。

身似風前旅雁孤，夜來猶自夢宣呼。受降城上如霜月，照見行營寶帳無。

昔日文姬落北庭，故山雲樹豈忘情。歸時恰值炎暉沒，腸斷蘇卿謁茂陵。

傳說林牙建義旗，乍聞驚喜久成疑。微軀願比遼東鶴，一夜乘風到虎思。

大梁清禁隔蓬瀛，仙眷何來五國城。共矢餘年持苦行，漢宮環珮乞來生。

清・張大受《匠門書屋文集》卷三《讀遼史》　木葉山頭信發祥，青牛白馬祀先皇。膏塗十六州黔赤，又夢真人送石郎。

二百遼基金齪開，四樓分峙海東隈。柴皇力盡三關口，銀幣爭輸朔漠來。

捺鉢寬閑設毳廬，四時旌騎從畋漁。十旬莫道無人諫，嘉賞猶傳郭襲書。

斷腕樓高地后雄，承天澶水自從戎。劉家本得蕭家力，更向醫閭賦射熊。

兔兒山畔朔風哀，宣懿琵琶又禍胎。直聽文妃歌再闋，紅塵天外怕飛來。

吉夢商霖得幕僚，微行韓八類弓招。可憐不到孤寒句，咫尺空瞻雨露朝。

清・史善長《味根山房詩鈔》卷六《讀契丹國志十二首》　土潢二水合，天地一朝分。枯骨能聽政，披皮亦有君。廿羊供大嚼，八部幷雄軍。矢發黃龍殪，神威迥不羣。

朝定華言朋友也。兒指唐莊宗。猶哭，扶餘國竟平。韓延徽盧文進能信任，鎮州定州苦經營。製字通重譯，添樓擬四京。猛油終試否，大業已垂成。

更有機權后，居中馭控弦。黃頭部落名。奔一戰，斷腕痛千年。晉使不再至，漢兒何餉眠。雄心老猶辣，力盡石橋邊。

萬里鯨吞易，中原虎視多。石郎由我立，橫劍許誰磨。北向飲何孝，南來計卻訛。帝耙雖載去，爭及祖州韃。

我寡汝須傚，恒州將帥防。登樓奉嗣主，置酒鎖燕王。雅有中華慕，惜多內色荒。火神淀下變，天授亦天亡。

天下無二日，宋太祖語。人間有睡王。三關地不惜，四季獵尤荒。備位虛嬪御，求援失漢唐。黑山醉索食，釁竟起蕭墻。

積薪中脫難，臥榻上稱尊。刑賞中宮決，煙塵九塞昏。醫伶名絕假，朝會典虛存。賴有亶聰子，猶能及後昆。

純孝由天性，英資卻自然。貞觀讀事要，居易譯詩篇。抽矢貫雙鹿，銷兵垂百年。邊民得休息，淚灑赤山前。

逐母還迎母，聽經動至情。捨身多貴戚，騎鶴半公卿。天地欲違約，優伶與結盟。雁鵝精點綴，何益帝王名。

爲結南朝好，真容一再迎。理衣遺嬪御，燒飯及湯羹。地指長城界，書參北極名。不誅阿骨打，大度見生平。

天祚本庸才，剛逢釁隙開。使歌且不聽。取堪豈能來。尚自求鷹犬，何曾恤禍災。江甯州一敗，崩解絕堪哀。

敗固由天壽，人名。亡因用奉先。人名。賢王終諧殺，逃將竟生余。珠玉藏何益，騏騮備枉然。夾山難遁去，濱海化啼鵑。

清・薩玉衡《白華樓詩鈔》卷四《金源絕句》　遊田刺鉢草風腥，羽衛弓刀集會寧。今日圍場先告廟，大遼不索海東青。

橘袍金甲想南征，立馬吳山按萬兵。誰信軍中占太乙，誤人一曲柳耆卿。

三千女孽沼吳媒，何獨宸妃兆禍胎。君看明昌全盛日，愛王先自紹興來。

臨淄公子老如庵，門禁新開集雅談。煮茗焚香翰墨貴，北兵不見下河南。

長白山高建寶幢，遷俘二帝淚雙雙。南師豈意南埤下，眼見青城又受降。

一代南冠野史亭，白頭無淚哭秦庭。翻城國賊同聲頌，甘露磨碑辨郝經。

清・史善長《味根山房詩鈔》卷六《讀金史二十二首》　白山黑水發源長，六十于歸鬢未蒼。從此完顏開部落，宛同元鳥降生商。

詭辭印籍見雄心，石顯人名留邊拔乙人名擒。鐵甲得來綱紀立，活羅大鳥名，景祖善歌飲唉，人以此訕之。未易測高深。烏春人名桓赧人名未摧殘，密嚩盈歌穆宗名介馬看。提劍韔弓親搏戰，從來王業起艱難。

異人天授不尋常，雲氣東方早發祥。一戰出河兵滿萬，黃龍府名底定襲鴛鴦濼名。

存撫新降戒動搖，東京纔下滅征徭。便求博學雄才士，開國規模勝故遼。

滅遼舉宋靖邊鋒，蠲賑頻仍雨露濃。無負武元親授受，宗磐不立立熙宗。

知尊聖道愛文辭，通問江南廢偽齊。茶酒如何翻縱酒，蓼花香裏杜鵑啼。

大略雄心劍自磨，湖山立馬擁笙歌。揚州先有隋煬樣，鏡裏頭顱值幾何。

天開至聖起東京，仁政仁心紀不清。二十九年如一日，卻任得敬拒趙位寵仰聰明。

勤秋治理詔諄諄，天地包容萬物春。可惜庸臣糜爵禄，致君堯舜竟無人。

道陵章宗法制一時新，隆慶宮朝月幾巡。尊號屢辭徵聖度，牝雞何卻令司晨。

爲憐柔弱故相親，豈料元妃遽殺身。五載遂成崩解勢，資明夫人恰是可傳人。

如此憂勤未可譏，徒單鎰遺恨失京畿。天心有在原難問，至竟南遷一著非。

兵潰三峯勢莫支，兼人才智也難施。幽蘭軒裏金源絕，終勝青衣謁廟時。

遼宋降王幾度遷，青城又見血花鮮。喪心最是崔都尉，白面紅顏泣杜鵑。

易水歌殘淚滿襟，風雲肯負百年心。如何虞仲文左企弓諸元老，不死燕京死栗林。

鼙鼓聲思將帥臣，犯顏誰敢逆龍鱗。大醫一疏留青史，祁宰今朝第一人。

詞經策論盡收羅，天會元年始設科。撫輯當時需漢士，殿廷從此得人多。

交鈔纔行議鑄錢，民間鏡帶亦熬煎。千秋富國唯三事，寶貨何須又寶泉。

罷製溫柔禁飲茶，苦將金帛易春芽。一杯斟酌渾閒事，卻抵元光五品家。

分路推排遣重臣，民間賦役可曾均。勸農便是妨農事，徵發無聞俗自醇。

吏胥也得試明廷，刀筆於今欲乞靈。從此蕭曹皆上第，登科不必盡窮經。

清・劉芳曙《半山園詩草》卷八《金宮詞》　爭長燕京已罷師，六軍奏凱入豐宜。翰林學士工文墨，勅撰平遼睿德碑。

龍津一曲漾迴瀾，千樹垂楊水面看。行過三橋分御路，嬰兒爭上玉闌干。

賓館逢迎盡內官，銀貂新賜不知寒。盧龍沙上盤桓舞，依舊春風小契丹。

射罷歸來日未斜，錦衣千隊插宮花。至今廣樂園邊柳，歲歲端陽望翠華。

蓬海瑤池紫禁偏，錦帆輕盪九龍船。薰風先入瓊花島，一片歌聲唱採蓮。

詔選娥眉宮教開，青紗籠處盡多才。師兒亦是小家女，妬殺清音隔幔來。

燕山粉黛號傾城，勅築妝樓甲玉京。爲語瓊花島上月，年年長向日邊明。

勅賜諸王侍御筵，梨園小部盡嬋娟。先朝法曲傳天府，莫聽新聲變管絃。

明月娟娟印御流，瑞光筵畔賞中秋。文孺未是驚人句，捧得金鍾下玉樓。

一色鑾儀錦繡裁，寶昌門下鬧如雷。風流天子耽歌舞，角觝親看御戲來。

宋朝完成局部統一部

陳橋兵變分部

綜述

《舊五代史》卷一二〇《周書十一・恭帝紀》　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寇，河東賊軍自土門東下，與蕃寇合勢，詔今上率兵北征。癸卯，發京師，是夕宿於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謠獄訟，附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今上於是詣崇元殿受命，百官朝賀而退。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奉皇太后爲周太后。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聖緒》　周顯德七年正月三日，統師北征劉筠，次陳橋，軍士推戴，勢不可避。四日，周帝遜位，太祖登極。以生辰爲長春節，改元建隆。【略】

顯德七年，（太宗）從太祖北征。太祖既爲諸軍擁戴，師還，太宗叩馬首告曰：『諸軍將校若恃功肆行剽略，使民肝腦塗地，非順天應人之意，願誓而後進。』太祖遂誓於衆，諸將而下翕然稟命。太祖嘉帝英略，友愛益至，傳位之意始於此。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

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旦，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於驛門，讙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於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於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繫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强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

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於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福祚延長，內外無患，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剛愎無謀，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傴，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彦昇遇之於路，躍馬逐之，及於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彦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卽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溥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彦瓌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能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於東序，還卽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卽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譸譸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國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厨，引朾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自退。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太祖紀》　（顯德）六年，世宗北征，以太祖將水陸之師，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契丹將高模翰率數萬騎來援，陳于關城之北，太祖將百餘騎禦之。虜不敢動，遂引去，關南平。世宗不豫，還京師，以太祖爲殿前都點檢。世宗崩，恭帝嗣位，改鎮歸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馳驛上言：『太原劉承鈞結契丹入寇。』乃命太祖統大軍北伐。癸卯出師，遣宣徽使昝居潤餞于郊。時京師多飛語云：『策點檢爲天子。』次陳橋驛，軍中共議推戴。戊夜，軍士聚于驛門，俄而列校畢集，曰：『我輩出萬死，冒白刃，爲國家破敵。天子幼，不如先策點檢爲天子，然後北伐。』于時太祖以飲餞宣勸至醉臥閤中，不之省。遲明，軍士控弦露刃，直扣寢門，相與扶太祖出聽事，被以黃袍，諸校列拜曰：『諸軍無主，願策點檢爲天子。』傳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太祖叱之，不退，卽共擁太祖就馬南歸。太祖乃勒騎謂將校曰：『吾受命北征，爲汝輩推戴。吾有號令，汝能稟乎？』皆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吾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宮闕，侵凌朝貴。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夯市，汝等不得夯市及犯

府庫。從吾令，當厚賚汝。違吾令，則連營孥戮。』諸校再拜稟令。乃肅部伍，自仁和門入。諸校翼從。太祖登明德門，軍士釋甲歸營無敢動。太祖亦歸公府，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謁見，議遜位之禮。於是太祖詣崇元殿受禪，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恭帝制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國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某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略，佐我烈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茂焉。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獄訟，歸于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卽皇帝位。羣臣拜賀。詔曰：『周封杞宋，唐命介鄴，所以重三恪之賓，奉二王之後也。其奉周帝爲鄭王，以承周祀。正朔服色一依舊制，稱朕意焉。』又尊帝太后爲周太后，遷于西宮。

宋・蘇轍《龍川別志》卷上　周顯德中，以太祖在殿前點檢，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王溥亦陰效誠款。今淮南都園，則溥所獻也。惟范質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陳橋，軍變，既入城，韓通以親衛戰於闕下，敗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儕之罪也。』爪入溥手，幾血出。溥無語。既入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質知事不可遏，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愼勿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由此太祖深敬重質，仍以爲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皆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爲首。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録》卷七　又曰：『上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彦瓌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予，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營逐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令，戎馬遂行。既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既見上號令，兵士至，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誡約之事，滿城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由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呼召呼至，皆執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主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馬出迎。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一五六《國賓・封周帝爲鄭王詔建隆元年正月》　封二王之後，備三格之賓，所以示子傳孫，興滅繼絶。夏商之居杞宋，周隋之啓介鄴。古先哲王，實用此道。矧予凉德，歷試前朝。雖周德下衰，勉從於禪讓；而虞賓在位，豈忘於烝？嘗其封周帝爲鄭王，以奉周祀。正朔服色，一如舊制，務遵典禮，稱朕意焉。

又《嵩慶二陵西京六廟差官朝拜祭饗詔建隆元年正月丁巳》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祀不止於本朝，義必尊於有德，著於祭法，朕甚慕焉。矧惟眇躬，逮事周室。謳謠訟獄，雖歸新造之邦；廟貌園陵，豈忘舊君之禮？其嵩慶二陵及四京六廟，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享，永爲定式。仍命宗正少卿郭玘行禮焉。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侯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於是，主少國疑，中外始

有推戴之議。

壬寅，殿前司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過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卻，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竢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顧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爲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城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侯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

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蜀人王彦昇遇通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幷其妻子。

諸將翊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都虞侯太原羅彦瓌挺劒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

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獨未有周帝禪位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出諸袖中，進曰：『制書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諸道節度使，又別以詔賜焉。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卽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卽皇帝位。

先是，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諸將禦之，士卒服其恩威。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或被上以黃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諸將曰：『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不然，當族誅。』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五《穆宗天順皇帝》 應曆十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爲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爲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宋史》卷一《太祖紀一》 （顯德）六年，世宗北征，爲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戰卻數千騎，關南平。世宗在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不豫，還京師，拜太祖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恭帝卽位，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

七年春，北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未及對，有

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賞，違即孥戮汝。』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彦昇遽殺通於其第。

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彦瓌按劍厲聲謂質等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相顧，計無從出，乃降階列拜。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遷恭帝及符后于西宮，易其帝號曰鄭王，而尊符后爲周太后。

又 **卷二四九《范質傳》** 世宗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

及太祖北征，爲六師推戴，自陳橋還府署。時質方就食閤中，太祖入，率王溥、魏仁浦就府謁見。太祖對之嗚咽流涕，具言擁逼之狀。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彦瓌舉刃擬質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太祖叱彦瓌不退，質不知所措，乃與溥等降階受命。

又 **卷二五〇《羅彦瓌傳》** 顯德末，太祖自陳橋入歸公署，見宰相范質等，未及言，彦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由是降階聽命。擢爲控鶴左廂都指揮使，改内外馬軍都軍頭、領眉州防禦使。

又 **《王彦昇傳》** 太祖北征，至陳橋，爲衆推戴。彦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於路，逐至第殺之。初，太祖誓軍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聞通死，意甚不樂。以建國之始，不及罪彦昇，拜恩州團練使、領鐵騎左廂都指揮使。

又 **卷二五六《趙普傳》** 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諠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又 **卷二五七《楚昭輔傳》** 少事華帥劉詞。詞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

又 **《李處耘傳》** 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彦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

又 **卷二六一《苗訓傳》** 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又 **卷四八四《韓通傳》** 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韓通，並州太原人。【略】恭帝即位，移領鄆州。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彦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彦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彦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即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黄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

論説

宋・張舜民《畫墁録》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擾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即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引何偁《中興龜鑑》 戰國交爭

而合於秦，民苦秦暴，秦不能一，而漢一之。南北分裂而合於隋，人厭隋亂，隋不能一，而唐一之。五季之餘分閏位，天下紛紛而未一也。我太祖得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天下一於宋。真人勃起，開創大業，是又跨唐、虞、越漢、唐，而與帝王匹體也。亦知宋興之由乎？我太祖之生，蓋天成二年丁亥歲也。祥光瑞采，流爲精英。異芳幽馥，鬱爲神氣。帝王之興，自有珍符，信不誣也。居有雲氣，出有日暈，天心之眷顧篤矣。俚語稱『趙神言誇宋』，人心之向慕久矣。天與之，人與之，而太祖則不知也。方其北面周朝，奉命征討，赫聲濯靈，所向輒克。顯德之七年，太祖生三十有四年矣。『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時蓋正月之上日也。是月也，京師已有推戴之語，而內庭未之知。『我出我車，於彼牧矣』，時蓋是月之三日也。是日也，將士又有推戴之語，而太祖未之聞。越翌日甲辰，寢門未闢，擁逼者至，太祖未及語而黃袍已加之身矣。噫！南河之避，舜猶有辭；大坰之至，湯猶有待。事勢至此，聖人不得以遊乎舜、湯之天矣，奈之何哉？則亦有毋虐臣主之誓而已，有毋掠民庶之誓而已。三遜三辭，黽勉而受之，能律將士以保周宗，而不能使周禪之不歸，能擇長者房州之奉，而不能遏陳橋之逼。天實爲之，吾其奈何！歐陽紀《五代史》也，書梁、漢曰亡，書晉曰滅，至周則大書之曰：『遜於位，宋興。』嗚呼！我宋之受命，其應天順人之舉乎！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臥榻之側，他睡不容，義之盡也。

宋・袁文《甕牖閑評》卷八　太祖北征至陳橋，爲三軍推戴而回。方其未行也，羣公祖道于芳林園，陶穀堅欲致拜，且曰：『回來難爲揖酌也。』則此事當時已知之矣，萬一別有變，將如之何？何不謹密如此？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卽帝位》　潁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蓋自後唐以來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天下之厭亂極矣！豈真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內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漢高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爲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爲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救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五《考史》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宋・黃震《古今紀要》卷一七《宋朝》　昔在後周，我朝太祖東征西怨，人望已歸。及世宗崩，恭帝幼，我太祖禦契丹至陳橋驛，諸軍擁逼南歸，恭帝禪位，兵不血刃而有天下。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　周世宗次第削平諸僞，宋太祖因其子母孤弱取之。《宋史》言『陳橋兵變』者，欺後世也。宰相范質曰：『倉卒遣將，某等之過。』陳大任《遼史》書曰：『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其主自立。』今修《宋史》，用是例歟？別有說歟？

《宋史》卷三《太祖紀贊》　昔者堯、舜以禪代，湯、武以征伐，皆南面而有天下。四聖人者往，世道升降，否泰推移。當斯民塗炭之秋，皇天眷求民主，亦惟責其濟斯世而已。使其必得四聖人之才，而後以行其事畀之，則生民平治之期，殆無日也。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

又　卷二四九《范質等傳贊》　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將定之時也。范質、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宋祖受命，遂爲佐命元臣，天之所置，果非人之所能測歟。質以儒者曉暢軍事，及其爲相，廉慎守法。【略】質臨終，戒其後勿請謚立碑，自悔深矣。太宗評質惜其欠世宗一死。嗚呼，春秋之法責備賢者，質可得免乎！

又　卷二五〇《羅彥瓌等傳論》　彥瓌於革命之日，首挺劍以語范質，於宋則未必功在衆先，於周則其過不在人後矣。王彥昇殺韓通，太祖雖不加罪，而終身不授節鉞，是足垂訓後人矣。

又　卷二五六《趙普傳論》　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

年，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勳舊自伐。

又 卷二五七《楚昭輔等傳論》 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略】楚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荊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勳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戚畹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明·王行《半軒集》卷二《宋太祖論》 太祖之得天下也，非有同姓之親當立之理，與夫朝廷之大臣皆委心而歸向者也。特王審琦等數人仗其兵威，逐其君而納之耳，則審琦等之功之大，何以加哉。而數人者又皆桀驁貪狠，而非敦厚小心者也。夫功大者，望報必深，而貪很者，其欲難厭。彼高擁立君之權，以責無涯之報，則為其所立者又將何以待之，又安能不生忌之心，而思有以釋其權也哉。此太祖所以不能高枕而安臥也。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周恭帝元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

《發明》：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卽皇帝位』書之，明其正也。自漢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於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爲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於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子，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畧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爲周點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簒竊之罪。周朝諸臣，爲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遂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王溥、王彦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卽《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臣故備論之。

《廣義》：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絶哉？』未嘗不嘆其言爲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簒唐而爲晉，劉暠簒晉而爲漢，郭威簒漢而爲周。彼晉、漢簒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威簒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王贇爲湘陰公。吾知匡胤之意，以爲周之簒漢，亦猶漢之簒晉；漢之簒晉，亦猶晉之簒唐。歷代之君皆爾，吾何爲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弊，而無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爲君而廢之也耶？嗚呼！匡胤稱尊號，廢幼主，與周太祖郭威如出一律，非簒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忘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胤，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獨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卽退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弘殷乃得入。觀此，則知匡胤君臣之義根于胸中，牢不可破，雖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塞淵，不改前轍，托孤于周，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異姓，奴隸黥徒，皆得爲君。匡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爲天下之義主也。匡胤義主也，奚可罪哉？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況乘其主之幼而簒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事始於壓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義、趙普耳。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也。今焉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闖知其素志之有在耶？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祖簒國之心，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去年周主殂而幼主卽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則匡胤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既殂，嗣君亦幼，故其朵頤之勢，突然以興。彼一杯守義之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

庸君暗主，彼此相承；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幼君也，匡胤雖賢臣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爲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爲非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匡胤聖於武王，亦終犯乎君臣之義；況乎恭帝不紂而匡胤不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苦於姬周之粟也？《綱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矣。曰：宋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迹雖同而脩德則異故也。

明・周琦《東溪日談録》卷一四《史系談下・後周》 後漢節度使郭威爲後周太祖者，太原人。先仕漢爲節度使，唐莊宗宫人之寧家者擇姻見威，知有大貴，願歸之。漢隱帝爲兵所弒之後，契丹入寇，太后命威禦之。軍至澶州，將士裂黄旗被之，南還卽位，與宋太祖黄袍加身事同。威無子，以妻姪柴榮爲嗣，是爲世宗。其爲人英武，治國有道，五代之時，此亦賢主，惜乎功未成而早亡。世宗之子恭帝宗訓繼之，七歲卽位，都點檢趙匡胤事周，累立大功，中外附之。匡胤以征契丹兵，至陳橋，擁黄袍入王，蓋威裂黄旗之報。天道好還，何如是之急也？周亡焉。

又《北宋》 後周都點檢趙匡胤爲宋太祖者，涿郡人。先爲後周殿前點檢，世宗殂，恭帝幼，以禦契丹，擁黄袍而還。恭帝禪之，遂卽帝位。其事固可議矣，但其囑將士曰：少帝、太后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陵，厚亦至焉。

明・夏寅《政監》卷二一 太祖建隆元年，先是，太祖為周殿前都檢點，□使帥師禦漢遼，至陳橋，衆議立為天子，擁之還汴，遂代周。

按：唐自藩鎮擅權，廢置之命不出天子，重以後唐莊宗失御鄴都軍亂，劫李嗣源以來，軍中視以為則。周世宗有混一四海之志，大業未集，嗣子幼沖，天下四分五裂。太祖功業日盛，中外屬心，然則太祖取之，是邪非邪？堯授舜，舜亦授禹；湯放桀，武王亦伐紂，道相因也！以湯武而槩堯舜，謂征伐不及揖讓可也，謂非應天順人可乎？漢高祖誅無道秦，唐太宗因隋亂起義兵，其得天下正矣！外此而得天下正者，誰歟？曹操之平漢難，劉裕之定晉亂，初皆擁匡復之名，仗君臣之義，及乎大柄歸己，逆節滔天，雖復加九錫、進王爵、築壇告廟、受策禪位，將誰欺乎？莊宗滅梁而代之，帝近正也！為德不終，嗣源奪之，既而從珂奪，敬瑭奪，郭威奪，以逆取逆，事相因也！明宗發挌天之言，太祖抱元后之器，蓋亂極而治至矣！故雖六軍之立，異乎八百諸侯之會，而相因之機必出於是變而趨於正者也！假令太祖終守臣節，異時黄袍之加，不石守信則符彦卿，諸人亂轍，何時而止乎？儒者於陳橋之變，求其説而不得，而必為之辭，不有聖人湯武之事，蓋罔然矣！太祖入京城，市不易肆，奉周主宗訓為鄭王。東取唐，西取蜀，南開荆廣，北收澤潞，定天下于一，其規模事業尚可以五代視乎！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四《史論・宋》 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帝王之興，有以禪讓而得天下者，舜禹是也；有以征誅而得天下者，湯武是也。其迹雖殊，其極一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者，漢唐宋而已。漢高帝起兵泗上，誅秦之無道，討羽之弒君，雖德非湯武，庶幾征誅之義焉。若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奪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亦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不爲無功，尊爵豐禄，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黄袍加身，返戈内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於陶穀，而欲比迹於唐虞。嗚呼！吾不知舜禹之禪讓，果若是耶？穀之禪詔，果可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亂已極，恭帝幼沖，藩鎮窺窬，太祖不取，亦將有逼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哉？是不然。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定矣。謝安因穆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於恭帝如亮之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顧乃欺孤弱寡，廢主自立，謂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果無知耶？

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中書令

古之英君誼辟必褒死節之臣，雖素所仇怨不敢遺焉。所以爲人臣勸也，必黜失節之士，雖有功於我不敢私焉。所以爲人臣戒也，漢高帝斬丁公而賞季布，唐太宗薄裴寂而贈堯君素，蓋審于此矣。陳橋之變，太祖擁衆而返，韓通率禁旅禦之，使其謀得行，太祖之成敗未可知也。王彦昇意

圖富貴，逐而殺之，妻子俱死，可謂能爲太祖除害矣。然太祖嘉通之死節，追贈爲中書令，怒彦昇之擅殺，終身不得節鉞。太祖豈懵於賞罰者哉？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深矣，使吾之臣皆若通焉。當亂變之際，乃心帝室，則吾之子孫有不安者乎？吾之臣皆若彦昇焉，當搶攘之時，心思外濟，則吾之子孫有不危者乎？太祖之爲天下後世慮誠深矣。豈徒不脩私怨，不賞私勞而已哉？中行穆子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終宋之世，人臣多以節義著稱。李若水、張叔夜效死於完顏入汴之日，李芾、文天祥盡節於蒙古南牧之時。豈非太祖此舉有以激勵士心歟？後之人君有忿嫉死義之臣，加以屠戮之慘，崇奨賣國之徒，極其爵位之隆者，聞太祖此舉，亦可以少省哉！

明・許浩《宋史闡幽》卷一　得天下者，必天與之，其次則人與之。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人所與卽天與矣！今而曰天與之，而又曰人與之，天與人與有差殊乎？蓋天與之者，所行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而其人自歸，不啻如水之趨乎下也，是則天所與也。人與之者，君不能君，人懷顧望而已，有可乘之資而人因附之，猶之獵者，獸出於前，人共赴之，而自投於我也，是所謂人與也。天與之者，自然而得，理也，亦勢也，商周是也！人與之者，不期而得，非理也，勢也，宋太祖陳橋之事近之！蓋夫五季僭亂，朝暮易主，當時之人視歸李嗣源，則帝歸李從珂，則帝歸石敬瑭，則帝歸劉智遠，則帝歸郭威，則帝居常望際其時，以取富貴。世宗非族冒位，連年經略，兵力疲弊，梁王幼沖，冒喪出師，此正君不能君，而人懷顧望之時也！使其所命之將，雖非太祖，而若嗣源、從珂，其人陳橋之謀，其亦必合矧太祖也！然則太祖亦嘗有是心乎？曰：『無是心也。』何以知之？世宗聰察多疑，當時大臣方面大耳者，猶或不免，以太祖之才而有是心，則機械將見，而身亦難保於顯德間矣！縱使幸免，范質、王溥亦將疑之，其肯掃地而屬之於危疑之際乎？且太祖在周，特有戰高平，下滁州，勝六合，降姚內斌、劉楚信之功耳！非若陳氏之有厚施於齊，王莽之有飾名於漢，以素要乎人。匪惟太祖心未之望，而人心亦未向也！直以人懷顧望之時，而有可乘之勢，天機一動，衆皆翕從，而勢自莫能遏矣！是豈其有心乎？故其言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其心蓋可見矣！世之好為高論者，不知事勢窮極須定于一，而紛紛加議，甚以為反。竊意不及後唐李嗣源討鄴，為其兵與鄴人合劫入城，歐陽《五代史》以反書之，朱子《通鑑綱目》正之曰『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曰『唐李嗣源引兵入大梁非未滅也，誠以人心推戴，非其意也』。陳橋之事，有類鄴都，而兵不血刃，上下晏然，又非嗣源之入大梁之比，奈何欲以朱子之所不加於嗣源者而加之乎！曰『春秋之法，不峻法而誅人，亦不曲法而赦人』，《綱目》所書，李從珂於其主從厚有其故矣，請於是乎觀。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史論四・宋太祖一》　宋承五代之亂，晉漢周皆以篡逆得國，蓋奸傭賊販見利而攫，君子所不道也。以宋祖之英武長者而踵其故轍，掩取神器，據迹誅心，殆有甚焉。何則周世宗有爲之君也，任遇宋祖，托以心膂，見檢點作天子之題而遽以之代張永德，固謂其能盡忠，所事可以無虞也。而孰知防其篡者，乃所以成其篡哉！恭帝幼沖，未章過舉，方是時，世宗之遺澤尚新也。相之而無忝厥辟，終身北面可也，如不可輔，方順人心以安天下可也。夫何托孤未幾，駕言遼漢之師而率空國之兵以出，及陳橋事定，迄不聞遼漢匹馬隻輪之一闖其境乎？且始與苗訓之謀者，親吏楚昭輔也，繼而入白杜太后者，亦楚昭輔也。倉卒之際，晉王光義起之於臥內，承旨陶穀出禪文於袖中，謂非陰謀，先定而爲之乎？觀杜太后『素有大志』之言，及趙普云『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益可徵矣。論者謂宋祖得國非正，太宗與有力焉。

明・胡居仁《居業録》卷四《帝王第四》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風。五季之時，君臣道絶。由唐末藩鎮不臣，沿習以致此極。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開闢以來，君臣道喪，莫甚於此時。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

明・王世貞《讀書後》卷三《書趙普傳後》　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内。此事獨普三人知之。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史綱要領小論・論陳橋兵變》　此間斷論多矣，天命人事都不必説，但當時實無遼漢之寇，匡胤率禁兵以

出，披黃袍以返，趙普、光義俱隨以行。吾誰欺，欺天乎？倘天命在我，將相軍民俱至我第請立，推之不能去，則卽登九五可矣，較勝陳橋此一行，且不必袖中之禪詔也。

明・眭石《眭東蓀先生集》卷六《陳橋論》 夫宋藝祖，七制三宗之堯舜也，其躬行制治可睹焉。或曰陳橋以竊始矣，應之曰『否』。否此，夫湯武之革命，而以禪名始，終周而後置三恪焉。變之正，權之經，善之善者也。夫桀紂之殘賊也，而亂天下，七歲小兒之不能理天下也，而天下亂。當此之時，英姿大度為生民主者，非帝而誰？此而不取，變且不測，內之諸將，外之羣僭國，環視以為膻，而能一夕安虖哉？故其勢不可以不取，處不可不取之勢，則雖預為經營焉，布置焉，非以為私也，以定天下也。醉中之黃袍，天啓其會耳。蓋湯武，自外除者也，外入者以兵，以兵則不得不有所殘。藝祖，自內易者也，內起者以謀，以謀則不得不有所詐勢也。易地則皆然，且夫以身辭天下之為介，孰與身任天下之為公也。使柴氏一旦失帝王之號，孰與生靈百年被盜賊之毒也！潔己而遺人，不仁；恩一族而禍天下，不義，己則不取，而假手凶人，必且幼主弒，周胤絕，大梁為墟，而後乃曰：『吾以明君臣之義不智，夫天下非便物也，有天下非汙名也，負定天下之具者，天之所命也，不得已而有之，有之以自勢也，非以自佚也；以自苦也，非以自利也，而許由務光去之，若釋負焉，夫皆不仁而棄天命者也，然猶曰有堯湯尸之矣，則可也！夫以天下膻者，必非能定天下之人，能定天下者，彼且有以自高，必無心於天下，然則天下之亂何時而已耶？王者義主世儒雅言之。世宗之時，彼君也，而我臣之，此亦一君臣。幼主之時，我宜君也，而天下臣之，此亦一君臣，則何害為君臣之義也。君不君，則易，臣不臣，則誅。君必能君，故常尊君君，則臣臣故常卑，吾以為如是。而後君臣之分明。韓通之死也，夷齊之諫也，徒其志烈風霜，孤貞獨苦，要自不可廢，而可以廢此乎？曰：『然則武侯何以不自取？』噫！藝祖有聖人之資而不學，武侯具聖人之體而無時，是未可同日語。要之，武侯因漢餘炎，天下之人心尚係於四百年德澤之漢，不復漢而身輔之，天下不定也。藝祖承周絕統，天下之人心不係於再傳兩姓，民未見德之周，不易周而身主之，天下不定也。蜀漢有同心協力之臣，故可以負戾；五季多貪功嗜利之將，故不可以共和。

清・朱一是《為可堂初集》卷九《宋太祖論》 漢高祖雖善將將，而攻城掠地多諸將之力，是君臣功半也！若宋太祖陳橋之役，非意所及，北征將士冊太尉爲天子，則功不在上，而專臣矣。賴其功也，大則防其變也愈深，然而漢宋殊軌，二祖同疑。亡秦滅項之雄，皆抱兔死狗烹之痛，而黃袍翊戴之士，獨享田宅歌舞之安，豈韓、彭、英布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祿命有差哉！唯君之疑臣，一明言，一不明言也。

又《宋太宗論》 陳橋之事，非盡藝祖意也，光義實成之。唐神堯得天下，傳太宗；相王得天下，傳明皇，不以序而以功。宋之兄及弟，猶唐之父傳子，不得不然者也，豈必奉昭憲太后之命哉！

明・范光宙《史評》卷九《宋太祖受禪》 評曰：五季主皆襲操、懿故智，攘奪成風，而藝祖于陳橋之夕，起未及詳，袍已加身；還汴之晨，班未及定，詔忽出袖。點檢一帥，儼然衮冕無赧色；公卿諸臣，俛然蒲伏無異詞。其予如釋，其受如掇。有神驅而陰攝者，吾謂天下非小物，亦非人謀。彼其香孩應瑞，重明相盪，天兆形矣；方面大耳，不齒鋒刃，天意屬焉。是故周之臣民不之周而之趙，固天也。一夕呼擁為趙，開數百年基業，亦天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一》 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爲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考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爲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啓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

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寸〕長莫著之都檢點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懼者，惻悱不容自寧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

而不昧，乃上天不測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

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己可不疑，反身自考而信其無歉；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人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爲養子，石敬瑭之爲愛壻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秉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勢，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旦秦葺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誅夷待勳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啓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命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啓甲坼，縈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諶，而天豈易易哉！

又《太祖二》 韓通足爲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袁紹、曹操之討董卓，劉裕之誅桓玄，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爲曹爽，而通爲司馬懿，喧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衆望丕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貪〕附青雲之衆，已望絕於沖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終始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

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挾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睨神器而爭先獲，各有徒衆，以待決於一朝者也。無其勢者無其志，無其志者不料其終，何得重誣之曰：通懷代周之謀而忌宋祖乎？

夫通之貿死以爭者，亦人之常情，而特不可爲葸怯波流者道耳。與人同其事而旋相背，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懷非常之情而不相告，處不相下之勢而遽視之若無；有心者不能不憤，有氣者不能不盈。死等耳，亦惡能旦頡頏而夕北面，舍孤弱而即豪強乎！故曰：貿死以爭，亦人之常情，而勿庸逆料其終也。

嗚呼！積亂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所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所並肩者，已而頫首矣；終所頫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駿奔鵠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清・王又樸《詩禮堂古文》卷二《宋太祖論》 宋受周禪，而周之後二王，史臣云莫知所終。議者咸為宋祖憾，而余獨不謂然。蓋自三代以後，能無利天下之心者，固未有如宋祖者矣。無論傳弟一事，毫無怪心，即其數微行而語諫者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是此中光明磊落，雖達天知命之聖人，不過如此，故異日有洞開重門之語。此豈復有纖芥猜忌，如前世之鋤夷勝國後惟恐不盡者所可同日而語哉！當其伐南唐也，對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又慮藩鎮之橫，杯酒間坦白數語，使衆節度樂削其權而無所疑。此于敵國强將之前，猶吐赤誠如此，而獨致嗛于孱弱不可知之遺孽乎？然則二王之故誰為之？曰：『太宗為之也。』太宗固朵頤于柴氏之鼎，而特以事權不在手，姑假于其兄者也。蓋陳橋之役，太宗實與趙普、陶穀及諸將謀之，而太祖不知，是故黃袍、禪詔皆倉卒可得，諸節度亦以計不出己，所以拱手歸兵，及太宗立，咸寂無一言耳。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七《五季》 周趙匡胤率兵禦遼，次陳橋驛，將士謀奉爲天子，趙匡義、趙普部分待旦，因入帳白之目。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祖實與其謀，蓋彼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心腹之寄，毅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使非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絶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

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爲原諒哉？

清・徐時棟《煙嶼樓筆記》卷一二《宋史二》　《太祖紀》於陳橋軍變事，紀之甚詳，凡三百八十餘字，至廢恭帝爲鄭王，尊符后爲周太后止。其中有云『夜五鼓』，有云『遲明』，有云『至晡』，而並不紀一月日已，可怪矣。乃敘次既畢，即換行重起書，曰『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云云，則試令讀者掩卷思之，此紀與前所紀者爲兩年事乎，爲一年事乎，則荒唐不勝言矣。夫建隆元年即恭帝之元年也，其前宜書『恭帝元年春正月某日，軍次陳橋驛』云云。記至即皇帝位，即當書云『定有天下之號曰宋，以其年爲建隆元年』，於是換行書『建隆元年春正月某日，遷周帝帝上不得書恭字而宜加周字。及符后於西宮，封帝爲鄭王』，不當云易其帝號曰鄭王。后爲周太后。不當云而尊符后爲周太后。復書云『乙巳，大赦，改元，賜內外百官軍士爵賞』云云。若是，則庶於史法較合矣。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九《後周》　周主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行至澶州而兵變。宋主以契丹之寇出兵渡河，行至陳橋而兵變。情事如出於一，其報復之巧，亦如出於一。【略】

王溥、范質均爲宰相，則托孤寄命之責，二人實兼之。乃邊報乍來，不審虛實，遽以大軍付之黜帥，此成何舉動耶？且士民恐怖，爭爲逃匿，則宋祖之謀，都下無不知之。而王溥、范質乃晏然不知，何憒憒至此。

點檢作天子，質與溥則降階拜。陶穀則出禪詔於袖中。死節者祇韓通耳。通之外，直無一人。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六《韓通　李筠　李重進》　周之陳橋兵變，內而在廷，外而藩鎮，罔不稽首聽命於宋。君子有慨于仗義死節，以立臣道者寥寥無聞，乃不得不於韓通、李筠、李重進有所取焉。雖然之三人者，皆不以忠見録於歐陽《五代史》。豈無故哉？陳氏《通鑑》於重進以嘗受宋中書令之命，既而起兵，因移鎮青州，自疑故書以謀反。《續綱目》雖以其非偷生竇國者比，而書曰『拒宋』，曰『自焚』，不同於李筠、韓通者，亦不盡予之意也。若筠則既予其全節，書曰『伐宋』，曰『死之』，蓋懸周祖畫像對使痛哭，有慷慨報仇之志，然雖不臣於宋，而奉表稱臣於與周世仇之北漢即曰『不忍背周，乞兵爲援』，則已非周之純臣矣。固宜歐陽氏皆不列之死事傳，非直事在周遜宋興後也。乃亦不録通者，何耶？謂通嘗臣於晉漢，而死事傳之所録，則皆初無卓然之節，成其美不責其備者，乃亦不録通者，何耶？豈以其宋臣於筠書叛命，見《北漢世家》於通有難於立傳乎？顧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太祖已旌通之忠，贈爲中書令，詔以禮葬，何難於立傳？乃亦不録通者，何耶？按通與太祖定交久，情好甚篤，其子見太祖有人望，勸通早爲之所，不聽。及是聞變，自禁中遑遽歸，軍校王彦昇逐至其第，未及闔門見殺，終以必死無二，未可知也。死者大節，不輕以予人，此歐史所謂褒貶謹嚴者與。嗚呼！盡忠死國誠難言之，而當公行篡竊之時，范質、王溥諸臣全軀忍恥，相率降拜，乃如通者，不從長以標其節，亦無以爲獎，明臣道興起人心之術矣。《續綱目》於太祖稱皇帝，廢周主下大書曰：韓通死之，且以全節。予筠者可無議，其有失之易云。邵經邦之《宏簡録》不傳通，於《五代載記忠節》似循歐史，乃以列有宋旌德之首褒贈，雖宋而不繫之周，乖其義矣。

又　卷二七《宋・太祖》　甚矣哉，史臣多緣飾之辭。【略】

太祖敢大言以相輕乎？且慾之熾者無如涎神器，非之大者無如逼孤兒。陳橋驛之變，與唐玄武門之變，皆不正心而。然雖有慙德期于晚，蓋亦密致自克之功而已，回思違負天地之日。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一《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宋太祖由陳橋兵變，遂登帝位。查初白詩云：『千秋疑案陳橋驛，一着黃袍便罷兵。』蓋以爲世所稀有之異事也。不知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相沿爲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廢帝王從珂；從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轍也。

清・吳裕垂《史案》卷一二《澶州兵諫》　宋太祖陳橋之變，雖貌襲澶州故事，然略迹原情，澶州猶差强人意，何也？漢隱帝信用羣小，殺僇功臣，諸將懼於加罪，故兵至澶州，擁立郭侍中，而有裂旗被體之事。若周世宗三代以下之合辟也，趙太尉之沐恩深矣。迺假借邊警，盡收兵柄，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而且隱為符讖，豫製黃袍，袖出禪文。則『宋祖之素有大志』，豈待母后一言而始見哉！於戲！後周之天下，以

澶州兵譟而得之，卽以陳橋兵變而失之，亦如趙宋之天下，一得一失均不離於孤寡之手，天之報施，固若是其不爽也。

又《韓通等爲周殉節》 韓通、李筠、李重進三人，歷事數姓矣。不爲晉死，不爲漢死，獨爲後周之亡而死者。周德之感人深也可知。孤寡可欺，神器可竊，而人心之思戴，雖宋祖不能奪也。

又《宋祖不自諱其慚負》 從來飾篡爲禪者，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輒自謂天與人歸，而恬不知恥。卽唐高祖掩耳盜鈴之況，特私與僚佐言之耳。宋祖返自陳橋，直於稠人廣衆中，流涕謂范質等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推，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大哉王言！其卽成湯放桀惟有慚德之心乎？非真豁然大度之主，曷克言此？

清・龔顯曾《亦園脞牘》卷一 宋藝祖以顯德七年受周禪，時恭帝方八齡。至德祐元年失國，少帝僅四歲。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元人詩云：『傾國無勞動地師，秋風只待雁來時。旁人笑指降王道，好似周家八歲兒。』近黃莘田詠陳橋云：『夾馬營中火光起，香孩兒生雀兒死。倉卒黃袍何處來，殿前點檢作天子。』

藝文

宋・沈遘《西溪文集》卷三《陳橋馹》 天命豈人力，神功非智闕。藝祖昔臣周，周德久已衰。上將分六師，北征在郊圻。士卒中夜起，神器倉猝移。誰言一朝變，迺定萬世基。國門一舍地，傳舍猶當時。故老無復存，遺話嗟何知。維留威神在，凜然萬方歸。

宋・崔敦禮《宮教集》卷三《樂章・聖皇武》 太祖皇帝，師次陳橋，受天命，協人情，爲聖皇武。聖皇武，憺顯幽。震逾恭，翼微周。帝下顧，民噢咻。糜沸鼎，汎橫流。否其復，飛龍秋。挽天弧，建神矛。振汨陳，遏虔劉。滂然施，鴻祐休。熯以濡，贏者瘳。御皇極，凝前旒。徧臚歡，蕩岱丘。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上帝命》 上帝命，太祖受命也。五季亂極，人心戴宋，太祖無心而得天下也。

上帝命，惟皇皇，俶作宋祚，五王不綱，陳橋之夕，帝服自黃。惟帝念民，惟民念靖，八紘一春，不曰予聖。璇題玉除，龍路孔蓋，得之非心，遜亦云易。有弟聖賢，我祚萬年。十世之後，乃復其天。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天馬黃》 宋既受天命，爲下所推戴，懲五季亂，誓將整師，秋毫無犯，爲《天馬黃第二》。

天馬黃，産異方。龍爲馬，白照夜。氣汗雲，聲簪野。備法衣，引宸駕，騰天垠。倏變化，閎之餘。劇以霸，閱八姓。瞬代謝，驅祥靈。入罟擭，皇上帝。監於下，誓無譴。出既禡，市日中。不易賈，坐明堂。朝諸夏，賚萬方，錫純嘏。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北客詩》 北客有詠前朝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二四《十月二十日》 太乙宮前戎馬鄉，思成門外野蒿場。山中一瓣心香在，獨遣孤臣病著床。

強提簪笏睇觚稜，再拜焚薇淚雨零。千古陳橋仁聖事，不堪重勘舊編青。

元・郝經《陵川集》卷一五《陳橋門》 一片黃袍著帝躬，六軍謀逆爾何功。太平三百年基業，都在當時涕泣中。

元・劉因《靜修集》卷一五《過東安趙宋先塋》 五季風煙慘晝霾，渠兒有志亦雄哉！累朝禪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文物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荒墳一品知何處，猶遣石麟草半埋。

又《過東安》 干戈天亦厭紛紛，豪聖千年共幾君。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悲歌莫管千秋後，王氣應無一品墳。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

元・侯克忠《艮齋詩集》卷二《宋》 五季惟周覺最賢，陳橋一夕宋山川。得從寡婦孤兒處，失向庸人孺子邊。前後共成十六主，東南分據百餘年。愛民養士雖堪尚，畏敵親讐亦可憐。

元・楊維楨《鐵崖詠史注》卷八《陳橋行》 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脩文郎。趙書記，正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為猝霍馬上醉擁黃衣裳，何以朝萬國，昇明堂？

元・張憲《玉笥集》卷二《詠史・陳橋行》 唐宮夜祝邈佶烈，憂

民一念通天闕。帝星下射甲馬營，紫霧紅光掩明月。殿前點檢作天子，方頤大口空誅死。重光相盪雨金烏，十幅黃旗上龍體。中書相公掌穿爪，不死不忍秘鴻寶。畫瓠學士獨先幾，禪授雄文袖中草。君不見五十三年血載塗，五家八姓相吞屠。陳橋亂卒不擁馬，撫掌先生肯墜驢。

明・錢子義《種菊菴集》卷三《續詠史詩下・陳橋》 分兵授鉞壯圖伸，酒醒黃袍已在身。偶向居民訪遺迹，風雲曾護躍龍津。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鐃歌鼓吹曲》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為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精喪，木無支。黑光盪日，見重輝。天人同，曆數歸。靈承帝佑，流鴻滋。嘉瑞章，紛若敦。神爵集，肉角來。氓灝灝，俗恢恢。昭皇威，時赫戲。

明・朱同《覆瓿集》卷三《題宋太祖蹴毬圖》 龍未興雲虎未風，一包元氣聚英雄。等閒蹴向陳橋驛，百二山河舉步中。

明・岳正《類博稿》卷二《讀史四首・宋太祖》 家母素知兒有志，他人卻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牾，後世那知費討尋。

又《宋太宗》 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

又《杜后》 阿母要盟畢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橋事似難。

明・唐文鳳《梧岡集》卷二《題蹴踘圖宋祖、宋宗、趙普、楚昭輔、黨進、石守信》 李根九泉枝葉萎，五季閏位迭興衰。戈鋋相尋危易危，後唐承統緒乃微。何煩祝天天已知，夾馬營空王氣奇。趙家生子龍鳳姿，平陽後胤孱弱資。木札兆先人不疑，陳橋倉卒胡爾爲。舉世羣雄競追隨，明良相逢同一時。會合正遇風雲期，乘閒且復相娛嬉。軍中之樂諒亦宜，青巾白袍大耳兒。歷年三百開洪基，紫衣穆穆善容儀。熒煌燭影難逃譏，黑帽緑衫燕尾眉。翩然對蹴手攬衣，相業曹隨繼蕭規。昭輔大面兼豐頤，側身注目從旁窺。太尉粗俗紛鬢絲，平生羔酒香凝巵。衣色淡黃巾色緇，石郎並肩立不移。是中年老茁白髭，姓名未識知爲誰。君臣汗竹聲光垂，當時邂逅忌等夷。豈意後世圖畫之，龍香兔穎含餘悲。煜煜東井奎壁煇，八荒四海咸雍熙。自從感慨歌五噫，故都茫茫黍離離。嗟哉往事不可追，目送飛鴻起遐思。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三《讀宋史・太祖》 黃袍那得便加身，禪詔由來宿搆新。地下董狐招不起，誰將心事許三臣？

亂離初見武功成，掌上河東未足平。開寶八年歸正統，至公書法愛徐生。

明・謝鐸《桃溪淨稿》卷二六《讀宋史一・夾馬營》 焚香宮中祝天語，異香宮中自天墮。腥風未掃白日塵，王德先昭赤光火。天心厭亂人心癡，賣恩植黨紛交馳。君不見堯舜之子天不與，枉作黃袍累明主。

又《讀宋史二・陳橋驛》 六軍讙傳册天子，帳中點檢呼不起。黃袍在篋詔在袖，于嗟倉卒誰辨此。君不見吾兒不可君自取，赤心諸葛寧有死。誰哉正色書澶州，紫陽以降無春秋。

明・李堂《堇山文集》卷二《宿陳橋驛》 涉泥臨汴北，使節慰陳橋。書壁詩留案，黃袍議未消。運非歸藝祖，功孰繼唐朝。五季天真厭，何須察讖謠。

清・方象瑛《健松齋集》卷二四《夾馬營》 點檢香生夾馬營，華山早已快昇平。黃袍禪詔陳橋驛，夜半欺人説漢兵。

清・方象瑛《健松齋續集》卷二四《汴中十詠・陳橋》 北伐何曾有漢師，欺人孤寡實堪悲。不須更下厓山淚，試憶陳橋夜半時。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〇《汴梁雜詩》 梁宋遺墟指汴京，紛紛代禪事何輕。也知光義難爲弟，不及朱三尚有兄。將帥權傾皆易姓，英雄時至適成名。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遂罷兵。

清・劉青藜《高陽山人詩集》卷一《詠史古樂府・陳橋驛》 火中小兒騰空颺，御河拜罷色惆悵。雙烏摩盪慘無光，陳橋驛裏戈倒向。黃袍不似雀兒旗，韋囊尺木識非誑。侍郎苦愛貂蟬冠，欲把禪文應骨相。瞠眼獨攖劍兒鋒，一死不欠瓦棺葬。華衮無煩歐九筆，白骨光生燭天上。

清・顧嗣立《秀埜草堂詩集》卷六二《夾馬營》 黃袍定策陳橋裏，點檢羣推作天子。中原盡付香孩兒，天下太平自此始。真人墮地正當陽，彩雲滿空浮紅光。至今城東留王氣，奕奕疑有潛龍藏。西湖君相酣歌舞，忘卻洛陽有故土。泥馬南浮去不歸，麥飯何奉拜太祖。

清・紀邁宜《儉重堂詩》卷七《陳橋懷古二首》　黃袍那得便加身，卧榻爭容鼾睡人。不待青城泣殘照，斧聲燭影了前塵。

漢家梁獄詞方罷，唐室曾聞喋血悲。依樣勾吳傳位法，千秋季扎令人思。

又　卷九《陳橋》　惆悵陳橋驛，當年此駐師。黃袍誰早製，袖詔豈臨時。戡亂原殊篡，傳賢亦乏私。獨嗟德昭死，燭影致人疑。

清・翁照《賜書堂集・詩稿》卷三《陳橋懷古》　五季紛更日，香孩得禪奇。殊容人不識，素志母先知。信史於今在，譌言自昔疑。黃袍爭擁處，指點剩殘碑。

代謝原無定，官家亦易凋。百年勤戰伐，一旦感飄摇。白馬終南渡，黃龍自北朝。至今懷少保，遺廟未蕭條。

劫火頻經後，高槐尚獨存。冰霜凋故幹，歲月老孤根。為覓龍興迹，空餘馬嚙痕。冬青雖有樹，零落不堪論。

有客聞憑吊，頻來廢驛東。當時周故土，何處宋遺宮。逝水韶光速，浮雲往事空。興亡無限恨，都在夕陽中。

清・邱上峰《路村詩全集》卷四《讀史有感二十五首二二》　陳橋迫推戴，黃袍已加身。聖人應運起，天命自有真。勿持逆億論，誠詐考平生。迥出三代下，光義愧乃兄。

清・黃任《秋江集》卷一《陳橋》　夾馬營中火光起，香孩兒生雀兒死。倉卒黃袍何處來，殿前檢點作天子。比肩北面環千軍，家人晚食傳紛紛。英雄平昔蓄大志，負罪慚德皆虛文。潘家幼子勿驚哭，他年厓山一塊肉。

清・吳其琰《酌古軒詩集》卷一六《宋太祖》　一夜陳橋轟若雷，黃袍披上尚遲回。此兒大志何從見，母后無心說出來。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四九《全韻詩・宋太祖》　陳橋兵變，膺籙建號，雖非以暴而易暴。乘危廢立，五季轍蹈，亦曰施逆其行倒。四方僭竊，次第除掃，居然一統成丕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宋家三百年基兆。杯酒釋兵，謂因權妙，冷觀實不值一笑。傳弟誠誤，其言出趙，南渡依然得顯報。

清・汪學金《靜厓詩初稿》卷六《夾馬營》　中原戎馬滿村墟，蠻觸江山轉瞬餘。一統自從歸點檢，羣雄原不費驅除。黃袍真氣驚嘶馬，白髮山人笑墮驢。休議燕雲揮玉斧，肯窮兵力拓全輿。

清・舒位《瓶水齋詩集》卷六《陳橋驛詠史》　兩日摩挲一日紅，當年此際太匆匆。病龍臺遠名成讖，夾馬營香氣早鍾。遂有高文用陶穀，竟無佳傳贈韓通。可憐夜半爲天子，難守庚申漏點中。

清・汪仲洋《心知堂詩稿》卷三《汴梁懷古五》　黃袍著體便回軍，點檢居然受冊真。唐代府兵歸宿衛，漢家州郡屬文臣。傳杯解盡干戈劫，贊像開先理學新。獨恨封椿籌遠畧，燕雲隔斷瓦橋濱。

清・阮文藻《聽松濤館詩抄》卷四《陳橋驛》　高祖能殺趙童子，不知夾馬營中赤光起。世宗惟疑張點檢，不防天水真人禁兵典。五季干戈之局終，天使混一車書同。李代桃僵薪保耀，似有呵護冥冥中。陳橋驛千古疑。兵夜噪，知不知。夢醒黃袍已覆體，簇擁似裂檀州旗。禪書陶穀袖中出，承旨預草當何時。香孩兒，郭雀兒，兩人前後若相師，大家孤兒寡婦欺。嗚呼！天道如反覆。母子艱關投海哭，誰存趙家一塊肉。

清・俞鴻漸《印雪軒詩鈔》卷一五《讀史偶成二四》　江潮不至勢難支，重憶陳橋受命時。千古莫言天道遠，國亡一樣是孤兒。

清・王東槐《王文直公遺集》卷六《陳橋行》　甲馬營中真人起，殿前檢點作天子。手握兵符掌軍行，黃袍加身兒戲耳。旋師稱名返如掃，孤兒寡婦誰與保。他日杯酒釋兵權，也知開基殊草草。

清・馬國瀚《玉函山房詩集》卷四《夾馬營》　焚香默祝聖人生，藝祖龍祥有舊營。點檢自天陰授命，陳橋一變使銷兵。未容臥榻輕酣睡，想像紅光兆太平。怪得墮驢成大笑，真王基業啓東京。

清・張維屏《聽松廬詩鈔》卷三《陳橋行》　黑光盪日摩重霄，陳橋點檢加黃袍。瞠眼何曾識天子，禪文卻出陶承旨。華山老人初睡醒，喜揩雙眼見太平。書生一言兵柄解，韓彭不復愁烹醢。君不見，漢功臣少善終，唐藩臣多戰鋒。宋家君臣杯酒中，能將談笑消兵戎。開國豈爲亡國計，誰料偏安主和議。未復中原罷三帥，藝祖有靈亦垂涕。

清・楊豫成《享帚集・舟中草・陳橋懷古》　一代英雄王，開基草草時。人心歸檢點，國脉泣孤兒。忠義韓通愧，胸懷杜后知。陳橋雲樹翳，想像駐旌旗。

清・李映棻《石琴詩鈔》卷一《陳橋驛》 默識天心已厭周，北征道上返貔貅。如何馬上得天下，轉忘燕雲十六州。

漢祖唐宗統共爭，衆心擁戴亦光明。不應尚作欺人語，受禪臺高築汴京。

到底真王自不同，焚香禱祝應唐宮。華山處士騎驢笑，五代兵戈一掃空。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卷二一《趙中令琴歌胡仁圃》 空齋晝靜焚旃檀，古琴挂壁生清寒。漆文雖作蛇腹斷，醞釀開國元氣神猶完。鳳池之中有遺字，乾德元年趙普製。重修者誰張順修，漢雯山人名同留。吾聞太宗欲法文武增二絃，惜哉蔡裔所製今不傳。是時雅樂尚未定，此琴那獨中和全。何人試按和峴律，使與义手之笛同清圓。枯桐或是秦隴木，屋材之餘琴材便。飾徽不用瓜子金，十瓶或未來海壖。想當熾炭燒肉後，應和靡玉聲纏綿。不然抛琴風雪夜，終讀《論語》二十篇。嗚呼陳橋排闥功莫京，國家之事由書生。誓書尾署臣普記，陛下不誤誰所成。彈之莫作履霜操，九原骨朽心難平。君不聞中有癡兒，臨死嗚咽悲啼聲。

清・葉雲葆《肄雅堂詩鈔》卷四《陳橋驛》 點檢殿前作天子，黄衣倉卒從軍起。男兒舉事愧英雄，取印孤嫠掌中耳。從戎將士稱倒戈，甫出都門才十里。紫氣初驚夾馬營，因緣機會陳橋兵。當時圖籙奚足道，五代易主如棊枰。往時隱帝猶與主，澶州裂旗還篡取。一領黄袍衣鉢資，郭公著罷傳藝祖。更妨攘竊到羣侯，匆匆釋兵在樽俎。

清・黄維申《報暉堂集》卷二《陳橋驛》 雄兵十萬駐陳橋，明月皎皎帝星高。將士擁戴辭不獲，回視身已加黄袍。黄袍加，不得已，富貴逼人有如是。囊中三尺木有靈，點檢果然作天子。華山隱士聞之喜，天下自此可定矣。

清・景星《佑啓堂詩稿》卷一〇《陳橋驛》 軍中萬歲呼聲起，夢裡黄袍已加體。袖中禪詔何從容，寡婦孤兒真夢裡。機警誰如陶學士，可憐見惡不見喜。惡之惡其窺我心，豈同漢斬丁公比。惟有韓通癡人耳，五代獨聞一人死。擬不於倫笑歐史，鐵槍黨叛何足齒。吁嗟乎！殺德昭，戕廷美，寡婦孤兒亦如此。斧聲燭影古今疑，龍行虎步真天子。

雜録

宋・丁謂《丁晉公談録》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符應》 竇儼周顯德中與楊徽之、盧多遜同在諫垣，常曰：『天地厭亂久矣，丁卯歲五星會於奎，自此太平矣，恨不與二拾遺同見之也。』乾德五年丁卯，五星會於奎，儼果已卒。

師次陳橋，軍中有苗訓者，善占候，引親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

晉天福中，兩浙民間，語必以『趙』字爲助。如飲曰『趙飲』、食曰『趙食』之類。宋興，錢俶獨先恭順，蓋悟此也。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一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處訥論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怪性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竝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

宋・王鞏《聞見近録》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弒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殿前，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宋・張舜民《畫墁録》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爲揖酌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定力院搜索不得》 太祖皇帝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

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又《定光佛出世得太平》 五代割據，干戈相尋，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宋・王銍《默記》卷上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襴，乘輜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卯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蘄王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

宋・邵伯温《易學辨惑》卷一 其師卽陳摶也，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蓋唐末進士，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顰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圖南驚喜大笑。人問其故，曰：『天下自此定矣！』蓋太祖方潛龍時，圖南常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遯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迹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以太祖陳橋傳舍爲顯烈觀》 崇寧四年，徽宗以太祖啓運踐阼之初，實自陳橋。其地今有傳舍，往來踐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爲額。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一《普安院》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蔬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蔬萬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萬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六 陳橋驛在京師陳橋、封丘二門之間。唐爲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藝祖啓運立極之地也。始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卽帝位，斬封丘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焉。後來以驛爲班荆館，爲北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因曾讜一建言，遂命羽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俶擾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宋・王大成《野老紀聞》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宋・陳世崇《隨隱漫録》卷二 先是太祖自陳橋驛擁兵入覲，長人祇候班喬、陸二卒長率衆拒于南門，乃入自北，解衣折箭，誓不殺。咸義不臣自縊，太祖親至直舍，歎曰『忠義孩兒』，賜廟曰『忠義』，易班曰『孩兒』。至今孩兒班於帽子後垂頭幅二條，粉青者爲世宗持服，紅者賀太祖登極。直舍正門，護以黃羅，傍穿小門出入，旌忠也。

清・江闓《江辰六文集》卷二《再書宋太宗史後》 丙子冬十月，燭影斧聲早伏于陳橋之日矣。陳橋之事，宋太祖事也。陳橋之謀，太宗實造之。觀太祖待諸降王及諸將，悉從寬大，舉天下以授太宗，曾無齊色，生平行事何如？厚以視陳橋事，絕不相類。故知是謀盡出太宗。時事權方在太祖，不過假手爲之。太宗本爲身謀，非爲太祖謀也。及天下既成，不至遂其初心不止。蓋太宗者，趙太祖之罪人，亦柴恭帝之罪人也。不觀唐高祖晉陽之謀，唐太宗主之故。其後不至殺建成、元吉，謀尊高祖爲太上皇，而早卽大位。不止予竊，于唐、宋兩太宗皆不能無議焉。

消滅割據分部

先南後北之策

綜述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止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　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嘿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

《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　太祖數微行過功臣之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論説

宋・馬永卿《元城語録》卷中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絶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為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幷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顧老夫不復見矣。』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平澤潞　平淮南》

上既平澤潞，遂經略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於迎鑾，以圖江南。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户。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覩矣。

又《平荆南 平湖南》 乾德元年正月，慕容延釗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降，荆南平。二月，延釗至湖南，獲周保權，湖南平。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瑕而後堅。【略】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樸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澤潞、淮南，次湖南、荆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後先攻取之機矣。

又 卷五《太宗皇帝・平太原》 太祖之定天下，先取澤潞，通兩河咽喉，存太原以為中國之捍蔽，而吾之餘力可以平吳、蜀、荆、廣而無後憂，則河東几上肉也。

元・郝經《陵川集》卷三九《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昧死再拜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略】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略】蓋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藩翰契丹。席周人之威，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爲事，但畀邊將以權，使專制生殺，捍禦疆場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國，殆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

元・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一四《殿策・對》 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天道與之俱立。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上扣普門，謂普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

明・夏良勝《中庸衍義》卷九 臣良勝曰：『自古開創之主，志在闢土，遂窮兵敝財，虚己事人，尋亦困敗不可支撐。宋祖與趙普議留太原以當西北之患，最為得策。大抵凡器物之有觚稜者，必壞必自邊始。西周封建，以秦、晉、燕、趙獨當戎狄之衝。流及東遷，而京師拱衛，猶得擁虚器者數百年。幽王之禍，雖自犬戎，然亦申侯召之，非夷狄本謀也。至如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代來世守其土，兩番畏之，故令世襲，此意亦然。虜之入寇，先壞此地，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爾。』

明・張四維《條麓堂集》卷一三《講章四通鑑節要》 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矩為樞密使。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之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拜迎。太祖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太祖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宋太祖甲子。

宋制，中書省與樞密院對掌文、武二柄，都是執政官。同（年）[平]章事是宰相職銜。光義是宋太祖弟，晉王名，後為太宗。裀是褥。熾是火盛。這是史臣記宋太祖創業的事。太祖乾德二年時，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他做宰相，又以李崇矩為樞密使，着掌兵馬大政。趙普原是太祖故人，既受委任，感知遇，遂以天下的事任在身上，竭盡心力，知無不為。太祖也一心倚信着他，凡國家事務不問大小，都與他商量裁決。是時太祖因立國之初，凡事草創，夜中不能安寢，每每細行過功臣家，議論事務。趙普因太祖常來他家，每日退朝歸家，不敢解脱了衣冠，恐怕臨幸時有失迎候。偶然一日大雪，天氣已入夜了，趙普意着太祖必不出矣。及至夜深，忽聽得有叩門聲，趙普急忙走出，見太祖立風雪中。趙普因衣冠不備，惶恐拜迎。太祖說：『我已約了晉王光義同來。』不多時，晉王即到，遂鋪設重裀，同在堂中地上坐，趙普將炭火熾發燒肉，令他的妻出来送酒，太祖以嫂呼趙普妻，猶如做朋友時。此時，北漢主劉鈞據着太原地方。太祖因與趙普定計要取太原，趙普說：『太原地方北面近着大虜，西面近着番夷，若是取了太原，這兩面邊患都是我每抵當，錢糧兵馬恐不能支，不如且留着北漢，教抵當邊患。我得一心經理中

原，且待將四方割據的諸國盡數削平，混一了天下，那太原之地在天下大勢裏比論，就如彈丸，與人面上一點黑靨相似，後若取之，彼安逃乎？』此言他日取之不難，今當且緩之也。太祖說：『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姑以前言試卿，看爾意見何如耳。』夫開國君臣經營大業，其深計遠慮，同心合德如此，所以動合機宜，舉有成效，積日累月，然後一統之基定矣。人君欲知守成之不易，但觀于祖宗締造之艱難，則兢兢慎位之心自不容已矣。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二《平北漢》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罝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〇《五季》 世宗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郎中王朴獻策，謂南唐接境，其勢易擾，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俟其疲竭，然后乘虚取之。如此，則江北諸州，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徐取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地不至，移兵攻之。惟河東必死之寇，俟天下既平，伺間一舉可禽。其後，世宗用兵，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

清・潘永因《宋稗類鈔》卷一《君範第一》 太祖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丹，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舉平晉也。廟算如此，正如高棋布子，著著爭先。

藝文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二《［宋］趙普〈雪中駕幸敝廬恭紀〉》 貞元重數英，滕六劇霏葩。漠漠初濡砌，皚皚欲聚沙。閭閻銀作界，宫闕玉為家。調鼎慚鹽撒，霑温覺絮加。瑞凝三殿瓦，欣動五雲車。冰柱撐茅屋，瓊枝擁翠華。微行停蹕警，冷漏靜街譁。具野曾無隗，磻溪豈問牙。公然門駐輦，那信室盤蝸。積素堪麟畫，飛黄想兔罝。一庭看素練，十道趣宣麻。戎索籌先後，雄才辨等差。神威殷地軸，御指落天花。袁臥甘朝穩，裴功敢夜夸。雪山行獻琯，早晚到星槎。

宋・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詩集》卷一《擬一上人懷山之什》 中夜雪打牕，燈暗光照屋。袖手地罏火，《宋紀》：太祖雪夜叩趙普門，已而大雪。普設重茵地坐，熾炭燒肉，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逐定下江南之策。餅聲起絲竹。憶我故山房，松風韻崖谷。山空牛斗寒，寺静魚鼓肅。西寨鹿不歸，東嶺鶴獨宿。更想醉翁亭，兩峯高竝玉。

明・周復俊《全蜀藝文志》卷一《［宋］王騰〈辨蜀都賦〉》 五季之阨，王朴獻謀，謀先取蜀，以阜兵餱，餱足兵強，乃征方州。時乏遠御，朴言不酬。及我太祖，算如朴策，蜀定國富，次平諸國。蜀於是時，興王有力。嚮者孟氏，撫偏矜憐，惠愛其人，捐租五年。及我王師，宣威三川，卒無一夫東嚮而控弦，蓋傾心於正統，睨私恩猶缺然。是使偽命牽羊，偏方銜璧，願旌蘘以涕泗，仆逵衢而思積。感恩之意則誠，効順之心自直，豈若他邦悉悍，怒螳臂於車轍。

《陳亮集》卷一〇《上光宗皇帝鑑戒箴》 五閏失馭，偽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説。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沖悚慴。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踧踖；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

宋・許月卿《百官箴》卷六《留守箴》 烈烈漢高，自稱漢使。晨馳入壁，諸將未起。【略】惟我太祖，及我高宗，視漢高，光，凛然同風。恭惟陛下，聖不世出。寤寐二祖，道德風烈。【略】臣普退朝，敢不

衣冠。大雪深夜，駕猶幸焉。帝立風雪，普惶懼迎。已納普室，共坐普堂。地爐熾炭，普妻行酒。普從容問：『天寒夜久，敢問陛下何以出遊？』『吾睡不着見卿，有以一榻之外，皆他人有。』當時掖庭，不滿三百。常因霖雨，又出數十。在位十七年，未聞一有位號之人，中官黃門，止數十員。都知以下，裹巾褐衫，聲色不邇，貨利不殖。清明在躬，節用民給，規恢之本，其在此乎。守臣司鑰，敢告禦侮。

宋・方鳳《存雅堂遺稿》卷二《懷古題雪十首・韓王堂雪》 聖主賢臣千載遇，夜雪皚皚幸其第。直愛榻外非吾家，欲下江南須早計。熾炭燒肉錦茵鋪，細君行酒以嫂呼。魯《論》自可相天下，何必區區泥上書。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三二《宋太祖蹴鞠圖一》 凡六人，對蹴者趙普，傍看者太宗、八王、一道士，與從者一人。劉向《別録》，蹴鞠，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

榻邊咫尺夢金陵，欲下河東勢未能。畫史意傳當日事，丹青圖上見軍興。

元・舒頔《貞素齋集》卷五《六人蹴踘圖趙太祖、太宗、楚昭輔、党進、趙普、石守信》 青巾白袍虎龍姿，紫袍也是天日奇。風雲之會此一時，太平無事不敢知。君臣更作軍中嬉，紫薇小星燕尾眉。雪爐熾肉寒語遲，大嫂婦人殊不癡。一榻之外他有之，江南來臣河北遺。開封大弟汝自爲，此意誰與同襟期。蹴踘對戲兩不疑，攬衣政發羣雄嗤。党家麗人蓬鬢垂，羊羔金帳趁婢兒。頭巾半脱背後窺，彼楚與石聊相隨。當時總恨弱子欺，亦愛三百開洪基。禮樂文物如諸姬，吴興錢選操兔錐。落紙或有無窮悲，周人彷徨歌黍離。

明・董紀《西郊笑端集》卷一《宋太祖雪夜幸趙普第》 風雪開門夜甚寒，此來非但一尊歡。江南果是他家物，豈可容人卧側鼾。

明・王鏊《震澤集》卷八《十三絶句十一》 趙普元為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虚雪夜相逢意，海錯猶堪佐酒巡。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二《雪夜訪趙普圖贊》 六花蔽天，六飛擁户。君臣主賓，夫婦酒脯。杯盤江山，七箸疆宇。命將出軍，削平下土。鼻鼾旋息，帝羝已腐。蠢爾契丹，誰予敢侮？雪霽日出，萬國有主。偉矣書生，韓王趙普。

清・趙士麟《讀書堂綵衣全集》卷二五《詠史詩・宋・趙普》 韓王鼎鐺臣，開國多謨弼。四方漸削平，彈丸自歸一。不念金匱盟，致使弟姪卒。紫陽於其終，削官以示謫。

清・施騰輝《紹德堂詩鈔》卷六《讀史十七》 太平天子歷艱辛，赤黑光中自有真。尊母統歸龍虎弟，傾樽柄解爪牙臣。江南水火生民命，西陝山河古帝闉。征伐謨謀宸慮遠，更思宰相讀書人。

清・孔昭燾《醫俗軒詩集》卷一《題宋太祖雪夜幸趙中令第》 迢迢冬夜長，雪花大如掌。逸士如袁安，高臥恣偃仰。烈辟睡不著，四海勞夢想。多方尚割據，兵力實擾攘。何以殲渠魁，捲甲開土壤。憶昔清流山，一戰擒皇甫。當年趙學究，指陳肅部武。思欲收定襄，宜與共謀取。猛然起披衣，皎若窗前月。瓊英舞金堦，玉屑裝銀闕。迤邐宰相家，應怪其來突。維時待漏人，危坐猶讀書。青熒剪燭焰，剝啄敲門魚。驚起謁天顔，六出滿帝裾。須臾晉王至，逡巡夫人出。炙肉飲醇酒，重茵坐平地。主憂北漢強，臣獻南唐議。塞上且作屏，榻側何容睡。一語别後先，三人同心意。言畢駕起行，户外屐有聲。微服按龍泉，來去飄輕盈。嗟嗟宋藝祖，于秋仰英名。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三》 鼾聲榻畔豈容留，不下江南事不休。惜舍燕雲州十六，他年遺作子孫憂。

清・彭泰來《詩義堂後集》卷一《白溝行》 玉斧畫后無燕雲，白溝古水寒照人。五代十國何紛紛，如弈棋置如瓜分。借兵割地最無賴，敬塘豎子安足云？殿前檢點稱能軍，待掃六合清煙塵。十六州横汴京北，故物何時歸版籍？黃袍一著陳橋驛，草草中原成半壁。可憐臥榻嗔鼾睡，偏記江南咫尺地。北門鎖鑰失全功，南渡山川等兒戲。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得隴望蜀兵難休。又不見五國城，兩宮駕，一塊肉，厓山舟。白溝安得如鴻溝？嗟哉宋祖詒孫謀。

清・陳僅《繼雅堂詩集》卷一九《夾馬營》 昔人多以太祖不取燕雲十六州為憾，因為辨之。

五朝七姓踰四紀，香孩兒出太平矣。夙有大志今果然，點檢歸來作天子。吴越納土江陵亡，西平孟蜀南漢唐。燕雲亦吾赤子耳，詎容鼾睡臥榻

旁。契丹此日禍方稔，聞聲足使兒啼噤。積弱寧堪一擲求，沈機貴在萬全崙。太原不下宸謨奇，暫令蔽我西南陲。千萬匹絹期募士，何嘗一日忘敵為。龍行虎步帝王度，倉猝興師尠長慮。岐溝一敗志頓灰，坐使金繒謀再誤。吁嗟乎！三關夜破功不成，天心未易人力爭。請看五國城邊路，惟有蕭蕭塞馬鳴。

清・趙廷愷《十三翎閣試帖》卷一《雪夜見趙普》 兄弟微行約，求賢計太原。衣冠方向夜，風雪忽敲門。立俟瓊堦久，迎推玉座尊。烏紗千片濕，獸炭一堂温。梅鼎親燒肉，荆釵嫂置樽。點鑪談半部，掃徑隔重閽。清結君臣契，勳聯骨月恩。宋家三百載，咨訪早調元。

吞荆湘

綜述

宋・周羽翀《三楚新録》卷二 及行逢病，又託孤，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兇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奄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叛於衡州，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文表，殊不介意，且謂軍吏曰：『黄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乃伐鼓飲酒如初。於是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在坐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於平亭津，仍梟文表之首，於是餘黨皆戮。【略】保權以文表已滅，且命使止師，不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於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急，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悦之，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

《新五代史》卷六九《南平世家・高繼沖》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為節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黄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荆南》 建隆四年保勗卒，子繼沖正月襲位，二月王師援湖南道出荆南，繼沖請舉族歸朝。自季興至繼沖，五主凡五十七年而失國。乾德三年，改授繼沖徐州大都督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封渤海郡侯，鎮彭門僅十年。卒，年三十二，贈侍中。繼沖久以國歸朝廷，其祕書監孫光憲因王師至荆南而以理論之，俾獻三州之地。光憲有學術，歸朝，特授黄州刺史。

又《僞國・湖南》 周行逢【略】建隆初，加中書令。行逢善用人，盡心民政。其壻求補吏，以耒耜與之，人服其公。性多猜忌，喜殺戮。將終，謂將校曰：『吾死，張文表必叛，公等強勉護吾兒。』既而文表果舉兵滅周氏。其子保權，年十一，乞師朝廷。詔慕容延釗、李處耘率

師赴之，而保權已平文表。王師始至，遂嬰城以拒。城破，竄匿民間。太祖以其年幼，政不由已，詔尋訪赴闕。保權上章待罪，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至左羽林統軍卒。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克復荆南德音建隆四年四月》

門下：朕廓定中原，撫寧萬國。顧車書之所混，期聲教之大同。日者釁起衡陽，兵連楚甸，當朗陵之危蹙，禍恐及民；發禁衛之驍雄，鼓行問罪。既除害首，將議班師，不謂凶黨辜恩，嬰城拒命。纔下剪茅之令，尋成破竹之功。蓋將師之叶和，致煙塵之克定。言念黎庶，深懷閔傷，宜推曠蕩之恩，用慰凋殘之俗。可赦荆南郎州、潭州管内云云。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爲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遣使十一人，發安、復、郢、陳、澶、孟、宋、亳、潁、光等州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

先是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略】

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略】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略】

庚辰，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

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瓊，具言奔喪朗州，爲廖簡所薄，因即私闕，實無反心。瓊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兵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瓊亦繼至。明日，饗將吏於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盡臠食其肉。及宴罷，瓊召文表，超曰：『文表復謀爲亂，已斬之矣。』瓊太息久之。【略】

高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内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

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處耘先遣閤門使臨洺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繼沖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為辭，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今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効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又非慕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昨此洲漂没不存，茲亦可憂也。』光憲謂繼沖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斥堠，封府庫以待，則荆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爲。【略】

（二月）壬辰，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諭令翼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竢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皇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户來歸。【略】

王師既收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顧察判官桂人李觀象觀象謀之，觀象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也。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為唇齒。今高氏束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等不可，乃相與爲距守計。

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不納，盡撤部内橋

梁，沈船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庚子，荆南表至，上復命高繼沖爲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荆南巡檢。【略】

（辛亥）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輩也，何爲反距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爲左右所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十餘級，遂取岳州。【略】

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暮，宿寨中。遲明，慕容延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爲王師所啗食。賊衆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略居民，奔竄山谷。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周保權幷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守奇未見。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略】

戊寅，湖南捷書至，羣臣稱賀。【略】

（夏四月甲申）德音減荆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管内文武官吏並依舊，仍加恩，立功者優其秩；行營諸軍厚賜之，略獲生口，各還其主。【略】

（秋七月）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一《太祖征荆南高繼沖》 建隆元年八月，荆南節度使、正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内外。保融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度，高氏始衰。保勗體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二年九月甲子，以荆南行軍事司馬、寧江節度使保勗爲荆南節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尚書李濤往弔。及還，上問保勗堪其事否？對以爲可任，而保勗貢奉亦數至。及受節鉞，保勗性淫恣，日召市娼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媟狎，勗與姬妾帷簾共觀，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功，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面内。凡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替勿憎。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樂，非福也。』保勗不從。

三年十一月，保勗寢疾，召衙内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嗣者？』延嗣曰：『公不念正懿王乎？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内外軍馬事。甲戌，保勗卒。

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以山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爲湖南都部署，樞副李處耘爲都監，發諸郡兵會襄陽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

二月，上聞高繼沖託以供億王師貸民錢帛，下詔止之。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度使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内指揮使梁延嗣，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喻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給薪水。繼沖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爲辭，願供芻飤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説繼沖曰：『今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襲我。景威願効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兵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取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摇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命，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汝又非慕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昨此州已自不存，並可憂也。』光憲謂繼沖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能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禪，凡所建置，規模益宏遠，今

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能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荊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冲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能行，出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繼冲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辰，師次荊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禮，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冲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初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會待延釗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冲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冲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户来歸。庚子，荊南表至，上復命繼冲為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荊南巡檢。辛亥，以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孫光憲為黃州刺史，王昭濟為左領軍衛將。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十二月甲子，赦荊南，進羣臣階勳、爵有差。己未，以荊南節度使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先是，繼冲上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年三十一卒。高氏據有荊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年。

又《太祖平湖南周保權》 周保權，汝南郡王行逢之子。行逢盡心為治，凡辟官屬，必取清廉，慎其擇選。闢親賢館，禮名士，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置於法。【略】

建隆元年，上登極，加行逢兼中書令。三年，病革，召其將吏，以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行逢，為親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領留務。冬十月，張文表聞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坐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俄而文表至，率衆徑入府中，簡醉不能執弓矢，但箕踞大罵，與坐客十餘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璠悉衆禦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念涕泣，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保權又遣使求援於荊南，文表因上疏自理。二月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甲辰，遣中使趙瑾等齎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歸闕，且命荊南發兵助周保權會兵討文表。

乾德元年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户部判官滕白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丙寅，以張勳為南面行營軍馬都監，盧懷忠為馬步軍都監。丙子，詔荊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瑾，且言奔喪朗州，為廖簡所薄，因即私鬬，實無反心。瑾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瑾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高超語其衆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郎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盡腐其肉，及宴罷，瑾召文表。超曰：『文表復謀為亂，已斬之矣。』瑾太息久之。

二月，王師既收荊南，即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謀之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李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荊渚，以為脣齒。今高氏束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張從富等不可，乃與為拒守計。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往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拒而不納，盡撤部内橋梁，沉船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汝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汝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何為反拒王師，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牽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分兵趨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

（一）〔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於寨

中，迨次日黎明，延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賊衆大懼，縱火焚州城，驅掠居民，奔竄山谷。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周保權幷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九三《湖南行營都總管慕容延釗平高繼沖》

建隆三年，武陵周行逢卒，衡州刺史張文表率兵攻潭州。行逢子保權初自立，乞師于朝廷，以爲救援。乾德元年正月七日庚申，詔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爲湖南行營都總管，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兵討之，發安、復、郢、陳、澶、孟、朱、亳、潁、光等州兵會襄陽，以郢州刺史趙重爲先鋒都尉，以淄州刺史尹崇珂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師至荆門，保權已擒文表殺之。二月十一日己未，王師入荆南，高繼沖請舉族歸朝。時王師略出荆渚，繼沖即日迎延釗入城聽命，以三州十七縣來歸，自是江陵數郡皆平之。三月二十六日壬戌，克武陵。初，保權既殺張文表，復謀拒命，故王師鼓行而前，大破其軍於澧州，乘勝入其城，保權遁，盡有湖湘。戊寅，捷書至，羣臣稱賀，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石介頌曰：『聖機神謀，天秘地藏。旦秣我馬，夕取其疆。』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七・討叛一・周保權》

太祖建隆四年，武陵周行逢偽命衡州刺史張文表舉兵攻潭州，行逢子保權初嗣立，乞師於朝廷，以為救援。正月七日，詔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為湖南行營都總管，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兵討之。又以申州刺史聶章為壕寨使，遣内酒坊副使盧懷忠、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仁澤領步騎數千赴之。分命使臣十一人，發安、復、郢、陳、澶、孟、宋、亳、潁、光等州兵會襄陽，以判四方館事武懷節為行營戰掉都監，郢州刺史趙重進為先鋒都監。

八日，以淄州刺史尹崇珂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師至荆門，保權已擒文表殺之。

二月十一日，王帥入荆南，高繼沖請舉族歸朝。時王師路出荆渚，繼沖即日迎延釗入城，聽命。自是，江陵數郡皆平。

三月二十六日，克武陵。初，保權既殺張文表，復謀拒命，故王師鼓行而前，大破其軍於澧州，乘勝入其城，保權遁匿於溪洞。由是盡有湖湘之故地。

九月二十七日，慕容延釗獲賊將汪端，詔磔於武陵。時廣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乾德二年，潭州防禦使潘美與武陵團練使尹崇珂、西南面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衡州刺史張繼勳，同率兵收復郴州，即詔以繼勳為郴州刺史。

《宋史》卷二五一《慕容延釗傳》

（建隆）四年春，命帥南征，以延釗為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

又　卷二五七《李處耘傳》

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為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内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

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别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為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為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

初，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

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愬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即延釗圉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貰其過，謫處耘為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

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己任。荊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

又　卷四八三《世家傳六・湖南周氏》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略】建隆三年十月，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

子保權，年十一。初為武平軍節度副使，太祖授以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初，行逢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唯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行逢卒，明年春，文表果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盡滅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繼沖亦以其事聞。上遣中使趙璲齎詔諭文表，而保權之奏繼至，乃遣山南東道節度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率淄州刺史尹崇珂、申州刺史聶章、郢州刺史趙重進、判四方館事武懷節、氈毯使張繼勳、染院副使康延澤、內酒坊副使盧懷忠等將步騎往平之，又發安、復等十州兵會于襄陽。師及江陵，趙璲至潭州，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

保權牙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令閤門使丁德裕先路安撫，及至城下，從富輩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沉舫伐樹塞路。德裕以不奉詔不敢與戰，退軍以須朝旨。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爾輩，反拒王師何也？無自取塗炭，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還朗州，焚廬舍廩庫皆盡，驅略居人奔竄山谷，城郭為之一空。王師長驅而南，獲從富於西山下，梟首朗市。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并家屬，棄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武懷節分兵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略，未幾亦就擒，磔於市，湖湘悉平。

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茵褥、銀器千兩、帛二千匹、錢千貫，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為第，令居焉。仍下詔朗州，增築行逢之墓。保權乾德五年累遷右羽林統軍。太平興國元年，知幷州，賜錢三百萬。雍熙二年，卒，年三十四。

又　《荊南高氏》　荊南高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峽石人。【略】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節度使。【略】繼沖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為荊州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沖為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四年正月，制授繼沖為檢校太保、江陵尹、荊南節度。

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沖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之而往。（乾德元年）二月，慕容延釗、李處耘等率衆至，繼沖以牛酒犒師，開門納延釗等，即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納土。太祖令御廚使鄧岳持詔安撫，樞密承旨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仍令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以賜繼沖，授繼沖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光憲為黃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為武勝軍節度副使，知進奏鄭景玫為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軍，蕭仁楷供奉官。繼沖籍管內芻糧錢帛之數來上，又獻錢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復遣支使王崇範詣闕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綺二百段、龍腦香十斤、錦繡帷幕二百事。三月，詔鞍轡庫使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沖，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以保融兄弟、諸父江陵少尹保紳為衛尉卿，節院使保寅為將作監、充內作坊使，左衙都將保緒為鴻臚少卿，右衙都將保節為司農少卿，合州刺史從誨為右衛將軍，衙將保遜為左監門衛將軍，巴州刺史保衡為歸州刺史，知峽州事保膺為本州刺史，衙將從誨為右衛率府率，從讓為左清道率府率，從謙為左司禦率府率；又以王崇範為節度判官，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內符印。五月，保紳等來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

會是歲將郊祀，表求入覲，可之。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

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等，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沖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沖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保寅字齊巽。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太子舍人，賜緋，累加檢校司空。兄保融襲封，奏署節院使，賜金紫。宋興，保融既襲封，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融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朝，無為他人取富貴資。』保融不聽。

王師討武陵，道出荆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監，充內作坊使，賜第一區。俄知宿州。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七六《楚十・張文表傳》 張文表，朗州人。與周行逢、潘叔嗣同隸劉言戲下，累官衡州刺史。行逢且死，遺言：『文表即叛，討之者必楊師璠也。』文表聞行逢沒，果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周保權遣兵代永州戍，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易文表，不為備，謂軍吏曰：『黄口子至而擒之，何憂為！』伐鼓飲酒如初。文表徑入府中，簡被殺，坐間遇害者凡十數人，遂據長沙。又將取朗陵，保權時年方幼，聞叛，歎曰：『先君誠知人矣，僕雖懦，安可使軍國落賊手！』遽命師璠帥萬人討之。將發，保權揮涕對三軍，曰：『先令公墳土未乾，而兇賊逞逆，實保權不孝所致，敢以勞諸君。諸君未忘先令公之故，戮力同心，滅此賊於地下，足矣。』辭氣激昂，義形於色，軍中無不感泣。師璠亦泣，顧左右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咸思自効。未逾旬，大破文表於平津亭，臠食之，餘黨悉平。

初文表將叛，猶豫不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繞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決意舉兵。及敗，識者以龍神物，而出於頷，是禍將作，神去焉之兆也。文表滅，而周氏亦隨亡。

又 卷一〇二《荆南三・孫光憲傳》 孫光憲字孟文，貴平人。【略】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繼沖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大將李景威勸繼沖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未易當也。』因教繼沖去斥堠，封府庫以待，悉獻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功，授光憲黄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稱治。乾德末，卒。

又 卷一〇三《荆南四・李景威傳》 李景威，荆州長陽人也。【略】繼沖代保勗節鎮，景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沖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巨觀之，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以相付。』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宋太祖聞之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卹其家。

先是，景威語繼沖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滿百則王者興。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今此洲遽爾漂没，若可憂也。』繼沖殊不爲意，遂至於亡國。

論説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世襲傳二論》 洎皇宋之撫運也，因朗、陵之肇亂，命王師以有征，一矢不亡，二方俱服。遂使瑤琨篠簜，咸遵作貢之文；江、漢、澧、漳，盡鼓朝宗之浪。夫如是者何也？蓋屬大統有歸，人寰允洽故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五 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

宋・項安世《項氏家説》卷九《説事篇二・王威　景威》 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劉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説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釗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沖降，大將景威説繼沖，

請兵三千人，于荆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扼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于成敗之數哉！特其志足嘉爾。

《宋史》二五七《李處耘等傳論》　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勳業弗究，良可惜也。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九《江陵王新廟碑》　玄博觀天下大勢，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焉，未有不先得荆州而能得天下者。【略】趙藝祖即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延釗至江陵襲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舉閩越，西舉巴蜀，南唐稱臣。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乾德元年）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略】

發明：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有罪也。文表跋扈不臣，據潭以叛，正王法之所不赦，蓋人人之所共誅。保權不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能脩連帥之職，宋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誅』以予之。然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道，乘勢襲之，不過利人土地，豈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冲據有荆南，弗克死守，偷生迎降，不為無罪，故書『以荆南降』，可見荆南之力猶可敵宋，而繼冲自降之也，其義深切著明矣。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略】

發明：誅亂討逆，固王者之本心；興滅繼絶，乃仁人之素志。文表陵蔑其主，宋國興師討之，義也。今既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此何義邪？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惡足尚哉！然則保權獨無罪歟？【略】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耻焉，俘甚矣。故夫人者逆而不順之詞，惡延釗也；以歸者貶而絶之之詞，罪保權也。

明・周聖楷《楚寶》卷二五《忠義・李景威論》　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景威者，可謂卓烈奇男子矣，孫光憲豈真識成敗者哉！勸其主以降，實為一身謀富貴耳。以視景威，何啻霄壤！

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〇《楚四・周行逢等傳論》　恭孝王之歸唐也，湖南半壁已為唐有，而將帥失人，乖於撫馭。長沙釁起，武陵揮戈，遂使十餘年間，區區數州，更易三姓，侮得侮失，興廢靡常。戡亂保國，端在人謀，寧不信哉！

又　卷一〇一《荆南二・侍中繼冲世家論》　真人出，四海一，理勢之必然也。天水肇興，羣雄漸削，即無伐虢滅虞之謀，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憲知幾，所由與竇國以徵富貴者異矣。

藝文

清・朱彝尊《詞綜》卷三《【宋】孫光憲〈後庭花〉》　石城依舊空江國，故宫春色。七尺青絲芳草碧，絶世难得。　玉英落盡何人識，野棠如織。只是教人添怨憶，悵望無極。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宋頌九首・聖神》　太祖皇帝出師援長沙，且假道荆，遂取荆、潭也。

不疾而速，不怒而威。惟聖惟神，其幾其微。

二國之君，各保爾土。虎憑於山，莫予敢取；蛟憑於淵，莫予敢侮。萬斯年兮，闔鍋以固。

聖機神謀，天祕地藏，風行雷動。旦秣我馬，夕取其疆。二君不知，晏眠于床。

具篙與舟，同朝天子。一發五豝，二君皆至。皇祖聖神，鴻光丕懿。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沅之上》

沅之上，取湖南也。湖南有難，乞援於我，至則拒焉，我師取之。

沅之上，故王都，今焉在，空雲無。勢危則嘑，勢謐則叛，背予德心，繄爾作難。東届巴丘，西盡九疑，蠻師委伏，願還耕犁。岩岩鎮山，火德之紀，真人方興，百神仰止。

又　《皇威暢》　皇威暢，得荆州也。我師救湖南，道荆州，高繼冲懼，歸其土。

皇威暢，附庸謦，渚宫三月春草發，漢家旌旗繞城堞。小臣不敢煩天威，再拜敢以荆州歸。帝得荆州不爲喜，百萬愁鱗濯春水。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軍濃南》　湖湘亂，命

將拯之，至江陵，周保權已平賊，出軍澧南以拒，卒取滅亡。為《軍澧南》第五。

軍澧南，潰飛鳥。鷹隼北來，龍蛇夭矯。帝有初命，奉致討。臨於荆，妖孽既掃。胡驅而孕雉，入蒼莽以保。王旅長驅，颯振槁。以仁易暴，戒擊剽。惟荆衡及郴，士如林，磔其節蠢。春葩秋陰，我有造於南。式敷德音。

又《鄰之震》　王師拯湖湘，道渚宫，高繼冲懼，出迎，悉以其版籍來上。為《鄰之震》第六。

隣之震，震於户。戒登陴，徹守御。神威掩至，不及拒。沿楚以南，菁茅宿莽。獻於王吏，奉厥土。天子有詔，侯西楚。自南北東，皆我疆。龍旗虎節，拜降王。秦戈鞏甲，期韜藏。冕旒當中，垂衣裳。

又卷二《宋騎吹曲・遣將曲第三・平荆湖遣將三之一》　天門雷動開風雲，内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畧，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荆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全家到闕拜上恩，詔書為築先臣墓。

又《歸朝曲第四・南平王歸朝四之一》　荆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産芳草。錦韉道賜帶盤鵰，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親奉表。勲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四海為家皆故鄉。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鐃歌鼓吹曲・耀靈威》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高繼冲懼，奉表稱臣。為《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奄八夤。如山壓卵，飄噓塵。大帥率師，手握矜。策馬飲江，江水渾。盪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姦命，誠以徇。蠻荆輿襯，稱妾臣。剪拜柯條，刖其根。一朝坐鎮，百粤門。南荒帖帖，絶妖氛。

又《鷹之揚》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為《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于彼南楚。目城無全，尚何有險阻。虜周憯憯，曾莫搆思。仇孽既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旄旋。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蒿若煙。濯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摩不肩。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周行逢》有藥何勞滅面文，六年坐擁十州軍。休嗔巾幗無知識，遠慮平生魏細君。

又《孫光憲》　天命誠知有所歸，獨持降議莫能違。雖非賣國爲身計，臣節終應媿景威。

又《李景威》　此身甘與國同休，忍墮中朝假道謀。閒殺控弦三萬卒，卻教孫監得黄州。

清・蔡家琬《陶門弟子集》卷八《十國宫詞・荆南宫詞十》　前鋒突爾至城間，甲馬旌旗滿自陳。究竟國亡身未死，可憐誤入井中人。

雜録

宋・周羽翀《三楚新録》卷三　先是，荆南尚使甕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五《〔宋〕曾鞏〈李處耘〉》　建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德初，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太祖面授處耘方畧，俾圖荆南。處耘次江陵百餘里外，潜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冲請舉族歸朝，荆湖平。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〇《物異考十六》　荆南高從誨鑿池于山亭下，得石匣，長尺餘，扃鐍甚固。從誨神之，屏左右，焚香啓匣，中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即歇。』及建隆中，從誨孫繼沖入朝，改鎮徐州。龍、隆音相近。

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七〇《楚四・周保權傳》　初行逢以淫祀為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拆毁之。及保權立，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僧者凡四，所耗國用不貲；又度僧建寺無虚日，復召羣僧於府中講唱，自為執爐焚香以聽，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搶地伏拜之，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焉。又行逢將死時，湖南婦女悉著不縫裙，名曰『散幅』，或謂福既破散，其能久乎？已而身歿地亡，遂成符讖。

取後蜀

綜述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僭僞傳三・孟昶》 昶，知祥之第三子也【略】知祥僭號，僞册爲皇太子。知祥卒，遂襲其僞位，時年十六【略】皇朝乾德三年春，王師平蜀，詔昶舉族赴闕，賜甲第於京師，迨其臣下賜賚甚厚，尋册封楚王。是歲秋，卒於東京，時年四十七。

宋・路振《九國志》卷七《後蜀・後主》 後主名昶，字保元，初名仁贇，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七月丁卯嗣位，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四年改廣政，至二十八年，宋將王全斌軍至城下，出降。五月至汴京，改封秦國公。越七日薨，時宋乾德三年六月也。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葬洛陽。

又《高彦儔傳》（廣政）二十七年，王師來伐，分兵由峽路攻夔州。彦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將何待也！』乃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時王師頓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引兵與守謙戰，我師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整衆將出拒戰，王師已乘而入。彦儔力戰於城下，不勝，身中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彦儔奔入府中，反拒其門，判官羅濟勸彦儔單騎歸蜀。彦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彦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爾。』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為計。』俄而王師壞門，彦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於是登樓縱火，自焚而死。大將劉光乂憐其忠蓋，收其骨以葬焉。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西蜀》 建隆末，昶潛結太原劉鈞為援，謀起兵。乾德二年十一月，詔以昶與河東劉鈞蠟丸帛書將起兵，故遣王全斌、崔彦進、王仁贍、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三年正月十三日，全斌次魏城，昶上表請降，自出師六十六日，而兩川平。計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晉末，光德亂華，中原多事。昶負固西南，驕縱滋甚。【略】以其子元喆為太子，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兵柄。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汝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故人皆畏服，樂為之用。昭遠微賤，特汝初學時給事左右。而其餘皆世祿子，驟置人上，其誰敢言？以吾料之，惟高彦儔，汝父舊人，當不誤爾。』昶不聽，其後高彦儔以夔州不守，遂死之。他悉為降虜。昶至闕，持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五《討蜀詔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 朕奄宅萬邦，於茲五稔。陳師鞠旅，出必有名；伐罪弔民，動非獲已。睠惟邛蜀，久限化風，舞階詎識於懷柔，干紀自貽於禍釁。近獲僞樞密院大程官孫遇等二人，搜得孟昶與河東劉鈞蠟本，潛相表裏，欲起寇戎，致姦謀之自彰，蓋天道之助順。將定一方之亂，難稽六月之師，爰命將臣，俾貞戎律。建靈旗而西指，授成算以徂征。言念坤維，久沉污俗，既為民而除患，必徯后以來蘇。式清全蜀之封，止正渠魁之罪。況西川將校，多是北人，所宜飜然改圖，轉禍為福。苟執迷而不復，雖後悔以難追。如能導引王師，供饋軍食，率衆歸順，舉城來降，咸推不次之恩，用啓自新之路。重念征行之際，宜申約束之文。已戒師徒，務遵法令，不得焚蕩廬舍，敺略吏民，開發邱墳，剪伐桑柘。共體救焚之意，以成不陣之功。凡彼蒸黎，勿懷憂慮。故茲詔示，知朕意焉。

又《賜孟昶詔乾德三年正月》 朕荷上元之命，居率土之尊，將期德服於萬邦，豈欲威加于四海？睠惟益部，僻處一隅，不能保乂生民，而乃窺覦邊鄙，且遠連於幷寇，寔自啓於釁端。遂至興兵，固非獲已。銳旅才臨於蜀境，前軍俄下於劍門。朕嘗中宵憮然，念兆民何罪，屢馳馹騎，嚴誡兵鋒，務宣極溺之懷，以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悉封府庫，以待王師。易節改圖，既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廟無它慮。

又《平蜀曲赦乾德三年》 門下：伐罪弔民，所以昭宣王略；眚災肆赦，所以盪滌羣非。稽有國之舊章，蓋哲王之能事。朕飛龍撫運，躍馬興邦。雖禹別九州，盡為王土；而蜀川一境，獨隔筆風。天兵飛渡於

劍門，蜀主哀號而納款。念其生聚，曲為保全。宜覃曠蕩之恩，用慰傷殘之俗，易苛政以平恕，革重斂為輕徭，用舉宏綱，正我王度。自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應偽蜀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咸赦除之。云云乃睠劍南，比為內地，自累朝之艱否，據千里之江山，豈無沉滯之人，宜下旁求之命，所在州郡及山林有懷才負藝，未霑寸祿者，委長吏聞奏。先賢邱壠，不得樵採；古來廟宇，咸與修崇。其餘節婦義夫、順孫孝子，有堪旌賞，當議舉明。官吏軍民，各勤職業，樂予景運，當慶新恩。告示一方，咸知朕意。

又《孟昶除官制乾德三年六月甲辰》　伯禹遵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為王上。屬中原多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遂踰于王制。朕削平寓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章，寵綏羣后；採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于茲，百揆時序。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朕躬；左衽椎髻之邦，咸修地貢。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兩階雖愧于舜干，三面俾開于陽網。咨爾偽蜀立孟昶，挺生公族，稟質侯門。值後唐將季之晨，襲西蜀已成之業。自擅征賦，久更歲時。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情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軍。望北闕以陳誠，指南陔而請命。是用開懷厚遇，宥通推恩。官班持烈于彝章，保護彌光于大信。豈比魏封劉禪，終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但列台公之號。今茲示寵，以欲從人；命作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車之貴，列秦川萬户之封。併而擾之，斯為異數；仍加俸祿，用表優隆。爾其思前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荷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秦國公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三百户，仍給見任上鎮節度使俸祿。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　（乾德元年夏四月）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上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洊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上覽之，甚悅。

又　卷五　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説通奏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幷門，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黄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興州軍校趙彦韜及楊蠲等以蠟彈帛書間行遺北漢主，言已於褒、漢增兵，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彦韜潛取其書以獻。有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大悅。後數日，上得彦韜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乃幷赦遇、蠲，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以爲圖。【略】

（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彦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爲西南面轉運使。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賜詔諭令轉禍爲福，有能鄉導大軍，供饋兵食，率衆歸順，舉城来降者，當議優賞。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

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賜金玉帶、衣服、鞍馬、戎器有差。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妙算，尅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又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略】

（壬寅）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爲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爲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爲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小兒，取中原如反掌耳。』【略】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圌、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略】辛未，畋北郊。

蜀招討使韓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川，殺擄甚衆。蜀主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衆。初，蜀於夔州鑕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泝江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鑕江三十里許，舍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

蜀寧江節度使、太原高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来，利在速戰，當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陵川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等戰於猪頭舖，守謙敗走，廷翰乘勝登其城，彥儔整衆將出鬬，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乃反拒其户，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衆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来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韜引兵来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

詔西川行營所克復州縣，僞署將士有竄匿者，限一月於所在陳首，釋其罪。

又 卷六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戌，詔蜀將卒死鋒刃者，所在官爲收瘞，行營戰士被傷者，主帥給以繒帛。

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爲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節度使、同平章事長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旂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玄喆慮其沾溼，悉令解去。俄雨止，復旆之，則皆倒縣杠上。玄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

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軍各宜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以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爲追騎所獲。太子玄喆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

蜀主知劍門已破，太子玄喆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頡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敝之。』蜀主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我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章

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爲，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略】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鋒都監、通事舍人田欽祚乘驛奏入。又遣康延澤領百騎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略】

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等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愈亦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贄奉表求哀。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爲請，上優詔答之，幷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安堵如故。

丁酉，赦蜀管內。蠲乾德二年逋租，賜今年夏稅之半。凡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令諸州條析以聞，當除之。成都民食鹽斤爲錢百六十，減六十，諸州鹽減三之一。民乏食者賑之，擄獲生口還其主。僞文武官將校奉孟昶來降者，並委王全斌奏其名。亡命羣盜，許一月內陳首。有懷才挺操，恥仕僞庭者，所在搜訪。先賢邱壠並禁樵採，前代祠廟咸加營葺。

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户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全斌等既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饋遺光義等及犒師之禮，並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

先是，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各爲異同，雖小事亦不能即決。全斌及崔彦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全斌遣右神武大將軍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孟昶歸京師。繼濤求宫人及金帛于昶，守訥以白全斌，乃留繼濤不遣。繼濤，河朔人也。仁贍按籍詰所在軍資，將治李廷珪焚蕩之罪，廷珪恐，問計於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足其欲，則置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女，乃求諸姻戚得四人，復假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略】

（二月）癸卯，命參知政事吕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才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人，分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以興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彦韜爲興州刺史，酬其鄉導之功也。興州領置口寨，寨多戍兵，監軍傲很，縱其下暴横，居民苦之。通判周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心大服。上聞而壯之，詔書嘉奬，命兼本寨鈐轄。【略】

庚申，孟仁贍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答之，其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爲國母。【略】

（三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

初，詔發蜀兵赴闕，並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亡慮百數，全斌及王仁贍、崔彦進等共護恤之，不令部送，但分委諸州牙校。蜀兵至縣州，果劫屬縣以叛。會文州刺史全師雄挈其族趨京師，過縣州，師雄嘗爲蜀將，有威惠，恐叛兵脅之，乃棄其家自匿。後數日，叛兵搜得之江曲民舍，遂推以爲帥，衆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將七百騎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怒，不復有歸志，引衆急攻縣州，刺史成彦饒以同、華兵百餘人守其城，横海指揮使、下邳劉福、龍捷指揮使、汾人田紹斌各以所部兵來援。紹斌自東山西北迎擊賊，福由山南出賊之旁夾攻之，賊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擁入江水溺死者亦萬計。紹斌又敗龍州賊黨千餘人。

師雄去，攻彭州。刺史王繼濤、都監李德榮拒之，都監戰死，繼濤身

被八創，單騎走成都。師雄入據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度使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先鋒都指揮使、漁陽高彥暉、通事舍人田欽祚同計之。彥暉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篔中，官軍直進，篔中賊出，官軍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頗盛，日將暮，首尾不相應，盍收兵，詰朝與戰。』欽祚將遁，慮賊踵其後，紿謂彥暉曰：『公食重祿，見賊逗撓，何也？』彥暉即麾兵復進，欽祚乃潛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賊衆益熾。全斌又遣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步軍都監張煦往擊之，復失利，還。師雄分兵縣、漢州，斷劍閣，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陵、簡、雅、嘉、東川、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懼。

時蜀兵幾三萬人屯城南教場，全斌慮其應賊，徙置夾城中，將盡殺之。康延澤請釋其老幼病者七千人，餘則以兵護送，浮江而下，若賊果來劫奪，卽殺之未晚也，全斌等不從。【略】

夏四月辛丑朔，王全斌誘殺蜀兵二萬七千人於夾城中。

詔孟昶先代墳塋無得焚毀，復守冢户，官歲給粟帛充時享。【略】

癸丑，唐主遣使來修貢，賀平蜀也。

丙辰，改西川感化、耀武等軍並爲虎捷。王全斌奏諸軍平草寇有功，請備禁旅故也。【略】

先是，上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昶至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五月）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贇、子玄喆玄珏、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略】

己丑，免孟昶三日朝參。

壬辰，復宴昶及其子弟于大明殿。【略】

六月甲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長子玄喆爲泰寧節度使，伊審徵爲靜難節度使。戊申，以昶弟仁贇爲右神武統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次子玄珏爲左千牛衛上將軍，李昊爲工部尚書，歐陽炯爲右散騎常侍。

庚戌，孟昶卒。上爲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疋，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屢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上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獲歸老幷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俟平劉鈞，卽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略】

初，全師雄至新繁，劉光義、曹彬領軍破之，生擒萬餘人。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又率兵破之。師雄走灌口寨，有陵州指揮使袁廷裕者，師雄署爲本州刺史，衆萬餘，仁贍復生擒廷裕，磔于成都市，賊鋒稍衄，徒黨散保州縣。未幾，虎捷指揮使怨其帥不禮，率部下兵叛於嘉州，橫衝指揮使吳瓊、虎捷水軍校孫進等皆應之，殺知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卿，遂與全師雄僞所署將劉澤合勢，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果州軍校宋德威、虎捷指揮使馮紹文亦殺知州八作使王永圖、通判劉渙、都監鄭元弼；而遂州牙將王可僚又劫州民爲亂。時賊所在蠭起，此但其姓名可紀者耳。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曹翰率兵會王仁贍等圍吕翰於嘉州，吕翰棄城走，遂入保之。是夕（十二月戊午），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吕翰引餘衆走保雅州。

又　卷七　（乾德四年春正月）丁亥，以客省使丁德裕為西川都巡檢使，與引進副使王班、内班都知張峴同領兵數千人赴西川，時全師雄之黨猶未殄滅也。【略】

（六月甲辰）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衆趨金堂。【略】

（秋七月）戊辰，王全斌言西南夷首領兼霸州刺史董景等内附。【略】

（閏八月甲子）王全斌言破賊帥吕翰，克雅州，翰走黎州，爲其下所殺，棄尸水中。

初，蜀置靜南軍，使扼邛崍、百丈，曹光實父子繼居其任。光實後遷永平捕盜遊奕使，有夷人張忠樂者，常羣行攻劫，且憾光實嘗殺其徒黨，乘蜀之亡，夜率衆數千環光實所居，鼓噪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進。光實舉家三百餘口，賊殺之無唯類。又發其父塚，壞棺槨。光實詣全斌訴其事，且圖雅州地形要害及用兵攻取之計，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其勇敢，遂令爲大軍鄉導，果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全斌乃署光實爲義軍都指揮使，光實又以所部兵盡平黎州殘寇，全斌令光實權知黎州，兼黎、雅二州都巡檢使。安集勞來，蠻夷懷之。【略】

王全斌等械送孫進、吳瓊等二十七人至京師，上親詰其叛亂之狀，皆具伏。九月壬辰朔，戮諸門外。進尤凶恣，遂族之。初，西川戍卒或亡命在賊黨中，有請按誅其妻子，上以語樞密使李崇矩，崇矩曰：『彼叛亡，固當孥戮，然按其籍，死者幾萬餘人。』上曰：『朕慮其間有被賊驅脅，非本心者。』乃盡釋弗誅。【略】

（是歲）丁德裕與西川兵馬都監、潞城張延通同帥師擒賊都統康祚，磔於市。康延澤既城普州，王可僚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其黨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羅七君與宋懷威、唐陶鼇等共據銅山之險爲寨。延澤旋破謝行本，拔銅山，擒羅七君。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兵招撫，賊衆悉平。

又　卷八　初，吕餘慶至成都，王全斌但典軍旅，嘗謂所親曰：『我聞古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咎。』或曰：『今寇盜充斥，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乃止。既而僞蜀臣民往往詣闕，訟全斌及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没貨財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上問之，盡得其狀。於是與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見，上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上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耶？』仁贍惶恐不能對。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獄吏，令中書門下追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没，共爲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而蜀宫珍寶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與焉。并按以擅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由，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

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

癸丑，百官表言全斌、仁贍、彥進法當死，上特赦之。

甲寅，置崇義軍於隨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爲崇義留後，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爲昭化留後。樞密副使、左衛大將軍王仁贍罷爲右衛大將軍。

丙辰，詔全斌、仁贍、彥進三人元從軍將等曾受僞蜀士庶子女、鞍馬、金帛者，並即時給還其主；諸軍將士有所受者，一切不問。

丁巳，以内客省使曹彬爲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指揮使、寧江節度劉光義改領鎮安，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廷翰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彰國節度，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爲步軍都虞候領保順節度。廷翰與進卿先爲歸州路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從光義平蜀，且軍政不擾，故賞之。

王仁贍之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上固已知彬善於其職，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臣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累，仁贍豈爲卿隱耶？懲勸，國之常典，無可辭也。』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王中書全斌傳》　乾德二年十一月，又為中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以全斌為西川行營行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全斌，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

十二月，率兵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下興州，僞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粮四十餘萬斛。乘勝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寨。俄又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縣，敗蜀軍數萬，生擒僞招討韓保正、副使李進，獲廩粮三十餘萬斛。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未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延澤潜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士難並進，不如分兵治棧閣，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然之。彥進、延澤督師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全斌由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王師。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鋭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僞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逃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

引兵來戰，與王師遇，三戰三敗，追至利州。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粮八十萬斛。

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河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寨，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關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自往。且蜀人數戰數敗，兵退守劍門，無如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青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強，即引兵退，陣於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克劍門，殺蜀軍萬餘人。

四年正月十三日，王師次魏城，孟昶遣（師）［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後十日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至。昶饋遺延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交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授詔，發蜀兵赴闕，人給裝錢十千，未行者，加給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時宣行，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彦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偽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蜀將，有威惠，軍人畏伏。適以其族赴闕，至綿州值軍亂，師雄恐為所脅，乃棄其家，匿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帥。

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為橫河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擊敗；遂攻彭州，刺史王繼壽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十縣皆起兵應，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縣、新繁、青城等縣。彦進與張萬友、高彦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彦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之，復不利，退入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得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生擒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寨。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延裕者，師雄署為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於成都市。

俄虎捷指揮使吕翰為主將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擢都監劉澤，合衆至五萬餘人，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通判涣、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璨率州民為亂。仁贍等討吕翰于嘉州，翰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其黨推謝仁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為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吕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為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

全斌至蜀地，適蜀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黄門馳驛齎以賜全斌，仍諭旨諸將，以不偏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吕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常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已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彦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彦進等俾統銳師，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欵，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式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存撫，無令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欵萬民之怨咨，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止欲含忍，而嘵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受偽屬臣僚賂遺九萬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

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准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安堵，勿犯秋毫，庶幾德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請）［清］謐，即時凱旋，懋賞策勳，抑有彝典。而罔克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予偃革，職爾翫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七・討叛一・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詔曰：『朕奄宅萬邦，於茲五稔。陳師鞠旅，出必有名；伐罪弔民，動非獲已。睠惟邛蜀，久限化風，舞階詎識於懷柔，干紀自貽於禍釁。近擒獲西川偽樞密院大使程官、孫遇等三人，搜得孟昶與河東劉鈞蠟書，潛相表裏，欲起寇戎，致姦謀之自彰，蓋天道之助順。將定一方之亂，難稽六月之師，爰命將臣，俾正戎律。建靈旗而遠指，授成算以徂征。言念坤維，久沉污俗，既為民而除害，必徯後以來蘇。式清全蜀之封，止正渠魁之罪。況西川將校，多是北人，所宜翻然改圖，轉禍為福。苟執迷而不復，雖後悔以難追。如能引導王師，供饋軍食，率眾歸順，舉城來降，咸推不次之恩，用啓自新之路。重念征行之際，宜申約束之文。已戒師徒，務遵法令，不得燔盪廬舍，毆略吏民，開發丘墳，翦伐桑柘。共體救焚之意，以成不陣之功。凡彼蒸黎，勿懷憂慮。故茲詔示，知朕意焉。』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總管，武信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萬友為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為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為濠寨使，內染院使康延澤為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為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明為壕寨都監。自全斌而下，率禁軍步騎二萬，諸道州兵一萬，由鳳州路進討。以治事中沈義倫為隨軍水陸轉運使，又以寧江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總管，內客省使兼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客省使武懷節為前軍戰棹總管，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廷翰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為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為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為壕寨使，御厨副使米光緒為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為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叢為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為壕寨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為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自光義而下，率禁兵步騎一萬，諸道州兵一萬，由歸州路進討。以均州刺史曹翰為西南面水陸諸州轉運使，仍鑄印以賜之。太祖召全斌等，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仍令所至之處，以前詔告諭偽將吏軍民。

十二月，全斌等收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下興州，偽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乘勝連拔石圌、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

二十八日，詔曰：『命將出師，指期殄寇。今所向皆下，捷音繼來。方乘破竹之功，更示戢兵之令。如聞收復州縣，其偽命軍員、兵士或旁投山林，或散匿民舍，俾安疑懼，特用招懷。詔到，限一月許於逐處首身，更不問罪。』

是月，史延德等進軍至三泉寨，敗蜀軍數萬人，生獲偽招討使、山南節度使韓保正，副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等，又獲軍糧三十餘萬石。

三年正月，劉光義等收復三會、巫山等寨，殺偽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渝州刺史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殺水軍三千人。又拔夔州，偽節度使高彥疇縱火自焚。初，光義等將行，帝以地圖示之，指夔州鎖江處，謂光義等曰：『至此，我軍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先，當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而擊之。候其稍卻，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捷奏至，帝問其狀，果如所料。詔蜀中偽將士死於兵及暴露原野者，所在郡縣速收瘞之。又詔行營兵士戰陣被傷者，等第給以繒帛。

八日，詔行營馬步軍兵士及諸道義軍所經之處，長吏以牛酒犒之。王全斌等拔利州，得軍糧八十萬石。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殺戮虜獲甚眾，遂至嘉川。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至深渡。蜀人依江列陣以待我師，彥進遣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天暮，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以精銳來拒，又大

破其眾，乘勝奪其寨，擒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又獲三泉監軍劉延祚。蜀將王昭遠引兵來救，遇我師，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橋，退守劍門。王師遂入利州。先是，既至嘉川，會蜀人斷閣道，未得進。王全斌議欲取羅川路入，康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士難進，不如督修閣道，取大路與全斌會於深渡。』彥進然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軍。王全斌等收復劍州，殺蜀軍萬餘人，生擒偽都統都監、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山南節度使王昭遠，左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前洋州節度使趙崇韜。先是，王師發利州，至益光，全斌會諸將，令各陳進取之計，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小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寨，對岸有渡，路出劍閣南二十里至青疆界，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全領兵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路，無煩主帥自往。且蜀人自與官軍相遇，數戰數敗，今聞併兵守劍門，不如諸帥協力攻取，命偏將趨來蘇。若達青疆，北擊劍閣，與大兵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兵趨來蘇，起浮橋於江上。蜀人見橋成，棄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疆，即引兵陣於漢源坡上，留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直擊，遂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全斌遣追之，悉生致焉。劉光義等收復萬、施、開、忠四郡。至遂州，偽知州、少府少監陳愈率其將吏出降，光義即日入城安撫，盡出府庫錢帛以給軍士。初，諸將辭，帝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既而王全斌領兵至魏城，蜀主孟昶遣通奏使審證持表詣軍門請降。全斌令康延澤領騎兵百人入成都府安撫，遣通事舍人田欽祚馳騎入奏，以昶表來上。詔答之，又賜西川將吏、百姓詔諭焉。是月，王全斌等殺蜀軍二萬餘人於成都夾城中。

四月一日，詔：『孟昶先代墳塋，令西川行營將校禁約軍民，不得侵毀。所屬田園，並蠲常賦，仍令每歲官給粟帛，充其時饗。川峽西路有偽蜀兵亡命者，委王全斌、劉光義廩食其家，仍加安撫。』

《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傳》　乾德二年冬，又為忠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

十二月，率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圌、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既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柏江，焚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

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即引兵退，陣於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

四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劉廷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廷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即決。

俄詔發蜀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眾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蜀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

將，有威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為所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主帥。

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為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往擊之，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

未幾，劉廷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為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于成都市。

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為主將所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權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璟率州民為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為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為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

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既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

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謐，即時凱旋，懋賞策勳，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録其孫永昌為三班奉職。

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樂為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

又《康延澤傳》　乾德中，征蜀，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為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為普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為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

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璩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璩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奬，就命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

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為供奉官，還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

又《王繼濤傳》 大軍伐蜀，為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降，全斌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宮妓、金帛，全斌遂留繼濤，止令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為彭州刺史。

綿州軍亂，劫全師雄為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

又《高彥暉傳》 王師伐蜀，為歸州路先鋒都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篁中，官軍至，遇伏發，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日將暮，請收兵，詰朝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紿之曰：『公食厚禄，遇賊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遁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

又 卷二五七《王仁贍傳》 （乾德）二年春，召赴闕，擢為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軍。興師討蜀，命仁贍為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

又 卷二五八《曹彬傳》 （乾德）二年冬，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

又 卷二五九《劉廷讓傳》 乾德二年春，詔領兵赴潞州，以備幷寇。冬，興師伐蜀，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率禁兵步騎萬人、諸州兵萬人，由歸州進討。入其境，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砦，獲蜀將南光海等五千餘人，擒戰櫂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獲水軍三千人，因度南岸，斬三千餘級。

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廷讓等將行，太祖以地圖示之，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其橋，復牽舟而上，破州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悉如太祖計。遂進克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下。

明年正月，次遂州，州將陳愈率吏民來降。盡出府庫金帛以給將士。初出師也，太祖命之曰：『所得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唯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蜀平，王全斌等皆坐縱部下掠奪子女玉帛及納賄賂左降，惟廷讓秋毫無犯。及全師雄等作亂，郡縣相應，寇盜蠭起。廷讓又與曹彬破之，以功改領鎮安軍節度，從征太原。

又 卷二六〇《曹翰傳》 乾德二年，太祖親征西蜀，移刺均州，澗谷深險，翰令鑿石通道，師旋以濟；詔兼西南諸州轉運使，自石門徑趨歸州，餉運不乏，由夔、萬入會王全斌軍，成都以平。時全師雄擁衆十萬餘據郫縣叛，謀窺成都，翰率兵會劉光毅、曹彬等討平之。未幾，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以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諜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劍南遂平。師還，遷蔡州團練使。

又 卷四七九《世家傳二・西蜀孟氏・孟昶》 西蜀孟昶，初名仁贊，及僭位改焉。【略】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略】及兵至，昶遣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李進等來拒戰。昭遠等相

繼就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為其副，以守劍門。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宋師已破劍門，遂遁歸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昶益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以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昶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嚮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

三年正月，昶遣其通奏伊審徵齎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睽離之責，則祖宗血食庶獲少延。』末援劉禪、陳叔寶故事以請封號。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昶，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

昶又遣其弟仁贄詣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時事之變更，為人心之擁迫。先臣卽世，臣方丱年，猥以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國之誠，染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臣尋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達，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至十二日以後，相次方到軍前，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於軍門，至於老母諸孫，延餘喘於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護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臣亦自量過咎，尚切憂疑，謹遣親弟詣闕奉表，待罪以聞。』

太祖詔曰：『朕以受命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於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輒肆窺覦之志，潛結幷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吊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嘗中宵憮然，兆民何罪！屢馳馹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攜之禮。而卿果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託以慈親，保其宗祀，悉封庫府，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於多福；匿瑕含垢，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

昶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昶將至，命太宗勞於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昶襲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萬匹；又賜昶母金器三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其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卽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於右掖門外，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待昶，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

翌日，詔曰：『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圖》括象，岷山直井絡之墟。是曰坤維，素為王土。屬中原多故，四海羣飛，遂剖裂於山河，競僭竊於位號。朕削平寓縣，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羣后；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蠻夷山海之君，咸修職貢。一昨順長庚而授律，法時雨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徯來之衆。咨爾偽蜀主孟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屬王師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率羣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閽而請命。是用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彝章，升於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奧區，為之封邑。率從異數，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有差。』

昶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哀於大明殿。賜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後數日，其母李氏亦卒。

又　《高彥儔傳》　高彥儔，幷州太原人。【略】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以出。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其城，廷讓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

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

後數日，廷讓得其骨煨燼中，以禮收葬。初，昶母語昶『惟彥儔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又《趙彥韜傳》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為本州義軍裨校。乾德中，昶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蠲為諜至都下，彥韜潛取昶與幷州蠟丸帛書以告，因言伐蜀之狀。太祖幷赦遇、蠲，出師西討，並以為鄉導。克興州，以為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蜀平，遷本州刺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為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探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冤，太祖怒，令杖配蔡州。

又《李廷珪傳》 李廷珪，幷州太原人。七歲隸知祥帳下，後從入蜀。【略】王全斌之下劍關也，昶遣廷珪與其太子玄喆將兵來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玄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

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案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妓樂，遂求於姻戚家，得女妓四人，復假貸金帛直數百萬以遺仁贍，繇是獲免。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九《後蜀二・後主紀》 廣政二十六年春正月，宋改元乾德。

三月，宋師平荊湖。我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宋帝悉命放還。帝將發使朝貢，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遣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宋聞之，遂謀興師。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我國虛實以聞。【略】

廣政二十七年冬十月，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即命廷偉立草，遣太程官孫遇及楊蠲、趙彥韜等以臘丸書間行北漢，約出兵以撓中國。因使先入汴覘强弱。彥韜潛發其書以獻宋，其書畧曰：『洎傳弔伐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渡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宋帝已有興兵意而未發，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於是問蜀中地里，穆昭嗣對曰：『荊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

十一月，宋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充鳳州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張方友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繼濤充濠砦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粲充先鋒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戰櫂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廷誨充濠砦使，御厨副使朱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使折彥贇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叢充先鋒都監，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戰櫂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樂守節充戰櫂左廂都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櫂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兵二萬人，分路進師。又令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筭，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如何；若在地上，以今兵力，至即平矣。』宋帝壯其言，謂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命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戰士。』又令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治第一區，凡五百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帝。是時，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出歸州進。帝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貞爲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

十二月，王全斌等入境，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圌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先鋒將史延德與韓保貞、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我師敗績，保貞及進等被擒，獲我軍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我兵依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方友奪橋濟師，我兵退保大漫天砦，彥進、方友與康延澤分三道來擊，我兵大敗而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津，焚梁退保劍門。已而全斌進次益光，都軍頭向韜得降卒言：『來蘇

小路，出劍門南青疆店，與官道合。』全斌乃令史延德趣來蘇，而自帥大衆爲浮橋以濟。我兵皆棄寨而遁，全斌遂次青疆。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延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迎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我兵於漢源，斬首萬餘級。昭遠奔匿東川倉舍，爲宋追騎所及，與崇韜俱被執。未幾，全斌陷利州。

帝聞昭遠敗，乃悉出金帛募兵，令太子元喆統之，而使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趣劍門以禦宋師。元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元喆輦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輩以從，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至焚掠廬舍倉廩而去。宋帝聞之，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遠矣。』

是月，劉光義、曹彬陷夔州。初，夔州有鑰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帝示以地圖，指鑰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至是宋師至夔，距鑰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寧江制置使高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可徐圖也。』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搏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彦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潰散。彦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時彬謁武侯廟，謂左右曰：『孔明疲竭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意將毀其頹敗者。俄而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刻文曰：『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哉！』遂命有司新其祠。

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帝聞宋師深入，大懼，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頡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帝歎曰：『吾父子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

未幾，王全斌次魏城。癸酉，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遣通奏使伊審徵賫表詣全斌請降，略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曆數，猶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哀鳴。伏念生自井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明光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凝旒玉殿之始，缺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圜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徽猷，已慚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而無前，鼙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於提封；將卒倉儲，盡歸於圖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粗效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衰齡。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為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遏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全斌受之，遣馬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帝，諭以恩信，封閉府庫，安撫吏民。十七日，越三日，十九日，全斌大軍至成都，帝具禮納降。宋自興師至滅蜀，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府一，縣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

又　卷五五《後蜀八・全師雄傳》　全師雄，成都人也。廣政末，官文州刺史。兩川既為宋滅，宋帥王全斌不恤軍務，晝夜酣飲，且部曲漁奪無厭，蜀人不堪其苦。會宋太祖檄蜀兵赴汴，詔優給廩食，全斌不即奉命，蜀兵含憤而行。道過綿州，遂劫屬邑作亂，衆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得師雄，推以為帥。師雄乃率兵攻彭州據之，自稱興國大王，分守要害。兩川民爭應師雄，日絡繹不絕。全斌方出戰，為師雄所敗，退保成都。於是師雄勢益張，分扼綿、漢間，緣江置砦，為持久計，而邛、蜀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稍稍舉兵應之，兩川復亂。時宋乾德三年三月也。

未幾，宋太祖命客省使丁德裕領兵致討，復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使。而師雄是時方屯新繁，劉光義、曹彬等已麾兵進擊，已又走灌口，全斌復逆破其軍。師雄遂走金堂病死。師雄自起兵至走死日，凡九月有奇，兩川復平。

又　卷五七《後蜀十・王昭遠傳》　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許。先是後主欲通使於宋，昭遠固爭以為不可。會判官張廷偉說昭遠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黄花子午谷出兵應之。昭遠然其言，勸後主潛約北漢

以撓宋。及宋師入境，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後主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比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意氣揚揚，自方諸葛亮。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慄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陳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汴京，宋太祖詰之曰：『爾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論說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僭僞傳三論》 史臣曰：昔張孟陽爲《劍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世濁則逆，道清斯順。』是知自古坤維之地，遇亂代則閉之而不通，逢興運則取之如俯拾。然唐氏之入蜀也，兵力雖勝，帝道猶昏，故數年間得之復失。及皇上之平蜀也，煦之以堯日，和之以舜風，故比户之民，悦而從化。且夫王衍之遭季世也，則赤族於秦川；孟昶之遇明代也，則受封於楚甸。雖俱爲亡國之主，何幸與不幸相去之遠也。

宋・張唐英《蜀檮杌》卷下 黄松子曰：『【略】昶戒王衍荒淫驕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刑罰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幷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昶為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禄。太祖皇帝真有恩於降虜哉！』

《歐陽修全集》卷四六《準詔言事上書》 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江南已下，乃復其官。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一作分明皆如此也。

宋・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二《尊堯録一・太祖》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迹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為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清無欲，僞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吴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江南既平，還卿節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宋・郭允蹈《蜀鑑》卷八《本朝王全斌下蜀》 唐末五代，宇縣分裂，歷七姓十三君，垂五十年。僅守中原之境，自江以南割而為四，僭竊蜂起，豈獨建與知祥而已哉！我宋龍興，削平僭偽，昶不率先諸侯以朝京師，而天討所加，方且尤其豐衣美食之不足以得士，抑愚矣。王師既定蜀，繼下江南俘李煜，而車書混一，列聖撫摩覆育，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年安枕矣。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議》卷二《太祖皇帝・平蜀》 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至昶降，不過六十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遂以賜之。又命所破州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略】

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或告全斌、仁贍在蜀豪奪子女，隱沒貨財，上責之。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又　卷三《太祖皇帝・明賞罰》　乾德四年，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崔彥遠為留後。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不能正身率下，爭開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戢。上聞蜀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奏陳全斌不法事。全斌歸闕，上召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歷指過失，冀以自解。上曰：『納李仁珪女，開德豐庫取珠具，此亦全斌等耶。』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耳！』

乾德五年正月，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彬辭，上曰：『卿有功無過，苟有纖介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耶？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略】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平蜀將帥也。曹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剋期而獻戎捷，則節鉞以寵之；白日剽掠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宋史》卷二五五《王全斌等傳論》　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黷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臣之道。延澤能相地險，豫謀屯備。繼濤、彥暉，先登重傷，殞沒無避，咸可稱焉。

又　卷二五九《劉廷讓等傳論》　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

明・朱瞻基《五倫書》卷一八《君道・善行・賞罰》　帝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熙謹，進爵秩，吕餘慶參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略】

發明：聲罪致討曰『伐』，宋師非義，曷為書『伐』？蜀有罪也。夫以力服人者霸，霸必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蜀以區區一隅，君驕臣諂，政事乖離，不能脩德以保邦，却乃興師以挑敵，不過自速其敗亡耳。宋欲取蜀之心，原非一日，第無可乘之釁，隱忍以至此。及得蠟書，率兵西討，誠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故《綱目》以『伐』予之。《易》曰：『田有禽，利執言。』宋人得之矣。

廣義：蜀主奢侈日甚，而又任非其人，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況乎蠟書之敗，太祖寧無辭乎？故大書伐蜀者，其光明正大氣象可見矣。謂非王者之師，可乎？

宋將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略】

發明：蜀自被兵以来，其守禦諸臣，迎降者有之，逃遁者有之，求其為君死義者寥寥無聞。獨彥儔力戰不勝，身被重創，整衣再拜，縱火自聞，亦可謂明於君臣之道，而能舍生以取義矣，故《綱目》特書『死之』以著其節。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至緜州遁還，王全斌進次魏城，蜀主昶降。【略】

發明：《易》曰：『弟子輿屍，使不當也。』玄喆素不習武，而蜀主使之禦宋，是弟子也，安能免輿屍之咎乎？雖然玄喆，蜀之太子，家國被兵，君父蒙難，有人心者，便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夫何將兵禦敵，至緜而遁，可勝誅乎？故書『遁還』，以著其苟免之罪。國君死社稷，在理所當。然蜀主偷生忍辱，相率降讐，所謂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故斥名而書『降』，以著其不死社稷之罪。《綱目》之旨，顯而微矣。

廣義：宋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夫蜀之君臣，亦皆乳口之兒，況其約漢侵宋，以發禍蒙乎？被俘于宋，豈不宜哉？

（乾德三年）三月，宋兩川軍亂。

發明：昔武王伐紂，謂其民曰：『無恐！寧爾也。若崩厥角稽首。』蓋禁暴誅亂，謂之義兵；誅君弔民，謂之王師。全斌等初克蜀邦，宴遊怠政，子女玉帛，縱軍掠之。是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民豈不亦

運而已乎？故《綱目》不曰『兩川』而曰『宋』，不曰『軍叛』而曰『亂』，所以見兩川之亂非其本心，由全斌等激之而後亂耳。恕在兩川，則罪在全斌也。然而今年三月兩川軍亂，至明年十二月兩川始平，則生靈之禍何其慘哉！《易》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三〇《嚴武備・將帥之任》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且諭旨諸將不得徧及，全斌拜賜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宮之寒而思邊塞之苦，臣下聞此，安得不感歎而思盡其忠節哉？後世人主，耳目所及，猶不知恤，視此可以觸類而興思矣。【略】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祀，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大抵人君為事，其處心也當如青天白日，其處事也當如震雷時雨。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宋史論贊・王全斌》 賞罰之道，由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為戮，江左未平，而姑為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明・陳元素《古今名將傳》卷一一《宋・王全斌》 孫子曰：『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全斌敗蜀軍，獲糧四十餘萬斛。又曰：『由不虞之道，次其所不戒也。』全斌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而平蜀，是也。

明・李光元《市南子》卷一七《問賞罰策》 王全斌之平蜀，非不偉也，然以暴縱而廢棄十年。【略】王全斌平蜀，宋以其貪殘無度不授節鉞，然破劍門，降孟昶之略泯矣。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一《宋太祖》 蜀平，王全斌等歸闕。上召行營都監仁贍面詰之，唯言清廉畏謹之說，特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

夫清廉畏謹之說，特出於王仁贍一時被詰之對，固非為將之全德也。然清廉則不貪於子女玉帛，而無縱兵大掠之患矣，畏謹則能敬恭君命，而無殺戮過當之暴矣。苟能盡斯二者，亦豈不可為世之良將歟！初，仁贍稱曹彬而有是德，然猶未見其實，及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諸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則其德度寬和，存心端謹，又何如哉！【略】

當宋興之初，孟昶、劉鋹先亡，江南次之，而吳越又次之者，何哉？蓋孟昶立蜀，窮極奢靡，乘輿服飾莫非錦繡珠玩，溺器以七寶粧之，其奢僭為何如哉。【略】由是觀之，為善是以保國，為不善是以喪邦，其理固昭昭矣。後之欲保其國者，可不以恭儉愛民為尚，而以奢侈虐民為戒乎？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四九《後蜀二・後主紀論》 史言後主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勸農恤刑，肇興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獨是用匪其人，坐致淪喪，所由與前蜀之滅亡有異矣。

清・華希閔《延緑閣集》卷三《宋史質疑》 崔彥進與王全斌伐蜀，功過一體，已詳《全斌傳》矣。高彥暉昧于形勢，陷伏身死，何足録哉？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蜀主昶，奢侈日甚，又任非其人。當宋伐蜀時，王昭遠為都統，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方諸葛亮。及宋師破劍門，昭遠股栗失次，據胡牀不能起，遂被執。昔日攘臂大言竟消歸，何有乎浮誕之夫？俾任軍事，鮮有不致覆亡者。況宋主方解紫貂，賜王全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其見滅也固宜。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七《高彦儔》 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君而忘身，國而忘家，臣之心也。如其以身殉國，即因而覆家族，曰『我不敢知，即獲以全家族』，曰『我不敢知義之所存，則利害之所去也』。臣讀《宋史・西蜀高彦儔傳》，竊有惑焉。彦儔爲夔州寧江制置使，宋師至，監軍武守謙違其謀而敗，彦儔以所部出拒戰，而宋師已乘城而入，判官羅濟勸其降，曰：『老幼百口在城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只有死耳。』是則彦儔之死，懼爲其主所種族故也。擇利害而爲之，雖死而非其義矣。況家族如不在成都，彦儔其竟降而不死乎？乃以能死難稱之，深懼死難之義不確，而純忠之心鮮得而言也。然觀彦儔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蓋亦明于君臣之道，而從容以就義者。《宋史》所記，豈爲其辭者之過與？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宋將伐蜀，太祖以地圖示劉光義，曰：『夔州有鐵江，我軍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光義用其計，遂克夔州。宋師次於益光，蜀人退保劍門。劍門，天險也，王全斌聞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兵前進，進德至來蘇，次清強，蜀將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重兵屯漢源，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遂下蜀。此皆用兵法也。凡守險者，必須防間道，不可但守險；凡攻險者，必須襲間道，不可但攻險。自古行兵，未有不用間出奇，而徒以擁衆直進者。今人用兵，但知擁衆硬抵而已。愚民笑爲門板陣，豈不可歎！【略】

呂氏中曰：創業之初，人言貪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辦吾事而已。是不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道也。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王全斌，任沈義倫而責王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愚案：後世用兵所以不能成功者，只是賞罰不明，又或賞重罰輕。賞重則不知感，罰輕則不知懼，若太祖可爲萬世法矣。

藝文

清・鄭方坤《五代詩話》卷四《前蜀　後蜀・王承旨》 花蘂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

又《朱長文》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宋頌九首・湯湯》 太祖皇帝收蜀，取孟昶也。

湯湯其江，區區爾孟，一夫當關，不知天命。蟻固于穴，蛙負于井，咫尺之地，為可以騁。

彼以險守，我以德懷，王師東來，函谷自開。蜀虜授首，呼號哀哀；蜀人鼓舞，與我偕來。

昔時蜀道，絶人來往；今蜀既平，王道蕩蕩。尉候一至，朝貢相望。巍巍皇祖，德聲遠暢。

又 卷三《偶作》 晉公平淮西，兵出速如神。崇韜伐西川，六十日請臣。太祖初受命，諸侯未盡賓。蜀虜號敵國，荆潭為彊鄰。王師討有罪，不聞逾十旬。元昊誠螻蟻，有地長一畛。詎足污斧鉞，尋當投荆榛。是何逾歲月，務行含貸仁。豈茲將帥間，迥無晉公倫？張旗發一號，豈無李處耘？提戈出一戰，豈無王全斌？容茲盈寸蟹，蕩漾於流津。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倚鉏西北望，涕淚空沾巾。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皇雅十首・西師》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予訓予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

矯矯虎士，載櫜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

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慄。當塗叫呶，合萬為一。

匪懷則威，帝心是恤。

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珊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

蜀民呼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民，疇敢不承。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二一《覽蜀宮故城作》 國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鴛飛今日瓦，鹿聚向時臺。故苑猶霏雪，荒池但劫灰。頹遺糊處壞，園記數殘枚。恨月窺林下，悲風覓隴來。依城狐獨速，失廈鷰裴回。廢社纔存樹，陰垣自上苔。有情惟杜宇，長為故王哀。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蜀山邃》 蜀山邃，取蜀也。孟昶恃其國險，且結河東以拒命，兵加國除。

蜀山邃，蜀主肆，謂當萬年，不亮天意。帝曰『全斌，汝征自秦。』關門不守，吏啼白雲。帝曰『光誼，汝征自峽。』瞿唐反波，助我肆伐。蜀人號呼，乞生于師，蜀囚素衣，天子憐之。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母思悲》 蜀主昶懼，陰結太原。獲其諜，六師征之。昶至，以母託，上許歸母。數日，昶卒，母以酒酹地，因不食亦卒。為《母思悲》第七。

母思悲，母于歸。母聞帝語，妾歸無所。妾生幷土，蜀野芒芒，奄失其疆。初帝謂母，子昶來，小者侯，大者王。有瘠其肌，載粟於倉。畢有下土，方歸母於鄉。天不女奪，朕言不忘。

又 卷二《宋騎吹曲・遣將曲第三・下劍門遣將三之二》 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掃。廟謨萬里諗諸將，山川曲折圖形狀。天同鬼授契若符，坐滅眾罷虜供帳。歸來論功授節鎮，鐃鼓殿前歌破陣。

又 《孟蜀李夫人詞第七》 春荒曲薄蠶叢土，屈狄歸朝辭廟主。官家呼母恩許歸，劍閣幷門無處所。故衣升屋棺四繞，出門哭子汴州道。回腸酹酒三致辭，巴蜀如歸化啼鳥。老身不入追爾魂，鹵簿臨門拜上恩。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鐃歌鼓吹曲・巴蜀平》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為《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塊珠礫，納政於邪。於鑠王師，如虎如羆。攄夷凶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敢後。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孚至理。上鄰三五，皇德羨且阜。

清・張曾慶《靜庵草》卷九《詠史篇下・曹彬附潘美》 宋代推良將，曹彬應運新。平蜀平江左，不殺體皇仁。歸來無長物，數卷書隨身。潘美堪同轡，壯猷更無倫。

清・任端書《南屏山人集》卷二《感花蕊夫人事偶題》 一夕降王逐戰塵，蛾眉垂淚獨傷神。歸朝更擅三千寵，解甲空羞十萬人。馬上詩成花草恨，宮中詞好綺羅新。持九公子虛惆悵，梦斷金牀隔世春。

清・任瑗《六有軒集》卷五《宋人平蜀詩》 劍門巍巍，戎士蹻蹻。不留不處，僮猺是討。爰整我旅，爰建我旗。不宿不居，僮猺是致。

卬笮之野，帝命某侯。盡鋤頑梗，耕彼淮莽。不癲不縛，王章是奉。載絃載歌，靖彼西陸。

劍門巍巍，戎士蹻蹻。銷淮鋒鏑，獻俘于祖。邊陸肇清，王室大定。國無有警，帝心無營。

帝詔某侯，式慰式理。先王寵錫，先臣惟障。無謂予一人，先臣是肖。載駿汝庸，敬賚汝躬。

賚汝弓矢，歌鐘二肆。命于宗公，大對茅土。自廷有詔，紹其舊爵。某敢不承，萬壽無疆。

某敢不承，敬荷天錫。為先臣功，萬壽無疆。皇矣一人，王德遠被。陳厥仁聞，惠此萬方。

清・陶樑《國朝畿輔詩傳》卷三五《〔清〕張瓏〈黔蜀道中紀程八〉》 割據終何益，跳梁總是癡。公孫空躍馬，孟昶自降旗。玉壘雲歸處，峨眉月吐時。攜來茅店酒，朗誦草堂詩。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七《後蜀・孟昶》 鴛婚令下選修媛，曲宴宣華進牡丹。萬樹芙蓉開錦繡，千門珠翠鎖鴛鴦。織文試鏤衾三幅，表食會呼月一盤。高髻朝天歸召主，舟過雨泣蜀王灘。

又 《花蕊夫人》 名好何妨笑學顰，蜀宮前後兩夫人。雪香裁扇

能消暑，玉貌如花欲妒春。恨少男兒兵解甲，不忘國主像圖神。宮詞自作愁重詠，尚記宮家降誕辰。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孟昶》

甲第先營五百間，長鞭真個去朝天。被頭錦尚鏤雙穴，城上花空看廿年。速禍悞從昭遠計，懷忠悔失彦儔賢。莫嗤忘國同王衍，猶有蒼生哭道邊。

又《王昭遠》 如意頻揮號令嚴，劍門破後一軍殲。平生空讀兵書遍，才具唯堪任捲簾。

清・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一一《十國春秋小樂府・後蜀》

一棒毬場呼孟入，宣華苑中符瑞集，轉眼興亡兩袋及。朝天髻子宮中梳，長春佳節來三呼。趙主趙民天意耳，莫怨世修降表李。

清・陸元鋐《青芙蓉閣詩鈔》卷二《讀五代詩雜題其後十六首・蜀後主孟昶》 苦求民瘼切肌膚，送別猶令萬淚枯。比似江南更無罪，幾曾治國少工夫。

又《花蕊夫人》 杜鵑聲裏出重關，萬里朝天不復還。細爇沈檀熏畫像，夢魂猶繞蜀王山。

清・張琛《日鋤齋詩集》卷四《平蜀》 小子手執鐵如意，天兵壓境當兒戲。三戰三北困漫天，劍門石墜心乃悸。諸葛不應如是醜，胡床不起孽由自。一齊縛卻破成都，太子正擁妖姬睡。降表賴有李家師，唐宮老嬪知大義。女子全家赴大梁，一國真如敝履棄。五十年來好錦城，六十六日剗平地。一統天將予點檢，成功之速真天賜。如何踈略王將軍，未作諸侯先放恣。勝兵不唱凱歌還，兵刃回頭刮腐髓。汴兵已驕蜀兵忿，懼禍空勞曹副使。更恨愛女不污刀，卻畀偏稗作姬侍。文州刺史勃然怒，不作將官作賊吏。一呼響應十六州，逼向成都目直眦。成都降卒三萬人，倘有內應成何事。一齊哄誘入夾城，齊去頭顱齊作骴。項公入關豈殺降，白起長平罪難避。豐貂裘帽依然在，相對赤顏汗如漬。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十國小樂府・後蜀》 呼孟入，題孟德，前王灑翰延瓊壁。榜趙主，書趙民，後王帖子標長春。蜀中文字何靈詭，天道微茫有如此。笑他降表推李家，悲絕宮詞誦花蘂。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一八九《［清］郭友蘭〈花蕊夫人〉》 城頭忍見豎降旗，憾煞貔貅解甲時。回首湖山非故國，那能重唱舊宮詞。

清・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卷一《十國春秋樂府・卷簾使》 手麾白羽被鶴氅，名士當如諸葛亮。運用之妙存一心，讀兵書卒爲人禽。雕面惡少二三萬，胡牀據坐不能飯。十三姣小美男子，不如仍作卷簾使。

又《修降表》 蜀中妙手修降表，前有譙周後李昊。蜀中將軍誰斷頭，夔州自焚高彦儔。可憐李昊生，不及彦儔死。兩家後主盡亡國，下筆欣然修蜀史。

清・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六《書王昭遠傳後》 慷慨提兵不顧身，手麾如意岸綸巾。自方諸葛原非妄，卻是當年仕魏人。

雜録

宋・佚名《五國故事》卷上《後蜀孟氏》 昶之母后，即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也，嘗在幷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常戒昶以固福壽為懷，而昶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玄鑑孔昭，及歸皇朝，終吉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

宋・耿煥《野人閒話・火龍騰躍》 大軍未至前，自春及夏無雨，螟蝗大作。一旦，漢川什邡縣古井中，夜有十火龍騰躍而出，浩浩昇天而去。乃至鱗甲首足，明耀燦然，大風吼天，草木皆拔，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翌日，有一人披髮，衣青布袴，奔走于街巷中，高聲唱言：『有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你。』流汗流面，困乏喘氣，而口不暫停，兩日亦不知所在。復有鷄鶋鳴于屋，射之不中。俗呼為禿秋鳥。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主歸命，咸康時來，此時又來，當有興替乎？』皆秘而不奏。明年冬，大軍入界。

宋・丁謂《丁晉公談録》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略】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

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字。』太祖令取進呈，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

宋・王曾《王文正公筆録》 建隆中，興師伐蜀，王全斌、曹彬等為帥，沈倫總隨軍轉漕安撫，實同謀議。將行，上密戒諭曰：『平蜀之日，府庫聚積，管籥自主之，賞軍用度外，諸將求取皆勿與。』及正師克捷，全斌輩皆以賞薄為名，詣倫致請，倫盡以管籥與之。及還，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隱匿寶貨金帛，各行降黜，獨倫及彬無所染。上深加嘆，因責倫不遵前戒，縱成其過。倫對曰：『全蜀已平，金帛固無足惜，且勿與則志不滿，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與之。』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四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肎齎表詣王全斌請降，即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詬撻于庭。』有司候昶至闕，令銜璧俘獻于太廟，一切罷之。車駕親勞于近郊，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為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奠贈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畢肩至宮廷，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送妾還并門，死亦心足。』時晉壘未平，太祖聞吉讖，大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實誰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數日而卒。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五《李昊范仁恕勸蜀王不拒而降》 王師初伐蜀，李昊、范仁恕勸後主不拒而降，不聽。雍則仁恕之後也。

又《太祖不殺孟昶》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密奏曰：『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族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腸肚。』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瀼渡，一宫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為孟氏不絶。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為縣別去，其地因號曰哭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搉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六《取蜀將帥不利》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僞將帥輒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彦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宋史》卷四七九《世家傳二・西蜀孟氏・孟昶》 初，昶在蜀專務奢靡，爲七寶溺器，他物稱是。每歲除，命學士爲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聖節名也。又昶襲位後，民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署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平淮甸，克關南，即議討蜀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

清・吴孔貞《燕超堂隨筆》 王全斌平蜀，自發汴至受降，僅六十

六日，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户五十三萬。初，全斌出師，會汴京大雪，太祖設穹帷，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王全斌，仍諭諸將曰不得偏及。蜀平，全斌歸獻地圖。太祖鑑唐之禍，舉玉斧書大渡以西，曰：『此外吾不有矣。』

滅南漢

綜述

宋・路振《九國志》卷九《南漢・後主》 後主名鋹，晟長子。初名繼興，封衛王。乾和十六年八月辛巳，襲位，改是年為大寶元年。至十四年二月，宋師入城，出降，封恩赦侯，時宋開寶四年也。八年，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封衡國公。五年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或云歸葬於韶州之越王山。

又《邵廷琄傳》 時鋹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惴。廷琄每從容言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鋹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鋹避暑多往焉。廷琄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鋹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琄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式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鋹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鋹憮然不以為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曹彬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鋹始懼，乃加廷琄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以舟師屯湟口。王師既退，廷琄撫循將士，招輯亡叛，境上肅然，稱為良將。因繕治甲兵，親加訓練，將復郴、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琄將圖不軌。鋹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為立廟於湟口，至今祀之。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南漢》 劉鋹，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孫因家嶺南。【略】鋹委政閹宦，後宮亦令冠帶預政。其臣有小過或將大用，則加以宮刑。及將至敗也，星多北流，知星者以為北歸之祥。初，襲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曰：『將五十五年乎？』自梁正明三年，襲僭號，開寶四年鋹國亡，其數無差。又襲先名襲，有術者筮曰：『後必有此姓者敗國事。』及鋹用龔澄樞、李托，皆為內太師，薛崇譽開府儀同三司。鋹以托二女為貴妃、美人。澄樞為鋹置酷法之具，因以敗國。鋹至闕，宣露布，訖命盧多遜詰鋹翻覆之由。鋹對曰：『臣年十六而僭位，龔澄樞等皆先臣舊人，臣不得專。』遂命戮澄樞、托、崇譽於千秋門外，而釋鋹罪，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恩赦侯。卒，年三十九，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五《平廣南曲赦開寶四年二月》 門下：朕自臨御以來，撫綏天下，憂一物之失所，期四海之咸康。言念廣南，僻居嶺表，恃朝廷之遙遠，因生聚以誅求。積有歲年，漸成凋弊，羣心向化，無路歸明。朕為人君，能不嗟憫。乃令問罪，聊舉偏師，壓境而列郡皆平，遇陣則妖氛盡掃，勢如破竹，威若疾雷。僞主劉鋹，出於凡庸，不識天命，猶偷延生路，詐出降辭，累遣使人，妄傾誠款。及王師之前進，縱寇黨以來當。狂計弛張，姦心敗露，殘孽則旋聞盡戮，劉鋹則果見生擒。民人有歸，天地助順，既展混同之化，宜申曠蕩之恩，限赦書到日昧爽以前，廣南管內州縣諸色犯罪人云云。乃睠嶺南，本惟王土，盜據千里，及今累朝，豈無怨滯之人，宜下旁求之命。所在州郡，有懷才負藝，未霑寸祿者，委長吏聞奏，或有古來廟宇，仍令各與修崇，或有先賢邱墳。今後不得樵採，其有順孫孝子、節婦義夫，皆令舉明，當議旌表。太陽委照，妖氣皆平，慶此新恩，當知朕意。

又《劉鋹除官詔開寶四年四月壬午》 劉鋹久據海隅，不供王祭，罔順舞干之化，敢興拒轍之心。果就生擒，所宜顯戮。朕方思解網，務在好生，爰推異恩，待以不死。是命釋其繫縛，被以冠裳，仍升翊衛之班，俾列會朝之位。昔軒皇至聖，非無涿野之誅；大禹成功，尚有防風之戮。此于前代，我無愧焉。勉承寬宥之恩，勿怠肅恭之志。可特授金紫光禄大

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食邑二千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乾德二年八月）戊子，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帥兵攻郴州，克之，殺其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贇，餘衆退保韶州。崇珂，相州人也。初，内常侍、禹餘宫使邵廷琄累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内府琛寶遺使通好也。』南漢主憒然莫以為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琄言，乃以廷琄為招討使。

又　卷六　（乾德三年八月）甲子，南漢宦者莫少璘等七人來降。

又　卷九　初，王師克郴州，獲南漢内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幺麼，上見之，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上笑，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為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不從。

又　卷一一　（開寶三年九月）丁卯，潘美等言大敗南漢萬餘衆，克富州。

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為宫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于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内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

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

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為内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略】

（冬十月辛卯）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略】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略】

（十二月）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陣於蓮華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夫鄒文遠。

延渥問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堅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塹東壕為距守計，顧諸將無可使者，宫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抗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

又　卷一二　（開寶四年）春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略】

是月，王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栅口。乙丑，至馬徑，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多韶、英敗卒，鬬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

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

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漼等既入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

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襲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五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縶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所在詢訪。修辭挺節，恥仕僞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邱壠，悉加營護。【略】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

既至，舍于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飜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襲澄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

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僞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澄樞卻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幷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略】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右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潘武惠公美傳》　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美為賀州路行營馬步都部署，遣使十餘發諸州兵赴賀州。是月，進兵克富州，敗廣軍萬餘衆，進師至臨賀。鋹遣將仵彥柔率萬餘衆來援，美逆戰於南鄉，俘千餘人，斬首數千級，彥柔衆大潰，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相繼而下，即以美為南面都部署，長驅至韶州。其地，越人之北門也，衆十餘萬，背城而陣，以待官軍。美揮兵乘之，鋹軍大敗，棄甲而遁，俘斬數萬計，拔韶州。

鋹既窮蹙。四年二月，遣僞諫議大夫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罷兵，又遣僞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即令殿直冉彥衮部送漼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去廣州百二十里。鋹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轉運使王明及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構火以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鋹衆驚擾，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抵城下。鋹盡焚其府庫，及克其城，擒鋹送闕下，露布告捷。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録功，就

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領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以定。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九・兵捷獻俘》 太祖開寶四年二月十六日，南面行營都總管潘美上言：克復廣州，擒偽主劉鋹。命有司撰定獻俘之禮。

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列仗衛及馬步諸軍，分於天街左右。又設文武官位於樓前，如入閤之儀，在京九品以上官、皇親、諸親、蕃客、諸州進奉使並陪位。又設獻俘位於東西街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之前，以北為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鋹等及其偽官，皆乘馬持露布前引。露布墨書帛上。將校押入，自景風門次薰風門，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至太廟西南門下馬，入至南神門外，北向西上立，監押將校次南立。俟行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又押至太社，如上儀。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俟。皇帝將座，引至位。其日，文武常參官並常服，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仁操版奏請中嚴，百官就位定。獻俘至，攝侍中孟玄珏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扇門。羣臣合班，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鋹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其文曰：『嶺南道行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國家仰稽玄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唯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凶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曾有。恨刃鋒之未快，用鋸解以恣情。懽割剥屠，窮彼殘害。一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眾心向明，如望皎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幹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南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准，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陣以交鋒，復揮戈而誓眾。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檣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霑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户倒懸之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並偽命判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玉清宫使、右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龔澄樞澄，列聖宫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至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宣訖，通事舍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尚書。次攝刑部尚書盧多遜進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鋹於樓前，詰鋹翻覆之罪，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襲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澄樞等卻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偽官內太師潘崇徹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偽官玉清宫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宫使、六軍觀軍容使李托，內門使、內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其法場，據長安故事，並於子城西南隅獨柳下。今如戮於梁門外，即合宜准令文，合步行，便以所繫白練牽引至法場。斬訖，停泊經宿，所司即為埋瘞。如有親故，一任收葬。如是世為國讎，即以函盛首級，納於太社頭庫，即棄其屍。乃詔釋鋹縛，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師之問罪，傾臣節以來降。既露姦欺，自招覆滅，獻俘請命，固合誅夷。就擒無捨罪之文，釋縛示仲恩之典。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屈我國法。所得罪特放。』鋹拜舞稱謝。次命閤門使宣制，釋偽官劉保興等罪。自鋹而下，各賜襲衣、冠帶、韡笏、器幣、鞍勒馬，咸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中奏禮畢，放仗如儀。六月十八日，詔授鋹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郎置同正員，仍封恩赦侯，食邑二千户。初，將定獻俘之儀，吏部尚書張昭時以足疾致仕，帝遣近臣就家問其禮。昭以疾，口占以授使者，朝論服其該博。

又《兵七・討叛一・平廣南》 太祖開寶三年九月八日，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總管，武陵團練使尹崇珂副之，就命道州

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十餘人，發諸州兵赴賀州。始用師於嶺表也。先是，廣南劉鋹為政昏暴，民皆苦之。數舉兵來寇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請討之。帝初為含容，詔江南李煜致書論令歸款，鋹不聽，故命美征討之。十月，潘美等克賀州。十一月，下桂、昭、連三州，敗廣南軍萬人，殺獲甚眾，遂下韶州。四年，收英、雄二州。二月，潘美遣人部送廣南偽命左僕射蕭潾、中書舍人卓惟休赴闕，以鋹表來上。遂克廣州，擒劉鋹。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傳》　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為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州，鋹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

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鋹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潾、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潾等赴闕。

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栅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

又　卷二五九《尹崇珂傳》　乾德中，征嶺表，以崇珂為行營馬步軍副部署。克廣州，擒劉鋹，即日詔與潘美同知廣州兼市舶轉運等使，録功遷保信軍節度。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使鄧存忠、韶州賊帥周思瓊、春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崇珂討之，太祖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還治所。

又　卷四八一《世家四・南漢劉氏》　南漢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高祖安仁，仕唐為潮州刺史，因家嶺表。

先是，晟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郴、賀等州。開寶初，鋹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為政昏暴，民被其毒，請討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鋹使稱臣，歸湖南舊地。鋹不從。煜又遣其給事中龔慎儀遣書曰：

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罄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

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

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

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籍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于此而不揣于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于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于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

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汎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為人下。』此大約皆説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

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粮，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虚設矣。其次曰，或大朝用吴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摇，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

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吴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蹀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

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

復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吴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卽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

鋹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

開寶三年，太祖命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討之。八月，師至白霞，鋹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壕隍多飾為宫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

州，李托往韶州，盡守禦之策。

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澄樞遁歸。鋹遣大將伍彥柔領兵赴賀，美等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至，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麾。伏兵卒發，彥柔衆大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首以示城中。翌日，城陷。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鋹令都統潘崇徹將兵五萬屯賀江。十月，美等次昭州，破開建砦，殺卒數百，擒砦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亦奔。十一月，連州陷，招討使盧收率衆退保清遠。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下。初，鋹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韶州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鋹始令甄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

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美等疑有伏兵，乃挾鋹使速度諸險。二月，過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鋹聞之，取舶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美等將至城，鋹懼，遣其右僕射蕭滙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傳》。使者乞部送赴闕，師遂頓城外。鋹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為拒扞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迎戰，大為所敗，美乘風縱火，煙埃坌起，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鋹盡焚其府庫。美擒鋹及龔澄樞、李托、薛崇譽與宗室文武九十七人，同縻於龍德宮。保興逃於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斬閹工五百餘人。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户十七萬。

鋹至江陵，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鋹，鋹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曰：『先主歲貢大朝，輜重比至荆州，乃令師進至邸，于此造車，以給饋運爾。』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

至京，舍于玉津園，太祖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鋹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澄樞、托、崇譽。翌日，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左僕射蕭滙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立簿。

四年，詔鋹月給增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八年，李煜平，遷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又進衛國公。五年，卒，年三十九。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宫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

明・黃佐《廣州人物傳》卷五《宋刑部尚書李公》 李廷珙者，連州人也。【略】時劉鋹為不道，屠戮忠良，且戕其骨肉殆盡，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廷珙知其必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嘉其忠義，詔授郴州沿邊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持節春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廷珙感激，明年獻策平南漢。開寶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為桂州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廷珙嚮導伐之，出師下賀州，復下韶、桂，將東攻連山，南漢將盧枝戍騎田嶺。嶺號咽喉地，王師力攻，敗績。廷珙引大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枝屯百餘里。聞枝堅壘以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枝衆皆廷珙故部曲，願輸忠久矣，若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揮之，果讙譟而降，枝燒壘遁去。鋹聞枝遁，内外震恐，所遣將皆敗還。宋諸軍連克捷。明年二月，南漢平，皆廷珙嚮導之力也。詔為廣西總管招討使，取五管，餘逆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其所居鄉爲奉化，官至刑部尚書。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六六《南漢九・李託傳》 後主立，改玩華宫使、内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宫使。託納二養女於後主，長為貴妃，次為美人，政事皆訪託而後行。加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宫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内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内太師。宋師既陷韶州，統軍使

李承渥敗死，節度副使辛延渥問道遣信覘後主納款，託堅沮其議，及就擒至許田，宋太祖馳使問：『託等昨已約降，復率衆來拒戰，及軍敗，又縱火燔府庫，誰為之謀者？』託俛首不能對。諫議大夫王珪復詰責之，託乃引伏。後至汴京，被戮。

清・梁廷枏《南漢書》卷六《後主紀二》 大寶十四年春正月，宋將潘美等陷英州，復陷雄州。都統潘崇徹以衆降於宋，宋師進次瀧頭。帝遣使請和，求緩師，美等不許，恐我兵設伏，挾使者速度諸險。甲子，宋師至柵口。乙丑，至馬徑，屯雙女山下，直瞰我軍柵。游騎數出挑戰，植廷曉將發卒迎擊，招討使郭崇岳止之，堅壁自守。帝取巨舶十餘艘，載其妃嬪、金寶，將浮海。未發，宦官樂范與衛兵千餘盜舶走。帝益懼，遣王珪詣宋軍通好。又遣左仆射蕭濯、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宋軍乞降。宋殿直冉彥袞以濯等赴汴，帝命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命判六軍十二衛正王保興率百官出迎，爲崇岳所遏。己巳，遣保興率國內兵并力拒戰。庚午，植廷曉領前鋒據水陣，崇岳殿後。宋師濟，廷曉戰敗死之，崇岳奔還柵。美募丁夫間道造柵，縱火，天風轉北，我軍復大敗，崇岳爲亂兵所殺，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焚府庫、宮殿，帝欲赴火死，不決。辛未，宋師至白田，帝素衣白馬出城北七里降，漢亡。美等入城，俘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後主同縶於龍德宮，斬宦官五百餘人。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盡籍於宋。

四月，美遣使部送後主及宗黨、官屬歸宋京。行抵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後主問學士黃德昭：『師進何人？何爲在此？』德昭曰：『高祖居藩時，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給饋運耳。』後主泣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聞此言，今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至宋京師，舍後主於玉津園。甲午，宋太祖命參知政事呂余慶劾問約降復戰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龔澄樞、李托、薛崇譽。太祖復遣使責問，澄樞等皆不能對。五月乙未朔，宋有司率武士以帛繫後主及官屬，先獻太廟及太社。太祖御明德門樓，通事舍人引後主就東西街南北向俘位。太祖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後主，後主曰：『臣年十七僭僞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臣是臣下，澄樞等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斬澄樞、托、崇譽三人於千秋門外，釋後主，賜宴於大明殿，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班在上將軍下。以正王保興爲右監門率府率，右僕射蕭濯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賞賜有差。六月乙酉，宋太祖賜後主月奉外錢五萬、米五千斛。開寶五年五月庚申，賜錢百五十萬。

八年十二月己未，江南平，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二年二月壬子，賜宴崇德殿。三年正月辛丑，賜宴崇德殿。三月己酉，賜宴長春殿。五年三月己丑薨，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又 卷一三《李承渥傳》 李承渥，不知所自起。事後主，數有戰功。大寶十三年，賀、昭、桂、連諸州，相繼爲宋將潘美等所陷。後主意四州本楚舊地，宋既克復，當卽旋師。已聞宋師長驅指韶州，始懼，命承渥爲都統，將十餘萬衆，列陣韶之蓮花峰下。先是，承渥嘗教象爲陣，每象必十數人，各操兵刃，坐象背。凡戰，則先驅象佈陣前，以壯軍威。至是，列象待戰。美等盡索弩射象，象不能抵，相率奔踶，乘象兵士皆傾側墮地，自相踐踏，步軍蹂躪，死者不可勝算。美等率衆噪逐之，遂大潰。承渥遁歸韶州，自此不能守。

又 《植廷曉傳》 植廷曉，字朗伯，東莞人。爲將有勇略，見後主酷虐日甚，解去兵柄。大寶十三年，宋師既破李承渥，拔韶州，後主顧諸將無可使者，始起用廷曉，命與郭崇岳統衆六萬屯馬逕，列柵待敵。明年，宋將潘美等陷英、雄二州，進次瀧頭。後主遣使請和，美等挾使者，直逼馬徑前鋒來挑戰。廷曉將發兵擊之，崇岳屢言不可，廷曉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我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乃自領兵握水而陣，約崇岳爲後殿，使禦宋軍奔衝。美等濟水，廷曉迎擊，力戰不勝，遂死焉。

又 卷一五《邵廷琄傳》 邵廷琄，連州桂陽人，自其先世居高良鄉之龍口。【略】時後主驕侈日甚，人情憂危，廷琄從容諫曰：『男兒十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束。』後主不聽。會建禹餘宮成，後主常避暑其中。廷琄每從幸，愛其地山水，因求解去兵柄，改領宮使，後主從之，而仍令典兵。偶入武庫，驗試諸戎器多壞，乃製式親督匠役改

造之。既而宋受周鼎，廷琄屢言於後主曰：『先朝乘唐亂，故有南越之地五十餘年。幸中國有故，干戈弗及，而我益驕於無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聞諸國悉珠寶奉中國，而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瑇瑁、翠羽積於内府，歲久而不可較，曾未聞舉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敵？』後主惡廷琄言直，深恨之。未幾，宋果以兵攻郴州，招討使曁彦贇與刺史陸光圖皆戰死，乘勝進圍連州。團練使吳懷恩素號善戰，會爲部軍所殺，後主始思廷琄言，加開府儀同三司、東西面招討使，使率舟師屯洸口。宋軍既退，廷琄撫循士卒，招撫亡叛，邊禁嚴明無敢犯。復繕治甲兵，親爲訓練，圖復所失地。同列忌其成功，投無名書，言廷琄反。後主信之，遣使就軍中賜死。士卒排軍門爭入，見使者哀訴廷琄無反狀，請覆加核驗。不許，卒被殺。廷琄雖中官，然言論峭直，頗羞與羣閹伍。有文武幹略，博覽書史，而最善騎射，當時倚爲良將。既横死，軍民皆痛哭，共立祠，祀於洸口。

又　卷一六《潘崇徹傳》　潘崇徹，咸寧人，事高祖爲内侍省局丞。讀兵書，頗有鈐略。【略】既而宋將潘美等來攻，師次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是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可統軍者又翦滅殆盡，諸將率驕懦不可恃。後主詔廷議，咸請起用崇徹，崇徹辭以目疾。後主怒，即遣伍彦柔領衆禦宋。已而彦柔遇伏死，賀州遂失。後主始惶迫，加崇徹内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戍賀江。宋師攻昭州急，警報叠至，崇徹但擁兵自保，不肯出援。聞英、雄二州相繼陷，知國不復能守，率所部衆詣宋軍降。入宋，太祖聞其不爲後主用，特赦之，授汝州别駕，尋卒。

又　《郭崇岳傳》　郭崇岳，番禺人，宫媚梁鸞真養子。幼爲閹豎，頗慧黠，善伺人意。乾和中，爲内侍監。後主嗣位，遷内侍中、太微宫使。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以兵來攻韶州，都統李承渥領數萬衆出韶陽，爲所敗。後主震駭，顧諸將莫可使者，計無所出，晝夜不復寧居。鸞真知之，密薦其子有將略可用，即授招討使，使與大將植廷曉，各統所領兵守馬徑，去興王府裁百餘里。宋師進至瀧頭，越日過馬徑，與崇岳寨相距十里，前軍摩壘挑戰。崇岳本乏謀勇，其統卒又半屬韶、英敗傷亡虜之餘，畏敵鋒銳，各瑟縮無鬬志。廷曉屢請於崇岳，欲引本部拒戰，崇岳不可。但日禱祀鬼神，求却敵，誡將士自固壁壘。未幾，宋師進益急。後主無計，乃遣正王保興，率百官將詣宋營求降。道過崇岳寨，崇岳堅阻之，不使達，保興因盡起國内兵來助戰。崇岳仍主守議，廷曉力爭，始強出，語詳《廷曉傳》。於是，廷曉領前鋒據水列陣，崇岳遏後。美等師濟，廷曉力戰死，崇岳望寨奔還。美謂其轉運使王明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以攻，必致擾亂。因其亂而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持二炬間道造我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先是，南風甚勁，美軍至，風勢卒轉，烟埃盆起，軍中惶遽不知所爲，崇岳爲亂兵所殺。

又　《龔澄樞傳》　龔澄樞，咸寧人。【略】時後主喜親宦官，澄樞貌爲廉信，小心將事，倚任最篤，兼萬華官使，授驃騎大將軍。【略】大寶十三年，宋將潘美師至白霞，後主遣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戍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賞賚，皆歡躍引領待。已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美等遂得連勝。既逼興王府城，澄樞謀於崇譽等曰：『北軍之來，不過利我國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無以守，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宫殿府庫，一夕皆盡。及後主出降，澄樞被執，同縻龍德宫。既而送歸汴京，斬於千秋門外。初，高祖改名龔，有術者謂：他日恐有此姓敗國。至是，果如所言。

論説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平南漢》　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蓋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甦民命。

《宋史》卷二五八《潘美等傳論》　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討之託。劉鋹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則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

明・黄佐《廣州人物傳》卷二二《宦者傳序》　嗚呼！漢、唐任用宦者之事可鑑矣。其效至於墟宗社，潰天下，而身亦菹醢。南漢劉氏以蕞爾國，乃有甚焉者。以史考之，初，龔雖寵任中官，其數纔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晟時千餘人，稍增内常侍、諸謁者之稱。至鋹漸至七

千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其上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抵皆宦者也，卒用襲澄樞輩以亡其國。鋹之亡也，取舶船千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帥衛兵千餘盜舶船走。宋將潘美既得鋹，乃有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皆斬之。當其用事時，作諸淫巧、淫刑、苛征，主存則蟻附，主亡則鳥散。嗚呼！吾廣之民，當時罹其荼毒者可勝道哉！然猶有邵廷琄之忠智，藍繼宗之謹愿者焉，千萬中而一見者也。

又《邵廷琄等傳論》 嗚呼！此三四輩者，其為鋹災也，何啻妖異？而鋹方寶之以為瑞。雖然無宋師，吾知其亡不久也。宋師之來也，一戰而暨、陸二人者死，又戰而伍彥柔死，又戰而李承渥、植廷曉死，門外人亦何負鋹哉！彼澄樞輩乃至汴而後死，一何晚也。使鋹以其用澄樞輩者而用廷琄，或者其有濟乎！而長謀遠策，鬱不及施，忽嬰無妄之禍，雖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而鋹亦自速其亡矣。嗚呼！鋹固童騃竊據之君也，又何誅焉？

清・汪森《粵西文載》卷五七《〔明〕蘇濬〈宋紀論〉》 宋藝祖命將平江南，獨委曹彬，而副以潘美，至殺掠之戒，尤諄諄焉。余觀潘美平南漢，閹寺之外不妄戮一人，其功豈在彬下耶？

明・馮琦《經濟類編》卷一九《宮掖類三・宦官》 南漢主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一《宋太祖》 宋興之初，孟昶、劉鋹先亡，江南次之，而吳越又次之者，何哉？【略】劉鋹為政，專事酷烈，甚至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繁重，民不聊生。其淫刑又何如哉？嗟乎！以區區蕞爾之國，乃敢肆為奢淫之政，天既怒於上，民復怨於下，欲其不先於敗，可乎？【略】由是觀之，為善是以保國，為不善是以喪邦，其理固昭昭矣。後之欲保其國者，可不以恭儉愛民為尚，而以奢侈虐民為戒乎！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六六《南漢九・林延遇等傳論》 自古禍人國者，惟宦官為甚。其結主也，以善柔而情，常昵於不可解；其毒人也，以險鷙而患，每發於有所忽。粵漢及唐，其較著者也。劉氏自乾和以後，奄寺至七千餘人，而舞法擅政者，若延遇之陰狡善謀，澄樞之險詐亂國，彥真之殘忍妬賢，延壽之淫巧惑上，託則納女以操國柄，崇譽則握算以竊主權，議出多門，內外朋比，君既不恤，國亦隨之。雖昔伊戾禍宋，豎刁亂齊，未有若此之烈也，要其所從來漸矣。嗚呼！知此可以論世云。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錄》卷一〇《宋》 劉鋹疑酒中有毒，太祖取酒自飲之。羣臣乞留錢俶章疏，太祖以黃袱封識，命途中密觀之。此於大度中寓權術也。【略】

南漢主劉鋹以珠結鞍勒，與蜀主昶以寶裝溺器同一驕縱。況淫刑以逞，賦斂繁興，民怨已極。太祖曰：『吾當救此一方民。』蓋逆知潘美之往必有功矣，其為諸國降王長，不亦宜乎？

清・梁廷枏《南漢書》卷一五《宦官傳一論》 廷枏曰：【略】以宦官之流毒也如此，君之縱使流毒也又如此，假令國祚稍長，龔澄樞諸人得正衣冠終衽席上，首惡既已無恙，踵起者復效其尤，此邦之人曷其有極！然而天道禍淫之，謂何能任六十州之號寒啼饑，久受其荼毒也乎！此時雨之師，之所以不數月至其國都，而黨之衆者散，爵之重者奪，柄之專者殺，抱屈死者，可以起九原而呼快也！然至是而其君仍不悟也！嗚呼！

又 卷一八《叛逆傳序論》 廷枏曰：【略】予論撰《南漢》至《叛逆傳》，取斯言而三復之，反觀而通其意。夫陳道庠，弒君之賊；張遇賢，寇盜之流。夫人而知之矣！若周渭、李廷珙兩人之在宋，循聲懋績，皆卓卓爭光史乘。然考其仕履，實先委質於嶺南。渭則中道奔逃，不聞解職，從容而去，律以亡叛，義有難辭。至廷珙乃反面稱戈，身爲鄉導，必致故主之敗亡而後已，豈未踐朝階之唐承裕、駱崇璨比乎！蓋於宋，則爲歸命；於南漢，則爲叛臣。著州乘者，所以有奉化不如奉義之責也。《連州志》：廷珙嘗爲番禺簿，鋹而不可與言，有辭祿焉耳。君子曰：

『惜也！里名奉化，不如奉義。』或曰：『潘崇徹擁衆不效命，臨危而請降，是亦叛臣也。』予應之曰：『南漢之宦職，半無人理，能與語名教哉！名教之設，可以例君子，而不可以強小人！』

藝文

宋・石介《徂徠先生文集》卷一《宋頌九首・莫醜》　太祖皇帝用周渭之策，命潘美取廣州也。

莫醜匪虺，莫悍匪兕，有鋹在南，毒螫不已，沸湯熱火，暴我赤子。皇祖曰：『吁！天生蒸民，立之君長，以養以仁。乃予不恤，匪鋹之嚚。』

乃謀於渭，乃將於美。王師鷹揚，涉江萬里。闢其城門，鋹號請死。皇祖有德，乾覆坤容，予在弔民，不殺以封。皇祖慈仁，感於昆蟲。

宋・崔敦禮《宮教集》卷三《樂章・猛虎攫》　劉鋹僭號嶺南，虐其民，潘美伐之，俘以獻，為《猛虎攫》。

猛虎攫，噬海隅。跨嶠綿嶺，環為鑪。流膏解節，民畢屠。帝怒惠顧，思往蘇。授以虣將，施天誅。長驅無垠，抵其郛。手援炎歊，吹以濡。長纓繫頸，來纍纍。撐骸膾肉，窮凶徒。觀城告社，咸嗟歔。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時雨霈》　時雨霈，取廣南也。劉鋹淫虐，我師弔其民，俘鋹以歸。

時雨霈，旱火絶，聖人出，虐政滅。五嶺之君，盲風怪雲，毒蛇臻臻，相其不仁。南兵象陳，自謂孔武，有獻在廟，僞臣僞主，降者榮之，叛者生之，將不若是，彼死爭之。十僞之夷，一用此道。天祐烈祖，仁以易暴。

宋・方信孺《南海百詠・劉氏銅像》　霸業凄凉一炬休，鑄金為像亦狂謀。五湖但説鴟夷子，千古誰知恩赦侯。

又《劉氏郊壇》　一德由來可享天，東隣牛祭亦徒然。荒凉到處遊麋鹿，誰識郊壇八面圓。

又《媚川都》　漭漭愁雲弔媚川，蚌胎光彩夜連天。幽魂水底猶相泣，恨不生逢開寶年。

又《劉氏山》　一徑縈紆夾粉墻，嚮來臺館化僧房。周遭老木依然在，曾見劉家僞帝王。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象之犇》　劉鋹亂嶺南，為象陣以拒王師，象奔踶反踐，俘鋹以獻。為《象之犇》第八。

象之犇斯，惟迹蹶蹶。魚麗駕空，雲鳥潰。南草浮浮，順於貔貅。焚其帑，實棄厥陬。皇風播，平聲霧。星辰起，皆北走。唐季以來，逆雛來咮。嶺海肅清，無留後。於汴獻囚，凱歌奏。

又　卷二《宋騎吹曲・邸吏謁故主曲第十》　嶺南使鶴日教戰，巫女才人謔相見。南橈欲載遠遊冠，衛士盜船去不還。夢見隨俘上江邸，道謁淒凉惟故吏。自言置邸本先王，方物入朝緣此至。聞言含咽涕灑江，況乃園人舊姓龐。淚辭嶺海無歸處，蒙恩祇向江陵住。

《宋濂全集》卷九一《鼓吹曲・象斯奔》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為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為《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擴南爝。開重昏，揭兩曜。通粤海，接閩徼。虜初弗知，跳踉以戲。敢持厥鷇雛，鬬與隼俱。力索氣銷，始就縛。三軍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略。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清・張其淦《東莞詩録》卷四《［明］黎光〈過洸口弔邵廷琄〉》　宮使遭讒日，軍中盡感傷。伍員寧負國，屈子竟沉湘。身殞英靈在，名留史傳香。遺祠今已廢，無處奠椒漿。

明・陳璉《琴軒集》卷五《哀洸口有序》　南漢禹餘宮東面招討使、内侍監、上柱國邵廷琄，劉鋹愛將也。宋太祖受禪，廷琄言於鋹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然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真人已出，必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為備。不然，率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懵然不以為慮，及宋師南伐，鋹所遣將戰死，始思廷琄言，命廷琄以舟師出洸口。有譖之者，鋹遣使賜死。士卒排軍門訴無反狀，不能救，為立祠洸口。廷琄，東莞人，邵村者即其遺族。

哀洸口，天為愁，海風吹鬢寒颼颼。五羊城頭天狗墮，南漢霸氣應全收。天吳海鯨恣吞噬，漠漠妖氛徧南裔。皇風聞已暢中原，嶺海瘡痍待湔

洗。禹餘宮使輸忠言，主聽不悟誠堪憐。舟師甫自屯洗口，此身已殞讒人手。至今山下有遺祠，日色慘澹行人悲。

明・張詡《南海雜詠》卷五《洗口一》 在郡北四百里，南漢愛將邵廷琄被譖賜死之地也。

洗口水流秋復春，禹餘宮迹久封塵。不知當日為心膂，門裏人還門外人。南漢主嘗謂士人為門外人，獨任宦者。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進用，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也。

又《媚川都》 偽劉采珠之地也，隸卒二千人，因而死者相枕，既充府庫，復以飾棟宇及宮女之妝。潘美克平之後，得之以進，太祖令小黃門持示宰相，且言采珠危苦之狀。開寶五年詔廢。

君不見媚川都，浪如屋。風日號，鬼夜哭。老蚌放光射太微，小蛇學作蒼龍飛。生靈十萬化魚鱉，裸形入水尋珠璣。十無一二返，往往飽鯨鯢。一朝雷震蛇驚死，怪滅氛消從此始。

明・黃佐《廣州人物傳》卷二二《宦者傳・南漢招討使紹公廷琄》 邑人祁順為辭弔廷琄曰：『世有竭忠以致怨兮，吾不知其何因。非夫子之不幸兮，蓋遭時之不辰。嗚呼，危哉！大宋勃興兮，天命歸矣；南漢昏冥兮，霸圖衰矣。小不可以敵大兮，人不可以逆天；匪修備則通好兮，乃人事之當然。陳片辭之懇欵兮，由忠誠之內宣。彼倀倀其弗瘖兮，羌獨以爲狂言。怒斥參苓兮，諱藏痼病；焚棄五穀兮，烹羞堇薷。宮庭之不處兮，置身檻穽。以酖毒為良味兮，謂坦塗為嶮徑。碧敷宮菌兮，獸觸門牆；井石彳亍兮，悉以為祥。於物理猶弗察兮，又何辯於奸良；繄庸愚之擁蔽兮，固賢哲之所怪。寧盡心於所事兮，忍坐視其顛敗；握舟兵于要境兮，修邊備而弗懈。人方視以為安兮，忽罹讒而遭害；讒何親而可愛兮，忠何辜而見仇。豈天運之使然，亦人事之所差。身雖致而名存兮，在夫子夫何尤。覽芳祠之舊趾兮，山水助其清幽。系曰：浮雲冥濛，吁噎霧兮。霜露悽慘，霰雪侵兮。麟鳳就烹，梟狼橫兮。梁摧棟落，大厦其傾兮。比干之剖，周克商兮。吳殺子胥，國以亡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傷兮。

清・戴文燈《靜退齋集》卷三《廣州雜詩八首三》 昌華故苑委蒿蓬，簪珥承恩女侍中。鐵塔有名留內監，光孝寺鐵塔爲劉鋹建，上有內監龔澄樞名。珠襦無地閟幽宮。明末，村民發劉龔墓。花田白雪魂難覓，花田爲南漢內人斜，有美人喜簪素馨，没而葬此，故所種特多，開時遠望如雪。桃水紅雲宴已終。桃水有甘泉苑，劉鋹與盧瑤仙等爲紅雲宴于此。堪笑降王歸覲日，詼諧猶自傲河東。

清・杭世駿《道古堂詩集》卷一六《南漢金塗鐵墉歌》 香刹崢泓花雨歇，秋繁匝地凉珠結。華幢七級鬬莊嚴，湧立東西兩突兀。棱尖蓴蓴刺天閶，蕉葉盤盤卷雌蜺。是誰留此鎮山門，儼似巍峩雙闕揭。我來開梵訶子林，衣上濃陰清可擷。脩廊走徧寶坊開，捩眼香雲驚一瞥。青苔繡蝕九蓮花，勁骨橫撐孤竹節。層層烟蓋透瓏玲，獵獵風輪轉替戾。細尋銘字瘦蛟蟠，淨剔霜花釵股折。僞號公稱大寶年，傳家不改驕淫轍。矯首江天三太息，往事茫茫更稱說。昌華苑裏月如霜，歌舞岡頭花似血。髡徒噓燄竊國鈞，熏涿瞞天污朝列。塗金定徵三品貢，鑄錯空糜六州鐵。君不見天險頻爲荒宴移，地脈潛教媚川洩。又不見洗祠枉殺邵廷琄，賀江晚起潘崇徹。雙女山前戰艦空，流出降帆水嗚咽。江南眼見死牽機，西蜀同時亦灰滅。亡王獨爾保天年，佛力居然佑顛蹶。我思縛帚埽遊塵，梯桃難通徑路絶。我思濡紙拓輕煤，只恐諸天嗔怪毒龍掣。尋僧弔古起羈愁，漸漸西烏澹將没。摩挲千過飽興亡，歸到虛堂轉騷屑。

清・張塤《竹葉庵文集》卷二《古迹五首三》 半壁東南五十載，降王繫組被生擒。造洲枉説千年藥，涂塔虛糜三品金。宫使宴游清夜永，貴人歌舞落花深。宋師自入彬州路，洗口寃魂海底沈。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七《南漢・劉鋹》 天華別殿築離宫，兩世奢淫襲祖風。買宴金多珠月曉，鬬花香散荔雲紅。兔絲吞骨諸王盡，牛女占星五嶺通。執槌願為降國長，木棉吹落粤江東。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劉鋹》 宴罷紅雲擁媚猪，殿中銀柱海中珠。朝廷大柄歸閹黨，寶幄香風著女巫。洗口講行空立廟，瀧頭險度坐成俘。不知去作降王長，何似蕭閒一丈夫。

又《潘崇徹》 桂州城上月娟娟，刁斗無聲士卒眠。八百伶人吹玉笛，轅門深閉夜開筵。

又《龔澄樞》 千秋門外巨閹誅，同惡相看薛李俱。悞信讖書襲改龔，不知亡國是澄樞。

清・吳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一一《十國春秋小樂府・南漢》

內三公，女侍中，小南强，但吹雌風。森刀山，挺劒樹，生地獄，愁無活處，一方塗炭悲蒼生。羊頭二四讖早成，大梁布衣待爾往。後來李煜前孟昶，執挺請作降王長。

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八《洸口四首四》　猶唱哀洸口，遺風樂府詞。偏方何事業，霸史不虛欺。水國謳魚稻，山牛兆兔絲，降王作長去，可比邵家祠。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十國小樂府・南漢》　不爲洛州刺史，且作風流天子。風流天子何可長，執挺願先諸降王。宴罷紅雲來白雨，珠堂玉殿成焦土。

清・江之紀《白圭堂詩鈔》卷五《光孝寺觀南漢金塗鐵塔歌》　尉（他）［佗］城西訶子林，貝多葉緑清客心。寺僧示我南漢物，烏金寶塔塗黄金。憶昨紇干凍雀死，洛州歲歲易刺史。海中妖蜃作飛龍，攬黑嶺南天萬重。公卿皆由鼇室進，剥皮鑿面當酒令。誰能救此一方人，不死干戈死苛政。驕奢淫虐五十年，斗牛怨氣接西乾。富貴無聊圖作佛，却思鑄此廣福田。比丘監使名争列，此錯何止六州鐵。看來原不是金塗，點點萬家兒女血。溪州銅柱生秋苔，錢唐鐵券亦塵埃。區區一塔故無恙，陰雨時聞寃鬼哀。君不見歌舞岡頹麋鹿上，小南強作降王長。錦衣百輩東市刑，銀鍾拜賜雙淚零，此時老佛偏無靈。

清・朱文治《繞竹山房續詩稿》卷一四《南漢雜詩二十四首二十二》　講武池頭扈從行，心疑賜酒手空擎。願為執挺降王長，侍宴長春過此生。

清・阮元《揅經室四集》卷一一《嶺南荔支詞五》　紅雲宴罷有降王，馬上珠鞍入大梁。此果竟難降得去，自應也號小南强。

清・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卷一《十國春秋樂府・小南强》　羊頭二四白雨至，兔絲吞骨女豬媚。雲華御室碧落天，冠珮獨拜盧瓊仙。老蛟青霧出嶺海，雒州刺史鑄枷待。手持玉挺長降王，末罷香死小南强。

清・譚瑩《樂志堂詩集》卷五《南漢樂府・媚川都》　足繫索，索縋石。三千人，五百尺。飾殿宇，飾梁棟，課定何知。溺死眾，媚川都，置珠人痛。欲以空城貽趙宋，嗚呼！煨燼偏存卅六甕。

又《內太師》　家室子孫無可戀，掖庭諸局三公選，南漢興亡宦者傳。赫赫頭銜內太師，國運先隨國政移。自宮求進風何惡，前襲澄樞後李托。椓人炯戒亦昭然，快哉駢斬千秋門。禹餘宮使邵廷捐，洸口至今遺廟存。

又《門外人》　門外人，門外非無人，宦者二萬皆親臣。門外人，門外豈有人？下之鼇室方得君，狀頴進士何不倫。下及僧道尤難言，自宮求進誰屑聞。門外人，有室家，有子孫。門外人，宜遠征，宜隱淪，此何時，猥守官。

又《降王長》　大梁布衣偏倜儻，執挺自詡降王長。大夫倘悔蕭閑甚，天子尚作風流想。荒淫僭國五十年，駢首就戮非寡恩。口辯詼諧身獲全，滅亡之主何譏焉。君不見劉禪及孫皓，絶無心肝陳叔寶。

又《論粵東金石絶句三十三・鎮象塔記》　邵廷捐在禹餘宮，內太師偏品秩崇。洸口廟存碑再泐，摩挲殘缺話精忠。

清・彭慰高《仙心閣詩鈔》卷三《讀北宋史十六首二》　蓮花峰下縱貔貅，象陣能勝勁弩無。早識嶺南民力盡，詔書先罷媚川都。

又《讀北宋史十六首三》　闕廷待罪意春容，巧結珠鞍狀戲龍。講武池邊一杯酒，要將大度懾侯封。

清・張裕釗《濂亭遺詩》卷二《讀陳璉哀洸口詩》　霸氣東南事已休，況緣貝錦弃良謀。信陵憂死大梁陷，李牧讒誅全趙收。吳下新謠黄菜葉，秣陵遺恨白浮鳩。敗亡覆轍一邱貉，江水千秋東北流。

清・方澍《嶺南吟稿》卷下《南漢宮詞十二》　潘美軍屯海上烽，他年牛角鼠求容。千秋門外更生恥，巧結珠鞍學戲龍。

雜録

宋・佚名《五國故事》卷下《偽漢彭城氏》　鋹，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游冠，妖言以陳禍福，鋹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胡子為大帝言，謂鋹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為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鋹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鋹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

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蕈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焉。鋹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爇府庫，寶貨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甕焉。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邪？』鋹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為政，加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亡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幸乎！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 擒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户部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南漢》 鋹口辯性巧，常以珍珠結戲龍於鞍勒，以獻尚方，工伎莫不駭伏。太祖歎曰：『鋹至京師，猶規什一之利。移此心計治其國，豈至滅亡耶？』鋹在僞邦，於海門鎮募採珠卒二千，號『媚川都』。以石鎚足而下，有及五百餘尺而後得珠，則引綆而出，氣不屬且死者不可勝計，所積盈府庫，而其求無厭。及敗，悉以焚棄，潘美猶於煨燼中得其餘，以獻之朝廷。於是太祖詔廢媚川都，仍禁民間不得以採珠為業。

宋・王闢之《渑水燕談録》卷九《雜録》 劉鋹據嶺南，置兵八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璣充積内庫，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廢『媚川都』，黥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

元・吴萊《淵穎集》卷九《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記》 鎮象塔在東莞西，南漢禹餘宫使邵廷琄造。廷琄，劉氏愛將，嘗告劉鋹曰：『漢承唐亂，幸天下有故，干戈弗及。漢寢驕，今諸國悉珍寶奉中國，漢不可後，否則宜斂兵自守已。』而宋師至，廷琄將舟師出洸口，鋹疑廷琄必叛，殺廷琄。

明・朱瞻基《五倫書》卷二一《君道・善行・命將》 帝遣潘美伐南漢主劉鋹。美進兵薄城下，漢主懼。美遣人諭以帝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此五者惟所行之，他不敢問也。漢主不果降，卒被擒而歸。

清・梁廷枏《南漢書》卷六《後主紀二》 後主性庸懦，早歲嗣位，政務未諳，疑羣臣皆有家室，惟宦者專誠可信，遂委國事於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臺省官僅備員，不復預機密。每詳覽可否，皆瓊仙指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入宫，自言玉皇附其身，呼後主爲太子皇帝，詭言：『瓊仙、澄樞、延壽，皆我遣輔太子，有過不得治。』於宫中施帷幄，列珍玩，設玉皇座。樊胡子冠遠游冠，紫衣，紫霞裙，坐爲玉皇，言宣禍福，事皆決焉。後主再拜聽命。梁山師、馬媪、何擬之徒出入宫掖。宫人多具冠帶，領外事。先是，高祖雖寵任中官，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中宗稍增至千餘人，已有内常侍、諸謁者之稱。至後主漸至七千餘，有爲内三師、三公者，諸使名多至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以百官爲『門外人』，臣工有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稍負才略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宫闈。由是，綱紀大壞。又踵祖、父奢酷，立萬政殿，一柱之飾費白金三千錠，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千萬。興王府中鑿湖五百餘丈，曰『藥州』，聚方士煉藥。縱罪人使移太湖靈壁及三江所産巨石，凡九浮海，歸置洲中以自贖。城西濬玉液池，以歲之五月五日，出宫人競渡其中。又崇信釋氏教，於府城四面建二十八寺以應列宿。嘗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兩岸叠中一洞可爲宫。遣人訪得金沙洞地，建天華宫。又夢金龍起於宫所，改洞曰『黄龍』。時議於增城江口穿渠達羅浮，便巡幸，因宋師來，不果。於海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每以石縋索繫兵足入海五七百尺，多溺死。久之，珠充積内府，焚爇之後尚餘美珠四十六甕。所居殿宇梁棟、簾箔，率以珠雜玳瑁爲飾，窮極華麗。宫中有魚英托鏤椰子立壺四，各受三斗。作離宫數十，挈波斯女不時游幸，常至月餘或旬日。每歲荔枝熟，於昌華苑設紅雲宴。又命宫人三月鬬花内殿。後主向晨先啓苑，集衆采擇，俄敕扃户，膳訖，於内殿角勝負。内官抱關置樓置歷，以驗宫人出入，曰『花禁』。負者獻粟金粟銀買燕。自稱『蕭閑大夫』。是時，國用日蹙，重民賦斂，定媚川都課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制大量，每石凡輸一石八斗。巡游所在，率以豪民爲課户，供宴犒之

費。城內行乾亨鉛錢，城外行乾亨銅錢，禁其出入，犯者抵死。俸禄非出特恩，不給銅錢。大海中生金錢蜆，味殊珍異，後主取以自奉，私采者禁。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以爲笑樂，怨聲載道。末年，野蕈生於宫殿，狐鳴鬼哭，妖怪日作，災異叠見，以迄於亡。

初，高祖建國，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數當五十五年，傑假五百五十爲對。始作宫室，得石讖，文曰：『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丑歲建國；兔絲者，中宗卯歲襲位也；吞骨，殺諸弟也；天水爲趙，蓋海，宋國姓；承劉，受劉氏降也。』大有改元，欽州民握羅浮山，得古劍獻之，篆文曰：『丁與水同宫，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解者謂：『宋太祖以丁亥誕下，三語於文爲「聖君出」也。』乾和中，童謡云：『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謂：『辛未二月四日，宋師逼城之兆。』大寶中，多火災，令民家置防火大桶。識者謂：『「防」「房」、「桶」「統」同音，宋分野屬房，言一統也。』至是國滅，蓋有先兆焉。後主雖以愚敗國，然素有口辯，能詼諧，巧作奇技。入宋後，嘗以珍珠結鞍勒爲戲龍狀，名珠龍九五鞍，獻太祖。詔示尚方諸工官，皆駭異。給錢百五十萬償其值，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在國時，每置酖斃其臣下。一日，宋諸臣從太祖幸講武池，後主先至，賜以卮酒。疑有毒，捧杯泣辭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成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別酌賜之。後主大慚，謝。太宗將討太原，宴近臣，後主預焉，奏言：『朝庭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座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降王長。』太宗大笑，賚予甚厚。既薨，賜歸葬於韶州城北六里之王山。

平南唐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南唐》 西蜀、嶺南雖平，而江南貢奉不絶，故未欲加兵，乃遣使諭令入朝。煜稱疾，而沿江繕兵備。始命曹彬、潘美征之。初樊若冰獻采石磯浮梁計，上從之。煜語張洎，洎曰：『古来有之。』煜曰：『兒戲耳。』橋成，王師薄城，而煜不知也。時煜以兵柄任皇甫繼勳，以機事屬陳喬、張洎。傳詔内殿者，徐元瑀、徐元瑜、刁衎。邊書告急，元瑜等皆匿而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而殺繼勳焉。陳喬、張洎常相謂當死社稷，及城陷，喬獨死之，洎從煜歸朝，後至執政。喬字子喬，豫章人。煜以為門下侍郎兼樞密使。煜所遣拒王師，皆非習武事者。其將帥多佩符印，人傳以為笑。及戰，皆不復還。城垂陷，太祖猶遣諭曹彬，令招撫之。煜惑左右之言，卒至就擒。開寶九年至闕，免宣露布，特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追封吳王。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

宋・馬令《南唐書》卷五《後主書》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略】（開寶）七年，皇朝使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

秋，中書舍人李穆賫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

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彦棄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温、鄭彦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

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淩波軍都虞候盧絳為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户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户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椀，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淩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

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

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賛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賛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賛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賛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賛已敗，收國主猶意其不實。

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迹，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

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號，故書名。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禄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齎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略】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書公者，皇朝所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

王著《雜説》百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

又 卷一七《義死傳下·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為廣陵玉笥人。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己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覩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投於承雷。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蓋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

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

又 卷一九《誅死傳・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廕為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為理，吏民安輯。入為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歿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貲產優贍，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軍服，畜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貲富，無效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效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臣屢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雲集，臠割繼勳，頃刻而盡。

又 卷二三《歸明傳下・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為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為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録》，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又《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為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為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為。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六《招諭李煜詔》 敕李煜：朕法天臨人，開懷恕物，每以愛民為念，未嘗黷武肆情；而況待爾之恩，素為殊異，比期會面，深欲宣心。豈謂未體睠懷，惑於疑間，致此嬰城之役，應知火策之由。或以為因在危途，且無外援，攻之則必取，守之則必亡，朕心未然，良有以也。但念滿城生衆，萬旅攻開，偶誤計於一人，致罹殃於兆庶。矧惟終始，素欲保全，邇來雖有差違，朕亦為爾體悉。卻慮方茲隔越，未得悔陳，許乃自新，特頒明旨，惟爾表抱，當用沉思。豈不知先君憤塋，每令保護，在京骨肉，盡禮接延。爾雖疑迷，朕無論變，由爾未能開悟，致令田彼蒸黎。今者覽將帥之上言，讀梯輕之速進，師徒之勢，迅若風驅，旬月之間，必見瓦解，將俞所奏，寧不軫懷？失路之人，所宜指示，逆流之水，用使開通，闢茲劾順之門，協以好生之義。失于此際，悔亦難追。朕既不能愛披生靈，爾亦何路全其家國？若能日度一日，謀無定謀，久長之間，如何了奪！從鑑等先因可奉，未至京師，久茲駐洎郵亭，盡當體認朝旨，俾令歸復，用達誠懷。儻敵固之能除，斯憂危之頓釋，君臣之分，可保如初。禍福兩途，爾當審擇。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 卷二二七《平江南曲赦開寶八年十一月辛丑》 門下：惟彼江南，久從割據，洎中原之有主，奉正朔以投誠，朝廷推恩，保護尤至。而李煜不量力分，每縱姦憸，詐為事大之恭勤，每欲欺天而覬望。修葺城壘，彌年為固守之方；招誘豪強，終日有包藏之志。顯然彰露，達予聽聞，猶推以異恩，許其入覲。堅心背順，稱疾不朝，向來詐欺，一朝俱敗。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問罪之師，駐踰周歲。朕念一城生聚，逃告無門，由愚騃之狂迷，致民人之塗炭。疊令招諭，堅更拒違，以致雷電師徒，同懷忿怒，一舉而孤城自潰，臨危則逆豎擒降。南方既平，萬彙同慶。既洽昇平之化，宜申曠蕩之恩。限赦書到日昧爽以前，應江南管內州縣諸色罪人，云云。太陽委照，沴氣已平，慶此新恩，當知朕意。

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于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開寶七年秋七月丙辰）迥歸，上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冰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冰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卽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冰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荆湖，如若冰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略】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慮，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己。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清池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略】

（冬十月丙戌）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壬辰，曹彬等發荆南，赴金陵。

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且監其軍。

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

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于他日，池州守將戈彦遂棄城走。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于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略】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卽當塗也，江南置軍于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略】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于采石磯，生擒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驅爲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略】

（十一月甲申）詔移石牌鎮浮梁于采石磯，繫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

初爲浮梁，國主聞之，以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于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戊子，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主所遣

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于新林寨。獲戰艦三十艘。【略】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于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十二月）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略】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于常州北境上。

又　卷一六　（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冰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黄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

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

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南岸。【略】

丙戌，樊若冰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侁，朴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略】

二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鈐轄石曦領衆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曦，太原人也。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

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内城，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略】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衆於宣化鎮。【略】

（三月）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於江中，擒五百人。【略】

（夏四月乙巳）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略】

（癸丑）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誠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城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略】

（壬戌）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千餘人秦淮北。【略】

（五月）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略】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楀等皆莫得通，師薄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顔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爲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

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絶，其爲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

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再用子也。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略】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卽奉表請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秋七月）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略】

（八月丙午）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脱身來降，以公霸爲和州刺史。【略】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略】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涕泣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爲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卻，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謀，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

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奈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偏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九月）戊寅，澄率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答。【略】

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爲變，又盡殺之。庚寅，彬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略】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

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爲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既行，卽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耳，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爲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卽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爲奏目，令惟簡乘間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

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爲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略】

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兵。【略】

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

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龍令贇。上曰：『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卽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旛。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拒戰鬬。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略】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十一月）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略】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卽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皷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略】

（丙戌）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絶，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爲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卽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

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卽稱愈。乙未，城陷。【略】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卽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黄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不許，但取金輪之官。

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卽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略】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户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不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卽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略】

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為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條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匹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卽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壠，令太子洗馬、河東吕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又　卷一七　（開寶九年春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

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略】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略】

（二月）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侯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

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

宋・陸游《南唐書》卷三《後主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略】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略】

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户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略】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閤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侯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略】

冬十月，國主遣江國公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買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略】

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略】

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衍爲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略】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闕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略】

（夏六月）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栰，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棹權都虞侯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絶，金陵益危蹙。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略】

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城陷，將軍咼彦、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

左右内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内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者，皆寢不下。論决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嘗獵于青山，還，如大理寺親録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非車駕所宜臨幸，請罰内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内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機、元愉、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扎，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内外隔絶，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用郡陽隱士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户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又　卷八《胡則傳》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彦賓集將佐示之，謀納款。則憤形于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缚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譟，入攻彦賓。彦賓懼，逃簷霤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

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曺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死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鬬，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死。則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幷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

又　《朱令贇傳》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趫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絶餽饟，柰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軍，欲伺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主危急，手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都虞侯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栰，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栰艱阻，王師得設備。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赴火死。糧糗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絶，以至于亡。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九・兵捷獻俘》　（開寶）八年十二月一日，昇州行營都總管曹彬遣使馳騎上言：『十一月二十七日拔昇州，擒僞國主李煜及僞官屬百餘人。』九年正月四日，曹彬遣使奉露布，以李煜及其子弟仲寓、從鎰、從謙、從度、從信、僞官屬四十五人來獻。帝御明德門樓，六軍仗衛如式。煜等素服紗帽，列於樓前，俯伏待罪。遣閤門使宣制釋之，各賜襲衣、冠帶、鞾笏、錦綵。先是有司上言，李煜至，獻俘之禮請如劉鋹，帝以煜常奉正朔，非鋹之比，不欲暴揚其罪，詔露布寢而勿宣。其文曰：『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總管、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須有幹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開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聿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内懷奸詐之謀。況李煜比是孺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煦育，信左右之姦邪。曾乖量力之心，但貽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

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義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為於優容。但矜孤孽之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創於長橋，銳旅尋圍於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鑑歸回，降天書委曲撫諭，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效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奸臣無漏於（綱）〔網〕中，李煜生禽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澄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知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朝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煜並偽命臣僚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八日，制授煜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食邑三千户。其男仲寓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從鎰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從謙為右領軍衛大將軍，從度為左監門衛大將軍，從信為右監門衛大將軍，餘各有差。

又《兵七・討叛一・平江南》 太祖開寶七年九月十八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征南之師先赴荆南。

二十一日，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棹緣江而下。

二十二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領軍赴荆南。

十月二十三日，以吳越國王錢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疋。

三十日，以曹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總管，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

閏十月，曹彬等收峽口寨，殺江南軍八百餘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内指揮使王仁震、指揮使王晏、副指揮使錢興，遂克池州。又敗江南軍七千餘人於銅陵，生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連拔蕪湖、當塗二縣，駐軍於采石磯。先是，李煜外示恭順，内懷觀望，及遣李穆諭旨召赴闕，果稱疾不朝，而完葺城壘，教習戰櫂，為自固之計。帝怒，命彬等興兵進討。既而捷音繼至，中外莫不稱慶。

十一月，又敗江南軍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擒偽兵馬副總管龍驤都虞候楊收、兵馬都監氈毯副使孫震等，獲馬三百餘匹。江表本無戰騎，先是，朝廷每歲賜與數百匹，至是驅為前鋒，以扞王師。及獲之，驗印記，皆前所賜者。先時，於大江造浮梁，至是始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友往守之。先是，江南布衣樊若水嘗漁於采石磯，以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櫂至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遂詣闕獻策，請造舟為梁以濟師。帝命高品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南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夫營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是至，先試於石碑口造之，移置采石磯，三日而橋成。由是大軍長驅以濟，如履平地。彬等又敗江南軍數千人於新林寨，獲樓舡、戰櫂三十餘艘。

十二月，又敗江南軍五千餘人於白鷺洲，生擒一百三十人。

八年正月，又敗江南軍於新林港口，斬首三千級，獲戰舡六十餘艘。吳越王錢俶拔常州利城寨，敗江南軍，生擒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來獻。又，田欽祚敗江南軍萬餘人於溧水，斬偽都統使李雄等。曹彬又敗其衆數千人於白鷺洲，拔昇州關城，江南軍千餘人溺死，守陴者遁入城。

三月，又敗其衆於江中，生擒五百人。

四月，又敗其衆於秦淮北。

四月二十九日，吳越國王錢俶遣越州觀察支使王通馳騎上言拔常州，即以通為台州刺史。

六月，曹彬又敗其軍二萬餘衆於昇州城下，奪戰艦數十艘。

九月，降潤州，就命行營都監丁德裕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

十月，劉遇等破江南軍三萬餘衆於皖口，生擒偽將朱令贇並戰櫂都虞候王暉等，獲戎器數萬事。

十一月，又敗其軍五千人於城下。先是，彬等遣使，以三寨攻城圖來上。帝視之，指潘美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吳人必夜寇其壘。爾亟去，令曹彬自督其役，並力速成之，不然，則為其所乘矣。』彬等承命，晝夜濬之，纔畢，吳人果來寇。美等環新溝以拒之，吳人大敗，悉如帝所料然。二十七日，曹彬等拔昇州，擒偽國主李煜，及其臣寮百餘人，江南平。時詔諸軍虜得人口七

歲已上，官給絹人五疋收贖；其七歲已下兒女，並給付本主，無得隱藏也。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　（開寶）七年，將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荊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荊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

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衂，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

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又《潘美傳》　（開寶）七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驍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犬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沂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權，以防他變。美聞詔即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甚危，遣徐鉉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軍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

又　卷二七〇《王明傳》　（開寶七年）將用師南唐，以明為黃州刺史，帝密授成算。明既視事，即完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解其意。俄而王師自荊渚乘戰艦而下，即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權都部署。擊鄂州軍於江南，斬首三百級。又破萬餘人於武昌，殺江南軍七百人，拔樊山砦。破江州軍，斬首三千級。又破江南軍三百人於江中，獲船十餘艘。又擊敗湖口軍萬餘衆，奪戰艦五百艘。

時南唐將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為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為掎角，因督兵權襲之。至小孤山，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衆赴水死者十五六。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卽位，兼領江南諸路轉運使。召為右諫議大夫，充三司副使。

明・陳霆《唐餘紀傳》卷一〇《盧絳傳》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略】及宋師來伐，以絳為凌波都虞侯、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初，吳越克常州，兵勢日逼。朝議以潤州要害，當得以良將以守。有劉澄者，為後主藩邸舊人，謂必可

仗，乃以為潤州節度使。臨行，後主諄諭曰：『謂卿本未離孤，孤亦難與別，但此非卿莫為，當散之以圖勦伐。』後主聞之，益喜。及錢塘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掩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須救指更圖可也。』既絳兵至，冒圍人城。澄謀事斬絳，乃以城降。絳覺之，因互相猜防，謀未克遂。會絳怒一裨將，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聞計，澄因曰：『吾有一策，汝用之，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論以殺絳降敵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某之家累在都何？』澄曰：『事急矣，當身為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既而絳不可殺，則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救，守此何為？』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乃自拔而出。是夕，澄遣裨將出城送款，明日，徧召諸將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至此。須作生計，諸將謂何如？』衆皆大哭。澄懼生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降。金陵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父、母、妻、妾斬之。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一就戮。

潤州既降，絳帥所部還援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都城陷沒，諸將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圖興復。行過歙州，刺史龔慎儀知天命已去，而絳復剽戾，占其無成，遂閉拒不納。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今何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不得已，朝服出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龔招絳，絳初欲殺龔以明不屈，已而知事不可濟，乃勉就招。絳至京師，過慎儀兄子穎于道，被執至殿陛，求理季父之冤，詔以屬吏。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于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二八《南唐十四・徐鉉傳》 太平興國中，宋太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謁。』宋太宗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趨徑詣，門者以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來，願見太尉。』門者為通，使俟庭下。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因庭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持鉉大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却潘佑！』鉉無語辭出。頃之，有旨詢後主何言，鉉具言其事，宋太宗銜之。又聞其『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令秦王移具過飲，賜以牽機藥而沒，蓋太宗於諸降王多不能相容，而後主之禍，則鉉一見啓之也。

論說

宋・馬令《南唐書》卷五《後主書》 矧迺蕞爾江南，獲覩真人之作，而不為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偽，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為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

又 卷一九《誅死傳》 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徵古、李德明、鍾謨、張巒、褚仁規、王建封、范沖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爲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有不困者哉！

宋・蘇轍《欒城集》卷二二《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常侍墳書》 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二三。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

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張耒集》卷四二《平江南議》 予聞諸故老言：『樊若水不得志于李氏，乃獻浮梁，自采石濟江，卒用其策取江南。』予嘗憾焉。若水，李煜之臣，叛其主而來，且不當受，況獻策以滅其國乎！是時藝祖西平巴

蜀，南朝吳越，威德響振，而李氏自周以來國蹙民懼，亡可立待。朝廷使沿江諸郡大治舟師，順流而下，由歷陽趨金陵，李煜不足亡也，何患無策而用此姦人叛夫之計乎！晉文不以原易信，而諸侯服；漢高帝斬丁公，以正君臣之大義。予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江南君臣當望風嚮義之不暇，豈不偉哉！惜乎當時在廷無為此言者也。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爲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説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宋・陸游《南唐書》卷八《三徐三王等傳論》　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死，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剌而已。吾以此知伐國之難也。

又　卷一一《馮孫廖彭傳論》　南唐之衰，劉仁贍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為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為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友。間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着幘，欲冠褐，可乎？』於乎，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又　卷一二《孟陳韓朱傳論》　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遯之，時固未爲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元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俘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卽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又　卷一八《浮屠傳》　嗚呼！南唐褊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鑑者，酷好浮屠也。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平江南》　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屈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多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跋玉笥觀李後主牒》　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寖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誚；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濶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太祖。

明・夏寅《政監》卷二一　太祖取江南，務以恩德懷來者，以唐本無罪，直欲混一天下而取之耳。彬以數十萬衆圍孤城，必俟其力屈自服，禁虜掠，封府庫，賑乏絕，仁人之心無所不至。曹翰一攻江州不下，屠之。彬後子孫顯者累世，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丐者，善惡之報如此。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一三一《嚴武備・將帥之任下》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而不能施，有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明・陳獻章《陳白沙集》卷二《與葛侍御書》　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嘗不對卷斂衽而歡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三府、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

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略】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己，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

明・祝允明《祝子罪知録》卷四《惡惡過長・李煜》 説曰：不死，罪矣。亦圖爲孝而不遂，遂至負冤殞族，哀夫！以小事大，亦有一道。時人獨責煜哂煜不已，而不責匡胤，匡胤果賢於煜乎？此是國人之語而無辨之者。

明・陳霆《唐餘紀傳》卷三《國紀三》 後主天禀純孝，孜孜文學，虚懷接下，賓禮大臣，傾奉中朝，唯恐不及。加以留神著述，勤於政理。至於書繪，皆造精妙。然所短者，酷溺竺乾之教，果於自信，以是上下弛墮，奸宄得行，忠讜見斥，國用日竭，貢奉不充，越人乘危，遂為敵國。又求援北虜，行人泄謀，兵禍遂不可紓矣。雖然，曆數有歸，時當混一，於斯之際，雖使先主君國，齊丘運謀，亦少北面係虜，況於後主之君臣哉！嗚呼，兹可長太息也矣。

論曰：後主於宋，頻煩朝貢，事大之禮，不爲不勤；請免不名，居下之職，不為不恭；願受封册，求延宗祀，乞哀之誠，不為不切。使周世宗處此，將必恢弘君度，憐其盡禮，而諒其無罪，雖未必竟全其國，亦未必斷滅其祀。嗚呼，何李氏所丁之不哀也。自古帝王正統，傳之三代之後，惟漢、晉、唐、宋，得全稱焉，餘則皆閏也。宋雖繼周，然正統之紹，在李唐之全，而不在郭周之閏，江南之唐，則長安之唐之餘也。紹其統而殄其世，其視殷、周之存杞、宋，霄壤懸矣。且楚子入陳而不縣元，魏氏滅梁而封殖江陵，天下後世與其存亡。許其執義，宋於此曾不顧念，豈天下義舉，獨夷狄能知哉？借曰卧榻之側，難容鼾睡，然當其哀鳴之頃，豈不能捐海濱一州，裂數百里無用之地，徙為庸城，建為方國，使之事守少延。官使粗備，存神堯之一脈，備有宋之三恪。三載則王馬來朝，比年則玉帛登貢，與宋無窮，儻古不愆，顧亦何遽妨其大而害其統也。乃視均僭偽，罔論其胄，薙而滅之，惟恐不亟，繼則銅之于私第，殞之以非命，如是滅國，不其甚哉！世謂三代而下，仁厚爲國者莫宋氏，若觀此舉措，去仁厚遠矣。厥後天水運窮，胡馬飲渰皐亭，進師之際，遣十臣于虜庭，求封小國，哀鳴雖勤，而虜卒不許，厓山帝屍，竟葬魚腹，天之報之，足稱其施，曾何爽也。嗚呼，後之滅人國者，視宋可爲監矣。

又 卷一〇《盧絳傳論》 論曰：聞變惶恐，欲置逆族，後主惜死之念，愧于陳喬，叛逆之餘，生世何顔。劉澄負國之惡，愧于其女，天下事每如此。此孱昏所以甘泥首，而亂賊所以恒接種也。吁，可嘆哉！

清・汪森《粤西文載》卷五七《〔明〕蘇濬〈宋紀論〉》 宋藝祖命將平江南，獨委曹彬，而副以潘美，至殺掠之戒，尤諄諄焉。余觀潘美平南漢，闍寺之外不妄戮一人，其功豈在彬下耶？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一《宋太祖》 太祖命之為將，卒收江南之功，而不殺一人也。噫！世之擇將，可不以太祖為法，而將之律身，抑豈可不以曹彬為範乎！

明・范光宙《史評》卷九《曹彬》 評曰：曹武惠稱良將第一，郭進、李漢超而下不逮也。【略】武惠一入蜀而兩川歸命，一渡江而吳越底寧，戰功累累，有度越人表者，乃吾獨以將功匪難，安集為難，而深厚不伐者為尤難。時諸將競屠掠，而獨焚香誓眾不妄殺戮，歸止圖衾，不犯秋毫。諸將類上功，自伐而獨退。然勾當公事，不予使相，不色慍，入居樞府，亦不色喜，蓋廉謹又深厚者。即岐溝之役，以失律取敗，然亦兵家之常，奚是之尤。

清・蔣伊《萬世玉衡録》卷二《任將》 開寶六年，命曹彬伐南唐，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真得古帝王命將之體矣。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一七《南唐三・後主紀論》 後主恂恂大雅，美秀多文，鄉使國事無虞，中懷兢業，抑亦守邦之主也。乃運丁百六，晏然自侈，譜曲度僧，略無虚日，遂至京都淪喪，出涕嗟若，斯與長城之『玉樹後庭』、賣身佛寺以亡國者，何其前後一轍邪？悲夫！

清・牛天宿《百僚金鑑》卷一〇《武功・曹彬》 宋樞密使曹彬伐

江南，頓師城下，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称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樂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彬即称愈。城陷，唐主李煜出降，彬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卒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閤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三《靈壽志論》　史稱曹武惠宋良將第一，及考之史，其開國元勳，固自掀揭，然猶有及之者。至於善戢下不妄殺一人，不自矜伐，不冠帶不見吏，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則類非諸將之所能及矣，然則謂之為宋良將第一，不亦宜乎？

清・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六》　張洎、徐鉉、句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爲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爲之重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爲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曹彬下江南，兵不血刃。而曹翰攻江州，縱兵悉取貨財，屠其民，何仁暴之殊耶？當破金陵時，彬僞稱疾，要諸將焚香說誓，不殺一人。及翰屠城，則彬已班師矣。忽必烈征雲南時，馬上語姚樞曰：『汝昨夜言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吾能為之，此其徵也。彬後子孫貴顯，女為賢后，而翰子孫有乞匄者，天道好生之應也。』翰謫汝州時，以故衣質內侍錢十千，得達于上，視之乃六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之，即召赴闕，然攻城之功，不足贖屠城之罪矣。

清・李驎《虬峰文集》卷一四《南唐義死諸臣論》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反君事仇，其爲賊義固矣。而愎諫貪功，以致國削君辱，則雖死亦不得謂之義。予覽馬令《南唐義死傳》，而不能無惑焉。【略】令賨之赴難也，金陵受圍經歲矣。使者旁午促之，其勢不容不進，況是時方秋，而唐之亡也以冬十一月，其能俟盛夏乎？昔莊宗爲南北城於河上，梁將賀環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唐兵不得渡，南城危甚，王建及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其與令賨之火油機一也。幸則建及以勝，不幸則令賨以敗，反風迴煽，自焚大筏，天也，非令賨之罪也。嗟乎！殺身成仁，古蓋難之，如劉仁贍、陳喬、孫晟、張彦能、鄭昭業、朱令賨，豈不皆烈烈者哉！然吾於胡則尤有取焉，淮以南，閩以北，十五軍三十五州之地皆歸於宋，而則獨以江州一副使嬰城固守，至於三年之久而後死，則其確乎？不可枝之操爲，何如也？予又按《通鑑》，元宗時，有擲筆不肯爲刺史草降表者，如參軍李延鄒其人；後主時，有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而舉族死之者，如學士鍾清其人；自矢必死國難，父子八人皆歿於陣者，如統軍張雄其人。傳皆不載，而反以義死予暉、堅、彦貞，何哉？滁之役，暉能操戈擊其子，以視仁贍之斬其子，或亦無媿，然歐陽《五代史》及陸游《南唐書》皆云『被擒，創重，不治而死』，則又視戰歿者下一等，且其對宋祖多遜詞，雖較之堅及彦貞有間，恐亦不得以義死予之矣。

清・佘雲祚《鼎刻柱史閣佘崘山先生懼史大書增補經書闡義》卷四《宋史》　宋太祖命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

《尚書》闡義：寧海佘雲祚曰：天生民而立君，君體天以為民，故能救生民于水火，而不嗜殺者，則天必子之，而民必君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即上帝好生之心也。按《綱鑑》：宋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將行，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暨捷書來奏，羣臣稱賀，帝泣曰：『縣宇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故曹彬受命，稱疾以謂諸將曰：『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論曰：君臣俱以不殺相勉，故宋太祖於五代戰爭國祚短少之時，遂開三百餘年之基業，而曹彬子孫亦累世貴顯。若曹翰屠江州，縱兵剽掠，殺戮酷慘，身歿之後，子孫多為乞丐，豈足以盡厥幸乎！劍戟遺黎，瘡痍未瘳，再罹凶毒。嗟哉！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民命其可惜矣！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七《宋太祖・江南主遣徐鉉求緩師，

帝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目》　五季國鎮割據，域内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吴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時所恃者，一林仁肇耳。仁肇威名為宋所憚，其密陳禦淮之策，忘身殉國，謀慮深遠，乃棄而不用。又因懸畫像之間而鴆殺之，其闇不已極乎。蓋不待曹彬之克金陵，而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久矣。宋祖之問仁肇，與秦之問李牧，漢之問范增同，趙亡於秦，楚亡於漢，江南主亡於宋，先後一轍也。

曹彬清廉謹厚，平兩川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其克金陵不妄殺一人，亦太祖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之誡致之，蓋幾於仁義之師矣。太原未平，故稽使相之命，好官不過多得錢，戲言耳，後人援為口實，非也。彬有將才，伐江南孱弱之國，得以著其所長。若用之伐契丹，遇大敵，則以失節制而敗矣。岐溝之役，其明驗也。燕雲不復，致有征伐之舉，後代遂坐受其禍。其英謀遠畧，故當遠愧唐衛公。

樊若水造浮梁濟師，於漁釣采石江上時得之，故有勝算，勿謂草澤中無英雄也。

張洎初勸李煜勿降。唐亡後，帝出洎蠟丸書示之，洎以犬吠非主對，遂釋其罪。夫洎不能死節，逞其辯舌，徼幸苟免，特反覆之小人耳。乃奇其才，而使為太子中允，則異日之諂事宦官，讒毀正直，誰執其咎與！

清・吴裕垂《史案》卷一二《曹武惠彬》　太祖遣武惠伐江南，誡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且以劍授之，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金陵初下，居民雖未遭殺掠，及飲酒高會，致諸將殘殺樂官，武惠不得辭其責矣。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七《江南・樊知古》　嘗觀小説，有羣盜者推甲某為之魁。甲曰：『諸君如吾約則可，不然請從此辭。』衆曰：『諾。』于是椎牛釃酒而與之約曰：『昔跖之道五，意藏、入先、出後、分均無多談，若知可否一節，今試申之。夫寧非時勢入出之謂，吾且謂入：族黨之家不可入，故舊之家不可入，患難之家不可入，孤兒寡婦之家不可。諺云：「盜無親，竊其鄰；盜無義，竊其易。」吾欲與諸君一雪此言，諸君幸無違。』臣因嘅樊知古而聞斯盜之風，亦少知愧哉！其父潛事江南，家池州。知古舉進士不第，欲為輸國之謀階用於宋，以大江南北天塹非由采石以浮梁濟師未易越而取也。廼師菅婦故智，密度廣狹，詣汴上書言其策。及宋師渡江，若履平地，而亡江南，知古之力也。時江南以強大之逼，難於立國，而知古乘其危，忍於計傾桑梓之域，滅其先人禄仕之邦，以規己利。嗚呼！此盜所動容相戒而不為者，知古出斯盜下不亦遠乎？史但以知古責豫章洪氏逋鉄錢償銅錢一事，論其攬轡舊都，猶尋宿怨。異乎！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而於忿恚不第，導宋南征，故君宗社快意傾覆，無所譏議，則夫輕重之權衡何有哉？

又《李雄　陳喬　鍾倩》　江南死難之臣，李雄、陳喬、鍾倩，《續綱目》大書喬，而雄與倩僅見之分注，於深褒樂予之義，蓋尚有未審也。戰將没於陣，君子不書死，以遽爾被殺，志未可知耳。雄固没於陣者，然聞宋田欽祚攻溧水，預戒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没於陣，誓志如此，死節甚明，況一門忠孝，千古罕覯乎！曹彬之克金陵也，倩朝服坐於家，北向痛哭，兵至門，舉族死之，亦可謂從容就義矣。若喬之死，張時泰《續綱目廣義》以謂平日不能喻君於道，徒死無益。以臣論之，如僅無益，可無多求，以沮忠義之氣。然而不明理義，不識時勢，不曉軍機，以致亡國之罪，喬實有不容以一死謝者。江南于宋，小大不敵，昭然可見者，勢也；且已稱臣納貢，享王必來者，義也。太祖遣使諭李煜入朝，煜欲從之。喬力沮其行，曰：『往必見留，若社稷何？』煜乃稱疾固辭，以是見伐。而喬但請所在堅壁可老宋師，卒為左右所蔽，兵臨城下，君臣弗知，遂以坐亡。夫以太祖聲靈，必將天下一家，而又曲致招徠之意。嘗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賜名『禮賢宅』，以待煜及吴越錢俶。如其震疊而修肆覲之儀，豈遂縶維而利提封之獻？其後，俶既效順來庭，不久即獲宴餞歸國，曷云往必見留乎？雖俶終于納土太宗之朝，而得《春秋》紀季以酅入齊之義，遇待冠時，保其宗祀。煜則俘於汴京，以違命侯爵矣，其存亡榮辱為何如也？君辱國亡，維喬之謀，此《史記・南越傳贊》所謂『呂嘉小忠，令佗無後者也』，則如《五代史》之於梁敬翔分注其自縊可耳，不得書死，予以大節，而於曹彬

大敗江南兵於秦淮前，宜書『曹彬將田欽祚克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死之』，于曹彬克金陵，江南主李煜降下，宜易其書喬者，以學士鍾倩死之云。

又　卷二八《曹彬》　孫卿子之議兵也，以爲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臣謂湯武之仁義，未嘗不濟以齊晉之節制。苟無節制以肅其下，或不恭命，亦何以行弔伐之意？史稱曹彬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蓋仁厚根於所性。太祖每恨王全斌平蜀多殺人，而江南之役專以委彬，則知其仁厚，可奉行無暴生民之戒也。且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毋亦謂仁厚之過未必能節制之嚴，乃假之以威御衆，整齊紀律，約束殘橫乎？觀彬于太宗雍熙三年敗績岐溝關，因部下諸將貪功，謀議蜂起，不得已進攻涿州，糧盡退軍，無復行伍，爲敵所蹂，則知節制洵彬未素講，惟太祖爲能成其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而集大勳也！至應變將略，亦非所優云。

清・梁廷枏《南漢書》卷一七《方外傳論》　廷枏曰：世言南唐之亡，因惑於浮屠氏。以予讀《陸氏書》，小長老自北至，説後主多造塔象，以耗其帑庾，爲不詳語搖惑其衆。復請造寺千餘間，宋師既來，即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宋以浮橋繫塔渡。明明爲間而信之，奉之，故卒至於敗而不可救南漢。不然，如敏、文偃以下，不過演曹溪支流，鼓其機鋒，致人主欽崇，使興其教而大其宗而已，非有奸詐煽誘之足以亡人國家也。倘後主即其地獄、天堂之説，以堅其祈福禳禍之心，因是而去暴刑，減課稅，奉佛之虔，百姓之利矣。蓋後主之信之，猶未篤也。信之未篤，然後招方士鍊藥以求長生。夫已則求長生，而盡置其赤子於死地，天下有此神僊哉！

清・張宸《平圃遺稿》卷七《樊若水論》　余讀《宋史》載樊若水獻下江南策，心其鄙之。若水於南唐雖不得志，猶唐之民也，迹其祝髮爲僧，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建石浮圖，以爲王師繫舟之處，又乘夜引繩渡江來往度江面廣狹。間走至汴上策，窺其意，若惟恐李氏之一日不亡，夷其廟社而繫其主者。國有斯民，國之賊也。宋藝祖當五代篡殺之後，扶大義以定天下，當誅此賊。【略】人主不患功名之不立，而患四維之不張。以李煜君臣若此之庸而怠，以宋之君臣若此之勤而強，即無浮梁，安見其不濟師，即不渡江，安見唐之不折而歸我，是若水於李唐有賣國之罪，而於宋無銖黍之功也。後之相檜輸情於敵，以自弱其國，猶若水之故智矣。吾觀漢高祖能斬丁公，而宋藝祖不能斬若水，古今帝王之不相及，豈不遠哉！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呂氏中曰：『【略】曹彬平江南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所以終太祖之世，無叛將也。』愚謂不但此也，賞太重則人欲念已足，遂不復求成功矣。近日之弊是也。

藝文

南唐・李煜等《南唐二主詞・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又　《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　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

又　《臨江仙》　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畫簾珠箔，惆悵捲金泥。　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

又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多少淚，斷臉復橫頤。心事莫將和淚説，鳳笙休向淚時吹。腸斷更無疑。

又　《烏夜啼》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常恨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又　《望江梅》　閒夢遠，南國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綠，滿城飛絮滾輕塵，忙殺看花人。　閒夢遠，南國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又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秋風庭院蘚侵階。一行珠簾閒不卷，終日誰來。　金鎖已沈埋，壯氣蒿萊。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又　《虞美人》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憑闌半日獨無言，

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堂深，滿鬢青霜殘雪思難任。

又《破陣子》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又《浪淘沙令》 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又《烏夜啼》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宋・田錫《咸平集》卷一八《江南曲三首》 金蟬飾綠雲，細靨藥黃新。南浦解清佩，西谿采白蘋。密竹映深花，湖山日欲曛。春腸知已斷，脈脈兩難親。

吳豔若芙蓉，乘舟弄湖水。照影不知休，雲鬟墮簪珥。含笑忽迴頭，見人羞欲死。歸去入花谿，棹濺鴛鴦起。

金陵王氣銷，六朝隳霸業。白雲千古恨，空江照樓堞。虎邱羅蔓草，姑蘇委楓葉。懷賢思伍員，靈濤浩難涉。

宋・崔敦禮《宮教集》卷三《樂章・震雷薄矣》 李煜不朝，伐之，煜降，江南平，為《震雷薄矣》。

震雷薄矣，胡蠅之營。彌江負淮，隩天險矣。寧曰我盡臣度，肅恭威靈。宇宙混同，一方阻。皇明建靈旗，下巨舳。震威而懷，靡事戕戮。王師如翰，至則速。風湖雷磕，奄其覆。哀哀逆儔，維喙乞降。纛車青蓋，朝帝鄉。妖氛殺翳，旋披攘。膏痿腥腴，德澤滂。凱旋金聲，奏洋洋。煇燿萬國，俱向方。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征誓》 上命將平南唐，誓城陷毋得輒戮一人。衆咸聽命。為《征誓》第九。

帝命將臣，誓師於征。伯牙於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於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頷頷，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於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於丁寧，筮羽不飲。取其鏄磬，以獻於京。於廟告成，垓埏既平。

又 卷二《宋騎吹曲・南唐奉使曲第八》 孤城圍中拜右史，侍書猶對重瞳子。請行忱慨期緩師，奉命日馳三百里。河流遡風車北首，便殿蒙恩引天袖。臣肝有血不濺衣，寸舌欲存建王後。奇胸如江湧崔嵬，慟哭不得天顏回。

又《伎女洗藍曲第九》 後庭朱黃作衣裏，伎女帳帷青曳地。碧綠夜挂寒不收，綠此洗藍渟露水。外間學染因得名，不省歸朝為國氏。他年寄生産鵾尾，空憶宮中鳥銜子。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三《南唐》 中原赤氣已龍興，豈必橋江罪若冰。花不忍看春哭后，金何曾惜歲齋僧。失身亡國非無痛，保土全民尚可矜。復遇大梁愛文藝，餘臣往往與瀛登。

元・程鉅夫《雪樓集》卷二七《寄題李總管效忠堂》 恭惟湯武師，仗義行以仁。阿衡相鳴條，尚父翼盟津。霆聲纔一鼓，六合皆陽春。後来用武者，草菅視其民。功成荷圭爵，萬骨隨荒燐。懷哉平江南，時有臣如彬。焚香對士卒，誓不戮一人。至今青史上，厚德誰與鄰？

元・馬祖常《石田文集》卷二《李後主圖》 澤國中寒歲年晏，沙嶼潮痕明石棧。風吹半樹野梅發，天上書來問春鴈。江南後主丹鉛手，畫盡冰絲世無有。宮中長晝諫囊稀，媚嫵吳娃雙進酒。

元・宋无《嘯嚮集・李國主》 春花秋月滿雕闌，便到江南亦夢間。近日何嘗事湯沐，只將清淚洗朱顏。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録》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外聞之，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元・陶安《陶學士集》卷八《詠史十五首・曹武惠》 謹畏廉能一代人，禁兵不殺務全仁。位高志下尤行儉，累葉兒孫作重臣。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鐃歌鼓吹曲・慧出柳》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鬼，為《彗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琱弓宛轉，鐵騎參渾。天塹未度，已無江堰。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

成圍，不異祥麟。孱王既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于至仁。

明・黃承昊〔崇禎〕《嘉興縣志》卷六《〔明〕楊繼宗〈謁曹王廟〉》

重題古廟謁曹王，土木儀容嚴雅粧。藥病惟求諸將諾，城亡不許一人傷。衣冠奕葉功名著，竹帛聯篇姓字香。宋世英雄元不少，何人衮冕受蒸嘗。

又《〔明〕曹煒〈偕友晉謁王廟次楊侯韻〉》

春日齋心拜惠王，肅清廟貌顯遺粧。樹勳開朔名殊赫，流愛江南物不傷。碧草浮堦英爽動，明時謁像暴爐香。從前世裔誰同脉，只有登臨一祭嘗。

又《〔明〕曹憲〈來謁武惠王次韻〉》

高題廟社儼真王，世遠依然金碧粧。奉使兼金留素節，收功一劍頌無傷。簪纓若個稱真嫡，婦孺何人不瓣香。水木根源慚繼武，歲時徒自憶蒸嘗。

又《〔明〕王體元〈謁曹武惠王〉》

造命江南武亦神，至今崇報見斯民。川原簫鼓舟車集，祠廟蒸嘗香火新。羊祜峴山攀立石，李永蜀道薦芳蘋。從來妄殺多陰禍，秦將功高也自坑。

明・唐汝詢《顧氏詩史》卷一三《宋紀上・曹彬》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也。氣質淳厚，有將相略。漢乾祐中，為成德軍牙將。周世宗時，遷西上閤門使。太祖乾德初，拜左神武將軍，平定四方，以功遷樞密使。歷事太宗、真宗。咸平二年薨，追封濟陽郡王，謚曰武惠。

豪傑本天成，應知少明懋。左手操干戈，右手持俎豆。將相既有徵，適與雲龍遘。九宇久分崩，四方猶格鬬。天子命將軍，西南掃窮寇。是時王全斌，總戎名最尊。功成反獲罪，清廉惟一人。平西征戰遠，秋毫一無犯。圖書聊可裝，婦女咸能遣。江南猶未平，杖鉞始專征。浮橋度彩石，大衆圍金陵。攻城憂殺虜，稱疾疑軍伍。焚香相約盟，師剋民安堵。爲將尚慈仁，古今稱上勳。百蠻猶不忍，況以禦三軍。父子專帷幄，名聲相繼作。三登上將壇，四解降王縛。

清・傅維雲〔康熙〕《靈壽縣志》卷九《〔明〕瞿俊〈題曹武惠王墓詩〉》

靈邑有曹武惠墓，歲久失其封植處，詢其子孫，亦無繼其世者，感而作此。

江南百萬億蒼生，頸血不濺南征兵。好生自是天地德，公心直與天生成。古來盛德百世祀，於古祀公宜不世。云何却後五百年，世代已嗟公不祀。茫茫葬地連荒原，馬鬣已夷無復存。天空不返遼海鶴，白雲凄冷埋深魂。此情合報長平起，天道於公未應爾。我從青史識公名，此日親經公故里。仁心定與天久長，我公不祀公何妨，南人報公心不忘。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四一《曹武惠王》

懿美濟陽，仁厚慎敬。總師專征，武畧亦競。義殺不妄，秋毫不私。一代元戎，忠貞無疵。

清・沙張白《定峰樂府》卷一〇《快戰詩十二首・曹武惠王江南之捷》

三代而下，不殺一人而平一國者，僅一見之武惠耳。不殺一人而平一國，快孰甚焉，故系之卒章，以望後之希蹤武惠者。或曰：『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與武惠同。』予曰：『伯顏屠常州百萬之衆，嬰稚不遺。曹翰江州，不是過也。常州非江南地乎？』別有詩曰：『莫將功罪謗前人，青史傳來幾字真。屠盡常州人百萬，伯顏猶是比曹彬。』

市不易肆，民不荷戈，一代元勳，千古令模。百萬生靈夾道歌，封侯何必殺人多？

清・吳綺《林蕙堂全集》卷一七《偕菊人澹心壽平集念祖堂二》

秋到吳山送旱涼，共攜尊罍向林塘。藤蘿三面照流水，荷葉半邊鋪夕陽。滿眼畫圖分北宋，傷心詩句入南唐。吾儕聚散闊今古，何意生涯是醉鄉。

清・宗元鼎《芙蓉集》卷一二《百尺樓》

素襪翩翩月一鉤，淩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

清・張曾慶《靜庵草》卷九《曹彬》

宋代推良將，曹彬應運新。平蜀平江左，不殺體皇仁。歸來無長物，數卷書隨身。潘美堪同轡，壯猷更無倫。

清・吳慎旃《不繫齋賦鈔・樊若水量江賦》

根深蒂固，武耀威揚，稱尊三世，在水一方也。算真人御寓，豈知正統？當陽降時雨於寰瀛，地輿欲拓互長虹於南北，天塹誰量？昔唐主璟，嗣據南邦，為政克稱有豸，安民已息驚龍。較諸僭竊，為最敦龐。本來黎庶歡心，固圉甘為小國；爭奈黃袍加體，投鞭要渡長江。赤帝其來，蒼生不願。全仗庚辰，勝屯十萬。彼軍甚勇，如火牛燧象之交馳；此敵能當，挾雪浪銀濤而齊嘖。未聞有矢石之加，那得致共球之獻？孰意有樊若水者，業託投竿，綸垂采石，藉量去以量來，為量寬而量窄，懸駕為梁，龍飛應晝。小人有膽，敢為虎噬之謀；聖主開顏，笑納鯨吞之策。渡天上兵，出波中客，

小艇運籌，深宮奪魄，驚議論之翻瀾，送河山兮捲席，真箇操來勝算。效國士之輪丹，豈非託出和盤？壓廷臣之建白，不然有此江之上連下接，浪潑風掀，縱使陣張雁翼，將奮熊蹲，而無人焉！挈長較短，旋乾轉坤，恐飛有神兵，究難冒險，而探乎虎穴，即來從問道，何以導河而至于龍門？是故其量也，非木從繩，是舟鼓浪。君法唐虞，臣兼瑜亮。握心旌者帥，果然宋係天朝，無血刃之兵，合讓曹為儒將。既有出了頭之白衣人，何妨嚇破膽之黃天蕩，無如戰興以義，和敗於盟。雲龍英遇，風鶴皆憑，徒令請史者之傷心於有創業，無守成，憶當年杖策從王沐九天之雨露，到後日指河為界頌半壁之昇平。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七《南唐・李煜》　禁裏聽鐘自誦經，錯刀墨妙擅丹青。從來文士為天子，終作降王入敵庭。采石磯橫聯畫艦，念家山破唱金鈐。鴛鴦寺主風流教，回首江南問鐵銘。

又　卷八《宋・曹彬》　水縮黃花渡石磯，凌波白甲破重圍。鐵函讖發安仁共，木板橋成後主歸。不殺一人收郡國，無傷百物葬堂閣。錢多官好平生足，況復榮兼將相稀。

清・師範《泛舟吟摘鈔》卷上《後詠史四十首・宋曹武惠王彬》　取印寧嫌復取戈，好官不過得錢多。即為使相終非計，盡縛降王更若何。囊有圖書真洒落，疾非藥石可消磨。人無妄殺焚香誓，江口漁舟月滿簑。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李煜》　百道攻城悉宋兵，殿前猶唱榜頭名。櫻桃落盡家山破，墨帖焚來社稷輕。隔障梅花空有夢，一江春水總無情。舊臣寥落嬪姬散，博得金陵巷哭聲。

又　《徐鉉》　啼笑皆難苦自禁，臨文徒有故君心。邠州一去無還日，曾否先亡羨楚金。

清・顧宗泰《月滿樓詩集》卷四《南唐雜事詩三十三》　采石危磯若水舟，釣師千尺溯江流。打標舊有凌波卒，不奈空麾白鷺洲。

又　《南唐雜事詩三十四》　耀日紅旗遍野坰，南來金鼓震雷霆。深宮依舊談元妙，日夕閒持貝葉經。

又　《南唐雜事詩三十五》　蠟丸江上事成空，徐鉉猶稱報國忠。當日月團三萬值，雲烟染翰奪天工。

又　《南唐雜事詩三十六》　白衣紗帽待瓊樓，添給金錢月俸優。兄弟四人三百口，雲籠遠岫石城愁。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三集》卷二八《曹彬不妄殺一人》　用兵在安良，出師貴以律。彬攻南唐城，垂克忽稱疾。戒將勿暴殘，仁心豈權術。不妄殺一人，復業咸寧謐。獲婦悉遣還，親族免散失。將帥盍鑑茲，家國普迪吉。彬攻南唐，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言病非藥石可愈，須諸公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先是，彬討蜀，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竊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當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宋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帛。其諸子皆賢，琿、琮、璨繼領旄鉞，少子玘生慈聖光獻太后，輔佐仁宗，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吾故願今之有將帥之任者，當以曹彬為鑑，既以公忠報國，又以陰德保家，《書》曰惠迪吉，又曰子孫逢吉，曹彬有焉。

清・呂星垣《白雲草堂詩鈔》卷三《讀史五古二百三十首二〇九》　自載籍以來，長江無為梁。進士樊若水，為宋謀取唐。漁釣采石磯，引繩以絜量。凡十數往返，盡得其短長。唐才用於宋，天以授哲王。宋後棄張元，佐夏擾宋疆。曳石歌宋市，宋人以為狂。

清・張琛《日鋤齋詩集》卷四《平江南曲》　南唐一百八十縣，李氏獨據江南面。鑄山煮海五十年，物力富盛同梁汴。點檢一旦加黃袍，綺繡金泉供百艘。迎鑾鎮上習戰艦，一心恭順依天高。揚州休將親弟遣，甥兒已火孰能免。到此怒龍鱗角張，杜著頭兒冤屈斬。遷都倉卒走豫章，城市迫隘君先亡。太子建康繼大位，竟難南面稱天王。忽傳廣州破南漢，耀日旌旗到江岸。蕞鄭自覺逼楚強，削號呼名先自亂。當時潘美兵已勞，承虛而搗如吹毛。果能橫絕嶺南路，此功如成吾圍牢。卓哉江都林仁肇，密陳淮南兵力少。願假數萬渡壽春，掃取江北歸江表。更有盧絳計算長，犄角之害在錢塘。詐降先教吳越滅，南邦之南鐵作墻。嗚呼！林盧真能決大事，威名達天天乃忌。侍者竊取畫像來，反問計成鴆酒賜。曹彬仗劍乃渡江，絲繩尺寸舟作矼。宋師何曾堅壁老，石頭城前築受降。兵臨城下盈月久，主上禮佛猶叩首。一佛出世不效靈，學士緩兵徒獻醜。陛下出兵本無名，江南何罪覆其城。臥榻之側不容睡，天語煌煌卻至情。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五《乾德鐘》　南唐之鐘紀宋年，鑄鐘心事絕可憐。當時帑匱行鐵錢，此鐘乃費銅萬千。願充供養牢且堅，

身宮克固宗社延。武昌禪院舊圖像，已入宋宮懸壁上。江南竟自壞長城，天命有歸佛力讓。古時聽鐘思武臣，後主聽罷招僧人。開善道場結香火，無遮大會紛瓶巾。中朝募僧別有法，采石磯邊壘石塔。長江自咎無浮梁，百丈牽量得廣狹。嗚呼潯陽江上兵，擊鼓不見廬山僧。此鐘響徹霜天外，夜夜戰場羣鬼拜。

清・蔡家琬《陶門弟子集》卷八《十國宮詞・南唐宮詞十》　南下王師已力攻，削成廟簡歎無功。齊呼救苦聲哀切，底事觀音聽不聰。

清・釋清恒《借菴詩鈔》卷一〇《思退齋詠古詩三十一》　一江烟雨度汪洋，誰把絲繩尺寸量。竟有釣魚船上客，教人南北造浮梁。

清・宋犖《雞牕百二稿》卷五《詠史一二三》　臥榻難容鼾睡人，擎降昶鋹盡稱臣。笑它賣國樊知古，早向江南下釣綸。

清・蘇宗經《醴江詩草》卷三《讀史詠懷十九首十一》　我愛曹國華彬，武勇而謙恭。慈儉以為寶，藹然扇春風。常有温温氣，而無赫赫功。雷霆威其始，雨露養其終。軍中有生佛，千古惟此公。

清・楊慶琛《絳雪山房詩鈔》卷二〇《曹彬》　戰骨如麻泣路塵，知公此念早書紳。關河西蜀收功迅，兵火南唐造福頻。靈性晬盤文濟武，慈心軍府勇能仁。三千甲楯無聲立，名將家風有替人。

清・貴成《靈石山房續吟草・曹彬》　兵無梗令民無擾，身未居功事未訛。諧語千秋都道破，好官不過得錢多。

清・李樹穀《春暉集》卷下《經曹武惠王墓》　一誓焚香宿病寬，生靈百萬堵全安。具知歸棹無他物，不道多錢是好官。荒隴斷碑春草合，野煙孤塚夕陽寒。蒐兵解縛當年事，冷落西風駐馬看。

清・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卷三《詠史十二首・曹武惠王彬》　一生清慎濟陽王，馬郭勳名媲漢唐。城克金陵民按堵，同心諸將誓焚香。

又　卷八《擬詠史新樂府・徐鉉使》　徐鉉來，就使館，儀雍雍，論侃侃。宋室伴使非無才，不識字人膺妙選。詞令不答可奈何，拙勝大巧善使短。

清・彭慰高《仙心閣詩鈔》卷三《讀北宋史十六首四》　巨艦黃龍戰伐新，指揮匣劍屬曹彬。浮梁誰定平戎策，采石江邊下第人。

清・謝蕙《春草齋詩集》卷一《讀〈南唐書〉七》　壽州城内已無糧，不貳臣心肯改張。副使監軍誰戰守，獨教仁贍死封疆。

又　《讀〈南唐書〉八》　玉軸金題内苑充，邊書告急尚研窮。當時多少承宣輩，底事無人講戰攻。

又　《讀〈南唐書〉九》　赴難南都計亦工，旌旗烽火照江紅。辛苦洪州朱節度，天公偏不與東風。

又　《讀〈南唐書〉十》　未拔池州意早輕，黃花水涸便横行。凌波白甲軍空募，那抵中朝百路兵。

清・劉秉琳《朔風吟略》卷五《曹武惠王彬靈壽》　宋太祖入武成王廟，以白起殺降詔黜其祀，此所以忠厚開基，得收五季殘局也。曹彬一伐西蜀，再伐江南，不妄殺一人，其善體好生之心者乎？太祖之後，雖有南宋武惠之子，難為名將，君臣厚德，享報如此，兵家不當知之耶？

清・沈壽榕《玉笙樓詩録》卷一《與人論宋取江南事漫成八首六》　屢詔專征只吊民，王師所到輒稱仁。早持戈印生而傑，僅取圖書宦亦貧。十國孱王經半虜，一門上將拜三人。殺降白起為前鑑，忠厚開基得武臣。

清・沈壽榕《玉笙樓詩録》卷一《與人論宋取江南事漫成八首六》　十丈昇元盡哭聲，誰云不殺保危城。臨戎咼彥鋒猶鋭，請死陳橋氣尚生。紗帽白衣亡國虜，兩舟一木宋家營。袈裟禮佛終何用，博得鴛鴦寺主名。

清・劉湘年《三十二蘭亭室詩存》卷六《曹武惠王寶刀歌》　武惠當年勳績高，干戈俎豆一手操。金陵城下焚香誓師日，寶刀在旁，應已降心，低首嘖嘖稱賢豪。牽羊面縛江南主，此刀豈以殺降奮其武？

清・龍文彬《永懷堂詩鈔》卷一《曹武惠》　君授劍，士焚香，金陵草木回春陽。此病藥石未能愈，但祝諸君毋殺傷。當年金帛兩川盡，圖書衣衾稱我裝。全斌斂怨功難償，曹翰門閥何淒涼。宋家基開四百載，忠厚良將冠一代。君不見三王胙土七子鳴鑾，從古天道總好還。前有馮節侯，后有徐中山。

清・李壽蓉《天影盦全集・詩拾遺・曹武惠》　好官不過多得錢，人莫誤會公此言。江南盈盈一帶水，照公清節如兩川。衣衾圖書，橐中蕭然。左手提印，右手干戈，清慎兼保功名多。即如府中白事吏，不冠不見公則那。君不見，太祖當年脱冠帶，寶儀猶立苑門外。

清・潘鎮《意蓮詩抄》卷三《曹武惠王廟》　一人不殺定昇州，德

澤秦淮水様流。武惠真堪當兩字，馨香自合永千秋。何須更祀秣陵尉，絕似前朝高密侯。想見神靈長戀此，雲車風馬蔣山頭。

雜録

宋・鄭文寶《江表志》卷下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字一紙墜於城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興兵革。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方三尺，睨目多鬚，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覩之，衆所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宋・王曾《王文正公筆録》　太祖嘗遣曹彬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凱旋之日，恩禮愈厚，絶無前命。彬等曲宴，從容陳敘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顧河東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豈可更親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金十萬貫，其重爵勸功如此。

宋・龍袞《江南野史》卷三　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此，孫皓、叔寶不為降虜矣。』至是果然。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請閑門入見，榜子稱『奉敕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有又如此。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八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為文館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苛責以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為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為忠乎？』太宗神威方霽，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略】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爲諫議、河北東西都轉運使，自樊始也。【略】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獻伐於朝。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絙量江水之廣深，或中沈，陰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國之亡，遂仗策謁太祖，奏曰：『可造舟為梁，以濟王師，如履坦途。』送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荆南，破竹為索，數千艦由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密若胼脅，不差尺寸。知古舊名若冰，太祖以其聲近『弱兵』之厭，故改之。江南平，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丘木悉斬焉。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曹彬平江南未得使相》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為賞。』彬平江南而還，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

又　卷三《曹彬不枉殺》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

又　《曹彬謙恭不伐》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為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為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憤，無意於蓄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

彬克江南，入見，詣閤門進牓子云：『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宋・王闢之《渑水燕談録》卷二《名臣》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諸將之首。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内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

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奬激，以至棄瑕録用，故徐鉉、潘佾修輩皆承眷禮。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疏遠寇讎，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争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嘆。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宫。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又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略】

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一《李後主亡國偈》 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宋・邵伯温《邵氏見聞録》卷一 太祖【略】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别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太祖戒曹秦王等得江南不可輒殺人》 太祖皇帝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愼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哉！

宋・蔡絛《西清詩話》卷中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余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長短句》 東坡云：『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已曾慣見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别離歌，揮淚對宫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宫娥，聽教坊離曲哉！』

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八 太祖取南唐，年餘始得之，怒其不歸朝，及來降，則命為違命侯，蓋惡號也。後二年，方改封為隴西郡公，及殁，乃贈太師，謚吳王。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六《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歙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陳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没，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

人。李氏訖亡，不需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録》。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為可惜也。

宋・陸游《入蜀記》卷一　（乾道六年七月）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略】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既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略】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説，實天下正論也。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五〇《拾遺》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騎虎踏河冰。』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實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栅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略】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接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幾，王師渡江云。【略】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嘗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〇《物異考十六》　後周太祖廣順初，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廣八寸，中有鐵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於是。』於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於版，白巾冪之。人欲讀者，必施數錢乃得，讀訖即冪之。是時，名臣陸俎、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之，云在五百年後。至卒，乃鐫其偈同葬焉。』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興。』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徐鉉、徐鍇、韓熙載皆不能解。及煜歸朝，好事者云：『煜以丁酉年生，辛酉年襲位，即鷄也；開寶八年甲戌，江南國滅，是跨犬也；當王師圍其城，而曹彬營其南，是子建司南位也；潘美營其北，是安仁秉夜燈也；其後太平興國戊寅歲，淮海王錢俶舉國人覲，即東隣也；家道闕者，意無錢也；隨虎，戊寅年也。』【略】

宋太祖建隆初，時當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江南李煜末年，有衛士秦友登壽昌堂榻，覆其鞾而坐，訊之，風狂不瘖。識者云：『鞾，友履也。其李氏將覆於此地而為秦所有乎？履與李、友與有同音，趙與秦同祖。』又煜宮中盛雨水染淺碧爲衣，號『天水碧』。未幾，爲王師所克，士女至京師猶有服者。天水，國姓之望也。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六《跋李後主詩藁》　李主辭廟北行

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凄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

元・許有壬《圭塘小稿》卷六《雪齋書院記》　及伯顏陛辭，勑：『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

明・徐一夔《大明集禮》卷一五《吉禮十五》　陳喬，字子喬，新淦玉笥人。南唐時為中書侍郎，國亡，自經而死，今稱南唐中書侍郎陳公之神。【略】

曹武惠王廟，在應天府城中，神名彬，宋太祖時為大將軍，平江南，城破不戮一人，邦人感之，今稱宋曹武惠王之神。

明・王一化［萬曆］《應天府志》卷二〇《祠祀志》　本府【略】曹武惠王廟。彬平江南，不妄殺僇，宋人立祠祀之，封濟陽王，謚忠惠。廟在江寧社壇前，洪武中改建于鷄鳴山，學士劉三吾奉勑撰記。

句容【略】盧大王廟，在縣西北。《南唐史》：盧絳任江南昭武節度使，城圍日，頻立戰功。及金陵陷，募兵入閩，以圖興復，不果而敗，邦人立廟祀之。舊以為盧綰者誤。

曹王廟，在縣南祀武惠王彬。

明・黄承昊［崇禎］《嘉興縣志》卷六《建置志・祠廟》　曹王廟在縣東南三十里，宋元時鄉人崇奉最謹。有碑殘毀，惟云：唐天寶間，里人王友文捨宅創建東嶽行宮，有殿廡五嶽樓，別構曹王祠，不知所自始。故老相傳云，曹武惠王彬，真定人，宋開寶中帥師平江南，不妄殺一人，邦人感而祠之。明萬曆間重修，每歲三月間，郡縣鄉人士女燒香者不可數計。

清・周金然《飲醇堂文集》卷一五《與友人論古十二則十二》　采石舊名牛渚，江南最險要處，韓擒虎、曹彬俱以此渡江下金陵。由此渡下太平，則水、陸皆上游，而金陵氣奪矣。

清・徐枋《讀史稗語》卷九《量江》　樊知古居江南，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量江之濶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后王師下江南，知古獻議造船，以大艦載巨竹絚，從石碑口試造，移至采石，三日而橋成，不差尺寸。此亦千古未有之奇也。

清・吴孔貞《燕超堂隨筆》卷六　宋太祖生，體有金色，三日不變，天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等曰：『江南本無罪，卿等勿殺人。』後大兵臨城不下，諸將奏云：『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其奏曰：『寧不得江南，無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破城之日，即批奏之日，天人相感如此。

清・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録》卷二《詠李後主詩》　江都門人宗元鼎，字梅岑，以詩鳴江淮間。有《詠李後主》絕句云：『江南歌舞尋常事，便遣曹彬下蔣州。』余最愛其措語之妙，取入《感舊集》。近覆閱之，乃知其誤。南唐自元宗時，周世宗屢侵淮南，國勢削弱，至遷都豫章以避之，非始宋也。後主仁愛，無荒淫失德，但溺於釋氏耳。宋太祖諭徐鉉曰：『江南亦有何罪？但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邪！』亦非以歌舞為兵端。宗語非事實矣。

清・金維寧《垂世芳型》卷一〇《曹武惠》　《宋史》以曹武惠爲名將第一，以佐命之功言之乎？非也。所號爲名將者，有將才，有將略。武惠不惟以才略見，而以德見者也。武惠之德有四：曰廉、曰勇、曰仁、曰智。奉使不受饋遺，行軍不黷貨賄，廉也。取江南，降李煜，刻期成功，勇也。所至秋毫無犯，不妄殺一人，仁也。不矜能，不伐功，名位善保終始，智也。史之稱武惠者，此也。以全德爲佐命功，勘叛亂，成一統，可謂無負於太祖矣。而太祖實負之，何也？下之所以報上者功勳，而上之所以結下者恩信。太祖許武惠以使相，迨江南既下，靳而不與，是負武惠也。太祖負武惠，而武惠終不負太祖，同心戮力，迄用有成。

清・沈濤《交翠軒筆記》卷三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新、舊《唐書・倪若水傳》皆不作冰。《唐書》『倪，字子泉』，則名當爲水。《宋史》『樊，字叔清』，則名當爲冰。《隆平集》云：『樊若冰，積官至給事中，太祖嘗問其名出何典記。對曰：臣慕唐右丞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知古。』蓋上惡其聲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謂之若冰，謬矣。

則知古本名是冰，非水。《宋史》冰、水互易，恐是傳刻之誤。《續通鑑長編》、《東都事畧》等書皆作『若水』，亦是淺人據《宋史》所改，幸《隆平集》尚未譌誤耳。聲近弱兵一語，尤爲明顯可證。陸游《入蜀記》亦作『若冰』。

泉漳納土

綜述

宋・路振《九國志》卷一〇《陳洪進傳》　洪進，泉州仙游人。【略】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己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顯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僞國・泉漳》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略】太祖既平諸路，洪進乃請命於朝。李煜屢奏以為不可，詔不從。遂別授以節制。太平興國三年来朝，即以國歸朝廷。改除節制、杞國公，授其子文顯團練使，文顗、文頊並刺史。久之，進封洪進岐國公。卒，贈中書令，謚忠順。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陳洪進加恩制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　門下：朕託於人上，奄宅域中，化被萬邦，聲教方覃於率土；寵綏羣后，絲綸豈悋於微章。特推湛露之優恩，用獎朝宗之亮節。推誠保順，忠正翊戴功臣、平海軍節度、泉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使特節泉州諸軍事、行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臨潁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二百户、食實封一千户陳洪進，智謀宏遠，襟量坦夷，承時自取其功名，望日每傾其忠順。受十連之寄任，撫千里之江山。睠言作翰之勞，寔副守方之寄。一昨慶手纘嗣，來覲闕庭。峨冠趨拱極之班，執玉就稱觴之列，禮無違者，朕用嘉之。宜陪井賦之真封，用表解雷之異渥。爾其慎終如始，荷寵若驚，永揚帶礪之休，無墜盤盂之誡。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使持節泉州諸軍事、行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平海軍節度、泉漳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又《陳洪進納土曲赦漳泉德音太平興國三年五月》　門下：朕纂紹基圖，臨御區宇，慶五兵之消偃，致四海之混同。顧惟動拉之間，悉被生成之澤，念清源之一境，隔朝化以多年。江山雖在於照臨，黎庶未霑於恩惠。節使陳洪進，素懷明略，喜遇昌期，偃戒節以來朝，録地圖而上進。今者川塗無壅，聲教大同，宜覃在宥之恩，俾洽惟新之化，應泉州潭州管内。云云。於戲！同文共軌，荷宗社之殊休；恤物愛民，乃帝王之常道。矧惟遠俗，初被皇風，用安歸向之心，倍注撫棄之意。降九天之雨露，蘇比屋之生靈。必令其萬户千門，永樂於輕徭薄賦。凡爾衆庶，當體我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　（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略】

癸未，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爲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文頊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副使文顯爲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泉州衙内都指揮使文顗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元殿受朝。德音赦漳、泉管内，給復一年。【略】

初陳洪進納土，上即命其子文顯知泉州，議擇能臣關掌州事，殿中丞南頓裔惟岳方居父喪，詔起維岳爲通判。維岳始至，會仙遊、莆田、百丈草寇乘虚嘯聚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纔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爲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徧，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時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讓在福州，遂率屯兵往救之，圍既解，監軍軍器副使王繼昇率精兵二百騎，夜出追擊，悉擒其魁首，械送闕下，草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卷二《太祖太宗收復泉漳二州》　陳

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詩書，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因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江南李煜以洪進累功，擢為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乾德元年四月，清源留後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為牙將，頗不平，欲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衆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為備。洪進子文顯、文顥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鎚，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間，洪進即自外鑰其門，謂漢思曰：『郡中諸吏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為，乃自門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為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李煜，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八月，泉州陳洪進遣使朝。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旌節也。己亥，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聽，乞寢其旌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翟德玄往宿州迎勞之。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illegible]萬、白金萬兩，絹萬疋。

三年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户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癸未，以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為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文顥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使文顥為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泉州衙指揮使文顗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五月乙酉朔，御乾元殿受朝，德音赦漳泉管内給復一年。明年，從平太原，封杞國公。

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乞致仕，優詔免其朝見。二年，以疾終，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賜中書令，謚忠順。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二《留都録二・建隆以來詔令》 乾德元年《答李煜詔》：朕推恩馭遠，稽古臨朝。念秦漢以來，久絶附庸之制；閩越之地，素為藩服之封。頃者阻限中原，依憑江左，帥臣屢易，軍鎮不寧。陳洪進為衆所推，上章聽命，頃班詔爵，用慰遠人。將降制書，明諭朝旨。國主爰形奏牘，深述事宜，雖認恭勤，諒難俞允。苟依所請，是朕食言。則洪進一心，未省為臣之所；泉南二郡，獨作無告之民。上為人君，安忍行此？不移前詔，當體予懷。十二月。【略】

二年《答李煜詔》：所上表謝示諭泉南等州事者。惟彼二州，甚為僻遠，爰從近歲，繼有變更。初從効淪亡，不能傳嗣；漢思愚蔽，又失衆心。陳洪進為下所推，尋來請命。朕雖德薄，義在君臨，苟爽懷來，是虧柔遠。且漳南之地，復隔海隅，終慮遐陬，或更生事。所宜示以朝命，安其物情。近已特授洪進節麾，委以鎮撫。推公示信，固無私焉，在予素心，應所備悉。二月乙卯。

《宋史》卷四八三《世家傳六・漳泉陳氏》 陳洪進，泉州仙游人。【略】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稱清源軍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軍府事，且言張漢思老耄不能御衆，請臣領州事，恭聽朝旨。太祖遣通事舍人王班賫詔撫諭，又與李煜詔曰：『泉州陳洪進遣使奉表言，爲衆所推，因而總領州事，以誠控告，聽命於朝。觀其傾輸，尤足嘉尚。但聞泉州昔嘗附麗，尤荷撫綏。然變詐多端，屢移主帥，恐其地里遼遠，制御有所未遑。朕以書軌大同，恩威遠被，嘉其款附，已降詔書，蓋矜其遠俗便安，不必以彼此為意，想惟明哲，當體朕懷。』煜上言：『洪進多詐，首鼠兩端，誠不足聽。』太祖又詔諭之，煜乃聽命。

建隆四年，遣使朝貢。是冬，又貢白金萬兩，乳香茶藥萬斤。煜復上言，請寢洪進恩命。太祖又以諭煜。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漳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鑄印賜之。以文顯為節度副使，文顥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

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斂於民，第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為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其子文顥入貢乳香萬斤、象牙三千斤、龍腦香五斤。太祖因下詔召之，遂

入覲。至南劍州，聞太祖崩，歸鎮發哀。

太宗卽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至宿州迎勞。既至，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禮遇優渥。又增其食邑，以其子文顯為團練使，文顗、文頊並為刺史。洪進遂上言曰：『臣聞峻極者山也，在污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明，願歸益地之圖，輒露由衷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傾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棨戟在門，龜鈕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鑊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坎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管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為內地，蚩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霈鴻私。』太宗優詔嘉納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賜白金萬兩，各令市宅。

明年，從平太原。六年，封杞國公。雍熙元年，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其朝請。二年，以疾卒，年七十二。廟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忠順，中使護喪，葬事官給。

論說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九三《閩四・陳洪進等傳論》 朱文進誅屠王氏，少長無遺，已晏然據神器矣。而從效以區區牙校，削平賊黨，奄有漳、泉，比至洪進納土，再傳兩姓，雖曰人謀，亦運會使然哉！迄今傳永春從效故居，其地有名『留變』者，抑其流風猶有未泯者與。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卷二《史》 近看《續綱目》，令人悶絕【略】陳洪進值五代亂盜，據漳、泉二州。宋已平海宇，洪進獻二州地，正與錢鏐同，而尤之曰：『《春秋》重死守社稷，故貶之。』春秋諸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洪進之地，誰予之？誰傳之耶？此例一開，是必欲使為賊者，雖已四海清平，尚負固拒命，殺人盈城盈野，力窮勢盡，而後就縛，始為合《春秋》之義耶

清・朱軾《史傳三編》卷五五《循吏傳七・喬維岳傳論》 洪進率泉之民而納土，泉之民非嘗有貳心也。以它警而遽議屠戮，雖秦政、項籍之暴不及此。倘非維岳一言，所傷於宋室仁厚之氣豈少哉！

藝文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謳歌歸》

謳歌歸，陳洪進以漳、泉來獻也。

謳歌歸兮四海一，強國潰兮弱國入，彼無諸兮計將安出。天不震兮民不荼，象齒貢兮沈水輸，保室家兮長娛娛。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附庸畢》 陳洪進初隸南唐，崎嶇得達於天子，至是籍其國封署來獻。為《附庸畢》第十一。

清源無諸邦，力弱臣秣陵。間道遣進表，九門望日旌。願賜鄒與邾，自達天子庭。四隣彫霸業，國除洗天兵。皇靈暢遐外，蜑俗通聲明。歸其所隸州，乞身奉朝請。帝命得陪祀，湯沐在王城。從茲附庸畢，歌以頌河清。

元・釋大圭《夢觀集》卷四《登雲樹》 老屋危臺雨氣昏，石苔不見舊鑱痕。當年霸業旌麾盡，故國秋聲樹木存。度海鴈行驚斷角，近城螢火沒荒垣。無人去買長餅酒，一酹陳王千載魂。

《宋濂全集》卷九一《拓閩關》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為《拓閩關》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瘴海，東或帶滄溟。五季失羈御，藩鎮擅甲兵。太阿既倒持，僭竊瀆恒經。誰歟據二州，於此建節旌。予奪自己出，況復望來庭。太宗嗣寶符，渙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覆冒仰王靈。輶譯通絕域，珪贄集明廷。神猷杳難測，穆穆臻泰清。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陳洪進》

更比錢王早識幾，一門萬石古來稀。不知可念徐昌嗣，逃死飄零尚未歸。

雜録

明・黄仲昭〔弘治〕《八閩通志》卷八六《拾遺・泉州府》 陳洪進據漳、泉二州，有沙門行雲者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泉人聞之，疑洪進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入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顯，通州團練使，文顗、文頊、文顯三人並受諸州刺史。王師入城，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出。【略】

（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宋太宗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只以泉、漳二州贍數萬衆，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一四《典禮類下・以孫為子、以子為孫》

《五代史・陳洪進傳》：有相者言洪進一門受禄，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文顯等皆領州郡，而文顯之子始生。洪進欲實其言，乃以為子，名文頊，與父並行。

吴越歸地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二《偽國・吴越》 錢俶，字文德，名上字犯宣祖廟諱，故止稱下一字。開寶八年征江南，為招撫使。江南平，與其妻子来朝，待以優禮，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封其妻孫氏為妃。宰臣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太祖曰：『行自我朝，何拘舊典？』太平興國三年四月，復来朝，而陳洪進繼至。洪進先納土，俶不自安，亦上章以國歸。有司改封淮海國王。子惟濬、惟治，並除節制。諸子弟族人及其將佐，或牧守有差。錢氏五主，共八十一年。俶以天下既平，八年求去元帥之稱，從之。雍熙間，改封漢南、南陽二國，既又辭國號，改封許，徙鄧。俶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進封秦國王，謚忠懿，為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三十年，近世處富貴者未有其比。俶崇信釋教，性謹，未常忤物。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錢俶納土》 崔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吴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骨鯁臣也。俶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為刺史，以仁冀代為丞相。仁冀説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泛海入朝，太祖禮而遣之。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説上留之勿遣。俶朝禮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固争，以為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唯有羽翼乃能飛去耳。』遂定策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為内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道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為副。俶辭，不行，更除鄧州。以仁冀為鴻臚卿，久之卒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答吴越國王乞呼名詔》 卿油幢濟美，鼎鉉銘功，聿傳賜履之榮，寔荷專征之寄。先皇帝大徵虎旅，問罪金陵，賴卿忠勞，遽兹戡定。又秉桓圭而入覲，拜文陛以稱觴，尊獎天朝，勤勞王室。爰舉不名之典，用旌蓋世之勳。忽示撝謙，遽形推避。矧惟茂典，出自先朝，顧惟冲人，纘承舊服。方褒崇於元老，敢廢墜於寵章。所請宜不允。

又《錢俶納土曲赦兩浙德音》 門下：惟皇建極，括寓縣以開階；惟辟奉天，法陽春而流惠。我國家丕承大業，光宅中區。奄三代之提封，盡歸王化；撫萬邦之生聚，皆樂皇風。近又吴越國王錢俶遠效忠規，嘉逢昌運。走梯航而入覲，叩宸扆以披誠，願輸奕世之土疆，盡入大朝之封域。睠兹恭順，特議允俞。言念吴方，久疏王澤，當混同之資始，均茂育以攸宜，爰頒在宥之文，俾預太平之化。應兩浙管内，云云。於戲！四海一家，既大同於文軌；三吴百越，屬初被於照臨。固於撫御之

問，良軫寐興之念。彼中官吏，差去使臣，更施存恤之方，廣示懷柔之道。今其富庶，慰朕焦勞。告示遐方，知予厚意。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六　（開寶八年夏四月）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城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略】

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十二月）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

又　卷一七　（開寶九年二月）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庚申，大宴大明殿。後四日，召俶、惟濬宴射苑中。又三日，幸禮賢宅。【略】

（三月）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辭，得止。

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竢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略】

（六月）癸卯，吳越王俶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又　卷一九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丑，以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略】

吳越王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上優禮之。乙巳，即命承佑護諸司供帳勞俶於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俶於迎春苑。己酉，俶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略】

（夏四月）壬戌，復宴吳越王於崇德殿。【略】

初，吳越王俶將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綿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留俶不遣。凡三十餘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五月乙酉），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爲，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朝退，將吏僚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略】

（五月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左贊善大夫侯陶、著作佐郎崔繼宗檢閱兩浙諸州錢帛；刑部郎中楊克讓充兩浙西南路轉運使，宗正丞趙齊副之；祠部郎中、河南劉保勳充兩浙東北路轉運使，右拾遺鄭驥副之；右衛將軍、太原侯贇按行兩浙諸州軍儲芻茭、糧廩；左贊善大夫孟貽孫通判兩浙事。

旻初自淮南歸朝，上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貞元中，淮南歲輸米才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貞元。』上曰：『知爾勤績。』將用為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上乃謂旻曰：『卿且為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為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

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為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為淮南節度使、奉國節度使惟治為鎮國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祐為泰寧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禮為安化節度使，浙江西道鹽鐵副使崔仁冀為淮南節度副使。【略】

（八月丙辰）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十四艘，所過以兵護送之。【略】

初，淮海王俶入朝，命其子鎮國節度使惟治權知吳越國事。一夕庶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妻族有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背於府門。於是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惟灝等皆赴闕。詔遣內侍護諸司供帳迎勞於近郊。壬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略】

（冬十月乙亥）杭州送錢俶伶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付教坊肄習，尋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

《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吳越錢氏》　吳越錢俶字文德，杭州臨安人。【略】（開寶）七年五月，賜俶襲衣、玉帶、玉鞍勒馬、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綺千段。是冬，討江南，遣內客省使丁德裕齎詔，以俶為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二百匹，旌旗劍甲；令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略】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之從欲。臣近蒙朝廷賜以劍履上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領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王之號，俾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寵名，託於鄰敵。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罹公議？合從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士、器甲臣已曾奏納外，其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望皆許解罷。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庶聖朝無虛授之恩，微臣免疾顛之禍。』優詔不許。

五月乙酉，俶再上表：『臣慶遇承平之運，遠修肆覲之儀，宸眷彌隆，寵章皆極。斗筲之量實覺滿盈，丹赤之誠輒茲披露。臣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略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此際蓋隔朝天之路，莫諧請吏之心。然而稟號令於闕庭，保封疆於邊徼，家世承襲，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照，不及蔀家，春雷發聲，兀為聾俗，則臣實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勝大願，願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執事，其間地里名數別具條析以聞。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傾向，特降明詔，允茲至誠。』

詔答曰：『卿世濟忠純，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臨，聿修覲禮，覩文物之全盛，喜書軌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悉上於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於天府，舉宗效順，前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丁亥，詔曰：『漢寵功臣，聿著帶河之誓；周尊元老，遂分表海之邦。其有奄宅勾吳，早綿星紀，包茅入貢，不絕於累朝，羽檄起兵，備嘗于百戰。適當輯瑞而來勤，爰以提封而上獻。宜遷內地，別錫爰田，彌昭啓土之榮，俾增書社之數。吳越國王錢俶天資純懿，世濟忠貞，兆積德於靈源，書大勳於策府。近者慶沖人之踐祚，奉國珍而來朝，齒革羽毛既修其常貢，土田版籍又獻於有司，願宿衛於京師，表乃心於王室。眷茲誠節，宜茂寵光。是用列西楚之名區，析長淮之奧壤，建茲大國，不遠舊封，載疏千里之疆，更重四征之寄。疇其爵邑，施及子孫，永夾輔於皇家，用對揚於休命，垂厥百世，不其偉歟！其以淮南節度管內封俶為淮海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卽以禮賢宅賜之。』惟濬為節度使兼侍中，惟治為節度使，惟演為團練使，惟灝暨姪郁、昱並為刺史，弟儀、信並為觀察使，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使。體貌隆盛，冠絕一時。

雍熙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為武勝軍節度，改封南陽國王。俶久被病，詔免入辭。將發，賜玉束帶、金唾壺、椀盆等。俶四上表讓國王，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

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

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上為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仍正衙備禮發册曰：『皇帝若曰：昊穹眷祐，賢哲挺生，稟象緯之純精，負經綸之盛業，作民父母，為國翰垣。其存也冠中臺而長諸侯，其没也峻徽章而崇禮命。咨爾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武勝軍節度、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户、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户、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嗣祖考之令德，奠東南之奥區，開國承家，本仁祖義，以忠孝而保社稷，以廉讓而化人民，勤翊戴於累朝，克惠綏於一境，世傳威略，志慕聲明。

當武庫戢兵，洞閱詩書之府；洎秣陵問罪，雄張掎角之師。致區宇之同文，賴忠良之協力。逮于纂紹，益享崇高，蘊明哲而保身，務傾輸而竭節，盡獻土壤，來歸闕庭，予嘉乃功，薦錫殊寵。而道隆簡退，志尚謙沖，屢辭郡縠之權，雖奪范宣之讓。朕深惟勳舊，俾就養頤，爰出殿於大邦，庶聿臻於眉壽，式緊元老，永輔眇躬。

何天道之難諶，而梁木之斯壞！長沙既往，空存甲令之勳；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賵賻從於異等，嗟悼廢於臨朝；寧酬柱石之勳，未極君臣之分。庸加典則，以厚始終。

今遣使太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汾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郭贄持節册贈爾為秦國王。嗚呼！德無不報，予敢忘於格言；魂而有知，爾尚欽於天命。嗚呼哀哉！』

命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七《沈虎子傳》 沈虎子，仕忠懿王為丞相，王受宋命攻江南之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王不從，卒進兵拔常州。已而虎子隨王入宋，授□□□□，終於其位。

論説

《舊五代史》卷一三三《世襲傳二論》 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宋・马永卿《元城語録》卷中 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來，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四 吴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之而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明・蕭儀《襪綫集》卷三《慶餘堂記》 五季之世，國如傳舍之郵，生民如肉之在几。而錢氏以仁厚忠信，保全東南一區，百姓不知兵。趙宋受命，錢俶又斂手歸附，不煩師旅。至今吴越富庶甲天下，皆自錢氏，其本蓋盛矣！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一《宋太祖》 宋興之初，孟昶、劉鋹先亡，江南次之，而吴越又次之者，何哉？【略】錢俶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食不重味，頗知書雅，好吟詠，皆未聞有大惡不道之事，欲其不後於亡，可乎？

清・朱鶴齡《愚菴小集》卷一三《讀吴越世家》 民生五代時，如麋鹿之命懸于庖厨，得苟活旦夕為幸。惟吴越以善事中國，粗號小康，然武肅父子世嘗重斂其民，以事奢僭，史稱其下至鷄魚卵穀，必家至而日

取，每行笞以責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以次唱負之多少為笞數，多者笞至百餘，少亦不下數十，人不堪其苦。云或謂歐陽公與錢惟演不協，故暴揚其先世之惡，容有過辭。然史以傳信，因私憾而溢惡，以誣人祖先，此險小人之所為，歐陽寧有是耶？再考之他書，錢俶歸朝，以其臣江漢臣上賦稅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者皆得官，漢臣獨以廢斥死。復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頌朝廷寬大，顧不可耶？』遂從之。厥後，永曾孫珪相神宗，封岐國公，琪為禮部侍郎。而江氏子孫居衢睦間，登顯仕者七十有八人。東里楊公以為其先陰德之報，理有不誣。嗚呼！數百年以來，吳越之民更易姓者屢矣。賦額之重，比之錢氏，殆加甚焉！而卒無江、王二公者，以少甦民困，何天之重困此一方耶？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八二《吳越六・忠懿王世家下論》　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鉅矣。宋興後，王益傾資修貢獻，宋祖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為！』嘗讀宋兩朝供奉録，中間稱忠懿王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物，及通犀帶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而金飾玳瑁器至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器至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航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兩，錦綺色綿以萬萬計，而舉朝文武闔寺多所饋遺。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供大國，務得中朝心，國以是而漸貧，民亦以是而得安。諺曰：『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嗚呼！殆非所以論吳越矣。

又　卷八七《沈虎子傳論》　虎子懷虞虢之憂，進唇齒之論，雖時勢略與古異，其説固不可易也。

又　《崔仁冀傳論》　宋藝祖兄弟繼興，龍飛虎變，削平羣雄，中原混一，太陽出而燭火熄，固知帝王自有真也。諸臣力贊歸誠，臣主俱榮，不可謂不知幾焉。以視金陵拒敵，番禺稱戈，蓋不無順逆勞逸之異矣。

清・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一》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徼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爲盟主，亦聊以固圉而待漢之再興。其既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囂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奉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昌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彊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衆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温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温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爲助宋，而投閒抵巇，坐收常州爲己有。僭僞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僞，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絜己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矣。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粤、蜀，亦足以頡頏，而未見其詘。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慝，盡疆自守，鼻岸有餘；使不量力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勤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禄而立庭衆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宫於茂草，撤祖廟之榱桷，夫豈不有痛心於此者？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卽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思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憖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力修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宋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爲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清・李驎《虬峰文集》卷一四《錢俶論》　錢俶之於五代也，史多賢之。李子曰：此唐之賊臣也。君子之道，審義而安。合乎義則進之，悖乎義則黜之。當其祖繆始起，浙東不過鎮幕一偏裨耳。唐之先君，優以

禮遇，自左衛大將軍累進至檢校太師、中書令，加封吳王，賜鐵券，恕九死。又詔圖形凌煙閣。唐之待之，夫亦厚矣。賊温之亂，既不能舉兵討賊，復先君之社稷，求先君之子孫立之，報國家優遇之恩；復從而受其僞爵，妄以仲謀自居。此豈義之所當出者耶？乃鏐既負唐於始，而俶復以兵五萬人助宋攻唐，斬其廟祀，唐亦何負於錢氏，而錢氏乃如是報之耶？昔隗囂之於漢，乘亂而起，初非劉氏之故臣也。去就之際，君子猶必黜之，況錢氏之於唐乎？夫境内之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誰氏之土地也？李氏之土地也；境内之民五十五萬六千户，兵一十一萬五千人，又誰氏之民人也？李氏之民人也。使盡籍而返諸唐，則於義爲合。君子必以純忠予之，此竇融所以爲賢也。即不然，或即以此五萬之衆助唐屯守江上，以禦宋人，則唐未必遽亡，而我亦可以少延其於脣齒之義，亦未爲失。乃不思今日之爵土畀自誰氏，而今日之帝金陵者又誰氏之子孫，忘先君之大恩，而仇先君之子孫，賢者顧安而爲之乎？江南，國之藩蔽也。自撤藩蔽，以危社稷，其相沈虎子固言之矣。即唐主亦曰：『今日無我，明日無君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布衣耳。俶竟不答，及聞唐亡，乃懼晚矣。譬齊之於秦，五國既滅，而齊亦安能免耶？吾謂俶之失，不在納土，而在入朝；不在入朝，而在助宋滅唐。無論於義爲悖，即以與國言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少有智識者亦不肯出此，而謂賢者肯出此乎？彼以賢子之者，夫亦宋史氏之言也。後之君子乃爲之惑，何哉？

清・張祖年《道驛集》卷二《崔仁冀勸錢俶納土》 俶之籍境以獻太宗也，弟姪子孫賚遇冠絕一時，祖父兄弟廟食永垂後世，論者輒稱錢氏功德於勿衰。嗟夫！俶之去國，非崔仁冀之力，其克臻此哉！方俶之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罷封，帝不之許。不籍境以獻，是思加羽翼而飛之掌握，安得尚有表忠之請哉！仁冀厲諫，而俶決策，其有功于錢氏者大矣，即以仁冀配食忠觀也，允宜何論？世者之有未及也，惜哉！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劉鋹疑酒中有毒，太祖取酒自飲之；羣臣乞留錢俶章疏，太祖以黄袱封識，命途中密觀之，此於大度中寓權術也。【略】

錢鏐王圓木警枕，憂勤國事，不以私寵廢法，所以能保障吳越。戒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禮，所以能享國長久。至太宗朝，錢俶以地來歸，四徙大國，福履之盛，近代無比。是時天下既一，蕞爾之地自不可支，然宋未有征伐之舉也。何遽舉八十四年之緒，一旦棄之，徙封之日，詔令俶緦麻以上親及管内軍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故國之感，毋亦有動於中與？

清・陳蕃《經史析疑》卷二三《宋紀》 問吳越王俶來朝。按：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黄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蔡虚齋曰：『宋祖之於錢俶，封疏遣還，人皆以爲不取，不知乃所以深取之也。夫帝果有誠信御下之心，則食言之疑，帝不必先發也；羣臣之疏，不必封識也。識而甚固，歸令密觀，帝之深用其術，使俶中於其餌耳。譬如漁者之下釣，魚吞餌不深，則其得不固。黄袱之封固，帝之餌也。俶甚感懼，而怵於天威之不違之也。不然，單騎而來，強使納土，豈太宗之力能使之然哉。』

清・夏尚志《退思居雜著》卷三《江景防論》 吳越忠懿王臣侍御史江景防奉忠懿王入朝納土，當上圖籍，景防沈圖籍于河，詣闕自劾亡失狀，意謂民苦苛斂日久，使有司仍其籍，民困何止？乃冒罪捐軀，一意救民。夏子曰：異哉！景防之為天下百姓計，非徒在一時，而幷慮後世。較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者尤遠且大也。【略】宋太宗定吳越之稅，無籍可考。因怒甚，欲誅景防，已而謫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老棄，可就之富貴而干天子之誅，生死利害一切不顧，止惓惓于天下後世之民。吾乃歎吳越之民何幸，邀惠于景防，為景防者，實大造于吳越之民也。

藝文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宋頌九首・聖文》 錢俶以吳越歸也。

聖文安安，聖武桓桓，朝貢萬里，正朔百蠻。無吳之險，無蜀之艱，無潭之闊，無荆之頑，咸予賓順，悦色和顔。彼俶在杭，有地千里，皮毀

毛落，孤睽莫恃。懾服聲教，慕爲臣使，携彼人民，挈其土地，于囊于囊，歸于天子。天子神聖，罔不懷柔，既懷而封，恩涵澤流。逆予有刑，視彼揚州；順予有封，視此錢侯。赫赫宋德，何有窮休！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大哉仁》

大哉仁，吴越錢俶獻其國也。

大哉仁，萬世輔，后皇明明監于下。俶若曰：『亶為民。封殖一世吁不仁。』瞻彼日月，爝火敢出。震震皇皇，帝命是式。吏其稅租，府其版圖。爾豈固負，俾民作俘。維宋之仁，中天建國，吴山越濤，衛我帝宅。維俶之仁，世世麗澤，子孫來朝，車馬玉帛。

清・陳元龍《歷代賦匯・補遺》卷六《〔宋〕儲國秀〈寧海縣賦〉》

彼錢氏之僭竊，奄全浙而誅求，遞逢迎而加賦，苦椎肌乎何尤？獨陳長官，如魯中牟，歷上書而爭訴，寧委身於繫囚。直挽回其毒手，得輕損於苗頭。迨夫錢俶納土，而後皇政優游，閔赤子之彫憊，從寬典而撫優。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鐃歌鼓吹曲・版圖歸》　錢氏奄有吴越，朝會貢獻，不絶於道，至是以版圖歸職方。為《版圖歸》第十。

版圖歸，歸職方。昔服跗注，備戎行。帝錫之旆，龍鳥章。酋獻命與胥，今上及秦王。外臣拜稽首，笑頷帝色康。畢同軌，來於梁。曄靈奕奕，敷重光。願止劍履，覲帶裳。四海臣妾，配虞唐。

又　卷二《宋騎吹曲・歸朝曲第四・吴越王妃歸朝四之二》　勾吴月令牽牛中，妃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翟茀乘風來闕宫。隨王劍履朝上殿，黄門夜趣長春宴。昭容引班入内朝，龍衮當中開雉扇。宴罷朝辭生局促，詔賜離宫作湯沐。先王蒸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一〇《湧金門城望五首一》　蕭條垂柳映枯荷，金碧樓空水鳥過。略剩繁華猶好在，細看冷淡奈愁何。遥知堤上游人少，漸覺城中空地多。回首太平三百載，錢王納土免干戈。

元・葉顒《樵雲獨唱》卷二《錢塘懷古》　君不見，古錢王，錢王在時民阜康，不侈不僭能安邦。五季喪亂人相戕，鄰國雖艷吾無傷。錢王去後兒孫良，致身能弱還能强。手持版籍歸宋皇，富貴不失福禄昌。民受其惠壽命長，人懷其德久不忘。千載之下有耿光，至今號稱國不亡。

元・胡奎《斗南老人集》卷五《臨安勝覽一》　臨安老父鬢如絲，解説錢王納土時。吴越江山留勝概，只今惟有表忠碑。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鐃歌鼓吹曲・吴越歸》　吴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為《吴越歸》之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謨。神兵從天下，欻忽千萬餘。揮戈日為回，投鞭海成枯。奮擊八極間，捷疾飛電如。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内輸。終知喬嶽尊，邱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清・吴暻《西齋集》卷六《後西湖雜感二十首四》　表忠遺觀草芊眠，廟食錢王東夏偏。十四軍州歸宋室，三千名馬並孫權。錦衣樹入遷鄉曲，玉册樓疑寶正年。父老至今羅剎岸，銀潮鐵弩話江天。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七《錢宏俶》　錦繡魚鹽奉帝幾，迎春賜宴受恩歸。忠能保國丹書在，誓不殺王金鳳飛。百歲牙城浙江改，三條玉帶汴河圍。妙因舊迹龍山麓，傑觀銘功振古稀。

清・沈赤然《五研齋詩鈔》卷一六《讀十國春秋五十六首・錢俶》　抛卻江山尺紙中，當年九國問誰同。益恭臣節逾先世，異數天家越上公。金鳳幾曾愁掣搦，流星忽又墜長空。最嗟一事無遺表，不乞靈輀葬浙東。

又　《崔仁冀》　納土全歸十四州，見機原不爲身謀。卻憐鮑約無尋處，海上年年望釣舟。

清・陸元鋐《青芙蓉閣詩鈔》卷一《錢塘懷古四首一》　納土何嫌國不長，當年曾此奠雄疆。光寒鐵弩江湖落，夢破金牀越鳥亡。石鏡有靈能創霸，粉盤無策足勤王。似知入寇書難免，不共河東去討梁。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三集》卷二一《吴越歸地》　助宋伐江南，遺還誠大度。再朝獻版圖，時勢相際遇。賜宴夕暴亡，身隕舊基仆。一隅難抗衡，曷若早歸附。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十國小樂府・吴越》　龜頭官家狗腳朕，鑪中兒輩紛紛盡。傍舍錢生真異人，開門節度長安枕。公府不宜墳西湖，大第他時臨汴渠。可憐一局留南宋，浙臉還徵宫掖夢。

清・鄭開禧《知守齋詩初集》卷三《錢塘懷古》　北漢南唐取次平，越王拱手畏天兵。璇圖盡入甌閩籍，鐵券新頒帶礪盟。臥榻即今無酣睡，怒潮依舊作雄聲。誰知早爲偏安地，一旅南來有帝京。

清・查揆《筠谷詩鈔》卷三《姑蘇懷古二首一》　承天寺外雨溟濛，霸業銷沉賸梵宮。十四州隨銅馬去，三千甲散水犀空。衍年已自輸錢俶，降表猶然笑竇融。別有鞋山懷古淚，沔陽愁問老漁翁。

清・陳用光《太乙舟詩集》卷四《題護碑圖爲錢梅溪泳作》　阿翁不逐中原鹿，令子正朔奉天福。家法難於漢竇融，後嗣纔膺趙家禄。尉佗帝制空爾爲，魋結猶煩陸賈辭。漢高應羨宋藝祖，史稱錢俶朝京師。玉皇山下一抔土，天福八年立碑處。想見當時守境心，完聚生靈待真主。二千餘年風雨深，居民猶禁樵蘇侵。廿九代孫重護惜，擬搆一亭高十尋。此碑先於表忠觀，我未見圖已三歎。作記倘覓髯翁才，我爇東坡香一瓣。

雜録

宋・錢儼《吴越備史・補遺》　（開寶七年）秋七月，敕詔王取常州。詔曰：『敕錢俶，朕統御萬邦，撫臨兆庶，推至誠而待物，期率土以歸。【略】』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復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生記薨，實周一甲子矣。【略】

（端拱）二年春正月丁酉日，遣中使押翰林儀鸞、鹵簿鼓吹葬王於河南府洛陽縣賢相里陶公原，命大臣以下俱素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爲元帥三十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裯褥皆用紬絹紫絁。食不重味，禀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製作精妙。將遣使，必陳列於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初，廢王嘗於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閑適爲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爲兵部尚書。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極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用狀上。』惟濬懼晉，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於是，盡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至，謂曰：『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餽物，非獨盧相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爲此禍福。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晉聞之，召惟濬至，深自嘆服，稱王寬洪大度，事遂寢。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爲十卷，恭撰後序，行於世。時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機衡之命，特詔尊王爲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供奉録，今但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帶龍鳳龜魚僊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條，黄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十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酒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觔。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羅紈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等金盌六頂，金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匹，細馬四十八匹，駝三百餘匹，散馬二千七百二十匹，金印四顆，玉册二，御劍二口，法酒三千餘瓶，衙墜腰帶三千事，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七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車駕為幸禮賢宅，撫視館餼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為吴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叙齒為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蹙，乞罷吴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候于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于前頓候謁

而已。駕至幷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于刃，乃為嘉也。』俶但叩頭怖謝。非久，身留于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檟，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為之慘然。

宋・祖無擇《龍學文集》卷一四《家集》　太祖之御極也，忠懿王錢俶親奉職貢，以修藩臣之禮。禮成辭歸，面叙感遇，俯伏流涕，且曰：『願子子孫孫盡忠盡孝。』太祖曰：『但盡我一世，盡爾一世，子孫亦非爾所可及也。』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　吴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内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宋・佚名《宣和書譜》卷一九《草書七・贈王定國詩》　秦忠懿王錢俶，武肅王鏐之孫，文穆王元瓘之子。錢氏自唐乾寧間據有浙右，至我宋之興，凡三世四王。使一方耄倪不識兵革，而覩太平之盛，錢氏之力也。初元瓘有子曰佐，嗣元瓘位，是為忠獻。在位未幾，而忠懿特以弟繼其昭穆。藝祖應運，率先臣服。開寶八年，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貽書于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表其書來上，藝祖嘉其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濬、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子至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締搆宏壯，至於供帳帝幄什物，種種畢具，俶來如歸。已而遣就國，而留其子入侍。至太宗即位之明年，俶盡籍其府庫地圖以獻，乃封王淮海國。久之，又王漢南國，上章遜避，遂止，王許。未幾，徙王鄧。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太宗以其誕日，遣使賜器幣。方與使者燕罷，及暮，有大星流殞于正寢，光照户外，而是夕以訃聞。於是朝廷追封王秦國，謚曰忠懿。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上下無事，惟以文藝相高。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顛草，其斡旋盤結，不減古人。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牋等，且示寵焉。然當時降王有始有卒無如俶者，蓋以能先諸國作我藩服，其後子孫繼登顯仕，垂榮無窮，信萬世臣子之勸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略】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餞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内取一黄複，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涂中密觀。暨歸途啓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七　乾德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名馬之外，别以黄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嘗安健，公則嘗有東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謝而去。俶至錢塘，開軸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心仁信類如此。

宋・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二《遵堯録一・太祖》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黄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戰，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宋・王銍《默記》卷上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

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脱。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清・鄭方坤《五代詩話》卷一《吳越王錢俶》 侍郎鮑約頗從臾忠懿王納土。及王歸宋，約竄處海上，王以詩追之曰：『東遐追兮西遐追，鮑約何如罷釣歸。』迄今有遐追廟焉。

滅北漢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行幸》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親征太原。先詢曹彬曰：『周世宗、太祖親征，何以不能克？』對曰：『世宗以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驚擾，故師還。太祖屯兵於甘草地，軍人多腹疾，遂中止。今兵甲精鋭，翦孤壘猶拉朽爾。』上於是決計。四月，至太原。五月，堕其城，劉繼元始降，詔釋之。六月，駕臨范陽。七月，還京。

又 卷一二《偽國》 劉繼元，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及其兄繼恩。【略】太祖常遣詔諭繼元、無為，各許以節制。繼元因疑無為，而無為復勸使效順，又欲叱兵出戰。及王師注水其城，遂殺無為以狥。無為，棣州人，博學有詞辨。初隱武當山為道士，鈞以諫議大夫起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不欲屠城。城垂破，繼元始降。自崇僭號，繼元失國，凡二十九年。繼元殘忍，臣下多被族誅。未敗時，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敵衆果来，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丸帛書求救於虜，進得之，以狥城下。及降，上宥其罪，授右衛上将軍、檢校太師、彭城郡公，賜第京師。歲時霈賜甚厚。又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制。卒贈彭城郡王，遣奏以六歲子三猪為託，上哀之，厚卹其家。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〇《〔宋〕范質〈上太祖諫伐河東〉》 臣氣疾發動，近将兩月不面天顔，攀戀聖慈，深負憂責。臣今有芻蕘上聞睿聽，内量僭越，甘伏罪譴。後來臣雖疾病在假，便聞陛下有親征河東之意，半月已來顯然，外議皆云必行，固無改易。

臣切料河東劉鈞自潞州奔敗之後，乃數年遭天軍討盪，卽日困蹙；兼肘腋之間，自有翻變。契丹削弱，不能援助。鑾輿若到城下，攻取少時，必是成功。然須十分之中，七八分則料其必取，三二分料其未得。未得者何？若大軍三數月間在賊城下，料草不接，卽須抽退。雖無損軍勢，且虚困自家一二十州百姓，枉費朝廷事力。近聞般運糧草才第一轉，所在鄉村甚有逃户。蓋是晉、絳、蒲、陝、汝、洛、懷、孟及沿山諸州人民，頻年以來，秋夏不熟，陛下八年令免供輸，尚自逃走，若是更有差遣，自然難為駐足。百姓般運艱難，更不一一敷陳。又聞所般運糧草且至潞府、晉州，將來大駕到河東城下，三五十萬糧草，潞府、晉州百姓無多，不知更差何人津置？此事須掛宸衷，請陛下子細勘算軍馬糧草準備之數，必若有備，則更復何憂。

臣竊見七八處大藩方，皆要害之處，卽日並未有主帥，皆是儒士懦弱，權輕力小。若是四方無事之時，大駕不離京闕，則必無憂慮；若是兵戈稍動，烽煙未弭之間，須憂兇豪不逞之徒，生心冀望。緣此輩無識無知，不算道理，遇便卽發，視死如閑。萬一有之，陛下出軍在外，爭得安心中間？世宗親征河東之時，近畿小小兵士亦有姦謀者，賴尉氏兵馬監押擒獲，事雖不大，人心可知。願陛下稍掛宸衷。

臣竊見河東物力軍勢，百倍不及大朝，窮困危迫，日憂亡滅，乃是本分。朝廷強盛，軍馬天下無敵，北至燕，東至海，南至五嶺，西至隴右，百六七十州之地，無不慴服。陛下卽位四年，有此基址，以前開基創業之主，三五十年尚未如此，又何必須為河東六七州險阻窮困之地，虚躁聖懷。更俟三二年時歲稍熟，收拾糧草，諸事有備，賊界漸困，此時動未為遲晚。臣竊料河東六七州孤危如是，不計幾時，必無霸盛。

且劉崇乘世宗卽位之初，假契丹雄盛之力，全軍南來，一戰大敗，將校軍士十分去九，此天不助一也。陛下初有天下，李筠以方州之地歸投河東，陛下才登太行，立平寇賊，劉鈞蒼忙奔走不暇，拋棄兵刃甚於高平，此天不助者二也。天意人事，不言可知。卽日尸居餘氣，苟延歲月之命，必無與大朝爭衡。願陛下以生靈為念，所貴資洪福，益聖壽，以社稷為重，端坐鎮静，不輕舉動，則天下幸甚。臣位居上相，受國深恩，國家大事，動繫安危，苟或不言，是辜天地，惟陛下詳察。乾德元年十二月上，時

以侍中平章事。

又《〔宋〕李光贊〈上太祖諫伐河東乞班師〉》　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日與中國為鄰，今日與陛下為臣。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結怨黔黎。況天之命天子也，猶父之任子也，其或不由父命，奪我以時，則必有非常之災，陛下豈不畏天命乎？且太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少。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今日歸明之國，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其心踴躍，各有覬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迴鑾浚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勞，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之溢，道路艱阻，輦運稽遲，恐勞宸慮。開寶二年閏五月上，時為太常博士。詔始議班師。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七《親征河東詔開寶二年二月戊午》

朕以菲薄，為天下君。臨御以來，不敢逸豫，憂勞庶政，勤恤下民。所冀咸遂昭蘇，漸臻治定。雖未遑於偃革，固匪願於佳兵。蠢爾太原，獨背朝化，潛依鹵帳，屢結蜀川；洎喪劉鈞，擅立異姓，豈能保守，尋亦覆亡。今則殘衆遊魂，騃童專國，乘我郊禋之際，來侵晉絳之民，焚蕩鄉川，敺略黎庶，致數州之被苦，顧涼德以何安？宜順人心，龔行天討。朕取此月內，率六師親征，沿路供須，並從官給，務令省約，無至勞人。凡爾羣臣，當體予意。

又《招諭河東劉繼元詔太平興國四年四月辛未》　朕嗣守基扃，廓清寰海。一物失所，必軫納隍之憂；四郊多虞，未暇高枕之樂。重念兵者不祥之器，蓋不得已而用之。矧茲一方，介於三晉，有陶唐之舊俗，有西河之遺風。務穡勸農，憂深思遠。知去就之分，為禮義之邦。而乃詿誤閭閻，淪胥塗炭。北面稱臣於鄰國，南面拒命于闕庭，假息偷安，苟延歲月，為計如此，不其謬歟！朕今親御戎衣，龔行天討，靈旗所指，虎旅爭先，以王者時雨之師，救比户倒懸之急。孤壘四絕，奇兵九攻，剪滅之期，在於頃刻。又念一城之內，萬姓何辜？用推仁恕之心，更諭安危之理。繼元素懷明略，合有遠圖，當茲窮蹙之中，必念變通之術。先人宗祀，豈使絕於蒸嘗；編户生民，豈令塗于原野。比鄰之救何益，駟馬之悔莫追。事理較然，所宜熟慮！儻能翻然改過，束身來降，寔富貴之可期，何只待以不死。恃險與馬，往戒寔深。大王小侯，朕言不食。在城文武官僚等，忠貞事主，明哲保身，儻思轉禍之言，共定歸朝之計，我有好爵，與爾縻之。苟執迷之不悛，則追悔而無及。審定良計，以副朕懷。

又《招諭劉繼元詔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壬午》　眷茲孤壘，朝夕蕩平。朕憫萬姓之倒懸，思一戎之底定，蓋救焚拯溺之舉，無佳兵樂戰之心，特推寬大之恩，用示生全之路。繼元素懷英氣，當體朕懷。恐于危蹙之中，遽罹鋒鏑之禍，奉父母之遺體，當如是耶？此非男子之見也。自前或繕戈甲，敢抗王師，及至討除，悉皆釋放。昨者趙王吳王，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以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歸降，必保終始富貴，先人之祭祀不絕，一城之生聚獲全。安危兩途，爾宜自擇，故茲詔示，當悉至懷。

又《慰諭劉繼元詔太平興國五月壬子》　繼元：卿聿承世業，據有並門，與我國家，本無仇怨。屬中原之多故，遂王祭之闕供，致干戈之日尋，使生靈之塗地。朕君臨區宇，子育蒸黎，豈使三晉之邦，未歸於封略；一方之俗，尚隔於照臨？是用親御六師，恭行天討，以神武而不殺，欲比屋之來蘇。當茲危迫之中，能定變通之計，上表待罪，束身請降，益彰君子之見幾，寔救生民之焚首。嘉茲效順，副我好生。從前愆尤，當與洗滌，待以優禮，蓋有彝章。方示信于萬方，必延賞於十世。諒卿明悟，當識朕懷。

又《平河東曲赦太平興國四年五月乙酉》　門下：帝王之心，黎庶為念，儻非靜亂，豈欲佳兵？乃眷并汾，比是藩鎮，頃因多事，遂隔皇風，三十年自絕朝廷，百萬户莫沾恩惠。朕嗣膺丕業，恢闡鴻猷，萬邦共慶於來庭，一物不令其失所，憫茲生聚，獨隔照臨。是以親御六師，直臨孤壘，冒暑天之炎酷，涉山路之險巇，不憚勞身，惟思救物。河東偽主劉繼元，兵窮力盡，請命來降。潛其效順之誠，特示全生之路，已從釋罪，表我推恩。廓氛祲於邊陲，出蒸黎於焚溺。既除巨孽，永洽大和，宜降曲恩，用清污俗，弛刑布惠，咸與惟新。應河東管內，云云。於戲！濟物安民，寔惟素志；勞師動衆，固非願為。參墟既靜於煙塵，武庫永韜於干戈，必令士庶，共樂昇平。凡爾生靈，宜體朕意。

又《劉繼元拜官詔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己丑》　苞茅不貢，《春秋》舉伐叛之師；銜璧請降，皇王行宥過之典。河東僞主劉繼元，繕完戈甲，違拒朝廷，僭黄屋以自尊，結鄰邦而為援，屬累朝之多故，遂假息以偷安，盜據一方，垂及三紀。朕祗膺景命，奄宅中區，霜露所均，悉為内地，梯航所至，皆備外臣。矧乃參墟，近接關輔，眷茲黎獻，尚隔照臨。所以親御戎衣，直抵孤壘，登涉險阻，沖冒炎蒸，櫛風沐雨之不辭，拯溺救焚而是切。繼元勢孤援絶，力屈計窮，知民徯朕以來蘇，知朕待之以不死，既手詔以敦諭，果面縛以請降。窮鳥入懷，既開三面之網；刑馬而誓，更疏五等之封。盡滌前非，特加異數，昭我大信，永孚於休。可特授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上柱國、彭城郡公、食邑三千户。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　（開寶元年冬十月）上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别賜郭無爲、馬峰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使，馬峰而下，並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二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

又　卷一〇　（開寶二年春正月）壬寅，遣殿中侍御史洛陽李瑩等十八人分往諸州，調發軍儲赴太原。

丙午，又遣使四十九人發諸道兵，屯於潞晉磁等州。【略】

（二月）乙卯，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黨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

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内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爲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略】

甲子，車駕發京師。

丙寅，次滑州。

丁卯，次王橋頓。

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上謂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衆來援。彼意鎮、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卿可為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乃以重贇爲北面都部署，義武節度使洛陽祁廷義副之。【略】

己巳，次相州。

庚午，次磁州。

乙亥，次潞州，以霖雨駐蹕。【略】

北漢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馮進琦屯於團柏谷，遣牙隊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廷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琦知衆寡不敵，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時契丹使内侍韓知璠册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北門以納之。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爲哭於庭中，拔佩刀自刺，北漢主遽降，堦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爲欲以此摇衆心也。【略】

（三月辛卯）上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諜者，問之，對曰：『城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惟恨其遲耳。』上笑，給衣服縱之。

壬辰，發潞州。

乙未，次南關。

李繼勳言敗北漢兵於城下，斬首千餘級，獲馬六百匹。

戊戌，次太原。

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築長連城。

辛丑，幸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知太原行府事。

壬寅，遣使發太原諸縣民數萬赴城下。

癸卯，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州城來降，即命昭文爲刺史，仍賜襲衣、玉帶、鞍勒馬。

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胡不用之？』上未痛，承昭以馬策指汾水，上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

丙午，決晉祠水灌城。

丁未，命建勳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與戰，弩矢貫贊足，北漢人未退。時黨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即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遽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則

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党進挺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之，繼業緣縋入城，獲免。【略】

夏四月戊申朔，幸城東觀築堤。

辛亥，遣海州刺史孫萬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以判四方館事任城翟守素監其軍。

壬子，復幸城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

初，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石嶺關部署，屯於陽曲。上聞契丹分道來援北漢，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騎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詧卿捷奏至也。』時已盛暑，上命大官設麻漿粉賜繼筠，食訖，辭去。戰於陽曲縣北，大敗契丹，擒其武州刺史王彦符，斬首千餘級，獲生口百餘人，馬七百餘匹，鎧甲甚衆。己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上登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果承睿也。北漢陰恃契丹，城久不下，上乃以所獻鎧甲、首級示之，城中人奪氣。

壬戌，幸汾河觀造船。

戊辰，幸城西，賜從臣飲。【略】

丙子，復幸城西。

北漢麟州刺史結齊羅、兵馬都監嘉且舍鄂以城來降。【略】

五月戊寅，命結齊羅爲汾州團練使，嘉且舍鄂爲石州刺史。

契丹兵果分道由定州來援，韓重贇陣於嘉山以待之。契丹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贇急擊之，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癸未，使來告捷，上大喜，手詔褒之。

甲申，幸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

戊子，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進攻其城，内外馬步軍都軍頭、横州團練使王廷乂親鼓之，免胄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乂卒。辛卯，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袁州刺史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癸巳，贈廷乂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漢卿父萬德落致仕，爲伴食都指揮使、領端州刺史。漢卿性桀黠，善中人主意，多言外事，恃恩横恣，中外無敢言者，聞其死，無不稱快。其後上亦盡知漢卿諸不法事，復令萬德致仕。【略】

丁酉，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偏師圍嵐州，趙文度危蹙請降。戊戌，來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器幣，州官皆賜物。文度即弘也，避宣祖諱，更賜今名。文度母時在晉陽，君子罪其不能死節。【略】

太原圍急，郭無爲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爲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反。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無爲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將，而劉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略】

閏五月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外城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上幸長堤觀焉。水口漸濶，北漢人緣城設障，爲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得施功，水口遂塞。

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閹人衛德貴，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上令衛士擐甲，開壁門，八作使趙瑰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半輕諾乎！』上使伺之，果諜者詐爲也。

己酉，幸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略】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忠率衆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呼萬歲。

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而契丹亦復遣兵來援。壬子，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體元御極，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昔與中國爲隣，今與陛下爲臣矣。蔓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足爲多，失之未足爲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中心踴躍，各有窺覦。《傳》曰：「鄰之厚，君之薄

也。」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況時屬炎蒸，候當暑雨，儻或河津泛濫，道路阻難，輦運稽遲，恐勞宸慮。』上覽奏，甚喜，復以問宰相趙普，普亦以爲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幸城東罕山之南，始議班師也。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之策也。化光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户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户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上嘉納之。

壬戌，車駕發太原。

我師陷敵者數百人，上遣驍雄副指揮使浚義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我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略】

（六月）北漢主斬樞密副使段煦及馬軍都虞候馮超於壞水口，坐水入不救也。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幷人無噍類矣。』

時契丹遣其將南大王來援，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棄信，他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數萬，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貴寵，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大王數日北還，贈遺甚厚。

又　卷一一　（開寶三年六月己亥）以詔書三百通付河東北、陝西諸州軍，令分遣人齎入北漢境，招降其民吏。

又　卷一二　（開寶四年六月）嵐州言破北漢軍於古冶村，斬首數百級。【略】

（七月癸亥）平晉軍使王懷美言率兵攻破北漢孟園、樂義二寨。

又　卷一七　（開寶九年八月）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爲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爲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義爲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略】

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與解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齊超出沁州，內衣庫副使孫晏宣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與晉、隰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出忻、代。【略】

（九月）壬申，党進帥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略】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略】

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叡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黃河凍合卽入北漢界。

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

齊超言領兵出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人，擒三十人。【略】

庚子，郭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

党進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略】

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吳保寨，斬首七百級，擒寨主侯遇，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又　卷一八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丁酉）西山巡檢郭進言北漢胡桃寨指揮使史温等四十四户二百四十五口內附。【略】

（太平興國二年十二月冬）北漢邊候言晉、潞、邢、洺、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又　卷一九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北漢主遣其子續質於契丹，納重幣以求援。

又　卷二〇　上初卽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

止，非城壘不可近也。』上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起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敵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彊。昔先帝破此敵，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等勿復言。』乃先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原。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制置使。河陽節度使崔彦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以次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八作使郝守濬充西面壕寨都監，馬軍都虞候米信，步軍都虞候田重進充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上閤門使郭守文、判四方館事順州團練使梁迥監其軍。信，奚人。重進，幽州人也。詔發邢、貝、洺、澤等州軍儲赴太原，著作佐郎張潤之掌其出納。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使田仁朗、閤門祗候供奉官劉綰按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略】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上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鋹詼諧類此。

丁酉，命河北轉運使侯陟與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分掌太原東、西路轉運事。

壬寅，詔發齊、汝、蔡等州軍糧赴太原。【略】

（癸卯）詔發曹、單、滑、濰、濱、淄、青、鄆、同、耀、華等州、京兆、河南、大名府軍儲赴太原。

己酉，命左屯衛大將軍張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車駕將北征也。【略】

（二月）甲子，車駕發京師。

戊辰，次澶州。方渡河，有持手版衣綠邀車駕者，前驅斥之，不退，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上令取視，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即以爲將作監丞。

己巳，次德清軍。命行在轉運使劉保勳兼勾當北面轉運使事，遣均州刺史臨洺解暉、尚食使折彦贇攻隆州。

庚午，次大名府。

壬申，次洺州。

癸酉，郭進自石嶺關來朝于中路頓。

甲戌，次邢州。

以唐州團練使曹光實知威勝軍事，令調軍食。光實入告：『願提一旅之衆，奮銳先登。』上曰：『資糧事大，亦足宣力也。』

三月庚辰朔，駐蹕于鎮州。命鄆州刺史尹勳攻隆州。隆非古州，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王師，故先分兵圍之。

辛巳，命鎮州馬步都監客省副使齊延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孟縣。

癸未，石嶺關言陽曲寨民三百三十八口歸附。

引進使、汾州防禦使田欽祚護石嶺關屯軍，與都部署郭進不協。賊兵奄至，欽祚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月俸所入芻粟，多蓄之以竢善價而規其利，爲部下所訴。詔鞫之，欽祚具伏，責授睦州團練使，仍護軍。

丁亥，分命太子中允扈蒦等十二人發安、復、唐、鄧、商、坊、徐、宿、兗、海、密、蔡等州軍儲赴太原。

郭進言破北漢西龍門寨，擒獲千餘計，獻俘行在。

戊子，命六宅使侯繼隆攻沁州，閤門祗候王僎攻汾州。僎，侃弟也。

壬辰，復命淄州刺史太原王貴攻沁州。

是日，宴從官及諸軍校。

遣劉保勳赴太原閱視轉運事。

乙未，命知府州閑厩使折御卿、監軍供奉官晉陽尹憲分兵攻嵐州。

郭進言契丹數萬騎入侵，大破之石嶺關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使間道齎蠟書走契丹告急，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丙申，左飛龍使史業破北漢鷹揚軍，斬獲甚衆，以俘百人來獻。

丁酉，詔以太原軍前所送降卒五人隸歸明軍，人賜錢三千。

庚子，命通事舍人王佐、軍器庫使劉文裕帥師分守石嶺關。

癸卯，河東城西面轉運使劉保勳為陝西北路轉運使，代雷德驤也。德驤調發沁州軍儲後期，詔劾德驤，命保勳兼領之。

乙巳，定難留後李繼筠言，遣所部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帥蕃漢兵卒緣黃河列寨，渡河略敵境以張軍勢。【略】

丙午，命左補闕樂冲馳傳督諸州供軍芻粟。北漢人潛師犯我軍鋒，馬軍都指揮使米信擊敗之，殺其控鶴指揮使裴正，以首級來獻。

夏四月己酉朔，折御卿等言攻嵐州，破北漢千餘衆。

詔發河南、鄆、濟、博、棣、澤、潞、懷、汝、同、華、虢等州軍儲赴太原。

庚戌，齊延琛等言孟縣降。

詔發河中、晉、絳、慈、隰、解、齊、德、曹、單、淄、衛等州軍儲赴太原。

乙卯，折御卿等破岢嵐軍，殺戮甚衆，禽軍使折令圖以獻。【略】

壬戌，車駕發鎮州，幸太原。命定武節度使孟元喆爲鎮州駐泊兵馬都鈐轄。【略】

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均中八創，殺三百餘衆，禽招討使李珣等六人以獻。繼忠前護隰州白壁關屯兵，前後入北漢境，破三寨，禽僞將校二人，得鎧甲、鞍馬、牛羊、生口數萬計。近戍聞之，懼無功受譴，乃以誠告，繼忠悉分虜獲，使列奏焉。繼忠，太原人。均，開封人也。

丙寅，次側口頓，作《聞捷奏》、《平隆州詩》。【略】

（戊辰）折御卿又破嵐州，殺憲州刺史霍翊，擒夔州節度使馬延忠等七人以獻。

庚午，上至太原，駐蹕于汾水之東。

辛未，幸城四面按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繼元，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衆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中手礮，碎齒二，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罕儒兄孫也。

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

上每躬擐甲冑，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每詔給諸軍箭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上笑曰：『此箭爲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略】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率衆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戰。上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傳以良藥。上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上乃止。

丁丑，幸西連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禽之以獻，斬於麾下。既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

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降。

壬午，幸城南。上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

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爭乘城，不可遏。上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降。夜漏下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

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臨，即欲束身歸命，致陛下鑾輿暴露，尚敢以孤壘拒戰，蓋亡命卒懼死，劫臣不得降耳。』上令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喜也。』

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户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命劉保勳知太原府。【略】

丙戌，遣使祭戰没將士等，録其子孫。

丁亥，詔館劉繼元於行在所，優其廩給，命儀鸞使康仁寶監視之。

戊子，命著作佐郎、直史館石熙古還京師，以平晉告宗廟，熙古，熙載弟也。

毁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幷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貲者於西京。

劉繼元所署節度使蔚進、盧遂以汾州來降。

己丑，以劉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繼元所署司空、平章事李惲爲殿中監，左僕射致仕馬峯爲少府監，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爲磁州團練使，客省使李勳爲右衛將軍，餘悉授官有差。

上作《平晉賦》，令從臣皆賦，又作《平晉詩》二章，令從臣和。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宫人百餘人，上以分賜立功將校。

乙未，遣康仁寶護送繼元親屬赴闕，所過續食。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幷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丁酉，廢隆州，毁其城。遣使按行諸州銀冶。【略】

庚子，車駕發太原，詔以行宫爲佛寺，號平晉，上自記之，刻石寺中。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潘武惠公美傳》　（開寶八年）秋，命副黨進攻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監，與幷人萬餘衆戰汾上，破之，獲馬千餘疋，牛羊數千，計俘數萬口以歸。太平興國初，還，改南院使。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正月，命將征太原，遣美爲北路都招討兼制置太原行府，部分諸將進討，美等奉辭，太宗召升殿，授以方略，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之。及繼元降，幷州平，隳其城，以榆次縣爲治所。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七・討叛一・平太原》　太祖乾德二年二月，命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鈐轄康延沼、馬步軍都軍頭尹訓，率步騎萬餘攻河東遼州。僞將郝貴超領兵來援，戰於城下，貴超大敗，州城危蹙。僞刺史杜延韜與僞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舉城來降。未幾，幷人誘契丹步騎六萬來取遼州，又遣繼勳與羅彦環、郭進、曹彬領六萬衆赴之，大敗契丹及太原軍於城下。

六年八月十五日，將有事於太原，遣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率禁軍赴潞洲。

十七日，以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總管，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軍節度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爲都監；棣州防禦使何繼筠爲先鋒總管，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爲都監；建雄軍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總管，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又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十八人分往諸州調發軍糧赴太原。

是月，繼勳等敗太原軍於洞過河。

開寶二年二月，又以趙贊爲馬步軍都虞候，洺州防禦使郭進爲馬軍都指揮使，司超爲步軍都指揮使，統軍先赴太原。時將親征，故先遣焉。

十八日，又以彰德軍節度使韓重斌爲北面都總管，義武軍節度使祁廷乂副之。

三月五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爲河東行營都壕寨使，八作使王令巖副之。李繼勳上言，敗太原軍於城下。

三十日，置寨於城四面，李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以脅之。

四月四日，遣海州刺史孫萬進率兵數千圍汾州，以判四方館事翟守素監其軍。時幷人恃契丹爲援，守陴者揚言虜旦夕至矣。會帝親征，駐蹕晉陽，召何繼筠，授以方略，分精騎數千赴石嶺關拒虜，且約翌日亭午以俟捷奏。至期，繼筠遣使馳騎上言，敗契丹於陽曲，斬首數千級，擒僞武州

刺史王彥符以獻。帝命以所獲首級及鎧甲示於城下，并人由是喪氣。俄詔罷兵。

開寶九年八月十三日，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總管，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行營馬步軍都虞候；龍捷左第二軍都指揮使牛思進為先鋒都指揮使，西京作坊副使米文義為都監；八作使李繼昇為壕寨使，供奉官梁鋭為都監。

十七日，以鎮州西山巡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二十二日，又遣使分兵入太原：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解州刺史王政忠由汾州路，內衣庫副使閻彥進、澤州刺史齊超由沁州路，內衣庫副使孫晏宣、濮州刺史安守忠由遼州路，引進副使齊延琛、晉隰等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由石州路，洛苑副使侯美、鎮州西山巡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由忻、代州路。

九月，党進等敗太原軍數千人，獲馬千餘匹。郭進又破太原壽陽縣，得民九千餘口。又，穆彥璋入太原境，得民二千四百餘口。党進復敗其軍千餘人於其城北。會太祖上仙，罷兵。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正月，將有事於晉陽，分遣常參官於諸州督軍糧芻茭。命右監門衛率府率崔亮按行太原軍糧。

其月十二日，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兼制置太原行府，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太原城東面洞子頭車濠寨使，郢州防禦使尹勳為都監，馬軍副都軍頭朱守節為寨主，供奉官史彥斌、殿直段珣隨行濠寨；相州節度使李漢瓊為南面洞子頭車濠寨使，冀州刺史牛思進為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進超為寨主；殿直劉仁保、王守信隨行壕寨；桂州觀察使曹翰為西面洞子頭車濠寨使，饒州防禦使杜彥圭為都監，馬步副都軍頭孫繼鄴為寨主，供奉官賀令圖、張文正隨行壕寨；曹州節度使劉遇為北面洞子頭車壕寨使，光州刺史史圭為都監，馬步軍都軍頭馮鐸為寨主，殿直李睿、承旨習彥斌隨行壕寨；八作使郝守濬四面壕寨都監、馬軍都虞候米信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為都監；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田重進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判四方館梁迥為都監。命左替善大夫張鑑、祕書省校書郎郝錡、左武衛中郎將毋克恭、大理評事李煦分於邢、貝、洺、澤四州督芻糧；著作佐郎張潤之太原城下給納芻糧。

十三日，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總管，西上閤門使田仁明、閤門祇候供奉官劉緒為太原城四面壕寨都監，提點頭車、洞子；殿直張守能城東面洞子監押，供奉官吏彥瓊城南面洞子監押，供奉官史延廣城北洞子監押，閑廄使武再興、八作副使張峻、閤門祇候供奉官董思愿城西面洞子監押；供奉官史斌，城下招收都監。先是，劉崇負固不恭，開寶中，太祖親征，圍守累月，會盛暑班師。太宗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當取之。』至是，始議攻討。事具『議兵』門中。

二月二十七日，命威勝軍使米文睿赴太原，穎曹翰麾下。

三月二日，命鎮州馬步軍都監、客省副使齊延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取孟縣。

八日，分遣太子中允扈革等十三人，發安、復、唐、鄧、商、坊、徐、宿、兗、海、密、蔡等州軍糧赴太原。郭進攻破西龍門寨，擒獲甚眾，以俘馘及鎧甲來獻。時駐蹕真定。又命淄州刺史王貴、六宅使何繼隆攻沁州，閤門祇候王僎攻汾州，知府州折御卿、監軍尹憲分兵攻嵐州。郭進破契丹於關南。

四月一日，嵐州行營又破賊千餘眾。詔發河南、鄆、濟、博、濱、澤、潞、懷、汝、同、華、虢及河中晉、絳、慈、隰、解、齊、德、曹、單、淄、衛等州軍糧赴太原。齊延琛降十四縣，折御卿破岢嵐軍，殺戮甚眾，擒偽軍使折令圖以獻。隆州行營兵馬總管解暉破隆州，殺賊兵三百餘人，擒偽招討使李恂等六人以獻。折御卿又破嵐州，殺偽憲州刺史霍翊，擒偽麟州節度使馬延忠七人以獻。會車駕親征，劉繼元降。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傳》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

又 卷二六〇《曹翰傳》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為攻城南面都部署。與崔彥進、李漢瓊、劉遇三節度分部攻城，翰攻東北，而劉遇攻

西北，與劉繼元直，城尤險固，遇欲與翰易處，翰言：『觀察使班次下，當部東北。』遇堅欲易之，數日不決。上慮諸將不協，遣諭翰曰：『卿智勇無雙，西北面非卿不能當也。』翰乃奉詔，築土山瞰城中，數日而就，繼元甚恐。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

又　卷四八二《世家傳五・北漢劉氏》　北漢劉繼元，幷州太原人。【略】太平興國二年，繼元胡桃砦指揮使史温等以其民内附。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為可，太宗意遂決，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皇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以驍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進擊敗之。

初，繼元遣子續質於契丹，契丹為進所敗，繼元又遣健步間道賫蠟丸帛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繼元外援不至，饟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詔至城下，守陴者不納，繼元不能知。太宗躬擐甲冑，夜至長連城督諸將攻之，控弦之士數萬列陣于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每給矢必數百萬，頃之咸盡。捕得城中人云，繼元以十錢購一矢，凡聚百餘萬，太宗笑曰：『此為我畜也。』

五月庚辰，繼元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以超為出戰，禽而戮之，繼元遂斬超妻子，投其首城外。壬午，馬軍都指揮使郭萬超踰城降，繼元帳下親信因之漸亡去，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曰：『越王、吳主獻地歸朝，或授以大藩，或列於上將，臣僚、子弟皆享官封。繼元但速降，必保終始富貴，安危兩途，爾宜自擇。』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

是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太宗賜勳襲衣、金帶、銀器、錦綵、銀鞍勒馬，復遣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太宗幸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繼元降。遲明，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銀鞍勒馬三匹、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錦綵二千段，文武官各賜衣、金銀帶、器幣、鞍勒馬有差。召升臺，繼元叩頭言：『臣聞車駕親征，即願束身歸罪，蓋亡命者懼死，逼臣不得降爾。』太宗籍軍中亡投繼元者數百人，選其巨室者以從軍法，餘賜服及錢帛，分隸諸將。詔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館於行在所，給賜甚厚，其相李惲等授官有差，命中使康仁寶監之。繼元獻其宫妓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又令仁寶護繼元親屬百餘赴京，所過續食，賜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加頒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

淳化二年，繼元疾，遣中使護醫診視，及卒，遣奏以其子三猪為託，太宗惻然哀之，贈中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賵賻加等，葬事官給。時三猪六歲，賜名守節，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賜禄。

初，太宗征繼元，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掌出納行在軍儲，太宗見其姓名喜，以為師必有捷之兆。及將至太原，太宗遣語攻城諸將曰：『我以端午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十九年而亡。

繼元性殘忍，在太原，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待遇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論説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七《芻蕘論・藩鎮》　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幷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

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

宋・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二《靖康元年應詔封事》 一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略】太原府劉氏盜有之，太祖皇帝親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為晉王逮夫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罔不臣妾，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號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論之，乃於太原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為之謀，侯霸榮之勇，其兵樂戰不怯死，其民樂土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晉為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為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為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為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為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于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為中興者，伐獫狁于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為鎮，可輕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羣臣誰可與議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後為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遼人為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于師老，太祖破北虜于雁門關南，盡驅其人民居虎牢以西，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潘美、郭進等為之將，先以進守石嶺關，禦遼師，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三《秦趙燕近北敵》 本朝國初時，劉繼元以太原十餘郡控扼北邊，故中國無北邊之患。及太宗既克太原，然後契丹連年入寇，至真皇而有澶淵之役。蓋太原者，中國所賴以扞禦北庭，其必有截然障塞，使之自當一面，然後吾之中國不為敵人之所侵擾。

宋・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征太原》 太祖之未能收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太祖之不盡銳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而太宗之規模弘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取幽、薊也。

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卷一〇《宋紀・太宗》 太宗仁恕恭儉，好文守成，而滅北漢，天下復爲一統，可謂有帝王畧矣！

明・黄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〇《征伐》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議伐太原，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日事也。朕計決矣，卿勿復言。』

五年，翰林學士李昉諫北征奏曰：『臣等竊以北敵微幺，自古為寇，乘時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其衆來擾疆埸，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蠢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垂斯切，今若擁百萬横行之衆，弔一方徯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洊偶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兹寒冽，益復罷勞。況今敵騎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威容，固是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勑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全，脩歲之間，用師未晚。

清・吴任臣《十國春秋》卷一〇五《北漢二・英武帝紀》 英武帝美風儀，善談論，頗通禪學，居潛邸時，常假僧繼顒紫檀如意，每接僧則頂帽具三衣，秉此揮譚，名爲『握君』。踐阼後御下最刻，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其被殺傷者，自故相張昭敏以下，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宋。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却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至，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鹵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

清・陳玉璂《學文堂文集・讀四・讀北漢世家書》　《北漢世家書》載《宋史》中，觀宋二帝之待北漢，恢乎有帝王之度矣。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〇《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惲所爲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爲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樸以爲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裹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爲佛，治不急之務。惲身爲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棋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略】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字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顒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棄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惲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爲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

清・王珛《王石和文》卷三《北漢主報宋太祖》　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吾於北漢主鈞所以報宋太祖知之也。北漢偏據太原，地非廣於蜀、唐，兵甲之強且利亦未必過於吳、楚，荆南諸大鎮也。乃終鈞之世，晏然無事，閱十餘年，無一矢加遺，豈不以其辭哉？史謂宋祖哀鈞之辭而不忍加兵，非也。宋祖誠服之矣，徒哀之云爾乎？北漢世承漢業，於曆數爲正統，使當隱帝遇害時，若天命之有歸，傳檄天下，伸大義以混一海内，則名正言順，固未見其當絀於宋也。宋乃欲假桓文之故智，餌漢來降，曰：『爾何困此一方民？』其詞浮而驕。鈞之報宋，則曰：『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大哉言乎！心之不欺，氣之不侮，力之足以奮發而有爲，俱於是乎在。亡國之君，未聞有此言也。誠念高皇帝如綫之祚傳於渺身，身既負荷先業，於宋非臣非叛，尺寸之地，義不當予人。宋即貪漢之土地人民，欲興無名之師，北踰太行，向能死社稷之君以決勝負，問鼎於城下，吾知不欺必能結民，不侮必能馭衆，奮發有爲必能得士卒之力，將背城一戰，出死力以抗宋師，宋能必其有濟乎？故宋祖知無濟而不爲，非果有哀於漢也。不然，南唐之滅李煜一門，臣妾請成，其可哀視漢爲何如？乃宋祖則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何不忍於漢而獨忍於唐，且李繼勳之攻漢在鈞死之未踰月，獨不念漢氏之不血食乎？以此知宋祖之非真有哀於漢也。宋祖嘗雪夜至趙普家，計下太原，普深阻之，而又張其詞曰：『諸國既平，彈丸安逃？蓋一時君臣當大業甫定之餘，欲侈服遠之畧，不肯以言示人弱，概如此也。其實太原之不能驟取，宋祖與普固已相喻於無言矣。其不能驟取者，以有鈞之辭在耳。觀鈞死之後，繼勳帥師攻漢，竟不能克，至太宗之四年乃下，益知生前所以爲此辭，實有自固之算。其知彼知己，非出於倉猝也。太祖之服，豈徒以辭而已乎？然則鈞固非但能辭也。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七《五季・北漢主鈞嘗謂養子繼恩巽軟恐不能了我家事目》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其時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釁，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凡圍城之法，必遏其援師之路。太祖伐太原，築長城圍之。時北漢主恃遼爲援，太祖命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敗之，斬首數千，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近世攻城者，但聚於一二門，其他聽其出入自便，援師運道，往來不絕，此所以常擁數萬之衆，數年之久，而不能破一賊也。【略】

太宗伐北漢，漢恃遼師，太宗以郭進爲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郭進敗遼師於石馬嶺，太原遂下，此要著也。攻城圍賊者不可不知。

藝文

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宋頌九首・六合雷聲》　太祖皇帝親征太原，取劉繼元也。

六合雷聲，中國有君。塗其耳目，不使聽聞。隔在荒外，嗟爾幷人！匪民之罰，為賊俘虜。往弔其民，王澤時雨；往伐其罪，王師虎旅。昔時錢俶，有國於吳，今俶歸我，為吾前驅。幷人望風，請為臣奴。舊是匈奴，為幷左臂，今附有德，不與賊子。幷人失恃，求就戮死。撫我則懷，

并人肯來。降旗出城，并門夜開。并土既平，吾王休哉！往在藝祖，未遑拓寓。遺我聖祖，啓此北土。敢告太廟，於皇孝武。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一《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伐功繼》

伐功繼，克河東也。始太祖之伐河東，誓不殺一人，又哀劉氏之不祀，故緩取之，至太宗始得其地。

伐功繼，吁以時，烈祖有造，太宗濟之。河東雖微，方命再世；河東雖強，卒奪其帥。惟漢之葉，保于此都，烈祖念汝，乃貸未鉏。一夫殘生，帝也不取；雨露既洽，河東自舉。河東既平，九有以寧。嗚呼太宗，繼伐有聲。

宋・謝翱《晞髮集》卷一《宋饒歌鼓吹曲・上之回》 太祖征河東，班師，以伐功遺太宗，卒成其志。為《上之回》第十二。

上之回，舞干戚。鳴鸞在鑣，士飽力。桴鼓轟騰，罕山北。餘刃恢恢，軍容肅穆。王畿主辰，參後服神。繼聖伐功，卒扼以偏師，斷北狄。矢菔鳴房，蝟集的。質子援絶，親銜璧。并俗嘽嘽，附於化，以安得。其屈産，歸帝閑。四夷君長，來稱藩。籥節夷樂，示子孫。

又 卷二《宋騎吹曲・回鑾曲第二・開寶親征回鑾二之二》 長堤夜幸士素飽，孤城沈竈無飛鳥。從征鹵簿拜上恩，太常朝上回鑾表。

又 《太平興國回鑾二之三》 都人望氣歸瑶闕，星掃茸頭落參伐。西人冉冉留紫雲，六飛擁日歌回軍。

《元好問全集・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卧屏，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汾流决入大夏門，府治移着唐明村。只從巨屏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闕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千萬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來苦。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畚鍤開連岡。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卻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築晉陽。

《宋濂全集》卷九一《宋饒歌鼓吹曲・克戎逋》 海内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為《克戎逋》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葉僭為君。蟠根欲弗拔，毒虐我烝民。聖人撫武師，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方將藏下地，酋已凌高旻。有城皆作醢，無甲不為塵。戎逋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自兹遂生育，陶然履太淳。阪泉著軒德，丹浦明堯勳。赫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清・儲方慶《儲遯菴文集》卷一一《過北漢舊城》 太原王氣留炎漢，埜草蕭蕭是故都。今日書生來策馬，當年帝子正瞻烏。空山突兀疑雙闕，故壘蒼涼問九衢。惆悵不堪頻送目，古來留得幾人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七《北漢・劉旻繼元》 雕青帝子初承漢，天水真人又纘周。如意袈裟談佛日，縞衣紗帽出降秋。傷心稚息三豬託，彈指風煙十國愁。平晉詩成高會罷，太原形勝樹深憂。

清・吴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一一《十國春秋小樂府・北漢》

朝稱姪，夕稱男，是何天子言之慚。握君不助麾兵用，午日筵開催解纜。縞衣紗帽來稱臣，不須怕見赤真人。

清・周鎬《犢山詩稿》卷三《古并州雜詠四》 卧虎山前血未揩，太原城下火毬排。可憐趙氏安邊策，只改唐明十字街。宋太祖鑿卧虎山，流血成河。太宗惑星家之説，縱火焚太原，徙其民于唐明鎮，十字街改作丁街以厭之。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十國小樂府・北漢》 雕青天子居然有，自在將軍空復走。臺駘澤畔雪紛紛，赤真人來一夜春。一夜春，重午節，汾陽火似咸陽熱。

清・葉紹本《白鶴山房詩鈔》卷一九《又晉陽懷古四首二》 破陣清流蓋世雄，誰知百戰挫河東。統沿赤伏張戎幟，地近烏桓勁角弓。王氣千秋天水碧，偏師一炬火光紅。縞衣迎後邊陲晏，從此歡騰象舞中。

清・王錫綸《怡青堂詩集》卷二《古晉陽城四》 五代勁兵處，紛争閱幾時。晉陽天下險，興廢古今知。澤路三千戍，河東百萬師。故城何處是，風日轉降旗。故城最險要，宋太宗下河東毀。

又 卷八《三晉詠古雜詩五十九》 銅鞮山接太行雄，向墓周祠在眼中。駐蹕臺前好明月，旌旗猶記下河東。銅鞮山在沁州城南州境，有叔向墓、周德威祠、駐蹕臺。宋太宗征河東時屯兵所也。

清・樊彬《問青閣詩集》卷五《晉陽懷古六》　玉輅重臨下晉陽，陳橋而後又滄桑。謀高智伯洪流決，地忌參星烈火揚。赤伏無靈延血食，縞衣有恨附降王。三交城徒唐明鎮，形勝全非古戰場。

雜録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一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奮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上止之曰：『吾蒐簡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牙爪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三三《華山重修靈台觀記》　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略】上欲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密陳天命實在章聖，其所啓沃，幽贊遠圖。太皇亦欲以爲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上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

宋・邵伯温《易學辨惑》　陳摶【略】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隆觀。扃户熟寐，月餘方起，詔以野服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上方欲征河東，圖南諫止之。會軍已興，詔復令寢於御園。及兵還，經百餘日方寤，乞歸山。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降劉繼元，北漢平。

宋・唐士恥《靈巖集》卷三《北路都招討曉諭劉繼元檄》　年月朔日，北路都招討劉繼元曰：蓋聞德博威制者廣，是名王者之師；兵行使在其間，要亦古人之義。維帝烈皇猷之廣被，尚書文車軌之未同。忍遽致於大刑，用先施於文告，蚤回念慮，毋俾吝尤。國家極效漸摩，紹休開羽，訖惟人面，畢知職貢之修；瞻彼河湄，乃緩氛埃之屏，還觀五閏，並裂四方。有古冀都，屬兹劉氏，顧周室甲兵之問，洎先朝旗鼓之鋒，養晦有年，推亡不日。載念山川之割據，既賒日月之變更，臣子亂常，儻非自我，天地同量，以至於今。久矣戴盆，每焉藏疾，仰歎實沈之次，俯矜恆岳之方尚阻四巡，合歸一統。矧深仁之及物，寧終怒於小夫；式觀江嶺之降王，有耀吳關之納土。同躋一視，卓冠百王，惟是非利害之端，在頃刻毫釐之際。勢之必至，理有固然。大明當天，寧容爝火之不息；黑子著面，誰謂鴻毛之匪輕。亟反首以三思，毋噬臍於七縱。社稷血食，徒爾自文，塞外草衰，曾謂固蒂，何足爲狡兔之三窟，不當念首狐之一丘。隗囂實愧於竇融，彭寵何如於耿況。當識君臣之大義，勿貽今古之深羞。其或愚固怙終，執迷忘反，僥倖不可數得，禍福況乎甚明。雖聖王推惻隱之心，奈師旅厲虔劉之志。誠言不再，後悔何追。

清・吳孔貞《燕超堂隨筆》卷六　北漢劉繼元既降，太祖遇之加禮，當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為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慰其意也。』

清・儲大文［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一《遺事二》　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緊州軍事。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邱主參，今應天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商，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下河東在戊寅三年重午日，實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止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棄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矣。

加强中央集權分部

杯酒釋兵權

綜述

宋・王曾《王文公正筆録》 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啓，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常比肩，義同骨肉，豈有他哉？而言事者進説不已。今莫若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賦租之入，足以自奉，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後宮中有諸女，當約婚以示無間。庶幾異日無累公等。』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前稱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過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杯酒釋兵權》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娱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懽，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絶。蓋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禄，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散人亡者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娱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

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禄，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　（開寶二年冬十月）己亥，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勞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彦超喻上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楡次武行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贇、前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閱及履歷艱苦，上曰：『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彦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贇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宋・程頤等《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二下《伊川先生語八下》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論説

宋・張舜民《畫墁録》　太祖深鑑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節鎮惟置州事，以時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

宋・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二《太祖皇帝・處藩鎮收兵權》　建隆二年閏月，解慕容延釗、韓令坤兵權；七月，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上召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因言：『藩鎮太重，君弱臣強，莫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非統御才，宜授以它職。』上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曰：『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計。我且與爾曹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明日皆稱疾，請罷。

開寶二年十月，鳳翔王彦超等罷節鎮。用趙普之謀也。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詔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勞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彦超等五人喻上意旨，請老罷節鎮。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下，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艷婦濁亂於内，則漁陽鼙鼓必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内，則賊温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權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太祖能服藩鎮之心。

宋・羅璧《識遺》卷四《興制規模》　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強，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為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

元・胡一桂《雙湖先生文集》卷一〇《宋紀・太祖》　太祖【略】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彦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衛不可除之錮疾，一朝而解矣。

《宋史》卷二五〇《石守信等傳論》　石守信而下，皆顯德舊臣，太祖開懷信任，獲其忠力。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貴，以遺其子孫。漢光武之於功臣，豈過是哉。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建隆二年）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略】

發明：罷典禁兵之事，吕氏以為罷之當理。愚獨以為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惴惴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己？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將之秩於乎，既疑於此，曷不謹於彼耶？考之分註，宋主紿守信

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亦有是病。況宋主嘗以天命是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一夫異議耶！【略】然則猜忌者，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云爾。不然《綱目》何以不書『石守信等罷典禁兵』，而書『宋罷』，其義可見。【略】

（乾德元年）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四《史論・宋・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 嗚呼！自有唐失馭，宇縣分崩，而藩鎮之勢始強。甲兵租賦以為己私，生殺予奪不出上命，為其君者，撫之以恩則驕，繩之以法則怨。譬若蛇虎，然喜則馴，怒則噬耳。當是時，上之馭下，若握蛇騎虎，惴惴焉，惟恐其見噬；下之視上，若鷂張鷹搏，惟欲抉裂以快其心。陵夷至于五代，朝廷日削，藩鎮日強，甚則天子之廢置，宰相之死生，皆繫其喜怒耳！雖以莊宗之剛斷，世宗之英武，輔以郭崇韜、李穀、王朴智畧之臣，熟視而無可奈何，孰謂杯酒之間能使之帖然聽命哉！宋太祖有天下，至是纔兩期耳。若高懷德、石守信、王審琦之徒，非潛龍之故人，則佐命之元勳也。然從容懽洽之際，示之以誠心，諭之以大計，而彼五人者罔不感泣稱謝，罷兵就鎮，不煩干戈，不動聲色，不費茅土之封，不必葅醢之戮，而百餘年之蛇蟠蚓結者，一旦散釋而無餘。是則太祖睿謀英斷，固非莊宗、世宗之所及，而趙普之智畧，亦豈崇韜、穀、朴所能彷彿哉！或謂宋之國勢，所以漸弱，燕雲所以不復者，蓋原於此。嗚呼！使藩鎮不削則禍亂相仍，宋之基業將一傳再傳而失之矣，豈徒國勢之弱乎！吾恐汴洛之土宇且不能保，況能遠有燕雲哉！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一〇《問疑録》 鄙見宋太祖以仁厚立國，精神命脈在能用文武。上觀其聞寶儀辨鏡之後，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自是遂注向儒臣。觀貂裘賜全彬，而將士感泣，自是遂杯酒釋兵權，三百年來作興鼓舞，誰謂有過此者？是宜大臣得一文山，大將得一武穆，周、程、朱、張諸君子不俟論矣！

答曰：宰相要知學。宰相知學，則君與天下臣民皆知學，道德一，風俗同，何治不可成也？文山恐於聖學未通，觀其用兵如此，雖做了宰相，未知成就如何。將亦不可不知學，將而知學，則六軍之士皆知學，知學則知親上死長之道矣。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宋史論贊・石守信》 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為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為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為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己，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又《趙普》 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為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為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明・郭大有《新刻官版大字評史心見》卷九《杯酒釋兵權》 觀唐五季之亡，由於君弱臣強，藩鎮權重所致。太祖一聞普言，乃以盃酒釋兵權於談笑之頃，其爲一時之計則善矣，不思唇亡齒寒，而子孫受胡人無窮之患乎？蓋藩鎮乃保乂王家之臣，不可一日無也。顧人主駕馭，何如耳？況太祖嘗言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使普與太祖處置得當，□官分守□□□□，俾藩鎮不得獨擅其權，又能尊位重禄，待之以禮，委心信任，示之以誠，有功處官，施之以恩，必得藩鎮之心矣。彼皆感激圖報，如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孰敢懷不忠而叛乎？如此不惟不必削，而亦不當削也。夫何猜忌日生，一旦遽削，自以爲萬世磐石之計也，豈知後嗣力弱勢孤，金得以欺凌，宗社危如壘卵。雖有張、韓、劉、岳、李綱、趙鼎、宗澤、吳璘輩，不能支持於萬一，遂使二帝播遷，萬民塗炭，堂堂天子屈膝□□，宋室奄奄不振，何異撤藩籬而縱虎狼入室以吞噬哉！【略】宋祚衰微，緣於盡削藩鎮，而外無夾輔救援之力，胥失之矣。吁！

兵權一解，而後世宗社丘墟。當時皆爲太祖喜，吾獨爲徽、欽諸君惜。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卷三〇《談言下》　談子謂杞翁曰：『自趙宋氏立國，未多見婦寺大禍，此非獨大綱正，抑亦不與權之效與？』杞翁曰：『宋之兵禍，則豈後婦寺哉？宋懲藩政，不飭武備，唯恃賂獻，馴至大亂，而後亡國，則藝祖與趙普之謀非也。藝祖既下河北，欲乘勝取幽燕，走書詢普，普回奏止之。藝祖遂班師。及雪夜幸普，謀取太原，又以幽燕地圖示普問策，普皆力止，且曰：「可取，孰可守吁？」普言左矣。卽如藝祖取天下而帝之，又曷必後世之無守也！然自是君臣竟不以幽燕圖，兵權釋一時之杯酒而戰爭藏，異日之疆塲豈獨失中國故地哉？遂俾戰艦泛江淮，黎民受鋒刃，此非其胎禍與？宋之敗蓋有三：一懦敗，二議敗，三恩敗。夫天下好戰必危，忘戰亦必危。自普以銷兵爲長策，其後太宗始奮力收太原，已而北伐契丹，互有勝負，乃至寰州之陷，太宗君臣遂絶口不言兵。真宗之朝，民不識兵，敵逼門庭，乃用寇準謀，躬率濟河，大褫其氣，然竟以歲幣定盟罷兵。神宗語及太宗中箭，自謂不共戴天，憤恨爲之泣下，後值王韶等覆敗，遂弛幽燕之念。總之，皆襲普智，識者慨焉。蓋當時不議將兵者之非，其人而猥以兵不可用爲言，不究平日無籌邊之實，而徒以邊不可擾爲心。』

明・楊一奇《史談補》卷五《杯酒釋兵權》　典禁衛兵，亦安可無人，在御得其道而已，因咽者可廢食乎？

太祖所以能收其權政，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召變哉？

明・吳崇節《新鐫古史要評》卷四《宋紀・太祖》　太祖鑑黃袍之故轍，而釋兵權於杯酒之間，可謂善彌變矣。然卒致武備漸衰，而坐困於夷狄，毋乃懲飭之過，而遂弛藩屏之防乎？是故患者將遏絶於此，而不免竊發於彼，必周慮而萬全焉，可也。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二《盧陵史鈔十二・羅紹威傳論》　或問：『牙軍之爲州帥禍者五世矣。譬之附贅之瘤，不去則病日盛，去之則身與俱斃。如何而可？』予答之曰：『覽藝祖平定中原之後，杯酒釋兵權，而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終無間言，此可見英雄之芟亂靖難，固當揣人情、權事機，而又必開誠布公，斯能轉移其間。故曰：齒脱而兒不知。紹威之請兵於梁，世所謂醫者食烏喙與附子之術也。可不戒哉！』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一《收兵權》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讎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明・熊尚文《蘭曹讀史日記》卷三《宋太祖》　用文臣以分刺史之權，趙普此謀，可謂善於救時者矣。

明・馮夢龍《智囊補・上智部》卷二《遠猶・杯酒釋兵權》　或謂宋之弱，由削節鎮之權故。夫節鎮之強，非宋強也。強幹弱枝，自是立國大體。二百年弊穴，談笑革之，終宋世無強臣之患，豈非轉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議，則寇準、李綱、趙鼎諸大用之有餘，安在爲弱乎！

明・江用世《史評小品》卷二〇《太祖史贊》　從來匹夫而有天下，無有如宋祖之幸者矣，則無有如其危者矣，非必其身危也，其心危也。其心危，奈何以殿前點檢而一朝改王，僅倚重於陳橋擁戴之將士，能無神驚魄悸乎？然神驚魄悸而於何知之，則於其釋兵權於將而知之，又於其用學究爲相而益知之。蓋在廷如熊如羆之將，固非宋祖親角材而臣之也，尤而效之，能間執其口乎？故諸將益能而危懼益甚，所以欲盡落其角距耳。至趙普而世以學究，目之易與，可知惟易與也，而相之，容容之福并受之矣。此皆宋祖不可告語人之心事也。夫將不成將，相不成相，而有何立國規模。宋失之弱，蓋自徽幸始。

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卷〇《國勢論》　天下之存亡，勢而已矣。三代以上勢在德，三代以下勢在機。【略】逮乎唐，而亂天下、亡天下者，猶俱強臣也，而益以閹豎。至宋始一變而收兵權，茲變也，漢以下莫之能變者也。而自古興亡之勢，至宋一矯而造化若無術矣！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二《鑑古韻語・宋太祖》　仁厚開基異，崇儒聖道尊。至誠寓杯酒，心事洞諸門。慎獄欽民命，懲奢塞敗源。身先

端化本，彷彿見王言。

臣惟太祖以仁厚立國，崇儒重道，親贊孔顏，數詣國學。以杯酒釋兵權，而人感其誠洞開諸門，曰『似其心之無邪曲』。慎獄而定大辟覆奏之法，懲奢而碎七寶之器。至於自謂夙夜畏懼，以德化人，所謂大哉王言者，庶幾近之矣！

清・朱一是《爲可堂初集》卷九《宋太祖論》 太祖用趙普之計，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然爲天子大難，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汝曹雖無心，麾下之人欲富貴，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嗚呼！太祖之誡功臣，何切直而無隱哉！夫功臣，社稷所攸造，天子之故人也。同時並起，而等夷相狎。及君臣之分已定，天子恐其不肯下己，亦欲如我所爲也，嘗備之至密。其臣類武人，又不喻天子之意，未免持功而驕悍觸忌，以其所觸，投其所備，如機之伏而猝發，不可止焉，故功臣鮮有得全。此其弊在君臣格于形迹，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太祖以爲『此吾故人，不妨以故人之道處之』。舉其胸之所疑，明白相告，若家庭之無文，朋友之無匿。于是，其臣皆聳然引分以遠權，其君亦渙然不疑以相保。豈非仁人之用心，英雄駕馭之善術哉！三代以下得天下長久者，唯漢、唐、宋。唐太宗之天下，身自取之。羣臣智勇，皆不及其君，是功專君也，禁罔亦疎焉。漢高祖雖善將將，而攻城掠地，多諸將之力，是君臣功半也。若宋太祖陳橋之役，非意所及。北征將士，册太尉爲天子，則功不在上而專臣矣。賴其功也大，則防其變也愈深。然而漢、宋殊軌，二祖同疑。亡秦滅項之雄，皆抱兔死狗烹之痛。而黃袍翊戴之士，獨享田宅歌舞之安，豈韓、彭、英布與石守信、王審琦等禄命有差哉！唯君之疑臣，一明言，一不明言也。光武令列侯就第讀書，即太祖杯酒釋兵類也。光武默示之以意，太祖重申之以言。示意者，今日君臣之體；申言者，平生故人之情。體以分肅，情以誠感，俱克令終，吾以爲太祖尤得焉。

清・吕留良《天蓋樓四書語録》卷三四《孟子・梁惠王下・交鄰國有道章》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碁布，各戰其地，即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耶？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鎮尚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為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孫屠醢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耶？故吾當以為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

清・魏裔介《鑑語經世編》卷二一《杯酒釋兵權》 自五代以來，大將典禁衛兵，難以控馭矣。趙點檢面有陳橋驛之變，石守信等典兵未已，此趙普所以憂之深也。然驟而奪之，則恐諸將離心，太祖於杯酒之間，從容談笑而釋之，皆罷宿衛，就鎮。既杜亂萌，亦所以保全功臣也。或者謂：『帝猜忌之過，其見迂矣。』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太祖一》 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于兵權乍擁、（守一）［寸］長莫著之都檢點哉？啓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爲爲之邪？非殷勤佑啓于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

又《太祖八》 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膺元勳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睨普而憤其軋己，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爲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越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爲天下事盡繇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

清・顔元《朱子語類評》 『本朝鑑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其權，兵財皆收，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變之不得其中爾。』迂腐話又來了。

非鑑五代也，自鑑黃袍之變，全不敢假柄於人也，而一代之將權不立。但有將德、將才，非如狄公之棄，則如岳老之殺，以致中國無人。即

有之，亦不獲展。兩宋之禍，顧出於海東、漠北也。噫！

清・冷士嵣《江泠閣文集》卷二《宋論》　宋太祖親覩唐末五季強臣、悍將篡逆奪弒之禍，思痛革其弊，以慇懃款語釋去諸將兵權，善矣。不釋，必有唐末五季之禍，獨恨其用之之太早。然則當以何時用，待全蜀既定，江南已平，而後用之也耶。曰：『猶未也。夫環視天下，其立國之強，士馬之壯，戰壘之逼，不在江南、全蜀，而在肘腋肩臂之契丹、定難。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此太祖言也。何太祖明于料唐，而不明于料契丹、定難耶？夫契丹之割據幽薊，逼近中原，而定難之保有銀、夏，為患西陲，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中國之利；使當日者，太祖初幷列國，奄有中土，老成宿將久戰知兵，而於是時養精蓄銳，簡練士卒，親率大軍，西征北討，梟其渠率，掃其積氛，必能混一區宇，底定幽夏。待蕩平之後，乃行此謀，此萬世之計也。豈不善哉！胡乃勇於革弊，不俟中原廓清，區宇混一，輒行收奪，改任文臣，罷黜宿將，以致養禍將來，貽患後世。雖云待滿五十萬贖此一方，當其時，豈乏此五十萬，而必待內設封樁耶？其不汲汲也可知。太宗繼之，因仍襲故，又恬不為慮，雖二次用兵，皆非量敵慮勝、審謀周算之舉；一則因滅漢之餘，將驕兵惰，蔑視其敵，而彼則老成持重，以逸待勞，是所謂彼懼我驕，彼興我怠，操之所以以八十萬而焚堅之，所以以百二十萬而走者也；一則輕信賀令圖父子之妄謀，不聞中書，不察虛的，率爾興師，又不親臨行陳，造次而委曹彬，彬復操進易退，動遠節制，以及於敗。自是以後，遂諱言用兵。至於繼遷兄弟，不乘其微小，亟早圖之，乃賜姓割地，屢被欺給，叛服不常，墮其術中，久而寖強，遂一意羈縻，不復思戰，所謂萌孽不剪，隨尋斧柯。不數十年而我之老宿喪亡，積衰成習，敵之根深蒂固，蓄結益厚，二寇交搆，互相為難，左牽右掣，勢難猝圖。而議幣議和，幸以偷安，卒難再振，以迄於亡。悲夫！此宋之失，不失於徽、欽、端、昺，而失於太祖、太宗，不沒於金、元之迭興，而沒於遼、夏之未除；不亡於積衰之不振，而亡於矯弊之禍偏；且又不亡於矯弊之過偏，而正亡於釋權之太早也。可以論宋矣。』

張芑山曰：『宋之所以釋去兵權，消弭前代篡弒之禍者，人所易知，而遂及於宴安鴆毒，貽後來養癰無窮之患者，人所未解，從此勘出，深中宋之膏肓。大凡論事，須將前後利害通盤打算一過，筆鋒所至，自能壓到人人。』

清・魏世傚《魏昭士文集》卷一《宋太祖收兵權論》　天下之事，法有所不得不易，勢有所不容不變，而時有所不可不乘。然不當其機者，皆亂也。當其機，雖商鞅、始皇之威暴，其所更定有萬世不能易者。唐之衰也，藩鎮擁彊兵不能制，至於五季尤甚，疑之則變速而禍大，國隨以亡。蓋五季之君，因緣跋扈，以篡取天下，其主皆拱手而莫敢誰何？夫石晉、劉漢諸人，其才智豈足以為天子，而卒為之者，逢時苟且以得之也。是故上之人務行姑息，不敢少逆其意志以求。夫兵心之順已下之人，利其賞賚爵禄，競相推戴，以自成其功利。與晉者，可以滅晉；戴漢者，即以戴周。意宋祖於事周之日，固已籌之熟而慮之審矣。然其初且尊崇之者，時有所未可也。當是時，延釗、令坤兵最強，握符於外。及討平筠、重進，宋祖之禍難少息，而威德日著矣。二人者，久歸心宋祖，其功方就。嗚呼！此可乘之時也，故曰：『趨時者，如救火追亡人。』是以急解其兵柄，而遣之出就他鎮。觀趙普之言，帝曰『吾已諭之矣』，故知其籌之熟而慮之審也。蓋變之於親信之時，其迹隱；而成變之於自疑之後，其事危。吾故曰：『有時有勢，當其機也。』夫既解延釗兵柄，而石守信等則遲之數月，以待其間，乃一言而遂定者，是又以延釗之不叛制守信。倘延釗先叛，則守信之未疑者，又可以制延釗，此所謂審機也。雖然，宋祖則失辭矣，曰：『此位誰不欲為，是啓其疑心，而道之叛也。』噫！設通判分支郡，以文臣知州事，權其場務，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使功臣畏威懷利，此宋祖之能也。是故商鞅、始皇之善者，因時勢之自變，而變之萬世不得易。宋祖亦救一時之積弊，而曰必如是者，豈通論哉！

清・李塨《閱史郄視》卷三　顏習齋先生曰：宋主以將得眾心而竊天下，故銷將權，去藩鎮，一聞士心服將，則懼而銷其位，而不知將縮兵弱，遂至於積衰而喪亡也，悲夫！

清・王又樸《詩禮堂古文》卷二《宋太祖論》　又慮藩鎮之橫，杯酒間坦白數語，使衆節度使樂削其權而無所疑，此于敵國強將之前猶吐赤誠如此。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石守信等典禁兵，有一

旦黃袍加身之語，得毋猜疑過甚乎？要其推心置腹，雖少遜於光武，而保全功臣實借鑑於漢高，固亦未可厚非也。【略】

宋初，以文臣知州事，此治亂之機括。蓋五代時，諸侯強盛，移鎮受代多不奉詔者，今漸消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桀驁之雄無不束手聽命。是知天下極重之勢不可驟返，得其機括而徐圖之，則不煩征討而藩鎮之患自除，此議發於趙普。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七《五季・宋罷侍衛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綱》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己，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於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又《宋主與諸藩鎮宴酒酣從容諷以乞歸明日皆罷鎮目》 藝祖平時嘗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蒂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耶？

清・劉鳳起《石溪史話補遺》卷二《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之事，人皆侈為美談，愚謂此特以盜弭盜之術耳！太祖者，盜之魁也。趙普者，盜之帥也。身率人為盜，殺人而禦其貨，慮盜黨之效尤而劫之，則所以弭之之法，唯魁自有以知之。故乘其姦心未萌，而先以一言摧破其隱，令彼知我有防而自虞，其必將殺我以杜禍端，未有不求免禍以自全之策，而亹亹以聽也，此其所以為老賊也。雖然借人之力，以得天下，及既得而忌其儕儔，兔死狗烹，忘其功而報以禍，則不仁莫大焉。宋祖之度過漢祖、明太祖遠矣，晦翁以趙普此謀為有仁者之功，為五代生民悖於節鎮之禍言也，而愚以為盜之師為君臣詭謀劫奪周鼎言也。又曰趙普一言而釋從前藩鎮跋扈之患，俾生民得安於枕席，不後困於擾攘，厥功茂矣。然愚謂唐之禍不在藩鎮而在婦寺，亦不在婦寺而在君庸相闇耳，故開元以前天下治安，天寶以後四海鼎沸，其治其亂可考而知。假令君明臣良如貞觀之初、開元之始，君勵精以圖治，相得人以佐君，政修事舉，內肅外消，大畏小懷，雖百世乂安可也，四夷來王可也，何有於節鎮之禍哉！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卷六《宋太祖論》 太祖繼周世宗之後，據有河洛，即位之初，首以安內為本，興學校，褒忠良，度民田，開言路，懲節鎮之禍，命文臣知州，又以常參官知縣事。國內既定，然後興師出兵，伐南漢，克西蜀，無不望風披靡，稽首來廷。偏師北指，劉鈞喪膽，舟師南下，李煜歸命。雖諸將效力之功，亦由太祖處之有道也。夫五代之君既得天下，外則猜忌諸鎮，內則溺於聲色。太祖退藩鎮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君臣之分，情誼兼隆，而儉約是務，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來裔，為萬世法，其成功致治之盛，幾乎唐太宗，而規模之正則又過之矣。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七《宋太祖》 甚矣哉，史臣多緣飾之辭！臣竊疑所記太祖之語羣臣者有二焉。【略】太祖敢大言以相夸乎？況欲正其心，以德化人，則必天懷曠蕩，猜阻不生，中孚利貞，豚魚可格，無論其他。何乃於石守信等一人，趙普言輒惴惴焉，恐復有以黃袍加者，而杯酒詭辭釋其兵柄，是亦心未正而德有未迪之驗。

清・李富孫《校經廎文稿》卷九《封建論》 天下有矯一時之弊，而適詒後世之害者，如秦以封建為郡縣是也。【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而收兵權，節度以下弟坐給俸祿，有其名無其實。故寶元、康定間，以天下而不能抗偏方之元昊；靖康之變，橫潰莫支，以其無藩籬之固也。不然，何至南渡偏安，中原陸沈，生民塗炭，卒不能興復如東漢者哉！嗚呼！宋之往事畧可見矣。

清・王培荀《管見舉隅》卷一 唐亡于藩鎮，蓋河北賊黨，當其歸正，不變置易帥，仍使守土，遂至子孫承襲，儼如春秋諸侯，雖其下殺主更立，朝廷亦不敢過問，中原所以亂。宋監唐節度權重，杯酒解兵，而沿邊仍設重鎮。李漢超，齊州防禦使，監關東兵馬。郭進，洛州防禦使，守山西，皆歷數十年。王（密）［審］琦為中正節度使。常山濕州，皆列重臣，授以兵權，有管榷之利，以足軍資，自募驍勇，以托心膂，故邊方息警。後日反之，藩離撤而敵兵南下矣。此邊防不封建而寓封建之意，故獲其利，否則有失。老蘇謂宋有强之名而實弱，由後來專恃郡縣之故也。

清・何曰愈《存誠齋文集》卷二《趙普論》 當太祖之世，寰宇未定，豪傑割據，藩鎮專擅猶沿李唐及五代之風，而杯酒釋兵權，始寘諸州

通判事得專達，以分節鎮之權。遇藩鎮缺，輒以文臣代之。諸州郡稅賦悉輸入都，獄囚奏聞而後定。革專擅之弊，泯僭竊之心，解倒懸之急，皆普謀也。普亦能臣也。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既建國家久長之計，亦所以安全功臣也。《書》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庶幾近之，然所以能使功。釋兵者，只是一味開心見誠，不用猜疑詐術，其待李漢超、郭進亦然，漢高對之有愧色矣。【略】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以安天下。

清・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卷一《兵學餘議・唐末禦夷得失論》 有亡國，有亡天下。唐室之夷患，亡其國而止，至宋乃有亡天下之禍。何哉？【略】宋祖杯酒釋兵權之私心狡計，流毒至今日，益不知所底焉矣。故使我反覆唐宋以來夷禍之大小，而悁悁然懷天荒地老之奇憂也。

清・李邁庸《香草齋文鈔甲集續編》卷三《宋藝祖待功臣論》 至宋藝祖而杯酒釋兵權，為千古之盛事。此豈無故而然與？語有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藝祖之謂也。蓋自唐中葉以來，天下之權，歸於藩鎮。【略】周世宗高平之役，危而僅濟，心知驕兵之為害，斬樊愛能等以伸主威（威），故能西取階、成，南割淮土，北懾契丹，不幸猝爾升遐，主少國疑，陳橋之變，黃袍加身，而藝祖遂陟天位矣。當是時，策點檢為天子，人言籍籍，而范質、王溥漫漫無覺察，以致擁兵入都，而拱手以社稷與人。藝祖既得天下，鑑前代驕兵之患如彼，而已得位之易如此，故范質入朝而暗撤其坐，誠以質等外雖拘謹，中實懦怯，不慮其為肘腋患也。若石守信等，身為翊戴，復握重兵，以力制之，恐立召潞王石敬瑭之變，；以量容之，又恐釀明宗、（明）郭威之禍，故聯以婚姻外，故隆其恩禮，復退奉朝請，陰以戢其不臣，此豈第藝祖之明哉！其相尋遞嬗者，夫固積漸而然，乃有此萬全之一策也。故夫不知古今之宜者，不足以弭一時之變也；不知駕馭之術者，不足以為維久綱之習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此遞變而愈盡善者也。自唐而五代，自藩鎮而驕兵擁戴悍帥，相習為固，然至藝祖而始革其弊，物極必返，循環之理也，固如是也。然而待功臣之優，自唐虞三代以後，斷以藝祖為稱首，降而元世祖亦庶幾近之，而史天澤卒於宋未平之日，張宏範卒於宋甫平之時，使其久與周旋，未知其終何極何如也。

藝文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六《跋趙太祖與韓王蹴踘太宗石守信楚昭輔党進環而觀之》 紫微垣近一小星，作戲敢與太陽敵。諸將旁觀信雄武，不逃書記收兵策。開封府尹真天人，受譖朱崖疑老臣。幸自宮中啓金匱，忍使涪陵竟隕身。

明・夏尚樸《東巖詩集》卷五《觀拆鷹架有感四首四》 坐談盃酒釋兵權，漢祖誰如宋祖賢。湯武成功用賢輔，分封兩不費猜嫌。

明・傅汝舟《拔劍集・君部・宋太祖趙匡胤》 香孩管兒作天子，黃袍加身驟然爾。兒有大志母知已，天寒戰士賜貂紫。杯酒兵權瀉如水，一味老子術陰美，臥榻無人酣睡喜。

明・董傳策《幽貞集》卷中《述史十首・宋》 陳橋速禪詔，杯酒釋兵權。洞門罔猜忌，規模大可傳。聚奎兆星瑞，濟濟生才賢。臣恭恢治紀，聖學緝言筌。悠悠守成主，垂衣四十年。否泰旋來往，天津啼杜鵑。卓偉熙寧志，學術誤臨川。越貨蔽佞諛，誰能復幽燕。釀禍牧胡馬，靖康成播遷。南渡席未煖，和議已膠纏。虎臣班師詔，千載悲朱仙。國恥積難雪，邊患鈎相連。寥寥談道徒，僞禁何頗偏。權姦互躡踵，民怨亟公田。伊彼仁厚基，帝命不少延。儉夫傾厥國，烈士懷所天。三相危授命，淚墮崖山編。

明・馮琦《海岱會集》卷二《［明］劉澄甫〈豫章行〉》 出處本無定，隱顯難俱宣。禍福起轉轂，是非明蓋棺。神禹禪虞舜，祀夏垂永年。傳說夢高宗，法祖應配天。揚雄乃頌莽，樂毅遂辭燕。李斯諫逐客，田文愛養賢。堂奧生戈矛，杯酒釋兵權。萬事多錯忤，倚伏理循環。

清・吳宗《研北詩存・詠史七》 戰守兩無策，恥為城下盟。況復殊族類，安有香火情。存亡係呼吸，僅以口舌爭。捐軀為孤注，免胄開精誠。杯酒釋嫌疑，朔氣靜征營。軍中如巫言，安穩見大人。吁嗟乎！此行安穩有天幸，不戰而屈人之兵。豈知計窮力竭無所出，置之死地乃能生。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四九《宋太祖》　陳橋兵變，膺籙建號，雖非以暴而易暴。乘危廢立，五季轍蹈，亦曰施逆其行倒。四方僭竊，次第除掃，居然一統成丕冒。自緣大度，人歸天保，宋家三百年基兆。杯酒釋兵，謂因權妙，冷觀實不值一笑。宋太祖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世傳為美談。然究涉於權術駕馭，以當日時勢而論，如石守信等，宋祖曾與之比肩事主，未免心存猜忌，不得不思急解其兵權。即漢高、明祖草昧初開，其功臣並同櫛風沐雨，故韓、彭葅醢，馮、傅誅夷，亦皆因疑得禍，則宋祖猶為此善於彼矣。【略】傳弟誠誤，其言出趙，南渡依然得顯報。

清・熊為霖《歸帆紀詠・梁山泊》　宋室開基承五季，杯酒兵權釋疑忌。遷延日漸廢韜鈐，竟忘未雨綢繆計。熙豐以後講持籌，賄賂公行要津地。蔡京童貫真賊首，賈禍興戎積冤氣。如蜩如螗如沸羹，膽敢國中禁內戾。梁山咫尺蓼兒窪，聚嘯萑苻憑水勢。白日鴟張刼掠人，封豕虺牙犬還瘈。搖旗出沒幻金鼓，蝟縮官軍弗能制。吁嗟伏莽誰英雄，三十六渠弄凶器。一時文學競何如，我冠孰與談經濟。太守叔夜討平之，大書特書差可意。以盜補盜殺止殺，風棬殘雲掃妖彗。地中有水象師貞，武功力許襄文治。七旬干羽陳兩階，唐虞邈矣難為繼。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宋太祖》　禪文倉猝袖中成，亂極入思致太平。驛路陳師歸作帝，朝堂酬宴默銷兵。腹心疾去安臣子，手足情深念弟兄。金匱一編遺詔在，鐙前誰聽斧柯聲。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二集》卷六三《讀通鑑紀事本末・收兵權》　藩鎮日盛強，自唐中葉始。侵尋禍亂滋，太阿反授彼。宋祖鑑前非，大度先飭紀。消患於未然，操縱原由己。杯酒釋兵權，史官炫奇詭。設遇跋扈徒，數言豈能止。保全勝漢高，免致韓彭毀。漸措於治安，以次文臣理。命令歸朝廷，改絃循道軌。銳意平江南，一統消羣宄。不容鼾睡言，正辭折來使。規模實宏恢，允宜受天祉。

清・張琛《日鋤齋詩集》卷四《收兵權》　天寶以來藩鎮重，剝膚民膏不上供。更事生殺權奪天，天下英雄聽其用。所以私恩開私門，男子惟聞節度尊。赤心願與知己死，白首無聞天子恩。交爭互戰更不止，白屋空空民已死。李唐以後八姓君，僭竊相仍何日已。趙普乃與太祖謀，神器已定將何求。軍伍或有作孽者，黃袍加身豈自由。太祖大悟乃置酒，了了數語君而友。各釋兵權兩不猜，舞女謌童樂正有。次日上章便罷兵，蚴生定策策竟成。華山馬走青蠅絕，縱忌韓彭禍亦輕。又以文臣理州事，通判軍民統而治。支郡亦得達九重，節鎮之輕止寫意。於是利權歸朝廷，轉運轉財財不停。早晚一紙下郡縣，手臂之使天下靈。三百餘年成痼病，一朝掃盡天清淨。書生之見賈昌朝，反說方鎮削太盛。

清・丁廷楹《蒹葭秋水樓詩集》卷八《汴中詠古七》　殿前杯酒釋猜疑，藝祖英風百世師。異兆讖言開檢點，宮中襁抱托孤兒。九州版籍將同日，五代干戈欲罷時。口血未乾金匱敗，涪陵端恨托生遲。

清・徐一麟《牧庵雜記》卷一《宋趙普遺事》　大柳村邊教授廬，清涼一戰報功初。興王堪亂崇朝定，賢相匡時半卷書。介弟尊親矢擁戴，雄藩駕馭諱苟苴。花飛六出歡長夜，醉解兵權笑未如。

清・周沐潤《柯亭子詩初集》卷四《汴梁懷古六》　御前朝罷賜茶論，杯酒宵酣盡解軍。相業百年光日月，人才一代動風雲。干戈刼已開驕虜，花石綱猶奉道君。南渡諸臣多氣節，我來重覓誓碑文。

清・梅曾亮《柏梘山房詩集》卷七《宋太祖擊毬圖辛丑》　盃酒兵權釋，君臣樂事多。猶勝思猛士，失計只悲歌。

清・王文瑋《志隱齋詩鈔》卷五《北宋宮阯四首一》　水草接亭空，人稱宋故宮。有金遺趙普，無傳贈韓通。郡縣更文治，王侯保令終。臨河疆界畫，偏欠廓清功。

清・王培荀等《蜀道聯轡集・〔清〕王者政〈過夾馬營〉》　洛陽橋下客車輕，繚繞清風夾馬營。方面孰知天子貴，中原共祝聖人生。推心洞啓重門鑰，把酒能消五代兵。身上黃袍誰替著，英雄本色自光明。

清・謝焜《惕夫詩鈔初刻》卷七《篷窗讀史百詠五十》　南漢南唐次第平，曹彬下詔更輕刑。兵權解釋勞杯酒，頗覺仁風滿汴城。

清・郭崑燾《雲臥山莊別集》卷二《宋太祖釋諸將兵權》　藩鎮強梁久，流波篡奪沿。宋興懲往轍，國定釋兵權。戎馬功方蔵，幽燕地尚捐。元勳俄解柄，諸將罷臨邊。削弱開基肇，猜嫌發慮偏。患常生意外，備竟失機先。士氣銷磨盡，軍心顧忌牽。終成南渡局，防亂亦徒然。

清・雷以誠《雨香書屋詩續鈔》卷二《汴梁雜感》　遞傳暨有宋，五緯仰天瑞。御畫建堅城，杯酒釋將隊。偃武重文學，虎豹占炳蔚。如何

啼杜鵑，更張逞私智？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三四《[清]許楣〈讀歷代井田封建論作〉》 有唐終不振，實自藩鎮始。藩鎮非封建，尾大畧相似。一朝英主出，治亂燭根柢。杯酒釋兵權，臥榻無人矣。哀哉漢唐明，刑餘常接軌。蟠踞在宫闈，更非藩鎮比。然能慎厥初，如宋患可弭。獨有吏與胥，窟穴簿書裏。去之不能去，衣食長孫子。封建此最長，似非而實是。永爲斯民蠹，混沌然後已。

清・龍文彬《永懷堂詩鈔》卷一《趙韓王》 杯酒解兵權，片言釋藩鎮，一代河山乾網振。待命立宫門，碎牘補綴進，回天有力堅自信。十年宰相蹶復起，塵積金匱霜滿鬢。徙涪陵，流多遜，可憐終身學魯論。

清・葉坤厚《江上小蓬萊吟舫詩存》卷三《詠史樂府六章一》 樹高必多風，功高必震主。杯酒釋兵權，惟聞宋太祖。飛鳥盡，良功藏。敵國破，謀臣亡。成功者退天道之常，君不見范少伯、張子房。

清・歐陽兆熊《寥天一齋詩稿》卷一《西湖雜詠十首三》 漢家良將盡藏弓，宋室兵權釋酒中。開國由來猜忌甚，莫將冤獄怨奸雄。

雜録

宋・丁謂《丁晉公談録》 趙嘗出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略】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太祖方悟而從之。

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一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宋・王鞏《聞見近録》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既欲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宋・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二《遵堯録一・太祖》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為意乎？』獨王彦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彦等争論疇昔功勲，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異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清・儲大文《存研樓文集》卷九《禁校》 乾德初，太祖與石守信等夜飲，一言而釋其兵，後遂盡收藩鎮之權者，何也？帝自禁校擁立，浸淫不治，且有魏博牙軍之禍。帝即位，既以副點檢高懷德行周子首出之關南。又令尚燕國長公主，旋議澤潞功。令韓重贇代馬帥張光翰，羅彦環代步帥趙彦徽，而京城巡檢王彦昇尤凶黠，又出刺唐州矣。建隆二年，殿帥王審琦出忠正，都虞候張令鐸出鎮寧，彦環出彰德，控鶴李漢超出關南，而守信亦移鎮天平矣。雖兼馬步帥，而兵離其將，即安得變生肘腋哉！後二年，釋兵。又一年，龍捷馬仁瑀出棣。惟重贇出入三衙者七年，護禁軍最久，然一旦有私取親兵之譖，而幾不免於戮。趙普曰：『若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復為陛下將親兵者？』蓋至是而禁校帖息矣。此制藩鎮之本也。

清・汪紱《理學逢源》卷一〇《王道類・備兵》 宋制有禁兵，有廂兵、鄉兵、蕃兵。三衛掌禁旅，樞密掌調發，兵權無專擅，守牧悉文臣。然自杯酒釋兵權，而人不知兵，馴至屯兵日驕且冗，究無可使之人。廩給日費且虚，勢有難供之患。乃保甲造於熙寧，義勇募於治平，宋之兵制不足言矣。

清・李祖陶《國朝文録續編・[清]熊璟崇〈海崖文録・王國用疏雪李善長冤〉》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俾石守信等咸感生死骨肉之恩，真得馭將之體。

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録》卷五《鬼神・祥瑞》 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奎。自宋而后，亦有祥瑞可攷而知也。竊思古聖王，因天之祥，乘地之瑞，制禮作樂，以垂教萬世。後之人，飲和食德，於流風餘韻之中習

焉。不察相安者，遂若相忘。余即五星聚奎一事言之，以著鬼神之德。奎，文星也；中土將開至大至正之文運，其休徵先上應乎天。蓋宋太祖承五代之變，善處藩鎮以收兵權，罷節度使以奉朝請，又重讀書之士，詔求前代遺書，自後戰爭以息，文治獨隆彬彬乎！一朝之盛，遠過漢唐。即今之八股文章，亦始於宋代也。

上下相制與內外相維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官名》 諸州置通判，始於建隆四年命刑部郎中賈玭等充湖南道諸州通判。乾德四年，詔自今事無巨細，須長吏、通判僉議連書，僚屬方得奉行。

又 卷二《宰執》 乾德二年，太祖既以趙普爲相，且欲用薛居正、吕餘慶，故詢翰林學士陶穀曰：『下丞相一等何官？』穀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翌日，並命居正、餘慶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凡上殿庭，別設墩位，居宰相後。敕尾列銜，仍下押字。太宗始命與宰相更互知印。時議者謂穀之對爲失。而下丞相一等，漢御史大夫是也。雖然唐參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爲百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爾。官制因時輕重，蓋可見矣。僕射、侍中，皆秦官。僕役於射，謂之僕射。緣所領之事，而立名者爾。侍中，則丞相之史也。唐之以爲宰相，名同而實異甚矣。

樞密使，唐特以宦者處之。朱梁改曰崇政院，始命敬翔爲使。後唐同光，復其舊稱，命宰相兼其任。石晉天福中，廢樞密而置宣徽南北院，至開通初，復置樞密院，而宣徽之名因以不廢。宋興，以平章事爲宰相，以參知政事、樞密使副、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並爲執政官。宣徽使居執政官之次，或以加前執政，或以待勳舊焉。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三一 先是，司馬康奏其父光遺藁，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爲一，蓋光與吕公著、韓維、張璪同具奏，曰：『【略】太祖受命，以宰相專掌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

宋・陳傅良《歷代兵制》卷八《本朝》 竊聞祖宗兵制之善者，蓋能深鑑唐末五代之弊端也。【略】時藝祖皇帝歷試諸艱，親總戎旅，逮應天順人，曆數有歸，則躬定軍制，紀律詳盡。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爵，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臺憲之長，封父祖，蔭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郊祀赦宥，先務贍軍饗士，金幣絹錢，無所愛惜。然令以威駕，峻其等為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俾各服其長，待之盡善矣。為更戍法，使更出迭入，無顧戀家室之意，殊方異邦，不能萌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戍。為轉員之制，定其功實，超轉資級，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凛凛，每有事親之懼。樞府大臣侍便殿，專主簿員，三日畢事。命出之後，一日遷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怠惰無矣。選其教首，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驍銳出矣。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歲輸所造於五庫，故械器精勁，盈牣充積，前世所不逮。至纖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鎮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俯伏駭汗，聽命不暇。更用侍從、館殿、郎官、拾遺、補闕代為守臣，銷累朝跋扈偃蹇之患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難制之弊。使民享安泰於無窮者，蓋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俘二廣，平江南者，前後精兵不過二十餘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患。京師天下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京城之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營，雲屯數十萬衆，其將副視三路者，以虞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道，何繼筠守澶、景，李漢超守關南，以備北方；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以遏西戎。傾心委之，讒謗弗入。来朝必升殿賜

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精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此也。州郡節、察、防、團、刺史，雖召居京師，謂之遥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僉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惟帑庫獨推曰軍資庫，蓋稅賦本以贍軍，著其實於一州官吏與帑庫者，使知一州以兵為重，咸知所先也。置轉運使於逐路，專一飛輓芻糧餉軍為職，不務科斂，不抑兼并，曰『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耳』。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所以賦稅不增，元元無愁歎之聲，兵卒營於州郡，民庶安於田閭。外之租賦足以贍軍，内之甲兵足以衛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解之出入，士卒之役使，盡委二郡者當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獨預，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偽冒。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闕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晝付録事掌用，至暮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賦之屬，則觀察屬官用本使印簽状焉。故命（師）[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内觀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内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其州軍。此祖宗損益唐制，軍民之務，職分之守，俾各歸其屯。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諸守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内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中，靡不相資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奮勵，知所聳動，而姦宄不少踰繩墨之外，事則必立，功則必就也。怒征蜀大將之貪暴也，曹彬獨無所污，自客省使、隨軍都監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閲武，賞其藝能，連營俱令轉資。至於荆罕儒戰死，責部將不效命，斬石進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晝掠人於市，至斬百輩乃止。川班殿直訴賞，則盡戮其將校而廢其班。太祖嘗曰：『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然神機所照，及物無遺。察人心之所欲，而人盡死力。班太原之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令害爾輩也？』或訴郭進修第用筩瓦如諸王之制，則曰：『吾於郭進，豈減兒女耶！』祖宗賞罰雖明，誠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雖少而至精也。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　（乾德三年）三月，令諸州賦入輸京師。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以賦入自贍，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强，率厚自利。故趙普勸上革其弊。時方鎮闕帥，稍命文臣權所在場院，問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漸密，由是利歸公上，外權削矣。開寶六年，令諸州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略】

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上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謀也。按：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共百役，或更戍它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嚴差出占破之令，而壯城、作院各置指揮。由是禁旅無就糧者，而厢軍亦升爲禁軍，不復戍役矣。

又　卷二　（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略】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惟王彦昇專殺韓通，雖以佐命不加誅，而終身不與旋鉞。專務抑奪諸侯，爰養民力。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緑幕簾。皇弟光義言服用太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自五代以來，藩鎮强盛，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數十人，上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

宋・佚名《皇書會元截江網》卷一三《郡國兵・本朝事實》　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衛軍，以給徒役為厢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内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厢軍教閲者，號為厢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寓焉。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軍儲餉給悉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一方有盜寇不虞，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牽衆，屏翰王室。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講武事，皆有其資，此乃祖宗待州郡深意。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臣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蓋内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尾應中，靡不相資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

練，藩鎮强者得以專主判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剋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强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牣，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隸諸軍。【略】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强者得以專主判換。河北兵最强，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僖、昭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訖今遵其制。五代以來，境蹙兵少，然習用爲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周顯德後，剋淮甸，有東南之漕，京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爲强幹之術。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牣，得以贍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京畿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挈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始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國朝初平僞國，合併所得兵，別爲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隸諸軍。【略】

《兩朝國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即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蹤。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内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厝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鄉兵，曰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自景德後，兵不復試。厢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鑑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本城雖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户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國朝已來，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强壯』；河北有『忠順』、『强人』；陝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蕃兵者，塞下内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爲都軍主，百帳已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籍天下良民以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兵，以衛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諸軍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爲黥面，賜以緡錢、衣屨而隸諸軍。自國初以來，其取非一途，或募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厢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繩墨，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戰鬬，弱者

給漕挽，則向之天下失職、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内外厢、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裹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國朝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湊，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二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租以養不戰之卒，糜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校，是豈知祖宗所以擾役强悍、銷彌争亂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鋭，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厢兵，亦皆戍更。隸州者曰『屯駐』，隸總管曰『駐泊』。揀選之制，有自厢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升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自非材勇絶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厢軍；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為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為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今因舊史纂脩《兵志》，特置于熙寧保甲之前，而附之鄉兵焉。

其軍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八者之目，條分而著之，以見歷朝因革損益之不同，而世道之盛衰亦具是矣。

嗟乎！三代遠矣。秦、漢而下得寓兵於農之遺意者，惟唐府衛為近之。府衛變而召募，因循姑息，至於藩鎮盛，而唐以亡。更歷五代，亂亡相踵，未有不由於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凡其制，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内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略】

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軍也。太祖鑑前代之失，萃精鋭於京師，雖曰增損舊制，而規橅宏遠矣。

又 卷一八八《兵志二》 先是，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墮。

又 卷一九六《兵志十》 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鋭，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厢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都虞候，當行者易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遥郡者，以客禮見長吏，餘如屯駐將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即總管、鈐轄共議，州長吏等毋預。事涉本城，并屯駐在城兵馬，即知州、都監、監押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牒交報。凡戍更有程：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川峽、廣南東路三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并將領下兵半年。

論説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四五《慶曆兵録序》 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鋭而剽者充之。或挽彊，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厢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惟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于服勞，間亦更戍。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憺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

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支，致治於未亂故也。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七《芻蕘論・藩鎮》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壤。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窺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強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弊，謀建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奸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扃鐍，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

宋・陳次升《讜論集》卷一《上哲宗論選舉》　臣竊以朝廷之事，宰執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彼此相制，以防私徇，以杜奸惑。祖宗以來，選任臺諫官，宰執不得干預，若有妨嫌，必須回避，所以存大公之道，立太平之基矣。近來除授多出於大臣，去取不緣於聖選，竊恐相為朋黨，相爲比周，蔽人主之聰明，為權臣之肘腋。茲事最大，實繫治體，國家安危之機，其要在此。臣欲乞今後臺諫官若有除授罷去，三省不得進擬，悉出宸衷批降指揮。所貴言路得人，消阿附之風，開忠讜之路。不勝幸甚。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九六　（嘉祐七年）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略】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攬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將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掃九州，以涉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

宋・周煇《清波別志》卷上　建隆肇造區夏，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使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輕重之患，所以能削平僭偽，訓至丕平。後世養兵日多，所費日廣，邦儲民力，欲不困，得乎？不但戰勝功伐皆莫望于前烈也。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集》卷五〇《軍旅》　藝祖立國之初，制兵二十萬。京師十萬，以制外變；外郡十萬，足以制內患。而又嚴階級之法，置更戍之令。斬三班殿直，以懲其妄訴之罪；廢雄武軍，以警其侵畧之擾；閱武便殿，以精其藝；募習水戰，以習其能。此宋御兵之法如此也。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一《制度論》　我太祖創法立制，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頓異矣。【略】侍衛起於後唐，而我朝因之；殿前司起於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於梁，而我朝因之。然禁衛之軍統於武臣，則不出於宦者之手；諸道之兵，籍於禁衛，則不專於節度之權。殿前為一司，侍衛馬、步各為一司，則有南北相制之意。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合諸侯之兵足以制京師，則有內外相統之意。兵權制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而又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則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略】以鹽鐵、户部、度支為三司，使位同三樞，目為計相，此亦前代理財之法也。然轉運財賦悉籍三司，則在外無橫

斂，內藏所儲總之三司，則在內無橫費。而乾德又詔三司行移有不便，漕臣得以上聞，則彼此相臨，內外相察，無隱漏侵欺之弊矣。【略】此其酌古今之宜，參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雖曰因前代之法，而點鐵為金，化臭腐為新奇，變枯骨為生意，豈必盡復古制而後為一代之法哉！

又　卷二《太祖皇帝・宰相》　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四月，置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不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蓋未欲與普齊也。

開寶七年八月，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政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獨道，故必擇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獨辦，故又擇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後世既無伊尹、周公之才，而欲專任一相，所以權愈重而事愈非也。國初，三相並任，則未立參政之官。自趙普獨相，而復置以副之。其後，則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權重，爲參政者不過簽書紙尾而已，惟魯宗道與王欽若相可否，唐介與王安石辨是非，不負太祖置官之本意矣。

又　卷三《太祖皇帝・籍禁兵　正軍法》　乾德三年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上親試之，用普之謀也。

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糧諸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嚴差出占籍之令，而牢城作院各置指麾，由是禁旅無就糧者，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

陳平甫曰：按《祥符天聖編敕》，諸郡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略】太（宗）［祖］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太宗取禁軍伉健者隸親軍，其強幹弱枝之慮悉矣！不特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畀以厚禄，節以軍法，禄厚則知自愛，法重則不敢為非。雄武肆掠，百卒皆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其制御何嚴也！兵權稍重，則易置杯酒之間；階級不峻，則聳動一劍之戒，其勸懲何明也！軍士衣不過膝，葱韭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所以勞其力也。此國初之兵，所以愈少而愈精歟！

又　卷四《太宗皇帝・宰相》　國初置參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之權。其後復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之專。然為宰相者，必如呂端之待寇準；為參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同列，必至第咨禀而後行，則有同舟共濟之義，推車叶力之風。若荆公為參政，則置中書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置中書檢正，以奪參政之職，何往而不為私哉！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九《宋朝侍衛親軍　三衙》　藝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明強幹弱枝之勢也！如周畿兵，如漢中壘。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五《考史》　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

元・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一四《殿策・對》　藝祖皇帝聰明神武，大勳既集，詔天下精鋭戒遣詣闕。自是天下無重兵，雖有侍衛三司，不過呼呵指導於陛前耳！故京師之勢重。今天下之勢，固未有内輕外重之弊，然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或者有當加意乎？臣故曰：『居重馭輕者，此也。』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　（乾德元年）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符彦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三《兵科・兵制》　宋之制兵，其名有八：禁軍之親近曰班直；其出戍邊者曰屯駐；隸總管者曰駐泊；以羅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駐泊；什五其民，教以武事，為之民兵；蕃夷内附，糾而用之，謂之蕃兵。其制精兵二十萬，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内患。内有三衙、

四廂諸司，外有總管、鈐轄諸將，然亦未若唐置府立衛之意為善也。

明・魏文焕《石室私抄》卷二《以文臣知州事》 唐自藩鎮握兵，天下之勢，外重內輕，其禍遂與有唐相終始。沿及五代，陵替甚矣。明宗、潞王、石晉、劉漢之事，如出一轍，然皆以兵力取之也。宋太祖陳橋之變，入卽帝位，易於反掌，非以節鎮秉典禁兵、侍天子帷幄故耶？宋監前代，罷諸將宿衛就鎮，而於武臣在鎮者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方鎮之權解，而無末大必拆之患，主勢成於上矣。以漢文景之盛，在朝諸臣皆高帝舊將，不能削七國之權，宋易百餘年纍卵之危，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以趙普之謀，而圖之以漸也。安危之機不在所謀哉？

清・李塨《閱史郄視》卷三 尹源在仁宗時，作《唐説》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説》畧云：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其《敘兵》畧云：唐自中世以來，凡有征伐，皆假諸侯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有功。今患藩鎮之强，兵俱萃於京師，雖濱塞大郡，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事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施於無事時，苟外人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至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生於勞，驕生於逸，故唐失於諸侯之不治，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有驕兵。今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宜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以備戰，使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得專一方之事，斯獲近利而亡後患。此言切中當時之弊。夫京師兵重，固强幹弱枝之意，然有事必發京軍，遠則不及，數則自憊，豈善策哉？而況以輕將而馭驕兵，安能奏指臂之功耶？

清・瞿源洙《笠洲文集》卷一《郡縣論》 宋承五代之亂，以杯酒釋兵權。而強將悍卒之難不作，然亦一時之筭也，乃後世奉為不易之規。聚天下之兵於京師，而大州小邑，少禦侮之備。取天下之士於科目，而奇才異能無仕進之路。以文臣知州事而不問干戈，以吏胥行文書而不尚智勇，於是天下之士習談性命之蘊，而不敢萌功名之心。方其無事也，九重一呼，萬方立應。大將握兵數十萬於外，一紙朝下，卽脫甲裳而暮伏殿陛之間；方鎮重臣，擁旄仗鉞，控制千里，單車一使至，易置之如反覆手。此南豐曾氏所謂言傳號渙而六服震動也。然有一風塵之警，以徒手數書生當其衝，破軍殺將，城夷市毀，人民屠戮，君臣為之旰食，於是契丹以虛聲恐喝，而歲幣屢增；元昊據一州之地，而戲侮中國若無人。尚賴其君恭儉，無荒淫之失，安於削弱，而不敢求多於敵，以此僅僅自完。宣和之世，稍為宴安之娛，未及隋煬之萬一，假手於女真，貪燕雲之小，得不旋踵而汴京大破，二圣北狩矣。蓋宋無銷兵之名而有銷兵之實，君相之權重而郡縣之權輕也。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八《宋神宗・議者以更戍法，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既而分置將副目》 宋祖親歷行間，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卽定為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盡改舊章，分置諸將，糜廩禄而長恬嬉，毫無裨於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日益廢弛，甚可笑也。

清・袁守定《佔畢叢談》卷四《談臣道》 趙普爲政，鑑五季藩鎮尾大之弊，強本弱支，省藩鎮之兵，聚重兵於京師，而天下遂定，皆識時務之要，所謂救時相也。

清・蔡新《緝齋文集》附録上《讀史隨筆》 宋太祖得國，與周無異，仍是五代氣習，惟立國規模處置數大事，便有立基業、開太平景象，如：立廟視學；遣使分鎮諸州，簡禁卒，立更戍，使將不得專兵，卒不至驕惰；杯酒釋兵權，文臣知州事，制其錢穀，操其賞罰；諸州決大辟，奏付刑部覆視；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唐季諸藩鎮極重難返之勢，潛移默奪，使大權盡歸朝廷，規模宏遠矣。大半出自趙普居多，開國元勳才識自不可及。

清・何曰愈《存誠齋文集》卷二《趙普論》 然當太祖之世，環宇未定，豪傑割據，藩鎮專擅，猶沿李唐及五代之風，而杯酒釋兵柄，始真諸州通判事得專達，以分節鎮之權，遇藩鎮缺，輒以文臣代之，諸州郡稅賦悉輸入都，獄囚奏聞而後定，革專擅之弊，泯僭竊之心，解倒懸之急，皆普謀也。

清・鄭敦曜《亦若是齋隨筆》卷六《駁顧亭林郡縣論》 宋初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此撤藩鎮之權以歸郡守，而後循吏蒸蒸其法亦可師也。

清・劉淳《雲中集》卷一《漢唐宋明得失論》 以今揆之，宋之兵常散，明之兵常聚，其失一也。宋祖懲五季分裂之禍，收方鎮之大權，散之諸州，地分力弱，故強敵生心，長驅深入，列城望風瓦解，而莫能禦。

藝文

宋・許月卿《百官箴》卷六《制置安撫經略箴》 方鎮尾大，遂以亡唐。竭天下力，于以養兵。故我藝祖，盡召諸鎮，各賜歸第，俾留於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尺地寸兵，皆運掌握。內兵十萬，外亦如之。合天下兵，乃同京師。內外相制，高枕無危。悍卒專內，臨以宦者。藝祖懲之，匪儒不與。儒臣建聞，服習義理。知尊朝廷，知愛赤子。赤子我親，敵國仰之。襁負而至，何以戰為。教化興行，風俗醇厚。是為金湯，四夷我守。

清・張曾慶《靜庵草》卷九《趙普》 韓王初佐命，衽籌定綱紀。兵制分中外，兩京有調理。漸次削藩鎮，強幹枝委靡。郡邑隸京師，權輕節度使。有鑑於五季，有鑑於唐李。杯酒解兵柄，君相相表裏。雪夜計太原，君喜而臣起。諸州設度支，財賦歸帝里。如何貪而刻，相業失終始。一誤不再誤，立致懿親死。《論語》佐太平，立言良可恥。未嘗學問人，何以作端揆。

清・施騰輝《紹德堂詩鈔》卷六《讀史十八》 藩鎮無從釀禍殃，監司權重戢猖狂。威靈執挺降王長，印本醫官《聖惠方》。幸學一朝隆德器，封書百載靖邊疆。不容再誤違金匱，興國彝倫抱憾長。

清・汪仲洋《心知堂詩稿》卷三《汴梁懷古》 黃袍著體便回軍，點檢居然受册真。唐代府兵歸宿衛，漢家州郡屬文臣。傳杯解盡干戈劫，贊像開先理學新。獨恨封椿籌遠略，燕雲隔斷瓦橋濱。

清・劉家謀《外丁卯橋居士初稾》卷三《漫書宋史》 從容杯酒釋猜疑，尾大重懲五季時。盡遣雄兵歸宿衛，竟忘邊檄失藩籬。燕雲未覩神州復，汴水終悲宋祚移。遂使兒孫輕將帥，金牌十二哭班師。

宋室南遷分部

綜述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録》卷下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離不軍營，為虜帥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於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斡離不心亦殫康王之爲人，遂信其説，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脱虎口之厄。真是：龍離鐵網歸深海，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為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彦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聿勤王之師四集，且為將取固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可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羣儉用事，李邦彦輩持講和之説，以圖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佞諛，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斡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争立黨論，略無遠謀。不争邊境之虚寇，方争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寔之疆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離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為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為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為辭，迫脅親王，畧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

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為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

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為潛歸之計。且聞斡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憩於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堵砌假寢。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為飢渴所逼，奔入一村庄，暑求漿飲。有一老嫗出迎，延入莊中。老嫗徑出莊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畧。』王曰：『吾為商於磁、相間，因為金兵劫擄，以至于此。』嫗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宮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您追逐不及也。」追吏舉鞭繫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嫗曰：『妾之子李若冰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強兵，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面而泣，別嫗而去焉。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為副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速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脱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

楊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取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黄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渡，報河冰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説，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楊聲言大元帥在軍中。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畧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為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桌，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於何桌，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閲書大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賽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建炎元年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彦、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赦。青苗錢罷。祖去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税，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斂與民間疾苦，若許臣庶其陳。』

辛卯，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赦文：『門下：朕皇天祐宋，卜世過于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曆，保邦崇不拔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至金人，來

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鸞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迁徙，宮闕為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而受指，開元帥府以總師。元輸敵愾之心，亟奉講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日指以示三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殫瀝血而檄率土，異外撫而内親。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机，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狥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詔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之難。顧號令之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農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怀每懷同寢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惠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俊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時康乂。』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競，二聖播迁。單孑一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羣黎百姓，戴宋惟舊，用歸屬於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却復至。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以警惧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奮，仰承天意，庶幾悔禍，以輯寧我邦家，賚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競慎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悦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來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聽；惟近正人，遠寵恃可以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事。不弛不優，慎終如初。或穨不庶，幾降監俾。復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加罪。謹聽斷，除苛嬈，抑末作，去侈靡。斥聲樂之奉，絶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餙繡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僦工。弗利於衆，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於國，非赴湯蹈火皆可為。斷之必行，無惑有一。羣臣狃於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於導諛；諱隱過尤，務在家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宜；臺諫懷恩，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罰無赦。朕臨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修播告，以敷朕心。兹言不食，咸聽毋怠。』【略】

（建炎三年）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属，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彦、黄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不為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折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日力為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彦、黄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平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揚，乃分兵萬人趋揚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揚。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彦、黄潛善遠畧，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説之言。虜諜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欺我師。張浚率同列為執政言：『虜勢猖獗，蓋為之備。』汪、黄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巡。汪伯彦、黄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争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黄鍔至京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黄鍔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李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吕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於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宫。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吕頤浩建議

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右諫（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河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稅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

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寔。』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鋸鐵為長綆，貫以大鈎。每鎚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幕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於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篛，可不攻而自破。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皐邀擊，大破之。兀朮屯六合，棄其輜重宵遁。岳飛時為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静安之捷、牛皐安豐之捷、吴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捷辣入寇，用檜為參謀，挈家泛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故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也，將安歸乎？』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臣虜，心繫于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彦偷安于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潛秦檜為膚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國未報，國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一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朔，大元帥即皇帝位於南京。

汪伯彦《中興日曆》曰：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后詔令遣王時雍、徐秉哲備車駕法仗等，百官庶務各分一半，發船載宮嬪及張邦昌等前赴南京迎請。又命內侍邵成章、王衮管押乘輿服御、御輦儀仗至南京來進，王坐便廳，南仲、伯彦、潛善、延禧、耘世則皆侍立，成章等捧笥以前，點數各件，內有道冠一頂，非人間樣製成。章等拱以捧白太母，傳語：『此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閒，不戴頭巾，只戴此冠。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循襲至哲宗皇帝、道君皇帝，非祖宗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閒宴戴此冠，便是祖宗太平氣象。』王欽容涕流曰：『上天眷命，羣臣愛戴，幕屬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於五六，吾固辭者亦屢矣！方此躊躇以思，繼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詔，太母乘輿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尅擇官選得五月一日庚寅，命有司於南京譙門之左，營築壇場，命朱勝非撰策文告天，命滕康撰赦文肆赦。五月一日庚寅受天命，南仲充禮儀使，延禧讀册告天，汪伯彦、黄潛善、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行事，王泣涕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彦、潛善、延禧、耘、世則等先稱賀，上殿侍立；邦昌率百官稱賀，改元建炎元年。初議改元，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者即位，

求端於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後漢光武中興，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天元屬火，宋以火德王，藝祖開基，改元建隆，累聖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請以改元為建炎。』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高宗誕聖》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韋太后。大觀元年五月二十夜，生於宮中。八月，封蜀國公。二年正月，進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封康王。靖康元年十一月，被旨使河北金人軍前議和。閏月，至相州，除河北兵馬大元帥。二年五月朔，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十月，幸揚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進幸江寧。閏八月，復幸臨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溫州。四月，進幸越州。紹興二年正月，又幸臨安。四年十月，又進幸平江。五年二月，還臨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三月，進幸建康。八年二月，復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遜位二十五年。

又　卷五《高宗卽位册文》　淵聖北狩，康王在山東，羣寮請奉大統，上謙讓未受。時趙伯山延康守淮寧，與諸鎮爭爲盟主。而宗室在京西，或招羣賊，僭置乘輿服御，上優容之。一日，羣寮議纂服之禮，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今二帝蒙塵，王不當卽位，宜著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誥四方稱大元帥。』副元帥汪廷俊等以唐肅宗故事折之。參議官耿伯順語仲綜曰：『公是宗室，豈不避嫌。』仲綜語塞，乃定卽位於南都焉。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告天，册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皇天上帝。金賊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依憑，華夏罔知攸主。臣某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於臣某。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宋祚。』册文，記室滕子濟所撰也。禮畢，上流涕，卽位於府治之正衙。壇在府治中門之東，實耿伯順建議所築，後名其壇曰『受命中興之壇』。

又　《中興定都本末》　靖康末，高宗初建元帥府於河北，後聞京城破，汪廷俊等遂奉王如山東。久之，聞張邦昌僭立，廷俊等欲奉王走宿州，謀渡江左，先鋒至山口鎮，三軍藉藉，乃罷行。五月，王卽位於南都。六月，李伯紀入相，將奉鑾輿狩襄、鄧。八月，伯紀去位。十月，上遂幸維揚。時黃懋和、汪廷俊為政也。三年二月，粘罕遣五千騎犯揚州，上幸杭州駐蹕。三月，苗傅、劉正彥謀逆，以上為睿聖仁孝皇帝，居別宮。四月，傅等敗，上進幸江寧。冬，兀朮兵入寇，上用呂元直議，自明州幸海。四年春，始還越州，時范覺民爲相也。覺民罷。紹興二年正月，以漕運不繼，復移臨安。冬，兀朮入寇。趙元鎮、張德遠共事，上幸平江。時朱藏一首建避狄之議，元鎮闢之，朱由此罷相。明年虜退，上復還臨安。六年秋，劉豫入寇，上進幸平江。七年春，元鎮罷，德遠獨相，乃有建康之幸。秋，酈瓊叛，德遠罷，元鎮復相。八年二月，復奉上還臨安。其冬，元鎮罷，秦會之獨相，自此不復遷都矣。

又　卷二〇《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吳明可芾為殿中侍御史，建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詔侍從、臺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朝論不欲進取，乃詔以淵聖皇帝祔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邊吏言虜人來聘。明可又言：『虜使之來，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候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上既定議東還，而軍務未有所付。張和公為建康留守，衆望屬之。詔以楊和王為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劉共甫舍人不書録黃。上怒。共甫再封還，卒罷宣撫使，俾專措置而已。是歲四月，遂召和王還行在，以張公兼措置兩淮。先是，金人以十萬衆圍魏勝於海州，上命張太尉子蓋為鎮江都統制，自京口往救之，且令張公節制，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使虜賊知吾虛實。』五月辛亥，子蓋率精銳數千騎先入，敗虜於石湫堰，虜溺死者半，餘騎遁去。後六日，海州圍解。然廟堂既主和議，不言兵，故召諸將還，無復北討之意矣。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　（建炎元年四月）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至壬申罷。侍御史胡舜陟言於邦昌曰：『臣竊見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外迫大金兵火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故

自踐阼以來，謙虛抑畏，起居命令，不敢同於至尊。今大金已反其國，而君臣大義，豈可一日而廢！第恐姦言熒惑，謂大金爲可恃，謂天位爲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輕慮淺謀，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今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卽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忻然悅服？此萬世一時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意焉。』【略】

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韋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構當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甥直秘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賫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賚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

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王慟哭跪受，命汪伯彥司之，且貽書諸道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毋得擅發一人一騎入京城。書後，王親批數語，或命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務，自濟州還京師，趣辦儀物。【略】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以身徇國，嘗爲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幸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圖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隳，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師未渡河，尚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間探，漸已北轅。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后宜遵依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未審康邸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予位冢宰，實總百工，誓殫朴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在斯。邦其永孚於休，予亦有辭於世。』

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還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權門下侍郎吕好問步自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不當謙遜以濟大計。有司以儀衛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以尚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右丞李回副之，又遣兒子權衛尉卿忠厚持手書遺王。濟之父老請王卽位於濟州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議未定，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昔晉安帝蒙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狩，王不當卽位，宜衣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誥四方。』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綜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又有自敵寨脫歸者，道二帝語云：『可告康王，卽大位，爲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趨應天。【略】

（壬申）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爲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爲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祧乏祀，將攝祼以爲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略】

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二城之慘酷。乃以衰癈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

意。』

先是，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吕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略】

（乙亥）文武百官再上表勸進於王，復不許。【略】

（丙子）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獻書王府，大略言：『京城事體既已反正，顒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便圖遷徙。子崧愚慮，深為未然。今禍變非常，姦偽未戢，欲致中興，當謹舉措置。理宜先入京師，謁宗廟、覲母后，明正誅賞，降需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子崧等前乞移軍南京，當時敵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擄掠，人心胥怨。又兩軍時有分爭，萬一行府入南京，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潼之變。伏乞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初，邦昌偽赦既為子崧等所格，李健因留太康縣，以狀審於王時雍。邦昌具遣使奉迎，次第以堂帖報之。子崧取以白王，因有是請。

丁丑，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奉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文武百官三上表勸進，王答以俟入京城，躬謁宗廟，若鑾輿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略】

己卯，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欵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從之。【略】

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渙、孔彦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晚次新興店，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畧使張深自潁昌進發，次尉氏。夜，被帥府之命，令光世領本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興仁。深不自安，遣屬官李觀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興仁如南京。【略】

（辛巳）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奏疏元祐皇后，大略言：『陛下已垂簾聽政，恐諸路先聞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疏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

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喚率官吏郊迎。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喚，珪孫也。珪，華陽人，元豐尚書左僕射。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藉以募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勸進，遂會王於虞城。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艱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哭移時。

詔備車駕、法物、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

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許。份，將子也。

是日，張邦昌詣南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遣宗室士儴乃了切。押圭寶，因密謢之。士儴，濮王曾孫，郇康孝王仲御子也。【略】

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間。【略】（丁亥）至真定，入自東門，市人皆哭。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閤門宣贊舍人曹勳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争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襲，自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信，命勳間行詣王。邢夫人亦脱所御金環，使内侍持付勳曰：『為吾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并見吾父，為道無恙。』賢妃已下皆哭。上皇又諭勳曰：『如見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又宣諭嘗密賜王馬價珠犀合子，及王嘗啓決河灌金人為驍。勳，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為睿思殿應制。

又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略】何俌《龜鑑》：「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祖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遼國已三歲矣，豈能終事我哉？我心之不滅，天實知之，於是亟生吾聖人以平之。我高祖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安知其不加諸於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於是天任吾聖人以定之。迨及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元，不虞薦至，敵伺我釁，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麾下。卽位之日，劉光世自鄜延至，路允廸、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豪傑之心歸矣。而況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在，然必候道君「便可卽真」之札，然後不得已而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卽位靈武之事異矣！」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為『炎興』，耿南仲曰：『此蜀年號也。』衆皆服，遂為建炎。議卽位儀，耿延禧以為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滕康作册告天，撰文肆赦。赦文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禧改定，其叙邦昌事，但云『仍抑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遂以南仲為禮儀使，而延禧讀册文。時太常寺主簿張浚自京師馳至，因以浚攝太常少卿，導引行事。昧爽，皇帝登壇。寅，受天命。册文曰：『嗣天子臣構，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人內侵，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依憑，中外罔知攸主。臣構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兵馬元帥之權，倡義旅以先諸將，冀清京邑，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於臣構。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宋祚。』讀册畢，上南鄉慟哭久之，卽位於應天府治之正廳，簾陛如殿儀。耿南仲、汪伯彥、黃潛善、耿延禧、董耘、高世則賀上訖，陛殿侍立，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百官稱賀。班退，大赦天下。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青苗錢。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年。選人在職非在職者，並循資。臣僚因寇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係官欠負，不以名色，皆免。南京及大元帥府嘗駐軍一月以上者，其夏稅悉蠲之。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州郡保守無虞者，與推恩。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自今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布衣有材畧者，令禁從、監司、郡守限十日各舉一員。餘如累朝故事。上時年二十一。後名所築壇曰『中興受命之壇』。

尚書左丞馮澥、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以宗社失守，上疏待罪。耿南仲與張邦昌進呈三省事。卽日拜徽猷閣直學士、兵馬副元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顯謨閣直學士、兵馬元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

辛卯，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既而尚書省謂『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為稱，詔學士院擬定。

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史册。可令國史院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

大元帥府限十日結局。

召副元帥宗澤赴行在。

中書舍人孫覿、張棣並依舊職。【略】

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令已自歸，惟陛下所處。』上曰：『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輔臣皆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淺智所及。』是夕，召學士草制，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五年夏四月）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

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略】

（天會七年）二月，宋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窩里嗢、撻懶、闍母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而存。【略】

冬，兀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攻萊州，張成以城降。攻密州，李逵、吳順以城降。遂分兩道：一自滁和攻江東，一自蘄黄攻江西。

破滁州。破壽春府，官吏以城降。破廬州，帥臣李會降。以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破和州，守臣李（鑄）［儔］降。破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遺民固守山寨。破黄州。破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破吉州，守臣楊淵遁。破撫州，守臣王仲山降。破袁州，守臣王仲（嶷）［嶷］降。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又攻采石渡，下建康府，杜充、李棁畔降。又攻建昌軍，為宋蔡廷世所敗。

兀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金師所乘耳。南朝若其主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境乎？

十二月，破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餘杭守臣退保山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略】

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軍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議和軍中。朝廷方遣同知樞密院事李棁等使金，議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遣宰臣授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欽宗召帝諭指，帝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為計議使，與帝俱。金帥斡離不留之軍中旬日，帝意氣閒暇。二月，會京畿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夜襲金人砦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為動，斡離不異之，更請肅王。癸卯，肅王至軍中，許割三鎮地。進邦昌為太宰，留質軍中，帝始得還。金兵退，復遣給事中王雲使金，以租賦贖三鎮地。又以蠟書結遼降將耶律余覩，為金人所得。八月，金帥粘罕復引兵深入，陷太原。斡離不破真定。冬十月，王雲從吏自金先還，言金人須帝再至乃議和。雲歸，言金人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詔帝使河北，奉衮冕、玉輅，尊金主為伯，上尊號十八字。被命，即發京師，以門下侍郎耿南仲主和議，請與俱，乃以其子中書舍人延禧為參議官偕行。帝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請曰：『肅王去不返，金兵已迫，復去何益？請留磁。』磁人以雲將挾帝入金，遂殺雲。時粘罕、斡離不已率兵渡河，相繼圍京師。從者以磁不可留，知相州汪伯彥亦以蠟書請帝還相州。

閏月，耿南仲馳至相，見帝致辭，以面受欽宗之旨，盡起河北兵入衛，帝乃同南仲募兵勤王。初，朝廷聞金兵渡河，欲拜帝為元帥。至是，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復申元帥之議，尚書右僕射何㮚詔書以進，欽宗遣閤門祗候秦仔持蠟詔至相，拜帝為河北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亨伯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仔於頂髮中出詔，帝讀之嗚咽，兵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朔，帝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分為五軍，命武顯大夫陳淬都統制軍馬。閤門祗候章齊蠟書至自京師，詔帝盡發河北兵，命守臣自將。帝乃下令諸郡守與諸將，議引兵渡河。乙亥，帝率兵離相州。丙子，履冰渡河。丁丑，次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先諸軍至，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繼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輕動。汪伯彥等皆信和議，惟宗澤請直趨澶淵為壁，次第解京城之圍。伯彥、南仲請移軍東平。帝遂遣澤以萬人進屯澶淵，揚言帝在軍中。自是澤不復預府中謀議。帝決意趨東平。庚寅，帝發大名。

建炎元年春正月癸巳，帝至東平。初，帝軍在相州，京城圍久，中外莫知帝處。及是，陳請四集，取決帥府。壬寅，高陽關路安撫使黄潛善、總管楊惟忠亦部兵數千至東平。命潛善進屯興仁，留惟忠為元帥都統制。

金人聞帝在澶淵，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澂來召。宗澤命壯士射之，澂乃遁。伯彥等請帝如濟州。二月庚辰，發東平。癸未，次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而諸路勤王兵不得進。二帝已在金人軍中。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帝，稱大楚。黃潛善以告，帝慟哭，僚屬欲奉帝駐軍宿州，謀渡江左，帝聞三軍籍籍遂輒。承制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丁巳，翰離不退師，徽宗北遷。戊午，承制以汪伯彥為顯謨閣待制，充元帥；潛善為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夏四月，粘罕退師，欽宗北遷。癸亥，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耿南仲率幕僚勸進，帝避席流涕，遜辭不受。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為請，且謂靖康紀元，為十二月立康之兆。帝曰：『當更思之。』以知淮寧府趙子崧為寶文閣學士、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總管，統東南勤王兵。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等持書詣帝，自言從權濟事，及將歸寶避位之意。帝亦貽諸帥書，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輒入。聞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李綱在湖北，遣劉默持書訪之。又諭宗澤等，以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謂邦昌簒亂蹤迹，已無可疑，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不可不斷。門下侍郎呂好問亦以蠟書來，言帝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帝慟哭跪受，命克家還京師，趣辦儀物。戊辰，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帝即位于濟。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是夕，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皇后又遣兄子衛尉少卿孟忠厚持手書遣帝。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權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不許。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俾帝嗣統。乙亥，百官再上表，又不許。丁丑，馮澥等至濟州，百官三上表，許以權聽國事。戊寅，命宗澤先勒兵分駐長垣、韋城等縣，以備非常。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至濟州，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以兵來會。庚辰，帝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辛巳，次單州。壬午，次虞城縣。西道都總管王襄自襄陽來會。癸未，至應天府。皇后詔有司備法駕儀仗。乙酉，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承制以汪伯彥為顯謨閣直學士，黃潛善為徽猷閣直學士。權吏部尚書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命有司築壇府門之左。

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命西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天下神霄宮。住散青苗錢。應死節及歿于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録其家一年。應選人並循資，已係承直郎者，改次等京官。臣僚因亂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羣盜咸許自新。免係官欠負，蠲南京及元帥府常駐軍一月以上州縣夏稅。應天府特奏名舉人並與同進士出身，免解人與免省試。諸路特奏名三舉以上及宗室嘗預貢者，並推恩。應募兵勤王人以兵付州縣主兵官，聽赴行在。中外臣庶許言民間疾苦，雖詆訐亦不加罪。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斷。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敘。內外大臣，限十日各舉布衣有材略者一人。餘如故事。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徹簾。辛卯，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築景靈宮于江寧府。壬辰，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以河東、北宣撫使范訥為京城留守。癸巳，遙尊帝母韋賢妃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略】

（建炎元年）金人分兵，據兩河州縣，惟中山慶源府、保、莫、邢、洺、冀、磁、絳、相州久之乃陷。

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戊午，太后至揚州。己未，罷諸路勸誘獻納錢物。庚申，罷諸路召募潰兵忠義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官之。甲子，以張浚論李綱不已，落綱觀文殿大學士，止奉宮祠。知秀州兼權浙西提點刑獄趙叔近入杭州招撫陳通。乙丑，罷帥府、要郡、次要郡新軍及水軍。丁卯，以王淵為杭州制置盜賊使，統制官張俊從行。庚午，次泗州，幸普照寺。甲戌，太白晝見。己卯，次楚州寶應縣。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庚辰，命劉光世討鎮江叛兵。辛巳，以光世為滁和濠州、江寧府界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傅為使司都統制。朝請郎李棫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峒丁公事。癸未，至揚州，禁內侍統兵官相見。丙戌，王淵、張俊誘趙萬等悉誅之。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丁亥，録兩河流亡吏士。沿河給流民官田、牛、種。戊子，金人陷鄧州，安撫劉汲死之。辛卯，置行在榷貨務。壬辰，金人犯東京，宗澤遣將擊卻之。【略】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以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兼招討使。京西賊貴仲正陷岳州。甲申，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丁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濰州，焚城而去。京東安撫劉洪道入青州守之。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累朝御容于壽寧寺。占城國入貢。趣大金通問使李鄴、周望、宋彦通、吴德休等往軍前。辛卯，陝州都統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復虢州。乙未，杜充遣岳飛、桑仲討其叛將張用于城南，其徒王善救之，官軍敗績。庚子，張用、王善寇淮寧府，守臣馮長寧却之。詔：『百官聞警遣家屬避兵，致物情動摇者，流。』丙午，粘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子倚死之，軍校趙立結鄉兵為興復計。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于沭陽，其將張遇死，世忠奔鹽城。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副使李跋，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趣淮甸。戊申，至泗州。

二月庚戌朔，始聽士民從便避兵。命劉正彦部兵衛皇子、六宫如杭州。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淮拒金人，敵未至自潰。金人犯楚州，守臣朱琳降。辛亥，金人陷天長軍。壬子，内侍鄜詢報金兵至，帝被甲馳幸鎮江府。是日，金兵過楊子橋。癸丑，游騎至瓜洲，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廟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王淵請幸杭州。命留朱勝非守鎮江，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都巡檢使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充行在五軍制置使，駐鎮江府，控扼江口；主管馬司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是夕，發鎮江，次呂城鎮。金人入真州。甲寅，次常州。御營統制王亦謀據江寧，不克而遁。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殺守臣鄧紹密。丙辰，次平江府。丁巳，金人犯泰州，守臣曾班以城降。丁進縱兵剽掠，王淵誘誅之。戊午，次吴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控扼軍馬，禮部侍郎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以忠訓郎劉俊民為閤門祗候，齎書使金軍。詔録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稿以行。金人陷滄州，守臣劉錫棄城走。己未，次秀州。命呂頤浩往來經制長江，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彦文為沿江措置使。庚申，次崇德縣。呂頤浩從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兵八千守吴江，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為沿江防托，監察御史林之平為沿海防托，募海舟守隘。壬戌，駐蹕杭州。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癸亥，下詔罪己，求直言。令有司具舟常、潤，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宫人之無職掌者。乙丑，降德音，赦雜犯死罪以下囚，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人。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丁卯，百官入見，應迪功郎以上並赴朝參。戊辰，出米十萬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損直以糶，濟東北流寓之人。金人焚揚州。己巳，用御史中丞張澂言，罷黄潛善、汪伯彦，以户部尚書葉夢得為尚書左丞，澂為右丞。庚午，詔平江鎮江府、常、湖、杭、越州，具寓居京朝官已上姓名以備簡拔。分命浙西監司等官，募土豪守千秋、垂腳、襄陽諸嶺，以扼宣、常諸州險要。金人去揚州。辛未，詔御營司唯掌行在五軍，凡邊防經制並歸三省、樞密。金人過高郵軍，守臣趙士瑗棄城走。潰兵宋進犯泰州，守臣曾班遁。壬申，罷軍期司，倍斂民財者。呂頤浩遣將陳彦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癸酉，靳賽犯通州。韓世忠小校李在叛據高郵。甲戌，黄潛善、汪伯彦並落職。乙亥，召朱勝非赴行在，留張浚駐平江。贈陳東、歐陽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恤其家。召馬伸赴行在，卒，贈直龍圖閣。丙子，詔士民直言時政得失。【略】

（三月壬午）帝在揚州，閹宦用事恣横，諸將多疾之。【略】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宫，大赦。以張浚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前軍統制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以東京留守杜充為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殿前副都指揮使、東京副留守郭仲荀進昭化軍節度使。分竄内侍藍珪、高邈、張去為、張旦、曾擇、陳永錫于嶺南諸州。【略】

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大位。帝還宫，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略】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以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

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略】

六月戊申朔，以東京留守杜充引兵赴行在，命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己酉，以久雨召郎官已上言闕政，呂頤浩請令實封以聞。遂用司勳員外郎趙鼎言，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以司馬光配。王善攻淮寧府不克，轉寇宿州，統領王冠戰敗之。甲寅，罷賞功司。乙卯，命恤死事者家，且録其後。升浙西安撫使康允之為制置使。丙辰，劉光世招安苗傅將韓焉。戊午，命江、浙、淮南引塘濼、開畎澮，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辛酉，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以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乙丑，以建康府路安撫使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等州制置使。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己，豈可盡以過失歸於臣下？』遂罷植知池州，以趙鼎為右司諫。癸酉，置樞密院檢詳官。以右司郎中劉寧止為沿江措置副使。甲戌，移御行宮。乙亥，詔諭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應接中原。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有司毋禁。』金人陷磁州。

（八月）壬寅，帝發建康，復還浙西，張俊、辛企宗以其軍從。【略】甲辰，次鎮江府。賜陳東家金。【略】

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江、浙，遣韓世忠控守圌山、福山。辛亥，次平江府。壬子，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執守臣凌唐佐降之。

冬十月丙子朔，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擿贓吏姓名以為殿最。庚辰，禁諸軍擅入川、陝。癸未，帝至杭州，復如浙東。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詣周望降，望以仲威為本司統制。辛卯，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伋。壬辰，帝至越州。【略】

（十一月）壬戌，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主管步軍司閻孰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詔奉安于天慶觀，尋命孰節制淮西軍馬以拒金人。甲子，杜充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王以軍先遁，淬敗績，死之。乙丑，以檢正諸房公事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太后發吉州，次太和縣。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率衆叛，犯永豐縣，知縣事趙訓之死之。金人至太和縣，太后自萬安陸行如虔州。丁卯，下詔回浙西迎敵。金人犯吉州，守臣楊淵棄城走，又陷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庚午，復還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守平江，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副使守越州，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東制置使從行。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辛未，兀朮入建康府，守臣陳邦光、户部尚書李棁迎拜，通判楊邦乂拒之。癸酉，帝如明州。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甲戌，兀朮殺楊邦乂。韓世忠自鎮江引兵之江陰軍。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選攻陷鎮江。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于金。是月，張浚至秦州。桑仲自唐州犯襄陽，京西制置使程千秋敗走，仲遂據襄陽。

又 卷二六《高宗紀三》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卻之。丙午，帝次台州章安鎮。己酉，遣小校自海道如虔州問安太后。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浙東副總管張思政及劉洪道繼遁。癸丑，貶郭仲荀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丙辰，詔原兩浙州郡降金官吏。丁巳，婁宿陷陝州，守臣李彥仙死之。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以大舶擊退之。辛酉，發章安鎮。壬戌，雷雨又作。甲子，泊温州港口。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為兩浙、湖南、江西撫諭使，詣太后問安。丁卯，台州守臣晁公為棄城遁。虔州衛兵及鄉兵相殺，縱火肆掠三日。劉可轉寇京西，屢為桑仲所敗，至是為其黨所殺，復推劉超據荆門軍。戊辰，滕康、劉珏罷，仍奪職。己巳，換給僧道度牒，人輸錢十千。辛未，命臣僚條具兵退之後措置之策、駐蹕之所。是月，金人攻楚州，守臣趙立拒之。金人犯邠州，曲端遣涇原路副總管吳玠拒戰，敗之于彭原；又陷同州。張浚遣謝亮使夏國，至則其主乾順已稱制，遂還。【略】

（夏四月）癸未，帝駐越州。甲申，下詔親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軍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兀朮引軍走建康。乙酉，以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學士，鼎固辭不拜。戚方圍宣州。劉光世遣統制王德誘誅劉文舜于饒州。丙申，用趙鼎劾奏，呂頤浩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命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韓世忠及兀朮再戰江中，金人乘風縱火，世忠敗

續。兀朮渡江，屯六合縣。【略】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囚，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蠲兩浙夏稅、和買紬絹絲綿，減閩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戊申，改命張俊為江淮路招討使。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分荆湖江南諸州為荆湖東、西路，置安撫司，治池、江、鄂、鼎州。江南東、西路各置轉運司，荆湖東、西路轉運司通掌兩路財賦。以呂頤浩為江東路安撫大使，朱勝非江西路安撫大使。馬進陷江州，守臣姚舜明棄城走，端明殿學士王易簡等二百人皆遇害。己酉，岳飛引兵之洪州。金人犯揚州。謝嚮率范汝為討平建陽賊劉時舉。金人犯秦州，吳玠擊敗之。庚戌，又犯西寧州，守臣俱重迎降。

又　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率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甲午，詔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丙申，賜楊邦乂謚曰忠襄。韓世忠圍建州。丁酉，蠲諸路元年逋稅。庚子，陝西叛將白常圍岷州，關師古率兵破之。辛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餘黨悉平。壬寅，帝發紹興。曹成釋向子諲。丙午，帝至臨安府。壬子，遣韓世清捕石陂賊。癸丑，以張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劉豫遣兵犯伊陽縣，翟興及其將李恭合擊敗之。曹成犯郴州永興縣。己未，修臨安城。辛酉，遣內侍任源撫問張浚。江西副總管楊惟忠以楊勍雖就招安，復謀作亂，誘誅之。

又　卷二九《高宗紀六》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略】（二月）戊寅，帝至臨安。【略】十二月甲寅，以趙鼎為醴泉觀使。乙卯，以宗正少卿馮檝為國信計議副使。己未，以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為封册。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册。』癸酉，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上書，極論不可和。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乙亥，命肖胄等為金國奉表報謝使。丙子，張通古、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監察御史施廷臣為侍御史，權吏部尚書張燾、侍郎晏敦復以廷臣主和議而升用，執奏不行。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凡再至都堂，及宰執議取國書。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是月，虛恨蠻犯嘉州忠鎮砦。

是歲，始定都于杭。

論說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丙集《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創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内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胡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諛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睹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馬，然與之決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為後圖，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為是懼耶？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

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審勢而遽為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史公曰：『晉滅吴，杜（征）[鎮]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為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劾矣。

《宋史》卷三二《高宗紀贊》　贊曰：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復立而祀夏；周傳九世而厲王死于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鄴；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于靈武；宋傳九世而徽、欽陷于金，高宗纘圖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

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間新室，更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蕭王、琅琊皆出疏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庳艱哉。其始惑於汪、黄，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元・宋褧《燕石集》卷一三《宋高宗帝紀論》　史臣曰：甚矣！高宗之不幸也。君於衰亂之餘，時危勢迫，兵弱財匱。敵兵歲擾，播越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其立國確乎艱哉！世美其能法祖宗不妄殺，至禁用翠羽、鹿胎、澤及物類，寬慈仁厚，宜若可稱。然以李綱、趙鼎、張浚終於竄斥，岳飛父子寃死於大功垂成，良由數窘兵難，魂怵魄驍，餌賊檜和議，甘不絶口，顧崇其功，任以威權，刑賞黜陟，反聽其命。是以忘親忍恥，怙墮畏懦，境土不復，獲罪當時。悲夫！

元・陳基《夷白齋稿》卷二二《金佗粹編序》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心膂爪牙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餘。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減三輔。至光武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而康王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武穆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績興漢室。康王不能因戰勝之鋒用武穆，而狥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而忠貞自許者，卒無以逃煆煉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武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前古，武穆父子銜冤於九原，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有不為高宗恨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至孝宗受禪，其孫珂始以《籲天辨誣録》詣闕上訴，由是詔賜岳飛坟廟，復爵位，頒封謚，録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都，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吁！已無及矣。

明・茅大方《希董先生集》卷一《題宋高宗靈異卷後》　世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靈異之應，神器之歸，雖出乎天之為，而實本乎人心之所感召也。余嘗造太傅曹公，出示斯卷，宋高宗靈異之迹具會為圖，於以見宋德中興，有非偶然之故也。於戲！宋自宣和失馭，乾綱解組。靖康之難，忠賢之謀弗庸，武勇之士解體，君臣迎合，姑息苟安，日以和議為妙算。然而議和之使，未聞有以材氣懾伏虜情者。當時高宗實居康邸，出會虜帥，獨能以英毅之氣，騎射之善，使虜畏服。及乎虜難再作，承命即行，自非憂國忘身、志存宗社者，疇克爾耶！余由是推而知高宗

之心，固非苟交以自全也，非欲立功以自顯也，亦非犯難以自棄也。誠以為分則藩王，親則介弟，當天步艱難之際，惡可碌碌與常人同哉！於是奮激以行，上有以感天心，下有慰人望。宮闈始出，則神人擁衛於杳冥之中；逮次於磁，則四民懽呼，遮遏而莫俾征旆之北嚮也。是皆高宗之心，有以感乎天，天之定命，爰眷於高宗。苟至虜庭，必不獲返，是又以尋常之事度非常之人也。非常之人，天必為之左右維持，以安全之，矧乎高宗生有異夢之徵，長負兼人之勇，天之所賦，固已異於常人矣，抑豈俾之淪胥於敗哉！世傳白馬南來之事，不尤異於金輿之返平北耶！又曰天之所以眷高宗者如此，然而曷為終於江南，而弗克光復祖宗之舊業乎？是又未知天人之理者也。於戲！建炎以來，高宗之心，則有異於曩者矣。泯焉忘君父之仇，棄宗社之重，棲棲焉忍臣虜之辱，而甘處於江南之小朝廷。是以天亦厭之，有以奪之，而不復有天眷顯赫之靈異。人事齟齬，動失其常，殆由高宗之心變其常故也。天人之感，甚可畏哉！使高宗入杭之后，忠孝之誠，無替於初復讐之念，毋忘乎寢食之頃，則天必有以相之佑之。南宋中興之烈，抑豈僅止於彼而已耶！惜乎高宗之弗能終也。觀是圖者，知高宗之始也，有以得乎天；尤當求高宗之終也，有以失乎天。

明・夏寅《政監》卷二九　檜自金來歸，實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也。金自以與宋仇深，寧封邦昌而不欲存趙氏，畀劉豫中原而不以尺地與宋，其縱檜而主和也，非畏宋也，以和餌宋而誤之也，金之謀宋亦深矣。立劉豫不效，又將謀立淵聖一子於汴，以招江南之人，使非蒲盧虎、撻懶，豈舍關河一步地邪！故和未幾而兀朮復撓之。高宗建炎以來，志雖退縮，而亦未嘗決意講和。自任張浚以西事，而五路之兵潰；視師江上，而淮西之軍亂，知恢復不可成，於是一意和矣。【略】若夫和議之非，金人劫質二帝，震驚八陵，夷滅宗社，塗炭生靈，使高宗而明大義，讐恥未復，雖得天下不為也，況為小國稱臣乎？屈辱至此，可哀也已。詮之議，可為天下萬世之懷不平者出氣。

明・商輅等《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一　（建炎元年）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發明：漢高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詣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略】

廣義：康王即位於應天，出於衆心之願哉，其亦趙氏之碩果也。惜乎！中興之業，偏安一隅，惟延餘息而已。竟不能如東漢之光復舊物，可勝嘆哉！

遥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則其初政蓋可見矣。

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遥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發明：【略】邦昌僭逆，法當誅討，豈知姑息既行，遂致天下怨憤。《綱目》書『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則其謬可知矣。安有逆賊不討，反加王爵，果可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乖剌，一至於此，宋室雖欲恢復，其可得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噫！若高宗者，刑政倒施也已。

發明：罪莫大於僭逆也。高宗即位改元，而不即奉行天討，則國體之弱蓋可見矣。【略】

六月，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不許。【略】

廣義：【略】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而璟之剛直又過於崇。觀夫綱之節操，乃知其為宋璟之流，非崇之所及也。況當南渡之時，顛沛流離，幾潤金人之吻，又非玄宗平内難之比。綱於此時一有忠悃之謀，即為姦佞所沮，卒致君臣之好不終。觀此，則知其事又難於璟也多矣。【略】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略】

發明：嗚呼！宋金世讐，其勢不俱生，強弱異形，其勢不兩立。況退避之與進取，其義有二：進則示之以強，可以作士氣，可以固民心，可以保宗社，可以雪讐恥；退則示之以弱，士氣日沮，民心日離，宗社日墟，讐恥日忘。是以進有功而退無功也。齊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魏徵曰：『千載休期，時難再得。』高宗身負大讐，不思報復，苟

延歲月，坐失事機，雖宗澤累請還京，終弗能悟，其亦中人以下之資乎！是故觀宗澤之請不行，則知其失中原之漸；觀高宗之意不允，則知其無父母之心。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廣義：甚哉！高宗之怯懦也。既有宗澤忠勇智畧之將，卽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姦佞之讒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素怯懦者也。使其如殷武丁、周宣王、漢光武、唐德宗之剛明果斷，一得澤疏，則必赫然震怒，大肆義理之勇，以雪父兄之恥。臣知宋室金甌既缺而復完，蓋有不難者矣。惟其怯懦之志，素與潛善等合，由是一得其策，如魚投水。若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圓蓋矣。雖然澤之忠於高宗固無忝於傅說、召虎、鄧、耿、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於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噫！古之君有務偷安之計，而忘父兄之讐者，其惟宋之高宗乎！【略】

（秋七月）罷四道都總管。閤門宣贊舍人曹勳以上皇手書至。【略】

發明：手書至自金，微之微者，何以書？重人倫也。蓋人倫之重者，莫重於父母、兄弟、妻子、宗族。然上皇乃高宗之父，韋妃乃高宗之母，欽宗乃高宗之兄，肅王乃高宗之弟，邢氏乃高宗之妻，其餘宗族不可稱紀，則是父母、兄弟、妻子、宗族皆陷異域，定省曠而音問踈，天下之讐莫大於是。高宗前為元帥，而不能解父母之危；今為天子，而不能雪戴天之恥，於心寧無愧作乎？苟有人心者，必振作奮迅，以雪仇恥而救君父，何必手書之至，叮嚀告戒，然後動於中哉？況復因循苟且，屈己請和若高宗者，誠無足與論人倫之道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略】高宗若能以志帥氣，盍聽李綱、宗澤、張所、岳飛之謀，誓復不共戴天之讐，不獻金俘於太廟不已也。今乃不此之務，而徒效區區兒女子之態，其志不亦卑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矣。

冬十月，帝如揚州。

廣義：【略】今高宗雖迫于強寇，內有李綱運籌帷幄，許翰裁決論國；外有宗澤、岳飛之捍邊破敵，而又有張所之設謀措置，遺民之懷恩不叛，則高宗之國，內有所恃，外有所依，雖不遷可也，然豈特不遷而已哉！且其復還舊物，蓋有不難者矣。惟其不以謀臣策士是用，而反惑于姦邪懦怯之謀，甘於奉頭鼠竄，卒使趙宋國祚迤邐而南，不復可振。哀哉！

又 卷一二 （建炎二年春正月）金將烏珠犯東京，宗澤敗之。

廣義：【略】雖然澤之器局、功業無愧於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雪懷、愍之恥，一則不能復徽、欽之讐，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故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讒佞，疏斥賢輔，則一而已。此晉之所以終於東，而宋之所以終於南也。【略】

（建炎三年）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還，金尼瑪哈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

發明：光世受命拒金，兵潰而死，固其分也，夫何偷生！苟免棄衆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故書『走還』，罪怯也。敵陷天長，漸逼畿甸，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城一戰，但見天子單騎出走，宰相猶聽浮屠，謂之何哉？故《綱目》於此書『帝奔鎮江』，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天王出居鄭，《春秋》譏之。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焉。故特書『奔鎮江』，所以深譏之也，是舉君臣皆罪之爾。

廣義：嗟夫！汪、黃二賊欺君誤國，至於如此之極，厥罪何可勝誅？於時四面皆金兵矣，尚聽浮屠說法，無異平日。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二賊之謂歟？向非鄜詢之報而急渡江，則高宗亦成擒矣；若使李綱不安置，王彥不致仕，用馬伸之言而罷二賊，則高宗未必如是之狼狽也。噫！然則高宗之東奔西逐者，無乃其自取乎？

帝如杭州，以吕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廣義：金陵，帝王州也，有石頭之固，有長江之險，故如吳、如晉、如宋、如齊、如梁、如陳，莫不藉此以固王業。然皆不能混一天下者，非其地之罪也，溺於苟安故也，豈杭黑子彈丸之比哉！且杭州不過東南瀕海之一郡耳，未聞有立國於此而能興復者也，高宗何獨取於此哉？臣知其意非不欲留金陵也，但慮金人之迫近，止圖偷生免死而已，豈有他哉？使金人乘勝取杭，亦惟航海一策耳，舍此何能為哉？人謂宋高宗中興，

實未足以愜識者之論。【略】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略】

廣義：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昧邪正之分，忠佞之別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曰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揭開其蒙，流毒於後。趙鼎一疏，可謂遡流而源，深得其當。信乎！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綱目》書曰『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美，亦足以為南渡之一幸也。

（秋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杭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略】

（八月）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略】

發明：直書『不答』，著金之強也。蓋為國莫大於自強，苟能自強，則政令一新，臣民推戴，外侮不至，四海肅清，舊疆可復，元惡可殄。古之人有行之者，光武是也。高宗即位三年于兹，國政不修，大讐未雪，東奔西走，迄無寧居，弗果有為，甘於屈辱，謂之何哉？使金之人，肩摩踵接，或拘於彼者有之，或降於彼者有之，和議不成，徒示削弱。敵不可測其意，昭然與其委靡以不振，曷若奮發而有為？兹復致書於金，詞語卑辱，金人不答，寧無愧乎？【略】不能以理自明，而但左支右梧，何益於事？嗚呼！若高宗者誠哉，無羞惡之心者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自古立國禦敵，貴乎自強。自強，然後可以求成，可以請平。一或不能自強，而勢在于彼，則彼為重，我為輕，彼為主，我為客，彼強我弱，則彼勝我負也必矣！欲求成而成不可求，欲請平而平不可請，雖匍匐叩頭無益也，況致書乞憐哉！向用李綱、張所、王彦、馬伸、宗澤、岳飛之謀，將見欲成欲平皆在於金，而求之請之，宋將不許焉。奈何高宗忠言不聽，姦計是從，以和議為長策，以退避為善謀。南宋君臣謀國至此，可謂陽九之極矣。是書也，揭之于册，所以見不惟無益於當時，適足貽愧於千古。

帝如臨安。考功員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略】

（十一月）帝奔明州。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發明：自金人再擾，《綱目》書『帝如臨安，如浙西，如越州』。至是金人之兵漸逼，乃書『帝奔明州』，何哉？金人之寇不熄於前時，明州之幸不急於鎮江，而書法不同。如此者，高宗播越，不能任人拒敵，諸將有功畧，無慰勞撫恤之意，乃聽汪、黄之言，咫尺侵疆，不復尺寸，而惟事逃奔，遂使敵人猖獗，大舉入寇，此蓋信用小人，其禍至此。高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且奔者，匹夫逃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高宗又烏足與論大勇哉！

廣義：高宗狼狽如明者，失於用杜充也。使充得人，而一聽岳飛之諫，則烏珠何自而入建康哉！噫！高宗用人之失，而事勢卒不可為者，有如是夫。然則有天下者，知人之學，不可以不講。

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十二月，金烏珠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于海。

發明：是年之秋，詔韓世忠等分屯江東以備金，則是朝廷付以拒敵之任也。既而世忠為浙西制置，威望大振，則是世忠有殄敵之勢也。夫何亟棄鎮江，退守江陰？不欲北向一敵，遂至斂兵自避，金人長驅。使世忠尚能悔悟，勉厲奮發，猶或庶幾，今乃縱敵深入，畧無牽制邀擊之謀，迄使兩浙覆沒，乘輿播越，是果誰之咎哉？《綱目》書詔世忠備金於前，書烏珠陷臨安於後，則世忠辱命退怯之罪，為如何哉？使江中之戰不勝，世忠亦不能免誤國之誅也。

廣義：嗚呼！航海之阨，固高宗失于用杜充之守建康也。然觀分注載呂頤浩之言，則知其為姦邪也必矣！豈宜在帝左右，以卜去就哉！其欲從官各從便去者，抑不知其置君父於何地也，其意不過欲為杜充之所為耳，其惡可勝言哉！向以苗、劉之亂而會師勤王，張浚以其素有威望能

斷大事，抑不知其事之大者，孰有大於天子航海乎？噫！向也勤王，是一頤浩也；今也欺君，又一頤浩也。若頤浩者，乘時射利之小人也，尚何威望能斷大事之可目哉！

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帝於海，帝走温州。

發明：直書曰『屠』，著金暴也。《綱目》於高宗前書『奔鎮江』，次書『奔明州』、『如臨安』、『如越州』，盡改前史『幸鎮江』、『幸明州』、『幸杭州』、『幸越州』之文，所以垂後王兢業保邦之戒者如此。至是温州之行，又復變文書『帝走温州』。言『走』，則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輕佻又甚矣！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為金人所逐，竄身苟免，不啻狐兔之避鷹犬，則亦以保養姦回，忘讐事敵，賢否？不明是非，淆亂之所致耳。【略】

（四月）帝還越州。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吕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又　卷一四　（紹興八年二月）帝定都臨安。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略】

發明：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者，不都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維揚，今而定都杭州，僻處海角，則栖栖然苟安之意見矣。蓋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南；起於東南，則非可以恢復西北。況臨安僻在一隅，初非用武之地。諸葛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讐，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又　卷一五　（紹興二十九年）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廣義：大抵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當其被金南逐，常懷北顧之憂，而以大讐未復為恥可也。故凡敵情之真偽，敵勢之強弱，敵國之治亂，與其君臣之輯睦悖戾等事，豈可一日而忘之耶？今也道夫之歸金，雖無一言以及邊事，尚當詢其所以何如耳，況以其指瑕造釁為言而奏哉。今者既得其迹，而乃恬不為慮，決非中興之主也。臣故曰：『高宗南渡不過偷安而已。』

明・周琦《東溪日談録》卷一四《史系談下・南宋》　宋高宗構者，神宗第九子也，先為康王。太后因金兵陷汴，執徽、欽二主，迎構於應天府即位，以主和誤國。召李綱為相，磁州守臣宗澤知開封留守。時綱治軍政畧有緒，開封知府黄潛善、相州守汪伯彦復主和，綱相數十日遂罷。又以潛善、伯彦為相國，因誅上書人，決策幸東南，無復經理兩河。駕至揚州，金兵分三道南来至汴，宗澤募義兵百萬大敗之，累表請上還汴，潛善忌功沮之。澤死，金兵至揚州，駕行至瓜州，渡江如杭州，罷潛善、伯彦。又以朱勝非為相，亦罷，又以吕頤浩為相。上如建康，太后為金兵所逼如南昌，上如杭州，如浙東。金兵又分兩道，一從蘄、黄渡江趨堯昌各處，追太后不及，陷潭、澧，自石首而回；一從滁、和自太平渡江，陷建康，又陷杭州，追上不及乃退。岳飛敗之於六合。上歸越州，頤浩亦罷。又以范宗尹為相。時秦檜北依達蘭，始南歸，言曰：『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以達蘭意上書求和，宗尹亦罷。檜又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又以檜為右相，吕頤浩為左相。檜自此專主和議，矯奏金牌令班師。岳飛泣下東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檜搆岳飛等赴獄，何鑄鞫之，飛裂衣，示背有『盡忠報國』四字，改鞫亦知無罪，曲順檜意誅飛，自是無復敢言兵者。胡銓上疏斬檜，上不聽，卒至誤國。萬世之下，固知岳飛之忠，秦檜之奸矣！又安知宗澤之忠，黄潛善之奸，誤於前邪？高宗不悟，卒至自誤。悲夫！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六《史論・宋》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黄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

自古中興之主，必有英哲之資，而後衰可興，亂可撥，而舊業可復。高宗非其人也，其不能恢復祖宗之弘基，宜哉！當高宗嗣位之初，國勢雖非舊比，然李綱、張浚可相，岳飛、韓世忠可將，宗澤、張所、傅亮可當方面之重，人材猶足恃也。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餘皆為宋守，中原猶未盡陷也。王善擁衆七十萬，楊進擁衆三十萬，丁進、王再興等擁衆各數萬，皆願自効，可以撫而用之也。關陝全城，將士可以號召也。江漢安堵，財賦可以轉輸也。使高宗因可為之勢，持必死之心，以李、張為相，經畫於内；韓、岳為將，征伐於外；命張所招撫河北，責以復懷、衛等四州；傅亮經制河東，責以復太原等六郡；宗澤留守京

城，統楊善等百萬之衆，以問罪於金。而車駕往來三京，督勵將士，縱未能滅完顏而還二帝，中原未遽失也。奈何柔暗不君，有忠賢而不能用，知奸佞而不能去，遇機會而不能應，不為恢復之圖，專事退避之計，稱臣割地甘心焉，遂使二帝幽死穹廬，八陵隔在異域。嗚呼哀哉！

李綱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

余讀《宋史》至於李綱之事，未嘗不掩卷長歎，繼之以泣也！綱天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宣和之間，汴梁大水，幾沒都城，綱上言『變不虛生，將有邊圉内侵之患』，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時宰惡之而貶。靖康之初，金兵入寇，上下震恐，綱建議固都城，修守戰之具，召勤王之兵，敗金於通津門，敗金於封丘門，金兵稍挫矣。李邦彦排之而貶。及二帝北遷，高宗嗣統，綱請正僭偽之罪，以勵士風；修茶鹽之法，以足國用；置賞功司，以勸將士；置招撫司，以徠義兵，國勢稍振矣。黄潛善、汪伯彦沮之而貶。嗚呼！使綱之言，用於宣和，則疆場有備，金兵必不至内侵；用於靖康，則都城有守，徽、欽必不至北狩；用於建炎，則兵精而守，固盜弭而民安。又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奈何忠言未用，讒説遽行，使綱懷忠抱憤，不復一展所蘊也。悲夫！

殺前太學録陳東、布衣歐陽澈。

高宗嗣位之初，父兄劫遷，中原淪陷，家國之禍莫大焉。所宜痛心疾首，下求言之詔，置敢諫之鼓，從諫如流，聞善則拜，以來羣策，致英賢，而共雪仇恥，可也。顧乃信讒言，殺諫士，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帝蓋思之，東一學録耳，澈一布衣耳，其所言者，勸帝還京，及詆用事大臣而已，夫豈為身計耶？既不用其言，又從而戮之，是誠何心哉？自古殺諫臣者，必亡其國。高宗蒼黄渡江，間關航海，去亡一間耳。徒以祖宗德澤未泯，獲守宗祊耳。嗚呼！東、澈之死可哀也，已如高宗何責焉！

金襲信王榛於五馬山砦，取之，榛亡走，不知所終。

高宗之緒不延，不亦宜哉。金人之禍，趙氏舉族北遷，信王幸而得脱，遂竄民伍。艱難萬狀，馬擴奉之以節制諸砦，遣使入朝，真所謂空谷之足音也。為高宗者，當何如授之以精兵，假之以重權，俾綏輯河北，藩屏汴都，以壯磐石之基，以廣維城之輔可也。如其勢孤力弱，則命宗澤與之掎角。金攻五馬，則澤出兵援之。若攻汴都，則王出兵撓之。雖未能恢復舊業，兩京必不至再陷，六飛亦詎至航海哉！顧乃横生猜忌，密飭馬擴圖之。五馬被圍，援兵不遣，以致諸砦皆陷，不知王死於亂兵歟，抑死於民伍歟，是高宗自戕其同氣也。一念不善，天鑑孔昭用勦其後，而大統之傳卒歸於太祖之裔，向之所以圖榛，果何益之有哉？

遣杜時亮請和於金，致書尼瑪哈曰：『古之國家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見哀而赦已。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高宗致書尼瑪哈，其出於御筆歟，抑代言者之過歟，何其卑弱之甚也！古者兩國交爭，非徒辨取於甲兵而已，詞命蓋有助焉？國佐講平於晉，華元請平於楚，子産之對趙文子，吕甥之對秦穆公，其詞可謂婉，而其氣可謂壯矣。況移書敵國，彼將因是以覘我之強弱，其可不慎哉！【略】高宗此書為何哉？徒以召侮而速其兵耳。【略】

以何鑄為金國報謝進誓表使，表畧曰：『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伏望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靖康之禍，類晉永嘉，元帝、高宗不能恢復舊業，均也。而高宗之材視元帝尤劣焉，何以知之？永嘉之末，梁、益入於李特，關、陝陷於劉曜，幽、幷、兗、豫之地則聰、勒分據之，其土地、甲兵甚非宋比。然元帝以區區江左力抗強大，未曾稱臣割地以屈於敵，而敵亦終不能渡江以為晉患，蓋有以待之矣。建炎之初，關中未陷，全蜀無虞，河北所失者四州，河東所失者六郡，其國勢遠過東晉矣。然高宗逡巡退縮不能守淮，又不能守江，遂使戎馬蹂躪吴粤之域而不忌，終乃稱臣納貢以求苟安，視晉有媿矣。所以然者，抑豈無其故哉？元帝得一王導，推心而委任之，小人不得而間焉。導之智畧，雖不足以復中原，然守江左以抗敵則有餘矣。高宗諸相，非無導比，然李綱甫相而汪、黄沮之，張浚甫相而朱勝非排之，趙鼎甫相而秦檜擠之，雖有遠猷宏畧，又何暇施用哉？國勢陵夷，無怪其然也。嗚呼！句踐任范蠡而不疑，故能報吴；昭王任樂毅而不疑，故能報齊。有天下者，亦惟專任賢相而已矣。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五《宋史論贊・韋太后》　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史論四・宋高宗一》　昔夏后氏之中衰也，少康起而復舊物，遂祀夏以配天成；周之中衰也，宣王起而中興，遂靖難以定鼎。何高宗之獨不然乎？且其地非小蹙也，奔走禦侮之臣亦非乏也，中原之民惡腥膻而樂冠帶未變也。當是時，苟能用鷹揚之將，率勤王之師，乘雪恥之憤，為恢復之圖，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夫何始惑於汪、黃，終制於賊檜。張所以忠謀逐，李綱以備禦竄，陳東、歐陽澈以獻策誅，宗澤以有功罷，趙鼎以恢復罷，胡安國以直諫罷，張九成等以不主和議罷，胡銓以請斬秦檜編管，韓駒以排和議編管，洪皓以忤秦檜貶，李顯忠以獻策恢復貶，岳飛以北伐功多則併其家族誅之。蓋自翦其羽翼，孜孜如不克，又何以能自振乎！夫恢復可為而不為，懦也；和議不可為而為之，昏也。史稱帝朗悟博學，挽強善射，使金被留不懾，豈其昏懦一至此乎？而所為若此，其殆私心蔽之耳。貪九重之富貴，而忘君父之大讎。一則恐蹈靖康之覆轍，一則恐欽宗返而無以處之，惴惴自保，惟恐或失。此帝之隱衷，他人不知，而檜獨知之。觀欽宗寄語九哥之言，則亦先有以識此矣。乃以堂堂中國而驅迫於犬羊，稱臣結盟，奔播蹈海，曾不以為辱，又何言中興乎？余嘗反覆宋事，使李綱、宗澤得用，則汴京不失；使岳飛得用，則中原不失；使韓世忠、劉錡、吳玠、吳璘諸人得用，則江淮不失。蹙國喪師，皆高宗自為之也，於秦檜乎何尤？

又《宋高宗二》　宋之興廢，在於高宗南渡之初，而不在於航海之日。方張所之按視陵寢也，上言還京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遷與不遷。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宗澤之留守京師也，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賊所占，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校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晉既覆之轍。』李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駐蹕南陽，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甚為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夫三臣之論，利害亦甚明矣。其所施為，動有成績，非不能儻其言者。使帝有志恢復，內用李綱為相，外任所、澤以驅馳，則乘輿可以無南，而中原不至淪陷。顧乃偏聽黃、汪之繆計，決意南幸，鼠竄一方，是猶借寇堂奧而自托於樊垣之外，授人泰阿而欲假其威靈以鎮物，欲求安存得乎？是宋祚之不昌，蓋不待航海而後知也。

又《南渡君臣》　二帝北轅，神州鼎沸，宋之國非其國矣。南渡君臣，既不能枕戈嘗膽，力圖恢復。虜騎既逼，又不能背城借一，與社稷宗廟相存亡，顧乃鳥驚豕駭，褫魄以逃。而呂頤浩首幷班行，妄進航海之策，曰：『江浙地熱，虜難久屯，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斯兵家之奇。』而高宗繆亂，大幸快之，曰：『惟斷乃成，此舉是乎？』嗚呼！世豈有宅溟渤、隣蛟鯨而可以都萬乘、號令天下者哉！自時厥後，終以此為長算，而破都陷鎮，恬不為異。今日燕某節，明日幸某第；今日賜某宮觀之額，明日題某名山之扁。烽火燭眉，而宴樂方劇，譬之虎貙入室而猶據榻酣歌，能無及乎？使其時少有夫差、勾踐之志，則宋社之屋不屋未可知也。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六一《宗澤守汴》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清・沈峻曾《漣漪堂遺稿・文・宋高宗論》　宋高宗不報父兄之仇，臣事讐國，以區區和議，苟安江左。殺戮忠勇，崇信奸回，其罪大矣。然其心亦有可原者，蓋其戀戀一生母韋太后於胸中。太后不歸，此情自不能已，故秦檜及主和諸人，深知其心，獨於面對之際，遲回鈎距，至再至三，堅其欲和之心者，豈有他故哉！亦曰：『和則母歸。不和則母斷不得歸也。』金兀朮以蠟丸達臨安，曰：『不殺岳飛，則斷不可和。』此書私與檜耳。人誰知之，史臣亦誰知之。及王鵬兒告訐獄成，檜以此殺飛，舉朝忠義者憤憤。內而國家，外而天下，亦莫不憤憤也。高宗豈昏憒若

是，聽其殺干城大將而不一問乎？吾有以知其故矣。兀朮書來，檜必以是獻之天子。為高宗者，深念其母之不得歸為恨，每飯不忘和議，檜必恫喝驚駴，佯為舉措無端者，以邀高宗之疑慮，然後駕為虛辭，若曰：『飛之好戰，豈顧帝母哉！彼徒擁大兵於外，以收人心而為自重之勢。勝金，必使金殺帝母而歸罪於君；不勝金，則典晉陽之甲，為苗、劉故事。』使高宗深信重怒，然後斷然殺之而不復疑也。夫人為其母之故，而忘其祖宗父兄之仇、天下國家之仇，是非禽犢之愛哉！然高宗實有所不知也。孺子得乳則吮，不得則啼。高宗之心，一孺子之心也。心雖有可原，而得罪於名教，得罪於天下後世，惜也。不知其推此心而達於祖宗、父兄、天下、國家也。然則前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魯莊公是也。莊公但知有文姜，而忘桓公斃齊之讐；後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明世宗是也。世宗但知奉母蔣后於宮中，而不顧大宗之絕，祖訓之垂。凡此者，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宗、父兄、天下、國家者也。後世原其心，不能原其罪，不學無術，寧區區為霍博陸言哉！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〇《高宗一》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直，用此術也。考之史册，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千萬。王莽之季，盜雖蠭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粟以飼此衆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衆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衆者，亦非盡慓悍貿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直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戢，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吏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衆砦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廛，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舂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彊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爲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爲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

光武之用羣盜，唯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内、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爲，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内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慟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爲盜，流入江、湘、閩、粤，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待］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衆，攖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衆之不久聚，憂内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内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有山砦可爲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爲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芻粟，擾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黄内蠱，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遲回汴土，即令汝霖不没，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内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爲吾用。非盡此食葚之鴞，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入援之兵卒，而爲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則無劉裕匡復之（盛）［威］望以聾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磾者，其前鑑也。上無君，内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

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衆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又《高宗二》　高宗之畏女直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

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考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李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宗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衆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直之恨。是豈汪、黄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敢昌言和議之非。則自李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爲必不可者，一二亢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蒽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況其不足以競者乎？高宗爲質於虜廷，熏灼於慓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顧，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胥爲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慴無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

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愍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直則勢統於一，唯其志之欲爲而無所顧也。以内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爲其上游，襄、漢爲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衆志交孚，王氏合族擁衆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緩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旰衡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遽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孑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爲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持操，所必然矣。

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内，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緩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爲罪人之梏，租庸歸内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頹，竄身無所，零丁江介，頻海澨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爲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挖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戎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宫墻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冶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懦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爲安，以求和爲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

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乎羣盜，收爲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椓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爲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

首其謀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戚）〔穴〕中相訟，無一人焉，懲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土安之策也。岳飛誅死，韓世忠罷，繼起無人，闖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掇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閑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豢養深宫，以眇躬涖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又《高宗三》　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非也。顧其爲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議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簡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纇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虚設之綱宗，固無當也。

又《高宗五》　兀朮渡江而南，席卷吳、會，造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别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虔州之皁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苻堅所幾幸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朮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女直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孑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衆；則女直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衆降附代爲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朮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

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爲女直用，固有以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逞，而天子不爲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略，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衂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

又《高宗一一》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右晉所割之地，驅女直於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彊弱也。情有所必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彊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彊，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

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直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幷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絶而難於遙制，故乘虚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雒、關、陝，宋不能守，勢可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闕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説，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顔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季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鴞炙，不亦誕乎！

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驚，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土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僊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瓴之勢；岳侯從中而鋭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朮，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

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直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脇割於衆，以其爲燕之外護也，以其爲芻糧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士馬之可撫有而彌彊也。郭藥帥一啓戎心，而女直垂涎以歆其利，久矣爲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梟，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没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爲元戎者，以張俊之故爲主將，從中而沮之也。韓、劉、二吳，抑豈折節而安受其指

麾？則雁行以進，麋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屻于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俘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攖彼必爭，當百戰之騎虜，扼其吭而勿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蠹，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爲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

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爲繼也；《春秋》許陘亭之次，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徐、兗，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導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因朱偰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季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鴞炙，不亦誕乎！

清・魏禮《魏季子文集》卷一〇《宋高宗論》 宋高宗，篡弒之賊也。【略】高宗即位非正乎？曰：否。二帝北狩，高宗以至親嗣國，正也。然則何以為篡？高宗屈己厚幣，請和于金，皆以復二帝為名，其名若恐二帝之不復，而惟恐其復者。推其心，可以手劍于其父兄而不恤。何則？出于必不可復之道，而舉其事之可以必復者，斷然而不肯為，則雖不謂之篡，不可得也。且夫戰之必有功，和之必敗，其成效可槩見，雖婦人孺子皆知之矣，而謂高宗不知乎？方張浚、趙鼎諸人執議于朝，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諸將致死戮力，所至有功，其餘拔城殺敵自效者不可勝紀。當是時，使高宗真以迎復為心，躬擐甲冑，鼓厲戰功，其逐北金人，歸二帝于沙漠，猶決潰隄，下衝波而不可禦也。計不出此，而反覆悖戾，方故以撓其成，使金人窺其心而挾之于外，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徒窺其心而持之于內。嗚呼！向令二帝得反中國，雖稽首而固讓之，彼將卻走而弗肯居矣。韋太后自金還，遂不敢述欽宗車前之語，蓋亦有以信其心也。《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其宋高宗之謂乎？夫以《春秋》之法，董狐之義，則高宗篡弒之誅必不容貸。甚矣！後世之無直史也。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紹興中和議成，其誓表略云：『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云云。』閱之使人髮指眦裂，扼腕氣塞。夫國君死社稷，理之正也，必如懷、愍被擄，青衣行酒，此亦無可奈何，豈有儼然南面，坐擁江山，稱臣納幣，甘心屈辱，滿朝臣子，皆同婦人，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尚何面目立萬民之上乎？況土地可棄，祖宗園陵不可棄也。高宗割地，置太祖、太宗於漠外，豈非千古罪人乎！上嘗問張燾，諸陵寢何如？燾不對，唯言萬歲不可忘此賊。上黯然。不見太學生書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晉、宋同一南渡，然元帝晝江而守，未嘗屈節劉氏。高宗無恥如此，其語孝宗曰：『楊萬里殿策，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卽日逐之，吾恐瑯琊有知，且羞與同傳矣。』成帝時，石勒遣使修好，詔焚其幣。夫焚幣之與納幣，相去豈不遠哉。

清・韓菼《有懷堂文稾》卷七《宋高宗父母之讐終身不雪論》 金自克汴以來，長驅南下，牧馬江流。高宗新造，方播遷之不暇，賴後有賢將同心戮力，乃稍復振，可晝疆而守耳，不然航海之舉何異厓山一局乎？故復讐之義，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今夫匹夫匹婦，恨結於胸，無須臾之或忘，此其常也。然必量力乘機，而後得逞焉，則時爲之也。時未至，則亦常存此心，而蓄力以待之已矣。朱子上封事，力陳大讐之當復，和議之非，而其說在立紀綱、厲風俗、養民力、修軍政，觀吾力之強弱，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固未汲汲於言用兵而決於一試也。謂高宗無志於恢復，誠無所逭，而孝宗豈斯志者哉？然不能進尺寸，何也？《春秋》大齊襄復九世之讐，夫紀一小國耳，九世而後克之，則復讐豈易易乎？

清・徐秉義《培林堂文集》卷二《宋高宗父母之讐終身不雪論》 靖康之禍烈矣。二帝蒙塵，六宮被劫，自古亡國之慘孰有過於此者。凡屬臣庶孰不痛心，而高宗撫有江左，享國三紀，乃不出一矢以加於金，故先儒引《春秋》之義，咎其忘不共戴天之讐。然高宗之才，固不足以有爲；高宗之時與勢，又不能以有為也。其時倉皇遷播，至於航海，賴名將林立，僅得偏安，寧能如後唐莊宗之誓矢太廟，載以出兵乎？卽有臣

如岳飛，其直抵黃龍府一言，雖曰以此激厲將士，若真可計日而告成功者，亦且自壞其長城矣。高宗所失者，在乎立政用人，不在乎不急出復讐之師也。黜趙、李之賢相，而信秦檜之奸；有張所、宗澤之材臣而不竟其用，使之悒悒以死；棄金陵行勝之地而都臨安一隅，其立政用人之失可勝數乎？雖然讐固未可猝復，而復讐之志又何可一日忘也？趙鼎、張浚嘗勸高宗臨江誓師，爲自強之計爾。時汪伯彥、黃潛善輩爲高宗最親信之臣，閒暇則以議和爲得計，有急則以退避爲善策，而高宗心本怯，氣本餒，益不敢議戰議守，而專於議和，嘗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爲進取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可已？』其視趙鼎、岳飛諸人，輒以爲利害不切於己，而徒以其君僥倖也。嗟乎！不思固圉禦侮，而欲苟且偷安。金人則求和以練兵，本國則斂兵以待和。無論讐必不能報，恥必不能雪，而小朝廷立國之計亦全失矣。善乎！李綱之議曰：『待數年之後，國富兵精，視我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爲高宗者，誠能脩德行政，選將練兵，俟我之政事立，將士奮，倉廩實，府庫充，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內脩外攘，進戰退守，必勝之□灼乎可見。其自治自強之計，曾不異於嘗膽臥薪、枕戈泣血者，而讐有不報者乎？逮至孝宗，憂勤惕厲，意主恢復，而敵釁可乘，則保境息兵而已。議者乃不咎高宗立政用人之失，而徒以不出師復讐爲背親忍恥，是欲高宗不顧當日之時與勢，而輕以社稷之重姑試於一擲，而僥倖以求勝也，其亦過矣

清・沈寓《白華莊藏稿鈔文集》卷四《晉宋偏安論》 晉宋之偏安於江左，論者莫不咎晉之清言怠棄、宋之道學拘迂，而不知晉宋之偏安，晉宋之君爲之也。清言陋矣，固不足以經營天下，而謝安石、陶士行輩，豪傑人也，浸假晉得一大有爲之君，漢光武之業何難再見於晉，安石、士行，即鄧、賈、耿、馮之屬也。道學尚矣，自足以經綸宇宙，朱考亭、陸象山輩，王佐才也。浸假宋得一大有爲之君，殷高宗之業何難再見於宋，考亭、象山，即傅説、巫咸之屬也。晉宋之偏安，非無其臣，無其君之謂也。故其君之不肖相似，其臣之不能有爲亦相似也。雖然，晉猶有其君故信任夫謝安石、祖士雅，一戰而定。宋無其君信任夫李忠武、岳少保，致奔走之不暇。故論晉、宋者以爲宋儒紛紛講學，欺壓千古，而扞牧圉，衛邊疆者，不盡出於道學之人。晉之人士，往往登覽嘯咏，杯酒談謔，至於遭大敵，遇大變，宴然而辦。由此言之，晉有其人而宋無其人也。殊不知理學非清言之可擬，嘯咏乃道德之餘事，晉猶能知信其臣，而宋非惟不能用，且禁逐之，使不得一日安其位。噫！晉有其人，晉不能用之霸中國，僅知保有其東南百年，拱手而授之奸臣。宋有其人，宋不能用之以王道治天下，惟與二三小人稱臣奉貢，奄奄百有五十年以至於亡。要之其臣之大賢大忠，晉不及宋；其臣之大奸大雄，宋不及晉。故宋亡於敵國，有文文山、謝疊山其人；而晉亡於禪篡，不淪於桓元子，即淪於劉寄奴。嗚呼！晉之祖宗，受禪於魏漢，而其子孫亦授禪於劉宋。宋之祖宗，得位於小兒，而其子孫亦失位於小兒。天道有常，不可易也。不然，晉、宋中葉得一大有爲之君，桓、劉皆可以爲大將，而竟以篡奪見志，文、謝可以爲社稷臣，而竟以亡國盡忠。彼夫秦、韓、史、賈齷蹉小人，陶士行所云牧豬奴等耳，安足以立朝廷，談經邦致治之大道哉！吾故曰晉宋之偏安，晉宋之君爲之也。

清・張符驤《依歸草》卷七《宋高宗論》 南宋諸賢，所以謀國者是也，而獨不深原高宗之情。夫高宗為二帝之親子弟，欽宗即不論，烏有父沒於金，而不降體乞哀者乎？明知金假和議以款我，挾二帝以要我，而必出死力而與之鬬。有如金急執二帝而烹之，終天之恨，尚可道乎？故三鎮不可割也，為二帝不得不割；僭偽不可貸也，為二帝不得不貸；岳飛不可召也，為二帝不得不召。今有盜劫質富人父以求財，為富人者，不散財以丐父命，而急責僮僕以抗盜，是捐父之生耳。徐庶母執於操，不得已而降之，劉季不為也。論者謂季有雄畧，能置父于死地而後生之，不知向無項伯，則太公已久為俎內羹矣。高宗欲為庶，而諸賢尊之；為季，宜其不見聽也。夫天下雖祖宗之天下，而古來無無父之人，彼以為吾屈身事金，而老人可歸，尚有面目以對臣庶，而國勢陵替非所恤也。後世遂謂高宗之不欲反二帝也，豈情也哉！故當日者，惟有不立高宗而別置君而拒金，則黃龍可抵，二帝可歸，而復興宋業不難耳！高既立，斯不得不為南宋矣。【略】故以諸賢之精忠謀國，而不知二帝之不可以力取，是不深原高宗之情也，然則高無罪歟？曰高初次東平時，勤王之師不早動，使父兄陷于金，準諸不反兵而鬬之義，高焉得無罪歟？

清・儲大文《存研樓文集》卷一〇《宋高宗下》 帝忌淵聖歸，信

乎？曰信。苗、傅叛，言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旋降帝皇太弟、皇太子專皇太姪，一也。范壽懿孟忠厚誣與隆祐太后密養淵聖子，夫太后擁護功，度越古今母后。壽，小臣，非窺帝旨，何敢輒及此？壽編管湖州踰月，太后崩，而淵聖子本末不竟也，二也。金廢劉豫，揚言閭巷間請女舊主少帝來此，論者曰是欲復立淵聖也。按：豫求哀撻懶曰：『趙氏少帝出，號哭聲聞遠邇，女何不自責而歸三京、陝西，議實撻懶主之。秦檜歸自撻懶軍，故七年十一月豫廢。八年三月壬辰，亟復檜右僕射，稱臣乞和，三也。帝再使金，淵聖進封帝母韋賢妃以慰之，是太后不樂帝行也，太后嘗難普安郡王之立，庸知不阻淵聖歸，四也。別史載『太后歸，淵聖乞太乙宮使』，雖不必信，然曹勳嘗達徽宗御衣領中書，季微達太后書。和議後，南北信使相望，而淵聖詔不一達，是帝惡五國城信也，五也。諸王陷北無一人還者，信王榛亡匿五馬山砦，舉兵乞援，帝密令馬擴幾察榛，且詔擇日還京，以伐其謀。夫還京之詔，不出於宗澤三表，而出於沮榛，遂使榛無援戰敗，不知所終，其於淵聖可知也，六也。金取趙彬等孥，洪皓言宜告金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張邵言金有歸淵聖及諸王、后妃意，皆謫外，邵雖頌檜忠不免，七也。三十一年，金主亮命高景山王全曰：『辱宋，宋必不敢殺女。』全見大言曰：『趙桓死矣，不即斬且欲俟金使去發喪，蓋帝重愧於金，而金輒用是制之，八也。故曰『帝之忌，淵聖也』信。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八《宋欽宗・康王自相州帥兵萬人進次大名，宗澤請急入援，汪伯彥難之，因移軍東平目》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奸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里雅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恇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辭，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懵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又《宋高宗・時宗澤上疏請還京，奏至，適聞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目》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己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於仇讐則甘心避之，於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又《帝言黃潛善作左相，汪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目》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入於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惑，置若罔聞，聽其擅權恣橫，方自詡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憒瞀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又《時久雨恒陰，趙鼎上疏言：王安石猶配享神宗，而蔡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目》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於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户排斥之私耳。

又《馮楫言張浚須付以戎機，帝言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注》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諫和議以後，遂爾見疎。然所言雖與檜牴牾，實乃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蓋高宗處心積慮，久無意于中原，非僅為奸邪所愚弄爾。

又《巫伋使金，首請迎靖康帝，金主亮詰以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目》 巫伋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為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讐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又《金主亮欲南侵，遣王全至臨安，授辭詆責以激帝怒，復言趙桓已死目》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然此在金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肆謾，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心，尚何以靦顏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惟懷苟安而罔知自厲，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握耳！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宋》 金人攻下汴京，若遂據之，而遣一軍以圖康王，此時孤丝不線，恐輾轉奔竄，難為力矣。今乃委之邦昌，倉皇奔去，天贊我也。顧逡巡畏縮，舉大江以北拱手而讓之，仇讎是誠何心哉？

北宋狃於太平，兵驕將惰，以全盛之局，倏至喪亡。紹興時，數更亂

離，名將林立，卒伍皆健勇可恃。若君臣一心恢復，故疆不足定也。夷考當日大勢，便須駐蹕金陵，建行臺於淮揚間，遣大臣如趙鼎、張浚者視師，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楊沂中四將提大兵出壽州，厚集其勢，以攻其前；而岳飛以一軍出鄂州，趨唐、鄧，以擣其後；吳玠、吳璘以蜀兵取陝牽制之。三路犄角，首尾齊舉，淮兵為正，楚兵為奇，蜀兵為伏。雖孫吳復起，不能為兀朮謀矣。然三路之中，必收功於楚，何則？鍾會綴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用其裹毯之巧；裴度督李光顏等力戰而後，李愬得試其冒雪之奇，勢固然爾。

康王即位之後，便須讐割邦昌，親率一旅壓河而軍，則中國之氣不戰自倍，不須還京也。此時兵馬糧仗，一無可恃，惟人心可恃，不乘其銳而用之，恐漸次冰銷瓦解矣。嗚乎！恢復緩一日則難一日，汪、黃之誤國倍於秦檜也。

高宗主和，始誤於汪、黃，終誤於秦檜。然檜之主和，實高宗意也。蓋高宗慮徽、欽返國，必將復立。欲固其位，故樂聞和議而安之第，其隱不可告人。適金人縱檜還，巧逢其欲，遂牢不可破。觀檜卒，高宗謂進士梁勳曰：『和議斷自朕志。』檜特贊成之意可見矣。然則甘心媚敵，忘親事仇，皆高宗為之耳。

檜之再入，張浚、趙鼎皆為所賣，而稱其賢，獨晏敦復有憂色，其對檜言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可謂特立不技者矣。當時羣臣皆知和議之非，數上疏諫，而胡銓一疏，尤明切沉痛。吳師古鋟其疏於木，金人募之千金。自是炳若日星，歷劫不可磨滅者。

靖康中，御史張所出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應募者十七萬人，聲震河北。高宗時，陳上五利，與李綱之條上十事，皆愷切可行，惜為潛善所沮，格不用。

宗澤對客圍碁，大破兀朮於白沙，器局不讓謝安。宗爺爺之稱，懾其魄矣。請帝還京，前後凡二十餘奏，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不惑展其蘊，憂憤成疾。臨卒時，連呼過河者三，亦可哀已。澤之志有類孔明其誦『出師未捷』二語，亦足以見其概。至卒後，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則知澤之生死與國脉相維繫。可知後來銳意恢復者，岳飛、韓世忠皆可以繼其志，又皆見沮於賊檜，此南渡後所以終於不振也。

宗澤一見岳飛，目為將材。張所一見岳飛，曰：『君殆非行伍中人。』由其英畧有以懾之也。飛嘗謂杜充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先事之識，抑何遠乎？統制江淮，與金人戰，八日破賊。張浚歎其神算，真不愧古之名將。至朱仙鎮之捷，或以數十騎，或以數百騎，破兀朮十餘萬之衆。義軍所至，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直抵黃龍府指日問事耳。十二金牌之召，誰主之而誰行之者？飛甫班師，河南隨陷，國勢日以不支矣。

或以飛雖被召，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雪不戴天之仇。雖伏矯詔之罪，身置鼎鑊，甘心無悔如此，則蓋世之勳，忠武收之，何至父子同死奸賊之手哉！此雖快論，然苟如此，則是有跋扈不臣之心，忠武所不為也。昔趙李牧禦秦，秦與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因使人代之，牧不受命，遂被殺。嗚乎！此岳忠武所為得正而斃與。

韓世忠平苗、劉之亂，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賜之，其挺身討賊，仗義勤王，每出軍秋毫無犯，耕夫皆荷鋤而觀，仁義之師，殆無愧焉。黃天蕩之戰，執俘江中，斬伐無算，其以功名顯，有以也。賊檜當國，輒以『莫須有』三字殺天下士，此世忠之撫膺泣血，不得不退隱於湖山者也。攜酒跨驢，優游終老，豈其本心哉！

劉太尉錡順昌之役，命軍士折竹為器，借電光奮擊金營，隨時應變，百出其奇。又能以少禦衆，以步卒殲其鐵騎，與岳少保朱仙之捷可以比烈。金人喪魄，議欲捐燕以南棄之。此時不乘勝追討，以成大功，誠為可惜。不知朝廷之上，苟且偷安其無意中原久矣。高宗主之，賊檜附之，蓋惟恐其功之成也。

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下，兀朮一困於世忠，再困於吳玠。和尚原之敗，至鬍鬚髯以遁，真足扼其吭矣。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仙人關分紫白旂入金營，智勇皆有過人者。

南渡名將，世稱張、韓、劉、岳。考劉光世淮兵之潰，棄衆走還。江州之圍，引兵逃遁，身為大將，而喪師潰軍，苟免無恥。觀此，則南渡名將惟有韓、岳耳。繼之者吳玠、劉錡，差堪仿佛。若光世與張俊，何足數哉！

清・程景伊《雲塘文集》卷八《宋高宗論》　趙宋自南渡後，遂不復振，寖微寖削，以至於亡。論者以爲天實爲之，而不知乃人謀之不臧也。何則？危亡之禍，歷代不能無。顧轉亡而爲存，易危而爲安者，獨賴賢子孫耳！【略】靖康之變，舉族北轅，可謂慘矣。當是之時，中原之兵未嘗一日忘宋也，良將、豪傑、忠臣、義士未嘗不憤憤含怒，思逞志於敵人也。向使高宗有不忘其親之志，枕戈泣血，期報不共戴天之仇，內任李綱、趙鼎爲相，外任岳飛、韓世忠等爲將，奸人有進和議以悞朝廷者，寸斬之以謝天下。然後宣詔中外，渡河北伐，厲兵卷甲，直搗中原，奉迎二宮，恢復疆宇，義聲所播電掣風馳，金人雖強，可立驅除耳！誠如是也，安知天不以寵少康者寵之，而以報勾踐者報之也哉。計不出此，而偷息視蔭於江海之一隅，利其位號之在己，忘父兄之大慰而不恤，甚者稱臣屈膝，以徼幸於旦夕之安。嗚呼！至此而三綱淪，九法斁，天理或幾乎滅矣。天雖欲存之，烏乎存之？吾故曰：亡宋者宋也，非天也。或曰高宗之立也，始則悞於汪、黃，繼則敗於秦檜。烏得而獨責之與？曰：是。不然檜等之罪誠不容誅矣。顧其柄用之者，誰也？賣國之賊無代無之，竄而不用，則一匹夫耳。高宗身爲子孫，忍於忘祖宗，棄疆土，捐陵寢，而排公議以任之使之，斥逐忠良，誣戮上將，以成其爲賊。肺腑之謀，是誠何心哉？然則南宋延祚百年者，祖宗之澤未斬也，非高宗之力也。若高宗者，雖南渡亦忝可也。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六《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真義理也。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恥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强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讐，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遽絶，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爲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羣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吕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强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幷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楫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爲己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以地予宋，而兀

朮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洽口鎮、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潁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略京東、西，汝、潁、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郊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弒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斡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爲君，張浚爲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衆，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濬曾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為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嘘其燼乎，然通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文二集》卷三一《書南宋論兵事》　南宋棄河北而不守，忍二帝而弗顧。志恢復而知兵者，莫過岳飛一人，以讒誅之，是尚可與言兵哉。而最可笑者，莫若上皇與吳璘相論之事。《宋史》稱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驅之法，一敗而二勝。』吁！其識之鄙，可怪哉。夫亦知孫武子三驅之法乎？彼教田忌與諸公子，置馬較射，此尋常賭金為戲，以是法相馳，古當一不勝而再勝，在馳射較勝負則佳，而豈可以用之於行軍乎？且是法也，市井博弈之徒無不知之，亦不得謂孫武子行軍妙算也。夫兩軍對敵，所貴先聲，其勝敗祇在呼吸頃耳。以大為小，以強為弱，不過俯仰之間。今以弱者出戰，以當敵之強者，跌而不振。後之強者，亦將望風而敗，又豈能收兩勝之功哉！若夫臨敵，出奇制變，或先示之以弱，而繼以強勇之兵，擣其虛，則可要非對戰時，當使弱者居前，而強者繼後也。昔宋楚泓之戰，襄公稱先道古言之，非不亹亹而卒致於敗，為天下笑。予謂高宗之舉孫武子，其亦類於此矣。

清・陳蕃《經史析疑》卷二三《南宋紀》　問南宋之偏安何如？曰：二帝既北，康王遂南。時李綱總理內治，撫河東、北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皆一時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所抑，帝卒納其避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於是，秦檜窺帝之隱，不欲迎還兩宮，因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等，文武協力，而金牌之召，莫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冤。嗚呼！帝真甘爲小朝廷而不恥耶！所幸陳康伯請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奈何允文八可戰之說誤於史浩，而吳璘又復班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

清・吳裕垂《史案》卷一四《宋高宗》　金人嘗相謂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此言其臣弗若也。遼主延禧猶以奔竄被執而始屈，宋則以天下之全力奉表出降，是其君亦弗若也。然猶曰亡國之君耳，遼耶律達什稱帝於西域，建都於朔漠，金人襲之不克。達什卒，子伊埒立，猶能立斬金使，是遼雖僻處西北，終未嘗一失大國之體。高宗即位，黃河以北士卒皆效死守，迺棄而之揚，奉表稱臣，直假邦昌僞號，稱楚不敢稱宋。渡江航海，四京皆沒。金立劉豫爲齊帝，悉以中原畀之。宋復稱爲大齊，自表南藩，事大之堅也。及金太宗殂，熙之立，兵敗於蒙古，乃襲汴執豫而許宋和，始以衮冕册立高宗爲宋帝。維時金有北顧之憂，而又篡弒相承，高宗在位三十餘間，生辰正旦，每歲貢獻不缺於金府，宋之戴金如戴天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貶，然後人貶之。宋既自貶為金藩，後人安得推爲正統。高宗君臣既戴金爲共主，後人又安得強抑其所戴，指為僭僞。蜀漢雖微，尚能北伐曹魏；東晉雖弱，幷未兄事五胡。若僅據失中原而論，例以昭烈、元帝，亦何不可？而質以君臣之名分，一齊、夏、高麗之屬耳。皆同時稱藩於金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敬塘之爲遼兒，高宗之爲金臣，固皆玷辱華夏。然一後唐反側于，不足責也。高宗統承汴宋，曾不若契丹之苗裔，克全尊號，而反顏事讎，真中華萬世之罪人也。若仍等諸蜀漢、東晉，而大書其統系，何以垂人主自貶之戒。垂竊謂靖康以後，《續通鑑》或遵南北朝例，並分註其年號可也。雖終南宋之世，不能如劉宋、蕭齊諸君，克正敵國之禮。然趙氏承正統之後，姑從優待。分注中即先南後北，亦不嫌於偏袒。或問南北並列分

註，何以立夷夏之防。曰：桀爲天子五十餘歲，而南巢又在中原，秉筆者卽以放桀之年爲成湯元祀，豈以大禹出於西戎而急於削奪乎？武王克殷，祿父仍據故都，管蔡奉爲共主，是猶宋未失汴，而金之宗室強藩尚服事於趙狐也。先儒曷不以文王生於西夷，而仍推祿父爲正統乎？高宗旣失四京，又自稱臣，非特不得比於南巢之桀，幷不逮祿父遠矣。金主應天順人，以放伐而君臨萬國，一民莫非其臣，迺復以其發祥東北而抑之，且謂尊宋以尊華，是以甘爲人之臣子者而爲天下正統也，其取辱不更甚乎！

叔紅橋炳宗曰：『高宗稱臣，爲二帝故也。爲君父而受屈，曷不一爲曲諒？』垂對曰：『高宗若能寢苫枕干，與金不共戴天，或專付其責於名將，俾得一抵黃龍府，則徽、欽在金，一匹夫耳。留匹夫而招禍，金必送還二帝矣。高宗正以屈事稱臣，故金人益挾二帝爲之餌也。且高宗唯恐二帝見還，頓放無地，故一於主和。致君父殂落五國而不知羞，此高宗所以不忠不孝，而皇天震怒，顯降絶嗣之報也。』叔又云：『金人志在滅宋，曷不縱二帝還南，俾骨肉相殘，而安受其燼哉？』垂曰：『此駕馭中材之策也，重昏雖昏，猶有頓足死守之言，是間有丈夫氣也。倘遣還而自恨受辱，不願復辟，不事奪門，而父子兄弟痛改前非，絶口不言和，日尋事於報仇雪恥，可若何？金料高宗之昏甚於重昏，必不能堅持戰守，敢與我抗衡者，孰若質其君父，餌以和親，自足牽制其鼻，常爲我服事之爲愈！且欽宗之降，猶可曰身在圍城中，勢窮力屈，金人邀我稱臣耳。建炎間，尼瑪哈自東平還雲中，鄂爾多自濱州還燕山，蓋謂宋未可滅，知難而退也。高宗迺忽致書金將曰「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金拘宋使，大起燕雲、河朔之兵而伐之，宋自示弱以召禍也。旣見伐矣，而又奉書哀求，乞備藩服。金人不答，復遣書劉豫以致意，是猶鄙夫得罪於其君，而陰結宦官以固寵；婦人見棄於其夫，而乞憐僕婢以求容也。時事之可惜，宗、岳以前無論矣。完顏亮弑君自立，肆行淫虐，國內大亂，復徵兵括馬，殺母南侵，盜賊蜂起，將士半途亡歸，共立烏嚕於遼陽。是爲金世宗。其從征者，卽軍中殺亮而叛金。維時遼人起兵圍臨（演）[潢]，魏勝起兵復海州，王友直起兵復大名，耿京起兵復東平，北方豪傑之士皆奮不顧身，殺其官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延頸而待宋師之至，乘此而收復四京，奄受北國，如拾芥耳。迺親征有詔，遠不渡河，近不渡江，甫涖建康，而已心寒膽落，急效道君之內禪。在金人目中，固早知其爲木偶人矣。曷木偶乎？爾曰曩者爲康王時，與邦昌爲質於金邦，昌垂涕乞憐，冀金人之立己也，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異其身爲親王，辱在強辭加罪，不能抗辨力爭，而幷無愧奮忿怒之情，一如木偶無知，疑南朝擇一癡漢，投畀有北，故遣使致責，更索他王爲質，而縱與邦昌俱還也。若見康王魁梧奇偉，大有丈夫氣，豈肯縱虎自貽患乎？縱與邦昌俱還，殆卽縱還秦檜之意乎？宜高宗與檜相得甚歡，愛戴金天，如沐更生之慶，誓此生靡敢失節，有非宗、岳諸公所得奪也。』

又《李忠定公》 或問邦昌一死骨耳，叛迹未形，迺不留以招來，而伯紀必欲誅之，何哉？曰邦昌以爲質而得還，有私於金也。故金人再至，識者早指爲社稷之賊。及議立異姓，金意果在邦昌，非如遼人之刼立李從益也。則邦昌叛迹，豈待入宮僭號，擅降僞詔，以止勤王之師而始見哉！維時吳革率衆討賊，不克而死，風霾四塞，日暈無光，天譴如此，而不知避位。馬伸等復移書切責，請速迎奉康王，極言順逆禍福，邦昌始讀而氣沮，僞黨亦懼而變計。乃上册元祐皇后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迎居延福，號曰宋太后。』儼然以藝祖自命也。遣人至濟訪康王，察其虛實，觀其動靜。初無迎奉意也，迨覘知天命人心盡歸康王。迺用郭侍中周太祖迎奉劉贇之策，欲假太后命，取康王至京而廢之，以絶天下之望，而安受其禪也。識者深悉其謀，並監劉河東之覆轍，移兵近都，按甲觀變，復建議卽位應天以破其奸，而關陝諸將又各以師來會，若再宿留旬日，義兵四集，則逆黨必成擒矣。此奸雄所爲隨機應變，而姑行勸進，冀得轉禍爲福耳。尚得謂叛迹未形，而目爲一死骨乎。

嗚呼！金縱秦檜還南，議和誤國，榜其罪於朝堂，後世尚以不正典刑爲痛恨。邦昌還自金營，私通交搆，與王時雍、宋齊愈輩顯行篡奪，罪浮逆檜遠矣。此而不誅，天壤間豈復有可誅之人哉！高宗惟不用伯紀言，明正其僭逆之罪，懸諸國門，磔諸東市，而姑從貶竄，故逆黨猶竊名位，阿附黃、汪，潛善、伯彥。安議新政，敢爲其僞主報讐耳。是齊愈不斬，元惡必將復進，勢不底於篡弑不止，斬齊愈所以杜漸防微，爲誅邦昌之漸與？曩非羣小側目，爲逆黨推波助瀾，讒罷伯紀，豈致宗公孤立於外，終被奸臣所沮，憂憤發疽，而卒也哉。爲一逆黨而罷賢相，此義士所以聞

之而解體。孔彦、李成各率衆先叛，苗傅、劉正彦遂刼帝傳位，杜充、折可求皆冀金人立己如邦昌故事，而釀成劉豫之禍也。欽宗以不用伯紀而北轅，高宗以不用伯紀而南渡，伯紀真中原砥柱，視一身用舍，而卜趙宋南北之界矣。

又《宗忠簡公》　靖康之禍，舉族北轅。康王爲磁民所留，雖曰天意，而忠簡公實爲謀主。是時金兵横行京畿，禁軍莫之敢攖，西南勤王兵皆爲唐恪、耿南仲檄止勿前，四方援軍無一人至者。公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遂提孤軍，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乘勝入衛南迎擊，大敗之，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金人退却不敢復出，雖立張邦昌爲楚帝，而亦不敢復留兵宿衛矣。於是中原豪傑並起，諸將雲集，皆誓衆登壇歃血，同奬王室。先遣書詞斥邦昌，使之反正。從逆中有機變者，覘知人心戴宋，必將急行天討，始懼而改圖，勸邦昌避位，迎立康王。公猶恐誘入汴都，墮其術中，迺建議即位於南京。使天不生忠簡，金人早爲一統矣，天下安得有南宋？至於單騎降寇，誠能動物，則李唐之郭公也；對客圍棋，矯情鎮物，則真宗之萊公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蜀漢之諸葛也。天或假之歲月，中興之事，一以委公，韓、岳諸名將，相繼大用，吾謂女真不足平矣，豈致偷安於東南一隅也哉？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三《南宋・高宗》　臣讀《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攻城，急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王開府相州，如北京，如東平。二年二月，如濟州，而金人脅二帝北行，未嘗不掩卷而嘆，始之不急君父之難，故終之不必君父之還。高宗豈不仁而遺其親者耶！仁者必有勇，而何汪伯彦、黄潛善之得以畏懦惑也。方金師之圍汴也，宗社危不容喘，君父憂若倒懸，既受速入衛之詔，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則必投袂而起，星言兼邁，蹈湯赴火，以捐其軀，所不忍辭。雖尋詔以方議和好，屯兵毋動，而宗澤以爲金人狡譎，欲欺我師。君父之望入援，不啻飢渴，宜急引軍直進，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尚忍違澤議而聽伯彦，竟以十萬軍遷延不赴乎？逮於徽、欽北轅，澤在衛，即提軍趨滑，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痛哭憤激，更當何如？何復忍於坐視，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致勤王之師不至，而澤謀不克果乎？曹勳至自金，出上皇半臂，領中手書，告以便可即真，來救父母。誠有爲人子、爲人弟之心者，猶弗惻然動，赫然奮，誓雪不共戴天之恥。從澤疏勸，剋日還京，整師北向，而忍爲南幸避敵，但飾遣使通問帥官遙拜之虚禮乎？嗟乎！伯彦、潛善，即能凡事爲之蒙蔽而沮抑，而至性至情，必無可終蒙蔽沮抑之理。建炎二年五月，下詔還京師，許氏以爲聞澤肆討以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説，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知適因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而然耳。非有動於澤言，尋復蒙蔽沮抑而不果也。於兄弟則攘臂往爭，於仇讎則甘心退避，高宗非不仁而遺其親者耶！論者罪以惑汪、黄，而成畏懦猶爲恕辭，且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厥後寧覆國不用張浚，惡梗和則殺岳飛，割地稱臣，受金册命，備極屈辱，曾無愧恥，亦有不得盡歸罪於賊臣秦檜者。

清・馬時芳《續樸麗子》卷一　《樸麗子》曰：嗚呼！宋至南渡，箕尾歸天，朱仙班師而後可謂日月無光，乾坤痿痺者矣。強敵方狼吞虎噬，而卿相以武人爲誚，渡嶺竄海，朝不計夕，而君臣朝野間爭以虚文相誑。自古秕政弱國未有如季宋之甚者，斯真小朝廷哉。然而末路得一文文山，收場何其壯也，凌空起步，拔地倚天。

宋南渡後，有三人，曰宗澤，曰岳飛，曰文天祥，謂之三忠臣，可謂三真儒，亦可蓋未有真儒而不急時務者也。

清・易鏡清《二知齋文鈔》卷二《宋高宗論》　高宗何以惑於和議之説而信任之專，且生殺予奪，一聽其所爲，而不敢少拒哉？曰：『帝固畏檜也。』然則帝何以畏檜也，曰：『檜之還，金人固縱之以主和者。』其爲金之内應也明矣。檜之挾金以自重也，平昔論對，必有仗金以詆帝者，重檜則安，輕檜必危。若廢檜、殺檜，金必傾國以蹙。宋高宗何如主，聞其言，能不心驚膽碎而拱手聽命也哉！高宗忘仇媮安，委靡成性，和議是其本心，而又畏金之強，凡可以免死者無不爲。而檜深察其微，既以主和者中其心之所安，復以不敢不和者制其心之所怯，而高宗在其掌握矣。

清・董恂《荻芬書屋文稾》卷九《書宋高宗本紀後》　高宗固自有本心之明，其狃和議、戮忠良，則心之蔽於私，而賊檜又有以逢其惡也。

苗、傅責帝不當即大位，曰：『將來淵聖歸，何以處之？』巫級請靖康帝於金，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意檜必朝夕言，以此怵帝，特史不著其辭爾。雖然木必先腐而後蟲生，使高宗無利天下之心，雖百檜何能爲？且言爲心聲，觀前兩言，一則曰『朕』，再則曰『朕自爲心』，勝情見乎辭！陵寢之暴露，父兄之羈囚，固所弗恤也。

清・俞樾《賓萌集》卷二《説篇・治説上》 高宗南渡，偏安於杭，韓、岳之流，皆中興名將，而高宗晏然無恢復之志。及至孝宗，雖欲有爲，而舊臣宿將皆盡，所恃惟一張浚。苻離一敗，不可復振，俯首而就和議。乃歎高宗時可以有爲而不爲，是可惜也。

清・蔣慶第《友竹草堂文集》卷一《宋高宗論》 宋南渡之和議，主者檜；畀以主之力者，高宗也。【略】二帝未返而急立子，殆於不欲父兄返也。臨安行在而急立太廟，殆於不欲中原復也。檜之情猶夫人之情，帝之情豈猶夫人之情哉？諸臣之忠諫，其未窺見帝之情者歟！激焉，弗入固宜。嗟乎！高宗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存也。檜何誅焉？檜何誅焉？

清・張昭潛《無為齋文集》卷二《南宋和議辨》 嗚乎！和議之謬，不待辨也，至今日而不得不辨之矣。自瓊山邱氏以和議為是，後之儒者如趙氏之《讀史劄記》、某氏之所謂《豹斑集》者，競起而扇揚之。道學不明，人心錮蔽，由是説也，勢不至驅士大夫而皆為秦檜不止也。【略】趙氏又謂『即專任韓、岳，未必能成恢復之功』。夫恢復之功不能必成，固也，然韓、岳屢戰屢勝矣，又安知其不能成功乎？且功即不成，豈可屈膝以事仇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一日不死，則一日伸討賊之大義於天下，此諸葛所以負千古綱常名教之責也，而惜乎論者見不及此也。某氏又為之説曰：『南渡之時，議亦和，不議亦和，故議和不必誤國，所恨多此一議耳。』嗚乎！是欲並仁人君子之口而箝之矣。愚則謂於義理不當和，即於時勢不當和，和之一字，有不待議而已惶愧無地者，況古今不能戰而能和者，戰而勝，而後其和為可恃也。句踐之事吳也，以和為戰地也，非恃和以無恐也。而又同為之説曰：『紹興之初，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仇，無通問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浚亦嘗有意於和也。』嗚乎！此浚之失言耳矣。而其意則有可原者，夫曰闢地，曰復土，是仍欲以戰為和也。設異日者，席捲河朔，蕩平幽燕，使金人喪膽。而歸帝后，則亦足以抒士憤而雪國恥矣。奚必能一埽沙漠而殲之也，故曰終歸於和也，而孰料持議者之得以藉口也哉！然則檜之主和，何心也？檜蓋逆知高宗之意之必出於和，而又忌諸將之戰功喧赫，而己無與焉，則惟有事金虜、殺岳侯已矣。【略】希榮固寵，攬權怙勢，逢君之惡，千古一轍。秦檜之於高宗，亦若是而已矣。善乎！方望溪先生之言曰：『凡君子之忠於國者，不獨當時之小人惡之，即後世之小人亦惡之。』檜之所為宜乎其有祖之者矣。嗟乎！夷狄之患，何代無之，忘親事仇，舉半壁之天下而棄之，而嘵嘵者以為得計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深謀遠慮之士，所由聞其説而憮然與？

南渡君臣並無卧薪嘗膽之志，故和議之説適投其私。此豈可為有國家蒙患難者訓後之人，復從而煽揚之？妄矣。扶持名教之文，不可不作。于澤春

藝文

宋・陳康伯《陳文正公文集・外集》卷一二《中興五臣詩》 南宋高宗四九齡，始終五相輔中興。李綱力諫君南幸，頤浩躬驅將北征。趙鼎秉衡朝士賀，魏公當國衆心傾。天誅秦檜生康伯，止幸閩都國又興。

明・解縉《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一引［宋］陳傑《中興事迹》 瑶編每讀憤填膺，始末權姦託罷兵。初渡已誅雙烈士，小安更壞一長城。齧氈大老投荒死，借劍孤忠竄島生。長與東南羞汗簡，更堪西北望神京。

元・郝經《陵川集》卷一五《龍德故宮懷古一十四首》 萬歲山來窮九州，汴堤猶有萬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國，亡宋誰知是石頭。【略】

復國誅讐事豈難，背城借一據河山。汴梁更不回頭望，直送枉黄到浙間。

少康一旅便南奔，畀付英雄國可存。宗澤云亡李綱罷，衣冠不復到中原。

却許邦昌為紀信，渾將秦檜作程嬰。甘心江左為東晉，長使英雄氣

不平。

金人不敢駐幽燕，劉豫猶令帝八年。若守汴梁和且戰，關河一半尚能全。

建炎新焰起江東，宛血青城尚幾重。閩越兩王還有後，天教太祖繼高宗。

帥府雄開不即真，宋州躍馬趣曹門。只將京國為根本，百戰能令社稷存。

元・侯克中《艮齋詩集》卷二《宋高宗二首》 樗櫟凡材作棟梁，中興事勢已膏肓。無厭割地盟雖定，不共戴天讎可忘。版築已虛商說夢，諒陰仍短漢文喪。榻前何止容人睡，喪斧甘心巽下牀。

龍樓久廢問寒暄，罔極深恩未易諼。四海一心伸大義，九重獨斷割中原。夫差詎肯忘君辱，嵇紹安能洗父冤。屈膝請和姦計就，禮經從此是空言。

又 卷三《題韓蘄王世忠卷後》 砥柱中流障怒濤，折衝千里獨賢勞。馬頭斧鉞丁年盛，驢背湖山晚節高。風虎雲龍機易失，城狐社鼠罪難逃。區區苟活偷安輩，泉下相逢愧爾曹。

元・王旭《蘭軒集》卷二《宋高宗御書扇頭》 靖康事遠日已忘，武陵花草春生香。德壽宮深日月長，思陵天筆超鍾王。石碑久湮世無有，倬彼昭回煥星斗。劫火焚天鬼神守，我昔見之恒拜手。歸來一夢墮渺茫，眼前想像蛟龍翔。心貪石刻成膏肓，況有真迹如君藏。泥金小字青綾扇，當年知有南薰殿。新詞莫遣歌喉囀，世事何心到游宴。白日未招沙塞魂，北風又散吳山雲。興亡有數夫何云，一笑且賞書林珍。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四《岳鄂王墓》 鄂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元・宋无《唫嚶集・西湖》 故都日日望回鑾，錦繡湖山醉裏看。戀著銷金窩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

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完顏亮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心。時人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香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南渡駐蹕，留連歌舞之場，遂忘中原。悲夫！

元・王冕《竹齋詩集》卷二《錢塘紀行》 廢苑荒蕪宮樹老，春雨濛濛長芳草。翠石玲瓏綰毒蛇，土花亂貼榆錢小。憶昔建炎南渡時，五雲護擁蛟龍旂。金輿玉輦事游幸，名花不待東風吹。紫霞蒲萄動春浪，腰鼓騰雷盤錦仗。千官景從軒冕入，歌聲婉轉青天上。閶闔新啓銅龍樓，長江萬里爲鴻溝。中原北望草木秋，王孫不識山河愁。垂衣東南成至治，百五十年真夢寐。只今事業漫蒿萊，文物衣冠俱埽地。西湖水昏迷釣船，南屏月冷啼杜鵑。咸平元祐事茫然，梅花楊柳俱忘言。鄂州老將呼不起，石塔如壺枕江尾。行殿白日古燐飛，游子無言淚如水。

元・郭翼《林外野言》卷下《題宋高宗詩便面》 康邸龍飛日，中原不可支。乘輿猶北狩，淚濕畫中詩。

元・張翥《蛻庵詩集》卷二《畫馬後有宋思陵押，封以御寶》 睿思殿中萬幾暇，縹帶犀籤閱名畫。君王愛此神駿姿，筆勢不在韋韓下。五雲御押手自封，玉窠蟠屈宸篆紅。百年重遭赤馬劫，散落不逐兵塵空。誰歟傳之能愛惜，尺楮蕭蕭開古色。驪驄玉面蹄腕白，青絲絡腦黃金勒。風鬣半散頭怒側，一團渥洼雲氣黑。緋衫園郎緊控持，直恐驕騰收不得。向來南渡小朝廷，虎視敢與金源爭。蜀襄馬場能幾匹，尚想按圖心膽傾。只今萬里龍沙道，游牝千羣飽豐草。天閑上駟皆乘黃，駑騂紛紛世空老。

清・顧嗣立《元詩選・癸集》辛上《〔元〕潘牧〈至正辛丑冬惟寅先生以懷古十二詩示僕讀之有古烈士慷慨悲歌之風當時大夫士和者甚衆僕亦忝居契家之好故敢次韻成章鄙俚可笑非敢以言詩也謹承教五〉》 翠華竟南渡，夷門不復都。長城乃自壞，黃龍孰能屠。空令二宮泣，五國聽啼烏。

元・楊維楨《鐵崖詠史注》卷八《悲靖康》 悲靖康，一易姓，十賣降。建炎帝，開朝綱。解將腰膂斷臺諫，天斧不殺同安王。君不見激忠肝，立義胆。彭王葙，丁公斬。

又《一綱謠》 萬法舉，在一綱，十議春秋誅叛降。議和議戰爭是否，老臣澤起開封府。招來關陝葺樊鄧，誓為君王復中土。開中興，七十五日明黃星。

又《司農卿》 一綱重九鼎，一澤堅萬城。九鼎一轉城一傾，雲

中騎下維揚兵。赭衣倉皇易介胄，翠蓋望望東南征。廷中之臣誰執咎，六軍錯殺司農卿。

元・張憲《玉笥集》卷二《詠史・悲靖康》　悲靖康，一主戰，百議和。括金銀，搜馬騾。不將一矢射強敵，奉使往來如走梭。青城車駕不復返，玉緝金支皆渡河。君不見幸使橋，纔六馬。呼二酋，話香火。

又《一綱謠李綱》　一綱舉，萬目張。建炎帝，開重光。首竄賣國牙，繼誅易姓王。募軍買馬事戰備，誓爲吾君復舊疆。忭汪黃，七十五日中書堂，奉祠已落張公章。浚。嗟乎一綱去，萬目弛，敵馬長驅飲江水。張公督戰方未已，張公督戰方未已！

又《悲建紹》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腕，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興天子知不知。鐵象馬，精忠旗。羅索望風走，烏珠揾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竄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迹，中興中興良可惜。

又《冷山使洪皓》　冷山使者蘇武流，仗節不畏敵人囚。冷山八月雪成丈，戎王聚落不滿百。土廬氈帳風蕭索，採薪乞食教胡雛。嚙雪嚼氈籌漢策，歸來館閣席未温。一斥南荒九年謫，天之報公何偪側。君不見，兩樞相，一侍臣，天之報公不在身。

明・陶安《陶學士集》卷五《岳王墓》　十二金牌發帝宮，儘憑讒舌害元功。君臣樂土偷安遂，父子邊庭屬望空。莫掩青山千載恨，常懸白日寸心忠。英靈只在棲霞嶺，塚樹無枝偃北風。

明・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一五《錢塘懷古得吴字》　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粤，白水入三吴。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宫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馮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但聞當宁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衮，忠良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杭稻來吴會，魚黿出具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鷁首馳文舫，龍鱗舞綉襦。暖波摇襞積，凉月浸氍毹。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鰲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鰲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玉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澥，歌詠已唐虞。鴟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蓴鱸。

清・曾燠《江西詩徵》卷四二《〔明〕陳汝言〈姑蘇錢塘懷古詩次韻四〉》　南渡中興日，君臣此建都。共憤太宰讒，子胥終見屠。武穆何由死，欲聽延秋烏。

明・高啓《高太史大全集》卷一五《岳王墓》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駃虜書猶説兩宫。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鴉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

明・錢子義《種菊庵集》卷九《朱仙鎮》　金牌十二詔班師，九仞功成一簣虧。德壽殿深春日煖，不知沙漠兩宫悲。

明・張著《永嘉集》卷二《過大梁朱仙鎮》　大梁城南朱仙鎮，憶昔宋家失畿甸。岳王殺氣東南回，此地曾羅龍虎陣。賊臣賣國私虜盟，議和矯詔休天兵。長淮千里限南北，百年宗社慚中興。一朝金人受北敵，火精餘光墮南極。朔方王氣入中原，蕩蕩乾坤無敵國。聖明天子今龍飛，大地草木回春輝。此邦已定北京址，遺民日夕瞻天威。願臣忠勇盡如岳，闖外機權更堅卓。邊塵淨掃清四夷，丹青畫像麒麟閣。

明・釋正勉《古今禪藻集》卷一六《〔明〕釋克新〈岳飛墓次劉治中韻〉》　西湖水色映陽阿，偃月堂連瑪瑙坡。方擁貔貅驅敵衆，豈期鷹隼被虞羅。兩宫天遠嗟何及，中土溝分恨轉多。異代英雄同感慨，酒酣彈劒一悲歌。

明・朱吉《三畏齋集》卷《讀岳武穆王傳》　吁嗟武穆王，志期在削平。豈料偷安主，不識重與輕。父兄肉未寒，忍與仇虜盟。遂使忠義士，九原憾澄清。正邪不能辨，何以復兩京？天地豈不仁，忠良多所傾。精靈貫日月，簡編千古名。

清・沈季友《檇李詩繫》卷八《〔明〕李季衡〈錢塘懷古〉》　大奸竊國正憑陵，河洛紛紛甲尚腥。無復漢光收故物，空餘周顗泣新亭。北來勍敵多如雨，南去諸孤散似星。俯仰不窮千古意，夕陽西下亂山青。

又《〔明〕王達〈題宋高宗荔枝圖三首有引〉》　宋高宗繪《荔枝圖》一幅，我友于以成所藏，求題於余。按《本紀》，徽、欽鑾輿播遷，擁迫而北，土崩瓦裂，甚可哀憐。高宗南渡，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奪於奸檜之和議，由是偷安江左，乾綱不振，功垂成而復墮，宴安之際，

不鑑覆轍，猶圖口腹之奉以自玩，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何心哉！

上皇西幸劍門時，遠憶涪州貢荔枝。今日思陵圖畫裏，兩宮甘旨不勝悲。

畫卷深宮寫荔枝，建炎天步屬艱危。江南風味真奇甚，莫遣當年北使知。

五國城頭歸夢遲，炎風閩海駐旌旗。間將荔子勞宸翰，知是天機出孝思。

明・劉溥《草窗集》卷下《弔岳鄂王墓二首一》 一夜金牌散虎賁，衣冠無復見中原。風雲既許開冥會，日月如何閉覆盆。千古英雄空灑淚，兩宮詔遞失歸魂。當時猛氣今猶在，萬鼓催潮出海門。

明・章綸《章恭毅公集》卷一一《岳武穆廟追次趙松雪韻》 汴京宮闕黍離離，大將勤王力拯危。和虜釀成秦賊計，班師定返岳爺旗。長城自壞真堪笑，大廈將傾勢莫支。君父戴天讎不報，孤魂千古使人悲。

明・莫息等《錫山遺響》卷九《〔明〕陳公懋〈張俊墓〉》 湖山有骨葬重泉，惆悵青衣杳莫旋。偏業復成南渡日，中原無復北歸年。荒涼古寢頹秋雨，零落殘碑濕暝煙。武穆墳頭春滿樹，時時簫鼓廟門前。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甲集》卷一九《〔明〕潘牧〈姑蘇錢塘懷古詩次韻六首五〉》 翠華竟南渡，遺民不復都。長城乃自壞，黃龍孰能屠。空令二宮泣，五國怨啼烏。

又 《乙集》卷七《〔明〕徐震〈錢塘懷古〉》 黃沙漠漠起邊烽，萬里山河落照中。奸佞遽成南渡計，英雄空誓北征功。冬青樹老無遺種，瑞石山荒有廢宮。此日經行吊陳迹，野花和露泣殘紅。

明・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卷三六〇上《〔明〕鄭瑛〈錢塘懷古〉》 雙龍北去歸遼海，匹馬南來嘆寂寥。一代興亡吳苑月，千年感慨浙江潮。岳王墓上松聲慘，伍子祠前劒氣消。遊女不知行客恨，夜深湖上更吹簫。

又 卷三七七《〔明〕朱純〈錢塘懷古〉》 中原草木盡疑兵，回首干戈滿汴京。鳳駕遠巡愁雪擁，龍樓高倚看潮生。九重已遂偷安計，孤將徒存誓死盟。試問六陵何處是，隔江封樹起秋聲。

明・丘濬《瓊臺會稿》卷一一《岳王墳》 我聞岳王之墳西湖上，至今樹枝尚南向。草木猶知表蓋臣，君王乃爾崇奸相。青衣行酒誰家親，十年血戰為誰人。忠勳翻見遭殺戮，胡亥未必能亡秦。嗚呼！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檜書夜報四太子，臣構再拜從此始。

明・朱誠泳《小鳴稿》卷七《宋高宗南渡圖》 中原陵寢隔烟波，南國樓臺貯綺羅。試向西湖聽捷報，凱歌翻作竹枝歌。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八《錢唐雜詠四首二》 康王疋馬渡江時，北望誰能有所思。洛社未由恢土宇，臨安何忍奉郊祠。兩朝和議愁通表，一卷褒忠漫有詩。只賴皇天知此意，墓林長聳向南枝。

明・張悅《定菴集》卷一《謁岳武穆王廟》 南渡君臣膽氣柔，夢魂無復到中州。姦邪已倡和戎議，忠義難全破敵謀。五國朔風非樂土，諸陵春雨亦荒丘。傷情獨有西湖水，長傍祠前咽不流。

明・黃仲昭《未軒文集》卷一一《錢塘懷古》 鳳凰山勢翠岩巉，草樹荒涼王氣銷。二帝魂歸江月冷，六宮人去海天遙。英雄千古埋黃壤，臺榭三春長綠苗。惟有鐘聲應似舊，朝朝暮暮送寒潮。

明・沈周《石田詩選》卷五《和陳惟賓先生姑蘇錢塘懷古韻四》 襄鄧固宜國，李相言莫行。偷安昧遠圖，彈丸荊棘生。北來勢受敵，大江顧南橫。

明・謝鐸《桃溪淨稿》卷二八《殷鑑雜詠二十三・議和策秦檜》 野史禁能設，國史世還修。獨有議和策，不刊君父讎。

明・祝淇《履坦幽懷集》卷二《岳武穆王精忠録》 皇天不祐宋孤臣，恢復中原事莫論。一自權奸收詔獄，更無忠義訴天閽。屬車北陷沙塵道，宰木南沾雨露恩。采得蕨花酹杯酒，西湖烟月又黃昏。

明・袁袠《胥臺先生集》卷七《謁岳武穆祠》 朱仙當日恨班師，地裂天傾宋室危。百戰河山空左衽，千年松柏盡南枝。江潮夜月英魂現，禾黍秋風故國悲。和議祇談秦相失，燕雲先已棄遼夷。

明・錢薇《海石先生文集》卷五《謁岳武穆祠》 幾度來過湖上祠，肅瞻遺像古今悲。深奸賣国偏蒙日，孱主移權自失時。南國金牌沉汗馬，中原寶鼎委狂夷。青山埋骨雲常護，露滴松楸儼淚垂。

明・田汝成《田叔禾小集》卷一二《西湖遊覽五首五》 宋家宮殿倚西湖，異代蕭條王氣徂。輦道秋風飄落葉，寢園春雨灑平蕪。登高賦古

非能事，賞月憐花揔細娛。惟有岳王英魄在，蒼蒼宰木向南孤。

明・唐順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朱仙鎮觀岳將軍廟》 丹青畫壁閃旌旂，想像勤王轉戰時。黃屋未歸南狩駕，金牌已罷北征師。平蕪漠漠前朝隔，曠野陰陰暮鳥悲。惟有西湖原上樹，春來猶發向南枝。

明・黃廷用《少村漫稿》卷二《謁武穆廟次壁間韻》 書生早計識權臣，事主肝腸越與秦。南渡已隨流水去，空憐祠下吊忠人。

怪爾靖康獻納臣，言和惟恐不同秦。甘心君父雙囚虜，偏殺盡忠報國人。

明・胡松《胡壯肅公文集》卷八《岳庙二首一》 朱仙兵甲雷風地，社稷蒼生望此時。羽檄紛馳催獻捷，金牌十道詔班師。中原慟哭嗟何及，南渡偏安竟莫支。自是康王甘飲恨，空教人憾老奸欺。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別集》卷一〇《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青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真龍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明・王祖嫡《師竹堂集》卷三《張玉車寄所輯岳祠志感而有作》 宋至南渡誠可怪，萬里長城忍自壞。相檜能為偃月謀，臣構甘下穹廬拜。片紙下獄岳侯死，冤血盡染西湖水。忠魂天上無不之，首丘尤睠湯陰里。湯陰古廟柏森森，恢復知同漢相心。我昔往來薦蘋藻，黃鸝碧草流哀音。玉車張子西川豪，高誼真可薄雲霄。生平忠孝與侯契，夢寐千載成神交。蒐侯故實為侯誌，汗青耿耿闡幽秘。祠下常沖俠烈冠，燈前幾墮英雄淚。嗟吁乎！金戈百戰空荒墟，低徊不忍讀此書。為人臣子二心者，過此流汗應回車。

明・張重華《滄漚集》卷八《謁岳王庙二首》 誠心報國鬼神知，片紙奸雄竟有辭。八日兵行期破虜，十年功廢在班師。康王自是疑君父，少保空勞盡藿葵。若道主臣未相識，鄴中親賜御書旗。

中原已是無梁汴，和議初成厭牧頗。宋室君臣真是醉，公家父子枉遭羅。奸臣死矣誅何及，公論冤哉久不摩。埋骨西湖心未了，豈因時事恨風波。

明・區大相《區太史詩集》卷二四《鄂墓一》 曾將遺事訪朱仙，又見孤墳浙水邊。南渡總無恢復意，中原空有誓師年。戰場地遠餘春草，壟樹林疏起夕煙。若使黃龍勳業就，遺封應更象祁連。

明・楊于庭《楊道行集》卷一二《岳王祠》 王業神州已陸沉，將軍祠墓肅陰陰。和戎社稷渾無策，報主乾坤只此心。原草尚含南向恨，塞鴻空斷北來音。可憐十二金牌詔，父老攀留淚滿襟。

明・朱長春《朱太復乙集》卷一二《武穆祠》 墓門松柏掛南枝，灑淚前朝武穆祠。城闕江南竟何在？煙塵河北不堪思。和戎割據中興事，報國長驅百戰時。日落招魂山鬼嘯，將軍猶自恨班師。

清・鄒祇謨《倚聲初集》卷一一《〔明〕魏大中〈臨江仙・錢塘懷古〉》 埋没錢塘歌吹裏，當年却是皇都。趙家輕失此雄圖。江山如許大，不用一錢沽。只有岳王泉下血，至今流作西湖。可憐故事眼中無。但供儂醉後，囊句付奚奴。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前集》卷七《朱仙鎮五絶三》 乘勝長驅靖虜塵，中原日月可重新。康王如狃偏安計，五國城中問主人。時欽宗尚存。

明・王元翰《王諫議全集・詩集・郾城武穆祠》 百戰功成一日休，偷安忍辱事仇讐。兩河義士皆胡服，二帝悲魂尚楚囚。豈是書生能料事，卻緣奸相主和謀。黃龍不果留君醉，赤縣崩沉草木愁。

明・鄒維璉《達觀樓集》卷二《謁岳武穆王墳一》 一拜忠墳感廢興，金牌當日恨相仍。天戈不抵黃龍府，秋草空榛鞏洛陵。甲士五千甘越恥，長城萬裏助胡崩。河山割裂傷南北，風起松杉怒尚騰。

又 卷三《朱仙鎮》 書生叩馬留金虜，大將班師返宋朝。南北雌雄分此際，八陵荒草黯魂銷。

野哭千家遮道時，中原草木亦含悲。尚方未斬奸臣首，每吁蒼天涕幾垂。

明・費元禄《甲秀園集》卷一二《岳王墓》 千秋遺恨鄂王祠，獨掃荒墳看古碑。南渡君臣輕議虜，中原父老哭班師。高天慘澹湖山路，春雨陰森檜柏枝。三尺髑髏含笑在，浮家不肯學鴟夷。

明・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一九《岳忠武廟一》 忠魂千古淚沾襟，公死神州竟陸沉。地府定犁張俊舌，何人識破宋高心。豈辭丹血孤臣灑，未搗黃龍隱痛深。祠外蕭蕭風雨夜，靈旗黯淡滿空林。

明・申佳允《申端愍公詩集》卷八《書生叩馬》 十二金牌詔退軍，

康王生怕返徽欽。妒功豈盡關長腳，畢竟書生見未深。

明・李雲雁《李白羽集》卷二《過朱仙鎮謁武穆祠》　秩秩雄祠武穆尊，宋家往事不堪論。中原不返南遷駕，異域誰招北狩魂。風曳松聲嘶戰馬，霞明古堞展旂旛。當年未遂黃龍飲，千載河流勢苦吞。

清・潘江《龍眠風雅》卷四四《〔明〕吳季鵑〈弔岳武穆二首〉》　稱姪稱臣詞太哀，吾君吾相志全灰。書生已透安危計，不待金牌十二來。

大讎讐不報轉為恩，枉有刀頭飲血痕。試問九哥知悔否，重泉何以對忠魂。

明・鄭經《東壁樓集》卷二《詠史》　宋祖陳橋袍加身，息兵杯酒不多齒。高宗南渡將如林，甘心臣貢而不恥。奸臣誤國害忠良，信讒不悟信到死。歷代興亡盡於茲，為君可不寒骨髓。

清・王昊《碩園詩稿》卷一《讀宋史感南渡時事》　建炎不遠靖康年，何事錢塘共戴天。士女猶懷舊京闕，君王自愛半山川。轅回絕塞眸空倦，檄擊中流肘忽牽。檢罷殘書餘揾擊，六陵風雨一燈前。

又　卷二二《讀史百詠八十三》　北轅南渡事原奇，半壁偷安付阿誰。金匱盟寒何足恨，九哥雖在已無兒。

又　卷三〇《阜城縣感南渡時事》　宣和殘史恨偏多，南渡君臣竟若何。王氣不須嗤偽楚，張邦昌、劉豫皆阜城人。前宵先已宿齊河。齊河縣為劉豫僭都處。

清・陸次雲《澄江集・岳忠武祠》　賊臣和議善逢君，忽下金牌散陣雲。一將死生關二帝，兩朝勝負繫三軍。城傾萬里山河缺，斧劃長江南北分。欲識盡忠心未已，但看高樹繞孤墳。

清・吳景旭《南山堂續訂詩》卷三《鳳凰山懷古》　舊時飛舞此煙鬟，歎息倫常只等閒。誰是夢中邀錦石，故教渡後戀殘山。九哥既道他無望，二聖云何杳未還。蛇勢要非天下脊，可能尺寸越江關。

清・單隆周《雪園詩賦初集》卷六《詠史二十》　有宋丁叔季，山河遂魚爛。半壁非百二，長江豈天塹。城社自謂堅，狐窟恣污漫。蹂躪數百州，誅夷二千萬。生靈亦何辜，相看就塗炭。潮落戈船來，風號辨香散。龍種入貝宮，鴈陣引瓜蔓。噎陰失懸暾，深宵不重旦。

清・顧文淵《海粟集》卷三《岳王墳》　行到樓鴉日未殘，豐碑宰樹動秋寒。一抔不朽孤臣骨，千載長摧壯士肝。南渡偏安歸歷數，北庭和議憤衣冠。參差終古金牌事，并為于公發永歎。

清・高珩《棲雲閣詩》卷二《泥馬渡江圖為同年梁玉立題》　道君之季火德微，靖康內禪事已非。鐵騎突飲汴流口，六甲神兵戰不歸。太微彗掃銜璽走，孟婆方便何曾有？青城青笠啼汍瀾，濁水北渡空回首。錢王入夢索山川，質子天教毳帳還。肅王不返康王住，磁州物色相州去。蹀躞神驄夜半嘶，茫茫天塹驚飛渡。黿梁蟠結翼潛龍，四蹄曳練生陰風。神怪元虛何必問？滹沱永合將無同。良工盤礴心獨苦，吮毫如對陽侯語。一尺生綃屋欲崩，天吳紫鳳爭飛舞。蒼皇司馬昔少年，遊藝久參書畫禪。過眼雲烟爭著意，笥中弓玉更欣然。秋碧堂前落妙墨，與君俯仰興亡迹。年年社屋閉朝陽，自古豈有不亡國？其間往往說中興，司隸南陽多氣色。延秋門西玉壘長，紇干山頭凍雀息。永嘉建炎亦自好，配天宗祀仍踰百。乃知凡事讓昔人，此後偏安那可得？杜鵑血灑碣石裂，驍裹骨朽金臺坼。落葉寒潮帶夕陽，還君此圖淚沾臆。

清・高一麟《矩庵詩質》卷七《謁岳武穆墓》　墓柏陰森泣夜風，誰從南渡識孤忠。金牌淚灑黃龍府，碧血雲埋汗馬功。秦伯焚舟惟死戰，漢家誤國在和戎。行人莫說餘杭事，湖水年年盡向東。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岳忠武王墓》　宋室偏安日，真忘帝業艱。但愁諸將在，不計兩宮還。鄂國英雄士，淮陰伯仲間。策名先部曲，薄伐自江關。赤縣期全復，黃河度幾灣。龍庭生馬角，雪窖視刀鐶。城下盟何急，師中詔已頒。盈庭尊獄吏，囊木謝朝班。相狡妻兼煽，和成主愈孱。長城隳道濟，大勇喪成睨。舊井銀鉼失，高墳石虎閒。銘功存版碣，鑄像列神姦。曠世心猶感，經過淚獨潸。傳聞從父老，流恨滿湖山。朔騎頻來牧，南枝尚可攀。墓門人寂寞，江樹鳥緡蠻。宿草經時綠，秋花滿目斑。依然潭水月，終古照潺湲。

清・冷士嵕《江泠閣緒風吟》卷二下《臨安懷古岳墓前樹枝皆南向》　神都千里喪邦畿，黃屋臨安駐六飛。萬乘旌旗無北向，孤魂松柏尚南依。中原一自諸君罷，絕漠何時兩帝歸。終古錢塘江上恨，至今猶說建炎非。

清・蔣薰《留素堂詩刪・廓吟・接濟寺感古宋高宗南渡時野人獻瓜果，因建寺》　野果當時進御前，空留古寺閉溪邊。君王南渡朝廷小，不共蕪

亭荳粥傳

清・王原祁《麓畫集》卷一《岳王墳》　天意分南北，君心倚寇仇。十年隕一旦，三字恨千秋。谷響軍聲動，湖明戰氣浮。燕雲收未得，汴水淚同流。

清・陳璸《海康陳清端公詩集》卷五《宋岳鄂王故里》　南渡已成勢，罔知和議非。十年勞擘畫，一旦解重圍。山岳軍難撼，精忠志不違。後人休妄論，矯詔罪誰歸。

清・呂履恒《夢月巖詩集》卷三《湯陰岳廟三首三》　江南有中主，中原尚可得。康王利大寶，因資於其敵。不願二龍歸，故鍛鵬舉翮。賊檜識其微，金牌始敦迫。將不受君命，何以正反側。怡然就犴狴，王誠知順逆。徒令百世下，志士爲霑臆。

又　卷一四《岳忠武王廟朱仙鎮》　河水東偏少保祠，松風秋怒浪痕吹。君臣江左偏安日，父子中原百戰時。金字忽頒南下詔，黃龍無復北征師。十年經略歸休晚，輸卻蘄王酒一巵。

清・楊賓《晞髮堂詩》卷二《韓蘄王墓》　蘄王未死日，樓櫓尚專征。南渡朝廷小，中原社稷平。兩宮終不返，四將亦空名。千載墳前樹，枝枝拱帝京。

清・顧永年《梅東草堂詩集》卷六《觀李綱徙萬州事》　金人反覆舊盟寒，歲幣何曾口血乾。南渡議頒哀痛詔，上書力辨主和奸。建言落職甘心去，剩骨還鄉放眼寬。他日觀文看起草，陳東地下亦心歡。

清・汪森《小方壺存藁》卷一三《岳鄂王墓》　南渡多名將，公能翊廟謨。秖知迎二帝，寧復計微軀。白日精誠貫，高天忠節俱。荒墳千載後，猶恨在留都。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二〇《汴梁雜詩》　歲幣輸來不計緡，無端齒冷為亡辱。偷生虎穴甘南渡，忍死牛車痛北巡。翻覆兩家天假手，興衰一劫局更新。幽蘭堂畔誰相惜，只有從亡十九人。

清・宋至《緯蕭草堂詩》卷三《高宗》　不復含羞憶靖康，臨安山水耐勾當。宮中小築西湖好，省卻先朝花石綱。

清・成永健《毅菴詩稿》卷四《讀宋李忠定公文集跋後》　和議中原失，南遷國計非。老臣心欲折，宵小勢多違。十劄訏謨切，三朝涕淚揮。管樞憐未久，何處舊都歸。

清・陳美訓《餘慶堂詩文集》卷七《宋高宗》　錢王霸業幾勾留，王氣重興百五秋。南渡山河歸故土，他生依舊駐杭州。

清・顧陳垿《顧賓陽先生文集・洗桐軒文集》卷三《懷古和皐謨・錢塘二首一》　一入臨安事卽灰，小朝廷上莫裵徊。湖心慘淡金牛隱，天目嘗騰鐵馬來。白雁欲飛江失險，翠微閒臥國無材。北人甘作歸南計，雙勝何由腦後迴。

清・愛新覺羅・弘晏《石琴室稿・觀岳武穆研》　金人的知武穆勇，欲假欽宗復垂拱。山東帝豫聊試看，大江之南聞已恐。宋初頗雜五季風，太宗韓王謀略同。搖紅燭影多詭譎，南渡豈信為臣忠。請看賜研恩獨荷，身沒翻無馬革裹。又經治亂七百年，人心不平何止我。黃龍舉杯雖無期，會有橫槊高吟時。天教此石傳不朽，留待如今鐵惠之。

清・林蒲封《鰲洲詩草》卷三《朱仙鎮謁岳忠武祠》　長城自壞泣孤忠，古廟荒涼碧蘚封。憤血未酧悲草樹，殘碑猶在臥蛇龍。那能丞相專和議，自是君王怯戰攻。指點金牌班馬處，日斜風外一聲鐘。

清・釋元璟《完玉堂詩集》卷二《西湖懷古六首二》　南渡江山付淚痕，一抔土覆北山根。中原不朽孤臣血，沙漠南歸二帝魂。埜老插香寒雨散，健兒吹角暮雲昏。珠襦玉匣今誰是，愁聽啼鵑過墓門。

清・厲鶚《樊榭山房集・續集》卷七《蕭照中興瑞應圖曹勳贊并書。明吾杭陳瓠庵故物，今在廣陵吳氏》　趙家九葉承平業，乾坤初換紅羊劫。鑾輿哀痛塵再蒙，自此中原滿兵甲。肅王已去康王留，神人助順先磁州。即真當念衣中詔，避敵翻爲海上遊。艱難百戰英雄死，小朝廷在臨安矣。迎得慈寧阿母歸，不負黃羅卜棋子。太平功就稱翁翁，紹興間，禁中呼秦檜爲太平翁翁，見《賓退録》。西湖歌舞驕春風。倦勤竟受天下養，《瑞應圖》呈德壽宮。蕭郎曾畫延祥壁，蕭照奉勅畫四聖延祥觀壁，見《四朝聞見録》。六百年來撫真迹。中間李固渡頭冰，彷彿扶持光武厄。臣勳書贊官職俱，《北狩見聞》非貢諛。曹勳有《北狩見聞録》。何如元叟《浯溪頌》，漫比簡子常山符。

清・紀邁宜《儉重堂詩》卷一〇《詠史五首三》　晉宋皆南渡，蒽藺氣不振。持蓋與行酒，千載有遺恨。仇恥何能雪，紀綱嗟已紊。太陽同

萬物，臣節殊未順。遂令敦温徒，跋扈踞方鎮。王謝盛江東，中原日凋困。羯胡虐焰長，正始風流盡。徒都逮錢塘，宋又不如晉。讐應不戴天，枕戈還剚刃。胡至遂稱臣，包羞母乃甚。哀哉小朝廷，九宇淪佐衽。岳韓真名將，摧陷無堅陣。忠義貫金石，智勇出悲憤。長城嗟自壞，湖山甘栖遁。關閩溯濂洛，尼山布餘陰。若欲復兩河，斯人亦可任。仁者必有勇，聖言寧不信。少進輒遙謫，遯世得無悶。孝皇殊轗軻，撫髀思英雋。前後兩相左，僨轅魏張浚。生賢欲何爲，天意不可問。靖康日乞和，徽欽反不歸。景泰但主戰，空質計知非。上皇閉南内，奪門啓危機。乃知賊檜黠，以此中其微。恢復迎二帝，事與君心違。所以三字獄，冤憤古來稀。忠肅功最大，社稷有所依。故君由此返，不待請與祈。奈何指爲罪，碧血污朝衣。忠臣拙自謀，千古涕交揮。

又　卷一一《湯陰謁岳忠武祠觀遺像》　遺像端然儒者風，幅巾緩帶自雍容。渡河宗師英雄淚，避位蘄王悲憤胸。樓艧輪飛徒自斃，浮圖鐵號漫爭鋒。千秋智勇無雙士，忠孝精純間氣鍾。

清・岳鍾琪《岳容齋詩集》卷二《湯陰懷古》　立廟湯陰古渡頭，平生遺恨在燕幽。朱門麗日靈風壯，翠柏斜陽客路愁。奸相有心通北使，康王無志復中州。奇冤三字羅成獄，鐵檜千秋是復仇。

清・魏廷珍《課忠堂詩鈔・使豫集・岳忠武祠》　建炎南渡勢消沉，孰別賢奸計暗侵。家訓精忠全復宋，身殲詭孽已和金。蕩陰典祀光秋日，閩海風濤裂寸心。天運英雄謀不遂，兩峯常鎮恨千岑。像有憤恨容。

清・王錫《嘯竹堂集》卷四《鳳山懷古》　南渡偏安日，離宮花草閒。君臣愛歌舞，戎馬蔽河關。象闕空誰守，龍旂去不還。六陵煙樹盡，杜宇哭春山。

又　卷五《弔鄂王岳武穆墓》　洛陽寢廟黍離離，南渡偏安國步危。狐鼠甘心傾社稷，貔貅灑淚返旌旗。兩宮實痛埋水窖，九寨虛傳飲月支。節孝滿門同日盡，英風隴樹至今悲。

又　卷八《鳳凰山懷古二首一》　宋家南渡不思還，荒宴空教天步艱。帝子已沉鮫窟宅，行人猶指鳳凰山。笙歌盡變蛩聲急，羅綺惟餘草色斑。多少樓臺歸一炬，千秋想像五雲間。

清・陳梓《刪後詩存》卷一〇《宋行宮》　白草荒煙野燒空，隋行宮外宋行宮。建炎駐蹕疎鐘雨，崇政掄材落葉風。二勝環應懸腦後，三條帶已斷淮東。只留丹碧精忠廟，古柏鴉啼夕照紅。

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卷三一《[清]毛秀惠〈錢塘懷古〉》　京洛煙塵棄不收，西湖台閣作金甌。流連秋色還春色，歌詠杭州勝汴州。自願苟安增幣帛，誰抒孤憤報仇讎。棲霞嶺畔將軍墓，只有南枝記舊丘。

清・黄任《秋江集》卷二《西湖雜詩十四首二》　聖母湖山孝養多，旃車信誓竟如何。可憐太乙宮王祝，早已無他望九哥。

清・沈德潛《歸愚詩鈔餘集》卷三《過黄潛善墓》　墓在包山旁，諭葬碑尚存，云太傅黄公之墓。千載下竟無人平其墓者，或留此穢迹，供人唾罵，亦無不可。因作詩紀之。

包山山下姦諛墓，千載依然松柏桐。不願興邦沮宗澤，惡聞直諫斬陳東。始堅和議樞衡日，和議成於秦檜，初定計者黄潛善也。聽講浮屠奔竄中。看罷桓碑餘憤激，金陵穢冢略相同。孟珙出兵，屯兵馬於秦檜墓上，令其溲溺，謂之穢冢。

又　卷七《韓蘄王墓》　硯山山下蘄王墓，祇有墓門無宰樹。穴旁祔葬六夫人，一門忠義英靈聚。鬼哉佐命定勳碑，代遠不磨鬼神護。維王生值昏庸朝，誓雪國恥心堅牢。剪除苗傅安帝位，帝書忠勇褒功高。金人趨江覘形勢，江畔伏兵潛布置。鼓聲乍動廟兵出，三騎竄亡禽二騎。軍令：江中鼓響，岸兵先入廟，兵旋出。金人五騎來窺廟，兵聞鼓先出，止獲二騎，兀朮墜馬，跳而免。兀朮轉戰欲渡江，邀擊江中擄其婿。鐵緤拽船虜勢窮，使船如馬南軍雄。八千卒拒十萬衆，金人不復窺江東。宣撫兩淮兵力勁，麾戰大儀出奇陣。中興武功誰與匹？惟有岳侯並忠藎。和議甘成寵賊臣，金牌速召岳家軍。功廢十年地俱喪，獄成三字天為昏。九宇英雄盡解體，一人明哲聊全身。閉口不言當世事，西湖跨蹇同齊民。縱酒酣嬉病而死，名山窀穸藏煙雲。即今饗祀久湮缺，榛莽半鄰狐兔穴。道旁過者竦形神，遥望穹碑重英烈。縱令碑毀邱阜平，名姓中天光日月。棲霞古墓向南枝，兩地神明共昭揭。君請看，秦家穢冢石城邊，穢德彌天不見天。何須兵馬遺溲溺，遺臭千年更萬年。

清・沈德潛《矢音集》卷四《恭和御製〈岳武穆祠〉元韻》　南渡君臣盡反常，小朝廷議總乖方。長城自壞讎難復，歲幣甘輸國不光。就義

固應同抉目，披丹原弗惜屠腸。權姦三世同脩史，秦檜及子熺、孫塤同脩國史，禁脩野史者。遺臭誰令姓字芳。

清・程盛修《夕陽書屋詩初編》卷一《讀史雜詠二十四》 南渡將才推第一，魏公誤國有誰知。當年若遂中興志，那見秦頭跋扈時。

清・申甫《笏山詩集》卷一〇《恭和御製〈題宋中興聖政草〉元韻》 建炎草草事羞稱，典午猶應遜大興。東晉元帝年號。南渡但憑衣帶阻，中原遑計版圖登。鄂蘄勇畧功難就，李趙忠誠用弗能。忍恥甘心輸幣帛，親征虛意飾鉤膺。吳山浙水居偏適，雪窖水天夢未曾。詎比少康殷社復，遠慚光武漢規仍。鴻猷那足垂編簡，小善纔堪引墨繩。聖鑑千秋昭定論，史官溢美漫相承。

清・朱筠《笥河詩集》卷三《題宋高宗渡江圖》 粘没夜入天長軍，內侍驚告王師分。獨騎被甲發行在，直走瓜步江汾沄。天子出奔法垂鑑，誰歟畫者真慇勤。當時二帝盡北狩，有讐不戴高天雲。梁童伏辜彥善相，亂人左右王所欣。次於東平望急難，自取航海逃妖氛。李綱趙鼎遠安置，無乃逐臭愁芳芬。格天一德授好佐，金牌十二灰奇勳。大書誓表醜天地，四海塞耳豈可聞。區區二竪不能制，中興之業何足云。不知何人好異說，共傳上馬馱神君。藝祖子孫王構在，天道剝落當繁殷。或者時危托符讖，欲以靈怪駭冀羣。到今圖中尤刻劃，波濤不動銜朱幩。飛龍亂流踏平地，奔走魚鼈黿鼉貢。回觀追騎盡駐轡，欲化罔象頭如羵。目張睢盱手摩鏃，天塹羽墮空紛紛。前騎投身試江水，殺機欲涸江身焚。中渡嵯峨壁幾仞，赤日浮動光疑曛。足知遠自橫絶，筆力可却千轅轀。舊聞得之有曹氏，外舅竇過黃珠煩。携我來觀我方醉，發論驚處雷砰磅。題成放筆再取酒，會閱百卷圖千醺。

清・張開東《白茆詩集》卷八《過宋故都》 西洛承周祚，中州肇帝居。五星占象緯，萬國集舟車。地闢儒宗社，天呈宰相書。華夷綜正朔，文武翼皇輿。繼世功全盛，重興典並初。威分藩鎮殺，禍燼黨人餘。北狩仇難雪，南遷樂未舒。平原皆寇盜，故闕已邱墟。弱主殊多梗，權奸竟莫鋤。行成和議定，坐惜武功虛。始信山河固，終知卜晝踈。烽煙連塞馬，塗炭及池魚。豈不炎光赫，誰為蔓草除。於今幾代謝，弔古獨欷歔。

清・彭啓豐《芝庭詩稿》卷六《錢塘懷古六首三》 汴京南渡事偏安，空有高峰屹嶪看。德壽宮中梅石古，太清樓上畫圖殘。駝埋廢棘冬青老，蛩語荒林秋壑寒。閒過披門尋舊苑，鳳凰山色照雕闌。

清・江權《正頤堂詩集》卷八《臨安》 萬家城郭臨安郡，宋室偏安此地存。南渡衣冠忘北狩，西湖歌舞誤中原。寒煙古木迷宮殿，衰草斜陽上寢園。剩有峩山千古恨，海門如雪暮潮喧。

清・曹庭棟《產鶴亭詩一稾・宋故宮二首一》 南渡規模瞥電空，鳳山佳麗久榛叢。藏春有塢迷風鴿，環秀無堂泣露蟲。楊柳自翻新樣白，海堂誰唱故枝紅。游人不識行都感，騎馬悤悤過苑東。

清・梁履繩《澹足軒詩集》卷二《秦檜》 衣缽自汪黃，姦臣復建康。一言傾社稷，半壁割封疆。王氣秦城驛，殘魂繆醜堂。憑它禁私史，遺臭總難藏。

清・余世廉《還浦集》卷三《渡江馬》 泥馬臨江忽化龍，誕登彼岸頌神功。獨憐南渡須臾事，回首江山半壁空。

清・竇光鼐《省吾齋詩賦集》卷八《恭和御製題宋中興聖政草元韻》 建炎祀政本無稱，漫比商高説再興。宋以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為廟號。河汴雖殘都尚在，南陽若駐業同登。幸揚已分中原棄，高宗即位，宗澤累表請還京師。李綱言：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俱不從。卒用黃潛善、汪伯彥言，幸揚州，遂棄中原。禪孝纔延絕緒能。纖佞鉅姦翩接武，忠臣義士憤填膺。戰和計懵心先死，君父讐深念幾曾。不爾黃龍當直抵，何來金字故頻仍。靦顏事大甘聽册，高宗稱臣於金，金册為大（宗）〔宋〕皇帝。曲筆諛尊昧引繩。褒貶麟經兼衮鉞，御題道法一源承。

又 卷一二《題宋高宗中興瑞應圖》 宋弱苦金侵，酖和疾成痼。高宗嘗為質，廟謨幾再誤。微眾誅王雲，當已絕趙祚。虎狼幸脫口，磁相得歷駐。度河適凍合，勤王應召募。京師阻音耗，郡亭矢徒樹。詔為大元帥，擁兵乃自固。彎弓出郭門，但解射白兔。因緣覬寶位，衷情形寐寤。問途幾遷次，觀變濟州路。舉族既北轅，承統固定數。顯仁奏棋卜，矣喜兆即阼。時果謀中興，枕戈豈南渡。宗李陳大猷，耿鄧才兼裕。矧伊父母心，若旱望雨遇。如何苟求息，委去弗肯顧。白水訖無徵，泥馬竟同趣。二佞腹心託，偽黨聲氣附。比金縱檜還，間行柄隨付。河北甘棄捐，士民鬱憤怒。諸將奮智勇，戰守堪倚注。岳家軍朱仙，黃龍期直赴。卻畏二帝

歸，班師詔如鶩。一德屬奸魁，忠魂冤誰訴。靦顏翫湖山，何心計陵墓。畫手繪六事，瑞應亟傳布。貢諛實寫真，肺肝揭毫素。倖福憑神禱，從邪窘國步。事讐適自為，物腐蟲生蠹。天與分南北，人寧無羞惡。圖録考蕭李，存疑資掌故。歌詩擬麟經，貶嚴斧鉞寓。

清・李驥元《李中允集》卷五《白溝河懷古》　宋廷無計退干戈，此地當年戰血多。將帥不歸青鬣馬，君臣長渡白溝河。鼎鐘事業誰傳後，豚犬兒郎只議和。畢竟高宗輕社稷，千秋遺恨滿煙波。

清・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首》卷四九《全韻詩・宋高宗》　忘不共戴天之讐，安苟且一隅之暫。有其志尚恐不能成，忍於恥那復知有憾。奸如秦檜，旌一德之應求。忠若岳飛，致三木之審勘。如斯人也，而得優遊德壽以善終，蓋幸叨天恩之濫。

清・錢棨《湘舲詩稿》卷四《湯陰謁岳王祠二奉祀裔孫岳諭州出家藏遺像展拜之》　河朔軍聲擁背嵬，帳中號令肅風雷。兩宮不雪邊庭恥，三詔何勞廬墓來。直以偏安甘隱忍，相持和議總疑猜。出師同灑英雄淚，誣辨呼天更可哀。嫡孫珂有《籲天辨誣録》。

清・吳宗元《約言書屋詩鈔》卷一《鳳皇山尋宋宮故址》　回首中原落日昏，龍輿草草便南奔。六橋花月羣仙府，五國風霜二帝魂。尚有繚垣遺石址，不堪横笛叫山村。遺民剩有《東京録》，故土繁華只夢存。

清・龔景瀚《澹靜齋詩鈔》卷一《詠史》　牟駝岡上雲壓壘，流血宫庭成海水。過江一馬化爲龍，獻公九子惟重耳。襄陽建康棄不都，斗大臨安入釜底。遺民日夜望旌旗，君王但醉湖山裏。蕲王歸第鄂王死，未報大讎殺壯士。區區一檜亦何能，臣構當時志如此。

清・金夢熊《菰鄉詩鈔》卷一《謁岳武穆王墓二十四韻》　南宋天心厭，中原國勢亡。兩宮留朔漠，半壁剩錢塘。閒氣生名將，精忠有鄂王。登壇森節鉞，下令肅風霜。壯志凌霄漢，深讎憶靖康。孤軍威獨震，百戰勇誰當。屢報元戎捷，奚愁狡寇狂。幾時還帝輦，指日靖封疆。鐵騎行將及，金牌召太忙。偏安羞莫甚，和議策非臧。可奈權臣蔽，無如主德荒。十年功竟廢，三字獄堪傷。父老悲何極，湖山恨更長。黄龍終未搗，碧血久應香。遺廟靈旗閃，高墳石獸昂。鑄姦供唾罵，懷古感蒼涼。毅魄於今在，良弓自昔藏。聖朝宏雨露，御筆煥琳琅。御題偉烈精忠廟額。墓路松楸暗，碑銘日月光。六陵何處是，寂寞吊斜陽。

清・宋大樽《牧牛村舍外集》卷三《錢塘懷古二首一》　將軍呼父誰堪敵，帝室稱臣但乞盟。那顧中原無社稷，始知遠見有書生。十年功廢三人議，一紙魂飛五國城。繞墓南枝空有恨，秋風猶作渡河聲。

清・鄭兆龍《僅存詩鈔》卷二《錢塘懷古・南宋》　宋家遺址倚崔巍，決計偏安事可哀。徒恃金繒謀社稷，誰憐鐘簴沒蒿萊。官軍不向黄龍去，敵帥旋驚白雁來。惆悵六陵風雨遍，冬青寂寞自花開。

清・喬煌《黄葉樓詩鈔》卷一《謁岳忠武王廟》　偏安江左伊誰咎，信任奸回摧棟樑。報國一身渾是膽，含冤六月尚飛霜。崔巍祠宇天同朽，繆醜形軀死不僵。三字獄成功業盡，千秋俎豆享靈長。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卷八〇《[清]朱珪〈宋高宗瑞應圖六絕〉》　渡河冰合媪貽漿，龍衮中宵拜紫皇。半壁東南詩瑞應，苗劉折首又汪黄。

射兔猶應憶射雕，將軍湖上且逍遥。同心君相天如格，不見錢塘起怒潮。

江左曾疑馬易牛，何如羅局定箕裘。春光不耐秦頭重，誰問黄龍愧相州。

天光分照劃江淮，争説臨安石鏡開。燭影漫摇歸秀邸，杉青插又浴香孩。

幾番航海幕紛紜，贏取西湖老白雲。慎勿輕聽張相國，如何容得背鬼軍。

畫手流傳辨李蕭，晉園稽古析纖掣。玉堂休夏披雲笈，聚景湖山緬六橋。

清・楊瑛昶《不易居詩鈔》卷一《登鳳凰山》　偏安半壁阻幽遐，荆棘銅駝感翠華。八代君臣同忍辱，兩朝南北自為家。秋吟蟋蟀堂前雨，春滿芙蓉閣内花。第一峰頭閒駐馬，不堪憑弔日西斜。

清・韋佩金《經遺堂全集》卷二五《南樓令・臨安懷古》　汴水吠官蛙，東京録夢華。換中原、荷桂些些。蕭瑟七陵無麥飯，羹一碗，宋娘家。

金塔禮僧裟，前身尚父衙。緩歸來、何處宫車。兒女踏歌春最苦，開已徧，馬塍花。

又《念奴嬌・鳳凰山》　竟依術者，煞風景、十里西湖填閉。勝

了銷金鍋裏住，泥馬騎來薰醉。勾踐行成，婆留奉表，名色翻和議。吳山第一，畫中指點形勢。　天既報德昭孫，曾經幾代，裋褓輪為帝。臣向樓船爭蟋蟀，君認灘頭牡蠣。去路甌江，收場粵海，要算西南利。龍飛鳳舞，百年已了興廢。

清・翁咸封《潛虛詩鈔》卷一《建炎遺事五首一》　雉堞參差鏁翠巒，競誇龍鳳繞臨安。餘杭山水天然畫，便作東都艮嶽看。

又《建炎遺事五首五》　燈火西湖譙未闌，僊韶一派入雲端。那知風雪天山路，五國城中毳幕寒。

清・吳慈鶴《岑華居士蘭鯨録》卷三《錢塘懷古》　半壁關人事，神州願陸沈。折磨諸將氣，決捨兩宮心。五國穆裘去，重華羽衛臨。青衣行酒日，玉殿賞花吟。痛灑紅鵑血，空聽白鴈音。幾人編竊憤，熱淚一沾襟。

阿柄權奸手，公然社鼠憑。天心憂廟火，春影怪湖燈。玉帶襄陽換，芙蓉太液蒸。宮鶯猶慘黷，仗馬失驍騰。蜑海愁逾闊，江潮怒不升。冬青雖未死，誰與哭諸陵。

清・師範《嘉慶選人後集》卷上《大梁雜詩二》　渡河聲斷水空流，忍把杭州抵汴州。花石綱難完艮岳，清明圖易感樊樓。可憐五國城邊月，同照幽蘭室內秋。繼統人能甘一死，重昏不肯去封侯。

清・師範《鷓鴣吟・杭州雜詩三》　紹興真是小朝廷，天與湖山半壁青。北望無心恢社稷，偏安有意蹴英靈。佛緣空結烟霞洞，國事全荒蟋蟀經。幾向紫陽峯下過，鐘聲依舊起南屏。

清・愛新覺羅・桂芳《敬儀堂詩存・題宋高宗中興瑞應圖為貽晉齋作》　嘉應祠前遮道哭，肅王一去康王獨。太清圖籍已飛灰，蠟詔還從髮中讀。此時決計果收京，進壘澶淵事可成。半夜旌旗應改色，一時將帥舊知名。大義孤忠不見用，十三連戰真堪痛。靈武原同擁戴功，赤符翻借丹青重。蕭郎畫筆最稱工，祇向涼堂灑墨濃。可解狂呼圖鐵象，那能痛飲繪黃龍。傷心句踐興亡地，花月茫茫天亦醉。郡壁纔題誓願詩，學宮已換忘讐字。中原狐兔盡何難，長弓大箭空據鞍。一鞭快渡誇冰合，半臂遥傳任雪寒。雲暗舊都不識路，黃袍夢醒浮江去。難為阿母祝碁心，苦戀前身射潮處。湖山如畫已模糊，粉本偷傳北地無。可惜茴香無瑞應，空教拾得中興書。

清・章銓《染翰堂詩集・錢唐懷古》　不返中原應建康，百年行在竟錢唐。錯疑復踔徽欽帝，枉殺精忠岳鄂王。河洛邱墟空灑淚，金繒和議自疎防。可憐五國城頭骨，劉豫居然有御莊。

清・陳啓疇《詠史擬古樂府》卷下《南自南》　金人縱秦檜還，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帝方喜得一佳士。蓋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聞言，責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塞。

南自南，北自北，天子方喜佳士得。僕射一朝陳二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天子無歸意不懌，尚書開口語便塞。揚州杭州並越州，頻年漂泊龍顏羞。可惜宗爺身已死，猶呼過河三不止。張韓劉岳真英雄，中原匡復無寸功。吁嗟乎！運蹇士行，擊楫士雅。坐困吳江水東瀉，金甌一缺同破瓦。宋之南，晉之東，五十百步將無同，中興至寶何忽忽。

清・陳啓疇《麻田詩草》卷三《詠古九首八》　裂裳無計叩丹閣，上意難回忍細論。北敵狡能留二帝，南軍老不到中原。寄環道遠親心隔，輸幣和成國命存。江左偏安讐未復，長城自壞日光昏。

又《詠古九首九》　處小朝廷國士羞，錦衣驄馬決深籌。八千兵早屯山寺，十萬師曾避海舟。南渡旌旗隨鷁退，西湖花月跨驢遊。莫須三字冤難雪，鐵杖甘從地下酬。

清・樂鈞《青芝山館詩集》卷二《錢唐懷古四首一》　眼裏吳山突兀存，中興舊事那堪論。浮江龍馬偏安局，酹酒風灰二帝魂。寇敵披猖良將盡，朝廷卑小詔臣尊。西湖獨有傷心處，柏樹南枝拱墓門。

清・趙佩湘《恒春吟館詩集》卷上《詠史八》　忍把杭州換汴州，君王到此竟無愁。射潮英氣今何在，還我江山一夢休。

清・楊知新《夙好齋詩鈔》卷一五《金山懷古四首四》　南國輸金辱已殫，堂堂華夏僅偏安。獄成三字傾鵬舉，罪取單詞喪曲端。中酒常悲諸將瘁，騎驢猶念兩宮寒。此生口不言功伐，末路深知避禍難。

清・鍾大源《東海半人詩鈔》卷一九《宋高宗龍池硯歌》　冰天萬里龍聲吞，一龍渡江風濤掀。黑雲一片隨龍奔，墮地凝作青山根。鑿池收入龍精魂，半泓碧養滄溟春。古松煤鏽鱗甲皺，觸手蜷蟉不敢捫。石膚蒼

潤石色温，非烟非雨非苔痕。想龍飽噉墨汁渾，疑有生氣呀呀噴。摩挲古篆鐫虬文，賞奇忍把南渡論。九哥翰墨聞通神，宫藏十硯逾瑤琨。蟾蜍折角都沈湮，龍池其一今猶新。幾餘想見揮豪勤，濡龍鬚友磨龍賓。風雷着紙騰蛟鯤，法兼三體工絕倫。或寫手詔收邊軍，或表和議稱王臣。兩宫消息曾不聞，《孝經》何取書紛綸。旁人笑龍成凡鱗，曷不去此登天門。龍甘一池藏厥身，謂勝失水埋沙塵。無怪牛角山河分，小朝廷喜半壁尊。想當乃祖開國辰，十六州棄連燕雲。傳之十世益不振，偏安局竟貽龍孫。翻輸片石長輸困，完好猶作金甌珍。池中之龍蟠蝹蝹，是龍非龍憑屈伸。只憐鸛鵒眼未昏，舍愁如盼龍沙人。

清・李賡芸《稻香吟館詩文集》卷四《杭州懷古二》　稱姪稱臣筆不停，九哥安坐小朝廷。甘心半壁銷兵氣，唾手三台摘將星。沙幕茫茫淹玉輦，井華湛湛浸銀瓶。祁連冢畔留頑鐵，萬劫饒它便旋零。

又《杭州懷古五》　泥馬南來闢帝畿，殘山一角絆斜暉。金牌已誤黄龍飲，碧水俄驚白雁飛。賸客燕京琴未碎，遺民汐社髮猶晞。杜鵑嘵罷冬青落，玉柙珠襦更式微。

清・吴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一《鳳凰山懷古》　松光透天天欲濕，作勢蟠挐萬蛟立。咫尺蒼茫不辨人，厓山暗捲寒濤入。杭人故事説康王，行宫十里營錢唐。西湖花鳥奉宸賞，不與汴水同荒涼。納涼聞幸翠寒堂，講武還過御教場。此時此山入大内，鳳凰兩在雲中翔。百官環珮花漏午，不知今者唯斜陽。嗚呼宴安鴆毒厚，金牌竟阻黄龍酒。風波獄起墮長城，從此中原非宋有。嗚呼遊戲干戈生，襄陽礮火燒空明。笙歌夢轉秋風急，蟋蟀聲摧白雁聲。主失乾綱臣誤國，撞壞家居良可惜。殘山留作畫圖看，一片傷心天水碧。鳳兮鳳兮兩亦哀，眼見宫闕成蒿萊，金支翠旗安在哉！問月月亦落，看花花未開。隔江風雨諸陵來，棠梨麥飯無人哭。幾樹冬青怪鴟宿，冷落鳳凰青隔竹。

清・吴錫麒《有正味齋詩集》卷四《高陽臺・題蕭照中興瑞應圖》　泥馬祠空，金牛湖冷，照城光竟如何。潤色丹青，殘山已是無多。斜陽縱有閒金粉，料難寫，汴水荒波。算贏來，一著枯棋，字裏黄羅。思量欲墮龍沙淚，忍雙環撇却，半臂拋過。夢裏冰天，恁教隔了黄河。荷花桂子都無恙，怕高臺，擊竹哀歌。賸神靈，枉護冬青，愁滿烟蘿。

清・王灼《悔生詩鈔》卷四《杭州懷古》　江山半壁暮雲陰，陵廟中原宿莽深。北伐旌旗俱隱恨，南來君相果何心。兩宫夢斷歸龍馭，九殿春開照虎林。太息中興英武略，小朝臣事大朝金。

清・愛新覺羅・顯琰《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一七《臨安詠古一》　江山襟帶據東南，宋室偏安競塵談。割據漫論巢燕樂，廢興都付暮潮含。烟波隱迹名全掃，花柳烘春色自酣。多少樓臺餘蔓草，白雲深處小茅庵。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二集》卷六三《康王嗣統》　康王嗣統初，亟應靖國難。五軍次大名，濡遲壁上觀。坐視社稷墟，罔顧黎庶亂。宗澤奮孤忠，勤王兵渙散。濟州遽稱尊，忘讐少果斷。宗祧暫偏安，父兄永北竄。

又《南遷定都》　不思守汴京，南遷避勁敵。廟主載以行，倉皇冒鋒鏑。薦享委守臣，愆禮益疎逖。臨安奉蒸嘗，交章轉指摘。得失豈在兹，興復心淪寂。得位即偷安，一語實貫的。

清・愛新覺羅・顯琰《御製詩三集》卷二二《胡銓論和議》　偏安忘父兄，偷生主和議。良將自誅夷，姦相契心志。孝宗似有為，思退復猜忌。胡銓進忠言，論斷誠詳備。可吊未改移，可賀焉集事。舉朝皆婦人，直諫豈譏刺。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詠史詩二百二十三首・胡銓》　萬民欲食王倫肉，一疏先誅賊檜心。謫後南朝真覺小，蹈來東海不嫌深。流離名姓詢金虜，歌泣君臣記玉音。北伐謀成時較晚，長教遺骨慟徽欽。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集》卷一〇《岳忠武墓》　遺恨中興日，黄龍痛飲難。人猶思北伐，天只許偏安。泥馬滄江在，銅駝故國殘。君臣甘棄土，父子早登壇。少保威名赫，中原箭血瘢。六軍推李郭，四將壓張韓。氣已吞回鶻，心先抵賀蘭。漸收諸郡地，欲問兩宫懽。宰相方通敵，書生忽叩鞍。金繒紛繹繹，玉帳失桓桓。南渡官家弱，東窗婦舌讒。弓藏鐘室慘，劍賜屬鏤寒。自此長城壞，真令志士歎。星沈天上石，瓶泣井邊榦。大樹身先死，神州淚不乾。烏頭邊夢斷，驢背夕陽看。魂定從留守，冤真過曲端。舊編桯史燦，遺帑劫灰完。雷電屍分木，堂封像鑄姦。蒼苔纏古碣，碧澗響哀湍。廢苑春啼鷓，荒陵晝穴獳。祈連高冢時，過客涕汍瀾。

清・張之杰《學福齋詩鈔》卷一《夏日讀史三十首二十八》　高宗無恥事朦朧，反笑瑯琊比朕躬。試問晉元也南渡，何曾稱姪到劉聰。

清・永瑆《詒晉齋集》卷四《題宋高宗瑞應圖》　長江匹馬君王渡，貌似先陵臣普誤。艮嶽纔頹石數峯，錦牚又發梅千樹。杯酒深宮未劇乾，青衣躑躅杯行殘。立康乃在十二月，此時北地元冰寒。登臺氣杳襄陽箭，渡河天與投鞭塹。徽倖傳觀七寶鞭，太息銷鎔一鍋鈁。前身記否臨華渚，錦衣舊樹凄風雨。人間萬誦表忠碑，地下誰逢陳後主。功臣零落月堂深，根括東南苦告緡。延祥觀裏蕭郎筆，不畫流民畫鬼神。有圖合貌雲臺將，有碑亦在浯溪上。吟我中興瑞應詩，厓山夜咽滔天浪。

清・汪彥博《養泉齋詩集》卷三《拜岳鄂王祠墓》　中興名將有四人，但怨屈殺岳將軍。英雄身死亦常事，那有奇冤出三字。將軍精忠貫虹電，早把紅羅繡旗面。官家無意復中原，一片臨安作梁汴。壁上傷心手敕存，當年獎念虛天眷。自從賊檜唱和議，叩馬書生意窺見。不作騎驢韓世忠，復遭誤國黃潛善。黃龍誓擣促班師，北望兩宮涕如霰。縱使鑾廻五國城，豈少苗劉奸搆變。建炎重改靖康春，社稷孤臣血終濺。君不見英皇北狩賴于公，徐石貪成不世功。千載奪門流恨在，湖山英氣表雙忠。

清・王賡言《簣山堂詩鈔》卷七《岳鄂王祠墓一》　錢塘江口怒濤生，千古茫茫恨不平。三十功名竟消歇，百年心迹轉分明。山河頻下孤臣淚，風鶴猶傳破敵聲。報國精忠今已矣，君王空自壞長城。

清・茅潤之《挹青閣詩集》卷三《謁宗忠簡公墓》　荒涼馬鬣枕山隈，奕奕忠魂地下埋。九死難忘渡河役，一言能識撼山才。不愁北虜來無備，只盼南遷駕早回。想見大梁風雨晦，背疽賚憤到泉臺。

清・吳慈鶴《鳳巢山樵求是録》卷一《臨安》　臨安天意本偏安，君相同心遇頗難。鳳輦祇迎長信返，龍荒虛問兩宮歡。茫茫風月閒諸將，草草湖山會百官。可惜壽皇英濟畧，未留蘄鄂與登壇。

清・嚴如熤《樂園詩稿》卷三《岳少保》　禾黍何人慟汴京，漫將叩馬怨書生。北來師相懷奸慝，南渡君王忌父兄。半壁江山吳越老，六朝基業宋梁成。將軍未識朝廷意，苦練如山節制兵。

清・吳文照《在山草堂詩稿》卷二《宋高宗瑞應圖二十四韻》　小據金牛勝，東南帝業偏。誰知符瑞意，卻在中興年。薪膽危兼試，天人應有然。御袍誇入夢，亭牓記飛仙。棋借羅香卜，途看甲馬聯。磁州先旅發，河渚渡冰堅。六事即圖中所繪者。舊事圖形六，新題跋尾全。畫工虛欵識，粉本尚雲煙。父老中原泪，江山再造緣。燕關音不至，馬角望將穿。一振孤軍勢，重期半壁圓。如何忘雪憤，只自議和邊。聽政簾旋撤，還京計屢愆。兩河分界畫，一角賸山川。將速飛牌召，臣掾壓日權。餘靈泥馬乞，幻影雪鴻翩。鄂渚烽偏迅，湖隄花自妍。空馳半臂語，忍見二環連。禍早厓山伏，愁難雪窖填。須知辱在國，那問命關天。軼事叢談証，前聞舊史編。宣和仍院體，海水幾桑田。鳳嶺遺荒址，冬青沒故阡。千秋圖瑞筆，枉其夢華傳。

清・汪仲洋《心知堂詩稿》卷六《湯陰岳忠武王廟》　君相競偏安，先摧大將壇。但言擒虎易，誰念撼山難。朔馬刀頭熱，南枝海上寒。可憐華表鶴，鄉里不重看。

清・劉芳曙《半山園詩草》卷八《南宋詠史十七首一》　泥馬南奔王業開，鳳凰嶺下帝車回。西湖有分飛龍駐，北漠無書寄雁來。入夢江山歸兩浙，格天雲霧亂三台。傷心一着偏安計，千古江南庾信哀。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一《汴城》　一著青衣竟北行，燕雲回首事凄清。金甌那顧坤輿缺，花石惟期艮嶽成。資敵誰拌三鎮地，勤王空集兩河兵。故宮賸有銅駝在，從此東京是鎬京。

又《臨安》　一檜纔亡一檜生，小朝廷自樂昇平。中原竟畫江淮界，歲幣何爭叔姪名。五國城空無馬角，六橋秋好有蟲聲。復讐自是春秋志，千古秦韓一例評。

又卷二七《書張魏公傳》　殺趙哲，殺曲端，一時將士俱心寒。富平潰，符離潰，半壁江山徒破碎。薦才薦秦檜，召軍召鄽瓊。任將不能將，用兵不知兵。事同韓賈功無成，復讐反竊忠義名。烏虖！舉朝滃滃稱公賢，如公功罪胡可言，佳兒賴有張南軒。

清・周樂《二南詩鈔》卷下《朱仙鎮感岳少保事》　偷安久恥小朝廷，浩蕩中原鏖戰兵。正欲揮戈驅壯士，何來叩馬有書生。河山從此金分剖，魑魅空將鐵鑄成。聞説西湖墳墓在，松枝南向作悲聲。

又《謁岳武穆王廟》　唾手燕雲意氣雄，金牌遽墮十年功。殺王竟忍憑三字，知帝無心返兩宮。故老春秋餘涕淚，殘旗風雨護精忠。騎驢

湖上保身計，廟貌可能與此同。

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一《謁岳武穆王祠》　塞外方愁馬角生，小朝廷已定和盟。夫差久自忘於越，樂毅何能下莒城。十載功銷三字獄，一時哭徧兩河兵。九原相見宗留守，幾許英雄熱淚傾。

又《題韓蘄王湖上騎驢圖》　官家甘作湖山主，蓋世英雄皆不武。龍庭萬里悲塵沙，驢背十年老煙雨。使臣奉表渡黃河，百戰江淮終奈何。幸不冤魂沈獄底，得留華髮照湖波。一僮攜酒一隨側，策蹇湖邊任南北。猶狂敢復如灌夫，款段猶堪傲新息。此身孤負舊時勳，但試摩挲刀箭痕。西蜀不聞迎太上，北平安用起將軍。嗚乎王也誠樂此，詎識西湖亦禍水。平章游後王氣終，立馬吳山人至矣。

又　卷三《繡女祠》　宋宮人從高宗南渡，遺落揚州，遂入道，仙去，土人爲立祠，稱曰繡女。

北轅塵土六宮愁，南渡英靈一廟留。公子化龍如晉室，仙人騎鶴在揚州。此身不共金甌缺，當日曾陪玉輦游。空使平山堂下路，驚傳毛女出峯頭。

又　卷一七《觀宋高宗御書杜詩一篇題卷尾》　高宗寫詩必杜甫，杜之忠愛固心許。此卷御書璽印全，自記紹興辛酉年。是時與金定和議，朝廷方遣生辰使。東南半壁號無事，黼座餘閒得遊藝。

清・查有新《春園吟稿》卷八《出汴梁城一》　南渡君臣豈足論，小朝廷願割中原。權奸枋用精忠戮，懷古愴然過宋門。

清・孫爾準《泰雲堂詩集》卷六《宋高宗瑞應圖》　煙塵初沸南薰闕，宮車已嚮青城發。蠟丸夜半詔書來，大名幙府凌晨開。宗梁幾路援兵集，登壇只倚汪黃策。誰憐半壁領巾書，中有穹廬萬行泣。撫牀留守呼渡河，迴騎翻蹴河水過。一條衣帶限南北，從此罷枕尋戈。龍飛鳳舞臨安地，婆留往事應能記。浙臉重臨石鏡看，還鄉減卻英雄氣。貢諂誰矜瑞應重，院本尚遡宣和風。染就一痕天水碧，騰來半壁夕陽紅。相州更接磁州去，畫裏依然舊京路。城郭俄驚白鴈聲，旌旗已撤黃龍渡。有夢難尋五國城，冬青樹底瘞燈檠。九宮不負黃羅卜，萬里終教翠輦迎。一卷生綃空六幅，難圖遼水殘軍哭。徒詩金鏃發無虛，彎弧不逐中原鹿。君不見湖陰夢日壓營圓，店媼傳觀七寶鞭。四星夜聚女牛舍，五馬浮江一龍化。古今一例事無憑，符瑞紛紛說中興。況是神孫能法祖，承天鴸尾天書騰。北盟誰館冰天伴，見聞自録臣勳贊。崇號羣尊德壽宮，貞符敕寫延祥觀。莫道丹青絕世無，投鞭斷塹事須叟。荷花桂子三秋景，已貌吳山立馬圖。

清・郝答《愛吾廬初集・臨安懷古》　錯把杭州作汴州，金湯自壞豈人謀。應知五國城中恨，不係臨安殿下憂。躍馬將軍終賜死，偏安天子慣無愁。南朝一樣風流地，千古傷心淚未收。

又《三字獄》　三字獄，莫須有，此語豈足服人心，當時天下寧箝口。朱仙捷，狂虜走，狂虜未滅君心負，君王唯願偏安苟。二聖若還朕何地，兩勝之環拋腦後。遂使奸臣得借手，東窗密謀從虎難。風波亭下悲風吼，三字獄，莫須有。

清・周孝壩《還讀廬詩鈔》卷七《讀史有感二》　主和主戰劇狐疑，城下要盟辱不思。丁甲羣誇郭京術，山河誰念企弓詩。老嫌經略心何惑，急任文忠事已遲。南渡偷安同玩洩，深宮誓痛目難醫。

清・陳壽祺《絳跗草堂詩集》卷二《宋高宗中興瑞應圖甲子》　《宋高宗中興瑞應圖》，《清河書畫舫》以爲蕭照作，孫名岐《法書名畫録》以爲李嵩作。圖凡六段。弟一段城門蓋磁州也，射免事無考；弟二段飛仙亭射牌默祝；弟三段渡河冰合事，並見《續夷堅志》。弟四段，甲馬問途，無考。按《宋史・汪伯彥傳》，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迹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纍韄，部兵迎王於河上，疑即其事。弟五段，夢徽宗賜御袍，見《續夷堅志》。弟六段，顯仁后祝棋，見《揮麈録》。

洛下先啼鵑淚赤，燕中不報烏頭白。君臣相率拜龍沙，故國塵污天水碧。立康讖見非人謀，九哥天遣留磁州。蠟詔旋開元帥府，水軍兼造江淮舟。宗李寧慚將相略，苗劉轉肆兵戈虐。建炎初政誤汪黃，坐縱楚齊棄京雒。箕尾歸天不可招，秦頭壓日漸生妖。漣水軍還和議定，風波獄上老奸驕。冤哉袒背忠誰察，莫問淮西十五札。艱難豈不識平原，謠諑終須死明月。嗚乎興癈皆光堯，當時瑞應安足昭。渡江劣得驅泥馬，挽弩何曾射海潮。最憐半臂傳書窘，環佩東風塞花隕。空留紫纈憶摩敦，不見青衣返懷愍。夢裏御袍誰賜之，黃羅更卜九宮棋。庸知一局終輕擲，難免長安似弈悲。志荒已罷巡江衆，郡國禎符競來送。靈芝文木九穗禾，紹興雅與中興

頌。崇虛飾誕由人生，日食可賀海可清。昏朝瑞應固如此，奚怪王氣興秦城。我覩此圖獨心鄙，手迹未遑辨蕭李。滄桑百變物偶存，譜入宣和定何似。

清・李彥章《歸楂雜詠・錢塘懷古》 形勢臨安半壁孤，夢華空與話東都。宋家氣運偏安局，聖母湖山孝養圖。大內樓臺非艮嶽，樊樓燈火又西湖。汴州不及杭州好，莫問宣和舊酒壚。

清・洪頤煊《筠軒詩鈔》卷一《宋望祭殿》 泥馬空傳半壁功，當年和議泣英雄。汴京草長迷雙闕，漠北風高怨渚鴻。荒塚年年留麥飯，故園處處隔春風。

清・愛新覺羅・裕瑞《樊學齋詩集・題宋高宗中興瑞應圖四絕》 曲繫輿情可奈何，浪將微讖飾婆娑。太平幾代真天子，不及康王瑞應多。

甲馬龍旌耀將臺，飛仙春晚御香堆。彎弓射兔真英武，底問中原鹿死誰。

天書芝本舊成林，法祖追崇善嗣音。戰守緩須求國是，百祥先且應天心。

丹青搦管繪休徵，何若行軍狀素繒。當日干戈難落筆，漫尋閒迹潤中興。

清・余錫椿《培園詩鈔》卷一《書劉敬傳》 宋室南遷失至尊，稱臣稱姪不堪論。漢家天子真長策，賺得匈奴作外孫。

清・張九鼎《得未曾有齋詩鈔》卷四《秦檜墓》 汪黃已嘆掌絲綸，柄國何堪更老秦。終見兩宮淪敵虜，真憐一德有君臣。和金竟定偏安局，鑄鐵偏留不朽身。最是千秋公道在，行人下馬岳王墳。

又《岳墳》 宰木參天古寺東，孤臣埋骨恨無窮。山川自鑑勤王志，儒雅長留國士風。奸佞共成三字獄，朝廷真棄十年功。中原忍使淪亡盡，歎息偏安此局終。

又《臨安懷古》 秋窗風雨夜挑燈，遺事何堪問紹興。五國播遷空有恨，兩河經略總無憑。北轅誰見宮車返，南渡徒傳歲幣增。剩有湖山千古在，殘碑何處覓諸陵。

清・金朝覲《三槐書屋詩鈔》卷三《過湯陰謁岳忠武祠》 建牙曾欲蕩羶腥，想見孤忠汗簡青。附會竟成三字獄，偏安甘作小朝廷。龍沙略敵傳奇迹，虎帳談兵廢武經。宋代江山何處是，崇祠故里妥英靈。

清・陳炯《煮淩霄樹詩集》卷一《鳳皇山懷古三十四韻》 旺氣鍾南渡，中原日已蹉。掖垣天市廻，秋準故宮摩。山起雲間鳳，人來江上贏。排衙看列石，瞻笏想鳴珂。惻惻談天水，離離愴黍禾。遺編稽小雅，往劫話宣和。自惜遭遷播，全家薦阽痿。雪深悲共窖，星陷命來磨。竟欲分三國，終須仗九哥。詔書飛白練，局子占黃羅。鸞馭塵沙返，龍綃涕泗沱。中興新事業，惡夢舊山河。趙鼎折其奈，錢唐休則那。怵心明主少，睡語相公多。沉鐵都忘綆，銷金但有鍋。闌街荒鼓板，匝地莽干戈。北紫輿情去，東青輦道過。秋風生鐵馬，衰草掩銅駝。感栗愁無限，鐙檠事總譌。一綱成太息，六檜竟誰何？客漫嘲癡漢，君真負孟婆。況當傳奕葉，往復事嬪娶。半壁支殘賸，頻年坐坎軻。生菱呼痛暴，冷盞席讒囮。見說琉璃假，終成心腹痾。葫蘆盤角印，楊柳細腰歌。故國亡龜鑑，他人藉斧柯。雷聲空朶殿，雲隊散仙娥。曲已聞阿剌，笳還溯髡伽。紅兜充梵宇，翠簡委巖阿。遊賞泥從印，鉛華水逝波。淒涼探本穴，寥落問花窠。鵑夢寒煙樹，螳唬夕照坡。祇餘峰十二，終古鬱嵯峨。

清・孟繼垚《靜遠堂詩存》卷一《錢塘懷古一》 龍飛鳳舞帝王州，南渡匆匆駐翠脞。壯志何曾如祖逖，前身畢竟遜婆留。克家有憾傳家好，廟畧無聞將畧優。河有老鴉灘牡蠣，廿年豈易奠金甌。

清・查元偁《硤齋詩存》卷二《南宋》 小朝廷愛住江南，牛角山河一笑堪。只戀臨安忘建業，縱標理學亦清談。金元厄運紅羊劫，朱陸宗風白鹿參。尚有十空經在否，憶翁心史鋼深潭。

清・葉紹本《白鶴山房詩鈔》卷二《謁岳鄂王墓作》 和議書成宋帝封，小朝廷穩占江東。黃龍未抵公休恨，留得冰天住兩宮。

金牌十二使如雲，遂事難言將在軍。若使當年真逆命，屬鏤先已賜吳員。

清・嚴可均《鐵橋漫稿》卷二《岳忠武王墓》 西冷橋畔岳墳在，颯颯南枝大樹寒。二聖還朝何地置，用秦檜語。如王不殺議和難。龍庭痛飲終無日，驢背灰心復桂冠。從此稱臣增歲幣，汴京歌舞滿臨安。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外集》卷四《南宋畫院待詔蕭照畫高宗瑞應圖》 壽岳繁華歇，樊樓燈火涼。青衣悲北狩，白水繼南陽。詞譏先徵

孟，天心早眷康。偏安同晉代，索土兆錢王。半壁江山啓，中原父老望。射樓三矢中，逐兔一鞭揚。棋局黃羅卜，追師鐵騎忙。馬蹄冰上迹，龍衮夢中裳。南渡朝廷小，中興運會昌。九重誇瑞應，六幅寫禎祥。贊缺曹公筆，形摹院體良。樓臺工界畫，人物竝精詳。翰墨推蕭照，淵源出李唐。題名疑召易，愛古記孫張。偶爾披圖畫，因之發慨慷。建炎初肇造，國事正倉皇。閫外呼宗澤，朝端罷李綱。格天臣有閣，祝嘏帝無疆。馬角音塵斷，龍沙雨雪荒。雙環空有約，半臂久俱忘。萬歲呼鸚鵡，雙峯繞鳳凰。諸陵留汴水，行在啓錢塘。德壽宮廷壯，光堯歲月長。起居垂拱殿，燕息奉華堂。白雁謠終應，黃龍恨莫償。我家居浙水，暇日訪餘杭。古殿埋銅輦，秋花冷校場。寒濤終白馬，小劫息紅羊。殘局收滄海，遺編讀《夢粱》。畫師好身手，不爲寫興亡。

清・陳赫《小瓊海詩全集・三集》卷三《海陵雜詠五》　柴墟退保兩淮平，南霸橋邊戰壘經。從此江山還一半，岳家留得小朝廷。

清・朱葵之《妙吉祥室詩鈔》卷五《李忠定公祠》　寒林颯颯嘯西風，丞相祠堂落照紅。兩字金繪終誤國，一時學校獨推公。重新馬渡南遷鼎，難挽烏號北狩弓。八十日中空相業，用賢當六太匆匆。

清・朱葵之《壽閒齋吟草》卷一《謁岳忠武墓》　宋室偏安日，河山氣不伸。反顏無父子，湟背有君臣。功廢十年舊，獄成三字新。南枝瞻宰樹，風雨尚酸辛。

清・宋棣《雞牕百二稿》卷三《鳳凰山懷古》　百萬金繒供幕庭，偷安羞煞小朝廷。宮人迹廢芙蓉閣，丞相名垂蟋蟀經。威鳳運衰來白雁，潛龍骨蛻哭冬青。祇今洶湧潮頭怒，一洗湖山草木腥。

清・盧蘊真《紫霞軒詩鈔》卷一《題岳鄂王像》　三十專征最特奇，朱仙鎮上見英姿。宋高久已忘君父，長角何能阻太師。和議將成蠟信通，黃龍誰阻酒杯空。南朝但識劃江守，不念徽欽在虜中。

紹興名將溯韓張，智勇誰如忠武王。怪底竟成三字獄，憐公不作郭汾陽。

雲雷繞膝有佳兒，視死如歸未忍離。忠孝一家千古重，滿朝和議愧鬚眉。

清・毛國翰《麋園詩鈔》卷三《和人臨安懷古二首一》　南渡匆匆駐翠華，臨安好作帝王家。龍沙五國城頭雪，不壓西湖二月花。

清・鄧廷楨《雙硯齋詩鈔》卷二《錢塘懷古八首一》　高峯天外鬱岩巉，極目煙嵐霸氣銷。犀弩於今低濁浪，鴟夷終古怒寒潮。北征粉黛三春老，南渡山河半壁凋。秋草六陵何處所，冬青久已付薪樵。

清・季蘭韻《楚畹閣集》卷九《宋史雜詠二十》　棄卻中原南渡行，九哥不孝更無情。負他領詔金環寄，何必遙參五國城。

又《宋史雜詠二十二》　十二金牌罷岳軍，分明叔武怕迎君。偏安足滿平生願，那許汾陽立大勳。

清・銘岳《妙香館詩鈔》卷四《讀宋史》　再舉圖燕計已窮，既開邊釁復和戎。南行車駕蒙宵露，北渡旌旗陣上風。花石何年停艮嶽，毳唯隨處作離宮。淒涼五國城頭月，正照西湖歌舞中。

清・侯家璋《守默齋詩集・寄生草》卷六《朱仙鎮弔岳武穆》　凜凜精忠節，生逢國運艱。朝安南渡局，帝憚兩宮還。壯志能摧敵，雄威莫禦姦。可憐牌十二，氣塞賀蘭山。

兩河方響應，此地卻迴軍。禍早胎權相，讒難格大君。江山餘半壁，運祚見中分。枉鑄生頑鐵，千秋跪岳墳。

清・鄭祖琛《小谷口詩鈔》卷一《錢塘懷古一》　靈鷲峰高夕照開，餘杭城郭鬱崔嵬。龍盤山勢浮雲盡，馬蹴江聲動地來。局到偏安留勝迹，人多雜霸惜奇才。西風一掬興亡淚，散作西湖暮雨哀。

又《錢塘懷古二》　栖皇五馬竟南奔，半壁朝廷奉至尊。鐵券艱難收版籍，金牌容易棄中原。杜鵑北望紅千里，天水東流碧一痕。淒絕皇親深巷口，眉彎新月向黃昏。

又《錢塘懷古四》　誰從石上證前身，過眼雲烟迹早陳。一樣孤忠雙少保，六橋千古兩詩人。黃金銷盡鍋難熱，丹竈尋來草易春。猶有南朝孤塔影，照人青髻欲成銀。

清・侯家璋《守默齋詩集》卷六《朱仙鎮弔岳武穆》　凜凜精忠節，生逢國運艱。朝安南渡局，帝憚兩宮還。壯志能摧敵，雄威莫禦姦。可憐牌十二，氣塞賀蘭山。

清・湯國泰《勤業齋詩四集》卷四《岳鄂王墓》　小朝廷譬不欲復，

卻患忠良不盡戮。向使威福擅高宗，縱有權奸難肆毒。當年宋室忘偏安，誰憐雪窖兩宮寒。城下之盟古所恥，長城自壞無心肝。【略】一自獄誣成三字，萬古人慟含冤地。六陵無復樹冬青，南枝認取孤忠志。從此江南輸金辱，匈奴誰復餐其肉。北人自北南人南，天下中分堪痛哭。

清・牟獎陽《涵虛堂詩草・西湖雜詠》 臨安舊是一窮陬，何事高宗珍重留。桃柳二堤湖十頃，特拋中土數神州。

又《臨安懷古》 南朝莫道寂無人，武穆蘄王智勇神。若使長城非自壞，永無胡馬起邊塵。風波獄定朝廷小，醜繆堂封戰壘頻。嘆安息臨安烽火急，西湖踏波一堤春。

清・劉家謀《外丁卯橋居士初稾》卷一《松風堂懷李忠定公》 九哥愛住西湖好，臥虎將軍騎驢老。江山無福建中興，但與英雄寫懷裏。三條竇帶竟何如，此堂幸不歸穹閭。老松夜半吼風雨，猶似堂上孤臣吁。濟世應思學周孔，建言無復知晁董。紹興天使作永嘉，異代渡江兩龍種。七十五日投蓬蒿，側身北望君門高。憂時兩眼汍瀾淚，進入閩江千頃濤。閩江千頃濤聲起，猶道金人渡揚子。森嚴百萬胸中兵，化作長松交劍矢。岳墳老檜亦參天，堪與此松稱比肩。枝柯終古總南向，正氣不使污腥羶。吁嗟乎！半閒六鶴今何在，格天傑閣須臾改。啼鵑血漬冬青花，此堂此松獨千載。

清・蔣湘南《春暉閣詩選》卷一《大梁懷古》 河岳摧殘千載遙，汴城秋色太蕭條。北征車駕真孤注，南渡江山是小朝。天老無書餘鐵塔，園空有玉尚笙簫。阿誰解話興亡事，霜打銅駝淚未消。

清・陳光緒《拜石山巢詩鈔》卷三《岳鄂王墓》 不使將軍報國恩，當時恨事與誰論。十年未雪青衣恥，三字難銷碧血冤。南渡君臣忘大義，北征涕淚滿中原。權奸身死歸鳥有，鐵像何須鑄墓門。

清・俞興瑞《翌莫子集》卷三《宋高宗禁酒牌》 黃龍痛飲不可期，窮廬行酒悲青衣。九哥快樂無一事，閒來魚服山村嬉。山邊酒店攙疏樹，聞到不爲酒稅處。嗚呼！中原租賦皆何在，豈獨區區酒家稅。刀頭飲血士氣怒，糟邱老我天心醉。肉簡牌擊善人，金字牌班虎臣。御牌卻去監酒務，斜陽芳草西溪路。

清・鍾景《簾雲書屋詩鈔》卷四《朱仙鎮謁岳王祠》 渡河指日看功成，豪傑心傾敵膽驚。不信孱王甘半壁，竟容奸相壞長城。階前翠柏含英氣，户外清流咽恨聲。凡席四時猶俎豆，臨安宮殿久榛荆。

清・姜文衡《北山詩鈔》卷二《南宋雜詠十首二》 汴州一棄問誰收，襄漢金陵失上游。邦國宏猷稱設險，春秋大義罪旨讎。偏安尚愧孫吳業，歲幣甘隨石晉儔。萬里長城先自壞，何論土宇保金甌。

清・杜堮《遂初草廬詩集》卷八《岳墓八首》 亡宋者，高宗也。宋不復則必亡，今也自殺其可以復宋之臣，以絶中原之望，而快敵讐之心，凡所以亡宋者，汲汲爲之，如恐不及，孝宗以下何責焉？

中原惟待岳家軍，自返江南更不聞。一曲湖山藏劍珮，千年陵谷變風雲。廟謨忍付沈冤獄，手詔空褒震世勳。滿眼興亡終古恨，漫澆濁酒對斜曛。

王業偏安學六朝，化龍枉負渡江謠。陰謀不惜長城壞，暮氣終教焰火銷。偶拾遺文叶絃管，閒聽往事話漁樵。欲將數斗唐衢淚，灑入錢塘早晚潮。

西湖隱隱抱吳山，一擲燕雲唾手間。壁壘秋風悲馬鬣，旌旗夜雨悵刀鐶。嬌歌煖舞樓臺靜，金闕銅龍日月閒。也有北來消息惡，厭聞軍府報當關。

君王屈膝爲和戎，袒臂明心事不同。豈有鼓鼙思將帥，更誰犴狴論英雄。河山自割天難問，冰雪長埋夢未通。百戰尚餘遺老在，可憐驢背泣西風。

八字猶傳對簿辭，天高地迥此心知。官家不省孤衷剖，國勢真將半壁支。通問每求天上使，背鬼那要帳前兒。金錢買活爲長計，可念金錢有盡時。

又《詠史四首二》 武穆之時，設高宗能視師江上，示天下以兩宮不返，無以生爲忠孝，感激士氣百倍，加以河北響應，義旗所指，不戰自靡，撥亂返正，一大機也！失此不圖藩離，遽撤冤殺，遂聞復何能爲哉！其殺武穆，則亡宋之本，其忘親之罪，任相之非，定都之失，則亦殺武穆之本也！復作此詩，附於《岳墓八首》之後，以質世之論武

穆者！

尺書衣領淚斑斑，不與金牌一日還。鐘室頓教灰壯士，氈廬空復念家山。春回紫闥朝佳節，秋老黃榆眄故關。兒在九重親萬里，夜臺何以覲宸顏。

清・張維屏《松心詩録》卷二《錢塘懷古三》　表忠片石尚嵯峨，天水偏安奈若何。江上龍飛新殿宇，夢中人索舊山河。三千鐵弩精靈避，十二金牌涕淚多。成敗茫茫誰料得，海門南望有驚波。

又《錢塘懷古四》　泥馬歸來脱楚囚，西泠山水足忘憂。蹇驢背上英雄老，蟋蟀聲中敕勒秋。鍋可銷金輕社稷，券曾鑄鐵賜諸侯。逋仙一去梅花冷，看到冬青鶴亦愁。

又 卷八《杭州懷古》　黃龍指日復燕雲，長舌能傾汗馬勳。三字竟成良將獄，六宮空整內人軍。紅羊劫換猶餘恨，白雁聲摧不忍聞。客到西湖增感歎，岳墳纔過又于墳。

清・鄒志路《涓齋遺稿》卷一《八卦田宋籍田》　已定偏安局，難支半壁天。故宮無尺土，遺籍有平田。南北疆爭畫，烝嘗祀苟延。秋風渺禾黍，蕭瑟起寒煙。

清・夏尚志《塵海勞人草》卷二《黃天蕩弔韓忠武》　兼天波浪捲颿檣，此是蘄王舊戰場。江上陳兵功獨振，軍中有婦氣偏揚。紅粧擁鼓驚幺寇，紫塞蒙塵泣上皇。和議難回孱主惑，騎驢歸老恨茫茫。

又 卷九《湯陰謁岳武穆王祠》　曾過西泠拜高塚，又經仁里仰精忠。竟沈黑獄悲三字，未搗黃龍泣兩宮。南渡君心偷旦夕，東牕婦舍話從容。劇憐半壁殘山水，自壞長城恨萬重。

又 卷一三《西湖懷古》　南渡朝廷小，湖光不自由。若將西子比，似帶沼吳羞。鏡照千峰黛，粧開十里樓。嶺雲梳寶髻，城月掛簾鉤。烽火驚來避，笙歌不肯休。蒙塵雙涕淚，忘返一夷猶。帝顧園林喜，神居宗廟愁。鴉班青雀舫，魚服赤龍舟。媚敵誅熊虎，交鄰拜冕旒。甘分南北界，忘卻父兄讐。茲土非京洛，他鄉作汴州。闕唯聞蟋蟀，弱不振箕裘。一自行宮閉，惟餘碧草浮。遊人春聚蟻，禁樹曉鳴鳩。紺殿存三竺，忠墳賸一抔。橋空鳥鵲起，山少鳳皇游。楊柳栽盈岸，芙蕖種作溝。年年寒食雨，飛過六陵秋。

清・黃金臺《木雞書屋詩選》卷三《詠史・宋高宗》　深宮鎮日搨《蘭亭》，弭畧惟憑翰墨靈。痛飲黃龍非朕意，何妨臣搆小朝廷。

清・林鶚《望山草堂詩鈔》卷八《謁趙忠簡祠》　誰教泥馬向南來，目眯神奸爲愛才。公與烏傷兩忠簡，英雄瞻仰到今衰。赤手積瀾挽不回。半壁河山姑草創，中興根本賴深培。力扶孱主能伸義，

清・康發祥《伯山詩鈔・癸巳集》卷三《讀史偶作五》　二帝喪歸五國城，臨安都後竟忘情。忠臣孝子知誰是，何怪龍川論武庚。

又《岳墩詩》　水遠山遙地勢平，將軍誰道此屯兵。偏安人恨朝廷小，野戰公原將略精。閃爍靈旗當檻出，激昂神馬破空行。忠魂或恐冤難洗，每愛西湖水獨清。

清・沈善寶《鴻雪樓初集》卷三《弔岳武穆王》　全由純孝結精忠，南渡賢豪孰與同。誓抵黃龍恢赤縣，難將丹悃挽蒼穹。權奸有獄成三字，天子無心返二宮。弱息尤能明大義，女兒亦是萬人雄。

清・嚴正基《仙舫詩存》卷三《朱仙鎮》　岳家軍到便收京，唾手燕雲功亦成。權相竟能排大將，小朝偏自壞長城。渡河孤負中原望。棄汴徒沮北敵行。痛飲黃龍何日是，太行忠義暗吞聲。

清・袁翼《邃懷堂詩集後編》卷三《讀史雜題》　南渡山河日半淪，龍川才調更無倫。可憐痛詆陳同甫，出自方回賣國人。

清・懷謙《兩間草堂詩稿》卷九《宗留守》　中原王氣已消沉，力守東京俟駕臨。天子未須征虜詔，老臣空負渡河心。愁聞歌舞西湖日，淚灑煙塵北地陰。莫望出師還奏捷，九重隱願在和金。

清・李惺《西漚全集》卷八《岳廟二首一》　不詔班師去，行看朔虜平。是誰贊高廟，乃自壞長城。百戰功全廢，偏安局已成。黃龍府何處，莽莽暮雲横。

清・王慶勳《詒安堂二集》卷四《錢塘懷古》　十三陵樹那堪尋，想到中興感不禁。和議釀成南渡局，偏安灰盡北征心。湖山錦繡朝廷小，宮殿淒涼雉兔深。遙指岳王墳畔路，南枝千古鬱森森。

清・施瓊芳《石蘭山館遺稿》卷一一《謁岳少保墓》　聖湖之水澹

且清，聖湖之上岳王塋。中埋報國精忠字，英光時薄臨安城。墳前頑鐵鑄奸像，拋擊摧殘鑄屢更。白骨自香鐵自臭，賢奸同垂不朽名。小朝誰雪靖康恥，岳家蒼頭軍特起。排牆拐子驚撼山，縛虎老秦只一紙。惟檜有夫復有妻，惟王有父復有子。非王誅檜檜害王，玉石久無兩全理。鄂州城上愁雲深，神鵬夢繞哀鵑音。闔扉一夕長城壞，從此北盟更痛心。天不生王時無宋，天不死王時無金。造物巧成南渡局，河山淚滿英雄襟。轉瞬五更移宋祚，銷盡金窩餘鐵鑄。墓松依舊無北枝，二陵已泣冬青樹。西湖今屬趙家不，保奸戀土誠何故。王靈未忘飲黃龍，酹酒年年湖上路。

清・譚瑩《樂志堂詩集》卷四《一綱謠》 外惟宗澤內李綱，東南半壁關興亡。力主和議憑汪黃，試覽靖康傳信録。趙構東宮親屬目，忘父兄仇甘蛾伏。傾軋更有張魏公，南渡中原不可復。蘇武令，傳唱多，一綱謠，奈若何？

清・陳鍾英《知非齋詩續鈔》卷二《錢塘懷古八首二》 鬱葱佳氣萃錢塘，南渡君臣大業荒。鹿逐中原殊楚漢，龍飛再造愧宣光。江東將相皆人傑，淮北河山作戰場。萬里長城徒自壞，諸陵回首麥風涼。

又 卷八《宋高宗》 當時將相並忠良，十萬横磨劍尚長。不念燕山無馬角，何知羈旅有龍驤。中原枉自留宗澤，南渡安能用李綱。千古興亡同一慨，冬青陵上最淒涼。

清・田依渠《茹古山房詩集》卷一《宋高宗》 任人説是小朝廷，無復回頭望汴京。南國江山都可意，北朝君相久知名。且居黃屋爲臣子，不要青衣作父兄。三十六年真富貴，格天一德屬秦卿。

又 《大梁懷古八首七》 康王甘做小朝廷，那識徽欽是父兄。北極雲山皆失色，西湖風月太無情。金牌已兆長城壞，花石誰教艮岳成。直把杭州作汴州，可能恢復舊神京。

清・陳景高《綠蕉館詩鈔》卷三《臨安》 無端還我舊河山，南渡倉皇事奈何。雪窖冰天空寂寞，六橋三竺自笙歌。金牌召將猶嫌晚，鐵案忘親總不磨。回首昔時生長地，汴京宮闕黍禾多。

清・謝元淮《養默山房詩稿》卷一六《岳忠武王墓》 一抔黃土葬英雄，萬古難泯報國忠。鐵案謀成三字獄，金牌忍廢十年功。自安南渡朝廷小，誰望中原涕淚紅。朽木殘縑還掘棄，冬青遙對恨何窮。

清・齊學裘《劫餘吟・海陵登岳皐謁岳鄂王廟》 天子喜偏安，將軍報國難。目中無兀朮，朝内有秦奸。十二金牌召，江山半壁殘。登堂容我拜，不覺淚流瀾。

清・王汝金《味諫果齋集》卷一《鳳凰山懷古》 岧嶢鳳嶺高如飛，盤旋聳峭環崔巍。康王南渡起宮殿，十里五里陳珠璣。當時結構雖精妙，此日登臨一憑吊。可憐玉樹鎖春風，空有青嵐籠夕照。君不見秦相偏安誤國家，千秋之下尚咨嗟。山僧試話南朝事，靜對青山泣暮鴉。

又 《錢塘懷古八首一》 天然名勝古今無，泥馬南來壯帝都。一代事消風景改，六朝人去夕陽孤。樹高秋老悲猿鶴，花落春深泣鷓鴣。莫道荒涼零落甚，尚留金粉繪西湖。

又 《錢塘懷古八首三》 吹簫猶憶舊時不，勝迹吳山第一流。不見敵人甘抉目，尚期庸王早回頭。魂棲異地千年恨，潮打之江八月秋。文種亦居仇我列，如何白馬肯同游。

清・陳嗣良《學稼草堂詩草》卷五《懷岳武穆》 一自困金人，功將指顧成。西窗三字獄，風波平地生。岳家父子死，天地為震動。此後更無人，金人亦不恐。我今讀宋史，含淚懷精忠。精忠不復作，江山半壁空。竟成千古恨，失計在和戎。

又 《詠史》 論事莫論衰世事，讀史莫讀衰世史。世衰之史令人悲，世衰之事堪髮指。君不見靖康即南渡，宋家天下竟被庸臣誤。東南半壁幸偏安，父兄大讐置弗顧。維時獨有精忠岳武穆，瀝膽披肝仇誓復。陣上戰鼓聲未終，金牌詔下神鬼哭。岳家父子一旦休，天下義士皆含愁。朝廷但知主和議，更無人抗無厭求。玉帛輸盡索子女，狼貪直欲割疆土。堂堂華夏帝王尊，甘讓讐人作盟主。自古君辱則臣死，所爭止此意氣耳。誰非食毛踐土人，人不虛生斯已矣。俯仰天地慨古今，為問和戎為何心。若果議和是長策，當年秦檜亦忠臣。

清・錢國珍《峰青館詩續鈔》卷一《謁岳武穆祠》 古樹依然向北風，棲霞嶺畔弔孤忠。奇冤獄竟成三字，絕域讐誰復兩宮。失計長城偏自壞，甘心半壁孰論功。屬鏤飲刃終和議，鐵鑄奸雄恨未窮。

清・秦緗業《虹橋老屋遺稿・詩》卷四《初秋謁岳墓》　休問杭州與汴州，只餘抔土得長留。岳家父子克全節，宋室君臣忘復仇。柏翠豈隨金氣改，雨零不洗鐵人羞。古今盡爲和戎誤，莫詡當時魏絳謀。

清・趙瀛《紉佩仙館唫鈔・臨安懷古調寄如此江山》　鐵幢苔繡婆留弩，江妃又催潮去。寶玦王孫，瑤笙帝子，化做西湖飛絮。小朝羈旅。歎百戰河山，都成塵土。我亦瓊枝，靡靡行邁賦離黍。　頻年航海正苦，況軒輿北狩，家國何處。半壁金甌，六朝玉燭，換得冬青芳樹。興亡自古。問何似張郎，小樓平楚。春草無情，遍青青輦路。

清・徐思謙《伴梅詩選》卷三《南渡懷古一》　國事生成倒太阿，不堪收拾舊山河。軍中父老同揮涕，朝中奸臣獨議和。三字奇冤沈鐵案，一篇野史仗金陀。荒塋占得趙家土，恢復初心總不磨。

清・劉曰萼《篋山詩草》卷上《宋南渡後事》　屈膝荒庭事可憐，和戎衣鉢竟相傳。趙家三百年天下，半睡他人臥榻前。

清・徐熙珍《華蕊樓遺稿・過岳王墳》　策勳痛飲酒千鐘，好展神威靖塞烽。一自冤成三字獄，更無人去搗黃龍。

宋室偏安轉自安，金牌十二促歸鞍。可憐二帝無還日，千載心灰一片丹。

清・路瑄《蓮漪畫舫吟草・朱仙鎮懷古》　誓抵黃龍痛飲回，金牌無奈竟連催。偏安忍失中原勝，和議全輸宰相才。三字違心冤獄慘，十年涅背大功灰。汾陽一樣中興將，不見何人叩馬來。

清・劉溱《小隱山房詩續鈔》卷三《讀宋史感南渡事疾書一律》　靴中匕首亦韜鈐，忍割河山作半鵝。五夜雲濤馳馬足，九天冰雪泣龍髯。清波碧草孱王畫，錦纜牙旗宰相鹽。獨有冬青陵樹在，年年杜宇哭遺黔。

清・李樹恭《用晦草堂詩・讀南宋史》　建康徧地逞干戈，留守連呼三渡河。有策已成分地計，無人能唱大風歌。格天宰輔埋冤苦，仗節將軍制肘多。掩卷幾回增太息，劍南詩句倍吟哦。

二聖蒙塵未息戈，天分南北限黃河。朝廷已定和戎策，勇士難呼如漢歌。還鎮兩川貽大誤，埋冤三字枉功多。已垂炯戒千秋鑑，黃卷青燈乙夜哦。

清・王熙章《及時山房詩草》卷一《古風四十七首八》　愚哉宋高宗，秦相肆讒毒。下詔岳武穆，班師期孔促。河朔仍歸金，中原不可復。史册讀至此，令人眉額蹙。

清・成占春《海琴山館詩鈔》卷一《讀宋史一》　長策無他但有和，小朝繒幣慨徒多。苟安燕雀方巢幕，難飽豺狼又渡河。馬角君親啼雪窖，雕兒統制煽風波。已聞詔諭宣江上，蹈海人空喚奈何。

清・景星《佑啓堂詩稿》卷三《朱仙鎮懷古》　痛飲黃龍志未酬，燕雲唾手敗奸謀。甘心半壁安南渡，自壞長城忌北仇。一德竟成三字獄，九原難雪兩宮羞。羨他老將知機早，湖上騎驢感白頭。

清・陳樹棠《小芝閣詩集》卷一《錢塘懷古》　錢塘門外湖水清，錢塘江上秋濤鳴。荒烟落日蒼茫裡，城郭千年幾變更。春秋霸業爭蠶食，吳疆越界交相逼。鴟夷一自載忠魂，鳥喙竟能沼敵國。偏隅割據憶錢鏐，還鄉三節傳歌謳。強弩射得潮頭退，英雄浩氣留千秋。鳳凰山下宋宮室，為記南遷曾駐蹕。崔君泥馬煥新祠，小朝廷立偏安日。笙歌燈火清遊樂，相公偏欲耽邱壑。會籠蟋蟀費平章，籌邊那計匡時畧。猖狂胡馬驕且怒，匆匆又促遷鸞輅。趙家塊肉付飄零，行人但指冬青樹。遺迹等滄桑更僕，難盡數歷代興旺。一霎間，惟有湖山仍如故。

清・戴恩溥《見山樓詩藁》卷三《讀宋史漫詠》　靖康戰禍太零丁，南渡君臣睡未醒。和議竟歸庸宰相，中興甘作小朝廷。圖書著譜終何益，花石殃民久不停。封禪天書符讖在，誰能設想到冬青。

清・王闓運《湘綺樓全集・文集》卷一《上征賦》　訪故宋之殿闕兮，宜黍稷之離離。若知富貴之必銷兮，蓋早靜以處沖。思林逋之窈窕兮，曾不爲衰盛而異同。瞻周城之靡迤兮，疑陳亮之欲灌。表山以洩流兮，亦龍盤而蛇貫。宋南渡之遷依，負海隅以爲京。賴江淮之委輸，雖失勢而可疆。彼天命之豈改，卜人心之未忘。痛弱主之荒怠，苟旦夕而要盟。古夷狄之薦侵，專窺內之瑕釁。度力爭之難取，姑取和以徐診。敵計窮而乞和，胡恇蒽而不察。徒洪涊以臨位，俾義勇之氣閉。與束手以割地，毋寧敗而失之。與增幣以齎糧，曷姑棄以爲軍貲。君侜張而神索，民怨憤而心離。卒自壞其家居，亦誰爲之流涕。余觀乎宋宗之方播蕩也，身

顛陷于幽虜。茹餘毒而渡江，知非戰不足以自立，非將不可與圖功。故猶推轂授鉞，夢想頗、牧。寄權閫外，號召巖谷。立百年之基，膺十世之録。既分割而小康，樂宮闕之濱居。目不覩鋒刃之苦，耳不聞切直之謨。故甘以臣姪之空號，易聲色之實娛。故四將喋血而不足，一相搖舌而有餘。而當世詞賦之士人，自謂枚、馬之徒，猶相與夸錢唐之形勝，豔西湖之歌舞，不亦慎乎！處約資於陰謀，忍詬貴於自彊。觀句踐之石室，猶前沈而後揚。何趙構之無恥，擁天下而自喪。滋和戰之紛紛，余至今爲慷慨。

清・潘矩健《亢父詩草・謁湯陰岳忠武王祠》　誓還二聖整皇圖，北狩君臣望眼枯。為敵殺讐渾不解，九哥心事太模糊。

汾陽一出竟興唐，何事將軍百戰場。君意小朝廷已足，莫從成敗判低昂。

撼山容易撼軍難，膽落雲雷大將壇。自誤長城非誤聽，趙家天子利偏安。

海上妖氛近帝都，頻年岌岌要人扶。聖朝恩厚能終始，可有將軍一輩無。

悲風颯爽動靈旗，想見當年戰馬嘶。我采溪毛躬自薦，防邊生恨不同時。

雜録

宋・周煇《清波雜誌》卷一《潛邸瑞應》　高宗繇康邸使虜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彦而次。建炎初，詔省記事迹，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坼『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又《裨將善相》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又《新興吳安》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閭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説於惠山主僧法暉。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爲佳讖則一也。

又《思陵儉德》　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麫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盂，温湯淹飯，茅簷下與汪伯彦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又《建康行宮》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爲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斲，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又《赦書二本》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既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谿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乏策，虜使詭和。欺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又　卷二《蔡童罪惡》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彦、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

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二引《中興記》　初命滕康草赦文，或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上命耿延禧改定以進，且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衆服上有大度，真寬仁聖主矣。

又　引朱勝非《南都朔戴記》　上幸南京登極，勝非建言受命中興，宜築壇行禮，北望二聖，寅受寶册，乃即帝位。因治壇於府東偏，五月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請以中興受命名壇，載於登極典，詔可之。

又　引《遺史》　初上在相州也，閏月十四日夜夢淵聖，盡令解所服袍帶，而以自所服者賜之；望日，上語延禧世則，羣臣不敢對。先是，太上皇帝將禪位，解所服緋衣玉帶賜淵聖，既上出使河北，淵聖又解以賜行，上在河北，懷、衛諸州申狀，皆為靖王，或為康王，或以紀年之號兩當之，至是始驗，靖之為文，立十二月也。蓋淵聖立十二月，而上建大元帥府遂即帝位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甲集《中和堂預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吴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又　乙集《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吕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臾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又　丙集《高宗六飛航海》　《揮麈録》第三録第一卷載高宗六飛航海事：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不測兵之多寡，為之小卻，徬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由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穎士遷兩官，擢通判州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為刑部郎中。紹翁謹按：《揮麈》所載李某事迹皆當，蓋紹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秀岩李公心傳《朝野僉載》以真公德秀嘗以《書》義魁鄉舉。真公業詞賦，亦嘗為魁。著述斯難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宋・王芮《歷代蒙求纂注》　高宗南渡，錢塘是國。七世再傳，壞以姦慝。合數汴京，歷歲三百。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宋高宗名搆，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汴京既陷，康王渡江而南，金兵追之，戰敗而去，因以杭州為行在所，改臨安府。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至幼主，當天朝至元十三年。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七《陵墓・定海縣》　叢塚。宋高宗幸海道，侍衛軍赴舟不及，多死于此，骸骨聚埋巾子山下洗馬池側，因名『叢塚』。

元・張鉉《至大金陵新志》卷一四《摭遺》　宋高宗為康王時，靖康初，避金兵，走甚急。忽有白馬莫知從来，康王乘馳千里，夜宿村市，馬不復見，黎明復来。越數日，康王渡海，自明越海之杭，渡錢塘江，甫登岸，馬復在前。王策之，至晚不見。徧尋之，乃土地廟所塑白馬，尚復微暖流汗。康王即位，行下臨安建白馬廟，歲差官祭之。

建炎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宗諤為將作監，逃難至江滸，而實不攜一錢，徬徨無措，忽覩婦人於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者，妾亦欲渡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没，葉獨得逃生，悵然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圖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設位云『揚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

遼朝崛起部

契丹建國分部

綜述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六九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上卷。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後梁貞明二年），改元神册。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太祖皇帝諱億，番名阿保機，乃斡里小子也。父斡里，為夷離巾，猶中國刺史。帝生而拓落多智，與衆不羣。及壯，雄健勇武，有膽略。好騎射，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所寢至夜會有光，左右莫不驚怪。部落憚其雄勇，莫不畏而服之。

先是契丹部落分而為八，以次相代。唐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侵邊。及阿保機稱王，崩，謚太祖。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咸服屬之。太祖擊黄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太祖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自為一部。』七部許之。其後，太祖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又北伐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之梁通好，梁遣太府少卿高頎、軍將郎公遠報聘。太祖嘗入攻雲州，衆共三十萬。晉王李存勗唐太祖李克用長子也。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留旬日而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太祖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太祖既歸國，更通好于梁。

（神册元年）是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建元曰神册，國號契丹。

初，唐末藩鎮驕橫，互相併吞鄰藩，燕人軍士多亡歸契丹，契丹日益强大。又得燕人韓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與語悦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於延徽有力焉。頃之，延徽逃奔於晉，晉王欲置之於幕府，而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待之益厚。至是以為相，累官遷中書令、平章事。

（神册二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節度使李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邊人嗟怨，為小校宫彦璋謀殺。其裨將盧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馬攻晉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太祖帥三十萬衆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太祖乘勢進圍幽州，揚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鐵汁以灑之，日死千計而攻城不止。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

又　卷二三《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將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

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上》　契丹，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南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卑之地。君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啓後，其王欽德乘中原多故，侵畧諸部，達靼、奚、室韋咸被驅役，由是放帳浸盛。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邪律阿保機代其位。先是，八部互立為主，三年而代，至阿保機，遂怙强不受代。後唐天成元年卒，偽謚大聖皇帝。次子元帥太子德光立，二年，始私建年號曰天顯，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藉其兵勢，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報之。又改元會同。少帝末，南牧渡河，偽稱大遼。死，偽謚嗣聖皇帝。兄突欲子永康王兀欲立，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五年，為燕王述軋所殺。述軋立，虜衆不附，共推德光子齊王述律襲位，殺述軋，時周廣順六年也，號天聖皇帝，更名明，改元應曆。述律好睡，國中目為「睡王」。自世宗平三關，虜氣遂衰。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國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五《四裔考二十二》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於契丹，約為兄弟，贈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既而背約，遣使聘梁稱臣，約共滅晉。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契丹寇晉蔚州，又攻破新州。莊宗遣周德威擊之，德威兵敗，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野，德威拒守百餘日，契丹兵敗，乃解去。

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姻，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　唐天復元年，歲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為本部夷離堇，專征討，連破室韋、于厥及奚帥轄剌哥，俘獲甚衆。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離堇。【略】

（唐天復三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曷魯等勸進。太祖三讓，從之。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設壇于如迂王集會塢，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轄剌、南宰相耶律歐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略】（五年）五月，皇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謀反。安端妻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實。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其罪。出剌葛為迭剌部夷離堇，封粘睦姑為晉國夫人。【略】（六年）冬十月戊寅，剌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剌、寅底石、安端等反。甲申，遣人使梁致祭。壬辰，還次北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濼。是日燔柴。翼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上猶矜憐，許以自新。【略】（七年）三月癸丑，次蘆水，弟迭剌哥圖為奚王，與安端擁千餘騎而至，紿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剌葛引其衆至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晏，其衆驚潰，掠居民北走，上以兵追之。剌葛遣其黨寅底石引兵徑趨行宮，焚其輜重、廬帳，縱兵大殺。皇后急遣蜀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為意。諸將請急追之，上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先所獲資畜

分賜將士，留夷離畢直里姑總政務。

夏四月戊寅，北追剌葛。【略】剌葛率兵逆戰，迪里古以輕兵薄之。其弟遏古只臨陣，射數十人斃，衆莫敢前。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而去。前遇拔剌、迪里姑等伏發，合擊，遂大敗之。剌葛奔潰，遺其所奪神帳於路，上見而拜奠之。所獲生口盡縱歸本土。其黨庫古只、磨朶皆面縛請罪。師次札堵河，大雨暴漲。

五月癸丑，遣北宰相迪輦率驍騎先渡。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袞阿鉢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魯、寅底石自剄不殊。遂以黑白羊祭天地。壬戌，剌葛、涅里袞阿鉢詣行在，以橐索自縛，牽羊望拜。上還至大嶺。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採野菜以為食，孳畜道斃者十七八，物價十倍，器服資貨委棄於楚里河，狼藉數百里，因更剌葛名暴里。【略】十一月，祠木葉山。還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吉凶儀。【略】

（八年正月）首惡剌葛，其次迭剌哥，上猶弟之，不忍置法，杖而釋之。以寅底石、安端性本庸弱，為剌葛所使，皆釋其罪。前于越赫底里子解里、剌葛妻轄剌已實預逆謀，命皆絞殺之。寅底石妻涅離脅從，安端妻粘睦姑嘗有忠告，並免。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敏黠，而蓄姦稔惡。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凶狠，谿壑可塞而貪黷無厭。求人之失，雖小而可恕，謂重如泰山；身行不義，雖大惡，謂輕於鴻毛。昵比羣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北宰相實魯妻餘盧覩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于叛逆，未置之法而病死，此天誅也。解里自幼與朕常同寢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玆可恕乎！』

秋七月丙申朔，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上嘆曰：『致人于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民間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略】

神冊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離堇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丙申，羣臣及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冊。初，闕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鈴金給岡。壇側滿林曰冊聖林。

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離堇曷魯為阿廬朶里于越，百僚進秩、頒賚有差，賜酺三日。立子倍為皇太子。【略】十二月，收山北八軍。

又　卷二《太祖紀下》（神冊四年）秋八月丁酉，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略】

（神冊）五年春正月乙丑，始製契丹大字。【略】

（九月）壬寅，大字成，詔頒行之。【略】

（神冊六年）夏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及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

又　卷六一《刑法志上》　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為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鐘院以達民冤。

又　卷七二《宗室傳・義宗耶律倍》　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又　卷七四《康默記傳》　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析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罷禁網者，人人自以為不冤。頃之，拜左尚書。神冊三年，始建都，默記董役，人咸勸趨，百日而訖事。五年，為皇都夷離畢。會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俘馘甚衆。

又　《韓延徽傳》　後守光為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略】太祖召與語，合上意，立命參軍事。攻党項、室韋，服諸部落，延徽之籌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墾藝，以生養之。以故逃亡者少。【略】即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

又　《韓知古傳》　韓知古，薊州玉田人，善謀有識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歲，為淳欽皇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焉，未得省見。久之，負其有，怏怏不得志，挺身逃庸保，以供資用。

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太祖召見與語，賢之，命參謀議。神冊初，遙授彰武軍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

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

又　卷七五《突呂不傳》　突呂不，字鐸袞，幼聰敏嗜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大字，突呂不贊成為多。未幾，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明年，受詔撰決獄法。

又　卷一一二《逆臣傳上・耶律轄底》　太祖將即位，讓轄底，轄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太祖命為于越。及自將伐西南諸部，轄底誘剌葛等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至赤水城，轄底懼，與剌葛俱北走，至榆河為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始臣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甚嚴，與凡庶不同。臣嘗奏事心動，始有窺覦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耶！』迭剌曰：『謀大事者，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轄底不復對。囚數月，縊殺之。

論說

明・陳際泰《已吾集》卷一二《邊事一》　聞諸長老之言曰：『東方無能為也，祇以為兵端焉；者頭之欲南牧也，先剪蠕蠕；阿保機之欲窺山後也，先併八部。』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四《遼史》　《遼史》起太祖阿保機，不敘先世。本紀既完，追敘於論贊之首，亦是創體。紀稱阿保機生而體如三歲兒，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來事，齟齬言必及世務。伯父當國，疑輒咨焉。又謂豫知死日，『丙戌秋初，必有歸處』，其然豈其然邪？《太祖紀》于殂後稱曰『昇天皇帝』，何其俚也？阿保機長九尺，豐上銳下，誠異人也。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一《遼》　遼初號契丹。太祖名阿保機，聞後唐莊宗為亂兵所殺，謂左右曰：『彼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於是散遣伶人，解縱鷹犬，開拓之主，英風烈氣，矯矯過人，五代諸君，無能望其後塵者。

阿保機死，述律皇后召諸將難制者，悉往見先帝。前後所殺以百數，後遣一人不行，謂后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乃自斷一腕，令置墓中，其殘戾悍虐，視呂雉、武曌，殆有甚焉。

耶律德光，雄鷙狡獪之主也。改國號曰『遼』。當石晉時，委趙延壽入寇，許以中國帝之。受杜重威之降，又許以中國帝之。至衣二人以赭袍，指示晉人曰：『此而主也。』二叛為其所愚，欣然企踵，及得汴梁，則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豈為他人乎？』戲弄宿將，真同小兒，使在中國，殆曹孟德之流與？

清・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三《書遼太祖事》　從古帝王未有能前知者，惟遼太祖阿保機一人。夐出千古，夢日墮懷而生，及生，室有神光，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嘗有神人翼衛。即位五年，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夭矯空中，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中夭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已去千五百里，長僅七八尺，其體尚在金國內庫。元好問《夷堅志》曰：遼祖神冊五年五月，黑龍見曳剌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至，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尻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太祖既兼并八部大人為一部，又於蕃城外自立漢城，南征北伐，無不賓服，控弦十餘萬。五年，詔曰：『朕既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可謂大含溟海，內納春山矣。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籌勝會，自契天人。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作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詔者皆警懼不知何意。是日大舉征吐谷渾、黨次、阻卜等部。大軍兩路，皇太子率兵攻其南，是為南院軍；帝御營攻其北，是為北院軍。八月，次古單于國。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皆勒石紀功。庚子，遣騎攻阻卜，次古回紇城，勒石紀功。遣丞相等略地西南。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黃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四年，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獻黨項俘。三月，饗軍於木葉山。十月，唐以滅梁來告，即遣使報聘。十二月，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於馬山。天顯元年正月，拔扶餘城，誅其守將，遣萬騎為先鋒，破渤海酋裡謹老相之兵，皇太子大元帥南府宰相及南

院諸臣是夜共圍忽汗城。己巳，渤海酋裡謹請降，素服藁索牽羊，率所部降，上優禮而歸之，詔立渤海郡縣，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渤海平定遣使報唐，改渤海國為東丹國，都忽汗城，册皇長子東丹王突欲為人皇王以主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宮。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是月，唐主李存勗被弒，唐魏王李嗣源嗣立，遣使來告國哀。上曰：『聞吾兒自滅梁以後，驕伐洪樂，不恤政事，暱于倡優宵小，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至於此。吾自聞此言，縱放鷹犬，停止畋獵，以自懲創。不然，幾何不與李家兒等。』戊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帳前。辛巳正旦，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有五。皇后蕭氏權國政，以兩子問諸大臣擇立何人，於是東丹王率諸將相同請於太后曰：『皇太子大元帥勛望在海內，當嗣大統，臣無功於國，不敢承嗣。』於是太子德光嗣，是為太宗。論曰：『從古帝王未聞有能前知者，其智如神，千古獨遼太祖一人而已。亶聰明作元后，非天人其孰能與於斯？史言契丹歸後，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圜方正，皆如偏箄，雖去，藁無一枝亂者，克用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逮也。」又嘗合蕃漢生軍為一營，生軍多不願，思逃，而環營有銅索，索上繫鈴與犬，遇有逃者，雖深夜，鈴動犬鳴，故無一敢逸，此可為後世行師節制之法。又遼起塞外，宜乎不識漢文，而首立孔子廟，太祖即親祭孔子。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勒石能銘，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其材藝有足稱者，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故國多文學之士。其史，紀、表、志、傳，皆詳明正大，雖在元代前，而遠出元代之上。其姓以耶律為帝族，蕭為后族，世世昏姻，非元代無氏族之比。惜乎東丹王從海入唐，賜姓名李贊皇，不令留國中嗣太宗而立也。又有所謂再生禮者，每遇母后生辰及各帝自己生辰，則前數日行再生禮，其法以木為几，形如鞍，皇帝解衣冠履襪，散髮袒跣如赤子，偃俯曲躬而入。左右以繡褓盛而舁之，曰：「太子生矣。」或曰：「哥兒生矣。」既而以盆浴身，名洗兒禮。乳媪亦開懷乳之，宮中皆賀太后得子，太后賜宮人湯餅、金錢，每歲必行一次，此祖宗以養其子孫孩提之良知良能，用意深厚，為六經諸史所未有，亦歷代所未聞，惟遼有之，謹附書於後以貽百世。』

清・章邦元《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五《契丹稱帝改元》　回紇既衰，契丹強盛，胡人來入中國，稱帝改元自阿保機始。阿保機既英武，又佐以才智之后，蓋天啟之也。韓延徽本中國人，燕晉皆不能用，使入契丹，為之建百年基業，亦天也。然延徽不忘父母之邦，使中國稍得息肩，視漢之中行說遠矣。

清・陳紹箕《鑑古齋日記》卷四　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為之。此即歐美諸國立民主之法。外國之所以強，在立法簡易，付之公論，故事有實濟。歐美諸國有君主，有君民共主，有民主。民主之國立一總統，由衆公舉，三年一易，殆與契丹之部有王三年一代之意相符耶。

藝文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遼太祖》　大姓賢王八部先，盧龍一道雁門連。東丹射鹿初開國，南牧騰驤自控弦。拓跋魏都同建號，慕容燕國竝編年。晉人父事兒皇帝，石爛無移誓帳前。

雜録

宋・歐陽修《歸田録》卷二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作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前集》卷一六下《邊防・北番地里》　契丹，其先與奚異種同類，俱為慕容氏所破，竄于松漠之地，後居黃龍之北遼澤間。遼澤去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去幽州七百里，其地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泠陘，北界松陘，山川東西三千里。唐置契丹王兼松漠府都

督。光啓中，中原多故，北邊無備，其王欽德稍蠶食，韃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族帳寢盛。天祐末，遂僭號。欽德政衰，別部酋長阿保機彊大，乃攻渤海扶餘城，下之，徙其人而盡有其地。又陷中國平、營二州。石晉有國，割幽、薊、瀛、漠、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賂之。周世宗復收瀛、漠，本朝陷易州，今契丹盡有奚、韃靼、室韋、渤海、扶餘及中國十八州之地。其振武、豐州，舊在胡中，而朝廷置吏領之，今亦陷。其國東南界新羅，熟女真，東際生女真，東北控黑水靺鞨，西抵夏國，西南距河東岢嵐、火山、寧化軍、代、忻、并州，南濱真定，定州西山界，洎保、雄、滄州，東南泛海至京東登、萊州。

宋・洪邁《夷堅甲志》卷一《阿保機射龍》　阿保機嘗居西樓，夜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之西。相去已千五百里，才長數尺。其骸今見置金國內庫，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具，雙角已為人截去，云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謂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清・姚範《援鶉堂筆記》卷三四《史部》　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

按：《遼史・營衛志》則此八部，乃遙輦氏之八部也。云唐開元、天寶間，大賀氏既微，遼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為祖午可汗，即故有族衆分為八部。涅里所統迭剌部，自為別部，不與其列。迪輦阻里，唐賜姓李名懷秀者也。又云，涅里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為七部，大遙輦析為六，而世里合為一。涅里一作泥里，一作雅里，阿保機之始祖。

某部大人遙輦氏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

按：是時遙輦氏立者為痕德堇可汗。樹按：《薛史》作沁丹。

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于其衆，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為何部人也。樹按：阿保機《薛史》作安巴堅。

按：阿保機，迭剌部。《遼史・蕭翰家傳》：樹按：遼之蕭姓始于李松為阿鉢製姓，名曰蕭翰，其後遂蒙為世姓。天皇王之考夷离堇的魯。按：天皇王即阿保機。夷离堇，《國語解》云，管兵馬大官，阿保機之父，重熙後冊為德祖者也。

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民人，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謂諸部欲以所得漢人自為一部，以治漢城。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市廛如幽州之制。

按：炭山即《水經注》沽水發源丹花山。今世謂之丹山者也，炭與丹音誤耳。沽水與濡水下流俱合，故亦云沽水為灤水也。《明一統志》：灤河在雲州堡北六十六里，發源炭山，水幷亂泉，合為此河。北源經古桓州，南下流入開平界。鄭思肖《心史》云：蒙古素以歲二月往陘山避暑，八月還幽州。陘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地坐水鄉，金人舊避暑之地，升開平府。按：此乃元之上都，在今多倫諾爾之西北，炭山值其南，為上都河之源，而其下為灤河，皆酈注之濡水也。濡水已見上。而阿保機所欲居之漢城疑即今之熱河。樹按：《宏簡録》本傳敘所著書無《心史》。又按：今丹山在獨石之西，而鄭思肖以炭山為陘山，則炭山在元上都也，恐未可據，俟更考。《水經注・沽水》云大榆河東南流經滑鹽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漢明帝改曰鹽田水，世謂之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南注鮑邱水。又按：《魏書・地形志》無滑鹽，《水經》酈注鮑邱水，下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余疑今熱河為西漢之漁陽，而滑鹽在其西，在潮河之上也。

阿保機多用漢人。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繹者謂之耶律，名年號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于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東樹按：據此則《遼志》言俘漢民居木葉山，有梟羅箇里水者，與其始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相乖，《唐書》、《歐史》、《遼志》必有一誤也。往來四樓之間，每朔旦東向拜日，以東向為尊，四樓門皆東向。東樹按：《虞庭雜記》文與《歐史》悉同，今不録。

《前燕録》：慕容廆大興四年作東樓，《遼志》：龍化州興國軍本漢安北平縣地，契丹始祖奇音可汗居此，稱龍庭。太祖於此建東樓，又云：天顯元年崩于東樓。樹按：後云述律護其喪歸西樓。按龍化州疑在今開原之西南，與遼陽近。

經營燕雲分部

綜述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八一　（天福二年正月）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為成德節度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景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

（二月戊子）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為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媯州，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剌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拽剌迎降，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剌、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磑，礧也，今人謂之磨。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

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六月甲午）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陘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天福三年七月辛酉）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為契丹用。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太祖大聖皇帝》　（神冊二年）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馬攻晉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

為刺史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太祖帥三十萬衆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太祖乘勢進圍幽州，揚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鐵汁以灑之，日死千計而攻城不止。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

四月，晉王命李嗣源、李存審、閻寶來援德威。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距幽州六十里，與太祖遇。太祖行山上，晉師行澗下，每至谷口，太祖以萬餘騎遮其前，晉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族類。』因躍馬奮檛，三入陣中，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太祖兵卻，晉師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太祖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太祖兵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後，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漲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太祖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歸，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師入于幽州。太祖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

先是，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中國嘗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早穫，清野以待，契丹兵至，則堅壁不戰，俟其去，則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不能輕入。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始芻牧於營、平之間。盧文進來歸，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

又　卷二《太宗嗣聖皇帝上》（天顯十年）十一月，契丹帝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帝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是為高祖。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獻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

胡文定公曰：石敬瑭之罪在不助愍帝。苟以愍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也。

又　卷一八《盧文進傳》　文進與契丹進攻幽州，圍城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晉王親將兵救之，方始解去。契丹以文進為幽州節度使，又以為盧龍節度使。

《遼史》卷一《太祖紀上》（天祐二年七月）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于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及進兵擊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略】

（太祖九年）夏六月，幽州軍校齊行本舉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請降，詔授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名兀欲，給其廩食。數日亡去，幽帥周德威納之。及詔索之，德威語不遜，乃議南征。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略】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為歸化州，媯州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因賜滕彥休名曰述呂。【略】（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關之西，合戰於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殺李嗣恩之子武八。以后弟阿骨只為統軍，實魯為先鋒，東出關略燕、趙，不遇敵而還。【略】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

又　卷三《太宗紀上》（天顯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為晉王，幸其府。敬瑭與妻李率其親屬捧觴上壽。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

以絕援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圍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知此有備，皆逗留不進。從珂遂將精騎三萬出次河陽，親督諸軍。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丁卯，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世為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冊命。【略】

（閏十一月壬申）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白貂裘一、廐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餘之。命迪離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

又 **卷四《太宗紀下》**（會同元年十一月）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略】

（會同四年）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又 **卷三六《兵衛志下》** 太祖建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瑭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為上京。

又 **卷七三《耶律曷魯傳》** 神冊二年，從逼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拒戰可汗州西，敗其軍，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以時暑班師，留曷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救兵繼至，曷魯等以軍少無援，退。

又 **卷七六《趙延壽傳》** 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為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

又 **《趙思溫傳》** 趙思溫，字文美，盧龍人。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為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久之，日見信用。與梁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平、營、薊三州都指揮使。

神冊二年，太祖遣大將經略燕地，思溫來降。【略】

天顯十一年，唐兵攻太原，石敬瑭遣使求救，上命思溫自嵐、憲間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賜協謀靜亂翊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

清・厲鶚《遼史拾遺》卷三《太宗紀下》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破團柏谷，得趙延壽北歸，情甚狎密，復用之秉政。晉主患之，潛使上表，述趙父子事清泰於上黨，擁重兵窺玩神器，清泰亡國，不忠不孝，天下所知，語勿用。戎主以示趙，趙覽訖曰：『晉主不欲令皇帝用臣者，欲負皇帝之厚恩也。』戎主曰：『何也？』對曰：『臣在中原，日掌樞機，此輩方守外鎮，常為臣之所制，中原土地河山，人民甲馬，子女玉帛，津梁要害，內外帑藏，舟車轉輸，臣竝知之，恐皇帝用臣，即爲晉主之患也。』戎主甚悅，乃曰：『卿在中原日所為之事，我不能知，自卿事我以來，即未有過。』乃火其書曰：『我誓不疑汝。』趙再拜，復命兼鎮幽州。後晉之滅，皆趙贊而成之。

論說

宋・佚名《儒林公議》卷下《契丹立石晉》 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之地，修其國之威法，諸戎遂漸為所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尤精緻者籍地，使牧豎汗踐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他日富盛，是等固當踐之。』其用意貪毒，豈易盈哉！自石晉求援，為耶律德光所立，約為父子之國，歲輸絹三十萬，舉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為德光壽。自是失其控壓之要，縻之無全策矣。虜雖時有聘問，不過豐貂大腊，顛駿數四而已。其鄰國曰渤海、女真、室韋、達靼、奚霫之類，皆君奉之。其民强而善戰，堪艱苦，但衆寡不侔，故為所制耳。梁及後唐時，尚有來貢者，自是阻闕，偪於彊力。晉高祖時，桑維翰疏云：『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彊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蓋謂是也。每興兵擾塞，則傳一矢為信，諸國皆震懼奔會，無後期者，每戰必銜枚無喧，傳指顧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晝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蠡角，或為禽鳥之聲，各隨部隊，撤卷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趨敵，則什伍俱前，緩急不相赴援，則盡諸之，故其人能死戰。而又山後郡縣，俗情篤實，高上氣武，士、農、工、商四者俱備，以資其用。其主雖遷徙出入，

非廬帳不居，然有垣壘宮室矣；其民雖瘃墮塞冽，非旃毳不禦，然有衣服染繢矣。自開運中德光亂華，盡得晉朝帑實、圖書。服器工巧事，多摹擬中國，久而益盛矣。始石晉時，關南、山後，初蒞虜民，既不樂附，又為虜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國聲教，常若媮息苟生。周世宗止平關南，功不克就。歲月既久，漢民宿齒盡逝，新少者漸服習不怪，甚至右虜而下漢，其間士人及有識者，亦嘗悵然，無可奈何。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一《遼》 遼幅幀最狹，自遼左以內，暨幽、并二州，但能雄長北方耳。金則包有兩河，盡關陝、江北、淮南之地矣。迨元時混一華夷，土宇較漢唐為更廣。

遼主隆緒獵雲中，郡例有獻。一節使奏云：『臣境內無他產，獨幕僚張儉，一代之寶，敢以為獻。』此節使意識雄獨，豈可求之俗吏中。

藝文

陳述《全遼文》卷一《[遼]耶律隆緒〈傳國璽〉》 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皆慎守，世業當永昌。

元・郝經《陵川集》卷八《白溝行》 西風易水長城道，老濘查牙馬頻倒。岸淺橋橫路欲平，重向荒寒問遺老。易水南邊是白溝，北人為界海東頭。石郎作帝從珂敗，便割燕雲十六州。世宗恰得關南死，點檢陳橋作天子。漢兒不復見中原，當日禍基元在此。溝上殘城有遺堞，歲歲遼人來把截。酒酣踏背上馬行，彎弧更射溝南月。孫男北渡不敢看，道君一向何曾還？誰知二百年冤孽，移在江淮蜀漢間！歲久河乾骨仍滿，流禍無窮都不管。晉家日月豈能長？當時曆數從頭短。日暮途窮更著鞭，百年遺恨入荒煙。九原重怨桑維翰，五季那知魯仲連？只向河東作留守，奉詔移官亦何疚！稱臣呼父古所無，石郎至今有遺臭。

清・彭孫貽《茗齋集》卷一〇《帝豝》 德光蒙父力，乘亂吞中華。燕雲十六州，隨手入馬檛。海內正無主，乾坤紛亂麻。鐵面醜形見，奇策謁官家。石郎貪袞冕，左衽黃袍加。嫠后入北庭，子母如犬猧。幸天獸夷德，轀輬載帝豝。徽吟雪耻詞，萬古一長嗟。

清・單隆周《雪園詩賦初集》卷六《詠史十七》 世里盡朔漠，環秸惟幽荒。黃雲白草間，山鬼羣翱翔。萬騎踏桑林，一箭恢疆場。大矣沙河功，無忝三垂岡。禁臠竊神器，假手於德光。本非毛裏親，傳子冊晉王。哀哀十六州，一旦割封疆。棄衆實啓侮，貽謀安能臧。黃龍徙天仗，掛犬蒞羣方。湯陰空嘆息，安得歸故鄉。

清・閻爾梅《白耷山人詩集》卷六上《東城懷古》 晉王遼主會雲中，遺跡沙南石井東。在昔戰場成遇禮，于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白豹黃狼隨處獵，桑乾叠浪鼓西風。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卷一〇《自雄縣至白溝河感遼宋舊事慨然作》 已割燕雲十六州，雄關形勢咲空留。兩河地與中原陷，三鎮兵誰一戰收。細草鳴駞非故壘，夕陽飲馬又中流。長江南北天難限，一綫何煩指白溝。

清・舒位《缾水齋詩集》卷三《五代十國讀史絕句三十首五》 割取燕雲十六州，火光飛上洛陽樓。鐵穿石爛匆匆甚，紅殺僧堂一樹榴。

清・秦瀛《小峴山人詩集》卷五《白溝河》 拋却燕雲十六州，猛判此地割鴻溝。汴梁立國原來弱，耶律分疆得幾秋。臥榻容人酣枕席，防邊無將豎兜鍪。憐他城下盟何急，終古澶淵恨未休。

清・孫爾準《泰雲堂詩集》卷二《白溝河》 割棄燕雲十六州，白溝當日是鴻溝。盟書一報盧龍塞，戰壘誰增拒馬流。但倚金繒成廟略，不知花石接邊愁。空煩萬里和戎使，攬轡題詩滿驛樓。

清・胡承珙《求是堂詩集》卷五《趙北口懷古》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公孫作健恃婦人，後來更有兒皇帝。盡棄燕雲十六州，石郎心膽真墮地。殿前點檢作天子，從此寰區有寧歲。如何玉斧畫疆圉，坐令金甌失形勢。白溝肯便當鴻溝，欲恃三關作重閉。城下之盟古所恥，詒謀誰使階斯厲。可憐睡榻不容人，雪中却定江南計。只今南北為一家，三輔風烟劇繁麗。時清烽候久銷沉，烟波一片迷浦澨。我來經過十三橋，北斗插天光皙皙。大雄小雄杳靄間，蟹舍漁庄若鱗次。馬蹄踏石聲陵兢，驚起鳧鷖拍沙翅。貪看清景坐牽帷，不覺霜華滿衣袂。

清・吳仰賢《小匏庵詩存》卷一《石敬瑭》 石郎爾何為，不作唐家

堉，願作可汗兒。可汗勅兒作皇帝，兒前上壽割幽薊。明年翁怒索戰來新婦持孫哭蕭寺。吁嗟乎，江山如此付兒戲，作兒何如作堉易，作堉還爾節度使。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遼太宗》 十萬橫磨劍失堅，不教一晌漢兒眠。剖心逆賊誠難恕，噉飯孱王亦可憐。木杖親頒節度使，絳紗仍服會同年。得歸悒悒猶銜恨，帝腹成羝載北還。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遼補遺》 中原草穀半彫殘，車駕南征冒暑還。帝已成羝魂尚健，射狐先到上京山。【略】

羽獵雲中駕未旋，守臣進寶薦名賢。四人兩口先通夢，髣髴殷宗得說年。

雜録

宋・何溪汶《竹莊詩話》卷一八《寄沂水宰許彦國》 《夷堅庚志》云：『許彦國，字表民，青州人。進士高第，工為詩。客游河朔，嘗撰《燕薊餘民思漢歌》，首敘石敬瑭割燕地以賂契丹；次敘耶律德光犯汴京；次虜去嚴峻，燕人思漢之意，詞情悽楚，近千言。卒意云：「燕薊餘民宜自省，百年陷虜直愁人，勿怨肩輿事洪靖。」蓋用唐張洪靖初入燕，肩輿而行，燕人駭異不悅，遂有朱克融之變，其旨深矣。』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八 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已北數千里，改元神冊，與朱梁同年即位，元年丁卯。在位十九年。遼太宗嗣位，諱德光，太祖第二子。改元天顯，元年丙戌，與唐明宗同年即位。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遼太宗赴援，以滅後唐，石氏號晉。晉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太宗，歲貢帛三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

明・陳霆《兩山墨談》卷八 石敬瑭亟於篡立，乃割幽冀以賂契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册上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釁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為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册，循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〇《燕雲失地考》 宋宣和時，與女真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山前後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真終以非晉賂不與。是《宋史》所紀也。

考劉仁恭帥盧龍，未嘗與契丹通。惟《資治通鑑》載守光末年衰困，曾遣韓延徽乞師，然亦無割地事。梁乾化三年四月，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則平、營未割之明證也。其失平、營，肇於周德威作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土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閒。』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克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為盧龍軍，置節度使，則平、營遂入契丹矣。

至灤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燕，暴虐，民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本《金國行程》。既陷平、營，遂改平州為遼興府，而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初，德光又得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為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乃海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關內之地，實不知燕山、平州之同在關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瑟之事，而斡離不卒由平州入寇。本《金國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考。考《歐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守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

來奔。迨三年正月，契丹復陷平州，始不復歸中國耳。

但當時石晉所賂地，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開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以《五代會要》考之，泰州，後唐之奉化軍，今清苑縣，則泰州亦所賂地也。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遠為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故有是命，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幷取之。』是勝州亦所賂內也。載考《金國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所云十六州者，亦或未盡。至史所載十六州中，則蔚州舊為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當時不過統舉言之，不則史誤書也。

若周世宗克復關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胡三省注在涿州。奪孟津關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孟津關，宋以為幽州之會昌縣。胡三省以為莫州之文安縣，然觀下云割文安、大城隸之，則宋說是。而乾寧軍之寧州，契丹所自置者，亦已內附。是山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尚云山前、山後一十七州，則以幽、即燕京。薊、景、檀、順、涿、易為山前地，以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為山後地也。尚少一州，當考。

清・薛福成《庸盦筆記》卷五《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唐廢帝時，石敬瑭舉兵反，遣使求援於契丹，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使者三反，契丹援兵尚未發，或獻計曰：『唐莊宗嫡配韓、伊二妃在此，聞契丹主常稱為塞南第一麗人，慕一見而不得，今許獻之，契丹主必大喜，赴援必速。』敬瑭曰：『二妃年已逾五十，奈何？』對曰：『二妃容顏甚少，盍繪圖獻之？』敬瑭乃募善畫者潛往繪二妃之容，遣使獻於契丹，契丹主果大喜，曰：『昔匈奴得一王昭君，遂為千古佳話。今我一舉而得二美人，死且無憾。』即日舉兵南下，大敗唐兵，冊敬瑭為晉皇帝。敬瑭遣其宰相趙瑩等迎二妃，將送契丹，軍中隱士鄭遨聞之曰：『石氏其無後乎？二妃乃唐莊宗嫡配，天下之母，亦敬瑭之母也。而以賂敵人，不滅何待？』二妃皆哭罵石敬瑭非人也，狗彘不食其餘矣。皆欲求死，則已為人所守，無隙可乘。

西遼延續分部

綜述

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一　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虜俗人大概以小名居官上。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尼瑪哈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尼瑪哈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達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都姑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合董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和勒端之役，令山西、河北運糧給軍。予過河陰縣，令以病解，獨簿出迎，以線繫槐枝，垂綠袍上。命之坐，懇辭。叩其故，以實言曰：『縣饋餉失期，令被撻柳條百，慙不敢出。某亦罹此罰，痛楚特甚，故不可坐。創未愈，懼為腋氣所侵，故帶槐以辟之。』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一四　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於漢北，據曷董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雲中欲圖之。雲中距曷董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

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鬬，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戰鬬，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四《附録二》 大實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實林牙怒曰：『爾敢異議邪？』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陳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實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實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略】

延禧得大實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搗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今舉國為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引馬擴《茹齋自敘》 四軍令大石林牙來相見，云：『南北通好百年，何為舉兵侵奪地土？』僕答曰：『朝廷緣女真海上累遣使人獻還燕地，每以溫言答之，不敢信從。近又得其文牒，具言已據山後，如南朝不要燕地，則渠國自取之，朝廷不得不發兵救燕。』林牙作色云：『河西家謂夏國。累次上表，欲興兵夾攻南朝，本朝每將表章封與南朝，不肯見利忘義，聽用間諜，貴朝纔得女真一言，即便舉兵。』僕答：『夏國雖累形不遜之言，然數十年間，何嘗侵得南朝寸土？女真所言，實有應驗。本朝不唯救應燕地，亦欲自固邊隅。』林牙又云：『君為使人，何得與劉宗吉結約？』僕云：『貴朝諸公，深曾理論，顧僕乃招納使耳！』林牙云：『以兩國和好，不欲留使人，食罷可行，為傳語童貫，欲和則仍舊和；不欲和，請出兵見陣。』

又 卷一二 （宣和四年十二月）五日庚寅，金人到居庸關。蕭后與蕭幹、大石林牙夜出燕城。

《亡遼録》曰：蕭后纔聞居庸失險，夜率契丹并老幼車帳駐城下，聲言剳野寨迎敵，其實避竄，宰相左企弓以下拜辭於門外，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卿等多方保全合境漢民，無使濫被殘害。』遂泣下數行，行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者，契丹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契丹、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奚、渤海諸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大石林牙挾蕭后歸陰山，見天祚，取蕭后殺之。

又 卷九八引趙子砥《燕雲録》 河東五十四州，古契丹沙漠之地。自耶律建國之後，如奉聖歸化州之類，遇有差發，金國不甚計較，著軍數目願南征者甚衆，蓋利金帛子女也。沙子裏在沙院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馬，人藉此為生。五穀惟有糜子、喬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月不雕，雖枯不梗，馬可臥，人亦可臥，柔如氈毯，南接天德雲內，北連党項國南關口，到此數程無水，舊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毬乘水，駝負之。天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迺元妃所生，年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僞弟大石林牙已立為主，稱天輔皇帝，盛聞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待時興舉。

又 卷一七八引粘罕《獄中上書》 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情。臣用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分，猶可為戰，奈杜允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得之反背，有其由也。知父兄妻子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覺，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悖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願陛下釋臣縲紲之難，願成五湖之遊，誓竭犬馬之報。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五》（天會九年春）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女真軍一萬人付右都監耶律余覩，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于漠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覩妻子于女真城。

大石、佛頂，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北土也。使余覩北行，以覩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覩之蓄憾也。

起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覩行。

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九《大實傳》　大實林牙，林牙者，乃其官名，猶中國翰林學士；大實則小名也，北地間無姓者。

大實既降女真，與大酋粘罕為雙陸戲，爭道相忿，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大音柁。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

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覩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城去上京三千里。大實游騎數十，出入軍前。余覩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於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亡，餘黨猶居其地。

又　卷一四《海陵煬王中》（正隆元年）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令）［兵］經畧［屯］田于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强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

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令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遼史》卷三〇《天祚皇帝紀四》　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

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眾，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番，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眾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為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

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

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术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

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為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

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為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

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户。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

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

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為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燕民及諸大臣，興勤王之師，東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篡也。況忍王天祚哉？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為王而去之。幸藉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

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諸葛武侯為獻帝發喪，而後立先主為帝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著以為戒云。

又　卷六〇《食貨志下》　松漠以北舊馬，皆為大石林牙所有。

《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疋。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户，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

又　卷七四《完顏宗翰傳》　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

又　卷八八《唐括安禮傳》（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覩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剌四人，挼剌、招得、雅魯、斡列阿，自邊亡歸大石。上聞之，詔曰：『大石在夏國西北。昔窩斡為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

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紇石烈奧也、吏部郎中裴滿餘慶、翰林修撰移剌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窩斡亂者上京、濟、利等路安置。

又　卷一二〇《世戚傳・石家奴》　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為元帥，石家奴為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

又　卷一二一《忠義傳一・粘割韓奴》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幷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於青塚，以大石為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為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

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為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羣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

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

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鄰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

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户三萬餘求内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禿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

余睹，阿魯帶還奏，幷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為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為武器署直長。

《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淳熙十二年四月）丙子，諜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宣和七年、夏元德七年）秋八月，金兵來侵。

遼主延禧被獲，都統林牙耶律大石率所部西走。金諸帥訛傳乾順約大石取山西諸郡，因縱兵入境，掠取人畜。乾順遣書婁室責之，都統完顏希尹以聞，金主命嚴備之。

又　卷三四（紹興元年、夏正德五年）夏四月，金使來索遼臣耶律大石。

大石，遼太祖八世孫，仕遼為都統林牙。金兵入居庸關，大石迎戰被執，後乘間脱歸。及遼亡，大石率其部衆西行萬餘里，歸者數國，至起兒漫，羣臣冊立為帝，稱西遼，改元延慶。金遣降將耶律余覩等至兀納水，不得濟，還報曰：『聞大石已駐兵和州之域，必與夏國合勢。』金主遣使索之，乾順報曰：『小國與和州地非接壤，且不知大石所在也。』

冬十月，使賀金天清節。

和州回鶻執耶律大石之黨撒瓜、迪里、突迭獻于金，金主知夏國不與大石合，使人入見，諭慰之。【略】

（紹興二年、夏正德六年）九月，金降人耶律余覩來奔，不納。

余覩，遼宗室，叛遼歸金，為西軍大監軍。嘗將兵攻耶律大石于曷董城，失其金牌，粘沒喝疑其與大石通，拘質其妻、子，余覩遂有叛心，潛約燕京統軍檮里謀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以告，兀术自雲中來，聞而未信。已，獲余覩使人，得其與檮里交通狀，即馳至燕京，計殺檮里。余覩父子假游獵名遁走夏國，乾順遣官問『有兵幾何』以二、三百對，遂不納。走塔坦，被殺。

又 卷三八 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夏乾祐十六年春二月，西遼假道伐金。

西遼主大石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名之。是時遣使至夏，假道伐金，中國諜者以聞。孝宗密詔利西都統制吳挺與制置使留正議之。已而，不果。

藝文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東城，信馬尋芳莫問程。春色未如華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牀設饌談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嶇太尖險，隨高逐下坦然平。

三年春色過邊城，萍跡東歸未有程。細細和風紅杏落，涓涓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興，緑野觀耕稱野情。何日要荒同入貢，普天鍾鼓樂清平。

春鴈樓邊三兩聲，東天回首望歸程。山青水碧傷心切，李白桃紅照眼明。幾樹緑楊搖客恨，一川芳草惹羈情。天兵幾日歸東闕，萬國歡聲賀太平。

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臨風嘆客程。溪畔數枝繁杏淺，墻頭千點小桃明。誰知西域逢佳景，始信東君不世情。圓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時平。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徑畔春泉碧，雲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還似識，相親水鳥自忘情。遐方且喜豐年兆，萬頃青青麥浪平。

異域春郊草又青，故園東望遠千程。臨池嫩柳千絲碧，倚檻妖桃幾點明。丹笑風真有意，白雲送雨大無情。歸來不識河中道，春水潺潺滿路平。

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嘆行程。既蒙傾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違素志，雲霞千頃適高情。廟堂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

寓跡塵埃且樂生，垂天六翮歛鵬程。無緣未得風雲會，有幸能瞻日月明。出處隨時全道用，窮通逐勢嘆人情。憑誰為發豐城劍，一掃妖氛四海平。

不如歸去樂餘齡，百歲光陰有幾程。文史三冬輸曼倩，田園二頃憶淵明。賓朋冷落絕交分，親戚團欒説話情。植杖耘耔聊自適，笑觀南畝緑雲平。

襄翁老矣倦功名，繁簡行軍笑李程。牛糞火熟石炕煖，蛾連紙破瓦窗明。水中漉月消三毒，火裏生蓮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昇平。

又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萬里東皇不失期，園林春老我來遲。漫天柳絮將飛日，遍地梨花半謝時。異域風光特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暢飲題玄語，方信無為無不為。

清明出郭赴幽期，千里江山麗日遲。花葉不飛風定後，香塵微歛雨餘時。彫鐫冰玉詩尤健，揮掃龍蛇字愈奇。好字好詩獨我得，不來賡和擬胡為。

異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識君遲。清詩厭世光千古，逸筆驚人自一時。字老本來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出倫詩筆服君妙，笑我區區亦强為。

風雲佳遇未能期，自是魚龍上釣遲。嵓穴潛藏難遯世，塵囂俯仰且隨

時。百年富貴真堪嘆，半紙功名未足奇。伴我琴書聊自適，生涯此外更何為。

又《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炤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付佳處送殘春。

河中風物出乎倫，閑命金蘭玉帚巡。半笑梨花瓊臉嫩，輕顰楊柳翠眉新。銜泥紫燕先迎客，偷蕊黃蜂遠趁人。日日西園尋勝槩，莫教辜負客城春。

幾年萍梗困邊城，閑步西園試一巡。圓沼印空明鏡瑩，芳莎藉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幾，與誰同享瓮頭春。

金鼓鑾輿出隴秦，驅馳八駿又西巡。千年際會風雲異，一代規模宇宙新。西域兵來擒偽主，東山詔下起幽人。股肱元首明良世，高拱垂衣壽萬春。

又《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西胡尋斯干有西戎梭里樞故宮在焉搆室未全終，又見頹垣繞故墉。緑苑連延花萬樹，碧堤回曲水千重。不圖舌鼓談非馬，甘分躬耕學卧龍。糲食麄衣聊自足，登高舒嘯樂吾慵。

異域河中春欲終，園林深密鎖頹墉。東山雨過空青疊，西苑花殘亂翠重。杷欖碧枝初着子，葡萄緑架已纏龍。等閑春晚芳菲歇，葉底翩翩困蝶慵。

坎止流行以待終，幽人射隼上高墉。窮通世路元多事，嬉險機關有幾重。百尺蒼枝藏病鶴，三冬蟄窟閉潛龍。琴書便結忘言友，治圃耘蔬自養慵。

西域渠魁運已終，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馹騎馳千里，一夜捷書奏九重。鞭策不須施犬馬，廟堂良筭足夔龍。北窗高卧薰風裏，儘任他人笑我慵。

重玄叩擊數年終，大道難窺萬仞墉。舊信不來青鳥遠，故山猶憶白雲重。自知勳業輸雛鳳，且學心神似老龍。忙裏偷閑誰似我，兵戈横蕩得疏慵。

又《過閭居河四首》　河冰春盡水無聲，靠岸鉤魚羨擊冰。乍遠南州如夢蝶，暫遊北海若飛鵬。隨堤柳絮風何處，越嶺梅花信莫憑。試暫停鞭望西北，迎風羸馬不堪乘。

北方寒凜古來稱，親見陰山凍鼠冰。戰鬬檐楹翻鐵馬，窮通甚勢變金鵬。五車經史都無用，一鴞書章誰可憑。安得衝天暢予志，雲輿六馭信風乘。

一聖龍飛德足稱，其亡凜凜涉春冰。千山風烈來從虎，萬里雲垂看舉鵬。堯舜徽猷無闕失，良平妙筭足依憑。華夷一混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

自愧聲名無可稱，賢愚混世炭和冰。竊鹽倉鼠初成蝠，噴浪溟鯤未化鵬。賣劍學耕食粗遣，買山歸老價難憑。秋江月滿西風軟，何日扁舟獨自乘。

又　卷一二《懷古一百韵寄張敏之》　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龜兹。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眾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元・尹志平《葆光集》卷上《過大石林牙契丹國大石是契丹語學士名，林牙是小名，中原呼大石林牙為國號》　遼因金破失家鄉，西走番戎萬里疆。十載經營無定止，却來此地務農桑。

羣雄戰力得農桑，大石林牙號國王。幾帝聚兵成百萬，到今衰落亦城荒。

《元好問全集》卷一《蒲桃酒賦并序》　劉邓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盆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盆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祕，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今以屬子，子甯有意乎？』子曰：『世無此酒久矣！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説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

也』。于是乎賦之。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回。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鬱其無涯。斂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于湮埋。序罔象之玄珠，薦清明于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成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悁于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醑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蘗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偕？艱難而出美好，徒酖毒之貽哀。繄工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桎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灾。音衰而鼓鐘，味薄而鹽梅。惟撣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雜録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三《忠文耆德之碑》 御筆嘗謂大石契丹欲加兵于金，又諭結約夏國，又有忽魯竊據上京之報。公奏：『但當嚴備，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

金・劉祁《歸潛志》卷一三《北使記》 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謂予曰：『僕身使萬里，亘天之西，其所游歷甚異，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

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竝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迄斯乃蠻、航里、瑰古、途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

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糺，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紇，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為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

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蒼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縣。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必]手殺而啖，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

其國王闍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

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窻牖餅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廣，弓矢、車服、甲仗、器皿甚異。氈氍為橋，舟如梭然。唯桑五穀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蒲萄為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蒜，美而香。其獸則駝而孤峯，年牛□脊，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野驢。有蛇四跗。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餘禽獸、草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

山曰塔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幎悉羊毳也。其毳殖於地。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間有髯者，并業歌舞音樂。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為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束并回紇字。筆韋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

予曰，嘻，異哉，公之行也。昔張騫、蘇武銜漢命使絕域，皆歷年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嘻笑而還，氣宇恢然，殊不見衰悴憂戚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貯乎胸中，故踐夷貊間若不出閨闥然。身名偕完，森動當世，凜乎真烈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予樂為之書，以備他日史官采云。

元・耶律楚材《西遊録》卷上　訛打剌之西千里餘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之。西遼名是城曰河中府，以瀕河故也。尋思干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百物皆以權平之。環郭數十里皆園林也。家必有園，園必成趣，率飛渠走泉，方池圓沼，柏柳相接，桃李連延，亦一時之勝槩也。瓜大者如馬首許，長可以容狐。八穀中無黍糯大豆，餘皆有之。盛夏無雨，引河以激。率二畝收鍾許。釀以蒲桃，味如中山九醞。頗有桑，鮮能蠶者，故絲亟絕難，皆服屈眴。土人以白衣為吉色，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

尋思干之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者也。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

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　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為務。釀葡萄為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留之。

《元好問全集》卷二八《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于普花兒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憫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户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遭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

元・劉郁《西使記》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己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瀦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輒磕，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廛，閒錯土屋，窗户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幷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畜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牽拖牀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黄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太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户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柯思千。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開，惟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内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録。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奥魯屯駐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過滯埽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五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峰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為墜。諸道竝進，敵大

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呪，日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為凶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豔。過阿剌丁城，馬咱蒼兒人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以沈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以黑白玉為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后妃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十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糖為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土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房中懸鐵絚，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入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翌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善寢，不去衣，雖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奧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絚石墜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貯於囊中。遇惡虫，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蚌滿囊，撼絚，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鍾，有訴者擊之。司鍾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為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鶉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鴨，思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琦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為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復出。阜鵰一產三卵，內一卵生大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騧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嚙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款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在也。然世代浸遠，國號變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印毒即漢身毒也。曰『駝鳥』者，即安息所產大馬爵也。密昔兒，即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產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產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中統四年三月記。

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別號答實祿者，子孫因以為氏，是為答祿乃蠻。其先曰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敞溫。我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祿亡其所部，敞溫奔契丹，契丹以女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穎等處征鎮萬户抄思公。北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敞溫亦卒。公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殫其勞。道遇河水，乳母

先下探其淺深，及肩而返。俄有敗車之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擁其後以濟，遂來歸于太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鴈門之戰，與金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拔足而出，倉黃跣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大靴，不如令者必繩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代盾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劍，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從睿宗大破金兵於鈞州三峰山，盡殲其衆，金人自是不復能軍。睿宗表其功于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十七户。公曰：『民無罪也。』力辭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具帶酒壺盃各一，仍命世領湯陰之户，收其差稅，以供上用。有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户，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人户，仍以忽都虎兼本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邸琮充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豐城，將拔，以疾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失，公得之，以進于三皇后，賜名安坦。察其秀慧，遂以妻公，且諭之曰：『此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育庶子教化的為己子，早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生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公自襁褓時，留三皇后所，張夫人歎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襲其職者？幸別的因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旨而攜公以歸。於是康里夫人卒已久。張夫人每訓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厲，至于有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憲宗在御，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襲父職，遂以公為副萬户，與留乞等征鎮隨潁等處。丙辰冬，又自孛魯哈覩諭征鎮諸軍禀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運納諭公等守邊勿慢軍機，公遵守惟謹，士伍肅然。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忙古䚟兩萬户及所統千户、百户悉聽公言議約束。至是，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與公赴行在，忙古䚟留潁州。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美鬚髯，肩豐多力，善舞刀，尤精騎射，軍士咸畏服之。世祖密勑相士潛出于後，捫其脅，公為不動。上亟稱之曰：『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脅，非極貴之相。』上愕然，即日降金符，命為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議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俗之美，因家焉。遷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歷沔陽、安豐兩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内勸農事。官自武畧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潁屯田府，二州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為立檻設機，縛殺羔置其中以致虎。羔思乳，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之，矢再發，皆中。左右繼至，虎已斃。詰旦，總管李繼昌聞之，乃舉酒為公壽，居民大悦。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褥置于鞍上，左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燔山，虎果出，宜前搏公馬。公以褥擿虎，虎搏褥，據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馬傍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良久，曳歸，剖而視之，矢正貫其心，咸以為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第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謬許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内，且將歸視其家，邀燕真不花俱行。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恃也。緩急當自為計。』明秀至家，召親戚故舊酣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陽受之而退。夜二鼓，伺其衆皆就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鞍馬弓矢，竊其關而遁。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疾馳，各彎弓後向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單騎來，不設備。公誘以自新，明秀素服公之誠，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唐兀康埜仙。曾孫男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火

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今秘書監管勾。餘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別的因公以其卒之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阜原。梁夫人之卒也，孛蘭溪既奉柩權厝于溝先墓之次，遂謀於族人曰：『先世葬大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曷遷於此乎？』孛蘭溪以為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于扶溝，與別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祔焉。其易服而斂也，見抄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錯瑩白如玉，下棺之際，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孛蘭溪將樹碑以表于墓隧，已礱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狀，屬潛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類矣。耶律夫人煢煢然，挈孤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潁府君奮身戎行，披冒鋒鍉，鴈門三峰，功伐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雄偉也！官止於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勳業；婦姑之貞烈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潛竊觀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壯其說，是以後之覽者為之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答祿氏子婿，故述其家世為詳。至所謂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贍，亦足以稱之，非潛所能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為序，而為銘以系焉。銘曰：

草昧之初，群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猗答祿氏，綿綿墜緒，將絕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胤，際于昌期。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為勝，不撓不竦。既戡大敵，遂長萬夫。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垂拔，將星遽隕。襲紫傳龜，繼述惟謹。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載疇其庸，授以民社。兵衛晝閑，農扑于野。叛人跳梁，呼之來前。翦其凶渠，餘黨帖然。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蟻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久淹外服，訖懸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衰，云何不淑？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接踵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視此石章，無忝爾祖。

元・歐陽玄《圭齋文集》卷一一《高昌偰氏家傳》 仳俚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襲國相，答剌罕。時西契丹方强，威料高昌，命太師僧少監來圖其國，恣睢用權，奢淫自奉。王患之，謀於仳俚伽曰：『計將安出？』仳俚伽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少監避兵于樓，升樓斬之，擲首樓下。以功加號仳俚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子第以瞰欲谷之後世為其國大臣，號之曰設，又曰沙爾，猶漢言戚畹也。未幾，左右有疾其功者，譖於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仳俚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寶甚急。仳俚伽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國朝。我太祖皇帝賜以金虎符、獅鈕銀印、金螭椅各一，衣金，直孫校尉四人，飲食供帳殆擬王者，仍食二十三郡。尋賞銀五萬兩，以弟岳璘為質。仳俚伽歿，高昌諸部塗哭巷吊，歲時祠之。岳璘精偉兀書，慷慨以功名自許，貲算悉以畀兄子，身無私焉。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真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為第一義。上聞嘉之，中原諸路悉命統治。既而從平河南，徙鄭縣民萬餘户入樂安，以便摳拊。尋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并賜宮女四人。所得賞賚，悉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礪之。國人聚觀，咋咋艷慕。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公為鑿井置埃，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祖皇帝即位，以中原多盜，還公充大斷事官，從斡真出殿順天等路。公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部清整。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年六十七，卒於保定。今贈宣力保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謚曰莊簡。

清・丁謙《西遼立國本末考》 《遼史》：耶律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世孫，通遼、漢文。善騎射，登天慶八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陞承旨，俗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按：林者，翰林；牙與衙通，官署也。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天祚帝西走雲中，大石在中京，遼中京，即今順天府。與宰相張琳等立秦晉國王為帝。中京不守，天祚責之，大石抗辨不屈。三年，大石在居庸關為金人所執，旋脱歸。四年，天祚欲出兵復燕雲，大石諫，不從。又以前事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西去至哈屯城，在今三音諾顏旗塔末爾河濱。駐北庭都護府，今烏魯木齊。集十八部，誓衆興復，得精兵萬餘人。明年，整旗而西，先以書諭回鶻王。回鶻一名畏吾兒，時據火州兼轄別失八里。即今土魯番烏魯木齊地。假道往大食，回鶻王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國，送至境外。

按：此段史文計有三失。攷遼時，西北屬國多在今喀爾喀境哈屯城，即阿敦城。遼稱鎮州，乃其總要處。大石號召各部圖興復，當在至此城時，乃書於駐北庭府下，失一；北庭都護府乃回鶻境內地，非彼允假道，何能駐此？乃書假道於次年西行之後，雖冠以先字，終屬眉目不清，失二；且哈屯城、北庭府相距二千里，乃連接書之，一似哈屯城即北庭府者，失三；綜此三失，皆因不明地理故耳。

由是兵行萬里，歸者數國。按《西遊記》，鄯思馬以西昌八剌、阿里馬、賽藍、塔什干等城均有回王，必在當時歸附之數。至尋思干，即撒馬兒罕，或改作塔什干，誤。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即呼拉商，一作哥拉生，波斯東北地名，時波斯塞爾柱克朝王建都於此，西域人每以地名為國名，故號為忽兒珊。來拒戰，分三道迎擊，大破之。駐軍九十日，回回國王即塞爾柱克國王。來降。西至起兒漫，即給滿爾波斯東境。羣臣勸進，遂即位，號葛兒汗。《西域史》作古兒汗云，猶言衆汗之汗。天祐皇帝，改元延慶。

按：《遼史》載大石稱帝為甲辰二月五日。錢氏大昕《廿二史攷異》言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二年七月，是大石西去即甲辰年，迨明年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尋思干者九十日，又西至起兒漫在尋思干西南三千里。乃即位，其所歷月日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此言甚是，然未能知其誤處何在。余攷西遼傳五主八十八年，至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始為乃蠻酋屈出律所篡逆，數八十八年，其開國實在甲辰，不知大石即位，改元『延慶』。延慶三年，定都虎思斡耳朵，又改元康國，至康國十年殂，凡十三年。而史云在位二十年，乃從西去稱王以後併記之也。由是而言，大石在起兒漫即帝位為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明甚，《西游記》言大石西走移徙十餘年乃至此地，蓋自西行至定都首尾十年，所言固可據矣。夫奔走長途，艱難創業，歷七年之久，方能有成，詳覈史書，默揣情事，一一脗合，齊氏召南著《歷代帝王年表》，忘在位二十年句，縮減七年，謂國亡於寧宗嘉泰四年甲子，固為舛謬。時乃蠻國尚未亡，豈有王子走投西遼竊據人國之事。即李氏光廷指駁齊誤，謂康國本十七年，史文漏書七字，亦屬臆說，無稽甚矣。

延慶三年，東歸，得善地，建都城於虎思斡耳朵，改元康國。康國十年殂，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后蕭氏稱制，號感天后，攝政七年。子夷列立，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其妹普速完稱制，號承天后，在位十四年，為國人所殺。仁宗次子直魯古立，在位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伺其出獵，伏兵擒之。按：語不盡確，當從《西域史》。而據其位，尊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待終焉。《西域史》：乃蠻古出魯克，即屈出律。自別失八里即上北庭都護府。至庫爾車，即固爾扎，今伊犂寧遠縣。歸於古兒汗。古兒汗妻以女，時東西屬部多叛，畏吾兒哈剌魯等部本屬西遼，時均降蒙古。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為，乃進言曰：『我離舊部久，今蒙古往征契丹，指金國。乘此時，我往葉密爾，故城在今塔爾巴哈台南額密爾河濱。哈押立克、即後海所封海闊跋押立地，今俄闊跋城。別失八里招集潰衆，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既東行，衆果來附，遂至伊斯懇。今門肯斯科，在西遼都城西。奪其庫藏，適貨勒自彌沙貨勒自彌，國名，在鹹海西南，即今基窪國地，時此國新强，滅塞爾柱克朝，後元太祖西征所稱西域主者即此。沙，其爵也。使至，約共謀古兒汗，東西夾攻，而分其地。古出魯克遂進攻八剌沙袞，即西遼都虎思斡兒朶。為西域所敗。時西域軍已至塔剌思，河名有訛，提拉耳城在其河上。而西遼兵復內變，古出魯克再進護古兒汗，陽為尊崇，篡其國自立，越二載，古兒汗憂恚卒。古出魯克既得位，暴斂橫征，民不堪命，又下令國中從佛教，不得奉謨罕默特。即回教始祖名。且自至和闐諭民改教，不從則釘其手足於門，衆咸忿。太祖命哲別征之，軍未至，先遁，沿路民皆不納，將入巴達克山，哲別追到，至撒里黑庫爾即薩雷庫里，在葱嶺絕頂大帕米爾北。山路狹隘處，殺之。《西域史》言地有山谷，名葦拉時尼，深僻不通人行，古出魯克匿其中，哲別遇牧羊人，得其處，獲而殺之，葦拉特尼當即瓦罕部西之瓦爾格地。

按：《元史・曷思麥里傳》，西域谷則斡兒朶即虎思兒朶。人，初為西遼庫爾汗即古兒汗。近侍，後為谷則斡耳朵所屬可散八思哈二城皆在浩罕境內，瑪爾噶朗東。可散圖作闊堪，八思哈圖作烏茲根。長官，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命為大將哲伯即哲別。先鋒，斬乃蠻王屈出律，持其首往徇。可失哈兒、即喀什噶爾。押兒牽、即葉爾羌。鄂端即和闐。等城望風降附，觀此可知哲伯之征乃蠻，蓋先定天山以西各地，然後追斬屈出律，定今回疆各地城也。攷屈出律自辛未年，宋寧宗嘉定四年，元太祖六年。盜據西遼，戊寅年嘉定十一年，太祖十三年。為哲伯所殺，凡八年。

西夏建國部

初具政權規模分部

綜述

《舊五代史》卷一三二《世襲傳一》　李仁福，世為夏州牙將，本拓拔氏之族也。唐乾符中，有拓拔思恭，案：《歐陽史》作思敬。為夏州節度使，廣明之亂，唐僖宗在蜀，詔以思恭為京城西北收復都統，預破黃巢有功，僖宗賜姓，故仁福亦以李為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梁開平元年，授思諫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春，牙將高宗益等作亂，彝昌遇害，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為帥。其年四月，梁祖降制授仁福檢校司空，充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梁祖喜之，超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仁福自梁貞明、龍德及後唐同光中，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於鎮。其年追封虢王。子彝超嗣。

彝超，仁福之次子也。歷本州左都押牙、防遏使，仁福卒，三軍立為帥，矯為仁福奏云：『臣疾已甚，已委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真命。』明宗聞之，遂以彝超為延州留後，以延帥安從進為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從益等率師援送從進赴鎮，仍降詔諭之云：

近據西北藩鎮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薨。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復之初，爰及眇躬，益全大節，統臨有術，遠邇咸安。委仗方深，凋殞何速，忽窺所奏，深愴予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後之慶，宜及於子孫。但以彼藩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駕御之方，定啓姦邪之便。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乍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并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指揮使、押衙已下，皆勒依舊，各與改轉官資。

朕自總萬幾，惟弘一德，內安華夏，外撫戎夷，先既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衆。咸能識時知變，舉族歸朝。從曮則見鎮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及昆仲，並建節旄，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搆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不稟除移，唯謀旅拒，纔興討伐，已見覆亡。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祇陳近事，聊諭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為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生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赦云。

其年夏四月，彝超上言：『奉詔授延州留後，已迎受恩命，緣三軍百姓擁隔，未放赴任。』明宗遣閤門使蘇繼彥齎詔促之。五月，安從進領軍至城下，彝超不受代，從進駐軍以攻之。秋七月，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虛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為僕聞天子，乞容改圖。』時又四面党項部族萬餘騎，薄其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藁，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為蕃部殺掠，死者甚衆。明宗聞之，乃命班師。彝超亦上表謝罪，乃授彝超檢校司徒，充定難軍節度使，既而修貢如初。清泰二年，卒於鎮。弟彝興襲其位。

彝興，本名彝殷，宋受命之初，以犯廟諱故改之。彝超既卒，時彝興為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為留後，唐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晉天福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少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八年秋，彝興弟

綏州刺史彝敏與其黨作亂，為彝興所逐，彝敏奔延州，彝興押送到闕，骨肉二百餘口，朝廷以彝興之故，繫送本道斬之。開運元年春，詔以彝興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漢乾祐元年春，加兼侍中。是歲，李守貞叛於河中，潛使人搆之，彝興為之出師，駐於延州之北境，既而聞守貞被圍，乃收軍而退。周顯德中，累加至守太傅、兼中書令，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春，制加守太尉，始改名彝興。乾德五年秋，卒於鎮。制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光叡繼其位，其後事具皇朝日曆。

宋・錢若水《宋太宗皇帝實録》卷七八　（至道二年五月）癸卯，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來奏邊事，云：『李繼遷率衆萬餘，窺靈州。』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因劫得輜重，遂猖蹶自恣，敢窺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筭矣。』呂端奏曰：『靈武軍儲甚闕，逆黨又據守瀚海津要，環、慶路不通，臣愚以為朝廷於麟府、丹延、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而糧餽得通矣。』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其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來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令持弓矢自衛，并給拒馬，勁弩以衛車乘，行李，士卒令為方陣而行。若寇之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列陣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胷臆，不用條教，當寇之至，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先潰亂，相蹂踐而死，豈謨畫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

宋・曾鞏《隆平集》卷二〇《夷狄》　夏國趙保吉，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為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恭族亂，仁福繼之，故亦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興相繼為定難軍節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傳。彝興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襲。繼筠死，弟繼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州，太宗賜以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捧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為夏州節度使歸鎮。初，保忠之來覲也，保吉言乳母死，出葬郊外，匿兵器葬車中，遁入蕃族，收部曲散亡者，劫西羌種落為邊患，雖賜姓名而侵擾夷落不已。保忠歸，又潛與表裏，遂往依之。保吉不納，復還夏州，牙校已據其城，保忠不得入。及王師進討，俘保忠以歸，故保吉因併夏州之地。真宗即位，始遣使修貢。朝廷遂以保吉為夏州節度使。未幾，乃攻陷清遠軍及靈州。景德元年，劫西蕃至西涼府。潘羅支詐降，保吉受之。羅支合六谷蕃部擊之，保吉中流矢死。

其子阿移襲，更名曰德明，而遣使請命於朝廷，明年奉表歸款。請市青鹽，不允，乃閱馬謀內寇。時秦翰、曹瑋請進兵討擊，上以其人常已歸款，不許。遂以向敏中知延州，令撫納之。敏中請召其子弟宿衛，德明不從，止上誓書并録保吉遺言以聞。真宗念邊兵久戍，乃授德明定難軍節度使，加西平王。又請行青鹽，不允。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八年築堡西州濁輪谷，建榷場以誘致商旅。詔沿邊禁止。自是間擾邊境，攻陷甘州，取西涼府。天聖中德明卒。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　（乾德五年九月）庚子，夏州言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西平王李彝興卒。贈太師，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光叡權知州事。

又　卷二三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己酉，定難軍留後李繼捧來朝，見於崇德殿。繼捧之先，累四世未嘗入覲，繼捧至，上喜，賜白金千兩、絹千疋、錢百萬。其祖母獨孤氏獻玉盤一、金盤三，亦加厚賜。繼捧自陳諸父昆弟多相怨懟，願留京師，遂獻其所管四州八縣。遣使詣夏州，護繼捧緦麻以上親赴闕，縣次續食。【略】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為彰德節度使。先詔綏州刺史李克憲、銀州刺史李克文皆赴闕，乃授克憲單州刺史，克文澧州刺史。克憲初偃蹇不奉詔，遣通事舍人袁繼忠諭旨，遂與繼忠俱至，仍以克文權知夏州。

又　卷二五　（雍熙元年）九月。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內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實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

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貢馬及橐駝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

又　卷三五　（淳化五年正月）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

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以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尚恐稽誅，敢伸前志。

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闕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改姓名，恩渥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於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證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崛強難制，其裨將劉悊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史。』一月之間，生擒其弟。

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凋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忿茲小豎，弗顧遠圖。

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沐甄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惟俟誅夷，報國捐軀，豈復顧慮。

又　卷五六　（咸平六年五月壬子）環州虎翼軍士魏瓊等四人，前為李繼遷所掠，至是遁歸，且言：『繼遷在靈州東三十里東關鎮，樹柵居之，所部人騎約三萬。去歲傷旱，禾麥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畢而防決。凡執役者，有小過則繫頭投於河，令人就下流接視，蕃人則援以出，漢人則否。銀、夏州民衣食稍豐者，並西徙。蕃落數年薦饑，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詔賜瓊等袍帶、緡錢，第補小校、隊長。【略】

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囉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囉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移嗣位，改名德明。【略】

（景德元年）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相繼以聞，且言阿移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阿移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遣阿移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因請遣使弔問，仍令大臣至邊，召賊所親信張浦面議事宜。上曰：『阿移既孤，宜即招撫。然其人多狙詐，儻內蓄姦謀，外示柔順，止居靈州河外，遣使修貢，行商貿易，私繕兵革，干求無度，小不如意，乃竊發為寇，則患益深矣。宜令崇貴與約，如果歸順，則須獻靈州，歸夏州治所，盡還蕃部質子，放散甲兵，即授銀、夏節制；儻以銀、夏荒殘為辭，則河西先歸順人戶見居河東管界者，並追還之。』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又　卷七三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癸亥，保安軍言趙德明率所部營於鐵子山，大起居第。

又　卷七五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甲申，趙德明奉表訴明愛等侵耕其綏州界，乞遣使按視。詔張崇貴詳度，令明愛等還內地。

又　卷七七　（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壬戌，趙德明請割綏州土田、人口隸當道，詔陝西轉運使取元進誓書，與邊臣詳定報之。初，德明以是為請，邊臣言當隸延州，德明復遣使詣闕上訴，故有是命。德明又嘗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轉運使薛奎閱郡籍，得德明常假道黑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伏。

又　卷九五　（天禧四年六月）辛丑，鄜延路鈐轄周文質言，趙德明繼遣人騎寇略熟户，望多發軍馬於慶州界，破蕩族帳，以遏侵擾。上以邊

候興兵，或致生事，止令文質偵邏，密為之備。

又　卷九六　（天禧四年）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七《附録五》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黄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為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為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為親疎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為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

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叡立，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度河掠寇境，以張軍勢。踰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為牙内指揮使，嗣繼筠為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來歸，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

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為寇，奔入蕃族地斤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為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即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為銀州刺史。然繼遷寔無降心，復為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奉表歸順，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為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寧。

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不事畋遊也。』還之。保忠為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壓境，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為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為大校趙光嗣幽於别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隳夏州居民並邊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内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太宗遣使齎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為鄭州團練使。

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青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太宗崩，繼遷乃遣使脩貢，求領藩任，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為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為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衆入西涼府，潘羅支偽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爾當傾心内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真宗嘉之，以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

德明累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凶黠，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為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偽改年為開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厮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厮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

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册，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即位，

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於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曆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於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略】

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為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既多憂虞，必為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靈夏之兵，儻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棗及書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籍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於定川。籍召文貴，責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鬼名壤、臥譽諍三人列名為書，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

明年，遣其臣賀從勗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令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曩霄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册為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户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脩貢職為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户投之契丹，宗真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真遂親將至境上，各據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巵酒為壽，大合樂，仍折箭為誓。及罷，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真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盡更先世所為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於河。

曩霄凡七娶：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咩迷氏，五曰野利氏。野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甯凌哥，貌類曩霄，以為太子。曩霄復納沒啄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為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為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啄氏。初，欲納為甯凌哥妻，曩霄見其美，而自取之，號新皇后。甯凌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廬，為訛龐所殺。訛龐，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因劓創死，年四十六。

方沒藏氏出為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寧令。訛龐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寧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為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為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統和四年二月）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略】

（十二月）丁巳，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李繼遷引五百騎欵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疋。

又 卷一二《聖宗紀三》（統和六年二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略】

（七年正月）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上知其非誠，不許。【略】

（三月）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

又 卷一三《聖宗紀四》（統和八年十二月）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鱗、鄜等州，遣使來告。【略】

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略】

（九年）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敕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略】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於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略】

（十五年三月）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

又 卷一四《聖宗紀五》（統和十八年）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略】

（二十一年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略】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略】（二十二年三月）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略】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為西平王。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十月，遣使來貢。六年，入貢。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八年正月，來謝。三月，又來貢。九月，繼遷遣使獻宋俘。十月，以敗宋軍來告。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為夏國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來謝封册。七月，復綏、銀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於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十年二月，韓德威還，奏繼遷託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西夏遣使來奏德威俘掠，賜詔撫諭。十月，來貢。十二年，入貢。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十四年，又來貢。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封繼遷為西平王。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十六年，來貢。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來貢。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八月，德昭遣使來謝弔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留物。七月，封德昭為西平王。十月，遣使來謝封册。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弔祭，起復。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哀於夏。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為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遣使進良馬。二年，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貢。十一年，聖宗崩，報哀於夏，德昭遣使來進賻幣。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太平興國七年）六月乙亥，遣使發李繼捧緦麻已上親赴闕，其弟繼遷奔地斤澤。【略】

（八年）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略】

（丁亥）西人寇宥州，巡檢使李詢擊走之。

又　卷四六六《張崇貴傳》　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俟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中為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小大，皆崇貴專主之。築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凡五事。而令德明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禀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跋氏。唐貞觀初，有拓跋赤辭者歸唐，太宗賜姓李，置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後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復賜李姓。思恭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仁福卒，子彝超嗣。事具《五代史》。

彝興，彝超之弟也，本名彝殷，避宋宣祖諱，改『殷』為『興』。初為行軍司馬，清泰二年，彝超卒，遂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初，加同平章事。開運初，授契丹西南招討使。漢初，加兼侍中。周初，加中書令。顯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即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

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衆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為帶，且召使問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彝興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帥真福人也。』遂遣使以帶賜之。

乾德五年，卒，太祖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

克睿初名光睿，避太宗諱改『光』為『克』。彝興之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保、定難軍節度使。

開寶九年，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獲牛羊千計，俘砦主侯遇以獻，累加檢校太尉。

太平興國三年，卒，太宗廢朝二日，贈侍中。子繼筠立。

繼筠，初為衙內都指揮使、檢校工部尚書。克睿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太宗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

太平興國五年，卒，弟繼捧立。

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宴群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克憲為道州防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選常參官為通判，以專郡政。

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並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日，宴於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

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淳化初，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保忠乞師禦繼遷，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賜保忠茶百斤、上醞十石。乃獻白鶻，名海東青，以久罷畋獵，詔慰還之。

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為大校趙光嗣閉於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

咸平中，丁內艱，以本官起復，遷右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移復州。

景德元年病劇，上言有子永哥不肖，乞配春州。帝以其病語，乃授永州別駕，詔監軍察之。尋卒，贈威塞軍節度使。克文亦死，贈岳州防禦使。

天禧四年，録其孫從吉為三班奉職。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于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仁顏，仕唐，銀州防禦使。祖彝景嗣於晉。父光儼嗣於周。

建隆四年，繼遷生於銀州無定河，生而有齒。

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

繼捧之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

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沖、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

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為夏國王。

四年，知夏州安守忠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返。

端拱元年，繼捧之節制夏臺，言能歸款，即授洛苑使、銀州刺史。

淳化初，復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翟守素來，又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數月，邊人四十二

族萬餘騎寇環州，屠小康堡，太宗乃遣錢若水弛其禁，因撫慰之。

五年正月，繼遷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岳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遣李繼隆等進討。繼遷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七月，乃獻馬以謝。又遣弟廷信獻馬、橐駝，太宗撫賚甚厚，遣內侍張崇貴詔諭，賜茶藥、器幣、衣物。

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橐駝、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乞禁邊盜掠，詔令謹守疆場，還所盜物。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鄭州團練，留京師。繼遷表鄭文寶誘其部長嵬囉、嵬悉，遂貶文寶藍山令。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

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餽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四月，復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時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諸將，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遶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遷復令軍主史不乩駐屯橐駝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

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户，實封二百户，益功臣號，乃放張浦還。復遣押衙劉仁謙表讓恩命，詔不允，賜仁謙錦袍、銀帶。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

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璨率熟户兵邀繼遷輜重於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來攻破定州，懷遠縣及堡靜、永州，清遠軍監軍段義叛，城遂陷。

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

六年春，遂都於靈州，詔遣張崇貴、王涉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以二萬騎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部署請濟師，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乃遣兵走援。繼遷果據水砦，薄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縋勇士城下，城上鼓噪，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遂率衆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復聚兵浦洛河，聲言攻環州，詔張凝等分兵以待之。

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祥符五年，德明追上繼遷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謚曰神武，廟號太祖，墓號裕陵。

德明小字阿移，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即位於柩前，時年二十三。邊臣以德明初立，乞詔撫之，因賜詔令審圖去就。又詔蕃族萬山、萬遇、龐羅逝安、萬子都虞候、軍主吳守正馬尾等，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緡、茶五千斤；其有亡命叛去者，釋罪甄録。既而康奴彭移等率屬來降。德明遣牙將王旻奉表歸順，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持詔答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德明連歲表歸順。

三年，復遣牙將劉仁勗奉誓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户，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等充旌節官告使，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三萬貫、茶二萬斤，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乃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橐駝三百頭謝恩。

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虜，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五月，母罔氏薨，除起復鎮軍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以殿中丞趙稹為弔贈兼起復官

告使，德明以樂迎至柩前，明日釋服，涕泣對使者自陳感恩。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乃遣閤門祇候袁瑀為致祭使，護送所供物至山。復獻馬五百匹，助修章穆皇后園陵。

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加賜守正功臣，益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俄境内旱，詔榷場勿禁西人市粮，以振其乏。東封，又遣使來獻，禮成，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千户，實封四百户。時遼亦遣使册德明為大夏國王。

明年，出侵回鶻，恆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境内饑，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時王旦為相，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既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大起宫室於鏊子山。會旱，西攻河州、甘州宗哥族及秦州緣邊熟户。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

四年，祀汾陰，進中書令。

五年，聖祖降，加守太保。

七年二月，謁太清宫，遣使來獻方物，加宣德功臣。

八年，築堡於石州濁輪谷，將建榷場，詔緣邊安撫司止之。

九年，因表邊臣違約招納逃亡，云：『自景德中進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户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兹謹守翰垣，頗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財，去者百無十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答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亡，晝時勘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遵紀律，以守封疆。

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為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

七年，甘露降國中。

天禧元年正月，加守太傅，食邑千户，實封四百户。三年春，德明丁繼立母憂，除起復如前制，以屯田員外郎上官佖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閤門祇候常希古為致祭使。冬，郊祀，又加崇仁功臣。

四年，遼主親將兵五十萬，以狩為言，來攻涼甸，德明帥衆逆拒，敗之。

五年，遼復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齎玉册金印，册為尚書令、大夏國王。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絕，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複，遣内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

明年，攻慶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禦備之。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

仁宗即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鬼。

天聖六年，德明遣子元昊攻甘州，拔之。

八年，瓜州王以千騎降於夏。火星入南斗。

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成服于苑中。子曩霄立。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三　太平興國六年秋八月，銀州刺史李克遠襲夏州，不克。

初，繼筠卒，子幼不得嗣。繼捧以季弟襲職，失禮諸父，宗族多不協。克遠素暴悍，與弟克順等率兵襲夏州。繼捧偵知，伏兵以待。克遠兵至，入伏敗死。【略】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綏州刺史李克文請詔使諭夏州入覲。自克遠死，李氏宗族攜貳。綏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上言繼捧不當承襲，恐生變亂，請遣使偕至夏州諭令入覲。克文，繼捧從父也。【略】

十二月，李繼遷攻夏州。

繼遷聞戎人不靖，自地斤澤率衆攻夏州。尹憲使請濟師，太宗詔引進使梁迥領兵往護銀、夏諸州事。繼遷聞之，退。【略】

（太平興國八年）夏五月，戰於葭蘆川，不克。

繼遷數寇河西，銀、夏諸州無寧日。太宗令銀夏綏宥都巡檢使田欽祚與西上閤門副使袁繼忠《宋史・繼忠傳》：『奉詔與田仁朗率兵定河西諸州，大破西人於葭蘆川。』而《田仁朗傳》：『九年，命仁朗率兵巡銀、夏。歲餘召還。』不載破葭蘆川事，且太平興國無九年，二傳疑誤，茲從《荆嗣傳》敘之。率兵巡護。繼遷從橫桪嶺引衆拒之，戰於葭蘆川，不勝，棄鎧甲走。

秋九月，犯三岔口，又敗。

繼遷聞田欽祚、袁繼忠屯兵三岔，控扼夏州要害，潛率衆攻之，不勝，退入狐狢谷。欽祚等出萬井口逐之。繼遷請戰，麾衆圍雄武軍千人於後。繼忠命龍衛指揮荆嗣往援，列陣格鬬。繼遷始却，失人馬七百餘。已，欽祚軍還，依山為營，繼遷亦寨其下。欽祚與嗣募勁卒五十人，乘夜縱火擊之。繼遷不及備，營柵悉燬，軍士死者千餘人。

冬十二月，以西戎兵攻宥州。

初，太宗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引沒界外民歸業。繼遷見部下攜貳，謂張浦曰：『我宗社久墟，蕃衆飢敝。今中國以財粟招撫流民，親離衆散，殆不可支。』浦曰：『宋兵遍駐銀、夏，勢難與爭。宥州富庶，恃横山為界，若誘諸部併力圖之，扼險觀變，亦克復之策也。』繼遷乃誘西戎衆，合二萬人攻宥州。巡檢使李詢率所部蕃、漢卒擊走之。

又　卷四　雍熙元年，繼遷匿地斤澤。夏五月，党項咩嵬族請附。

繼遷攻宥州不勝，仍駐地斤澤，地斤善水草，便畜牧，生聚漸衆。令弟繼沖煽誘諸蕃。咩嵬酋領龐病人乜崖素與南山諸族結黨為亂，率其所部請降，繼遷遣張浦往受之。

秋七月，掠王庭鎮。

鎮在夏州西北，蕃部所聚。繼遷引衆襲之，俘擄萬計。尹憲自夏州赴援不及。【略】

雍熙二年春二月，繼遷誘都巡檢使曹光實殺之。

初，繼遷棄銀州，蕃部拓跋遇入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内地，太宗不許，遂作亂。夏州巡檢梁迥率兵討破之。遇等散居山谷，遣人説繼遷曰：『銀州地居四塞，西接夏、綏，東鄰麟、勝。公家先澤未遠，若潛師以來，遇以蕃衆濟之，城可得也。』繼遷問計於衆，從弟延信曰：『地斤之役，乃備禦之疏，非戰鬬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衆來歸，天假之便，失此不圖，後悔何及？』張浦曰：『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但曹光實老將知兵，若不誘之離城，攻其無備，我軍大創之餘，鶴唳風聲，難保必勝也。』於是令弟繼沖糾合蕃族，自與豪酋破丑重遇貴《新唐書》：党項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又廣州有破丑氏三族。及張浦、李大信等赴銀州。《宋史・夏國傳》：繼遷等赴夏州，以許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而光實從子《克明傳》：『光實擊敵於葭蘆川，戰歿。克明時護輜重在後，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護光實尸還。』夫既云『還軍銀州』，則繼遷紿光實當不在夏州也。紿曹光實云：『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款陳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節。光實信之，且欲擅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設伏，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令從子克明護輜重在後，自從百騎先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起，殺光實，殲其從騎。【略】

遂入銀州據之，自稱定難軍留後，以張浦、劉仁謙為都押牙，預署諸州刺史等官。

繼遷既殺光實，假其旗幟，襲破銀州，獲軍資器械無算。於是，蕃族附者日衆。

又　卷九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契丹封德明夏國王，遂建宮闕于鏊子山。

契丹主隆緒以德明朝貢時至，遣使持冊封為夏國王。《宋史・夏國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遣使册德明為大夏國王。考《遼史・聖宗紀》，大夏國王至太平元年始封。《宋史》誤。德明益自大，役民夫數萬於鏊子山，大起宮室，緜亘二十餘里，頗極壯麗。山在陝西延州境西北，德明駐軍於此，蓋欲窺中國也。【略】

大中祥符六年契丹開泰二年春二月，德明如鏊子山。

德明雖臣宋與契丹，而僭擬日甚。是時，由夏州如鏊子山，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制。

又　卷一〇　（大中祥符九年五月）追上保吉尊號。

德明既僭帝制，令官屬建議祀典。劉仁勗曰：『先王創造大業，中道崩殂。今徽號未加，非報本追崇之意。』德明用其言，上保吉尊號曰『應

運法天神智仁孝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群臣上表賀。【略】

（天禧四年）冬十一月，城懷遠鎮為興州，定都之。

靈州懷遠縣，始於後周，宋初廢為鎮。保吉取靈州時，盡逐居民城外，遂皆徙依懷遠。德明以龍見之祥，思都其地，謀之於衆，僉曰：「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來。不若懷遠，西北有賀蘭之固，黄河繞其東南，西平為其障蔽，形勢利便，洵萬世之業也。況屢現休徵，神人允協，急宜卜築新都，以承天命。」德明善之，遣賀承珍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搆門闕、宮殿及宗社、籍田，號為興州，遂定都焉。【略】

天聖二年契丹太平四年春二月，德明作省鬼城於定州。

定州省鬼山，在懷遠西北百餘里，土地膏腴，向為蕃族樵牧地。德明於山之西南麓築城，以馭諸蕃。

又 卷一一 （天聖六年夏五月）遂立元昊為太子。

德明三子：長元昊，衛慕氏生；次成遇，咩米氏生；幼成鬼，訛藏屈懷氏生。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每出乘馬，令從衛步卒張青蓋，以二旗前導，百餘蕃騎自隨。十餘歲時，見德明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輒斬使者，嘗諫曰：「吾戎人，本從事鞍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則人誰肯為我用乎？」德明奇之。及長，圓面高準，身長五尺餘，沈括《筆談》：曹瑋在陝西日，聞元昊常來牙市中，欲識之，屢使人伺之，不可得，乃使圖其狀貌視之，真英物也，逆知後日必為邊患」云。通兵法，精《野戰歌》及《太乙金鑑訣》。遇戰鬬，謀勇為諸將先。數勸德明勿臣宋，且曰：「吾部落實繁，財用不足，苟失衆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賜招養蕃族，習練弓矢，小則四行征討，大則侵奪封疆，上下豐盈，於計為得。」德明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毛皮，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至是，德明以元昊氣識英邁，諸蕃讋服，遂冊為太子。

清・佚名《西夏志略》卷一《唐》 懿宗咸通□年平夏部拓拔思恭自稱刺史。【略】

僖宗中和二年，以拓拔思恭爲西面都統，封夏國公，賜姓李。【略】

又 《宋一》 太祖乾德元年四月，夏西平王李彝興獻犛牛一。【略】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夏五月，夏州留後李繼捧獻其銀、夏、綏、宥四州。

六月，其弟繼遷奔地斤澤。【略】

雍熙元年冬十月，夏州言，掩擊李繼遷，獲其母、妻，俘千四百餘帳，繼遷走。【略】

雍熙二年春二月，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四年，夏州行營降西蕃五十餘族。六月，獲岌羅膩等十四族。是武川團練使郭守文帥師破夏州鹽城鎮，凡降銀、麟、夏三州。【略】

端拱元年五月，感德軍節度使李繼捧賜姓趙氏，名保忠，以保忠為定難軍節度使。十二月，以夏州番客使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略】

淳化二年春正月，遣商州（練）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趙保忠於夏州。秋七月，李繼遷奉表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國姓，改名保吉。【略】

淳化五年正月，討李繼遷。三月，執趙保忠，削趙保吉所賜姓名。五月，封保忠宥罪侯。七月，李繼遷來貢。八月，遣其弟奉表。十一月，遣使詔諭，衣幣等物。【略】

至道元年春正月，李繼遷遣使以良馬、橐駝來貢。夏六月，遣使諭李繼遷，授以鄜州節度使，不奉詔。秋九月，清遠軍言李繼遷入寇，率兵繫走之。【略】

至道三年正月，以傅潛、王昭遠為延、靈二州都部署。二月，行營破李繼遷。十二月，以趙保吉為節度使。【略】

真宗咸平元年春三月，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斛。四月，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略】

景德二年夏六月，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是歲，夏州來賀。【略】

景德三年冬十月，以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兼侍中，封平西王。【略】

景德四年春三月，趙德明遣使來謝廩給，因貢馳、馬，優詔答之。【略】

大中祥符九年，趙德明以邊臣違約招納逃亡，表上，詔諸路約束之。【略】

仁宋天聖九年，趙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子元昊

自立。

論說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拓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鈔邊境，及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部署，宮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榜，置於廡下，使輸治出餞館，已更赭袍，鳴鞘鞚吹導還，殊無畏避。一旦貢表求封册，廟論乃責以藩臣之禮，欲必行天誅，何不思之甚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四《仁宗・一三》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瘉，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為我蟊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為之解也。

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為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唯其時而已。

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為竇融也，猶不害為田興；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為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為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為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窘，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

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僵仆者矣。度之己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為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鷸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即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為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瘠牛僨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為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說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雜録

宋・釋文瑩《湘山野録》卷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賾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兹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曾鞏集》卷二一《李德明遥郡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於種落。往殲醜類，屢以捷聞。圖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宋・王明清《揮麈前録》卷三　淳化三年，西夏李繼捧遣使獻鶻，號『海東青』。上賜詔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國。烏乎！太宗聖矣哉！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西夏扣關西夏十六傳本末》　西夏者，其先拓跋氏也，有思恭者，唐僖宗時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黄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死，弟思諫代。後梁時，思諫死，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因而命之。彝昌旋見殺，軍中推其族父仁福為節度使，封朔方王。唐明宗時，仁福死，子彝超立。明宗遣人伐之，圍之百餘日，不克，乃復以為節度使。彝超死，弟彝興立。國初遣使入貢，太祖厚待之，因即以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傳子光叡，孫繼筠、繼捧。太宗太平興國中，繼捧與其部族不咸，表獻夏、綏、銀、宥四州之地。其弟繼遷不從，據銀州以叛，七年夏。朝廷不能討，乃用趙中令計。復以繼捧為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端拱元年夏。繼遷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淳化二年秋。既而二人合謀以叛，遂命將俘保忠以歸。淳化五年春。繼遷尋進陷靈州。真宗初立，以陝西困弊之久，赦繼遷罪。至道三年冬，繼遷除定難軍節度使，繼遷死，子德明立，遂封德明西平王，歲賜茶絹銀共六萬斤匹兩。景德三年冬。夏人之勢自此始盛。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一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

元昊稱帝立國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一　夏王趙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鬼。元昊小名崖埋，羌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騎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朗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

（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亦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

又　卷一二二　（寶元元年九月）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

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卻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謹斥候，如山遇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約回，務令邊防安靜。

初，趙元昊悉會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止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持僞誥詣士彬，欲自將兵扼黃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挈其妻入野利羅、子呵遇及親屬三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降。

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軍朱若吉以告知延州郭勸，勸與鈐轄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山遇等預寄珍寶於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無有，且言未嘗招誘之。勸、渭亦以為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共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此詔。勸、渭尋遣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送元昊。至攝移坡，元昊集騎射兵射而殺之。

山遇名惟亮，與弟惟永分掌左右廂兵。其從弟惟序亦親近用事。山遇有勇略，國人向之。元昊惡其不從己，嘗語惟序曰：『汝告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來降，與惟永謀，惟永曰：『南朝無人不知兀卒所為，將不信兄，兄必交困。』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則納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十餘，不能從汝去，為汝累，當置我室中，縱火焚之。』山遇等涕泣如母言。及為韓周所執，號哭稱冤。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黃緜胡帽，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赴延州，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黃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元年十月）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律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也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〇　（寶元元年）冬，元昊僭號。先是，元昊欲南侵，恐喻斯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至馬銜山，遂築瓦川會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涇、原；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番，回紇。餘兵駐賀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元昊製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數勸元昊勿叛，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謀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蓬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表略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製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曆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時鄜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少折其謀。』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榜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誤也。

《金史》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敍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按《唐書》党項八部有托跋部，自党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

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慶莫，民俗強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鬬。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

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尚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章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倜儻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聖神有作，天下會于一，驛道往來視為東西州矣。

《宋史》卷二九一《吳育傳》　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斗租，

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乘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為夏國主，如育所議。

又《王嚴傳》　天聖中，嚴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嚴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嚴殊未以為然也。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曩霄本名元昊，小字嵬理，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母曰惠慈敦愛皇后衛慕氏。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圖面高準，身長五尺餘。少時好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數諫其父毋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德明卒，即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工部郎中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

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裹，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曰樞密，曰三司，曰御史臺，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田司，曰群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文資則幞頭、鞾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髑，馬乘鮫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皁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略】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建官，以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逋、克成賞、都臥、移如定、多多馬寶、惟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自河北至午臘翡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平夏兵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設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復改元大慶。

宋寶元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欲窺河東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德靖、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受冊，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

明年，遣使上表曰：

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

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臥普令濟、嵬崖妳奉表以聞。

詔削奪官爵、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為定難軍節度使。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一（宋明道元年）冬十月，夏王趙德明卒。【略】

葬於嘉陵。

在賀蘭山。元昊稱帝後追號。

子元昊嗣。十一月，授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

元昊時年二十九。仁宗命工部郎中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告等至興州，元昊遷延不出迎，及見使者，猶遙立不動，屢促之乃受詔，拜起，顧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如此國，而猶臣拜於人耶！』既而享告等于廷，設席欲自尊，告婉折以禮，始以客位讓。然東屋後有千百人碬礪聲，告知有異志，不敢詰也。

改姓『嵬名』氏，稱『吾祖』。

元昊既襲封，衣白窄衫，氈冠紅裏，冠頂上獨垂紅結綬，表異蕃衆。復以李、趙賜姓不足重，自號『嵬名』氏，稱『吾祖』。吾祖，華言可汗也。於是屬族悉改『嵬名』，蕃部尊榮之，疏族不與焉。【略】

明道二年契丹重熙二年，元昊改元『顯道』。

元昊招納亡命，申明號令，以兵法部勒諸蕃族。每出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食，割鮮佐飲，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中國『明道』元為『顯道』，稱於國中。【略】三月，下禿髮令。元昊欲革銀、夏舊俗，先自禿其髮，然後下令國中，使屬蕃遵此，三日不從，許衆共殺之。於是民爭禿其髮，耳垂重環以異之。【略】

五月，升興州為興慶府，遂立官制。

元昊自先世併吞西土三十餘年，聚中國所賜貲財無算，外倚契丹為援，異謀日甚。升興州為府，改名『興慶』，廣宮城，營殿宇，其名號悉仿中國所稱故事。羌俗，以帳族盛大者為長官，亦止有蕃落使，防禦使、都押牙指揮使之職。至是，始立文武班：曰中書，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蜀有侍郎、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舍人、司諫等官。曰樞密，掌軍國兵防邊備，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屬有樞密、同知、副使、僉書、承制等官。曰三司，總國計，應貢賦之入，屬有正使、副使、鹽鐵使、度支使等官。曰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屬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殿中御史、監察御史等官。曰開封府，掌尹正畿甸之事，屬有六曹、左右軍巡使、判官、左右廂公事幹當等官。曰翊衛司，司統制訓練、藩衛戍守及侍衛扈從諸事，官有馬步都指揮、副都指揮及諸衛上將軍、大將軍之號。曰官計司，司文武職事員闕，注籍應選。曰受納司，司倉庾貯積及給受等事。曰農田司，司倉儲委積，平糶利農，屬有司農卿、少卿、丞、主簿等官。曰群牧司，司內外九牧國馬，蜀有制置使、副使、都監等官。曰飛龍苑，專防護宮城，警捕盜賊，以武幹親信者為之，或以內臣充職。曰磨勘司，司選敘磨勘，資任考課。曰文思院。掌造金銀犀玉，金彩繪素，以供輿輦冊寶之用。其制多與宋同。自中書、樞密、宰相、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漢人分為之。而其專授蕃職有甯令，有謨寧令，有丁盧，有丁弩，有素齎，有祖儒，有呂則，有樞銘，皆以蕃號名之。

按：書西夏職官始此。

別服式。

文資則幞頭、靴笏、紫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縷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垂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衣紫旋襴，下垂束帶，佩解結椎、短刀、弓矢韣，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盤毬子花旋襴，束帶；民庶則衣青綠，以別貴賤。【略】

（景祐元年）冬十月，殺逆臣山喜，弒母衛慕氏。

元昊嗣立，尊衛慕氏為皇太后。王氏《東都事畧》及李氏《長編》俱作米母氏，與《宋史》不同。畢氏《續資治通鑑》云『米』與『衛』聲相近，蓋即一字，而譯語互異耳。其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沉山喜族於河，進酖弒衛慕氏。【略】既而，元昊復立訛藏屈懷氏為『兀泥』。兀泥者，華言太

后也。

又 卷一二 景祐二年契丹重熙四年春正月，元昊改元廣運。或言『開運』乃石晉敗亡號，故改。《宋史·夏國傳》作改元『廣民』，今從李氏《長編》。【略】（夏五月），殺妃衛慕氏。

衛慕，元昊舅氏女，幼孤，育於惠慈太后。當后被弒時，氏以大義責元昊，元昊盡誅其族，因氏懷妊，幽之別宮。及生子，野利氏譖其貌類他人，元昊怒，并子殺之。【略】

冬十月，加中書令。

仁宗受尊號，加恩內外，遣內侍省都知馮從順至興州，進元昊中書令，元昊受之益倨。富弼奏狀：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為忿遽而見迫，或欲負扆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略】

（景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元昊廣運二年）九月，定兵制。

西夏風氣强硬，民多耐寒暑忍飢渴，而性惡雨雪。其部族一家號一帳，小族數百帳，大者千餘帳。故制：年登十五為丁，每有戰鬬，隨族之大小出丁助陣。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軍一人，每負擔一人為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四丁為兩抄，餘號空丁。願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為負擔，無則許射正軍疲弱者為之，故壯者得正軍為多。凡正軍給長生馬、駝各一，死則償之。團練使以上，帳一、弓一、箭五百、馬一、橐駝五，旗、鼓、鎗、劍、棍、棒、炒袋、雨氈、渾脫、背索、鍬钁、斤斧、箭牌、鐵笊籬各一。曾氏《隆平集》云：凡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備弓矢、甲冑而行。與《宋史·夏國傳》異。刺史以下，無帳無旗鼓，人各橐駝一、箭三百、幕梁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為幕，而以木架之。有砲手二百人，號『潑喜』，陡立旋風砲於橐駝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者為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技，令往守肅州，或遷河外耕作。合國內諸州計之，總兵五十餘萬。曾氏《隆平集》云：趙德明時兵十萬而已，元昊遂踰十五萬。自以地廣兵勁，敢行叛逆。今以《宋史·夏國傳》攷之，曾說尚畧。別立揀生軍十萬。興、靈之兵精練者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為資擔。另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御園內六班直，分三番宿衛，月給米二石。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遇敵則虛設砦帳，伏兵包敵後，以鐵騎為前軍，乘善馬，重甲，斫刺不入，用鉤索絞聯，雖死不墜。其兵凡三千，分十部，戰則先出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晝則舉烟揚塵，夜則篝燈為候，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賞糧不過一旬。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弓，皮弦；矢，柳箠；中之必貫甲。曾氏《隆平集》云：夏兵長於騎射，不善刀鎗，而柳弓、皮弦遇雨雪則不能施，又其所短。故所向無不破也。

立軍名。

唐制，節度使下刺史亦得掌兵。宋懲五代之弊，特設通判以莅州政，其徵調、征伐、進退軍將仍聽節度使表聞。德明復自置防禦使職。元昊地廣兵衆，因分左右廂立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駐天都山。曰石州祥祐，《宋史·夏國傳》种諤克米脂，進攻石州，意即其地。曰宥州嘉寧，駐宥州。曰韋州靜塞，駐韋州。曰西壽保泰，駐柔狼山北。曰卓囉和南，駐黃河北岸。曰右廂朝順，駐夏州彌陀洞。曰甘州甘肅，駐唐刪丹縣故地。曰瓜州西平，駐瓜州。曰黑水鎮燕，駐兀剌海城。曰白馬强鎮，駐鹽州。曰黑山威福。駐漢居延故城，東北限大澤，西北接沙磧。諸軍並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貴戚豪右領其職，餘指揮使、教練使、左右侍禁官數十，不分蕃漢悉任之。【略】

景祐四年、契丹重熙六年、元昊大慶元年春正月，始制蕃書。改元。

元昊善繪畫，明律法，史言其案上常置法律書。通蕃漢文字，能創製物。始嘗以己意造蕃書，令謨寧令野利仁榮演繹之，《新唐書》：慶州蕃落有野利氏族五，沈括《筆談》：『元昊叛，其徒野利遇乞先創造蕃字，獨居一樓，累年方成，至是獻之。』與《宋史·夏國傳》異。成十二卷。字形方整，體類八分，曾氏《隆平集》及李氏《長編》謂其字形屈曲如符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用以紀事。群臣上表獻頌，遂改『廣運三年』為『大慶元年』。

按：西域書多異文，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凡六十四種。元昊所造或亦類是。然自是以後，國中紀事，悉用蕃書，曆二百餘年，不復改正。夏史失傳，良由於此書，惜之也。

夏五月，升州郡，益邊防。

元昊既據夏，《太平寰宇記》：漢朔方郡。晉亂為赫連氏所據，築統萬城，曰夏

州。后魏置宏化郡。唐貞觀初，平梁師都，改夏州都督府，領夏、綏、銀三州；中和中，賜名定難軍，入於李氏。今甘肅寧夏府。銀、《陝西通志》：漢西河郡圁陰縣，周武定中，置銀州。隋大業二年，廢。唐貞觀二年，平梁師都，重置銀州；中和中，入於李氏。今陝西葭州界。綏、《太平寰宇記》：漢雕陰縣地。後魏置綏州。唐置總管府，後屬夏、綏、銀節度；中和中，入於李氏。今陝西綏德州。宥、《陝西通志》：取寬宥為名，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天寶中，改為寧朔郡，乾元二年，復為宥州，寄理於經畧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寶應後遂廢；元和九年，復置，屬夏、綏節度，唐末入於李氏。今在榆林府西界。靜、隋為宏靜縣。《圖經》云：宏靜本漢城，居河外三里，乃北魏薄骨律鎮之倉城也。《太平寰宇記》云，唐神龍初，改為安靜；至德元年，又改保靜，後升為州。漢乾祐中，屬定難軍。今寧夏府東南靈州界。靈、《一統志》：秦北地郡。後魏孝昌二年，置靈州。陸恭之《風土記》云，朔方故城。太和中，改沃野鎮。後周置普樂郡。隋大業三年，改為靈武郡。唐為靈州，又為靈武郡，開元中，置朔方節度使。五代為朔方軍治。宋咸平中，入於夏。今甘肅靈州府。鹽、《太平寰宇記》：西魏廢帝二年置。隋改鹽川郡。唐武德元年，復改州；貞元中，沒於吐蕃；九年，復城之，名鹽川府，又名保塞軍，又曰鹽州。在靈州北三百里，今定邊營是。會、《甘肅通志》云，漢武威郡。西魏置會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會寧縣，屬平涼。唐武德二年，平李軌，置新會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初，亦曰會州；雍熙中，沒於夏。今為蘭州府靜遠縣。勝、《太平寰宇記》：秦雲中郡。漢王莽改曰受降，屬并州；漢末大亂，其地遂空。自晉末迄於周代，置鎮不立郡縣。隋開皇中，置勝州。唐初，沒於梁師都；貞觀三年復之。宋咸平中，沒於夏。今在榆林府北界。甘、《一統志》云，漢張掖郡。西魏更名涼州。後周復置張掖郡。隋開皇初，廢。唐武德二年，李軌平，復改甘州，屬河西道；永泰二年，陷於吐蕃；大中中，為回鶻所據。宋天聖中，夏取之。今為甘肅甘州府。涼、《一統志》云，本漢武威郡，元封五年，置涼州部刺史統之。魏文帝始名涼州。北魏改州為鎮，太和十四年，復置涼州。隋大業初，復為武威郡。唐武德二的，復置涼州；廣德中，陷于吐蕃。宋初置西涼府。今為涼州府。瓜、《一統志》云，漢敦煌郡冥安縣地。周併入涼興縣。唐置瓜州，尋沒於吐蕃。五代時，瓜州與吐蕃雜處，曹義金遣使入貢。宋天聖中，入於夏。今為甘肅安西衛。沙、古西戎地。《陝西通志》：春秋時謂之瓜州，《左傳》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是也。漢屬敦煌郡，周置鳴沙縣，隋大業初，復置敦煌。唐武德五年，復置西沙州；貞元後，沒於吐蕃。宋初，為回鶻所據；太宗時，曹元忠以州歸於宋；景祐中，入於夏。今甘肅沙州衛。肅、古西戎地。《一統志》云，漢元狩二年，開置酒泉郡。隋初，郡廢。仁壽二年，置肅州。唐屬隴右郡，大曆元年，陷於吐蕃。宋初，回鶻據之，景祐中，入於夏。今為甘肅肅州。諸州立國，而以石堡、洪門諸鎮升為洪、《甘肅通志》云，舊洪門鎮，唐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所築。夏號洪州。今甘肅寧夏府寧朔縣界。威、鄭文寶奏議：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今為靈州西北威振堡。龍、《甘肅通志》云，本延州西石堡鎮。至道中，入夏，號龍州。今在靈州平羅縣界。定、唐軍名。《元和志》及《通典》云，靈州有定遠城，在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俗呼為田州；先天二年，郭元振置，《新唐志》又名警州。宋初，置定州；咸平中，入於夏。今在靈州東北新渠縣界。四州。又以肅州為蕃和郡；甘州為鎮夷郡，置宣化府。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餘里。倚賀蘭山為固，料兵設險；以七萬人護衛興慶，五萬人鎮守西平，五萬人駐賀蘭山；左廂宥州路，以五萬人備鄜、延，有克胡山、昇平塔、那娘山諸路，以烏延口、藏底河界臺為界堠，內包杏子河、白洛甫、囉兀嶺等險要。麟、有屈野川、大和谷、麻也娘諸路，以饒咩、浪松、本晉堆為界堠，內包神堆、澤荒堆、三泉等險要。府；有端正平、榆木川、昇囉嶺諸路，以橛柞嶺、青沒怒川、浪骨堆為界堠，旁約吳龐烽、女萌烽、立子谷、龍移川等險要。右廂甘州路，以三萬人備西蕃、有撲丁原、莊浪族、喬家族諸路，以麻宗山、乳酪河為界堠，內包斫龍川、採牟嶺等地。回紇；有合黎山、浚稽山、居延塞諸路。以牛頭、朝那山為界堠。內包張掖、敦煌等地。自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至羅洛、天都、惟精山等處，以五萬人備環、有陷道口、打米谷、蔟毛觜、烏丁原諸路，以牛圈裏羅節硯為界堠。內包蝦蟆、折董諸和市。慶、有西嚎哆、駱駝巷、萌門、三岔諸路，以勒崖原為卓望，王尚原、裘乾谷為界堠，旁約蒼雞、七通、多移塔，通祖盧門城等地。鎮戎軍；有吃囉岔、立馬城、殺獐川諸路。以劈通流、枡桙嶺為界堠。旁約蕭關，寺子盆、沒煙前後等峽。自河北至午臘蒻山，李氏《長編》作臥囉娘山。吳興祚《方輿紀要》：元昊河南曰鹽州路；河北曰安北路。與《宋史・夏國傳》異。以七萬人備契丹。有金肅河、河清諸路，並黃河為界堠。內包唐隆鎮、沒兒雀、悉命女女、越都等蕃族。而禦邊善戰，尤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田況奏議：山界人民繁庶，元昊入寇，則料率糧糗，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夏人謂之步奚。平夏兵不及也。

按：書西夏地理始此。

秋七月，更定禮樂。

夏州沿党項蕃俗，自赤辭臣唐，始習尊卑跽拜諸儀。而其音樂，尚以琵琶、擊缶為節。僖宗時，賜思恭鼓吹全部，部有三駕：大駕用一千五百

三十人，法駕七百八十一人，小駕八百一十六人；俱以金鉦、節鼓、掬鼓、大鼓、小鼓、鐃鼓、羽葆鼓、中鳴、大橫吹、小橫吹、觱栗、桃皮、笳、笛為器。歷五代入宋，年隔百餘，而其音節悠揚，聲容清厲，猶有唐代遺風。迨德明內附，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元昊久視中國為不足法，謂野利仁榮曰：『王者制禮作樂，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實為先，戰鬬為務，若唐宋之縟節繁音，吾無取焉。』於是，於吉凶、嘉賓、宗祀、燕享，裁禮之九拜為三拜，沈括《筆談》云，元昊令國中悉用胡禮，即此。革樂之五音為一音，王鞏《聞見近録》云，增五音為六，與《夏臺事迹》異。令於國中，有不遵者，族。

按：書西夏禮樂始此。

冬十一月，設蕃漢二字院。

元昊既制蕃書，尊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于是，立蕃字、漢字二院。漢習正、草，蕃兼篆、隸。其秩與唐、宋翰林等。漢字掌中國往來表奏，中書漢字，旁以蕃書並列；蕃字掌西蕃、回鶻、張掖、交河一切文字，並用新制國字，仍以各國蕃字副之。以國字在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略】

（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大慶二年）冬十月，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昊稱兀卒已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謂中國為黃天子也。至是，與野利仁榮、楊守素等謀稱帝號，於是月十一日築臺興慶府南，徐乍《一統志表》夏州自李元昊建國稱帝，尋徙州，遂廢。是未明元昊建號在興州也。受冊即皇帝位，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以野利仁榮、嵬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廊、徐敏、張文顯為中書、樞密、侍中等官，專主謀議；以楊守素、鍾鼎臣、嵬名聿榮、張延壽為官計，受納諸司，主文書；以野利旺榮、野利遇乞、成逋、克成臥、訛賞、多如定、多多馬寶、維吉分駐十二監軍司地，主兵馬；其餘拜授有差。

上謚號。

元昊令羣臣奉冊謚祖保吉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妣野利氏曰順成懿孝皇后；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妣衛慕氏曰惠慈敦愛皇后。已，立妃野利氏為憲成皇后，子寧明為皇太子。

十一月，祀神西涼府，遂不遣賀郊人使。

元昊遣潘七布、昌里馬乞點兵集蓬子山，自詣西涼府祀神。時，中國南郊。故事，諸藩有貢。元昊因自帝，不復使賀。仁宗詔陝西、河東舊與元昊界互市者，所在禁絕之。

又 卷一三 寶元二年、契丹重熙八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二年春正月，遣使以稱帝入告。

元昊遣樞密使、御史大夫等官奉表抵延州，郭勸等以表函尚稱臣，令韓周伴送入京，至東華門始去本國服，至殿呈表署云：『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於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緣境七州悉券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夏主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裁禮之九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坦莫不稱臣，張掖、交河咸甘稽首。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是期，山呼齊舉。伏願一抔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舉，事不獲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王鞏《聞見近録》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於其國中稱『兀卒』。與《宋史》稱帝事異。國稱大夏，建元天授。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臥普令濟、嵬伽崖嫺，奉表詣闕以聞。』朝廷却其所獻駝、馬，猶善遇使者。使者臨行不肯受詔及所賜物而還。富弼曰：『元昊反狀素彰，表詞犯順，故其使介赴闕，倔强少馴，以不辱君命為有才，以能抗中國為善策。朝廷若察其敢來之意，伐其所叛之謀，存之適以遂其奸，誅之足以喪其魄，立行羈執，盡肆市朝，事既乖其本心，勢將行吾所令。於此赫然震怒，或發兵聲討，或命將備邊，上則可以示中國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奸宄好亂之漸。戰士必為之增氣，戎人且憚而失圖，豈不韙哉！豈不快哉！』【略】

夏四月，遣使購中國宮人。

初，仁宗放宮人二百七十名，李氏《長編》作二百七人，今從《宋史》。悉任所之。元昊陰以重幣購得數人，納諸左右。於是，朝廷刑賞宮闈陰事，纖悉具知。

五月，定朝儀。

宋承唐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會禮，羣臣上壽，設宮縣萬舞。其常朝儀，百官入，赴文德殿正衙曰常參。五日赴崇德殿曰起居。元昊僭謀陰蓄，使介往來，久悉中朝典故。至是，於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而見官屬以六日為常參，九日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有執笏不端、行立不正、趨拜失儀者並罰。

建蕃學。

夏州自五代後不列職方，其官屬非世族相傳即幕府遷擢，尚無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特建蕃學，以野利仁榮主之。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寫以蕃書。於蕃、漢官僚子弟內選俊秀者入學教之，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並令諸州各置蕃學，設教授訓之。【略】

九月，置尚書令，設十六司。

元昊以中書不能統理庶務，仿宋制置尚書令，攷百官庶府之事而會決之。又改宋二十四司為十六司，分理六曹，於是官制漸備。

又　卷一五　（慶曆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二月）監軍野利旺榮與弟遇乞分掌左、右廂兵，魏泰《東軒筆録》：夏將野利剛浪陵、遇乞二人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二將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用僧王光信賞書間之。元昊大怒，奪遇乞兵殺之。薛氏《通鑑》：西夏剛浪陵號野利，其弟號天都王，皆元昊腹心也。《宋史・种世衡傳》：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親信用事，世衡使王嵩遺書間之，皆誅死。《夏國傳》及《龐籍傳》則言籍與世衡致書野利旺榮，並無剛浪陵名。攷《石林燕語》：龐穎公知延州，元昊親信臣野利旺榮遣牙校李文貴來，朝廷幸其至，使籍作書答之，是剛浪陵即旺榮也。皆有才謀，號『大王』。旺榮尤親信用事，駐兵夏州東彌陀洞。鄜延經畧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破丑以達旺榮，言：『公方持靈、夏兵，倘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知渭州王沿、副總管葛懷敏亦使僧法淳持書及金幣招之。《田況集》云：旺榮、遇乞分主夏廂兵、附近漢界，其居常出入從者不過一二人。王沿嘗欲募死士刺之，因朝廷不肯出重賞，乃止。《宋史・夏國傳》：知青澗城种世衡，遣王嵩以禦及畫龜遺旺榮，旺榮因嵩窖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方使法淳持書往。與《种世衡傳》異。旺榮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青澗城种世衡軍前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

清・佚名《西夏志略》卷一《宋一》　寶元二年春正月，趙元昊表請稱帝改元。夏五月，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秋七月，以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沿邊經畧安撫使、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范雍兼鄜延環慶路沿邊經畧安撫使、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

論説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時，將兵破甘、涼，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自是益喜戰，勢亦漸盛。德明死，繼拔氅牛京哥城，唃廝囉雖遇敵力戰，元昊所部亦傷歿者衆，然大勢已衄，遂南徙歷精誠，文法寖弱矣。又其子瞎氈、摩氈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氈角素依首領郢成俞龍為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子寧令僞號梁王者，由是角廝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矣。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一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為后，生子寧令，當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榮為謨寧令，號拽利王，剛浪唆為寧令，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龜及書遺之，曰：『汝歸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囚嵩於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曆二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復與我通和邪？』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

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為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徑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説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嚮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於戰鬬，

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能保其常勝邪？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於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遣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息民，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為尊致於朝廷耳。』

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勖上書，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或云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荊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勖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勖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勖俱至其國更議之。

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綏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

趙元昊晚年嬖一尼，拽利氏寵寖衰，剛浪唆、鬼名山皆怨之。寧令納剛浪唆女為婦，剛浪唆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宴於帳中，伏兵弒之。事泄，剛浪唆兄弟皆族誅，寧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弒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祚。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勅，其表略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並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烏，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於時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於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命。』

又 卷一二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蘆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戊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唆妹，引到宥州未藏屈已團練侍者未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為婚姻，屈已居宥州南沒姑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夫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侍者乞召屈已至細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為我齎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導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户口歸命朝廷。今已發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亟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户口歸朝廷也。』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

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明，本司商量，已録白下告身，令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論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為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

又奏：六日，保安軍北蕃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詷知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内。』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一十五騎，皆批甲執兵，抵歸娘族指揮使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

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户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

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勅緣邊諸寨及蕃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詗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備，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為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詗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三《權智》　元昊之臣野利，常為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於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録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為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為祭文，敍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

又　卷二五《雜誌二》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還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皇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響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唆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曩霄。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八　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廂，命兩將統之，剛浪唆統明堂左廂，野利遇乞統天都右廂，二將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皆二將之謀也。慶曆中，种世衡守青澗城，謀用間以離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土和尚』，多往來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語信曰：『我有書答野利相公，若為我賫之。』以書授信。臨發，復召飲之酒而謂曰：『界外苦寒，吾為若納一襖，可衣之以行，回日當復以歸我。』信始及山界，即為邏兵所擒，及得賫書以見元昊。元昊發其書，即尋常寒暄之問，元昊疑之，遂縛信拷掠千餘，至脅以兵刃，信終言無他。元昊益疑，顧見信所衣之襖甚新潔，立命梵拆，即中得與遇乞之書，具言：『前承書有歸投之約，尋聞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報，當如期舉兵入界，惟盡以一廂人馬為內應，儻獲元昊，朝廷當以靜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奉賞。』元昊大怒，自此奪遇乞之兵，既又殺之。遇乞死，山界無良將統領，不復有侵掠之患，而邊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貢，信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五《安邊禦寇》　景祐末，夏羌叛，僭號於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來上旌節。舊制，羌人來朝，悉服胡衣冠，即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國命來見大國，頭可斷，冠服不易。』竟不能奪，遣歸。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懷之意，而范文正、韓魏公持不可，欲經營服之。龐穎公知延州，乃密諭穎公，令致意於昊。時昊用事大臣野利旺榮，適遣牙校李文貴來，穎公留之未遣。因言虜方驟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順禍福歸告，乃遣文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人，果皆以書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為不遜，未敢答以聞。朝廷幸其至，趣使為答書，稱旺榮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穎公復論僭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稱，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甯令謨』，此其虜中官號，姑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為答書。如是往返踰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勗入貢，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穎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　仁宗時，册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金朝勃興部

阿骨打建國分部

綜　述

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一　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曲折皆為戰鬬之狀。上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其江甚深，狹處可六七十步，濶處百餘步。唐太宗征高麗，靺鞨部佐之，戰甚力。駐蹕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部兵十餘萬來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刺史，朝廷為置長吏監之，賜府都督姓李氏。訖唐世，朝獻不絕，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嘗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其後避契丹諱，更為女直。俗訛為女質。居混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其宣命為首領者，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餘里，建寨以守。予嘗自賓涉江過其寨，守禦已廢，所存者數十家耳。

女真之主，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首領讓之。兄弟三人，一為熟女真酋長，號萬户，其一適他國。完顏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太師無子，以其姪阿骨打之弟謚曰文烈者為子。其後楊哥生子蘭粹，乃令文烈歸宗。

金・張暐等《大金集禮》卷一《帝號上・太祖皇帝即位儀》　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離合懣、宗幹乃陳耕具九，祝以闢土養民之意。復以良馬九隊，隊九匹，別為色，幷介冑、弓矢、矛劍奉上，上命國號大金，建元收國。二年十二月庚申朔，皇弟諳版勃極烈率百官宗族奏言：『自遼主失道，奉天伐罪，數摧大敵，克定諸路，功德之隆，亘古未有，敢上尊號為大聖皇帝』。上讓者再，羣臣固請，從之。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三　重和二年正月十日丁巳，金人李善慶等至京師。

是日，李善慶等入國門，館於賓相院。上令蔡京、童貫、鄧文誥見之議事。詔補善慶修武郎，小散多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

女真古肅慎國也。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爲女真。本高麗朱蒙之遺，或以爲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三韓辰韓，其實皆東夷之小國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又名阿木火；取其河之名，又曰阿芝川涞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上京。東瀕海，南鄰高麗，西接渤海、鐵離，北近室韋，《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靺鞨者，蓋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無大君長，其聚落，各酋豪分治之。

隋開皇中，遣使貢獻，文帝因宴勞之，使者及其徒起舞於前，而曲折，皆爲戰鬬之狀。文帝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唐貞觀中，太宗征高麗，靺鞨佐之，戰甚力。駐驛之敗，高延壽、高惠真以衆及靺鞨兵十餘萬來降，太宗悉俾縱之，獨坑靺鞨三千人。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訖唐世，朝獻不絶。

五代時，始稱女真。後唐明宗時，常寇登州，渤海擊走之。契丹阿保機乘唐衰亂，開國北方，併吞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阿保機慮女真爲患，乃誘其强宗大姓數千户移置遼陽之南，以分其勢，使不得相通。入遼陽著籍者名曰『合蘇款』，所謂『熟女真』者是也。自咸州之東北分界入山谷，至於束沫江，中間所居，隸屬咸州兵馬司，許與本國往來，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江之北，寧江之東北，地方千餘

里，户口十餘萬，散居山谷間，依舊界外野處，自推雄豪酋長，小者千户，大者數千户，則謂之『生女真』。極邊遠而近東海者，則謂之『東海女真』。多黄髮，鬢皆黄，目睛緑者，謂之『黄頭女真』。其人戇樸勇鷙，不能辨生死。女真每出戰，皆被以重鎧令前驅，名曰『硬軍』。種類雖一，居處緜遠，不相統屬，自相殘殺，各争雄長。

其地則自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穀，以耕鑿爲業，不事蠶桑。土産名馬、生金、大珠、人參、及蜜蠟、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鵰『海東青』；獸多牛羊、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花果有白芍藥、西瓜；海多大魚、螃蜞。冬極寒，多衣皮，雖得一鼠，亦襪皮藏之。皆以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撤，薄則墮指裂膚。盛夏如中國十月。西北自雲中至燕山數百里，皆石坡，地極高，去天甚近。東有蘇扶等州，與中國青州隔海相直。多大風，風順，隱隱聞鷄犬聲。其人則耐寒，忍飢，不憚辛苦。食生物，勇悍不畏死。其性奸詐、貪婪、殘忍。貴壯賤老，善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不用舟楫，浮馬而渡。精射獵，每見巧獸之蹤，能躡而摧之，得其潛伏之所。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射而啖之，但存其皮骨。嗜酒而好殺，醉則縛而俟其醒，不然殺之，雖父母不能辨也。

其俗依山谷而居，聯木爲柵。屋高數尺，無瓦，覆以木板或樺皮，或以草綢繆之。墻垣籬壁，率皆以木。門皆東向，環屋爲土床，熾火其下，與寢食起居其上，謂之炕，以取其煖。奉佛尤謹。以牛負物，或鞍而乘之。遇雨，多張牛革以爲禦。無儀法，君臣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鷄，亦召其君而食之。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姪亦如之。故無論貴賤，人有數妻。飲宴賓客，盡攜親友而來。及相近之家，不召皆至。客坐食，主人立而待之。至食罷，衆客方請主人就坐。酒行無算，醉倒及逃歸則已。其衣服則衣布，好白，衣短而左衽。婦人辮髮盤髻，男子辮髮垂後。耳垂金銀，留腦後髮，以色絲繫之。富者以珠玉爲飾，衣墨裘細布，貂鼠、青鼠、狐貉之衣。貧者衣牛、馬、猪、羊、貓、蛇、犬、魚之皮。其飯食則以糜釀酒，以豆爲醬，以半生米爲飯，漬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屬和而食之，芼以蕪荑。食器無瓠陶，無碗筯，皆以木爲盤。春夏之間，止用木盆注□粥，隨人多寡盛之，以長柄小木杓子數柄回環共食。下粥肉味無多品，止以魚生、獐生，間用燒肉。冬亦冷飲，却以木楪盛飯、木盆盛羹。下飯肉味與下粥一等。飲酒無算，只用一木杓子，自上而下，循環酌之。炙股烹脯，以餘肉和菜擣臼中，糜爛而進，率以爲常。

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右膝，蹲左膝著地，拱手摇肘，動止於三爲拜。其言語則謂好爲『感』或爲『塞痕』，謂不好爲『辣撒』。謂酒爲『勃蘇』，謂拉殺爲『蒙山不屈花不辣』，謂敲殺曰『蒙霜特姑』，又曰『霑勃辣駭夫』，夫謂妻爲『薩那罕』，妻謂夫爲『愛根』。

其節序，元日則拜日相慶，重午則射柳祭天。其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青草幾度，以草一青爲一歲。

其婚嫁，富者則以牛馬爲幣，貧者則女年及笄，行歌於途。其歌也，乃自敍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未娶欲納之者，即攜而歸，其後方具禮偕女來家以告父母。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日夕飲酒，則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侍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謳歌以侑觴。邂逅相契，調謔往返，即載以歸，不爲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里。其攜妻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樂則惟鼓笛，其歌則有『鷓鴣之曲』，但高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

其樂則惟鼓笛，其歌則有『鷓鴣之曲』，但高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

其疾病則無醫藥，尚巫祝。病，則巫者殺猪狗以禳之，或車載病人至深山大谷以避之。

其死亡，則以刃劈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

其道路則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苟拒而去，則餘家無復納之。

其市易則惟以物博易，無錢，無蠶桑，無工匠，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

其姓氏，則完顔謂王，赤盞謂張，那懶謂高，排磨申，獨斤、奥敦、紇石列、禿丹、婆由滿、釀剌、夢剌、陀□、温迪掀、棹索、拗兀、居尼漫、古棹角、阿番孛木律、兀毯孛木律、孛木律、遇雨、隆晃、兀獨頂、

阿迭、烏陵、蒲察、烏延、徒單、僕散、温敦、龐古。唐時初稱姓拏，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首領，每首領有一姓，通有三十姓。

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曰諳版孛極烈，大官人；孛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母，萬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孛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管雲。自五户孛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户孛極烈，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

其宗室皆謂之『郎君』，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雖卿相盡拜於馬前，『郎君』不爲禮。役使奴隸，又有號阿盧里移賚孛極烈粘罕爲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而不改其號。

其法律吏治別無文字，刻木爲契，謂之『刻字』。賦斂調度皆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殺人剽刼者掊其腦而死之，其家人爲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之。其贓以十分爲率，六歸主，四没官。罪輕者決以柳條或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其稅賦無常，遇用多寡而斂之。法令嚴殺人，取民錢重者死，其他罪無輕重，悉決柳條。笞背，不杖於臀，恐妨騎馬。罪極重者鞭以沙袋。守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凡有官者，將決杖之廊廡，賜以酒肉。官尊者，決於堂上。已杖，視事如故。

其用兵，則戈爲前行人，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刀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旂，百長挾鼓，千長則旂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負戰鬬之屍以歸者，則得其家貲之半。凡爲將人自執旂，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取無從者。

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爲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爲薄，復增之。

初叛之時，率皆騎兵，旂幟之外，各有字記，小大牌子繫馬上爲號。每五十人分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鎗，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虚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内，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自爲戰，則勝。

遼國沿邊置東京黄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湯河兵馬詳穩司、東北路統軍司分隸之。至遼主道宗朝，避興宗之諱，改曰女直。遼主秋歲入秋山，女真常從，呼鹿、射虎、搏熊，皆其職也。辛苦則在前，逸樂則不與。然爲邊患，或臣於高麗，或臣於契丹，叛服不常，遼國謂之羈縻酋而已。

本朝建隆二年，始遣使來貢方物，多名貂皮。自此無虚歲，或一歲再至。雍熙中，來訴契丹置三栅屯兵，絶其朝貢之路，乞遣兵平之，真宗爲降詔撫諭而不發兵。又嘗訟高麗誘契丹侵其疆，高麗盛言女真貪殘不可信。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往伐高麗，過其國，乃與高麗合拒契丹。女真衆纔一萬，弓矢精强，又善冰城，以水沃而成冰，堅不可上，契丹大敗，喪師而還。至仁宗朝，遂不復通中國。

先是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元豐五年，詔先朝時女真常至登州賣馬，後聞馬行道徑爲高麗隔，歲久不至。今朝廷與高麗往還，可降詔王徽，如女真願市馬中國者，許假道，而女真之使卒不至。

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顔氏。『完顔』，猶漢言王雲。女真以其練事，後隨以[爲]首領。完顔之兄弟三人，一爲『熟女真』酋長，號『萬户』。其一適他國。完顔年六十餘，女真妻之以女，亦六十餘，生二子，其長即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陽哥太師，以至阿骨打。

阿骨打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顧視不常，而有大志。能用其人，稍稍併吞傍近部族，或説以誘納叛亡，或加以盜藏牛馬，好則結爲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穀，練兵牧馬，外則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如此者十餘年。道宗末年，阿骨打來朝，以悟室從，與遼貴人雙陸，貴人投瓊不勝，妄行，阿骨打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悟室急以手握鞘，阿骨打止得柄剖其胸，不死。道宗怒，侍臣以其强悍，咸勸誅之。道宗曰：『吾方示信以待遠人，不可殺。』或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安禄山終致後害爲言，亦不聽，卒

歸之。

天祚嗣位天祚乃遼國第九代，耶律延禧，號天祚。立未久，當中國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絶，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爲我利，而中國可以困，恣聽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採取珠蚌。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矣。鑿冰没水而捕之，人以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既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嗉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真，每歲外，鷹坊子弟趣女真，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即『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加之沿邊諸將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到官，各管女真部族依例科敷，拜奉禮物各有等差，所司弊倖百出。又有使者號『天使』，佩銀牌，每至其國，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户作止宿處，以未出室女侍之。後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諸郡皆怨叛，潛附阿骨打，咸欲稱兵以拒之。

天慶二年春，天祚混同江鈎魚。舊例，諸國酋長盡來獻方物。宴會犒勞，諸酋歌舞爲樂。至阿骨打，但端立正視，辭以不能。天祚謂蕭奉先曰：『阿骨打筵上意氣雄豪，可託一邊事殺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諫而止。阿骨打自宴漁河歸，漸懷異志，疑遼見伐。粘罕曰：『迎風縱棹，順板走丸，禍至速矣，不如乘其無備，先併隣國，聚衆爲備，以待其變。』於是併『東瀕西渤』二海部族，用粘罕、骨捨、兀室爲謀主，參與議論。以銀珠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而殘忍。粘罕兄事骨捨，在内，則骨捨坐粘罕上；在外，則粘罕坐骨捨上。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國人號爲『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及。大抵數人皆黠虜也。

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集諸部全裝軍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攻破之，殺戮無噍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三千。又敗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涞流河、黄龍府、咸州、好草谷四路都統，誅殺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孺貫槊上盤舞爲樂。所過赤地無餘。侵併諸路，簽揀强人壯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天祚下詔親征。粘罕、兀室僞請爲俾哀乞降者，既示衆，反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盡底剪除。阿骨打聚諸酋，以刀劈面，仰天哭曰：『始與汝輩起兵，共苦契丹殘擾而欲自立國爾。今吾爲若卑哀請降，庶幾免禍。乃欲盡剪除，非人人効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帳前，曰：『事已至此，唯命是從，以死拒之。』天祚率番漢兵十餘萬，車騎亘五百里，鼓角之聲，旌旆之色震耀原野。自長春路分路而進，與女真兵會。女真乘契丹未陣，急擊之，天祚大敗，衆軍潰走，遂攻掠慶、饒等州縣。東京黄龍府又陷蘇復、渤海、遼陽所管五十四州，殺戮漢民計數百萬。又渡遼東、長春兩路，大肆併吞意。

有楊樸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説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爲國，圖霸天下，謀爲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册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遼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則禍如發矢，大王何如？』阿骨打大悦，吴乞買等皆推尊楊樸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爲皇帝，國號大金，以本土名阿禄阻爲國號。『阿禄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産金而名之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改元收國。令韓企先訓字，以王爲姓，以旻爲名。

楊樸又稱説，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封册，遣人大遼以求封册。其事有十：乞徽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斡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大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産、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南北大臣會議，蕭奉先等悉從所請，遂差静江軍節度使奚王府監軍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册封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慶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押禮物

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册文官。雲：『朕對天地之閎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機，敢忘重任；宵衣爲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界扶餘之俗，土濱巨浸，財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構。碧雲衷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箱，疇不推於絶駕。封章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遥芬，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泥烈等持節備禮，策爲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陁。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哉！欽哉！式孚於休，玉幣與象輅，御寶刻「東懷國印」。』到其國，楊樸以册文非是，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却回之。

大宋政和七年，有蘇復州民百餘户，避亂泛大海至文州登岸，具言其由。登州具奏，詔蔡京、童貫議選使通好。歲遣使命往來議事，結盟夾攻大遼，復取燕雲故地，以致用兵兆亂焉。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紀年上》 既立，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强馬壯，加以遼主天祚掊剥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時宋徽宗政和四年、遼海濱王天慶四年也（甲午一一一四）。是春，蘇滾奚室蒲古率其部落内附，共七千餘户。是年，始破遼國寧江州。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虚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鈎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于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术割、移烈、婁宿、閻母為將帥，侵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以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户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涞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斡］離朶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武朝彦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克。【略】（天輔二年）知樞密院内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册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册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羣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綵而已。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六 （建中靖國元年）女真阿骨打立。女真自大祥符以後，絶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嘗降詔高麗，令女真驅馬來市，亦無至者。女真凡數種。有謂之生女真者，其類尤繁，而巖版者其酋也。有孫曰楊割，號楊割太師，遂雄諸部。楊割子曰阿骨打，為人沈毅而有大志。初，契丹國舅帳蕭解里聚衆為盜，捕之不獲，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謾云已誅絶。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是歲，楊割死，阿骨打立。

又 卷二八 （政和四年）女真陷遼國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刑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鬥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又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到官，各邀女真禮物無藝。於是諸郡皆潛附阿骨打，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酋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既歸，疑契丹知其意，即先謀稱兵，吞併鄰近部族。天祚雖屢遣人呼之，不復至矣。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术割、移烈娄宿、閻母等為將帥，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契丹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骨肉、輜重、牛羊、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虚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

自為戰，所以勝也。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户家貲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家產隨竭。琳輩又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涞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離不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即而盡為女真所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斬戮幾盡，嬰孺則貫之槊上為戲。應遼東界熟女真，阿骨打悉虜之為用，至有鐵騎萬餘。初，出河之敗，兵多逃歸。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奔，女真遂有輕契丹之心矣。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八　（宣和四年）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於國崖。戊戌，大戰，生擒契丹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將帥師七千擊之。值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死不可勝計。阿骨打既勝，兵驍氣銳，遂因秋成，並边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壽昌二年）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善騎射，豪俠不羈。嘗養亡命數十人從行，往來遊獵於遼、至東西郡間，其飲食用度，强取辦於富民。一日獲罪，遼國捕之甚峻，即嘯聚為盜，未旬日間，有衆二千餘，攻陷乾、顯等數州。諸道發兵捕討，累戰不勝，潛率衆奔生女真界，就結楊割太師謀叛。諸軍追襲至境上，不敢進，具以聞。北樞密院尋降宣劄子付楊割一面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賊魁解里首級，遣長子阿骨打獻遼，餘悉不遣，紿云『已誅絕矣』。隨行婦女、鞍馬、器甲、財物，給散有功之人充賞。遼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官爵。自是，楊割父子自平蕭解里之後，內恃有功於遼，陰懷異志，吞併旁近部族，或誣以誘納叛亡，或詐云盜藏牛馬，好則結親以和取之，怒則加兵以强掠之，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珠良馬，歲時進奉，賂遺權貴，以通情好。

又　卷一〇《天祚皇帝上》（乾統元年）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略】天慶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為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馬、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略】（天慶三年）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祈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舍為謀主，銀术割、移列、婁宿、闍母等為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鬬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召其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

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术火。阿术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鹿，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侯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師，皆願從軍冀賞，往往將家屬團結軍營隨行。

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遽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户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涞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尹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湜曷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蕭阿古好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獨涞流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柵。是夕，都統斡離朵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遼、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內熟户女真，亦為阿骨打吞併，分揀强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逃走歸家，或被傷詣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懼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為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鬬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遼史》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天慶二年）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麓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為？』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皆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略】

（天慶四年）冬十月壬寅朔，以守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為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侯崔公義為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為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上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鬬志，望風奔潰。

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為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甲午，蕭敵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

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直所敗。

又 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天慶七年）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冊。

《金史》卷二《太祖紀》　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諱旻，本諱阿骨打，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簡皇后拏懶氏。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為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時與羣兒戲，力兼數輩，舉止端重，世祖尤愛之。世祖與臘醅、麻產戰於野鵲水，世祖被四創，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髮而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十歲，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烏，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嘗宴紇石烈部活离罕家，散步門外，南望高阜，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謾都訶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步也。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世祖伐卜灰，太祖因辭不失請從行。世祖不許而心異之。烏春既死，窩謀罕請和。既請和，復來攻，遂圍其城。太祖年二十三，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城中望而識之。壯士太峪乘駿馬持槍出城，馳刺太祖。太祖不及備，舅氏活臘胡馳出其間，擊太峪，槍折，刺中其馬。太峪僅得免。嘗與沙忽帶出營殺略，不令世祖知之。且還，敵以重兵追之。獨行隘巷中，失道，追者益急。值高岸與人等，馬一躍而過，追者乃還。

世祖寢疾。太祖以事如遼統軍司。將行，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太祖往見曷魯騷古統軍，既畢事，前世祖沒一日還至家。世祖見太祖來，所請事皆如志，喜甚，執太祖手，抱其頸而撫之，謂穆宗曰：『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太祖，出入必俱。太祖遠出而歸，穆宗必親迓之。

世祖已擒臘醅，麻產尚據直屋鎧水。肅宗使太祖先取麻產家屬，康宗至直屋鎧水圍之。太祖會軍，親獲麻產，獻馘於遼。遼命太祖為詳穩，仍命穆宗、辭不失、歡都皆為詳穩。久之，以偏師伐泥厖古部跋黑，播立開等，乃以達塗阿為鄉導，沿帥水夜行襲之，虜其妻子。

初，溫都部跋忒殺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辭，謂穆宗曰：『昨夕見赤祥，此行必克敵。』遂行。是歲大雪，寒甚。與烏古論部兵沿土溫水過末鄰鄉，追及跋忒於阿斯溫山北濼之間，殺之。軍還，穆宗親迓太祖於靄建村。

撒改以都統伐留可，謾都訶合石土門伐敵庫德。撒改與將佐議，或欲先平邊地部落城堡，或欲徑攻留可城，議不能決，願得太祖至軍中。穆宗使太祖往，曰：『事必有可疑。軍之未發者止有甲士七十，盡以畀汝。』謾都訶在米里迷石罕城下，石土門未到，土人欲執謾都訶以與敵，使來告急，遇太祖於斜堆甸。太祖曰：『國兵盡在此矣。使敵先得志於謾都訶，後雖種誅之，何益也。』乃分甲士四十與之。太祖以三十人詣撒改軍。道遇人曰：『敵已據益搦嶺南路矣。』衆欲由沙偏嶺往，太祖曰：『汝等畏敵邪？』既度益搦嶺，不見敵，已而聞敵乃守沙偏嶺以拒我。及至撒改軍，夜急攻之，遲明破其衆。是時留可、塢塔皆在遼。既破留可，還攻塢塔城，城中人以城降。初，太祖過益搦嶺，經塢塔城下，從騎有後者，塢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毀詳穩之器也。』遣蒲家奴招詐都，詐都乃降，釋之。

穆宗將伐蕭海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自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海里來戰，與遼兵合，因止遼人，自為戰。勃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亦不受。穆宗問何為不受。曰：『被彼甲而戰，戰勝則是因彼成功也。』穆宗末年，令諸部不得擅置信牌馳驛訊事，號令自此始一，皆自太祖啓之。【略】

二年甲午，六月，太祖至江西，遼使使來致襲節度之命。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為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為言，終至于滅遼然後已。至是，復遣宗室習古廼、完顏銀朮可往索阿疎。習古廼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以聽後命。遼統軍司聞之，使節度使揑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修戰具，飭守備，將以誰禦？』太祖答之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遼復遣阿息保來詰之。太祖謂之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

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為備，命統軍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

太祖聞之，使僕聒剌復索阿疎，實觀其形勢。僕聒剌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胡沙保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衆皆曰：『善。』乃入見宣靖皇后，告以伐遼事。后曰：『汝嗣父兄立邦家，見可則行。吾老矣，無貽我憂，汝必不至是也。』太祖感泣，奉觴為壽。即奉后率諸將出門，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疎，幷己用兵之意，禱于皇天后土。酹畢，后命太祖正坐，與僚屬會酒，號令諸部。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斡魯古、阿魯撫諭斡忽，急賚兩路係遼籍女直，實不送往完睹路執遼障鷹官達魯古部副使辭列，寧江州渤海大家奴。於是達魯古部實里館來告曰：『聞舉兵伐遼，我部誰從？』太祖曰：『吾兵雖少，舊國也，與汝鄰境，固當從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

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婆盧火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致遼之罪，申告于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視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師次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禳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為兵祥。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

將至遼界，先使宗幹督士卒夷塹。既度，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謀克，衆少却，敵兵直犯中軍。斜也出戰，哲垤先驅。太祖曰：『戰不可易也。』遣宗幹止之。宗幹馳出斜也前，控止哲垤馬，斜也遂與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併射謝十中之。有騎突前，又射之，徹扎洞胸。謝十拔箭走，追射之，中其背，飲矢之半，僨而死。獲所乘馬。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矢拂于顙。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自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別路，不及會戰，使人以戰勝告之，而以謝十馬賜之。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顏希尹來賀，且稱帝，因勸進。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

進軍寧江州，諸軍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溫迪痕、阿徒罕邀擊，盡殪之。十月朔，克其城，獲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來流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斡荅剌使之僞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使完顏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略】

十一月，遼都統蕭糺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論濼，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徧賜官屬將士，燕犒彌日。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略】

斡魯古敗遼兵，斬其節度使撻不野。僕隗等攻賓州，拔之。兀惹雛鶻室來降。遼將赤狗兒戰于賓州，僕隗、渾黜敗之。鐵驪王回离保以所部降。吾睹補、蒲察復敗赤狗兒，蕭乙薛軍于祥州東。斡忽、急塞兩路降。斡魯古敗遼軍于咸州西，斬統軍實婁于陣。完顏婁室克咸州。

是月，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官屬諸將勸進，願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太祖不許。阿离合懣、蒲家奴、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論說

宋・程珌《洺水集》卷一七《上執政書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部於混同江，時女真之酋阿骨打獨為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為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

立。六年粘罕滅遼，則金源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遼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狄強，未有久於是者。今也天亡，韃靼乘之，毀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某區區之愚，容或有慮焉。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一《金》　阿骨打大有英氣，其次混同江，乘赭白馬徑涉，謂衆曰：『視吾鞭所指而行。』殆聞光武滹沱河之事而興者耶？不可謂非天為之也。

阿骨打百戰而得天下，以位傳之弟，其弟吳乞買，有子十餘人，以位還其兄之孫，至斡离不兀术，又皆阿骨打之子也。太宗時，傾身為國，無少疑忌，此德昭、德芳所不能得之於宋太宗者。

藝文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晦翁詩》　先生言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鋭無敵，及既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昌父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主將與燕姬並轡而語，季克苦求詩，某勉為之賦，末兩句云：『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此詩首兩句云：『傳聞姑覲欲南侵，愁殺窮邊猛將心。』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金太祖》　三江源匯蘊靈奇，寶鐵難堅敵莫支。赭馬渡江驅靺鞨，黄龍開府會熊羆。破遼不受東懷帝，和宋仍興北伐師。傳檄天山城五國，海冬青放陣雲麾。

雜録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　予在史館，讀《真宗實録》，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衆才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破，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圖畫以獻。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四《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厩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宋・佚名《宣和遺事・前集》（重合元年）女真阿骨打稱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羅人，號完顏氏，身長八尺，狀貌雄偉，寡言語，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國產金，故國號大金。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金國自完顏旻始建號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其傳國九十有八年而始衰。其地在契丹之東北境長白山之下、鴨緑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在漢代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時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問，後臣屬於遼。完顏之始祖指蒲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首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七《徽宗朝》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無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著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著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為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定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粮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煞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

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為中國戰鬬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虜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敦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又為虜所得，而張敦已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虜所得。天祚故為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録》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敦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啓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説。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滅遼分部

綜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四《附録二》　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鵰鶻鶚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於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内侍童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腐夫為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污而内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於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人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船不許通行，幾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良嗣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徙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裒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於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淳。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姊。初，洪基囚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覃湘大王。處溫等帥薊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邪？』淳出，遽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四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

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蕃，中也；如燕民未即悅服，按民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翰、宇文黄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之吏，姦滑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腹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於雄州，以五月

中旬命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離不，常統遼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擣師道右軍，右軍潰。又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沮，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日舉無名之師，已為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莫若迎秦拒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令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搖衆，請誅之。』淳撫几嘆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亟，乃授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恃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秘不發喪。蕭幹會百官於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羣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

處溫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耻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於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首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己，使人諭之。幹怒曰：『吾嘗薦爾於朝，豈可背邪？』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與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很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鄰？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回，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選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遊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乞信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蕭乞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略】

阿骨打死，童貫、蔡攸帥師入燕，撫定。奚人飢，幹領衆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為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於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實檢契丹』塗金印。幹既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於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略】

延禧彊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韃靼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跽於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為兀室所擒。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國自阿朵機創業，德光恢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會無一日秋毫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

臣稱曰：『昔尹洙之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蔑能自固，以伯圭之强，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幷趙。雖勝敗異

術，大概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敵，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幷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夏，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幷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擾尺寸地。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為三，壁於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楮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智能將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幹說，五也；委大柄不無疑惑，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則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家安危哉？師覆於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鄙，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弛，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非妄也。然兵果廢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愛其形勝。每私自嘆息恨其為夷狄有，自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凡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為彼用，非契丹實强，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栗焉。嘗憂寇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烏虖，真宗以禮幣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游無度，虐用其衆。喜海東青以搏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與。』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宣和三年）十一月，金人攻破遼人中京，天祚入夾山。

曷魯自海上歸阿骨打，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固論、國相孛極列並粘罕、兀室悉帥師渡遼，而用降將余覩為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自旦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也，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即莫知所在，而天祚遂至燕山矣。又懼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泊。女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泊，則適與天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嶺，又竄入陰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潦六十里，獨契丹能達，他虜所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擊雲中府暨諸州，以延引時日也。

宣和四年三月十七日丙子，遼秦晉國王耶律淳篡立於燕山。遣使來告，謝不受。【略】

《北征紀實》曰：『是歲冬末，邊探報天祚以兵十萬屯燕京，聲言游獵，直抵雄、霸界上。朝廷遽為駭懼。及明年春，諜報再至，始知其意，謂中國有謀也。欲大舉討女真，而懼襲其後，是以耀武。爾羣小既安，則謀之如初。三月，又報天祚敗走，不知所在，於是我師遂興。』

又 卷二一（宣和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粘罕在雲中獲天祚，以兵護歸國，封海濱王。遼國亡。

《亡遼録》曰：天祚即位，禽荒失御，諸部怨叛，潛附阿骨打，咸稱兵以拒之。天慶四年，阿骨打會集女真諸部全裝軍馬二千餘騎，首犯混同江之甯江州，東北路統軍司遽具狀以聞。時天祚方慶州秋山射鹿，聞之不介意，仰北樞密院劄付東京兵馬都部署司，量遣渤海子弟一千人，以海州刺史高仙壽充統領官，應援甯江州，遇女真軍於州東，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甯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甯江州，中輟不行，差守司空、殿前都點檢蕭嗣先充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騎、中京禁軍三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人賈庭等三百餘人，以中京諸路都虞候、安州防禦使崔公義充都管押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刑穎副之，到幽州店駐兵。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諸軍未及陣，而為女真所敗，骨肉輜械，牛羊金帛，悉皆棄於女真。

天祚自兩戰之敗，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以漢軍二十萬分路

進討，雜以番軍，分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勃朵流涑河路都統，以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尹耶律甯黃龍府路都統，以桂州觀察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蕭涅曷咸州路都統，以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司蕭阿姑好草峪都統，以商州團練使張惟協副之。自春涉夏，盡為女真攻陷。

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樞密使蕭奉先充御營都統，同知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司事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軍分五路為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別遣殿前副都點檢蕭胡覩姑充都統，以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發。與女真兵馬會，契丹未陣，女真三面急擊之，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從而敗潰。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退保長春州。

是歲，大宋遣羅選、侯益等充生辰正旦使，入國道路為賊所阻，中京頓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夏國人皆稱皇叔燕王忠義且賢，若付以東征，是必樂為之用，兼之遼民自渤海之叛，渡遼避難而流落失所者甚衆，於今若招收為軍，上者可以報國家，下可以報私怨，必能效死力。天祚授燕王以諸路兵馬都元帥，北宰相兼殿前都點檢蕭德恭副之，永興宮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充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饑民得二萬餘，始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山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誘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馬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期會四路軍馬防秋。

天慶八年，遇女真，兵陣未交而怨軍先潰。燕王與麾下五百餘騎退長漁泊務，女真入新川州，天祚幸中京，晝夜憂懼，莫知所措，多發間探，潛令內庫三局提舉官打包珠玉珍玩等物五百餘袋，揀御馬二千匹，入飛龍院餵養為備，私謂左右曰：『今日苟能卻强敵，安宗社，使吾終身不食亦足矣。若女真必來，我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大朝為弟兄，夏國為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惟恐軍民被害耳。』有識私相謂左右曰：『契丹必亡矣！自古人主豈有委棄軍民而自為身謀者，其能享國乎？』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靖、泰五十餘州，遂又陷遼東、長春兩路。

天慶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阿保機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聖、神仙、坤儀三殿，乾州則凝神宜福殿，顯州則安元、安聖殿，木葉山之世祖享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略盡，發掘金銀珠玉器物。保大元年，余覩叛歸金國。保大二年，金人陷中京，天祚幸燕。聞余覩為金人前鋒，引導婁宿孛堇騎兵掩至，驚駭，率衛兵五千騎西走雲中府，應行宮內三局珍寶庫，祖宗二百年所有珠玉金銀匹帛皮毛之類，莫知其數，盡為金人所掠。道中衛兵稍稍引去，天祚與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由石窟寺遁去。過雲中城下，留守蕭查剌以下接見，有旨：賊馬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五十匹隨行，迤邐入天德軍雲中，雲外得土豪二百餘騎，護衛趨漁陽嶺，入夾山四部族帳。

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為金人所有，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遂率諸軍乘粘罕之歸，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甯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遼水，復潰，遂奔山金司小胡虜。小胡虜密遣人報粘罕，遣五百騎劫遷入雲中，初見待頗有禮，即降，封海濱王，差兵護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遼國亡矣。

遼國自太祖阿保機創業於其前，太宗耶律德光擴境於其後，吞并諸番，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略】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嘗與中原抗衡，曾無一日秋毫之警，祖宗功業規模可謂宏遠矣。迨至天祚失御，女真稱兵，首尾攻戰十二年間，舉國土崩瓦解，古人所謂得之難而失之易者，非虛言耳，可不哀哉！

《茆齋自敘》曰：自天祚驅韃靼衆三萬餘騎，乘粘罕歸國，山後虛空，直抵雲中府，襲擊兀室，率蔚、應、奉聖州、雲中府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軍馬千餘騎伏於山谷間，出韃靼軍之後。韃靼潰亂，大敗。天祚南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匹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留隱，當為女真所索等辱，不可再辱，莫若徑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

而死。

《松漠記聞》曰：女真寖逼中京。天祚懼，遣使立阿骨打為國王。阿骨打留之，遣人邀請十事，欲冊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數往反，天祚不得已，欲帝之，而他請益堅。天祚怒曰：小夷乃欲偶吾女邪？因其使不報。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甥舅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番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廷臣恐挑釁，皆力諫之，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乃走小勃律，復不納。及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迹，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

《北征紀實》曰：天祚者，以老遼主之嫡孫立，而淫亂，且以有力聞，因游獵無度，故上下皆不服，以至滅國。其竄入陰夾山也。久之，收集散亡，勢亦稍振，故金人往來鶩焉白水泊，以重兵屯雲中備之。然契丹之人，漸歸金國，故天祚不能出。羣小日夜為上謀，謂天祚在，必生後患，迺間遣人誘之。天祚者，心素侈，多慕中國，故其失勢也，亦願來歸。始得一番僧者，令齎御筆絹書通之，因得還報。初甚密也，往來既數，則又張皇矣。其往來皆由雲中，故金人盡知，適欲其出，是以不得顧也。及天祚許歸順，乃改書為詔示，欲臣之，且約來歸則待以皇兄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禮待優渥。天祚大喜，於是約期相接。童貫是以落致仕出使河東，密通之。始金人每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恨其不出，出必得之。蓋欲以絕其國人之望。而天祚者，適畏粘罕據雲中，屯重兵，以扼其前，故不克出。及約期之際，忽報國相歸金國稟議，以兀室代雲中元帥職而去矣，天祚用是亦坦然，遂以宣和六年之冬末領契丹、韃靼衆五萬人騎，幷攜其后妃、二子秦趙王及宗屬南來，如履無人之境。及纔過雲中，則兀室忽以大兵遮其歸路，又報粘罕適已回雲中，故為其追襲，一擊而天祚之衆大潰，勢不得還，且畏中國必不可仗也，乃亟走小斛祿帳。小斛祿帳者，天德雲中間之一族帳，舊臣屬遼人，及天祚至，小斛祿避正寢，事之唯謹，不以其失國虧其臣節。始，粘罕常以兵伐小斛祿矣，然或勝或負，及天祚在是，粘罕因自討之，一舉殺小斛祿，盡收破其族帳，蕩然無遺種，遂禽虜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逸去，不見。乃於朔州武州境上，即時分兵，每三十里百騎，頃刻布三百里以待之。果有一人馳駿馬，手更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下馬，因自言曰：『我天祚也。』騎兵將加執縛，猶顧左右，叱曰：『爾敢縛天子耶？』粘罕因使拜阿骨打像而遣之金國，降封海濱王。始方討小斛祿，以未得天祚也，粘罕遣使謂貫曰：『海上元約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殺之，今中國違約招來之，今又藏匿，我必要也。』貫拒以無有，即又遣使迫促貫，語大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曰：『遇有異色目人，不問便殺，以首授使人。』然金人俄自得之，事乃息。初，金人憤我久矣，所以不敢南牧肆其凶者，以天祚在陰山綴其後，懼乘虛而出，則契丹必響應故也。羣小不克深思，不唯誤敵國之主，致其滅亡，仍以上誤聖朝，於是天祚以宣和七年正月滅，至八月，方遣人來，謂之告慶使，以報我。初，金人得虜地，乃分兩路，其東南所忌者，張叡也；其西北所畏者，則天祚也。我始誤張叡，與除東南之患矣，終又誤天祚而致其滅亡，使略無西北後顧之慮，故以是冬犯中原。

《亡遼遺録》曰：天祚降書云：遼國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歡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不能當此，夙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惡競興，讒辭蠭起，故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師，憂驚之極，如坐桁楊。蓋聞軌道之放，荷蒙矜恤，況若新安之歎，例受無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湍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壓者，乞加軌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聽聰，昧死謹言。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契丹第九代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延禧未即位也，國人憐其父之冤，頗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於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

人乘其弊而攻之，所向輒克，十年之間，身擒國亡，可不哀哉！【略】

三十日壬寅，粘罕以擒天祚遣人獻捷。宣撫司請歲幣中借銀絹二十萬賞軍，宣撫司從之。

二月，童貫上《賀耶律氏滅亡表》。

童貫言：昨遵奉睿訓，措置邊事，撫定燕山府涿、易、檀、順、景、薊州及河東路，先取朔甯府、武州，與大金計議交割雲中府路州郡，已獲定約外，契丹舊酋僭稱天祚，自前年竄於夾山之北，稍稍甯聚，借助鄰國，欲謀再舉。小番小斛祿之屬，憑藉聲勢，潛有結約，窺伺朔、武新邊。去歲八月，陛下躬授睿算，令臣駐兵河東，以時措置，完整武備，以逸待勞。賊兵犯邊，前後斬獲甚衆。至今年正月，契丹舊酋離夾山與大金迎敵接戰，兵敗。引餘衆走竄，南來朔、武對境小鞠録處藏泊，遣人齎僞詔敕，招誘歸附新民，又手書文字通託，欲來歸朝。臣依奉睿略，務敦大金信約卻不受，移牒大金西南、西北路都統所，照牒藏泊去處，仍遣河東都統李嗣本領兵捍邊，劄下沿邊統制官等，不得妄有招納，日久整齩兵馬，為必取之計。舊酋初欲南來，先遣雜類並邊劫掠，累次為朔甯、府武州、太山、甯化軍將佐殺敗。探知沿邊軍兵甚盛，回徨涕泣，遂於二月十九日昏夜北走。至二十七日，准大金西北、西南北路都統所牒，照會稱：昏主二十一日已自出首前來。此蓋兩朝通歡所致，牒臣照會。其李嗣本及統制官軍兵斬獲小番雜類四千八百五十一級，內有首領秘王渾龐、提點劉忠廉等二十三名，皆是小鞠録下總兵用事傑黠剽悍之人，並已梟首。劉慶等十四名皆是舊酋帳前腹心任使招兵聚衆之人，亦皆就縛。奪到鞍馬器械牛羊等無數，焚蕩巢穴積聚糧草淨盡，其契丹主耶律氏今已滅亡者，肅將天威，仰伐功之善繼；布昭聖武，致敵國之自亡。坐縻八部之酋，曾無一鏃之費。事光典籍，歡叶神人。嘗觀三代以來，因考四夷之事，獯狁匪茹，蓋嘗乘中國之微。匈奴最强，不過用單于之號。蠢爾白狼之裔，昔為赤狄之雄，當五季八姓之擾攘，招九貉五戎而臣屬，自為正朔，僭用名稱，混穹廬左衽於燕雲，為封豕長蛇於代魏，當天下合為一統，而帝命式於九圍，尚狃涵容，屢形猖獗，稔惡每聞於躬蹈，寒盟不自於我先，王旅徂征，取遺民於塗炭，胡騎奔北，返故地於輿圖。惟是大酋，竄居窮漠，哀散亡之雜虜，仰資助於黠羌既投戈於豐勝之間，遂移帳於朔武之北，陰遣宵鳩之黨，規搖日靖之民，意在疑師，言稱尋好。臣仰遵朝算，申飭邊封，遣間種類，以破輔車之謀，移文鄰邦，以為犄角之勢，彌縫隘道，俘馘名豪。既南窺而路窮，遂北奔而夜遁，虚絃可落，遂投欲毀之巢，涸澤無餘，難逃不漏之網。委仗紛紜而山積，效牽合沓而鼎來，既畢天誅，永除人患。昔漢人伐虜者百六十載，乃護邪支，唐兵出塞者數十萬人，方擒頡利。已足申威於方夏，至今垂耀於史編。未有計出萬全，役無再籍，用遠交近攻之策，成一舉兩得之功，惟盛德無以復加，非至神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下，誕敷舜德，適駿文聲，九功之敘，惟歌既敉甯於內治，七德之經，兼用乃申敕於外攘，曷嘗樂此金革鏖戰之勞，蓋亦兼拯夷夏倒懸之急，遂滅抗尊之虜，兹為不世之功。恭念章聖卻澶淵之師，仁皇增關南之幣，祖宗為民而隱忍，臣子許國而忘捐，仰惟如在之靈，未置侮亡之念。逮至今日，遂集大勳，上符藝祖懲艾之謀，克紹神考憂勤之志，乃成宗廟社稷之大慶，深契天地神祇之夙心，臣猥以疲癃，誤膺國任，效師干之力居，慙顯允之壯猷，告經營之成永，願對揚於令聞。

《秀水閒居録》曰：宣和七年，童貫為宣撫司，至河東，聞契丹主天祚皇帝者，匿於近塞，報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云。耶律氏滅亡表既傳報，有識之士無不歎息。其詞中書舍人王雲作或云翰林學士宇文虚中作，時二公俱在貫幕中故也。金人既得虜主，即謀南侵，遣人使三輩，初曰都謝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次即賀天甯節使也。使傳繼來，河朔至京州縣，供億迎送，固已疲弊，且窺覘道路，及使我不疑。十一月，三使皆歸，即舉兵。有郎官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虜人已宣言大舉，公為攘奪，無復常儀，楠語燕帥蔡靖，靖怒曰：『安有是事？請示傳言之人，當斬之以徇。』楠懼馳還，不復敢言，但懇求外補，除福建提刑而去。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八　（政和四年）女真陷遼國寧江府。初，遼主天祚，賞刑僭濫，色禽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鬥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又沿邊諸帥，如東京留守，黄龍府尹等，每到官，各邀女真禮物無藝。於是諸郡皆潛附阿骨打，謀舉兵以拒遼人。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天祚使諸酋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祚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既歸，疑

契丹知其意，即先謀稱兵，吞併鄰近部族。天祚雖屢遣人呼之，不復至矣。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术割、移烈娄宿、閻母等為將帥，秋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犯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生金、人參、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契丹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木火。阿木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河為名也。是時，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警不行。以蕭奉先弟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骨肉、輜重、牛羊、金帛悉為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又獲甲馬四千。女真皆騎兵，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戈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四面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勝也。契丹故事，軍國大議，漢人無與。天祚自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人使討之。即降宣制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計人户家貫備一軍。富人有出一二百軍者，家產隨竭。琳輩又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人從便，往往以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涞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卻，走還其壁。都統斡離不者，以為漢軍遁，即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兵尚三萬餘，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既而盡為女真所攻陷。千里蕭然，丁壯斬戮幾盡，嬰孺則貫之槊上為戲。應遼東界熟女真，阿骨打悉虜之為用，至有鐵騎萬餘。初，出河之敗，兵多逃歸。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妄云：『潰兵懼誅，若不一赦，將為腹心患。』天祚從之。自是，人皆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每遇敵輒奔，女真遂有輕契丹之心矣。【略】（政和五年）女真敗遼師於混同江。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覩姑為統領，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賫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師至鴨綠江，人心疑懼。阿骨打以刀撫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延禧遇，乘其未陳，三面急擊之。天祚大敗，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晝所棄輜重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時朝廷遣侯益使遼，留兩月，竟不及見遼主而還。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七　（宋政和四年九月）乙未，阿骨打破遼國寧江州。【略】十一月庚寅，阿骨打又破遼將蕭嗣先于出河店。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〇《天祚皇帝上》　（天慶五年）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戟有光為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州。女真乘勝，遂併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略】

（天慶八年秋）是時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説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又　卷一一《天祚皇帝中》　（保大二年三月）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溫與族弟處能及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為常勝軍，以李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略】

燕王廢天祚為湘陰王，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効，人難力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纂圖之為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羣臣之奏，概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杼柚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冠見毀，不輟常畋。漢子之戮實無名，伋妻之亂孰可忍！加以權臣壅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慼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愛，尚不忍從；奈羣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為湘陰王。嗚呼，命不予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聞聽，體予至懷。』

又　卷一二《天祚皇帝下》　甲辰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

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毛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東京也。兩路，則車駕不幸廣平甸，常歲受禮處。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及破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為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强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豐州也。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於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為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毛割石兵後，毛割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復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仗，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遞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牖來使，遼國命其習儀，牖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在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欲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為金兵所及。

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連道『且亡』二字，迸入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秦既亡，一秦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為覆轍。數世後，遊畋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遷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鄰封，以至捕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犬於萌骨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孱庸，部曲紛擾。强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柙，誰負孟賁之勇。觀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歟？

《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天慶）五年春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賚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疏，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都統耶律斡里朵等與女直兵戰于達魯古城，敗績。【略】（三月）遣耶律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略】（五月）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略】（六月）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略】是月，遣蕭斡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略】

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己巳，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為西南面招討使。斡剌還，女直復遣賚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疏等，即當班師。上親征。粘罕、兀术等以書來上，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書上，上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撐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略】

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

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於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略】

（天慶）六年春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為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户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

閏月乙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略】（五月）女直軍攻下潘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

（天慶八年正月）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議和。【略】

二月，耶律奴哥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三月甲午，復遣奴哥使金。【略】

五月壬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戊戌，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略】

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略】

秋七月，獵秋山。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

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

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謂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

閏月丙寅，遣奴哥復使金，而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户降于金。

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略】

十二月甲申，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略】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迎冊。【略】

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離畢事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己酉，烏林答贊謨、奴哥等先以書報。【略】

秋七月，獵南山。金復遣烏林答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略】

（九月）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冊藁使金。

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陳圖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是月，遣使送烏林答贊謨持書以還。

（天慶十年三月）庚申，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略】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郭，留守撻不也率衆出降。

又 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保大）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二月）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並為都統，太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

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羣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

又 卷三〇《天祚皇帝紀四》（保大五年）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

《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丙子，上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遼遣都統耶律訛里朵、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都監蕭謝佛留，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留婁室，銀朮可守黃龍，上率兵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遼使僧家奴來議和，國書斥上名，且使為屬國。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逼達魯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朮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宗翰請以中軍助之。上使宗幹往為疑兵。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蹂，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得其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獲之。

二月，師還。【略】四月，遼耶律張奴以國書來。上以書辭慢侮，留

其五人，獨遣張奴回報，書亦如之。【略】

八月戊戌，上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略】

九月，克黃龍府，遣辭剌還，遂班師。至江，徑渡如前。丁丑，至自黃龍府。【略】

十一月，遼主聞取黃龍府，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自將禦之。

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遣迪古乃、銀术可鎮達魯古。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是日，上還至熟結濼，有光見于矛端。戊申，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乘怠追擊之。』上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邪？』衆皆慙愧，願自効。上復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餫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于護步荅岡。是役也，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是戰，斜也援矛殺數十人，阿离本被圍，溫迪罕、迪忽迭以四謀克兵出之，完顏蒙刮身被數創，力戰不已，功皆論最。蕭特末等焚營遁去。遂班師。【略】

（收國二年閏正月）高永昌據東京，使撻不野來求援。【略】

四月乙丑，以斡魯統內外諸軍，與蒲察、迪古乃會咸州路都統斡魯古討高永昌。胡沙補等被害。

五月，斡魯等敗永昌，撻不野擒永昌以獻，戮之於軍。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迭勃極烈阿徒罕破遼兵六萬于照散城。【略】

十二月庚申朔，諳班勃極烈昊乞買及羣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改明年為天輔元年。【略】

（天輔四年）三月甲辰，上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討。其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具數以聞。』辛酉，詔咸州路都統司曰：『朕以遼國和議無成，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來會于渾河。遼習泥烈以國書來。

四月乙未，上自將伐遼。以遼使習泥烈、宋使趙良嗣等從行。

五月甲辰，次渾河西，使宗雄先趨上京，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壬子，至上京，詔官民曰：『遼主失道，上下同怨。朕興兵以來，所過城邑負固不服者即攻拔之，降者撫恤之，汝等必聞之矣。今爾國和好之事，反覆見欺，朕不欲天下生靈久罹塗炭，遂決策進討。比遣宗雄等相繼招諭，尚不聽從。今若攻之，則城破矣。重以弔伐之義，不欲殘民，故開示明詔，諭以禍福，其審圖之。』上京人恃禦備儲蓄為固守計。甲寅，亟命進攻。上謂習泥烈、趙良嗣等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上親臨城，督將士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詔諭遼副統余覩。壬戌，次沃黑河。宗幹率羣臣諫曰：『地遠時暑，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絕，恐有後艱。』上從之，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略】

（天輔五年）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覩等詣咸州降。【略】

六月癸巳，余覩與其將吏來見。【略】

七月庚辰，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尋以連雨罷親征。命昊勃極烈昱為都統，移賚勃極烈宗翰副之，帥師而西。

十二月辛丑，以忽魯勃極烈杲為內外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宗望、宗盤等副之。甲辰，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稟。』戊申，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

六年正月癸酉，都統杲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遂下澤州。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己亥，宗翰等敗遼奚王霞末於北安州，降。

奚部西節度使訛里剌以本部降。壬寅，都統杲遣使來奏捷，幷獻所獲貨寶。詔曰：『汝等提兵於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所言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馬，俟及秋成，乃圖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不可恃一戰之勝，輒有弛慢。新降附者當善撫存。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宗翰駐北安，遣希尹等略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鴛鴦濼，以其子晉王賢而有人望，惡而殺之，衆益離心。雖有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遂遣耨盌溫都等報都統杲進兵襲之。

三月，都統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追遼主於鴛鴦濼。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不及，獲其貨寶。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希尹追遼主於乙室部，不及。乙亥，西京復叛。是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即位於燕。

四月辛卯，復取西京。【略】戊戌，都統杲自西京趨白水濼，吳勃極烈昱襲毗室部于鐵呂川，為敵所敗。還會察剌兵，追至黃水北，大破之。耶律坦等襲取之。闍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跋而還。是時，山西城邑諸部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統杲遣宗望入奏，請上臨軍。【略】

六月戊子朔，上親征遼，發自上京。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監國。辛亥，詔諭上京官民曰：『朕順天弔伐，已定三京，但以遼主未獲，兵不能已。今者親征，欲由上京路進，恐撫定新民，驚疑失業，已出自篤密呂。其先降後叛逃入險阻者，詔後出首，悉免其罪。若猶拒命，孥戮無赦。』【略】

八月己丑，次鴛鴦濼。都統杲率官屬來見。癸巳，上追遼主于大魚濼。昱、宗望追及遼主于石輦鐸，與戰，敗之，遼主遁。己亥，次居延北。辛丑，中京將完顏渾黜敗契丹、奚、漢六萬于高州，孛堇麻吉死之。得里得滿部降。昱、宗望追遼主于烏里質鐸，不及。

九月庚申，次草濼。闍母平中京部族之先叛者，及招撫沿海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領諸部入內地。乙丑，詔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復叛，扇誘衆心，罪在不赦。尚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歸化州降。戊辰，次歸化州。甲戌，宗雄薨。丁丑，奉聖州降。

十月丙戌朔，次奉聖州。詔曰：『朕屢勅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尚多逃匿山林，既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衆歸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為良。其布告之，使諭朕意。』蔚州降。庚寅，余覩等遣蔚州降臣翟昭彥、徐興、田慶來見。命昭彥、慶皆為刺史，興為團練使。詔曰：『比以幽、薊一方招之不服，今欲帥師以往，故先安撫山西諸部。汝等既已懷服，宜加撫存。官民未附已前，罪無輕重及係官逋負，皆與釋免，諸官各遷敍之。』【略】

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王師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舊。

十二月，上伐燕京。宗望率兵七千先之，迪古乃出得勝口，銀术哥出居庸關，婁室為左翼，婆盧火為右翼，取居庸關。丁亥，次嬀州。戊子，次居庸關。庚寅，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術哥、婁室陣于城上，乃次于城南。遼知樞密使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知政事康公弼，僉書劉彥宗奉表降。辛卯，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一切釋之。壬辰，上御德勝殿，羣臣稱賀。甲午，命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詔西京官吏曰：『乃者師至燕都，已皆撫定。唯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已發兵追襲，或至彼路，可執以來。』【略】

（天輔七年）四月丁亥，遣斡魯、宗望襲遼主於陰山。【略】師初入燕，遼兵復犯奉聖州，林牙大石壁龍門東二十五里。都統斡魯聞之，遣照立、婁室、馬和尚等率兵討之，生獲大石，悉降其衆。【略】己亥，次儒州。斡魯、宗望等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于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降。聞遼主留輜重青冢，以兵萬人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宗望、婁室、銀术哥等追襲之。宗望追及遼主，決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略】

六月壬午朔，次鴛鴦濼。是日，闍母敗張覺于營州。丙申，上不豫，將還上京，命移賚勃極烈宗翰為都統，吳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己酉，次斡獨山驛，召諳班勃極烈吳乞買。

七月辛酉，次牛山。宗翰還軍中。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乙未，次渾河北。諳班勃極烈吳乞買率宗室百官上謁。戊申，上崩于部堵濼西行宮，年五十六。

又　卷三《太宗紀》（天輔七年九月乙卯）國論勃極烈杲、鄶王昂、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置璽懷中。丙辰，即皇帝位。己未，告祀天地。丙寅，大赦中外。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略】（天會二年十月）戊辰，西南、西北兩路權都統斡魯言：『遼詳穩撻不野來奔，言耶律大石自稱為王，置南北官屬，有戰馬萬疋。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户，有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余都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大石，則俟報下。』【略】

（天會三年）二月壬戌，婁室獲遼主于余睹谷。【略】

八月癸卯，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略】十一月庚辰，以降封遼主為海濱王詔中外。

又　卷七四《完顏宗翰傳》（天輔五年）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為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

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乃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

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王，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

又　卷七六《完顏杲傳》（天輔）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略】

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於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哥趨擣里。【略】

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

又　卷八四《耨盌溫敦思忠傳》　耨盌溫敦思忠本名乙剌補，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當中覆而應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奏受詔，還軍傳致詔辭，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

及遼人議和，思忠與烏林荅贊謀往來專對其間，號閘剌。閘剌者，漢語云行人也。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遼主自將，至駝門，大敗，歸，復遣使議和。太祖使胡突衮往，書曰：『若不從此，胡突衮但使人送至界上，或如賽剌殺之，惟所欲者。』

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録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朴潤色，胡十荅、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欲見遼主自陳，閽者止之。贊謀不顧，直入。閽者相與搏撅，折其信牌。遼人懼，遽遣贊謀歸。太祖再遣贊謀如遼。遼人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太祖自將，遂克臨潢。

又　卷一二八《循吏傳・盧克忠》　盧克忠，貴德州奉集人。高永昌據遼陽，克忠走詣金源郡王斡魯營降，遂以撒屋出為鄉導。斡魯克東京，永昌走長松島，克忠與渤海人撻不也追獲之。

論說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金之伐遼，元之伐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宋人助之不過乘其溺而下之石耳，有何戰功而告廟行賞以示夸張耶？且自撤藩籬，引盜入室，遼金既亡，己即隨之，此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伺其後也，可不為之大哀耶？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一《遼》　宋約金攻遼，以名義論，金可伐也，遼不可伐也。鄰好之國，與仇讐異，遼未亡而宋已遷，此失策之甚者。

延禧怠忽荒政，國人離叛，時金阿骨打方强，屢肆侵掠，漫無備禦之策，宜其挫衂喪師，為所剪滅。

以遼之强而為金所滅，以金之强而為元所滅，豈亦運命之乘除使然歟？何其易於拉朽，捷如破竹也。

雜録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三八《夷狄》　楊割大師生阿骨打、吳乞買、乞買生完顏亶。阿骨打死，立吳乞買。乞買死，欲立阿骨打之子宗盤，不可，復立乞買之子完顏亶，而以宗盤為相。宗盤怨望，遂殺宗盤，盡誅二十七王。亶又為弟完顏亮所弒，亮敗，葛王褮立，一向以仁政自居。初入中國，破京師，斡離不、粘罕也。斡離不早死，粘罕勸立劉豫，及兀朮、撻懶廢劉豫，粘罕爭之不得，悒怏而死。兀朮大入，有淮上二士人説之曰：『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先是，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扼其前，進退不可，遣使求和，此庚申年六月。

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契丹，遂竭府庫換燕山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遂敷民間，云免往燕山打料草，人三十貫，共得六百餘萬貫文。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有義勝軍來降，皆厚稟給。時中國已空竭，邊兵廩絕，飢寒欲死，兩邊遂相殺，及敵入中國，常勝、義勝軍先往降之，為嚮導。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契丹敗將，朝廷又皆失之，有張穀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詔招之。契丹亡國之主天祚在敵中，徽宗又親寫招之，由是敵人大怒。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四六《戰略考》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濼，金主行次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饑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童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為勇耶？』衆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餽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步荅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兵馳之，横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籍百餘里，獲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虚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

清・楊賓《柳邊紀略》卷四　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圉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壁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村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狀秉莧，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墉，趣士力戰，至火然韡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斡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耶律淳□□，戰於蔟黎山，大破之。

滅北宋分部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　（宣和五年七月十日辛酉）斡離不圍平州，張瑴走，所賜詔書盡為金人所得。

是月，宣撫司齎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并朝廷遣李安弼並張瑴弟齎詔敕前去，瑴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千騎襲破瑴，瑴挺身走，不及入城，遂問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攜詔往投之，而瑴之母、妻已為金人所戮。金人得詔敕，由是大怒而憾我矣。張瑴至燕山，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斡離不遂圍平州，節副衛甫、參謀趙民彥、張鈞棄城，領麾下數十人，將帶官庫珠玉珍貨棄燕京，四散藏匿，獨張敦固與軍民死守。

又　卷二二　（宣和七年十月）五日壬寅，奏報中山府探報。女真國相與余覩副統本國將兵前來蔚州柳甸，大點軍兵。

十八日乙卯，中山府奏：探報到女真刷差女真軍兵一萬五千，及河遼東一路選差渤海五千、奚軍二千、鐵離軍二千，均分來平州並雲中府路兩路屯泊。

二十一日戊午，中山府奏：探報女真本國刷女真正軍并漢兒軍漸次前來雲中府等處。又奏：金人於蔚州并飛狐縣等處屯泊聚軍馬，收集糧草，皆稱欲來侵犯邊界。【略】

（十一月十九日丙戌）斡离不自平州起兵，入寇燕山之境。

《張匯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紫金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界，誠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時朝廷之割地也，若得諸關，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路異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譬猶與賊共壠而種，同爨而食，欲無侵漁之患，其可得乎？故窩里孛至是能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禍也。

又　卷二三　（宣和七年十二月三日庚子）粘罕自雲中府起兵入寇忻、代之境。

當日代州報，金國遣人來，大軍與使人同發，直薄馬邑而營。【略】

九日丙午，粘罕兵至忻州。

知府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粘罕自忻州至石嶺關，把隘石嶺關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降賊，粘罕入，遂圍太原。義勝皆遼人，如常勝軍也。

粘罕將至石嶺關，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或曰：冀景可。於是命景，景辭以兵不足。孝純命王宗尹統官兵敢勇把關，又命歸朝人耿守忠部兵八千人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前，懼其後而襲之也。守忠行至忻口，返回云，守忠所部盡是步軍，若借得敢勇家軍兵，則金不能犯關。景等令敢勇人權借與馬，幾取其半，或有不願借者，而守忠人恣橫强奪至不能馭，景等覺有變，領親隨人等棄關潛遁。守忠至關，果敗而獻之。景聞守忠叛，不敢歸，乃走汾州。

《節要》曰：粘罕自雲中向懷仁、河陰，縣名。將寇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絕邊控扼之地。乃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余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於賊，忻州、石嶺關聞風皆叛。於是賊衆如入無人之境，直寇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之心矣。

《秀水閒居録》曰：契丹將亡，有劇寇董龐兒者，據雲中代州，副帥王機請招納之，久不至。金人既逼，始歸款朝廷，以數十萬衆來附，賜名

才，後更姓名趙詡，官以承宣使，俾居河東，計口給食，數年間，蠶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宣和末，金虜犯邊，首亂晉州，即叛去，河東失守以此。

又 卷二四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日丁未，斡离不陷燕山府。

《陷燕紀》曰：十日，金人立旗幟城上。十二日，斡离不邀蔡公已下當日於毬場相見，令東向拜，傳言曰：大金皇帝赦大朝官。乃議與斡离不相見之禮，公曰：『本朝之禮，羣臣見皇太子旅拜，太子答拜，金國與本朝講好累年，靖等視太子，猶本朝太子也。』傳言者曰：『大學拜於階上，餘官拜於階下。』太子答拜，兩拜而止。明日，斡离不、蟾目國王、王汭、蕭三寶奴、張愿恭來，謂蔡公曰：『二太子言今破燕，得一賢官，欲用之，如何？』蔡公對曰：『靖為天子守燕山，已壞了。金人得靖，安用之也。又待將金國壞了耶？』愿恭曰：『大學豈不知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乎？』蔡公曰：『百里奚愚於虞者，以虞不用耳。靖蒙天子擢用，致位兩府，非不用也，今已將燕山壞了，所謂愚人也。金國得之，安用？』汭等大笑。又曰：『二太子言大學之身，已屬金國，會得否？』靖曰：『靖之此身，實屬金國，生之殺之，皆在太子。然靖之心，卻不屬金國，靖心在本朝，豈太子所能制耶？』汭等亦笑。已而又曰：『太子果用靖，惟有死爾。』汭等良久乃退。十四日，宣和門外，蟾目國王令藥師取呂頤浩、李與權、沈瑄、杜時亮、陳傑以隨軍。初，斡离不與劉彥宗、蟾目國王議欲取蔡公隨軍，已而謂彼難商量，遂已。十五日，斡离不大軍南向，是時涇州守郁中正為金人所囚，景州守吳震由海道而遁，薊州守高公斡、倅曾評率牙隊兵南奔，檀州守徐傑、倅黃文相繼亦遁，順州守林良肱、倅路擴趨燕山，涿州守葛逢於此先遁。易州守黃烈墜城折其左足，又折其右足而死。初，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唱之，童貫、蔡攸輩和之，朝廷既以為然，遂遣馬擴、王瓌由海道通金人，金人攻契丹，連年用兵，乃併契丹，以燕山府遺我，皆童貫之始謀也。由是金人輕中國，謂有德於我，故觖望焉，遂致燕山之禍云。

余嘗思之，失燕人之心者三，致燕人之寇者三，童貫、譚稹首惡，沈瑄次之，王安中、詹度又次之。

何謂失燕人之心者三？一換官，二授田，三鹽法。換官失士心，授田失百姓心，鹽法幷失士人百姓心。換官者，初自燕山之朝廷，又自朝廷之燕山，復自燕山之太原。宣撫司困苦於道路者相繼也，官司人吏又沮格之，累年不能結絕，此曹怨望，往往遁歸平州，將京師事體，中國虛實一一報之劉彥宗，彥宗遂教金人有窺中國意。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燕山土著泊平州遁還之人，悉無居止，無生業，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鄰，不能安居，此燕民之尤怨者。鹽法，舊虜中每貫四百文，得鹽一百二十斤，提舉官都不念新附之民，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足，或二百八十文足，仍引其親舊密借官引令興販牟利，上下通同，如黃友、張遐舉、莫模、闕伾、陳念四之徒，數十人於新倉洛沽河間絡繹成市。是數人者，皆本空手而來，致此豐富，有至鉅萬者，伾等賭博，敢將通貨場錢一二千緡，出采和合，燕人以為口實。余嘗親見此曹自相詆誚，謂官有緡三十萬墮燕中，是時閹司刁柄、易倅黃演皆同之。

何謂致金人之寇者三？一張覺，二燕中戶口，三歲幣。張覺之事，啓於詹度，而成於王安中，金人已破平州，獲上皇所賜張覺御筆手詔曰：『吾當與汝滅女真。』洎得燕，乃於藥師處取所賜御詔對之，紙札一同，此金人所以怨讟也。初，宣和四年春，金人既擁燕中戶口過平州，覺邀其歸，大敗之，獲金國宰相四人，殺之，戶口悉遣還燕山，後金人決欲得之，而不能聽，所以至是也。元約土地歸中國，戶口歸金國。歲幣銀絹，較之饋遺契丹者，幅尺色額，不逮遠甚，彼固漢兒，蓋有收異日契丹所得金帛者，是所以不可欺也。余去秋嘗被旨差接伴金國告慶使李用和、王永福等至韓城，取所與歲幣驗之，誠為絀薄。又銀亦低次，遂具此意，幷幣五端，銀五笏達之蔡公，遂聞之朝廷，已而得旨莫州置勘焉。於後三數月間，小使往來者，何啻數十人，金人之為詞者，大率不過此三事而已。安中方且奏：嘉禾生，甘露降，慶雲見。視童貫、譚稹，怖畏震恐，心知其非，口不敢言，遂緘默養成大患也。蓋金人性本貪婪，每使人自京師回，必誇其盛麗華侈，北賊垂涎，決意來犯，期在攘取。況劉彥宗輩皆漢人，各銜中國搆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又入燕士大夫，為買珠玉錦罽等物，相高低至十數倍。一日，金字牌來令，置玫瑰一百斤，歲以為例，此唯一僧善造。僧曰：『往日天祚於春水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金人已得燕，則鹽法盡仍舊，常勝軍屋業田土，盡給前主，燕人歸

心焉。此譚稹、沈琯之徒所以誤朝廷不下童、蔡也。

《北征紀實》曰：宣和末，金人謀入寇，藥師亦點集常勝軍，貫既在太原，惟仗藥師，謂必能與之抗，不足憂也，故內地畧無防禦。亦屢有人告變。又沿邊巡檢楊雍者，得其通金人書繳上之，皆不省及。斡离不以兵入，藥師亦出師，未戰而張令徽先降。先是藥師以城降，朝廷寵異之。藥師至自以為功，因忌令徽，每抑之，同於彪官而已，兼之二帥亦以首降藥師也。故不甚禮令徽，令徽由是怏怏。及凱還，又留令徽備燕，而以藥師策其後，亦知令徽之負氣不平，始加之承宣使，分劑景、俾領之，終不得其心矣，故金人來而先降。藥師因亦降，遽回燕山，因蔡靖等，迎金人投拜，是以中國束手無措。初，靖揣藥師與常勝軍之情，故常勸以忠義，及知金人點集，將寒盟，屢奏皆不報，靖無如之何，故因其出師，乃餞於野，對其大軍設案，望闕焚香拜舞，始語藥師曰：『對諸軍在此，今日之事，相公豈可負趙皇之恩耶？願勉旃！』藥師亦領畧之，然無益矣。【略】

十五日壬子，斡离不自燕山舉兵南寇。令郭藥師將千騎為先鋒。

金人初疑藥師，止令帶一千騎為嚮導，藥師辭以兵少，不肯行，又益以千騎，令云：『所過州縣，不得擅行誅戮。』藥師暗自帶數百騎以行。

又　卷二五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黏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戰敗被殺。

《封氏編年》曰：黏罕兵至太原，知朔甯府孫翊來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於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力乏。』乃復戰數日，五兵皆盡，為金人所殺。

黏罕屯太原北陳村，既敗朔州守將孫翊於太原城下，又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節要》曰：孫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威聲，金人亦憚之。黏罕既至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入，遂由甯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黏罕忌之。翊之離朔，旬餘之間，朔守以城降於賊，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黏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軍變，翊方戰，為叛徒害之歸賊。

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賊據關，不克進，復越出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交城，遇黏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致敗績。

嘗謂賊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而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黏罕自雲中竭醜類寇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且仍皆坦途，別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麟、武、朔之師，併力以擣雲中，時黏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而有所留護守之人，皆老弱而已，如聞攻其必救之地，必倉皇釋太原以救雲中，於是則太原張孝純、王禀之軍，自可從而襲之，使烏合利聚之徒，致後顧前憂之地，自生變亂，必然之理，非惟太原可解，賊巢亦平。又且新邊之兵，可張我勢，而安羣心，此歸弊於人，轉客為主，故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何翊與可求之見，止務先到太原為功，殊不知近擣雲中，遠救太原之要也。而復紆迴山險，人疲馬乏，反為彼賊以間離之，以逸待之，宜乎身死軍覆，無以成功。

所以詳論此者，蓋太原之圍，乃中國禍亂之原也。苟使當時黏罕失意，則東路斡离不氣亦喪矣。至如斡离不得善脫於東京，亦未敢復寇河南，朝廷自可從容為計。止因太原被圍，朝廷區區救之幾年，何暇治其他哉！及至太原之陷也，踰月之間，賊已南來，國家之力已困於河東矣，將士之氣已沮於河東矣。故京城所以失援臣，由是惜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封氏編年》曰：知府州折可求并軍馬使韓權、知晉甯羅稱、延安府路援兵劉光世，與金人黏罕大戰於太原之郊城，自早至日中，勝負相償，而我師等各據地分守，至日中，金人兵忽自可求寨後開生山而出，劫其家計寨，劉光世望風而奔，可求乃潰，羅稱、韓權死於陣。自是，河外兵將十喪七八。

又　卷二六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壬戌，斡离不陷慶源府。

沈琯《南歸録》曰：二十三日，斡离不至慶源府，忽見南方塵起甚高，金人惶恐，遽退三四里止。國王遣人招琯來曰：『你先去講和。』因論講和事，國王略能漢語，有時作番語，左右有三四人，是漢兒進士及第者，時東京留守姓高，是渤海人，在側，言與燕人無異，問琯云：『郭藥師言河北全無兵，城壁皆不可守，可以直趨汴京，是否？』琯言真定、中

山、河間、大名四帥府，各有將兵不少。又云：『前日過中山，真定，准備兵守煞好，因何不出戰？』琯云：『事出倉卒，不可輕動。』又云：『聞南朝有兵八十萬，今在何處，今何不迎敵？』琯云：『散在諸路，要用，旋勾喚，汴京左右約有四五十萬，黃河兩岸須有大兵守之，必不可過。』又云：『南朝拆橋與不拆橋？若拆橋，是不要河北也，我今日須要河北，以河為界。』琯云：『燕山本中國地，陷契丹二百年，近歸中國，以南朝法制之，人心尚不服，今若以金國法度治河北，人必不安。』又云：『只付與南朝人，歲納進奉。』琯云：『與其與他人，孰若依舊，以白溝為界，增添歲幣，其利無窮。』國王與留守相笑曰：『此人狙。』後問燕人，云：『狙者，不好之辭也。』國王云：『我兵勢如此，南朝豈能敵？趙皇莫走否？』琯以其言非所宜言，告之曰：『太祖、太宗取天下不以兵革，真宗、仁宗德澤在人已深，趙氏社稷，未必衰亂之時，若果為之，必有英雄起。』國王曰：『你中國自相殺，干我甚事？』琯曰：『昔唐玄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衆皆曰：「聞儲君甚賢。」曰：「皇太子恭儉仁慈，內外皆聞之，且聞不好奢華，不事嬉戲遊畋，皇帝之所不喜者。」留守曰：「此亦聞之。」』

又 卷二八 （靖康元年正月七日癸酉）斡离不犯京師。

是日，京城戒嚴，城門晝閉，令百姓上城守禦，京城居民男子婦人老幼相攜出東水門，沿河而走者數萬。遇金人殺掠者幾半。金人城外放火燒屋宇，光焰燭天，連夜不止，城中之人皆懷恐懼。

《幼老春秋》曰：京師承平，已久庶富，金人深入，縱兵虜掠，故其下樂然而來，既犯京師，數百里內，居人皆避之，强民乘勢，十百為羣，路途邀截劫掠，或詐裝金人者有之。諸門皆閉，守禦之具猶未畢集。金人以大船乘汴流縱放而下，急攻西水門。西水門之上流先已設械於汴水之中，為械所拒，大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發，力禦終夜。迨曉，金人方退。復攻酸棗門一帶渡河口，以雲梯倚城，尚書右丞李綱令諸班直以弓弩禦之，殺死甚衆。自卯及午，金人稍退，始議與我通使矣。初得燕山也，燕人有求京師居者，軍民伎藝百色有之，雜居坊巷中，與漢人無異。金人犯京師，京城軍民呼燕人為細作，皆執捉送開封府，無慮數百人，開封府不得已，皆收之。後亦放還，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又 卷六三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金人犯汜水。是日，斷路諸門橋。諸軍城守，百官疾速上城。

金人兵犯汜水，西京憲許元、許高守汜水，與士卒望風而潰，京師聞之，杜門清野。

又 卷六五 （靖康元年十一月三十日辛卯）粘罕、斡离不以兵至京城。

金人之兵，粘罕兵自河東入，斡离不兵自河北入，兩路同日至京城下寨，共約十萬衆。其間多掠西河之民充數於其間，復虜近城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甚衆。斡离不屯於劉家寺，粘罕屯於青城，四壁皆分置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於郊野間，守陴者皆有懼意。

先是，中官李鋹自四月間領京城所修治櫓樓城壁，唯備北壁，不備南壁，修西水門，而東水門猶不為備。十日間，上按礮於封邱門外，祖宗以來，大礮數百座，皆在門外，官司令民清野，而獨不收礮，座為金人所得，用為攻城之具。大理少卿聶守獻言，請決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駝岡。摩駝岡者，前金人下寨之地也，地勢卑溼，既為水灌注，金人乃盡占高阜之地為營。种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也，聞真定、太原皆陷，防金人渡河，以檄召南道總管司勤王師十四萬八千、陝西制置司團練兵十二萬，各起發於京城外下寨，制置使錢蓋、南道總管張叔夜統兵赴闕。而師道死，聶昌為同知樞密院事，唐恪、耿南仲專務講和，乃諭昌曰：『今百姓困匱，調發不及，養數十萬兵於京城下，財用何以給之？今朝廷講和，不務用兵，使金人知朝廷集兵闕下，志不在和，豈不激怒？』乃以文止陝西南道之兵，謂起兵者，止防緩急。今朝廷見與金人講和，仰兩路之兵，各准備器甲口食，不得妄動，如已起發，即卻於元來去處分屯，叔夜、錢蓋領兵起發，得檄遂分散軍馬。陝西者，往秦鳳、熙河分屯，南路者，往均、房、安、復分屯。金人至城下，四方衛士，無一人至者。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一》（天會三年）十二月，斡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宋。東路之軍斡离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軍粘罕主之。【略】

于是斡离不之軍自燕山侵河北，粘罕之軍侵河東，克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原。【略】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止許吏卒三人從。【略】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之兵］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斡离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已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役也，令徽與刺史皇甫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時，藥師招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太學不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衆共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鑠之，并其家。』斡离不至，藥師率衆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一日，斡离不遣蕭室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諸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太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曰：『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斡离不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太學與部使者拜堂上，衆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斡离不使王芮來取和議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略】

斡离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

藥師既畔，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己，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琯是時留守在營，聞斡离不初告靖議講和事，請將文字來。至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不移時遂克，執守臣楊信功。斡离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斡离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斡离不越三鎮，直至輦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至雁門石嶺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斡离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斡离不所以易中國之太甚，在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斡离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廝剌、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勢。況斡离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大河以至宋闕邪？此蓋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斡离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斡离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漢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十餘萬，官為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飢而怒出不遜語。［時］官軍所請皆陳腐，亦怨。每語漢軍曰：『汝番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番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至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州守賀懽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迓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距石嶺關。關（猶）［尤］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果啓而獻之，景單騎犇還。

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諒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將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于大金，于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啓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果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哀）［哀］金銀，掠婦女，

然後投金。于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太原，而去半趍宋闕。粘罕遇城必攻，故比斡离不其行稍緩。

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代州絕邊控扼之所。遂分兵由胡谷寨入焉。謂其徒兀室、餘覩曰：『今日至代州與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可乘勝破矣。』既行，越家計寨直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守臣李嗣本率吏民請命，忻州石嶺關聞風皆降，於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輕中國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傳）[禪]位于皇太子，是為欽宗，改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又　卷四《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二》　天會四年春，斡离不克宋相、濬二州。先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犇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既潰，何灌軍亦望風犇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

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三百里，質明遂至濬州。癸酉，斡离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于牟駝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斡离不使奄而取之。斡离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綱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于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旁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質軍前。斡离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悦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斡离不，斡离不盛兵南向坐，悦、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賞）[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悦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斡离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李綱力爭，以為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

遣王汭、素頡頏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

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

先是李鄴使于斡离不軍求和，斡离不以兵攻京師不克，乃遣王汭偕來。鄴盛談金强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下水如獺，其勢如（太）[泰]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李邦彥等專主和，范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又與金戰，于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兵馬為金人所殲，欽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俟金幣數足，退師。

斡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兵民固守，不肯下，即以矢石擊之而退。种師道請臨河邀擊乏，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吾勤王之師二十餘萬，今莫若扼關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戰，俟其疲之，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至太原，克平陽，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克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破，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兵追斡离不之師。及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啓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速還。綱力爭于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擊，第遙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

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于太原城下，翊沒于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

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岢嵐］、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于城下，粘罕憚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于金，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于是軍畔。翊方戰，為畔徒害之。

可求統［麟］府（州）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於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折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

蓋金人初攻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府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于交城。皆是坦（徒）［途］，更無關阻。若翊與可求會府州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粘罕失意，則斡离不亦喪氣矣。由是歎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于是武州為西夏所陷。

夏，斡离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主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彦宗之議也。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凡七人。始以其弟諳版孛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弟骨盧你移賚孛極烈［粘罕］為左［副元帥，子斡离不為］右副元帥，弟撻懶為左監軍，兀室為右監軍，闍母為左都監，耶律余覩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彦宗議，始改為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斡离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東、遼西。

時京城未破，兩河未失，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藥師反覆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遽奪器甲、鞍馬而散之，此金人之所以得志也。

粘罕、兀室、余覩自太原，斡离不、撻懶、闍母自燕山，會于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帥避暑，而宋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女真萬户婁室敗种師中軍于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于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王禀之軍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拒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回趁榆次就糧，宜乎為敵人所襲，以至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覩自草地歸至太原，斡离不、撻懶、闍母自草地歸至燕山。

九月，粘罕破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于城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朱大王攻破。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

勝急攻。丙寅，城破，金師盡殺勝（犍）[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命兩河互相救援。

王稟係宣撫司統制。自童貫棄太原入覲，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破，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插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破，士無鬬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其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罕向屍大罵，率諸將執兵同踐之，而暴于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庭參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金人相顧動色愧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授]書以歸，備得其情狀，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渝盟之矣，乞措置邊地，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陝西勾兵，委[同]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斡离不破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先是，斡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置乖謬，翊率衆晝夜搏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衆憑堞而上，城破，邈被禽，翊猶率衆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之破也，邈已抗節，故斡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不屈。邈之忠義，于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韐守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韐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韐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於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破。

劉彥宗勸斡离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斡离不、粘罕以書遺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割三鎮。

書畧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謀）[語]，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楊天吉、王汭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鞏]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鎮，即行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

先是，斡离不軍既還，粘罕尚留隆德，遣簽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上]之。粘罕既聞斡离不獲金帛不貲，而己無所得，于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逾月不遣。有都管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伴使邢倧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斡离不。』倧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納衣領中，仍賜倫等絹各千疋，白金千（金）[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

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于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欲復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命王時雍特館之。雍議盡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使頗頷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疋以行。

粘罕克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克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並力攻，逾月又克之，知州張克戩死，于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壽]陽，（青）[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井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復與斡离不合兵

攻平定，斡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粘罕、斡离不會議平定軍，再（往）［征］宋京城。

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斡离不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于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斡离不忻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于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于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

粘罕留銀朱守太原，斡离不留韶合、韓慶和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斡离不侵慶源府，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斡离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趍大名，由李固渡濟河。

十一月，斡离不侵宋京師，屯劉家寺。

京師危急，四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斡离不以和議之説，而誤攻守之計也。

粘罕克平陽府，又克西京及河陽府。

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彦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黄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虚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宋師潰散。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克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克鄭州，克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張彭年、趙士（諤）［訏］、張（訏）［諶］、（丁）［于］濬、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圍宋京師，屯青城。

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槩欲率都民巷戰，聞者争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賚金幣、議和為説。

丙辰，宋京師破。

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破。時宋京城中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説，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攻城日急矣。

先是有卒郭京者，都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禽粘罕、斡离不。何槩、孫傅與内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宮］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

是日，大啓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宋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金兵分四路，鼓譟而進，前軍殲焉，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百年）［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破。王宗濋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壁兵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强梁，乘此作亂。

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辛酉，宋欽宗往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槩、陳過庭，與粘罕、斡离不相見，粘罕應答琅然，斡离不唯唯而已。初，何槩率都民欲巷戰，聞者争奮，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唱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斡离不令若水、何槩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别無他事。』乃遣槩為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槩拜回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朕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往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縑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於我。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牒南宋宣撫司問罪》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蕭慶、貝勒色呼美，專往理會所索户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説，與上亦同。

往者，大宋與遼為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遂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

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搆我邊臣，使為叛亂；賊殺宰輔，邀回户口。聖上以含容為德，取索户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反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的實有無歸還；卻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誇謾，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户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慮空迍歲月。今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

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員勒色呼美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北河東陝西等路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具一切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尅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牒。

《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七年二月）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為留守。【略】五月甲寅，南京留守張覺據城叛。【略】（六月壬午朔）是日，閻母敗張覺于營州。

又 卷三《太宗紀》（天會元年九月戊寅）南路軍帥閻母，敗張覺于樓峯口。【略】（十月）己亥，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閻母及張覺戰于兎耳山，閻母敗績。十一月壬子，命宗望問閻母罪，以其兵討張覺。【略】庚午，宗望及張覺戰于南京東，大敗之。

又 卷六八《阿魯補傳》 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聞應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馘數千而還。復從其兄虞劃，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劃道病卒，代領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十，獲印四十，與僕隗攻下義州。

宗望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當其中，力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去敵尚遠，乃以輕兵夜發，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為長勝軍千户。

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欒城。師自大名濟河，阿魯補屯於洺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未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汴京，攻洺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洺州。從撻懶攻恩州還，洺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遂與蒲魯懽取信德軍。

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内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聞阿魯補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

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督江、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隳其城。廬州叛，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慎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萬衆於拓皐，至廬州，騎兵五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趨陝西，道聞大名復叛，遣阿魯補經略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按堵如故。為大名開德路都統。

又 卷七一《閻母傳》 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閻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還，來，潤、隰四州之民，閻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逐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北，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逐水草休息，使僕隗、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閻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兎耳山，閻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閻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閻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閻母，召宗望赴闕。

閻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宣州，拔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

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閻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閻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閻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為都統，己監戰事。於是閻母為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於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閻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閻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閻母為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閻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閻母克濰州。迪古補、术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閻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羣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

又　卷七四《完顏宗翰傳》　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户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户籍按籍索之。而閻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

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术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天會四年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

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甚厚。

又　《完顏宗望傳》　閻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閻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

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遷、潤、來、隰四州人徙于潘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咸州輸粟宗望軍。

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閻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別勅有司輕徭賦、勸稼穡，疆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逋亡户口於宋。聞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糧數賦之。射糧軍願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勳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

上召宗望赴闕，而閻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閻母論奏宋渝盟有

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

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為叔父，請以闍母為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彦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苴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匹、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彦、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阨隘之地，力戰，死之。术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修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

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

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黄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

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輟弗攻，改肅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

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為右副元帥，有功將士遷賞有差。

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種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户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

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遏宋援兵，奔睹、那野、賽剌、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雛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

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

又 卷八二《郭藥師傳》 太祖割燕山六州與宋人，宋使藥師副王安中守燕山。及安中不能庇張覺而殺之，函其首以與宗望，藥師深尤宋人，而無自固之志矣。宗望軍至三河，藥師等拒戰于白河。兵敗，藥師乃降。宗望遂取燕山。

又 卷一三三《叛臣傳・張覺》 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故時立愛因降表曾言及之。及以燕京與宋而遷其人，獨以空城與之，遷者道出平州，故覺因之以作亂。天輔七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赴廣寧，過平州，覺使人殺之于栗林下，遂據南京叛入於宋，宋人納之。

太祖下詔諭南京官吏，詔曰：『朕初駐蹕燕京，嘉爾吏民率先降附，故升府治以為南京，減徭役，薄賦稅，恩亦至矣，何苦輒為叛逆。今欲進兵攻取，時方農月，不忍以一惡人而害及衆庶。且遼國舉為我有，孤城自守，終欲何為。今止坐首惡，餘並釋之。』

覺兵五萬屯潤州近郊，欲脅遷、來、潤、隰四州。闍母自錦州往討之，已敗覺兵，欲乘勝攻南京，時暑雨不可進，退屯于海壖。無何，闍母再敗覺兵，復與戰于兔耳山，闍母大敗，覺報捷于宋。宋建平州為泰寧

軍，以覺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猶閣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軍。

宗望軍至南京城東，覺兵大敗宵遁，遂奔宋，入于燕京。宗望以納叛責宋宣撫司，索張覺。宣撫王安中匿之於甲仗庫，紿曰：『無之。』宗望索愈急，安中乃斬貌類覺者一人當之，金人識之曰：『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以罪，覺罵宋人不容口，遂殺覺函其首以與金人。燕京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自言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為執言云。子僅言。

《宋史》卷二二《徽宗紀四》（宣和五年六月）丙戌，遼人張覺以平州來附。【略】

（十一月）金人取平州，張覺走燕山，金人索之甚急，命王安中縊殺，函其首送之。【略】

贊曰：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強，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

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獷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

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宜、政之為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又　卷三五二《王安中傳》　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為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為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

又　卷四六八《宦者傳三・童貫》　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為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褫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誚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為？』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

又　卷四七二《奸臣傳二・張覺》　張覺，平州義豐人也。在遼國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鎮民殺其節度使蕭諦里，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

金人入燕，訪覺情狀於遼故臣康公弼，公弼言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任知平州。遼相左企弓等將歸東，粘罕欲先遣兵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遂往見覺。覺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道其語，粘罕信之，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企弓、公弼與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時燕民盡徙，流離道路，或詣覺訴：『公弼、企弓等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能免我者，非公而誰？』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於松漠，金人所以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儻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祚像於廳事，每事告而後行。呼父老諭曰：『女真，讎也，豈可從？』指其像曰：『此非汝主乎，豈可背？當相約以死，必不得已則歸中國。』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徙民歸。

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覺文武全才，若為我用，必能屏翰王室。苟為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為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然之，具

奏于朝，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徽宗以手札付詹度曰：『本朝與金國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昨所以不即討覺者，以兵在關中而覺抗榆關故也。今既已東去，他日西來，則覺蕞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當密示羈縻足矣。』而度數誘致之，諷令內附。

宣和五年六月，覺遣書至安撫司云：『金虜恃虎狼之强，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留空城以塞盟誓，緬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冤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

金人聞覺叛，遣閣母國王將三千騎來討，覺帥兵迎拒之于營州，閣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於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妄以大捷聞，朝廷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閣待制，宣撫司犒以銀絹數萬。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挾所被詔勅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亟往降，獻其詔勅。金人圍平州，覺之從弟及姪固守，金人以納叛為責，且求餉粮，凡攻擊數月，州民數千潰圍走，莫肯降。

金人既平二州，始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之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論說

宋・葉適《水心別集》卷一〇《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

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燕、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辦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

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强，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特卒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

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後，踵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與燮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

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不可畏哉！

又《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失］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浙，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日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孚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

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

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晝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仇恥，曰，『此天命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睢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鄙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算耳。乍合屢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而已哉？

又《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亡。及石氏分晝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以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仁宗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關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成，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曆（機）［儉］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

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關圍也。棄其郛郭而設捍禦於關圍，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棄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六《史論・金斡離不圍京師》　斡離不之伐宋，懸師深入，兵家所忌也。然卒以取宋，何也？宋之主相非才，而不能用善謀也。夫完顏氏兵甲之盛，雖未易當，然張孝純堅守太原，以大衆攻之，歷三時而後拔。況京師城郭之固，師旅之強，糧餉之豐，非太原比。使宋有中材之主，得救時之相，聞兵南下，亟命良將勁卒固守黎陽，彼必不敢渡河，就令得渡，然兵僅六萬，勤王之兵至城下者已二十萬，宜命大軍扼牟駝岡以當其前，奇兵邪、相以截其後，青、齊之兵攻其左，襄、鄧之兵擊其右，雖使韓、彭為將，賁、育為卒，良、平為謀主，懼將潰敗不可支，況斡離不之輩耶？當是時，非無善謀也，种師道請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李綱請俟其食盡力疲，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皆策之善者也。欽宗舉不之從，惟李邦彥割地請和之謀是聽，蓋欽宗陰柔之君，邦彥陰柔之輔，固有所侮而動也。【略】嗟夫！自古以來，違善謀而用邪說以取亂亡者，多矣，豈獨欽宗也哉！

清・彭而述《讀史亭詩文集》卷一七《徽欽》　問：宋不約金滅遼，宋可長存乎？曰：亦視遼為存亡耳。此時金強遼弱，宋即不助金，金亦能滅遼。金既滅遼，宋亦不能久存也。蔡京、童貫主其意，助金以滅遼，取燕雲六州之地，可謂拓祖宗以來未有之土宇，而雪石晉以來貽契丹之恨也。姜維即不伐曹魏，蜀漢亦亡，北晉原未伐劉石，而劉石奄有中原。宋之興亡，豈關用兵哉！為此說者，以為在宋渝盟納叛，止貪一時之利，以復舊怨，而不知實養百年之寇以資新敵，此自後事觀之則然，而非本原之論也。北宋之亡，蓋始於安石，而終於蔡京者也。熙寧、元豐之間，安石以新法變亂祖宗法度，一時正人君子驅除殆盡，宋之元氣傷於此時。元祐之際，司馬光起而釐正之，庶幾陰消陽長之一會，而宣仁既逝，紹聖隨踵故轍而行，於是章惇、蔡京繼相，建中、崇寧之間，追貶元祐之人，剪除元祐之政無虛日。朝廷之上僉壬盈庭，而正直屏跡，時即不約金滅遼，而宋亦岌岌矣。又況佐之以土木之役，花石玩好之具，寺人掌兵，樂禍興戎，內有李綱而不能用，外有种師道而不能盡其才，不恃有禦敵之方，而恃敵人之不來，必敗之道也。吾故曰，即不約金滅遼亦亡者也。東漢黨錮之禍，至黃巾作亂，而其禁始解。宋家亦然，朋黨之議肇自安石，歷三朝不解，蔡京繼之，至於立碑鑿棺以快私心，甫赦元祐而金人渡河矣。悲

夫！何古今一轍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八《徽宗三》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夷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宗復尋其覆轍，以訖其大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僅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瑴之請，不以一矢加遼，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淳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直不厭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直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直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與夾攻，等也。童貫興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

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為我捍女直，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瓦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爝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燎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直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直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直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戢銳，畫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齕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直也，難矣。

自澶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為休養，而實以啓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興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為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遑，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彊之志，而為迂謬之妄圖，內敝其民於掊克，而遠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還，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閫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隳，戍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為既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邪？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

雖然，宋即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捍蔽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衆，村為屯、里為砦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彊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行，或崛起草澤，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

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閽，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傑為苞桑之上術。則分閫臨戎者，固以容身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嘵嘵者滿堂也，而窺其户，久矣闚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直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唯其為漢也。廟有算，閫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唯其人而已矣。

又　卷九《欽宗一》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有發端而漸啓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親，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啓者，其始之弊，未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啓，雖害繇此以漸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

今夫河之為患，遏之於末流，不得也。神禹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壺口也，而冀州平。溯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底柱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漯者，為衆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

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兗、豫之氾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

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為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書畫玩好介童貫投徽宗之好，因躐大位，引羣小導君於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為名，奉安石為宗主，繪形館閣，配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厭衆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申、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欲靖內以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王黼、童貫、朱勔亂於朝，開釁於邊，允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悅、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貫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共習嬉淫，志荼氣枵，抱頭畏影，而蘄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云者？師京、貫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貫等雖漸伏其罪，而所彙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為國除姦者，唯昌言京、貫之為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唯此而可以為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已不相謀之安石，其為得為失，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為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蠹，究已往萌蘖薛蘂之生，龜山、崔鷇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政本之地叢立者皆疲茸淫蕩之纖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熒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禁哉？

楊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遼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為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於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又《欽宗二》　女直脅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聶昌、唐恪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為之計無補也，況乎其無能為保固三鎮、兩河之計也。

脅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皆未能得而須其自割也。契丹脅石晉於求（緩）［援］之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之，故脅其割而後得不勞。而女直之勢異是。自敗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一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為嘵嘵然競使命之脣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焉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

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召之挑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者，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為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為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苻堅潰敗以後，王猛之言，永為定鑒。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式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鴟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為之根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集秦、隴、吳、蜀、三楚之力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即不與之，不能禁其不取。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祧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

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主，吾不得而力爭。』故撻懶、兀术，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返為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形，勿問三鎮

也，勿問兩河也，抑可弗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飫以嬉遊，天下事尚可徐圖其大定。即令不克，亦豈授女直以意想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想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有；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為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為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彊者囂，縱使氾濫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

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懾。自立也有本，則持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茫然於彼己之情偽，徒為大言以聳衆聽，流俗驚為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為大哀也矣！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金之滅宋，使斡離不押上皇、太后等由滑州去，粘沒喝押帝后、太子等由鄭州去，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每過一城，掩面號泣，自青城至燕山，遷于霤郡，拘于五國城，迫辱備至。及少帝降元，世祖命宰相出通州迎接，黄羅張幔，先宴三宮於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糧萬石，日支羊肉六千斤，其待亡國不有禮乎？金貶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而元封少帝為瀛國公、福王為平原郡公，名亦稍善矣。其後金之亡也，蒙古速不臺殺二王，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更甚于徽欽之時，而庚申君北歸，全家無害，明祖以其知天命，謚為順帝，豈非天之報施不爽乎？

藝文

宋・劉子翬《屏山集》卷一五《靖康改元四十韻》 肉食開邊釁，天驕負漢恩。陰謀招叛將，喋血犯中原。飲馬江河竭，鳴笳宇宙喧。氛埃纏帝座，猰貐吠宮垣。鼓鋭梯飛壁，彎强矢及門。黔黎驚瓦解，冠蓋盡星奔。走轍秦城地，浮航楚峽村。畫堂空鎖鑰，樂府散嬋媛。夜詔聞傳璽，春王記改元。三辰光盡匿，四海浪横翻。伏閤惟羣彦，興邦在一言。雉城期必守，虎旅更增屯。龍困雖憂蟻，牛羸尚覆豚。謀成擒頡利，義可絕烏孫。堅壁師彌老，窮兵火自燔。鈎魚猶假息，幕燕暫游魂。懇款情先露，誅鉏黨實繁。横磨非嗜殺，下策且和番。割地煩專使，要盟脇至尊。賜弓垂拱殿，留宴玉津園。回騎桑乾北，游軍廣武源。驅馳無立草，剖斫露空墳。太子悲秦粟，明妃泣漢軒。敵情終未測，鄰好久宜敦。晉趙封疆遠，金湯阻固存。短衣求李廣，長嘯得劉琨。御極朝儀盛，臚傳詔語溫。神霄分別仗，法駕引雙轅。内柳東風軟，宮花麗日暄。閭閻多喜氣，簫鼓送芳樽。運契天同力，時危禍有根。覆車宜自戒，曲突更深論。落拓江南士，飄零塞北藩。蚤嘗專翰墨，晚厭屬囊鞬。拔劍還摩壘，攄書擬叩閽。蹉跎謀不遂，感激氣潛吞。野迥寒烽照，樓高暮雨昏。望鄉心恍惚，憂國涕潺湲。仄席勤諮訪，垂紳樂引援。鵷鸞方競集，短翼待騰騫。

元・張憲《玉笥集》卷二《悲靖康》 悲靖康，一主戰，百議和。括金銀，搜馬騾。不將一矢射强敵，奉使往來如走梭。青城車駕不復返，玉緉金支皆渡河。君不見，幸使橋纔六馬，呼二酋話香火。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欽宗》 七座空城百萬貲，脣亡齒墮欲依誰。重關已閉開言路，六甲空傳致敵師。舉國君臣輕社稷，全家父子作羈縻。青氊一笠青城路，不見勤王竪義旗。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欽宗》 遽撤藩籬啓敵兵，君王兩度入青城。輸金但把民財括，割地偏教大業傾。沙漠淒風傷板蕩，汴河逝水逐郵程。自愚到底歸和議，北宋規模一旦更。

扶立傀儡政權分部

偽楚政權

綜述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二《僭偽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為瀛州教授，召為校書省正字，累擢太常少卿，改起

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大司成。會生徒犯濛，邦昌坐訓導無素，罷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久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洪州，入為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起邊釁，以致金人分道入寇，斡離不以兵嚮京師。邦昌持不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徽宗既禪位于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

金人犯京師，遣李梲、鄭望之使斡離不。金人欲割三鎮之地，又欲親王宰相為質。時肅王及康王居京師，欽宗退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既以為軍前計議使，以邦昌副之，遂詣虜營。會姚平仲議夜叩虜砦，欲生擒斡離不，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未發，金人知之，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砦，以敗還，斡離不以責邦昌。邦昌曰：『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結集為此舉耳。』斡離不曰：『謂為賊邪？焉得如許之衆？相公但可諉謂朝廷不知耳。』良久，罷遣歸。金人不欲留康王，更請肅王同邦昌以去。尋以邦昌為太宰兼門下侍郎。未幾，除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

是歲，金人再犯京師。二年，欽宗出郊，而吳幵、莫儔自虜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策命。孫傅、張叔夜讀詔號慟，即以懇請乞立趙氏。金人以非其主意，卻之。幵、儔督脅道君皇帝、皇后、皇太子出郊，且督舉異姓，於是召百官會議。

時都城先鬬傳，虜中已定立張邦昌，抑令城中百官、父老、僧道僉狀推舉，不即屠城。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虜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合，議遂定。議狀云：『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或權强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略，因而伯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來大國臣僚，如孫傅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駕下，詿誤趙氏，以至亡國，人皆懷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為百姓忿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選用張邦昌以治國事。如別有道德隆茂，為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

金人取孫傅、張叔夜赴軍前，獨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云：『檜身為禁從，職當臺諫，荷國重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報。非特忠其主也，且得言兩國之利害耳。

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出郊求和於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已布聞於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鑾輿服御之所用，割兩河之地，以通和好。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緜地數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也。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豈以一城而決廢立哉？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

頃道君誤聽姦人，因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其禍可勝言哉？議者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忘。如其不能忘，徒使宗屬賢德之士倡議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國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

大金自去歲用師中國，入境征戰已逾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華，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經戰陳，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將帥得人，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苦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檜不顧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為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鑑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之利也。』

金人怒，取檜以去。吳幵、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

事及西府以待之。虜使來趨班，邦昌欲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一城耶？』衆又泣勸，再三乃止。金人奉冊寶以三月丁酉立邦昌。邦昌北望拜舞，跪受冊，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受冊訖，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帥百官遽拜，邦昌立回身面東，拱手而立。以吏部尚書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兼領尚書省，翰林學士承旨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呂好問權領門下省，開封尹徐秉哲權領中書省，延康殿學士李回權尚書右丞，尚書左丞馮澥仍舊職。

初，邦昌之入也，呂好問謂邦昌曰：『公知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向公者，畏金人爾。金人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好問曰：『今日康王在外，普天之下同心共戴，為公計者，曷以大物歸之乎？好問所以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扶趙氏為己任也。』邦昌唯唯。好問因移書康王曰：『今二聖已去，願大王自立，為宗廟社稷計，以雪二聖之恥。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應立而立者。』及邦昌僭號，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但書銜，仍莅舊職。王時雍等誚之，好問曰：『受命于上，不可改也。』

邦昌下令曰：『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度，御史臺覺察以聞。』又曰：『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至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失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王時雍每言事邦昌前，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時雍等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曰：『不可。』邦昌矍然而止。

金人索金銀，日以峻急。邦昌知民情不安，移書虜酋以免。遂往青城見虜酋致謝，因而議乞存趙氏陵廟，及免取金帛，俟江甯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併借金銀犒賞。虜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路允迪等，亦許之。丁未，邦昌下令赦天下。丁卯，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邦昌復致書虜酋云：『孫傳、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真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於今日，宜蒙寬宥，使獲旋歸。』不報。邦昌如虜營，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二酋見邦昌所致書，乞還孫傳等，大怒，謂：『聖人仁者豈欲請講前日事耶？』且云：『今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釁而動。』邦昌懼不能答。

四月，二帝北狩，虜騎亦退。辛酉，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又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便是蕃人，欲赦他誰？況公權攝，當俟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后，使人知天下已還趙氏。且速遣使請大元帥早正大位，以絕狂虜之謀。』邦昌從之。好問因請孟忠厚勸后，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皇后則曰宋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即不出。孟忠厚出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元帥』之語，於是復出。邦昌遣蔣師愈齎咨目至大元帥府，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于郊。二月七日，又聞金酋之令遷二帝、太子、后妃、帝姬、宗室、近屬劫質虜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蕩滅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傳等，令依元帥指麾，方為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

于時公卿大夫慟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酋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為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昌因不復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俱死，莫能回二帝之還，惟有從權，庶幾全保宗社，可為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為忠臣乎？」

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主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幸茲虜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間道齎玉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貢陳。

康王遣使報邦昌書，曰：『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殞

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淚不禁。窮天下之楚痛，不足為喻。便欲引繩伏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大義，故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百萬，諭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覲，聞人音而矍然。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相亦皆云爾。

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天或悔禍，可覲二聖之復也。所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然失措，其何敢承！願皆緘藏內府，責在守者，俟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尹、周公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賊手，受賜而死矣。方寸潰亂，脩謝不能，多及。』

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潤，同齎咨自稱臣，其大略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在外也。』王召何，飲以酒，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王謙拒，慟哭不受，命汪伯彥司之。

始呂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虜去未遠，請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至是，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徑至南京，臣承乏宰司，欲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又遣王時雍、徐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

五月朔旦，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以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遷太傅。既而貶招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尋賜自盡。王時雍、莫儔、吳幵、徐秉哲，亦皆誅竄而死。

臣稱曰：『邦昌之僭，良由脅迫。及金騎已退，乃納政孟后，歸璽康王，其心亦可見矣。然聖人之大寶曰位，邦昌乃起而代之，可乎？《春秋》之法，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特嚴焉。苟于大位而不問，而曰：「彼脅迫也。」是豈《春秋》之志哉？然則邦昌之死，其亦合於春秋之法也，何矜宥之有云。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八（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臣僚章疏論受偽命。臣僚多有行遣，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呂好問《辨事僞楚奏劄》曰：『臣輒有誠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世受朝廷厚恩，義同休戚，多事之際，理不當自退自進，然事有不得已者，豈免喋喋？伏念臣賦性迂疏，分甘退縮。自淵聖皇帝召臣畎畝之中，擢至言路，超踰等輩，徧歷要近，屬胡虜猖獗，都城失守，淵聖皇帝再幸軍中，因而不返。臣憤痛切骨，屢欲自裁，蓋嘗投狀，乞守本官致仕，而孫傅、張叔夜責臣以世臣之義當死社稷，不可止為身謀，求自免而已。臣實感其忠讜，許以身任其事，苟事不成，繼之以死，於是執手泣別，相勉盡節。臣念變故至此，難以力爭，思在天下當立之人，唯陛下而已！百端經畫，求所以通誠懇，導迎立之意。並是夜間，方敢諸處訪聞，書寫文字。既而張邦昌入城，臣首勸邦昌當應天順人，迎立陛下，時張思聰、蔡安中、傅樞、吳革、李進皆預臣謀，孟忠厚、蔣師愈、韋淵皆知其事，後趙子昉輩宗室戚里，亦多知之，則臣之心迹，不為不顯？以天地宗廟之靈，陛下即位於南都，則臣已獲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元祐皇太后聖旨，差臣齎手書慶賀陛下，纔一登封，即被簡在，位居丞轄，參預大政，陛下於臣，可謂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滋彰，深為可畏，既不究其事實，則是意必有在，臣非不欲竭誠盡力，少裨萬一，竊慮上負付倚之重，下違進退之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察臣誠悃，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垂老之年，有以生觀太平之化，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戰懼之至，取進止。又臣近者屢求罷退，蒙陛下察臣心迹，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又特降御劄，稱臣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復勸進，臣僚所不知，付尚書省行下照會。臣一介之微，而陛下左右保全，雖天地造化之恩，無以過此！然臣竊自謀之於心，勢有不可不去者。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為不難。況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不敢保身全家，坐視朝廷阽危，故臣

忍恥含垢，逭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衛圍，齎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覩陛下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足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之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區區之心，臣自知之，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況他人乎？況言者乎？方今國步艱難，當惜寸陰，而當路之人未暇及他，而唯臣是攻，則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臣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臣亦避嫌而不敢謀國，則兩失其宜。伏望察臣顯躋之危，憫臣求退之切，罷以宮祠，許之自便。既以杜言路之口，亦以安螻蟻之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天會五年三月）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手]詔曰手書。

又 卷三二《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二]月辛（亥）[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搆端怙亂，反義為仇。誘紿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章）[張]，紀綱紊弛。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且眷命攸曏，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獲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玄鑒。

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備禮，以璽[紱]冊命爾為皇帝，以（援）[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于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于忱誠。

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建炎元年二月辛未）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立張邦昌以治國事。

初，金人定立邦昌，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趣百官議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為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有勳德在民。今本國臣僚如孫傅等，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誤趙氏至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命某人，以治國事。』時幵、儔微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此據《欽宗實録》，與張栻《私記》不同。趙甡之《中興遺史》有齊愈款狀甚詳。雖當時置對之詞不無鍛煉，然栻所記似以為齊愈告鄉人於道，而為李綱所中，則亦恐不盡然。餘見七月癸卯注。時雍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付幵、儔以出，獨張叔夜不可。《實録》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傅、張叔夜。』按：此時傅已解留守事，在南薰門，故王時雍得主其議，傅不但不書狀而已。【略】壬申，敵散檄城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別具狀，惟不許引惹趙氏，有敢逗遛，當按軍法。夜，幵、儔復入城。

又 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丁酉，金人冊張邦昌為皇帝，冊文略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趙甡之《遺史》邦昌冊文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曆數在於爾躬。』按：《僞楚録》有《邦昌冊文》，今録於此，蓋甡之傳聞之誤。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於治。粵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已下一百一字指斥，不録。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儀禮，以璽綬冊命爾為皇帝，以撫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亦非賢不守。有國者可不慎與？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前期有司設褥位於宣德門外，平旦，邦昌自尚書令廳乘馬入次，慟哭久之，步至御街，望金國拜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赭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不御，步陞殿，於御榻西別設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令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引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即回身，面東拱手而立。有衛士曰：『平日見伶人作雜劇，裝假官人，今日張太宰卻裝假官家。』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邦昌之受冊也，百官皆慘沮，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吴幵、莫儔、左言范瓊等四人欣然若有所得。上皇在青城聞之，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沾襟。時上皇又遣左副元帥宗維書，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略】

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獨堅臥不屈。夜既半，同僚强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逢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欲以復於虜。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重污我，我其可竢！』遂發疾而卒。逢，眉山人也。

又　卷四　（靖康二年四月）辛酉，邦昌降手書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安業，豈復知兵？乃者，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横見推迫，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艱危。此文據《僞楚録》及鄧肅《劾顔博文疏》修入。肅疏又云：『至於廟諱，更不復顧。』蓋濮安懿王諱也。《欽宗實録》所載『海内承平』至『終究遠圖』，乃邦昌撫諭四方手書耳，非赦文也。肅在城中，當得其詳，但《僞楚録》係赦書於初四日，恐誤。今用其文而移其日，庶不牴牾。沈良《靖康遺録》云：『初四日，邦昌肆赦。略云可大赦天下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追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勞，宜歸本貫，别聽中旨。』此恐非邦昌本文，今不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遣官省視陵寢；諸州天慶觀、天甯節仍舊行香；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存恤諸處宗室；除於租稅；招免賊盜等事。

令禮部編牒施行。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為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吴幵、莫儔為邦昌謀，令散還諸路，故僞赦首及之。其文，秘書省著作郎顔博文所草也。初，江淮發運使遣吴樞者至京師探事，王時雍薦上殿，見邦昌陳利害，具言在外兵數，請遣使止之。辭語不順，邦昌乃授樞文林郎，用其策，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侍御史黎確嘗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獻，以收人心，有『憂勤恭儉，過於前王』之語。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擁黄旗以詣趙野。黎確事以紹興二年三月癸丑江躋論確章疏，及紹興八年十月己卯張燾《乞遣追奪確職名奏狀》修入。確，邵武人，野甥也。邦昌又遣范訥、范致虚、錢蓋、翁彦國、劉光世等手書計事，其書略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又云：『幸今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即遣使東州，具伸夙志。』其書外題云：『付某人，又内云：「邦昌上某官，仍用内侍省印。」』《僞楚録》云：『邦昌以手書與翁彦國等，俱有止兵問勞褒用之詞，皆斥其名，仍用國寶。』按：趙甡之《遺史》：邦昌與彦國書，封皮云『付翁彦國』，其中仍云『上端明中丞』。書云：『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奇禍。誠以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於焚蕩，以濟遠圖，其心明於皎日。今幸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即遣使東州，具伸夙志。想在端明，必諒此心。今差李左司賚手書，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於公也。初夏薄暑，軍務良勞，未晤間更惟尚謹。邦昌上聞。』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趙子崧等會於襄邑，邦昌皆以手書與之。予時留守南郡，亦得一封。』其外用内侍省印，不書名，内只一幅云：『國家之變，可謂非常，昧陋所遭，亦云奇禍。』又稱予『堅守南郡，力保鴻慶宫。』其末敘時令，云『某上』。據此則《録》所云『用國寶』等語皆非也。今不取。元帥府統兵官劉浩、孔彦威、張換以下仍各進官五等。此據《欽宗實録》附入。權左司郎官

李健乞使翁彥國，遂與奉議郎陳戩偕行。又遣水部郎官李革、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汪長源使張深，劉光世。戩，松溪人，彥國甥婿。革，深鄉人。長源，光世客也。李觀《紀行録》：「四月庚午，邦昌遣李革、汪長源以太后之命勞軍為名，先遣人通耗。深怒，囚來人於軍中。」按：諸書，四月庚午，元祐皇后方垂簾聽政，革等出使，蓋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録》稱：「以汪湘使光世」，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攷。

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賫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而焚之，械繫達於獄，遣使勸進於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益，金華人也。

又　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何以處邦昌，黄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上曰：『朕欲馭以王爵，使異時金人有詞，則令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輔臣皆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淺智所及。』是夕，召學士草制，以銀青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一六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於尚書省令廳，巳時，告報軍前，奉册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魯太師以下五十餘人，持御衣紅繖來，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署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卻弗御，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指揮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旨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指揮勿拜。又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

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并初一日邦昌初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未出門也，金人點兵洗城，穴城四壁，每壁為五洞門以通鉄騎，取東宮亦然，會如期而出，乃止。

清・張金吾等《金文最》卷八《張邦昌僭位偽手書》　予以寡陋，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横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内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内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訖敉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

《金史》卷七七《張邦昌傳》　天會四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為宋太宰，與肅王樞俱為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為大楚皇帝。

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為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册玉寶袞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

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靖康二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

又　卷二四《高宗紀一》　（建炎元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帝，稱大楚。黄潛善以告，帝慟哭，僚屬欲奉帝駐軍宿州，謀渡江左，帝聞三軍籍籍遂輒。【略】

癸亥，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略】邦昌遣閤門宣贊舍人蔣師愈等持書詣帝，自言從權濟事，及將歸寶避位之意。【略】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略】

戊辰【略】是夕，邦昌手書上延福宫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以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皇后又遣兄子衛尉少卿孟忠厚持手書遺

帝。皇后垂簾聽政。邦昌權尚書左僕射，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不許。【略】

乙酉，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

（五月）壬辰，以張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略】

辛丑，詔：張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如文彥博例，月兩赴都堂。【略】

（七月）甲辰，以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謀立異姓，書張邦昌姓名，斬于都市。【略】

（九月）壬子，命湖南撫諭官馬伸持詔賜張邦昌死于潭州，併誅王時雍。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三年二月戊午）以忠訓郎劉俊民為閤門祗候，齎書使金軍。詔録用張邦昌親屬，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稿以行。【略】（七月）壬辰，言者又論范瓊逼遷徽宗及迎立張邦昌，瓊辭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又　卷三五二《唐恪傳》　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又　卷四七五《叛臣傳上・張邦昌》　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

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

明年春，吳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册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强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

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譎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幵、儔持狀赴軍前。

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僞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

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

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幵、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

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册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書於康王自陳：『所以

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南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幵、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論說

宋・鄧肅《栟櫚集》卷一二《陳叛臣姓名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以本職上殿論前日叛臣爭事僞楚，大小輕重，亦自不等，欲乞先立罪格，一定於此，然後按僞楚之籍，取叛臣姓名就格斷之，庶幾君臣之間，皆不得以容私，一網而盡，不廢朝廷之力逐。臣不敢瑣瑣具當時叛臣姓名敷奏，惟先立二格而已。伏蒙陛下謂臣在圍城之中，固知姓名，令臣具奏。臣謹取臣所撰二格，以按叛臣之罪，為陛下盡陳之。臣所論叛臣之惡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為僞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呂好問、李回是也。時雍等今已賜罪，獨好問平日端謹，不墜家聲，一旦與王時雍處事僞楚朝，臣為好問痛惜之。然當時士人或謂好問有反正之志，所以維持王室者不無力焉。臣考於名教，觀其蹤跡，有大不然者。始為奉冊使，俄為門下侍郎，雖三尺之童，已皆知其叛矣。今陛下擢於僞命之中，置之二府，是以叛臣而為股肱之任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如司農卿胡偯、太府卿朱宗之為侍郎，大理卿周懿文之為大尹，盧襄、李擢、范宗尹等皆起於宮觀以為禁從，是也。胡偯、周懿文等今在桎梏，固不足論，請論其餘者。且金人破城自南壁始，李擢、盧襄實提舉其事，日聚群小浩歌城上，虜已窒壕，恬然不顧。破吾京城，實二人也。及僞楚一立，則由責籍宮觀之中，復居近侍之職，其不臣之迹已彰彰矣。范宗尹昔嘗於宣和廷對，揣王黼之志，數蔡京之罪，其於梁師成、童貫等略無一語及之，奸雄可知矣。靖康之初，遂竊虛名，以居臺諫。當官則以奴僕事耿南仲，以求禁從；城破則以妾婦事范瓊，以資口腹。及僞楚一立，則起於宮觀，以為諫議，殆不知所諫者孝耶？忠耶？叛逆之事耶？邦昌據寶位，犯宮嬪，罪已顯著，今其腹心之臣尚可用乎？其三曰撰《勸進文》與獻《赦書》是也。且《赦書》之惡，不減《勸進》，其詞云『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不惟不忠之語可駭天下，至於廟諱，便不復顧，雖犬馬有所不為。朝廷取撰《勸進》之文者投之嶺外，而以撰《赦書》者止令分司，是不知亦何私於顏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至結十友作事務官，講論冊命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使邦昌安然得陽揖遜，北面而拜者三，南面而拜者二，揮涕就位，以事美觀，皆事務官之力也。且陛下登九五之位，天下欣躍，如獲再生，朝廷不聞有先時而為事務官者。及僞楚之立，而十友紛然，如水就下，此其情尤可惡也。然當時詭秘姓名，人不盡知，今乞詢元提舉官呂好問，則十人之迹無所逃矣。其五曰因張邦昌改名是也。何昌言先奏於僞楚之廷，乞改為『善言』。其弟昌辰遂請於部，改為『知辰』，惡犯『昌』字也。且當時顏博文之為《赦文》，更不顧廟諱，而昌言、昌辰切切然惟恐犯張邦昌之諱如此，是時群臣不知果有宋德耶？果無宋德耶？論至於此，臣但泣血而已。已上數等，臣乞定為叛臣之上，置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其惡有二：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如馮獬是也，從駕而出，脫身而還，尚忍行平日從駕之路，入平日朝謁之庭，伏拜他人，便為君父。此不知果何等用心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

為中書舍人。陋儒無知，平昔碌碌，此固不足論也。然在淵聖朝既為從官，在僞楚朝又為從官，今復因循不失舊物，是事陛下如事僞楚，事僞楚如事淵聖，略無彼此之間矣。陛下雖尚容之，未正典刑，不知李會何施面目，尚敢持橐以行於天日之下乎？李會平日嘗與范宗尹對語曰：『邦昌實無罪，而陛下責之為非。』切切然為其僞主游說如此，信乎桀之犬可使吠堯也。所謂臺諫官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官也，虜騎迫城，尚持講和之論，聖駕將出，曾無一言之戒。天作奇禍，則倉黃失措，遂居他人之庭，復處臺諫之職，所謂節義廉恥，果安在哉？今日尚有不易舊職者，不知其所立如此，又何以論他人之過耶？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差遣是也。然此不可勝數，自僞楚以後謂之權官，而被僞命劄子者皆是也。臺省、寺監、學校、勅局，無所不有，乞專委留守司按籍取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是也。黎確之使趙野，李健、陳戩之使翁彥國，擁黃旗，持僞告，左右僕從，皆受僞恩。馬上洋洋，自號奉使，力說勤王之師，以為邦昌久居之計。故邦昌曉諭曰：『候勤王師退，然後開門。』蓋恃有一二奉使耳。借使一二奉使能巧為辭說，以惑今日之聽，臣當問之曰：『邦昌何為者，豈有朝士乃甘心為之奴僕乎？旗色用黃，賞人用告，皆若所携矣，此又何自而得之哉？』已上數等，臣乞立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但竊祿食，臣乞赦其罪而録其名，蓋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既不足責，亦不可用，但置之而已。臣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論，以謂僞楚之事，為金人迫脅，無足罪者。臣以謂蘇軾誠喜李白，謂白從永王璘也，當由迫脅，終以李白為豪傑之士。殊不知迫脅而從，不過畏死耳，豈有豪傑之士畏死而亡義乎？況臺諫以上，朝廷以國士待之，待之以國士，而報之以衆人，此果何等人哉？雖才如李白，亦當賜罪，況皆凡下奴才，無足取者！伏望聖慈特賜剛斷，無惑群聽，腹心之患既除，則邊鄙之虞可以消矣。惟陛下聰察。取進止。

宋・李綱《梁谿集》卷五八《十議上・議赦令》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僞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絕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為惡逆之魁，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為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為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邦昌僭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有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吝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為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嚴實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為正當如此耶？將以邦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邦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為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為度，而勿以反汗為嫌，天下幸甚。

又《議僭逆》　臣聞節義者，天下之大閑；僭逆者，臣子之極惡。《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以僭竊位號為天下所共憤怒者哉！謹按張邦昌被遇道君之朝，久與機政；際會靖康之日，擢冠宰司。資其重臣，奉使虜帳，初無忠義狥國之意，但為諛佞保身之謀，去中國者踰年，從胡騎以偕至。方二聖播遷之日，無一言營救之忠，憑恃金人，盜據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竊有乘輿，安處宮禁，降旨以行其僭命，南面以朝其僞臣，易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援周朝之故事。而陛下總師于外，天人所歸，勤王之兵，四面雲集。乃始退還舊班，遣使迎奉。今乃冒處王爵，極其褒崇，不聞泥首以自拘，方且偃然為得計，人之干紀，一至於斯！儻或逃誅，何以立國？或謂陛下嗣登大寶，乃邦昌揖遜之謀。以罪為功，臣所不喻。夫英宗之曾孫，神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有陛下一人而已。天祐我宋，必將有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四海

臣民所共欣戴，邦昌何力之有哉！今其黨與尚布朝列，秋高馬肥，突騎猖蹶，挾借其勢，陛下不得而制之矣。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斷以英哲，而察其罪惡，特正典刑，而肆諸市朝，以慰四方忠臣義士之心，以垂萬世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

又《議僞命》 臣聞運會之阨，何代無之，為臣子者不幸而遇其時，則仗節死義，有死而已。國家涵養士類，垂二百年。適遭金人之變，劫質二聖，擁鑾輿而北遷，逼立臣僚，易姓建號。而近臣百官忘朝廷之厚恩，惜性命於俄頃，稽顙屈膝，奉賊稱臣。有為金人之股肱，驅逼道君太上皇帝、皇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者，有為金人之喉舌，傳命令、廢本朝而建僞楚者，有因為姦利汙染國戚者，有為僞楚之輔翼總其政事者，有受僞楚之官爵與聞議論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朝以諂邦昌者，或為之草勸進之表，或為之定册立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夫節義者，正所以責士大夫也，至於武夫，則當闊略。昔李唐有安禄山之亂，大臣如達奚珣、陳希烈之流，皆相賊用事，而其餘受僞命者，肅宗反正，以六等定其罪，然後唐之威令申，以有中興之功。今宜倣此，考核其罪之輕重，以為之用事者為一等，以受僞官遷職者為一等，以北面而臣事之者為一等。其有致仕及曾乞致仕而不許者，猶有羞惡之心，並與旌別。應以忠義為賊所殺如李若水等，皆追贈而優恤其家。則善者知勸，惡者知戒，天下之士風丕變矣。夫節義者，天下之大閑也。近年以來，士知利而不知義，故平居無事之時，惟以保家謀身為得策，而一經變故，坐視君父如行路之人。自非一振國威，大變其風，天下未易理也。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以扶持節義之教，天下幸甚。

宋・胡舜陟《胡少師總集》卷五《責張邦昌反正書》 竊覩相公正位，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内念黎元塗炭之苦，良不獲已，總覽權綱。自居攝以來，謙虚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僕，翕然稱頌，皆知相公忠愛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忘之也。此有以知相公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為己有也。今虜人已反其國，君臣之大義安可一日而廢？相公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為難。第恐姦言熒惑聰聽，謂金人為可恃，謂天位為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相公。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使趙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之言，頓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相公不得已而登大寶，忍復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為趙氏而來，豈肯從公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内，相公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悦服？此實天下之盛福，相公卓越之殊勳，萬世一時者也。伏望採擇狂愚而加之意焉。

宋・葉夢得《石林奏議》卷二《申大元帥府拘繫兩浙提刑季龍圖狀》 四月二十四日，安撫司使臣姜安仁自京師回，稱體問得張邦昌僭竊位號。某契勘朝奉郎、直龍圖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質係是邦昌女婿，本官并妻等見在越州本司居住。尋牒浙東安撫使，將季質并家屬拘收赴所司嚴密防守，聽候申取兵馬大元帥大王指揮。已承回報，將季質并一行家屬盡拘送越州右獄收禁，止絕親屬出入，幾察書信往來外，某又慮管下諸州府有似此親戚，合行幾察拘管，亦已牒杭、嚴、湖、秀、常州、平江、鎮江府覺察施行，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行府，伏候王旨。

又《申大元帥府已節次奉行檄書狀》 當州四月二十八日酉時，承發運向學士録到檄書一道；五月初三日，又承録到張邦昌退寶位等劄子；五月初四日，又承發運向學士差人傳送到檄書真本劄子一道。本州逐次承受，並已繼時遵奉，行下所屬縣分，及出牓曉諭軍民，各令知悉施行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兵馬大元帥大王府，伏乞照會。

宋・胡寅《斐然集》卷一五《繳吴幵逐便》 臣謹按吴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亦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毁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

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吴幵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吴幵等乃得逐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別降指揮。其已得逐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吴幵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為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宋・岳珂《桯史》卷七《楚齊僭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盡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册文，乃刪其吠堯者而剟録之。邦昌之册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格于治。粤惟有宋，寔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懽，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以援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臣。貢禮時修，勿疑於述職，問音歲至，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豫之册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乃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黄鉞而拯黎元，麾白旌而誓師旅，妖氣既殄，區宇大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重念斯民，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蠭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畀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謹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金書之。於虖！犬羊亂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讀此者，得不起魯仲連之愧乎！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六《史論・金立張邦昌為楚帝》　張邦昌受金册命，始有欲自引決之意，繼有奉迎康王之舉，視劉豫似有間焉。然李綱、宗澤指為僭逆，力請誅討，何哉？邦昌輔相兩朝，寵眷隆厚，雖闔門死國，未足報稱也。當金人議立之初，邦昌抗言曰：『我宋受命垂二百年，德澤深厚，人心戴之，非契丹比。嗣皇踐祚以來，講信修睦，申固盟好，非有可弔之民、可伐之罪也。執事瞷然，稱兵而南，焚我郊畿，陷我都邑，俾我二帝，播越草莽，臣庶怛然。莫知獲罪之繇。邦昌備位宰輔，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忍視宗社阽危，因以為利乎？執事必欲俾我，反易天常，僭厥寶位，邦昌有死而已。不能負不義之名于萬世也。天潢胄裔，布在外服，蓋以萬計，忠臣謹士莫不延頸，願為趙氏死，孰肯捨九葉天子而事田舍翁耶？彼聞大國援立異姓，必將迎立宗藩，糾率義旅，北向請罪于下執事，豈大國之利哉！惟執事其圖之。』以此説之，淚隨聲下，苟不從，則繼之以死，如此則金知人心戴宋，中國有人，雖未必肯復二帝，亦將從劉彦宗之請，復立趙氏矣。計不出此，顧乃受僞命，御正衙，頒詔以止勤王之師，拜官以寵佐逆之黨，服柘袍以餞，設香案以起居，雖欲辭僭逆之罪，惡得而辭哉？

明・馮從吾《少墟集》卷一三《旌烈録序》　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男子。彼張邦昌、劉豫、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死哉！

清・王夫之《宋論》卷九《欽宗四》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為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庶，委順可為也。然猶曰庶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很也，阮籍為艸表，而以箕、潁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籍，隱默可為也。然猶曰微辭而未斥言之也。郅惲上書王莽，陳讖緯，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莽弗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為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伸於張邦昌之僭立，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狡虜，弗憂於吳玕、莫儔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夷、齊扣馬之諫，奚必武王而後可施哉？

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俘，宗廟已墟，六宮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寄死生於（他人）［異類］之手，而聽其嚼齧，姦宄施施且擁叛逆而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革、劉韐、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唯匿形免污以自全，無死地也。伸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唯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夢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伸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為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富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為隱忍矣。以死為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嚅嚅乎？

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呕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談笑以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伸之世，操伸之志，以為伸之所得為，豈謂此哉？且伸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仍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朱泚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伸之氣苶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慫其異己，則伸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伸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

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予之不可聽女直立也，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為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舒，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持其志者，以氣配義，而志乃伸。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九《張邦昌論》　甚矣！世教之不可不明也。予讀《五代史》至《唐六臣》《馮道傳》，竊為悲之，當是時，天下之勢如逆旅然，蓋不知君臣之義為何物矣。宋興，崇儒重道四五世，迨乎關、洛之教盛行，士君子莫不談王道，述禮樂，浸成風俗。靖康之際，張邦昌為金人所立，南面稱帝矣。因呂好問之言，而退就臣列。雖人心所向，誅罪討逆之語，有以深懼其隱，亦由君臣之義素明於中也。不然，助逆勸進者，當不止吳玕、莫儔、范瓊之徒，而邦昌之心未必不安矣。誰復為言立孟后、迎康王者？即言之，豈足一動其心哉？然其後也，邦昌誅，治諸嘗受僞命者，在好問猶不免焉。偏安一隅，歷百有餘歲，有以也。

由今以論，邦昌之行，賢於王莽、曹操，好問之功，均於狄仁傑矣，孰能辨其非是哉？李忠定所以堅持僭逆、僞命二議，而以為政刑之大，無有過焉者也。王莽之篡，漢之臣子同姓異姓誦功德者，各數十萬。揚雄號為學者，尚為莽大夫。曹操篡弒已成，猶顧惜名義，自託於周文王而不即行改物之事，是亦東漢節義之風有以束之也。然則李、杜、范、郭之功，固不輕矣。嗚呼！綱常名教，何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哉！

清・尤侗《看鑑偶評》卷四　宋之亡也，張邦昌、劉豫二豎僭號，然有異焉。邦昌金人所立，豫則自欲為之也。邦昌雖受僞命，未敢專制，尊孟后曰宋太后，垂簾聽政，遣人詣康王勸進，至應天伏地慟哭請死，是猶心知有宋也。豫則即位改元，置丞相以下官，尊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使其子麟，猊分道入寇，大逆不道，罪通于天矣。然邦昌賜死潭州，而豫竟得善終，似為不平，後之斷獄者宜差等焉。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〇《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享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即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清・袁枚《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一《書秦檜傳後》　蓋金人以劉豫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于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主，而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略】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伸爭之。檜之前後，迥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繼則窺竊神器，國滅而已乃興。歸時即倡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豫。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原于劉，即如金歸玉帶于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靦然不以為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為操、莽而不成者歟！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四《張邦昌賢於劉豫王倫》　張、劉俱宋逆臣，然《大金國志》稱邦昌假位三十六日，不山呼，不稱朕，不稱詔，封宋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執政對坐自稱名，見金人則上坐易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假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未減。《北盟會編》亦載其聞金人立為帝，即求死，人勸其為一城生靈計，乃勉强應命，終不肯下赦書，曰：『錢大王肆赦，恐人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廟而祀之，王倫來而毀之，二人心術，亦可概見。

又《張邦昌赦京城偽手書》　嗣位之初，理宜廣推恩沛，今四方道路未通，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在京罪人所犯無輕重，不論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並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並禁軍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敍，已有官封者更與封敍，亡沒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緑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府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內曾經六舉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諸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格人等，並照原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員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敍人，並與敍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敍用者，並與特敍元職名。其永不收敍人，依此以次遷補，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因圍閉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貫陌，並行蠲免。其私債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尅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户部支給價錢，官司房錢，不以貫陌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擁併，仰户部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閑屋舍，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致沮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沒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葬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仰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技術人等並家屬趨赴軍前者，所拋下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開封府出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于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識參詳更定，以從民欲。

又《張邦昌偽赦手書》　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搆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踰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宏濟于時艱？宜示撫循，用舒陲阨，庶亟臻於寧謐，以終究於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

金吾案：《北盟會編》引《中興遺史》、《靖康遺録》載張邦昌僞赦文二，俱與此異，附録于後。

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兵？奸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日，罪無輕重，並與釋放。

一、差官省視園陵。

二、諸州天慶、天寧寺，依舊行香。

三、諸州軍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無虞，義同有功。起發勤王兵，仰卻於元來處分屯。

四、存恤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

宋家遭陽九之阨，二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强見推立，既自裁而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繫心宸極。道路阻郵傳之問，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罄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諸道勤王人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靖康遺録》

又　卷一〇《立張邦昌册文天會五年》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粤惟有宋，實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于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搆端招禍，反義為仇，譎詐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亂，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於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旄一舉，都邑立摧。但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可偷安，故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民既乏主，地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係，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韓資政，副使榮禄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提點大理寺、護軍、譙國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曹説，持節備禮，以璽紱寶册，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至，我無緩于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使，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往欽哉！其聽朕命。

清・徐時棟《煙嶼樓讀書志》卷一二《史上・宋史》　張邦昌為僞楚皇帝，夫人而知之，而《中興姓氏録》、《叛逆傳》載：邦昌使高麗，時會國王死，國人重中國之使，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始為假王，復為僞天子，此豈亦關命運耶？先是，崇寧間望氣者，謂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詔開河縣中斷王氣，其後邦昌、劉豫相繼僭竊，二人皆阜城人，然則又係地理使然。雖斷之而終不能使之不發見耶？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邦昌以中書舍人出使高麗，至明州謁海神廟，夜夢神告之曰：『他日當為中國侍郎，但不可為秉政大夫。』此事吾鄉無知之者，神語亦頗難解。

藝　文

元・郝經《陵川集》卷四《龍德故宮懷古一十四首十一》　却許邦昌為紀信，渾將秦檜作程嬰。甘心江左為東晉，長使英雄氣不平。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偽楚》　紅繖翩翻繞殿斜，羣工爭

拜假官家。夫人錯認陳橋驛，赭色虛勞半臂加。

清・梁章鉅《退庵詩存》卷五《李忠定公墓》　少讀《梁溪集》，掩卷傷名賢。今來岀江濱，宰樹蟠蒼煙。公集已不朽，公墓久益堅。盛名繫朱烏，所憾公生前。我聞北宋季，國步多屯邅。惟公許馳驅，事絕萬手搴。讒者汪與黃，沮者范與顏。平生報國心，詎為用舍遷。挺身御榻旁，慷慨披忠肝。調和龍德宮，竟不煩聶山。十字擬姚崇，長策豈等閒。兩河一畫笏，大計非支支。靖康倘畢力，三鎮行復還。建炎如信公，二聖將南轅。胡為再三謫，綱紀仍蕩然。蛾眉苦衆嫉，象簡虛周旋。九哥更何心，獎忠復崇奸。易拔眼中釘，早忘腦後環。七旬責相業，三疏先弃捐。坐令金世界，半壁風塵昏。或疑盡瘁誼，未可求自全。當時不製衿，正公致身年。十抗詔不出，潔身焉扶顛。豈知媒孽徒，交訌本無根。杜郵且莫測，樞筦安能肩。展期謂拒命，補尉言專權。廟堂自不聰，孰任藏弓愆。出處苟弗審，蒙咎終誰湔。或又嗤十議，僭僞居兩端。斷斷張邦昌，去就曾何關。毋乃見迂緩，馬腹施長鞭。豈知國維弛，士氣吁可憐。相率拜龍沙，莫叩澄清舷。立康尚非喜，猶揣敵所歡。不聞劉益子，僅免身殲旃。不見唐肅宗，六等分梟鸞。中興有龜鑑，那許招讒訕。政刑苟弗立，恢復將奚緣。嗚呼宋三宗，任公輕褫犖。大庭足榛梗，未濟愁狂瀾。荆湖與交廣，短馭祇可歎。長城失蕭條，蒿目偏安偏。冬青無故樹，一壤尚巉岏。至今恨殘局，翻在南枝先。迢迢望天水，隱隱聞啼鵑。咄哉小箬溪，亦有丞相阡。黃潛善墓在小箬山中，距公墓十餘里耳。

雜録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三　及中興之後，僞楚張邦昌先黜居長沙，後以罪賜自盡焉。繭死於輔故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

僞楚張邦昌始為中書舍人，夢乘太上輦，擁儀從出兩山間，居輦上回視，見二馬逐其後，能記其毛色也。後自燕山來，受僞封册，乃籍乘輿服御，回顧二馬則如夢。僞齊劉豫者為小官時，夢至闕里拜仲尼，仲尼輒答其拜。又嘗夢拜釋氏，為之起。因獨自負，遂果於僭。然二者皆不克終也。知夢兆脞蠁，世或有之，至吉凶則繇乎人。是以君子獨能守其正而獲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貴乎徵夢。吾得之邦昌之二姪、豫之鄉人王寺丞忠臣云。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録》卷上　（靖康二年三月）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册命立。邦昌自尚書省慟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册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服赭色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　（靖康二年三月）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即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册文，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册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略】

（四月）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午刻有榜云：「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略】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以身狥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尚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於聞探，漸以北還。既禍亂之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原奉欽聖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時曠。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予復避位冢宰，實臨百工，誓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胄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于休，庶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僞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行緘鑰，題以『臣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

以真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舊呼時雍為『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人貨賂賣差遣，殊不知亦能為『賣國牙郎』也。

宋・施德操《北窗炙輠録》卷上　張邦昌僭叛，論者以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為球一城生靈。吾鄉傅商霖曰：『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邪？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巖叟。

宋・王明清《揮麈後録》卷四　張邦昌為虜人所立，反正之功，蓋出於呂舜徒。呂氏自敘甚詳，不復重紀。啓其端者，堂吏張思聰也。應天中興，思聰已死，詔特贈宣教郎。思聰字謀道，知書能文，嘗從先人學。今其子孫尚有事刀筆於省中者，然亦不振。虜人立張僞詔，與其謝牘，併録於後。『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方國，措於治平。粵惟有宋，爰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斯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大造於宋也。指斥不録。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致帥府，與衆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其誰，是用遣使諸部宮都署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事韓昉持節，備禮儀，以璽綬册命爾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對新疆場，仍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汝勿疲於述職；聘問歲致，汝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歟？子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天會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子元帥：今月初七日，依奉聖旨，特降樞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資，何堪對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願亟拜於光儀，庶少伸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遣從官，具敷誠懇。重蒙敦諭，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撫躬無措。恐浸成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趨詣，俟取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叙。不宣。謹白。』建炎元年詔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優賞賜錢數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黄裉，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尚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奉議郎試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仍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憐之，小故出嫁為都人聶氏婦。上即位，頗思焉，復召入禁中，以其嘗為民妻，無所稱，但以『彭婆』目之，或呼為『聶婆婆』，其實未有年也。恩倖一時，舉無與比。父黨夫族，頗招權，顧金錢。士大夫亦有登其門而進者。逮二聖北狩，彭以無名位，獨得留內庭。虜人强立邦昌僭位之後，雖竊處宸居，多不敢當至尊之儀。服御之屬，未始易也；寢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擁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復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猶能却，彭呼二三宮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寧殿，使宮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寢。邦昌既醒，皇恐而趨，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無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蓋詔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終於秩焉。烏乎！彭生者誠可誅矣。然當時在庭之臣，被二聖寵榮者，尚奉賊稱臣，賣降恐後。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陸務觀云。

宋・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二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其坐罪，始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貶所，寓居於郡中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馬伸賜死，讀詔畢，張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趣迫登樓，張仰首，急覩三字，長歎就縊。錢秉之元成云。

宋・洪邁《夷堅支志庚》卷一〇《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家良賤六十口置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為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公出探

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明鈔本多『無為先就死地也』七字。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説百金為餉，拒不肯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裒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為名士。越人上二字葉本作『時』。以為陰德之報云。順伯説。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八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為恨。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翁中丞》　中丞名彦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偽楚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為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為新都之漸，力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於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為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既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目為『群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駔儈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遥。浮溪汪氏本為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汪疑為翁所譖，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傯，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閫之費，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藁》議公推剥，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燁補上庠生，游邊得官，死於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嘗首臨安鄉書。

偽齊政權

綜述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八　（建炎四年秋七月丁卯）金主晟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尔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昉有文學仕遼，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

宋・楊堯弼《偽齊録》卷上《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覓當任重。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奏，集稱慶，無以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翼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陋，共圖永濟。

又《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成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又《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奥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朕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强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議簽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書，亶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咸知朕意。

又《偽齊立錢后册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從王化之基；表正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昭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誕揚顯册，咨爾錢氏，性鍾婉静，德懋肅恭。嬪於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

祖，德及於民，啓吳越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創業，繄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修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翰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閨，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可以御敦朴之民，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嬀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施行。

又《偽齊戒守令勸農桑詔》　敕曰：朕撫有海內，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於今，田野未盡闢，閭閻之間蓄積尚寡，抑亦長民之吏勸督之未至。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農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户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然！及茲春首播種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勞，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幸脱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游惰，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於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勿忽朕命。故此詔示，想宜知悉。

又《偽齊告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之事，理宜令庶民通知，今開説如后，契勘亡宋之君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强壯横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兄弟妻子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自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寧不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强暴，為仗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為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私稍足，内外康寧。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若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者亡宋遺孽康王，殊不念宋朝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脱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遁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奢僭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南，逃來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説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舉，今略陳數端：康王依前盡傚宣和間有所寵内官馮御藥等令，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鵪鶉、鶉鴿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内官及神武五軍闕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又往往為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都，至有願賣妻女、質當誥敕為路費歸者。彼方有市語云：『斛量珠，便龍圖；五千索，直祕閣；二十貫，且通判。』是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户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致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顧身求乞。其立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人户田產並諸雜之物，以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損定數。上户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户每物三十七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攢造民鄉坊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絲一兩。遇開年，人丁數目有升降，據元認定數目加減數催，係於應減人下上。又攢造人户所有水田滿二十畝納稅者，每畝依舊例納稅外，别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百八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户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為名，壟括科斗，不管告訴貧乏，須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户名種類。聞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有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譚實；譚實虚矣，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窮困。江南刻剥下民，有至如此去處，並放稅五年，赦睿尚張挂，宫中已催人户要納稅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出鈔多，即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緣軍糧不足，於人户名下貸借隔年稅賦。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本户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户處借貸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有指

揮下淮南，令諸處人户歸業，或請佃土地，放十年稅二夫役。有新歸業人光山縣李温，逐日被光山縣勾行竹，自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温，言：『我在馬欄橋住，聞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内七家餓死一個。元來南宋止是脱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户，須令收買，充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户和糴，不由不納，納足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錢三百貫，街市祇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并是江南筠、袁、虔吉、江、洪六州應付，官軍中缺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户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了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為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户，以備漕運。又般載官員，并以船户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蘇、秀等州人户轉般斛斗往楚州送納，民户請處一石祇得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斗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塾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於江北上户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彊虜百姓，刺面充軍，以填補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以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陵百姓，强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内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缺見錢，便罷行户。令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免行錢，比之已前官司陵辱百端，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乃是如此。亡宋時多横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十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忘圖燕山一路開拓封疆，起大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須逐諗差發，尚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以前，蓋謂恐妨農務。亡宋而科買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時盡科在保正，令民户均納，其價錢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靈為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止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砦下者，即皆斷遣，蓋謂恐民户賠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剿捕。及江浙亂地，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即沿流十里，除桑拓果實，墳塋外，采所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值價義，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内外賊患可除，即民間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回易務於諸路，使在市難以買賣者，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無多止濟為民之用，上助國之經費，下免横斂於民。今置回易之意，乃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鈔，即亞指揮不用，要令别置，至有令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時回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自盡而死者。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臨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以誤百姓之事，亡宋委任閹官，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内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禄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寧誡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為民之意可見。其餘，凡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為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之間，得脱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為生，盡心為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又　卷下《金虜廢劉豫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合遣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繼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幣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日。

又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僞齊左僕射臣張孝純隨遣門人冒斧鉞、露肝膽，百拜上書起居於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無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臣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禍，未能盡節以盡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為也？臣自太原失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一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於國，死亦奚為？故臣亦隱忍受辱，於今十年，早夜默默，思有以報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臣志未及遂，謀未及成，令名不終，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為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僞命，抉顛國，致陛下於中興，邊兩宮於萬里，則有利於國家。故臣於一時死節有所不恤者，蓋謂留此身以有待也。況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二三舊臣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僞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為功。其使臣鬱鬱於未能成事，不敢通誠於陛下，以雪其區區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執歸僞齊，復以醜官訐劉豫，大概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國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至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與圖事，以託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為大不道，復有詭變，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取其尤可畏者，盡十事以成書，使間行闕下，速為進獻。具如後：

一，臣竊見僞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略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劇賦，荊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固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遷，有金銀茶馬之貢，香犀錦綵之利，資其雄當，未易隄越。為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於金國，大興海船，各遣一價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憤，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於二浙，將窮且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慄。因該此義，劉豫以為不戰而屈人兵出於上策。乃從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僞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幷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航海，前去結連溪洞及諸蠻酋長，及金人齎僞命廣王冊，先入交阯。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寨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姦虞，臣不勝至願。

一，臣見僞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僞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為行軍謀主，以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簽淄、青、曹、濮、登、萊、沂、密、徐、升等十州軍民計一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深知兩淮、金陵險阻地理，其料敵機密等事，戰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為澈奏，亦令所遣門人默誦學，詣行闕備録聞上，乞賜宣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竊見僞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往金國乞師，金人以為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為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謀，遣僞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略首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秦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面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為淮王，王盱眙。以保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唇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自古上，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宋之微賂，又何足以較其得失？金人以利動賦稱上其心，不知其詭，卒以渤海漢兒五萬助之。臣觀賊臣間諜和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為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皆所簽淄、青等軍民，無益於戰。陛下肅驚神武，摯志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詭，則禍必及身矣。所以行軍事勢，惹具於次。

一，臣竊見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於十月興師，取順昌，入廬州，渡

淮、徑犯和州，以逼金陵。僞軍都李成制置以為所簽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慮大宋軍馬遠自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輕重，誠為未便。宜取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楊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以攻鎮江拔其城，以軍大掠杭越，令京東糧餉取淮陽、宿遷、臨淮，經達泗州，仍遣兵東下，劫糧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所經歷，令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民心，矯以金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蓋臨下不可不防也。又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為入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遠，彼必襲我，鮮有不敢。宜擇精兵，遙則遮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一面議和，怠其軍心，得其勢則竭力以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氣不堅，庶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計，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忻快之至。

一、臣竊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孛堇以握兵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黨。而□王苪、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附，閹辣龍虎與諸統軍太子相附。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知所以援己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自今年八月內，孛堇乃盡率西京許、潁等援齊之師，與閹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並力攻擊川陝，蓋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孛堇，屯兵駐河南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孛堇稱軍衆已行，事成難以更改，行下僞齊照會。劉豫益懼，補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兵五萬，謀撓淮南，為少安之計，其實恐陛下西顧也。伏願陛下招謀謨大臣，謀行間於內外，守禦川陝，先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絶孛堇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衷，惟陛下裁擇焉。

一、臣竊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統制徐文下使臣閻中等齎到實封文字，前來僞齊投納。徐文元任武經，即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准備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兩浙、江南等處。書到海道圖子，開具陛下駐蹕停泊軍馬虛實數目及小帖子，稱說惟有范溫、宋穩統轄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准備，願賜驅使。劉豫喜其事，於八月初四日作僞詔，寵除徐文防禦使兼遙領萊州，並以海船二十四隻益其軍，令犯通、秦，候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為陛下患之，已先次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於海道陰殺閻中等，匿其僞命詔敕，及不發所益州船，該船仍不許沿海引匿透漏徐文官兵得到僞庭。所有徐文，見在鹽城縣外涉等淹口擺泊，實未有所歸。伏望陛下察其所為，速賜措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竊見僞齊陰養游俠士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尚義，遇以非常之體，列於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僞齊，益厚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闕、關道、張元英、劇挺、高綦、董昌、言仲虎數輩頗鯁介，它皆泛泛，不足以齒録。臣素與劇挺厚，常陰與之交，因詰其所謀之事，則曰意在刺君也。臣聞之流汗浹背，深恐陛下未知，不得為之備也。一日，劇挺謂曰：相公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曰：有人自兩浙攜宋帝書來，云酷好黄廷堅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已得計矣。近購庭堅愚迹廿餘本，令王、導等倣學，務在精真，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公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欲遣劇挺輩袖匕微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於陛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陛下法宮燕閒，揮毫染翰，豈宜墨刻刻疑作跡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忖度？陛下墮王僚之禍，防烈士之姦，作炳眇緜，毋專好尚。其人間有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於金縢之匱中，及諭諸大臣力行備禦，庶使姦賊挫志懾伏，不能為非，而崇廟社稷有託。臣雖事僞主，其憂國之心如此，惟睿慈察之。

一、臣嘗謂箭幹、鰾膠、丹漆、與夫羽毛、皮革、觔角、鉛鐵之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絶，金人患不能致。往年以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屬，過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處置通貨場，既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萬數，製造兵器，自便於賊。臣重為陛下憂之，未識國家何以不為禁？有門人獻計於臣曰：『南北方物，有無懋遷，其利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深遠，難於覺察，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為我宋朝，蠲此不為，須以

計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買，及以防姦細為名，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必非大宋之謀，如還不然，儻有所利於我，彼豈不為之禁者哉？兼近來海舶州船，其數甚多，其間豈無探我之情者？所在口岸，循習為熟，恬不加慮。訪問南朝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日暮乘風北濟，不以為防，則雖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為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船多被虜掠，比歲與有來者。更願陛下於出產州軍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於僞廷之上，進用舊人不忘宋德者，將與興事。一日，李鄴私訪臣曰：天子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於國家不親職事，被虜赴僞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況我輩乎？臣勉之曰，身服宋德，辱於叛臣，如能東身以歸，雖死猶榮，公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能雪耳。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陛下矣，臣已經其權。伏願陛下察諸陷沒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於不得已，咸使自新。或能東身以歸者，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陛下失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僞齊優寵至厚，舍此，臣伏未知其何心。伏維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一、臣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陷腥穢。而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蕩平。百姓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耳。河東、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州不過數百人，攘驕帶貳，易於翦滅。東軍但畏大鎮軍馬，未敢興事。而京東諸郡，名吏僞齊，其實權出金人，兩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產哥太師、鄆州蕭頤尤為凶熾。臣為陛下陰用黨人不忘宋德者以帥之，青州以本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皆陛下舊臣。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王師之來，思為內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為齊而暮為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深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通十事之端，繫國安危，表臣心腹。伏願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之恩。賓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口於新室，即伏罪於南陽。伏望聖慈，特垂眷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孝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僞廷，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為『前日之約得公在廷，則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去矣。願公視事，與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尚書事，蓋為陛下生靈而起，實非取榮於僞齊也。不知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天鑒之。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降封劉豫為蜀王詔》 敕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昇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

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庶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

所有其餘事件，已委所司逐一下元帥府去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金廢劉豫指揮》 尚書省：帥府議，册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為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之兵，大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兵力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悞，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實不能康濟生靈，免其荼毒，天下無昇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相度從初，實為過舉。既知其非，豈不可以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

心，變廢齊國，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有其餘隨宜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宜事件，開列於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並處分事宜，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令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今悉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據射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只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窠坐，一切仍舊。其老年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老處所，酌量賑濟，勿令別致凍餓。

一、應齊以前離背郎主被擄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兒女，即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並妻女，不在此限。

一、齊國後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

一、內使人，除摘留合用留守宮禁，餘外并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見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罪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聞，以憑不次升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并不得有致損壞。

一、日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卻來歸投，并免本罪，優加存恤。

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日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

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至有今來廢置。』仰指揮到日，即速遍牌曉諭隨處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恩普救之意，及思多歲不獲寧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

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悞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執迷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勒依舊勾當，所令見今禁勘諸公事，並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移，並依前來本例，如法理納放停，不得致錯或住滯隱瞞，別致違礙錯失。悉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又《曹王劉豫謝表》　禮成大册，澤霈普天，特例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歡誠忭，頓首頓首。

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官要。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而來歸。試用微能，爰升大位。辭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殘毀之餘，凡百事艱難極甚。辟遠賊以置朝市，披荊棘而創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讎；損己便人，以招集散徒。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盡措畫之心。要先時成績於斯邦，覬後日受知於上國。

至聞混一之義，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措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歡欣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閒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辭，若恭聽於睿語。温其如玉，暖然似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鈞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救。遂令窮悴，得賴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羞。

清・張金吾等《金文最》卷八《劉豫僭位肆赦偽詔》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至蠭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

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荊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于流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亟班於上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屢乞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曆試期年，蔑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圓自效而歸，敢有懷它之望。顯册之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迫，軍民不容於遁逃。至於屬部之州，列奏藥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授册儀，尚循牆而欲避，勉膺位號，若負刺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風，詿誤多罹於憲綱，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畀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眇沖，以臻康泰。

《金史》卷七七《劉豫傳》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宋宣和末，仕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真，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使張慤薦知濟南府。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撻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出降。遂為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以豫子麟知濟南府，撻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奔揚州，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宗弼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撻懶為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以九月朔旦授策，受策之後，以藩王禮見使者。臣宗翰、臣宗輔議：『既策為藩輔，稱臣奉表，朝廷報諭詔命，避正位與使人抗禮，餘禮並從帝者。』詔曰：『今立豫為子皇帝，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

天會八年九月戊申，備禮册命，立豫為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內。復自大名還居東平，以東平為東京，汴州為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俱為州。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之，待以敵國禮，國書稱大齊皇帝。豫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阜昌二年，豫遷都于汴。睿宗定陝西，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

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與豫議以伐宋事，豫報曰：『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渡江，而劉光世拒守江寧，若出宿州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徑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韓世忠必先取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主，其可以也。』

未幾，宋主閤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兵七百餘人來奔，至密州界中，率將佐至汴。豫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言：宋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直抵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可五日夜到昌國縣，或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

初，宗弼自江南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以伐宋事。宗翰堅執以為可伐。宗弼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及豫以書報，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

天會十四年，制詔『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關涉文移，署年止用天會』。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降封豫為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除去豫弊政，人情大悅。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遂遷豫家屬於臨潢府。

皇統元年，賜豫錢一萬貫、田五十頃、牛五十頭。二年，進封曹王。六年，薨。

《宋史》卷四七五《叛臣傳上・劉豫》　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

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册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鱣，豫以為己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昉備璽綬寶册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

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僞詔求直言。十月，册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

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

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

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儈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何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沖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沖，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僞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

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黄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横，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蘄、黄鎮撫使孔彦舟叛降豫，其將陳彦明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為留僞庭，久謀疏豫虚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管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横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圯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士

薛笠送豫，笠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

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僞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皋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皋，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

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

十二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

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帥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

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維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磔僞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滁。復遣僞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

十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僞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皐、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

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僞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

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朮與劉猊合兵來援，皆為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

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

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

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户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彦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取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彦舟統之。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浚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

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静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

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户束拔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户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為蜀王。

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城，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知孟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彦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

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

初，僞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釁望，酖殺之。

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論説

宋・李綱《梁谿集》卷九三《奏陳生擒僞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内並稱生擒僞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放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僞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僞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擒到僞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荆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喚，寔為利便。其所獲糧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為將來大兵就糧之資，寔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宋・曹勳《松隱文集》卷二四《與劉豫書》　某聞《巽》以行權者，君子之乘機；貴有所狥者，志士之顯位。執權以司契，則事或便民而虐己；獲狥以就義，則理或功崇而業廣。古今不常，惟知者為能就變從時，

同符大業，安能規規於所屑哉？伏惟公以文武之資，縉紳之望，安輯表海，宅全齊而有之。矜士民塗炭之久，憫郡國兵火之甚，酌時適宜，勉徇敵意，建大號，居留都，豈遵上令有不得已者，前所謂《巽》以行權者歟？我宋以金人丙午之擾，三辰失序，二聖北狩，流離兵革之苦，從事征伐之勞。天心已回於顯佑，廟祀有永於寶命。今上皇帝以英謀睿武，厚德深仁，獨提天綱，撫寧列郡，海宇愛戴，日月重光。屈己尊賢而旁招俊傑，安民繕兵而式鑑前恥。與一二大臣，宵旰圖政，復祖宗之基，建中興之業。今親屈而下逮，惟公熟察，前所謂貴有所徇者歟？治國治家，審此兩塗為治道之先。外料敵之强弱，內度勢之可否，以人徇己，則己得而人失；以己徇人，則己失而人得。徇人者賤，人所徇者貴。貴賤得失，較然而明，豈待夫兩軍相當而後決於衆人之言哉？故某之來，有得於此。重以今上皇帝食不甘味，寢不安席，心如搖旌，蓋有日矣。意者天下苦於兵革，父母罹於阨困，赤子盡於屠戮，國步厭於時晦，欲因足下得結金國，通使議和，以親南北之好，然後互有所便，各得以聞。求改作而捐故，定安危而保民，弭亂是期，他無求也。懇懇切切，願公受交於宋，以成所徇，上息天變，下安封畛。時哉天命，公其留神，則溥天率土，大慶幸甚。然四海方德公之美，順於大常者曰，戰國爭彊，齊稱十二，臨菑遺俗，忠烈具存，靡煩攻城野戰之役，毋有遺鏃亡矢之費，荷戈百萬，遂聽威靈，此公之武也。播告之語，率戒覆車，彼疵己德，自古皆爾。公止云前朝失御，罔及其他，此公之忠也。襟帶土宇，用廣疆場，而拓地之騎，終不忍南下，此公之仁也。汴為都會，宗廟具存，權宜正南，無所毀撤，此公之禮也。公詩書貴胄，冠冕偉人，乃降辭氣，屈體虜俗，有見忍恥包羞，欲成佳傳，此公之明也。推此五美，令於國中，實得所利，兼得所願矣。然將順正救，敢布腹心。古謂暴得大名為不祥，必有所屬乃成善術。故立國者冠蓋相望，伸其所附，附德貶暴，假以濟衆，則作政立事，人心敉寧。動兵行師，毋有越絕，致赤心之約，固百世之守，堅以大義而不渝，固所附然爾。必或不能，雖清濟濁河，長城鉅防，不足以為固塞，徒階於怨，惜哉！是有義於創始，必秉德以善後，則聖賢之業也。復次五願者，中國冠帶之域，稷下禮樂之聚，俗義甚高，人濟其美，公無重世之德於齊土，民有莫大之怨於金國，公之拔起，驟加民上，不能無內剛外柔，坦然無間者。願公親宋者一也。公因金命，制有一方，彼常貪於厚與。曲順其旨，則孰不見賓？一旦無厭之求，稍稽需應，飾詐中變，奪其所憎，與其所愛，竊恐後之有齊者，非公子孫也。石晉在前，可為龜鑑。況今屯兵設將，悉彼付授，又與石晉異矣。願公親宋者二也。此疆爾界，華夷之限，初雖侵據，終亦還復。金為虎狼之國，蹂踐中原，以殺不以德，民厭苦甚久。又自有契丹渤海之虞，外備我宋收復之慮，彼固惴惴不保枝梧，而欲長倚以為重則誤矣。儻結於宋，北乖所存，南猶獲助，子子孫孫終不失勢。願公親宋者三也。公不與宋則已，今契丹以數百年基業，其中豈無孤臣孽子，欲復其宗廟者？豈無貴族大種不甘其役屬者？或結宋連衡而起，金必併力以銷內變，收兵於公，公寧不遣？遣則新造之齊內失兵力，外虞彊敵，我宋亦遣精兵復故地，誰不爭下其城，以迎王師？方時雖有威宣之略，諸田之智，不能興已。願公親宋者四也。割地包利，五霸所以覆軍殺將而求也；封侯貴親，三代所以放殺而爭也。公今高拱而兩有之矣，尚欲倚金以攻宋，則宋民之心不懈，將帥之謀爭奮。宋金久相持，連兵五六年間，徒阨其父母，而宋室自若。此漢高之兵也，天方啓中興之宋，未可圖也。金為天下仇，公養仇而奉之，泰然自居，冀成善後，亦為公惑矣。此願公親宋者五也。雖曰公權時之宜，勉事容悅，然理不先曉，則流而不返。今概舉大要，非說公背金而歸宋，特欲祈公事金而親宋。一言之助，如前所陳，俾宋金遣使結轍於道，公之德業於是益隆。因處中而兩利之，公欲何居焉？書曰：前慮不定，後有大患。治之其先事，謀之其未有。患至而後憂，則大事去矣。知者備禍，不為怨府，願熟計之。說者或謂以今之勢，厚禮事金，合從其威，足以壯國。是言者徒知一時之利，非百世之利，於公何有哉？特欲挾公家，成私門，為歲月之計，又惡知親宋親金，何者為不拂天下之心哉？苟善於此，則天下震動，必稱公為義，我宋益德公，公然後以天下之譽善金，金又不敢縱暴於齊，是以天下之譽止暴於金。厚交於宋，名高一世，光燭前古，茲時名寵將皆制於公，其於守區區之地，負天下之議，固有間然。抑嘗觀漏甕焦鼎之說乎？今有焦鼎，其下方燃，適漏甕在側，貯水將泄。誠能激欲竭之水，沃甚焦之鼎，是一舉而漏水獲存，寶鼎不燬，即以供餗，豈不全於物，利於用耶？惟三復其意也。某又聞規小廉者不能成榮名，守曲謹者

不能立大功。以足下榮名大功固已顯著，必也使賓客無口實，公議蔑附耳，示以方來，不羞其行，則為平允。昔秦繆公以由余至，則曰『鄰國有聖人』，遺樂修好。楚成王因重耳過，則曰『從者國器，此天所置』，厚饗之。以二君之賢，猶且區區以禮，是豈不足於功名哉？賢者謂小廉曲謹不見比數，必使光焰煥赫，氣蓋一時，與天壤相敝乃止耳，後之讀者顧不偉歟！某慷慨茲行，謂理無不可，明目張膽，因發為此書，恐居常亦厭飫群下諂譽盛德，必陰求諤諤以斷國是。忽有逆耳苦口如此書者，亦所欲聞。惟幸聰明，聽許萬一，不然，則願磔某於齊之市，令於齊之民曰：『此教我背金而親宋者也。』庶天下人明知公事金為不疑，而金益重公矣。情迫意切，語不成文，冒犯威嚴，言盡於此。不宣。

宋・岳珂《鄂國金佗粹編》卷一九《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

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馳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荊湖之師繼其後。

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噱桀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牓在前，各令知悉。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三三《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在（救）[牧]民，迺知王者為（道）[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衆。妖氛既掃，區宇式寧。

（越）[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篡承，仰循先（矩）[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逋逃，誇大疆域。肆其貪（很）[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鄉）[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犇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委）[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未）[才]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人），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乃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幷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

[始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乏孝友，國無忠勤]。（奉）[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務雖）[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于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始聞遠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

咨爾中奉大夫、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民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又）[有]定衰救亂之謀，安變（持）[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攷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

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二百户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册］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

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明・沈長卿《沈氏弋説》卷三《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為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為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寬之，以招徠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劫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汗衊貞淑者懸矣。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為戒，擁衆復叛，誓死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為金人所擁以為媒耳。譬之摶泥神以乞覩施，自有主其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認為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恥矣。宋人豈特根株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幵、莫儔助成之，而孫傅、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説。為金人所執，邦昌此時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為塗炭，不得已而强受僞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真篡叛哉！不第與唐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人之威，乘尾解之勢，黄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人南，邦昌中原，未為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既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僞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遷矣。

又 卷一〇《進封劉豫曹王册文皇統二年》 門下：嚴寶册以薦鴻名，既俯從於衆欲；布恩綸以敷霈澤，宜大渙于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脱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强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示褒封之典，胙以陶丘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户，食實封一千户，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藝文

元・郝經《陵川集》卷四《龍德故宫懷古一十四首十二》 金人不敢駐幽燕，劉豫猶令帝八年。若守汴梁和且戰，闕河一半尚能全。

清・王士禛《漁洋山人精華録》卷八《阜城感偽齊劉豫作》　殘堞昏鴉外，人煙古阜昌。龍蛇逢戰鬬，殺氛慨興亡。父老思宗澤，朝廷負李綱。紛紛齊與楚，一笑對斜陽。

清・趙翼《甌北集》卷三《阜城咏古》　驅車曉過阜城路，偶翻逸史徵典故。當年曾出兩僞朝，楚齊先後建國步。張邦昌、劉豫皆阜城人，見岳珂《程史》。邦昌受册權一時，終迫羣議未踐阼。六等定罪尚可原，其死乃以宫掖污。豫也叛奴仇故主，公然牧馬向南渡。未幾被廢遷臨潢，故里枉稱御莊鋪。地有御莊鋪。程篁墩詩：『居人不唾劉郎面，猶把亭名號御莊。』傳聞崇寧全盛時，此間王氣鬱盤互。詔斷支壟殘地脈，逾年漸覺晦如霧。後來二賢皆不終，或亦幾先敗厥祚。斯言父老今猶傳，我思其故殊未然。秦皇曾鑿秦淮水，擬洩靈孕毓山川。黄旗紫蓋翻作讖，六朝割據三百年。拓跋欲厭壺關氣，親巡上黨盤遊畋。豈知高歡來駐旅，一戰遂創霸業偏。金源亦碎蒙古石，作瓊華島徙置燕。一朝元祖入定鼎，其島適在禁籞邊。從來王霸關天意，水土安得司其權？得地若便可僭竊，是謂有地而無天。君看二堅忝高位，國難不扶反自利。已無天理一綫存，地縱不殘豈成事？我來時正值昇平，往日妖氛久洗清。但覺桑麻景象好，黄圖三輔拱神京。

清・史夢蘭《全史宫詞》卷一八《偽齊》　子弟雲從護御牀，祀鱣曾記舊庥祥。内人誰識宫闈制，璽册新封鍼線娘。【略】

朝班三衛錫新名，黼座高瞻宋北京。鏡裏飛龍鱗角備，卻從恩府號門生。【略】

深宫一朵玉芙蓉，下嫁羣欣賦彼穠。偏是雲中仙子貴，不將都尉受新封。【略】

掖庭春暖聚羣花，固寵爭牽繫臂紗。内御漫愁恩寖少，外邊新職拜洵沙。

雜録

宋・樓鑰《攻媿集》卷九五《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紹興）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充迎請梓宫使。至南京，僞齊授館於鴻慶宫，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訃音，迎護梓宫而已。』明日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鑣飲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為也。』金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金帥撻辣于涿州。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樸内姦，營私掊刻，民怨神怒。方欲吞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為大國之患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問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公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淚滿茵席。撻辣顧謂兀朮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廢豫。

明・陳霆《兩山墨談》卷三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用喻樗留後門之策，起張浚于福州，俾為閩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置之死也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置主上於何地？救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樗之見未可非也。

清・淩揚藻《蠡勺編》卷一四《劉豫事跡》　劉豫一無足重輕之叛臣，非有莽、操之智術也，非有安、史之梟悍也，譬傀儡然。其機發動靜，惟金人之所為爾，而其生世所由來，亦若有定於冥漠之中而非偶然者。朱錫鬯檢討《跋劉豫事迹》謂王惲述陳教授言：豫未貴時，一日，顧見一白龍現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翁亦見此，乃以女妻之，資藉甚厚，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後果然。又言豫祖塋在阜城南十二里，元初尚謂之御莊，石馬存焉。

清・獨逸窩退士《笑笑録》卷二《四星兒裏》　僞齊劉豫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劇，有處士問星翁云：『帝王必有受命之符，今若何？』曰：『有之。新上即位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真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乃云聚耳；一星何得云聚。』星翁曰：『汝不知也，新主比德漢高，只少四星兒裏。』

宋遼和戰部

宋太宗北伐與守內虛外分部

高梁河之戰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〇三《責石守信制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壬子》執干戈以衛社，聞金鼓以忘身者，將帥之事也。西京留守、檢校太師、中書令、河南尹石守信，位隆台鼎，任崇旄鉞，履歷藩閫，寵極恩榮，乃者戎路親征，授之師律，軍政益壞，我武不揚，職汝之由，咎將准執，三尺議罪。蓋有常刑，十乘於藩，俾從優典，可責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使、依前兼中書令。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五月）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會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上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時車載簿籍，阻留在道，兵房吏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之，悉無差繆。質，高唐人也。

六月甲寅，遣使發京東、河北諸州軍儲赴北面行營。

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即時至者，上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外寇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圖後舉，誰為陛下戮力乎？』上嘉納之。延溥，晁之子也。

辛酉，次定州。遣使告祀北嶽，上作《悲陷蕃民》詩，令從臣和。

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能為鄉導者百人，人賜錢二千。遣東西班指揮使浚儀孔守正等先趣岐溝關。守正夜踰短垣，過鹿角，臨斷橋，說關使劉禹以大軍且至，宜開門出降。禹解懸橋邀守正入，聽命。守正慰撫軍民，還詣行在所。

丁卯，上躬擐甲冑，率兵次岐溝關。契丹東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即岐溝關也。按《孔守正傳》，先入岐溝關，說關使劉禹以城降，不稱東易州，《實録》、《本紀》並稱東易州，不云岐溝關，其實一也。六月乙亥，以八作副使綦延朗知東易州，而守正傳云詔綦延朗守關城，召守正赴行在，蓋契丹名岐溝關曰東易州耳。劉禹或作劉宇，今從守正傳。然守正既入岐溝關，即還報，明日又與傳潛同趨涿州，本傳乃云詔綦延朗守關城，後守正始赴行在所，蓋誤也。延朗守關城，實六月二十八日，上距守正趨涿州凡九日，豈守正既破涿州復來守關城，至二十八日延朗始代之乎？然傳所載，亦顛倒失序矣，今不取。

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與孔守正先正涿州，擊契丹敗之，生擒五百餘人。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訓領其兵。

己巳，次鹽溝頓，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賜以束帛。

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駐蹕於寶光寺。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略】（七月）初，命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七月）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軍徐還。江休復《雜志》，太宗自并幸幽，乘敵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於越時為舍利郎君，契丹國中，親近無職事者呼為舍利郎君，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旂。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席卷而北。又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風遁去。我師遏之不得去，遂堅守。及我師已退，或勸襲之，於越曰：『受命救幽薊，已得之矣。』遂不甚爭利。今附見，當考。

乙酉，次涿州。

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閻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嚮而潰。上令殿前都虞候崔翰將衙兵千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至則諭以方略，眾遂定，反命，不戮一人，上甚嘉之。承翰，真定人也。

戊子，次定州。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其位。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上謂諸將曰：『契丹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

是日，車駕發定州。

辛卯，次鎮州。

丙申，次邢州。

戊戌，次洺州。

庚子，次大名府。

辛丑，次德清軍。

壬寅，次澶州。

乙巳，車駕至自范陽。【略】

（八月）癸亥，命潘美為河東三交口都部署，以捍契丹。

辛未，辰州言民宋再均等六輩誘致生口，闌出邊關，賣與溪州蠻，取其直。詔令杖脊黥面，檻車送闕下；自今敢違者，並令本處杖殺，所在督疆吏謹捕之。

甲戌，宋州言河決宋城縣，詔發諸縣丁男三千五百人塞之，命八作使郝守濬護其役。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閤，拒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

又　卷二四　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戊午，上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塞築城為備。上謂宰相曰：『戎人以剽略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太祖刷恥，親禽繼元，今日視之，猶幾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鄙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北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

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契丹事。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威虜軍主財吏盜官錢，盡室奔入契丹，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此數處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乾亨六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於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敗。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

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棄幽、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於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親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竝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而北。

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脆兵弱卒，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所遏，進退無計，反為堅守。至是，於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於越襲其後，於越曰：『受命救幽、薊，今得之矣。』遂不復追。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一・遼》（太平興國四年）六月，王師親平河東。七日，下詔北征。二十日，車駕次東易州。州即戎人所立，僞刺史劉宇率官吏開門迎王師乞降，賜以衣服，錢帛慰撫之，命宇為左驍衛將軍。二十一日，次涿州，又降之。二十三日，駐蹕幽州城南之竇光寺。契丹聞王師至，不敢居城中，凡萬餘眾，屯於城北。帝親率兵乘之，斬千餘級，餘黨遁去。契丹、渤海兵三百餘人及范陽軍三百餘來降，召見，賜錢帛撫之。二十五日，命諸將分兵攻城，契丹鐵林都指揮使右廂主李札盧存以部下兵來降。二十六日，幽州神武廳直，鄉兵四百餘人來歸，山後八軍僞瓷窯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來獻。二十八日，契丹民百人相率以牛酒迎犒王師。

七月三日，契丹僞建雄軍節度、知順州劉廷素率官屬十四人來降。五日，僞知薊州劉守恩與官屬十七人來降。

自王師入虜境，凡獲馬五千餘匹。師傳城下，定國軍節度宋偓攻南面，尚食使侯昭愿副之；河陽節度崔彥進北面，內供奉官江守均副之；彰信軍節度劉遇東面，儀鸞副使王賓副之，定武軍節度孟玄喆西面，閑廄副使張守明副之。凡十五日，以士卒疲頓，轉輸迴遠，且虞戎至，遂詔班師。

《遼史》卷九《景宗紀二》（乾亨元年六月甲子）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於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

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却；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眾，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獲，以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知三司事劉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並賜詔褒奬。

又 卷八二《耶律隆運傳》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糺詳穩奚底、統軍蕭討古等敗歸，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隆運邀擊，又破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為南院樞密使。

又 卷八三《耶律休哥傳》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哥代奚底，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於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

又 《耶律斜軫傳》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於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及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

又 《耶律學古傳》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奚底、蕭討古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却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

又 卷八四《耶律沙傳》乾亨初，宋復北侵，沙將兵由間道至白馬嶺，阻大澗遇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冀王敵烈、監軍耶律抹只等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敵烈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為宋人所擊，兵潰。敵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穩都敏、詳穩唐筈等五將俱沒。會北院大王耶律斜軫兵至，萬矢俱發，敵軍始退。

沙將趨太原，會漢駙馬都尉盧俊來奔，言太原已陷，遂勒兵還。宋乘銳侵燕，沙與戰於高梁河，稍却；遇耶律休哥及斜軫等邀擊，敗宋軍。宋主宵遁，至涿州，微服乘驢車，間道而走。上以功釋前過。

又 《蕭幹傳》乾亨初，宋伐河東，乘勝侵燕，詔幹拒之，戰於高梁河。耶律沙退走，幹與耶律休哥等併力戰敗之，上手敕慰勞。自是每征伐必參決軍事。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太平興國四年七月）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梁河，敗績。甲申，班師。

又 卷二六〇《崔翰傳》（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即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為晉陽之役，師罷飾匱，劉繼元降，賞賚且未給，遽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暇以

還。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眾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

又　卷二七五《孔守正傳》　時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臨機橋，以大軍將至，說關使劉禹使降。禹解懸橋，守正遂入城，撫諭其軍民，以城守屬綦廷朗，而己赴行在。時契丹兵在涿州東，守正與傅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馳擊之，逐北二十餘里，降其羽林兵數百人。繼與高懷德、劉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

又　卷二七九《傅潛傳》　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歎之。師旋，擢為內殿直都虞候。上對樞密言：『潛從行有勞，賞薄。』

論說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四《史論・太宗發太原遂伐遼圍幽州及遼耶律休哥戰於高梁河敗績乃還》　契丹據有幽薊數十年，中國阨塞之地皆入其封疆，衣冠之族皆為之效用，精銳之卒皆聽其驅使。無事則執戈以疾視，有事則策馬以南馳，故幽薊之不復，中國之大患也。然强悍之□，弓勁肥馬，復之亦豈易易耶？崔翰謂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其說似矣。然當是時，以勢言之，則我師已疲；以時言之，則彼國無寡，以疲勞之師伐無釁之□，是豈必勝之策哉！翰之說，謬矣。為太宗計者，宜命潘美屯大原，曹彬屯真定，劉廷讓屯關南，內修耕戰，外講和好，遲以數年，兵精食足，然後命真定之兵出飛狐，大原之兵出雁門，關南之兵出高陽，奇兵直抵榆關，以斷其援師，則休哥、斜軫與涿、易諸將如置中之兔，圍中之鹿，不降則死耳。計不出此，而欲以一戰定之。高梁之敗，死喪塗地，驢車疾驅，僅而得免，豈非翰之謬計？太宗之過聽而然歟。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二《平北漢》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樸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清・彭而述《讀史亭詩文集・文集》卷一七《史評下・太宗》　錢俶來朝，而勒之歸地；親征太原，而劉繼元出降，二者為太祖未了之事也。克漢之後，乘勝伐遼，為耶律沙大敗於高梁河，非驢車趨走，幾不克矣。嗣是而有瓦橋關之敗，嗣是而耶律休哥敗曹彬於涿州之岐溝關，嗣是而耶律斜軫敗楊業於蔚州之陳家谷。曹之敗，以退師援糧；楊之敗，以王侁不救。宋終其世，不能恢復幽燕，實自此數敗始也。幸有張齊賢代州之捷，尹繼倫徐河之捷，一以列幟燃芻，一以短兵擊後，差强人意者，二舉也。然而宋力止此矣。

《顏元集・宋史評佚文》　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

清・朱克敬《邊事彙鈔》卷六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六月，宋伐遼，圍幽州。七月，與遼邪律休格大戰於高梁河，敗績，乃還。帝既滅漢，欲乘勢取燕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遂發太原。六月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涿州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次幽州城南，遼將邪律希達軍於城北，帝攻走之，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元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邪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遣邪律休格救燕，時帝與遼將邪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邪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自是遼好遂絕。

瞑庵曰：『宋祖初定天下，懲唐之失，盡削藩鎮兵權，故兵力最弱，乃欲遽復燕雲，志非不壯，但遼地甚廣，又憑積勝之威，晉漢以來中國畏之如虎。宋盡力攻取，亦無必勝之權。若及此時和好，我得休息，彼亦未敢生心，策之上也。不務出此，輕用其鋒，遂至連兵不已。終宋之世，中國不振，可惜也。』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一　太宗平太原後，遽欲乘勝取燕，諸將諫而不聽，卒敗於高梁河。厥後復有岐溝、陳家谷之敗，遂不敢復言戰事。岐溝之敗，諸將違節度所致；高梁河之敗，則太宗不量力而輕進之咎也。兵豈可易言乎？

清・陳紹箕《鑑古齋日記》卷四　宋太祖仁慈恭儉過於漢唐之君，而威力則不及。其時將帥亦不及漢唐開國之臣，能攻瑕不能攻堅，能當小敵不能當大敵，南唐、蜀王皆詩酒名士，全不知兵。南漢主尤昏虐，宜乎取之如摧枯拉朽。北漢稍堅忍，兩攻始下。攻遼則一敗高梁，再敗白溝，開國君臣如此不振，況後之生長深宮者，能望其駕馭豪傑若漢唐之鞭撻四夷哉！宋不慮此，乃反猜忌武臣，廢弛軍政，以養兵不用為銷奸雄之心，宜其更不振也。神宗能慮此矣，亦不知變此積習。徒變法以斂民財，空爭熙河，卒不能制遼、夏，宜不振如故也。【略】

汴梁自梁惠王後無都之者，自朱溫竊據於汴梁，五季皆因之都汴。宋太祖欲去汴都洛，終都長安，惑於太宗之言而止。夫汴不如洛，洛又不如長安。關中，四塞之固，非如汴四戰之地也。太祖既知長安可都，不能決意行之，猶豫僨事，漢高祖聞婁敬之言，質於張良，即日駕幸關中，其識不高於宋祖乎？

太祖欲用曹翰取幽州，惑於趙普之言而止；欲去汴都洛，再都長安，惑於太宗之言而止，此二事皆大失計，所謂聚九州鐵不能鑄一大錯者也。且都長安猶可不爭幽燕，都汴無險可守，又不得幽燕，敵兵一來，即可渡河，京師震動，尤失計之甚者。從來辦大事者，貴有決斷，亦賴有人贊成。漢祖得婁敬之言，尚疑不決，得留侯贊成其計，即駕幸關中，此其徵也。宋祖雄略不及漢祖，唐宗，又承五代之亂，人才銷歇，求一人如周之王朴亦不可得，趙普與太宗乃其所親信之人，而二人識見又不如太祖，故不但不贊成之，且沮止之，宋祖因無人贊成，遂輟大計，惜哉！

宋太祖有取幽燕之機，曹翰進取幽州地圖，太祖聞趙普之言而罷其議。至太宗欲取幽燕，崔翰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此誠揣度時勢之論。然太宗有取幽燕之志，實無可取幽燕之機，故高梁河一敗，而國威盡挫矣。歷觀古來忠臣義士，有其志無其時，奸雄大慝有其時無其志，武侯之圖關中而不得，劉寄奴得關中而不守是也。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政治嬗變總部

藝文

清・王鴻緒《橫雲山人集》卷二一《還朝集・過高梁橋二》　遼宋當年戰水濱，休哥制勝事應真。今尋鐵馬橫戈地，惟見遊軒拾翠人。遼乾亨元年，耶律休哥擊敗宋兵於高梁河。

清・高其倬《味和堂詩集》卷一《過拒馬河感宋太宗北伐有作二首》　談笑橫戈舉晉汾，便思乘勝捲燕雲。高梁一戰雄心死，却倩鴻溝阻北軍。

橋邊綠長毯柳，堤外黃吹漠漠塵。遼宋衰興兩如夢，河陰閒煞釣魚人。

雜録

宋・楊億《武夷新集》卷一〇《宋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橋道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襄州刺史判許州軍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四百户食實封三千二百户贈中書令謚曰忠武李公墓誌銘》　太宗因其兵鋒，遂討幽、薊，命公與郭守文領期門之師，當前茅之任，與虜鬬於胡瞿河之南，大挫其銳。會戎人救至，我師不利，倉卒之際，即議班旋。車駕宵征，諸將皆去，唯公敦陣整旅，長驅而歸，引弓之民，紛布左右，憚其嚴整，不敢邀擊。追及行在，太宗悅之。既還上都，罪狀諸帥，唯公與汾陽等數人不坐焉。

宋・王珪《華陽集》卷四九《推忠保節翊戴功臣忠武軍節度許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使持節許州諸軍行許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户食實封三千户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烈武高衛王神道碑銘》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太原平，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真樂於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乃謂眾曰：『今敵在肘腋，若并力拒之，尚可馳潰圍中。不爾，則不得脫。』於是眾與王轉戰至行在，而六班率不至。及見王，數加勞存之。太宗欲誅六班，王曰：『陛下晨夕兼行，令不密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虖？』

帝怒遂釋。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眾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為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未晚也！』王皇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閤門，拒之，取割果刀自剄。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王宜父云

宋・王得臣《麈史》卷上《忠讜》 富鄭公嘗為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并州，欲領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眾。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鎁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宋・王鞏《聞見近録》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遁，王師據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晝御河為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

宋・王銍《默記》卷上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脱。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又 卷中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道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虚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脱。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子言。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高氏出太皇太后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狄，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虚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多不知車駕所在，唯節度使高公瓊隨駕。上於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耶？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太后，為天下母。議者以為有陰德之助。

清・談遷《北游録・紀郵上》 南出玉河橋，宋太宗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於高梁河，即此橋。

陳述《全遼文》卷一二《〔遼〕劉斌〈伴宋使雜談二則二〉》 太宗皇帝【略】以燕城大而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焉。

滿城之戰

綜述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七《武臣・崔翰》 翰請單騎，以方略告諭，眾遂定，戮一人以復命。上喜，因命翰征定州得以便宜從事，沿邊諸軍並從節制，軍市租儲，聽其專用。其冬，會李漢超、崔彦進破北虜於徐河。虜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他物又十倍焉。

又《趙延進》 嘗與孟玄喆、藥可瓊屯定州，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禦之，仍賜陣圖，分兵為八隊，俾奉以從事。至蒲城，虜坌集，乘高望之，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延進曰：『主上期克敵耳。敵眾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不如合擊之。違令而獲罪，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為之奈何？』

曰『延進願獨當其責。』遂改為三陣。三戰，虜眾大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七月）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上謂諸將曰：『契丹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略】

契丹大入侵，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翰帥眾禦之，先陣於徐河。崔彥進潛師出黑盧隄北，緣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

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次滿城，敵騎坌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互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鬬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敵眾崩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擒酋長三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車帳、羊畜甚眾。冬十月庚午，捷書聞，手詔褒之。【略】

（十一月）庚辰，代州言契丹於代州雁門、西涇、護國、南川置寨，折彥贇與都監董思願劉緒、巡檢侯美追擊，大破之，獲鞍馬器仗甚眾。【略】

（己亥）嵐州言三交口破契丹千餘眾。

辛丑，忻州言破契丹數千眾，斬首四十五級，獲鞍馬、鎧甲；並生擒六十人以獻。關南又言破契丹數萬眾，斬首萬餘級，獲橐駝五十三頭。詔分給軍校。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三（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契丹寇鎮州，趙延進等敗之。

初，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至是，虜騎坌至，延進亟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崔翰等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若合而擊之，可以決勝。』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大破之。捷書聞，手詔嘉獎。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乾亨六年）秋九月，遼攻鎮州，為宋趙延進敗。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三（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契丹大入，寇鎮州。都幹轄雲州觀察使劉延翰率眾禦之。崔彥進潛師躡虜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趙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以擅改詔旨為疑，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

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

《遼史》卷九《景宗紀下》（乾亨元年）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

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辛未，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乙亥，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

十一月戊寅，宴賞休哥及有功將校。乙未，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上書諫畋獵，嘉納之。

又 卷七四《韓匡嗣傳》 時耶律虎古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為備。匡嗣詆之曰：『寧有是！』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勝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惕隱休哥侵宋，軍於滿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軍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我，眾蹙踐，塵起漲天。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眾既奔，遇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眾走易州山，獨休哥收所棄兵械，全軍還。

帝怒匡嗣，數之曰：『爾違眾謀，深入敵境，爾罪一也；號令不肅，行伍不整，爾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

弗備，爾罪四也；捐棄旗鼓，損威辱國，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諸內戚徐為開解，上重違其請。良久，威稍霽，乃杖而免之。

又　八三《耶律休哥傳》　（乾亨元年）冬，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休哥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於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面戍兵，為北院大王。

又　卷八四《耶律抹只傳》　（乾亨元年）冬，從都統韓匡嗣伐宋，戰於滿城，為宋將所紿，諸軍奔潰；獨抹只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璽書褒諭，改南海軍節度使。

又　《耶律善補傳》　乾亨末，與宋軍戰於滿城，為伏兵所圍，斜軫救之獲免。以失備，大杖決之。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　（太平興國四年九月）丙午，鎮州都鈐轄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

又　卷二五七《李繼隆傳》　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眾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行，敗之於徐河。

又　卷二六〇《李漢瓊傳》　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與戰於滿城，大敗之，逐至遂城，俘斬萬計，加檢校太尉。

又　《劉廷翰傳》　太宗北伐，既班師，上以邊備在於得人，乃命廷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定州。冬，契丹果縱兵南侵。廷翰先陣於徐河，彥進率師出黑蘆堤北，銜枚躡契丹後，崔翰、漢瓊兵繼至，合擊之，大敗其眾於滿城。廷翰以功領大同軍節度、殿前都虞候。

又　《崔翰傳》　（太平興國四年）冬，契丹兵數萬寇滿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

又　卷二七一《趙延進傳》　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師次滿城，遼騎坌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亙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陣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鬥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眾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以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及代，吏民數千守闕借留，詔許留一年。

瓦橋關之戰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　（太平興國五年）冬十月戊寅，命萊州刺史楊重進、沂州刺史毛繼美率兵屯關南，亳州刺史蔡玉、濟州刺史上黨陳廷山屯定州，單州刺史盧漢贇屯鎮州，備契丹也。【略】

（十一月壬寅）契丹寇雄州，《實録》、《本紀》皆不載此事，獨《契丹傳》十一月書此。據龍灣堤，龍猛副指揮使荊嗣率兵千人，力戰奪路。會中使有至州閱城壘者出郛外，敵進圍之。諸軍赴援，多被傷，嗣與其眾夜相失，三鼓，乃突圍走莫州。敵為橋於界河以濟，嗣邀擊之，殺獲甚眾。【略】

己酉，詔巡北邊。

壬子，發京師。

癸丑，關南言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

丙辰，次澶州。【略】

（十一月）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楊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保靜節度使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睦州團練使田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東

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鄙戎人，自古為患，乘秋犯塞，往往有之。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敵人震懾，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敵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眾，弔一方傒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偶薦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小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燿威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師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竢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完富，昔歲之間，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玉壺野史》載太宗將蒐漁陽，李昉抗疏力諫，其詞頗切直，與此不同。《野史》又云昉居當奏事，但雍容和婉，此疏上，士論駭伏。後北伐果無成，太宗嘉之，始厚賜之。事亦與《正史》不同，今從《正史》。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虜乾寧等軍城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隄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拒敵境伐木以給用。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旂，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旂，煙火舉赤旂，寇兵舉白旂，陂澤舉黑旂，邱陵舉黃旂。先是契丹入侵，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敵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六《景宗孝成皇帝》 乾亨七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眾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遁，遂班師。

《遼史》卷九《景宗紀下》 （乾亨二年）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獲敵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亥，圍瓦橋關。

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襲營，突呂不部節度使蕭幹及四捷軍詳穩耶律痕德戰却之。壬寅，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哥奮擊，敗之。戊申，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眾。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

又 卷八三《耶律休哥傳》 （乾亨三年）車駕親征，圍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哥斬師，餘眾退走入城。宋陣於水南。將戰，帝以休哥馬介獨黃，慮為敵所識，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戢矢俱罄，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盂，勞之曰：『爾勇過於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於越。

又 卷八四《蕭幹傳》 （乾亨）二年，宋兵圍瓦橋，夜襲我營，幹及耶律勻骨戰却之。

《宋史》卷二七二《荊嗣傳》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侵雄州，據龍灣堤。嗣隸袁繼忠，繼忠令率千兵力戰奪路。內侍有至州閱城壘者，出郭外，敵進圍之，呅出兵接戰，十數合，斬騎卒七百餘。嗣軍夜相失，在古城莊外，三鼓突敵圍，壁於莫州城下，又領百人斧敵望櫓，斬五十級。敵為橋界河，將遁，嗣邀擊之，殺獲甚眾。

岐溝關之戰

綜述

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二〇《經略幽燕》 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等上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蕖蕖，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州。太宗以為然。雍熙三年，大發師，以天平軍節度曹彬為幽州行營前軍都總管，出涿州，河陽節度崔彥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總管，出雲中，代州觀察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都統，出飛狐口，蔚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靈應州行營都總管，出雁門，靈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是時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修貢京師，帝以王師北征，其國與契丹接境，常為其所侵，乃命監察御史韓國華假太常少卿，往使其國，降詔諭之曰：『朕誕膺丕構，奄宅萬方，草木蟲魚，罔不蒙澤，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蠢茲北方，敢拒皇威，倔强沙漠之中，遷延歲月之命。幽薊之地，本被皇風，曩以晉漢多虞，契丹因而盜據。詩云：『我疆我理，南東

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茲朔漠。今已董齊師旅，殄滅塵氛，元戎啓行，分道間出，即期誅翦，以慶混同。惟王久慕華風，素懷明略，輸此忠勤之節，撫茲禮義之邦，而接彼境壤，困於蠆毒，舒泄積憤，其在茲乎？便可申戒師徒，迭相掎角，殲此鄰國，同力盪平，奪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敵，良時不再，王其圖之。應擄獲生口牛羊，財物器械，並給本國將士。用申賞勸。』於是彬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刺史趙彥辛來降，又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契丹以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頵。彬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奚宰相賀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又下靈丘。四月，美克靈州、蔚州，押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初，太宗謂彬曰：『朕令潘美出雁門，先取靈、應，卿以大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敵聞之，必聚勁兵於彼，不復出援山後矣。』既美果下寰、朔、靈、應，重進得山後要害地。太宗疑彬進兵速，而饟道不繼，彬乃留涿州，旬日，食果盡，還軍以援供饋，上聞之，曰：『安有大敵在前，而退軍就食者？』即遣使止之，令引軍沿白溝河與米信合，待潘美盡得山後之地，然後東取幽州。彬之諸將，至是聞美等屢戰勝，自以持重兵而功少，遂欲儌功，彬不得已。於是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中，屬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躡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亦為契丹所敗，奏至，詔諸將分屯沿邊諸郡，召彬、彥進等還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靈、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户，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置於河南孟、曹、汝、洛等四處。是年冬，復攻易州，自曹彬失律，諸將多坐黜免。至是上復思宿將劉廷讓、宋偓、張永德，時皆罷節制，在環衛上，欲令進擊自效，遂遣廷讓屯雄州，偓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讓與敵戰君子館，軍敗，僅以身免，先鋒賀令圖、高陽關部署楊重進沒焉。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九四《責曹彬等諭中外詔雍熙三年七月庚午》　夫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所以敷大信於域中，示無私於天下，為邦之要，何莫由斯。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等，位重藩侯，職司戎律，委齊壇之重寄，總禁衛之雄師，授以成謀，委之邊事，乘拉朽摧枯之勢，乏應機制勝之謀，發言各率於心胸。臨敵殊疏於韜略，遂使七十州生聚，困於饋運之勞，二十萬師徒，翻作遷延之役，沮武旅之銳氣，長□□之姦謀，復念山後之民，制乃□□，喜王師之致討，皆南面以宅心，及聞軍旅之旋。多罹荼毒之禍，致人於此，職汝之由，不真刑章，焉明沮勸，載閱搢紳之議，合從斧鑕之誅，特示寬恩，聊從薄譴。曹彬已下，並別敕處分，朕昨者興師動眾，伐罪弔民，上順天心，下從民欲，非謂貪其土地，樂在佳兵，誠以念彼生民，陷於異域，豈期擇帥，有昧知臣，致此喪師，寧忘自咎，其臣僚將校，有沒於軍陣，或陷於寇戎者。宜加優恤，録其子孫，應諸道州府百姓，有運糧不回者，令給復二年，仍賜其家粟三石。

又《責潘美制雍熙三年八月辛亥》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潘美，位處殿邦，任隆分閫，總貔貅之旅，執金鼓之權，昨以云朔吏民，不忍委之敵國。因令南徙，俾其率兵援之，而道路非遙，軍士亦眾，不能申明斥候。謹設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驍將，據其罪戾，合置嚴誅，尚念久在邊陲，累分憂寄，爰申念舊，特示從輕，可削三任，為檢校太保。

又　卷二一八《北伐詔雍熙三年正月丁酉》　朕祇膺景命，光宅中區，右蜀全吳，盡在提封之內，東漸西被，咸歸覆育之中，常思萬物以由庚，每恥一夫而不獲，睠此□□□□□□□□□□□□□□□□迨今不復，垂五十年，國家化被遐陬，恩覃動植，豈可使幽燕奧壤，□□□□□□□□□□□□爰興師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從於民望，執訊獲醜，即震於皇威。凡爾眾多，宜體茲意。今遣行營前軍都部署曹彬，副部署崔彥卿等，推鋒直進，振旅長驅。朕當續御戎車，親臨敵境，徑指□□之地，盡焚□□□灌爝火之微，寧勞巨浸，折春蠭之股，豈待隆車，應大軍入界，百姓倍加安撫，不得誤有傷殺，及發掘墳墓，焚燒廬舍，斬伐桑棗，擄掠人畜，犯者並處斬，應收復城邑。文武官吏皆依舊任，候幽州平日，別加擢用。若識機知變，因事建功，以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州降者，即以本任授之，仍加優賞，軍鎮城邑亦如之，鄉村民户，候平定日，除二稅外，無名科率，並當除放，凡在眾庶，當體朕懷。

又《募邊城雄豪應接王師詔雍熙三年四月乙卯》　王者之師，有如時雨，蓋所以靜妖氛於堡障，拯塗炭於生民，睠彼□□本為內地，□□□□垂五十年，家懷憤心，人失生計，傒望內土，厥路無緣。今朕整飭師徒，

蕩平妖孽，掃邊民之積恥，震□□之天聲，復我遺氓，歸於故地。況邊城民庶，本號雄豪，有能應接王師，糾合徒旅，憑茲天討，雪此世讎，便可濬發先機，梃身應募，必當資以糧饋，假以甲兵，有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録，願歸農者，給復三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　先是，知雄州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昭、軍器庫使劉文裕、崇儀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契丹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為遷延之役。且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為然，始有意北伐。

（雍熙三年正月戊寅）上初議親征，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陵，戎之右臂，王師往擊，彼必來拒。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廣備餱糧。假令一日克平，當為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充此乎？又戎城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非石莫碎，則發機縋石，將安得乎？若聖心獨斷，睿慮已成，則京師天下根本，願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之虞，南有中原為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恥在昔賢之後也。』

刑部尚書宋琪上疏曰：

伏以國朝大舉精兵，討除邊寇，靈旗所指，燕城必降。而敵所趨徑術，或落其便，必欲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投戈散地。況軍行不離於輜重，敵來莫測其淺深，必冀回轅，西適山路。望令大軍會於易州，循狐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以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緣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采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鎗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然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餘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堰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渡，河壖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戎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把截，此是新州、嬀山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祁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戎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慶澤以懷之。

奚、霫部落，劉仁恭及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伏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彼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强從事，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眾，如將來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眾族之心願報私撼，契丹小敵，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對册為王，仍賜分器、旂鼓、車服、戈甲、優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户口，虜略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户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羣醜，悉為王民。革異志以服德威，率邊氓而被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究知敵帳車馬、山川形勝，所言悉有歸趣。俄又上疏言：

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騎，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有眾二萬，是先戎主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晞、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奚

王，拽剌也，此云阿保得，當考。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兵，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韃靼、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陁，泊幽州管內鴈門以北十餘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眾，此是石晉割以賂戎之地。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

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賬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覘邏，謂之欄子馬。戎主吹角為號，眾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王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馬蹄有餘力也。其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彊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

王師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軍州緣邊柵寨，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戎主親行，羣敵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穹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其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於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兵甲，此以一郡貔貅，雖勇懦之有殊，慮眾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在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啟候，北敵計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

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已下，更命三五人蕃候，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廂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條，餘並弓劍、骨鍬。其陣身解鐙排之，候與戎人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交進。敵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以馬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撞竿、鎧弩俱進，為回騎之舍也。陣廂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領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廂寔心，有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敵人，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貞之律也。

《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謹重之誡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不曾奔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為張彥澤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以難甘，亦和戎而為便，魏絳常陳於五利，奉春僅得其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結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兵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討敵乃宜矣。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浹旬，軍糧自齎，每人給麨二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攜擎裹送之，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舍，然後圖轉餉，亦未為晚。臣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有前奏，願加省覽。

疏奏，頗采用之。【略】

三月，潘美出鴈門，自西陘入，與敵戰，勝之，斬首五百級。逐北至寰州，斬首五百級。神衛右第二軍都指揮使平城薛超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濡甲縷，部分軍士自若。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寰州降。詔以彥辛為本州團練使。

曹彬進壁於涿州東，復與敵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敵遂敗，乘勝攻其北門，克之。辛巳，取涿州。

潘美進圍朔州，其知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詔以希贊為本州觀察使。

田重進至飛狐北界，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眾來援。行營西上閤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蔚州刺史

朝城譚延美曰：『敵恃眾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荊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接戰，敵投崖而下，手斬首百餘級，敵勢挫衄，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敵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為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蒼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敵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敵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才五百人，敵眾二萬餘，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計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美曰：『敵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隊樹旂，別遣三二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鬬，彼見旂幟綿亙遠甚，疑大軍繼至，敵雖眾，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敵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敵北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頵、副將何萬通並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累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既禽之，戎奪氣。

曹彬入涿州，遣部將浚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敵帥眾來攻，繼宣擊破之於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匹，殺奚宰相賀斯。

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即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為鴻臚少卿、同知應州。【略】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略】

壬寅，米信破敵於新城，斬首三百級。敵眾復集，信兵稍卻，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日將暮，信持大刀，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會曹彬遣李繼宣等援之，遂破敵於新城東北，斬首千級，獲馬一百匹。【略】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敵酋蕭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執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震，不祥邑里。授存璋順州團練使，彥欽平州團練使，同知蔚州。

初，王師入北境，所向皆下，多羅、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欲殺城中將吏，盡率其豪傑歸敵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為敵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為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戎主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為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

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荊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寔，乃納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輦州廩給之。存璋等既殺酋黨，慮孤城難守，乃盡率其吏民奔重進軍，重進厚撫之。敵援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眾，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重進軍，與敵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嗣力鬬，敵始卻，遂空蔚州。《荊嗣傳》又云：重進將受降而賊反拒王師所出之路，遂與鬬，殺傷甚多。嗣屢縋入城，取守將之歸服者。他書並不載蔚州既降復叛事。《真宗實録》、《荊嗣傳》亦止云嗣先縋入城察隆之虛實耳，賊反拒及復縋入城取降將皆削去，今從之。若輦倉粟及輜重則仍附見。

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嫻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敵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録，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云、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云、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

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趣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

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晝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敵酋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

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詐降事，《柳開傳》云將至涿州時，今附見於此。彬雖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又不繼，乃復棄之，還師境上。《實録》云：軍士疲乏，所齎糧且盡，上憂之，令還師境上。據《契丹》及《曹彬傳》則再往涿州，復還境上，非有詔旨也。

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懇言：『涿州深入北地，外無援，內無食，丁籍殘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彬從其言，令斌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為敵所躡。

五月庚午，至岐溝關北，敵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追奔至狐山，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眾。知幽州行府事、右諫議大夫劉保勳馬陷淖中，其子開封兵曹利涉，督芻粟隨軍，常從其後，盡力掖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詔録保勳孫巨川為祕書省正字，宜子延世同學究出身。【略】

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疏諫曰：

伏覩二月中，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增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算，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還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聰，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臣竊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具録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凶醜，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鼷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就其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

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則變生，此不可不深慮也。苟或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涼。敵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臣今獨興沮眾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須明詔，速議抽軍，聊為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户不局，永使邊鋒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為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

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虛説誑言，總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刑章。所貴詐僞革心，忠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寧忍面諛。固知逆耳之言，不是安身之計，但以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眾人之報。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明聖，特賜察量。

又以劄子言：『鄧州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户。昨來差配，約共出十萬貫錢，乃可運二萬碩粮至莫州。典桑賣牛，十聞六七，亦有鬻男女棄性命者。力加善誘，偶赴嚴期，滯留至今，所費益廣。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

又言：『姦人但説契丹時逢暗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征討。若彼能同意，從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絕藝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諍諫，天文厤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疏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

又言：『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鬭志，一則彼有讐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捍禦，小作程途，從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又言：『臣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唯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情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啟沃，罔避危亡。實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世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曰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

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此，涕淚交流。』

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鬬，速取其郡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邊夷，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族類，卿勿為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愧實深。』

普復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瞽，陛下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思信為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算，固可平戎，但不副天心，致茲敗事。今既邊防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康。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以無為無事，保卜世卜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塞，與戎人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固無功伐可稱，惟竭忠純上答。』觀者咸歡其忠。【略】

（六月戊戌朔）上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上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所容。推誠悔過事，更當考。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伏思用兵北伐，蓋有其由。良以晉朝生靈僅踰百萬，遭罹否運，役於北戎，迫其凶威，畜為奴婢。陛下內懷痛悼，將圖拯救，而倚任之際，將帥非才，莫遵廟勝之謀，薦致輿尸之敗。天聲靡振，敵氣彌驕，罔能救於淪胥，乃自致於狼狽，兩河生聚，幾陷兵鋒。然悔既往而難追，事已成而不咎，未可與爭，灼著於前經，姑務息民，何嫌於屈己。況天生北狄，為患中國，漢高祖以三十萬之眾，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彌優，外矛羈縻，內深抑損，而邊城晏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利甚溥矣。況獫玁之性，惟利是求，儻陛下深念比屋之磬縣，稍減千金之日費，密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兵力，可弭邊塵。此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上慮契丹必入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上欲令擊敵自效，故與延溥並命。【略】

秋七月戊辰，賈黃中等言：『曹彬、郭守文、傅潛具伏違詔失律，士多死亡；米信、崔彥進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為敵所敗；杜彥圭不容士哺食，設陣不整，軍多散失；蔡玉遇敵畏懦不擊，易服潛遁；陳廷山涿州會戰失期；薛繼昭臨陣先謀引退，軍情撓惑，法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己巳，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庚午，責彬為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為右武衛上將軍，信為右屯衛上將軍，守文為右屯衛大將軍，潛為右領軍衛大將軍，彥圭為歸州團練副使，廷山為復州團練副使，玉除名配商州，繼昭罷文思使為供奉官。詔郡臣列校，有沒於軍陣或陷於戎寇者，宜加優卹，錄其子孫；百姓有運糧不還者，給復二年，家賜粟三碩。

初米信、傅潛等軍敗眾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上嘉其有謀。壬申，以繼隆為馬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

甲戌，以步軍都指揮、靜難節度使田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自張令鐸罷馬步軍都虞候，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敗，故特命之。師初自蔚州還，袁繼忠為後殿，行列甚整，至定州，有降卒後期至者，重進怒，將斬之，繼忠諭以殺降不祥，皆赦免之。【略】

八月，初徙云、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等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眾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

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侃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死耳。』乃引兵自石峽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竢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美即與侃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侃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敵敗走。侃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敵所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為敵初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即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異地！』乃不食三日而死。

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貙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之用。其敗也，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儻敵人散去，尚可還報天子者。』眾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贊南府門人，朕初即位，因其樂在文筆，遂命掌誥。破聞制書一出，人或哂之，蓋其素乏時望。業已進用，朕亦為之靦顏，然亦終不令入翰林也。』【略】

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敵圍廷讓數重。廷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廷讓被圍，繼隆退屯樂壽。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桑贊以所部兵力戰，自辰至申，而敵援兵復至，贊引眾先遁，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廷讓得麾下他馬乘之，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於敵。

令圖性貪功生事，復輕而無謀。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諜紿之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投，幸君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終獲大功，私遺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紿，意其來降，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胡床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令乃送死來耶！』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十二月）丙午，瀛州以聞。廷讓詣闕請罪，上知為繼隆所誤，不責，逮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略】

初，契丹復自和爾郭入寇，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庫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卻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居無何，間使為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眾為敵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屯於君子館，令并之全軍毋得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騎塞川，齊賢慮敵知之，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遙見火光中有旂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證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眾。齊賢悉歸功於漢贇。（十二月）己未，漢贇以捷音來上，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三《太宗皇帝紀》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命曹彬、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美北伐契丹。【略】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城。田重進破契丹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陘與契丹遇，追至寰州，克之。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取朔州，又取應州。田重進圍靈丘。夏四月，潘美克雲州。五月，曹彬等與契丹戰於歧溝關，我師敗績。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四州之民，分置河東及京西，計口給田，免其租役。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辛仲甫參知政事。秋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副使。雲州觀察使楊業與虜戰，死之。冬十二月，王師敗績於君

子館。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　（雍熙三年）五月，城中老弱奔重進軍。詔重進還軍定州。庚午，曹彬等再往攻涿州，兵疲食盡，退軍至岐溝關，北為契丹兵追及，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上召彬等歸闕，趙普上疏切諫北伐，上手詔優答之。丁丑，詔徙雲、應、寰、朔州吏民於河東，許汝間，令潘美以所部兵設之。

六月戊戌朔，日食。上以諸將達詔夫律作自責詩，謂樞密王顯等曰：『卿等共視朕，自今後作如此事否？』七月庚午，曹彬等貶秩有差。

八月，契丹陷寰州，潘美等敗於陳家谷，楊業戰歿。契丹復據雲、應、朔州。【略】

十二月己亥，田重進奏攻拔岐溝關。【略】丙午，瀛州都部管劉廷遜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全軍敗沒，廷讓以身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陷於虜。代州副部管盧贇破契丹於土瓊寨。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統和四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於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嶺、副將何萬通為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略】

秋八月，蕭太后與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五押惕隱領眾十餘萬，復取寰州，擒宋楊業。

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潘美、楊業遷四州之民於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其麾下尚百餘人，業慰遣之，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生還者。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四裔考二十三》　雍熙初，知雄州賀令圖及薛繼昭、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虜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蕭氏，蕭內行不正，私於大將軍韓德讓等，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以其說為然。三年正月，大發師出塞進討，曹彬、崔彥進、米信等趨涿州，田重進等趨飛狐，潘美、楊業等出雁門，剋期齊舉。彬等所向克捷，多所虜獲，降其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嶺等，邊民有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又詔出賞格，募民應接王師，擒獲虜中首領，自是應募者眾。

初，師出之日，上謂彬等曰：『潘美等但先取雲、應，卿等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虜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及王師入虜地，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取飛狐、靈丘、蔚州，山後要害之地多得之。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甚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慮斷饟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且盡，還軍。以援供饋。彬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虜功少於美等，競晝進取之策，彬不能制，遂裹五十日糧，復往攻涿州。虜當其前，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屬盛暑，士卒疲乏，乃還師境上。大軍之退也，無復行伍，將至岐溝關，盧騎追及，與戰，王師不利。彬等收餘師，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奏至，詔以諸將所領兵分屯緣邊諸郡，召彬、彥進、信赴闕，留田重進守中山，令潘美還代州，遣使部徙雲、應、寰、朔四州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於河南孟、曹、汝、潞等州處之。是冬，寇易州，州遣强壯指揮使劉鈞率兵襲岐溝關，破之，斬首千餘級，焚其積聚而還。復寇代州，為副部署盧漢贇擊破於土鐙堡，斬首二千級，生擒五百人，獲馬千匹。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　（統和四年三月甲戌）詔宜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復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進，賜劍專殺。乙亥，以親征告陵廟、山川。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於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眾。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於宋。辛巳，宋兵入涿州。順義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於宋。時上與皇太后駐兵駝羅口，詔趣東征兵馬以為應援。壬午，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仍報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馬乏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略】

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蒲領為

南征都統，以副于越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應州叛，附於宋。庚寅，遣飛龍使亞剌、文班吏亞達哥閱馬以給先發諸軍，詔駙馬都尉蕭繼遠領之。辛卯，武定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呂行德、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以飛狐叛，附於宋。癸巳，賜林牙謀魯姑旗鼓四、劍一，率禁軍之驍銳者南助休哥。丙申，步軍都指揮使穆超以靈丘叛，附於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度使杓窋印以趣征討。

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隱瑤昇、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以捷報。辛丑，宋潘美陷雲州。壬寅，遣抹只、謀魯姑、勤德等領偏師以助休哥，仍賜旗鼓、杓窋印撫諭將校。癸卯，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羣臣賀於皇太后。詔勤德還軍。丙午，頗德上所獲鎧仗數。戊申，監軍、宣徽使蒲領奏敵軍引退，而奚王籌寧、北大王蒲奴寧、統軍使頗德等以兵追躡，皆勝之。遣敵史勤德持詔褒美，及詔侍中抹只統諸軍赴行在所。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黃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又詔兩部突騎赴蔚州，以助闚覽。橫帳郎君老君奴率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將軍化哥統平州兵馬，橫帳郎君奴哥為黃皮室都監，郎君謁里為北府都監，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軫。庚戌，以斜軫為諸路兵馬都統，闚覽兵馬副部署，迪子都監，以代善補，韓德威。癸丑，以艾正、趙希贊及應州、朔州節度副使、奚軍小校隘離轄，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於宋，籍其家屬，分賜有功將校。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甲寅，詔于越休哥、奚王籌寧、宣徽使蒲領、南、北二王等嚴備水道，無使敵兵得潛至涿州。乙卯，休哥等敗宋軍，獻所獲器甲、貨財，賜詔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度使蕭啜里，執監城使、銅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於宋。丙辰，復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議軍事。諸將校各以所俘獲來上。奚王籌事，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鴈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領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軍次固安。壬戌，圍固安城，統軍使頗德先登，城遂破，大從俘獲。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贖之。甲子，賞攻城將士有差。

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於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眾奔高陽，又為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輜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從還。癸酉，班師，還次新城。休哥、蒲領奏宋兵奔逃者皆殺之。甲戌，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丁丑，詔諸將校，論功行賞，無有不實。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詔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惕隱瑤昇、詔討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瑤昇軍赴山西。壬午，還次南京。癸未，休哥、籌寧、蒲奴寧進俘獲。斜軫遣判官蒲姑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賜蒲姑酒及銀器。丙戌，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為宋國王，加蒲領、籌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丁亥，發南京，詔休哥備器甲，儲粟，待秋大舉南征。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詔以兵授瑤昇、韓德威等。任辰，以宋兵至平州，瑤昇、韓德威不盡追殺，降詔詰責。仍諭，據城未降者，必盡掩殺，無使遁逃。癸巳，以軍前降卒分賜扈從。乙未，賞頗德諸將校士卒。

六月戊戌朔，詔韓德威赴闕，加統軍使頗德檢校太師。甲辰，詔南京留守休哥遣礙手西助斜軫。乙巳，以夷離畢姪里古部送輜重行宮，暑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乏，遣使讓之。丁未，度居庸關。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監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甲寅，斜軫奏復寰州。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從臣進酒，陳俘獲於前，遂大宴。戊午，幸涼陘。以所俘分賜皇族及乳母。己未，聞所遣宣諭回鶻、覈列斛國度里、亞里等為術不姑邀留，詔速撒賜術不姑貨幣，諭以朝廷來遠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亥，以節度使韓匹哥、翰林學士邢抱樸等充雲州宣諭招撫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于越迪輦乙里婉。

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幹勤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及上所獲將校印綬、誥敕，賜涅里底等酒及銀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分賜從臣。又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

一月，飯僧萬人。辛卯，斜軫奏：大軍至蔚州，營於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從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轄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諸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　（雍熙三年）二月壬子，以檢校太師、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彬與契丹兵戰固安南，克其城。【略】（丁丑）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其刺史趙彥辛以城降。辛巳，曹彬克涿州。潘美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略】

乙酉，曹彬敗契丹於涿州南，殺其相賀斯。丁亥，潘美師至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秘書丞陸坦、戎城縣主簿田辯、術士劉昂，坐謀不軌棄市。庚寅，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岐國公陳洪進卒。【略】丙申，進圍靈丘，其守將穆超以城降。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略】壬寅，曹彬、米信戰新城東北，又破之。【略】五月庚午，曹彬之師大敗於岐溝關，收眾夜渡拒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彥進、米信歸闕，命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寰、朔吏民及吐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會契丹十萬眾復陷寰州，楊業護送遷民遇之，若戰力盡，為所禽，守節而死。【略】

秋七月庚午，貶曹彬為右驍衛上將軍，崔彥進為右武衛上將軍，米信為右屯衛上將軍，杜彥圭為均州團練使。應羣臣、列校死事及陷敵者，録其子孫。壬午，徙山後降民至河南府、許汝等州。

又　卷二五八《曹彬傳》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於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

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饋。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眾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

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次黜。

又　《潘美傳》　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

又　卷二五九《劉廷讓傳》　雍熙三年，曹彬敗於岐溝關，諸將失律，多坐黜免。既而契丹擾邊，時議遣將，無愜上意者。時廷讓與宋偓、張永德並罷節鎮在環列，帝欲令擊契丹自效，乃遣分守邊郡，以廷讓知雄州，又徙瀛州兵馬都部署。是冬，契丹數萬騎來侵，廷讓與戰君子館。時天大寒，兵士弓弩皆不能彀，契丹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殿，緩急為援。至是，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數騎獲免。先鋒將賀令圖、楊重進皆陷於契丹。自是河朔戍兵無鬥志，

又科鄉民為兵以守城，皆未習戰鬥。契丹遂長驅而入，陷深、祁、德數州，殺官吏，俘士民，所在輦金帛而去。博、魏之北，民尤苦焉。太宗聞之，下哀痛之詔。初，廷讓詣闕待罪，太宗知為李繼隆所誤，不之責。

又　卷二六〇《米信傳》　雍熙三年，征幽薊，命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敗契丹於新城。契丹率眾復來戰，王師稍却，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三百禦敵，敵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信射中數人，麾下士多死。會暮，信持大刀，率從騎大呼，殺數十人，敵遂小却，信以百餘騎突圍得免。坐失律，議當死，詔特原之，責授右屯衛大將軍。明年，復授彰武軍節度。

又　二七二《楊業傳》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

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眾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也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

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從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

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沒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帝聞之痛惜甚，俄下詔曰：『執干戈而衛社稷，聞鼓聲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效邊陲之用；而羣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叅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意。可贈太尉，不同軍節度，賜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劉文裕除名，隸登州。』

又　卷三〇八《李繼宣傳》　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繼宣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三日，大軍繼至，遂克固州。進壁涿州東，又與敵門，乘勝攻北門，克之。日領輕騎度涿河，覘敵勢，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酋賀恩相公，繼宣亦中流矢。大軍還雄州取芻糧，遇契丹新城，疾戰至暮，繼宣中十創，劍及兜鍪。明日復戰，繼隆為敵所邀，繼宣以所部拔之，且戰且行，奪涿河，數日，乃至涿州。及棄州保歧溝關，又戰拒馬上，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留屯滿城，俄還貝州。

召入，以功超授崇儀使，代王繼恩為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又領騎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節度，屯長城口。敵至大溝，繼宣進滿城。敵至定州，奪唐河橋，重進召繼宣泊田紹斌赴援，紹斌為敵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鬥入定州。敵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馬河。及敵據楊疃，繼宣徑掩擊之，遂焚廬舍而遁。

論說

宋・田錫《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詔論邊事》 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誤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剌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蕃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誤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誤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臣謀議，事事與宰臣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用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宋・吕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五《太宗皇帝・征契丹》 岐溝之敗有三：既平河東之後，三出王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賀令圖父子，而贊成於王顯數人，中書不預聞，二也；曹彬違上詔旨，三也。燕之地，以太祖、太宗百戰而不能得，而宣和乃無故而得之，天下未嘗有幸成之事也。有幸成之事，則有必至之禍矣。

明・方鳳《改亭存稿》卷四《雜著》 宋有夷狄之患，自太宗時，其勢已盛，不能祛除，所以到末世遂有猾夏之禍。曹彬岐溝之敗，所係非小。初，帝亦料耶律休哥善戰，故指授方畧，使潘美先取雲朔，彬等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此料敵之妙筭，而彬部下諸將以美累捷促戰，正中貪利之病，遂至大敗。自是虜勢日張。金狄之難已兆於此，其後虜欲議婚、納幣，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幸富公以正言折之，而呂夷簡、晏殊乃竟許『納』字，遂貽無窮之害。

清・朱鶴齡《愚菴小集》卷一三《讀宋史曹彬傳》 曹武惠廉慎仁慈，為良將第一，而謀勇不足。當雍熙之北伐也，太宗戒以潘美之師先趨雲應，大兵聲言取幽薊，持重緩行，勿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蓋山後諸州，乃山前之屏蔽，必定山後，然後可合勢以取幽州。武惠違詔取敗，優將畧者，固如是乎？岐溝既敗，潘美不得不拔眾退師，美之失利，武惠為之也。維時宰相宋琪上言，國家取燕，從雄、霸直入，非我戰地，當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保安寨，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琪，燕人也，其言宜可信。然德威取燕之易，實因李嗣源先下山後八軍，劉守光坐守孤城，故能以偏師克之。元人取金，亦道由雲中。元人進《金史表》云，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井陘口，南扼其吭，形勢可槩見矣。山後未定而急圖幽州，故有岐溝之衄。其失豈在由雄、霸進師乎？至於宣和之時，形勢又重在平州，與雍熙異。考燕、雲等州，石晉以賂契丹。平州路，則契丹取之劉守光者。海上之盟但云燕雲兩路而不及平州，不知平州之東為渝關，即今山海關。渝關以東乃金人來路，不得平州為關隘，則蕃漢雜處，雖全得燕雲不能守也，況山後諸州，金人旋背初約乎？宋之武功不競，蓋不待宣和而已然矣，於童貫諸人何尤？

清・王夫之《宋論》卷二《太宗四》 乃使貿首於積彊之契丹，岐溝之死傷過半；豈旌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於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為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燔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

夫宋豈無果毅跅弛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見，恂恂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二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幕，主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

又《太宗五》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尚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其］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顛倒也，懷姦者也。張齊賢不失為伉直之臣，太宗非聽熒之主，宜其免焉。乃當瓦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同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

『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媿咎不遑，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後之相盭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為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憒憒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言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

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為偷安之計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於將也無所擇；醇謹自持之曹彬已耳，腼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於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陷楊業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貿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於是而齊賢久蘊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

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以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為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堡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儆而日趨於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恥左衽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祿，耕者習其事，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中夏為絕域，衣冠為桎梏，禮樂為贅疣，而力為夷爭其勝。且唯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八《曹彬》　觀彬於太宗雍熙三年敗績岐溝關，因部下諸將貪功，謀議蜂起，不得已進攻涿州，糧盡退軍，無復行伍，為敵所躡，則知節制洵彬未素講，惟太祖為能成。其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而集大勳也，至應變將略亦非所優云。

藝文

清・王昊《碩園詩稿》卷二二《讀史百詠七十六》　都汴何心適困民，岐溝那可咎曹彬。西陲釁更開銀夏，也算龍行虎步人。

清・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一《曹彬》　底事岐溝失律還，天心未許復幽燕。一生持重偏輕進，三道分兵已撓權。西伐歸裝殊玉帛，南征美秩換金錢。寬仁廉靜堪貽後，良將重誇接武賢。

飛狐口之戰

綜述

宋・錢若水《宋太宗皇帝實錄》卷八〇　王師北征，以重進為飛狐路兵馬都部署，大破虜，擒其將大鵬翼，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并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獲鞍馬、鎧甲數萬。追北四十餘里，下飛狐、靈丘數城，乘勝取蔚州。會曹彬不利，重進以所部護送蔚州官吏士庶凱旋，以功改涇州刺史，彰化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出為定州兵馬都部署。端拱初，改真定尹、成德軍節度使，移京兆尹、永興軍節度使。至是卒，年六十九。輟視朝兩日，贈侍中。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後集》卷五《伏兵》　本朝雍熙中，王師北征，以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督署。兵至飛狐城下，敵遣其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伏飛狐南口，敵兵方出，乃麾擊之。遂擒鵬翼。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八《武臣・荊嗣》　常從崔翰征幽州，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叉口，從田重進、譚延美討賊於飛狐口，戰無不克。賊嘗夜圍重進寨，重進問計於嗣，嗣曰：『所領不過五百人，彼眾踰二萬計，請間道見延美。』延美曰：『賊勢如何可解也？』嗣曰：『願得數百人。』延美與之，即依山布陣，以三百人執白旗於道隅，獨率所部趨盧，虜見其疾馳而旗幟稍盛，疑大軍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凡一百五十餘戰，未嘗無功，亦未常自伐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　（雍熙三年三月丁亥）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

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和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以行德為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為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為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邱，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為右監門衛將軍。【略】

（四月辛丑）田重進破敵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餘人。【略】

乙酉，田重進又破敵眾於飛狐北，殺酋長二人，斬首千級，獲馬三百匹。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四　雍熙三年春正月，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

彬克涿州，田重進降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降寰、朔、應三州，克雲州。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　丙戌雍熙三年，契丹主隆緒統和四年正月庚寅，上將北伐，詔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為幽州行營水陸都部管，彰化軍節度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管，河陽三城節度崔彥進副之，將兵出雄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為定州都部管，將兵出飛狐。

二月庚子，詔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為雲應朔州都部管，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將兵出雲朔，州，三道並進。

三月癸酉，曹彬破契丹於固安、新城，降。丁丑，田重進破契丹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陘入，追契丹至寰州，破之。庚辰，寰州刺史趙彥軍降。辛巳，曹彬拔涿州。潘美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癸未，田重進破契丹，禽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乙酉，曹彬破契丹於涿州南。丁亥，潘美至應州，節度使艾正舉城降。辛卯，田重進圍飛狐，防禦使呂行德舉城降。又進圍靈丘，守將穆超以城降。

四月辛丑，潘美校雲州。田重進破契丹於飛狐北。壬寅，曹彬、米信之師破契丹於新城東北。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章殺契丹酋帥蕭啜里及守卒千人，舉城降。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七《聖宗天輔皇帝》　統和四年春正月，宋曹彬等分三道攻契丹。曹彬克涿州；田重進克飛狐、靈邱二縣及蔚州；潘美克雲、寰、朔、應四州。宋尋命潘美、楊業遷雲、寰、朔、應四州之民於許、汝間。時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監軍馬韻、副將何萬通為其所擒。曹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取涿州。以糧食不繼，退師至岐溝關北。契丹兵大至，追及，宋師大敗。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　（統和四年）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雁門道來侵，岐溝、涿州、固安、新城皆陷。【略】癸未，遼軍與宋田重進戰於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

又　卷八三《耶律斜軫傳》　統和初，皇太后稱制，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會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太后親帥師救燕，以斜軫為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晝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賀令圖、潘美復以兵來，斜軫逆於飛狐，擊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旦，繼業兵至，斜軫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眾軍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擒，三日死。

又　卷八五《耶律題子傳》　（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陷山西城邑，題子從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擊之，敗賀令圖於定安，授西南面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急，召外援，題子聞之，夜伏兵道傍。黎明，宋兵果來，過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斜軫復邀之。兩軍俱潰，奔飛狐，地隘不得進，殺傷甚眾。賀令圖復集敗卒來襲蔚州，題子逆戰，破之，應州守將自遁。進圍寰州，冒矢石登城，宋軍大潰。當斜軫擒繼業於朔州，題子功居多。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　（雍熙三年正月）己丑，知雄州賀令圖

等請伐契丹，取燕薊故地。庚寅，北伐，以天平軍節度使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三城節度使崔彥進副之；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彰化軍節度使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以其眾出雄州；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靜難軍節度使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略】

丁丑，田重進戰飛狐北，又破之。【略】

癸未，田重進戰飛狐北，獲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頵、馬軍指揮使何萬通。

辛卯，田重進攻飛狐，其守將呂行德、張繼從、劉知進等舉城降，以其縣為飛狐軍。【略】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田重進戰飛狐北，破其眾。【略】

己酉，田重進再戰飛狐北，再破之，殺二將。

乙卯，重進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許彥欽殺大將蕭啜理，執其監城使、同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降。

又　卷二五八《曹彬傳》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於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

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餓。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眾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

又　卷二五九《袁繼忠傳》　（雍熙）三年，大將田重進征契丹，命繼忠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監。領師取飛狐，下靈丘，平蔚州，擒其帥大鵬翼以獻，事見《重進傳》。師還，繼忠為後殿，行列甚整。

又　卷二六〇《田重進傳》　雍熙中，出師北征，重進率兵傳飛狐城下，用袁繼忠計，伏兵飛狐南口，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及其監軍馬贇，副將何萬通并渤海軍三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獲以萬計，逐北四十里，連下飛狐、靈丘等城。進攻蔚州，其牙校李存璋等殺酋帥蕭啜理，執耿紹忠，率吏民來附。會曹彬之師不利，乃命重進董師駐定州，遷定州駐泊兵馬都部署。三年，率師入遼境，攻下岐溝關，殺守城兵千餘及獲牛馬輜重以還。四年春，改彰信軍節度。

又　卷二七一《輔超傳》　大舉襲范陽，分兵三路，超隸偏將米信，為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遷馬步軍副都軍頭。俄出補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峰州刺史，改樂州。

又　卷二七二《荊嗣傳》　雍熙三年，從田重進、譚延美率師入遼境，疾戰飛狐口，遼師不利。重進引全師合擊，遼騎引去。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眾復至。重進陣壓東偏，數戰不勝，命嗣出西偏，麾兵薄山崖，以短兵接戰。遼兵敗，投崖而下，手斬百餘級。散卒千餘在野，嗣呵止之，悉斷弦折筈來降，追至河槽，復擊退。餘眾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勝，將退，嗣謂之曰：『汝且頓兵於此，為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又領招收卒千人，克倉頭、小治二砦。黃明與戰，克直谷砦，命嗣屯焉。

又　卷二七五《譚延美傳》　雍熙三年，舉兵北伐，命延美為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田重進出飛狐北。俄遇敵，延美曰：『彼恃眾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麾騎軍直進，敵兵將潰，大軍繼至，遂敗之，斬首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獻，以功擢本州防禦使。逾年，改亳州，出為鎮州鈐轄。

又　卷二八〇《錢守俊傳》　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為援，邊騎云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

論說

清・朱克敬《邊事彙鈔》卷六　宋太宗雍熙三年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釁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李至上疏力諫，帝不聽，遂進兵。田重進、潘美頗克州縣，曹彬至涿州，糧盡引還，為遼所掩，全軍敗潰，棄戈甲如邱山。既而，潘美、楊業等亦敗，復失雲、應、朔州。

瞑庵曰：『後世論者多以宋室初定天下，不乘兵力取燕雲，遂至子孫不振，此皆不考事實之過也。宋之兵力本不及遼，太祖、太宗一再興師，皆為所敗，非能復燕雲而不取也。余則以為此時兵力雖不能戰，猶足以守，不及此時嚴約與和為失算耳。』

守內虛外之策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　（端拱元年十二月）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上又曰：『至公之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果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於春夏，肅殺於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又　卷三〇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曰：

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無不破敵矣。昔漢時西羌犯塞，趙充國年七十矣，上使丙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言之，則令宰臣以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宿舊武臣素有聞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用之。趙充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及令素有聞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又將帥行恩信，恤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為將，得賞賜盡與軍吏；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今將帥能效奢、牧者，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師老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近代侯伯，各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腹心，每出入敵陣，得以隨身。後來不敢養置，昨楊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以致為敵人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宜詢訪行之。又可於沿邊諸郡擇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如後漢郭伋、張堪之守漁陽也。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之眾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耗費，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

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熒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劄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家大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姦，獨任成亂。侯利用、賀令圖等既悞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侯利用、賀令圖者復悞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相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自前獨斷之明，行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矣。又宜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不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探

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戎狄自亂，戎狄自亂，則邊鄙自寧。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募能往絕域刺名王、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

凡徵發兵士，或儲備糧草，亦宜慎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户税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户婦女，有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現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漕運也？

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未喻陛下以今之將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其肯辭乎？將帥非才，即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

然以臣所見，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静，由朝廷静之。任賢相於内，則百職舉而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四夷静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既陛下偏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又　卷三一　（淳化元年三月丙午）太僕少卿張洎上疏言邊防曰：

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囊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鋌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策之下也。

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屬載於兹。邯鄲至蹂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千里而遥，丁壯斃於轉輸，膏血塗於原野。尚賴聖君宵旰，廣運神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餱糧以濟，城邑粗安。然而敵人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族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善敗之機，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邱墟，黎元蕩析，倘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勞弊已甚，勝負未定，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覩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

夫屈伸變化，與道污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强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出師朔野，因於白登，爰從説士之辭，遂舉和親之策。迨至文、景，乘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悦，海内田賦三十而税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内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細柳，則飾宗室之女出嫁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材，文、景之淳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視彼為不足較耳，安肯耗竭中國，為無用之舉，傷害仁義，致彼此爭鋒乎？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之。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倘或上天悔禍，異俗懷仁，奉大國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

夫盛衰之理有數存焉，聖人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板蕩，唐室勃興，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為佐命之雄。頡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杜車駕，以敦其夙好，廣輸財貨，以厭其貪心。歲月荏苒，戎人寖弱，李靖數萬之眾，擒而滅之。此王者蒙垢候時，殲强敵之明效也。

今契丹嬖臣擅軸，牝雞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于越强大，處於嫌疑，部族之眾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滔天猾夏，極惡窮凶，以人事言之，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敵帳矣。國家暫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憑恃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然聖人屈己濟物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又　卷三二　（淳化二年八月）丁亥，并州言戎人七十三户四百餘口内府。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兹邪無狀，若為由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又　卷三四　（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上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

用師討伐，蓋救民於塗炭，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宰相呂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隨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躬率羣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上曰：『煬帝昏暗，誠不足語。唐太宗猶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國在乎修德爾，四夷當置之度外。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薊北，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樑。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兵殿後，靜而思之，亦可為戒。』蒙正曰：『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帝及唐太宗俱英主，然用兵皆不免於悔，為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悔也，而早辯之，較二王豈不遠哉。』上曰：『朕每護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常修德以懷遠，此則清靜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靜，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又　卷四四　（咸平二年閏三月庚寅）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略】國家養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下矣。然自拒馬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振，廟勝無聞，一紀於茲，蒙恥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鑿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孫武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此之謂也。臣愚以為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鉞，明示刑賞，斷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民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今農不習戰，士不務農，離為二途，絕不相用。臣愚以為古制不可全取，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況江、浙舊有義軍寨，秦、隴見屯强壯，孰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眾，各於郡縣量置義軍，本户略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天下，孰敢動搖哉。州縣本城，隨宜額定，溢剩者不令招置，疲老者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滅大半矣。緣邊之人，便於弓馬，勇於戰鬬，蓋天性也。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為長吏以統之，仍以厚利召募願為正軍者，隨郡大小，差厥數以備城守，止於趙、魏之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減戍卒之大半矣。且耕且戰，足食足兵，削調斂之煩苛，免飛輓之勞苦，此軍政之修也。臣愚以為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舍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

又　卷二三七　（熙寧五年八月壬午）王安石白上曰：『雄州繳進涿州牒，牒語甚激切，皆由張利一牒涿州所言非理，故致彼如此。又利一非理侵侮北界事極多。』文彦博曰：『北人稱將禮物來白溝驛送納，元書內云交割，今輒云送納，邊臣自當理會。』安石曰：『當時但為爭獻納字，今送納與交割亦何校？』王珪曰：『元書有納字。』安石曰：『既有納字，今送字又是平語，何理會之有？』彦博曰：『如此不理會，則必來移口鋪矣。』安石曰：『待彼移口鋪，別理會。』彦博曰：『當先事理會。』

彦博等退，安石又曰：『交割與送納無所校，陛下不須令邊臣爭此，臣保契丹無它。若出上策，即契丹移口鋪，陛下亦不須問。若出中策，即待移口鋪，然後與計校未晚。若縱邊臣生事，臣恐以爭桑之小釁，成交戰之大患。臣與張利一風馬牛不相及，所以屢言利一者，但欲陛下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僞，陛下不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僞，所以決事有不當。陛下欲知事之是非，人之情僞，即當先知所與計事者為忠為邪。若所與計事者為邪，即不肯以天下治亂安危為己責，更或幸天下有事，因以濟其姦。陛下聖質高遠，然自以涉事未久，故畏謹過當，未能堪事。只契丹移口鋪，陛下便須為之惶擾，即聽惑，聽惑即姦人過計或誤而見聽，姦人過計或誤而見聽，即宗廟社稷安危未可知。陛下既未能堪事，即未宜使邊鄙有事。陛下欲勝夷狄，即須先强中國。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然則强中國，在於得人而已。汲黯在漢朝，淮南為之寢謀。汲黯非有智略足憚，但為人主計，能諒直不為姦欺而已。惟其如此，故淮南憚之而不敢反。若公孫弘之徒，即非淮南所憚也。今陛下左右前後似少如汲黯者，此所以未能强中國也。』上矍然良久，曰：『契丹慶曆中亦為西事故來求關南。』安石曰：『慶曆中，為仁宗計事者，皆全軀保妻子、妨功害能之臣，如公孫弘之徒眾而如汲黯者寡，此中國所以不强而契丹敢侮也。』

又　卷三〇一　太祖皇帝懲唐末、五代之亂，始為軍制，聯營厚祿，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於京師，以消四方不軌之氣，番休互遷，使不得久

而生變，故百餘年天下無事。雖漢、唐盛時，不可以為比。養兵之費，一出於民，而禦戎捍寇，民不知有金革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輕議變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於今，蓋不思本末不相稱，而利害異也。世議不以為然，後卒改焉。

《宋史》卷二六五《張齊賢傳》　（太平興國四年）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眾，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

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若窮民，以為功能。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又　卷二七三《李漢超等傳論》　宋初，交、廣、劍南、太原各稱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　卷二九一《宋綬傳》　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

論說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

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不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鑑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羣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鑑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選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於世。大動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考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眾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乃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

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責賤親疏，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當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則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眾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則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羣議，而不敢偏聽者，懼眾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羣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鑑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歐陽修全集》卷九八《再論王倫事宜劄子慶曆三年》　臣竊見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凶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警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為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二《轉對條上四事狀》　準御史臺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輪當轉對奏事。臣有管見，謹具如後：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於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於州，收州之權悉歸於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於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則有強逼之患，郡縣則無蕃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於朝廷。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

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內晏然，謀閉而不興，寇竊亂賊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此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巡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內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於慎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寬，則吏治苟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於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寬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眾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嘆息之聲音，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茲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吏多得人，百姓寬息，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太宗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書其名於屏風，得其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於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於貞觀。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歷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諭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闕失，不唯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慎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嘗受詔與兩制同舉，會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者；間有一人應格，又眾論未以為允。雖由舉者審知人才不廣，實亦拘礙資格，所以尤難得人。緣資格之設，本以向者多不拘資序，或特除選人，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

二任知縣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寄祿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資序稍寬，易得應格，兼收眾才，益廣言路，亦經久之通法也。

一、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宗時每邊臣闕，或自禁近降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選擇而使之，未嘗言乏。豈人才獨多於今？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初為監司者，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輒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除待制，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經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朝廷以其經歷，亦倚仗而不憂。夫人雖有聰明絕人之才，若未嘗自覩，終不如覩歷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寬者，則以為不才，往往廢斥；其苛急聚斂，為士民所其疾者乃得在職，或不次進擢。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深懲監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然後選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試之户部、司農、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後出為都轉運使。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除授無法，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復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轉運使，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眾矣。

一、臣聞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臣始讀書，蓋嘗疑之，以為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臣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為相，孔子猶勸之不欲所以止盜，而況天子之為天下乎？季康子，魯之執政，猶不可以言殺，當欲善而已，而況天子之於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眾多，制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賊盜，其本家並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漢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漢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當以盛唐為法乎？當以季漢為法乎？至周太祖時，竊盜賊滿三匹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哀矜庶獄，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今編敕所定盜贓，猶重於律三倍。蓋承五代刑罰世重，減之極輕，猶至於此，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今獨視此州縣如蠻貊異域之人，別立盜法。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為善以應上，若其不應，罪在民也。上以惡待民，則民為惡以應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樸，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則自不為盜，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而專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為權時之宜，行之數年，而盜少於前，固當除之，復用中典；若盜益多於前，則是重法不足止盜甚明，其可除去無疑也。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彊健之吏。被此選者奉法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皆不可

不擇，獨此諸縣先已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以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其刑亦不輕矣。若行重法不已，盜賊益多，臣將見此數十州之民無樂生之心，一有凶年饑饉，則為等死之計，群起而為大盜，雖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無以孔子之言為迂，無以唐太宗之治為難，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

右，謹件如前。臣智慮短淺，闇於世務，待罪班列，無補毫分，伏遇皇帝陛下明目達聰，推廣言路，每因視朔，博訪在廷，臣輒以狂瞽，仰塞明詔，干冒天聽，敢逃刑命。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宋・羅從彥《豫章文集》卷三《遵堯録二》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倘無內患，必有外憂。今所憂特邊事耳。皆可預防，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宋・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説》卷一〇《屯田・詳説》 入敵境為國守，取敵地為國圉者，古人之所以置屯也。斥地與敵，守內虛外，以常為變，以易為難，今世之不得守，兵也。善為國者，豈固幸天下之多事，必入敵境，取敵地而守之，因間出奇，而後可以為功哉！天下有道，守在四裔，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此善守之喻也。當漢、唐之盛，拓大蠻貊無田之地，砂磧蒼莽之中，置將屯兵，以守其間，而耐事忍辱，志於功名者，或歷數十年之遠，勵敕吏士以必死守之。若此者，宜非仁人之所願矣。自孫氏、東晉相承為南北之成勢，犬牙所入，尺寸之地必爭焉，故彼得而强，此失而弱，國家之輕重，視其屯戍之善否，而其人亦有隨其當世卓然，能以功名自見，而號為善守者，彼此之必爭勢之所不能已，則惟仁人志士豈容有捨之而不論者乎？方天下之無事，守於邊境不足守之地，因間出奇以為功者，非也。有事而欲處之以無事，無事而卒不免憂其有事，守內虛外，以易為難，是尤非也。

今淮之內守者為建康，襄之內守者為丹陽，漢之內守者為鄂渚，而浙之為內守者，行都是也。天下固不當有防內地置重兵而謂之守者也，敵人窺視，兵革四起，疆場之間，朝秦暮楚，曰守可也。委長淮之扞蔽，弱襄、漢之鎮撫，或自庭而堂，自堂而室守之，可乎？敵之通好久矣。聘使往來，玉帛交贊，而吾重兵於江漢之上流，教戰擊柝，夜不解甲而寐，惴惴然常若敵人之在傍，自以為無難於此矣。將有驕心，士有德色，數日以待賞，少不滿其意，則怨且怒，自以為功名之盛無以逾於此矣。州郡以土兵自守，在廂者給厮役在禁者，迭征戍，每一當行，去妻子，離父母，握手流涕而不忍訣。從掠奪，肆侵侮，出驕嫚不遜之詞以恐動州縣，而居人列肆晝閉以待過軍，自以為征役調發無大於此矣。夫警備於平居無事之時，屯守於閫奧至安之地，未嘗有一日之戰，而上下交以為至難，此所謂斥地與敵，守內虛外，以常為變，以易為難者耶？雖孫氏、東晉、南北之常勢，固不暇講，況敢望其如漢、唐之守邊屯兵乎？況敢望如藝祖之世，郭進、李漢超之勳伐乎？且夫事不急則力不倍，勢不難則功不立，天下惟無事也。是以豢養驕惰至此，將欲振勵警策，作天下之氣，用六軍之死命，則屯守之規摹固將有所改易，不如今日而遂已也。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一《[宋]龐籍〈上仁宗論先正內而後制外〉》 臣伏自元昊背恩僭竊，凶謀已露。陛下憂恤邊事，博采群議，選將遣師，動掛宸慮。復聞減息宴樂，專精思慮。此乃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若陛下憂勞不已，則羌戎小醜不足平也，誠不可輕之易之耳。當平靜無事之時，言事之臣尚願陛下戒謹修省，況逆虜已畔，兵戎方興，此臣下尤當竭謀慮忘忌諱之秋也。況臣孤蹇之迹，上賴陛下照明獎擢，獲升近侍，恨無才略仰報大恩，苟有管穴之見，敢不陳露？

夫欲建事功者，在先正其內而後制其外也。先正其內者，在陛下專意而力行之。臣願陛下執恭儉、嚴紀綱也。荀子曰：『恭儉者，俾五兵。』又曰：『强本而節用，則天下不能貧。』故當今之急，無先於恭儉也。陛下試令有司計財賦之入，必曰：『耗於先朝之時』也；計費用之數，必曰『廣於先朝之時』也。財賦日耗而費用日廣，則安能使府軍豐積，兵備足用也。故願陛下節之又節，以備用兵之乏。應不急之務，一皆止息，專以備邊為念，則功可立矣。至於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法令貴乎齊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夫賞所以勸功也，僥倖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勛行陣者，將何賞以足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又最切務也。苟國富兵强，綱紀嚴肅，則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

亂之敢為？實在陛下正之於上，大臣持之於下，則誰敢不從矣。

所謂後制其外者，方今邊要與元昊接境者廣矣，昨遣二帥臣以分制之，固當以防備為急。若不得其要，則費廣而功未可期。自元昊僭逆以來，調廢兵馬已眾多矣。輦運器物，紛紜道路，諸所營繕，率及民力。兵戍既集，芻糧所費不知幾倍於常時矣。兵久不散，支用無極，臣恐羌戎未至而公私先困矣。安知非黠羌狡謀而困我哉？前代時及平定，則休兵罷戍，養民審備，以防不虞，故事至而其用有餘。國家自和戎之後，邊戍未嘗休息，支用未嘗減節，一日兵興，則其力易困。夫兵冗而不精，雖眾不可用也。切聞所發之兵皆不選練而遣之，疲弱預行者亦多，此徒有其數而可用者殊少。臣謂兵卒壯勇者一，可勝疲弱者五。況饋運邊儲，常為艱苦，此尤宜重惜也。欲望令漕運之臣與邊將，選擇壯勇可用者留之於邊，疲弱者或令還本營，或置於近內多糧之地，則邊郡兵精而費少矣。晁錯有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是知兵戰者，利器械、訓士卒，最先急也。臣聞在京造兵甲之所，近年以來多不擇監掌之官，率皆勢要之人為之，以自便其私也。亦聞向來所造器甲，多不精堅。欲望朝廷擇勤幹之官諳知製作兵甲利鈍巧拙者，令監轄工匠，精心製造，必令精堅可用。仍加覆驗，明示賞罰，則兵甲堅利矣。其外方造作兵甲，亦乞嚴戒。國家休兵久，士卒漸惰，加之都將威輕，軍眾難制，若一旦臨敵，深可豫憂。欲望密詔二帥臣，令經畫訓練之法，統馭之術，使將校知感愛之道，士卒有禀畏之意。然後時加訓告，各使知主恩而勵臣節，則臨事可用而功可期也。寶元元年十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

又《［宋］韓琦〈上仁宗論外憂始於內患〉》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修，輕犯天謀，人神共忿。陛下雖寬詔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幸，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祖宗所謂內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高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為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直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為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循默，性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寶元元年十二月上，時為右司諫。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懽，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

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

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曩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始平公云。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四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眾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藝祖養兵二十萬》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蓋本於此。

遼聖宗南征與澶淵之盟分部

綜　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五　（咸平二年十二月）起居舍人、直史館李宗諤言：

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長短，兵衛之多寡，宸算廟略，盡在彀中。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大出甲馬，益貯糧儲，並力驅除，分道掩殺。此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惟以攻堅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門為上計，辜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倒植，興言及此，誠可太息。以臣所見，有異於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者，不必居上鎮握禁兵者，方付以閫外之事。必先觀其取與，察其智謀，能總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敵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令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來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為，縱欲立奇功，報厚遇，為人所制，莫可得也。

今秋陛下推轂命將，委以北面之事，精兵銳旅，悉萃中山，緣邊諸城，皆受其節度。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也。及匈奴犯塞，河朔騷動，冀、趙之地，生民罹災，田園一空，老幼四散，以至嚴冱之月，輿駕親征，曾不聞出一人一騎為之救援，即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正在此時也；有功者賞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臣不敢遠引古事，上煩聖聽。近者，周世宗西取秦、鳳，南平淮甸，北收關南，三數年間，威震天下，契丹屏氣不敢南牧，其故何哉？誠由高平之戰，斬大將何徽、樊愛能數輩耳。繇是將校股慄，知法令必行，無所假貸，人人爭效死力，所向成功。

今駐蹕全魏，咫尺疆埸，旦夕望有捷奏，當陳破敵之策，焉可但引責帥之言！迂儒之辭，無益於事。威令不振，軍法不行，雖有苟且之功，蓋非長遠之道。設若今茲強敵遁去，明年乘秋復來，蹂踐田苗，憑陵郡邑，陛下復命前將使之扞禦乎？此非臣所知也。邊臣得以相效，必曰：彼為大將，握重兵，堅壁端坐，不聞獲罪，吾輩欲何為哉。此則行姑息之道，務因循之政，致河北數千里，精甲數萬，坐餌於匈奴也。前所謂易帥拔將，罰罪賞功，時不可失，惟陛下速行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迴鑾上都，垂衣當寧，豈不盛哉！

又　卷五〇　（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王顯遣寄班夏守贇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僞署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並甲馬甚衆，餘皆奔北，號慟滿野。』

又　卷五二　先是，契丹入寇保州，緣邊都巡檢使、深州團練使楊嗣，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率兵禦之，部伍不整，為敵所襲，士馬多失亡。（咸平五年五月）戊午，徙定州鈐轄、西上閤門使李繼宣為緣邊都巡檢使，內殿崇班王汀副之。召嗣及延朗赴闕，引見詰責，將按其罪，謂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曰：『嗣、延朗素勤蓋，勇於戰鬬，今特宥之，庶收其後效也。』

又　卷五七　（景德元年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

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郛郭非廣，久聚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駐。』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略】

辛亥，以永清節度使周瑩為天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也。命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策，以為：『大軍方在鎮、定，敵必未敢引衆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契丹主與其母氏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下，迫河與駕前諸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彼帳，攻其營寨，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洲，繼以大軍追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略】

（閏九月）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旂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趨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偵事，中路遇敵前鋒，密等依林木彀弓弩以待之，敵下馬以短兵格鬬，密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進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率衆東駐陽城淀。契丹以閏月二十二日至唐河，與大軍遇，十月六日王超奏始到。王繼忠書亦云二十二日至唐河，超奏二十四日復至，而繼忠書無之，或繼忠不盡言其事乎？《實録》於閏月二十四日即書『北面奏繼忠致書石普』，所稱北面，當指王超。然超奏後此十餘日乃達，恐非超奏也。且敵以二十二日至唐河，後兩日朝廷即得繼忠書，似太早，疑《實録》乃追書此事，不必因北面奏耳。威虜至京二十一程，順安一十九程，北平一十九程，定州一十八程《實録》、《本紀》及《契丹傳》載威虜、順安、北平之捷皆重出，其實一事耳。緣北面都部署與諸路都部署各奏，其奏又不同到，故史官誤書也，今不取。又按《魏能傳》云：上以能勇幹，再任威虜，配精甲，伺戎人動止，戎人百餘剽居民，樹蕃僧為帥。能與田敏、楊勳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戎人逼軍城，能與張凝出兵拒之，我師小衄，能即引衆入城，凝戰走之。《田敏傳》云：敏為北平部署，賜御劍，聽以便宜從事。敵復入寇，敏與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寨，期翌日再攻北平，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厮使。』契丹主曰：『彼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所稱楊村之戰，他傳無異辭。能逗撓無功，見《張凝傳》，今就十月乙巳及下二月癸巳分載之。順安之捷，其部署蓋石普也，而普傳特不詳。《實録》於閏月二十二日癸酉載北平之捷，亦並稱田敏、楊勳，不知楊勳時為何官。保州為部署者，又不見姓名。皆當細考。

寇準言：『邊奏敵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仰求便掩擊，仍令問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乃募强壯入敵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静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為犄角之用。』又曰：『扈從軍士，不當與敵人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萬一敵騎已營貝州以南，即自定州發三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趨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鑾輿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敵栅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蕃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控扼。』王得臣《麈史》載此疏，稱閏九月，今附見。

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以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勢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説，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

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記聞》載王欽若、陳堯叟之言，並云車駕時在澶淵。按欽若以閏九月二十四日除知大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以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記聞》蓋誤也。魏泰《東軒録》載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令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繆妄。今依約《仁宗實録》、準及欽若本傳删修。其實準先已決澶淵之議，欽若與堯叟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雖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斥欽若等，恐未必然爾。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幸金陵、蜀人勸幸成都之語，若謂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敘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準，則因請守魏以自效，姦邪為身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攽作《丞相萊公傳》，亦云上北巡至澶州，不欲渡河，準始請斬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聞》同誤，今不取。

初，殿前都虞候、云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即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契丹母老，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説，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詞甚懇激。興等言契丹主與母召至車帳前面授此書，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帥，獲報簡即馳以還。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先奉詔充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戰，自晨達酉，營帳未備，資糧未至，軍不解甲，馬不芻秣二日矣，加以士卒乏飲，冒刃爭汲。翌日，臣整衆而前，邀其偏將，雖勝負且半，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邊寄，被以殊寵，列於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為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

上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為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皆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為人父母，儻諧偃革，亦協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國史·契丹傳》改北朝字作彼中，及削去『王超等輕敵寡謀』及上謂宰臣等『未知其二』以下等語，今依《實録》並著之，庶不失事實。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周瑩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潁州防禦使杜彦鈞副之，供備庫使綦政敏。為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敵南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詔都部署周瑩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給之。

是曰，令河北近南州縣民人入處城寨，以寇侵逼故也。

丁丑，令府州自今勿擅發兵入唐龍鎮管內剽掠，如蕃漢人亡命在彼須追究者以聞，當詔遣還。

己卯，岢嵐軍使開封賈宗奏敵騎數萬入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奬，令轉運及部署司具將士功狀以聞。並代鈐轄高繼勳實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宗曰：『敵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之，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門祗候遷儀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遷弓箭庫使。繼勳遷官在十一月己未，宗遷在十一月丁巳，今并書。

又 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奏：奉詔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朔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馬牛羊、鎧甲數萬計。』詔奬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縉錢有差。時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

知澶州張秉言已調集丁壯，修葺州城。上以戎寇在境，而內地遽有完葺，恐搖人心，亟命罷之。尋徙秉知滑州，以引進使、英州團練使何承矩知澶州。【略】

（丙戌）命澶州兵馬鈐轄內一人兼統緣河兵。時緣河州軍益兵，備戎

人故也。【略】

（乙未）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宜從事。上將北征，深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他日，邊藩以安。上由是知其任重，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丁酉，詔威虜軍魏能、保州張凝、北平寨田敏等率所部兵屯定州。先是，詔能、凝、敏及緣邊都巡檢楊延朗分握精騎，俟敵至則深入以牽其勢。王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其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四人無以自效，令不受超節度。超既赴行在，乃詔敏等移屯。【略】

先是，王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以聞，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敵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契丹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求結和好，使於兵間，固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利用，諫子，趙州人也。【略】

初，契丹自定州帥衆東駐陽城淀，遂緣胡盧河踰關南。是月丙戌，抵瀛州城下。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渥率州兵、强壯，又集具冀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契丹主及其母又親鼓衆急擊，矢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略】

（十一月乙卯）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遁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契丹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强壯練習之，開門樵采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游騎逼城，嶼擊走之，有詔嘉奬。王嶼，未見。

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

丁巳，詔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略】

（壬申）契丹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撻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瓊守床子弩，弩潛發，撻覽中額隕，其徒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至寨，是夜，撻覽死。敵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瓊，壽光人也。

乙亥，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給諸軍甲冑，及賜緡錢有差。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敵騎耶？』即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二十六日已渡河幸北城，當遂駐蹕。二十八日乃始移御北城行營，不知何也？豈二十六日卻還宿城南乎？當考。

曹利用自天雄赴契丹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軍輒，上設食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略】

（十二月癸未）曹利用與韓杞至契丹寨，契丹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政事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衆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母聞之，意稍怠，但欲歲取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一萬兩，議始定。

契丹復遣王繼忠見利用，且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於緣邊開移河道，廣浚壕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並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

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主書俱還，並獻御衣、食物，其郊勞館穀，並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柬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聞君多識前言。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柬之自是不敢復談。柬之又屢稱王繼忠之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也。』安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

乙酉，柬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官，召柬之與焉。

丙戌，柬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獎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柬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他亦依繼忠所奏云。先是，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柬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朕詢於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聽之間，蓋因其主不慧。如是，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可令潛以此意訪於柬之。』既而利用言：『柬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緘題，故寢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翰，頗合便宜。』遂並致兩書，又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柬之所獻者。柬之又言：『收衆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略】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

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宋史全文》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虜、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岢嵐軍則賈宗走之，寇瀛州則李延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卻之，抵澶州則李繼隆禦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晝明，紀綱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寇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晝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侮，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覽，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敵也，遂使靖康坐視寇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其歸路，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敵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之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扶風馬公知節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

辛丑，録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是與之亢立，失孰甚焉，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上嘉納之，然事已行，不果改。按《兩朝誓書册》內有景德元年誓書本，不知《真宗實録》，何故不載，今附於此：『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成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複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

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騷。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濬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誥述，不宣，謹白。」景祐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又按《仁宗實録》：慶曆二年九月乙丑，載契丹誓書，其所稱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誓書，與此並同，但有一二字不同耳。此誓書俱不稱南、北朝，不知王曾何故云『事已行，不果改』，當考。

又　卷六二　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此待准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譖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按《宋史》寇準本傳，此段亦係王欽若語。由是，上顧準稍衰。

準在中書，喜用寒畯，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景德三年二月）戊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為刑部尚書。以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上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虚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將行，又遣近臣傳旨戒約。

又　卷七〇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癸未，上謂王旦等曰：『近覽邊奏，皆言今歲物價甚賤，芻藁三錢易兩圍，麥粟斛百餘錢，此民間儲蓄之時。歲有豐約，固亦常理，古之善教，不若備預也。況北戎願保歡好，頗見其情，但固守封疆，足以安吾生聚。或言敵多狡詐，急當為寇，此非遠識也。』旦曰：『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遺，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昨陛下登封告成，天地助順，蓋人事和而天象應也。』

又　卷一五〇　（慶曆四年六月戊午）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略】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又　卷四一六　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瞻又言：『【略】今謂前日澶淵之役，若非大河，則敵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淵之役，蓋以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寇準之謀，威震北人，射中大帥撻蘭，北人乃請和而退，豈獨云河之力邪？如晉時河固在澶淵，而匈奴入塞，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內用賢輔，外有名將，則燕薊非其所有，豈便窺中國耶！就如能為限隔，使北人外擾河北，旁連河東，則京師可得安居乎？』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三《附録一》　（景德元年）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敵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達蘭，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〇《澶淵誓書》　宋真宗誓書：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濬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

契丹聖宗誓書：

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濬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掘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某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專具諮述，不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七・親征》　真宗咸平二年十二月二日，詔曰：『朕惟念遠圖，冀寧中夏，而引弓之俗，尚恣貪婪，侵軼我邊，繹騷我黎庶，是用當食而歎，投袂以興。整七萃之師，幸兩河之壤，蓋所以慰編甿之徯望，撫戎士之多寒。朕今月五日暫幸河北，應經過頓舍，凡百費用，悉從官給，所在不得輒有率斂。諸司須索，非勅命，州縣不得供億。兩京諸州表章，附驛以聞。』五日，車駕進發，真宗駐蹕澶州。十三日，賜輔臣甲冑弓劍。十四日，次德靖軍。十五日，以扈從軍衛列為行陣，真宗躬御鎧甲於中軍，諸王、樞密等介冑以從。命王顯、宋湜分押後軍。東西緜亘數十里，旌旗滿野，部伍嚴整。次天雄軍。十七日，詔曰：『朕奄宅中宇，茂育羣生。眷全魏之部封，罹寇戎之侵軼，念茲瘡痏，惕然疚懷。爰整師徒，聿來巡幸，冀吾蒸庶，咸遂撫寧。應驚擾流移人户，詔到日，各復本業，當別行優恤。仍委所屬州縣倍加安撫。』命屯田郎中李蟠，比部員外郎孟元振，虞部員外郎、史館檢討董元亨，秘書丞李易直，殿許洞，中丞宋革，太子中舍耿忠明，祕書郎董翺，齎詔馳往邢、洺、祁、趙、雄、霸、貝、冀諸州。帝謂之曰：『汝等此行，可遍詣閭里，諭以朕已至此，速令復業，無或流散。』

三年正月十二日，高陽關貝冀州路都總管范廷召遣寄班待禁郭筠入奏：『今月十九日，領兵追契丹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所虜老幼數萬，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寇遁逃出境。』宰臣率百官稱賀，帝作《喜聞捷奏》五、七言詩二首，題於行宮之壁，命近臣館（閣）［閣］屬和。二十二日，車駕至自天雄軍。

六年，以契丹入寇，將議親征。七月十五日，先命司封郎中欒崇吉自京至鎮、定檢視行宮頓遞。

景德元年九月，帝謂輔臣曰：『國家重兵多在河北，不乘此時決勝，則邊防之憂未已。朕決策親征，卿等共議何時可行。』宰臣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必立功効。如欲親征，宜駐澶淵，就便處事。然城郭非廣，兵難久聚，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深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州，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知樞密院王繼英等曰：『犬戎舉國入寇，朝廷必期決勝。』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將來駐蹕，不可更越澶州，庶不虧慎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速至彼，勢難久留。』乃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而帝決意親征。十一月二十日，車駕發京師。二十二日，次韋城縣，命知滑州張秉、知齊州馬應昌、知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冰，以防戎馬之渡。二十四日，晨發，極寒，左右進貂帽氈裘。帝曰：『臣下皆冒寒冱，朕不須此。』卻而不御。次衛南，北戎遣使致書乞和。帝謂宰臣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已詳之。然彼尚率腥羶深入吾土，又河冰已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備。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況狄人貪婪，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於一戰，殄茲醜虜。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仍命陳堯叟乘傳赴澶州北寨，密諭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二十五日，給隨駕諸軍介冑。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駕前東西路都排陣使李繼隆等遣人入奏：『戎寇過天雄軍，以德清軍無備，乘虛而入。二十四日，率眾至澶州城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大軍既成列，戎騎止而不進。臣等分伏勁弩，控其要害，有戎帥號先鋒統軍順國王撻覽者，異其旗幟，方出行軍，伏弩齊發，矢中撻覽額而斃。戎人數十百輩競前輿曳而去，戎師悉遁。至夕，分遣伺察，戎人漸北，但時令輕騎來窺大軍。』二十六日，車駕將前進，李繼隆等言：『諸軍並集，澶州北城閭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從之。是日，次澶州南城，以驛舍為行宮。遣使赴北州部分兵甲，闢除城中。是夕，帝步輦渡河幸北寨，御

北門樓，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以下諸將，慰撫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十二月四日，幸北寨，歷覽營柵。詔東京官吏、將校、僧道、軍民等曰：『昨駕前大軍頓澶州城北，前月二十四日，蕃賊忽來奔衝，尋量出軍馬，當時殺退。今月一日，據德、博州各遣人入奏，蕃賊已移寨逃巡東北而去。三日，又有從賊寨走來百姓石興等稱，蕃賊已奔逃北去。又北面都總管王超等，遣借職張禹吉、殿侍劉潛走馬入奏，部領大軍，相次至駕前會合。鄆、齊、濮等州巡檢使丁謂奏部到細作，稱賊界遣百餘人過來河南，虛稱言詞，扇搖人户。朕以虜寇犯邊，生靈是念，親提銳旅，直抵澶淵。大軍合勢以南來，凶醜應時遁去。如聞姦詐，妄有動搖，宜命近臣往宣事實，親茲寧靜，勿復驚疑。朕俟安撫軍民，即還京闕。今特命給事中呂祐之齎勅榜撫諭，西京亦依此降下。』東京留守雍王元份等上表稱賀。七日，命右正言知制誥陳堯咨、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李濬安撫河陽、懷、衛、澤、潞等州，都官員外郎王礪、祕書丞許洞安撫開封府界、滑、鄭等州。以戎人遁去，告諭閭里，所至放强壯歸農。八日，遣侍御史高貽慶、三司户部判官屯田員外郎郝太沖、殿中丞通判天雄軍周漸、國子博士知天雄軍節度判官張紳，分詣河北諸州軍，招撫人民，悉令歸業。羣盜結集未擒獲者，移牒督官吏討逐，仍招誘首身。暴露骸骨，令逐處埋瘞祭奠。許北戎請和，遂班師。十九日，車駕至自澶州。

又《兵八・出師二》（咸平）三年正月，又以殿前都虞候、鎮州駐泊都總管葛霸為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總管。會戎人南侵，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於傅潛，潛逗留不出兵，以致虜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軍。不勝，遂引兵畧寧邊軍，入祁、趙，遊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鎮、定路不通者踰月。高陽關都總管康保裔與虜戰，而援兵不至，保裔遂陷於賊。潛坐是削奪在身官爵，長流房州，昭允長流通州。時潛與昭允及秦翰屯定州，而潛畏懦無方畧，其麾下步騎凡八百餘，咸自置鐵鎚、鐵捶，人蓄銳器，爭欲擊賊，而潛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罵之。朝廷屢問道遣使督其出師，與諸路兵合擊，而范廷召、桑贊、秦翰等屢促之，皆不聽。然猶不得已，乃令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許出兵為援。洎廷召等與虜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沒焉。及真宗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而擊虜，潛卒逗留不發，以至虜騎犯德、棣，渡河至淄、齊，劫人民，焚廬舍。帝駐大名，邊捷未至，且聞驍將楊延朗、楊嗣、石普屢請益兵，潛不知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繇是大怒，命樞密都承旨王繼英馳召潛與石保吉等，各以所部兵赴貝冀路行營。潛至冀州，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工部侍郎錢若水、御史中丞魏庠、知雜御史馮拯按劾之，一夕而獄具，罪當斬。百官議論如律，上封者皆請正典刑。詔特貸其死焉。

又《蕃夷一・遼上》（咸平二年）九月，契丹數萬騎來寇。三路先鋒田紹斌、石普與知保州楊嗣逆擊敗之於廉良路，殺二千餘人，斬五百級，獲馬五百匹。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統和十七年）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略】

（十九年）冬十月己亥，南伐。【略】甲寅，遼軍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略】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略】（十一月）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謀注、虞人招古擊敗之。

（二十年）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撻凜破宋軍於泰州。【略】

（二十二年閏九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丙寅，遼師與宋兵戰於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於遂城，敗之。庚午，軍於望都。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賚降兵。以酒脯祭天地。【略】十一月癸亥，馬軍都指揮使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排押獲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即。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為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

又　卷八一《王繼忠傳》　（統和）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遣繼忠孤矢、鞭策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養黎元。豈欲窮兵，惟思息戰。每敕邊事，嚴諭守臣。至於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衆所具悉，爾亦備知。向以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懇，自後杳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當別使往請。』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

又　卷八五《蕭撻凜傳》　進至澶淵，宋主軍於城隍間，未接戰，撻凜按視地形，取宋之羊觀、鹽堆、鳧雁，中伏弩卒。明日，轎車至，太后哭之慟，輟朝五日。

《宋史》卷二八一《寇準傳》　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

即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太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環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略】

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略】

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

豈不信哉！

論說

宋・范仲淹《范正文公政府奏議》卷下《秦陝西河北和守攻備四策・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

宋・佚名《儒林公議》卷上　景德初，契丹入寇，車駕幸澶淵。上未嘗親御軍旅，意甚懼，比及河橋，欲遂止澶之南壘。時寇準作相，高瓊居親衛，力勸上過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號令諸軍，既四顧，滿野皆胡騎，益不自安。準指麾言論自若，上亦深倚之。陳堯叟本蜀人，勸上西幸成都；王欽若南士，謀幸金陵。準曰：『皆可斬。』及虜寇講和，車駕還京師，準之功無與二，準亦豪俊自負。欽若輩深嫉之。一日，欽若因論澶淵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恥，今陛下初御海内，為夷狄陵侮，亦不幸爾。』上曰：『為之奈何？』欽若曰『非天表瑞貶盛儀畢備，則無以聳狄人而兹醜。』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嶽，以誇戎夏，丁謂輩遂從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儉之餘，帑藏充牣，内外寶貨，不可勝計。洎封祀禮畢，玉清、景靈、會靈三宮觀成，國力為之耗竭。用事之官，賞賚千萬，近世以來未有也。

《蘇軾文集》卷八《策略二》　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啖二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課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一一《歷代論五・燕薊》　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為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粟菽之饒，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斂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氈飲乳之俗，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蘗之美，至於茗藥橘柚，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俯首奉約，習為禮儀。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此則天意，非人事也。

宋・晁説之《嵩山文集》卷三《出狩議》　章聖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於寇準之決策，不復徘徊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也。

宋・許翰《襄陵文集》卷五《賞戰士疏》　故無功而賞則有功者怠，效薄而賞厚則人無志於極功，而國不收其偉績，是賞不可以不審也。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敵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大帥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敵帥而殪之，酋帥既亡，敵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

宋・羅從彥《豫章文集》卷六《遵堯録五・寇準》　真宗即位，併三司為一使，始命準為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敵涉吾地，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禽賊必矣。』帝從之。將吏驩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敵遂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為誰？』初，帝幸澶淵，乘輿方渡河，敵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洶洶，帝

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強辨，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乖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宋・曹勳《松隱文集》卷二五《論保民劄子》　臣拳拳之忠，既願陛下愈勵畏天之實，以副天意。仰惟陛下嚴恭寅畏，昭事恪謹，發自淵衷，光於聖德，躬行有餘矣。其見於立政立事，與二三大臣同心，以明畏天之事者，臣願以保民為先。臣聞《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視民如傷，是其福也。』福者，天之所錫。國之將興，賴天命爾，必視民如傷，然後為福。是以自昔聖人所言天也、人君也、民也，未嘗不連屬而為辭。蓋人君者，天之所命；而民者，天之所親也。後世為治者每離而三之，所以下不為民所懷；下不為民所懷，則上不為天所福，此理豈不昭然哉？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保民之事，雖堯舜猶以為難也。臣伏睹咸平中，澶淵之役，可謂大得志矣。當時若從諸將言，何所不可？真宗皇帝不為也，遣曹利用出使結好交幣，行千萬世息民之策，其形於言曰：『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聖意安在哉？慶曆中，北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必欲得關南故地乃止，可謂輕侮中國矣。以當時事力，豈不能快意於一戰？仁宗皇帝不為也，命富弼報聘，增幣結約，尋前盟而固之，其形於言曰：『朕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圖寧息。』聖意安在哉？二祖之意，蓋不欲逞一時之志，而啓後日之禍，保民之大惠也。天佑祖宗保民之盛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顧不在此乎？宣和海上之約，使謀出於彼，在我當曰：『契丹吾兄弟之國，祖宗兼愛南北之民，通好結和，載書具焉。天地鬼神是臨，契丹之患，我當救之。而反共圖之，天地鬼神謂何？』彼聞此言，臣知其縮頸而走也。倘先自我謀，則又何說歟？天佑祖宗保民之德，所以隆其基業於未艾者，今在陛下。諒陛下必能畏天，必能保民，必能承祖宗積累之基，又能光大久長於其後也。又畀陛下為先帝雪恥於天也，亦祖宗與先帝在天之靈，所以深望於陛下者也。遺大投艱在陛下，豈不重乎？保民之事，陛下可不勤乎？河南之復，一予一奪，終歲而已，亦天將以觀陛下保民之方也。臣料是時，謀臣必有獻言者，將因河南之復，大舉而取東北，又欲深入，以雪大恥。陛下固未入其言，使謀之者不已，一旦聖意從之，則兵端禍本，創立自我。天意若曰：斯民也，針石磔膊於前日，非得已也。摩拊吹噓，曾未幾時，而更創為兵端禍本，生靈餘幾，忍戕之乎？兵連禍結，又當何時而定乎？天亦駭之也，故復以河南予敵。不予不息也，不息不能保民也，天意豈不明哉？天佑祖宗保民之德如此，所以報宣和之舉如此，既予陛下以河南，復奪之，其速如此，皆以保民也。陛下頃者宸心獨斷，屈己通和，以圖休息，得祖宗保民之意也。今又與同心大臣審定國是，以應天定之心，皆行保民之大惠。臣猶以保民為言者，聖人以一夫不獲為辜，君子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為愧恥。保民之事，不當存其大而略其細，有其心而無其實德。今也，田疇之不墾闢，户口之不滋益，商人販賈之不通，工人用器之不廣，逃移溝壑之不免，愁歎嗟怨之不除，以是為保民，可乎？陛下寬恤戒告，詔旨屢下，掛墻壁，詶無用之空文，銜命令，加出使之重擾。譬猶雨露自天而降，中間為物所隔，潤澤不及於地。陛下存其大，而臣下不能行其細，陛下有其心，而臣下不能施其實德，臣所以有言也。夫生民之休戚，在人材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紀綱之廢舉，風俗之薄厚。陛下前此東西巡幸，未有定都，和戰攻守，未有定計，應敵不暇，不能以自全，自全不暇，未能以有立之時也。是以人材隨所舉而用，政事循一切之宜，綱紀聽其所分，風俗任其所向，保民之事若有所未暇，天之責於人者輕也。今天下已定，自全之時也，有立之時也，天之責於人者必周也。臣仰窺天意，下詳民瘼，恭望陛下一視同仁，於此時至切也。陛下所當留神，群臣所當竭力，無出於此。愚臣於此，所當盡言也。伏惟聖慈加察焉，不勝天下之幸。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七《上宰相書時在書省》　九月某日，具位某，謹齋沐惶恐，百拜獻書於某官鈞座。夫所貴乎豪傑名世之士者，惟其能任天下之重也。任天下之重者，必能以其身當天下之患。卒然犯之而不懾，吾固有以待之者矣；無故驚之而不動，吾固有以察之者矣。夫然，故雍容廟堂，而精神之運可以折遐衝於萬里之外，誠非凡庸之見所可俄而測度也。《易》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迅雷風烈，有可畏

之威，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在常人之情鮮不為之變色，易操而由。君子處之，方且優游無事，其所立之方未嘗輒易。何哉？彼誠知雷風之所自來，而識其勢之所極，則雖歷萬變，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不有雷風，又何以見君子之常乎？苻堅擁百萬之師長驅南伐，為晉計者亦急矣，謝安石廼於此時命駕登山，圍碁賭勝，鎮以和静夷易，若未嘗聞者。本朝景德澶淵之役，北騎大入，充斥河朔，先正寇萊公實建親征之議。章聖皇帝每使人視相國何為，則曰酣寢中書，鼻息如雷。此兩賢者，苟謂其漠然曾不以經濟為意，則夷考其時，選將厲兵，秣馬儲粟，以為戰守之備，無一不足者；而謂其誠有所圖回注措，又未嘗見其為之之迹焉。究其所以然者，德操而後能定，能定而後能應。臨機制變之道，固如是也，不如是，世亦何貴乎豪傑哉！某愚不肖，昧於治道，竊觀朝廷與北邊講信修睦，固結和好，以休兵息民，民之不識干戈戰鬥之事者，二十年於此。邇者道路傳聞，若有變於疇昔。中外人情，以淺意料之，以私衷度之，初不能無疑信相半乎其間。獨幸夫廟堂之上，深圖遠算，固已前定乎胸中，而視彼之從違去來，未嘗不置之度外。故其不易方於所立者，如山岳之不可摇，而民情賴之以安，國體賴之以寧。是豈褊中狹量，輕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善用兵者，無赫赫之聲。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其老弱羸畜者，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戰也。使彼誠有意於用兵，則其謀愈深，其迹愈匿，必將示我以無足畏之勢矣。今則不然，兵之未動，而其所經營都邑、器械、川陸、道里、土功之役，凡道路之人舉得而知言之。其然，豈其然乎？北人之俗，安於沙漠，而以水草為生，射獵為娛。元魏徙都洛陽，當時固已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心之所樂矣。大梁，我中國之舊都也，彼何樂於是，而欲亟居之乎？使其果遷而居焉，亦豈彼之福也哉！赫連勃勃亟戰有功，群臣勸其舍統萬來居長安，勃勃曰：『我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界裁百餘里，我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勃勃此言誠是也。都長安者虚名耳，而失統萬之實利焉，則赫連夏必不為也。汴都之距邊關已遠矣，而邊關距彼之舊庭又甚遠，彼曾不顧兩河結集之黨乘其前，諸蕃部落之强擣其後，乃舍實利而徇虚名，獨無赫連勃勃之慮乎？劉元海、石勒、苻堅、慕容垂皆英武絶人，足以雄視朔漠，其所以經營中夏，不旋踵而覆亡輒及之者，惟其不自安於舊日之俗，而僑寓於未習之鄉，如棲虎豹於江湖，困蛟龍於原隰，豈能一朝居耶！故凡近日傳聞已甚之談，疑似無實之迹，皆未必然也。然有一於此，天下有大信，惟中國禮義之鄉為能守之，惟仁聖之君、忠厚之佐為能履而行之。春秋之時，秦、楚、齊、晉諸國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而會盟興焉。始未嘗不相要以信，而其口血未乾，渝盟以逞者衆矣。何則？信固難守而難行也。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我之能信可必也，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心乎？婁敬為漢建和親之議，以謂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説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冒頓在固為子壻，殁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司馬温公論之曰：『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之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且冒頓視其父如異族而獵之，奚有於婦翁？』此其意蓋謂冒頓强暴之心，固難以信義望也。使彼誠能推信義於人，而必不肯殘民於鋒鏑之下，則固不忍為鳴鏑之事矣。彼則有大忍焉者，而吾顧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婁敬之術疏矣。今之南北通和蓋二十年，久於和而不欲復戰者，亦人情之常也。苟不欲復戰，則其所賴於和者重。彼知吾之重於和，故每出其虚聲，而示吾以欲戰之意，非其果欲戰也，將以堅吾和也。是以常執其機以要吾，而吾必黽勉以從之。如是而和，故信不可保，而其和難必也。欲和之可必，則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機在我，然後操縱予奪，惟吾之所欲為。章聖澶淵之役，既與契丹約和之後，中國長無北顧之警者，用此道也。當契丹擁兵南來，其意固以中國為厭兵而憚於戰鬬也，曾不知吾中國所以為戰守之備者有素矣。當是時，雖朝臣有獻避敵巡幸之策者，而獨畢文簡公、寇萊公力贊章聖為親征之舉。契丹既不利於北平，又敗於保州，又敗於定州，知中國之有守備而無畏乎戰也，於是情見勢屈，而王繼忠致書石普，始以契丹之意來求和。由是曹利用銜命出使，以議和好，而親征之行初不為之少輟也。夫其始為親征之計者，以彼之欲戰也；彼其既請和而通使，則不戰必矣，變輿固可以毋動矣。章聖皇帝方且謂輔臣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已許之，然亦宜為之備。朕已決成算，親勵全師。況敵人之情叵測，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於一戰。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仍命陳堯叟乘傳赴澶淵北

塞，密諭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由是大駕順動，親督六師，臨幸澶淵，歡聲沸騰，士氣百倍。契丹再失其帥，褫氣奪魄，求哀請命，惟恐不免。至是而後，許之以和，故能使邊遠之人審知戰之為害，和之為利，乃可長久也。彼其人懷章聖之恩而不忍負，畏章聖之威而不敢犯，雖百年無戰可也。由是知和則不戰，戰則不和，而無憚於戰者，是乃所以為和也。今之欲使北邊保其和而不失者，惟其以章聖澶淵之役為法，無憚於戰而已矣。苟無憚於戰，彼其萬一不顧和好之重，而稱兵以南來，則吾所以待之者，亦惟聲其背盟之非，而會師以遠涉，有進而無退，此不易之至計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將欲有事而無憚於戰，必於無事之時先為可戰之備以待之。戰之所須者不一而足，士馬也，器械也，城池也，貲糧也，芻茭也，舟楫也，俱不可以無備，而其要則以人材為先。兩軍相交，惟人材之裕然有餘者勝，而勢之强弱、衆之多寡不與存焉。謝安石挫苻堅於淝水，議者以為幸而勝，非也。堅之發長安，戎卒凡十餘萬，騎二十七萬，號稱百萬，旗鼓相望，水陸齊進，其勢非不盛，而安石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幼度為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帥衆其八萬距之。雖衆寡不敵，而較其人材之優劣，則幼度之徒固足以吞苻融，姚萇輩有餘矣。堅之登壽陽，望見晉兵部陳嚴整，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觀此，則晉之人材可知已。是以雖有如林之旅，而其將士不競，則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而聞風聲鶴唳，舉以為王師至，又奚以兵多為哉！故養人材於無事之時，以待有事之用，不可不以為急先務也。凡天下之所謂人才者三：其一曰文章華麗，可以丹青帝典、藻飾王度者；其一曰持身嚴，操行確，所為周備謹密，初未嘗有纖瑕微纇之可指者；又其一曰沈實通敏有用之才，可使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難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須之頃者。三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最難得。此其為才，以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沈實確然，有益於世。故為國家者，養才於閒暇之時，以待倉卒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後可。由前二者之才，其文非不工也，其行非不謹也，以之當平居暇日，羽儀朝廷可矣，一旦乘之以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非所與共患難者也。龐士元曰：『儒生文士豈識時變，識時變者在乎俊傑。』然則考其可與共患難者，亦在多得夫識時變之俊傑，詎可以專仗乎儒生文士哉！今之人材，彈冠應聘而至，星列棋布乎職位之間，可謂甚盛矣。然由前二者之才則多，而由後之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後見，今其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也，何從而知其為寡乎？蓋以近十餘年來，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事無難易，惟在乎任之而已。平居而肯任事，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邊鄙不聳，上恬下嬉，惟是簿書期會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趑趄，畏首畏尾，遠嫌者不肯議，避謗者不敢為。如是而冀其任患，未易得也。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文章行藝之士不乏於此時，閭閻秩秩，如是足矣。惟是實用之才、智謀之士，可以備煩使而膺劇任者，要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其多。所得之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亦且無窮矣。章聖澶淵之役，其一時人才所賴以制敵者，以其文章言之則未必工，以其細行言之則未能無缺，所以能挫强敵而奪之氣者，一皆可用之實才爾。故其扈駕則王超、李繼遷、高瓊、其守禦則魏能、石普、張凝、田敏、王currency、賈宗、李延渥、其漕運則張齊賢、丁謂、董龜正、李亞苟、其約和則曹利用，此其大略也。若其他姓名見於國史者甚衆。凡此人材，非其至於有警而後求，臨戰而後得也，其養之有素，則縱横顛倒，惟吾所用爾。蓋天下之才隨叩而鳴，隨唱而應，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至者，特患不知養之於無事之日，而欲用之於有事之時，則倉皇四顧，莫知所為，果能定大業而立大勳乎？譬猶養木者必有以灌之溉之，則可以冀其為棟梁之用；養馬者必有以芻之秣之，則可以冀其為致遠之用。彼其號為實用之才、智謀之士，亦必翹然有以自異於人，而不甘與凡下者伍也。如能養之於閒暇，則為機益深，為力益銳，為志益廣，出而任國家之事，宜其綽綽然有餘裕矣。不養而求其用，是何異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厦，不芻不秣而欲馬之致千里，胡可得哉！伏惟秉鈞之下，以章聖之既效者創為一定之規模，主張而力行之，則吾國益强，吾政益舉，內治已立，何外攘之足慮哉？區區管蠡之見，幸賜鈞念，某下情憐憫惕之至。

又　卷一三《論李牧為趙守邊》　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為真宗謀，令河北諸郡悉入保，近州郡者徙於州郡，近縣者徙於縣，有坑塹者平之，

有倉粟者窖之。虜人入境，擄掠無所得，卒以請和。由此觀之，堅壁清野之策，誠禦戎之長算者也。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〇《[宋]寇準〈上真宗議澶淵事宜〉》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如起當至何處者：

一、臣伏睹邊奏，犬戎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別無大軍駐泊，必慮虜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劫，不唯老小驚騷，兼使賊盜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啟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轄。若是虜騎在近，即仰近城覓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蕃賊，及召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劫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蕃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遠，張得犄角之勢。

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犬戎交鋒原野，以争勝負。天雄軍至貝州兵馬，車駕未起以前，不過三萬人，萬一犬戎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挪至洺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牽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名。

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犬戎於鎮、定間下寨，抽挪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令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挪向東，傍城下寨，牽拽如此，則犬戎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引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蕃賊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

右臣叨列宰司，素無奇略，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睹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猶虚己以詢謀。兼彼犬戎，頗乏糧糗，唯恃腥膻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景德元年閏九月上，時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楊萬里集》卷一一二《陸宣公奏議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夷狄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夷狄以取夷狄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寇來則與之戰，不來則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聖屈己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聖相承，中國承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呂氏文鑑》　寇準《論澶淵事宜》。余舊聞長老重準力贊親征，且言其凡所規慮皆已先定，非一時偶然而為者，即此疏也。自太宗世，契丹寇邊，未嘗寧息。真宗甫終諒闇，虜已大入，親駕戎車，亟用祖宗之舊，而傳潛畏懦不戰，范廷召康保裔敗死，張齊賢、向敏中、呂端、李沆、呂蒙正、畢士安不能為謀。及王超、李福、王繼忠又敗，上議復出，群臣不敢唯諾；至是母子傾國來寇，其勢尤熾，天下震動，則陳堯叟、王欽若避地南遷之請紛紛出矣。寇準初相，倉猝奉上以行；當時相傳，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鶺鴒官家』，高瓊有『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之語，其為策略可見矣。況此疏正是擘移兵馬，寇深則抽那大軍護駕爾，了無奇計，未知諸公何以夸艷如此。前代人主在鞍馬間者固多，然須必勝，不勝則危亡隨之。人主勇於自行，則固不論；若諸將不用命，而大臣將以天子之威壓之，則前傅潛，今王超，終皆不能效死，必求和而後免，辱無大者，而準猶可矜肆以為功伐乎？嗚呼！舉大將者蕭何也，身督戰者裴度也，克合晉、楚之成者向戍也，皆昔事之已驗者也。君子之相其君，視其義與時如何耳，可戰則戰而馮道不敢必戰；當和則和而桑維翰不敢必和，又近事之當監者也。準既不能知人，又不能臨兵，至於委曲調護兩國之間，為生靈請命，又不能也；而挾萬乘僥倖，然後以和為功，則余所不敢聞也。

宋・李曾伯《可齋續藁》卷五《公安竹林書院記》　疇昔澶淵之役，始朝論多瑟縮，欽若請幸江南，堯叟請幸蜀，國步亦岌岌矣。我忠愍寇公

奮不顧身，毅然請帝親征，排羣議，回天斷，遂一矢以斃撻覽，卒使國家數十年無兵禍者，伊誰之力！如簧其舌，顧以孤注一語擠之，忠魂不死，靈竹效祥，是非之理，至於天而定，有如此者。景行高山，目擊人存，竹林之士，心萊公之心，毋安竹林，毋忘石室，某用筆此以授山長程烈劌諸石。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四《史論・寇準還自澶淵頗自矜其功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言於帝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寇準天資剛毅，漢王商之儔；其材畧通敏，唐李德裕之伯仲也。惜其學術不足，故於處己接物每乖於理，君子不能無憾焉。【略】澶淵之役，準固有功，然非能復燕云，使□稱臣納貢也，而準遽自矜伐，則失勞謙之義矣。準之剛正，固欽若所忌也，不能健而説，夬而和，而每與忿爭於朝，則陷於壯頄之凶矣。丁謂，陰柔小人也，準以其包承於己而力薦之，則昧否亨之戒矣。以準之剛毅通敏，而輔之以學問，則無此數失，而讒人亦無以藉其口矣。嗚呼！為宰相者，其可以不知學哉。

明・陸深《儼山集》卷三七《送都閫王公北歸序》　寇忠愍出將入相，決策澶淵之役，可謂有大功於國矣。

明・王崇慶等［嘉靖］《開州志》卷五《官師志》　王崇慶曰：『澶淵之役，準之功幾於蓋世，不可不謂偉也。及觀讒者四起，厥禍又幾於亡身，斯亦戚矣。然則功名之際，無亦難處矣乎？曰君子知義之可否？不計事之成敗利鈍，為寇老當時處其斯道與。』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寇準》　澶淵之役，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丹以屢勝彪虎之兵大舉入寇，而宋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奉乘輿以出使，虜將撻凜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揉我師，準其能支乎？孤注之譏，要亦未為過也，何乃自以為功而矜之？或曰：『方是之時，議遷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觀其軍中夜博，殊不為意。斯豈無謀者哉？』曰：『虎之猛也，入屋而攫圈豕，居人操挺以逐之，虎輒曳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雛，輒奮翼而嬰之，雖責育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可一而不可狃也。宋人不戒，已而狄人入汴，已而入江，不惟承不可保且併其圈，而亡之□□，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僥倖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明・吳士奇《緑滋館考信編》卷二《澶淵之役》　契丹不知兵，孤軍深入，符堅之下江南也。寇淮奉帝親征，虜始驚駭，草木皆兵，氣奪矣。時準欲邀擊之，為數十世久安之畫，實其言，即百年之寇未可一朝剪滅，而合四面之師攻遠涉之虜，取威制敵，於此在矣。然而非真宗任也。真宗孱主也，鑾輿雖已北渡，乃其心惴惴焉，不能旦夕處澶州也。於時幸兩好既成，兵刃未接，而帝心始安耳。假令鋒鏑一交，二三邪臣以孤注之説恐懾之中，軍先遁，士隨尾解矣。雖有百準，將若之何？我能之而君不能，準之所不敢持也。不然以準之力排羣議，決於赴敵，豈其當機而反避幸兵之嫌，不聞一矢相加遺也。昔晋文歷外十九年，至城濮之戰猶懼楚子伏，已而夢，是徵子犯，亦强解之耳。矧生長深宮，目不覩兵陣者乎？故人主不可使在戎行也，人主而在戎行，剛者必輕敵而倖以取敗，懦者必畏首畏尾！而令將不得專，非師中之吉也。然當澶淵時，人情方洶洶，使帝不在兵，則將士不附，將士不附，則國之存亡未可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忠愍於智勇可謂兼之矣。

明・沈長卿《沈氏弋説》卷三《寇準》　宋氏之禍成於靖康，而含垢忍耻實釀於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為讒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説，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鸞輿親征，則褻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己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則臣下咎有所諉，功無所倖，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於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於一擲玄黄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脱有不測，準何以謝真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鸞輿親征，益無謂矣。況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為兄，北朝為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繒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

堂天室，使其主蒙僇至此，不以為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為有安邊固圉之勳。嗚呼！使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於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之盟，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為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即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已而欽若修齋誦經，為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雪憤之具，如真以為福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于人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且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廷臣袖手結舌，帝恃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已，即百萬亦可。』則真宗已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於大盜，歲苦侵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金帛獻之，歲以為常，乃可免也。』於是偕居停于户外而面納欵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為準計，則如之何？』于曰：『曹彬臨終，薦二子於真宗，材器皆堪為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為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瑋知秦州，大破吐番於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真將種也。何有於契丹哉？即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三十萬緡為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為是損國體、傷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真宗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即鸞輿、高瓊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即鸞輿蒙塵累年，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真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緡附之，而寇準佯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為之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為寇公所為，以貽史册之玷。【略】

黄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於胸中，而真宗非其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異，豈真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於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為寇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根脚方立，至其稱弟，過許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明・孫慎行《玄晏齋文集》卷三《澶淵説》　澶淵之役，如寇萊公意，欲使隻輪不返，方保百年無事，忽有譖言入，謂公欲擁重兵以自擅者，不得已與約和議而還。看到此，令人短氣。古大臣身任天下，有大利害、大籌畫，未必天子一一見信，即見信，未必立有成效。如公奮議親征，虜酋退懾，信已堅，而效最白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初有何難而譖者若此，可歎也。余想譖者之情，以中國之臣子，當醜虜之忽來，非有素好之外牽也，得賂則飽欲，去不以謝我，失賂則屏息，伺不以苛我，非以後好之中熱也。然而人方任艱，我反箝逸，人正當前，我獨旁掣者，不過怯懦心為之祟也。嗚呼！怯懦而輒大攘天下如此已，又況有他不測之械藏於胸中，忌彼有成，為吾失策。其詭誘百端，寧可盡防。幸矣！夫萊公之有成也。夫齊城未下而騎劫先代，趙威方張而郭開中毀，古今之垂成敗者往往是，況以天子在行間，虜在垣外，天雄之出，岌岌其危矣。百萬之賂，主業慨許之，非公以三十萬嚴嚇使者，機會斯須，豈能無變，一變而更加之，百萬外不可知，其不屑吾歲賂，更不可知，念之可為寒心。幸矣！萊公之尚有成也。辟如洪濤遇風，舟幾覆時，眾但相顧駭淚，何敢一出聲，迨望峭將登而操竿叫哮者四起，人乃各持短長，然因是而舟師失舵，以致大不利者，有矣。即無大不利，而或膠或淺，倉皇不寧貼者，亦多有之。夫三十萬之許，亦舟之膠淺而倉皇不寧貼也。然而尚無大不利，故曰幸也。當公初決策時，曰『了此不過五日』，及在軍中，日飲酒譁呼，以示之暇。夫公非不知臨事之懼也，不得已而姑以此定眾，其心苦矣，然猶不免。愚因是歎國家之有成有敗，事之有就有不就，吾身之有幸有不幸，真若有天焉為之主持其間，而豪傑者當之，直一味朴忠自信，無他顧耳。若人也，其將何不至？夫當擾攘之秋，外寇猶可，內寇寔叵思。夫日夜投間於吾，未必不若進熟於君者之銳也，必欲人人為之解，而吾之謀已泄，而氣且動，而神且分，而仇隙且樹將禦眾不足，其何禦虜之能為？嗚呼！大臣而若冒制事，以人也，其將何所不至。

明・鄭元勳《媚幽閣文娛二集》卷六《[明]項煜〈寇萊公論〉》 澶淵之戰，戰者，虛聲也；和者，本謀也。萊公當國，必知虜情，夫中國無釁，傾巢入寇，以何名乎？然則虜志不在戰矣。戰，危事也。了此五日，夫戰豈五日可了者乎？然則國謀亦不在戰矣，臨之以車駕則氣懾，赫之以兵威則約固，真宗之決策渡河無疑也。蓋已默喻乎此也。在廷文武無異議，蓋亦皆默喻乎此也。後世有乘危僥幸付宗社於一擲者，當思萊公所以能了契丹之故，雖然城下之盟當時已譏，幸其撻伐先張則國威振，請和自彼則國體存，百年不渝則國難紓。然而侵疆未復，萊公之志不伸，惰歸不擊，驕虜之氣以長。宋之天下，一舉而安，宋之仁弱，亦一舉而定矣。後世有偷安厭兵、竭中國以媚虜者，當思宋室所以終受虜患之故，且夫樂戰必亡，畏戰必削，韓公主戰，范公主守，而范公為能不敗，故國家不可以樂戰。李綱主戰，汪黃主和，而汪黃竟以誤國，故國家不可以畏戰。萊公之得策在於先戰而後和，聲戰而實和，我戰而彼和，暫戰而永和豈與夫以戰為戰，以和為和者哉！夫知以戰為戰之不可以戰也，而不知以和為和之不可以和也。此謀國者之過也。

萊公善戰，乃其善和，其論甚快。然畢竟本志未盡問，國靈未盡振，弱主庸臣，多不湊手，一萊公何益？惜哉！

清・傅占衡《湘帆堂集》卷一一《讀嘉祐集》 宋與契丹皆恃和好以為安，澶淵之後，每每宰執不輕敗盟者，乃大計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三《真宗》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真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為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欽謔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

嗚呼！盈宋之庭，錚錚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撓其謀，終妒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鎮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鎮處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矜靜鎮，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驕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誤人家國，必此言矣。

夫靜鎮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靜也。謝安圍綦賭墅，而挫苻堅於淝水，非但恃謝玄北府之兵也。慕容垂、朱序、張天錫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奚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不察耳。

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弭耳以退也。乃增卅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豈蕭撻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辯言，遂足戢其戎心哉？兵甫一動，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甫歸，而議和之使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徜徉無鬬志者，槩可知也。契丹之滅王從珂也，石敬瑭為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為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其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

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隆緒席十六州之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粱，而共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也，聞李繼遷以蕞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尚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脅之，而無俟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來，能如其願而固將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南之（士）〔土〕，亦可得則得，不得則已之本情；兵一動而使頻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平仲和之深，持之定，特兵謀尚密，不欲昌言於眾以啓嘵嘵之辯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寧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

可恃之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欽若、堯叟、馮拯之流，聞邊情而不警於耳，閱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蟲之技，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洊至，驚於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猜，且不知當日之何以得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喻，而億其必然也。

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密用焉，而後可以靜鎮。密者鎮

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儲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繇；察其合離，而知彊弱之數。故蹲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蝘蠓；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傾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惴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清・朱一是《為可堂初集》卷九《寇準論二》　凡人應非常之變，成非常之功，必有素定之計。計不素定，變至而始應之，其功必不成。澶淵之役，寇準豈真以君為孤注哉！蓋契丹之窺宋，非一日矣，方其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固曰：『此狃我也。』舉朝以為尋常無事，而準睨之既若大敵之壓境，而早為備。當是時，命將練師，簡驍銳，據要害，準之精思至計，無一日不在乎契丹。又令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處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諸師絡繹布置，備不時之援應，如獵者施羅於中林，漁者設罟於巨壑，眄盼然，俟禽魚之投，即遏絕追逐以快其意。已而契丹果大舉入寇，急書一夕五至。準以為出其意中，睨為甚常，飲笑自如，舉朝以為出諸意外，驚為大變，請遷避之不暇，此豪傑庸愚之別，有備與無備殊也。準請幸澶州，則預計其地矣，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則預計其日矣。同列懼欲退，準止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請毋還而即行，則預計其應之不可緩矣？今夫富人之遠行也，猶必擇日治嚴，裹餱糧，戒僮僕，低徊鄭重，辭其家之人而後出，乃以天子之尊，百官六師之眾禦契丹之危，聞變即行，如箭之脫弩，勢不得留，豈非事之大不經而難測也哉！準蓋經營於平日，而遊戲於一朝，睨其同列，與契丹皆若嬰兒之可狎，吾奉天子以渡河，皆惶恐悸怖而無所措。已乃高坐北樓，觀其成，此則準之愛奇？置之危地而甚安也。後人徒效準之愛奇，無準素定之經營，僥倖於一試，則不惟無功，必至取敗。如近時土木之事其可鑒矣。

又　卷一四《書武夷集後》　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契丹，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七《宋澶淵親征論》　明括蒼王交山著論力詆寇萊公澶淵之役，以為天子外建諸侯以為疆場，內置宰臣以為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相當任其責。必欲天子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萊公即遠遷，何救於國。

子全子曰：是論也，明人多取之。蓋有惕於英宗之北狩，而信之也。雖然，是固未可同年而語矣。以萊公之忠，豈不知萬乘之不可以輕出。顧是行，非得已也。當是時，契丹之橫甚矣，宋之不競又已甚矣。以金甌無缺之天下，鞭箠四裔，亦當沛然有餘，乃兵鋒一抵河上，而重臣皇然請幸成都者有之，請幸金陵者有之，推情論事，其不能有制勝之將可知矣，其不能有連籌之相可知矣，所恃者萊公耳。以萊公之才，赫然整大師而出，其於契丹，亦有何慮，而必奉天子以出者，蓋王欽若之徒可畏也。以萊公在朝，尚且費口舌之爭之，甚至出之天雄而後成行。向使欽若居中，則雖出國門，明日有從中牽制之者，不特不能為裴度，而且為李綱。故反覆思之，惟有挾天子以親征，則六軍在吾掌握，而諭諭詘詘之徒無所預，且又足以壯士氣，而寒敵人之膽。不惟壯士氣也，亦使天子親履行陣，有以知敵人之可禦，而恍然於望風請遷者之可斬，蓋一舉而眾益備焉。自是契丹亦果懾於天子之神武，不復犯邊，萊公之善算，為何如乎？蓋萊公之所以遏寇者，早已了然於方寸，不過借天子以杜羣口，充其志，方且欲為百年之計以大創之，此固非為孤注之說者所能曉也。

至若有明之事，則非其倫也。總戎而出者，誰為萊公其人乎？環衛之長，誰為高武烈王其人乎？王振之力排羣議，必欲其君親出，蓋欲車駕道經其第一幸為榮。此其所見，安得不僨事乎？萊公本一書生耳，千軍萬馬，赤白之羽交錯，而乃與楊大年飲博自如，是非漫無成算而故為無懼者也。持此以此有明之事，則所謂不知而妄論者也。

清・朱克敬《邊事彙鈔》卷六　瞑庵曰：『寇準頗識邊情。出沒無常，使我不得休息，外夷之困中國多用此術，既不能力戰窮追，使之創懼，擇要緊守亦是安邊長策。【略】

瞑庵曰：『兩國連兵，雖常勝不能無損。契丹請和，實緣久戰兵疲，初非用詐，因而許之。益厲吾眾，益嚴吾守，斯為上策。真宗恐其難保，亦何愚也？中外議和，斷無能保久長之理，寇則拒之，和則與之，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其來而已。不求諸己，而望敵不敗盟，其可得乎？』【略】

瞑庵曰：『契丹請和，宋遣曹利用往議，利用未還，而契丹兵又入境。此非求戰也，揚兵以速成耳。寇準料之已審，故敢勸帝親征，前後計議早已成算在胸，識定則膽足，非貿然以往者，庸人驚懼嘆羨，議論紛紜，皆屬夢囈。契丹本不欲戰，因親征而稍減邀求，非因親征而始議和也。至獻地稱臣之語，則未免夸誕。是時，契丹之兵不過攻城失利，非奔北死亡，不能自振。準何能使之稱臣獻地乎？太祖、太宗所不能，而謂真宗能之乎？【略】

瞑庵曰：『既和之後，必如是振作經營，方能持久，若和議一成，即優游富貴，歌舞昇平，則根本既虛，敵有所乘，民無所恃，患不旋踵矣。【略】

瞑庵曰：『宋之與遼國，勢幾不相敵。契丹立國又在宋先，併稱兩朝，有何不可？真宗外夷，乃使臣誘勸之意，非有國者所宜自矜也。譬之世俗，稱官長為父臺，乃以民之父母為譬，使之顧名思義耳。而官吏亦自稱為父母官，不亦鄙乎？王曾所言，未免書生夸誕之習。幸爾時國運方隆，君臣多明白理勢，不致以虛文挑實禍。至南宋，則國勢愈衰，喧爭愈甚矣。』

宋真宗景龍二年七月，歸幣於契丹，凡三十萬緡，自是歲以為常，契丹亦歲遣使報聘。

瞑庵曰：『歲幣之事，當時多以為憂，後世尤以為恥，其所見皆未廣。邊境用兵，動費數百萬，歲幣數十萬，不過數縣租稅，王者何惜此費？不以甯民厚往薄來經有明訓，亦於國體無傷，但當審度時勢，如果彼必不靖，我力可以遠征，則當發憤興師為一勞永佚之計。若不過彼此攻掠，小有得失，則徒擾民生耗，帑藏，兩損無益，轉不若歲幣之費小而安矣。

藝文

《歐陽修全集》卷五《邊户》 家世為邊户，年年常備胡。兒僮習鞍馬，婦女能彎弧。胡塵朝夕起，虜騎蔑如無。邂逅輒相射，殺傷兩常俱。自從澶州盟，南北結歡娛。雖云免戰鬬，兩地供賦租。將吏戒生事，廟堂為遠圖。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漁。

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五《澶州》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天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張耒集》卷一五《聽客話澶淵事》 憶昔兵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邊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旂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渠魁貫車柱。旃裘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盖萊公。

宋・李綱《梁谿集》卷二四《謁寇忠愍祠堂六首一》 親征決策幸澶淵，南北觀盟有本原。丞相萊公功第一，猶將孤注作讒言。

宋・李綱《丞相李忠定公長短句・喜遷鶯・真宗幸澶淵》 邊城寒早。恣驕虜，遠牧甘泉豐草。鐵馬嘶風，氈裘淩雪，坐使一方雲擾。廟堂折衝無策，欲幸坤維江表。叱羣議，賴寇公力挽，親行天討。縹緲。鑾輅動，霓旌龍旆，遙指澶淵道。日照金戈，雲隨黃纛，徑渡大河清曉。六軍萬姓呼舞，箭發狄酋難保。虜情讋，誓書來，從此年年修好。

《王十朋全集・詩集》卷一《觀國朝故事四首一》 昔在景德初，故虜犯中原。朝廷用萊公，決策幸澶淵。高瓊雖武夫，能發忠義言。詠詩退虜騎，用醜樞相顏。鑾輿至北城，斷橋示不還。一箭斃撻覽，夜半卻腥膻。至仁不忍殺，和好垂百年。偉哉澶淵功，天子能用賢。

又 卷二〇《宿巴東縣懷寇忠愍》 製錦工夫早不同，至今人道寇巴東。澶淵一段奇功業，可在孤舟野水中。

堂前雙栢今何在，渡口孤舟依舊橫。不似公安插竹處，凜然容貌尚如生。比過公安謁萊公祠，蓋枯竹再生處也。巴東祠廢，可謂缺典，因成二絕，以示邑官。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一八《閱史六首一》 百戰淮西僅奏功，澶淵欲戰已平戎。三紆相紱猶公道，長為萊公羨晉公。

明・王崇慶［嘉靖］《開州志》卷九《藝文志・宋真宗廻鑾詩》 我為憂民切，戎車暫省方。征旗明曖日，利器瑩秋霜。銳旅懷忠節，群胡竄

北荒。堅冰消巨浪，輕吹集嘉祥。繼好安邊境，和同樂小康。上天垂助順，回旆躍龍驤。

元・張憲《玉笥集》卷二《澶淵行》　鐵馬遼軍飲河水，三關要地平如砥。諸城閉壘百僚驚，西幸東巡議遽起。相公峙立不動搖，忠肝義膽凌雲霄。親征雄謀出獨斷，孤注一擲先得梟。澶淵城上黃旗入，萬歲聲中河水立。神弧半夜發妖機，天殺蕃酋蕃母泣。蕃兒進退兩成禽，可惜君王不追襲。不追襲，失天賜，銀幣年年勞奉使。冠履從茲顛倒置。君不見主和天尊多善柔，懶將一矢射岐溝。歲輸二十萬匹絹，不博遼兵一顆頭。

明・薛瑄《敬軒文集》卷九《過寇萊公祠》　功業澶淵冠宋朝，古祠松栢晚蕭蕭。儀容不泯鄉人祭，魂魄何須楚些招。忠義垂聲千古在，奸諛遺臭幾時消。老予持節無英計，戀闕思賢首重搔。

明・石文器《翠筠亭集》卷四《和同寅樊淑魯三》　城嚴宵柝號生風，臣子應須效匪躬。五日澶淵能退虜，萊公非為整軍容。

清・顧景文《顧景行詩集》卷上《詠史十六》　若要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奈何久閒散，用之翻嫌早。澶州寇深入，楚蜀策顛倒。公獨掀髯笑，上必親征討。車駕一過河，懽呼已滿道。稱臣獻幽薊，百年可再造。荒哉城下盟，舉動殊草草。正直遭貶謫，瀕死何懊惱。千秋相公竹，霜雪不枯槁。

清・單隆周《雪國詩賦初集》卷六《詠史十八》　萋菲得貝錦，讒訛得高位。南牧窺宋畿，控弦勒精騎。土鐙怒未洩，徐河戰猶潰。臣工集忠謀，楚蜀慕遠地。羽書求濟師，一夕凡五至。萊公信人豪，酣博蘊深計。鸞輿一渡河，三軍作朝氣。遠邇何諱吟，稽首或隕涕。匹馬無迴鞍，隻輪不返旆。厭兵竟許成，北門獨顛頷。

清・戴璐《藤陰雜記》卷一二《郊坰下》　王橫雲《土城》詩：『城北逶迤接上垣，蕭蕭戰壘暮雲繁。書生膽氣橫千古，匹馬來看古薊門。』城在德勝門外土阜，至今呼蕭太后土城。為遼聖宗之母，瀛洲、澶淵之役偕行。此駐師處。今梨園子弟盛演《蕭后打圍》，婦孺皆知其英武也。趙甌北翼《懷古》詩云：『郊圻屹立土門崇，蕭后曾經此詰戎。赤帝敢傷吾子白，雌風偏勝大王雄。對椿坐困南朝費，歲幣終來內府充。千載遺踪雙阜在，猶傳女隊促裝紅。負扆圖成髻未華，手携嗣主戰邊沙。不聞宮掖悲人彘，肯使兵塵喪帝羆。粉黛三千歌入塞，燕雲十六紀傳家。笑看瓊島妝臺女，空把才名後代誇。』

清・陳啟曦《詠史擬古樂府》卷下《澶州幸宋史》　景德元年，契丹寇澶州。寇準贊帝親征，渡河，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黃蓋渡河將士跂，萬歲呼聲震天地。朕無憂矣胡得然，相公飲博謀萬全。爭盟爭幣君不辱，孤注營營日肆毒。參政何妨為拂鬚，相公乃不在中書。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寇準》　三傳通時第早登，萊公學問信堪稱。漫言無術同駿乘，疇許為臣比魏徵。往代鈴聲悲閣道，當年兵氣厭金陵。澶淵即使同孤注，畏敵王陳總讓能。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寇準》　不信君王喜播遷，猶將往事恨澶淵。北征若早嫌孤注，南渡何須待百年。決策老臣危嶺海，工讒瘦相豔神仙。他時五國城中淚，多似萊公酌後泉。

清・嚴如熤《樂園詩稿・詠史集》卷三《寇萊公》　幾曾一戰捍強隣，澶淵竟督六師親。渡河差壯中朝氣，決策全資宰相臣。五柞受遺關學問，百年無事是經綸。如何孤注羞城下，不記金陵請幸人。

清・曹振鏞《話雲軒詠史詩》卷下《寇準》　不金陵亦不成都，萬乘澶淵注豈孤。駐蹕尚愁軍怯進，渡河試聽眾歡呼。血流有母悲捫足，羹污何人愧拂鬚。一任樓臺無地起，筍生枯竹滿街衢。

清・周樂清《靜遠草堂初稿・詠史樂府・出孤注寇萊公》　用寇準，帝親征，旌旗改色神鬼驚，鐘鼎無虞南北盟。春秋恥，出孤注，讒言一入無從訴，萊陽枯竹危朝露。天書見，封禪成，瘦相欺君君自悞，紛紜五鬼劇當路。依舊將君居奇貨，奇貨輸，剩孤注。

清・貝青喬《半行庵詩存稿》卷五《秋風亭懷寇萊公》　可惜澶淵應變才，偏教遷謫到江隈。苦衷難向讒人白，豪舉能為老婢裁。驛路竹枝猶解釋，神筵蠟淚自成堆。傷心南渡諸名將，孤注無從擲一回。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真宗》　少年天子壯皇居，審視垂簾聽政餘。僥幸澶淵綿國脈，何會楓陛有天書。朝綱幸賴賢才輔，海宇須教蔓草除。一自拂鬚人在位，許多宮觀屋渠渠。

又《寇萊公準》　沙冷淵澄塞北寒，六龍飛渡萬人歡。博操勝算非

孤注，酒到沉酣却契丹。胡馬百年思伏櫪，蒸羊一簋迓同官。羣疑衆謗功仍立，合志惟聞畢士安。

清・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六《下邽謁寇忠愍祠》 最惜澶淵役，倉皇縱敵歸。不成孤注策，何用六軍威。和議非公意，儉人誤國機。金繒成故事，早兆靖康幾。

清・愛新覺羅・寶廷《偶齋詩草内次集》卷九《古風二》 宋有社稷臣，萊公仰忠勇。高坐澶淵城，北軍不敢動。飲博偕大年，以暇且好整。當時無此人。真宗焉無恐。和戰盡常事，衆論空洶洶。英主無能臣，疇肩軍國重。

清・寶鋆《文靖公詩鈔・奉使三音諾彦記程草》卷一《五夜啟行聞緒齊未醒戲成絕句二十七日》 萊公當日睡澶淵，今日英公亦宛然。一枕曹騰曾夢否，翠華街畔月華圓。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三五《〔清〕鄭樹標〈寇萊公準〉》 勁敵逼澶淵，衆議遷都避。止駕勸親征，一壯中原氣。飲博如平時，談笑卻虜騎。當時無寇公，已作靖康世。

雜録

宋・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下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語，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勑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為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鋭；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衆雲散，虜乘其勢，

楚、蜀可得至邪？』上瘖，乃止。二人由是怨準。

上在澶淵南城，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謹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虜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勑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栗。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於半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

上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為此，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承間言於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畫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虜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凶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寖疏疎之。頃之，準罷而天書事起。

又 卷七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沿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泊南岸。勑下河陽、河中、陝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勑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以此為三司判官、轉運使。【略】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準入謀其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官家何之邪？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瓦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九《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寇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宋・沈括《補筆談》卷三《雜誌》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至屯兵鎮、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為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為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閒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為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兵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為報，誓死不還，願陛下録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為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搴車幃召皓，以木橫車軛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既回，聞虜欲襲我北塞，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師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為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之，録其先留九歲子牧為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於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伾之家。蔣穎叔為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為從伾論奏，追録其功。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二《官職・記講筵》　真宗自澶淵之役卻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　契丹侵澶，萊公相真宗北伐，臨河未渡。是夕，內人相泣。明日，參加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文忠公堯叟請幸蜀。真宗以問公，公曰：『此與昨暮泣者何異！』議數日不決，出遇高烈武王，而謂之曰：『子為上將，視國之危不一言，何也？』王謝之。乃復入，請召問從官，至皆默然。楊文公獨與公同，其說數千言，真宗以一言折之曰：『儒不知兵！』又請召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上與后宮御樓船浮汴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王又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陛下者？金陵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上駕邪！』王乃大呼：『逍遙子！』公掖真宗以升，遂渡河而成功。欽若媿其議，讒於真宗曰：『寇準孤注子爾！』博者謂窮而盡所有以幸勝為孤注，言以人主而一決也。

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又欲斷橋，因河而守，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

真宗既渡河，遂幸澶淵之北門。望見黃蓋，士氣百倍，呼聲動地。兵既接，射殺其帥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

澶淵之役，詔諸道會兵而合擊。既和，縱其去。又詔諸將按兵，遣使監楊延朗。時虜使在館，既諭旨，遽曰：『請遣中官，貴諸將取信也。』而虜亦請使送款，遂以全歸，懷之至今。

澶淵之役，真宗使候萊公。曰：『相公飲酒矣！』『唱曲子矣！』『擲骰子矣！』『鼾睡矣！』

契丹犯澶淵，急書日至，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談笑自如。明日見同列以聞，真宗大駭，取而發之，皆告急也，又大懼，以問，公曰：『陛下欲了，欲未了耶？』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真宗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

等止，候駕起，從駕而北。』真宗難之，欲還內，公曰：『陛下既入，則臣不得到又不得見，則大事去矣！請無還內而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

宋・孔平仲《孔氏談苑》卷三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潑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鎮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宋・蘇轍《龍川別志》卷上　景德中，契丹南牧。真宗用寇萊公計，親御六軍渡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使供奉官曹利用使於兵間。利用見虜母於軍中與蕃將韓德讓偶在馳車上，坐利用車下，饋之食，共議和事。利用許之歲遺銀絹三十萬疋兩。利用之行也，面請所遺虜者，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及還，上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內侍問所遺。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薄，利用具聞其語。既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由此利用被賞尤厚。然當時朝論皆以三十萬為過厚，惟宰相畢士安曰：『不如此，虜所願不滿，和事恐不能久。』衆未以為然也。然自景德至今，將百年，自古漢蕃和好所未常有，畢公之言得之矣。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矜之色，雖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言於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且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真宗愀然不樂曰：『為之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恥。』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厄，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海內，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上久之乃可。然王旦方為相，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旦，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如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謾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意適與上意會，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時王旦為相，材有過人者，然至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為人類馮道，皆偉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生死之際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聽諫從，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與道何異。

宋・畢仲游《西臺集》卷一六《丞相文簡公行狀》　契丹入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為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於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幹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仲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召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為官軍擊却，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上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而公獨以為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獯鬻為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於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於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志之奏，臣請任之。』上於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其通和。而契丹之衆遂擊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洲甚急，瀛洲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為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於上前，上乃駕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

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寖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其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契丹，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為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言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真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惟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固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於行在。既行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蠲逋負，因當時之務而為法制，如諸道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因已論死而雪活者為勢，與訴不干己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於天下，至今守之。

宋・陳瓘《宋忠肅陳了齋四明尊堯集》卷四《獻替門》　余曰：「真宗時，君臣議論相與，皆滅裂而已，何以待夷狄？

上問及真宗時邊事，余曰：「《真宗實録》言：當時事大抵君臣議論，未嘗説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臣瓘論曰：『景德中，契丹犯澶淵，王欽若請幸金陵，當是之時，若無寇準，則欽若之私計得行，而天下分為南北久矣。惟倚信寇準而不用欽若，混同南北，兼愛夷夏，不殺之禍，如川方流，此乃真宗所以待夷狄之道。而安石以謂君臣議論，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忍施此語於宗廟，則誣薄群臣，尚何足論？』

宋・晁説之《晁氏客語》　呂許公嘗以澶淵之役問後進，答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二　真廟時，澶淵之役與敵講解，後命輔弼各具上其備禦策。上曰：『朕求大臣計議，因自為之畫付卿等可面授諸將也。大致以真定為本，敵若犯河間，則中山策應，保塞安肅亦擣虚而深入；若犯中山，則河間策應，保塞安肅亦擣虚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應，河間保塞安肅悉擣其虚，分道而深入，真定大軍勿輕動。敵果送死南來，直犯大名，則河間中山皆擣其虚，而真定大軍始徐躡其後，大名挫其鋭，然後真定大軍悉力要擊之。』此真廟之親為圖者甚悉。又神廟朝益脩武備，邊防雖糗備畢具，歲必命中使就三帥，監出乾糒，新舊以相易，且曝之焉，顧他器仗又可知矣。嗚呼，累朝規模宏遠，皆若是也。又後金人寒盟，所謂大臣者皆阿諛後進，而握兵柄主國論議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區處用心，貽厥之謀，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斃，遂終誤國家大計，可傷也。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　真宗皇帝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西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意乃決，遂幸澶淵。帝意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過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黄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書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既射殺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以往。帝曰：『凡虜所須即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聞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何念之？』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〇　真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犇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時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内晏然。【略】

王繼忠，真宗藩邸舊臣，後為高陽關部轄。咸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慧，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説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録其妻子，歲時待

之甚厚。後改姓耶律，封王，卒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弗支，遂至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為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真宗次澶淵，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札請勅。退召王公於行府，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方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虜騎退，召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勣耳。

虜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之郡城守者，多為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衂敗。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〇《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為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五《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下之上》 嘗曰：『萊公自澶淵還，恥於城下之盟，益勸上修德立政。既不獲用，乃有東封西祀之説。』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四《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宋・曹彥約《經幄管見》卷一 真宗皇帝四方無事之語，發於景德二年。是時，澶淵之盟契丹纔一年耳，而聖訓已及此，則知兵革不用，乃聖人本心，自是絕口不談兵矣。

宋・葉真《愛日齋叢抄》卷三 荆公詩多舉貞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説囚事，破家劫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為冤。路傍年少歎惜汝，貞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携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秋白日天地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鬬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為謹厚君子，顧不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荆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為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荆公語，其聲愈悲矣。

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一　澶淵之役射殺其貴將達賚，遂潰。曹利用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邀其歸路，而以精兵踵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故狥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五〇《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帝聞之。賜其妻子白金云。

又《萊公寇準》　澶淵非萊公，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至今我有也。功孰與儔？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掩之耶？欽若，無責也。王旦平生愛助公，為何如一旦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朱能同詐？故愚嘗謂，王旦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不在晚年丁謂逐為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一署字，可使志士淚落也噫。

明・吳桂森《息齋筆記》卷上　宋澶淵之役，帝親征，命王旦留守。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按：兵凶戰危，勝敗無常。故旦為深達之慮。曰：『十日不捷』，可謂直言無諱矣。此之為社稷臣。帝曰『立太子』，可謂深根固本矣。此之為真明主。當其時，內有王旦、外有寇準，如此可謂戰勝廟堂。

重熙增幣之議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八《答契丹國書慶曆二年四月庚辰，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假引進使，副之》　昔我烈考章聖皇帝寶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於纘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竇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領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復，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鼂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槩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返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波瀍。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積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大兵，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邊，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交侵。沿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斯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慶曆二年二月丁丑）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藁以聞，且言：『契丹潛與吳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

詔劄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略】（三月）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緜永，固將有以披陳。竊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遂至移鎮國强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諠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諜。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

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悟，深達惘悰。適屆春陽，善綏沖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

先是，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可使敵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容。壬申，命弼為接伴。

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弼詰英等自以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鉤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結婚為不可。

初，國主之弟宗元者，號大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國中，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敵卒罷結婚之議。

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逆以官爵賂之！』固辭不受。【略】

（四月）庚辰，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向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喻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大兵，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斯在久要，勿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富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撰也。

初，契丹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乃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士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胡騎也。』上深然之。【略】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强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曰：『我不能飲，何强我！』因詈之，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共語言應接，務存大體。【略】

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敵，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

知諫院張方平言：『昨契丹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為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也。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

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輒徙一兩人。況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於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顔。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於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敵兵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

又　卷一三七　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

及見國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國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脱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為其身謀，非國計也。」國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國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並據《神宗實録》朱本，蓋朱本用蘇軾所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語録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奉使必有別録，弼前奉使未見別録，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録，當考求之。

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國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國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國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為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

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於心，亦不愧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

翌日，國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國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喻爾。』」

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以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允迎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敵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敵結婚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國主曰：『竢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

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為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弼因請録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五函并副，迫及弼於武强，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敵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城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敵中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封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己所與北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封。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為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爾。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略】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鑾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盟，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契丹國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思、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國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悦，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國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國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國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國主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國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國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國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國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為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敵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國納款事。國主不悦，欲令弼改之，弼不可，敵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敘述耳。

是月（九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

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騷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

竊以兩朝修睦，三紀於茲，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緜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帛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并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盟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敵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又　卷一三八　（慶曆二年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於上曰：『增金帛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據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敵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略】

丙辰，命右正言、知制誥梁適為回謝契丹國信使。【略】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撤兵。【略】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絕下。既許陞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皆在東。陞契丹使坐自此始。【略】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略】

丁酉，徙通判雄州、太常博士梁倩通判德州。初，契丹使蕭偕入境，而接伴未至，倩遂引至京師，知諫院田況劾其不俟命，故徙之。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尋亦徙知滄州，坐專遣倩也。及知諫院張方平使契丹還，言：『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略，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圉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蓋其時北戎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故遣偕走馬來使。又涿州諜報，先約定過界日辰。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慮止之，別召疑生事爾。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其於崇飾厨傳，惟序實不足。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蒙採擢，終敗大事。若惟序守分務實，今乃左遷，恐非所以勸邊臣也。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顧擢引進使，知定州。張茂實徒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效，近得遥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旌別，於茲有累。伏乞録惟序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毀，得比茂實授一横行，在臣觀之，諒未為忝。至於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才。』不報。蒨，鄆人也。【略】

（十二月）乙丑，契丹國母遣林牙、河西節度使耶律庶成，崇禄卿趙成；契丹主遣定難節度使耶律寧，少府監張旦等來賀正旦。

又　卷二三七　（熙寧五年八月甲申）樞密院欲令雄州牒涿州理會送納字。王安石曰：『恐不足理會。』文彦博曰：『見無禮於君，人臣所當憤疾，此安可但已？』吴充曰：『恐自今公牒一向稱送納，即難理會。』安石曰：『天命陛下為四海神民主，當使四夷即敘。今乃稱契丹母為叔祖母，

稱契丹為叔父，更歲與數十萬錢帛，此乃臣之所恥。然陛下所以屈己如此者，量時故也。今許其大如此，乃欲與彼疆場之吏爭其細，臣恐契丹豪傑未免竊笑中國。且我欲往，當先計其如何報我。今計涿州不過不報，即於我未為得伸，若更稱引中國許物書有納字，即我未有以難彼，更為挫屈，又引得彼言辭不遜，不知朝廷如何處置。』彥博等固爭，蔡挺曰：『此必是契丹朝廷意指，涿州何敢如此？』上曰：『契丹朝廷如此，欲何為？』安石曰：『此皆張利一生事，激其忿怒故耳。陛下但觀涿州牒內所坐利一牒語，及涿州所引雄州侵陵北人事，即其曲不在彼。陛下欲治強敵，當先自治臣屬，使直在我，然後責敵國之曲。』上因問孫永奏張利一事何如。先是，水奏利一不當牒北界，妄要占兩屬地為南朝地，致其回牒不遜。又利一已有指揮差替，乞暫令人權領事，仍催馮行己到任。安石曰：『孫永所奏皆是兩屬地，彼元不曾占據，卻妄牒北界稱是南朝地，所以致其占據稱是北朝地。』彥博曰：『孫永不知本末，從來公牒爭辨如此，非但今日，如斫柳樁亦來爭辨，此豈是張利一？』安石曰：『斫柳樁乃李中吉引惹，不可罪張利一。創館驛不依常式，添團弓手，決百姓，為不合與北界巡兵飲食，又行公牒要占兩屬地界，此即是利一引惹。今既差替，卻令在任候替人，孫永以為不便，誠是。』彥博曰：『利一人臣，豈不欲事了？事不了，利一自當任責。』安石固執前說，上曰：『姑令雄州作牒本進呈。』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八《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重熙十年春三月，帝遣蕭英、劉六符往送求石晉所割瓦橋關十縣，其書略曰：『李元昊於北朝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曷不以一介為報？況營築長堤，填塞要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稔猜疑，慮隳信睦。儻思久好，共遣疑懷，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見歸敝國，共康黎元。』

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於帳下，一日得罪歸宋，言契丹將有割地之請。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得其事以聞。至是，宋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書之先漏。

夏四月，宋遣知制誥富弼往契丹為回謝使，西上閤門使張茂實副之，報書略曰：『元昊急謀狂僭，響議討除，已嘗聞達。復云築堤埭，開陂澤，蓋霖潦愆溢，當致繕防；閱集兵夫，蓋邊臣常職，彼此何疑？據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富弼至契丹，與帝往反難論，力拒其割地之意。富弼又對曰：『兩朝人主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競請舉兵而南，寡人以為不若遣使取關南故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不絕歲幣，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帝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小，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所獲金幣充仞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帝曰：『不能。』弼曰：『勝負既未可知，設使其不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者，奉使二三人而已，羣臣何利焉？』帝大悟，首肯者久之。弼曰：『塞鴈門，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平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捕其關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欲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宗祖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爾，朕不欲因爭地而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之。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為此事，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役，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能欺哉？」遼帝感悟，遂欲求昏。弼曰：『婚姻易於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豈若歲帛之為堅久。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帝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事為報，并以誓書來。』弼歸復命。

八月，宋再命富弼同張茂實齎書至契丹。書曰：『來書云章聖皇帝與紹聖皇帝誓書，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以助軍旅之費。今以兩朝修好三紀於茲，關南縣邑本朝傳守已久，愧難依從，每年更增絹十萬疋、銀十萬兩。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餘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帝不復求婚而意在增幣，乃曰：『南朝遣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固爭不可。帝曰：『南朝既懼我矣，

何惜此一字。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若不得已而至於稱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人之所憂也。』帝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帝知不可奪，曰：『吾當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劉六符以誓書詣宋，求為『獻』、『納』。弼奏曰：『臣以死拒之，可勿許，其無能為也。』宋帝從之。時契丹固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宋朝。宋方困西夏，許予過厚。契丹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為顯官，子孫貴於國中。

法天專制不滿四年，帝幽而廢之。既親政，後始自恣，拓落高曠，放蕩不羈。嘗與教坊使王稅輕等數十人約為兄弟，出入其家，至拜其父母。變服微行，數入酒肆，褻言狎語，盡懽而返。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貴戚望族化之，多捨男女為僧尼。如王綱、姚景熙、馮立輩皆道流中人，曾遇帝於微行，後皆任顯官。每有除授，凡所親信不依常格，徑與躐升，如剌曷昌等數十人。左右隸役，皆自微賤入親宮闈，曾毋勳力，拔居將相，位至公卿。爵賞濫行，除授無法。樞密使馬保忠本漢人，嘗從容進諫，言於帝曰：『罰當罪，賞當功，有國之令典也。積薪之言，汲黯嘆之；斜封之濫，至唐而極。國家起自朔北，奄有幽、燕，量才授官，人始稱職。今臣下豢養承平，無勳可陟，宜且序進之。』帝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自行其權，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貴臣，以絕其言。

又　卷一八《劉六符》　契丹聚兵幽、薊，來求關南，時宋慶曆二年也。

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兵間。因說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其書，皆六符所撰也。書至宋朝，富弼為回謝使。弼至沒打河，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必志在敗盟，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若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南朝不發兵，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幣，豈堅執乎？』六符引弼入見，往復辨議，興宗大感悟，乃從弼所請。

是年八月，宋朝再遣富弼賫國書、誓書至契丹清泉淀金氈館，許增以歲幣二十萬。時契丹固惜盟好，惟六符畫策揚聲聚兵幽、涿，以動宋朝。

又　卷二〇《關南誓書》　契丹興宗致書：

維契丹重熙十年，歲次壬午，二月，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兄大宋皇帝闕下，粵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遠，固將有以披陳。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時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幷、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石精銳，禦而獲退，遂致移鎮，國强兵富。南、北王府幷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詳。嘗切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設罪合致討，亦宜垂報。邇者郭稹待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晤，深達惘悰。適屆春陽，善綏沖裕。

宋朝回契丹書：

維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四月，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契丹皇帝闕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扈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陂

塘，昨緣霖潦之餘，失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斯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契丹回宋誓書：

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於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誠信，庳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逃逋，彼此勿令停匿。至於壠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幷各依舊存守，修壕葺塞，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祀，昭昭天鑒，共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於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於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月。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例，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幷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目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遼史》卷一九《聖宗紀二》（重熙十一年正月）庚戌，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略】

六月乙亥，宋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以書答之。【略】

八月丙申，宋復遣富弼、張茂實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

九月壬寅，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漢人行宮副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是時，富弼為上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上感其言，和好始定。

閏月癸未，耶律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帝喜，宴羣臣於昭慶殿。是日，振恤三父族之貧者。辛卯，仁先、劉六符還，進宋國誓書。

又 卷八六《劉六符傳》（重熙）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末使宋索十縣地；還，為漢人行宮副部署。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强將勇，海内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歲幣稱『貢』。六符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符為三司使以受之。

又 卷九六《耶律仁先傳》（重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增歲幣銀絹以償十縣地產，仁先與劉六符使宋，仍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宋無辭以對。乃定議增銀、絹十萬兩、匹，仍稱『貢』。既還，同知南京留守事。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求割地。【略】（四月）庚辰，知制誥富弼報使契丹。（五月）契丹集兵幽州，聲言來侵，河北、京東皆為邊備。【略】（七月）癸亥，富弼再使契丹。【略】（九月）乙丑，契丹遣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來。【略】（十月）丙寅，契丹遣使來再致誓書，報徹兵。

又　卷三一三《富弼傳》　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議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字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於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瞑庵曰：富弼和遼往復辨論，以王陵、周勃之忠兼蘇秦、張儀之口，幸而得成，蓋契丹之意本不欲戰，而亦不憚戰，故敢以奇言要脅。宋不欲戰而竝不敢言戰，故奉使者更難措置計。當時國運熙隆，政令修舉。韓、范、歐、富一時俊傑，即晏殊、呂夷簡輩亦非中下人才，加以民氣無傷，財用未絀，而屈己議和，其難如此，豈古人皆不？今若我强彼弱，則可用兵，彼我皆强，則當審勢酌理，以期兩全。今之洶洶言戰者，盍考古事而熟思之。

論說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下　契丹知王師屢為元昊所衄，遂有輕中夏之心。忽遣使蕭英、劉六符貽書求關南之地，意謂本石晉所貽舊疆，為周世宗所取，今當復歸於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為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嘯聚雜虜於燕薊之北以脅我，朝廷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虜主宗真對弼語言忽慢，

謂朝廷輕重在我。與弼言辭往反數日，方許納幣。弼歸朝，定議別立誓書以往，遂歲增銀十萬兩、絹十萬疋，通前數每歲五十萬矣。前所與歲幣，皆虜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許輦至虜界白溝。宗真方許之。輦畜之費益不勝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則座列頗卑。今既敵國，禮宜均比。』朝廷亦從之。由是虜勢益驕矣。

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當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但當下諭本國，何煩轉求。』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戢所管部落，所貴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彊盛夸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擾動，粮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款，以自誇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為鉅援，據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襲封。』又云：『梟音易變，犬態多端，忘牢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凶性。擅誘邊俗，巧諜歡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邇賊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牒者又見其輿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藏蔽，懼為朝廷所知。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二五《禦邊》　（慶曆）四年，況知制誥，乞訪問執政專以虜患為急，疏曰：『臣伏以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者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怨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為陛下思之哉？每日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虜築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為計，此臣所目覩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為安哉？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虜患為急，則人人唯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唯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叶力，必有所為之。不此為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臣備近列，實同朝廷之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清・朱克敬《邊事彙鈔》卷六　瞑庵曰：『契丹與宋和好有年，見宋疲兵西夏，遂有請地之舉。敵之動靜在吾治忽，馭遠者可不慎歟？』蕭特默之來覘虛實以為進退，非敢必得地也，富弼接待有禮，遂使奪氣輸情，其忠毅誠不可及。惟云不敢愛死，及歐公顏真卿之比，則所見殊短。是時，宋未甚衰，契丹立國頗尚文治，何冒輕戮，鄰使以直與人，皆不知彼，己之過也。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四《書富弼傳後》　嗚呼！千古良使臣，鄭公而外尚有幾耶？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明知為呂夷簡所傾陷，而毅然請行，且不受官爵之賂，舉朝危之。雖廬陵亦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不報，豈惟仁宗動色，即今日讀史者，至此亦罔不為之動色也。蕭英託疾不拜，以片言折之，彼即帖然。因開懷與語，俾之感悅，直以情告謂所欲者，可從則從，不則以一事塞之。蓋未至虜廷，胸中早有成算，探來使之意以聞於上，此豈庸莽者所能辦耶？朝廷既許增幣和親，在使臣恪遵中旨與之定約即可，謂不辱君命矣。乃契丹主堅欲求地，懾以用兵，則為指陳其禍，劉六符又有十縣之請，力持不可，契丹主召與同獵，復以為言，則謂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契丹主聞言而悟，乃議結婚，則又卻之，竟有俟卿再至，當擇其一受之之語。試問，他使臣孰則明目張膽，若斯之奮不顧身歟？反命，復使持二議及誓書往啓視，與口傳不同，馳還爭之，語侵夷簡，兼及婦翁目為奸邪，抑何戇哉！卒易書行，至則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可見朝議之餒不及公言之決也。『獻納』二字，至以死爭，聲色俱厲，知不可奪，復與六符來奏，彼氣已折，可以勿許。乃用婦翁之議，竟與『納』字。是役也，始受命，一女卒，再受命，子生皆不顧。擢翰林學士，又墾辭，言：『增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敢受賞乎？』向使仁宗信公

之言，不與『納』字，則國體益尊，邊患永息，而惜乎婦翁之不及女夫也。迨命主北事，上當世之務及安邊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固皆本計，非別有富強之術也。元昊不稱臣，則卻之；疑二邊同謀，思為之備，則止之。操縱得宜，從容鎮靜，功不在韓、范下，其他相業可無論也。公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曰『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姦，無使有悔』，又曰『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乞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皆切中時弊，可以為天下後世法。願當軸者三復斯言，而使臣必如鄭公乃克副其選。噫哉！吾不得而見之矣。

藝文

宋・韓維《南陽集》卷四《奉答原甫登契丹嶺見寄原甫假翰林學士以行》　中原昔失御，幽冀不復華。我朝示仁撫，金幣歲屢加。君恩謹宣道，使才慎推差。翰林承命行，驅駕絕漠沙。晨登寒山嶺，回望萬里家。勁風搜貂裘，嚴水斷馬撾。鄉心感歸鴈，塞淚零悲笳。慷慨屬國節，迢遞博望槎。幸古有此賢，庶足開顢嗟。晴陽展歸旗，喜氣日以嘉。入門解征衫，金樽瀲流霞。哀絃間清唱，嬌鬟蔚如鴉。一慰行役勞，期君柳初芽。

《王十朋全集・詩集》卷一《觀國朝故事四》　富公昔使虜，厲色爭獻納。臣節安敢虧，君恩以死答。煌煌中國尊，忍為豺狼屈。堂堂漢使者，剛氣不可折。斯人嗟已亡，英風復誰接。銜命虜庭人，偷生真婢妾。

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四《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鴈鶩，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髣髴櫪鼓笛鳴嗚。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羣盜居，塞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清・郭金臺《石村詩集》卷上《一字恥富弼》　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弼奉命為使報聘，力爭之不許，許增幣。契丹復欲於誓中加一『獻』字，弼不可。曰：『改「納」字，如何？』弼又不可。契丹乃自遣六符□。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爭，彼氣折矣。乞勿許。』朝廷竟用『納』字。弼意殊不自得，而作歌。

恨殺我大皇稱兄弟，則那地不可與，幣不可增。增幣不輸城，增幣猶不可。獻納成何名，不惜死相爭。獻字無成，納字誰寫。一字易十城，十城可予一字辱。天下朝廷同負羞，負羞恨殺我。虜還欣勒六符功，納誥羞遷學士左。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富弼字彥國，河南人》　盧龍報聘卻高官，少日威名震可汗。萬里家書無顧戀，片言國事戒懷安。籌邊已善謀遼夏，抗論何妨異范韓。割地不行增歲幣，他時仰屋老臣歎。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富弼》　封樁庫枉積金錢，慷慨文臣再使邊，蒙恥山河悲石晉，負盟兄弟誤澶淵。納貢帝竟從遼議，棄地人方丈浙田。剩有流離民數萬，都號安撫乞炊烟。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富弼》　救荒十二政全諳，更有安邊策十三。口不言兵真碩輔，忠能抗虜是奇男。夢廻旗鶴徵祥早，歡動纓蟬卜相堪。莫悵晚年開府出，甘棠春滿大河南。

清・曹振鏞《話雲軒詠史詩》卷下《富弼》　旌旗鶴鴈降庭前，王佐才生瑞應躔。廿四考輸功活衆，十三策賴德綏邊。契丹奉使家書燬，元昊稱臣國體全。命相最難宣制日，同朝相慶得真賢。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富鄭公弼》　兩使契丹持節旄，主憂臣辱敢辭勞？救時策為安邊上，持論人推諫院高。一紙家書焚驛館，萬民生計託恩膏。汴州相業青州績，西北征塵舊紫袍。

清・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二《富弼》　澶淵兄弟舊盟寒，侃侃攄忠抗契丹。苦為權宜從納幣，力辭樞密恥酬官。憐才尚恨知人易，致主爭如奉使難。猶賸流離民數萬，都號安撫乞朝餐。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　慶曆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

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於公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宋・韓維《南陽集》卷二九《富文忠公墓誌銘并序》 時西陲困於用兵，慶曆二年正月，北虜乘我間，聚其衆境上，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地，朝廷以為憂。歷選近臣使事者，往往怯懦不肯行，執政以公名聞，仁宗召對，面論。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狂慢如此，臣何敢自愛，以憂吾君？』上先命公為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病卧車中，聞命尚起拜，今君豈得聞天子命而不拜？』蕭英惕然起，遂使人掖而拜。至大名尹觴，六符辭，公勸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豈以一簣之微而遽棄邪？』六符遂盡觴，退謂公曰：『九仞之言甚善，願卒成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始開口論議，公亦推誠心與之往復，因盡得其所以來之狀上聞，且請遣大臣至館議所欲與。仁宗遣御使中丞賈文元為館伴議之。初，敵欲得晉祖所與關南十縣者，朝廷不許；而議欲結婚，以宗至允寧女嫁其子梁王，或增歲遺。公聞之，謂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不得已者，可少增歲幣，奈何以婚姻許之？』四月，除樞密直學士，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使契丹。至虜帳，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結婚與歲遺是邪？』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為名。南朝決不從，有横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詞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將以何為？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内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鴈門近元昊境，慮其潛有浸軼，故塞之；塘水成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完葺其舊，民兵按故籍補之。皆非創有增立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又曰：『朕欲得者祖宗故地。』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舊疆，恐非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兵，獨不先告我，何也？』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朝廷乎？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國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加討戮。而弟有煩言，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而莫救也。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為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窺幽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問，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故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不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公曰：『南朝皇帝曾言：「凡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上地與人？昔澶淵之役，盟約相好，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縣，豈今日而反求多邪？且北朝要十縣，不過利其祖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忍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屈己以徇北朝之欲。親如家人，兄順其弟，弟亦順兄，則睦矣，兄既順弟，而弟不順兄，則必致爭鬩。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得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於心，亦不愧於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召公同獵，引公馬自近，問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若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邪？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亦以失地為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論耳。」』退而六符告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悟。然金帛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蓋夫婦情好難必兼，人命脩短或異，則所盟不終，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向自有言。』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後。雖選宗女成婚，亦須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能待哉？』公又揣虜欲結婚意在多得金幣，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從不過十萬緡

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且論公歸。公曰：『二論未決，何敢便還？願留畢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至也。』公乃還奏，仁宗悅，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以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議前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詞於政府。公既行至靈壽，獨念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違異，則無以折敵示信。乃發書視之，果不同。遂疾馳復至京師，日欲晡矣。徑叩閽門求對，因宿侍宿舍一夕，易書而行。至其國，虜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誠不如金帛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遺，是懼我也。「獻」字何可惜？』公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以善意相承，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生靈是恤，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以必不可之勢相要耳，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虜主曰：『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耶？』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南朝既以金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而借兵焉，當時賂遺，或稱「納」，今則不可。況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是理？』虜主默然，見公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別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旦及夕，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上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可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甚急，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終絕之。』

《蘇軾文集》卷一八《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畧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

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

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反往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脱者。且北朝舉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

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

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

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宋・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一七《故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致仕上柱國韓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户食實封四千九百户富公行狀》 慶曆二年正月，聚其衆於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非時來聘，朝廷為之旰食。預選報聘者，難其人，遂命中書徧擇侍臣，率畏避免辭。執政有忌公者，以事方危難，若俾公往，則覘其小失，因可害公，於是力薦公宜使契丹。仁宗召公，面諭之，公曰：「主憂臣辱，今北虜驕慢如此，臣焉敢愛死？」遂先命公為接伴，以觀其意。英等入境，仁宗遣中使慰勞，英偃蹇託足疾不拜，公謂曰：「僕嘗使北，病卧車中，尚聞命起拜。今公豈得聞天子之命而不拜耶？」英畏其言，遂使人掖而拜之。前後接伴者，未嘗敢與虜使語及他事。時朝廷猶未測虜使所以來，及國書中意。公欲知其情，遂開懷與之談論，時動以息兵繼好之意。至大名，宴勞，君勸六符酒，公亦贊之，六符曰：「在途久荷庇護，今日功虧一簣矣。」公曰：「九仞之功已大，豈當以一簣遽棄耶？」六符笑而飲之，退謂公曰：「朝來九仞之言甚好，願善承之。」公曰：「敢不奉教。」自是英等始肯漸貢其誠實。他日，六符謂公曰：「國書中事，可從者從之，其不可從者，宜別思一策，以善言答之。況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又一日，英等與公從容語，請却左右。公即為屏之。英等曰：「此來蓋因兩國相疑，初聞南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而北朝疑南朝將違約襲幽燕。」公曰：「北朝與南朝歡好既久，縱有間言，南朝不疑也。凡疑不可有，有則兩情不通，而姦人得逞其離間之計。若兩朝洞達此理，自然無事。」英等笑而稱善，曰：「如此議論通透，夫復何疑？」又曰：「此來國書大意，止欲復晉祖所與故地關南十縣耳。吾主深戒使臣，毋得先泄書意，今不免為公言之者，欲公先聞於天子，議其可不，思其所以答之耳，吾儕當為兩朝共惜生民也。」又言：「將來兩朝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通兩主之意，以解其疑。」其意蓋喜公之明決忠信，不以戎狄外之，欲復得如公者以終其事也。六符密謂公之介曰：「六符燕人，與南朝之臣本是一家，今所事者乃是非類，則於公敢不盡情？彼方盛強，且與西夏世婚相黨，南朝慎勿與之失歡也。」因再三詛誓。此皆非虜使所當言，亦由公至誠感動使然。至都，公先以其言奏之，朝廷始盡得虜情，豫以待之。公又請遣大臣就館與議，若措置得宜，可使此虜息心，萬一乖失，不能揣見虜情，兩疑不解，則為患不細。仁宗遣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伴，不許割地，而許以結婚，將以太宗親孫允寧之女嫁其子梁王，或止增歲幣。公聞之，語所親曰：「北虜無名肆慢朝廷，遽有許與，若增

歲幣猶可，如結婚其可哉？』四月，拜公樞密直學士，公上章懇辭不受，尋假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使契丹，英等聞之甚喜。公至虜境，接伴者問公以書意，公即詰其求地之故，彼曰：『吾故地也。』公曰：『且燕、薊尚皆中國舊封，豈得關南却為北朝故地也？又聞北朝來書，以晉陽為舊附之封，且晉陽自古未嘗北屬，此語尤不中理。況彼此大國，豈當妄相加陵？設有他國如此加陵，北朝豈能堪耶？皇帝初聞，即欲厚有報復，徐思先朝歡好，又以久為兄弟，故且隱忍。聞今來書中，但略辨北朝所疑而已。』至虜帳，見其館伴劉六符，曰：『公來，得非以向來賈中丞言結婚與歲遺事耶？』公曰：『然。』六符曰：『北朝皇帝不允此議，堅要割地。南朝亦嘗議及之乎？』公曰：『北朝若論割地，此必是志在敗盟，假此為名耳。南朝亦必不從，當橫戈相待而已。』六符曰：『若兩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公曰：『北朝無故求地，南朝不即興兵相拒，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公主、益歲幣，北朝猶不相從，乃是北朝堅執，非南朝執也。』及見虜主，公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不知何故？兩主無由相見，故遣愚臣問其所以。』虜主曰：『以南朝違約塞雁門，又河北展塘水、治城隍、點民兵，意將何為？諸臣競請興兵，寡人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興兵未晚。』公對曰：『雁門近元昊，慮其潛有侵軼，故塞之，且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十餘年，以地卑水聚，故滋廣耳。城隍皆完葺其舊，且非創有增立。民兵亦皆舊有，久不補，將廢，故按籍補之。非違約也。』虜主曰：『非卿言，寡人不知其詳。』又曰：『寡人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公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豈得復理前代所取之地乎？必欲各理異代舊疆，則豈北朝之利也？』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加之以兵，獨不先告我知乎？』公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耶？兼天子遣臣致意於陛下曰：「縡也不知元昊與弟有姻，今元昊負恩作亂，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將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曰：『元昊為寇，豈有使南朝不擊之理？』他日，六符謂公曰：『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西邊用兵，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公曰：『其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復出兵石嶺關，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薊。蓋北朝有以召之，過不先在南朝，與今時異矣。』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公曰：『南朝皇帝曾言：「朕為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之地與人？昔澶淵方以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故地，但約歲致金帛，豈今日而可求割地耶？北朝今要十縣，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使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故不愛金帛，屈己以徇北朝之意。譬如人家，兄順其弟，弟必亦當順兄，則敦睦矣。若兄既順弟，弟不順其兄，則必致爭訟，他人亦共見其曲直矣。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也，朕獨避用兵乎？況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鑑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愧心，亦不愧天地矣。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朕何憂不勝乎？」』六符顧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即當共奏之，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公同獵，引公并馬，問公所欲言，公曰：『南朝唯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公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則南朝以失地為辱矣。既為兄弟之國，不可一榮一辱。朕豈忘燕、薊舊封，焉有可復之理即？此事政應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公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甚開悟。然金帛必不欲取，唯結婚可議耳。』公曰：『結婚易生釁隙，況夫婦情好難必，而復人命修短，存歿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有女？』公曰：『帝女才四歲，成婚須在十餘年。雖允寧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解目前之疑，豈可待乎？不若金帛之速也。』公又知虜欲結婚，志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常制，齎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緩結婚之意。虜主曰：『事皆多卿等口傳，而書中不言，何也？』公曰：『書之末有令臣口陳之語，斯可憑矣。』虜朝示公以辭目，公曰：『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其議。』虜主曰：『候卿再來，當擇一事受之。宜以誓書俱來，足明修好決矣。』公乃還，奏其事，仁宗大悦，除公以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七月，復假前官，持二事以往，受書并口傳之辭於政府。公既行，至樂壽縣，忽思未嘗見國書，其中或有與口傳者小異，則何以示信折敵耶？乃竊發書視之，果有不同，遂日夜馳驛，歸至都，時欲晡矣。徑叩閤門，閤門吏白公以常制：前夕進名，翌日方對。公曰：『我以機事來，主上所急要聞也，遲之罪在爾曹！』

吏遂急奏，公得對，既而宿於漏舍，一夕，乃易書而往。非公精慮善斷，幾敗國事。及至其國，虜主曰：『寡人熟思卿前言，結婚則夫婦難必諧和，徒使南朝嫁女異國，懷骨肉之思，誠不如金帛為便。然受之無名，須於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公曰：『「獻」字乃下奉上、臣奉上之詞，非可施於敵國也。況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今南朝以厚幣遺寡人，是懼寡人矣，尚何「獻」字之惜？』公曰：『南朝皇帝承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以善意相承，致幣帛以代干戈，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絕棄舊好，以必不可事相邀耳。南朝顧惜生靈，故曲為歲增金帛。今北朝見陵無已，則南朝亦不暇顧生靈矣。』虜主曰：『改為「納」字如何？』公曰：『亦不可。』虜主曰：『卿勿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為卿國之禍乎？』公曰：『陛下出兵，能保其必勝哉？』虜主曰：『不可保也。』公曰：『勝既不保，安知其不敗乎？』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自古有之。』公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而臣事之。當時遺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禮？』虜主默然，復見公辭色俱厲，知其志不可奪，乃曰：『我自當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公又嘗謂虜宰相及劉六符等曰：『北朝皇帝謂南朝懼北朝，此是以五代之際待南朝也。自祖宗削平諸國，東至南海，西暨蜀漢，提封萬餘里，精甲滿天下，何鄰國之懼乎？』六符曰：『南朝歲增金帛二十萬，尚何愛於一字？』公曰：『金帛自前世固嘗有之，至於「獻納」二字，實擊國體。金帛，南朝所輕；國體，南朝所重，何可比也？』公自至虜中，日與其君臣論難，或自日出爭至晡時方罷，至指帳前高山曰：『此山可踰，若於「獻納」二字，則如天矣，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公至都，上言曰：『契丹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矣。願朝廷嚴敕館伴，力拒絕之。彼察吾意稍緩，則必逞其志，然後歸耳。』時非公忠憤忘身，詞辯如湧，幾貽國辱。公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亟行不顧，其徇公忘家如此，尋遷翰林學士。公上章及面啟仁宗曰：『朝廷專力西事，河北無備。臣不敢以死爭，實慮激起干戈，國家無以支吾。遂奉朝廷之命，歲增金帛以緩其兵。此豈得謂之有功，而遽受厚賞哉？臣願朝廷增修武備，俟釁而動，庶雪國恥。』遂不拜。仁宗益嘉公有功而能讓。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公復上章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者，臣皆言之。以是得詳知其情狀，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唯受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則守備不敢懈弛。非臣飾小廉，恐誤國事也。』亦不拜。

宋・陳師道《後山談叢》卷一　慶曆二年，西羌盜邊，戰未解，契丹保境使請關南十縣之地及昏。丞相申公使其黨御史中丞賈文元公館之，許昏與加賜使擇焉，而遣知制誥富韓公諭意。既見問故，虜主曰：『宋塞雁門、廣塘水、繕城隍、籍民兵，非違約邪？羣臣亟請用兵，孤謂不若求地也。』公曰：『契丹忘章聖之大德乎？澶淵之役，使從衆，契丹無還者，寧有今日耶？且契丹之所欲，戰爾，戰非契丹之利也。從古至今，夷狄得志於中國，惟晉氏爾。方是時，主弱而愚，國小而貧，政刑不修，命令不行，百姓內潰，諸將外叛，故契丹能得志。然土地不守，子女玉帛歸於臣民，契丹蓋無得也。而人畜械器，亡者大半，故德光死，述律怒不肯葬，曰：『待我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戰而勝，其害如此，況不勝邪！今契丹與宋好，歲得金繒數十萬，入於府庫，國之利也。故和則上得其利，戰則下得其利，上受其弊。故契丹之臣，皆願解和而構戰，與國爭利，奈何舍己之利以利人邪？』主大悟，點首久之。公復曰：『塞雁門以備羌；塘始於何承矩，事在約前，地卑水聚，歲久則廣；城隍完固；民兵補缺。非違約也。晉遣盧龍，周取關南，皆異代事。若按圖而求舊，豈契丹之利也哉！皇帝以兼愛為心，守祖宗之約，不願用兵，顧兄弟之義，不欲違情，而為天保民，為先保土，不得以與人。謂契丹乏金幣，歲遺以永誓好。古者敵國有無相通，必皆欲背約絕好而加兵，宋安得而避哉！且澶淵之盟，天地臨之，其可欺乎！』乃請昏，公曰：『兄弟之國，禮不通昏，男女之際，易以生隙，且命修短不可期，不若歲幣之久也。』始，契丹請婚，欲因以多求，及公固拒，羣議未決而難其久，又謂空言無實，使歸取誓書。及再至，定增歲幣二十萬。始，契丹一請，宰相遽塞以二事，且使自擇，遂以為怯，有輕宋心，欲以增幣為『獻』與『納』，公

不可，曰：『此下事上，臣事君，乃非敵國之禮也。且章聖已有歲遺，不為此名，貨非國之輕重，鄙而失國，古雖小亦不為也。』主曰：『古有之，何獨吝邪？』公曰：『古惟唐高祖臣事突厥，假其兵而取隋，則或有之；及太宗禽頡利，突利兩可汗，寧復有邪！』主不語，其臣劉四知侍，退數步。公又曰：『石晉亦因契丹而得國，不惟稱臣，亦父事之，或可用此。今宋與契丹，無唐、晉之援，而為敵國，豈有此邪！』將退，主曰：『卿謂孤故作此一節必不可事，豈非不欲保和邪！孤實無此意，卿歸勿為此言，恐誤宋大事耳。』於是留《誓書》。而使以《誓書》來，且求『獻納』，公上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仁宗從之。

韓公再使，將見，契丹曰：『主將為公使不能久，有言可即道。』公恐虜使來遂以為例。數請對，曰：『吾不敢也，當與君議於館爾。』契丹劉六符貴用事，建議割地。及館客，怒謂韓公曰：『公為主言「諸臣利於用兵，不為國計」，六符豈欲間兩國邪？』公曰：『君寧出此，顧餘人為之爾。如宋不過弱數輩不欲戰爾，其以戰說者何限！』六符既喜且懼，然終以此得罪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九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士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惘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灑泣再拜而出。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九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不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當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公曰：『政府故為此，欲置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如何？』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吕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厭之求，今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帝正色曰：『朕為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嗚呼，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吕丞相之黨也。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宋神宗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於時舉塲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二八《為契丹輟朝詔天聖九年六月辛丑》

頃自先朝，聿修鄰好，歲時滋久，使聘交馳，逮朕纂承，益堅信誓，忽聞

訃告之至，良切悲傷之懷，宜特輟視朝七日。

又《弔慰契丹國主書天聖九年》近枉使車，特形訃問，伏承昭聖皇帝上僊。恭惟攀慕號哽，何可勝任，弟肇纘崇基，乍縈庶務，勉抑因心之感，用遵順變之經，方固講修，但深慘系。

又《皇太后弔慰契丹國主書》不意凶變，昭聖皇帝上僊。恭惟攀望號踴，哀理難勝，姪孝愛惟深，纘承在始，明遵禮制，式總政機，信契久敦，悲想增切。

又《弔慰契丹國母書》不意凶變，昭聖皇帝上僊。恭惟號慕英靈，悲哽難處，緬茲順德，方厚睦鄰，冀抑節於深哀。庶克循於變禮，傷怛之外，企祝尤增。

又《皇太后弔慰契丹國母書》單使忽來，訃書斯覩。伏承昭聖皇帝上僊，恭惟攀號悲慕，夙夕難居，叔母早著柔嘉，允曆尊禮，冀全情制，克顯母儀，鄰好悠深，慘懷益切。

又《賀契丹國主登位書》近承祇膺遺訓，紹撫丕圖，獲共守於先謨，彌述修於永睦，遐聞善繼，但切深懷，特遣使車，用申信聘。

又《皇太后賀國主登位書》近因馳告，爰審纘承，方佑朝機，久敦鄰好。惟紹修於和契，永共保於先規，將達遐心，聊憑尺牘。

又《賀國母册禮書》伏承顯膺懿册，增建崇名，夙藹善猷，方安榮養，顯久敦於信契，寔聳聽於徽章，聊致柔緘，聿修嗣守。

又《皇太后賀國母册禮書》近審顯受尊稱，允膺禮册，久接敦和之契，載懷懿厚之風，方睦善鄰，遐聆徽典，專馳使介，庶達悃私。

又《答契丹國書慶曆二年四月庚辰，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假引進使副之》昔我烈考章聖皇帝寶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迨于纘承，共循謨訓，邊氓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領之鋒，遂犯薊門之役，義非反復，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鼂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惘然，謂將軫于在原，返致譏于忌器，復云營築堤埭，開決波瀍，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積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大兵，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邊，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交侵，沿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斯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和，妙臻戩穀。

又《回契丹書慶曆四年八月戊戌，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為國信使》頃者元昊不庭，俶擾西鄙，以其罪在首惡，國人何辜，但發軍備邊，以防寇掠，前年蕭英來，得書，謂元昊稱藩尚主，是甥舅之親，本來所謂出兵則恐違鄰好，縱寇則深害邊人，故富弼等行，具令咨述，及得答書，謂欲告諭元昊，俾之歸款，即未嘗議及西討，去春元昊雖遣人屢至，猶未盡率朝會，今夏再有奏來，名體始順，然以未行册命，故未及修報，今耶律元衡至，聞元昊誘過邊民，議定親領師徒，直臨賊境，且言恐北軍深入，元昊卻於本朝稱臣作貢，約以勿從者，蓋是北朝未知元昊今夏有奏來，名體已順，遂及此議，若以其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若以其於本朝稽効順之故，則不煩出師，況今月五日延州奏，元昊已遣楊宗素齎誓文入界，若不依自初約束。則猶可沮還，如盡已遵承，則南朝何以卻之，緬冀英聰，深垂體照。

又《賀契丹生辰國書》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春元啓候，朏夕摽華，欽惟誕慶之期，允協迎年之祝，既孚雅壽，仍慰慈觴，式達聘儀，用修歡契。今差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輕車都尉、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劉夔、文思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原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楊宗讓、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問候契丹皇太后書》正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

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夙敦歡約，緬企柔慈，涉葭曆之載和，諒椒闈之多慶，群生茂育，嘉氣熙蒸，善保懿沖，式符勤祝。今差具官劉夔、楊宗讓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聊憑函訊，用達襟悰，不宣，謹白。

又　卷二二九《賀契丹生辰書》　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華曆始初，方新於庶彙，慶辰誕紀，允集於多歡，顧欽奉於有慈，諒駢臻於式喜，特申信聘，參續壽祺。

又　《問候契丹皇太后書》　正月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上春熙豫，協氣翔臻，緬柔履之靜安，膺繁禧而泰定，眷惟鄰守，昭顧歡言。

又　《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為儀，言諭斯勤，欣銘并集，方凝寒律，冀保沖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　《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鄰邦惇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嗇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　《回謝契丹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鄰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稱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馳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　《回謝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鄰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願言，已差人使等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　《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家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賵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大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　《回契丹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軺，惟久睦於仁鄰，俾往申於賵襚，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奚既銘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　《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彌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材牙懷德軍節度使蕭佶等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　《賀契丹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鄰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具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太常少卿、守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宋蓋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謹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　《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啚達，因履端之協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回契丹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鄰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敵等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回契丹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鄰交聘，兼馳使駟，別枉訊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顒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回契丹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鄰聘修歡，睨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縟，禮幣兼豐，感荅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回契丹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鄰歡敦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荅，顒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嘉祐七年》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寒威收節，淑氣闓辰，想履德之多勤，宜薦祥之有裕，爰馳使傳，聿致邦儀，肇度春元，永孚鄰好。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請契丹皇帝達皇太后正旦禮物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籥更端，物華蕃始，想極親闈之奉，舉迎邦祉之休，歡篤善鄰，禮申常聘，庶因晨夕，為道誠悰，今差某官充皇帝太后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披述，不宣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嘉祐七年》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誕符表慶，還臨夏籥之初，聘節修歡，垂祝邦圖之楙，味書詞之載縟，閱禮幣之維豐，感鏤所深，諭言非盡。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請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謝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初炎履候，載誕膺期，嗣修鄰好之勤，曲導慈音之睨，祥延邦曆，聘厚物儀，滋用感藏，具因敷達。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帝生辰書》　十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經象回天，旅陰牙物，履凝嚴之正氣，紀震誕之初辰，世厚鄰歡，歲馳邦聘，永延不曆，交阜函生，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請契丹皇帝達皇太后生辰禮物書》　十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契篤鄰歡，惠滋天物，緬想君臨之豫，順膺邦祚之休，方歲籥之凝陰，屬親闈之誕會，神靈所相，壽祉以延，申飭使軺，夙持信弊，覬承慈色，具達遙懷。今差某官充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諮述，不宣白。

又《回謝契丹皇帝書》　縡迂使命，承睨函題，諭西鄙之賓從，戢武鋒而撫納，俾終前好，協綏遠之善經，用廣至恩，見恤孤之雅意，閱溫辭之款洽，欽歡聘之敦勤，載銘開示之私，益增康共之喜，嚴颸云厲，凝律且中，幸冀保頤，以符系詠。

又《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遐欽德懿，增企音徽，惟信睦之緜長，賴慈和之協固，歸承函翰，申味諭言，形意眷以彌周，實誠懷而罔斁，胥濟驩康之治，益滋壽嘏之風，方屬祁寒，冀綏元祉。

又《賀契丹皇太后生辰書》　義重睦鄰，禮敦誕日，企徽慈之凝範，因慶育之履祥，爰命使軺，式將信幣，祝茲壽嘏，表乃誠忱。

又《問候契丹皇帝書》　歲籥載華，鄰驩彌洽，惟時寒之順履，諒吉福之茂臻，冀厚沖和，益遵攝衛。

又《回契丹皇帝書》　邦好誕修，鄰情均睦，保永圖之歡固，繫長樂之慈和，彌納壽祺，式符言禱，今差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

金魚袋張昇，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單州諸軍事、單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劉永年充回賜國信使副，少有禮物，具諸別幅。【略】

近者軺乘載馳，函縢云貺，承日新於戩福，嘉世篤於惠和，聖文神武睿孝皇帝，敦玉帛之驩，義深鄰寶，協塤篪之好，情厚天倫，鼿因圖繪之遐傳，且欲儀容之交覩，方伸報復，俄屬纊臨，事異初言，理當申講，儻紹修於先志，固忻竚於來音。

又《賀契丹生辰書》　律生大呂，氣正嘉平，眷茲寒苦之時，慶屬誕彌之節，載修好幣，臨遣使人，爰祝壽祺，式將誠意。

又　卷二三〇《皇帝登寶位報契丹皇帝書》　四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恭以先皇帝篤懷世好，流惠民生，方隆偃革之風，遽起號弓之慕，重循寡德，獲纂丕圖，仰欽遺訓之承，儌徇群情之望，顧寶鄰之永契，著丹誓之前言，適攬政幾，益修邦睦，有少禮物，具書別幅，今差某官，專奉書披述，不次白。

又《皇帝登寶位報契丹皇太后書》　四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皇太后闕下昊天不弔，邦禍上延，列聖相承，皇圖有託，猥以涼德。奉於顯言，永惟傳祚之歸，居若臨深之懼，念夙通於鄰好，寖交阜於物生，敢述謀猷，聊申遠素，有少禮物，具諸別幅。今差某官，謹奉書披述，不次白。

又《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閏五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日者禍出不圖，痛深何怙，念夙通於鄰契，尋馳告於國哀，嗣沐信函，具將禮意，茲為悲篆，豈易究陳，今差某官充回謝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次白。

又《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閏五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比遘國凶，哀號靡次，旋紆使傳，慰諭何周，載循鄰好之孚，益紉慈懷之厚，爰馳信幅，專道感誠。今差某官充回謝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次謹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賀登寶位書》　十一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自膺寶命，嘗達信函，聖業垂休，方荷祖宗之構，鄰音修睦，更敦兄弟之情，有腆彝儀，載銘遙素。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次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太后賀登寶位書》　十一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皇太后闕下皇曆膺期，信軺馳聘，群方徯命，惕臨神器之尊，累世交歡，茂固寶鄰之分，載循嘉貺，奚諭感懷。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次謹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天令發春，年芳動陸，息民之好，方交篤於鄰情，履日之元，諒蕃膺於時祉，交馳使傳，遙達慶函。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氣更年筦，物動春華，使馹於行，具將鄰好，壽觴之薦，益介時休，祝想所深，諭言曷既。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太后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皇太后闕下星紀回天，歲陰牙物，惟慈仁之在養，方震育之協辰，使牡馳華，鄰函通睦，爰將菲幣，庶續遐年。今遣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次謹白。

又《皇帝問候契丹皇帝書》　十二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邦有善鄰，世孚永好，方寒威之布候，諒沖履以凝休，益輔至穌，更綏來祉。今差某官充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副，兼持訊幅，用達聘常，不次白。

又《皇帝賀契丹皇帝生辰書》　十二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寶晷流陰，正履凝嚴之候，燕觴稱慶，載臨震誕之期，爰飭使軺，用將禮幣，夙講仁鄰之好，庶延壽祉之遐，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問候契丹皇太后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冬陸凝寒，倏及星回之候，

邦圖錫羨，更均神介之休，適馳使駉之行，益講善鄰之睦，緬惟柔度，深鑒遙悰，今差某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專達信函，聊咨德履，不宣謹白。

又《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十二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遼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律合地正，履凝嚴之杪候，世敦鄰寶，慶誕育之初辰，爰戒使車，用馳禮幣，庶迎茂祉，式副遙懷。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問候大遼皇太后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四氣環節，大冬正時，緬惟柔履之寧，茂協休純之輔，適馳使傳，爰奉訊函，史嗇至稣，用符遐素。今差某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專馳緘幅，聊達懇悰，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賀壽聖節書》　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春陽始煦，月朏初華，紀誕節之嘉祥，申寶鄰之永好，特紆使傳，爰致慶儀，載味勤辭，其深感素。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太后賀壽聖節書》　正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慈懿仁和文惠純孝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春稣布律，爰紀於誕期，鄰聘飛軺，荐申於慶貺，既玩書辭之縟，兼承信幣之豐，欣感所深，諭言非既。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英宗皇帝與大遼皇帝遺書》　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衰盛者天地之常理，死生者聖知之同歸，猥循菲躬，不纂皇運，念勞精於不逮，因寢疾以彌留，典言夙契之深，將結永違之懋，維敦情於悠久，自保福於靈長，遠託柔函，靡殫遺意。

又《英宗皇帝與大遼皇太后遺書》　正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顧以眇身，嬰於重務，偶違和嗇，遂致頓迷，雖修短賦之有生，然俯仰嗟於如寄，愈念夙通於鄰好，惟期長篤於邦情，永隔徽音，空馳悲素。

又《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世篤寶鄰，具服久要之契，時乘嚴律，適臨慶誕之期，申飭使軺，嗣將禮幣，庶迎嘉祉，以續修齡。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問候大遼皇太后書》　十二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冬律正時，歲功就物，夙講善鄰之好，諒綏柔履之和，勉順凝寒，益懷多祉。今差某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專馳柔幅，聊布遐悰，不宣謹白。

又《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使軺相望，夙敦鄰好之孚，時籥薦更，載紀誕辰之慶，爰馳菲幣，庶續修齡，其在頌懷，豈能殫述。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皇帝問候大遼皇太后書》　十二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列緯回天，百嘉就歲，緬惟柔德之履，具膺純祉之蕃，益冀沖綏，用符遙素。今差某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專馳柔幅，以表微誠，不宣謹白。

又《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物華資始，天令更端，緬惟順履之修，益侈純休之受，載馳使傳，交繹鄰歡，詠祝之深，諭言曷究。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皇帝賀大遼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天令更端，物華資始，惟茂敦於柔度，固丕介於純釐，矧修鄰好之長，用致歲儀之慶，茲為遙頌，未易勝陳，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大遼皇帝賀同天節書》　四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佑皇帝闕下執衡施令，載紀於延祥，奕世修歡，具敦於鄰契，邇馳使傳，曲遺慶儀，載味勤辭，徒深感素，今

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大遼皇太后賀同天節書》　四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候屬初夏，時宣盛陽，特紆使傳之華，夙致誕辰之慶，情敦永睦，物過常豐，其在榮藏，曷殫敷喻。今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時紀沍寒，方謹閉藏之令，慶鍾柔履，式符誕毓之祥，爰命使軺，奉承禮聘，踐修好命，申祝壽祺，今差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輕車都尉、樂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孫永，六宅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楊宗禮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問候大遼皇帝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祐皇帝闕下日星回復，氣物順成，緬惟視履之祥，克綏順正之吉，益祈保衛，允迪休嘉，差官並同前充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副，式展聘儀，重將好命，不宣謹白。

又　卷二三一《回大遼賀同天節書》　四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天陽居夏，節紀於誕彌，國寶惟鄰，情敦於永久，沐華函之申慶，致腆幣以將誠，載味至言，增銘深素。今利州觀察使蕭廣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回大遼皇太后賀同天節書》　四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誕月紀辰，屬薰颸之均燠，睦鄰修好，煩使馹之將誠，詞致載惇，幣儀兼腆，永惟感懌，罔喻名言，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暈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十二月，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栗烈凝陰，甫臨於杪歲，柔嘉毓德，爰紀於誕辰，夙戒使軺，奉將禮幣，益固善鄰之好，永綏萬壽之祺。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問候大遼書》　十二月，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日紀將窮，時寒既若，緬想善鄰之德，克綏沖履之祥，益冀保頤，用符馳詠。今差某官充皇太后生辰國信使，式修禮聘，專導誠懷，不宣謹白。

又《賀大遼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天令開端，歲陽協吉，緬惟柔德，茂爾純休，爰將信幣之儀，申講善鄰之好，永言欣頌，曷究敷陳。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賀大遼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歲律肇新，物華資始，眷寶鄰之誼，交篤於世驩，履端月之元，薦臻於時祉，爰馳使傳，往致慶儀，今差某官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回大遼賀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歲元協吉，屬春物之開榮，鄰寶修驩，煩使軺之將慶，味書辭之凝厚，承信幣之豐嘉，載戢眷私，良深欣感。今益州觀察使耶律寧等回，專奉書陳，不宣謹白。

又《回大遼皇太后書》　四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荐迂使指，嗣講鄰和，形書意以彌勤，致幣儀而兼腆，具承柔履，茂介純釐，更冀綏將，用符祝詠。今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賀大遼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盛冬布令，方寒沍之若時，彌月紀晨，宜壽昌之嚮福，特馳信介，往達誠悰，具將慶幣之儀，用永睦鄰之好。今差某官充生辰國信使副，少有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問候大遼皇太后書》　十二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歲律將終，寒威載厲，緬想柔嘉之德，茂綏戩穀之和，申遣使軺，繼修鄰聘，更祈沖嘗，用

慰勤悰。今某官充皇帝生辰國信使副，專馳緘幅，以達誠懷，不宣謹白。

又《答契丹國主書》　辱迂使指，來貺函封，歷陳二國之好，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鄰寶，深執信符，獨論邊鄙之臣，嘗越封郵之守，顧令移徙，以復舊常，竊惟兩朝，撫有萬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間，形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具存，嘗遣官司，各加覆事，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喻創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因，緬料英聰，洞垂照悉。

又《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十二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母大遼慈懿仁和文惠純孝顯聖昭德廣愛宗天皇太后闕下時屬秒冬，方涸陰之用事，慶鍾柔則，紀誕日之及期，申遣使軺，遠將聘幣，用謹睦鄰之好，益綏介壽之祺。

又《問候大遼書》　十二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令謹閉藏，氣凝涸冱，緬料保邦之暇，宜膺視履之祥，益冀珍調，更臻丕祉。

又《答契丹國書熙寧八年□月丙寅》　兩朝繼好，六紀於茲，事師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郵，已約官司，偕從辨正，當守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信使未通，師屯先集，侵焚候戍，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知義。至欲當中獨座，位特改於臣工，設次橫都，席尤難於賓主，數從理屈，纔就晤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陲之偏說，要該諸塞之提封，屢索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案視，又不准從，職用乖違，滋成滯滯，竊意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枉軺車，再垂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盡置公移之顯證，述邊臣之議，獨尤告病之愆期，深認事端，多非聞達，重念合天地鬼神之聽，共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安生聚，不啻金繒之巨萬，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行人留館，必於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而移坼，豈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案輿圖，遙為申畫，仍令職守，就改溝封，遐冀英聰，洞加照悉。

又《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夙與仁鄰，交修世好，屬沍寒之令月，紀誕育之初晨，將篚幣以致誠，飭軺車而馳慶，益膺壽嘏，庸副願言。

又《回大遼皇帝賀同天節書》　正陽載候，誕月膺期，茂惟繼好之寶鄰，夙有延齡之慶祝，具將信幣，重遣使旃，感懌兼常，名言難喻。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遵慈誨，修舊好於兩朝，遠飭使軺，肅將禮幣，庶凝壽祉，式副願言，今差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大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王陟臣，皇城使、上騎都尉、贊皇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李嗣徽充太皇太后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皇帝書》　正月一日，云云獻歲發春，共講二國之慶，寶鄰繼好，茂臻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曷罄諭陳。今差中散大夫、行司農少卿、上護軍、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晁端彥，西京左藏庫副使、騎都尉、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楊安立、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賀正旦書》　正月一日，云云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幄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懌之懷，言宣莫罄，今因利州觀察使蕭賁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書同上》　正月一日，云云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導歡言而講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揚罔究，今因高州觀察使耶律度等回。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賀坤成節書元祐二年》　七月日，云云嘉月令辰，篤生壽母，珍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具為感懌，未易名言。今崇義軍節度使蕭崇等回。云云

又《皇帝回問候書同上》　七月日，云云四牡載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為問，申講於鄰歡，方履素秋，克膺純福，益用保護，式副願言。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生辰書》　十二月，云云寒律既周，誕辰載紀，恭被慈闈之誨，俾修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

衛，以副願言。云云

又《皇帝賀大遼生辰書》　十二月日，云云大呂還宮，攝提正旦，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臨遣使軺，往陳信幣，其為欣禱，莫盡名言。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正月一日，云云歲律肇新，鄰歡再講，恭被慈闈之誨，遠通慶幣之誠，益冀保順，永綏壽嘏。云云

又《皇帝賀大遼正旦書》　正月一日，云云三陽朋來，慶二儀之交泰，兩朝繼好，指萬民之阜昌，申飭使車，肅將禮幣，願符善禱，永介純釐。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問候書》　十二月一日，云云嘉平紀月，震夙惟時，屬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問，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敷陳罔究，今寧國軍節度使耶律拱辰等回。云云

又《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十二月日，云云世睦寶鄰，申以無窮之好，歲馳華使，及茲載夙之辰，閱詞幣之兼隆，識情文之備至，願言欣感，難悉究陳。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賀坤成節書》　七月日，云云星火西流，慶慈闈之誕日，皇華北至，講鄰國之誠言，遠達來音，重修賀禮，感銘之素，敷述難周。云云

又《皇帝回大遼問候書》　七月日，云云軺車信幣，已修交慶之儀，尺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屬臨素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頤，式符企詠。云云

又《皇帝回大遼賀正旦書》　正月日，云云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鄰敦好，益修奕世之歡，信幣精華，書詞温縟，載惟雅契，良極欣悰，今泰州觀察使耶律淨等回。云云

又《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賀正旦書》　正月日，云云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錫於珍函，省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宣。云云

又《皇帝回大遼賀興龍節書》　十二月日，云云誕日載臨，鄰歡歲講，封疆雖遠，晷刻不踰，惟信睦之交修，識情文之兩至，益深雅好，良極欣悰。云云

又《卷二三二《回大遼皇帝賀登寶位書》　九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叔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比者祇膺駿命，嗣守丕圖，曲敦鄰寶之歡，載飭使華之聘，函書垂慶，篚幣見誠。言念眷私，併深懷感。今保慶軍節度使蕭穆如等回，專奉書陳謝，不次謹白。

又《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玉曆授時，甫臨於獻歲，寶鄰繼好，用講於慶儀，臨遣使軺，往持聘幣，庶申善祝，增介春祺。今差左朝議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呂仲卿，西上閤門使、上護軍、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趙希魯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專奉書陳賀，不次謹白。

又《回大遼皇帝賀天寧節書》　十月日，姪孫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叔祖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闕下良月謹時，初紀誕彌之節，善鄰敦好，遐申慶祝之儀，惠以好音，副之信幣，情文參厚，欣荷兼常。今始平軍節度使耶律等回，專奉書陳謝，不次謹白。

又《為大遼皇帝輟朝禁音樂舉哀成服詔至和元年九月丙辰》　朕以大遼皇帝，能修前世之好，繼息兩朝之民，信幣交歡，兩軺相聘，憧憧道路，垂五十年，睦然金石之情，確乎膠漆之固，忽聞哀訃，良動震懷，爰申追悼之儀，以示敦和之意，宜輟視朝七日，禁在京及緣邊音樂七日，仍擇日成服舉哀，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

又《為契丹國母輟朝詔嘉祐二年二月壬寅》　朕以契丹國母，敦修鄰好，五紀於兹，間馳使傳之來，每置信函之問，惠然愛睦，著在兩朝，忽覩訃音，良深哀素，宜輟視朝七日。

又《為大遼主輟朝禁樂舉哀成服詔建中靖國元年》　朕以大遼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盛德在位四十七年，益厚鄰歡，交馳使幣，講信修睦，繼好息民，兩朝生靈，迄臻康靖，訃音遽至，震悼於懷，爰申惻愴之情，以盡敦和之意。宜特輟視朝七日，兼禁在京音樂七日，輟視朝日為始，其河北河東沿邊州軍，宜令轉運司遍牒，限指揮到，亦禁樂七日，擇日備禮樂舉哀成服，宜令太常寺詳定以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　（開寶七年十一月甲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於權知雄州、內園使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上命全興答書，並修好焉。全興，未見。

又　卷一七　（開寶九年二月辛亥）契丹遣太僕卿耶律延寧等來賀長春節。【略】（五月）甲申，以東上閤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彥均副之。【略】

（十二月）戊午，契丹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來修賻禮，上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勞於城外，加賜以遣之。

又　卷一八　（太平興國二年十二月）壬午，契丹遣太僕卿耶律迭列、案《遼史》作太保迭烈割。禮賓副使王英來賀明年正。

又　卷五九　（景德二年二月）癸卯，命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孫僅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右侍禁、閤門祗候康宗元副之，行李、傔從、什器並從官給。時議草國書，令樞密、學士院求兩朝遺草於內省，悉得之。凡所與之物，皆約舊制而加增損。國母書外，別致書國主，問候而已。自是至國母卒，其禮皆然。僅等入契丹境，其刺史皆迎謁，又命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相迎，門置水漿盂杓於路側，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具蕃漢食味，漢食貯以金器，蕃食貯以木器。所至民無得鬻食物受錢，違者全家處斬。國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聞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張樂，待遇之禮甚優。僅等辭還，賮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於餞飲，所遣皆親信、詞禮恭恪者，以致勤厚之意焉。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其他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康宗元，未見。

又　卷六一　（景德二年十月）丙戌，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為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閤門祗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事舍人焦守節副之。尹洙誌國華墓云：上令周漸、張若谷，凡事當問國華。恐飾說，今不取。鹽鐵判官、祕書丞張若谷為國主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為常。漸，實兄，允恭從孫也。凡契丹主生日，朝廷所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量，紅牙笙笛，觱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密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母生日，約此數焉。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二十件，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疋，雜綵二千疋。【略】（十一月）癸酉，契丹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副使崇祿卿劉經，國主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副使衛尉卿張肅來賀承天節，對於崇政殿。留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閤門，留寧等欣然解之。上聞之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即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謂宗諤曰：『聖人推心置人腹中，是以示信遐邇也。』又舊制，舍利從人，惟上等入見，自餘拜於殿門之外。上悉許令入見。節日上壽，班在諸上將軍之下，大將軍之上。【略】（十二月）庚子，契丹遣使保靜軍節度使耶律乾寧、左衛大將軍耶律昌主、副使宗正卿高正、右金吾衛將軍韓椅奉書禮來賀來年正旦。

又　卷六二　（景德三年三月）乙巳，命兵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使、奬州刺史李繼昌副之。朝廷每遣使、特禮，輒以襲衣、金帶、器械、茶藥賜王繼忠，繼忠對使者必泣。韓國華之還也，又奉表懇請致書國主，召己歸。上以盟誓之約，各無所求，因中正等行，賜繼忠手詔諭意，且言國主若自許卿歸，則當重幣為謝。然契丹主遇繼忠厚，亦弗許也。

又　卷六四　（景德三年十月）乙亥，以太常博士王曙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高維忠副之。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為國母正旦使，崇儀使、雅州刺史張利涉副之。太常博士段暉為國主正旦使，如京副使孫正辭副之。維等使還，言契丹主見漢使彊服衣冠，事已，即幅巾雜蕃騎出射獵矣。官屬隨帳，皆自辦器械糗糧。始，孫僅使時，所過官屬路左獻酒，及維至則已變改，然而遇漢使益厚。又言蕃法極嚴，罪死者必屠割慘毒，其主嘗云契丹乃禽獸，非同漢人可以文法治也。孫正辭，未見。【略】（十一月）丁卯，契丹遣使左監門衛將軍耶律阿括、啓聖軍節度使耶律堯寧、副使太常少卿石用中、祕書少監馬保佐來賀承天節。阿古有

疾，不能入見，上遣醫官診視之。因謂輔臣曰：『所遣醫官，但令診視。合和藥餌，當使自為之。彼雖得藥即餌，以示相信，然他時或有不可療者，則於事無便。自今朝廷遣使，宜以醫官隨行，彼亦必與醫同至也。』【略】（十二月）甲午，契丹遣使右威衛上將軍蕭漢寧、廣德節度使耶律留寧、副使宗正少卿吳克昌、右金吾衛將軍王式來賀明年正旦。

又　卷六五　（景德三年三月）乙巳，以户部副使、水部員外郎崔端為契丹國母生辰國信使，侍禁、閤門祇候張利用副之。

又　卷六六　（景德四年九月甲申）命户部副使、祠部郎中宋搏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馮若拙副之。户部判官、殿中丞滕涉為國主生辰使，侍禁、閤門祇候劉煦副之。著作郎、直史館陳知微為國主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王承僎副之。及還，煦坐輕肆鮮禮，免官，削兩任。煦，未詳邑里，責在明年四月，今并書。馮若拙，未見。陳知微，高郵人。王承僎，審琦子。

又　卷六七　（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卯，契丹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昭德節度使耶律諧里，副使左威衛上將軍李琮、殿中少監李操來賀承天節。蕃俗最重食提狸邦，發土得之，唯以供母主。至是，使者挈數頭至，飲以羊乳，遂令庖人造蕃食以獻。上許進入，擇其味佳者再索之，使感悅。接伴契丹使王曙等言：『臣嘗奉使北朝，羣臣每見，競來趨揖，問本朝羣臣曾至其國者動靜安否，臣察其情無猜阻，即一一以實對。今北朝使至，羣臣中有曾使契丹者，亦乞諭令與北使交接，問其動靜安否，庶幾得其歡心。』從之。《會要》載此事於四月，今移見契丹遣使之後。【略】（十二月）戊午，契丹遣使左威衛上將軍蕭留甯、彰武節度使耶律信甯，副使崇祿少卿邢詳、右威衛大將軍耶律遂正來賀明年正旦。上謂輔臣曰：『比者，武將戎臣，多言與契丹和不便。』王旦曰：『儒臣中亦有此論。然國家與契丹和，三年於茲矣，計其不勞干戈、不費財用之外，河朔人民頓息飛輓。』上曰：『議者或謂敵伺河朔豐實乃動耳。』馮拯曰：『邊方不甯，武臣幸之以為利。』上曰：『國家雖懷柔示信，亦不廢戎事，彼亦安敢渝盟？但當清淨致治，以安吾民也。』

又　卷六八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丁卯）宋搏等使契丹還，言：『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牆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大率頗慕華儀，然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國母願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國主奉佛，其弟秦王隆慶好武，吳王隆裕慕道，見道士則喜。又國相韓德讓專權既久，老而多疾。』上曰：『自契丹約和以來，武臣屢言敵本疲困，懼於兵戰，今國家歲贈遺之，是資敵也。』馮拯曰：『儒臣中亦有此言。』上曰：『武臣無事之際，喜談策略，及其赴敵，罕能成功。好勇無謀，蓋其常耳。儒臣豈不知利害耶，前代多用儒將，然亦難其才也。』

戊辰，前都官員外郎喬希顏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供奉官、閤門祇候景元副之。

又　卷七〇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甲申，以御史馬亮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京作坊使魏昭易副之；都官員外郎孫奭為契丹國主正旦使，侍禁、閤門祇候薛貽廓副之。昭易，咸信子。貽廓，未詳。【略】（十一月）壬午，契丹使左武衛上將軍蕭永、啓聖節度使耶律留寧、副使左驍衛大將軍董繼澄、衛尉少卿楊又元來賀承天節。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寅，命太常博士、直史館、河南王隨為契丹國母生辰使，供奉官、閤門祇候王承瑾副之。初，王繼忠嘗因入契丹使回，獻名馬、貂、錦等物，以賀東封，於是答賜器幣，令隨等齎詔以往。

又　卷七二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甲子，命工部侍郎馮起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南作坊使李繼源副之；殿中侍御史趙鎮為契丹國主正旦使，六宅使、嘉州團練使杜守元副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黄目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潯州刺史潘惟吉副之。李繼源，未見。【略】

（十二月）契丹國母蕭氏卒，年五十七，謚曰宣獻。契丹主哭必嘔血，遣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馳騎來告，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定服制，內出《開寶禮》為蕃國發哀儀，下輔臣使參擇而行。復命太常博士直史館王隨、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郭允恭為祭奠使，太常博士判三司催欠憑由司王曙、供奉閤門祇候王承瑾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帛萬疋。乙巳，賀正使耶律突魯姑初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

利用以涿州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閤門使受書進內，詔突魯姑等就開寶寺設位奠哭，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學士、知制誥已上，詣都亭驛弔之。己酉，上於內東門制服發哀，召信寧入內，親加卹問，羣臣進名奉慰。

又 卷七四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丁卯，命右司諫、直史館李迪為契丹主生辰使，六宅使、合州團練使白守素副之。監察御史乞伏矩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翟繼思副之。守素居邊歲久，名聞敵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乃以內園副使崔可道代之。可道，鄆州人。乞伏矩已見四月。翟繼思，未書里邑。【略】（十一月）壬寅，契丹遣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登政、副使秘書少監馬翼來賀承天節。【略】（十二月）庚午，契丹遣使保安節度使耶律德壽、副使崇祿少卿呂德懋來賀明年正旦。

又 卷七六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己丑，以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張知白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薛惟正副之。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湘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符承翰副之。惟正至幽州，赴會飲射不如儀，使還，詔劾其罪。惟正、承翰，未見。

又 卷八一 （大中祥符六年九月）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崇儀副使王希範副之；龍圖閣待制查道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祇候蔚信副之。上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諭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於遣使，就令迴等以此意諭之可也。』迴等使還，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遼主射獵，領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銅及石為鎚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氈帳，藉草圍棋雙陸，或深潤張鷹。

有言迴與遼人勸酬戲謔，道醉而乘車，皆可罪。上曰：『此雖無害，然使乎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為失體。』王旦曰：『大抵遠使貴在謹重，至於飲酒，不當過量。』上然之。此據《寶訓》。

又 卷八五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壬戌，命左司諫、知制誥劉筠為契丹國主生辰國信使，供奉官、閤門祇候宋德文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李及為正旦國信使，侍禁、閤門祇候李居中副之。

又 卷八八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東染院使劉承宗副之；壽春郡王友、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正旦使，供備庫使王承德副之。映、士遜始至上京，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今渤海人居之。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鞾尚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即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入門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皆東向，其穹廬亦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丈餘即堅冰云。劉承宗、知信子。王承德、審琦子。

又 卷九七 （天禧五年九月）甲申，命翰林學士李諮為契丹國主生辰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王仲寶副之；太常博士蘇耆為正旦使，侍禁、閤門祇候周鼎副之。耆尋遭母喪不行，改命兵部員外郎蘇維甫。仲寶，高密人。周鼎，未見。

先是，宋綬等使還，上契丹風俗，云：『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殺羅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內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訥都烏館，蕃語山為『訥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山子館，前倚土山，依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度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

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欲至木葉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荆榛荒草，復渡土河，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

又云祭天之地。東向設穹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穹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穹屋，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穹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人而坐，獵則以捕獸。蕃俗喜罩魚，設穹廬於河冰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釣竿，罕有失者。廻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土河上罩魚，以魚來饋。是歲，隆慶卒。隆慶初封常王，及請盟，改梁王，後封秦國王又加秦晉國王。隆裕有子宗業，封廣平王為中京留守，改幽州幽都縣為宛平縣。其衣服之制，國母與蕃官國服，國主與漢官即漢服。蕃官戴穹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象也。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服紫窄袍，加義襴，繫靸鞢帶，以黄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碧石綴飾。又有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撅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帶末綴珠。或紫皁幅巾，紫窄袍，束帶。丈夫或緑中單，緑花窄袍，中單多紅緑色。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幹。韉勒輕簡，便於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為扞腰。蕃官有夷離畢參聞國政，左右林牙掌命令，惕隱若司宗之類。又有九行宮，每宮置使及部署掌領部族，有永興、積慶、洪義、昭敏等名。』

又　卷九八　（乾興元年四月）壬子，命兵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任中行、崇儀副使曹珣使契丹，告皇帝初登寶位也。【略】（六月乙巳）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為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皇嗣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為臣下所間，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之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差殿前都點檢崇義節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上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弔慰皇太后。

丁巳，使者入奠大行神御於滋福殿。既而進慰書於東廂，復詣承明殿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於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閤門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息民，繼及子孫。』又詣承明殿辭皇太后。

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程琳接伴契丹弔慰使者，使者將致問於皇太后，琳謂曰：『昔先帝嘗與承天太后通使，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又　卷九九　（乾興元年）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知制誥張師德為契丹妻蕭氏生辰國信使，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輔副之。契丹妻生辰專遣使始此。趙忠輔，未見。

又　卷一〇二　（天聖二年）冬，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試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以防河為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契丹果罷去。

又　卷一〇三　（天聖三年）九月庚辰朔，以户部郎中、知制誥夏竦為契丹生辰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史方副之；度支副使、兵部郎中姜遵為正旦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許懷信副之；右正言、直史館張觀為契丹妻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應副之。專遣使賀契丹妻正旦始此。竦自言，父承皓與契丹戰沒，母喪未期，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馬宗元。【略】（十二月）癸酉，契丹遣彰勝軍節度使蕭穆古、潘州觀察使鄭文囿來賀皇太后正旦，遼使賀太后正旦始此。

甲戌，契丹遣右監門衛上將軍蕭從正、右諫議大夫仇道衡來賀正旦。

又　卷一〇四　（天聖四年）三月戊寅朔，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工部尚書李維為相州觀察使。

初，塞下訛言契丹將絕盟，故遣維往使。契丹主素服其名，館勞加禮，使即席賦《兩朝悠久詩》，下筆立成，契丹主大喜。既還，上欲用為樞密副使，或斥維與契丹詩不當自稱小臣，沮罷之，乃加刑部尚書。維久厭書詔之勞，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換官，故有是命。左正言劉隨奏

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不報。尋命維知亳州。維言亳州事簡，不欲尸重祿，請赴相州，從之。要知沮罷者姓名。【略】（七月）乙丑，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韓億為契丹妻生辰使，崇儀副使田承説副之。詔億名犯北朝諱，權改曰意。承説，皇太后之姻也，庸而自專，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曰：『南北歡好，傳示子孫，兩朝之臣，勿相猜沮。』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命別置宴，使其大臣來伴，且問億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之，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太后必於簾前以此語戒敕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聞之，大喜，舉手加額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即以語附億令致謝。時皆美億能因副介失辭，更為恩意焉。此據蘇舜欽所作億墓誌及江休復《雜志》刪修。

又 卷一〇五 （天聖五年四月）辛巳，契丹遣林牙、昭德節度使蕭蘊，政事舍人杜防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為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契丹，坐殿上，位高；今契丹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又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上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固爭不可，蘊乃止。

又 卷一一〇 （天聖九年）秋七月丙午朔，契丹遣奉陵軍節度使耶律乞石來告哀，上為成服於內東門之幄殿，引使者入左掖門，歷左升龍門，入朝堂之西側門。至文德殿門，奉書博士贊導由西階至西上閤門階下，北向，跪以授閤門使，閤門使授入內都知以進。次引使者見於幄殿，帝向其國五舉哀而止。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弔慰，常服，黑帶，繫鞓，不佩玉。【略】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為賀契丹登位使。改賀登位使孔道輔為契丹母册禮使，西染院使魏昭文副之。契丹母册禮使自此始。

又 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十二月）壬戌，契丹遣奉先軍節度使蕭式、少府監張推保來賀皇太后正旦。

癸亥，契丹遣左驍衛上將軍蕭察、安東軍節度使夏享謚來賀正旦。

是歲，契丹主改元重熙。邊吏言諜知契丹將大入寇，輔臣爭言擇帥備邊之策，參知政事薛奎獨曰：『先帝與契丹約和，歲遺甚厚，必不敢輕背約。』已而皆如奎所料。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圖治，天下宴然；及其末也，放意荒侈，卒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帝深然之。

又 卷一一五 （景祐元年八月壬申）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謝絳為契丹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李守忠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段少連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杜贊副之。

契丹法天太后專制其國，多殺功臣，用蕭氏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蕭氏奴為團練、防禦、節度、觀察使者至四十人。范陽無賴輩以故多占名為蕭氏奴。契丹主以上尊酒、銀帶賜樂工，太后怒，鞭樂工。契丹主疑內品告太后，陰使左右殺內品一人，太后愈怒，下吏雜治，語連契丹主，契丹主曰：『我貴為天子，乃與囚同答狀！』鬱鬱不平，即與耶律喜孫謀，率兵逐太后，以黃布車載送慶州，守聖宗冢，遂殺永興宮都總管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庫都提點王繼、內侍都知趙安仁等監南北面蕃漢臣僚。每歲遣使賀契丹主生辰、正旦，并及其母，於是罷之。聖宗乃隆緒廟號。王向子直嘗以契丹降人田瑋所言書敵事，載契丹徙其母於博濛沙中，恐即此也，然考按多不合，今不取。

又 卷一二八 （康定元年八月）乙未，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蘇紳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向傳範副之。傳範，敏中子也。右正言、知制誥吳育為契丹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馮永副之；右正言梁適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染院副使張從一副之；從一，耆子。太常丞、史館修撰富弼為契丹主正旦使，供備庫副使趙日宣副之。據《富弼語録》，副使乃張從一，非趙日宣也。

弼入辭便殿，建言：『朝廷悉發京東西、淮南、江南、荊南、湖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遣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盡。朝廷獨念京東鄰河朔，京西接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備，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官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弊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匱者，得此九道供億

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且不加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洪、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他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置一總統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甚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又言：『京東西鄉兵，要未足恃，亦請擇要害數郡，別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因歷舉隋、唐巨盜以證其言，執政謂弼不當引聖朝比隋、唐昏亂之時，遂寢其奏。

又　卷一五七　（慶曆五年八月）甲子，右正言、知制誥楊察為契丹國母生辰使，東上閤門使、新州刺史王克忠副之。户部判官、祠部郎中張堯臣為契丹主生辰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希一副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遘為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李璋副之。監察御史包拯為契丹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郭琮副之。克忠，承衍孫；希一，耆子；璋，用和子也。琮，未詳。

契丹館伴者謂拯等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敵折不復言。

及拯使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敵中情偽，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平坦，此南與北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為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户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坊城等亦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況即今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涖事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銀坊城事，當考。歐陽修論侵界，已附五月末。是年十月己巳，詔劉湜諭北使，令依誓約毀去銀坊城，此時拯使北未還，其上此疏，當在明年春間，今因拯出使，先附見之。

又　卷三五八　（元豐八年七月）丙午，遼國遣奉國軍節度使耶律琚，起居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師儒來祭奠。又遣寧州觀察使蕭傑，客省使、海州防禦使韓昭愿來弔慰。入皇儀殿大行皇帝神御前，行祭奠之禮。移班東幄殿見上，進名，奉慰。

又　卷三五九　（元豐八年八月癸酉）刑部侍郎楊汲為太皇太后賀遼主生辰使，皇城使、高州刺史王澤副之。朝請大夫、户部郎中韓宗道為皇帝賀遼主生辰使，崇儀使、嘉州刺史、帶御器械劉承緒副之。光祿卿呂嘉問為太皇太后賀遼主正旦使，左藏庫使劉永淵副之。朝請郎、衛尉少卿陳侗為皇帝賀遼主正旦使，西京左藏庫使高遵治副之。【略】

（九月己酉）樞密院言：『昨令國信使滿中行等計會北朝依嘉祐年北朝皇太后賀仁宗皇帝生辰、正旦使人傳達禮意，皆自北朝皇帝轉達。今來北朝弔慰太皇太后，其使人傳達，卻係北朝皇帝專致傳語。使人見日回問，則并當專為傳宣，問北朝皇帝聖體。非故事，當改正。欲令送伴北朝弔慰使、副，婉順説諭使人，悉依嘉祐年例。』從之。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一《南北朝饋獻禮物・契丹賀宋朝生日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皺皮鞾，金玦束皂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摟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綉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緑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二具，白楮皮裹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綉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黄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羱角骲頭箭十，青黄鵰翎箭十八，法漬法麯麪麴酒二十壺，蜜晒山菓十束欞椀，蜜漬山菓十束欞，疋列山梨柿四束欞，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

子、麪棗、楞梨、堂梨二十箱，麪秔麋梨粆十椀，蕪荑白鹽十椀，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粆、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白鹽。國主或致戎器賓鐵刀，鸕鷀曰海東青之類。

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又《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遣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量，紅牙笙笛，觱栗，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菓三十罐，乾菓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遣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又《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又賜設，及畿境，遣開封府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逐於班荆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皂羅氈冠、衣八件、金鈒鞓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練鵲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及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又加綵鞓。就館，賜生餼，大使秔、粟各十石，麵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秔、粟各七石，麵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

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

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來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

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

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裘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一百兩、綵帛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紬錦袍及銀器、綵帛。

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注椀等。又令近臣餞於班荆館，開封府推官餞於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六·國信所》 仁宗乾興元年未改元。四月，詔：『接送契丹使，自今並須慎重禮貌，穩審言語，不得因循，別致猜疑。管押三番使臣亦須用心鈐轄，常令齊整，供應豐備。巡欄使臣亦須提舉覺察，不得作過。違者牢固送所屬州軍劾罪以聞。自今每年依此施行，及取責知委結罪狀。』

又《刑法二·禁約》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詔沿邊民有盜契丹馬趣近南州軍貿市者，宜令所在嚴禁止之。

《遼史》卷一四《聖宗紀五》 （統和二十三年）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辰。【略】

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楊六賀宋主生辰。

十一月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頒給使韓樞，太后遣太師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賀正旦。【略】

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略】

（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皇太后崩於行宮。壬辰，遣使報哀於宋。

又 卷一五《聖宗紀六》 （統和二十八年）二月丙戌，宋遣王隨、王儒等來弔祭。【略】是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於宋，仍遣臨海軍節度使蕭虛列、左領軍衛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略】

開泰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趙湘、符成翰來賀。【略】（秋七月丙子）命耶律釋身奴、李操充賀宋生辰國信使副，蕭涅哀、齊泰賀宋正旦使副。【略】（五年十二月）丁酉，宋遣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略】（六

年九月）丁未，以駙馬蕭璉、節度使化哥、知制誥仇正己、楊佶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略】（十二月）戊子，宋遣李行簡、張信來賀千齡節。翌日，宋馮元、張綸來賀正旦。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開泰）八年春正月，宋遣陳堯佐、張羣來賀。【略】

九年春正月，宋遣劉平、張元普來賀。【略】（秋七月甲寅）以查剌、耿元吉、韓九、宋璋為來年賀宋生辰正旦使副。【略】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宋使魯宗道、成吉來賀。如渾河。【略】

（十月）壬子，宋使李懿、王仲賓來賀千齡節，及蘇惟甫、周鼎賀來歲元正，即遣蕭善、程翥報聘。【略】

（二年三月）丁丑，宋使薛貽廓來告宋主恒殂，子禎嗣位。遣都點檢耶律僧隱等充宋祭奠使副，林牙蕭日新、觀察馮延休充宋后弔慰使副。戊寅，遣金吾耶律諧領、引進姚居信充宋主弔慰使副。【略】

六月己未，宋遣使薛由等來饋其先帝遺物。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太平五年）己亥，以蕭迪烈、李紹琪充賀宋太后生辰使副，耶律守寧、劉四端充賀宋主生辰使副。

冬十月辛未，宋太后遣馮元宗、史方來賀順天節。【略】

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略】

（九年六月戊子朔）以耶律思忠、耶律荷、耶律昚、遙輦謝佛留、陳邈、韓紹一、韓知白、張震充賀宋兩宮生辰及來歲正旦使副。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景福元年九月）辛亥，宋遣王隨、曹儀致祭，王殿、許懷信、梅詢、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即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册禮。【略】

庚午，以宋使弔祭，喪服臨哀塗殿。甲戌，遣禦史中丞耶律斡、司農卿張確，詳穩耶律勵、四方館使高維翰謝宋吊慰。【略】

（十月）癸未，殺鉏不里黨彌勒奴、觀音奴等。丙戌，遣工部尚書高德順、崇祿卿李可封致先帝遺物於宋；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耶律遜、少府監馬惲充皇太后謝宋使；右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元載、引進使魏永充皇帝謝宋使。【略】

戊戌，以蕭革、趙為果、耶律郁、馬保業充來歲賀宋正旦使副。

又 卷二一《道宗紀一》（清寧元年九月）辛未，遣左夷離畢蕭謨魯、韓林學士韓運以先帝遺物遺宋。癸酉，遣使以即位報宋。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咸雍三年）三月癸亥，宋主曙殂，子頊嗣位，遣使告哀；即遣右護衛太保蕭撻不也、翰林學士陳覺等弔祭。【略】

（六月）庚戌，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辛亥，宋以即位，遣陳襄來報，即遣知黃龍府事蕭圖古辭、中書舍人馬鉉往賀。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大安元年）夏四月乙酉，宋主頊殂，子煦嗣位，使來告哀。【略】（六月）丁丑，遣使弔祭於宋。戊寅，宋遣王真、甄祐等饋其先帝遺物。

秋七月乙巳，遣使賀宋主即位。【略】

十二月甲戌，宋遣蔡卞來謝弔祭。

《宋史》卷一三《英宗紀》（治平元年八月）乙卯，遣兵部員外郎呂誨等四人充賀契丹太后生辰、正旦使，刑部郎中章岷等四人充賀契丹主生辰、正旦使。【略】十二月乙巳，雨土。丙辰，契丹遣耶律烈等來賀壽聖節，蕭禧等來賀明年正旦。【略】

三年春正月丙辰朔，契丹遣使耶律仲達等來賀正旦。戊午，契丹遣使蕭惟輔等來賀壽聖節。

論說

宋・胡宿《文恭集》卷八《論邊界守約束奏》　臣聞憂患之來，多藏於細微而生於人之所忽。自邊臣趙滋舉行界河打魚刈葦一切禁斷，由此漢兵多與北鬬，累年不絕。和好之體，一旦至此；怨隙之開，亦不在大，去年八月庚寅大雨水，今春彗孛謫見，上天不言，以文象示下，陛下宜思內外憂患，彌縫其缺。蓋有備則患不能深，無釁則亂不能起。界河武思、趙用輩，雖時立小忠，皆不達大計，宜密行戒約。臣觀景德詔安撫司，皆防微慎重。自景德以後，詔書數更。北人打魚，安於積習，邊吏弛職，不復譏呵。及至舉行舊條，而淵魚見察，衆狙皆怒。履霜已深，堅冰且至，願大臣早為之備。國家承平百年，與敵通好者六十歲，內外無患，前所未

有。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疆候，此夷敵之常態，縣塞之本職，移文足以辨之，何遽至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若天時未與，人事未至，而欲妄意難成之福，不如講和息民，擇良將以守邊，選能臣而修聘，外固歡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羈縻不絕，守真宗、仁宗法度，以惠養元元，則天下幸甚。

宋・劉敞《公是集》卷三三《論契丹告哀劄子》　臣竊謂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訃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宣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天子仁厚之德發於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策以為美談。臣謂朝廷甫欲結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宜推此意行之，令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歐陽修全集》卷一〇〇《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掛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為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為性，靜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無窮。今抃既不可預告以言，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疏脫，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前議，即乞別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為強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恥，雖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又　卷一一一《論契丹求御容劄子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泛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繆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殷勤，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求，特表殷勤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殷勤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他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二五《告哀使劄子》　臣等竊見大行皇帝晏駕已近旬日，其告哀於契丹使人，尚未進發，兼聞不曾素戒使者對答繼嗣之辭。臣等竊議，深恐未便，何則？國家既與契丹約為兄弟，遭此大喪，立當訃告。虜中刺探之人，所在有之，今天下縞素，虜中豈得不知？而訃告之人尚未到彼，虜謂中國有何事故，能不猜疑？自古大宗無子，則取於小宗以為後，著在禮典，豈為國患？若虜人有問，盡以實對，有何所傷？今問繼嗣於使人，而使人對以不知，事體豈得便穩？況陛下初為皇子之時，詔書已布告天下，虜中安得不知？今若答以

虛辭，不足詐彼，而適足取其笑侮耳。國家自與契丹和親以來五十六年，生民樂業。今國有大故，正是鄰敵闚伺之時，豈可更接之失理，自生間隙？臣等願朝廷早決此議，令使人晝夜兼數程進發。若虜中問及繼嗣，皆以實告。孔子曰：『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臣等愚意竊以如此為便，取進止。

宋・蘇轍《欒城集》卷四二《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二論北朝政事大略》 臣等近奏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録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録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一、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啖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户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鬥。加以其孫燕王幼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為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鄭顯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嘆息，以為自古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鬥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户須索，縣吏動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燕人最以為苦。兼法令不明，受賕鬻獄，習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眾。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録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宋・陳次升《讜論集》卷三《上徽宗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人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弛備。今遼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伏聞近者保州軍糧倉為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間多是兩屬人户。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見賊之主名，竊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略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藝文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七《送二同年使北》 華纓下王除，天子寵匈奴。雖復夷風陋，猶知漢使殊。夜烽沉不舉，秋柝寂無虞。何必燕然刻，蒼生肝腦塗。

宋・彭汝礪《鄱陽集》卷一二《記使人語呈子開侍郎深之學士二兄》 往來道路好歌謠，不問南朝與北朝。但願千年更萬歲，歡娛長祇似今朝。

宋・劉跂《學易集》卷三《使遼作十四首》 自昔和戎便，於今出使光。邊烽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餐遍，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虎北奚南迴，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樹，千里掌中川。毳幕宜逃漢，山戎莫病燕。即今甌脱地，渾占兩河田。

禮為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樓居。

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忽通行。列仗東丹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

寒日川原暗，顛風草木昏。捉襟愁肘見，語客畏聲吞。曠蕩疑人少，倉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遣節旄存。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喜唾成珠。晝出驚貂鼠，

宵鳴厭訓狐。悲歌人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嶺能捫斗，南岡欲摘星。舊聞空耳蒲，異域得身經。好築嫖姚塚，仍刊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曉，蕭笳日欲曛。莫為天外意，只作夢中聞。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羣。山高飛鳥急，決眥入層云。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鏡飛。長悲青塚怨，莫忘白登圍。禮覺周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喜闕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為謀不耐暑，嗜味獨便鹽。已怪今生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為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晏，供奉柏梁尊。厭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温。誰知廣文淀，水面箔為藩。

置酒穹廬曉，僧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清渾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北歷自相忘。厭食乾羊味，如聞生菜香。隴梅渾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陵天際翔。北曆立春差一日

日覺筋骸耗，中宵慘未寧。厭看山濯濯，快見柏青青。記里無官堠，依身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一三《[宋]刁約〈使契丹戲作〉》 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

清・史夢蘭《全史宮詞》卷一八《遼補遺》 兩國休兵慶樂胥，往來星使歲無虛。丹青一卷圖鴈鴈，換取南朝飛白書。

雜録

宋・宋庠《宋元憲集》卷二七《賜契丹賀正旦使蕭傅到貝州茶藥詔》

卿奉將鄰幣，來慶王正。肅邦禮以惟虔，駭使程而匪懈。眷言次舍，式戾方州。不無鞅掌之勤，宜有綏調之助。特推優錫，用集至和。諒即欽承，且昭恩賚。

又《賜契丹賀正旦副使韓志德到貝州茶藥詔》 卿遠服使聯，參修聘範。款邊關而遄往，冒歲律之淒凝。緬是勤斯，軫於勞止。雜頒靈品，助擁時休。宜體眷懷，即當祇荷。

又《賜契丹國信使茶藥詔》 肅持命節，祇達朝言，冒暑於行，念勞云久。夙宵良苦，調衛宜先。特申藥茗之頒，參資湯液之品。祛煩蠲疾，尚諒眷懷。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三三《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邦聘，祇會歲元。載驅使牡之華，已舍郊郵之邇。用伸宴犒，參慰歡勤。

又《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錦褥被銀鈔鑼唾盂盂子等口宣》 卿等馳止使軺，憩茲賓館，勤勞備至，休沐攸宜。特頒器服之華，用適宴居之便。

又《賜契丹兩蕃人使賀正旦酒果口宣》 卿等已展聘儀，稍淹賓次。年華集貺，節物多歡。各適所懷，無嫌樂飲。

又《賜契丹賀正旦人使迴北京御筵口宣》 卿等肅馳歸傳，還舍離都。得無道路之勤，加涉陽和之始。宜申宴衎，式慰征行。

又《雄州白溝驛傳宣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兼賜御筵口宣》 卿肅將歡幣，來會慶辰。涉遠已勤，入疆云始。俾陳宴豆，少憩征郵。

又《北京賜契丹賀乾元節使副御筵口宣》 卿等并飭使華，恭趨朝慶。已舍離都之近，諒多持節之勞。俾洽宴慈，用昭眷渥。

又《撫問契丹國信使兼賜御筵口宣》 適當盛暑，遠駕輶軒。惟辭命之是恭，勤道途而罔憚。特頒宴具，聊示歡慈。

宋・胡宿《文恭集》卷二七《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 卿信函修睦，誕節講歡，載勤使隰之行，諒有夕冰之慎。用頒湯飲，式示眷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二》 卿對持瑞節，參奉信函，來慶誕辰，載涉長道。用頒飲劑，式表眷恩。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三》 卿等對持節旄，遐涉疆亭，紹修誕日之歡，夙戒喧辰之御。有少賜物，用表至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四》 卿等奉將信節，馳慶誕辰，固多跋履之勞，用頒齊和之品。副之良茗，咸表眷恩。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五》　卿睦鄰將命，誕節修歡，惟原隰之驅馳，有風塵之匡薄。俾爰往賚，用示眷恩。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六》　卿式將赴告，載越阻修，固多跋履之勞，宜厚撫存之眷。用頒良劑，以示至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七》　卿等對銜使指，交慶歲元，久冒寒凝，良勞跋履。式將賜物，庸表至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八》　卿奉將使指，載整華軺，惟匡薄於風寒，諒勤疲於原隰。就伸頒賚，庸助綏將。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九》　卿參陪上介，並駕軺車，深惟跋履之勞，固積疲勤之思。往伸勞賜，用表眷存。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〇》　卿首銜使指，交慶王正，惟匡薄於盛寒，諒勤疲於修陸。致茲賚物，昭乃眷恩。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一》　卿信節副行，端辰入慶，登岐云邈，攬轡良勞。宜有匪頒，以昭眷矚。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二》　卿蔚居使首，祇慶歲元，屬風霜之凜如，諒原隰之勤止。式將予賚，俾澤爾勞。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三》　卿陪貳使華，講修鄰好，慶三元之嗣歲，曆百舍之在塗。宜有賚焉，且嘉勤止。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四》　卿等并持國節，紹講鄰歡，勤勞累驛之程，匡薄餘寒之氣。式將賜物，用示眷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五》　卿對銜使命，紹講鄰歡，率旅從以來斯，冒修塗而勤止。往伸賚物，用表眷恩。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六》　卿等蔚為使首，遥奉國函，來修誕節之歡，良苦長塗之涉。特伸頒賚，庸表眷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七》　卿陪貳使聯，講修鄰聘，爰得謁闕之告，用嘉馳隰之勤。往致匪頒，式昭眷勞。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八》　卿蔚為使首，聘茲歲端，載迂晨霧之行，諒有夕冰之慎。用頒良劑，以表至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一九》　卿因三元之首，講二國之歡，率旅從之甚勤，冒祁寒而良苦。俾爰賜物，以示眷懷。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二〇》　卿以二國之好，充備於使華；三朝之元，踐修於儀聘。載勤馳隰，仍冒凜冬。良劑所頒，沖眷斯在。

又《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二一》　卿協恭使指，爰率於烝徒；奉聘歲元，式將於信幣。寒凝甚苦，匡薄良勞。茲用寵頒，以昭深眷。

《歐陽修全集》卷八二《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又《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衎樂，以示宴私。

又《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鄰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為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又《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茲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又《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又《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至和元年九月》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於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薦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翦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為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沖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至和元年九月》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鄰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齋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

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蕃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鄰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又《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載飭軺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十一月十五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又《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敕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茲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軺車載飭，方講於鄰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申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又《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籩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申頒賚，宜體便蕃。

又《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又《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軺軒，薦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又《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鄰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又　卷八三《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協講鄰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茲喜。俾申撫慰，式示眷懷。

又《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鄰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又《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荊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鄰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申寵錫，用示眷懷。又　卷八四《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又《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至和二年九月》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仙。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鄰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至和二年九月》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仙。方敦鄰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嚮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賵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軺。惟久睦於仁鄰，俾往申於賻禭。復蒙惠問，仍示賜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奚既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四月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鄰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又卷八五《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勤。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又《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又《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茲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又《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届道。方涉川塗之邈，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又《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又《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宴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余嘉錫。

又《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鄰聘。式及都圻之近，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又《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鄰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茲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又《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薦修聘好，方憩轅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茲寵錫，式體眷懷。

又《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又卷八六《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鄰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吴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又《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静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啚達。因履端之協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吕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又《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鄰好，來會歲元。載推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口。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又《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鄰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又《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軺軒，載馳鄰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又《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鄰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尚寒，顧驛塗之攸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又《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正月十九日》　敕蕭福延：卿夙駕使軺，遽傳國恤。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為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

仙。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鄰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又《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又《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申宴飫，用示眷私。

又《班荊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申恩錫，當體眷懷。

又《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申優遇。

又《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憩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申優錫，式示眷懷。

又卷八七《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塗。惟茲藥籞之良，加之茗品之美。特申頒賚，式示眷懷。

又《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申撫勞，當體眷優。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將命賓鄰，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副聘軺，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邈，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嘉祐四年》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鄰聘修歡，睨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縟，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鄰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顓布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侃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塗。宜有寵頒，用申撫慰。

又《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鄰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申寵賚，式示眷嘉。

又卷八八《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鄰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嘏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又《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鄰交聘。兼馳使駟，別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顓布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蘇軾文集》卷四一《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又《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方次中途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又《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遄修鄰好，方次州封。言念沍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

眷懷。

又《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途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

又《班荆館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人使赴闕口宣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衍，以示惠慈。

又《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闕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燕休之賜，受茲芳酎，體我眷懷。

又《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冰霜，憩休館舍。宜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又《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有敕。卿等遠飭使軺，來修舊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又《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舍館之定。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又《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益重眷懷，往伸燕餞。

又《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北道，弭節近藩。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又《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敕。卿等抗旌旋復，弭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又《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敕，卿等來修舊好，克備多儀。既陛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勩，宜錫燕私。

又《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修鄰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宜就錫於加籩，蓋式昭於異數。

又《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元祐二年六月二日》有敕。卿等肅將慶幣，垂及都門。遠涉暑塗，想憊行李。式頒燕衍，以示恩私。

又《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有敕。卿等遠涉修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餼牽，以昭寵數。

又《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八日》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駕言近郡，少憩旋車。宜示眷懷，往頒燕俎。

又《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日》有敕。卿等抗旌來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候館。宜頒燕俎，以勞歸駿。

又《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鄰歡。既執贄以造廷，亦展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宗為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姊婦通書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眾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為得體。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八《趙溫叔使北》　趙溫叔為舍人，使北還，入見。上問：『朕何如葛王？』溫叔奏曰：『臣觀葛王，望之不似人君，規模氣象不及陛下萬一，中原不日可復也。臣敢再拜賀。』上大悅。

宋金和戰部

宋金海上之盟分部

綜述

宋・王偁《東都事略》卷一一一《忠義傳・傅察》　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里雅布入侵，或勸其毋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里雅布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斡里雅布怒曰：『汝主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于盟而動，意何所為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頓，終不屈。斡里雅布怒曰：『爾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敵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脱，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

又　卷一二五《附録三》　先是，建隆以來，女真由遼東蘇州泛海至登州買馬，故道猶存。有高藥師者，以大舟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國奪其地事，知登州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遣人伺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過海，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迴青州。知青州崔直躬奏其事，詔復委童貫措置。已而遣武義大夫馬政與平海軍卒長呼慶仍與高藥師過海，為邏者執，縛送女真。尼堪、烏舍詰問其由，政以實對，遂遣李善慶等同政等回。明年，善慶等至京師，徽宗令蔡京、童貫見之，議事差歸。朝官趙有開及馬政、王師中之子瓌充使，與李善慶等度海聘之。至登州，有開死木征。會河北諜者言，遼國與女真脩好。於是罷遣使者，止差呼慶同善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至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脩好不成，請別遣人脩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用故事買馬為名，因與之約，契丹若亡，取燕雲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京，良嗣會阿固達於青牛山，徑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燕京取燕雲地。阿固達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賜如契丹舊數，遣良嗣等回約。來年，同舉差錫喇赫嚕為使，大迪烏高隨為副，持其國書來。良嗣等同使人至京師，見於崇政殿。既辭，遣武義大夫馬政隨赫嚕報聘，再議云中地。復遣赫嚕同馬政來。先是，童貫以趙良嗣上京之約，遂欲舉兵應之。會盜起睦州，貫以西兵討賊未果。赫嚕至京師，徽宗諭館伴權邦彥，以遼人已知金人海上之約，難以復如前議。邦彥慮失其懽，言不可，止以國書付赫嚕，遣呼慶送之。阿固達得書，意朝廷絶之，乃悉師度遼，而西陷中屯白水。延禧奔夾山，女真遂招降云中、朔、應等州。宰相張琳等立燕王淳，廢延禧為湘陰王，遣使來。徽宗曰：『天祚在夾山，燕王何以得立？』却其使。時金兵已到山後，平定州縣，朝廷遂遣童貫為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勒兵十五萬巡邊。時宣和四年也。貫至高陽關，奏言：『昨女真下中京，余覩往云中，契丹分力檛梧，我乘機會進兵收復，諸事省力。既失此，便以為後。』時復遣蔡攸為副使。攸至河北，乃辭。詔曰：『朕以童貫昏繆，將佐守帥皆其門人故舊，相與隱蔽，致邊事差失，故欲監軍耳。』貫又奏：『臣見河朔將兵驕惰，軍須闕乏，糧食腐敗，軍器守禦之物悉皆無備，慮失事機。詔河北漕臣、中山、真定、高陽關路帥臣，究心辦集，已差將兵疾速前去，違詔並寘軍法。』於是西師畢集，劉延慶節制諸軍，劉韐、宇文黄中為參謀。貫至雄州，令趙良嗣草書遣歸，朝官張寶、趙忠諭淳禍福。淳得書，執二人斬之。貫知游説不效，乃募馬擴自雄州齎書入燕招諭，耶律淳遣王介儒、王仲孫同馬擴來問兵端，擴答以『朝廷命將出師之議，非羣下所盡知，但略聞北朝先入燕，遣馬擴歸獻捷』。良嗣等至金人軍前，阿固達欲燕京稅租而不議平灤等州，再遣李靖、王度刺來議其事，且欲交歲幣。朝廷復遣趙良嗣、周武仲同議租賦多寡之數，阿固達欲得百萬緡，良嗣往復辨論未決，遣良嗣歸。良嗣至雄州，以驛書聞，詔許之，

亦許交歲幣。再遣良嗣至軍前，阿固達大喜。遂議云中地，阿固達云：『我增百萬緡，南朝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拒之？』遂遣尼楚赫、圖喇色埒默齎誓草來，差盧益、趙良嗣、馬擴報聘。烏舍云：『計議已定，近有燕京職官趙温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等來南，須先以見還，可議交燕月日。』良嗣諭宣撫司以趙温訊等與之，乃得其誓書，以檀、順、涿、易、燕、薊六州來歸。燕之金帛、子女、職官、人民，皆席卷而東，朝廷捐金帛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於時，議者以六州之地無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有自二廣、江湖宛轉運至京師，自京師運至河北，自河北運入燕，自燕運至薊州界首韓城鎮交割。僅萬里，必不能以時至，天下之禍自此起矣。既交燕畢，阿固達出居庸關由云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濼度。夏，阿固達中病死，尼堪、斡里雅布等遙尊烏奇邁為帝，改元曰天會。謚阿固達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童貫、蔡攸帥師入燕，號撫定，勒碑於延壽寺以紀功，將佐姓名皆列於碑。留十日，乃回。以詹度知燕山府，又以王安中為宣撫使駐燕山。閱數月，改蔡靖知燕山府，又留郭藥師麾下常勝軍三萬人在燕。藥師出於降虜，素有輕中國心，乃增置常勝軍萬餘人，多買戰馬，陰為偏伯之計。貫、攸在雄州，不能裁制，凡常勝軍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朝廷下諸路起免夫錢六百二十萬億以助之。天下於是民力竭矣。方是時，燕人張覺仕遼，為遼興軍節度使，守平州，不肯降金人，仍稱保大。五年，盡延禧象，朝夕朝謁，事無大小，告而後行。遂發兵以拒金人。金人既滅遼國，遣其宰相左企弓等部所起燕山職官富戶，東取榆關平灤路以歸。燕山憚遠遷，列訴於覺。覺召左企弓等，數其不能輔佐天祚之罪，殺之。縱燕人自便，諭燕人令安堵如故，應田宅為常勝軍占者，悉還之。燕人既得歸，皆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徽宗聞之，詔詹度令選有材智忠信之人，密諭覺，許其世襲。又令率衆內附。覺亦遣其黨張興祐詣度，度以徽宗意語之，覺大喜，遣其屬張鈞詣宣撫司納土。有燕人李安弼，謂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覺綜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為吾患。』安中入其語，勸朝廷納之，令安弼齎書詣闕。趙良嗣不可，曰：『如此豈不招女真之兵邪？』因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遂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使世襲平州。金人大怒，悉兵以攻覺。時貫、攸還京師，亦盛稱覺之材武可以捍金人，乃以金華紙賜詔書與覺，使之擊金人。金人邏得之，盛怒曰：『南朝敗契丹百餘年信誓，方與我結好，吾又與六州之地，不數月復與張覺相約攻我，豈可但已。』遂襲破平州。覺挺身走燕山，金人來取覺，朝廷不得已，令王安中函覺首以送。金人久謀敗盟，至是舉師斡里雅布寇燕山，郭藥師率麾下兵四萬又起涿、易等州兵三萬，戰於潞縣。藥師大敗，引數騎走至燕山，伏壯士於後園，擒守臣蔡靖及兵將官，囚之，遂降於金人。燕山諸郡皆陷，吏部員外郎傅察接伴賀正旦使人於玉田縣，斡里雅布脅之使降。副使蔣彊等羅拜，獨察不屈死之。尼堪寇河東。初，宣撫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內地，號義勝軍，皆山後漢兒也，分屯河東。尼堪兵至，朔、武及代州漢兒皆開門迎降，遂踰石嶺關，分兵圍太原。斡里雅布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廣信軍界，略真定、中山、慶源府境，至信德府破之。徽宗得警報，於是遜位於欽宗。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四　宣和元年三月十八日甲子，差歸朝官朝議大夫直秘閣趙有開、忠翊郎王環充使，齎詔書、禮物與李善慶等渡海聘金國。【略】

先是，歸朝官趙良嗣、趙有開議報聘女真儀，良嗣欲用國書禮，有開曰：『女真之酋止節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不得臣屬，何必過為尊崇，止用詔書足矣！』問善慶如何？善慶曰：『二者皆可用，惟朝廷擇之。』於是從。有開與善慶等至登州，未行，有開死。會河北奏得諜者，言契丹已割遼東地封女真為東懷國主，且妄言女真嘗祈請契丹修好，詐以其表聞。於是罷使人之行止，差呼延慶等用登州牒，遣李善慶等歸。

六月三日戊寅，呼延慶至女真軍前，為女真所留。

呼延慶至金人軍前，其國主與粘等，責以中輟，且言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呼延慶答云：『本朝知貴朝與契丹通好，又以使人至登州，緣疾告終，即延慶與貴朝使人同議，欲得早到軍前，使人既死，遂權令登州作移文，齎走前來使人與書不來，自有此故，若貴朝不與契丹通好，即朝廷定別有使人共議，切望明察。』言之，不聽，遂拘留呼延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丁酉，女真遣呼延慶回。

呼延慶既被留，數見國主，執其前說，再三辯論，紛挐累日，而國主

與粘罕兀室議論，復遣呼延慶歸，臨行語云：『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匪我求爾家，爾家再三瀆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遼數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報聘者，欲交結鄰國，不敢拒命；暨聞使回，不以書示，而以詔詔我，已非其宜，使人雖卒，自合復差使人，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尤非其禮，足見中輟，本欲留汝，念過在爾朝，非卿罪也。如見皇帝，若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若依舊用詔，定難從也。且大遼前日遣使人來，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之前，常遣使人入大遼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後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為至聖至明皇帝，當時吾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卿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國主遂起。翌日，呼延慶辭歸，持其書來云：『契丹講好不成，請復別遣人通好。』

二十六日戊戌，呼延慶離女真軍前。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酉，呼延慶回到京師。

是日，慶入朝奏言：『女真所言之事，齎到女真文字報，與遣使大遼，講好不成，已起兵攻上京，王師中遣其子環同呼延慶赴闕見童貫議事。

三月六日丙午，詔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趙良嗣由登州往，使忠訓郎王環副之，議夾攻契丹，求燕、雲地歲幣等事。

時童貫受密旨，借其外勢，以謀復燕。詔趙良嗣、王環充使副，由登州以往，用祖宗故事，以買馬為名，因約夾攻契丹，取燕雲故地，面約不赍書，唯付以御筆。【略】

七月十八日丙辰，金人差女真斯剌習魯充回使，渤海高隨大迪烏副之，持其國書來許燕地。【略】

九月四日壬寅，趙良嗣引習魯等入國門，錫宴於顯静寺，衛尉少卿董耘押筵館於同文館。【略】

八日丙午，錫宴於童貫府第。

是日諭習魯等，今來所約，惟是貴國兵馬早到西京，最為大事。習魯等對以如一切約定，本國兵馬必不失信。又詔引習魯等以下三節人，從往相國寺及龍德太乙宮燒香。

十八日丙辰，習魯等入辭於崇政殿如朝見之儀。

二十日戊午，習魯等出國門，錫宴於顯静寺。

良嗣押筵王環充送伴差，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持國書及事目隨習魯等前去報聘。約期夾攻。求山後地、許歲幣等事。左僕射王黼共議回答國書信，再差馬政隨習魯過海，仍求割還山後雲中府地土，差承節郎京西北路武學教諭馬擴隨父行。【略】

十一月二十九日丙寅，馬政至女真。

政等至女真，授以國書及出事目，示之阿骨打不認所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不係燕京所管，政不知元傳言之詳及平州元係燕地，但對以唯唯，遂留虜帳前月餘，議論不決，虜金人以朝廷欲全還山前山後故地，故民意皆懷疑，各以為南朝無兵戎之備，止以已與契丹銀絹，坐邀漢地，且北朝所以雄盛過古者，緣得燕地漢人也；今一旦割還南朝，不惟國勢微削，兼退守五關之北，以臨制南方，坐受其弊。若我將來滅契丹，盡有其地；則南朝何敢不奉我幣帛。不厚我歡盟。設若我欲南拓土疆，彼以何力拒我？又何必跨海講好，在我俟平契丹，仍據燕地，與宋為鄰，至時以兵厭境，更展提封，有何不可？徐議未遲。惟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少留人使不妨。阿骨打遂將馬擴隨行射獵。

馬擴《茆齋自敘》曰：阿骨打一日集眾酋豪，出荒漠打圍射獵，粘罕與某並轡，令譯者相謂曰：『我聞南朝人止會文章，不會武藝，果如何？某答以南朝大國文武常分兩階；然而武有兼深文墨，文有精曉兵務者，初不一概言也。』粘罕云：『聞教諭兵書及第莫煞會弓馬否？某答以武舉進士，取在義策，弓矢特其挾色耳！』粘罕遂取己所佩弓授某云：『且煩走馬開弓，願得略見南人射弓手段。』某遂策馬挽弓，作射物狀。粘罕愕然。馬行積雪中，雖晴日不消，至晚，阿骨打召某云聞南使會開弓，來日隨我射一物如何？僕答以武舉射生非所長，容試射之，恐或有得。翌早，阿骨打設一虎皮，坐雪上，授僕弓矢各一，其弓以皮為弦，指一積雪，使某射之，再中其端，阿骨打笑曰：『射得煞好，南朝射者盡若是乎？僕答以措大弓箭軟弱不堪，如在京，則有子弟所，長入祇候諸班，直天下禁軍諸路大事，藝人及沿邊敢效用弓箭手保甲，彼乃武藝精壯之

人，如某特其小小者耳！』良久阿骨打上馬顧大迪烏授某弓一，射生箭一，約云有獸起，即射之！行二里許，一黃獐躍起，阿骨傳令云：『諸將未許射，令南使先射。』某躍馬馳逐，引弓一發殪之。自阿骨而下，皆稱善。是晚，粘罕言見皇帝，說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次日還館，大迪烏見先君語甚喜。次日，阿骨打遣其弟韶郎君齎貂裘錦袍犀帶等七件，云南使能馳射，皇帝賜粘罕父撒〈王亥〉相公者云：『南使射生得中，名聽甚遠，可立一顯名，今後喚作也力麻立。』譯云善射之人也。某隨打圍，自來流河阿骨打所居指北帶，東行約五百餘里。皆平坦草莽，絕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間，有一二族帳，每帳族不過三五十家，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種穀麥，所種止稗子春糧。旋炊硬飯，遇阿骨打聚諸酋共食，則於炕上用矮抬子或木盤相接，人置稗子飯一盌，加匕其上，列以薺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楪盛豬、羊、雞、鹿、兔、狼、獐、麅、狐狸、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蟲麻〉等肉，或燔或烹，或生臠，多以芥、蒜汁漬沃，陸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食罷，方以薄酒傳杯冷飲，謂之禦宴者亦如此。自過嬪辰州東京以北，絕少羊面，每晨及夕各以射到禽獸薦飯，食畢上馬，每旦阿骨打於積雪上，以草薦一虎皮，背風而坐，前燎草木，率諸酋至，各取所佩箭一隻擲占遠近，各隨所占左右上馬，放圍軍馬單行，每騎相去五七步，接續不絕，兩頭相望，常及一二十里，候放圍盡，阿骨打上馬，去後隊一二里立，認旗行，兩翼騎兵，視旗進趨，凡野獸自內赴外者，四圍得迎射自外赴內者，須主酋先射。凡圍如箕掌徐進約，三四十里，近可宿之處，即兩梢合圍漸促，須臾，作二三十匝，野獸迸走，或射或擊，盡斃之。阿骨打復設皮坐，撒火炙啖，或生臠，飲酒一兩杯，騎散，止宿。阿骨打嘗言我國中最樂無如打圍。其行軍步陣，大概出此，出獵既還，乃令諸郎君家各具酒肴，請南使赴飲十餘日，始造國書。時適元日，隔夕令大迪烏具車仗召南使赴宴，凌晨出館赴帳前，近行五里。阿骨打與其妻大夫人者，於炕上設金裝交椅二副並坐，阿骨打二妻皆稱夫人，次者摳衣，親上食物，以名馬弓矢劍槊為獻。且曰：『臣下有邪諂奸佞，不忠不孝者，願皇帝代上天，以此劍此弓誅殺之！』各跪上壽杯，國主酬酌之；次令南使上壽杯於國主及夫人。飲畢，阿骨打親遞二杯酬南使，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傳，止有如此風俗，不會奢餚，祇得這個屋子冬暖夏涼，更不別修宮殿，勞費百姓也。南使勿笑！』然當時已將上京掠到大遼樂工，列於屋外，奏曲薦觴彼左右，親近郎君輩，玩狎悅樂；獨阿骨打不以為意，殊如不聞。宴畢令南使往粘罕家議事畢，遣使隨馬政來。

宣和三年正月，金人差曷魯大迪烏充使副持書來議夾攻。

金人國書：正月日，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適紆使傳，遙示音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昨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京並所管州鎮，書載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要西京，只請就便計度收取。如難果意，冀為報示！有此所由，未言舉動的期，所有關封決當事後。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孛堇曷魯大迪烏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錄，專奉書，不宣。謹白。

又　卷九　（宣和四年）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使，起居郎檀棹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荊館押賜御筵。【略】

二十三日己卯，遼將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上表以涿州來降。

是日，遼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郭藥師因涿州刺史蕭慶餘、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來降。

《封氏編年》曰：藥師表云：『臣聞天有道，則成民非後何戴，是謂天人之極致，豈非古今之常情？百姓係心，素積北夷之怨；一時翹喜，咸歸中國之明。臣躬領州縣僚屬豪右子弟官員僧道軍吏百姓等奮臂，約一萬人，斬首至三千級，允屬傒蘇之望，舉懷賴慶之思。』

《燕雲奉使録》曰：表云：藥師言，伏聞番漢之人，實為異類；羊狼之伴，不可同居。自生夷貉之鄉，未被衣冠之化，常思戴日，何啻望霓！一昨天祚皇帝怠棄鑾輿，越在草莽，萬姓無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室嗣圖，旋至奄忽，女後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藥師等雖屬多難，莫生異心，蓋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為戎首，竊稔奸謀，燔燒我里廬，虔劉我士女，報之以怨，撫乃以讎，臣藥師等以是競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押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陛下，副茲多望，憫此哀鳴。特開天地

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臣藥師等無任瞻天慕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藥師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宣和四年九月十日，遼國常勝軍都管押、諸衛上將軍臣郭藥師等表奏。先是，遼人天慶十年，金人苦於用兵，經歲不出，諸路軍馬，依舊屯備，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因差討平利州賊坐逗留不進，賊平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倡率怨軍作亂，余睹覩統兵討之，賊勢稍窘郭藥師等內變，殺羅青漢等數人，遂就招安。蕭幹奏留二千人為四營擢用，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充統領。燕王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藥師年少壯，貌頗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禦眾，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擢守涿州。偽后專政，契丹欲再謀殺漢人。恐應南軍，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而藥師以為圖己，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襲誅趙瑄韓璧謀叛。既決，乃召蕭幹開晏。款密，且以歷數符讖，說其歸漢。四軍怒曰：『吾薦汝於朝，授此官職，豈可背朝廷？』藥師以為幹必從請，又嘗受薦恩，初不敢害幹幹。當此之際，所領兵不多，又料藥師既叛，意其不從，慮禍及身，遽起啟鑰而去。藥師急召所部說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內盜外寇，天下瓜分。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命虎臣，擁重兵，下易州，壓吾境，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乃以高官厚祿邀吾輩，儻強項不進，破國亡家，噬臍何及，眾當如何？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士民奉表來降。

又　卷一一　（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丙辰朔，阿骨打見趙良嗣許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遣李靖持書來。

《燕雲奉使録》曰：是日，阿骨打令趙良嗣與蒲結奴議事，蒲結奴云：去年本國，專遣使臣理會，恁大軍情公事，屯著人馬，傳言底等候，回使相約，打滅契丹，卻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滯了軍期，更不遣回使，只將空書令軍人送過海來，已是斷絕之意。此段休說，更說一段，且如夾攻本國兵馬，從今年正月已到中京，因甚不便來夾攻？本國自去年十一月出兵，今年正月到中京，三月到西京，已是半年，受了千辛萬苦，貴朝纔於五月出兵，慢慢地占穩占姦，更說甚夾攻？此一段亦休說。皇帝有指揮去年不遣使，乃是失信，今年雖出兵，亦不如約，便盡斷休說。而今特將已收下西京一路州縣與南朝，請先交割，外為契丹昏主，猶領殘兵，不先下了燕京，不惟為金國之患，亦恐去南朝作過皇帝，已定親去收燕京，候收燕京了，卻來商量，或與不與，在臨時前遣元帥就近代州議事便是此意，已於王環處仔細道來，更不可改。良嗣度其意，欲以西京交割為名，更改許燕之議，乃云：『本朝與貴國通好五六年，自貴國兵馬未到上京時，已有要約。今來卻恁地翻變說話，是甚義理？』據良嗣等所奉御筆處分，先夾攻燕京了日，然後夾攻西京；須是先得燕京，然後交割西京，固自有次第。蒲結云：今先與西京其意已厚，汝家旦夕守燕不能取，候我得之，取決臨時，何有不可。良嗣云：『大國所行，必指天為言，前年皇帝與良嗣握手曰：我已許南朝燕京，便我得之，亦與南朝不然，指天為誓，料皇帝守信肯違天耶！』蒲結復傳阿骨打之意曰：『初以南朝失信，斷絕無疑，緣南朝皇帝委曲御筆親書，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漢地漢民，其系官錢物等及奚契丹渤海西京平灤州並不在許與之數，南朝自得燕京，亦借路平灤州歸，如南朝未得我兵，取之，悉如前約，更不論夾攻。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止言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昨日言西京，今又不及何也？平灤本燕地，以限榆關，則平灤州已在燕京之內矣。兼御筆事目，如貴朝兵馬，因追襲乘勢，更不煩兵馬過關。今言本朝定燕京，借路平灤，本朝果得燕，必分兵戍守，大國人馬經由，豈敢專輒。』蒲結奴兀窒勃然怒曰：『汝家未下燕，已拒我如此，是不欲通和耳！況汝兵近為燕人擊敗，若旬日未下，豈不仰我力耶！』又云：『皇帝更不說元約，只特許燕京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依契丹銀絹之數，卻微笑云，有一事說與使人，莫道是與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縣，如我取了燕京，都不與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與我銀絹？』良嗣等對：『以此只是自強底話，如不夾攻契丹，一應舊漢地歸本朝，何名可得銀絹？郎君等未可一向自強，一概輕易漢人。且如契丹昏主七八年前，煞有輕易貴國之意，如今契丹之強，卻在何處？諸郎君不要誤皇帝，當以信義為勝，不可以力為強。郎君等只見契丹之弱，乃自以為強，本朝大國不可容易，不要錯了。』復取

出文字三封：一封系知易州何灌牒，大金統領內備宣撫司劄子，令報知大金國，稱已收下涿、易，不得侵越生事；一封牒靈邱飛狐兩縣，招誘歸款；一封系趙詡上太傅相公，內言女真恣為殺戮，枉害良民，諭令歸漢，不可受辱於女真也。令良嗣讀訖。卻云：『理會得否？』且如飛狐、靈邱乃山後地方，未商量定，便來招誘，是何義理？假如要一兩個小縣，何不將文字來評！奪良嗣等答以此必何觀察不知界至地里，便發文字，料必如此。卻云此事且休論，趙詡元是董龐兒，我與你有甚冤讎，道本國殺害良民，如賊一般相待。蒲結奴曰：『此必大國之意也。如使副不許借路過關，趙詡不使漢人歸女真，其意一同。若不是祇重貴朝皇帝御筆親寫來，更無好說話也。恰來皇帝有朝旨，如使人隔關，恐已下燕不令過關。又趙詡文字詆毀，雖已寫國書待改變來，卻為大信已，定更不改也。且汝只知阻我過關，不道汝國人馬又敗。』便揖良嗣，朝辭。令其國相蒲結奴傳言云：『到南朝日，再三附奏，乞善保聖體，好理國家，所有燕京等事，已專遣人齎國書計議，且望教速來回，早了大事。』至庭下，有前立兩人，指示良嗣曰：『此燕京國妃遣來請降，如不許稱藩，止乞燕京雙力拒南朝。』及言契丹軍雖寡弱，若止當南軍有餘，只恐大金來即不支也。對良嗣等面諭二人云：『我已許南朝燕京，汝到日，說與汝國妃夔離不勿與南朝交鬥，戮及齊民。』二人唯唯，良嗣等辭訖。留馬擴遣良嗣及使人同來。

《茆齋自敘》曰：十月抵代州過界，時黏罕兀室皆在應州，南傍山作營。某與良嗣既送烏歇慶裔至彼見黏罕，略論大概。次日，黏罕以鐵騎二百，令兀室改作烏舍權充接伴，良嗣與某各攜一從人，餘悉留黏罕軍，遇夜行五程，抵奉聖州見阿骨打，路經蔚州縣邑悉無人煙，人皆逃避。既見阿骨打受國書御筆，次日，令皇叔蒲結奴相溫並二太子斡離不者，就一氈帳中約說話，皆令人通譯云：『前次遣曷魯大迪烏議割還燕地，貴朝不遣聘使，乃是斷絕；今來難舉海上之約，但皇帝知趙皇誠心，不忍絕好，燕京候平定了日，與或不與，臨時商量。今西京謂雲中府卻已平定，奉還貴朝，可差軍馬交割，當時緣郭藥師已降，劉延慶已逼燕，故有割雲中之意。』良嗣錯愕失詞，答云：『元議割還燕地，若燕京不得，即西京亦不要。斡離不云。燕京為未了，且言臨時商量，西京是已了，割與貴朝，卻言不要，不成剛強與得？次日，復召議事相溫云：『皇帝有旨，昨日所論西京事，更休理會，海上之約，亦是貴朝自斷絕，且看趙皇面，特許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如貴朝軍馬先入燕，則本朝軍馬借路歸國，仍要在燕，係官錢物，若貴朝不能入燕，待本朝打了與去。』是時虜人聞楊可世、高一箭、郭藥師已入燕，故有此語，以為他時紛競之端。良嗣云：『錢物則不較，但借路事恐難從。』相溫云：『待遣人同去南朝商量。』遂起。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顧良嗣小器，不知安危。繼詩和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次日，欲朝辭。相溫云：『已差李靖充大使、王永昌充副使、撒盧拇充計議，卻於二國信使中留一員，隨軍恐貴朝軍馬入燕地，把定關隘，本朝借路時，要得分辨。』良嗣汗流不能對。

某附耳云：『龍圖燕人，不為女真所畏，若不能免，某請為留宜安方寸。』良嗣徐對曰：『自來無例，摘留使人。』相溫云：『此皇帝意。』近晚，阿骨打召辭云：『二使人誰留？』良嗣復答以無例。阿骨打云：『行軍非引例處。』某應曰：『若必欲留，願令大使歸報，某請留。』遂辭。次日，良嗣與李靖等行持書詣闕。【略】

二十一日丙子，金人國信使副李靖王度刺撒盧母瑪來議每歲銀絹。

又　卷一二　（宣和四年十二月）三日戊子，差趙良嗣周武仲使於金國，許依契丹舊例銀絹，再求營、平、灤三州并西京。

又　卷一三　（宣和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己卯，趙良嗣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賦定數金人並言課程除歲幣外要增添一百萬貫，并以貨物充折，令回宣撫司申聞候報。

《燕雲奉使録》曰：是日，良嗣至軍前，於城西南一廢寺中安泊見虜酋，令譯者傳言：『收下燕京，遣使賀功甚好，不知大宋皇帝實歡喜否？』對以兩朝共力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實為慶事，本朝皇帝聖心喜悅，所以遣良嗣武仲充賀功使副。阿骨打及其下諸酋長大喜。繼令繹者問：『別有無奏陳言語？』開陳：『稅賦一事即非元約，又非近所計議，本難相從，朝廷大臣議論皆以謂不可，惟主上聖斷就出金元羞欲成就交好，特許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專遣某等來定議然稅賦所出，須要贍養軍

民，須以分數酌中參定方可了絕。』兀室云：『此不難，據燕地所出稅賦，並課程計數兌換，自然不錯。某等對以國書內，止言稅賦，今日卻並課程言之。豈有此理？』卻云，所謂稅者，商稅、鹽稅諸般皆是也。對以稅賦、課程自是兩事，其理甚明，兼前番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碎雜豆油之類，如何般運，設若本朝委曲從之，莫須拆當，元帥與郎君皆言甚好，此本為稅賦，元不曾說及課程。卻又生此一節，況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皇帝聖意甚厚，欲成交好，盡數許了，已是煞多。今來又將銀絹折當稅賦，一定之後，不論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來，如是酌中方可成合。兀室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稅賦二百年舊額，每歲出絁錢四十萬。後來新額四百餘萬。一件通課程約六百萬貫，卻待以多少銀絹代之。良嗣答以燕地褊狹，豈有元約，額只四十萬貫，後來便頓增許多，承平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荒歉彫殘之餘，斗粟千錢，自應十倍，豈可以此為定。兀室云：『貴朝國書內，既言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必有定數。請分明說破。』良嗣出御筆十萬之數言之。兀室云：『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稅賦共收六百萬貫，且如舊與契丹銀絹五十萬貫尚有五百萬貫，奉聖旨於內留四百萬貫，養贍軍民。只收一百萬貫。』良嗣又以第二項御筆二十萬之數許之。兀室云：『二十萬之數，尚不及前項之半，更要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辯論，久之，遂除下西京，堅執如故，不免以第三項御筆二萬綾數許之。兀室又云：『燕地本出六百萬，今只要一百萬，已是恩義，猶不相知。卻只待拆些銀絹，更做盡艱難作兩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來，拆當些小物，必做難易，不若都休，更無商量，請使副回去。只依契丹與貴朝舊日兩地供輸人戶，勾退涿易見存兵馬若不退，便將兵巡邊。』良嗣曰：『兩國繼好累年，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兀室曰：『不是本朝要斷絕，自是貴朝惜物，若將就作百萬，便見了當。遂出國書草本，細計物帛錢數，本待斷絕，恐兩家不好，據今來地盡在國書中；若一一從得便好，如不從便休來商量。又出拆當物帛數字內，二等綾價，謂上等每匹五貫，中等二貫五百文，閏羅四貫，練絹二貫。又出燕京地圖云，招延州是渤海住坐本朝拘收外，有居庸金坡等關，貴朝佔據古北松亭關，本奚家族帳自本國為主，西京一節，候大事了，可以商量也。』入辭虜猷言：為稅賦事不相合，本要止絕，數年逾海通好。且欲相成就，的確事節，盡在書中，一一從得時，便好也。如不從得，便領兵巡邊。』又云：『古北口居庸本使奚地，自合本朝佔據。今特將古北與貴朝，其松亭關本朝屯戍，更不可說。著使人回，為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疾回，我欲二月十日巡邊，無誤我。』良嗣云：『此去朝廷數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往返？如期莫若使人留雄州，以書馳驛奏聞為便。』

又　卷一四　（宣和五年二月）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賞設。復遣寧术割持書來。

《燕雲奉使録》曰：趙良嗣得御筆，山後事，力爭；如不可爭，別作一段商議。十一日見虜酋遣兀室、捷魯二人，至所館議事。良嗣曰：『本朝皇帝大度，一言許盡，今平州又不肯商量，唯有西京一道許了。』又語兀室曰：『貴朝所須不貲，本朝一無所吝，唯西京早與，庶人情無虧。』武仲亦曰：『來時主上丁寧極留意，兀室去，再來云，得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戶，本國收係。』良嗣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豈有不與人戶之理？如只空得田地都無人戶，本國怎生做得？況兵亂之後，所在殘破些少人戶，一道許了甚好。兀室云：『我國裏軍人廝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貴朝，本國只要人戶，有何不可？便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兩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乃是信義人情，卻不與人戶，實不完全，何似把人民一齊許了，做個人情也是完備。』兀室云：『與了地，更要人戶，卻待著個甚麼道理？如何商量，大抵地土，重於人民，地土已許了，更和人民要更，別無酬答，更無致謝，怎生了得。』因約同見粘罕。粘罕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國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相重據理，貴朝皇帝更添物，金國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事。或金國皇帝道便與西京更不要一物，貴國皇帝卻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添不得，便著多少銀絹，怎生買得地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地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的道理？』馬擴言：『郎君們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廝殺了數年後，因講和方才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說諭，得教稱臣，添了二十萬。』粘罕且笑且言：『貴國與契丹家廝殺多年，直候敵不得方與銀絹，莫且自家門如今且把這事放

著一邊，廝殺則個待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時都不要一兩一匹，不知何如？』良嗣諭以馬宣贊之意無他，蓋以謂本朝與契丹曾廝殺後來講和，未若自來兩家本無相爭，便通交好，萬世所無，乃是好事。兀室云：『如此道則乃是。』粘罕、兀室遂起引良嗣等望虜酋所居傳言云：『百寮軍人等，都不肯許西京，惟是皇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與西京地土并民戶，更不欲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廝殺奪得西京不易，請特與個賞設數目多少。』又傳虜酋之言，信誓事，須要便了，此所係萬年，永遠須是，各説得重則好。又問交割日。卻云，為立誓書事大，兼王事已定，待差一個煞近上底官人去，只候來則便交割。

又　卷一五　（宣和五年三月）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韶瓦郎君、高慶裔來問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逃去職官戶口等事。

《燕雲奉使録》曰：趙良嗣至涿州，韶瓦郎君及高慶裔來，傳乃酋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字。』及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為所取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於遞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書并誓草，進至燕，差李靖、劉嗣卿充館伴，至寨門，執笏跪捧國書入，至國主帳前，面北立，閤門官傳國書入，引至帳內，跪奏，問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謝復跪。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閤門官贊喝云：『大宋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又一閤門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搢笏舞蹈，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兩拜，閤門官引益少進，躬身致詞，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官等遠來不易。又五拜，舞蹈如前，遂引所齎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國主面前過卻，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閤門官稱有制令先兩拜，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受訖，拜起，閤門官引復入，依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恩。』又五拜，舞蹈，又云：『賜卿等茶酒，』又五拜，舞蹈，閤門官引趨帳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係犀帶者認是漢兒宰相左企弓，國主前拜跪進酒，倣學上壽儀，國主飲訖，令在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閤門官又引起稱，傳宣勸酒令，勸笏飲至盡，又兩拜就座，自此每盞，並係漢兒宰相及左右親近郎君跪進，又將國主自食者，飲食分賜至第四盞，宣勸如前，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絹四百二十匹，再引帳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宴，又五拜舞蹈，引出，上馬同館伴還，安下處三節人從各七事，衣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重疊，及催取戶口。對以誓書，並係昨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減，所有合要戶口，宣撫司見行根促，纔獲時即發遣過來，楊璞、高慶裔來傳粘罕指揮，斥字畫惹筆，提拔不，謹對以自來國書，止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惹筆，今係主上親御翰墨，是尊崇大國之意。慶裔云：『誓書有不提空併惹筆須著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為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國往來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兩國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為復寫得惹筆是厚意。』又云：『誓書字劄且休，如誓書所載兩界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今來所取戶口，只推道不見，不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天猶自不怕，更要誓書則甚？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信、李處能、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須先以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良嗣欲諭宣撫司遣行，盧益、馬擴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師，若悉還之不，唯失燕人之心，且彼必見銜，盡告吾國虛實，所系非細。況今已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奈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進十，何時已耶？』然終以人口未足移文往來事，辨論久之，未決，盧益力爭不可。兀室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答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誓後耶？立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並已依從應付，如些小人口，豈有吝惜，只是有變更姓名，或在遠地，或聞得根取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或走過山西，如此之類，如何決要取足？』兀室云：『且如遠者，盡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姓名，道尋不見，如知名人郭藥師董龐兒兩個，莫道不見，只將此二人來折當。』馬擴答以郭藥師、董龐兒系是契丹時投降過來，即干貴朝甚事？若如此説，即數十年前事，豈可套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燕月日。兀室云：『只為所取戶口未足，即無交割月日。』良嗣對以本朝自來每事相就，無不曲盡至誠，然貴朝每一番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為念，不可以細故相妨，兩朝所系，利害甚重。況兩日只是理會誓書一事，若今且把復盟了當，些小人口足可商量。且如向日自海外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實已臨察，宜各存信義，本朝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國，義均一體更宜思之。兀室與楊璞等起立

云：『有聖旨，朕以天地眷佑，併有遼國，所有涿易盡屬燕地，若戶口不盡數發來，便請勾回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往宣撫司取人。』良嗣云：『未議之事，有五：一、回答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口立界；四、山西進軍日時；五、西京西北軍未定，兼賞軍銀絹二十萬，在涿州未交，安得便辭？所有寧邊州至天德云內一帶是舊漢地，兼有黃河限隔，不知貴朝欲待自守，為復待與夏國。若自守，時與貴朝為鄰甚無害，若是夏國時，恐西人出沒，常為邊患，兼符家口系屬南界，有新倉永濟兩鹽場在內，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為此鹽場在其中，莫須改正。』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汝，豈不能易此尺寸之地耶？』良嗣不能答。楊璞來云：『適來三相再奏，已差下撒盧母楊天壽同龍圖去，不須尚書宣贊行。』良嗣遂行。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先是，宣者武康君節度使童貫特命使遼，政和元年九月辛巳。爲遼主禧所辱，貫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和四年秋，女真既叛。四年八月。五年夏，植自雍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嗣。《欽宗實錄・童貫附傳》云：『馬植得罪於其國，間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則藏之家，奏賜名爲趙良嗣。』鄭昂《厄史》云：『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來歸，匿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上喜，賜姓名李良嗣。』熊克《中興小曆》：『政和二年，童貫爲遼國生辰副使，貫還，有燕人馬植者密邀於路，爲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李良嗣。王偁《東都事略・契丹附録》云：『貫回至盧溝河，夜召見植，擁之以歸，易姓名曰趙良嗣，薦之於朝。』案《三國謀謨録》，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蠟書，雄守和詵以聞。辛巳，蔡京童貫奏許之。四月庚子入界。壬寅，至雄州。丁卯入見。蓋貫與之約，而後納之，非攜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差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良嗣《降書》云『天慶五年三月』，而中有『天祚親征女真，軍無鬬志』之語，天祚以辛卯歲改乾統十一年爲天慶，時當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真始叛。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女真，與此書合，謂貫擁之以歸者，恐誤。仕諸朝，始有謀燕之意。遼人既爲女真所破，其勢浸微。六年冬，貫干預樞密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癸未。具言敵未可圖。會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亦不以爲然，事得暫止。此以陶悅《奉使録》參修，《録》云：『二月中旬，貫北伐，前軍發，悅歸，奏敵未可圖，事乃寢。』建炎末，悅以此贈秘閣修撰。其年夏，薊州人高藥師見遼國亂，自海道奔登州，言女真攻遼，奪其地大半。守臣王師中以聞。良嗣，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先是，師中聞朝廷經略用兵，全家來忻，代。詔令赴朝，質以並邊衆事。師中謀與良嗣同，遂令知登州以伺其事。事聞，太師蔡京總三省，童貫領樞密院，命師中募人持詔，以市馬爲名伺其實。八月戊辰。女真不納。蔡絛《北征紀實》：『高藥師等還奏，謂雖已到彼蘇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爲赫怒，頗疑外廷臣寮，承望大臣意旨。因詔元募借補人并將校一行，並編配遠惡。又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是歲，童貫又上其《平燕策》，魯公不報。一日，留身劾貫壞邊事，上乃議除貫司徒致仕。貫大懼，爲伯氏置酒甚厚，以二犀帶遺伯氏，伯氏力救解。一日，童師敏持讖緯兩幅紙來讀之，誠如近事。魯公曰：「爲奏知，此非本朝美事，乃讖五代石晉出帝爾。」仍謂師敏曰：「更待用兵，如使如國讖言，好模樣。」自此議遂寢。』重和元年春，還青州。正月丙戌。夏，詔武義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郎擴，及平海軍指揮使呼延慶，航海往使。四月己卯。悅，節夫子。洵武，雙流人。京，仙遊，政，狄道人也。秋，旻用遼秘書郎楊璞計，即皇帝位，重和元年八月。遣南海人李善慶與政偕來。廣安軍進士安堯臣疏論邊隙不可開，詔補堯臣承務郎，實不用其議。堯臣以五月上書，十一月補官。冬，遼主禧册金主旻爲東懷國皇帝，割長春、遼東兩路地，且議和，旻不聽。元年十二月。宣和元年春，善慶至京師。正月丁巳。詔京、貫召問，諭以夾攻遼人取燕地之意。遣直秘閣趙有開持詔書往賜。三月甲子。璞，鐵州人；有開，燕人趙秉直也。秉直以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名。案：武臣趙秉淵，易州人。未知與秉直同族否，當考。蔡絛《北征紀實》云：『李善慶來見，魯公但衩衣臨堂廡待之。善慶再拜於堂下，魯公曰：「歸語汝主，中國所守信義也，兩國盟誓重，未得便如汝主所請。汝主苟能興立，則朝廷當自有禮遇。」善慶首肯，再拜而退。即具奏其辭，上悵然。魯公私嘗謂絛曰：「此事只我了得，他人造著必鑿脫，雖然，我功名能有甚底，日夜著身不得，更好了却燕山耶？」伯氏密以白上，於是上意大寢，遂議罷魯公矣。』絛所云如此，恐非其實。夏，有開至登州而死，諜報遼人與女真議和，朝廷聞之，遣呼延慶送善慶歸。呼延慶至女真，六月戊寅。金主旻以本朝賜詔爲非禮，怒，拘之。冬，始遣歸。十月戊戌。二年春，至京師。二月丁酉。時李良嗣以賜姓，政和七年正月丙申賜姓。遂命良嗣以右文殿修撰，再使，三月丙寅。面約夾攻遼，以燕

地歸我。金主旻許燕京七州，而不許雲中及平、灤地。秋，遣良嗣與其臣錫琳赫嚕以國書來，且言歲幣。七月丙辰，自上京　遣還。九月壬寅至京師。詔登州兵馬鈐轄馬政持國書及事目報聘。九月壬辰。於是童貫已有出師意，乃命河北軍與陝西、河東更戍。【略】

金人問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裔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月日。九月乙丑入見。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九月辛未。常勝軍管押郭藥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司降。九月巳卯。蕭太后懼，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貫、攸不受。九月甲申。冬，貫使藥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歸。七月己酉。良嗣至奉聖州，本古新州。金主旻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十月辛亥。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十月甲寅。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瓌密禱金主使圖之。瓌十一月辛未至奉聖州。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呼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營、灤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許與之限。』上皇諸之。十二月戊子。後三日，金主旻入燕。林牙達錫以七千騎奔夾山，蕭太后偕行，爲遼主禧所殺。蕭幹亡入奚。十二月丁酉。自號大奚國皇帝。獨遼興兵節度副使張覺繕兵守營、平地。金人遣故遼參知政事康公弼招諭。十二月戊戌。授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平州爲南京。趙良嗣至燕，十二月庚子。金主責之，復遣李靖、與烏凌噶色呼美來議，以本朝不夾攻，欲得燕地租賦。十二月甲辰。慶裔，渤海人，本東京戶部司譯譯吏，稍知書。藥師，鐵州人。昉，燕人；幹，奚人；延慶，保大軍人，其先西蕃熟戶；瓌，師中子；靖，寶州人；色呼美，女真人也。撒拇，馬擴自敘作撒盧拇，今從張匯《節要》及趙良嗣《奉使録》。張覺，賈子莊《陷燕記》作張彀、曹勛《北狩聞見録》作張珏，國史諸書多作覺字，今從之。案：色呼美名今改正，姑存原注五年春，金人求燕地租賦，使者三返，遂命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持御筆、誓書至軍前，許歲賂銀絹五十萬匹、兩，代租貨一百萬緡，而請燕山地。三月丁巳。蔡絛《紀實》云：『劉延慶師潰，王黼因入言曰：「二帥不足仗，臣當自主之。」上意屢欲罷，反爲羣小所持激。鄭居中時在樞府，梁師成萬從中秉權，數進不便之語。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金用事者及契丹舊臣猶持不可，金主旻獨許之。前已得涿、易二州。夏，金人以燕京及檀、順、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辛卯。後九日，貫、攸以全軍入燕。初曰交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旻卒于白水泊，五月乙丑。其國相宗維遥冊旻弟烏奇邁爲帝，更名晟，宗維，旻伯父和孫尼瑪哈也。自尼瑪哈始擅兵，愈不欲交雲中地，而蔚、朔、武三州守將以城來附，金南京留守張覺亦上表歸命，六月丙戌。上皇疑未聽，燕山宣撫使真定王安中以營、平形勝，勸上皇受之。覺邀回金人所遷燕京職官、户口，乃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金主旻之未死也，議取燕北人民，童貫以常勝軍爲重，乃奏以燕地六州富民與之對換，蓋利其田宅，以贍常勝軍，比富民歸，而貲産已散，皆流離困躓，遂重失燕人心。然常勝軍月費縣官糧猶十餘萬斛，率自山東河朔運至燕，由是齊、趙、晉、代之間，民力皆竭，而羣盜蠭起。太傅王黼大懼，遂令天下皆出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上皇以貫無功，命貫致仕。十月巳未。黼與少保梁師成共薦太尉譚稹爲河東北宣撫使，師成、稹皆宦者，使之圖雲中。冬，金人克平州。五年十一月。張覺奔燕山。金人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以送，繇是常勝軍皆解體。是歲，奚人饑，其部曲殺蕭幹，傳首于我。十二月甲辰。譚稹知常勝軍不可制。六年春，乃募雲、朔漢兒數萬，號『義勝軍』。初，燕之未得也，趙良嗣許貸金人糧，稹不與。金人怒，秋，取蔚州及飛狐、雲邱兩縣。六年八月。稹坐是貶，復命童貫總師。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五《輿地考一》　宣和二年，始遣趙良嗣使金，約夾攻契丹，取燕、雲舊地。四年五月，童貫帥師與遼人戰失利，退保雄州，九月，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州、涿州降。乃謀襲燕，遼人禦之，師潰於盧溝。金使來議割燕山地。初，朝廷與女真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女真不肯割，蓋王黼疏繆如此。至是，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於奉聖州，金以今歲出兵失期為言，且曰：『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謂：『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十七州者，幽、涿、檀、薊、順、營、平、灤、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也。良嗣與辨論數四，卒不從。十二月，金人入

燕。五年春，金使來。遣趙良嗣報聘，併求三州之地。阿骨打曰：『平、灤等州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矣。燕京用我兵力攻下，其租賦當歸我。』乃議以銀絹充之而再求平、灤，阿骨打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月，且索米二十萬石，王黼遂許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等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我又索平、營二州，則曰：『海上元約，只及石晉之地。』又索雲中一路，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有之！』中國亦無如之何，姑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凡此數關蓋天所以限蕃漢也。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制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金人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斡離不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里之誤也。及童貫、蔡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捲而東，朝廷捐歲幣數百萬，所得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五月，遼張毅據平州來降。十一月，金人陷平州。初，金人納夏羌之請，割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之，止以朔、武二州歸我。

又 卷三二七《四裔考四・女真》 宣和二年，童貫議欲倚之以復燕，詔趙良嗣等往聘，約夾攻契丹取燕、雲。阿骨打許諾，遂議歲幣如契丹舊數。四年正月，取中京至古北口，延禧奔雲中，趨夾山。金兵至雲中，留守蕭查剌出降，乃急追延禧，盡陷朔、應諸州。阿骨打自其國提兵來，遣使於我，帝待之甚厚，禮過遼使數倍。命趙良嗣等報聘，金以中間訊問斷絕責言，但許燕、薊六州。十二月，分三道入燕。時契丹燕主淳自立於燕，已死，其妻蕭后遣使奉表稱臣而固守。阿骨打至居庸關，契丹棄關走。馬擴從軍行，阿骨打謂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令汝家俯拾，猶不能取。我初聞南軍到盧溝，已有入燕者，我心亦喜，縱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軍歸國。近乃聞劉延慶一夕燒營而遁，何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罰。』擴云：『兵折將死，將折兵死，延慶果敗，雖貴亦誅。』阿骨打曰：『若不行法，何以使人。汝觀我家用兵，有走者否？』明日抵燕城，蕭后已出奔。宰相左企弓等迎降。阿骨打遣擴歸獻捷。童貫既不能下燕，懼獲罪，密令趙良嗣禱金人圖之。良嗣至燕，虜雖許六州，而欲自取其租賦，良嗣曰：『租賦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稅者？』粘罕曰：『燕自我得之，賦當歸我。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毋留吾疆。』良嗣又往議，至於再，竟於契丹歲幣外，增一百萬緡而求西京。五年四月，童貫、蔡攸入燕，燕之子女、玉帛、職官、富室，皆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阿骨打由雲中西巡，且以朔、武、蔚三州歸我，未幾病死。

《金史》卷二《太祖紀》 （天輔四年二月）宋使趙良嗣、王暉來議燕京、西京地。【略】十二月，宋復使馬政來請西京之地。【略】（七年二月癸巳）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癸卯，銀术哥、鐸剌如宋。乙巳，詔都統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録用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

又 卷一三三《叛臣傳・張覺》 太祖定燕京，時立愛以平州降，當時宋人以海上之盟求燕京及西京地，太祖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與之。

《宋史》卷四一《理宗紀一》 （紹定六年十一月）丙寅，權工部尚書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鑑。』帝嘉納之。

又 卷三七一《王倫傳》 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并用，期必復古。』【略】

（紹興九年）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又　卷四七〇《佞倖傳・王黼》　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以爲可。黼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累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弗取，女真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雖向其言，然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復折簡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時帝方以睦寇故悔其事，及黼一言，遂復治兵。

又　卷四七二《姦臣傳二・趙良嗣》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污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

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禄大夫。

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奭及族兄柔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閑退，天下美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

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論說

宋・胡舜陟《胡少師總集》卷一《奏請誅趙良嗣疏》　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便佞狡猾，敵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為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寵禄，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郴，安居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

宋・陳淵《默堂集》卷一三《正月二十三日上殿劄子》　獨不見宣和、靖康間，趙良嗣、李悦、李鄴之所許乎？初欲靖難，不復深慮，其後虜人得以藉口，遂致今日難弭之禍，徒以使之不得其人故也。

宋・王廷珪《盧溪文集》卷二六《上皇帝書》　年月日，臣某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愚無適時之才，自少讀書，好言治亂，將以有為於世，而官卑人微，大吏惡其異已，每摧辱之。自宣和五年罷茶陵丞，隱居江西盧溪之上，窮苦困厄四十餘年，未嘗一出仕，今已老矣。惟遇陛下龍飛，以聖德臨御天下，屈體求士，垂寬容之聽，開忠直之路，又詔舉山林遺逸，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臣於是獲登文石之陛，對天顔，吐胸臆，竊伏自惟，國家大事，似非疏淺小臣所當言，若泛論一二常事，迂闊熟爛而不切，以汙陛下之聰明，則終無補於世。臣是以敢不避斧鉞之誅，冒進其愚忠。竊以天下之事，於今為最大而不可緩者，惟邊鄙未寧、境土未復而已。此聖主焦心勞思，坐不安席，求所以經畫之術，而左右大臣共以為憂者也。臣愚以謂此未足為憂，而臣之所憂者在陛下立志定謀何如耳。臣嘗謂自古帝王肇造區夏、興復大業者，皆有聽言之聰明、力行之果斷。雖量時審勢，事有不同，至其策畫之一定，卓然有守而不變，故能信

用忠謀，斥去異議，卒收成功。國家自遭夷虜之禍，今四十年，異時竭民膏血以充其賂遺，割要害形勝之地以塞其姦貪，蓋出於事勢之不得已，而非謂其可久用也。陛下曩居潛藩，負剛明之德，有奮發果毅之志，海內實偏知之。今者奉慈訓，登至尊，適當夷虜背叛之秋，中外臣庶仰德如天日，畏威如雷霆，莫不延首傾目，願聽所為。誠宜赫然奮厲威權，震動天下，委任賢相良將，以掃除宿憤，恢復中原，此不可復緩之時也。臣近奉詔命來趨闕庭，聞諸道途，采之縉紳，咸謂國家長計，今已紛紛，漸無成說。臣竊惑之，請為陛下試陳其大略。自靖康之初迄於今日，虜人多以一『和』字誤中國，何為循而用之猶未已也？士大夫有執講和之議者，非獨愚無識，其處心積慮，止欲固爵位、保名寵，苟安目前無事而已，非有奇謀遠慮，為宗廟社稷萬世計也。且向來何嘗不與之和哉！我之禮日加，而彼之姦惡日肆；我之金幣日遺，而彼乃求索愈無窮。一旦無隙而舉兵，怙恃暴強，搖盪邊鄙，以致天下騷動。今若再與之盟，彼將復背盟如反手。何則？夷狄之性與禽獸無異，非可以禮義馴服，而我國家以天子之尊，謹守信誓，不敢先動，坐受其弊而已。如近歲遣使嫚言驚侮朝廷，太上皇帝薄其禮而遣歸，中外莫不忻悅。使其勢果能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則長驅而來亦已久矣。故臣嘗謂夷虜不足深憂，蓋其貪殘暴虐，骨肉相賊，逆天違人，必不能久據中原，滅亡可待也。第恐河洛韓魏之郊，習見金人屢叛盟約，本朝惟守和議，無復境土之意，猝然有一夫奮起，殄滅彼虜，僭據中原，則其患愈大，其敵愈堅，未易測矣。今之言和議者止于苟安，往往不加慮於此。臣願陛下以此深思之，與其輕信詭謀，移于偏聽，寧博采群議，登能庸賢，以張吾已振之威；與其幸歲月之安，憚勞費，罷防秋，寧謹修邊備，練兵選將，以俟其可乘之隙，和議斷不可用也。近聞官軍既下宿州，而將吏復失律，此亦兵家常勢。竊慮偷惰寡謀異慮之人，幸其失而喜攻之，以取效於平日，而不為國家長慮後顧之計，此尤為危疑之機。以陛下之勇智，當可以有為之勢，於此亦或蹉跌，則他時變故日深一日，歲復一歲，終無如之何也。況今敵勢已斃，其國未必帖定，特籍其餘，虐行其詭計，大則恐吾乘其勢之未固，以申其掃滅之威，次則恐吾削絕其重幣，以潛圖其後。此正陛下經營恢復之時，而非遲疑寬緩之日。伏惟聖策先定於中，益務收選人材，講求碩畫，力圖而謹守之，然後振舉大義，以掃滅此虜，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天下之大事，無過此也。臣愚不識忌諱，願陛下恕其進鉞而鑑其悾悾之忠。實天下幸甚。臣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二《〔宋〕宋昭〈上徽宗論女貞決先敗盟〉》　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略而不論。

迄我有宋，寰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膻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雖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興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

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橐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咏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為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唯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奸賊，則不勝幸甚。

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

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奸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

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耗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選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

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鬥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鬥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

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為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為藩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為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

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為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亙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強虜為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為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很，善戰鬥，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為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

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切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膚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為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奸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群寇妄托北朝，驚卻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于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

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天地為恨。今者伏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聽，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旨：『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執政廷臣皆無一言，獨昭上此書論之，時為朝散郎，前提舉明道宮。書既上，王黼見之大怒。九月，昭除名勒停，送連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昭，相州人也。

《楊萬里集》卷一一二《陸宣公奏議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禍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

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燕、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辦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況于王黼、蔡攸之妄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

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為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財竭民怨，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卒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

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後，踵以陵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古與夔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眾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以取燕致禍也。

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謬論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猶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哉！

又《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于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失］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于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浙，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孚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

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晝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于國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仇恥，曰，『此天命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之魏太武幾獲于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于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算耳。乍合屢散，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而已哉？

又《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所非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以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仁宗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成，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羣（楫）［檝］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

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藩籬也。棄其郛郭而設扞禦於藩籬，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

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西，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彼而棄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知也。

明・黄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六《經國》　户部侍郎王之望奏曰：『臣伏聞金人改圖，願脩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僞都統者，亦揭榜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蓋和議不定，則必有内憂，不獨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儀，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復請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也。女真本窮荒小夷，貢獻於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劫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于常勝必欲兼并，兵力既窮，始通和好。天子不較，稱謂屈已從權者正以強弱之勢有未敵耳。其後東昏正隆屢盟屢變，至敢傾國大舉直窺濟江，其渝盟信，視我宣和靖康，孰輕孰重，我可以為辭矣。今其立者素非人望，以孱庸之故，得自全於正隆之朝，完顔一宗，誅屠略盡，見在近屬。惟有葛王僭盜之謀，起於群下，非有受命之符。遏亂之畧也。威福大柄，必在權彊。内外乖爭，覆亡可待。故即位未幾，已有兄弟之變。觀其累世骨肉自相翦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彊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别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廣，都無險厄。汴都殘破，徒有虚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戰虜反復，已試之策，而我向來受欺覆車之明戒也。豈可保我厥今天下之勢，惟陝西為可復。其地去虜最遠，控帶關河，内有四川為之根本。我已得其十餘州。若摧散關鳳翔之衆，則其餘風靡矣。今日之議，設以大河為界，固中國之福。猶當深圖利害，以拯後艱。若以此更有邀求，豈容墮其姦計。彼或降尊損幣，自同契丹，而靳吝土疆不肯分割，則陝西之地決不可失，宜以我所得陳蔡唐許潁嵩洛並他路諸州兩相換易。如尚不可，則寧稍增幣，期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並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粮固圉虜雖猖獗亦無能為，若有釁可乘。北方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決，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使司于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土人。保其郡邑如熙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成之。使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邂逅有警則下甲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粮饋不耗金錢。惟稍出蜀緡。增印錢引，以募糴於陝西，便足以了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於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兵桀虐民不堪命，取陳蔡取不羹。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弃疾所圖。弃疾既篡，未獲所安，乃盡反陳蔡不羹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謨。狂瞽之言豈足觀采，顧大議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清・吴欲垂《史案》卷一四《約金伐遼》　約金伐遼一事，由後而觀，人皆指爲宋人召禍之階。原始而論，在金爲至愚，而在宋實爲勝算，何也？金小國也，素爲遼部屬，乃不忍小忿，不凛脣亡齒寒之戒，而自撤捍禦，則今曰無遼，明日豈復有金？【略】所不可知者，金主以區區數千師，崛起東北，八載而取五京，奄有强遼二百餘年之業，雖藝祖復生，與之並驅關北，尚未知鹿死誰手，況以教主道君承累朝之積弱，日尋事於花石土木，結怨吾民，釀成方臘、宋江之變，爾時師勢力竭，即反其所爲，如夏人之救遼，而燕、雲亦終爲金有，金據燕、雲而南下，其禍必更烈。爲宋計者，當若何而可？曰：『宋初，生女真本入貢中國。自太宗不許伐遼之請，始繫籍於北，蓋宋人之誤，全在遣使太晚，不能使金約宋，而又遣將非人，不能自取燕、雲。徽宗若於馬值獻策之初，遣使如金，仍許從海道入貢，則金方怨遼切骨，未敢稱兵，正欲假威大朝，冀得伸其百餘年不雪之恥，必上表獻馬，偕天使而俱來，來則泣訴遼罪，及見

侮納叛之事，是伐遼之約在金不在宋也。宋或姑從金約，而先爲請於遼人，明正曲直，言女真本屬中國，因被爾邊臣沮格，絶其貢道，復加凌侮，逼屬爾遼，而又納具叛臣，市鷹擾害。今女真赴訴朝廷，便欲稱兵西同，天子姑念舊好，不能不一爲爾救解也。爾若斬阿蘇、誅鴈使及時，猶可謝過，否則彼稱兵有辭，爾悔將何及，遼主方淫□驕肆，必不肯從。不從則金兵必舉，兵舉而仍勸其姑息養鋭，錫之王爵，以遂其英雄開國先得大國册封之志，則契約必深，益親宋而怨遼矣。此蓋乘其求援雪忿之時而用之也。若於混同大戰之日，宿將如种氏兄弟，英才如宗、李、韓、張諸公者，俾各勒兵待邊，論令罷兵，罷則令酬我關北之地，不罷則乘釁而取之。金即包藏禍心，豈敢與我爭此土哉！否則，於遼主西奔，逆淳僭號之初，興師問罪，邀其稱臣納土，或謀於遼眾而置君焉。存鼎足於北庭以成中國混一之功，皆千載一時之會也。乃悉付諸公相、媪相之手，致上辱國危，雖有名將如林，終不得奮臂而一搏也。時勢至此，約金敗，不約亦敗也，和金敗，和遼亦敗也。汴宋之亡非金能亡之，宋自亡之耳。此金人所以每於渡河入關時，深概嘆於南朝之無人也。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下　重和元年，金人屢破遼師，蔡京、童貫議遣馬政浮海如金，預請燕、雲之地。上致書於金主，稱爲聖人，自稱下邑。初通書，即自卑如此，即後來稱臣奉朔之漸矣。【略】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及將興師，鄭居中力陳不可。蔡京、童貫言之，王黼復請，遂起師。竊謂居中之言雖正，究無救於宋之亡也。先既約夾攻遼師，即不出師，而金滅遼之後，亦必來責背約。蓋金之禍宋，自遣馬政如金時始也，至此已無救矣。且朝中小人日剝元氣，即不夾攻遼，亦亡，是以君子論治當務本也。向使神宗守仁宗之政，哲宗、徽宗守元祐之政，用賢去姦，以圖遠大，三朝以來元氣日盛，則遼主無道，乘此自取燕、雲，何不可者，金雖滅遼，亦無如宋，何也？乃三朝以來，剝喪國脈如此，又謀之不臧而約金夾攻，至此雖不出師，何益邪？鄭居中、种師道之諫皆非根本之計也。然則如之何？曰：仍須自内治起，竄斥姦臣，罷諸亂政，起用賢人正士，内修國政，培養民氣外，用老將修整軍旅以防敵人，而不爲夾攻之約，斯猶可也。蓋宋不夾攻，則遼一時不得亡。遼既德宋，宋又藉遼爲藩籬，金之禍不得及於宋即遼後被金滅，而宋内治既修，軍政既飭，又不致有白溝、燕山之敗，則兵威不損，亦必有以待之。是猶爲救敗之舉也。若但曰不夾攻遼而已，又何益哉！

藝文

宋・佚名《宣和遺事・前集》引金左企弓《獻金太祖詩》　并力攻遼盟共尋，功成力有淺和深。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元好問《中州集》卷一《〔金〕宇文虚中〈上烏林天使三首〉》　平生隨牒浪推移，只爲生民不爲私。萬里翠輿猶遠播，一身幽圄敢終辭。魯人除舘西河外，漢使驅羊北海湄。不是故人高議切，肯來軍府問鍾儀。

拭玉轅門吐寸誠，敢將緩頰沮天兵。雷霆儻肯矜彫弊，草芥何須計死生。定鼎未應周命改，登壇合許趙人平。知君妙有經邦策，存取威懷萬世名。

當時初結兩朝歡，曾見軍前捧血槃。本爲萬年依蔭厚，那知一日遽盟寒。羊牽已作俘囚獻，魚漏終期網罟寬。幸有故人知底蘊，下臣獲考敢謀安。

雜録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八《唐書一》　余嘗論宣和海上之盟，招寇致禍，至今百年上下，無不愧悔，以為大戒。雖失事計，然可謂審於知過矣。

宋・汪藻《靖康要録》卷四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獪猾，敵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為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寵禄，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四《趙良嗣不應人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貫，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固召禍首謀，然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中）［京］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殂，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嗣良嗣又至，以答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強鄰。以上皆見《續通鑑綱目》。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復歸版圖，良嗣方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降，主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爲招納。良嗣方苦口爭之，以爲失歡强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并至鑾輿北狩，神州陸沈。此則王黼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之論也。

金掠中原與南宋軍民抗戰分部

李綱輔政禦敵

綜述

宋・李綱《梁谿集》附録《［宋］李綸〈宋丞相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靖康元年五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斡離不之兵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皇帝東幸，宫闈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公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公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於殿庭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公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人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公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叙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爲東京留守。公爲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脱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淵聖意頗回，而内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宫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伏淵聖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淵聖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宫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得稍有疏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内東門司。中夜，淵聖遣中使令宰執

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公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復降步肇勞問將士。公與吴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爲親征行營使，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厢軍之屬不預焉。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宋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酸棗封丘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壕以雲梯攻城，公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儡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椎渡壕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鎚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有『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之』之語。特給内庫酒、銀、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

《宋史》卷二三《欽宗紀》　（靖康元年春正月己巳）帝欲親征，以李綱爲留守，以李棁爲副。給事中王寓諫親征，罷之。庚午，道君皇帝如亳州，百官多潛遁。宰相欲奉帝出襄、鄧，李綱諫止之。以綱爲尚書右丞。辛未，以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曹曚副之【略】（癸酉）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至旦始退。

甲戌，金人遣吴孝民來議和，命李棁使金軍。金人又使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來。以吏部尚書唐恪同知樞密院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督戰，自卯至酉，斬首數千級，何灌戰死。【略】

二月丁酉朔，命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人軍，不克而奔。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金人復來議和。庚子，命附馬都尉曹晟使金軍。辛丑，又命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虚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使之，許割三鎮地。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彦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堕金人之計。會邦彦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吴敏傳宣，衆不退，遂擂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上勉從之。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内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讙而磔之，並殺内侍數十人。乃復綱右丞，充京城防禦使。【略】（六月）戊戌，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時太原圍急，群臣欲割三鎮地，李綱沮之，乃以李綱代种師道為宣撫使援太原。【略】（辛酉）熙河都統制焦安節坐不法，李綱斬之。【略】（冬十月癸巳朔），貶李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

又　**卷二四《高宗紀一》**　（建炎元年四月癸亥）聞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李綱在湖北，遣劉默持書訪之。【略】（五月）甲午，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行在；楊惟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略】（己亥）李綱至江寧，誅叛卒周德等。【略】六月己未朔，李綱入見，上十議，曰國是、巡幸、赦令、僭逆、偽命、戰、守、本政、責成、修德。【略】甲子，命李綱兼御營使。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十一月辛巳朔，提舉嵩山崇福宫李綱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又　**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二年）甲午，李綱領兵三千發福州。【略】（十二月）甲午，李綱罷。

又　**卷三六三《許翰傳》**　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

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願得張所為帥。所為御史，嘗論黃潛善奸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為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

論説

宋・陳東《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三《上高宗皇帝第一書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佐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緯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焉。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向者也，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願以為輔相者也，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偽楚僭竊，天下皇皇不知所措，雖愚夫愚婦，朝夕祈嚮陛下立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祇受五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赴闕；續準尚書省箚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恟恟，相顧失色，咸謂李綱一出，即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竊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人願綱為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為天下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陛下用，亦必知天下咸戴陛下為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所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為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求退，臣不知所謂。竊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止以薦舉張所、傅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亮逗留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頗貽陛下之怒，以故求去甚力。臣竊謂君臣之間，正當可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便為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為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始知方事形跡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于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為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為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何？陛下必不肯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敢自欺。臣竊以為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今日，正當持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事形跡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心為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李綱，以為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為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為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係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傅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為，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略，而紀律嚴明。二人者不可失，若其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遽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職，願且督張所、傅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

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興之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于陛下有私恩耳。臣竊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為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禄處之於閒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黄潛善為左相，汪伯彦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明日便屬他人矣。臣所裁書，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臣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眾，李綱為相，而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留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為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彦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為相，謂所亮可任為將；謂伯彦、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謂潛善在前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為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以一介草茅之賤，荷陛下記録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

又《上高宗皇帝第三書建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黄潛善、汪伯彦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黄潛善者專任宰司，與汪伯彦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倘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瞑目。臣深慮黄潛善、汪伯彦等怒臣議己，必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為人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奸，致身殉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若黄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彦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奸邪，深嫉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為二人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誰為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征之詔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詔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啓，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為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為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説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為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訐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不又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衆。又聞嚴州洞寇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為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散沿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宫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强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為

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為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絶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為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為所行，所以尚爾嘵嘵以畢其説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為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既已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為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鑾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固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為，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著意屬望，皆願以為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遣焉。至於有罪，為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撫實行詞。迺者李綱蓋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今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為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為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尚可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也。伏念臣以一介疏賤，仰荷陛下記録姓名，即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六《史論・李綱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　予讀《宋史》至於李綱之事，未嘗不掩卷長歎，繼之以泣也。綱天資忠義，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宣和之間，汴梁大水，幾沒都城，綱上言變不虛生，將有邊圉内侵之患，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時宰惡之，而貶。靖康之初，金兵入寇，上下震恐，綱建議固都城，修守戰之具，召勤王之兵。敗於通津門，敗於封邱門，兵勢稍挫矣，李邦彥排之，而貶。及二帝北遷，高宗嗣統，綱請正僭偽之罪以勵士風，修茶、鹽之法以足國用，置賞功司以勸將士，置招撫司以徠義兵。國勢稍振矣。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而貶。嗚呼！使綱之言用於宣和，則疆場有備，不致内侵；用於靖康，則都城有守，徽、欽必不至北狩；用於建炎，則兵精而守，固盜弭而民安，又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奈何忠言未用，讒説遽行，使綱懷忠抱憤，不復一展所蘊也。悲夫！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金兵將薄汴京，种師道入援，欽宗問以事宜，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蓋欲緩其金幣，力疲惰歸，殲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矣。李綱亦謂敵以孤軍深入重地，如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若拒守河津，絶其餉道，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縱之北歸，半渡而擊之，必勝之計也。欽宗能用其策，使之一衄而去，不敢復南矣。而時宰李邦彥輩，以和議已成，百方阻撓，不從其請，辟如痿躄之人，坐而待刺，不亦可憐哉！嗟夫！有李綱之才，以主之于内，有种師道之略，以應之于外，董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隻輪不返可矣。奈何為一浪子宰相邦彥綴街市俚語為辭曲，

無所建明，阿順趨諂，都人目為浪子宰相。見《宏簡録》本傳。所撓，而坐以待亡邪！

金師既北歸，种忠憲請乘其半濟擊之，不從，嘆曰：『異日必為國患。』京師失守，欽宗始悔不用其言，晚矣！

宋之不能守汴而南也，一『和』字誤之于先也，其不能越江而北也，一『和』字誤之于後也。謀臣良將，固未嘗乏，堅甲利兵，亦不為少，而為一二小人所持，使百年之宗社淪為丘墟。庸懦誤國之臣，飲恨千古，而世主不悟，悲夫！

事體局面，朝夕更易，不可執一時之見。如宣和、政和間，童貫、高俅之罪，首服上刑，不俟問矣。及至金兵既入，太上出奔，諸臣方以兵扈從，乃欲遣使往誅。此不但傷太上之心，自生離間，有如諸奸挾太上名號，為緩死之圖，欽宗何以處之？李綱、唐恪力止其謀，誠達理識時之見也。天下之事，有情形倏變而不可執泥者如此。

金兵既退，太上回鑾，宰臣議奉迎儀注。執政耿南仲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蓋疑其復辟之謀也。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以至于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南仲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乃闇而多疑』云云，此見道之言也。蓋惟誠則明，惟闇則疑，明生于誠，疑生于闇，安有宗祧失守、父子禪代，而以疑忌之心參乎其間？甚哉小人之無識也！李綱數語，不惟一事為然，推之萬事萬物，皆以誠明之心處之，必無意外之患。縱有不虞，而一誠所感，金石可格，神明佑之矣。世安有以誠取敗者哉！

明・陳山毓《陳靖質居士文集》卷四《李綱》　王弇州之言曰：『伯紀之請誅張邦昌，非策也。宋之有天下久矣，其于君臣之義，非有未明也。而汲汲于誅邦昌，何也？』予曰：『不然，綱之請誅邦昌也，而爭之力也，非獨以明君臣之義，寔以決和戰之策也。夫邦昌者，女真所立也，高宗誰所立，以爲邦昌立耶？以爲邦昌立，則必奉邦昌，故邦昌不誅，則必和女真。高宗欲崇邦昌以王爵，而曰使金人有辭高宗之意，以爲己之立。是邦昌請而立之，而非己自立也。伯紀之意，欲使帝若起而誅邦昌而自立者也。起而誅女真所立之邦昌而自立，則帝之立非金人意，帝之立非金意，則不得不與金爲敵，與金爲敵則欲和而不可得矣。建炎之君臣皆婦人也，皆踵靖康之故轍者也。異日罷李綱以謝金人，而目劉豫爲大齊，非即不欲誅邦昌意耶？故綱之首以誅邦昌爲去就，是中興之要着也。策之得者也。』弇州又曰：『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所敢知。』夫伯紀爲相，宗、岳爲將，藝祖之天下固未嘗失也，而又何中興也。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賢者志切于匡時，固未嘗一息忘哉。李綱當建炎初，建置規畫，克成朝廷，其相業何如者，乃黄潛善計罷之，竄于鄂州，安置于萬安。又罪在不赦，以謝金人，似可以無言矣。乃於此詔議攻戰備禦之策，發憤攄蘊數千言，語語曉暢，時幾曲中事理，倘用其策，豈不能力贊中興哉，而竟置不用，此豈獨高宗之過。趙鼎、張浚亦不得辭其貴矣。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一四《宋用李綱》　弇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説，然用李則國勢必彊，可戰可守，僭逆僞命之法行，則人心知儆，咸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彊欺弱，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清・孫奇逢《孫徵君日譜録存》卷一一　綱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真千古之偉男子也哉！夫當死生存亡之際，卽君臣湊手，將相協心，猶懼其難支，乃與庸懦之主，全軀保妻子之大臣決計留守，君與大臣輩竟不能奪，此之爲力亦屬孤注，汪、黄等雖借以保首領，然恨已入骨，其阻之使不得安，其職也。自如薰蕕之不同器者，然豈待問哉？至其建議畫策，置招撫司於河北，置經制司於河東、西北，足以控東南，東南不足以制西北。又曰保全一州，收復一郡，卽隨其高下以爲團練，此皆卓識宏畧，不獨一時之計也。

清・李元度《天岳山館文鈔》卷二《駁王夫之李綱論》　明季王夫之作《宋論》，乃謂國君死社稷，天子則不然。天子棄都城而固有天下，未喪其世守也。綱擁孤城，遲回於棧豆，卒使二帝俘、六宫虜，上下交絕，其大命敷天之痛，實綱為罪魁。烏虖！是何其持論之偏激，而好惡拂人性耶？夫守城與棄城，功罪不待問矣。敵未至而遷，是棄城也。可守無過都城，若之何棄之？況綱守城已著奇功，所謂能發能收者也，而反指為罪，然則都城必不當守，遇警必委而去之，視棄宗廟社稷、宫室府

庫、百官兆民若敝屣，而後為識時務耶？信斯言也。【略】宋建炎之末亦嘗竄海上矣，而終不獲延一日之祚，然後知綱之議確不可易也。王氏此論不足為綱損。吾懼後世謀國者，祖其邪說，敢犯千秋之清議，而以宗社為嘗試，是以發憤論之。至其論陳東之伏闕為胥動浮言，而並以咎綱，抑更不足辨矣。

藝文

宋・李綱《梁谿集》卷一五《次韻王堯明喜雨古風》 神化茫茫端莫測，不雨踰時忽盈尺。誰云幽默志難通，一念周圓誠已格。井枯河竭欲飛塵，麥秀漸漸實半娠。翠虬潛伏杳無處，遺蝗出地方鱗鱗。觀音妙智悲慈主，為灑楊枝作甘雨。應憐禱禳罄勤渠，致遣神人夢中語。雨暘之數雖有時，遲速亦可精神移。世間萬法盡心造，報若影響寧難期。不知今夕復何夕，千里風雲來陣墨。驅雷掣電雨建瓴，似赴前期初不忒。威神自在誰復如，嘆酒投龕術已疎。有秋頗足慰民望，可喜更須煩史書。衣冠北渡連墻堵，旅食經時念終窶。已欣霖雨起蟠龍，更慶天兵擒猛虎。邇來世事不掛心，惟有憂國思猶深。安得年豐羣盜息，歸助擊壤堯民音。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卷二《丙午春京城圍解口號》 戎馬來何速，春壕綠自深。要知龍鳳聚，不受虎狼侵。九廟安全日，三軍死守心。儻為襄漢幸，按堵見於今。

又《李丞相綱生朝三首》 炎景生賢佐，三朝火王時。德威雖敵畏，忠藎只天知。安國驚何久，收功會有期。他年調鼎地，黃髮屬公師。

又作『去國驚華髮，為霖在赤墀。十年門下士，方獻此篇詩。』

戡亂登廊廟，羣公數靖康。一身輕去就，百口恃安強。天意非難見，人情漫自涼。慇懃酌周斗，翼鑠更鷹揚。

希世推英偉，行藏孰是非。橫流曾砥柱，袖手且深衣。槐影搖黃閣，星躔煥紫微。山林愚已老，衮繡看公歸。

又《輓少師相國李公》 望表公師位，身兼將相權。三朝更出入，一德奉周旋。盍為蒼生起，曾扶大廈顛。何知老賓客，擁篲掃新阡。

往在東都日，傷心丙午年。不從三鎮割，安得兩宮遷。抗議行營上，排姦御榻前。英風成昨夢，遺恨落窮邊。

城守麾強弩，諸班果翕然。雲梯攻正急，雨箭勇爭先。中夜飛雷礮，平明破火船。如公真徇國，繪像冠凌煙。

壯志深憂國，丹心篤愛君。謗書興衆枉，諫疏在奇勳。風咽梁谿水，山悲湛峴雲。空餘雙舞鶴，鼓吹不堪聞。

淚盡西州路，碑留峴首名。買山緣荔子，為圃養黃精。所至登臨地，猶疑步履聲。堂堂真漢相，天忍閟佳城。

又 卷三《李丞相綱生朝三首》 梁谿萬折必流東，間氣英姿叶夢熊。出入三朝推大老，險夷一節合蒼穹。守閫虎豹徒窺闖，得雨蛟龍定長雄。衮繡未歸聊袖手，不妨閑作黑頭公。

將壇丙午贊親征，相印元年佐聖明。賊子亂臣俱破膽，皇天后土實同盟。扶持更係民休戚，進退元知勢重輕。捨我其誰公健在，乞身贏得見昇平。

濟世功名肯力為，風雲遇合貴逢時。欲知辟穀師黃石，便是扁舟號子皮。後進忌能踰日月，敵人用間果蓍龜。福城東際笙歌地，且祝千齡醉荔支。

元・郝經《陵川集》卷四《龍德故宮懷古一十四首十》 少康一旅便南奔，畀付英雄國可存。宗澤云亡李綱罷，衣冠不復到中原。

明・唐文鳳《梧岡集》卷四《題宋李綱帳緑亭詩後》 狡童已沮勤王志，老檜猶貪蔽日陰。帳緑春深風雨横，一生空負老臣心。

明・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李綱字伯紀，邵武人》 艱難國步手能援，玉帶金魚賜至尊。七十日間為宰相，三千里外望中原。遷都計恨汪黃誤，欲敵謀兼戰守論。如此忠貞不見用，偏安南渡倖圖存。

清・曹振鏞《話雲軒詠史詩》卷下《李綱》 趙家社稷已無靈，抗論難朝萬乘聽。公罷七旬真宰相，帝開一局小朝廷。汪黃計沮關天意，襄漢聲援失地形。心似孔明終不用，故應戎馬接郊坰。

清・譚瑩《樂志堂詩集》卷四《一綱謠》 外惟宗澤内李綱，東南半壁關興亡。力主和議憑汪黃，試覽《靖康傳信録》。趙構東宮親屬目，忘父兄仇甘蛾伏。傾軋更有張魏公，南渡中原不可復。蘇武令，傳唱多，一綱謠，奈若何？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李綱》　肅王人質繼康王，三鎮淪湮大可傷。為謝金人遭貶黜，尚彎伸臂射強梁。登聞鼓下民揮淚，女直廷中客斷腸。樞密有謀偏不用，可憐舉國盡投荒。

雜録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録》卷下　（建炎二年）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顔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為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言：『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内事已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亦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即為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使，河東置經制使，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自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為河北招撫，王襞為河東經制使，傳亮副之。【略】

（建炎三年七月）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餘，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彦、黄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不為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争，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折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為急務。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宋・丁特起《靖康紀聞》　（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勤王誓書云：『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寧軍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彦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嶷等，敢告士庶：金兵再犯京闕，侵攘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絶，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奮於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毋懷異觀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違此盟，明神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

宗澤守汴

綜述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辛巳），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統領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修器械略備，而宗廟、臺省、宮室皆隨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護西京陵寢，羣盜並起，王善兵十萬擾京東，王再興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没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偏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黄潛善、汪伯彦皆忌澤，將罷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遷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争之。【略】（冬十月丙午）自中原俶擾，内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毁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理財，而慤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

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慤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

又　卷三　（建炎二年五月己酉），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辛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本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兵所敗，其將張遇死焉。【略】（六月戊午）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万，糗糧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涓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月澤卒，謚曰『威愍』。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一　（建炎元年七月）十三日辛丑，京城留守范訥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宗澤入京師。

臣僚上言：『范訥為宣撫司日，專懷顧望，無意勤王，軍律不嚴，不能戢士，遂降授承宣使，罷留守淄州居住。上即位，宗澤嘗因天下兵集，乃請親征，迎請二帝，力圖中興。黃潛善、汪伯彥沮止之，乃加澤待制，知襄陽府。澤又乞兵十萬，往收復河北，不許。訥既罷，遂以澤為京城留守。丙午，澤入京師治事。

又　卷一一三　（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辛未）東京留守宗澤奏劄，乞車駕回京師。

宗澤自七月到京師，屢上表劄，乞回鑾。又極論曰：臣蒙恩差權知開封府事，今到二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臣之血誠，見將士、見商賈、見農民、見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倡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耿南仲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爾！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順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令，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略】毋一向聽邦昌、耿南仲姦邪，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

又　卷一一八　（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丁未，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被殺。

初，京城留守宗澤命王善、張用、薛廣收復兩河，前驅纔離京城而澤暴卒，杜充代為留守，不善撫馭，務誅殺，善與用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乃解圍相州，入相州境，遇金人，與戰不勝，廣死，其眾皆散去，復為盜。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五年六月）宋宗澤大軍至東京。【略】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乙亥）宗澤至東京。自金兵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恟懼。時金人留屯河上，距京師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金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覘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於朝。

又　卷九　（建炎元年九月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真定懷衛間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為攻拔計。澤乃自游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又　卷一〇　（建炎元年冬十月）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

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且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寖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逐日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悉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敵人畏襲，已不敢輕動冒犯。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救盜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

付之重，嘗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淵，循伏百拜，然後臣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韋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作朝廷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強敵可以消弭，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正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始，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旨，椿占器甲，不得擅支。今命將出師，而椿占軍中當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丁，四城守禦，今樞密院問所募人繫何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爲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侵越，即奔潰不支，故開濠劄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乃用陝西例，令三分出戰，七分助軍錢。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勞來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錢扼之，使速去邪？此可疑三也。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已粗辦，尚多鹵莽，而三省、樞密院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福建人，樞密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識，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竢四方稍定，即還京闕』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相見慈親；道路光耀，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韜神武之機，獨斡乾剛之斷，正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清，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埽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忭舞，寰區竭蹷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徯后之情，仰對在天之音。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斡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為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携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寨之心，鎮遠徼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惟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人，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晝則與戰，夜則劫其營，相持凡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直抵濠上求和。規即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箭為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即以進為留守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餘人釋之。進明年二月乙丑補官。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求軍須者，皆綴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爲問。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就，何功不立，何浮言之可惑，何强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吉啟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絶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率衆拒敵，敵

勢窮蹙，不知所爲，此天亡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閻勍、王彦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奸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自此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奸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埽盡邊塵，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奸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取進止，上優詔答之。澤條上五。

又　卷一二　（建炎二年正月壬辰）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弔橋，開掘陷馬坑，都人愈恐。澤聞，召衍等欲斬之。與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略】（庚子）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又　卷一三　（建炎二年二月丙辰）金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捽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略】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争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三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田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徯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皡皡，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斡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葱之氣。雍容對越，駿惠緝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謂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知於抃舞。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兵戈之擾，保全疆埸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於上，授進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充留守司統制。【略】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為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於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墓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綏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綏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環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閫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子韶，子諤兄也。［案］：子韶死事甚偉，而《日曆》乃無一字及之，獨《會要》略載其卹典。今以楊時所作《子韶墓誌》修入，趙姓之《遺史》云：『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褒固守，第三將岳景綏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褒。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案］：陳守乃子韶，姓之誤記也。姓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金兵既去陳、蔡。東京留守宗澤檄知尉

氏縣陳長寧權淮寧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閻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

又　卷一六　（秋七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閽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强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此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没，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嘱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澤。初，澤既拘留金使，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祈請使宇文虚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虚中攝留守事。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爲通議大夫。後謚忠簡。

《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　（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承制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略】（六月）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杜充為北京留守。

罷監司州郡職田。丙戌，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合十萬人，更番入衛行在。命京東、西路造戰車。丁亥，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戊子，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封趙懷恩為安化郡王，因召五路兵赴行在。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正月）壬辰，金人犯東京，宗澤遣將擊卻之。【略】

二月丙辰，金人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閻中立等拒之，中立戰死。【略】

甲子，金人犯滑州，宗澤遣張撝救之，戰死。

又　卷三六〇《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

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為屬，辭。

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

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

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

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

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

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禄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

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

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

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賞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

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

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

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

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

王即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

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

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

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

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

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

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

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膠，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

金將兀术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

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

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

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

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剿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

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

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

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

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

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

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

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

論說

宋・宗澤《宗忠簡公集》卷一《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敵人占據，今又分留敵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彼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游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敵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豈易囊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繇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荼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又《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敵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獫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自相携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

又《上乞毋割地與金人疏》　臣聞天下者，我太祖、太宗肇造一統之天下也；奕世聖人，繼繼相承，增光共貫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眷佑，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割河之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此三路者，太祖、太宗基命定命之地也，奈何輕聽姦邪附敵張皇者之言，而遂自分裂乎？臣竊謂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人再犯，未嘗命一將、出一師、厲一兵、秣一馬，日征日戰。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惟禮之厚，惟敵言是聽，惟敵求是應，因循踰時，終致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正宜天下臣子弗與仇方俱生之日也。臣意陛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罰惡，以進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也，是欲蹈西晉東遷既覆之轍耳，是欲裂王者大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之心，褫天下忠義之氣，俾河之東、西，陝之蒲、解，皆無路為忠為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臣衰老，不勝感憤激切之至。

宋・許景衡《橫塘集》卷九《論宗澤劄子》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鑑，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强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脩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不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來只校其末節小疵便以為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共績效又彰彰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亂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取進止。臣所論宗澤事，本欲請對敷奏，緣臣所患未安，所以先次封進，上勤聖覽。伏望獨斷，力賜主張。其留中及付外廷，並取聖裁。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〇《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如此。儒用。卓録云：『因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盡舉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有幾箇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宗澤在東京，煞招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都，亦以圖恢復。被汪黃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伯紀輩，猶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無糧食與他喫，教他何如得？其勢只得散為群賊，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卻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某云：『明州近印《忠簡遺事》，讀之使人感憤流涕！如請駕還都之事，皆備載，當時只是為汪黃所沮。』曰：『宗公奏劄云：「陛下於近處，偶得二人為相。」當時駕既南下，中原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隸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金虜。廟堂卻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常見知宗子薰，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向，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向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某人，身赴行在。叔向願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向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

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向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蕭云，向見叔向時，有一人常著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可學。

又 卷一三二《中興至今人物下》 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勢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如令樁管器甲之類，不得擅有支遣；問所召募係何色額人，召募得百十萬以上人。令京民出助軍錢；不得支錢修城池造器械數事，皆汪黃張慤為之。初宗守京，太上即位南京時，河東北、京東西之民，日夜自守，望駕歸京。王師之來，全無盜賊。駕一居淮甸，賊起百十萬。丁進李成楊進之徒競起，宗盡召之為用，事垂成而薨。朝廷不為諸人作主，諸人四散為賊矣，傷哉！宗薨時年七十，謚忠簡。揚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譟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揚

清・董兆熊《南宋文録録》卷一六《〔宋〕樓昉〈宗忠簡公文集序〉》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離不軍時，敵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于是適濟，適邯鄲，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迴宿留，東南其轍者，乃汪、黃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黃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籍其壯謀，既留命居，旋升尹正，駕馭羣雄，招降劇盜，兵彊士勇，法力誅必，敵連歲不敢犯境。于是清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旺、黃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留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勳業，雖不克竟，而英魂毅魄，嚼然與日月爭光可也！

元・吳師道《敬鄉録》卷一〇《〔宋〕陳炳〈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勳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獻疑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胸中凜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厮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為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為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犯禁，同官相愕然，為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訴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乃大開門，以計譎之，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脱謫籍二年，遂為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蝟立。常語子弟曰：『人誰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類此。惟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為文章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有感也。為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里長城。欲奮空卷，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知此公，亦裳布士。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高宗初立，河東、河北兩路未盡失也，其士民兵將，皆擁樹豪杰，以為首領。宗澤留守東京，其大盜王進、王善等，眾至數十餘萬，澤皆招降之，使為效死。李綱請置招撫司于河北，經制司于河東，使之宜諭威德，號召忠義，有能全復一州一郡者，即授以節鉞，如唐之方鎮，使之自守，以絕其從敵之心。此策若行，京畿兩河之地可復為宋有，而金之土宇，不過與契丹等爾。乃為汪、黃所沮，百方擠遏，綱既然罷逐，二司亦廢，澤既病死，群盜亦散。于是畫河不已，退而畫淮，畫淮不已，退而畫江，而宋之國分矣，可勝慨哉！

宗忠簡澤屢請帝還東京，以圖恢復，前後二十餘疏，皆為汪、黃所沮，至憂憤成疾，三呼『過河』而卒，其志良可哀矣。忠簡子穎，素得士心，都人請繼以為帥，朝廷以杜充代之，悉反忠簡所為，于是豪杰離心，盜之降者，復去剽掠，而兩河大事去矣。汪、黃憸邪，高宗柔懦，其不振也固宜。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大敗金帥，又聞二

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勸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眾。若當時有勸王兵至，宗澤得行其計，宋室之凌夷豈至于此？

明・姚舜牧《性理指歸》卷二四《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六一《宗澤守汴》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據宋史三六〇宗澤傳、續綱目、薛鑑補）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檢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清・黃宗羲《明文海》卷三九七《〔明〕王梓〈義烏宋先達小傳・宗澤〉》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尅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清・吳裕垂《史案》卷一四《宗忠簡公澤》　靖康之禍，舉族北轅，康王為磁氏所留，雖曰天意，而忠簡公實為謀主。是時金兵橫行京畿，禁軍莫之敢攖，西南勤王兵皆為唐恪、耿南仲檄止勿前，四方援軍無一人至者，公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遂提孤軍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乘勝入衛南，迎擊大敗之，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金人退卻，不敢復出，雖立張邦昌為楚帝，而亦不敢復留兵宿衛矣。於是中原豪傑並起，諸將雲集，皆誓眾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先遣書詞斥邦昌，使之反正，從逆中有機變者，覘知人心戴宋，必將急行天討，始懼而改圖，勸邦昌避位，迎立康王，公猶恐誘入汴都，墮其術中。迺建議即位於南京，使天不生忠簡，金人早為一統矣，天下安得有南宋？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二《宗澤論》　嗟乎！當二帝蒙塵，高宗南渡之日，用宗汝霖為留守，朝廷可謂得人已。前此統義兵破賊於磁州，為副元帥赴援於相州，又敗金人於衛州，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乘勝長驅，敵人望風而靡，使於此時檄諸道兵咸集京師，聽其指揮，一鼓渡河，追奔逐北，則亦何至有青城之辱哉！不幸而和議將行，孤軍獨進，揮眾轉戰，敗之於濮，敗之於衛南，而生兵更至死中求生，賊為退卻數十里，不敢復出，旋而提師自滑趨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則上書康王，累表勸進，入陳興復大計。與李伯紀同入對，上欲留之，而為汪、黃所沮，出知襄陽，割地之說起，慷慨上疏，壯其言，改知青州，用伯紀薦，遂有開封尹之命，年已六十有九。至則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挫敵鋒。復軍法，置新軍，降巨寇，於是請上還京，前後凡二十餘奏，謂和議，幸二說皆非，不可因兩河一臂不伸，棄京師腹心之地，其言之痛切若此，在汝霖成算在胸，確有把握，連珠堅壁，營砦森嚴，諸路之兵願歸節制，此誠千載一時也。乃惑於奸邪，掉頭不顧，東南遠幸，苟安且偷安。夫矣安得謂之中興哉！然而忠貞報國之人，以章聖望君，萊公自許，終其身無異志也。【略】尹開封才九年耳，高宗能用汝霖為留守，而不使竟其用，蓋由天性涼薄，本無迎還二聖之意，故樂於偏安一隅，而坐失事機，中原淪陷，彼一人側身嘗膽，其如羣小之竊柄弄權，沮撓大計何？然而功雖不成，志則無忝，若汝霖者，殆可與武鄉侯比烈，而惜乎高宗之不如先主也。

藝文

宋・陸遊《劍南詩稿》卷二五《夜讀范志能攬轡録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揮涕感其事作絕句》　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

又　卷三四《村飲示鄰曲》　七年收朝迹，名不到權門；耿耿一寸心，思與窮友論。憶昔西戍日，孱敵氣可吞。偶失萬户侯，遂老三家村；朱顏捨我去，白髮日夜繁。夕陽坐溪邊，看兒牧雞豚。雖胡幸可炊，亦有

社酒渾。耳熱我欲歌，四座且勿喧。即今黃河上，事殊曹與袁。扶義孰可遣？一戰洗乾坤。西酹吳玠墓，南招宗澤魂。焚庭涉其血，豈獨清中原！吾儕雖益老，忠義傳子孫，征遼詔儻下，從我屬櫜鞬。

清・謝啓昆《樹經堂詠史詩》卷八《宗澤》 中原可保敵兵強，忍使康王繼肅王。能挽乘輿憑馬卜，會辭部使市牛黃。開封留守軍聲壯，羣盜來歸義氣張。慷慨出師師未捷，渡河流涕上遺章。

清・趙翼《甌北集》卷三九《聞秋帆制府墜馬得風疾寄慰》 烽煙楚獨正橫戈，失足驚傳馬注坡。戎幕共推更事久，軍麾終仗發跡多。鄭畋風庫猶傳檄，宗澤彌留要渡河。得與古人同力疾，半人不啻萬人過。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宗澤》 大河風雨助呼聲，留守空餘十萬兵。百戰尚存伊洛地，六宮已入秣陵城。李綱計早撓潛善，杜老詩猶慟孔明。縞素義軍同一哭，中原從此不能爭。

清・嚴如熤《樂園詩稿・詠史集》卷三《宗留守》 京北京東義旅多，刑牲慷慨恥連和。復仇帝子應嘗膽，敵愾孤臣正枕戈。花石已成亡國恨，金縷又起中興波。鑾輿未復汪黃用，迸血悲聲喚渡河。

清・曹振鏞《話雲軒詠史詩》卷下《宗澤》 兩宮北去奈君何，一旅勤王誓枕戈。特識早留飛將在，孤軍那許敵兵過。江淮累奏皆還闕，風雨連呼但渡河。自古英雄如美女，不教人見白頭多。

清・蔣敦復《嘯古堂詩集》卷六《吟秋社第二集詠宋中興四將・宗忠簡》 長驅胡騎滿風煙，留守旌旗落照邊。生不渡河勞北望，死猶遺表惜南遷。隴西竄逐悲同志，鄂國功名起少年。一自中原星隕后，小朝廷事倍堪憐。

清・胡興仁《捕拙軒小草・詠史詩・宗澤》 汴京留守範馳驅，三鎮軍民氣漸蘇。縲紲之中知武穆，巖砦到處設漣珠。提兵欲斷金歸路，和議遽憐宋自愚。請帝還都言懇切，渡河垂死尚高呼。

雜録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録》卷下 （靖康元年十一月）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旺時肅王已為姦臣所誤，大王可復錯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略】（十二月），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説，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言大元帥在軍中【二】。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援京師。【略】（建炎二年），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偽楚為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別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遷虜使別館。不知一二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吁謨何其薄也。』【略】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壁于城外，駐兵數萬，接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陛下奈何欲棄之，以遺海取一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為狂。張□萬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拼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圖，遂遁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念。』康王下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鬱成病。

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勸康王還京。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高宗與宗忠簡書》

高宗皇帝與宗忠簡公等諸帥書：『御名去歲使賊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戰，已承再和之詔。繼得礬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爲逼逐之計。閱日既久，刺知賊情，不免督兵前進。繼聞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賊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内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神聖，臣民歸戴，天禩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賈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勳。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至。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僞，慮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御名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永瞻會問，尚冀厚爲宗社所賴，倍保台重。不宣。』書後復書云：『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作嚴備也。』此書《宗公遺事》中第摘其略，《欽録》亦不全載，故具録之。

兩河中原之陷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一六　（建炎二年）三月七日辛卯，金人陷中山府。

金人陷中山府，城中絶糧，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人見人皆瘦瘠而憐之，取使臣効用軍兵千餘人，令出城外聽指揮，皆無力行步，扶杖而往；至則有金人傳令曰汝皆合死，大金念汝忠，特貸命不殺，將汝等選擇千人，置立千人一軍，皆無力拜謝。【略】

二十六日庚戌，金人陷洺州。**又　卷一一八**　（建炎二年九月）二十日辛丑，陝西六路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失利，師範被殺。

又　卷一一九　（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壬辰，金人陷延安府。【略】

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略】

（十二月）十日庚申，金人犯東平府。知軍府事權邦彦棄城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五《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三》　天會六年春，粘罕屯西京，窩里溫破青、濰二州而還。

婁室既破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嚴所敗。粘罕聞之，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陝府，會聞嚴已敗績，婁室北渡浦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解、（梁）[汾]、晉、絳以歸雲中。

婁室攻鳳翔，守臣劉清臣遁。熙河帥張深遣稗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槊刺殺其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勢窮，退走。深更，檄張嚴以兵繼進，時粘罕之婁室為張嚴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故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親之眾以待世忠之至。既而嚴至鳳翔，戰五馬山下，婁室伏兵于五里坡，嚴至，伏發，不利，嚴死之。金人謀移涇州，又為曲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絳、晉、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及同、華、陝以歸。于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還。

二月，破中山府。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破。初，撻懶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逾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敵，以眾寡不敵辭，斬以狗。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

［三］月，宋翟興復西京。

（危）［范］致虛既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禽守臣世由斬之。

［是］月，宋李彦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后圍陝，彦仙極力禦之，金人敗于城下而去。復攻虢州，破之。

夏四月，銀珠與其弟拔束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危）［范］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帛，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州之民以歸。兀室、余親敗翟進于西京，復下其

城。後又敗進于文家寺，繼敗韓世忠于永安后澗而去。【略】

冬，窩里溫、撻懶之眾敗馬擴于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眾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圍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鏖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而走。至城破，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破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破德州，都監趙叔［皎］死之。

破濟南府，守臣趙德降之。

破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億率眾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之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人）［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破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破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守備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以）［有］數十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賴以全。后政死，而城失守。

破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破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防）［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衛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鄧州之淳化，庶屢趨其進兵，端不動。庶退屯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自（中）［上］京入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粘罕既破澶、濮，會窩里溫之眾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破襲慶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將啟孔子墓，粘罕問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伐？』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春，破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罕破徐州，守臣王復肆罵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移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

破淮陽、泗、楚等州。

破淮陽，執守臣李寬。

破泗州，守將呂元、閆瑾已焚淮橋（道）［遁］。金人由招信（路）［縣］將渡淮，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沈其數舟。會大霧避日，金不測其多寡，相持逾半日，以疑兵糜暉，自上流渡兵。暉且戰且卻。及城破（寬）［竟］死于赦書樓。

破楚州，守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翟重、成喜將萬人俱遁。

破泰州，守臣曾（明）［班］降。

破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遁，判官齊志行降。

攻滁州，守臣劉錫遁。

粘罕自東平、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里溫既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共備之。故粘罕留兀室、余親守雲中，率眾南征也。粘罕初下太行，有懷、衛將東應窩里溫，聞擴已敗于清平，窩里溫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澶、濮既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溫，同下北京，繼攻兗、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破揚州。【略】

六月，破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破單州。尋破南京，執守臣［凌］唐（國）佐而用之。破沂州。【略】

九月，（破永興軍）婁室破長安，帥臣郭（琰）遁。

又　卷六　《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四》　天會八年春，粘罕、兀室、余覩居雲中，窩里嗢居燕山。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玷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都監聞目以病死。破明州。

兀朮再至明州，張俊率眾拒之高橋，戰數合，虜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擊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裕］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正］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之愈急，城破，彥仙巷戰而死。民間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之，哭李觀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逾年，大小戰二百，及城破，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破潭州，守臣向士諪遁，王（陳）［暐］、劉玠、趙韋死之。

時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諪突圍出，城遂破。軍民猶極口罵敵，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破荊南府【略】撤離曷及黑峯等攻邠州，宋張（俊）［浚］遣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彭原店］，撤離曷乘高望之，推而號哭，金人因目之曰『啼泣郎君』。金師復破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殘破矣。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聶淵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兀朮破秀州，守臣趙士醫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樸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淄重不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于太湖，擊敗之，幾獲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使致辭，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天會六年）八月乙卯，婁室敗宋兵于華州，訛特剌破敵于渭水，遂取下邽。【略】

九月辛丑，繩果等敗宋兵于蒲城。甲申，又破敵于同州。乙丑，取丹州。【略】（十月）丁丑，蒲察婁室敗宋兵于臨真。【略】

十二月丙辰，宗弼取開德府。丁卯，宗輔克大名府。鶻沙虎敗宋兵于鞏。【略】（七年）二月戊辰，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己巳，婁室、塞里、鶻沙虎等破晉寧軍，其守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庚午，率衆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降，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其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略】四月，蒲察婁室取鄜、坊二州。【略】

（九月）庚午，宗弼敗宋兵于睢陽。辛未，降其城。是月，曹州降。十月丙子朔，京兆府降。丁丑，鞏州降。

《宋史》卷二四《高宗紀一》　（建炎元年五月丙午）金人陷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略】（十二月）癸亥，黏罕犯汜水關，西京留守孫昭遠遣將拒之，戰歿，昭遠引兵南遁，尋命部將王仔奉啓運宮神御赴行在。【略】

丙寅，張遇犯江州。戊辰，金人圍棣州，守臣姜綱之固守，金兵解去。甲戌，金人陷同州，守臣鄭驤死之。張遇犯黃州。己卯，金人陷汝州，入西京。庚辰，金人陷華州。辛巳，破潼關。河東經制使王躍自同州引兵遁入蜀。

又　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委撫劉汲死之。【略】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經略使唐重，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陳迪，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提點刑獄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俱死之。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舟叛，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歲拒之。【略】金人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丁酉，金人陷房州。己亥，張遇焚真州。祕閣修撰孫昭遠為亂兵所害。張遇陷鎮江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走。【略】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濰州，又陷青州，尋棄去。（是月）金人陷潁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經制司僚屬王擇仁復永興軍。金人陷秦州，經略使李復降，又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兵馬都監劉惟輔與戰于新店，敗之，斬其帥黑鋒。【略】（二月戊午）金人陷唐州。壬戌，安化軍節度副使宇文虛中應詔使絕域，復中大夫，召赴行在。【略】癸亥，金人陷蔡州，執守臣閻孝忠。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略】三月辛卯，金人陷中山府。【略】是月，金人陷鳳翔府。守臣劉清臣棄城去，又犯涇原，經略使曲端遣將拒戰敗之，金兵走同、華。

石濠尉李彦仙舉兵復陝州。【略】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帥兀室于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御營統制韓世忠京城都巡檢使丁進等兵戰于文家寺，又敗，世忠收餘兵南歸。兀室復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于五里坡，敗績，死之。丁卯，金人入洛州。壬辰，軍賊孫琦焚隨州。癸未，入唐州。【略】

（六月）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曲端為節制司都統制。永興軍經略使郭琰逐王擇仁，擇仁奔興元。【略】

（九月）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經略使郭琰棄城，退保義谷。辛丑，陝西節制司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于八公原，敗績，死之。【略】丁未，東京留守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敗死。【略】（十月）癸亥，黏罕圍濮州，遣韓世忠、范瓊領兵至東平、開德府，分道拒戰，又命馬擴援之。【略】（十一月）壬辰，金人陷延安府，權知府劉選、總管馬忠皆遁，通判府事魏彦明死之。癸巳，趙哲大破葉濃于建州城下，濃遁而降，復謀為變，張俊禽斬之。乙未，金人陷濮州，執守臣楊粹中；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略】壬寅，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甲辰，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皈死之。【略】（十月）金人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拒郤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降，金人陷淄州。【略】（十二月）庚申，金人犯東平府，京西路制置使權邦彥棄城去，又犯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甲子，金人陷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罵敵不屈，死之，轉運判官裴億降；又陷襲慶府。乙丑，陷虢州。【略】辛未，金人犯青州。【略】（三年正月）丁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濰州，焚城而去。【略】辛卯，陝州都統邵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復虢州。【略】丙午，黏罕陷徐州，守臣王復及子倚死之，軍校趙立結鄉兵為興復計。【略】

（二月庚戌）金人犯楚州，守臣朱琳降。辛亥，金人陷天長軍。【略】（壬戌）金人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略】六月戊申朔，以東京留守杜充引兵赴行在，命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南、京東西路。【略】（七月甲申）金人犯山東，安撫使劉洪道棄濰州遁，萊州守將張成舉城降。【略】（九月）壬子，金人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執守臣凌唐佐降之。【略】（十一月戊午）金人陷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略】

庚申，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忞棄城去。【略】

壬戌，金人犯建康府，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又　卷二六《高宗紀三》　（四年二月）丁亥，金人陷汴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

又　卷四四七《忠義傳二・徐徽言》　靖康初，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金人圍太原，分兵絶饟道，自隰、石以北，命令不通者累月。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戰破之。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

人再犯京師，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五路兵赴難，檄徽言守河西。欽宗割兩河以紓禍，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劫，以便宜割河西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之耶！』遂率兵復取三州，夏人所置守長皆出降，徽言慰遣之。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舡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敵。

金人益備克胡砦、吳堡津，遣守領爲九州都統，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襲逐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鴈門，留兵戍守；且曰：『定全晉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克復，投機一時，會不可失。』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

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迺登陴以大義嘵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堇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横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遣沒人泅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鏖河上，大小數十戰，所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瞰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整。命諸將晝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

金進攻數敗，不得志，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茭石湮塞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偫寖罄，鎧仗空敝，人人惴憂知殞亡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餓傷夷之餘，衰折槊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篦格，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李位、石斌繫帛書飛笴上，陰約羅索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劒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纔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猘至，挾徽言以去，然猶憚其威名。

得徽言所親說徽言：『盍具冠帻見金帥。』徽言斥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穹廬可乎？汝汚偽官，不即愧死，顧以為榮，且為敵人搖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羅索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為誰守此？』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羅索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屍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羅索又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輩屈耶？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覬其懼伏。徽言披衽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持杯擲羅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遂射殺之。尼堪聞其死，怒羅索曰：『爾麤狠，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甚慘。

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行，末聽；又諭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固取方命罪，光世猶前郤。徽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

宣撫使張浚與諸使者相繼以死節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曰：『徐徽言報國死封疆，臨難不屈，忠貫日月，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昭示來世。』乃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

又《向子昭》 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時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抑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朝請郎子家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六歲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府，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者云。

又 卷四四八《忠義傳三・鄭驤》 金將羅索犯同州及韓城驤，遣兵拒險擊之，師失利，金人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翼日城陷，驤赴井死。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詔賜廟愍節。

又《郭永》 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俟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為備。攻圍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

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黏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金人怒

斷所舉手。乃殺之，一家皆遇害。雖素不與永合者皆面慟，金人去，相與負其屍瘞之。

又 卷四五二《忠義傳七・劉惟輔》 金人既得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將三千騎禦之。金前軍踰鞏州，距熙才百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八百騎夜趨新店。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當。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孛堇黑鋒，洞胷墮馬死，敵爲奪氣退。深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至鳳翔境上，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吾山出寶鷄，獲金遊騎。嚴擁大兵及金人於五里坡，金人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死之。惟輔自石鼻砦遁歸。

又《魏彦明》 魏彦明，開封人。通判延安府。建炎二年，金人陷府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併兵入鄜延，王庶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天大雪，世才戰敗，自是金兵專圍西城。初受圍時，彦明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彦明當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士，金人不敢犯。王庶子之道未弱冠，率老弱乘城。金人晝夜攻城，閱十有三日城陷，彦明坐子城樓上，金人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彦明曰：『吾家食宋禄，犬輩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

又《楊粹中》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人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粘罕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擣其營直犯中軍，粘罕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陷，端率死士突出。粘罕入其城，粹中登浮圖不下，粘罕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粹中竟不屈而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粹中徽猷閣待制。

金侵江浙與宋軍阻擊分部

明州之戰

綜述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張俊高橋屬明州》 建炎三年十二月，金

虜渡江，自臨安犯越州。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海船二十隻，内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並作御前使用，百司禁衛并明州備船，禁衛有千餘人隨行。是日，幸定海縣。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上賜俊手書，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有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非朕則前功俱廢。卿宜戮力共扞賊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者，初以募人入衛王室，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力，進者受上賞，不進者不貸。』士皆思奮。戊戌，虜陷越州。庚子，上發昌國縣。辛丑，上艤舟白峯寺。癸卯，虜兵追襲乘輿，至明州城下。張俊欲遣人硬探，無感應者。有軍兵在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而還，具得金人至虚實。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乃令統制官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當用、邱横迎敵，用與横皆北殺。統制官沂中、田師忠再戰，又不勝。統制官趙密、李寶及進苦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殺數千人，金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惰，且虜人侵軼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且憤怒，必再來。乃清野，駐高橋，閉關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程德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為軍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為將。虜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虜釋甲與語，預知越官吏投拜，俊拒之。四年正月甲辰朔，御舟啶海中。乙巳，御舟泊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風忽起，虜乘之又犯明州。張俊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虜奔北，墮田閉或墮水，俊急令收兵。夜，虜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丙午，上次章安鎮。已猶，張俊奏捷，從行百官皆賀，内侍陳顧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庚戌，虜再犯明州。張俊禦之于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詘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其眾入台州。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六《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四》 天會八年春，粘罕、兀室、余親居雲中，窩里溫居燕山。撻懶屯濰州，遣太乙孛堇、珏者天使、鐵黑孛堇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左都監閉目以病死。

破明州。

兀朮再至明州，張俊率眾拒之高橋，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侵昌國縣，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退。

又　卷二七《韓常傳》　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于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乃陞為萬戶都統，屯河中府。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〇　（建炎三年十二月丙申）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遣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俠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者，初以募人入衛王室，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俊軍士在明頗肆擄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皆遭其焚劫。【略】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金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用邱横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敗之，殺數千人，敵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敵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俊拒之。

又　卷三一　（建炎四年正月）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等六人同對於舟中。是日，象山縣報敵騎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盡燬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晚得知臨安府康允之奏，且繳杜充書，言充已在真州，合兵為邀擊計。又言徐州趙立以兵來援，建康守陳邦光降於金。戊申户部侍郎李迨自明州来朝。張俊奏明州小捷，從行百官皆賀，內侍陳顧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略】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擊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其眾入臺州，於是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亦以班直行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略】

丙辰，劉洪道言敵再犯明州。初，張俊既行，士民皆去，有士人率眾扣洪道馬首，顧留以禦敵。洪道曰：『于嘗數克敵而勝，若等毋慮。』是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略】

戊午，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　（建炎四年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卻之。

論説

宋・汪藻《浮溪集》卷一《奏論諸將無功狀》　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三《本朝七・夷狄》　虜至紹興，守臣李鄴降虜。及駕至明州，張俊大殺一番。駕泛海，虜人走。明州人今尚怨張俊不乘時殺去，可大勝，遂休了。

太湖之戰

綜述

宋・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録》卷下　（建炎三年）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宋・葉夢得《石林奏議》卷八《奏金賊移軍稍前乞講民兵水軍二事劄子》　臣聞淮寇尚未覆滅，近者復移屯稍前，有欲戰之意。道路所傳，未知虚實。臣嘗論，自陛下決策親征，逆折其鋒，意其雖有奔突之志，無

所可施者。以為王威既振，雖凶頑無知，成敗所在，自當知難而退。今乃昏迷，尚懷搏噬。臣復思之，蓋敵法甚嚴，彼既受命萬里入寇，暴師三月，傷折已多。若無功而還，總帥者必不免刑戮，故欲竭力以戰，以決去就。若僥倖小勝，固可以藉口；或遂敗衄，亦足為辭。此姦謀所從出也。不然，知我有備，請命於其酋，欲歸而不獲，尚狃往時兇暴之氣，責之深入，懼而不敢不前。又其不然，則是欲引去，畏我躡其後，張此虛勢，以為陰遁之計耳。果出於前二者，則不可不過為深防。臣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又曰『兵家先聲而後實』。今朝廷拒敵，必勝之策既付之諸將矣，備禦之道，凡脩其實者，宜無不盡，故臣不敢復言。而前妄議民兵、水軍二事，雖若迂緩，區區之意，蓋謂施之今日，則足以廣先聲而伐其謀，與平時議者不同。試復申之。所謂民兵者，孰不知驅畎畝耒耜之徒，使捍虎狼不可禦之敵為不可哉？且方此擾攘之際，又重勞吾民，亦不能無擾。然臣非欲恃此以為戰也，蓋兵有以多為用者。古者用師，必設疑兵，則增大其勢，惟恐其不盛。苻堅犯晉，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成人形，猶足以懼。東漢虞詡謀武都羌，至有添竈，日增倍之以示彊，今傍江之人，利害既切於已，往往不待驅率，私自結約保守鄉里者所在而有。州縣把隘防托，及給軍役之類，亦皆出於保伍，莫非民兵也。所患者特無所統一，散漫雜處，而敵不知。故臣願權暫命官，因以部伍團結，為之紀律，酋次迭出，耀之江上，與正兵相為先後，豈不愈於望草木而示添竈乎？一可示敵以衆，張大吾軍；二可增吾正兵之氣，相為形援；三則布列旁遠之地，萬一衝突出吾不備，亦愈於無人。今敵已師老，必不更能久留，不過為旬月之計，農事未興，民未必告病也。若水軍，則諸大將所統，固各有之矣。臣竊慮其以步騎兵為急，而未盡講，或置而未用，或不常閱習，或彼此節制不及，緩急不相為用，則雖多而無所益。故臣亦欲會而為一，及官私舟既未通行，亦可權時拘截，專為一軍，於建康、鎮江兩州沿江要害之地分布擺拽。俟其欲用，則與騎步兵合謀並進。日者偽四太子回軍至吳江，裨將陳思恭驟以舟師襲之，敵衆驚亂，幾至於潰。適近村有應之者，素非所約，思恭疑為賊兵，遂不果終其役。若使軍有所統，晝夜講習，號令方略，進退圖散，悉皆預為約束，一則可以示賊，使知畏有加於前；二則事藝精熟，人日從事其間，安於為用；三則可擇驍勇之士，伺敵之間，乘風水便利，以收奇功。蓋敵既與我夾江相持，其要在江，則水軍為上，騎兵次之，步兵又次之，尤當深察也。今敵如止為陰遁之計，稍已退却，臣言固無所用；如尚猖獗，志在衝突，則將步騎正兵外，更益之以此，恐或可以佐萬全。臣不避狂愚，復畢其說，更望聖慈裁擇。豐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之。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陳思恭太湖屬平江》　建炎四年二月戊戌，虜陷平江。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統制官陳思恭軍於清鳥鎮。三月卯朔，虜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陳思恭以兵邀之，虜舟亂不整，思恭大捷而退。丁未，四恭子鳥墩至平江，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印，敵既退，募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據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　（建炎四年三月癸卯）完顏宗弼去平江府，時敵之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統制官陳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小捷而退。【略】（丁未）陳思恭自烏墩至平江。初，郭仲威既入城，即領府事。時金人焚劫之餘，金帛錢穀尚多，餘民自外至者，輒執而掠之。窮問瘞藏之物，民益冤憤，良久周望自遁，所乃出領兵之吳興。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撫使印，敵既退，募善沒者於湖中，求得之。上聞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襲敵師，以功贖過。是役也，平江士民死者近五十萬人，得脱者十之一二，而已上嘉陳思恭太湖之功，尋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黄天蕩之戰

綜　述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二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完顏宗弼相持於黄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綖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綖不為動，敵乃趨真州。綖，金壇人也。時托雲軍於

北，宗弼軍於南。（建炎四年四月癸未）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緪，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緪，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吕頤浩聞其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上納之。

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鼎言：『臣在温、台，屢言當詰浙西寧静，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剪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回戈衝突，何以待之？』時有妖人王念經者，聚衆數萬，反於信州之貴溪。鼎言：饒、信魔賊未除，王燮潰軍方熾，陛下遽舍而去，兹乃社稷存亡至危之機也。』【略】戊子，韓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犯以來，諸軍率望風奔潰，今歲如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卒繕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范宗尹曰：『臣觀自古臨敵取勝，皆有先定之謀。惟光武之敗尋、邑，東晉之敗苻堅，並非謀畫，全是天意。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更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則天下之事不難為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黄榜諭中外。時敵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完顔宗弼求登岸會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語不遜，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馳去。

又　卷一三七　閔，衛州人，世為農。建炎初，避亂抵京口，日者趙常見而奇之。黄天蕩之役，閔投世忠軍中，至是有功。既而投韓世忠乞重賞，以勸將士，遂除涿州團練使。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八《兵考十·舟師水戰》（建炎）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衆，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于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緪，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緪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趍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櫂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曰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金史》卷七七《完顔宗弼傳》　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持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没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黄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絶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綳，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五綳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

又　卷八一《高彪傳》　王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戰艦數百扼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黄天蕩，敵舟三十餘來逼南岸，其一先至者載兵士二百餘，彪度垂及，以鈎拽之，率勇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逼死於水中。

論説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金人自建炎四年之後，不復渡江，則韓世忠金山之一戰之力也。以八千之兵，抗十萬之眾，使之哀泣請命，不遑喙息，邀擊之效可睹矣。建炎用之于江上，而金兵不復渡江。假令靖康用种師道，李綱之策，邀之于河上，則二帝不北，宋祚不南矣。

藝文

元・呂彦貞《滄浪軒詩集》卷六《黃天蕩懷古》 江雲黯淡捲長波，悵望當年老鸛河。一代英雄出巾幗，八千子弟枕干戈。沉舟敵膽含驚甚，穴板機心抱恨多。底事書生偏賣國，朱仙坐此亦蹉跎。

明・方其義《時術堂遺詩・黃天蕩懷古感作》 一鼓金山赤幟新，百年南渡氣初伸。潰圍遺恨雖天意，獻策誰知是漢人。

清・陳大章《玉照亭詩鈔》卷一八《黃天蕩懷古》 長江將入海，萬派共凌薄。蕩為不測淵，天地失郛郭。遠山渺若浮，驚飈怒相搏。怪狀舞蛟□，高浪駕衡霍。金鼓昔南侵，鱗躪甚炮灼。千萬橫江來，勢若風掃籜。乘與幾播遷，井閭困焚掠。桓桓韓將軍，據江運神略。歸途扼其衝，蹴踏如窮鵲。竿距急摧枯，桴鼓凜飛雹。公妻安國梁夫人親執桴鼓督戰。貔虎八千人，氣已無河朔。天未厭窮奇，人誰挽屯剝。大功雖不成，遊魂膽欲落。遂令百餘年，偷安守戎索。我行苦遭迴，及此重飄泊。昏曉懵端倪，慘淡思今昨。世運遞興衰，雄才久寂寞。躑躅弔金山，悲風滿寥廓。

清・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五《黃天蕩》 夫人揎袖擊戰鼓，將軍殺賊聲如虎。黃天蕩闊浪排山，金人膽落魚游釜。聞士焉知老鶴河，百靈從脫蛟龍渦。匡山壁立海濤湧，中原路絕悲如何？君不見和尚原、朱仙鎮，吳岳軍威天不順，金山鼓死戰雲愁，空勞魚鳥長江陣。將軍恨逐江波流，夫人散髮弄扁舟。西湖去作騎驢叟，偕老猶堪共白頭。

清・孫士毅《百一山房詩集》卷五《鳳凰山至南宋女校場》 小朝廷已成和議，君王尚愛魚龍戲。一夜錢塘戰鼓聲，刀光十隊紅霞帔。紅羊小劫五百載，舊事誰將四朝記。江水徒流南渡悲，殘碑閒搨西天寺。鳳皇山頂平於掌，故老傳聞紹興季。阿監平明喚合圍，軍符多刻鴛鴦字。就中隊長知誰是，結束織腰工擊刺。兩行宮扇陣雲開，頌酒裔孫輦前侍。中宮當日吳皇后，教戰難忘襲鑓事。皂紗尺五裹頭行，慚媿君王中興志。黃羅棋局空佳讖，牛角山河亦何為。中興多付太平翁，更遣蕭郎誌符瑞。古來諫獵有賢嬪，此事何堪屬叙珥。自是官家要縱觀，肯將十二金牌使。揭來按壘斜陽外，野燒秋空竄山魅。太息劉家國色名，立馬吳山思掉臂。噫吁嚱！黃天蕩裡韓夫人，戰鼓如雷動天地。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卷五《白門訪古集・最高峯望黃天蕩弔韓蘄王》 拍天寒江向東瀉，帆小舟輕疾于馬。長風捲浪壓高山，銀花飛進林梢打。蘄王往事劇悲辛，舳艫旗幟橫煙津。夫人一鼓破膽，惜哉走脫紅袍入。罷戰中原事已去，疲驢日暮西湖路。風景杭州勝汴州，深宮夢斷黃龍戍。當年折戟沉沙灘，千載英雄恨未完。馳驅騎風雲暗，出沒靈旗霧雨寒。潮生潮落自今昔，半壁神州虛一擲。漁人見慣獨無情，坐背青山吹竹笛。

清・袁牧《小倉山房詩集》卷六《赴淮作渡江吟四首三》 日落黃天蕩，懷古思英雄。南宋韓蘄王，於此觀軍容。金兵南下時，旌旗耀白虹。韓王八千人，扼之於江中。紅顏擊金鼓，白浪生刀鋒。坐見楚師潛，六軍為沙蟲。要以三大事，兀朮語已窮。二聖有精魂，賢刻慈寧宮。惜哉少周防，煙火燒飛蓬。遂使隻輪返，恢復無全功。韓公從此悟，萬事慎所終。所以岳家死，公竟如神龍。策蹇西湖濱，醉倒東南峯。舉手天地動，放手煙雲空。朝為大將材，暮作漁樵翁。

清・陸元鋐《青芙蓉閣詩鈔》卷二《黃天蕩詠古》 婦人在軍兵氣揚，手撾金鼓聲雷碭。天吳跋浪老蛟舞，麈兵大索紅袍郎。惜哉天意已厭宋，一軍忠勇成何用？閩士寧非天水民，忍將釜底游魚縱。驚魂出走老鸛河，四十八日功如何。此時夫人亦飲泣，桃花馬上顰雙蛾。西湖策蹇歸及早，但願白頭賦偕老。部曲猶談娘子軍，朝廷已進降王表。落日寒江繫櫂遲，空攜樽酒弔荒祠。江濤怒作鼓聲吼，如見紅粧揎袖時。

清・淩廷堪《校禮堂詩集》卷三《黃天蕩》 舟行阻石尤，三日未

得放。宵來旗角轉，乃至黃天蕩。混茫連長空，天地入俯仰。星漢出其裏，元氣棄萬象。當年韓蘄王，血戰氣慨慷。兵少力不支，火箭著五輛。哀哀古戰場，國殤颯精爽。至今波濤間，百怪窮象罔。是時夜無月，天水互明朗。鬼雄騎大魚，荷戈激流上。青燐持作燈，從之夔罔兩。聚散迭隱見，叫嘯欻來往。篙師手指口，魄慄不敢響。予時方對酒，憶古結遐想。推窗一酹之，高歌扣鳥榜。

清・趙翼《甌北集》卷一《黃天蕩懷古》 打岸狂濤捲白銀，似聞桴鼓震江津。歸師獨遏當強寇，兵氣能揚到婦人。有火誰教戎箭射，無風何意海舟淪。建炎第一功終屬，太息西湖竟角巾。

航海先傳警蹕趨，孤臣猶自失捐軀。小朝氣象偏安局，半壁江山百戰圖。龍廟尚傳舟似馬，鶴河終恨幕啼烏。章安不作崖山覆，容易諸公赤手扶。

清・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六《過黃天蕩演韓蘄王與金戰事》 青龍鎮上來，老鸛河邊濟。焦山寺下船，金山廟中騎。伏發洵人謀，跳免殆天意。助之將軍妻，擄其大王壻。故道鑿雖通，新城擊更利。淮西趨未能，江北援不繼。相持黃天蕩，此一大關係。可以收四京，可以歸二帝。上將俄成功，下士忽獻計。四十八日中，一敗竟塗地。風雲銷壯懷，玉帛競和議。使馬猶長流，騎驢乃短氣。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詩外集》卷一《韓蘄王湖上騎驢》 蘄王兵罷后，湖上奉祠居。歲月過飛鳥，江山人蹇驢。夢中猶臥虎，物外且觀魚。記得黃天蕩，會翻赤日車。風檣皆陣馬，粉黛亦旌旗。禿尾今如此，雄心合付渠。何人爭棧豆，老我即籃輿。蒼莽圍林在，長鳴吊故墟。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韓世忠》 未殺蘄王殺岳侯，知幾人不墜奸謀。談兵總觸朝中忌，策蹇聊為郭外游。萬古風波三字獄，十年魂夢兩宮仇。金山戰鼓聲消歇，閨閣英雄亦白頭。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韓世忠妻梁夫人》 金山戰鼓落飛濤，驚起龍宮殺氣高。翠袖影搖分赤幟，玉顏人笑走紅袍。當年秀水長驅疾，異日淮陽織薄勞。莫怪夫君嘲將士，閨中巾幗太英豪。

清・曹振鏞《話雲軒詠史詩》卷下《韓世忠》 身經百戰劫灰餘，忠勇旗揚帝手書。大將弈棊堅壁際，夫人桴鼓駐江初。少猶尚氣騎生馬，不言兵跨蹇驢。領略西湖風景麗，汴京宮闕久荒墟。

清・陳用光《太乙舟詩集》卷五《黃天蕩懷古》 海艘萬艣乘順風，薄擊兀朮江當中。廻波逆浪一失勢，太子御袪袍花紅。舵樓鼓聲如落雨，夫人挽髻來搥鼓。將軍忘家兵忘身，進不破賊退死所。我舟兩渡江波平，韜紋萬頃蒲帆輕。時清煙樹足詩料，江潤風濤銷戰聲。天塹由來堪固國，拒江況倚將軍力。問道謀成吭可扼，誰為伯顏書此策。襄陽軍下蘄黃北，采石危磯攔不得。

清・盛大士《蘊愫閣詩集》卷八《韓蘄王將臺》 臨安鼙鼓陣雲開，大將黃天蕩口來。百戰中原爭半壁，一江落日照孤臺。清秋碧草埋荒鏃，終古青山老異才。獨對蹇驢湖上月，英雄髀肉不勝哀。

清・陳文述《頤道堂詩選》卷一八《江行口號》 擊鼓黃天蕩口，墜馬金山寺中。我是西湖居士，識他兒女英雄。

清・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三四《〔清〕祝德麟〈金山弔韓蘄王〉》 雪花哀哀銀濤舞，十丈神魚作前拒。還似黃天蕩戰酣，中權亂擊夫人鼓。維舟人寺一憑欄，帆檣百道來蔽天。搏桑星射赤焰，又如火箭飛空攢。當時南渡中原改，臣欲渡河帝入海。猶賴中流擊輯人，能以全家當敵壘。紅袍玉帶彼建者，去如脫兔龍堂下。己喜先擒鐵爪鷹，恨不書斫拐子馬。偏安半壁要人扶，朱仙鎮上忠旅俱。東窗老魅正縛虎，西湖居士聊騎驢。千秋血淚灑英雄，可惜飛勝戰伐功。今日山川似圍盡，滿江猶作雌雄風。

清・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卷三《詠詩十二首・韓忠武王世忠》 恢復中原志未酬，半生動迹在揚州。使船如馬黃天蕩，老去騎驢湖上游。

清・蔣湘南《春暉閣詩選》卷四《韓蘄王故里》 掃滅烏珠天不使。我覽還恨登金山，海門亂擁陣雲紫。今年懷古來王家，潑皮韓五人猶誇。雄風自怒軍門虎，古樹難攀宋代花。小朝當日誰跳盪，長城公與岳家雨。可憐清涼久陸沉，跨驢還作恢復想。一步崖上英風號，靈旗直幷蕩陰高。我謂老奸不妒公亦偶，君不見是誰面詰莫須有？

清・王慶勳《詒安堂二集》卷三《葦杭集上・黃天蕩懷韓蘄王》 江流疾走聲如雷，倉皇南渡君臣哀。提兵奮勇扼江口，當時功合蘄王推。旌旂樓櫓沿江列，浪花直濺刀頭血。殺盡金人始快心，指顧黃龍看殄滅。雙揮玉腕鼓聲高，更羨夫人膽氣豪。忠義一門同激烈，鶴河其奈冠逋逃。

小朝廷已天心定，論功未許操全勝。一擊不中將奈何？扣馬書生開捷徑。太息中興大將才，千秋遺恨付低徊。風濤此日船頭響，猶似鼕鼕戰鼓催。

又《金山》 徒開詩眼界，勇陟秒高臺。水勢讚天去，潮聲拍案來。僧談兵後事，佛亦刦餘灰。轉憶韓王戰，蒼茫感將才。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韓靳王世忠》 桴鼓親見唱隨，金山制勝有權宜。自將精銳入千羣，能抗強胡十萬師。志奮龍韜真健者，功成驢背欲何之？莫須有獄詢奸檜，頓使英雄淚暗垂。

雜録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五《格天閣》 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于黄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

又《丙編》卷二《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黄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為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舟》 其用輪者，古有之矣。袁褧曰：『韓蘄王黄天蕩用飛輪八撻踏車，槃回江面。』

清・周壽昌《思益堂日劄》卷二《名將妻妾》 宋韓蘄王配梁夫人紅玉事，見《宋稗類鈔》諸書，其金山督戰見《宋史》及《續通鑑》。

金攻川陝與宋軍抗擊分部

富平之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二 （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壬戌，張浚以陝西五路軍軍於富平，爲婁宿所襲，諸軍不戰皆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鋭，欲聚兵深入，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彦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興、洋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敵，其氣亦鋭，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彦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彦以計不行，即請爲利州路鈐轄而去。後浚駐於秦州，金人敗吳玠於彭店原，復還河東。浚欲大舉，因問威武大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争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説，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大將軍印，猶用端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謀論不協，端因辭，遂以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彦之言不用，由是浚與幕官劉子羽輩專爲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淨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是怎麽地一掃？用苕箒掃？爲復用掃？』一坐皆驚愕，浚亦黙然。是時，大舉之議已定，雖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楊晟惇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舉，晟惇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於富平，金銀、錢帛、粮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

錫爲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於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室孛堇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浚大書於榜曰：『有能生致婁室孛堇者，雖白衣，亦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室孛堇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其榜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一匹。』婁室孛堇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婁室爲怯，且曰：『吾破虜必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幗之服遺婁室者。諸路鄉民運粮草錙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據高阜。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是日也，婁室孛堇選三千騎，蓐食，令折合孛堇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略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嶽，不可計。郭奕爲詩曰：『婁室天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爲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是以似之。』【略】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

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經略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於堠下，不厭公議，衆語喧譁，浚遂以黃榜赦諸將罪以安衆心。

又　卷一四七　（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於恭州獄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制也。聞張浚來作宣撫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浚以庶爲參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有何面目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惧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羈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會遣端決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康隨爲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惜之，過於子息，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煽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怏，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鐵象亦斃。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畧使、知渭州、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爲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爲端所敗。時陝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爲都統制，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趨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囚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建炎三年，召端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陝右，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將懽聲雷動，浚由是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衆。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虜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浚不從。王庶時爲參謀，因譖端欲反，乃送恭州。及戰于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婁室孛堇曰：『紿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薦康隨爲提點刑獄，令誣以端罪。次年，下端恭州獄，逼殺之。軍民益體解，而五路遂陷于虜。浚還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五《高宗皇帝中》　（紹興四年）三月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事。【略】

朱勝非《閑居録》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

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略】

（紹興五年二月丙戌）張浚右僕射。【略】

《趙鼎事實》曰：【略】（紹興）七年正月，右僕射張浚授特進。浚懇辭特進之命，曰：『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宫祠去，罰也。今有功，賞可後乎！亦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於是，浚皇悚奉詔。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六《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四》（天會八年十一月）兀朮、婁室敗劉錫軍于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廷以擣（我）［其］虚，乃檄召熙河經略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敵］（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紿我也。』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其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金兵自攻陝西，大戰有三：（危）［范］致虚戰于陝府，曲端戰于邠州（百店原）［彭原店］，劉錫戰于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退保兩川，于是州郡盡爲金所破。

又 卷二七《開國功臣傳・婁室》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錡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七（建炎四年九月）癸亥，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於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諸相應和。會上亦以敵衆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敵虚。時權永興軍路經畧使吴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畧使趙哲收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畧使劉錫、秦鳳經畧使孫渥、涇原經畧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爲統帥。【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聞之，急調完顔宗弼自京西入關，與羅索會。官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封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我軍，曰：『人雖多，壁壘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洛索爲怯，曰：『吾破敵必矣。』幕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相連不絶。錫合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居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紿我也。』是日也，洛索選三千騎蓐食，令珠赫貝勒率之，囊土踰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錡身先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旂牌未及卷，衆呼曰：『環慶趙經畧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又 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寅，右正言吴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陝銳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来耗，中外人情，不勝顒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爲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深，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亦豈遑居，若恬然恤君父之急，於義如何？欲望更遣使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来應援，無使後時。若强敵深入，亦有後顧之虞，此事迫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於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官孫昭權環慶經畧使，浚退保秦州。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恂陰圖諸將，恂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洧與諸將列告于庭，恂叱之曰：『爾等頭亦未牢。』洧環州屬户，其族甚大，聞此語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李彦琪以涇原兵救環州，洧附于夏國，浚又遣涇原經畧使劉錡追之。錡留統制官

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渭州，二人皆曲端心腹，素輕錡。又知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彥琪捍洧，親率精銳赴渭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欵。

又 卷四三 （紹興元年三月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又 卷五三 初，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利夔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遇已無善狀。始，庶治榷酤與關市之徵，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爲亭堠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仗。於是有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檄召諸帥會於益昌。庶亦覺有間已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紹興二年夏四月壬子），似發成都。

又 卷一〇八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酉，張浚懇辭特進之命，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曰：『爲陛下宣力，臣之職分，而恩禮之優，固不敢當。且向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借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兼諸大將及偏裨，邇來策勳，無由厭足所欲。惟臣不受賞，庶幾有以服衆。』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必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悚奉詔。

又 卷一一九 （紹興八年五月丁酉）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刻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説感動之，遂居上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爲心腹，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洧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洧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僞境，自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敕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爲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爲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爲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教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興元、川陝之咽吭，王庶爲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己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爲丘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迓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讐，大興軍事，加賦橫斂，欲以川陝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朝廷，詆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兇橫，無所忌憚。聞浚既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詔子羽落職。』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天會八年九月）癸亥，宗輔等敗宋張浚軍于富平。

又 卷一九《世紀補》 於是，婁室所下陝西城邑輒叛，宗翰等曰：『前討宋，故分西師合于東軍，而陝西五路兵力雄勁，當併力攻取。令撻達懶撫定江北，宗弼以精兵二萬先往洛陽。以八月往陝西，或使宗弼遂將以行，或宗輔、宗翰、希尹中以一人往。』上曰：『婁室往者所向輒辦，今專征陝右，豈倦于兵而自愛邪？卿等其戮力焉！』由是詔帝往。是時，宋張浚兵取陝西，帝至洛水治兵，張浚騎兵六萬，步卒十二萬壁富平。帝至富平，婁室爲左翼，宗弼爲右翼，兩軍並進，自日中至于昏暮，凡六合戰，破之。耀州、鳳翔府皆來降。

又 卷七二《完顏婁室傳》 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卻，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

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

又　卷七七《完顏宗弼傳》　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

又　卷八一《蒲察胡盞傳》　敗張浚富平復有功。

又　《夾谷吾里補傳》　敗張浚軍于富平，吾里補先登，睿宗賞以金器名馬。

《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　（建炎四年九月）癸亥，張浚遣都統制劉錫統五路兵及金將婁宿戰于富平縣，浚駐邠州督戰，官軍敗績。【略】（紹興元年三月）庚子，張浚以富平之敗上疏待罪，詔免。

又　卷三六一《張浚傳》　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率劉錡身卒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又　卷三六七《郭浩傳》　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浩爲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畧使、知秦州。時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

又　卷三六九《曲端傳》　（建炎四年）浚爲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貶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卻退之后，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敍端左武大夫，與州居住。

又　卷三七〇《劉子羽傳》　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急，浚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又　卷三七二《王庶傳》　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

論説

宋・綦崇禮《北海集》卷一五《賜新除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張浚：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乃者外侮憑陵，中原梗阻。整予師衆，姑巡守於南邦；煩我樞臣，往分憂於西鄙。盡護諸帥，屬當强胡。顧失利富平，豈不賢於避敵？及麾兵岐下，乃終底於成功。一戰之威，三軍克振。有嘉忠略，爰賜寵章。假孤棘之班資，建將旄之儀物。併昭異數，式勵羣情。胡爾好謙，尚兹請避？雖推原雅志，固非爵禄之求；而進復舊疆，正欲功名之勸。勉膺茂命，毋事勞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　《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乞檢累奏賜黜責別選大臣經營關陝不允詔》　敕張浚：省所奏，乞檢累奏賜黜責，別選大臣經營關陝，事具悉。勝負兵家之常，要以成功而爲主；安危大臣所寄，豈其微眚之是尤？卿威望在人，誠心許國。自分憂於一面，蓋禦敵者三年。壯志弗渝，遠圖可必。彼將帥之不競，非方略之實然。矧後効之已彰，顧前奔之孰議？載披來請，殊拂朕懷。昔楚不赦得臣，徒益文公之喜；而晉復用林父，卒成赤狄之誅。得失之間，遠近如此。尚其畢力，毋復多云。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請罪不允詔》　敕張浚：省所劄子奏：『富平之師，嘗致敗績，不能攘敵復土，願請罪於司寇，以懲不敏。況孀親垂老，乞賜骸骨，以盡孝養。』事具悉。卿之引咎陳誠屢矣，而朕開諭之辭亦以數下，謂當深體，毋復有疑。茲聞趨命而來，將遂入見，虛懷以俟，渴聽嘉謀；乃猶抗言，固求歸養。君臣之間，情阻不通，朕用歉焉。夫卿委質以從朕於艱難舊矣，方新過家，而將母來諗，無乃非卿許國之素，而違昔人養志之誼乎？其亟造朝，副予注意。所請宜不允，依累降指揮疾速赴行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暖，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王庶西人，趙元鎮引作樞密，甚有威望。又言他彊倔，死葬廬山。王之奇是庶之子，亦作樞密。庶以私怨殺曲端。端亦西人，庶嘗在其軍中，幾爲端所殺。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二五《張魏公論》　當事者譬之操舟焉，眡湍撇漩，夾溜避石，舟人之所長也，顧使農畯主槁，販賈主柁，以長年爲亂已而棄之，砥柱瞿塘之險，吾知其難矣。王統制富平之策，岳武穆酈瓊之議，善也，乃不用而忌之；曲端才畧可備任使也，乃疑而害之。嗟乎！羣策所以濟已也，自任自忌而不與爲圖，謂駕馭遠略，得乎？不幾於欲飛翀也而自鍛其羽乎？此魏公之所短也。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張浚論》　浚早年爲汪、黄所引，專攻李綱，本非公論所與。逮苗、劉之變，興師勤王，致位樞密，遂幡然以功名己任。其始欲經略關陝，意非不善也，乃有李彦仙而不能救，有曲端而不能用，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既而撤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靦然以收復論功。其進退無據亦已甚矣。

藝文

元・楊維楨《鐵崖詠史注》卷八《鐵象歌》　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撫，開西都，淫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追的盧。嗚呼，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

元・張憲《玉笥集》卷二《悲建紹》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右腕，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江左長城墮，中興天子知不知。鐵象馬，精忠旗。羅索望風走，兀朮搵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竄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跡，中興中興良可惜。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一三下《[明]王志堅〈讀宋史張浚傳二首一〉》　一立彤墀喙便長，有時鮑老也當場。富平未起符離又，可悔彈文到李綱。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六二《[明]陶允嘉〈符離懷古〉》　張都護，殺曲端，關中將士皆心寒。秦丞相，殺岳飛，萬里長城一旦隳。婁室歡顏兀朮喜，小朝廷，復何恃。長脚太師吾何尤，魏公九原知悔不？

清・王士禛《居易録》卷一　江盈科《進之集》中咏張浚一絶句云：『禹聖安能蓋鯀凶，曲端冤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更把頑金鑄魏公。』

清・王士禛《漁洋續詩集》卷一《題張魏公墨迹後》　淮西白骨接符離，三十年中幾喪師。太息長城君自壞，軍中空卓曲端旗。

清・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卷三《詠史十二首・吴武王玠》　戰守鳥珠入蜀難，惜阿張浚自相殘。富平兵敗旗空豎，不殺金人殺曲端。

雜録

清・李迪等[乾隆]《甘肅通志》卷四八《[宋]胡世將〈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吴玠墓誌〉》　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

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踰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給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可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没立果率銳兵犯我，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宋・張栻《南軒集》卷三七《少傅劉公墓誌銘》 公雅意欲圍虜，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會聞虜窺江淮，議爲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

《楊萬里集》卷一一五《張魏公傳》 時聞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爲牽制之舉。浚之始行，高宗命浚三年而後用師。至是，詔浚以時進討，浚遂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虜大恐，急調大酋兀朮等由京西來援。九月，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虜陣，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略】先是，將軍曲端逐其帥王庶而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忠彦等降虜，端與知之。浚送端獄論死，西北遺民聞浚威德，歸附日衆。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九《富平之役》 張魏公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公甫至秦亭，而兀朮犯江、浙，上浮海東征，公聞，即將見兵十餘萬人入衛。明年春，至房陵，遇德音，聞虜騎已退，乃還。是秋，公聞虜欲再犯江、淮，乃議出師以撓其勢。曲壯愍端爲都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劉彦沖亦以爲非本計。公曰：『吾豈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爾。』遂合戰於富平。然是冬撻懶不能渡江，而陝服之師遂爲羅索所敗。時幕客獨王子高贊之。吳武安玠爲裨將，亦以爲難，而不見聽云。時人皆以此咎公，特未知其本心爾。

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熙河經畧使劉錫爲都統制，永興帥吳武安玠、涇原帥劉忠武錡、環慶元帥趙觀察哲、秦鳳提刑郭恭毅浩皆在行間，時哲常請分兵，魏公不聽也。及敗，哲全師而返，魏公怒其先退，故斬之。然哲當復辟時有功，在西邊又爲名將，故魏公誅之，當時不以爲是。

宋・張知甫《可書・富川之敗蜀諺》 紹興初，張浚以宣撫處置，按行川、陝。至富川之敗，蜀諺曰：『一事無成，二帥枉死，曲端、趙哲。三軍怨恨，四川空虛，五路輕失，六親招擢，七書旋學，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誠不會。』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張魏公三戰本末略・富平之戰》 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許便宜黜陟。初，上問大計，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蹕來武昌，從以張俊、劉光世，以相首尾。浚發行在，王彦統八字軍從之，浚以御營司提舉事務曲端屢挫虜，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抵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帥。

四年春，金虜婁室破陝州，李彦仙死之。既而與其副撒離歹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虜引衆來犯，又爲端所敗。

既而虜勢復振，獻策者多以擊虜爲便。浚於是欲謀大舉，召端問之。端曰：『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復謀之吳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後可以徐圖。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

浚以端沮大議，意已不平；而王庶與端有龍坊之憾，因譖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秦州獄。其部將張中孚、李彦琪，並諸州羈管。時陝西軍民，皆恃端爲命。及爲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悦。

《西事記》云：『張浚之至陝西，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絶於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有志，而昧於用人，短於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奪其兵廢之，西人爲之失望。』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兀朮聞變，自京西星馳至陝右，與婁室等會。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萬，馬十一萬會戰於耀州。以熙河經略劉錫爲都統制，與涇原經略劉錡，秦鳳經略孫渥，環慶經略趙哲，各帥所部兵以從。吳玠、郭浩，極言虜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

乃可乘。浚不從。

軍行至富平縣，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也。』將戰，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兵驟至，直擊環慶軍。會趙哲離所部未至，哲軍遂驚遁，而諸軍悉從之，大潰，陝西爲之大震。

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河池縣，又退保興州。遂歸罪趙哲，斬之，責劉錫合州安置，陝西兵皆散歸本路。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關師古收涇原餘兵保岷、鞏，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未幾，大散關復不守。浚時止有親兵千餘人，又退保閬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劉子羽以爲不可。遂檄吳玠，郭浩據和尚原，而虜復至，於是下令徙治潼川。軍士皆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記》云：『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銳於進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練軍事，欲亟決勝負於一舉，故至於敗。遂走興元，又走閬中。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亦皆爲潰兵所破矣。』

既而張中孚、李彦琪、趙彬，相繼降虜，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圍慶州，於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復譖端不已。時西人多上書爲端訴冤者，浚亦忌其得衆心，乃殺之於秦州獄，時人莫不冤之，軍情於是愈沮矣。

紹興元年，浚以關陝失律，上章待罪，朝野無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還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既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秀水閒居録》云：『魏公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餘，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其將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怒怨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中，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其後，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命吳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達，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師古戰敗降賊，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

又　卷一五《曲壯閔本末》　是年，浚大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乃僞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之。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軍驟至，軍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卻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敘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敘營州刺史，與祠，徙閬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

明・劉玉《執齋先生文集》卷一三《張浚論》　迹其平生，僅能殄苗、劉，摧麟、倪，而不能制吳乞買之命。一戰富平，盡喪西土，符離之潰，訖無後功。其才何如也？

明・佚名《宋史筆斷》卷九　以國步多艱之宋，一敗已甚，其可再乎？故高宗欲圖中興之業，非不能以大權委浚，但浚無深遠之謀，孤其所望耳。大抵富平之役，由不聽吳介之計而喪師；淮西之征，由不從岳飛之議而致叛。使浚有尊賢服喜之心，料敵制勝之術，去其偏急，慎擇良圖，則中興之功不足成，而符離之衆亦不復潰矣。

清・劉統勳《評鑑闡要》卷八《張浚以喪師落職劉子羽亦坐安置白州目》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參軍枝拄其間，既諫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爲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逐，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清・錢儀吉《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九《李忠威公廟碑》　（建炎四年）秋，忠獻敗於富平，諸路駭散，非吳玠和尚原一捷，則蜀且不守。蓋嘗論宋之不復有中原也，自棄之也，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未嘗北向發一矢，而乘輿已南矣。

清・陸以湉《冷廬雜識》卷四《曲端》　曲端爲張浚所殺，死非其罪，人皆惜之。然端嫉李彦仙聲績逾己，當婁宿攻陝，浚使端出鄜坊，繞其後救之，而端詭託不行，致使陝城陷没，金人得以併力西向。不忠不義其罪甚大，史以剛愎恃才訾之，猶未足概其生平也。

和尚原之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五　（紹興元年三月）十四日辛亥，金人没立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没立攻和尚原，吳玠擊敗之。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又　卷一四七　（紹興元年）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哲合孛堇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哲合孛堇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弃馬，遂敗走於鳳翔府。

没立寇箭筈關，吳玠擊退之。

没立懲三月之敗，復會烏魯折合衆數萬，由階、成出散關，吳玠擊走之。時没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兵擊退，没立不得與二酋合矣。

又　卷一四九　（紹興元年十月）二十日癸未，金人寇和尚原，吳玠遣弟璘、雷仲友及金人戰，敗之。追至玉女津，擒羊哥孛堇等二十餘人。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吳玠和尚原屬鳳翔》　建炎四年，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虜衆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以擊虜爲便。浚召都統制官吳玠曰：『高山我便於駐隊，賊雖驍果，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皆置不用。九月，師次富平縣，都統制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可以戰。宜擇高阜據之，先爲不可勝以制敵。』不從。及戰，王師大潰，陝西大震。十月，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以守，而賊已至原下。或謂玠宜屯漢中，漢中扼蜀口，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已而，玠果擊敗之。明年，改元紹興。五月，虜僞皇姪没立郎君與其分别將烏魯折合分兩道入寇，没立自鳳翔，折合自階、成、鳳出散關。時玠知鳳翔，駐和尚原，朝問隔絶，且乏糧，人無固志。玠同弟璘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已而，折合先至，陳於原北。玠與諸將列陳待之，更戰迭休，折合大敗，遁去。没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选將擊之，兩寇卒不得合。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七《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五》　初，婁氏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于寶雞縣，渡渭攻原，與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

又　卷八《大宗文烈皇帝紀年六》　（天會十一年春）大金以和尚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焚，將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彦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後顧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之，由虢州回。

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宋・李心傳《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四四　（紹興元年五月乙巳）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畧使吳玠及金人烏魯、珠赫戰于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摩哩與烏魯、珠赫以數萬騎分兩道入犯，摩哩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絶，軍儲匱乏。【略】將士家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摩哩自犯箭筈關，玠遣别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黄牛嶺，會大風雨雹。翼日引去。張浚録其功，承制以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又　卷四八　（紹興元年冬十月）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羅索死，完顔宗弼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宣撫處置使張

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與戰，絶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絶，且繁密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邀擊，絶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入中原，其敗衂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秉義郎、閤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爲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而率所部歸玠。玠用爲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于富平，吳玠戰于和尚原，凡三戰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爲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薩里罕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據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全無四川矣。案：和尚原之捷，蜀賴以全，張匯所進《節要》亦備言之，非無實也。《張浚行狀》云：尼瑪哈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瑪哈死，即合兵來犯。案：書此時尼瑪哈在雲中，實洛索死，《行狀》誤也。方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號出師，爲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數百徇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問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苟不聽，吾絶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弊，其來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餽餉遠不可致，輦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真，宣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州，殺傷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絶，歸取償於金州，守將王彥訴其狀，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扬言興元兵至，先遁去。

又　卷五〇　（紹興元年十二月）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吕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浚今居閬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實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寔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逡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又　卷五一　（紹興二年正月）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賞和尚原之捷也。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故自左中大夫除。

又　卷七一　（紹興三年）金元帥府右都察監宗弼引軍攻和尚原，拔之。時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中，乃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路制置使、兼本司都統制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以鎮撫使、兼本司參議、同都統制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以降授武畧大夫、知綿州、兼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以熙河路馬步軍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先是，敵決意入蜀，遂犯和尚原，統制官吳璘以無糧不能守，拔寨棄去。失和尚原，史及《吳玠碑誌》皆不載。惟胡世將奏議云：紹興三年冬，吳玠失和尚原。鄭剛中所奏亦云：和尚原自紹興四年以後，便是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界。故附於此。《日曆》：紹興四年十一月八日，吳玠奏：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劉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遠。遂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修置山寨。既下原，又得子羽成州及梁、洋軍馬，併力控扼。按此，則和尚原之失不在今冬。玠自奏不應有誤，意者在今年春夏之間，饒風交兵之際耳。《吳璘神道碑》云：三年，敵戰饒風，時王駐和尚原，敵欲道原下，王以兵迎擊，皆敗而走，還榮州防禦使、知秦州。詳此。當是璘棄和尚原而歸，宣撫司因令守秦州耳。或可移附今年六月庚寅所書璘還官時。劉錡爲四川沿邊安撫，《日曆》不書。紹興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吏部狀：四川制置司申，契勘紹興三年內，宣撫司分道措置守禦，綿州知州、帶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公事。今來軍事寧息，合行罷去。有旨依。未知錡兼四州安撫的在何月日，今因事遂書之，當求《綿州知州題名》修入。

又　卷七三　（紹興四年二月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關。先是，金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深入，乃預治壘于關側，號殺金坪，嚴兵以待。玠弟秦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坪之地，去原尚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宗弼果與其陝西經略使薩里千、僞四川招撫使劉夔率十萬騎入寇。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一四・兵捷》　（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宣撫處置使張浚言：『金賊於熙河、秦雍盤泊，自秋及冬，遣發老弱輜重過河，悉存留精兵，聲言回師。臣察其詭計，必謀窺伺川蜀，以絶關陝，尋措置關隘，嚴爲備禦。專委秦鳳路經畧安撫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吳玠，指教將佐，於鳳翔府大散關一帶，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痛行掩擊。十月九日，金賊僞四太子親統大軍，於鳳翔府寶雞縣界渡渭河入谷，自谷口至神岔。初十日午時，直犯駐兵處和尚原，玠遣統制官吳璘、雷仲統率將兵與賊拒戰，展轉至晚，殺敗三陳，追襲過河。金賊於神岔口分留一軍通運糧道，尋遣將兵邀其歸路，殺敗數陳。十一日，金賊欲出寶雞前去神岔口，伏兵殺回，奪到駄糧驢畜，是夜二更，遣發諸將於二里驛東金賊僞四太子寨劫破賊寨，追趕賊人入崖澗。四更，兵將會合西來，換兵自大散關劫賊寨。至十二日寅時，賊衆拔寨遁走，於二里驛東復來迎敵。自寅至酉，大小凡三十餘陳，生擒江南四萬户羊哥孛堇，僞國相黏罕女婿婁堇、姪也不露孛堇等二十餘人。其餘千户至甲軍，生擒并殺獲墮落溪澗甚衆，金賊僞四太子於後心連被兩箭。其所遣諸將軍馬前後掩擊，僞四太子所統大軍，剿殺幾盡。』

又　《兵一八・軍賞》　（紹興三年）九月十九日，詔：『鳳翔府和尚原立功統制將佐等：並以節次除授官職，尚慮無以激勸，令宣撫處置使司於逐路無人識認地土內摽撥給賜。如今後更立奇功，當議增數。撥賜都統制吳玠一十五頃，統領鈐轄路分等各五頃，將官一等各三頃。』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天會十年十月戊寅）宗弼與宋吳玠戰于和尚原，敗績。【略】（十一年一月丙寅）宗弼克和尚原。

又　卷七二《完顏毅英傳》　宗弼再取和尚原，毅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毅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又　卷七七《完顏宗弼傳》　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没。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

又　卷八一《夾谷謝奴傳》　後領其父猛安，從攻和尚原，出仙人關，宋兵據險，猛安雛訛只突戰不克，謝奴選麾下五十人戰，克之。與吳玠相拒，烏里雅行陣不整，吳玠乘之，謝奴領兵逆戰，遂大破敵。計前後功，襲其父猛安謀克。

又　卷八二《紇石烈胡剌傳》　梁王宗弼復陝西，久不通問。睿宗在燕京，遣胡剌往候之。是時，宗弼自鳳翔攻和尚原，使胡剌視彼中地形，修道築城。

又　《耶律恕傳》　婁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撒里喝辟署陝西參謀，委以軍務，遷行臺兵部侍郎，再遷尚書左司郎中。

又　卷九八《完顏綱傳》　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富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鄂屯薩噶爾瑪克、美原縣令珠格哈達別將壯士五百，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珠格哈達、部將完顏出軍努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鈕祜祿納恰、押軍明安鈕祜祿薩哈率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費摩阿里爲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于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哈達乘夜潛登和尚原絶頂，宋人驚以爲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

《宋史》卷二六《高宗紀三》　（建炎四年十一月）張浚退軍興州，

秦鳳副總管吳玠收餘兵保大散關東和尚原。【略】

（紹興元年五月癸卯）金人犯和尚原，吳玠擊敗之。【略】（十月）癸酉，兀朮攻和尚原，吳玠及弟璘力戰，大敗之，兀朮僅以身免。

又 **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犯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璘拔砦棄去。

又 **卷三六一《張浚傳》** 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鬄其須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絶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又 **卷三六六《吳玠傳》** （紹興四年九月）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數年然後止。【略】

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僊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略】

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僊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刱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

又 **《吳璘傳》**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少好騎射，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斷没立與烏魯折合兵，使不得合，金人遁，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軍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死守之。敵陣分合三十餘，璘隨機而應，至神垒伏發，金兵大敗，兀朮中流矢遁。張浚承制以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升康州團練使。

又 **卷三六七《楊存中傳》** 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

又 **《郭浩傳》** 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略】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徃援，斬獲萬計。還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饑民相聚米倉山爲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還彰武軍承宣使。

又 **《楊政傳》** 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箭筈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還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日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卻，遮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

又 **卷三七〇《劉子羽傳》** 子羽命吳玠栅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

藝文

明・葉盛《涇東小稿》卷二《和尚原》 和尚原頭日未西，肩輿来此重攀躋。可憐宋主功垂就，不道金人計已迷。往事已隨深谷變，青山還

與白雲齊。道傍草樹悽風，起疑是將軍鐵馬嘶。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二《兀朮走》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卻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華人頓足金人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敵胡，天爲中原留是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清・張澍《養素堂詩集》卷一六《和尚原》 落日軍陽外，高原大散東。谿屯寒豹霧，山響寶雞風。地險羌戎據，天低鳥路通。議和遺棄後，吳玠竟無功。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吳玠》 河池池上戰功多，西蜀人民競荷戈。破敵日馳三百里，屯田歲取十千禾。孫吳兵法書牆牌，兄弟繇鈐奏凱歌。向使兩川皆不守，臨安僻處更如何？

雜録

宋・周淙《乾道臨安志》卷一《行在所》 旌忠觀：紹興元年，宣撫處置使張浚劄子：據吳玠陳請陝西出兵，自來祈禱三聖，屢獲顯應，乞於鳳翔府和尚原立廟，賜旌忠廟額，封忠烈靈應王、忠顯昭應王、忠惠順應王。三年，張俊、楊存中、郭仲荀用已俸於臨安府踏道橋東立廟。紹興十九年改賜觀額，三十二年徙于覺苑寺故基。

《楊萬里集》卷一一五《張魏公傳》 紹興元年五月，虜酋烏魯卻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連戰三日，虜大敗走。八月，兀朮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祝髮鬢而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遣中使宣旨。浚遣兄滉及屬官奏事行在所，高宗喜，恩意有加。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三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人原、潭毒關之類，皆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將矣。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九《十三處功》 紹興元年十月，兀朮親攻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二，僅以身免。

又《吳玠和尚原之勝仙人關之勝》 紹興初，金陝西選鋒都統婁宿死，兀朮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元年冬，親攻和尚原，吳武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破之，兀朮中流矢二，僅以身免，獲其麾蓋。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三年春二月，粘罕在大同府，復遣陝西經略使薩里噶與劉豫子麟襄五路叛兵，自商於入寇，金州守將王彦棄城走，武安收兵保仙人原。虜遂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張魏公猶爲宣撫使，下令治潼川，將士皆憤，劉彦沖諫而止。虜留屯中梁山踰。夏四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其秋，兀朮敗牛皐、李横于牟駝崗，自商於謀寇蜀。四年春，與撒离喝以十萬騎寇仙人關，時張公已去武安豫爲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待之。三月朔，虜攻殺金平，武安督統制官吳璘、楊政、田晟、裨將姚仲、王喜擊卻之，虜不能支，乃引去，還屯鳳翔，授田土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寇蜀矣。

明・周鑑《金湯借箸》卷三《險要部・吳玠保和尚原》 張浚合五路兵與金戰於富平，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金將烏魯折合來攻，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遂大敗，遁去。

清・惠麓酒民《洴澼百金方》卷一四《吳玠伏神垒》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勝，及與吳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復攻和尚原，玠令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于神垒以持之，遂復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急剃其鬚髯而遁。

饒風關之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五五 （紹興三年）二月，金人陷饒風關，遂陷洋州、興元府。

撒離喝以重兵犯饒風關，吳玠率諸軍倍道赴之，使人以黄柑遺敵撒離

喝曰：『吾公何來速邪？玠率楊政、田晟、王俊諸軍及金戰于嶺下，數戰皆勝。王彦以八字軍至山下援玠，玠諸軍見援兵至，稍弛備，玠怒，欲斬壕寨官，而壕官走投金人，告以虛實，故金人知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攻，乃繞出饒風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金人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皆退，玠斬之不能止，遂焚興、洋儲積走興州，金人遂陷洋州，興元帥劉子羽焚興元遁走，軍大潰，金人又陷興元，四川震恐。

又　卷一五九　（紹興四年七月）吳玠加檢少保。吳玠進官，賞饒風關之功也。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吳玠饒風嶺關屬金州》　紹興三年初，金虜大酋撒離喝等率衆十萬，自商於出漢陰，直趨金、洋。正月，至洵陽界，金州失守。陝西統制吳玠，自河池縣率麾下騎，一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先以黄柑數百枚犒大酋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神耶！』因不敢進，盤桓累日，玠得以暇治兵。寨緜亘數十里，官軍凡萬七千人，益以梁、洋義士爲三萬。二月，虜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每一人登，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則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後者又代之如初。凡五十人爲一隊，至盡死，餘一二人猶不退。我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少蘇則又登，終不復退一步。凡六昼夜，賊皆敗衄，死者甚衆。玠遣撒離喝書，且言虜：『遠入重地，糧食已盡，將有覆師之禍。今欲開一路，奉聽生還如何？』撒離喝答書云：『固如公言。然吾國退軍，有刑待我，亟復戰而後退。』初七日至初九日，我師又連勝。無何，虜人募軍中，得敢死五千人，約能破我軍者，至漢中日，人賞以銀千錠，馬三疋。黎明，死士從間道攀援而上，犯祖溪關。守將郭仲荀力不能支，求濟師于玠。比至，而虜人已登矣。玠見虜人掩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祖溪距饒風之左三十里，崇岡牆立，殆非人所行。始也過爲之備，而使仲荀守，故少與之兵。虜人覘得遂募士出我不意，以故失守。玠至漢中，劉子羽偕至西縣，議欲柵定軍山保聚拒賊。子羽先至三泉，諸將稍稍復渠，玠自仙人原由間道見子羽於三泉，詰朝復西。子羽率諸將於三泉之南嘉陵江上，求柵地以死守。統制官李師顔以潭毒山形峻拔，其山寬平，有泉水，可以築硬柵，於是調旁近郡縣夫星夜壁壘，儲粟十萬於石其上，且盡居諸軍老小於柵内，以固士心。積石至數十百萬，下臨入江路。自始爲壘至畢工，凡十六日。又數日，虜人始至金牛，距我師數十里。於是，下令軍中蓐食，遲明而行。未辨色，子羽先上馬至戰地，於當前山角據胡牀坐。既而，諸將奔至，咸泣曰：『此乃某等駐軍處，而公先至此，使賊矢石或傷公，某等何以見士卒耶？』因請子羽退而代駐其處。俄而王萬年復報，曰虜退矣，乃相與引還。子羽以三月二十七日問道往仙人關與玠謀，欲使田晟、王俊潛軍出定軍山，攻虜之南，令楊政出斜谷路，以襲虜之後，期以四月初出兵。先是，玠遣統制官姓郭者往抄虜，至褒城界，遇渾女郎君部伍將歸，與戰，得生女真四十人，言皆不可解，使譯者問之，始知虜人已引去數日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與武休關，虜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后軍爲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初，虜之爲此來也，迫於叛臣之請，且以利誘之，謂四川唾手可得，金帛子女可以捆載而歸。虜人所忌者獨吳玠，故道險從金、商，初不慮玠越境而來戰也。既破金州，無所得，固已失望。鏖戰饒風下十餘日，僅退我師，而梁、洋官私之器用財賄，前數月已盡實他處，虜至無一毫可掠。雖敗吳玠、王彦兩軍，我師之戰死者纔數百人，而虜之死傷者十五六。虜至漢中之後，既無得以賞應募者，諸軍固已益怠。會春氣深，疫癘方作，重傷者多死，瘡痍者未興。前此得吾候騎，固已知玠與子羽同在三泉爲死守計，既又聞欲遣銳師之襲己也，懼，於是倉皇道褒斜以歸。虜之歸也，以四月二十九日盡出谷口。其後，王俊至洋州諸山谷中，猶有虜柵十數，初未知大軍之已還，始知虜人之去甚遽，至不暇徧告諸軍，王俊於是盡招降之。他日，俊於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虜自入寇以來，無所得有所失，未有如此役也。始虜之寇邊也，甲士八萬人，負輜重者稱是焉，馬三萬疋，以十二月下旬自長安點集，二十八日引而東涉商於之險，千里而後至金州。既入石門關，自以石塞其竇，以示必死無還心。大戰數十合，破饒風關。我師至大奔，無卻顧者，虜猶還回於饒風之側。后數日，始如興元。蓋虜之行軍，每圖萬全也如此。方虜之戰饒風也，勁卒幾十萬，而我才以三萬人當之，虜人戰輒番休，我之士卒無更代者，且又所備多而兵卒寡，此郭仲荀所以不能支也。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三　（紹興三年二月辛卯）

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秘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罕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罕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也！【略】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清・李迪等［乾隆］《甘肅通志》卷四八《［宋］胡世將（開府儀同三司贈少師吳玠墓誌）》

紹興九年春三月，開府儀同三司吳公以寢疾奏乞謝事，天子惻然憂之，命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守臣世將訪善醫治疾，又馳國醫往視。公以六月己巳薨於軍，享年四十有七。七月遣表聞，上震悼，輟朝二日，贈公少師。凡恤典悉加厚。其弟璘與諸孤奉喪歸葬於德順軍水洛城北原先塋之次。十一月，上念公之已葬，詔有司賜錢三十萬，擢璘繼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慰恤其家，恩義備矣。蓋自天下用兵，乘輿省康吳會，公以偏師起西鄙，奮孤忠，抑大難，保川陝，共五十六州，以重上流之勢，屏翰王室，屹如長城。方敵國深侵，叛臣僭竊，道路阻絕，公未嘗得一見天子，獨其精忠上達。聖主明見萬里之外，謂公可屬大事，當方面，凡軍事不從中御，而賞罰付之不疑，以卒成卻敵固圉之功者，惟天子之明，而公之忠也。諸孤以行狀來請，謹序而銘之。吳氏出泰伯之後，以國爲姓。自季札避位，其子孫家魯衛之間。厥後散處四方，雖譜諜遺逸，不可盡考，而起守西河，芮國長沙，漢封廣平，皆本德義，尚忠實，爲世良將。而公天挺英奇，崛起數千載之後，赫然功名與之俱盛，迹其流風餘烈，蓋有自焉。公曾祖諱謙，贈太子太保；李氏，永寧郡夫人。公考諱泉，贈少保；劉氏，嘉國夫人。自少保而上，世居德順，以公貴，追榮三世。公諱玠，字晉卿。少沉毅有志節，善騎射，知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力戰有功，補進義副尉。稍擢隊將，從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及擊破河北羣盜，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將。夏人攻懷德軍，公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級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二副將。自是威名益震。建炎二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渡河出大慶關，畧秦雍，所過城邑輒下，自鞏州至鳳翔。隴右都護張嚴邀戰失利，敵勢愈張，謀取涇州。大將曲端拒守麻務鎮，命公爲前鋒。公進據青谿嶺，逆擊大破之，敵始有憚公意。轉武義郎、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德順軍。冬，以本道軍復華州，師入，命將無殺畧，居民安堵。轉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三年冬，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爲不軌，公執斬之。轉右武大夫。四年春，擢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室以兵數衆出麻務鎮，公與戰於彭店原，士殊死鬬，殺傷過半，敵引去。而曲端劾公違節制，坐降武顯大夫，罷總管，論者不平。未幾復故官職，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宣撫處置司將合五路兵與金人決戰，公謂宜各守要害，以待其敝。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公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何以戰？宜據高阜，先爲不可勝者。』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葦澤，非敵騎所宜。』不聽。既而敵驟至，囊土踰淖以薄吾營，軍遂大潰，而五路悉陷，巴蜀大震。公獨整衆保散關之東和尚原，積粟給兵，列柵其上。或謂公宜屯漢中以安巴蜀，公曰：『敵不可破，我不敢進，堅壁重兵以臨之，彼懼吾躡其後，保蜀之道也。』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敵將没立果率銳兵犯我，期必取而後進，公擊敗之，拜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夏五月，没立復會烏魯折合衆數萬，使大將由階、成出散關先至，公與之大戰三日，大敗而去。没立方攻箭筈關，公復遣擊退，卒不得與二將合。轉明州觀察使。丁嘉國憂，起復，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敵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每與公戰輒敗，不勝其憤。冬十月，元帥四太子者會諸路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營三十里，又壘石爲城，夾澗水與官軍對拒。公指授諸將選勁弓弩，號駐隊，番休迭射，矢發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如是三日，度其困且走，則爲伏於神岔以待其歸。伏發，敵衆大亂，俘其將羊哥孛堇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五百六十人，屍填谷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拜鎮西節度使。二年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節制興、

文、龍州。敵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三年春，裒其兵，又盡發五路叛卒，聲言東去，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公亟率麾下倍道疾馳，且調兵利、閬。既至，適與敵遇，使人以黃柑遺其帥，撒离喝驚曰：『吳公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凡六日，敵皆敗，殺傷不可勝計。撒离喝怒，斬其千户孛堇數人，以死犯關，出官軍後。公徐結陣趨西縣，或曰：『蜀危矣！』公曰：『敵去國遠鬬，而死傷大半，吾方全師以制，蜀何憂耶？』月餘，敵果退。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犯仙人關。公豫爲壘，榜曰殺金坪，嚴兵以待。敵據阜戰，且攻壘，公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擊其左右。戰五日皆捷，敵復遁去。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札曰：『朕恨不撫卿背也。』是役也，敵決意入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度公終不可倖勝，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夏四月，徙鎮定國，徐州陝西宣撫副使。秋七月，録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静軍節度使。五年春，攻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静難軍。公與敵對壘十載，常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歲益屯田至十萬斛。又調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溉民田，復業者數萬家。朝廷嘉之，每降璽書褒諭。七年冬，敵廢劉豫，且益兵衆以爲疑，公策其將去。九年春，和議成，上以其功高，復賜親札，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内侍齎誥賜公。以病甚，扶掖聽命，自以賞過其勞，固辭，優詔不許。時輿地既復，方倚綏附，而疾不可爲矣。【略】公能樂善，每觀史，前事可師者，必書而識之左右。用兵本孫、吳，而能知其變。務遠大，不求近效，故能保其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視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樂爲之用。既貴，而自奉之約不逾平時，至推以予士，則不少吝，故家無貲，而至無宅以居。嗚呼，雖古名將何加焉！

《金史》卷三《太宗紀》　（天會十一年正月）丁卯，撒離喝敗吳玠于饒風關。

又　卷八四《完顏杲傳》　連破吳玠諸軍于饒風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

《宋史》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三年二月辛卯）吳玠遇金人于饒風關，王彦自西鄉來會，金人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丁酉，饒風關破，玠趣西縣，彦奔達州，四川大震。

又　卷三六六《吳玠傳》　（紹興三年）二月，長驅趨洋、漢，與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

又　卷三六七《楊政傳》　（紹興）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

又　卷三七〇《劉子羽傳》　（建炎四年）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彦失守，退保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守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

藝文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一五《挽趙制機》　見説襄陽墮甑時，公嘗前此料危機。傷心漢峴疆重拓，回首羊鄒事已非。安得籌邊書日報，誰能薦士剡天飛。當年子羽知吳玠，尚作西撐一柱巍。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劉子羽》　忠良有後擁貔貅，一代人材大帥收。木甲草芽軍士飽，稱臣割地壯夫羞。揮戈幾度攻金虜，小挫何堪貶白州。三輔共懷劉待制，虜功未竟幄中籌。

仙人關之戰

綜述

宋・綦崇禮《北海集》卷四《賜川陝宣撫使司張浚詔》　敕川陝宣撫使司：省所奏：『金人四太子自領北點刷甲軍前來鳳翔府，聚集諸路簽軍叛將，取道攻取和尚原，決謀入川作過。三月三日，據吳玠申：二月二十一日，金人四太子與皇弟郎君引領萬户千人、酋首七十餘人，率大軍十餘萬前來仙人關、殺金平、野塞壘，連珠扎硬寨四十餘座。於二十七

日一擁前来冲撞官軍，血戰三十餘陣。又於二十九日番兵来攻擊官軍營寨，我軍併用神臂弓施放砲石，打死畜兵無數。又於三十日甲軍十餘萬一擁前来攻擊營壘，官軍迎敵，殺退金人。博勒卓別添生兵再来攻擊五十餘番，及推擁洞子數十座、雲梯三百座，一發搭上城角。官軍戮力向前捍禦，用砲石打折洞子，并用杆撞折雲梯，金人不能上城。鏖戰一百陣，殺死金人萬户、千户并軍兵莫知其數，大獲勝捷。』又奏：『續據吳玠申：金人屢敗，終未退師，遂於三月一日夜遣將兵劫動金人寨，鏖戰直至天明，殺敗番衆，傷折無數。官兵占奪得番兵前寨，并奪到傍牌、衮槍、鞍馬、旂幟不少，番兵退卻寨栅，委獲勝捷。又三月二日夜三更以来，劫破四太子、皇弟郎君大寨，使首尾不能相救，拔寨遁走。見遣諸頭項官兵追襲，痛行掩殺前去，委是大獲勝捷。臣等已行下吳玠取索功狀奏聞。』事具悉。自秦關失險，蜀道戒嚴，寇嘗及於梁洋，未能得志；兵益出於岐隴，曾靡悛心。乃哀畚漢之師，直犯金湯之阻。吳玠夙高將畧，預料敵情。據地利於要衝，不守已陳之迹；感人心於忠義，遂收必勝之功。三捷以聞，六師增色。緊撫和之有素，肆指縱以無前。載嘉卻敵之勞，方叙策勳之典。徃稽厥實，亟上於朝，庶賞不至於踰時，而士克勸於用命。詔書到日，可疾速聞具吳玠等功狀，報明聞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五七　（紹興四年）二月七日丁亥，兀朮寇仙人關。

十一日辛卯，吳玠及兀朮戰于仙人關，敗之。兀朮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知長安，密使人告于吳玠，使早備之。玠爲壘於關之傍，曰：『殺金坪』。是日，戰于仙人關下，玠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出其左右，凡拒戰五日，金人皆敗。初，金人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来，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乃退據鳳翔。十四日甲午，吳玠斬其統制郭震。熙河經畧使關師古叛附于劉豫。吳玠自辛卯戰于仙人關，兀朮日夜交戰不息，統制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王師屢敗績。甲午，玠斬震以狥于衆，檄召知金州王彦、熙河經畧使關師古来救援，彦與師古皆不至。師古叛附于劉豫，綿、威、茂川、石泉軍安撫使劉琦以兵来援。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吳玠殺金平屬鳳州》　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離喝四太子蓄憤日久，乃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檄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栅綿亘數十里。進攻鉄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栅，下瞰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户酋長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玠分兵力戰，卻之。賊不住，又添生兵萬餘，擁洞子雲梯，直前搭我營壘。玠兵向前，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虚棚戰樓，別遣大字堇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玠令統制官楊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字堇總正甲兵二萬，夾攻砦兩肋。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去。撒離喝獨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共攻玠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爲統領，只在樓上酣鬬，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絚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玠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潛轄鈐，王武宣贊，分紫、白旗入賊營，賊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先遁。殺死千萬戶甲軍萬餘，得榜牌衮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右軍統制張彦夜劫賊横山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十人。玠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牛馬旗幟無數。玠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其後，胡世將攝宣撫使事，玠弟璘適在軍中，他日，從容問玠所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進，敗不亂，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盡吾長技重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氣，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者。』世將深服焉。始虜犯闕，璘在武階，先以書遺兄玠曰：『殺金平去原上遠，前陣散漫，須設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俾死士無還，皆死戰，乃可取勝。』玠用其策。時兀朮身居東偏，而使韓將軍者領西偏，東西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所急援之，

所向披靡。虜軍死傷過半，而氣猶銳，璘遂劍軍入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玠，夜市火易旗幟，逮曉，軍陣精采一新，樂聲震山谷，我師氣百倍。泊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璘率士死戰，復以駐隊矢射之，發發相繼，虜死蔽地，復踐以登。閱十餘日，前後百戰，而虜始遁去。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六》（天會十二年春）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于沙金平，爲玠所敗。先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撒離喝、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攻仙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爲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戰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戶韓常爲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設伏河，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撒離喝已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

兀朮于天會十一年再攻仙人關，幾爲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于兀朮。常爲遠東漢軍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遠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又 卷二七《撒離喝傳》（天會）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

又《韓常傳》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于兀朮。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一（紹興二年十二月辛亥）金人犯商州。初，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薩里千袞五路叛兵，與僞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尚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入寇。師古與別將遇，敗之。薩里罕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即退屯上津。

又 卷六三（紹興三年二月己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畧司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蘗食之。遣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虜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繞出敵後。褒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繞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又 卷七四 紹興四年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金右都監宗弼與玠連戰未決，玠遥與宗弼相見，且遣人謂曰：『趙氏已衰，不可扶持，公來，當擇善地百里而王之。』玠謝曰：『已事趙氏，敢有貳。』此據《林泉野記》。敵遣生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卻之。賊怒，擁衆乘城。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敢退者斬。』敵分爲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璘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吾度此敵走不久矣。』政亦言于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强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敵兵死者層積。敵踐而登，薩里罕駐馬四視久之曰：『吾得之矣。』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官隴干、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繩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樓柱，仲取酒擊滅之。玠又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鋭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大出兵，遣右軍同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紫、白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敵不能支，

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彦劫敵横山寨，斬千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薩里罕已下，皆盡室以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敵之始入也，玠檄召金、房鎮撫使王彦，熙河路總管關師古來援。時師古已叛，彦亦不至，獨綿、威、茂、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所部會之。玠聞師古叛，并其軍麾下，厚資給焉。由是玠軍益以精强。

又　卷七八　（紹興四年秋七月）丙辰，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吴玠爲檢校少師、奉寧保静軍節度使，録仙人關之功也。於是，本司統制官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吴璘陞定國軍承宣使。自楊政以下，宣撫司皆用便宜指揮，以次第賞。

又　卷八七　（紹興五年三月辛巳）川、陝宣撫使續奏仙人關勝捷，内階州楊家崖捍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一官資。

宋・岳珂《鄂國金佗續編》卷六《絲綸傳信録卷五・報仙人關獲捷省劄》　（紹興四年）岳飛奏：『四年三月十七日，有川、陝宣撫司使臣楊祖雲齎捷報旗前赴行在，稱於興州界仙人關殺金平野，與金人四太子、皇弟郎君見大陣，獲捷。乞更量進兵等事。候勑旨。』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岳飛遵依已降書一并榜文指揮施行。今劄送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准此。

紹興四年四月六日。押押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禮二〇・諸祠廟》　忠義吴公祠，在文州長舉縣仙人關，保平静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謚武安吴玠祠，高宗紹興十年正月賜額『忠義』。先是，金人大舉抵仙人關，玠設堅壘關旁，號殺金平，大破賊兵，後竟斃于仙人關治所。

《金史》卷八二《耶律恕傳》　妻室與宗翰伐宋，恕隸前鋒，取和尚原，攻仙人關，特爲睿宗所知，再除太原、真定少尹。

《宋史》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三年二月）己亥，金帥撒離曷入興元府，經畧使劉子羽焚其城走三泉縣，吴玠退屯仙人關。【略】（四年）三月辛亥朔，吴玠率楊政、吴璘、田晟、王喜諸將與兀朮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兀朮遁去。【略】（七月）丙辰，賞仙人關之功，以吴玠爲檢校少師、奉寧保静軍節度使，吴璘、楊政以下論賞有差。

又　卷三六《吴玠傳》　（紹興二年）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彦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喝自商於直擣上津。【略】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僊人關右殺金平，籾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

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彦劫横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携笨来。劉夔乃豫之腹心。李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

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録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静難節。

又　卷三七〇《劉子羽傳》　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縣，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别。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復徃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藝文

明・王雲鳳《博趣齋稿》卷六《過鐵山歌》 曉離李白青泥嶺，暮度吳玠仙人關。上如綠壁蝸曳涎，下如竄莽雉束翰。曾聞陰平與三峽，舟車往往為摧殘。入蜀大抵無坦途，此地令人毛骨。寒懸崖峭壁扼深谷，枯松怪石生其間。魂驚目眩人蟻附，手捫足縮成盤跚。古寨白骨幾千載，野翁指點咤自嘆。金人既入和尚原，又報百萬開鐵山。莫道河池蜀門户，要知保蜀須長安。陰風忽自遠壑起，隨以急雪千萬里。行人半載衣裳單，還勝樵夫凍欲死。須臾雪霽雲亦無，片月當空去人咫。趙抃元非宰相才，七度過此徒勞哉。新法可罷即當罷，如何卻待安石來。中原都無用武地，益州一隅非上計。木牛流馬竟何功，道險英雄難用智。吁嗟紛紛不足數，我獨有懷懷杜甫。携家凍餓白水峽，猶自高歌無所苦，眼底榮華視如土。

清・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六《吳玠》 和尚原幾擒兀朮，仙人關幸有唐卿。一身敵捍秦兼蜀，百戰功高弟與兄。烏魯北來堅對陣，黃柑西餽突麾兵。怪他讀史孫吳學，治堰屯田亦擅名。

雜録

宋・吳泳《鶴林集》卷一五《紹興吳玠守蜀關二事》 紹興二年十二月，金人使薩里罕袁五路叛兵來侵，時吳璘駐和尚原，兵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李彦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游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於以入。三年正月乙丑，陷金州。參議劉子羽移書與統制吳玠曰：『金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馳，與金兵遇。金人始至關下，被重鎧步登山而仰攻。我之弓弩亂發，且轉大石擊之，至不能前，則背山而坐，蘇則又登。凡六晝夜，敵皆敗衂。無何，金人募死士從間道犯祖溪關，守將郭仲力不能支。玠見金人掩出我師後，遂自饒風一日馳還漢中，四川大震。二月己亥，薩里罕入興元府。子羽約玠退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户，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玠往守仙人關。子羽築硬柵於潭毒山，以死守。金人至金牛，不見兵，疑有伏。玠又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歸路。金人邏得之，懼。俄而報曰：『敵退矣。』於是，子羽與玠急遣兵邀之于武林關，金人盡棄其輜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後軍爲我軍掩擊及墮溪澗死者數千計。其後，王俊于饒風下，得馬革萬七千餘。且金自用兵以來，無所得而有所亡，未有如此役也。

四年春二月，薩里罕與兀朮蓄憤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吳玠諜知之，乃預治壘於仙人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辛丑，敵自寶鷄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關，直攻玠營。玠以萬人當其前。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宗弼聞之，擁兵急攻關，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劉連珠硬砦十數座，又來玠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玠令軍中併發神臂弓、飛矢大砲，斃敵無數。敵添生兵萬餘，分爲二陣：宗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於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二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守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金人復進攻第二隘，人被兩鎧，鐵刃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雨。翌日，薩里罕命諸軍併力攻營之西北樓。統領姚仲登樓死戰，樓已傾，仲以帛爲葸，曳使復正。敵以火焚柱，仲取酒擊滅之，敵引去。遣王萬年等分紫白旗入敵軍，敵奔潰。抵夜，玠別遣五將分更劫寨。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斂兵宵遁。是舉也，敵決意入蜀，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翼）［翌］爲久留計。臣聞蜀，國之上流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自金、均歷襄州而徑趨漢陽者，爲一道；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則自涪萬里入瞿塘而徑會於九江者，爲一道。故昔之固國者，必以上流爲固，而所以固蜀者，必以關險爲守。紹興君臣日夜念此至熟也，蜀之險固多歧，而饒風一關，漢中之屏蔽，仙人一原，西河之衿喉，臣玠、臣子羽、臣仲嘗守饒風矣，臣璘，臣政，臣萬年嘗扼仙原矣。如重弓副矢，一隙弛則一備嚴，一士亡則一將繼，鐵騎雖成林，而終不能越關而西者，玠與璘之力也。今敵之勢不同于金，而操關守禦之士又少於全盛時。近聞諜報，頗有先通川路，後會江南之意。萬一鄉導者與之畫王濬造大舟遠舫之策，直下荆州，則江湖震驚，而不但全蜀之憂矣。爲今之計，莫若急督趣襄閫，早發援兵，以救仙原之危；急科降緡錢，差人押發，以救蜀餉之匱；急戒飭監司帥守，各務進屯，以救三

川之亟。如救頭燃，如解倒垂。毋使蜀之失自端平始，幾可以有辭於永世矣。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吳玠到饒風關卻走回，此事惟張巨山《退虜記》得實。

後世用兵，只是胡厮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説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扒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陳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爛殺虜人，這有甚陳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卽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清・畢振姬《西北文集》卷四《讀吳世家》 吳玠兄弟在宋，宋所恃以安危者八十年，崎嶇仙人關、和尚原，金人為之痛哭。

清・孫星衍《岱南閣集》卷二《清故賜進士出身薦舉博學宏詞平番縣知縣牛君墓表》 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

岳飛北伐與紹興和議分部

收復襄陽六郡

綜述

宋・綦崇禮《北海集》卷一六《賜襄陽府統制軍馬李橫奬諭敕書》

敕李橫：省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承襄陽府統制軍馬李橫公文稱：『五月三日午時，有僞齊劉豫遣奉使彭義并親隨郭立齎僞敕檄書前來到府。竊以祖父以來，食大宋水土，僅二百年，方圖補報，忽見此書，痛憤不已。除將郭立凌遲處斬號令外，所有奉使彭義并齎到僞敕檄書，並已解發赴行在去訖』事。自遠夷結禍，中土靡寧。乃眷襄陽，重罹兵火。尚賴忠誼豪傑之士，不忘國家涵養之恩。心存本朝，力郤僞使。連書詞而來上，陳悃愊以甚明。灼見純誠，良深嘉歎。勉堅令節，佇立殊勳。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一六 襄陽重地，既爲僞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爲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徐俯獨以爲不然，鼎既與俯異，卽請上令韓世忠以萬人臨泗上爲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遽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時言者以鼎爲是，俯求去。【略】

初，上命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歸安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流監司帥守餉飛軍毋闕，庶幾必濟。（紹興四年六月）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金，金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進擊敵兵，及復鄧州，時軍聲大振。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五九 （紹興四年五月）五日甲寅，岳飛克郢州。

朱勝非自再爲宰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淮南等路，各據要害，以經畧淮北、荆襄。又奏：『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而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者。』乃除岳飛江西舒蘄及湖北諸州制置使，俾自沔、蘄以進，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無所責任。勝非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帥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算成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餉，師衆素飽，故皆奮勇以進。於是朝廷以牛皐習知漢上地利，遂俾從飛，飛卽辟皐爲唐、鄧、襄、郢安撫副使，兼統踏白軍。皐自歸朝朝廷，授以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兼知蔡州，未到治所，蕃僞沓至，戰無虛日。朝廷恐皐終困僞地，卽詔歸行在，皐見上，因陳僞齊滅亡之道，中原可復之計，有進士郭良、馬驥、姚時行者，皆補文資。至是，飛得皐甚喜，知

大功必成，改皐爲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中軍統制。軍既發，飛命不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令荆超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中城破必生致劉某。既得郢，超已投崖而死，生擒劉某至，飛令凌遲斬之。

岳飛克襄陽府。

僞知襄陽府李成聞已失郢州，荆超投崖死，乃棄城而去。王師遂入襄陽，又進復唐州。【略】

（六月）岳飛克隨州。

初，岳飛命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皐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既而糧未盡而城拔，悉推其功與憲，且曰：『吾之存心者，國事耳，功何爭爲？』君子多皐之不伐。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凌遲處斬。飛取京西數州，董先頗有功，先以紹興三年來降飛，飛用爲選鋒軍統制。

又　卷一六一　（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庚辰）岳飛清遠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

朝廷欲取荆襄，議已定，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宰相朱勝非授岳飛以攻取之計，許以建節。【略】飛一舉復襄陽、隨、郢之地，既班師，授飛節旄，其諸將受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奥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紀年六》　（天會十二年春）劉豫得隨、郢、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皐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李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一　（紹興三年十二月）甲午，詔李横、翟琮、董先、李道、牛皐並聽岳飛節制，以圖後效，仍令横等卽江州屯駐。初，横之在襄陽也，岳飛遣統領官張憲招之，不從。及横自黄州渡江，飛聞之，疾馳往洪州，後横一日至，横已參趙鼎矣。飛責横不相從之意，横引罪而已。於是道、皐已在江州，飛皆用爲統制，就將其軍，惟横等留南昌如故。

又　卷七五　（紹興四年夏四月）戊子，神武左副軍統制李横以襄陽失守，於國門待罪，詔放罪。横與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牛皐、商、虢、陝州鎮撫使董先自南昌隨趙鼎赴行在，詔以其軍萬五千人屬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尋以錢萬五千緡、絹萬匹賜之。上念横等遠歸，各賜白金千兩。皐見上，因陳僞齊必滅之理，中原可復之計，乃命皐復往江州，聽岳飛節制。【略】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邊。初，襄陽既爲僞齊將李成所據，川、陝路絶，湘、湖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吴、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於寇，所當先取。』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參知政事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書樞密院事徐俯獨以爲不然，上不聽。鼎因奏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萬人屯泗上爲疑兵，令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勝非乞遣中使持劄子付光世，庶恭禀無留滯。上曰：『内侍至軍中，多買馬市方物，不欲遣，止欲急置可也。』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師，而大將遠離本軍，非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言者以鼎爲是，俯乃求去，上許之。

又　卷七六　（紹興四年五月甲寅）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郢州。初，飛既出師，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萬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訖事建節，且命户部員外郎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詔監司、帥守餉飛軍無闕，庶幾必濟。飛將發，命軍士毋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諭僞守荆超令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士曰：『城卽破，必生致之。』城陷，超投崖而死，獲劉某磔之，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略】

是月，江南西路舒、蘄、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引兵復襄陽府。初，僞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又　卷七七　（紹興四年六月）江西制置使岳飛復隋州。初，飛令前軍統制張憲引兵攻之，月餘不能下。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中軍統制牛皐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糧未盡而城拔，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磔於市。飛之復襄、郢也，選鋒軍統制董先頗有功。先、

皐皆久在京西，故飛以爲將。初，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吕祉入辭，上召對於内殿，祉奏：『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使沿江上下，表裏之勢相接。』祉至官，遂與左承奉郎、通判府事吴若，右廸功郎、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克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至是上之，其説以爲：『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朝廷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今士氣未振，難以議戰，但當謹守封疆。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甸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合屯軍馬，西與四川形勢聯接，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以抗禦。雖未翦去凶逆，南北之勢成矣。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繫南北離散之心，慰四海來蘇之望，鼓作士氣，以待天命。』其爲説甚備。克，晉陵人，有能詩聲，祉尤信用之。

又　卷七八　初，僞齊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晟，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議》於豫曰：『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陛下據全齊之地，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頹隋，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隱忍不發者，毋乃惑於四議乎？臣請爲陛下決之：其一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即爲君，敗即不失爲忠臣。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爲蘆粉，況又甚焉者哉？此可决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强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今宋之所保，不下百郡，西有山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倍煑海之利，其賂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若不乘其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向，則我齊一敗塗地。此可决者二也。其三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得民心也，若簽而從軍，定失民望。夫趙氏奄有神器僅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恩惠，固無異心，使彼和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此可决者三也。其四曰：陛下臨戎，國事孰委，而元子亦不宜輕動。臣謂陛下一傳之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齊祚得永。此可决者四也。』

又　卷七九　（紹興四年八月丙申）荆南鎮撫使統制官辛太貸死，除名，令本鎮自効。岳飛之復襄、郢也，上命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助之，潛令太將鄉兵千二百人赴襄陽。飛命太駐清水河以掩賊，太不聽，自鄧城擅歸宜都。潛不即遣，反妄申太先復襄陽。飛怒，乞押太赴軍前，與免罪責以自效，詔太罪當誅戮，特貸死，令潛分析。言者論：『曲直未判，刑罰無章，乞令潛押太赴行在聽區處。』庶幾軍律稍振，且免二人更有論辯，漸成仇隙。潛坐降横行一官。【略】

（癸卯）樞密院奏以襄陽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爲襄陽府路，本府置帥司。緣收復之初，事務不多，未置監司，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仍隸都督府。從之。

宋・岳珂《鄂國金佗稡編》卷一《高宗皇帝宸翰上》　紹興四年春三月，先臣奏請先復襄、鄧六郡，以圖中原。會方議通虜好，重於深入，迺賜御札，命先臣毋出李横所守界。

敕岳飛，朔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於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犇之際，慎無出李横所守舊界，卻致引惹，有悞大計。雖立奇功，必加爾罰，務在遵稟號令而已。收復之後，安輯百姓，隨宜措畫，使可守禦。不致班師之後，復有疎虞，始可回軍，依舊屯駐。朕當重寘賞典，以旌爾功。故兹筆喻，無慢我言。十四日。御押。

劉光世請措置荆、襄，詔不許，第令整兵，以爲先臣援，復賜御札。敕岳飛，朕具省出師奏，以卿智勇，必遂克敵，更在竭力致身，早見平定。近劉光世乞行措置荆、襄，朕已命卿，豈易前制。但令光世嚴整步騎，以爲卿援，緩急動息，可行關報也。亦當令卿將佐等知，庶可益壯軍心，鼓勇士氣，所向無前，孰能禦哉！廿一日。御押。

夏五月，進兵襄陽，克之。捷聞，廷議猶患其難守，賜御札問方略。敕岳飛，朕具聞卿已到襄陽，李成望風而退。朕雖有慰于心，而深恐難善其後。此賊不戰而歸，其理有二：一以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當；一乃包藏禍心，俟卿班師，彼稍就緒，復来擾劫，前功遂廢卿當用心籌畫全盡之策来上。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

徒成自困，終莫能守，適足以爲朕憂。不知李成在彼如何措置糧食，脩治壁壘，萬無劉豫肯爲運糧之理。今既渡江，屯泊何所？及金國、僞齊事勢强弱，卿可以厚以金幣，密遣間探，的確具聞。蓋國計之所在也，故兹筆喻，深宜體悉。御押。

李成益兵請戰，又大敗。復賜御札問方略，及諭先臣爲誘敵之計。具省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此月九日，嘗降親筆，令卿條畫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也。卿必有以處焉。及密遣間探，要知金虜、僞齊事勢强弱，點集次第，想已必達。卿宜籌畫良策來上，庶幾不廢前功也。將來議定，卿若班師，將今留人馬亦權暫少留，作守城之大計，其餘設伏，而卿亦少留近境。要當致彼賊師再來，併力掩擊勦除。而後雖真實少留人馬，彼亦不敢有所侵犯也。卿更籌之，朕不遥制。

又　卷六《經進鄂王行實編年三》　紹興四年，甲寅歲，年三十二，兼荆南、鄂、岳州。復郢州，斬京超、劉楫。復隨州，斬王嵩。戰襄江。復襄陽府。戰新野市。起營田。敗劉合孛堇，降楊得勝。復鄧州，擒高仲。賜銀合茶、藥。復唐州。復信陽軍。屯鄂州。除清遠軍節度使。戰廬州。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郡，以爲今欲規恢，不可不争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

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孝宗皇帝嫌諱無出李横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顔孝恭、崔邦弼兩軍，並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皐等主之。先臣領軍趨襄陽。李成聞先臣至，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等欲即赴賊，先臣笑謂貴等曰：『且止，此賊屢敗吾手，吾意其更事頗多，必差練習，今其踈暗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言有衆十萬，何能爲！』於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皐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

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欲復求戰。先臣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往。六月五日，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先臣兵夾擊，敗之。六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横屍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朕甚慰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饋餉疲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

先臣奏曰：『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横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

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宜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秋夏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

臣今亦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番、僞賊勢衆多，臣誓當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兵亦未及抽摘。然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秋七月，遂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賊劉合孛堇、陝西番、僞賊之兵會聚于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

由横林路，會合掩擊。貴、憲至鄧城外三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董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等二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卒走，退保鄧城，閉門堅守。十七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遂復鄧州。

上聞之喜，謂胡松年曰：『朕雖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賊如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籌略，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詔奬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

二十三日，復唐州。尋又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行無阻焉。

襄漢既平，先臣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上賜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游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飛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鄧、信陽並作襄陽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鄂州。

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戶。制詞略云，『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振王旅如飛之怒，月三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辟土。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辭意甚寵，又賜金束帶一。

又　卷一〇《經進鄂王家集卷一・乞復襄陽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内有楊么之竊發，俱爲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爲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爲脣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爲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爲險要，恢復中原，此爲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竢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取進止。

又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准御前金字牌，伏蒙聖慈特降親札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

臣竊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横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墮。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略，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

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宜且以正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微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

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決。干冒天威，臣不勝屏營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江北，雖番、僞賊馬勢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旰之念，不勝慶幸。』

又　卷一八《經進鄂王家集卷九・條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六日劄子，備奉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防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今條具畫一，開具下項：

一、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虜，或遭殺戮，甚爲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治，招誘人户。所有襄陽府，已差武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借左武大夫、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知襄陽軍府事，親衛大夫、安州觀察使牛皐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榮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承信郎、本軍准備差遣孫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准備差遣周識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准備差遣李旦借承奉郎、權本州通判訖。

一、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本軍准備差遣孫翬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俊借右修職郎、權本州節度推官訖。近訪聞逐州官葺治漸成次第。

一、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指揮。如蒙俞允，乞降差劄施行。

一、臣蒙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碩，水脚錢一十七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今來臣自至襄陽已及月餘，止有糧五千七百餘碩至軍前。伏望特降睿旨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宋・岳珂《鄂國金佗續編》卷五《絲綸傳信録卷四・朝省行下事件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下項：一、【略】今差岳飛兼制置荆南、鄂、岳、其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軍馬，並聽節制使喚。

一、李横退師，據諸處探報，叛賊李成、孔彦舟等占據襄陽府、唐、鄧、隨、郢州、信陽軍，候麥熟，聚兵南來作過。岳飛累有奏陳，措畫收復，備見盡忠體國。今差本官統率所部軍馬，於麥熟以前措置收復上件州軍。

一、今來出兵，止爲自通使議和後來，朝廷約束諸路，並不得出兵，僞齊乘隙侵犯，李成等輒敢占據；須着遣兵收襄陽府、唐、鄧、隨、郢州、信陽軍六郡地土，即不得輒出上件州軍界分。所至州縣，務在宣布德意，存恤百姓。如賊兵抗拒王師，自合攻討；若逃遁出界，不須遠追。應官吏、軍、民來歸附者，不得殺戮，一面招收存恤。亦不得張皇事勢，誇大過當，或稱提兵北伐，或言收復汴京之類，卻致引惹。務要收復前件州軍實利，仍使僞齊無以藉口。

一、岳飛本軍每月見支錢一十二萬餘貫，米一萬四千餘石，會計出師三月軍須，合用錢三十六萬餘貫，米四萬二千餘石。今來慮有添兵，及有犒設激賞，理宜寬剩支降。今於行在榷貨務支銀一十萬兩，每兩二貫五百文，金五千兩，每兩三十貫文，二項計准錢四十萬貫。吉州榷貨務於今年貼納篡請等鹽錢内支二十萬貫已上。總計支錢六十萬貫，内以二十萬貫充犒設激賞。米支六萬石，於沈昭遠催運二十萬石内，先次發到江上米内支撥。並令岳飛措置，隨軍支遣。如人船不足，令帥司、運司極力應副。

一、收復諸州並委岳飛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相度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差舊將牛皐等主管。事畢，大軍復回江上屯駐。

右劄送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岳承宣疾速施行，不得下司。

紹興。四年三月十三日。押。

又 卷三〇《百世昭忠録・〔宋〕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記〉》 余浮九江，逾大别，循漢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虜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已爲齊守。公之引而西也，實始破郢。兵薄郢，虜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人，積其尸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者。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於郢日夜脩理之，葺弊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鳩木矣。』余至鄧，未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曰以記屬予。

岳公事，世所稱説者甚多，然其言不雅統，以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横泗，士皆欷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背鬼所向，一皆當百。八曰

不貪功：功率推與其下。有是八者，所以名烈嘉然。舉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毋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出而平虢略，下商於，再出遂取許昌，以瞰陳留。夷人畏遠北遁，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

聖上嗣服，首旌其功，立廟賜謚，録用其後昆之賢，賜廟號曰『忠烈』而江、湖之民，至今繪其像家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其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八條，俾来者有則，是亦侯之心也。

公諱飛，河朔人，官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武穆』。侯，尚書公仲子。尚書公建炎初使虜，留□□□而歸，節比蘇屬國，宜其子知所好尚。加□□孝曾，字王□。余則東州王自中也。淳熙十五年秋九月望日記。

宋・謝起巖《忠文王紀事實録》卷三　（紹興四年）春三月，岳州制置使王乃奏乞復襄陽六郡【略】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即以親札報之，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横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顔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及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或用舊將牛皐等主之。』

《宋史》卷二七《高宗紀四》　（紹興四年五月甲寅）岳飛復郢州，斬僞齊守荆超。【略】丙寅，李成棄襄陽去，岳飛復取之。【略】（六月）岳飛將牛皐復隨州，執僞齊守王嵩磔之。【略】（七月）壬戌，岳飛遣統制王貴、張憲擊敗李成及金兵於鄧州之西，復鄧州，禽其將高仲。【略】庚午，王貴、張憲破金、齊兵，復唐州及信陽軍，襄漢悉平。【略】（八月壬寅）以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略】討湖賊。癸卯，以襄陽府、隨、郢、唐、鄧州、信陽軍六郡爲襄陽府路。

又　卷三六五《岳飛傳》　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

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

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

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

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又　《岳雲傳》　每戰，以手握兩鐵棰，重八十斤，先諸君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

又　卷三六八《張憲傳》　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遁。進

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興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

又《牛皐傳》 僞齊乞師于金入寇，皐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敵兵悉衆來，伏發，俘其酋豪鄭務兒。遷安州觀察使，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州。遇敵戰輒勝，加親衛大夫。

論説

宋・胡寅《斐然集》卷一七《寄趙相書》 頃者廷議燕安江沱，但欲南趨，不圖北向。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禀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今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迥，全無保障。李成、孔彦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六飛遷幸兩越，則敵必留兵屯守吴、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轎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

又 卷一八《寄參政書》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糧斛。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河北，以成自南圖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參政若不以爲然，事幾再失，無可爲者，尚何言哉！

宋・李綱《梁谿集》券八一《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棋局。今車駕駐蹕於吴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吴越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吴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毁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棒，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取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彼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宋南渡後，以襄陽爲上游重地，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殖，高城深地，甲于西陲。及蒙古兵至，一破襄陽，再拔武昌，由江漢上流，建瓴東下，而宋遂不國矣。

雜録

宋・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七《貴州防禦使陽曲伯張公墓誌銘》 （紹興）四年，以所部應援制置使岳飛攻襄陽府，收復唐、鄧、隨、郢州、信陽軍，特轉武德郎。是年，金賊犯邊，詔移軍當塗控扼大江，賊退，特轉武略大夫。

宋・洪邁《夷堅支志景》卷一《陽臺虎精》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塗莽莽，杳無居民。唯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轉達文書，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爲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

又《王宣樂工》 紹興初，岳少保制閫於荆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爲所虐。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簫鼓振

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説。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九《岳飛襄陽之勝》

襄陽據荆、楚上游，爲蜀門户。紹興三年夏，僞齊將李成攻陷之。鎮撫使李横以軍食不繼，率部曲奔豫章，時趙忠簡爲帥也。四年，忠簡入秉政，議遣岳鵬舉自江西復襄陽，簽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難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大儀鎮之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四（紹興四年十月）十三日戊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鎮。

韓世忠以董旼軍於天長，以解元軍屯於高郵，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鎮十數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力疲，通自後擊虜將，世忠墜馬，幾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馬，回顧金人百餘騎，通請世忠據陂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韓世忠大儀鎮屬揚州》（紹興四年九月）丙申，韓世忠以提舉官董旼軍於天長，以統制官解元軍於高郵。時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與旼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徹爨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軍，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大酋兀朮喜甚，勒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孛堇撻也擁鐵騎過吾軍之東，世忠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十數里，遇虜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沖世忠，世忠與戰不利。虜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墜馬，幾被執，通自後擊虜，殺之。【略】遂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砍人胸，下捎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世忠麾勁騎四面蹴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九《韓世忠大儀鎮之勝楊存中藕塘之勝》

自虜立僞齊，建炎四年秋。繼以余覩之叛，紹興二年秋。由是不復寇江。紹興四年秋，劉豫聞朝廷遣章尚書誼等求河南地，乃乞師入寇。金主晟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爲難，窩離嗢以爲可，遂命窩離嗢及撻懶權左、右副元帥，提兵應豫。又以右都監兀朮嘗過江，知地險易，使爲先鋒。於是騎兵自泗攻揚，步兵自楚攻高郵。朱藏一聞之，勸上避狄。趙忠簡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遂命忠簡代爲相。而忠簡奏起張忠獻代知樞密院事，即日赴江上視師。上自幸平江。冬十月，韓蘄王敗兀朮之前軍於大儀鎮，兀朮還泗上。會天大雨雪，虜糧乏絶，窘，漢軍皆不願行，又聞金主病篤，十二月，兀朮用其愛將韓常計，夜引還。韓、劉二將追擊之，俘獲甚衆，劉麟僅以身免。明年春，上還臨安，擢忠獻爲相。是夏，忠獻既平楊幺，銳意大舉。六年春，遂以都督行邊，揭榜疏豫僭逆之罪。命韓蘄王屯楚州以圖睢陽，劉安城屯合肥以招北軍，張循王進屯盱眙，而楊和王領中軍以爲後翼，又命岳武穆屯襄陽以謀中原。武穆遣兵入蔡州，焚其積聚，軍聲大振。秋九月，上復幸平江，劉豫聞之，求救於金熙宗亶，其伯父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難之，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時豫以其子淮西王麟爲行臺尚書令，遣叛將李成、孔彦舟、關師古僉鄉兵三十萬逼合肥，又遣其姪猊東出渦口。左相趙忠簡聞之懼，議移盱眙之戍，退合肥之師，召襄陽之兵東下，蓋欲專爲保江之計。時劉安城已棄合肥去，忠獻自馳至采石止之。冬十月，楊和王與劉猊遇於藕塘，殺降無遺，麟拔寨遁去，獲其糧舟四百艘。十二月，忠簡罷，忠獻獨相。明年春三月，上幸建康。自是虜人不敢南，而劉豫廢矣。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一（紹興四年冬十月戊子）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楊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

界。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絶，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齎執於阻節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説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沓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旼，遂過桷等共飯。熊克《小曆》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繪《甲寅録》。世忠遣人傳剌字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旼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泣數行下，左右皆傷怛。晚，宿大儀鎮。翌日，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兒孛堇，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温州。又言：『嘗聞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是行皆劉齊間諜所致。劉總管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嘗見一人一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引軍次大儀鎮，勒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兵，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搶人胸，下捎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通，贊遠孫也。趙雄撰《世忠神道碑》：『王自鎮江濟師，會朝廷遣魏良臣使金至維揚，王置酒送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鼙鼓之節，則次第起攻。良臣至金營，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帥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鎮五里所。王縱敵騎過五軍之東，直北傅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號與敵旗雜出，敵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砍馬足，敵全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躁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屍如丘，堙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臣好詞以免。』趙甡之《遺史》：『世忠以董旼軍於天長，以解元屯於承州，親與呼延通率十餘萬騎綽路。去大儀鎮十餘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沖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通自後攻金將，世忠墜馬，既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其馬，四顧金人百餘騎許。世忠據坡阪，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二書不同如此。熊克《小曆》多據《墓碑》。《日曆》：韓世忠申：『十月十三日，親領軍馬渡江，到揚州大儀鎮逢金人，掩殺趕及二十餘里。又有伏兵把頭迎敵，廝殺至酉時。殺敵尾襲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前去，殺死蕃人，横屍二十里，不令欲級。活捉到萬戶、千戶、百人長以下闍孛也等二百餘人，奪得蕃馬一百餘匹，衣甲、弓箭器械等物二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獲人馬亦不及《墓碑》之數。蓋《世忠行狀》誇言之，雄不深考耳。以諸書參究，此時完顏宗弼實不在大儀軍中。又據所申，擄到器甲、弓箭果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堂齊耶？如《遺史》所云，則其捷大小。今且參取具書之，更須詳究也。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長縣，遇敵於鴉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熊克《小曆》稱『旼與敵戰於天長縣』，亦誤。案：此時魏良臣正在天長，今從《日曆》。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自許，恐其乘勝追襲深入，更宜戒其持重。』上曰：『朕已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遥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臨機制變指揮在此月庚寅。

《宋史》卷二七《高宗紀四》（紹興四年十月）戊子，韓世忠邀擊金人於大儀鎮，敗之，又遣將董旼敗之於天長縣鴉口橋。

又　卷三六四《韓世忠傳》（紹興）四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

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

所遺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鴉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

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

論說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七《周樞密劄子》　兩虎鬬而未決，則吾不寧，保境而已。河南之地，亦可徐議。使其舉事而無間然，則吾憂甫深。何則？彼恐無以慰其意，而使之取地於我。取地於我，而兩淮危。向者僞齊嘗出此矣。資之以兵，驚我邊鄙，彼雖敗不恥也，而我不可以屢戰。彼坐視燕京，或敗於我，或能困我，皆非係彼之休戚，是足寒心。故曰：天使之棄疾，未可知也。雖然，猶有可言者。彼既相忌，必不多其兵力，兵力不能多而妄舉也，將劫於民，中原必且不堪，而將有豪傑乘間而投隙。或無謀也而多其兵力，則非彼之利，未必得逞於我，而反噬之計或萌於此，此又未可知者也。就不可知之三者要之，它日之利害吉凶，或胎於二雛。今者吾必預爲不可勝之計，則邊事宜急計而熟講。請遂言保兩淮之大略。前之所言，特以意測之爾，事之然否，不敢必也。雖不敢必，然淮南被兵久，近不可知，要亦不能免。保淮南無他策，必清野，必堅壁，必毋浪戰。凡今言守某城，據某地，多務分兵以相接援，使敵不可入者，皆非計也。淮東則揚州，淮西如和州、合淝，皆要地也。爲三大屯，俟虜之來，按兵不戰，吾亦蓄銳伺隙，審於使間，明其耳目，俟其的然可乘，與之一戰，可以痛懲其侮，未有必勝之機而僥倖一勝，是浪戰也，是彼之欲於我也。或曰：彼之來，吾連臂守之，庶幾保吾所有。今且委地與之而據其裏，是資寇也。某常非笑說者之謬。長淮東西凡千餘里，爲城幾所，一一守之，彼常麋聚而前，敗吾一而他破膽走矣。吾之將校狼狽內救，朝廷且以保江爲憂，吾兵不戰而道疲矣。且連雞而守，不能禦其來決矣。使彼連雞守之，其能禦吾之往乎？黥布叛，荊軍分爲三將以相救也，而議者知其必敗，未幾敗其一而衆潰。康延孝爲晉策梁，以謂其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劉備攻吳，連營七百里，而魏文知其非。兵法：寡者備人者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非特古事然也，頃敵之犯淮西也，如張侯柘皐之捷；其犯淮東也，如韓侯大儀之戰。虜騎一甄而來，吾兵一甄當之。使其分兵而禦之，何以殺其衝？惟大儀之捷，韓分解元一軍守高郵。是日也，元與敵戰甚，整暇而捷。韓特以高郵扼其糧餉爾，外此不聞它守也。人之言曰：臧質守盱眙，昌義之守義陽，趙立以烏合守楚州，猶二年之久。以此藉口，而計分地而守。夫此，皆出萬死而僅生，極危而僅存，非可爲禦戎至計。而立亦終至魚肉，又豈得已。奈何平時議邊計，不求萬全，而踵僥倖或勝之陳迹，恃此與強虜對乎？吾兵不分，足以當

其衆，而又不輕與之戰，彼客我主，勞逸勢殊，而勇悍猖獗之氣將屈。吾清吾野，則彼蜂屯之衆，非饋運無所得食，將不可以支久，其間必將有可乘之隙。吾將良而士怒，後發先至之技，處女脫兔之機，其必有以建大功而破虜人之膽。兵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銳不之避，命之曰謼；惰歸不擊，命之曰弱。謼必敗，不足有爲。苟弱矣，足以啓敵人之侮。雖然，此猶係主將之巧拙勇怯如何，而不可預知者也。所可預定其計者，吾兵決不可分而已。今之議者畫地借筯，尺寸而守之，猿臂連屬，將以限其來者，紛紛皆是也。此說未破，某恐必至誤國也。計吾緣淮而列屯，其敢越淮而鏖虜耶？其不敢必矣。彼越吾地而不與之戰，則連兵何益？無所伺而戰，則敗多而勝少。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謂其無必死之志，有散走之心也。故緣淮分屯，非至計明甚。辛巳，虜亮之來，官兵控淮而守凡幾所，內地屯據又幾所？虜兵侵淮南者二，一自淮陰，一自淮西。亮逾淮，王權敗，劉錡遽棄淮陰保江，執甚倉皇，而諸處所宿之兵不能齟齬其間，吾亦了無賴焉，則虜兵合而衆，吾兵分而寡，一驗也。甲申僕撒之寇，守山陽、守淮陰等處又幾所？虜並力敗淮陰兵，殺裨將，劉寶棄山陽，蒼黃爲保江計，諸所屯兵亦不能齟齬其間，則虜兵合而衆，吾兵分而寡，又一驗也。或者必曰：吾兵聚而待敵，則延敵入境，使彼據其已得之地，耕戰兼講，與我相持爲久駐之計，則奈何？某亦料之熟矣。彼不盡得淮南則不能有淮南，亦猶吾不盡得淮北則亦不能有淮北。使彼貴將重兵宿於淮上，則非久計；更迭而留，委之裨校，則吾能制之。自建炎至今，犯淮南凡幾，彼嘗盡得之猶不能留，況不盡得，而憂其遂能與我分地犬牙相持乎？即已然而圖方來，爲吾之計，似不出此。其次則莫急於撫淮民也。撫之得其道，將以用之也。某又請言其用之者。兩淮民兵之健者，猶可十許萬，議者悠悠，未有成說。夸者曰：『民無不可使，得良將教督之，可與官軍同。』迂者曰：『民可耕不可戰，聚而教以兵，徒擾之爾。』是未有成說也。言兵當計彼此。虜騎馳突之兵也，來如驚飆，去如驍獸。國家軍政紀綪，條目截截，可守可觀。從事於兵者，攻守擊刺之外，不治它事，如此僅與之技，柰何欲驅耒耜襏襫之夫，禦堂堂之陣乎？若曰佐官軍之守也，緩急而飛輓也，得利而據扼也，對壘而張聲勢也，則不爲無用。今所謂挑丁，皆強悍能辛苦者也，如某之見，若邊事萌芽，預爲清野計，令兩淮之挑丁分屯山水險要處，如淮東興化縣，淮西之諸山可屯處。餘老稚牛畜農器分泊江中諸沙，不徒泊之也。挑丁之外，取其次丁，擇諸縣之官不迂而腐者摠而制之，諭以略置弓槍旗鼓，立之長，列屯于此，爲老稚之衛。前此聽民之散處，官無所措畫，壯者顧憂其家，常爲走計，或相併吞，或急則降虜。脫而渡江者，所在布滿，往往反爲江浙民間之患。夫吾國未必能用吾民，而爲虜用也常力，何者？彼以長矛利刃驅之，爲之負輓，爲之鄉道，爲之攻城，何求不得。建炎、紹興之初，常如此矣。今其家與所資既屯江中，則壯者無向來內顧之憂，告以爲屯，實以自衛，故不難於聽從。民戶百萬口屯於江中，亦足張吾執而重虜人之疑。昔魏文長驅臨江，孫權倉卒緣江列木城，而魏人懼諸沙之屯，彼見其旗幟，聞其鉦鼓，何遽知其非官兵？其不賢於木城矣乎？使渡江而南者，但城市之人，則江浙官府易爲之所，又免委百萬赤子，坐視虎狼之噬己，或爲彼之用。民之資力，使十存四五，虜退而歸，耕蠶之計自若也。聞之建炎、紹興之初，兩淮爲虜窟，而沙上之民耕耘不輟，一水之隔，便爲樂土。里民户知其便，令之則從，而又得以按收其壯者之用。若曰置不足用而不計，則建炎之初，虜將龍虎敗於興莊，金軍殲焉，亦張榮所哀棘荊鋤挺之夫，虜亮之斃，淮東所屯之民乃能頗掠其還，卒焚其糧，戰船自瓜洲至淮，首尾相接四五百里。不然，則官軍方限江南，未及北淮，彼安翔而去爾，復何忌？北中至今能言之。據已之便，童子非怯，反是烏獲可侮。此之機會，無時無之，要在藏其用於無用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於文章學術未必愉人，至言淮南事，則畎畝之見，其言似未可全忽也。

藝文

清・陳田《明詩紀事・辛籤》卷二一《〔明〕宫偉鏐〈廣陵懷古〉》

順昌旗幟大儀同，皂角林邊將略雄。可是撼山資野戰，卻將堅壁佐膚功。荒郊古樹殘陽外，督陣元戎列騎中。虎旅六軍新駐蹕，肯教浮馬下江東。

清・談遷《北遊録・紀詠下・大儀鄉韓世忠戰處》　騶騄連甲淮南渡，立刻飛埃迷曉霧。胡兒慣戰不顧身，野掠四郊兼射兔。延安虎將丈八

矛，大呼鏖戰矢交流。寶刀競飲單於血，無數名酋系頸求。蘄王破虜功如此，北人震恐南人累。不如棄置西湖傍，騎驢潦倒尋山莊。

清・趙翼《甌北集》卷二八《大儀鎮韓蘄王敗金兵處，當時謂中興第一戰功》 拐子軍來捲地空，小麾鳴鼓獨橫攻。地非南戒千重險，戰是中興第一功。減竈暗隨朝使後，魏良臣使金，過其軍，蘄王贏師以示弱。張旗雜出敵兵中。南軍旗幟與金軍錯出。當時不是鏖爭力，半壁誰支汴泗東。

清・張晉《艷雪堂詩集》卷一《韓蘄王西湖策蹇圖》 錦衣驄馬嚴軍容，蘄王早歲真英雄。大儀落盡金人膽，此是中興第一功。底事朝廷棄弓狗，百戰還家袖兩手。垂老空嗟髀肉生，終朝湖上騎驢走。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韓世忠》 首蠹狡狽目電滅，錦袍驄馬陣前飛。帝書忠勇爲旗幟，身致王侯一布衣。不許大名他日諱，獨言冤獄相公非。平生百戰功難紀，博得西湖跨蹇歸。

雜録

明・葉夢熊《運籌綱目》卷八《用間・韓世忠》 宋韓世忠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过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儀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人問宋師動息，則俱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習人胷，下斫馬足。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撻不也等二百餘人。

明・佚名《草廬經略》卷六《間諜》 宋南渡時，韓世忠新提騎兵至大儀禦金。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即撤炊爨紿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急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以待。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喜甚，引兵至大儀，爲世忠所敗，即孫子所謂『死間者』。

明・吳之甲《靜惟集》卷九《謀陣》 韓蘄公大儀鎮之戰，先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起擊，機不即寓於龍陳乎？謂陳之外別有機，謀者非知兵者也？

清・曹溶《劉豫事跡》 （阜昌五年九月）遣子麟、侄猊將兵與窩里嗢等侵宋，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將樊序棄城遁，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世忠復還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僞為流星更牌沓至，紿以移軍守江。良臣去，世忠進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声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諸帥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趍江口，距大儀五里。金將孛堇撻也擁鉄騎馳過五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相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南軍上揕人胷，下稍馬足，金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一四《金史》 天會十二年，金齊合兵入宋，韓世忠擊敗之於大儀鎮，論者以此舉爲宋中興武功第一，《金史》亦不書。

順昌之戰

綜述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六 （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兵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黑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北國，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又　卷二七 （紹興十一年二月）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

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爲可取。』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〇　（紹興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己亥，劉錡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戰於順昌府，敗之。

又　卷二〇一　（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兀朮戰於順昌府城下，大破其軍，兀朮敗走。

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録》曰：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師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汝，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陛辭出城，益以殿前司二千人撥隸戍役，束裝裹糧，越五日而後起行。絕江泝淮，風濤險阻，自臨安凡二千二百里抵潁上，爲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路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泊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按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宮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泰和縣申狀，報四太子人馬於五月十二日寇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弈兩軍，并老弱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促，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聞有探報，虜騎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纔三百里，闔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定，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子，欲斂兵入城，爲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何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行，尋聞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壓境，諸公以爲如何？』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閻姓字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弈統制鍾彦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嚮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報云：『有王彦先者，劉豫時曾知亳州，號「王瓜角」，自東京同金賊已入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王彦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張山，斬之，梟首於市。又報金賊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犯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報犯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勢逼近，後聞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遝輻湊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夕在城上，親督兵將，備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芟薙榛棘，如笆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僞齊所作癡車，以輪轅埋設城上。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掛，僅能周匝。其時新鄜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緣太尉親，亦從行，至是皆就差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爲備禦計，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軍中相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陣，未曾立功；今纔至此，便遇大敵，須自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卹，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賊游騎數十已涉潁河，出没城下，遇太尉伏兵，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阿魯等，通説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領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去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賊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間入城，太尉於北門犒勞，即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偕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韓、翟軍，一帶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西門出軍，仍激勵在城士卒，内外協應。午巳之間，賊臨城施設，而柳知軍適在東門爲敵箭中左足，柳倪即拔箭，就以破胡弓射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箭，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即以步兵邀擊，荒怖四奔，走小河，人馬淹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尚有鐵騎數千，擺布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捷勝，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并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尚留舊寨，有擒到女真及漢兒云：『已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寨城東地名李村，去

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劫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槍徹去氈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卽太平。』竟爲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時電光所燭，但見禿頭辮髮者悉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爲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聞奏。初四日，初五日，金賊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真，具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舟，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於西門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況已屢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賊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卻。賊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萬一諸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倉卒擾擾，豈敢盡保無虞，賊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致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死爲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城同亡。此言不食，天實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罔有退志，齊以警戒之令，曉諭將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所泊舟船悉沈河底，示以死戰不爲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太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酋營寨相接，連夜潁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酋首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氈車、奚車亦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糧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巡綽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裏人只有一箇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晟荷團枷，齎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慮賊爲詭計以惑衆心，不起封而焚之。初八日，四太子數責諸酋首前日用兵之失，諸酋首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日前比，往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卽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授諸將佐，顧視羯戎逆天悖道，貪瀆無厭，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以謂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不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乃睥睨東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卽與交鋒，轉戰踰時，賊復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拓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以爲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兜牟，卽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鬬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迺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閑暇，如平常時，賊衆望之，駭然披靡。食已卽來，以數隊趣戰，闘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無何，有誤傳令者令少卻，官軍遂稍引後，賊衆併擁逼壕而致溺水者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被一槍三箭，幾致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然餘勇尚未衰也。其餘中傷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斃屍倒馬，縱橫枕藉，掩入溝窖間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積如稻麻葦竹。方其接戰時，酈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爲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衄時，城上見有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初涉壕，耀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釣橋，望城放箭，注落如雨，至有用響箭與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復自東而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至晚發擂，聲振山谷，父老皆言有生以來未之或聞。然賊營中嗥呼喧嘩，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鷄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前，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坐，賊徒皆分番假寢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至初十日，大雨傾注，賊於城外埋鹿角柵，柵外開小壕，深闊各五尺許，正爾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撓之，賊衆悉皆掛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劫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營發擂聲如昨日，太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懽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俄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金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至晚不輟，抽摘人馬過河，然不復發擂，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礮架，置推牌，斤斧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衝激橋筏，人馬數十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以濟。雨日之間，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同坎者，亦有燒

半殘者，或瀕河爲水漂泛，或半爲烏鳶所食，雜以馬屍牛首，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卽具解圍奏聞，賊營中礮架、推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積堆如山，弓刀槍槊，亦委之而去，然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追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上，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韓、翟二將軍，人以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諸酋既敗，遣銀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纔到，就龍德宮見之，得報卽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大尉在圍城時，奏求援於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順昌策應。十四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來問賊勢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則臥，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卽出門，迺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爲進止。既且賊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幷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者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國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爲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聞，未嘗署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來，陳守始令居民築牛馬牆，賊既退後，方置礮座，比之軍中所放礮，争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雖順昌官軍士豪，不許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閫戶守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破金賊，陳守送到煮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已。再戰退賊後，市戶以麪六千餘斤、猪百口來獻，隨卽分付諸軍人不過麪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與陳守署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之，有止得蛀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事定，陳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鼓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聞奏，將士頗誓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廢，閱月之間，署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爲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級奪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統領田守忠、中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歿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爲賊窠，前期燔之。賊退卽訪元主，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啓，每得奸細，卽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抵之遣回使，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真阿赫殺幷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賊，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奈此公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捉巷，至於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於料敵，果於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公，惟斷乃成』者，某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再，不欲先戰士而被賞。繼而王人踵至，使者沓來，撫問寵賁，優渥有加，宸翰奬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夐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填，隨卽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校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淮安排全軍功賞，逐隊列單申姓名，一一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椀賞之；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椀賞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卽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虜寇，迨茲平寧，敢以圍城前後所見，敍爲紀實。筆墨荒澀，甚無文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於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又 卷二〇二（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汪若海劄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爲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

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之軍已壓境。兀朮之敗盟舉兵來祁州也，以大校爲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黎孛堇；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兀朮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領，既下淮寧，來取順昌，犯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拒終日，合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於兀朮。未至間，劉某遣驍騎將閻充夜劫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氈帳數重，朱紅羙車，有虜酋急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被甲，因亂擊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虜驚，晝夜不敢下馬，唯於馬上寢食而已！兀朮率重兵來，劉某聞其將至也，會諸將於東門上，問策當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夷傷者衆，若兀朮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爲緩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況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騎無數十里之遠，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上足以報國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爲諸軍五日內殺回兀朮，衆皆以爲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爲剿敵之志，於是壞櫓沈舟以爲決戰。兀朮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虎、韓將軍等不肯斷殺，致敗軍馬之衆，謂其衆曰：『誓與起順昌城掉在溺河，折三箭爲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於府衙會食，折二箭曰敢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七日，兀朮自臨城於潁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時，叩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猶華人言一日也。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撞入虜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戰自辰至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叩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磨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弓射走。兀朮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門，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爲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劫之，上下不敢寧處。十二日乃盡走，虜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錡，真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神兵。兀朮至泰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臥兩日，至淮寧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爲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兀朮無言，怒諸酋之敗，撻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爲你於和尚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留翟將軍守淮寧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朮舊用之知潁昌府，至是携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今大國中，只有兀朮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兀朮。除兀朮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朮親擁爲押隊，其餘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鬬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來，是以莫肯爲用。其所將孔彦舟、酈瓊、趙榮之徒，只單馬隨軍，并無兵權。兀朮之敗順昌城下，三郎君敗於陝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宋再有一頭項，乘其弊，可盡捉虜也。但劉自金賊犯順昌，見陳蔡以西，皆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苟求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既分其兵於城上地分，而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擺布，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拒其舉國精銳之師，即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劉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朮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當遠其索而困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今諸大帥唯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窺之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其黨。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爲其主而自立，則兀朮可不戰而擒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朮，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目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朮見天下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難』，如遂爲之，是兀朮之攻劉錡

也。今舉國之師，盡聚於東京，我仍直趨於河北，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兀朮可不戰而擒也。兀朮一敗於順昌，儻又敗於河朔，則苻堅之事，其果見於今日矣。且堅淝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真可不加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亳便還，義士莫不闕甚爲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察虜情之强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人，或質被虜得脱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之采擇焉。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劉錡順昌府屬京北路》 紹興十年五月，虜背盟，兀朮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十五萬渡河。丙戌，入東京，執留守孟庾。兀朮駐龍德宫，三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潁昌、淮寧三府，蔡州亦降。先是，馬軍帥東京副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泝江淮至潁上，錡與主管機宜文身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義賓及將佐拾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計事，錡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虜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或曰：『去則虜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守城，徐爲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爲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彦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嚮導間探。於是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立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闕，錡取僞齊所作蚩尤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笆籬，凡六日粗畢，而虜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壬寅，虜大隊至。先是，錡於城下設伏，虜游騎至，擒其千户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虜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真、漢兒，皆謂虜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兀朮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兀朮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兀朮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資己者，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虜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虜應聲而倒。六月戊申，詔以錡爲鼎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虜衆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锐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氈帳數重，朱漆奚車，有一帥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大酋越國王兀朮親擁兵至。先是，兀朮在龍德宫，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錡聞兀朮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乃會諸統兵官於西門上，酌酒而誓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虜鋒，軍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兼虜營近三十里，而四太子來援，吾軍一動，被虜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虜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平生報國之志反爲誤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爲然，欲求效命。錡呼帳下曹成二人諭曰：『吾遣爾乘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我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虜，必墜馬，使爲所得。虜帥問我何人，對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樂耳。』已而遣探騎，果遇虜，二人被執。兀朮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礮具行。翌日，錡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虜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取焚之。庚戌，兀朮親率兵攻城。先是，兀朮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有叩城以手揶揄曰：『你們只有一箇日頭活哩。』平明，虜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虜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虜衆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

『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虜帥各居一部，衆欲擊韓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存，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軍無能爲矣。時叛將孔彦舟、鄜瓊、趙榮輩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佐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錡忽遣數百人出西門，虜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戰不肯已，錡遣屬扶歸。士殊死鬬，入虜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於濠者。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金虜屍橫馬倒，縱橫枕藉，不知幾何。兀朮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爲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錡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乙卯，兀朮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師。辛酉，順昌捷奏至。庚午，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兀朮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撫問，上賜札，有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己亥，命陳規知廬州，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斥爲士伍。虜之始至也，游奕軍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錡厚加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於是，錡方欲進兵，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虜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三》　（天眷三年春）兀朮敗於順昌府。時北師游騎先至順昌城下，既而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馳詣東京，告急於兀朮。兀朮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陣自可見。』兀朮見其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爲誓，以激來衆。平旦，併力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爲援，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兵，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褒守歸德府，韓常守許州，兀朮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宋・岳珂《鄂國金佗稡編》卷二《高宗皇帝宸翰中》　劉錡據順昌以抗虜，先臣奉詔，即遣張憲、姚政赴敵。未至，復賜御札，命應援關陝、河北，以圖京師。

金賊背約，兀朮見據東京。劉錡在順昌，雖屢有捷奏，然孤軍不易支吾。已委卿發騎兵策應，計已遣行。續報撤離喝犯同州，郭浩會合諸路，扼其奔衝。卿之一軍，與兩處形勢相接，況卿忠義謀略，志慕古人，若出銳師邀擊其中，左可圖復京師，右謀援關陝，外與河北相應，此乃中興大計。卿必已有所處，唯是機會不可不乘。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御押

先臣既遣張憲、姚政至順昌、光、蔡，援劉錡，具以奏聞。未至，六月復賜御札，趣遣兵。

劉錡在順昌府，捍禦金賊，雖屢殺獲，其賊勢源源未已。卿依已降詔旨，多差精銳人馬，火急前去救援，無致賊勢猖狂，少落姦便，不得頃刻住滯。六月六日巳時。

付岳飛。御押

先臣之奏未至，復賜御札，趣遣兵。

已降指揮，委卿遣發軍馬，往光、蔡以來，策應劉錡，以分賊勢。緣錡首與虜人相角，稍有剗衄，即於國體士氣，所繫非輕。卿當體國，悉力措置，無致少失機會。付卿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御押

先臣遣張憲、姚政之奏既至，因復請詣行在所，面陳機密。賜御札不許，令併力破賊。

覽卿奏，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中機會。卿乞赴行在所奏事，甚欲與卿相見。緣張俊親率大兵在淮上，已降指揮，委卿統兵併力破賊。卿可疾速起發，乘此盛夏，我兵得利之時，擇利進取，候到光、蔡，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事，副朕虛佇也。付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岳飛。御押【略】

朝廷以順昌爲憂，復賜御札，趣已遣之兵，仍令濟師。

累降詔旨，令發精銳人馬，應援劉錡。今順昌與敵相對日久，雖屢殺獲，恐人力疲困不便。卿可促其已發軍馬，或更益其數，星夜前去協助劉錡，不可少緩，有失機會。卿體朕此意，仍具起發到彼月日奏來。六月十二日。

付岳飛。御押

初，先臣召對罷，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歎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時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權臣媢忌人言，在廷莫敢倡議。先臣獨念聖眷優渥，不敢愛身，思欲盡言以報。至是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冀以感動上聽。會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爲親書奏上之，大略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賜御札褒嘉。會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因諭先臣以擣虛斷後之策。

覽卿親書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比遣兵渡淮，正欲密備變故，果致俶擾。劉錡戰退三路都統、龍虎等軍，以捷來上。顧小敵之堅，深軫北顧之念。卿可附近乘此機會，見可而進，或掎角擣虛，或斷後取援，攻守之策，不可稽留。兵難遙度，卿可從宜措置，務在取勝，用稱引望。已進卿秩，並有處分，想已達矣。建不世之勳，垂名竹帛，得志之秋，宜決策於此。他處未曾諭旨，今首以詔卿，蔽自朕意，想宜體悉。十一日。

御押

先臣得順昌府陳規所申，復親提兵進援。奏至，賜御札褒嘉，仍諭以進取之計。

覽卿六月二十二日奏，得順昌府陳規所申，見親提兵前去措置。可見卿忠義許國之誠，嘉歎不已。今虜兵雖退，若不乘時措置，恐他時愈見費力。已令張俊措置亳州，韓世忠措置宿州、淮陽軍，卿可乘機進取陳、蔡，就閏六月終，一切了畢。候措置就緒，卿可輕騎一來相見也。

付岳飛。御押

劉錡既又戰退兀朮等軍，復賜御札，趣先臣進兵，乘機決勝。

劉錡在順昌屢捷，兀朮親統精騎到城下，官軍鏖擊，狼狽遁去。今張俊提大軍在淮西，韓世忠輕騎取宿，卿可依累降處分，馳騎兵兼程至光、蔡、陳、許間，須七月以前乘機決勝，冀有大功，爲國家長利。若稍後時，弓勁馬肥，非我軍之便。卿天資忠智，志慕古人，不在多訓。十九日三更。

付岳飛。御押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五（紹興十年五月壬寅）

是日，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克順殺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又生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時錡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爲宗弼所用，嘗知順昌府，至是復來城下。宗弼欲再令守順昌，錡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已所部兵守之。時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新知石泉軍柳倪爲錡所辟，皆在軍中，倪適至東門，敵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敵應聲而倒。

又 卷一三六（紹興十年閏六月）己亥，樞密直學士、知順昌府陳規知盧州，武泰軍節度使、沿淮制置使劉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至是始具功狀以聞。【略】於是，錡方欲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還。徽猷閣待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

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〇下　（紹興十年五月）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先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千戶阿哈薩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兵擊之，頗殺敵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真、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兵一四・兵捷》　（紹興十年六月）十八日，劉錡言：『順昌府累與金賊大兵接戰，其酋首三路韓將軍、龍虎大王等，皆緣敗衄，往東京告急。至今月九日，四太子親率大兵諸頭項賊馬併力攻圍府城。於當日激勵將士，戮力血戰，殺死約五千餘人，及捉到活人，供通傷中者一萬餘人，往往身體黄腫，皆用騾馬馱負北去，馬中傷死者三千餘匹。知賊每不利，遂領兵於城西南相近一里以來劄立硬寨，謀爲攻打坐困官軍之計。錡激勵將士，密爲夜襲，使不得安。於十二日子時以來，賊遂拔寨望西北遁。已分遣軍馬追襲。』詔賜劉錡獎諭，疾速開具立功人等第聞奏。

《金史》卷七七《完顏宗弼傳》　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离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

《宋史》卷二九《高宗紀六》　（紹興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朮等分四道來攻。【略】乙酉，兀朮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繼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愍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劉錡引兵至順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總管孫暉皆棄城走，鈐轄李興率兵拒戰，不克。辛卯，胡世將自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金人。京、湖宣撫司忠義統領李寶敗金人於興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興軍，趙鳳翔。丁酉，命胡世將移陝西之右護軍還屯蜀口。【略】己亥，命劉光世爲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庚子，以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聽胡世將便宜黜陟處置軍事。辛丑，金人犯鳳翔府之石壁砦，吳璘遣統制姚仲等拒卻之。金人圍耀州，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壬寅，金人圍順昌府，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大軍繼至，劉錡力戰，敗之。【略】（六月）乙巳，劉錡遣將閻充戰敗金人於順昌之李村。【略】戊申，以劉錡爲沿淮制置使。己酉，吳璘遣統制李師顏等戰敗金人於扶風，拔之。壬子，兀朮及宋叛將孔彦舟、酈瓊、趙榮等帥衆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率將士殊死戰，大敗之。初，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遂能以寡勝衆。乙卯，順昌圍解，兀朮還。

又　卷三六六《劉錡传》　（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於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泝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騎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陳。

錡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争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

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

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既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

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況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

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

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

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者，飲，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

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撙、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鬥，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

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

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錡兵力擊之。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乃自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

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讙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朮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論說

宋・葉夢得《石林奏議》卷一二《奏乞諸將休兵養銳劄子》　今劉錡首能以順昌孤城拒兀朮數萬衆，前後五戰無不勝，兀朮即敗走，軍聲遂大振。相繼淮東西、湖北三大將捷書繼上，凡從僞州縣，或殺或降，以次效順。自中興以來，未有今日之舉也。凶焰既挫，其技已窮，理宜遁伏。然詭詐不測，竊恐尚懷姦謀，以圖後舉。今暑氣方盛，去秋涼尚遠，我師雖屢捷，不無暴露傷殘之困。若更乘勝攻取不已，竊恐賊得暫休，撫養其衆，濟師於國，七八月之間，盡力復來，則我師勞疲，或恐不能相當。昔唐武宗既用李德裕討回鶻，平澤潞，無不如志，德裕即以曹操破袁紹官渡，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爲言，援養由基之事，請以兵爲戒，以保成功。臣愚願詔諸將，亦且令還屯，益勵士卒。今夏多雨，暑濕之餘，乘此秋氣，瘧痢將作，使過爲調護，明遠斥堠。當度機會，預爲定計，相爲掎角，因時乘間，一舉直前，役不再籍，仰稱陛下恢復土宇、報雪深讎之意，不勝幸甚。

宋・張嵲《紫微集》卷二五《爲張俊乞賞繳奏狀》　臣聞無功而賞之謂濫，濫則賞不足以有勸。若夫當賞則賞，則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竊見今年夏敵人攻順昌之時，陛下屢降宸翰，使俊援劉錡，俊但奏起發，初無引道之意。朝廷於是遣雷仲、王德援順昌，俊苛留不遣。逮敵人既退，然後徐徐渡江，全軍而出，僅能取已降之宿、亳，又不能經理。復不俟命而擅退師，使岳飛軍孤，敵人復振，此俊之罪也。國人莫不深咎俊，以爲在所必罰。陛下寬假，一切不問，於俊甚厚，在俊當皇恐以圖後效，上報國恩，下塞人言。今乃敢公肆欺謾，上功求賞，何其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如此也！按俊所申功狀言：『臣領兵照應劉錡，敵人聞臣兵渡江，即便引去。』其誕謾之迹，固又不攻自破。然後既言敵人『引去』矣，而不知今所與戰者，果何人耶？臣竊聞向者敵人之來，分爲數部，如兀朮、韓將軍，龍虎大王三路都統，此敵之大隊也。今俊所與戰既無主名，則是宿、亳城中小小頭項耳，此何足言而上功？至於四萬餘人，何其所用者衆，所當者寡也？以衆勝寡，尚不足言；況未嘗勝，以何求賞？蓋自古用兵以來，但聞賞功，不聞賞戰。國家平時養兵，遇敵而戰，固其所也。戰而有功，則當得賞；戰而無功，何賞之爲？假使後以宿、亳藉口爲己功，而宿州之降因董秦，而亳州之下也以劉超，朝廷既已行賞矣，而俊豈當更復求賞耶？計所得之城與所賞之衆，固不足以償費矣，況二城又不旋踵而失之，臣未見其可賞也。若曰俊雖有罪，而士卒實有功，賞不可以不行。臣以爲士卒亦無功也。按俊所上有功之士踰四萬人，向使人人用命，兩人殺敵一級，猶足以得二萬級，不知俊軍所得幾級耶？今若録其下城之功，則既已復失；録其獲級之功，則初無係獲。以時冒賞，臣不識也。臣竊觀俊所以爲其軍冒賞者，蓋欲假朝廷之惠以媚於下耳。何則？初，敵人之入也，俊軍士卒人有奮心，俊一切沮抑之，使不得言戰，至有感憤自殺者。既而他軍皆有功獲賞，而俊軍獨無有，俊以是慚其下，故爲之求賞，將使士卒知憑己之力，雖無功而亦可獲賞也。啓徼幸之路，解戰士之體，無甚於此！故臣不得不論其本末，以干聰聽。伏望睿慈將推賞指揮特賜寢罷，仍乞以臣章劄付張俊，庶使俊知陛下以恩行賞，群臣以公議力爭如是，則陛下之仁恩曲全，有司之職業不廢，兩誼俱得。惟陛下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宋・章穎《宋朝南渡十將傳・劉錡》　論曰：錡比諸將最後出，張浚在關陝得之，一見奇其材，任以將帥之寄，錡亦有志欲自奮立。浚還薦之朝，上謂錡材識諸將莫及。又嘗謂宰執曰：『近有言錡之過，朕徐察之，皆無其實。』讒者遂息。錡之忠，惟上知之，而一時輩流嫉其能，力沮遏之，使其志不獲伸。自順昌之捷，聲名驟出諸將上。檜聽一二大將之言，不復使之掌兵。飛乃抗章留之，檜又詆肯聽之哉？順昌之役，虜亮年十八，以萬戶從軍，錡之勝，兀述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且亮爲東京留守日，嘗語人曰：『張韓劉岳，謀畧智勇，皆不在兀述下。但一時議論不協和，故其功少虧爾。』亮之言，豈虛乎哉！

宋・曹彥約《昌谷集》卷一七《中興四將贊》　臣之妻父、國子祭酒蕭之敏爲臣言，劉錡順昌之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歲守荊州，聞其名者，爭先覩之。錡褒衣博帶，自言老當退矣，聖眷念其前功，尚令分閫，其挾有勳勞之意。形見顏面，識者知其志氣有限，不可以復用。其後

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致瓜州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

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八《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公之生不幸，姦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勳名甚盛，然在公猶毫末爾。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讀郭汾陽傳》四絶者，可見其情也。餘二百餘首，或愛其幽淡閑雅有塵外趣。回叱咤雲雷之勇，爲吟美風月之歸，如出二人。以予觀之，此蓋公平生兵法也。決機兩陳之間，力不敵則寧使敵易我。在順昌時，使人以太平邊帥子誑敵者，乃公取勝之第一籌也。後來不幸，遂當以此施之於檜，我之氣吞讎敵，不可使兀朮知之，亦不可使檜知之。兀朮知則敵堅，檜知則身危，兩當愚之而後可。檜方喜其易與，曾不知正墮術中也，此英雄所以高人數等歟。檜與國宰，乃使元功宿將以兀朮待己。國事至此，尚何言哉！百年之後，予乃讀此集而歔欷公乎有靈，毋謂世無識此心者。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八三《玉牒初草》（嘉定十二年三月）壬子，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爲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杖。燮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卻稱大捷十數。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明・鄒泉《尚論編》卷一八 鄒氏泉曰：劉武穆慷慨沉毅，有儒將風，而神機武畧，尤其所長，用師常以逸待勞，以故轍勝。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意欲捐燕以南棄之。使當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亦復汴京之一機會也。遽詔還師，無乃自失之乎？

明・范光宙《史評》卷一〇《劉錡》 評曰：劉武穆，故太平邊帥子，以聲伎爲樂者，更慷慨沉毅，有儒將風，而尤多神機武略。當是時，順昌之役，兀朮挫衄，至相顧錯愕，驚見旗幟，誠無異于秦兵之詫草木、駭風鶴也者，豈不爲王師一大快哉！【略】方兀朮之過淮也，諸將欲全軍以歸，錡曰：『吾軍一動，使淮浙震驚，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噫！其忠義何如，而卒爲人媒孽，使大功不就，憤懣以卒乎，豈天之不欲祚宋耶？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 劉錡順昌之捷，與錡意合者，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與之同，故能成功。吳璘謂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恐不足以當逆亮，已而功不成，《宋史》深是璘言。余謂錡未嘗無英槩爾。時齒既頹，而子弟皆不足當大敵，如吳、岳諸子皆能戰，而錡子汜庸才，不能克敵。古今名將，必父子兄弟人人知兵，而後成一軍，而後可以率諸將。錡屯鎮江，汜固請出戰，錡不從，葉義問督衆渡江，衆以爲不可，義問强之。瓜州之敗，汜違節制，義問復違衆，非錡罪也。

清・孫奇逢《孫徵君日譜録存》卷一一 劉錡評：錡順昌之捷，識膽勇略，能以少擊衆，岳飛之流也。錡與飛皆以驟貴，諸將多嫉之。二人忠義同，智略同，爲金人所畏憚同，其所遭之讒間亦同，而其謚武穆也亦同，同朝共主，並力禦敵。錡以恚恨呕血卒，飛以衆證坐死，宋事於是不可爲矣。宋事之不可爲也，豈果不可爲哉！人自不肯爲，又忌人之爲之者，良可浩歎。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七《劉錡論》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略，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朮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兀朮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備（祇）［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是則非一人之力所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不克有功。

且此中本末尚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徧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江都，而瓜步，以中樞之符日至，太尉固未嘗敗也。假令王權稍能守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既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已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斥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

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卽瞿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爲諸公建節。』既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悚，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尚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厄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尚慰諭居民，以大軍在，江北決可無虞，不須驚皇。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

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考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蓋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尚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聞之，自稱媿死，不已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褒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既相，亦嘗有經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奈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赤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蓋太尉，則真無識者矣。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　劉太尉錡順昌之役，命軍士折竹爲鏃，借電光奮擊金營，隨時應變，百出其奇，又能以少禦衆，以步卒殲其鉄騎，與岳少保朱仙之捷可以比烈。金人喪魄，議欲捐燕以南棄之，此時不乘勝追討，以成大功，誠爲可惜。不知朝廷之上苟且偷安，其無意中原久矣。高宗主之，賊檜附之，蓋惟恐其功之成也。

清・鄧顯鶴《南村草堂文鈔》卷一《宋四將論下》　劉錡順昌之役，初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鋭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迨兀朮至順昌，或謂今已屢捷，宜乘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悞國之罪。』衆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蓋其識有大過人者。若韓、岳者，其精忠貫日月，其謀略符筮龜，其猛迅若雷霆，其鎮定如山嶽，其變化疑鬼神，與太尉之出奇制勝，皆已極爲將之能事矣，而其要尤在於識。方兀朮之在淮東也，高宗詔諸將問移蹕之地，或勸自鄂岳移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二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其憂深慮遠如此，夫是以謀定後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弗少挫衄也。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管子曰：『爲將之道，求其無悔而已。』嗚呼！若數公者，可謂好謀盡瘁而無悔者也。其不能還二聖復汴京，一刷靖康之恥，則天也，非識不足，非才不克，非勇不勝也。統而論之，浚之才稍遜於識，錡之識略優於才，若韓、岳者，其識卓，其才裕，其勇沈，可以將，可以將將，故曰大也，彼魏公與太尉尚不能匹，俊、光世何有哉？

藝文

宋・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一《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屬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山河亦自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封有策勳。横槊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又《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烽烟久未平，遥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敵，捷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静王城。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二《劉信叔錡太尉挽詞二首》　今代詩書帥，收功百戰餘。人誰不開府，公獨帶除書。死後家無甔，生前客有車。輕財并待士，此意古何如。

不謂擒胡月，妖星犯將營。伊吾空有志，渭上不成耕。衆議磨圭玷，他年聽鼓聲。何妨築高冢，爲象順昌城。

明・傅汝舟《拔劍集・宋參贊軍事劉錡》　太平邊帥圖逸樂，兀朮

聲聞笑噱噱。五座橋頭神臂弓，恐怕靴尖難趯落。

明・孫七政《刻孫齊之先生松韻堂集》卷一〇《詠古五首・劉順昌山中祠》 一片英風海宇間，荒祠半是古苔斑。空山月出馬嘶斷，猶似將軍夜戰還。

清・黃景仁《兩當軒全集》卷七《順昌劉武穆祠》 將軍節制趨東京，正值北軍初敗盟。妖風半道拔主帳，投箸急起驅兼程。鐵浮圖來驟如雨，一軍倉皇夜叉舞。卻行一步辜國恩，女兒磨刀男負土。雲愁天黑雷電驚，一百小兒吹嘯聲。白袍太子齒欲裂，索靴上馬來趯城。長虹五道飲河下，肉山自來填曠野。平時人欺八字軍，今日乃破拐子馬。危城決捷百出奇，姓名奚止驚兒啼。不叫長驅得留鎮，邊馬誰敢窺淮西。柘皋瓜步戰未已，力疾猶聞拍刀起。中興宿將更何人，氣盡都亭看北使。悲風蕭蕭潁水湄，魂來戰處神鴉隨。莫傷老去壯心負，鄂國英雄更可悲。

清・顧景文《顧景行詩集》卷下《村民禱祠無虛日詩以記之》 側聞所祠神，云是劉信叔。方彼順昌捷，疋馬敢南牧。勢欲吞中原，豈特障南服。錢塘諸君臣，棄去恐不速。逆亮既臨江，欲起病已篤。大功出儒生，愧死不足贖。生當捍邊陲，沒亦顧邦族。仗劍奮威神，羽葆擁茅纛。所志在廓清，剪此草間伏。不應荒郊內，縹緲親酒肉。人心齊所願，天意順民欲。動動既累年，醉飽且從俗。

清・金志章《江聲草堂詩集》卷二《劉武穆墓下作》 衰草荒涼臥石麟，路人猶指故將軍。丹楓似立順昌幟，鐵馬空膽京口雲。韓岳之間成鼎足，逗留一謗失元勳。祇今濁浪西風外，淘盡英雄曉夜聞。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劉錡》 渦口風飄識虜氛，順昌旗幟蕩胡雲。一城孤障全淮地，萬刃齊磨八字軍。族內功惟光世共，墓前名與岳侯分。亦諡武穆。瓜洲臥疾愁無限，合把奇勳讓允文。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劉錡》 赤電光中白刃揚，堅城一夜走豺狼。怖兒姓氏會都護，馘敵旌旗有順昌。自此臨安撐半壁，空教宿將老三湘。他年病榻移瓜步，血灑寒潮更幾行。

清・陳炯《煮淩霄樹詩集》卷二《順昌有懷劉武穆公》 坐帳忽拔風負力，白沙窩前陣雲黑。羊馬垣高弓破敵，輪轅更藉癡車植。軍中號令無銜枚，竹哨聲隨電光赤。汴京援師動地來，女真鐵騎張兩翼。五浮橋獻大會食，八字軍來戰氣索。城頭伐鼓出飯羹，白袍鼠竄全軍墨，從此狂奴碎心魄，欲棄燕南走燕北。王旅南旋一何亟，長淮如帶天教畫。

清・李復慶等〔道光〕《阜陽縣志》卷二一《〔清〕寧問禮〈劉武穆公祠〉》 劇戰成三捷，孤城控百關。軍非殲潁水，馬已蹴吳山。嘔血終貽恨，和讎孰保姦。卽今瞻廟像，英概岳韓間。

又 卷二二《〔清〕陳安〈劉公祠〉》 積薪誓死護金湯，夜斫胡營趁電光。八字親軍歸節制，五橋妙略鎮邊疆。勳名赫奕輝青簡，廟貌巍峨壓女牆。可惜當時方偃武，不思乘勝掃欃槍。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卷一一五《〔清〕吳登鳳〈宋太尉劉錡詩碣〉》 東道罡風惡，完顏正敗盟。桓桓劉信叔，樹幟順昌城。紫電吹雲遠，紅橋疊浪平。荒山見遺碣，光氣凜如生。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劉錡》 一旅偏師駐順昌，旌旗正正陣堂堂。寺門新積家何有？渦口風來武更揚。敵騎但教神弩射，金酋好問電光望。騎兵漫踢靴尖子，潁上奇謀亦孔彰。

清・沈兆澐《織簾書屋詩鈔》卷三《詠史十二首・劉武穆公錡》 都護威名著順昌，妨賢爭奈遇三陽。南朝那及金人識，善戰無如劉四廂。

雜録

宋・李如箎《東園叢説》卷下《以少敗衆》 辛巳，金人悉起北兵，傾國以臨淮甸，劉錡狃順昌八千人之勝，不復以重兵壓境，而乃分布其兵於諸郡，王權守鍾離當敵，堂堂之衝所，領止三萬人。金軍初集，思慮精專，而兵力數十倍，長驅南下，勢若震霆，王權安得不焚燒積聚而爲宵遁之計哉！辛巳，兩淮失守，劉錡之罪也。

宋・張嵲《紫微集》卷一二《楊宏劉錡奏金人攻打順昌府將士背城血戰敵敗委獲大捷吏部勘會本官先立奇功於武節大夫上轉左武大夫今來合轉兩關係礙止法奉旨令與橫行上轉行一官其一官礙止法人依條回授制》 敕：勝敵與戰，既宣徇國之勞，行爵以功，豈限彝章之等。具官某忠在王室，志殲敵人，顧蓄奮之有年，果申威於一舉，既寵陞於橫列，且流敗於本宗，祇服異恩，益圖顯績。

宋・周南《山房集》卷八《雜記》　紹興十年，金人以河南之地歸於我。三月，命濟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指揮使劉錡爲東京副留守，發臨安。五月至順昌，不旬日，金國韓、翟二將軍與兀朮大入侵，錡命清野以待，近城民皆徙入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令命軍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納於州之佛寺廡下，密遣小校碎以臼杵，囊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容，有番欲出城避寇者，因命人授一囊以歸，且禁勿開視，曰：『汝歸視汝冢墓，於其井坎四旁溝澗遇有水則投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既衆，一二百里内投者殆遍。敵以五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鞫之，所言人人同。汲於井，問得滲沫。敵嗟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且馬亦多斃，蓋錡寘毒於水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則以杯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欲速戰，故錡得因城守以破之。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二《本朝六・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錡順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後生。當時虜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爲固知力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戒嚴，必不可渡。兼攜持老幼，虜騎已迫，必爲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兩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幾可生，遂閉城門而守。虜人大至，劉錡先遣人約他某日戰。虜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虜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況當衆正熱，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煩悶。而吾軍迭出，飽銳清凉，而傷困者，即扶歸就藥調護。遂以至寡敵至衆，虜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張棟字彦輔。謂劉信叔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十上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日，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鉄陣甚密不動。劉先以鉄甲一聯曬庭中，一邊以肉飯犒師。時使人摸鉄甲未大熱，又且候。候甲熱甚，遂開城門，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只掀起虜騎，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此隊歸，以五苓大順散與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隊出如前，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遁走。後人問曬甲之事如何，曰：『甲熱則虜人在日中皆熱悶矣，此則在凉處歇方出。』時當暑月也。

又　卷一三六《歷代三》　又云：『劉信叔順昌之勝，鄉見張仲隆云，親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則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甚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如是下令軍中：「可依此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人情胥快，元城劉師閔向張魏公督軍，暑藥以薑麵爲之，與今冰壺散方大概相似。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之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時而擊之，是以勝也。』或曰：『是戰也，信叔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十數人。』

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別集》卷下一〇《劉錡》　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頒賞格，能立奇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奇功矣。』德復慮公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去。

《順昌録》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軍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今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

『某已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東下，又聞德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略】兀朮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入寇，陷壽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廷命公自太平州渡江援淮西。公兩至廬州，巡其城曰：『不足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公兵以爲安危。公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敵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宋・佚名《中興禦侮録》卷上 時劉豫初廢，河南不順，遂以其地復歸於我，兀朮謂撻辣從敵生患，陰有異志，矯詔殺之，復舉兵以陷河南地。洎順昌之役，爲劉錡所敗。時暑雨暴注，兀朮之帳，一夕三徙，懸釜而炊，士卒不能軍，狼狽駭走，由是兀朮大慟而歸。

明・唐順之《武編・後集》卷一《權奇》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於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曰：『此則不得而知』。

清・王烜［乾隆］《靜寧州志》卷七《［明］陳之龍〈三將軍祠碑記〉》 靜寧州爲古隴干城，劉武穆錡、吳涪王玠、信王璘相與死守拒金人處。而涪王又與祖父兄弟同葬於此，以故靜寧舊有三將軍祠。祠在城東之里許，歲久崩圮，春秋父老過之潸然。

今年侍御史公按靜寧，遂移檄刺史曰：『此非宋順昌之捷，史稱神奇致勝，金人死不敢道姓名，越茲土者耶？以兀朮之數憤數入，張俊、秦檜之搆和罷兵，微三將軍此地，虜人芻牧久矣。聖天子眷然西顧，拊髀萬里長城，思所以威示王庭也者，茲固其不朽也。』

清・惠麓酒民《洴澼百金方》卷五《劉錡毒潁》 金兀朮攻順昌，宋劉錡遣人毒潁上流，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遠來，晝夜不解甲，飲水輒病。

又《劉錡毒草》 順昌之役，劉錡遣人毒草，敵馬食草者輒病。

又《劉錡焚城外民居》 宋劉錡守順昌城外，有民居數千家，錡悉焚之。若今人嚙嗑指無此胸衿胆力矣。

又 卷八《劉錡》 劉錡守順昌，實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破賊立功。』遂大敗金人。

又 卷一四《劉錡誘兀朮》 兀朮至順昌，劉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于河上，敵由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時天大暑，敵遠來，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

又《劉錡順昌之捷》 金人攻順昌，劉錡破其鐵騎數千。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遣耿訓請戰，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聞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宜已，士殊死鬥，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兀朮遂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弃尸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郾城大捷

綜述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六（紹興十年七月）己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四（紹興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朮戰於郾城縣，敗之。

楊再興單騎入虜陣，欲直擒兀朮，不獲，殺數十百人而還，身被數十創。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於郾城縣。

是日，殺金人將阿李朵孛堇。【略】

二十一日壬戌，岳飛自郾城回軍。

岳飛在郾城，衆請回軍，飛亦以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嚮，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七（紹興十年秋七月己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越國王宗弼戰於郾城縣，敗之，殺其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不獲，身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宋・岳珂《鄂國金佗稡編》卷二《高宗宸翰中》　先臣進兵郾城，賜御札撫問，仍令措置屯守蔡、潁。

得卿奏，提兵在道，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狂虜尚在近境，今已入秋，預當嚴備，以防豕突。蔡、潁舊隸京西，今專付卿措置，當分兵將屯守防捍，并謀絶其糧道，使虜有腹背之顧。在卿方略，隨宜處畫。朕久欲與卿相見，事畢，輕騎一來爲佳。餘候面議。遣此親札，想宜體悉。

付飛。御押【略】

郾城屢勝，兀朮斂兵退卻。捷繼至，復賜御札褒諭，申述前功。

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游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比已遣楊沂中全軍自宿、泗前去，韓世忠亦出兵東向。卿料敵素無遺策，進退緩急之間，可隨機審處，仍與劉錡相約同之。屢已喻卿，不從中御，軍前凡有所須，一一奏來。七月廿二日。

付飛。御押

又　卷八《經進鄂王行實編年五》　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于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一軍爲慮，賜札報先臣，俾『占穩自固』。先臣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

兀朮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僞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爾！』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兀朮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朵孛堇，賊大駭。先臣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郤，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爲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輕敵！』先臣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鼓敗之。

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戰，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奇計。卿遣背嵬、遊奕迎破賊鋒，戕其酋領，實爲雋功。然大敵在近，卿以一軍，獨與決戰，忠義所奮，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時上又遣內侍李世良詣先臣軍，傳宣撫問，賜金合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予宣撫司非時支使。

又　卷一六《經進鄂王家集七・郾城縣北并垣曲縣等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初十日申時，據巡綽馬報覆，有番賊馬軍一千餘騎，徑來侵犯郾城縣北五里店，在後塵頭不絕，不知數目。臣躬親提領軍馬，出城迎敵。遣差背嵬將官王剛等，將帶背嵬使臣五十餘人騎，前去探賊。據王剛等稱，於五里店見賊擺一字陣，內見一名甲上着紫袍，認是頭領。遂一齊入賊軍，併手斫下上件頭領，其餘賊衆一發退走。今於斫下屍首上并馬鬃上，取到紅漆牌子二箇，上題寫「阿李朵孛堇」。追趕賊馬二十餘里。

當日又據本司統領忠義軍馬梁興、董榮申：「依准指揮，統押軍馬前來，過大河勦殺金賊，占奪州縣。興等於今月初一日晚，到黃河南岸，措置濟河。其黃河北岸有金賊三十餘人騎，於岸口擺列陣勢，守備人馬。興等於初二日早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渡河，到北岸。賊馬就岸交戰，其賊敗走，追趕入絳州垣曲縣，閉門拒敵。興等遂行張榜說諭，不肯歸降。至午時，興等領兵，與統領董榮等人馬措置絞縛雲梯，一齊上城接戰。殺死番賊不知數目，活捉到千户劉來孫等一十四人，并奪到戰馬一百餘匹、器仗等，見行撫存人户安業，依舊種作外，申乞照會。」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宋史》卷二九《高宗紀六》　（紹興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飛及兀朮戰於郾城縣，敗之。

又　卷三六五《岳飛傳》　（紹興）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略】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

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

又　卷三六八《楊再興傳》　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頓兵十二萬于臨潁。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人，及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論說

明・羅明祖《羅紋山先生全集》卷五《擬岳武穆上秦檜書》　飛頓首相國足下：飛奉詔滅虜，自郾城至朱仙鎮，斬首十萬，虜之長勝殆盡，兀朮簽軍北河，一丁莫應，磁、湘、澤、潞、晉、汾、隰、衛之區，父老牽牛戴糗，子弟嚼艱竪戈，大行道絕。所恨兀朮未擒，故不敢以一戰一陣之微勞，揭揭露布，以負主上恢復之閎猷及足下忠社稷之長計。師駐中原，素佩天語，勺釀不入，饑飧女真之肉，渴飲女真之血，間或起慰行伍，狂態復萌，輒奮然曰：『不日直抵黃龍府，與諸君北面叩頭，遙請開飲以酹。』

明・費元禄《甲秀園集》卷三二《高宗二》　建炎所以不能恢復者，有三失機焉：世忠大儀之捷也，劉錡順昌之勝也，岳少保朱僊之創也。

夫自靖康以來，將士呰嘯行伍，國家未嘗有一矢與金相加，遺惟金繒、歲幣耳。兀朮渡淮，魏良臣通使，孛堇得來師動靜，計必安意南行，無復忌憚。世忠勒五陣，設二十伏，出不意而蹂其前後。脫兔疾雷之勢，金人固已破膽喪魄矣。藉令張浚因軍聲聲之振，扼歸道之衝，用李綱之策，駐蹕建康，開三帥府，乘利制，便北伐，收京時又何不可爲也？【略】楊沂中、吳璘、劉光世、岳飛諸人，協心同力，則汴京未必不可復，兀朮未必不可擒。而秦檜以和居中，高宗以和自愚，王師遽復，良可痛憾。【略】時金蓋敗於淮陽，敗於朱村，敗於涇州，敗於河清，又敗於郾城，而太行忠義、兩河豪傑之會中原，盡磁、相、澤、潞、晉、汾、隰、衛之境，皆期剋日興師，威問震疊，差強人意，乘勢進取，何難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乎？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〇《高宗一三》　岳鵬舉郾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衆，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爲掎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爲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翟義，嗣其後者爲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睹矣。故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

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強於己乎？則是己固弱也。己弱而恃人，盼盼然（目）［日］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爲主，強者爲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潰；強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強，莫能救己也。所恃者弱於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己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爲之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爲之增；己雖強，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戡大難、摧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於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

況乎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羨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躖踔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徼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爲衆所迫，不能自已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恒；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恒，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僕，況女直之駓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爲之聲援，女直不辨其非真，而爲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鷙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直且出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既燔，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直與宋彼己之情形，其坌湧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閑乎？義社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釁，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

夫用衆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苻堅兼帥鮮卑、氐、羌、河西之衆而亡。揭竿以爲幟，揮鋤以爲兵，野食鶉棲以爲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已爲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爲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爲兵者可汰也。爲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束伍也。去家爲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爲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既以義爲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唯其意，而我不任爲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閑，起者衆矣，而終不救碉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得已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

清・夏之蓉《讀史提要録》卷一〇　喝粘没當國時，金勢甚強。至兀朮而少殺矣，故大儀、順昌、郾城，屢克奏捷，而秦檜亦得苟且成和局。洎乎金亮一蹶，元氣内傷，烏禄嗣統，僅能保境，願和者已不在我，

而在敵。此孝宗之所以稍能自立歟！

清・洪頤煊《筠軒文鈔》卷二《南宋中興四將論》　南宋建炎初年，金人背盟，二帝北狩，東南不絕如綫，高宗以中主優柔牽制，卒能成中興之業者，將之力也。世以張、韓、劉、岳爲南渡四將，而史以伯英爲冠。【略】岳鄂王天畀神力，智勇兼全，而又忠義性生，激發士卒，故所向無不披靡。郾城之戰，何減於昆陽突圍、楊幺之擒，有過於雪夜入蔡，韓、岳兩軍對峙，金人不敢窺江淮以南者，正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所惜者，蕲王相持黄天蕩四十八日，兀朮鑿渠通江，蕲王不覺；鄂王師捷朱仙鎮，兀朮欲棄汴京，金牌之召，痛哭班師，功敗垂成，業隳一旦。後人或有議其不妨從權者，然此亦天意，不可以此而語純臣也。故論中興四將，戰功當以韓、岳爲第一，張次之，劉又次之。

清・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二《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魏禧論鄂王郾城不当班师，以爲與其死于奸臣，孰若死於敵，避專制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之酷。明人議論，大率如此。是將使克敵，張國威，以希不世之功，而先教之據兵抗命，自比於逆亂，天下亦豈有躬逆亂之跡，以求幸立功名者乎？雖甚愚繆，亦知所處而以之責鄂王舛矣。鄂王始出，從留守宗公，自靖康之世，與金人會戰十三四年。紹興四年，張魏公會師江上，令鄂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時有可爲之機，而屢勝屢敗，終以無成。洎魏公去，趙忠簡亦罷相，專任秦檜主和議事，已無可爲矣。紹興十年，金人分四道入寇，東、西三京並失，河南郡縣無幾存者。鄂王所復一郾城，無當安危輕重之數。於時諸將勝負相乘，所在有之。鄂王亦失其將楊再興、王蘭、高林，而謂於其時可以獨力規復中原，是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也。《高宗本紀》稱：『鄂王奉詔班師，自郾城還，軍皆潰。』

藝文

明・王鏊《震澤集》卷四《三忠祠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　力挽中原志可吞，悲哉星霣渭濱屯。郾城詔下黄龍遠，燕獄詩成白日昏。義氣懸知千古合，綱常都仗數公存。如今混一歸真主，尚慰孤臣地下魂。

明・孫承恩《文簡集》卷九《弔岳武穆賦》　愧余生之后古之人兮，撫遺事而傷咨。吊英雄於既往兮，惟將軍之尤悲。昔宋德之既否兮，值強敵之跳梁。嗟世主之庸惑兮，矧相臣之弗臧。臣不有其君兮，子亦不有其父。忍戴天之大仇兮，肆安居而弗顧。彼廟堂之何心兮，何將軍之獨勤。誓畢力以報國兮，身百戰之經營。戰郾城而大捷兮，信軍聲之破竹。震氈裘而褫魄兮，宛恢復之在目。厄讒邪之抑制兮，奉君命以班師。凜擅留之不可兮，功垂成而就隳。仰蒼天而慟哭兮，天無耳而不聞。悲靈修之莫余知兮，欲控訴而無門。驥望長途而欲騁兮，廼烹之於中路。豪鷹側目於清霄兮，絛籠縶而甚固。日曖曖而西翥兮，時靡靡而過中。嗟英雄之一死兮，慨機會之不可以再逢。雖天意之或然兮，亦將軍之咎也。豈不聞將在軍兮，君命有所不受也。堅前志而弗移兮，羌有進而無退也。權輕重以處之兮，寧自受夫不諱也。宣至誠以自奮兮，仗大義而長驅。伸皇威於雷震兮，掃幕南而空之。搗厥黄龍兮，井湮而木刊。雪九廟之仇恥兮，見司隸之衣冠。挈故物以盡復兮，報明明之天子。歸伏闕以銜哀兮，瀝血誠而祈死。顧偉節之如斯兮，或君恩之所寬也。縱罹辜而受戮兮，亦將軍之所甘也。委薄軀以効主兮，廼將軍之素心。知吾事之既畢兮，何一死之足云。舒神人之痛憤兮，留英烈於萬世。羌雖死其猶生兮，可含笑而入地。理固有用權以濟事兮，廼君子之所多。胡効小順以自阻兮，致大功之蹉跎。彼狂蠢之弗思兮，固不暇夫深責。吾獨惜夫將軍兮，抱遺憾而不釋。訪孤墳於湖濱兮，渺幽懷之綿綿。紓情辭而一吊兮，酹宿草之寒煙。羌英爽兮，知不知謂餘言兮，然匪然。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閏集》卷四《[清]鄭高行鄧氏〈讀岳武穆王傳〉》　英雄誓復舊山河，曾奈奸邪誤國何？鐵馬長驅河洛水，金牌亟返郾城戈。中原父老空遮訴，南渡君臣不恥和。五國城頭煙月慘，千年墳樹盡南柯。

清・黄中堅《蓄齋集》卷一六《拜岳王墓》　宋室全盛時，武功本不振。靖康建炎間，百戰挺英俊。桓桓岳少保，聲績尤遠震。善以少擊衆，所至輒迎刃。郾城既大捷，進軍朱仙鎮。金人望風靡，兩河爭歸順。直抵黄龍府，功成在轉瞬。豈期班師詔，頻煩下軍中。萬民擁馬首，哭聲徹蒼穹。少時喜讀史，至此淚橫縱。獄成莫須有，千古生悲風。平生景仰

意，欲一吊墓封。今日願始遂，再拜瞻遺容。白晳年正富，摧折何太酷。冕旒而垂紳，英風宛在目。全家光俎豆，啟忠特屍祝。緬想剌背時，昭報理宜篤。牛張兩將軍，雷南追芳躅。更有施烈士，忠魂共表暴。賢愚競朝謁，欣慨交相屬。當時賊檜輩，鑄鐵與衆戮。我欲更鑄之，重使受折辱。榮辱王豈論，人心自感觸。惟王忠孝節，炳耀乾坤軸。時代已遞更，生氣藹清淑。湖水碧於藍，高峰淨如沐。山高與水長，廟祀無絕續。

清・戚學標《景文堂詩集》卷九七《郾城懷古》　無復當年伯國勳，召陵荒戍密寒雲。五溝河下水初解，九孔橋邊日已曛。望氣一過裴相廟，背鬼猶說岳家軍。猶憐萬歲經師在，寂寞無人弔古墳。

清・劉彬華《嶺南群雅・二集》卷一《〔清〕謝蘭生〈朱仙鎮岳忠武廟〉》　燕雲唾手爭呼吸，回戈中路勢何及。背鬼五百死向前，金牌十二催轉急。兩宮不念況赤子，長城一隳逮諸邑。河聲洶洶怒如雷，併作千人萬人泣。客行曉過蕩陰裏，殘星三五猶閃煜。已悲嵇紹血賤衣，當時播越無收拾。惠雖愚下猶識忠，高乃中興忍束濕。前途一廟臨曠衢，相傍壽亭侯廟立。兩公大義炳春秋，軍麾所指羣靈集。漢家繪塑極莊嚴，宋代垣牆少完葺。檜柏不屈蟠金虯，虎貔擁衛持瓊钺。沖冠裂眥欲搏戰，毋乃夜夜精靈人。門前長跪三鐵人，牝雞雌兒并宰執。千錘不破萬錘破，鎚破從新鎔鐵汁。皆云此禍冤更冤，忍見蒼苔澀遠澀。籲嗟六陵殘毀已，多年宅圮井荒鉼。斷及路人還此望，旌旗北風雨雪長。嗚呼。

清・林直《壯懷堂詩初稿》卷二《湯陰謁岳忠武祠》　黑雲壓地天垂墨，萬里烽煙接河北。六州坐失兩淮空，宋室江山半歸賊。鄂國英雄提劍來，燕雲唾手妖氛開。勤王一呼百騎出，氣焰已使長城摧。東京之圍奮身早，決捷招降勢如掃。馳書纔報平江淮，傳箭旋聞定嶺表。欲全高義虔不屠，鞭鞘北指荊襄趨。紛紛劇賊特膚痛，李成戰死楊么誅。輕騎來屯郾城下，白骨如山淚盈把。先聲久震岳家軍，神算今除拐子馬。指日王師計渡河，金牌連下淚滂沱。何年痛飲黃龍府，故國終傷白雁歌。遮道香盆萬人哭，天心未許中原復。將軍枉費十年功，丞相祇爲三字獄。二聖蒙塵竟不還，靖康當日恨偏安。冰天淚盡龍髯折，雪窖魂銷馬角寒。自古功高衆所忌，況復權奸正當位。勳名豈讓霍嫖姚，冤憤何如檀道濟，至今青史尚餘悲。至今故里留荒祠，六陵冬青盡凋落，惟王墳樹猶南枝。

清・湯鵬《海秋詩集》卷九《九懷補・岳少保》　途長知駿馬，世梗見賢人。誰謂漢勢偏，諸葛揚其勳。誰謂宋祚竭，乃有岳家軍。驍騰郾城戰，兀朮窘且奔。中原欻可復，片紙殺其身。或乃咎班師，班師固忠醇。勿犯千秋譏，庶使寸心存。申生恥逃遁，屈子甘沉淪。取義良在斯，賊檜何足云。皇天照其血，後土收其魂。哀哉文武才，報國空嶙峋。

雜録

宋・張嵲《紫微集》卷一二《梁吉等爲與烏珠接戰獲捷各轉一官制》　敕：向者大將鏖戰郾城，爾等實豫戎行，皆克致命。譬如捕鹿，或角其前，或掎其側，用能使敵人之強，不得逞志。於我宜頒顯賞，以酬爾庸。益圖尤功，嗣有褒陟。可。

又　卷一三《楊光凝係左修職郎湖北京西宣撫司準備差遣節次與烏珠等見陣皆獲勝捷合循兩資吳師中事同前循左承直郎制》　敕：朕推轂將帥，以宣閫外之威；佐其發興，亦賴幕中之士。乃者郾城之役，爾預有勞。秩以官榮，用示勸奬。可。

又　卷一九《楊再興王蘭高林羅彥等爲與番兵接戰陣歿各贈五官制》　捐軀徇義者，臣子之極忠；隱恤崇終者，國家之盛典。其敷錫於名命，以風示於邇遐。具官某拔由閭伍之中，奮跡戎行之右，秉懷壯烈，挺志沉雄。比隨票姚之師，深入強敵之境，方幸金吾之擊鄂，屢以勝聞；復悲國子之歸元，遂推閔典。俾進階於橫列，用追賁於營魂，豈徒章死事之褒，亦以爲在列之動。惟其英爽，尚識哀榮。

又　《楊再興高林王蘭羅彥姚侑李德爲岳飛奏已蒙贈五官今乞贈七官恩澤六資姚侑李德各贈六官恩澤依舊羅彥依舊制》　敕：朕閔死事之臣，既加追賁；慮未盡於隱恤，肆申錫於命書。具官某損軀百戰之餘，殞命鋒刃之下，原其積志，悼痛不已。深陋齊人，尚稽涿聚之賞，遠師漢武，更字羽林之孤。俾再刻於蜜章，示極隆於閔策。精爽未泯，尚服哀榮。可。

明・董應舉《崇相集》卷一二《答胡泰書六》　岳飛郾城之捷，以麻札刀入陣砍馬足，而拐子馬不能支。

又《答錢受之書》　宋自女真之變，無慮數千百戰，而三四次大捷皆用刀斧。岳飛郾城、劉錡順昌、楊沂中柘皋、韓世忠大儀是也。

柘皋之戰

綜述

宋・留正《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七　（紹興十一年二月）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於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將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弓一發，將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麾戰，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卽杭妓張秩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略】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鬥，務保全功』。

《龜鑑》曰：『敵之戰於柘皋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勢豈可當哉？張俊、楊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五　（紹興十一年二月）十八日丁亥，張俊、楊沂中、劉錡及金人戰於柘皋鎮，大破其軍。

金人退軍也，日行三五里，或一二十里，退至柘皋。柘皋皆平地，金人謂騎兵之利也。張俊、楊沂中會劉錡之軍皆到，兀朮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陳。沂中輕進不利，統制官傅選被箭中目。王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當先破之。』乃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陳有一酋被鎧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酋應弦墮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隊，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戰，大败之。金人退還紫金山。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錡遂再拜焉。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柘皋之役，俊發家書囑穠照管家事，穠有書報俊，引霍去病、趙云不問家事以堅俊之意。且言今日之事，唯在於宣撫，不當以家事爲念，勉圖報國。俊得書釋然而喜，遂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舍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鋌，而別賜金錢與存。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張俊柘皋屬鎮巢軍》　（紹興十一年二月）丙子，王德遇金虜鎮國大將軍韓常於含山縣東，敗之。丁丑，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爲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交，能自立不變，此爲可取。』丙戌，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虜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虜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淮北宣撫使都統制王德，統制高沂中、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虜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隊，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失利，統制官輔逵被箭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

中麾兵渡橋，薄其右。虜陣動，有一酋被甲躍馬，指畫部隊，德引弓一發，酋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噪，虜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虜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數百人，馬駃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者九百三人，而虜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張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遺書囑以家事，張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己丑，張俊入廬州，楊沂中、劉錡之軍皆至城外。乙未，賜張俊、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當思困獸之鬥，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俊以立奇功將佐十八人奏聞，上皆宣見，臨軒勞問。而訓練官任存曰：『臣生長田間，賴陛下神聖，祖宗威靈，僅能破敵，安敢以微勞自矜？』上益喜，均賜金帶銀鋌，而別賜金錢與存。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紀年三》 皇統元年春，兀朮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州，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番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克壽春府、滁州、亳州、廬州、和州，至柘皋，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兀朮敗退，屯於紫金山。

兀朮已克盧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敌遇，俱捷。至柘皋，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水擊金師。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金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金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

又 卷二七《開國功臣傳・兀朮》 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于宋，兀朮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郾城，敗於柘皋，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九 （紹興十一年二月）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於柘皋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柘皋，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柘皋。柘皋地平，金人以爲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闊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臥槍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鎮國大將軍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隊，夾道而陳。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統制官輔逵中目，騎兵有稍卻者，德曰：『賊右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虜陣動。有一帥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弓一發，帥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駃數百，而錡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馳，下令無所取，故無俘獲焉。是役也，將官拱衛大夫、武勝軍承宣使姚端已下死敵者九百三人，而敵之死者甚衆，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章氏，即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皋之役，俊貽書囑以家事，章答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略】

壬辰，柘皋捷奏至。【略】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鬥，務保全功，其詞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所草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五四《兵考六》 （紹興）十一年四月，給事中范同以諸將握兵難制，獻策於秦檜，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召張俊、韓世忠、岳飛入覲，論功行賞，皆除樞密副使。張俊首納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帥副校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罷宣

撫司，遇有出師取旨，兵皆隸樞密院，依舊駐劄，而四川大將兵亦分屯就糧，曰興、成、階、鳳、文、龍、利、閬、金、洋、綿、房、西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川府凡十七郡焉。故今鎮江大軍，則韓世忠之舊部；建康大軍，則張俊之舊部；鄂州大軍，則岳飛之舊部。紹興末年，荊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創兵籍，荊南所屯，則劉錡所招效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軍，則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軍，大抵皆荼寇也。而興元府、興州、金州三都統兵，則本曲端、吳玠、巨師古之徒，關西之舊部。考乾道之末，建康都統司兵約五萬人，池州都統司兵一萬二千人，鎮江府都統司兵四萬七千人，荊南都統司兵二萬人，興元都統司兵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兵一萬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損不常，揀練團併，分合不一。其下有統制、統領正將、副將、准備將之目。

《金史》卷六八《阿魯補傳》　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萬衆於柘皋，至廬州，騎兵五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

《宋史》卷二九《高宗紀》　（紹興十一年二月）丁亥，楊沂中、劉錡等大敗兀朮軍於柘皋。

又　卷三六四《韓世忠傳》　（紹興）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閘賢驛，敗之。

又　卷三六八《王德傳》　（紹興）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

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荊南副都統制。

又　卷三六九《張俊傳》　（紹興）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爲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亳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瀚六人同日首受上賞。

論　説

宋・陳淵《默堂集》卷一七《與梁兼濟提刑書》　柘皋之捷真可慶者，蓋朝廷不得已而後用兵，故報效之速如此。自此，中原可據，而祖宗之基業可復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淵雖罪廢，聞此勝事，其喜與得志而行道者無異，況公出師一方，安危所繫，欣快宜如何耶。

清・鄧顯鶴《南村草堂文鈔》卷一《宋中興四將論上》　綜而論之，南渡以後，俊首建大號，握兵最早，戰功亦多，然議者謂其受心膂爪牙之寄，過於優厚，其平苗、劉，雖勤王之績，不能守越，又棄四明，功不掩過。至濠壽之役，與錡有隙，以楊沂中爲腹心，柘皋之賞，錡獨不與，致有濠梁之劫，已失古名將之風。至於附檜主和，取媚人主，助成冤獄，甘剽刃於忠武，心術之殊如此，雖以功名，終何足道哉！此尤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

藝　文

宋・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一《淮西軍連日告捷喜成口號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來捷報走黃旗。六羸壯騎終須去，九虎將軍亦

謾爲。賊將龍虎、輔國等將軍，皆其用事酋。面內疲民元不改，柘皋之捷，驅虜吾民盡復得之。從中勝算自無遺。自賊兵過淮，凡指授諸將盡從中出。臨軒想見天顏喜，百辟歡聲動玉墀。

虵豕何知闕近坰，且欣麾戰掃欃槍。寄聲急走破羌帖，歸路還經送客亭。多難兵間頭更白，放懷物外眼終青。花殘不負嚴邊約，更看前焚老上庭。

清・朱筠《笥河詩集》卷一一《宿柘皋鎮弔劉武穆公》 順昌走將拖金貂，五千少摽十萬綢。邊帥兒與太子戰，鞾尖語誤不自聊。燕北重寶輦且棄，淮南大樹撼自凋。岳楊召去劉亦返，待寇再至重理料。官家倦兵相息事，鐵面銅面軍胡驍。兩河卷土詔淮備，三帥不用制用調。判官度江會沂俊，清溪要扼敵首腦。夾石梁陣柘皋止，薪曳橋疊風蕭蕭。甲士臥搶天險守，十萬來一酋隕殍。拐子馬翼長斧斫，與王德等追而跳。兀朮望望順昌幟，大軍呼壓山焦峽。南朝飛將亮猶怖，完顏死此書壁邀。柘皋小勝亦可喜，駐節看爾奔侏儌。如何熱血黃幟偃，平生報國言懸刁。東山蒼蒼餘戰色，太息孫峻雖張遼。美儀洪聲德順子，想公此處麾戈琱。春熙野店畧憑弔，小朝廷將孰與僚。後來儒生媿更感，前旌仰聽雁嘹嘹。

清・葉名澧《敦夙好齋詩全集・初編》卷九《宋劉武穆公象》 電光如晝陣雲紫，八字軍開破強壘。英姿颯爽真丈夫，笑說太平邊帥子。汴梁城中敵兵來，鞾尖怒趯聲如雷。鐵騎驕甚拐子馬，拔營潛遁胡爲哉。王師北伐無消息，冷山孤臣淚暗滴。臣構偷生國不支，但許江淮留半壁。柘皋瓜步威如神，誤國豈獨長腳秦。一腔熱血未能已，驛館傷心看北使。

雜録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二四《〔宋〕張掄〈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封二千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明年，金人叛盟，兀朮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於柘皋，兀朮大敗，公軍追至孔城，奪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

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上卷一二《王德》 柘皋之戰，金人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爲兩隅，夾道而陣。公曰：『金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師中麾兵薄其右隅，金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金大敗。劉錡謂公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

烏珠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楊沂中戰烏珠於柘皋，烏珠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爲賊所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横擊，大破之，殺金萬餘，沂中倖免，遂復廬州。

潁昌之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四 （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張憲克潁昌府。【略】（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朮於潁昌府中，楊再興、王蘭、高林歿於陣。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虜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戰歿，高林亦戰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騎不得進，官軍乃得還。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三七 （紹興十年秋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制官姚政及金人戰於潁昌府，敗之。初，岳飛以重兵駐潁昌，欲爲久駐之計，會張俊自亳州南歸，金人諜知飛孤軍無援，于是併兵以禦飛，飛不能支吾，告急於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錡遣統制雷仲出兵牽制，抵太康縣。是役也，飛將官楊再興、王蘭、高林皆戰死，獲再興之屍，焚之，得箭鏃二升。會天大雨，溪澗皆溢，敵騎不得前，官軍乃還。【略】（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自郾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書不許深入，其下請還，飛亦以爲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後，乃宣言進兵深入，逮敵已遠，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

旌靡輒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金人聞飛棄潁昌，遣騎追之。時飛之將梁興渡河趨絳州，統制官趙秉淵知淮寧府，飛還至蔡州，命統制官李山、史貴以兵援之，遂遣諸將還武昌，飛以親兵二千自順昌渡淮赴行在。于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復爲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宋・岳珂《鄂國金佗稡編》卷二《高宗皇帝宸翰中》 閏六月，張憲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賜御札嘉奬，仍諭以委寄之意，覽卿奏，克復潁昌，已離蔡州，向北措置。大帥身先士卒，忠義許國，深所嘉歎。然須過爲計慮，虜懷蠆毒，恐至高秋馬肥，不測豕突，當使許、蔡遺民前期保聚。大軍進退之宜，輕重緩急，盡以委卿，朕不從中御也。初三日。

付岳飛。御押

又 卷八《經進鄂王行實編年五》 （紹興十年）閏六月，張憲敗虜於潁昌府，二十日，復潁昌府。先臣親帥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奬諭。【略】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於郾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於東京，議以爲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應之援，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先臣一軍爲慮，賜札報先臣，俾『占穩自固』。先臣曰：『虜之技窮矣，使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

又 卷一〇《經進鄂王家集一・收復潁昌令開具立功人等第省劄》 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來措置賊馬，除於閏六月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外，憲統率軍馬，追襲敗走賊馬，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奏聞事。

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岳飛開具立功人等第，疾速保明聞奏。今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疾速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二日。押押

又 《賜金帶金椀等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岳飛提兵已至蔡州，遣發官兵，收復潁昌府。可差內侍黃彥節前去傳宣撫問，仍賜金合茶、藥，及支降金帶、金椀壹千兩，其已支犒軍銀并折絹銀可共添賜作伍萬兩。令彥節管押赴軍前，委岳飛將立功官兵等第給賜。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四日。押押

又 《改差內侍李世良管押御賜金帶金椀等省劄》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岳飛提兵至蔡州，連捷收復潁昌、淮寧府。可差內侍李世良前去傳宣撫問，仍賜金合茶、藥，及支降金帶、金椀壹千兩，銀五萬兩，見錢閘子拾萬貫。令世良一就管押前去，赴軍前，委岳飛將立功官兵等第給賜。其先差黃彥節更不遣行。

右劄送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少保照會施行。

紹興十年七月六日。押押

又 卷一六《經進鄂王家集七・復潁昌府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據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張憲申：「統率軍馬，前去措置賊馬，除於閏六月十九日離潁昌府四十里，與番賊見陣獲捷外，憲統率軍馬，追襲賊帥韓常，其賊大敗，於當月二十日收復潁昌府了當。」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又 《陳州潁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據諸軍申到收復下項：

一、據前軍統制張憲申：『將帶諸統制、將官前去措置陳州。閏六月二十四日午時，離陳州十五里逢賊馬軍三千餘騎見陣掩殺，其衆望城奔走。遂分諸頭項並進，離城數里，有番賊翟將軍等，并添到東京一帶差來賊馬，擺佈大陣。憲遂鼓率將士，分頭入陣掩擊，其賊敗走，已收復陳州了當。除殺死外，生擒到番賊王太保等，并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一、據踏白軍統制董先、遊奕軍統制姚政等申：『統率軍馬，在潁昌府駐劄，閏六月二十五日辰時，有番賊取長葛縣路前來。先即時同姚政等統率軍馬，出城迎敵。到城北七里店，逢鎮國大王並韓將軍、邪也孛堇賊

馬六千餘騎，擺佈成陣。先與姚政等分頭項徑入賊陣，戰鬬及一時辰，其賊敗走追殺三十餘里。除殺死外，擒到人並奪到鞍馬等，委獲勝捷。』

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又《王貴潁昌捷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今月十五日，據本司中軍統制、提舉一行事務王貴申：「依准指揮，統率諸軍人馬，於潁昌府屯駐。今月十四日辰時以來，有番賊四太子、鎮國大王、并昭武大將軍韓常及番賊萬戶四人，親領番兵馬軍三萬餘騎，直抵潁昌府西門外擺列。貴遂令踏白軍統制董先、選鋒軍副統制胡清守城。貴親統中軍、遊奕軍人馬，并機宜岳雲將帶到背嵬軍出城迎戰。自辰時至午時，血戰數十合，當陣殺死萬戶一人，千戶五人。賊兵橫屍滿野，約五千餘人，重傷番賊不知數目。其奪到戰馬、金、鼓、旗、槍、器甲等不計其數，見行根刷，續具數目供申次。委是大獲勝捷。」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又　卷二二《百氏昭忠録卷六》　金人歸我河南，而復叛盟，上命王乘機進取。王乃命王貴等提兵，自陝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佈經略。於是李寶捷於曹州，又捷於宛亭縣荊堙，又捷於渤海廟。張憲敗虜於潁昌府，復潁昌府。遂進兵陳州，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再寇潁昌，董先、姚政敗之。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於鄭州，復鄭州。劉政復劫之於中牟縣，漫獨化不知存亡。張應、韓清復西京。

《宋史》卷三六五《岳雲傳》　潁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

又　卷三六八《王德傳》　（紹興）十年，解潁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遊騎遇，遂入城，偃旗臥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偽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糜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於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

又　《張憲傳》　（紹興）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十二萬於臨潁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於臨潁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

藝文

明・鄭善夫《少谷集》卷二《武穆吟三首二》　太尉出世姿，用兵自神武。懷中左氏傳，羞與絳灌伍。燕雲唾手得，甲卒盡熊虎。北開玄冥天，南靖朱光土。國耻猶未雪，百勝曷足數。誓將與諸君痛飲黄龍府，不觀潁昌旗氣已吞邊部。

清・鄒志路《狷齋遺稿》卷一《張烈文侯祠憲》　戰潁昌，戰陳州，十二萬人同日休。中原大振金人愁，張侯之功如岳侯。朝命來，岳侯去。獄詞成，張侯捕，還飛兵柄計亦工，可惜雲與憲書如捉風。雕兒善訐人，大理善深文。宰相夫婦主其計，岳家父子一朝斃。岳侯死，張侯亡，靈祠後代營錢塘。雲車風馬神來往，鐵像低頭不敢仰。

紹興和議

綜述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〇五　（紹興十一年三月九日戊申）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劉錡皆班師。

又　卷二〇六　（紹興十一年八月八日甲戌）金人遣莫將韓恕回。

又　卷二〇八　紹興十二年正月，樞密使張俊還行在。

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遣近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

割泗、唐、鄧、商州入于金國。

和議既定，畫淮河中流爲界，故泗州與唐、鄧、商州皆係割還金人之地。遣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往京西割地。是時，邵隆在商州始終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皆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金人戰，雖常暫棄其城，俄卽收復，終不肯離商而去。至是割付金人，隆常怏怏不已。【略】

（六月十一日壬申）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

孟庾掌東京鑰，一旦失節，附於金人，及和議已定，上以書請放庾還。金人乃遣庾及徽猷閣待制、知陳州李正民皆還朝。於是，畢良史父子，亦得歸。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二　（紹興十一年冬十月庚午）上又曰：『敵人議和，熟思所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是二者，於和爲易。若乃彼強我弱，壓以重兵，要盟而和，則必有難從之事邀我，以逞當思所以應之者。可預戒諸將，厲兵秣馬，以爲待敵之具。事或難從，豈得避戰也？』【略】

（乙亥）金國都元帥宗弼遣劉光遠等還。宗弼之入犯也，首破泗、楚二郡。樞密使張俊在鎮江，遣其姪統制官子蓋以輕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謂人曰：『南北將和，敵謂吾怠，欲攄柘皋之忿爾。勿與交鋒，則敵當自退。』時右諫議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建議清野，盡徙淮之人於鎮江，兵民雜居。子羽撫以恩信，無敢相侵擾者，境内帖然。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子羽，子羽曰：『此敵一時入犯，飄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至是宗弼遣光遠等還報，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持節而來。』蓋令欲速和故也。【略】

（十一月辛丑）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遣其行臺户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審定可否。

又　卷一四六　（紹興十二年）八月辛丑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略】於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略】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紹興講和録》：皇朝答書：『仲秋漸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還歸備言國公恩德，不敢弭忘。專人來，又承書翰，豈勝感荷！所論陝西地界，大約已定。鳳、成、階、祐四州，已荷恩，照前日所納地圖，乃是恃賴情契，不敢自外。今蒙諄諭，何敢固必。已令鄭剛中遵依五月中已報公文内，備坐已降指揮，分畫去訖。其商州亦當屬上國，並令鄭剛中等差官交割，今當不住催趣也。前日圖内止是告求川口關隘去處，故不言及商州，亦乞賜察。淮北人民願歸鄉者，更不禁約。據誓表中明言經官陳理，今當遵依來訓，許其自陳。至若文字往來，告請指揮，止令就泗州及鄧州關報，庶得沿邊官司，專一承領，不致差失。從來邊州多是用此體例，望詳度之。北人及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虚中、王進家屬，見行津遣。所有稽遲，皆有因由。只如虚中家屬，往就趙恬邏留，見已重作行遣，勒停趙恬，又專遣内侍許公彦前往迎押。師瑗到上國日，可以質問也。杜充家口尚在廣州，實緣當時帥臣連南夫縱其自便，近還行遣，南夫落職名，又督責見今帥臣。陳橐于當時經由州軍，已行根刷，猶未見得著落。只俟尋見，便當馳報。鄭億年過蒙恩念，特爲取降聖旨，已令遵守。其他俟報謝使、副早晚啟行，別得上狀。時中伏，乞善保鈞重。謹奉啟，不宣。』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畧使、兼知成州王彦，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寧之偕割陝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秘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關爲界，於關内得興趙原爲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敵戰，雖嘗暫棄其城，俄卽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界，金人以隆爲陝西節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常密遣兵爲盜劫之。秦檜怒，久之，以隆知辰州。

《金史》卷七七《完顏宗弼傳》　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敝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上遣護衛將

軍撤改往軍中勞之。【略】（皇統二年二月）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絶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神明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畫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

宗弼進拜太傅。廼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衮冕圭寶珮璲玉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令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册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内給銀、絹二千兩匹。

又　卷七九《王倫傳》　皇統元年，宋人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萟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宋帝母韋氏還江南。五月，李正民、畢良史南歸。七月，朱弁、張邵、洪皓南歸。

《宋史》卷二九《高宗紀六》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壬子，蕭毅等入見，始定議和盟誓。【略】是月，與金國和議成，立盟書，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畀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略】（十二月）乙亥，兀朮遣何鑄等如會寧見金主，且趣割陝西餘地。遂命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陝西地界。

論説

宋・李彌遜《竹谿先生文集》卷二《答和議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樞密院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宫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各限一日進入。』右劄付臣准此。臣近於今月四日陛對，嘗具奏陳金人遣使請和事，當緩而圖之，謀以致之，必底有成。至於先事致屈，有大不可者，伏蒙陛下聽納，以謂當然。兹承温詔，明諭聖意，至於屈己就和。臣仰體陛下孝慈哀痛，有不得已者，不知涕泗之下也。陛下欲還梓宫，迎母后，修陵寢宗廟之奉，復兄弟宗族之歡，以與軍民休息之期，誠臣子之深願，天下之至望也。然虜情險詐，姦謀詭計未易測度。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應之非其道，則雖屈己從之，求吾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也。金人之擾中國，十有餘年，豺狼蠆蠆不足喻其毒，殘我人民，毁我城邑，貪婪凶暴，莫知窮極。而一旦欲舉土地宗族以與我，是大可疑也。謂其衆離勢分，爲款我之計，則彼既弱矣，尚何自屈之有哉？謂其幣重言甘，爲誘我之策，則屈已從之，是墮其計中也。或云來使之辭，以謂酋主厭兵，欲施大恩，以釋前日之怨，狼子野心，萬無是理。設或有之，但當復我土地，歸我宗族，休兵息民，不相侵伐而已。何至先之以難從之禮，責我必從而後議哉？陛下受其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所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是倒持太阿以授之柄也。授人以柄，而危己之國，謂之和，可乎？借使虜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矣。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良未已也。陛下痛念梓宫不返，母后未還，不顧一身之屈，求和異類。彼乃先持割地之説，以邀陛下，使真得之，陛下能與三軍百執事共守之耶？不過分兵遣將以疆理之爾，是未必爲我大利已。能致陛下之屈，則梓宫、母后、兄弟、宗族，相繼以邀陛下，何所不至，必得其欲而後已，其可不預防之耶？國家之禍，曠古罕聞，陛下冒犯險艱，取神器而有之，四海之内欣戴聖德，無有窮已者。誠以祖宗流澤人人之深，天下皆知忠於君上爲不易之大節。今陛下率在廷之臣以君夷狄，後何以責其盡忠哉？况三軍之士，四海之衆，視朝廷以爲祈嚮，而强之以其所不欲，一夫不從，則有不可勝慮者矣。是又大不可者。臣所謂應之非其道，則吾之所欲未必可得，而後日之患不可不慮者，此也。臣愚切料金人之失，在於疑粘罕而廢劉豫。粘罕疑，則其國人之心離；劉豫廢，則中原之人不附，所以恐懼自疑，爲求和之計。而賊性詭誕變詐，欲以自盖，尚持强大之勢以惑我耳。願陛下

深謀遠慮，緩而圖之，不待屈己就和，而可以得聖心之所大欲。苟內懷欲速之心，外示深畏之跡，實啟其窺伺之意，事未易可成也。爲今日計者，莫若遣使境上，從其割地之約，俟其復我境土，歸我宗族，則重幣以報之。必欲先屈我而後議其所以，是將欺我也明矣。則謝其使，卑辭厚禮以遣之，勿絶也。陛下縱未遽興天討，亦當申飭將帥，厲兵秣馬，固守疆場，俟釁而動。然後修德布政，下至誠惻怛之詔，動人心，激士氣，使皆有報讎强虜之志，則國威日振，戎事日修，彼將聞風震讋，求附之不暇。陛下端拱南面，梓宮可返，母后可迎，宗族境土可得而保。一舉而二善成，不亦可乎？臣所謂應之得其道，則不必致屈，而陛下之欲可得者，此也。陛下聖孝懿恭，痛念宗社，若以謂必先屈己而後和議可成，則十年之間，陛下之屈亦甚矣，虜人所以報陛下者如何，尚復可以有加耶？懷王絶齊以和秦，而商於之地終不可得；太公、吕后之歸，乃在項羽食盡少助之後，果在於致屈以求之耶？此又往古之明監也。安危存亡之機。實在於此，伏惟聖慮詳擇。

又《再論不當先事致屈劄子》 臣昨對日面奉玉音，訓諭金人許歸梓宮，還母后、兄弟、宗族事，臣不勝感歎欣幸之至。數日以來，竊聞朝廷計議禮儀未定，兼使人之説多不可從。臣以所聞反復思之，有不可先事以致屈者，願爲陛下陳之。仰惟陛下聖孝之至，不顧萬乘之尊，求和異類，而金人止以畫地講和爲辭，初不及母、兄、宗族也。是豈可先事以致屈耶？虜人狂悖吞噬，欲盜混一之名，故以陛下之所大欲邀陛下。今信其空言，遽從其請，彼既得所欲，則尚復何求而以土地宗族歸陛下耶？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金人，敵國也。卿士大夫，國人所賴以爲國者也。陛下欲爲親而屈，使梓宮至，母后還，猶有口實，以慰國人今事未一得，而坐失四海之心，不可不慮。是又不可先事以致屈也。臣所陳三事，於今日和議利害甚明甚切者。倘陛下篤於愛親，盡排羣議，内懷欲速之心，外示自弱之狀，以謂必先致屈而後和議可成，臣恐啟敵人窺伺之意，別生無厭，事愈難從，反害和議也。臣願陛下厚禮使人，館之闕下，先遣報謝使，致所以謝之之禮。因令致書，道廷臣、國人、衆情未孚，强以難從，慮或生釁，有害兩國之歡。請致梓宮、母后、兄弟、宗族于近地，卜日可迎，然後議所以禮之，則不失敵人之情，而陛下之欲可得也。臣自草萊，累被親擢，沐天地之恩，異於倫等。蚤夜思所以上報陛下者，唯盡忠而已。苟或緘默顧避，知而不言，致陛下墮敵之計，失國人之心，以貽後患，則臣之罪不容誅矣。故敢以狂愚上瀆睿聽。伏望陛下少寬萬死，察其拳拳之忠而采擇焉。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藝文

宋・葉夢得《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一《閱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椎牛饗士隘轅門，投老兵間强自論。稍喜並邊無牧馬，卻慙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能報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懷搔首望丘園。

清・厲鶚《宋詩記事》卷五〇《〔宋〕劉望之〈紹興中作〉》 一紙盟書換戰塵，萬方呼舞卻霑巾。崇陵訪沈空遺恨，郢國憐懷尚有人。收拾金繒煩廟算，安排鐘鼎頌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赦奉春。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二三《〔明〕胡敬〈飛來峯訪清涼居士翠微亭題名〉》 兵權既解臣歸農，以清涼號易國公。蹇驢聞行憩靈鷲，洞猿黑白吟悲風。作亭磨厓命男直，江上塵埋故人筆。舊基感岳無復留，隱以新亭悲晉室。將軍善戰復善書，書仿玉局清而腴。臨風胡不自揮翰，可憐十指創留餘。直能綦窠書大字，六歲殿前親拜賜。一家昆季總能文，墨妙流傳哲居次。而翁湖隱邀君恩，冷泉洗盡刀箭痕。樓霞嶺上一回首，慘澹父子嘔冤魂。紹興春回十二載，和議時成朝局改。故人之死已七旬，半壁空留翠微在。

清・王廷紹《澹香齋詩草》卷二《岳飛》 一杯醇酒將黃龍，魂在開原第一峰。黃龍府，即今天之開原縣。邊海風雲歸宋室，冷山冰雪哭徽宗。移來鐵槍供鞭扑，銷取金牌鑄鼎鐘。叩馬書生饒舌甚，教他河北看軍容。

清・鮑桂星《覺生詠史詩鈔》卷三《岳飛》 長脚焉能憾岳家，君王決策棄中華。朱仙鎮上甘横草，西子湖邊自看花。不願兩宫鑾輅返，何疑一將蜀鏤家。爲公再讞風波獄，未必奏雲把日遮。

清・嚴如熤《樂園詩稿・詠史集》卷三《岳少保》 禾黍何人慟汴京，漫將叩馬怨書生。北來師相懷奸慝，南渡君王忌父兄。半壁江山吳越

老，六朝基業宋梁成。將軍來識朝廷意，苦練如山節制兵。

清・李宗昉《聞妙香室詩》卷七《宋輔文侯牛皐墓在古劍關》　和議新成上將閒，中原不復恥生還。孤魂猶戀精忠墓，逸氣長橫古劍關。姦鐵逆牌早灰燼，白沙流水對潺湲。怪他洞口雲根紫，應是英雄淚染殷。

清・余錫椿《培園全集・培園詩》卷一《書劉敬傳》　宋室南遷失至尊，稱臣稱姪不堪論。漢家天子真長策，賺得匈奴作外孫。

海陵王南下與采石之戰分部

綜述

宋・員興宗《採石戰勝録》　完顏亮竭其國兵，前來南牧，其身先出汝州，示欲出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三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虜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欲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計沮汝，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出海道耳。』

庚辰，是年冬奉使，又明年三月回，具言：『虜必南牧，蓋已授甲造船，必爲南渡之計。』申言前論疏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極是！』五月十九日，虜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虜主以兵駐汝陽、洈州，以避暑爲名，詐示渡漢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虜使悖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台諫論所以備虜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往，遣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云：『不須得發兵如此之多，虜必從上流下。恐發禁衛，樞兵益少，朝廷内虚，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虞侯堂白宰相曰：『虜主已去，乞留五千人殿後，兵五萬，申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爲用。若上流兵盛，目江鄂間應援；若淮西兵盛，便出大江口池采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爲虞侯之助，其説卒不用。至九月間，虜以五萬衆，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青江口。虜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精甲，自壽春壽川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虜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至合淝，又退至拓皐，而中軍已退向濡須。虞侯見急事，知二將必退囲，遂率四五侍從，又同白宰相説：『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非敢退，所以導虜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爲走計，時朱、楊猶不以爲然。倬、椿。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得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樞密督視江淮軍馬，同命虞侯叅謀軍事。二十一日，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至瓜洲，盡棄淮東之地。虜追馳至皂莢林、瓜洲之前。錡之副將員琦小捷，乃託病過江。

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洲，江淮之間民皆奔走。是時，虜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樞密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蓋權兵來采石未定。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人，云：『是虜主臨江。昨刑白、黑馬各一祭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房酒店，官軍閒坐。只虞侯呼之，其説與道傍人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虜主過江，因甚卻在這里？』衆軍皆言：『王權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未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卻使我棄馬步走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走厮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去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權使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云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今汝輩半死半活，至此不易。』衆皆唯唯。『然王權已罷兵權，管你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擔銀犒設你門，今日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誥皆擔來。你輩食官禄，官養汝輩三十年，不知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懲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説：『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懲，成得功大，與你填大底官誥，立得功小，填小底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懲走，我亦隨你去，

你門道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統制以下某人肯殺，某人不肯殺。』諸將大懼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厮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

是時，江北虜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振地。虞侯即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中，立有大紅蓋，有一人服金甲，據胡床，坐其上。衆云：『此胡酋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隨與諸將議，與統制官張振、王琪、戴臬、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爲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裹賊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忽聞虜中發喊。虜酋親執小紅旗麾，數百舟絶江而來，頃刻間，有數十舟近南岸，渡虜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令時俊先登，軍皆死鬥，斬虜過半，岸上之虜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百萬數。天色晦，亮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拊勞之，授以旗鼓，設爲疑兵。虜果以爲援兵至，鼓聲乃已，卻打柵子聲，虜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爲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恐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待之？虜萬里入寇，如此之勢，不止今日一戰，若官軍少，則明日何以爲敵？但以强弩襲其後，追射之，虜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死三千七百餘人，射死萬户一人，生獲千户五千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决不敢引去。』是日，椎牛張燕以勞軍。有説舍人乃閣門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臣舍人也。』將軍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在與將士待敵，敗兵已稍希。虜至辰以來，凡再鼓，公奉旗，揮出海船五分之二，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説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口，不合放賊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直下楊河口，只於江心下，泊船虜箭所不到處，戒之曰：『若虜船至楊林河出，即齊向射之，必爭於死，無令一船行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住船，齊力射虜，應弦而倒者萬數。虜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以火焚船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

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其策似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絶其意。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夜。説：『虜主焚龍鳳車，斬船作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一百，連夜往瓜洲。』與虜主書意合。

虞侯謂顯忠曰：『賊懲采石之敗，控大兵往合瓜洲之兵，鎮江無戰備，我當往措畫之，患兵少。今采石虜既吃手脚，必不敢窺伺，又兼長江岸分屯防禦甚多，其實緊要不過數處。都統能任其責，輟一處兵馬應付如何？又須得百餘船戰艦，方可集事。』顯忠畧無難色，欣然一一應付。

至建康，見葉楓，知府尚書張燾聞虞侯至，步行來問，勞苦甚勤，曰：『某真謂賴公之庇，昨完顏亮要初十日來此會飯，不知令燾卻去那裏？』諸公會議，遣官往鎮江措置，張目虞公曰：『馮、洪二公參帷幄之謀，不可行；虞侯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侯笑曰：『去不妨，然記得一笑話：人得一鰲，欲以計殺而食之。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竹稍於其上，與鼈誓曰：「能渡此活汝。」鰲知主人計以殺之，勉力爬稍，竟渡。主人曰：「汝能此渡河甚，好更爲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諸公大笑。是日，泰州以急告，虞侯至鎮江，謁劉信叔。劉病已革，虞侯問疾。劉執虞侯手曰：『朝廷養兵二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於朝廷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先遣一將救泰州，連日大風，未能行。侯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經畫守禦之備不可緩，今舟船久繫岸，萬一臨時或有不堪駕用，誤事奈何？』相率臨按試。是時，江船既止有戰艦二十四隻，相繼李顯忠所遣船亦至。先是，虞侯與李顯忠商量，今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

十一月二十五日，習水戰耀兵，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酋長皆憑壘縱觀駭愕，皆曰：『南軍有備。』急遣人揚州報亮。亮跨馬即至，列坐諸帥長會議，爲必渡之舉。有酋長前曰：『南軍有備，未可輕舉，向覩所來舟楫迅駛如飛，此寧能當之？且采石江面方此爲狹甚，而我軍猶不利。不如徐爲之謀，以俟其隙。』亮震怒，拔劍數之曰：『汝罪當死者數矣！我即不謀汝，今沮吾軍事，尚可恕乎？』酋伏地，涕泣交流，哀告久之。亮曰：『我且赦汝，汝與諸酋議，來旦各要船百隻，即渡江，違令者斬之！』諸酋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輕則送。死亮狠，不容吾等説，明日必殺我，不如先下手爲强也。』遂定謀殺亮。夜即

其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亮。亮引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户答曰：『自家人』虜主答曰：『我是去年煞是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輩，殺我也由你輩，不若早早下手。』萬户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并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馬韓哥、李參正通四人，皆爲謀來南者，盡焚其屍。

是月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正來告，虜侯即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後日，虜之大將以檄來請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至平江見公船過，焚香拜投，鳴指贊歎。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

宋・蹇駒《采石瓜洲斃亮記》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先是遣使賀天中節，登對出悖语語，要將相大臣乞割兩淮、襄漢之地。朝廷駭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虜悖語，侍從、臺諫備虜之策。宰相又宣聖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只問戰當如何？』亮已提兵駐汝州之温湯，示渡江漢，從上流以窺吴會。朝論欲遣成閔提禁衛萬兵守襄漢，中書舍人虞允文言：『今虜爲疑形形我，上流不足慮。直恐盡撤禁衛之兵，萬一虜出兩淮，異日何以應之？』不從，遂除成閔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以行。未幾，亮還汴京。

九月，亮以重兵五萬號五十万，出淮東。時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拒之於楚州清河口。虜又以精鋭從壽春渡淮，清達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王權拒之。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皐，而中軍以次濡須口，事勢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從白宰相，謂：『權奔走退師。已臨大江口和州，必敗國事。』

宋・佚名《采石斃亮記》　紹興三十一年，完顔亮渝盟犯塞，遣諸酋分道入寇。軍遵江道以趋兩浙，一軍出宿、亳以蹂淮西，一軍歷唐、鄧以瞰荆襄，一軍據秦、鳳以伺梁、蜀。朝廷命諸將分屯捍禦，吴璘據興州，姚中駐漢中，王彦駐安康，吴拱駐襄陽，李道駐江陵，田師中駐武昌，戚方駐潯陽，李顯忠駐池陽，王權駐建康，劉錡駐鎮江，成閔駐晉陽，李寶守海道。

秋九月，亮親以兵十萬號四十萬，直趋江南，爲必渡之舉，時劉錡爲淮南、浙西、江東西路制置，京畿、淮北、京東路、河北東路招討使，分命諸帥捍禦。

十月乙卯，虜兵自安豐過淮西。丙辰，直侵盧州、柘皐下塞。戊午，遣樞密葉義問督視荆襄、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洪邁、洪方並充行府幕属。己未，虜兵犯滁州。先是，劉錡遣王權將兵渡淮迎敵，權逗留不進，至歷陽，修築城壘，爲自安計。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以威脅總曹，固請于朝，乞留。權守和州，錡復督行。權不得已，三日發一軍，凡二十三日，僅發去八軍，止于盧州戍守。故虜人犯淮，得以繫橋，從容而進，如入無人之境。權旋棄盧州，回屯昭關，將士皆請戰。權乃領親兵先遁，麾衆使退。敵騎至尉子橋，權始遣姚興二軍迎敵，興戮力死戰，數告急于權。權飲大宴于仙宗山上，以羣刀斧自衛，殊無援興意。興勢雖卻，殺賊數百人，擒渠卒而回。會賊假立權幟以悞興，興奔入，遂與其徒俱陷。權猶走旗報捷，冀以欺罔自解。自是不復更與賊接，徑回和州。州城新築，而所儲資粮可爲數月計。權至不住守，迺紿衆曰：『已得令，令棄城守江。』庚申，權登車船日，遂自焚西門，先往采石。辛酉，虜兵陷和州，城中棄粮儲、器械、輜重盡委于賊。虜乘亂奔突，軍民自相蹂踐，擁入城河與江，爭渡溺死者什三四。將士憤怒號呼，指船詆罵，皆以權不戰誤國爲言。潰兵抱蘆葦浮江而過者，散而之他。甲子，權宵遁，自采石歸建康。是日，錡小捷于揚州之西南，錡以王權失淮西，則淮東孤軍恐不能守。越翼日乙丑，遂棄揚州，退保鎮江，留一千五百人塞瓜洲渡。亮兵進迫大江，刻十一月初七日渡采石。瀕江居民震驚竄伏，吏士無人色。朝廷以諸將逗留失律，召成閔代劉錡，趣王權赴都堂議事。先遣舍人虞公往池州，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事。虞公陛辭，上曰：『朕固知和議不足恃，二十餘年，宫中錢物不敢輕用，毫積寸累，内藏亦粗充盈，正爲今日備。葉適義問以錢帛爲請，朕已从内藏支付幾百萬矣。卿須錢帛奏來，朕所不吝，第患事不立耳！』虞公退，急裝趣鎮江。時劉錡已臥病，虞公見之，因咨以今日事勢。劉大言曰：『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方用之。』虞公曰：『今逆虜違天叛盟，席捲淮東西，窺江南，我有心腹之憂。今日用兵，猶爲得已乎？』劉錡又曰：『錡直不愛朝廷官職，將歸制置、招討印耳！』虞公笑曰：『公言大是高節，但今國事如此，上自

王權之敗，不遑九重，將以馬上從事，此豈將軍上印綬時耶？』劉語塞。時建康已告急，虞公倍道趣建康。是日，我師敗績于瓜洲。虞公往采石，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公即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權，只聞金聲不曾聞鼓耳！』蓋權未嘗與賊交戰，惟是走耳。去采石尚二十里，北虜鼓聲動地，從者止公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虞公不聽，亟索馬行。暨至采石，望北岸賊硬寨連亘數十里，我軍星散亡紀律。虞公易服行篋。其間會見一二統制官，虞公勞之，因問王權罷兵之由。皆曰：『權驕惰，不恤士卒，非敵之善勝，權只有走耳！我輩未嘗見戰。』虞公曰：『今可戰乎？』衆皆笑指北岸曰：『彼勢如此，誰能以身犯必死乎？』虞公徐曉之曰：『虜萬一過江，而我輩措足無所，雖走亦何之？』今走亦死，戰亦死，等死不如一戰，冒萬死求一生，轉禍爲福，因敗成功，在此一舉。矧又朝廷衣食汝輩二十餘年，緩急乃不能一戰以報國。』衆皆曰：『今雖欲戰，奈無主其事者何？』虞公見其可動，唱言：『汝輩止緣王權繆妄至此，今朝廷已別選，交王權軍矣。』衆愕立曰：『誰可將者？』虞公諭之曰：『朝廷差我到池州取李顯忠，交此軍事。顯忠如何？』衆答辭曰：『得人矣！』虞公曰：『虜謀來日過江，勢已迫，請諸公當力戰。官家已發內藏庫錢帛，併節度、承宣使已次官誥在此，賞有功者。』衆皆曰：『誠然，我輩效命。』諸統制趍出，轉相告語。須臾，合軍皆奮臂爭首死敵，虞公即與勾集戰艦，簡水軍五千餘人，連小舟護岸，以戈船車當前，終夜整齊。

十一月乙亥，虜築壇于采石西岸上，亮登壇殺牛羊豕、黑白馬各一，祭天禱江，乞風以濟。丙子，壇上見黃、綉旂各二，亮擐金甲坐壇上，麾紅旂以發戰艦，凡五百餘艘，緣岸鐵騎周匝三四十里間。虜軍大呼，我軍辟易，會北風急，虜船如劈箭，有數十艘即薄南岸。公見統制盛新，撫其背曰：『昨與爾議破虜爲期，今乃不用命乎？』盛回顧曰：『舍人在此。』即麾軍鏖戰，士氣百倍，無不一當十，虜兵大敗。戈船前斷賊路，岸餘衆悉拜降。先是，酋恃其衆，欲徑跨江而渡，故所用皆是小舟，一舟濟數十人，其指可掬。而官軍所操皆艨衝巨艦，士卒用命，遇虜船即撞劈，中折全沉沒。賊既退衂，公撫勞將士，具捷，因騎置以聞。諸統領官環坐，見樞府人吏趍走虞公之前唯謹，私怪之。間趍問吏：『舍人何官職？』吏對：『此中書舍人，朝廷侍從官也。』統領官爭列庭下，拜曰：『初爲舍人閤門宣贊等官，豈有文官能馳騎行陣間乎？』虞公起執其手曰：『諸公何言？方與諸公共安危，同死生，期於破賊以報國家。』遂相與誓曰：『虜雖敗北，然恃衆，明日必復來。』迺遣士卒夜渡江，約近北岸虜前所不及處，維舟爲陣，會盟軍。虜兵再入濟江，而其意已詘，然猶自張不已。官軍直突北岸奪其渡，以神臂克敵弓射之，虜皆徒步登岸，棄船而焚之。官軍縱火，燄爲灰燼，虜衆披靡。亮揮軍下壇。初，亮使僞參知政事李通跪壇上，口占檄文招王權。

戊寅，顯忠至，遣硬探騎過江，知虜兵已走，楊州與瓜洲渡兵合矣。虞公謂李侯曰：『敵懲采石之敗，空壘往合瓜洲兵，鎮江無備，我當往，第恐兵少。今來采石愈益壅築堤，或伐木爲柵，守禦甚固，虜未可卒犯。鎮江邊岸分屯備禦甚多，采石要害僅數處，將軍能任其責，分一軍從如何？須更有百餘戰艦，則足濟矣。』李侯曰：『敬受令。』是日，虞公徑發循慈湖、馬家渡等處，措置方略，迤邐還建康。公至建康，見元樞。知府事張公燾步造謁虞公，問勞甚勤，曰：『燾所謂賴公庇者，完顏亮期初十日來此會食，使燾安往？』諸將因議可以往鎮江者，皆有難色。張目虞公曰：『明府已建大功，可任此責。』虞公往鎮江謁劉錡，劉疾已劇，執公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無所施，今日成大功乃一中書舍人，我輩愧當死矣！』虞公退，與楊存中、成閔謀曰：『賊已瞰江，宜亟經畫守禦之備。今船又繫岸，有如臨期不堪駕用，奈何？』遂相分臨統按試。時江上止有二十四舟，顯忠所遣船亦至。虞公命戰士踏戈船，上下流如飛。北岸虜酋皆憑壘縱觀，駭愕相謂曰：『南軍有備，亟遣人楊州報亮。』亮馳至，立問諸酋以必渡之策。有酋跪前曰：『南军有備，未易國也。向親所用舟楫，迅馳如飛，寧能當之？且采石渡方此狹甚，而我軍猶不利，請徐爲之謀，以伺其隙。』亮大怒。諸酋退，聚謀曰：『南軍如此，豈宜輕舉，祇送死耳！亮凶諐，明日若不能渡江，必殺我輩，不如先發。』遂共定謀殺亮。

乙未，諸酋詐作南軍劫寨，直趍亮寢帳，親兵罔爲誰，諸酋語之曰：『我欲帳中白事。』親兵縱之入，諸酋引弓射。亮被傷，起，彎其弓曰：『汝是南家人，抑亦我家人？』答曰：『我家人。』亮曰：『今日殺我赦

我，是在汝等，不赦我，速殺我。然自知我無道，汝等殺我固當。』諸軍連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兼殺其妃三人，虜兵遂退屯三十里。北人號州簽軍雷正渡江歸順，報虜主已被殺矣。使騎往得其實。

十二月庚子，御營宿衛使、和義郡主楊存中，管侍衛馬軍、御前諸將都統制成閔，中書舍人，督視荆襄江淮參謀軍事虞允文，總領淮東軍馬錢粮朱夏卿，列奏以聞。北酋亦具亮之死，狀來求和。捷書奏上曰：『亮已遇弑，軍無統率，衆心不固，賴諸路將帥廣行招納。』朝議亦欲進師，虞公先往行在所禀事宜。時虜雖移屯，兵尚駐淮東。公入見，上慰勞有加，虞公奏曰：『此廟堂神靈，陛下英斷，將士用命，臣何力焉？』上喜賞再三，有旨論功行賞，張振、時俊、王琪、盛新、戴皐以功烈顯著，人轉三官，其餘將士亦以次推恩。虞公奏：『昨采石事勢危急，臣於振等行陣間，許以重賞。振等效死力戰，三官恐不足酬其勞。乞回在身官職，推賞振等。』上曰：『向江上甚危急，得諸將致力，其功豈可忘？』尋改授正任承宣、觀察等使。虞公繼論列：『今車駕進發，而虜在淮東、鎮江對壘，路尚梗，今當督淮上之兵，斷虜之歸路，發鎮江等兵爲掩襲之舉，虜可無噍類矣。』上深然之，命公往淮上措置，而諸軍先已過江矣。

十二月壬寅，成閔復收楊州。甲辰，李顯忠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虜相持。丙辰，成閔收復泗州。皆虞公前日鼓勇士氣一戰之力也。未幾，北虜都管司以牒來云：『正隆無道，背議興兵，今已廢殞。初立新主，見議班師。』而朝廷將復從和議焉。自古江淮用兵。稱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爲偉功。然瑜乘曹公士卒疲疫之餘，而淝水之勝出于苻堅退師之無律。亮以滔天之逆，陰謀數十年，長驅犬羊，空國來寇，而虞公奮然以忠義徇國，帥罷散之卒，身自督戰，遂成采石之功，而瓜洲之虜主不戰而自斃，此豈與赤壁、淝水乘危徼倖同日語哉？異時國史大書特書，與宋匹休，薦紳鉅工，亦必有能效勒《燕然銘》、頌《淮西碑》以揚厲無前之績者，然遂方書生呶欲廣其事，以壯吾中國之威，以激蜀士夫之氣。謹再拜稽首而書之。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八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虞允文到采石趣李顯忠等交割王權軍馬。

虞允文先往采石趣李顯忠交割軍馬，去采石五六里，道遇王權敗兵，各鳥獸散。虞允文訊之，皆曰：『我輩昨隨王統制，只聞金聲，不聞鼓聲。』蓋權未嘗與賊交鋒，惟是走耳。是日，賊兵進迫大江，鼓聲動地，初八日渡江，采石瀕江，居民震懼竄伏，吏士無人。左右止允文曰：『事已至此，欲何之？』允文叱曰：『今日國家危急如是，我豈得不身先士卒！』遂策馬疾馳到采石，人心頗安。

又　卷二三九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李顯忠到采石。

王權罷建康駐劄都統，命李顯忠代之。顯忠被命急馳，以丁丑到采石，見完顏亮已退和州。是日晚，捷報曰：『十一月九日午時到采石，探見金賊于西采石一帶擺布船隻，顯忠激厲水軍及諸軍統制將官先于東岸分布馬步軍，次用戰艦裝載甲士，增以勁弓硬弩防遏。遂遣潛師直取西岸，焚燒賊船，登岸進兵，掩殺至晚，賊兵退走和州，委是捷報。』

又　卷二四一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申，金國完顏亮被弑於揚州。

宋・李壁《中興戰功録・虞允文采石磯屬太平》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逆亮駐和州。甲戌，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知建康府張燾至府纔十餘日，夜漏下二鼓，燾就寢，允文扣府門求見，曰：『此何時，而公欲安寢乎？』燾曰：『日來人情洶洶，太守鎮之以靜，必不安。雖然，舍人何以見教？』允文曰：『聞諜者言：「虜以明日渡江，約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爲策之？』曰：『燾以死守留鑰，遑恤其它。舍人平日以名節自任，正當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決公一言耳。』允文馳去，未至采石十餘里，聞鼓聲振野，允文見官軍十十五五坐路旁者，問之，衆曰：『王節使在淮西，聲鼓令棄馬渡江，我曹皆騎士，今無馬，我曹不解步戰也。』從者皆勸允文還建康，曰：『如此皆爲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未委督戰也。奈何代人任責？』允文不听，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江北虜營，不見其後，而權餘兵纔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逆亮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鄰、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奥剌、國子司業梁欽等皆從戰。亮登高臺，張黄蓋，被金甲，以親戰。允文召其統制張振、王琪、時俊、戴皐、盛新等與語，謂之曰：『虜萬一得濟，汝輩走以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

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顧不能一戰報國？』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允文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允文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君努力決一戰。且朝廷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緡，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告身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衆皆曰：『今既有所主，請爲舍人一戰。』允文即與俊等謀，整步騎陣於江岸，而以海鰍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時水軍將蔡某、韓某二人各一艦，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兵登海鰍船踏車。軍人説諭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得歸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陳始畢，風大作，亮自執小紅旗，麾舟自楊林口尾尾相銜而出，亮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居屋板以造，及掠江濱渡舟。虜始謂采石無兵，且諸將盡伏山崦，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舟將及岸，官軍小卻。允文往來行間，顧見時俊，撫其背曰：『汝膽畧聞四方，今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回顧曰：『舍人在此。』即手揮雙長刀出陣，江風忽止，官軍以海鰍船衝虜舟，舟分爲二，南軍呼曰：『王勝矣。』遂併擊虜人。金虜人所用舟底闊如箱，極不穩，且不諳江道，皆不能動。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數人而已，遂盡死於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灣，薛家灣者，采石之下數里，有王琪軍在焉。以勁弓齊射，舟不得着岸，舟中之人綴屍于板而死。是役也，二戰艦終不出，允文追蔡、韓二將各鞭之百。虜士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問：『頃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馬家渡過江，江之南雖有兵，望見我軍即奔走。船既着岸，已無一人一騎。』亮曰：『吾渡江亦猶是矣。』及楊林口出舟，當塗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觀者十數里不斷，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動，何也？』方虜舟未退，會淮西潰卒三百人自蔣州轉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爲疑兵。虜既敗去，允文即具捷以聞，且椎牛酒以勞軍，夜復布陳待虜。琪德子新，亳州人，張俊下亳州，新挈家來歸，俊奏授正使兼閤職，漸陞爲正將，中軍，至是爲水軍統制。丁丑，虜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曰：『若虜船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與爭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騎望見舟師遽卻，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斃。官軍復於上流，以火焚其餘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虜軍鼎來，臣不當便引去，且留此與統制官同謀戰守，須俟一大將至，乃敢還建康。』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招王權，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風不敢相敵，已見汝具嚴天威。朕今至江上，見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創舟，與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之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禄，朕所不吝。若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搆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絶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寘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虚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遂焚宫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而全軍趨瓜洲。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五《海陵煬王紀年下》（正隆六年）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爲帝。主爲内變所撓，于是親統『細軍』刑馬祭天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黄繡旗二，中張黄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金舟沉溺大敗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鰍船迎擊，士（自）［皆］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

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趍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湮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諸將謀殺郎主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

主有（細）［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毋里謀，亦欲弒主。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四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辛未）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在鎮江，得知建康府張燾公狀言：『金人侵犯采石，爲渡江之計。其勢甚危，乞日下火急起發前來保守。』江淮制置使劉錡還屯鎮江，而病已劇，義問以武信軍承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横權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趣令過江。義問乘大舟，以二校執器械立馬門，左右見者無不笑。義問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已惶遽失措。【略】

（壬申）鎮江府中軍統制劉汜及金人戰于瓜洲鎮，敗績。時金人以重兵直擣瓜洲，權都統制李横引諸軍迎戰，葉義問督鎮江駐劄後軍渡江東，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彊之。未著北岸，義問懼怯之狀見于顔色，即向西去，曰：『欲往建康府催諸軍起發耳。』市人皆媟罵之。金人兵勢甚重，汜提本部兵先走，諸軍皆不進。横以孤軍不可當，亦遁。於是背印使臣不歸，失其都統制印。金人追官軍，官軍壅路不能行，遂涉運河而西，亦有奔走得脱者。金人鐵騎掩至江上，左軍統制魏浚、後軍統制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體。汜性驕惰，不習軍事，至是卒敗。義問離鎮江三十里，至下蜀鎮。未刻，有流星急遞馬，傳淮東總領朱夏卿手帖云：『官軍敗退，瓜洲渡爲金人所據。』義問大驚。又聞采石敵兵甚衆，欲復還鎮江，因問：『向裏山路，可通入浙東否？』諸軍皆喧沸曰：『樞密至此，不可回，回則有不測。』左右亦懼，乃請義問速趨建康。【略】

（甲戌）葉義問至建康府。夜，被旨罷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命中書舍人、參謀軍事虞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蓋權軍在采石未散也。【略】

丙子，中書舍人、督視江淮軍馬府參謀軍事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卻之。【略】

辛巳，采石石捷奏至。

《宋史》卷三二《高宗紀九》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皋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崔定復巢縣，任天錫復上津、商洛二縣。丁丑，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于楊林河口，又敗之。金主亮焚其舟而去。

又　卷三六六《劉錡傳》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又　卷三八三《虞允文傳》　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

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虚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説，而閔軍竟屯武昌。

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輜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

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

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

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諜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真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

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

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

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淬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柰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恆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

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

又　卷四三三《程大昌傳》　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略】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

論　説

宋・王質《雪山集》卷一一《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尚隔千里。岐亮之鋭，鋭于苻堅，秉幟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覘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澶淵，澶當其衝，敵頓莫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

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强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哉。蕭至平城，命殲宗愛，厥軀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鑑此其警。堅還長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十年，强敵奚爲？國有丕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斁，乘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烟，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七《經籍考七十四》　《虞雍公奏議》。丞相虞允文撰。後溪劉氏序略曰：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其功甚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論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絶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兩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厲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際，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有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洲，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皆歷歷見於奏疏也。余竊妄論本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況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清・魏崧等［道光］《仁壽縣志》卷七《［元］朱文瑞〈虞雍公采石戰論贊〉》　方金主亮之南下也，宋承秦檜秉政之餘，奸回在位，忠良黜遠，武備廢弛，人心離散，是以敵兵甫臨，江淮糜潰。微康伯定議於內，允文決策破敵於外，宋之爲宋未可知也。當是時，守江之兵既退，上流之師未來，羸卒數十不足自保，而金人强旅百萬即日渡江，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詎足爲喻？允文不避死亡之責，臨機制變，遂破敵兵，安社稷，雖謝安石之振淝水未有若斯之烈也。使用其言於敵兵未起之前，增修守備，則兩淮不至失守，使用其言於敵兵方來之時，專固北户，不分兵襄漢，則江上不至無兵。既失之於前，復能收之於後，此所以爲難乎！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亮酋南侵，王權之兵，敗于淮西。葉義問視師江淮，遣參贊虞允文往迎李顯忠，使代王權。至采石，而權已去，顯忠未来，敵騎充斥，官軍無統，允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列戰船于江，大敗亮酋之衆，遂折其鋒。劉錡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豪杰建樹之偉如此，所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也。方允文陳兵，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此其所以能成功也。

金主亮自將南侵，兵號百萬，意气驕甚，中外震恐。虞忠肅奉命犒師，時兵萬八千，乃勉以死戰求生，衆皆感奮，于是敗金兵于采石，又校舟師敗于金山。亮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渡江，過期者則盡殺之。其衆畏宋嚴，不敢渡，又迫于軍令，遂弑亮，退師議和。江之上捷，厥功甚偉。

明・李邦華《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五《未盡管見疏》　思昔金亮南侵，虞允文采石邀擊，功垂不朽。

清・陸次雲《尚論持平》卷二《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允文難周瑜者。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掎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然未有盛之者，丘文莊謂其難於公瑾，真至論也。愚謂虞雍公之功，載在《宋史》，千古既知之矣。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五《書虞允文傳後》　采石一戰，不顧矯制之小嫌，竟成退敵之大功，以一萬八千敗兵破四十萬衆强虜。

藝文

宋・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一九《送楊帥參之任》　古來幕府俱才雄，子美嚴武韓裴公。近時幕府養清望，一事不到籌帷中。先生人物宜臺

省，豈合官曹坐問冷。柢今時事欠撐拄，袖手旁觀應不肯。潯陽戈甲屯如雲，天子命我參卿軍。江頭策馬斬渠帥，快作當年虞允文。欲知允文宰相業，只觀采石江頭捷。滿望麒麟第一功，不唱陽關第三疊。

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四《采石》　不上我眉二十歲，重來爲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闊處平如驛，況此介然衣帶窄。欲從謫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

元・尹廷高《玉井樵唱》卷上《虞允文拒完顏亮》　金甲紅旗已瞰江，車船三繞勢俄張。立功反出毛錐子，愧死酒中劉四庸。

元・王奕《玉斗山人集》卷二《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滴血書箋籲帝言，此功端已與之矢。是非成敗人間事，生死去來方外仙。龜背豐碑昏落日，鴉巢老木倚孤煙。廟前萬舸隨風下，應笑當年澹港船。

元・何中《知非堂稿》卷四《采石》　樊公推亡不遺力，虞公中興偶成績。百年俯仰感慨多，事不天假終無益。君不見，李太白，高才絶世何不直。但令供奉行醉墨，倉卒纔爲冰玉客。萬里漂流夜郎謫，人生有知當自適。飛絮浮雲本無礙，青山丘墓何足惜。向來金鑾殿，日落狐鳴秋草碧。

元・鄭元祐《僑吳集》卷四《虞侍講書乃祖丞相雍公誅蚊賦》　父作更生靈，兒爲命世英。西州覩威鳳，南國剪長鯨。不厭朝廷小，終扶日月明。《誅蚊賦》重録，妙墨冠時名。

元・金守正《雪厓先生詩集》卷三《讀虞雍公江樓看劍歌》　常憶豐城兩神劍，往往人間未之見。忽睹江樓《看劍》篇，輒有寒光著人面。豫章高秋秋氣肅，高閣臨江照開燕。錦袍公子淬鵾鵜，欲吸晴空色爲變。差差如帶曉霜薄，隱猶存數星現。志士幽人不敢扳，膽掉心寒身手顫。是時天下太平久，老將無驕兵亦倦。豈知神物非偶然，虎氣騰騰夕難辨。聖人用之不得已，穀可移兮山可轉。長鯨斫斷海嶽清，千古姦邪命如綫。文章琬琰世所重，此劍與之無貴賤。但得長留天地間，瀛海無波六鼇奠。

明・陶安《陶學士集》卷一〇《弔虞雍公廟》　趙宋累十葉，南渡紹興時。金主長驅百萬師，兩淮宵遁權與錡，駕欲航海社稷危。麾艘絶江來，氣已吞采石。顯忠期不至，事勢倉皇急。參謀本儒生，剗床痛憂國。立招諸將赴海鰌，蹴舞雙刀陣中出。六軍奮勇殊死敵，畫艦衝渠半沉溺。復追射敗之，僵屍四千餘。公親再奏捷，露布獻酋俘。隨復縱火蕩巢穴，敵亦含羞燒鳳車。江東西遂寧，謚口碑永頌，神功德當時。微公那能免災厄，生民立廟沙溆傍。補報四時陳血食，只今風塵障日昏。想公英氣猶生存，咸懷我公不暫舍，堂陛再拜奠酒尊。安得如公者，復見生斯世。慰安黎庶清乾坤，於乎安得如公者，慰安黎庶清乾坤。

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卷二《靜海寺有虞允文題名》　我聞靜海寺，即寄大江濱。儈以渡杯識，人從解纜分。城陰稀落日，洞口有歸雲。片石題名在，猶思采石勳。

清・卓爾堪《遺民詩》卷一一《〔明〕程自玉〈登虞忠肅公三宿崖〉》　三宿菴前昔合圍，書生籌策似君稀。偶然結伴捫天際，不覺凌空嘆世非。絶嶼小亭曾壁壘，環崖老樹舊旌旗。年來閒殺長江水，枹鼓何人衛帝畿。

清・方文《嵞山集》卷二《虞允文祠》　金兵四十萬，風雨來江北。虞公一書生，挫之有餘力。文陸豈不重，那能戰則克。垂淚拜荒祠，斯人今安得。

清・陳大章《玉照亭詩鈔》卷一六《采石磯弔虞雍公》　蘢葱綠樹俯崢嶸，立馬當年此治兵。隻手擎天扶半壁，孤軍横海剪長鯨。陸沈終墮中原淚，慷慨虛傳一戰名。蕭颯英姿如咫尺，西風黯黯下霓旌。

清・顧炎武《亭林詩集》卷二《榜人曲》　儂家住在江洲，兩槳如飛自縣。金兵一到北岸，踏車金山三周。

清・先著《之溪老生集》卷三《再成九首四》　水面牙旗結陣雲，金山戰鼓徹江聞。蘄王捷後麒麟畫，還有儒生虞允文。

清・孫枝蔚《溉堂續集》卷五《采石懷古》　采石江邊古有塋，詩人醉死亦成名。伯倫一輩吾難傚，老眼還思見太平。允文安得起論兵，矯制行權事竟成。武罽誰如劉太尉，猶言慚愧一書生。

清・沈嘉轍等《南宋雜事詩》卷二《吳焯一》　南朝剩有虞公劍，能比金源水造刀。待與青城問鼓枻，西風一葉泛離騷。

清・魏憲《百名家詩選》卷三五《〔清〕李忠燦〈新營謁虞雍公祠〉》　中原誰致此，戊鼓逼漁舟。天子憂明闕，將軍臥上遊。魚龍騰塞氣，桃李入春愁。正爾隆州客，胡爲對楚囚。

清・金甡《靜廉齋詩集》卷六《遊采石疊前韻》

春晴逸興騰千尺。兒童狂走觸屏障，隔院微聞室人謫。遊癖難除同轉石，勉教奉杖侍先生，暫聽拋荒案頭册。逶迤城北碾晨霜，隱約山坳望殘雪。短程二十到新河，渡口橫篙鳧艇泊。拾級還登太白樓，詩版鱗攢殊褊迫。蕭生妙手繪名山，繚以朱闌勤護惜。翠螺講舍闃無人，欲禮雍公遺像失。儒生尚解立殊功，老將故應增憤激。蛾眉縹緲遠浮青，喚客省攜前齒屐。危磯高處表然犀，察見淵魚元失策。不因當日騁奇觀，牽牛飲渚俯天漢，那得到今留古迹。熊虎豈容爭啖食。砲臺偃月擬堅城，山椒藉草喜寬平，武略周防消反側。放眼江天盪胸臆。哦詩幾輩足驚人，守險有時能辦賊。高高下下繞松磴，斜縋懸崖多窘色。中元水府控三元，潭洞龍眠抱明月。嵌空飛閣倚無地，花雨繽紛灑幢節。鐘魚海唱穀神膺，香縷雲迴蜃氣結。當頭岌岌畏巖頹，搖足沄沄愁板薄。蟻穿珠透見光明，通津卷葉征帆急。窮幽跨險得奇快，觀止寧煩更求索。摩肩旋轉塞蝸廬，闖首攀緣拔鼠穴。支笻庵頂一長嘯，景曠誰令受山偪。歸途隨意問精藍，啜茗徘徊看題壁。黃山孤塔重登臨，殘照吳波魚尾赤。茲遊共樂素心儕，疊韻行吟忘已拙。始知勝賞天所靳，招邀不比門前劇。今朝縱汝飽探尋，前日怨尤徒妄說。高齋清讌息勞筋，篆鑪方開趁休謁。流行坎止總隨緣，卻笑無端作歌泣。

清・黃景仁《兩當軒全集》卷四《虞忠肅祠》

飲馬完顏至江北。六州連棄兩淮墟，半壁江東死灰色。雍公倉卒不犒師，零星三五殘兵隨。勤王一呼草間集，督軍不來來亦遲。萬八千人同一泣，卓然大陣如山立。海陵走死賊臣誅，順昌以來無此捷。降旗斫倒十丈長，六飛安穩回建康。此時長驅有八可，以笏畫地言琅琅。不可與言言不必，肯復中原豈今日？五路烽煙百戰平，三巴門戶崇朝失。卽今青史尚餘悲，卽今戰處留荒祠。寒蘆半沒楊林口，白浪猶銜采石磯。江淮制置亦人傑，下流觀望何無策。再造居然賴此人，不是儒生敢輕敵。肅爽鬚眉一代雄，誰令遺骨老蠶叢。招魂縱有歸來日，應在吳山第一峰。

清・韋謙恒《傳經堂詩鈔》卷二《虞雍公祠》

南宋遺祠荻葦秋，犒師曾此扼咽喉。奇勳竟使書生立，遠略難從肉食謀。祖逖有心扶帝室，晉元無詔復神州。祇今采石磯邊水，一片濤聲恨未休。

清・朱滋年《南州詩略》卷四下《［清］黃瀛元〈采石虞雍公祠〉》

遊癖難除同轉石，勉教奉杖侍先生，暫聽拋荒案頭册。逶迤城北碾晨霜，隱約山坳望殘雪。短程二十到新河，渡口橫篙鳧艇泊。拾級還登太白樓，詩版鱗攢殊褊迫。蕭生妙手繪名山，繚以朱闌勤護惜。翠螺講舍闃無人，欲禮雍公遺像失。儒生尚解立殊功，老將故應增憤激。蛾眉縹緲遠浮青，喚客省攜前齒屐。危磯高處表然犀，察見淵魚元失策。不因當日騁奇觀，牽牛飲渚俯天漢，那得到今留古迹。熊虎豈容爭啖食。砲臺偃月擬堅城，山椒藉草喜寬平，武略周防消反側。放眼江天盪胸臆。哦詩幾輩足驚人，守險有時能辦賊。高高下下繞松磴，斜縋懸崖多窘色。中元水府控三元，潭洞龍眠抱明月。嵌空飛閣倚無地，花雨繽紛灑幢節。鐘魚海唱穀神膺，香縷雲迴蜃氣結。當頭岌岌畏巖頹，搖足沄沄愁板薄。蟻穿珠透見光明，通津卷葉征帆急。窮幽跨險得奇快，觀止寧煩更求索。摩肩旋轉塞蝸廬，闖首攀緣拔鼠穴。支笻庵頂一長嘯，景曠誰令受山偪。歸途隨意問精藍，啜茗徘徊看題壁。黃山孤塔重登臨，殘照吳波魚尾赤。茲遊共樂素心儕，疊韻行吟忘已拙。始知勝賞天所靳，招邀不比門前劇。今朝縱汝飽探尋，前日怨尤徒妄說。高齋清讌息勞筋，篆鑪方開趁休謁。流行坎止總隨緣，卻笑無端作歌泣。

清・黃景仁《兩當軒全集》卷四《虞忠肅祠》

飲馬完顏至江北。六州連棄兩淮墟，半壁江東死灰色。雍公倉卒不犒師，零星三五殘兵隨。勤王一呼草間集，督軍不來來亦遲。萬八千人同一泣，卓然大陣如山立。海陵走死賊臣誅，順昌以來無此捷。降旗斫倒十丈長，六飛安穩回建康。此時長驅有八可，以笏畫地言琅琅。不可與言言不必，肯復中原豈今日？五路烽煙百戰平，三巴門戶崇朝失。卽今青史尚餘悲，卽今戰處留荒祠。寒蘆半沒楊林口，白浪猶銜采石磯。江淮制置亦人傑，下流觀望何無策。再造居然賴此人，不是儒生敢輕敵。肅爽鬚眉一代雄，誰令遺骨老蠶叢。招魂縱有歸來日，應在吳山第一峰。

清・韋謙恒《傳經堂詩鈔》卷二《虞雍公祠》

南宋遺祠荻葦秋，犒師曾此扼咽喉。奇勳竟使書生立，遠略難從肉食謀。祖逖有心扶帝室，晉元無詔復神州。祇今采石磯邊水，一片濤聲恨未休。

清・朱滋年《南州詩略》卷四下《［清］黃瀛元〈采石虞雍公祠〉》

淮西度賊賊南走，貔貅直逼橫江口。軍中半爲兒女悲，大功竟出書生手。朝端裴度風堂堂，一時將士空徬徨。又道墓門哭阿母，烏雛夜半巢枯桑。

又《［清］江蘭〈采石虞雍公祠〉》　已失淮西險，誰能控上遊。孤軍縣采石，羣盜走瓜洲。功出書生手，朝聞將士羞。公忠本天性，裴度舊風流。

清・張九鉞《紫峴山人詩集》卷一八《虞雍公祠》　自具中原志，寧徒一戰名。喪師誰大帥，急難有書生。磯關枯江勢，松蟠落日聲。君王無遠略，秦隴失經營。

清・吳省欽《白華前稿》卷二六《月下泊采石》　昔遊靈穀寺，瑣甲掛秋風。茲夕烏啼苦，終憐血戰功。微飆激鯨浪，遠照暗雞籠。亦有書生業，吾思虞雍公。

清・汪學金《靜厓詩後稿》卷一一《虞雍公祠》　鄰寇投鞭勢，書生擊楫勳。天心支半壁，臣力奮孤軍。料敵謀何壯，和戎議太紛。至今遺構在，絕磴起風雲。

清・洪亮吉《更生齋詩續集》卷七《二十一日偕胡孝廉世琦并挈兒子符孫登采石太白樓》　江南山色連江北，截浪一山名采石。濤頭盡向牛渚回，激得巖洞聲如雷。初登蛾眉亭，復上仙人樓。此客亦是非常流，舉酒對坐樓西頭。君不見，溫驃騎然犀，只欲照厚地。又不見，李謫仙舉觴，只欲浮青天。才人思議誰能料，九地九天都欲到。水仙山鬼皆娉婷，曼緑欲鬥蛾眉青。衫披薜荔襪苔荇，來往倏忽同湘靈。君不見，歷陽湖沉冤鬼多，四十萬衆思凌波。江南山小容不得，送爾魂魄歸滁和。畢竟樊若水，何似虞允文。一拒北來客，一引西江人。殘唐南宋竟何在，令我轉欲思梁陳。江流逾窄山逾峭，山脚盡堪窺奥窔。新涼趁此風色佳，明日聽雨來秦淮。

清・凌廷堪《校禮堂詩集》卷九《采石望虞雍公戰處有感》　海陵南征强且悍，杭宋當之石壓卵。先聲遠播小朝廷，已令臨安百官散。劉錡衰年怖成病，采石江邊鐵騎亙。敵人偶爾未濟師，遽說書生能制勝。由來《宋史》辭多誣，炎興十事九事虛。輿屍蹙地望風潰，事後皆以大捷書。東京擁立小堯舜，再欲渡江人不順。戕君整衆徐徐還，在道曾無一騎遁。元宜設不夜爲變，鴉鵲重來敢迎戰。鶴林老子有公評，耳食紛紛誰與辨。

童頭豎儒倦於學，金源之書束高閣。可憐涑水續方山，遂使雍公媲康樂。

清・施騰輝《紹德堂詩鈔》卷二《虞忠肅祠》 鐵浮圖連鐵兜牟，蔽天鼉帳江橫舟。勢逼孤軍色皆墨，鼓聲欲死笳聲愁。采石磯陣雲黑，犒師交軍竟逢賊。大敵若怯非丈夫，定期滅此乃朝食。旗殘甲斷戰血腥，官軍三五奔零星。督師不來孰接戰，濤聲渚外風揚舲。社稷累棊悲並泣，大呼散軍軍盡集。一麾諸將部伍分，靈鞞饒角陣山立。從金伐鼓橫江來，艘駛數百無徘徊。抵岸薄營掣雷電，我軍膽破顏死灰。一將輪刀馬飛疾，衝突熊羆燧煙塞。士卒齊繼揮戈矛，風雲變色驚怒吒。鰌船衝敵舟平沉，半死半戰猶如林。魯陽徒返日三舍，此戰不捷此寇深。陣頭崩塌敵驚走，班聲如雷遁恐後。授兵旗鼓疑援兵，完顏攝魄祇搔首。赤壁泗水宏戰功，虎視宿將光熊熊。齊賢書生略何壯，交事武備真英雄。破敵弓兼伸臂弩，追射恨未盡戎虜。決策如神能達權，再造宋室擎天柱。當日諸將皆人豪，兵機熟識兵權操。何無殺敵一籌展，大功儒者星日高。支持半壁布奇計，西川晚復雄節制。保障兩地神往來，戰場祠立歲時祭。蘆花秋雨飛江幹，萬怪瀾奔牛渚寒。吳山縹緲夕陽落，靈魂長望秋雲端。

清・趙良澍《肖巖詩鈔》卷九《虞雍公祠》 牛渚磯頭幾戰爭，雍公祠廟未淪傾。共知門下收桃李，誰信胸中貯甲兵。江上投鞭千武騎，軍前揮扇一儒生。若教破敵非吾事，立馬吳山畫竟成。

清・鄒炳泰《午風堂集》卷二《登三宿巖虞雍公題名尚存》 人言寺在山，茲獨山藏寺。玲峰何嵌空，舊日江濤致。巖名號三宿，勝地雍公次。憶昔海陵驕，采石百萬幟。晨炊玉麟堂，權潛忠未至。犒師非督師，轉敗出人意。不生裴度忠，臨安恐終覬。翩然文武才，貞哉社稷志。江帆一夕收，千載題名字。傑閣閱興亡，雙塔經移置。遊人石磴還，尚說前朝事。靜海起鐘聲，江鷗沒沙際。

清・陳壽祺《絳跗草堂詩集》卷二《青山靈安王廟在惠安縣城外五十里》 海潮夜撼青山宮，古苔蔽木吹樵風。天吒雲雨假神柄，義配精魂爲鬼雄。我來訪古增歎吒，事往英靈未淪謝。孫吳昔日據江東，命將屯邊何整暇。洸洸勇氣張將軍，盪寇橫江此其亞。箬笠誰幹呂子明，錦帆早服甘興霸。遂令鄉社報枌榆，每走邨翁覲伏蠟。古廟松杉覲雀秋，深山燈火笙簫夜。又傳五季逢瓜分，三郎白馬天下聞。將軍此時當一面，長劍亦與開風雲。勳名異世安足惑，身後忠魂猶扞國。紹興破敵采石磯，陰風慘淡揚靈旂。靈旂旖旎一搖眩，晴空萬裏來酣戰。誰授姚萇鐵如意，坐麾顧榮白羽扇。中興養士士氣屠，此役奇功神所援。偏安但恨無良圖，山河破碎魚龍枯。渡江渥馬汗流溼，惜哉神力徒馳驅。將軍廟食東南地，金牓雲書至今貴。由來猿鳥畏威神，豈有魑魅不潛避。聞說太平興國間，佳城字露銅牌斑。玉魚金盌歸何處，寶刀駿馬陰來去。一酹瓊漿歌大招，神今肯縱黿鼉騎。

清・王培荀《寓蜀草》卷二《虞雍公劍》 蜀都寶劍光皎潔，月下審視欺霜雪。何人佩身驚魑魅，忠肅虞公仰前哲。采石一戰真英雄，氣吞強敵目眥裂。老將劉錡不敢前，王權棄戈空卷舌。公本文士思報國，手劍一揮寇摧折。乘勝急欲鼓三軍，追蹤直探虎狼穴。公屢請進兵不允。一木竟將大廈支，此劍錚錚豈凡鐵。子孫寶藏幾百年，篋中電光時一掣。懦夫戴頭驚卻步，腥風猶帶當時血。嗟乎斬馬劍志空結，欲滅外寇除內奸，會之鼠首快一決。

清・李映棻《石琴詩鈔》卷九《虞忠肅祠》 胡馬如雲一戰空，督軍未到已成功。順昌旗幟重開處，南渡乾坤再造中。巴蜀書生能殺賊，江淮制置那如山。六飛不恨朝廷水，采石聲徒自雄。

清・胡興仁《補拙軒小草・詠史詩》卷二《虞允文》 采石磯頭鼓角鳴，偏教肆武是書生。賞功隨便頒金帛，督戰須臾展旆旌。社稷存亡爭一瞬，貔貅慷慨勵羣英。饒他百萬陳師旅，金亮而今膽亦驚。

清・謝元淮《養默山房詩稿》卷二一《三宿巖靜海寺後虞允文常三宿巖下》 半壁詫天傾，完顏竟敗盟。幹城無老將，活國賴書生。采石兵初接，金陵勢必爭。孤舟三宿此，想見濟時情。

清・羅惇衍《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六《虞允文》 立馬吳山掌握收，犒師談笑挺殊猷。江淮幸藉回天力，川陝旋驚棄地謀。頌賜王褒恩禮渥，性如裴度事功優。壽皇得士摧金壘，恢復雄心恨未酬。

清・陳作霖《可園詩存》卷二七《入靜海寺登三宿巖並引》 盧龍山下有叢林，宋明兩代留遺迹。寺矗危樓巖峙亭，憑闌四望形神適。沿江不斷峰巒青，一綫微分天水白。戈船番舶互往來，東走海門西采石。天生險隘藉人謀，古事今情增閱歷。莫矜馬監下西洋，但羨虞公破强敵。

雜録

宋・周必大《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九六《采石立功人各轉官制》

原標：李顯忠保明采石立功人各得轉四官，依指揮將一官與遥郡上轉行。

常潤、劉易、王勝、白選、蘇進、馬仙、孫善並轉遥郡防禦使，彭玘、朱真、穆春、符鎮、高立並轉遥郡團練使，曹高夌、鄭賓等二十三人並轉遥郡刺史。

敕：屬者賊亮乘國家易置大將之際，親執旗鼓，來窺天塹。吾戈船競進，虜幾殲焉。具官某等勇足冠軍，忠能敵愾，並乘機會，克有儁功，特越常彝，遞陞遥領。昔之名將不逢辰而淹没者多矣，汝曹丁時右武，而有朕信賞勸功之君，誠能奮其智謀，掃清河洛，則萬户侯何足道哉？在汝勉之而已。

宋・葉適《水心文集》卷一八《華文閣待制知盧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

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虜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徑渡之計。』虜公行其説，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内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静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八《舟師戰車》

紹興三十一年冬，李節使斬完顔鄭家奴於石臼島，虜雍公敗完顔亮於采石磯，皆舟師也。

又 卷二〇《虜丞相采石之勝》

辛巳十月，海陵既渡淮，建康都統制王節使權棄廬州去，引兵屯采石。破敵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步三千人戰死于尉子橋。權言於朝，云：『已退，所以誘虜深入，將與邵宏淵、李顯忠夾擊之。』朱漢章、楊元老猶以爲然。上聞敵已迫，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統親軍馬，虜并甫舍人參謀軍事。十一月甲戌，審言至建康，夜被旨，以李顯忠代王權，乃詐以檄召權計事，命并父馳至池州，趣顯忠交權軍事。時葛王已立於遼陽。葛王以十月朔立。海陵爲内變所撓，駐軍和州之雞籠山，用閹人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乙亥，臨江築壇，刑白、墨馬祭天，期用翌日南渡。丙子，并甫將至采石，道聞之，即疾前督王權餘軍決戰，士皆願死。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盛新、時俊等列江岸，静以待之。而以海鰍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金主自以小紅旗麾舟絶江而來。先是，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又衆，械不能施，故盡爲官軍所殺。是夕，椎牛張酒以勞軍，夜半復嚴兵以待敵。丁丑，并甫命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之曰：『若虜舟自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遂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金主引去，夜往瓜洲。是日，李顯忠至采石。梁漢臣者，梁師成養子也。

宋・吴泳《退庵遺稿》卷下《采石虞忠肅公祠記》

阜陵在宥二十有八載，循名責實，始終惟一。蓋嘗與丞相趙衛公評雍國虞公事業，以采石之功爲第一，詔特贈太傅。嗚呼，可謂不没其實者矣！余家有别業在楊林裕溪之間，少小督租，往來必艤舟蛾眉下。時紹興舊校猶有存者，每爲予言，當李顯忠未至，敵兵將渡，三軍無主，百姓皆荷擔立。會虞公適至，即立馬指揮，部分某軍登某船，某船守某隘。言未既，敵舟已塞中流，公以重賞嚴罰督勵將士，且躬自鼓之，莫不人百其勇盡死鬬。又益以火攻之具，於是天反風，敵舟焚焉，其主遁焉。當是時，非公則江南幾殆。嗚呼！余聞其言，著諸心，蓋四十年於此矣。夫天欲啓一代中興之君，必爲篤生一代中興之臣。周之宣王，維申與甫，漢之世祖，寇恂、鄧禹，唐之憲武，裴度、德裕，皆能戡禍亂，定變故，安黔黎，康海宇，以光復先古之業，此豈偶然而然哉！初，大觀間有俊明者，成都人，精於《易》數，嘗詣闕上書：『我汴京王氣盡，乞移洛陽。』朝廷以妄斥之。時雍公猶幼，張魏公尚小官，俊明一日謂公之父秦公曰：『國家之運，將在東南，南渡之後，大變有二，譬如大舟巨艦，厄於駭浪驚濤，維楫操柁，非命世之才不濟。任其事者，其張公與郎君乎！』秦公聞其言，當時

固未信也。嗚呼！苗、劉之逆，宗社幾危，北敵渡江，南垂不保，天生二公，再造我宋中興之祚，千萬載未有艾，此豈偶然哉！夫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豈非以勞定國者歟！豈非禦大災、捍大患者歟！而采石之祠，昉於嘉定九年春。予開閫金陵，公之曾孫焴以池倅來入幕。既至，諗余曰：『焴自池而昇，道經先公祠下，地局址隘，棟撓樹傾，草萊生階，牛羊入室，甚非所以安神靈，昭勳烈，敢請。』夫見河洛而思禹功，此人心所同然，與生俱生，不可泯沒。矧余以守江爲職，公以守江策勳，因職而懷其勳，因勳而懷其人，因人而崇其祀，是非予之責與！於是捐緡粟，治材木，委馬步軍副總管關侯寶董役，郡太守章御史琰又相其費，自門及廡及堂，莫不鼎新焉。凡爲屋十有四楹，左圖采石卻敵之實，右繪京口防江之規，當時將士之用命者，亦肖像其後。既落成，焴又請記，因書顛末授之，俾刊於石。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〇《張仲孚》 瞻叔請遣重臣鎮蜀，時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書開宣幕。虞知仲孚不忘本朝，欲顯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與之，仲孚乃徑自屯所歸於虞。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八《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於時足以讋伏彊敵，媿死名將。

明・來知德《來瞿唐先生日録・内篇》卷四《入聖功夫字義・命》 虞公采石之戰，以八千卒卻金虜兵四十萬，其功可謂偉矣。而忌之者猶曰適然，則忌人之功者亦古之常事也。

清・王鳴盛《蛾術編》卷六〇《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卻之。案當時，戰功李寶第一，虞允文原未嘗戰，特完顏亮先于庚午日聞大定之立，欲于丙子日濟江，而楊林沙塞乘憤盡殺其舟師，君臣疑阻師，徒内潰，曾不一戰。觀《北盟會編》及《本紀》、《阿鄰》諸傳可見，允文雖忠智，然不容貪天功以爲己力也。

清・趙紹祖《讀書偶記》卷五《虞允文采石之戰》 采石破亮，虞允文功也。當時未有異言者，惟王明清《揮麈三録》云：逆亮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權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死，諸將請過江不許。諸將曰：『太尉欲以諸軍死此，卻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乃斗船渡軍馬保江，統制官時俊殿後，護圣馬軍統制王琪先渡，諸軍次第而濟，遂就采石上戰艦以備。權爲樞密行府押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自執紅旗麾軍渡江。時俊令軍士以寸札弩射敵，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適允文以參讚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於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王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获賞最輕，臺鬱而死，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按明清所言，似允文未到，而功已成，且其語多微詞，來而王權已去，非有天幸事，其尚可問耶？方是時，李寶别以舟師大敗金人於膠西，亮聞之大怒，召諸酋，期以三日渡江。於是内變。故我友胡玉樵以爲此戰當以李寶功爲第一。觀《金史》本紀、阿憐諸傳可見。《宋史・高宗紀》不足爲據，然《高宗本紀》未嘗不敘李寶之功，而《寶傳》謂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塘之危可憂也，則亦不待觀《金史》而可見也。

宋孝宗北伐與隆興和議分部

符離之戰

綜　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六《世宗聖明皇帝紀年上》 大定三年正月，窩罕餘黨蕭鳥巴、耶律適里皆驍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

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仆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如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泗、海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爲相，遽奏，以户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

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荆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璧，敗其都統蕭琦；邵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召顯忠等還。金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亡者過半。諜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過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己詔。詔張浚貶秩，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邵宏淵、李顯忠降罰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杖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爲宣撫，陳俊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恢復，是役不利，乃議講和。

吕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夫自宣和、靖康以來，爲虜所欺，爲和所誤，爲奸臣所罔，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喪敗，上下翕翕，以爲危亡之立至，不獨爲之罷大臣、咎論者，而朝廷之議，且又爲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爲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群盜，因罷帥而叛。藉令失謀，未至不可爲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强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宋・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四上　（隆興元年五月乙卯）侍御史王十朋論太府丞史正志之罪，詔罷之。時張浚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浩數從中止之。因城瓜洲，白遣正志以太府丞視之。正志合兩淮帥守、監司備論以廟堂指意。正志有口辨，既見浚亦云云，而浚之意不回，浩亦數因書爲言兵少而不精，二將未可恃，浚不聽。時上意方鄉浚，故浩拜右僕射，而浚亦有樞使都督之除。會上將之進取，命從中出，三省、樞院不預。浩遂丐去，而正志亦罷斥云。復靈璧、虹縣及宿州。時張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璧，敗其都統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圖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進克宿州。浚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達。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敵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犒士，士憤怨漸潰，遂引而歸，虜亦解去。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敵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龜鑑》曰：壽皇即政之初，即曰張浚入對，遂除江淮宣撫使。上勞之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而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此與高宗詔用李綱同一義。然綱一出，而爲汪、黄所沮，浚一出而爲史浩所沮。惜乎！隆興元年，張浚召赴行在，及時掃蕩，壯哉斯言！下詔親征，不惑羣議。命李顯忠趨靈璧，一鼓而僞都督敗；命邵宏淵屯虹縣，再鼓而僞將降。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今日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爲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爲『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弔伐而舉。』此豈嘗試僥倖者之爲哉？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收敘放逐官二》　乾道十二月二十一日，詔責授果州團練副使、信州安置使李顯忠與敘復正任觀察使，已而改敘防禦使，任便居住。先是，李顯忠再以赦量移，至是有旨復正任

觀察使，臣僚論其『冒干貨賄，不恤士卒，符離之戰，軍士戰馬之死亡，兵器甲冑之散失，莫知其數，褫官竄責尚爲輕典，遽爾收敘，人言謂何』，於是止敘防禦使。

《金史》卷六《世宗紀上》（大定三年四月）取商、虢、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略】（五月）丙午，宋人攻破宿州。

又 卷八七《紇石烈志寧傳》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都元帥忠義居南京，節制諸軍。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寧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遁去。完顏襄攻潁州，拔之，獲楊思。乃移牒宋樞密使張浚，使依皇統以來舊式，浚復書曰：『謹遣使者至麾下議之。』是時，宋得窩斡黨人括里、紮八，用其謀攻靈壁、虹縣，都統奚撻不也叛入於宋，遂陷宿州。括里等謀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故李世輔與之來攻宿州。歸德尹術甲撒速、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萬戶溫迪罕速可、裴滿婁室，不守約束，不肯堅壁俟大軍，輒出與戰，由是軍敗，城陷。剌撒嘗遣人入宋界貿易，交通李世輔，受其賂遺，久之，事覺，伏誅。謀克賽一坐故知不舉，除名。撻不也母斡里懶，緣坐當死，上曰：『撻不也背國棄母，殺之何益？朕閔其老。』遂原其死。詔撒速、剌撒、速可、婁室各杖有差，撒速、剌撒仍解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遁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壹人也。』括裏等問候人所見上將旗幟，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撒合輦監軍也，軍至萬人，慎毋輕之。』大定三年五月二十日，志寧將至宿州，乃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阨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敗之。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爲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志寧使夾谷清臣當之。世輔別將以五六千騎爲壹隊，與清臣遇，清臣踵擊之，宋將不能反旆。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屍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我軍自豪外射之，往往墮死於隍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余人。世輔乘夜脫走。明日，夾谷清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余，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衆。上以禦服金線袍、玉吐鶻、賓鐵佩刀，使移剌道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猛安、謀克並如陝西遷賞，蒲輦進官三階、重彩三端、絹六匹，旗鼓笛手、吏人各賜錢十貫。詔志寧曰：『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

《宋史》卷三三《孝宗紀一》（隆興元年正月）庚子，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略】三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書取侵地。【略】（四月）癸未，詔以白金二十五萬兩給江、淮都督府軍費。戊子，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盱眙。己丑，又命李顯忠帥師次定遠。是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霓及其弟震死之。【略】丁酉，李顯忠復靈壁縣。邵宏淵次虹縣，金人拒之。戊戌，顯忠東趨虹縣。庚子，復虹縣，金知泗州蒲察徒穆及同知泗州大周仁降。癸卯，金右翼軍都統蕭琦降於李顯忠。甲辰，顯忠及宏淵敗金人於宿州。【略】丙午，復宿州，戮金兵數千人。建康前軍統領官王珙巷戰，死之。【略】（辛亥）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宿州，李顯忠擊卻之。【略】（壬子）顯忠與金人戰於宿州，邵宏淵不援，顯忠失利。是夜，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宏淵之子世雄、殿前司統制官左士淵逃歸。癸丑，進李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邵宏淵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金人攻宿州城，顯忠大敗之。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等七人、統領官十二人，以二將不葉而遁。甲寅，李顯忠、邵宏淵軍大潰於符離。乙卯，下詔親征。丙辰，召汪澈。以張浚兼都督荊、襄軍馬。李顯忠、邵宏淵至豪州。張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

又 卷三六一《張浚傳》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

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浚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誌寧率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

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豪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

孝宗復召忭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忭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

又　卷三六七《李顯忠傳》　孝宗卽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箚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太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

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琦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

六月，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妻周氏封國夫人。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皆斬以徇。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幷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

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鬥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侐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

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掎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

論說

宋・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一《再上湯相書》　中原機會，未有間罅可乘，諸處所遣間探之徒，例皆不能深入，縱能深入，又不能察其事情，還則揣所樂聞以悅其上。故如符離之役，虜人固已先有勿焚積聚以待南軍之令，邊遠皆知賊意，而淮南顧不知之。雖以某之愚，亦嘗爲荊襄督帥言之矣。凡事本無深遠，而貪功喜事之臣役於私意，故雖廟堂之上，未

易悉察。

宋・周孚《蠹齋鉛刀編》卷一七《上虞相書》　曩張丞相之當國，急於平天下之難，而欲求速成之功。當時之嗜利者亦嘗以此借口矣。張公不察而興符離之師，迨王師至符離，言者所陳未嘗有一驗也。夫以是藥攻是病，既不效矣，而復進之，此庸醫之所羞，而今議者之所尚也。且自爲是言亦踰歲矣，其效猶前日也。苟窮之則曰：『王師未嘗興也，師興則應者至矣。是復以符離之役要我也。』

宋・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二二《祭張魏公文》　維隆興二年歲次甲申某月某日，門生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胡某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座主大丞相魏國張公先生之靈：建炎戊申，駐蹕維揚，公爲春宮，貳卿文昌。詳定殿廬，多士在庭，得銓大對，謂如劉賁。擢寘第一，執政不平。遂降在五，公驚待罪。人謂公危，公曰何害。苗、劉變作，上皇蒙塵，微公捍艱，國步實屯。復辟之功，千祀一人。富平之役，如雁門踦。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賜環于閩，百辟是師。時維紹興改元之始，有盜在夏，曰楊幺子，群偷相挺，號百萬人。湖北搶攘，比屋紅巾。憂見天顏，岳飛授鉞，公出視師，纔三穀月，一鼓賊平，妖氛廓清。凱還建康，握砥迂衡。辨賢不肖，黑白大分。群小抵巇，飛語上聞。當寧致疑，蓄怨未發。會酈瓊叛，淮南甌甌。白簡交攻，中以深文。公竟坐之，出帥七閩。席不暇温，危機復蹈。竄徙流離，半世嶺嶠。飲冰食蘗，以身殉道。辛巳秋高，虜騎長驅。逆亮顔行，飲馬長江。垂頭中原，謂必無家。百僚竄身，轂下洶洶。禾絹失色，急詔起公。遂自長沙，拜命總戎。膽落犬羊，不戰而潰。逆亮被戕，一夕師遁。額額淮城，萬井相望。知幾萬家，微公幾亡。嗣皇龍飛，首請恢復。都督諸軍，勢如破竹。符離之役，喑鳴憺戎。曷潰其師，李邵爭功。師雖奔潰，公獨堅臥。父子泣違，觀者淚墮。虜不敢動，復全淮南。帝命公歸，正位具瞻。再登鼎司，纔四穀朔。百不一施，讒口交鑠。一跌不復，群飛刺天。曷不慭遺，一朝溘然。上嘗語銓『朕憂魏公，旦旦籲天，蘄公壽隆。』一離訾謗，卒公廢死，謂上不懷，言猶在耳。民之無禄，國喪元龜。爲天下慟，非哭其私。公嘗謂人，平生相知，邦衡、子韶，始未不移。子韶已矣，銓獨在此，懷禄不去，其顙有泚。敬遣家奴，惟致生芻，矯首望雲，涕泗霑裾。嗚呼哀哉，尚饗！

宋・洪适《盤洲文集》卷四八《繳張訓通復官劄子》　臣準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通敘官，元係張俊奏：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等無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軍馬入城之際，先次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張訓通降四官。本部看詳，依條合自降斷勅日，每理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間該遇赦恩合敘一官。元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因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團練使。奉聖旨依所申，於階官上與敘，令臣命詞給告。臣伏見張訓通弓矢鞍馬，漫無寸長，怯懦不武，又無與爲比。但能涉獵七書百將傳，藉此以爲談柄。隸鄂州軍籍之日，與田師中典掌財物，背公營私，叨冒官秩，至於橫行遥郡。符離之役，首先遁逃，原情定罪，戮之市朝如孔福可也。既從輕典，鐫官自効，有司卻與尋常罪犯之人，會赦便與敘復，竊懼無以懲戒將士。臣愚欲乞將張訓通同罪之人並候軍前顯立功效之日，大將保明取特旨，方許牽復。庶使從軍之人咸知復玷缺之艱難，不敢愛身誤國，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取進止。

《楊萬里集》卷八七《君道中》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軺已駕。紛紛擾擾以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暄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

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洽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倖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倖矣，獨能成乎外耶？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虜人有以窺吾之

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鑑矣。【略】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裏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恥。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心，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天下未絶望也。

宋・辛棄疾《辛稼軒詩文鈔存》卷上《美芹十論乾道乙酉進》　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犄有生氣，雖勝不盧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閑蹂躪，由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齮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

宋・葉適《水心別集》卷一五《終論六》　請論今之所當分畫者，虜以得中原爲守而不以備我爲守，其戰妄進而已，其守嚴兵而已。昔人南北對壘之形，彼不知也，我無對壘之勢故也。然而吾以其無對壘之形，而戰則亦欲效彼之妄進，守亦欲效彼之嚴兵，是所謂無對壘之勢者也。符離之戰，是妄進也；雖使得宿，得亳，得徐，遂至汴郊，將何爲乎？彼之所以由淮而妄進者，明我之不敵爾，而我亦效之，何哉？駐劄之兵，是嚴兵也；不度其必守而宿兵焉，宿兵於無用之地，將何爲乎？故我之當進而置兵者四：興元一也，襄陽一也，合淝一也，沿海制置司一也。我之當守而置兵者二：建康一也，鄂州一也；當進而置兵，其必進者二：興元也，襄陽也；其不必進者，則合淝也，沿海制置司也。

宋・吳泳《鶴林集》卷一五《進御故實》　隆興元年五月，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癸酉，降詔罪己，曰：『朕文不足以柔遠，武不足以折衝，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雖爾戰士戮力取勝，而我主將應敵無方，號令既乖，進退失律，閔茲衆志，罪在朕躬。更期中外之協心，共輔幼冲之不逮，張浚特降授特進。』戊寅，輔臣進呈近宿州敢死戰士，宜被優賞，上曰：『當歸功于下，可催促張浚條具推賞。』

宋・程珌《洺水集》卷一《丙子輪對劄子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四方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亡，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儁各十餘年，苻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世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蒙古，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亡，一狄生，而又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糾，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爲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辛稼軒集序》　符離之役，舉一世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未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六《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左司張維，南劍人。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舉，而人心終不以爲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爲是。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五〇《跋外高祖史越王尺牘》　建炎以來，錙積寸累，車馬器甲，符離一掃無孑遺。東南膏血，竭於叛亡。目今州郡窮匱，皆由當時不恤國計，以償功名之心，某所不忍爲也。某此心，天實知之，主上實知之，不恤後世之無聞也。吾人以謂如何？

竹洲所寓，什物無恙，幸置慮。他覬韜養，以前光大，異時横槊，尉區區之所期待。幸甚！幸甚！五月日，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劄子。

今不敢爲忠定辨明，直書其所紀曰：『符離之役，軍資器械，失亡殆盡。張魏公初聞之，疑虜人踵至，甚懼，即軍中解所佩魚，遣歸朝官太平州通判劉蕴古。朝議大夫使虜求和，僚吏有止之者，乃奏乞致仕。又乞朝廷遣使，孝宗不從。既而虜人不復南，魏公乃謀再舉，上亦不從。及和議將成，魏公持之甚確。左相湯慶公因白蕴古之事，由是魏公遂絀。』

明・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五一《孝宗二》　孝宗嗣位之初，国勢強弱，人材進退，衆心向背，胥斯之判。當是時，身任恢復，繫國家安危者，張浚也；力主和議，懷奸窺利者，史浩、湯思退也；復宿州者，李顯忠也；沮之者，邵宏淵也；力戰以卻金兵者，顯忠也；倡言當搖扇取涼之時，何宜被甲苦戰，以致士卒奔潰者，亦宏淵也。方符離喪師，帝

能赫然震怒，誅宏淵而賞顯忠，留張浚而逐湯、史，則威令所加，人百其競，而金人亦且破膽矣。夫何於張浚則貶之，於史浩、湯思退則寵任之，於李顯忠則安置之，而邵宏淵則仍爲建康都統制，視朕倚魏公如長城之言，若出二人之口，以殉國爲仇讎，而以誤國爲腹心，以折衝禦侮爲生事，而以喪師失律爲首功，猶之妖憑其身，而反惡驅逐之人盜闖其室，而怒家衆之捍之也。國勢土崩，而犬戎得肆，其毒又何恠哉！

明・沈長卿《沈氏弋説》卷三《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秦檜與高宗也。浚實無所逭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叛，王德、郦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母喪而不一留乎？符離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舉以自助乎？剛狠懻忮之氣，不以尋諸讐讎，而愎諫姤能齕齕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視或可藉口勝負無常之説，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劫殺之屍封以贖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情微瞹，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於李綱，令弗安其位；於宗澤，令賫志以歿；於韓世忠，無罪而罷；於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於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於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夫實。元儒揭奚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明・陳山毓《陳靖质居士文集》卷四《史論・張浚》　張浚当孝宗初，力主恢復，君臣意合，銳意爲之，而卒以無功，帝亦遂不言恢復耶？曰：『非也。』孝宗之卒不成恢復也，是浚之罪也。或曰：『宋之事，一失之宗忠簡之汴京，再失之岳忠武之朱仙鎮，至是無可爲矣。』【略】宋事之不可爲，浚爲之也，自符離之役始也。

清・袁枚《隨園隨筆》卷二七《心學之謬》　褚裒之敗於代陂也，慕容垂之敗於參合陂也，唐太宗之敗於高麗也，韓魏公之敗於好水川也，皆過其地，聞其哭，有哀矜悔恨之心焉。惟張浚敗於符離，殺人三十萬而鼾睡如故，其子南軒稱『家父有心學，故能寂然不動』，以此誇人，謬矣！

清・王昶《春融堂集》卷三三《張浚論》　建炎以後稱中興賢相者，以趙鼎、李綱、張浚爲首。愚以爲浚非君子也，不得與趙、李比。蓋宋當南渡之時，京、湖、川、陝宴然無恙，桑仲、戚方、李成諸劇盜猶未縱横於境内，而兩河豪傑枕戈礪刃以從義者，所在多有，天下形勢尚可爲也。高宗宣撫之任，行便宜，操黜陟，以軍國重事付之，而乃剛愎自用，致四十萬人坐喪於婁宿之手，四方震動，兵氣沮喪，譬猶大病之人，復以侵刻之藥投之，元氣殆盡，幾何其不至於死也。宋之不亡，不獨諸將力戰之功，亦天幸耳，且浚而以恢復中原爲己任乎？則曷爲而劾李綱。綱也，忠勇果烈，能砥柱於孤城危急之餘。【略】浚借以斥其罪，其意安在？【略】他如王庶，小將也，信之而殺曲端；郦瓊，劇盜也，任之而拒岳飛；邵宏淵，驕卒也，護之而敗李顯忠。顛倒失措，好惡拂人，故三督師而敗衂，良臣絶跡於内，良將離心於外，士卒糜爛於疆場，宋之天下有可爲？而卒至於不可爲，皆浚有以致之也。愚以爲其材甚庸，其識甚闇，其性甚妒，其量甚狹，其自用也甚專，生平勛業德行無足紀者，宋儒以南軒故，交相推重，嚅口不敢作一指摘語，最可異者，至以諸葛武侯比之，其果然乎？或以其不主和議嘉之，夫韓侂胄曷嘗不伐金也。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三四《李顯忠》　隆興元年，浚使顯忠與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遂會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浚渡江，顯忠又大敗金人，復宿州。諸將若與同心戮力，則敵騎可盡，中原可平，乃致符離之潰者，以宏淵小人，恥功不己出，乘顯忠不聽，發倉庫而止以見錢犒士，以烈日被甲苦戰，搖人心而瓦解也。邵氏不責以藺廉、寇賈之義，而詆以歸正賊徒逃亡，孽息之難，藉以成功，不亦刻而非情乎？【略】金自采石之敗，主弒國亂，其勢寖弱，徒張虚聲，而宋人稍振，非沮異議，可復中原而雪讎恥，故雖有符離之潰，而浚復視師，金乃亟撤兵歸，魏杞使金，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略】不然和議必不可成，即成亦不可固，而欲徐徐焉爲越沼吳之謀，何可得也？

清・章邦元《讀通鑑綱目劄記》卷一九《貶張浚》　符離之潰，浚尚不知失律爲誰，顯忠坐貶，宏淵如故，朝廷之賞罰失宜，實浚於兩將功

罪未能了了也。爲孝宗者，知當世無浚之比，宜效秦穆公之用孟明，專任勿搖，使之待時而動。爲浚者，宜如諸葛公之待馬謖，數宏淵之罪，列於朝廷，予以貶斥，獎勵顯忠，使之專統將士，以一事權，爲自固之計，然後相機進攻，則庶乎其可也。

清・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二八　論古者不宜以成敗觀人，然如宋張浚之《中興備覽》，則一見而可知其必敗者也。【略】夫宋既南渡，安所得西北之人而常用之，且不責練民兵者之未合法，而徒謂民兵之無益，吾不知其專欲用者何處之人，而將與金人戰勝也。

清・朱克敬《邊事彙鈔》卷一〇　宋孝宗隆興元年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出師。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力陳不可。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捷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其先圍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洲，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五月，金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聞志寧軍止萬人，心易之。會金博索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薄城下列大陣，顯忠屬宏淵併力夾攻，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金兵大至，遂入城，謀固守。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我兵不還，懼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不可孤立，遂夜引兵還至符離。師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上疏自劾。

瞑庵曰：『凡謀敵者，必蓄力有素，然後可以乘人之弊。高宗因循二十年，孝宗欲鼓一朝之氣，恢復中原，豈可得乎？史浩老成深慮，非恇怯主和者比。此時舉兵，雖名將亦難必勝，張浚庸人，更無論矣。』

藝文

宋・華岳《翠微南征録》卷五《寄陳士元丁卯五月聞有符離之役》　郊野英雄不肯收，膏粱芻豢有何謀。胡兒只怒馬黃弩，公子當求狐白裘。唐詔屢頒黃不第，漢壇纔築信當侯。古今得喪同兒戲，何必區區嘆白頭？

明・陳邦瞻《陳氏荷華山房詩稿》卷四《過符離感張魏公事有述》　魏公宋宗臣，堂堂自萬古。志在扶王室，氣亦吞狂虜。富平及符離，再出耀旗鼓。爪牙一不中，大軍挫雄武。勝負兵家常，計定終莫禦。廟堂志和戎，未念嘗膽苦。上心一狐疑，廷議遂首鼠。從此江淮師，不復窺齊魯。我來古戍前，陰風吹榛莽。時清無戰塵，列城撤樓櫓。尚思裂南北，中原滿豺虎。英雄事不成，賫志没黃土。吊古向蒼茫，悲歌淚如雨。

明・沈德符《清權堂集》卷二一《賃舂草・臆史雜言一百四十首八十八》　富平敗後又符離，私遣行人去款師。抗疏卻陳和議失，具臣欺敵合誅夷。張浚，符離敗後私遣太平州通判張蘊古詣金求和，孝宗聞之，始大怒。

清・金德瑛《詩存》卷一《過符離作》　行役古戰場，其地名符離。宋室南渡後，十萬潰熊羆。孝宗憤前恥，慷慨欲刷之。忠義爭吐氣，恢復此一時。有臣曰張浚，巋然先朝遺。開閫授旄鉞，鷹揚尚父師。浚也不自量，大任臣能爲。軍貴事權一，兩雄無俱棲。顯忠與宏淵，才氣匪等夷。前軍頗猛銳，後隊方狐疑。譬諸與人鬬，自斷其左肢。中原那得到，鳥獸分散歸。崇朝敗報至，舉朝相愕眙。君以戰爲怍，臣以和爲宜。没世氣不復，既往何能追。試問誤國者，發縱指跡誰。伊昔謀統制，愎斷寔忌飛。王酈弗相能，瓊叛敵國資。敗著終不悔，依然覆危棋。趙氏疆圉弱，如人元氣羸。重以喪師困，剝削付庸醫。始焉富平敗，終焉符離虧。生攻李綱相，死借曲端旗。中興父老嘆，汴土陵廟哀。嗚呼配諸葛，後世寧可欺。

清・嚴長明《歸求草堂詩集》卷五《過符離張魏公喪師處》　曾售徽公史筆欺，戰場親歷轉增悲。地名百戰處。金戈夜半同時遁，玉帳酣眠竟不知。頗牧空教懷爾日，韓彭誰遣戮當時。壽春去此無多路，曾破苻秦百萬師。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卷二一《符離弔宋張魏公潰師處》　黃沙颯捲白日蔽，荒原彌望荊榛翳。枯骨飛灰鬼護頭，陰雨啾啾夜討祭。南宋當年舊戰場，金源驍騎銳莫當。置酒高會忌輕敵，生兵十萬來汴梁。顯忠苦戰宏淵遁，忽思羽扇搖清涼。兵心瓦解成空壘，河南之地不復矣。督師虎節駐盱眙，迢隔軍營四百里。斷槍遺鏃半蟲沙，納印難雪兩宮恥。至今落月懸孤城，清淮嗚咽多死聲。魏公盡瘁誓恢復，平生矢志誠忠貞。吁嗟乎，德餘於才難了事，先見我服蘇雲卿。

清・楊有涵《遠香亭詩鈔》卷一《符離懷古宋張浚與金人戰敗處》

社稷偏安已不支，況堪弟子屢興尸。宋人痛哭金人笑，丞相中原又出師。

朱仙奏捷未全驅，棄甲歸來復秉樞。戰敗不誅誅戰勝，厓山從此是皇都。

猜愎居心未是忠，長城難倚總無功。平生一薦秦長脚，遂使遊魂滯兩宮。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一一《〔清〕吳錫麒〈宋孝宗書紈扇真迹〉》　阜陵宸翰廿八字，選德殿書玉章記。西湖花鳥風正晴，憂民卻寫爲霖意。冰綃脱自龍女梭，羅袖動涼涼已多。君王不省班姬怨，君王自喜大風歌。同時猛士韓岳死，誰爲中原雪餘恥。賸箇清涼搖扇人，符離之敗吾悲矣。從龍作雨思賢臣，廿七載見垂衣勤。毫端揮灑動雲氣，與民盎盎同爲春。荷花桂子春復秋，重華宮裏西風愁。扇紈零落那足道，德壽笙歌感夢遊。

雜録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二《廬州之變》　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學？』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〇《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贺公墓誌銘》　時和戰未定，上問公策將安出，公曰：『臣向非主和者也。自符離之役，器械刓敝而軍氣尚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未可終日志爾。』上稱善，即日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二七《人物・徐林》　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

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二四《〔宋〕張掄〈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封二千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今上皇帝登極，公陛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奬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巖。會都督張魏公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司馬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為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啟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偽都統蕭錡領兵拒戰於陡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為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顔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横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三千洎偽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壁。公入城撫定，令軍中無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朝廷本圖拯遺民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無不南向稽顙感泣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輩為虜脅耳，願歸朝者立黄旗下，當補授官資，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蒲察徒穆、久安、李千戶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嫌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虜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來本為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顔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為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彼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故地，以慰中原来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静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吴温館伴。甲辰，公軍傅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虚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于城南，地名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来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

約齎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争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内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邵宏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前此，都督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禀，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偽元帥勃撒領兵来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于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實者見之，為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来大戰。』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數為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我提兵之来，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遥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服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為然。辛亥遲明，親援枹鼓，激厲士衆。戰酣，公免胄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勃撒退卻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摇，無鬬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世雄，陽為虜刼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潜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櫓木矢石，積尸齊羊馬牆，壕水盡赤。敵既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既扇于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来。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我追兵耳。姑留二日觀之。』于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敕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體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倡言惑動士卒，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衷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强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穆、國戚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正軍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戶、柳葉千戶，城内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于是軍聲大震，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来，以為内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粮，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幣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内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為是。公還師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罪，唯歸過于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四《兩道出師》　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宋・葉適《水心文集》卷一八《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爲矣。』竟如公言。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四《祠祀志一》　忠節廟在城東三里，與半山寺相望。隆興元年夏，江淮都督張公浚命李顯忠、邵宏淵收復宿州，宏淵將王珙深入賊營，勠力鏖戰，自辰至申，手殺虜兵甚衆，竟以戰歿，督府以聞，特贈閻州觀察使，命于本寨前立廟，賜額『忠節』。廟記：上即位之明年，建元隆興，夏四月，命少傅、樞密使、魏國公浚董師北征。五月甲午，度淮。己亥，與金人大戰于符離，拔其城，前將軍珙死之。魏國公具以聞，有詔贈珙閻州觀察使，官其子若弟八人，命建康守擇佳山廟食之。十二月癸丑，廟成，賜號忠節。惟將軍姓王氏，字伯温，清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謚威定、諱德之第三子，今武康軍承宣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琪之弟。威定公以西州虎臣遭時艱難，捍大敵，立大功，爲中興名將。威定歿，太上念之深，收用其諸子。紹興三十二年冬，虜主亮入寇，騶騶逼江，岑以尚書户部侍郎被旨行江上。時將軍兄弟守採石，虜張甚，淮屯多失守，將軍列彊弩楊林堤上，持滿待敵，我師乃濟。亮銳意渡江，將軍戰艦中流迎擊，大破之，亮即日遁去。明年，太上内禪。又明年，聞符離之役。後四年，岑至自江西，纔入秦淮，殿前公遣刻者潘壽隆持書來，曰：『自逆亮死，朝廷未嘗弛備，而虜情狙詐無狀，陰擾淮人，使不得熟枕；中原遺民繼踵請命者不絶。逮王師北渡，所至迎降。琪弟先拒隋河口，而後進及符離。虜騎來，我軍以五色分幟，琪率所部絳衣鐵冠，奮勇苦戰，自辰至申，凡數十合，虜軍辟易，俄其帥擁精騎數萬，直指琪軍，飛矢如雨，貫胷洞脅。琪拔箭鼓作，益死戰。招討使止之，琪奮然謂：「國家多事來，先人以善戰名，琪何敢辱！今日以馬革裹尸，幸矣。」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手格殺數十百人，城拔而琪亡矣。此弟兒時已不凡，先人討賊山東，留之濟上。方八歲，爲賊所掠，問其名。曰：「我王夜叉子也，我父惟能殺賊。」賊驚怖不敢害，具鞍馬歸之。後十餘年，金人寇淮南，諸帥合戰柘皐。先人自採石濟江，襲取昭關，琪不俟命，率騎士由萬歲嶺以前。宣撫使張俊揮之殿，琪曰：「公豈少我乎？父不顧死矣，子當從。」琪平時喜書史，至古人死節處，輒掩卷太息垂涕。在軍三十年，得賞賚輒以享士，士以故樂爲之死。重念先人易簀之訓，曰：「我起隴畝中，專斧鉞，爲將帥臣，上恩我厚矣。我死，汝曹當捐軀以報，不然非吾子也。」琪果不辱命矣。琪晚出，雅聞杼山平生以名教自任，願借此筆以激後來。』岑不識所謂前將軍，而聞其不辱君、不辱親、不辱兄如此，宜大書深刻，以侈上賜，以來無窮。謹題曰：贈閻州觀察使王公忠節廟碑。因作詩遺其子霆，使歌以祀之。將軍家世隴西，秦將翦之後。我國初徙通遠軍熟羊寨，後所謂鞏州者，今陷僞矣。威定公統軍來建康，因家焉。辭曰：

皇天佑宋生虎臣，奮身槖鞬起西秦。勇義智畧衛霍倫，西平云亡懇復興。疾首匈奴敢弭陵，恨不一舉空朔廷。鳴劍抵掌志幽并，提兵北趙指神京，遇虜大戰符離城。絳衣鐵冠目怒瞋，虜衆辟易屢竄奔。飛矢洞脅隕其身，帝心震悼詔廷紳。一旦失此飛將軍，作宫廟食妥其靈。生爲人雄死明神，雖歿不愧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旻，臣魄尚能厲女真。鎮山之南勒堅珉，百世祀兮慰忠魂。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吴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撰并書。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二《符離之師》　孝宗隆興元年正月，以張浚爲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翰等皆魏公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虚。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爲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虚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

繼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

韓元吉以長書投浚，言和、戰、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於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大將之權謀智略既不外見，有前敗於尉橋矣，有近衂於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江淮固在，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疑之之策，以守爲自强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隕，彼嘗先遣使於我矣，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蓋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國反欲用兵者。』云云。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

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

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有一騎衝突，行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

尋復論辨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虜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說，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復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戰士，燕、薊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之地。今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欲取勝，不亦難哉。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讐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計也。』

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爲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爲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爲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耳。彼其畏是哉！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

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德壽知之，謂壽皇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耳。』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

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視師。顯忠復靈壁縣，敗蕭琦。宏淵至虹縣，金拒之，會顯忠亦至，遂復虹縣。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並降。二將遂乘勝進，克宿州。捷奏，顯忠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京畿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進檢校少保、寧遠軍節度使、招討副使。是時，顯忠名出宏淵右。

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絲、棗、羊、籼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既而復出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鬬志。

浚乃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

制，於是悉無體統矣。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並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飢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

浚時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錯！』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勾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

既而置宣撫司，便宜行事。未幾，復以浚都督江淮軍馬，既而又復入爲右僕射，仍領都督。二年三月，復詔浚淮上視師，浚復謀大舉，上不從。四月，召還。罷江淮都督府，浚亦罷相。

及和議將成，浚堅持以爲不可。湯思退乃白上以張蘊古求和事，由是浚議遂絀。既而，金紇石烈志寧遣書議和，有云：『乃者，出師詭道，襲我靈壁、虹縣，以十餘萬，竊取二小邑。主將氣盈，率衆直抵符離，帥府以應兵進討。憑仗天威，以全制勝，所殺過當，餘衆潰去。計其得喪，孰少孰多。若以符離之役，尚爲兵少致敗，則請空國之衆，以迎我師。』云云。是歲八月，浚薨。

《趙鼎傳》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設爲言。鼎謂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張德遠非不欲有所爲，其效可見，亦足以戒矣。時議回臨安，鼎奏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恢復之意。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地，此論不足恤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魏公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公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魏公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籥、馮方爲屬，此二人尤輕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人厚重詳審故耳。周益公時爲中書舍人，文若來別，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輕舉。後魏公知之，極憾益公，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魏公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閫、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酈瓊之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爲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録、時政紀，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本之實録、時政紀等，參之諸家傳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各有私好惡，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又不可盡信？與其取誌狀之虛言，反不若取野史、傳記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張魏公列傳》所書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遺刺韓忠獻事。又載遣蠟書疑酈瓊之語，亦是《潘遠紀聞》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雖亦取《萊公紀事》中意，然方當大軍悉潰，亦安在其爲心學哉！其説皆淺近易見，乃略不審其是非，登之信史，傳之千萬世，可乎？』

明・崔銑《洹詞》卷一一《漫記》 張浚興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輿師之凶，況藩離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略】《實録》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九《跋寶慶四明志》 書成於史彌

遠枋國之日，故其父浩得佳傳。浩老成忠厚，不居寵利，在南渡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張浚用兵一事，不知符離之役，張以輕進而無功，則史之持重爲可取。

隆興和議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一六《世宗聖明皇帝紀年上》 大定四年正月，詔造《總計録》，大略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攷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恤]疲民』。【略】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卷）[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宋主議和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

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彦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爲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爲宋步軍統制崔皐所敗。宋使至穎河口，見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國書略曰：『脩好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謂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顔（中）[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爲宋皇帝云。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〇《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既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潁、蔡諸郡而歸。淮寧土豪陳亨祖者，先挈地來降，及是死於難。始，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行在。壬午春，敕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高忠建來告登位，朝廷遂不復通。後京亦爲虞所誅，獨唐、鄧、海、泗猶在。是夏，虞以數萬衆圍海州。四月丁丑，詔以張子蓋爲鎮江都統制，往援之。子蓋，俊之姪，時以節制使奉京祠。張魏公時判建康，兼措置兩淮事務，乃命子蓋受魏公節度。子蓋亟渡江，五月辛亥，遇虞於石湫堰，大敗之。丁巳，海州圍解。六月丙子，孝宗受禪。七月庚子，魏公被旨入對，見於内殿，癸卯，拜江、淮宣撫使。甲子，洪景盧賀金主登位回，赴行在。先是，金主遣都元帥僕散忠義、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經略四州地，既爲我師所敗，乃欲大言以脅取之。於是命其知泗州蒲察徒穆以檄至盱眙軍。虞之泗州守蒲察徒穆寓治宿州。九月庚子，詔略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絶，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絶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以己見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共爲一議。大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無可藉口而來議矣。殿中侍御史張震自爲一議。大略謂：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皆不可棄。至於受册禮、絶歸附之類，其不可有十。權工部侍郎張闡自爲一議。大略謂：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江、淮授田，遺民可招。監察御史陳良翰自爲一議。大略謂：不用舊禮，然後遺民可招。其餘侍從、臺諫囊封繼上，而宰執獨無奏章。史魯公時爲參知政事，上問之，史公但以謹邊備爲對。略曰：『先爲守備，是乃良規，此乃一時之權宜，蓋度今年之事力。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徼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謂之恢復，豈不痛傷。』於是虞之右副元帥合喜與四川宣撫使吳璘争德順方急，蜀人楊民望爲吏部郎官，建言宜棄三路，而虞并甫爲宣諭使，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丁酉，并甫罷知夔州。辛丑，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弃地之意也。又詔侍從、臺諫

各舉可備使蜀者。臺諫共舉汪聖錫、見知福州。沈德和、見知平江。許覺民見知宣州。皆可用，而周子充與侍從共舉王瞻叔。見太府卿、四川總領辛亥，以瞻叔權户部侍郎，充宣諭使。上尋悔。乙卯，復令幷甫往璘軍前計事，事畢赴行在。戊午，報登位使劉共甫辭行。十月己巳，葉審言罷知樞密院，以臺諫張真甫、周元持論劾也。是時虜人聚兵積糧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而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魏公言於朝，史公以七事報之，大略言二將恐未可恃。魏公欲先取山東地。十一月乙巳，詔以張子蓋爲淮東招撫使，史公力論其不可。大略謂：山東距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必滅其强，兩淮地陷没，則朝廷之憂復何如矣。弗聽。後十六日，乞免樞密院職事。許之。史公尋復論招納三弊，一棄實而務名，二舍近而謀遠，三見利而忘害。蓋左相陳魯公專主招納故也。十二月丙寅，手詔罷德順軍屯戍，並令於秦州以裏安泊。此棄三路指揮也，十二月四日。辛未，劉共甫還行在。隆興元年正月庚子，史公拜右僕射，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子蓋聞朝廷不允，感憤悒死。正月七日戊戌。魏公乃定擒二邑之議，會布衣李信甫者，獻書言招納之利。二月壬戌，上命信甫以兵部員外郎爲宣諭使，持蠟書間往，撫定中原。己酉，擢顯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虜帥答魏公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魏公聞於朝，且上出師之計。參贊軍事陳應求、唐立夫謂其難，二將以言劫之，陳、唐語塞。四月戊辰，魏公入奏事，上定議出師渡淮，而陳、史二公不可。由是三省、樞密不復預聞，徑自督府行下。魏公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可用者六萬，分隸二將，號二十萬。戊子，宏淵大軍次盱眙。己丑，顯忠大軍次定遠。五月甲午，二帥濟淮。丁酉，顯忠復靈壁縣，宏淵至虹縣，虜拒之。戊戌，顯忠東趨虹縣。庚子，虹縣開門，蒲察徒穆、大周仁亦降，軍聲大振。右翼軍都統蕭琦窮蹙。癸卯，以親從百餘人降於顯忠。壬寅，魏公渡江。甲辰，捷奏至行在。右相先以不與出師，力丐免。御史王龜齡亦有言。乙巳，右相罷。丙午，二將復宿州。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本以犒士，士憤怨。辛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遇官軍，官軍漸潰。癸丑，拜顯忠使相，宏淵節度使。甲寅夜，兩軍大潰而歸，虜亦不追，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乙卯，下詔親征。丙辰，詔魏公兼都督荆、襄軍馬，代汪明遠。蓋未知符離之潰也。是日，二將至濠州，顯忠待罪，魏公以劉寶爲鎮江都統制。先是，傳者言宏淵已死，虜乘勝南來。魏公乃乞遣使議和，又乞致仕。六月癸亥，奏至行在。丁卯，召湯進之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時以大觀文領洞霄。戊辰，召虞并甫赴行在。時以數學守太平。庚午，魏公自盱眙還揚州。壬申，楊存中爲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太傅、同安郡王。癸酉，下詔責己。左相待罪，魏公降特進，元係少傅。充江、淮宣撫使。己卯，責顯忠於筠州。甲申，虞并甫爲湖北、京西宣諭使，後六日，改充制置使。七月癸巳，進之復相。丙申，罷宣撫司便宜行事。八月丙寅，復魏公都督江、淮軍馬。先二日，八月六日甲子。紇石烈志寧遣書遺三省、樞院，己卯進呈，上付督府，魏公未肯答，而湯、陳二相欲亟與之和。丙戌，以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爲樞密院計議官，持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掠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史丞相之在位也，嘗與魏公議，欲以弟姪之禮事之。書見《鄱峰漫録》。至是頗合其説。己丑進呈，執政皆賀，上猶欲止割泗、海，徐議唐、鄧。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聞之，相繼入見，論其不可。十一月十一日戊戌。上命執政出虜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遽奏以户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十三日庚子。大淵，上所厚也。是日，操、良翰始見虜書，翌日共奏：『乞勿與四州，待得陵寢而後與歲幣。』於是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湯思退、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奏：『張浚宿望，實當棁寄，凡所持論，人無不從。侍從、臺諫之臣，亦當與聞國論。望召浚歸闕，特垂諮訪。』仍令侍從、臺諫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貢之取予，仍令各薦所知，以備小使，凡五事於後省限一日集議。十一月十四日辛丑。翌日，吏部尚書凌景夏、户部尚書韓仲通、權吏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大略謂：既正名分，則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講與祖宗之陵寢及欽廟梓宫兩易之。禮部侍郎黄中、兵部侍郎金安節同一議。大略

謂：如稱叔姪二字，未得允當，國號不加大字，不用再拜。歲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宮。四州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陵寢一次。侍御史周操、左正言陳良翰同一議。大略謂：名分既正，則姪國之類不須深較，惟土疆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歲展敬陵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給事中錢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大略謂：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大遼之禮，歲幣已有定議。四州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決。工部尚書張闡自爲一議。大略謂：和不可不議，使不可不遣，歲幣不必校，四州不可割。今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起居郎胡銓自爲一議。大略謂：虜因符離之役，震慴求和，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略】監察御史尹穡自爲一議。大略謂：國家事力未備，當與虜和，惟增加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集。監察御史閻安中自爲一議。大略謂：四州我之門户，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爲權宜，用兵爲實政。又翌日，上朝德壽宮，十五日壬寅。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諭上以欲自備一番禮物。魏公在揚州聞之，遣敬夫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始怒。操又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削其官。召魏公赴行在。十一月十九日丙午。兵部尚書虞允文時爲京、湖制置使，亦以四州不可棄，數上疏爭之。侍從、臺諫議上之十日，宰執復奏言：『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之重，豈同戲劇！今日議和，政欲使軍民少就休息，因得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上意遂定。侍從、臺諫以十一月十五日壬寅集議，宰執以二十五日壬子上此奏。十二月，陳公罷左僕射。初三日己未。先是，周操、陳良翰嘗言：『大使未可遣，當遣小使。』上意不以爲然，遂遣審議官右宣義郎胡昉、修武郎楊由義先行。初八甲子。後十餘日，通問副使王之望、龍大淵發行在。十四日庚午朝辭，十九日乙亥出門。又二日，進之轉左僕射，而魏公亦拜右僕射。二十一日丁丑。明年正月，復以書來，大略言：『四州係本朝内地，不當言於意外。其餘事理，非帥府所當可否。』三月丙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丁亥，詔：『荆、襄、川、陝嚴爲邊備，仍不得先事妄舉。』湯相計窮，請上以社稷大計奏禀上皇，而後從事。上批付三省曰：『虜無禮如此，卿猶欲和。今日虜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不若。』湯相恐，乃陽乞奉祠，而陰謀去張公益甚，遂令瞻叔、大淵驛遞疏上言：『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斥堠全無。』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魏公行邊，三月五日庚寅。而還戍兵，罷招納。二十一日丙午，詔三衙戍兵歸司，建康、鎮江大軍更番歸寨。右正言尹穡又劾魏公跋扈，乃議先罷都督府，以瞻叔及錢處和爲兩淮宣諭使代之。三月二十五日庚戌夜批出，處和時爲吏部侍郎，蓋莊文太子妃之父也。瞻叔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四月七日辛酉。蓋欲使議論歸一也。四月，魏公還至鎮江，乞罷都督府。四月十四日戊辰罷。既又至平江之虎丘，乞罷政。上皆許之。二十三日丁丑得旨。七月戊子，并甫罷。乙巳，命海、泗撤戍。八月壬午，詔魏丞相南夫以宗正少卿爲通問國信使。瞻叔上疏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横身任事之臣。時胡邦衡爲兵部侍郎，因轉對爲上言：『與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儻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絶講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可爲矣。』孫造諭虜以重兵脅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統制王彦渡江屯昭關。彦以九月二十日壬寅渡江。三衙大軍、江、池戍帥，相繼皆出。又命湯相都督江、淮軍馬。九月二十一日癸卯。湯不行。十一月，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初四日乙酉。劉寶自楚州、王彦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下詔略曰：『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初五丙戌詔。始湯不行，乃命楊存中同都督軍馬。九月二十三日乙巳。及事急，復以王瞻叔爲督視，十一月六日丁亥夜御札。又以爲同都督。七日戊子。瞻叔聞命力辭。後二日，乃升存中爲都督。九日庚寅。翌日，思退罷。十日辛卯。又翌日，謫永州。十一日壬辰。太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姦臣，竄其黨洪适、晁公武，适時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而用陳康伯、胡銓爲心腹，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黄中、龔茂良、劉夙、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時虜已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後三日，遂命國信所管辦公事王抃往見虜帥。翌日，下詔視師。十六日丁酉。又翌日，十七日戊戌。復拜陳魯公爲左僕射。於是錢處和、虞并甫皆除執

政。處和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除簽書樞密院兼權參政。并甫二十一日壬寅除同簽樞。瞻叔先已請至江上勞師。二十二日癸卯朝辭。虜兵至六合縣，步軍司中軍統制崔皋擊卻之。十一月二十三日甲辰。王抃出疆，凡九日，乃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閏十一月五日丙辰。後十一日，見紇石烈志寧。十六日丁卯。虜皆聽許。先是，朝廷命尹穡、胡邦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十一月十九日庚子。二人皆挈家以行。於是詔穡與邦衡俱罷。閏十一月十一日。瞻叔首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軍。上聞虜師退，命督府擇利擊之。十七日戊辰夜。且下堂帖，詰責瞻叔。瞻叔言：『王抃既還，不可冒於小利，以害大計。』上不懌。言者乃擊瞻叔罪，罷之。二十四日乙亥，除端明、知太平。十二月，南夫渡淮。八日戊子。三省、樞密院復貽志寧書，略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兼學士院洪景伯所草也。南夫至汴京，二酋先遣抃歸，而令南夫與其介康誦詣燕山，虜師亦罷。遂以景伯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後二十日，都督府結罷。二月六日乙酉。存中除兩鎮節度使。二十一日庚子。其夏，金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行在，持書入見，四月二十二日庚子。始謂上爲『宋皇帝』云。

宋・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八（隆興元年）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三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即止兵。上以付督府，答書略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攜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虜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虜使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於上，上大悔誤。先是，浚累疏言，虜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爲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邁等既以爲虜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謂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虜勢誠弱，我勢漸强，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苟圖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交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政以利害不切於己，敢爲大言。逮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幸和議或變，乃皆軒然而言，爭言我曾論此，以邀高爵美名。曾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腦塗地，誰與任其咎哉？執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倡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今欲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湧。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

詔議講和。吏部尚書凌景夏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爲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州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略】

（二年）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虜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至是，命杞再使，虜以書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僅有張闡、張震二人不主和爾。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爾。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與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讎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猷，遂以東南爲正統之地，以忍恥事讎爲理義之當時。嗚呼！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讎之義，此《春秋》所由作也。以理之公是非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則和有十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四也。竭吾膏血以奉虜，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逆亮之變，虜不可信，七也。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

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虜講和，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倡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略】

十一月，詔諭沿邊將士，略曰：『朕祗奉慈訓，嗣有基業。永念祖宗陵寢，朝獻路絶，黎元塗炭，屯戍未休。朕爲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爲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爲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帥主兵，及境弗納。逮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脇囚辱。朕以兵隙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校禮文，書辭屢易，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元約，又求商州，且索臨陣俘虜之人。變詐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懽之意。今使命逗留，議論不決，積粟出船，包藏罔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群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在我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時虜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彦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

詔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帥好戰，要執不回。自盧仲賢初議，則有畫定四事：叔姪通書之式，唐、鄧、海、泗之地，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志在好生，寧甘屈己。書幣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削去左衽，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厥腥羶，喜我樂土。朕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彼逞忿無厭，入我邊境。若朕利於和好之速成，不顧招懷之大信，曲從所欲，驅迫北歸，則與淮北之民同爲魚肉矣。爾等當思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讎，共圖掃蕩。高官厚賜，自有明科。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鑑照，朕不食言。』

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爲諫議大夫。【略】

王抃使虜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目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爲歲幣。虜皆聽許。

詔擇日親征。

吕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和，而夷狄亦速於和矣。虜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脇和。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暇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減歲幣，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苟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虜約，然未至於密諭虜以兵而脇和者也。與檜異議者，雖加貶竄，亦未至興大獄，勁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焰自熄。思退之奸，不得以盡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炎、興之初，肩背方息之時也，尚可急投之以所常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有矣，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模，不可爲也。故嘗謂炎、興之虜，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虜，正名以絶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讎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爲之志矣。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五《輿地考一》　隆興二年，和議成，割所復海、泗、唐、鄧四州及商、秦等地於虜，疆界悉如紹興之舊。

《金史》卷六《世宗紀上》　（大定四年正月）甲辰，元帥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致尚書右僕射書，來議和好。以其言失信，拘昉軍中，以書答之。』及以書進，上覽之曰：『宋之失信，行人何罪，當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又　卷八七《紇石烈志寧傳》　宋人議和不能決，都元帥僕散忠義移軍泰和，志寧移軍臨渙，遂渡淮，徒單克寧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乃決意請和，使者六七往反，議遂定，宋世爲姪國，約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誓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軍睢陽，上以御服、玉佩刀、通犀御帶賜之。詔曰：『靈璧、虹縣、宿州兵士死者，朕實閔焉。宜歸葬鄉里，官爲齎送，人賻錢三十貫。』鳳翔尹孛术魯定方以下猛安謀克，官爲致祭。定方賻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猛安三百貫，謀克二百貫，蒲里衍一百貫，權猛安二百貫，權謀克一百五十貫，權蒲里衍七十貫。

又　《僕散忠義傳》　世宗以紇石烈志寧經略宋事，制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大定二年也。

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

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僚，敬造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于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卽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間。

三年，忠義入奏事，遂以丞相兼都元帥。無何，還軍中。忠義與宋相持日久，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次潼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以書責宋。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寧書及手狀，歸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姪國。報書期十一月使人境，宋又使人來言，禮物未備，請俟十二月行成。忠義以其事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本國，復稟其主，若是往復，動經七八十日，恐誤軍馬進取。世宗以詔諭之曰：『若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前後凡七，宋人他託未從。忠義移大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

四年正月，忠義使右監軍宗敍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從之。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八月，詔忠義曰：『前請俟秋涼進發，今已八月，復俟何時？』先是，忠義乞增金、銀牌，上曰：『太師梁王兼數職，未嘗增也。』至是增都元帥金牌一、銀牌二十，左右副元帥金牌各一、銀牌各十，左右監軍金牌各一、銀牌各六，左右都監金牌各一、銀牌各四，三路都統府銀牌各二。乃定南界官員、百姓歸附遷賞格。

元帥府獲宋諜人符忠。忠前嘗至中都，大興府官詰問，忠執文據，及與泗州防禦判官張德亨知識，由是獲免，厚謝德亨，德亨受之。忠具款服，乃奏其事于朝，於是，大興少尹王全解職，德亨除名。和議始于張浚，中更洪遵、湯思退，及徒單克寧敗宋魏勝于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下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尚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幷國書副本，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姪宋皇帝昚，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

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留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可除舊軍外，選馬一萬二千，阿里喜稱是，步軍虞候司軍共選一萬五千，及簽軍一萬，與舊軍通留六萬。富强丁多者摘留，貧難者阿里喜官給，富者就用其奴。其存留馬步軍於河北東西、大名府、速頻、胡里改、會寧、咸平府、濟州、東京、曷速館等路軍內，約量揀取。其西南、西北招討司，臨潢府、泰州、北京、婆速、曷懶、山東東西路，並行放還。』詔近侍局使裴滿子寧佩金牌，護衛醜底，符寶祇候馳滿回海佩銀牌，諭諸路將帥，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留及放散軍充賞。曾過界者，人給絹二匹、銀二兩，不曾過界者銀二兩、絹一匹。阿里喜絹一匹。謀克倍軍人，猛安倍謀克。押軍猛安謀克年老有勞績者，量與除授。又詔曰：『其令一路全罷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三月，詔曰：『如大軍已放還，丞相忠義宜先還，左副元帥志寧、右監軍宗敍留駐南京，餘官非急用者並勒還任。』

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初，事多權制，詔有司刪定，上謂宰臣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閱，卿等毋懷懼。朕於大臣，豈有不相信者？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有誤也。』忠義對曰：『臣等豈敢竊意陛下，但智力不及

耳。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也。』

《宋史》卷三三《孝宗紀一》　（隆興元年）十一月己丑，盧仲賢自宿州以金都元帥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庚子，遣王之望等爲金國通問使。辛丑，詔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講和，遣使、禮數、土貢四事，仍各薦可備小使者。丙午，盧仲賢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召張浚。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略】（二年正月）丙午，金僕散忠義復以書來。【略】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及俘獲人，且邀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略】十一月乙酉，知楚州魏勝與金人戰，死之，州遂陷，濠州亦陷，王彥棄昭關遁，滁州又陷。丙戌，詔諭沿邊將士。【略】戊子，以金人侵擾，詔郊祀改用明年。又詔諭歸正官民軍士。命王之望同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己丑，王之望罷同都督。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辛卯，湯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之，落觀文殿大學士，永州居住，未至而卒。甲午，以黃榜禁太學生伏闕。是日，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丙申，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持周葵書如金帥府，請正皇帝號，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減十萬；割商、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誓目大略與紹興同。【略】（閏十一月丙辰），王抃見金二帥，皆得其報書以歸。【略】丙子，以王抃爲奉使金國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丁丑，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詔臺諫、侍從、兩省官舉楚、盧、滁、濠四州守臣。【略】（十二月）辛卯，以錢端禮爲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禮部尚書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丙申，制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稺有蕩析之哉，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一等，餘並放遣。』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

又　卷三六一《張浚傳》　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强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

又　卷三七一《湯思退傳》　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爲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

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

既而金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彦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又　卷三七二《王之望傳》　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未幾，權户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請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絶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

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尋議先遣小使覘敵，召之望還。之望首以守備不足恃爲告，上亟罷都督府，以之望爲淮西宣諭使，甫拜命，又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言似善，實陰爲思退地也。

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

之望先嘗貽書敵帥。至是，王抃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居天台。

又　卷三八五《魏杞傳》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晝可。陛辭，奏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

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闚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驍將魏勝死之。

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具，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雍，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

論　説

宋・蔡戡《定齋集》卷二《論和戰疏》　臣聞國之大事，和與戰而已。好媮者必曰和可安也，而不知和不可久恃；好進者必曰戰可勝也，而不知戰不可輕舉。是故人無一定之謀，國無至當之策，以和則苟安，以戰則幸勝。二者國之大事，而漫浪如此，宜其陛下宵衣旰食，羣臣朝思夕惟而不置也。且以前事言之，若和可久安耶，既盟之後，自宜息兵偃革，講信修睦，爲中外無疆之休，雖卑辭厚幣，有所不惜。然而金亮之來，侵

擾淮甸，睥睨長江，人心憂惶，國勢危蹙，幸而上天垂祐，金亮中殞，不然，安危之機，未可知也。若戰可必勝耶，王師所指，自當長驅中原，恢復土宇，以舒祖宗在天之憤，雖勞師費財，在所不顧。然而符離之役，大臣不審事機，諸將多違節制，成師以出，棄甲而來。幸而敵勢自弱，師徒亦潰，不然，成敗之勢，亦未可知也。戰也，和也，率漫浪而爲之，自非九廟之威靈，兩宮之神聖，德動天地，恩結人心，寧有今日乎？臣竊爲今日之計，當以戰爲實務，以和爲權宜。和非誠和也，必陰爲可戰之備；戰不徒戰也，宜先爲必勝之資。戰固不可速，亦不可緩。以中原人心觀之，太緩則恐失可乘之機；以今日事勢言之，欲速則未有必勝之道。臣區區管見如此，不得不爲陛下盡言也。臣在輩流中，最蒙陛下親擢，臣感慨發憤，思有以報萬一。伏自分闖荆南，號爲重寄，然事權則歸宣司，兵馬則隸諸將，雖有二千里方面之責，實不得有爲于其間。臣聽理民事之餘，亦不敢仰辜陛下使令之意，唯是多捐金帛，密詢敵情。凡能言敵人之虚實，中原之向背，與夫曩日出師之得失者，莫不委曲誘之使言，博采審聽，頗得其要。臣所謂以中原人心觀之，戰不可緩者，蓋女真本一小國，并有契丹、中原之地，類多契丹、中原之人，契丹之人怨女真至骨，則契丹非我敵矣。而況中原赤子，苦于苛政，上下睽離，日懷聖化，至云朝廷豈不念我輩國家二百年之民，而使之久陷至於此極也。凡有此中間探，往往相與隱蔽，通情告之，每恨王師之不出。雖前此出師，失律干紀，無所不至，亦未嘗怨及朝廷，唯俟王師再舉，人自爲戰，誓報仇讎。言之及此，人心可知矣。若不因中原愛戴之誠，乘機制勝，萬一草間豪傑崛起，恐不復爲我有。臣所謂戰不可緩者此也。臣前所謂以今日事勢言之，戰不可速者，蓋戰之所恃者將也，將之所恃者兵也。將之能否，三軍之存亡係焉；兵之强弱，一國之利害係焉；故將帥不可不擇，而軍士不可不精也。今之所謂將者，或拔於伍行而驟用；或取其家世而因任；或以積日累月次第而遷；或以片言一長偶合而得。未聞有尺寸之效，積素之威，可以服人心而協衆論。甚者懵不曉兵機，漫不治軍政，惟知刻剥軍人，聚斂財賄，内以供庖傳之費，外以充苞苴之資。凡可以久兵權，便私計者，無不爲也。尺籍伍符，虚實相半，老弱居其一，俳優居其一，輿隸胥吏居其一，詭名冒籍者無所不有。則是朝廷養兵萬人，所可用者數千人而止耳。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三《宋高宗至帝昺》　宋之稱臣削號，以事金虜，國人未必知也。乾道元年，始正敵國之禮，舉朝相慶，覃恩肆赦，而以正皇帝之稱，爲叔侄之國，夸示天下。於是臣服之跡，始不可掩，而忠臣義士有所不忍聞矣。【略】

朱文公上封事，指斥時政，孝宗大怒，丞相趙雄解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此甚得拯救之法。其言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此議論，至於因而任之能否自見，真得任人之法。夫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談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辨，實用則疏，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因其事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横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日起而在列，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而不能安也，乃設法排之，而其名愈重。

開禧北伐與嘉定和議分部

綜　述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二〇《寧宗皇帝》　（開禧元年）七月辛丑，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郡王拜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典腹心於中禁。勳德俱茂，神人具孚。兹特軼於故常，俾晉專於平決。誕敷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羣倫，學洞聖域。代禀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才。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之典，扶日而行黄道，亶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鋭風雷之迅發。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謨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至中，正道而立。高爵厚禄，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絶黨偏之狗。内外單盡，始終扶持。上承三宫，率伸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幾若

祖宗之盛時。屢豐咸格於康年，四闢均陶於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闚於卿慮。越予先正，歷輔累朝，勒銘宗彝，侑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輿望之交屬，豈併任之可稽。矧今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功之不足。王政當脩，莫盡拊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約之方。流風惟狃於自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爽邦之哲，力恢垂世之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冠槐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租賦，肇新紐采。在漢安世，以司馬而録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常之績，首躋翊亮之司。況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疇乃實望，對予前聞。絶席千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式隆體貌，益鞏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皋夔之是紹；見諸行事，奚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間之君臣；所易失者，有為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竚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略】

（開禧三年）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敷誕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意，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為，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尚處於廟堂，何以迄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

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已，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於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疎忌忠讜，廢公狥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讟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胄始以肺腑夤緣，置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迹於宮廷。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禀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夫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已。且如御前金牌，祖宗法專隸內侍省，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没，拘收封樁庫，專為邊備之用。得旨依。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彦，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茲奮由於獨斷，庸播告於羣工。起自諸生，獵膺大任。本謂柬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直之風，優禮何補。粤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啟乎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疲於糧餉，邊城厭於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為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訓。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

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劉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强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竊見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狥。侂胄始雖招權，猶奉内祠。凡所設施，尚闕廟堂。自强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强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計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有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劉子乞誅竄，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

宋由之為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羣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晚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暱，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弟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紊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肆為蒙蔽，馴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藎；爾獨狥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於廟堂，請託徧於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申，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於輿議，以敷告於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特抵於譴何。往省前愆，毋重後悔。臣僚繳奏：自强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二凶。侂胄先以籍家，又復斬首，而自强曾無緒次施行，則刑為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强朋奸誤國，黷貨狥私，罪大責輕，公論未歇，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没家財。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一《章宗皇帝紀年下》（泰和六年）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慶］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宜來，但此不足慮，只恐秋冬之間，北兵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帝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内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内，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成）［全］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琳］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維）［淮］源來獻闕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

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内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琳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克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於是濠州、安豐及並邊儲戍皆為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檡之遁，攻六合縣，遇宋師於西浦橋，宋兵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吳曦於罝口。曦自罝口歸興州，以本國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略】

泰和七年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帛。西帥啟緘，卻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畧云：『當聽命於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

州，旋為宋人所取。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八　（開禧二年五月丙戌）御筆詔北伐。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勘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碩）［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知院許及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費士寅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即］李鐵［鎗］，焚漣水縣。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為生辰，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睪罷户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刺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先命户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徐誼，自處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己酉，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闢外四州之地於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茲仇逆虜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劇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弗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迹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氣之飆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恥，卒報百王。矧乎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悼，涕泗無從。將勉輯於大勳，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厲執干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黎舊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宏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侂胄將舉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以少蓬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李大異為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胄，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兄大性，皆嘗為户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刑工部架閣文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主簿。又踰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遂歷清顯以至侍從，為諫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胄死，朝廷以其論議不變，遷雜學士以旌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為寵。初，大異之為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五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當杖，即持梃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為之一噱。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於天地、宗廟、社稷。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皇甫斌敗于唐州。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

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是日，簡捌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九下　（開禧三年）十一月甲戌，詔太師韓侂胄輕啟兵端，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於玉津園。彌遠建去凶之策，既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璧，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史彌遠夜往其府趣之，李璧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為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台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哀引奸邪，分佈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紹興末年以來，台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台諫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釐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曹掾，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有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懦、絶無攖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轉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台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諫，乃言：『都城貨塞栗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私意既行，兇焰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幸踞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丁巳歲，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為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

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預為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已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襠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俯一觴。』啟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慚沮。丁卯歲，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大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其侈靡有如此者。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廚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為，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闕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燕內庭，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吏，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薰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趨走，一則恩主，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為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宗社，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盛傳封侂胄為吳王，又謂侂胄欲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籙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圈，寢用龍衮，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為？察其用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録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是日，新除右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請對，自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一參政保全。』

象祖、璧赴延和殿奏事。丙子，侃胄、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丁丑，責侃胄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一五《輿地考一》 開禧韓侂胄啟釁開邊，致金師渡淮，侵破諸郡，吳曦遂據西蜀以叛。韓吳既誅，和好如舊，侵疆俱復。嘉定而後，金人被兵中原，擾亂山東、河北，間有據土地內附者，然旋得旋失，故不復紀録云。

《金史》卷一二《章宗紀四》 （泰和五年三月）辛巳，宋兵入鄂州來遠鎮。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略】

（四月）癸巳，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略】

五月甲子，以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備宋。【略】甲申，宋人入漣水縣。

六月戊子，復漣水縣。【略】（甲寅）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惡為言。上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知兵，不忍先發。【略】

八月辛卯，詔罷宣撫司。時宋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河南將臣亦屢縱諜，往往利俊邁之賂，反為遊説。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台之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飢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牒來上，又皆鐫點邊臣為辭。宣撫使揆因請罷司，從之。揆又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略】

（十月）丁丑，宋人襲比陽，唐州軍事判官撒都死之。

十一月乙酉，宋人入內鄉，攻洛南之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至丹河，擊敗之。【略】丁酉，詔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銀十五萬兩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蒲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略】（己亥）宋吳曦擁衆興元，欲窺關、隴，皇甫斌益募兵擾淮北，所掠即以與之，使自為戰。【略】

（六年正月）丁亥，宋使陳克俊等朝辭。遣御史大夫孟鑄就館諭克俊等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遺法，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軍民。及得爾國有司公移，稱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方以天下為度，不介小嫌，遂罷宣撫司。未幾，盜賊甚于前日，比來群臣屢以爾國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臣下或復有云，朕雖兼愛生靈，事亦豈能終已。卿等歸國，當以朕意具言之汝主。』【略】丙申，宋興元守將吳曦遣兵圍抹熟龍堡，部將蒲鮮長安擊走之，斬其將。【略】庚戌，宋人入撒牟谷。陝西統軍判官完顏撾剌、鞏州兵馬鈐轄完顏七斤約宋西和州守將會境上。俄伏發，為所襲，木波部長趙彥雄等七人死焉。撾剌馬陷淖中，中流矢，七斤僅以身免。【略】

四月丙辰，宋人圍壽春。壽春告急於亳，同知防禦使賢聖奴將步騎六百赴之，乃退。癸亥，尚書省奏：『河南統軍司言，統軍使紇石烈子仁等遣嚴整、閻忠、周秀輩入襄陽。覘敵陰事。還言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鄧，以我叛人田元為鄉導，三萬人規取唐，以張真、張勝為鄉導，俱授統領官，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于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紇石烈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徒單鐸統之，而自以所部兵駐汴。及擬山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皆從之。甲子，宋人攻天水界，乙丑，入東柯谷，部將劉鐸戰敗之。丙寅，詔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于汴，許以便宜從事。升諸道統軍司為兵馬都統府，以山東東、西路統軍使紇石烈執中為山東西路兵馬都統使，定海軍節度使、副都統軍使完顏撒剌副之，陝西統軍使充為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通遠軍節度使胡沙、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副之。河南皆聽揆節制如故。盡征諸道籍兵。辛未，宋吳曦攻來遠鎮之蘭家嶺。丙子，詔內外職官納馬各有數。丁丑，宋人入新息、內鄉，又入泗州。戊寅，入褒信。己卯，入虹縣。庚辰，入潁上。

五月壬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秦詵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又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略】丙戌，以宋畔盟出師，告於天地太廟社稷。丁亥，親告于衍慶宮。戊子，平章政事僕散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充為元帥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古論誼為元帥左都監。辛卯，以征南詔中外。賜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總押鄧州軍馬事完顏江山爵各二級，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爵一級，餘賞賚有差。又

以非嚴整上變，必為所誤，授整嵩州巡檢使，賜爵八級，錢二百萬。上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未集，河南之衆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萬五千屯真定、河間、清、獻等以為應。【略】（癸巳）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為右副元帥。宋田俊邁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等出兵擊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參衆繼至，遂圍宿州。壬寅，納蘭邦烈等擊敗之，俊邁退保於蘄。癸卯，執俊邁於蘄。甲辰，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吾古孫兀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來援，遂擊敗之。【略】

六月辛亥朔，左丞僕散端以母憂罷。平章政事揆報蘄之捷，並送所獲宋將田俊邁至闕。上降詔褒諭，賜紇石烈貞、納蘭邦烈、史抗搭等爵賞有差。宋將李爽以兵圍壽州，刺史徒單義拒守，逾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兵來援，義出兵應之，爽大敗，同知軍州事蒲烈古中流矢死。乙卯，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略】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賽不敗宋曹統制于溱水。【略】壬戌，平章政事揆報壽州之捷。【略】乙亥，宋吳曦攻鹽川，戍將完顏王喜敗之。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復攻東海，縣令完顏卜僧復敗之。還，中伏矢死，贈海州刺史，以銀五百兩，絹百匹給其家，仍官其一子。【略】甲午，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斬其副夏統制。吳曦兵五萬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裕等敗之。【略】

八月庚戌，山東帥來報邳州之捷。【略】辛未，宋程松襲取方山原，蒲察貞破走之。【略】辛巳，元帥右都監蒲察貞取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芻粟、戰馬以助軍。【略】甲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等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等擊破之，斬楊雄、李珪。

冬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略】

（十一月）丁亥，僕散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紇石烈執中克淮陰，遂圍楚州。【略】庚寅，完顏匡克光化軍及神馬坡。壬辰，僕散揆次盧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遣劉佑來乞和。紇石烈子仁克定遠縣。乙未，完顏匡取隨州。丙申，紇石烈子仁克滁州。戊戌，詔諸路行用小鈔。完顏匡圍德安，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略】（庚子）完顏綱圍祐州，降之。宋丘密遣林拱持書乞和。辛丑，完顏匡攻襄陽，破其外城。僕散揆克含山，蒲察貞克天水，紇石烈子仁徇下來安、全椒二縣。壬寅，完顏綱徇下荔川、閬川等城。癸卯，丘密復遣宋顯等以書幣乞和。乙巳，完顏綱克宿昌。丙午，蒲察貞克西和州。

十二月丁未朔，完顏匡克宜城，僕散揆攻和州，史抗搭中流矢死。壬子，完顏綱次大潭縣，降之。蒲察貞克成州。癸丑，宋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納款于完顏綱。戊午，右監軍充攻下大散關。己未，紇石烈子仁克真州，丘密復遣陳璧等奉書乞和。辛酉，右監軍充遣兀顏抄合以兵趣鳳州，城潰入焉。完顏綱遣京兆録事張仔會吳曦於興州之置口。曦具言所以歸朝之意，仔請以告身為報，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乙丑，初設都提控急遞鋪官。平章政事僕散揆班師。完顏綱以朝命，假太倉使馬良顯齎詔書、金印立吳曦為蜀王。戊辰，蒲察貞以西和、天水等捷來報。完顏匡進所掠女子百人。己巳，曦遣其果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壬申，詔完顏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以紇石烈執中縱下虜掠，遣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等，仍詔放還所掠。【略】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完顏匡進攻襄陽。戊寅，敕宰臣舉材幹官同議南征事。【略】乙酉，贈故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蒙城令，封其妻鄉君，子俟年至十五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仍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義募人往斫敵營，全在選中，而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陽許，及至城下，反罵敵，遂殺之。至死罵不絕聲，故是有恩。戊子，召完顏綱赴闕。庚寅，僕散揆還駐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于南京以代揆。【略】辛丑，完顏匡取穀城。

（二月丁巳）宋知樞密院張嚴遣方信孺以書詣平章政事揆、左丞端乞和。【略】（癸亥）吳曦遣使奉三表來：謝封爵，陳誓言，賀全蜀內附。【略】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僕散揆薨於軍。癸酉，遣同知府事術虎

高琪等冊吳曦為蜀國王。判平陽府事衛王永濟改武定軍節度使，兼奉聖州管內觀察使。是月，蜀國王吳曦為宋臣安丙所殺。【略】

（三月壬辰）宋復攻破階州。癸巳，復攻破西州。乙未，宣撫副使完顏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綱召諸軍還。【略】

（四月）癸丑，宋人攻破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死之。丙辰，以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戊辰，詔元帥府分遣諸將游奕淮南諸州。癸酉，復下散關。【略】

（五月丙申）宋知樞密院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都元帥府，增歲幣乞和。四川安撫使安丙遣西和州安撫使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圍皁角堡。术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戰而解其圍。【略】

八月戊申，宋張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誓書槀來乞和。【略】丙子，宋韓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柟以書來乞和，請稱伯，復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略】壬辰，宋參知政事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略】

（戊戌）詔完顏匡檄宋，函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

（十月）己巳，詔定隨軍遷賞格。辛未，陝西宣撫使徒單鎰分遣副統把回海攻下蘇嶺關。是月，定南征將士功賞格。

（八年閏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等首于元帥府。【略】

（五月丁未）中路兵馬提控、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宋賊臣韓侂胄、蘇師旦首獻，并奉元帥府露布以聞。懸其首并畫像于市，以露布頒中外。【略】

六月癸酉，宋通謝使朝議大夫、試禮部尚書許奕，福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吳衡等奉其主書入見。甲戌，謁謝于衍慶宮。癸未，以許宋平，詔中外。

又　卷九三《獨吉思忠傳》　泰和五年，宋渝盟有端，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揆奏宋人懦弱，韓侂胄用事，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宗浩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動。』思忠曰：『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其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召大臣議伐宋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或曰：『鼠竊狗盜，非用兵也。』思忠執前議曰：『不早為之所，彼將誤也。』上深然之。

七年正月，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圍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上曰：『以執政將兵攻一小州，克之亦不武。』乃用唐宰相宣慰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賞立功者。詔大臣宿于秘書監，各具奏帖以聞。明日，詔百官集議於廣仁殿，問對者久之。既而宋人來請和，議遂寢。

又　《完顏承裕傳》　泰和六年，伐宋，遷陝西路統軍副使，俄改通遠軍節度使、陝西兵馬都統副使，與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宋吳曦兵五萬由保岔、姑蘇等谷襲秦州，承裕、璘以騎兵千餘人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兵大敗，斬首四千餘級。詔承裕曰：『昔乃祖乃父，戮力戎旅，汝年尚少，善於其職，故命汝與完顏璘同行出界。昔汝自言得兵三萬足以辦事，今以石抹仲温、术虎高琪及青宜可與汝軍相合，計可六萬，斯亦足以辦矣。仲温、高琪兵道險阻，汝兵道甚易也。自秦州至仙人關纔四百里耳，從長計畫，以副朕意。』詔完顏璘曰：『汝向在北邊，以幹勇見稱，頃以過失，逮問有司。近知與宋人奮戰，故特赦免，仍充副統，如能佐承裕立功業，朕於官賞，豈復吝惜。聞汝臨事頗黠，若復自速罪，且不赦汝矣。』

宋吳曦使其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入赤谷，承裕、璘及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括按荅海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括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皂郊城，斬二千餘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李珪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

八年，罷兵，遷河南東路統軍使，兼知歸德府事，俄改知臨潢府事。賜金帶、重幣十端、銀百五十兩。大安初，召為御史中丞。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成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

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名而已。

又《僕散揆傳》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揆爲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卽位以來，任宰相未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効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議，若恬不改，可整兵渡淮，掃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功。』卽以尚厩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揆至汴，蒐練將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所親獲鹿尾舌爲賜。宋人服罪，卽罷宣撫使，召揆還。

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州，取靈璧，圍壽春。命揆爲左副元帥以討之。揆至軍前，集諸將校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臨淮、蘄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衂，悉遁出境。上卽遣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蓮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綵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綵、御藥，以旌其功。

宋人既敗退，上欲進討，乃召揆赴闕，戒以師期，宴于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場，命卿措畫。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寧壽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還軍。

十月，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卽遣奧屯襄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論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衆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畫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既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徠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系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既而，宋帥丘灊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畢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紇石烈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倪，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下真州。宋復遣陳壁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欲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

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寧壽引太醫診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二月，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遣使迎喪殯於都城之北。百官會吊，車駕臨奠哭之，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皆從官給。謚曰武肅。

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饋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代名將云。

又《抹撚史抏搭傳》抹撚史抏搭，臨潢路人也。其先以功授世襲謀克。史抏搭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同知蔡州防禦使事。

五月，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僕散揆謂諸將曰：『符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危矣。』乃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與史抏搭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邦烈、史抏搭逆擊，大破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史抏搭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史抏搭躡其後，黎明合擊，大

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史抶搭為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丘、花靨，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

又　卷九三《完顏宗浩傳》　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揆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藁來，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于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還，遠貽報翰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為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踊躍，私竊自喜，即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區區之愚。實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

兵端之開，雖本朝失于輕信，然痛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為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即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于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論，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況闕繫至重，又豈臣子之所敢言？

江外之地，恃為屏蔽，倘如來諭，何以為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于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為重輕，特欲藉手以見謝過之實。倘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蠲，若又重取于民，豈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易彼。

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將南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況茲瑣瑣，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尚容拘刷。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

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濶畧他事，玉帛交馳，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册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録呈。

初，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為通問使所參議官，信孺援以為例。宗浩怒其輕妄，因之以聞。朝廷亦以其為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恍易，而釋遣之使歸，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擴、侂胄必擇謹厚者來矣。』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驅掠而已。至於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横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臣三事，則並飾虚説，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深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于尺牘而勤郵傳，何也？

兵者凶器，佳之不祥，然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皇、五帝所不能免，夫豈不以生靈為念，蓋犯順負義有不可恕者。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雖未及出師，姑以逐處戍兵隨宜捍禦，所向摧破，莫之敢當，執俘折馘不可勝計，餘衆震懾靡然奔潰。是以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撤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犯邊者十餘次，並為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夫以悔艾罪咎，移書往來丐和之間，乃暗遣賊徒突我守圍，翼乘其不虞，以徼倖毫末，然則所為來請和者，理安在哉！

其言名分之論，今昔事殊者，蓋與大定之事固殊矣。本朝之於宋國，恩深德厚，莫可殫述，皇統謝章可槩見也。至于世宗皇帝俯就和好，三十年間恩澤之渥，夫豈可忘。江表舊臣于我，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絶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為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是又誠然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割之則無

以為國。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廬、舒、蘄、黃，盡江為界，是亦皆能為國。既有如此故實，則割地之事，亦奚不可！

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為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方信孺齎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隆興年已盡為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來書云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又云歲幣添五萬兩匹疋，其言無可準。況和議未定，輒前具載約，擬為誓書，又直報通謝等三番人使，其自專如是，豈協禮體。此方信孺以求成自任，臆度上國，謂如此徑往，則事必可集，輕瀆誑紿，理不可容。

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興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況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畧不相遠，如能依應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如欲世為子國，即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為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占為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函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三萬兩疋，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為增？可令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嘗進賞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裏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駝一千、書五監。今即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犒軍之用。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知、李璧、吳琯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孺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

伏遇主上聖德寬裕光大，天覆地容，包荒宥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猶有所稽違，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夫宋國之安危存亡，將擊于此，更期審慮，無貽後悔！

泰和七年九月，薨于汴。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為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奴奔赴喪所，仍命塟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京副留守張巖叟為勅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鈕祜祿布格蘇為勅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鼓笛角各五十人，外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贈甚厚。謚曰通敏。

又　卷九八《完顏匡傳》　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為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復仇，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于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

宋人將啟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閒實，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畏也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雲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

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於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兀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大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

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於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辟土宇。彼恃漢、江以為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荊、楚削平，不為難事，雖天佑順，亦卿籌畫之效也。益宏遠圖，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

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遮罩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于白石峪，遂取穀城縣。僕散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於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於汴京。

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于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密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密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密，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管、李大性、李璧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璧已為參政，不可遣。朱致知、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侄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

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關隘不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黽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

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啟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地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已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

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侄，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鬥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為首尾，關隘擊蜀安危，望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

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饋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於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祇備，是皆有咈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首者，本欲易淮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元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貰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追修誓書，齎遣通謝人使赴闕。』

王柟之歸也，匡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制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録本齎呈，並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至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接。』

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所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

泰和八年閏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鏞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禦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賦。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並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

又《完顏綱傳》　（泰和）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為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蒲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知臨洮府事石抹仲温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术虎高琪、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斡勒牙剌、京兆府推官蒲察秉彝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襄懶，同知京兆府事烏古論兗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翮翅軍散據邊陲。『緋翮翅』，軍名也。元帥右臨軍充右都監蒲察貞分總其事。

宋吳曦以兵六千攻鹽川，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僕散六斤、猛安龍延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垒、姑蘇等路寇秦州，承裕、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裡。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术虎高琪破之。

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帥曰冷京，據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余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蓋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論道里而以日計之云。冷京卒，子耳骨延嗣，宋不能制，縻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曹佛留為洮州刺史。佛留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留，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

明昌間，屬羌已彪殺郡佐反，是時綱為奉禦，奉詔與曹佛留計事，因召青宜可會兵擊破已彪。曹佛留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為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留每謂綱言青宜可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終不納。

及綱部署陝西，上密敕經略西事。於是，曹佛留已死，普賢為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普賢傳箭入羌中，青宜可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民，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宜可為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詔青宜可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風慕義，背偽歸朝，願效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一、銀牌二，到可祇承，服我新恩，永為籓衛。』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古論兗州領，曹普賢押領，青宜可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宜可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以青宜可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

九月，詔安慰陝西，略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逼脅，背國從偽，或沒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拋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牓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官司陳首，並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

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遣行軍副統裴滿阿里、同知隴州事完顏孛論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奧屯撒合門、美原縣令术虎合沓別將壯士五百，取間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术虎合沓、部將完顏出軍奴率兵千人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押軍猛安粘割撒改率兵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裴滿阿里為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於陣。宋兵走二裡關，覆敗。宋將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合沓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為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人。南家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復故地。

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蒲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括按答海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葛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猛安把添奴追宋騎兵，殺千余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皆為金軍所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石抹仲温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

初，吳玠、吳璘俱為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衆心。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州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關、隴之志，誘募邊民為盜，遣諜以利餌鳳翔卒温昌，結三虞候軍為內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拒。上聞韓侂胄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以得志于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其賜曦詔曰：

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胙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裔縱有孌鬻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

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三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於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

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仇，人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長驅並騖，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

卿以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掎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

綱次臨江被詔，進至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問行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録事張仔會吳曦於興州之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

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責成卿等，

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為國建功，豈止一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關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

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賀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答之，並賜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術虎高琪為封冊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

頃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于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效。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恩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勳；高爵厚祿，朕所不吝。』

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徹五州之兵退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長為四川安慰使。蒲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兀顏阿失死之。詔奪綱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龍古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於團練。綱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

八年，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綱還京師。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左丞。至寧元年，綱行省事於繒山，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繒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聽。徒單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綱不從。綱至繒山遂大敗。

又　卷一〇一《僕散端傳》　泰和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宗浩、參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璧、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為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宋史》卷三八《寧宗紀二》　（開禧元年四月）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啟邊釁。以忤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略】

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丙寅，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丁卯，詔侍從、兩省、台諫、在外待制學士已上及內外文武官，各舉將帥邊守一二人。【略】

（十二月）戊寅，金遣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入見，禮甚倨。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著作郎朱質上書請斬金使，不報。【略】

（二年四月）戊辰，以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庚午，追奪秦檜王爵，命禮官改謚。乙亥，以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鄂州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撫使，丁丑，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于金，求封蜀王。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略】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不克，軍大潰。丁亥，下詔伐金。癸巳，以伐金告於天地、宗廟、社稷。皇甫斌引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甲午，賜宗室希瞿子名均，命為沂王拱後，補千牛衛將軍。以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壬寅，太白晝見。簡荊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癸卯，郭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略】

（六月）癸丑，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甲寅，鄧友龍罷。以江南東路安撫使丘密為刑部尚書、兩淮宣撫使。【略】

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略】

冬十月戊申朔，詔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將帥者二人。辛酉，以將士暴露，罷瑞慶節宴。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領兵駐真州以援兩淮。辛巳，金人破棗陽軍。甲申，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乙酉，趙淳焚樊城。戊子，金人犯廬州，田琳拒退之。癸巳，以金人犯淮告于天地、宗廟、社稷。乙未，避正殿，減膳。以湖廣總領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丙申，金人去廬州。丁酉，金人犯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金人破信陽軍。辛丑，金人圍襄陽。壬寅，金人破隨州。癸丑，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詔諸路招填禁軍以待調遣。甲辰，金人犯真州。乙巳，金人破西和州。是月，濠州、安豐軍及邊屯皆為金人所破。

十二月戊申，金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檄之遁去。吳曦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略】癸丑，金人去和州。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丁巳，金人破大散關。戊午，熒惑守太微。癸亥，魏友諒軍潰於花泉，走江陵。丁卯，金人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卻之。戊辰，吳曦還興州。金人自淮南退師，留一軍據濠州。己巳，罷郭倪，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陳謙罷。以荊湖北路安撫使吳獵為湖北、京西宣撫使。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癸酉，吳曦始自稱蜀王。甲戌，以鎮江副都統畢再遇為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路招撫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撫使程松遁。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丘密罷。己卯，命知樞密院事張岩督視江、淮軍馬。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癸未，金人破階州。丁亥，子圻生。庚寅，詔建康府給淮民裝錢，遣歸業。辛卯，吳曦招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楊震仲，震仲不屈，死之。癸巳，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民。甲午，吳曦僭位於興州。甲辰，奪池州都統陳孝慶三官罷。【略】

（二月）庚午，金人去襄陽。【略】（乙亥）四川宣撫副使司隨軍轉運安丙及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等共誅吳曦，傳首詣行在，獻於廟社，梟三日，四川平。並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其父挺官，遷吳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免連坐。【略】

（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兵至階州，金人退去。癸巳，李好義復西和州。丁酉，金人去成州。庚子，詔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為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起居舍人許奕為四川宣諭使。落程松資政殿大學士，奪六官，筠州安置。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辛丑，曲赦四川，減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壬寅，責授程松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夏四月戊申，以吳獵兼四川宣諭使。子壎薨，追封申王，謚沖懿。癸丑，赦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減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略】四川忠義人復大散關。己未，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方信孺發行在。【略】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戊寅，用四川宣撫司奏，吳曦党人張伸之等一十六人除名，編配兩廣及湖南諸州。【略】（辛卯）四川宣撫副使司參贊軍事楊巨源與金人戰於長橋，敗績。【略】

十一月甲戌，詔：韓侂胄輕啟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誅韓侂胄於玉津園。以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以誅韓侂胄詔天下。丁丑，以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將士行賞有差。奪陳自強三官、永州居住。戊寅，責授蘇師旦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己卯，斬之。詔：『奸臣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

又 卷三九《寧宗紀三》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等請梟韓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辛巳，下詔求言。壬午，王柟還自河南，持金人牒，求韓侂胄首。丙戌，葉時等復請梟侂胄首于兩淮。【略】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以許奕為金國通謝使。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詔史官改紹熙以來韓侂胄事迹。【略】（三月）戊子，下詔戒伤內外羣臣，復秦檜王爵、贈謚。己丑，王柟自軍前再还行在，議以韓侂胃函首易淮、陝侵地。辛卯，詔梟侂胄首于兩淮【略】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金人歸濠州。【略】丙子，遣趙应龍賀金主生辰。

又　卷三九四《陳自強傳》　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胄奸凶，久盜國柄，自強實為之表裡。

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又　卷三九五《方信孺傳》　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僨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靓来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

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来，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

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彊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

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来，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

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

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彊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辯折敵酋於彊愎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

尋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

又　卷三九八《倪思傳》　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

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而國

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

又 卷四〇五《王居安傳》 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

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托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台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荊襄、兩淮之地，暴屍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跡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奸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

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奸險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

又劾曦外姻郭倪、郭僎，竄嶺表，天下快之。

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己，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党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熏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幹，乃以迕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

又 卷四一四《史彌遠傳》 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系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裡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曆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

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于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兼刑部。

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並陳自強右丞相。既而台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

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録院修撰。

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核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獎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

又　卷四三七《儒林傳七・真德秀》　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兹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嫚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

又　卷四七四《姦臣傳四・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曆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禦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

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黄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奸，侂胄怒，使優人峨冠闊袖象大儒，戲于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

霅川劉弼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台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跡始危。

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並逐誼。朱熹、彭龜年、黄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衝、徐范、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

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鎡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台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台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岩、程松率由

此秉政。

四年，侂胄拜少傅，封豫國公。有蔡琏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琏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范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少師，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必大為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党之禁浸解。

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為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群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厄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

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胄大悦。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獄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

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台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胄除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二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被、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慶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

未幾，皇甫斌兵敗于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密代為宣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胄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胄以為然。壁乃悉數其罪，贊侂胄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於嶺南。

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密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遣書許還淮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

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系銜。侂胄忿，密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

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

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坡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斫侂胄棺，取其首遣之。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儗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弈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徒，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禦之飾，其僭紊極矣。

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台諫及執政大臣多其党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

侂胄娶憲聖吳皇后侄女，無子，取魯宜子為後，名紅，既誅侂胄，削籍流沙門島雲。

又　卷四七五《叛臣傳上・吳曦》　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潛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

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蠭關之戍，敵由版閘穀繞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罝口。舉人陳國飾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

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罝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于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奪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僎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平。

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並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勳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說。吳晛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系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

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屍。丙分

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晛、賊党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臥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禄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於朝。

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論説

宋・蔡幼學《育德堂奏議》卷二《繳韓侂胄陳自強與在外宮觀指揮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方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固有所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寅緣肺附，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群枉，分佈要塗，賊害忠臣，陷之大戮，排沮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於侂胄，則外挾言路，以罔宸聰。私意既行，凶燄日熾。出入禁掖，肆爲姦欺。侵盜貨財，充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四方。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固其權，乃復設爲計謀，竊據高位。平章軍國事，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敢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於此時，輕開邊隙，上不稟於陛下，旁不謀於在廷。盛夏出師，挑怨召釁，使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者不知其幾萬人也。昵比吳曦，利其厚賄，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其黨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哉！侂胄情狀著明，天怒人怨，而猶專愎自用，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爲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於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闒冗，本無寸長，徒以侂胄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躐登宰輔。兵釁既啓，邊陲未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進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狀狼籍。訕笑譏罵，萬口一辭。社鼠城狐，蓋未有甚於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去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禄，未愜與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誅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覬之患，實海内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得旨：侂胄改送英州安置，陳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應詔言事狀十一月》

臣恭睹拾壹月捌日聖旨：姦臣擅朝，畏人議己，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仰中外臣僚，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臣恭惟陛下渙發德音，博延讜論，絲綸初布，中外具孚。凡懷忠愛之心者，孰不思盡誠無隱，以仰稱陛下虚己受人之美，況于備數班列者乎？臣竊惟權臣盜作威福，十有四年，隳紊國經，敗壞士俗，戕賊邦本，輕啟釁階，財用空殫，生靈塗炭。推其罪狀，何可具言！今者聖斷赫然，罪人斯得，權綱既正，號令惟新，此誠更化善治之幾，易危爲安之始也，然而積弊之久，未易頓除，遺害之深，尤難遽拯，事之當慮，殆非一端。惟陛下剛健力行，羣臣盡忠畢慮；抑邪而佑正，以公而滅私；圖之而得其原，治之而循其序，鑒憂虞於既往，防奸蠹于未然。夫然後可以培長久之基，享安靖之福，其所關係，豈淺淺哉！若夫明紀綱，重名器，定趨嚮，立規模，所以一正人心，而保護元氣者，固在乎宸衷之動化，近輔之圖回」臣不敢以僭議。至於政事設施，達之天下者，其節目次第，亦復難以殫陳。謹取其切於時務者，條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治道之盛衰，本乎賢材之進退。自古及今，非不知賢者之當用也，而小人每得以間之，所以治少而亂多也。韓侂胄呼吸傾邪，置諸要路，植黨引類，協濟姦謀。凡忠正善良，侂胄所不樂者，無不力加詆毀，使去朝廷。正論日消，羣小得志，其乘時徇勢，僥幸進身者，非以逢迎，則以賄賂。班行猥雜，苟且成風，緩急須才，莫可倚仗。凶黨既熾，主權益輕，衆心危疑，公議籍籍。侂胄始稍進材望，以塞人言，猶且猜忌隄防，靡所不至。然而朝有君子，志在國家，姦謀不容，元惡誅斥。由是言之，苟欲興起治道，豈可一日不汲汲於賢材哉！陛下厲精之初，召三故老，誠足以風動天下，使知鄉方。臣愚伏願聖明申命大臣，益闡公道，采

誅衆論，博示招延。其德望足以服人，不以既老而聽其終退；其材猷足以立事，不以小累而使之投閑。凡侃胄黨與之所擯排，必明其詆誣，次第收召。至於淳靜難進，器能可任之人，或沉於下僚，或闕於遠外，亦必旁詢周訪，廣薦進之門。庶幾爲國得賢，輔成至治。

一、國家之根本在州縣，州縣之根本在民。爲國而不先固其本者，危亂所由起也。自韓侂胄招權納賄，風俗變遷。凡帥守監司，率以苞苴納諂，輒得美官，來者效之，日以滋甚。耗蠹帑藏，剝民膏脂，以奉侂胄及蘇師旦輩之欲，所在財計，爲之一空。加以兵釁驟開，號令匆遽，調發禁旅，召募新軍，差撥舟舡，製造兵器，督責苛急，海内騷然。朝廷不暇計其費之若何，一切取辦於州縣；州縣之力度無以給，則抑配科率，取之於民。民生益艱，邦本浸弱，禍亂所伏，識者寒心。拯救扶持，黨在今日。臣愚伏願陛下明降詔書，特申訓戒，嚴苞苴之禁，興廉潔之風。凡盜取官錢、賂遺權倖者，顯治一二，以警其餘。使牧民之官，飭躬節用，專意撫養，以慰元元。凡邊事所須，州縣不能自備者，朝廷量費多寡，給以與之。其有並緣誅求，重爲民害者，令監司按劾以聞，必罰無赦。所冀蘇民力，以固基本。

一、邊陲有事，江淮表裏之勢，所擊輕非。諸將分屯，而彼此不能以相應；列城錯立，而小大不能以相維。非有統壹制禦之權，未見其可也。自韓侂胄輒啓邊隙，事徇其私，雖先置宣司，後開督府，而從中遙制，動設關防。凡戰守之方，率以己意，領元戎之任者，乃不得以與聞。操捨失宜，上下掣肘。故志於事功者，則有所牽制而不得伸；安於苟且者，則有所顧忌而不敢問。備邊之計，日以悠悠。比及防秋，乃復罷去督府，止以武帥節制沿江。要其設心，豈復爲國計哉？況兩淮殘破之餘，暴骨蔽野，沿江諸郡，流殍塞途，人心驚危，兵勢單弱。雖淳遣小使，期於偃兵，而敵國之情，狡詐難測。隨機應變，可無其人？臣愚伏願陛下精選重臣，付以宣督之任，凡所經畫，悉以委之。邊事未寧，則督責褚將，協謀併力，以成卻敵之功；講解可期，則號令列城，還定安集，以收息民之效。方面之責既有所歸，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

一、全蜀去朝廷至遠，州縣之利病、閭閻之休戚，欲求達於上，至難也。韓侂胄私結逆曦，畀以兵柄，輕動妄作，起其禍心，外挾豺狼，遽謀僭竊，全蜀四路，幾爲盜區。賴宗社之靈，不旋踵而逆曦授首。然而更此事變，所傷實多，思患預防，尤不容忽。臣聞蜀中州郡，地狹民貧，建炎以來，列屯境上，用度日迫，苛斂漸增。雖紹興息兵，時有蠲減，而較諸全盛之日，迥然不同，流弊因循，民力難復。況邊事遽起，科調紛然，逆謀一萌，妄費無度。討賊之後，瘡痍相仍，戍役未休，軍須旁午。州縣困乏，府庫空虛，害及民間，何所告訴？不可以其遠外，略而不圖。臣愚伏願聖慈明詔四川宣撫及制置、總領司，各講求所以節材裕民、輕徭薄賦之實，博詢詳究，具列以聞。仍候宣諭使之還命，以其所見聞，畫一條奏，酌其事體，特爲施行。使寬恩實惠，孚于一方，誠銷弭後患之道也。右，謹具如前。臣至愚極陋，不足以奉承明詔，徒以區區過計，且得於衆論之所同者，不敢自默。惟陛下赦其往斐。

又《繳易祓鄭挺各降兩官辰郴州居住指揮狀》　臣聞同罪異罰，君子所譏；昏墨賊殺，古有明憲。陛下總攬權綱之始，除姦懲惡，所以風厲四方。如其罪之當輕，固不可過於苛刻；苟罪之當重者，尤不容以姑息也。易祓奮自諸生，有聲場屋，稍自愛重，何患不達；而乃諂附蘇師旦，僥求美官，爲草節度使詞命，搢紳恥之。學校之士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改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遷諫官。』祓聞此言，寧不愧死？方韓侂胄欲啟兵釁，鄧友龍爲侍御史，祓在諫垣，締交合謀，更唱迭和，以排忠正之論。及友龍宣撫江淮，祓送以歌詞，妄自張大，有『書盛事有椽筆』之語。祓固知書，豈不知自昔權臣弄兵作威，果爲何事？正使一勝，遺禍方深，而反以爲盛事乎？然則祓之逢迎侂胄，其罪亞于友龍。而但貶兩官，置之近地，輕重殊絕，未厭輿言。鄭挺庸鄙之夫，何足比數？侂胄以其佞己，使帥襄陽。時侂胄興兵之謀猶未顯也，而挺乃引惹邊事，震動一方。本路漕臣及旁郡守皆恐其起釁，託疾丐歸。挺外雖張皇，内實畏懦，亦復詭辭求脱，改守婺州。及起帥淮東，侂胄兵謀浸急，挺惶惑失措，遣家渡江，淮甸之民，驚迸流徙。侂胄始覺其繆，貶秩罷去，贓汙狼籍，僅追兩官。甫及踰年，復敢委曲干求，亟圖甄復，侂胄已私許之。祖宗懲治贓吏，用法最嚴，雖侍從之臣，苟坐吏議，率謫散官。挺之罪愆，豈容輕恕？況其助開邊隙，同於郭倪，今止追三官，猶以武德郎安處湖南，誠爲佚罰。臣愚欲望聖明，更酌祓、

挺二人之罪，重行貶竄，以協天下之公。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明・李時漸《三台文獻録》卷一《〔宋〕王居安〈乞誅韓侂胄陳自强疏〉》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責臣辭不獲命，黽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為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特追陳自强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公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於丘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故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咈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為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腑夤緣，置身閣職，典司兵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寧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華之眷，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藉於宮庭。創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托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如御前軍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起，南北生靈强者殞於鋒刃，弱者填於溝壑，流離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百費，科斂州縣，海内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保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鉗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頃緣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為得策甚矣。侂胄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内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安也。況比者小使之遣，敵使嘗以侂胄首謀為言，是敵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尚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於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公師、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世臣而後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閤，自知閤而徑為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汚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内祠，凡所施設，尚閟廟堂。自强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昏，但貪榮而冒處，自强狡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為之前導，而狐狸舞於其後，自强之為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强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閫節，饕餮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憸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胄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責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姦誤國者之戒。謹録奏聞。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戊辰四月上殿奏劄一》

臣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兹矣。天啟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内盡東其畝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来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謹，曾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敵人得以闚我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圖制方来者，猶可謹之初也。蓋

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讐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臥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讐之役，而非用權以蘄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遺賢以入秦，則旦絶隣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耶，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和，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静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飭邊防，凛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虜不弭者，未之有也。臣一介賤微，乍對清光，輒竭鄙悃之思，惟陛下裁擇。

又　卷四一《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　蓋嘉泰、開禧間，韓侂胄久專國，三邊守將日以虜廷多故聞，導諛者因怵侂胄治兵圖恢復，侂胄然之。自是薦紳大夫士之嗜進者與久廢而思用者，爭抵掌言兵事矣。安豐守言北境饑民流徙在唐、鄧、潁、蔡、壽、亳間者數十萬人，淮西帥以聞，上命兩省侍從臺諫雜議。公時爲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獨謂：『間者使人之歸，雖言虜亂形已見，而法制猶行國中，不應遽至是。且彼方與讎交兵，強壯者既悉驅以北，安知非故捐老弱以嘗我？受之則耗資糧，困根本，不受則使中原遺黎有讎我心。或謂吾方有事中原，因其來收卹之，其名豈不甚美？顧吾之力有限，而彼之來無窮，門庭一開，後將有不勝悔者，是謂以空名受實患。爲今計，獨有遣重師，簡良將，增屯廬，楚間，屹如巨防，列據要害，使兵威震疊，敵人望而畏之。設流徙果有來歸，則諭之曰：吾非忘爾民者，奈兩國和好何？或坌集而來，不可遏，則諭之曰：大兵不知，將疑汝爲寇而加僇焉，吾不能汝救。彼亦豈不知避？仍檄其境守者，告以民饑當卹，邊事貴静之意，理直詞順，虜必媿服。』

未幾，以公爲賀金國生辰使。時彼方移文吾三省、樞密院，問沿邊增戍等事。公白侂胄，謂：『慶歷中契丹以本朝益戍守、浚塘泊爲問，當時答之之語，雖務委曲涵容，然亦未嘗以其言遽自撤戍也。今我增兵淮甸，蓋防彼境流民，事發有因，非出無故。且彼已置元帥於歸德，治行省於汴都，簽兵刷馬，紛然並舉，在我豈容無備？今答之之辭，宜曰『增戍之事，本朝豈有他心，大國自爲過計。今欲撤去，夫豈其難，第須元帥、行省悉命收還，剋日同時，彼此俱罷，庶幾兩無疑阻，用固歡盟。』至於規恢，自是素計，惟當觀釁而動，出於萬全，要必濟之功，無輕發之悔。』既次鎮江，聞有朱裕者謀襲漣水不克，公以書白侂胄，請誅之以儆來者。次楚州，申言之，謂『此不懲，必啓邊釁。且絶江以來，具見防秋鹵莽狀。山陽乃昔人家計處，而單乏尤甚。今輕啟敵疑，萬一乘吾之虚，猝然豕突，何以應之？』將度淮，又以告，朝廷不得已如公言。虜遣其臣喬宇逆公，並轡行道中，宇言和議不可輕變，公曰：『本朝家法，一本仁厚，於民命尤所重惜，其肯輕用兵乎？惟北朝勿聽間諜之言，自今各崇信義，則浮論自息。』既至燕，虜遣其臣李著館公，著謂其主即位以來，專行仁政，未嘗妄僇一人。公亦具道本朝之所以得天下與上之所以守天下者，曰：『今聞大金皇帝之德如此，兩國之民幸甚。』著以增屯戍、納叛亡爲問，公曰：『日者兩境姦民，互爲出没，本朝皇帝以邊臣之失職也，既絀降之，又頒黄牓以約赦之，且僇生事之人於境上，北朝視此，可以泮然無

疑矣。彼姦人撰造語言，何所不至？疑之一字，讒閑之媒，疑心一生，姦邪將乘之而入，非兩國之利也。』公與虜言皆披露肝膽，而陰有以服其心，故虜君臣稱南人之忠信者，必曰李公云。

公之來歸，虜疑頓釋，召其臣之宣撫河南者還，而罷簽刷兵馬。當是時，邊患幾息，然侂胄意銳甚，鄧友龍輩日從臾不休。公深憂之，見上具言：『臣踐虜廷，見其民心日益渙散，若朝廷以去歲舉兵，出其不意，雖犁庭埽穴，事亦非難。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鈔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洩，彼遂生心，非虜無可圖之釁，乃吾未得制虜之術也。臣謂今日進攻之機，當重發而必成，毋輕出而苟沮。漢高祖燒絶棧道，人謂無復東意，一旦席捲三秦，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恥，三欲出師，范蠡以爲未可。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擒勁吳。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惟陛下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維審固，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跡而莫見。毋急近功，輕撓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焱逝電發，歸清河洛。』退見侂胄，亦懇懇言之。會北使來賀正旦，朝見失儀，喜事者因以激怒朝廷，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於是荊淮宣諭之使出。公勸叅政錢公象祖力遏其議，錢公得罪貶。公以邊事將作，請令近臣條畫利害，詔如其請。公謂：『先發制人，雖貴神速，兵應者勝，亦存謹重。向使邊鄙小人不妄動驚敵，而我先發可以成功。今虜在在宿師，人人建畫，開河除道，治舟積糧，王師一日首塗，彼豈不知動息？設或堅壁清野，據險設伏，以佚待勞，此聖慮所宜深軫也。』及論蜀，襄陽形勢甚悉，而深以腹心爲憂，終欲待其先發然後應。侂胄意不悅，幾逐公，四川、荊、淮各置宣撫使，而出兵矣。公顧力不能遏，則請追貶秦檜以作士心。王師所至奔潰，公薦丘公密可付重寄，遂以代友龍。又請追回諸道兵，專意守備，以強弩扼清河，舟師拒海口，而命諸將審閑諜，遠斥候，以防賊之遽至。運兩淮金帛分貯姑蘇、金陵，募舟師閩、廣以護江面。田琳軍雖潰，然冒矢石，拔重圍，戰甚苦，宜撫慰之；郭倬、李汝翼縛邊將田俊邁畀虜人，宜置詔獄鞫其罪。事多施行。一日，侂胄留公，屏左右，曰：『蘇師旦負恩蒙蔽，將逐之，公以謂如何？』公慮其意未決也，則極言『師旦怙勢招權，其門如市，使明公負謗天下，敢怒而不敢言，若止奪節奉祠，未足以當其罰。且斷蛇弗殊，事愈可憂。』侂胄問何以處之，公曰：『非竄籍不足以謝國人，弭謗論。』侂胄喜，以草奏屬公。明日師旦貶，且没入其家貲，海內稱快。公又歷言邊事，欲繕光、濠等處守備，閱戰艦，罷糧夫。諭散卒之復收者，令以忠義報國，録韓世忠、楊存中破敵事戒勵諸將。回海道之師，使駐料角，以精兵數千人循江上下，用備不虞。時邊兵新衂，大敵且奄至，上下惶駴，莫知所爲，公晨夕殫慮，所以區畫者有方，上遂命公與政。郭倬具獄來上，將議薄責之，公言：『仁祖時，黄德和特以不救劉平、石元孫，又誣平降賊，至坐腰斬。倬、汝翼之罪浮於德和，其可輕貸！』乃卒論如法。虜既侵淮，公請發椿積緡錢百餘萬，遣使犒師，以作其氣。諜報虜堙挾田俊邁在宿州，公請遣俊邁子允修赴宣司，爲異時通信張本，及薦丘公宜督視軍馬，皆從之。居無何，虜遣韓元靓來，丘公以書來告，謂虜勢尚強，在我且當遵養，彼既先發其端，豈容不領其意，欲遣人護之以歸，將必大得要領。公深然之，和議之端，實肇於此。既而丘公以書幣自通於虜帥，虜帥復書，專以首謀指侂胄，而廬、和、六合皆告捷，侂胄遂不復以和爲意。公憂且憤，因記張忠獻公符離師潰後有論和事疏及與虜帥書，命吏録之示侂胄，且曰：『張公平生以討賊復讎爲己任，洎隆興初事勢未舉，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惟公以魏公之心爲心，庶干戈早戢，南北再安。』公既親草虜帥書，將自督府以遣，而侂胄復中變，改命知院張巖督視，而召丘公以歸。言者復論丘致書議和爲辱國，語併及公，蓋丘之進實公所薦。方韓元靓來，丘以書白侂胄，謂和議可成，然與虜往來文書當暫去平章銜，庶幾虜必聽。侂胄大怒，謂其搖撼朝廷。丘之跡既危，而公亦數求去。

時蜀被攻急，宣撫使程松與其副吳曦不咸。公自請出任西事，侂胄既許之，又迫衆言而止。未幾，吳曦以蜀叛，公謂惟和議亟成，則西事不勞而定，又擬進旨揮付安丙等，使圖之。居無何，丙果殺曦。擢丙以端明帥西路，兼宣撫副使；下詔慰安全蜀，赦興州軍民與興元、金州兩軍之脅從者；遣官告吳璘廟，以其忠勞，特存其後；命從臣宣諭，且勞其師，下制總司條寬恤蜀民事；士大夫不幸詿誤者釋其罪，其恥從僞命而去者，許還故官。凡皆公所建白也。王喜、李好義賞未頒，公屢言之，喜遂除節度使。曦之叛也，割階、成、和、鳳遺虜，曦誅而四郡未復，朝廷以爲

憂。公言：『蜀天險，兵又素精，歸者曦與虜通，故爲敗撓。今元惡授首，將士人人用命，四郡不患不復。』未幾，如公言。公乞顯降德音，慰安勞來，而亟選守令以拊之。在廷蜀士少，公薦楊子謨等十三人，皆一時選。張嚴求罷甚力，公復引丘公任江淮事，不從，而以殿帥趙淳制置兩淮，令諸將皆稟節度。公言淳與田、畢故等夷，今使受節制，必不服。又不從。

先是曦既誅，具得通虜本末，歲月在交兵前。公請下詔暴其狀，以示兵端非專自我出，庶速其和。上命公擬進，詞旨痛切，讀者感奮。然侂胄怙權遂非日益甚，公雖敷曲調護，迄不能回，天下大勢浸以岌岌。公忠憤填膺，思爲國家剪除覬本，會今丞相史魯公密奉宸斷，往來締議，公深贊其決，遂訖天討。公既兼行二府事，方建白正儲闈，召故老，開言路，盡下情。凡大命令，多公所自草，庶幾滌除粃政，疏瀹治原，而言者以傅會詆公，斥使居外矣。論者雖共惜之，然帷幄事秘，公之謀議始末，四方有未之知者。及辛未詔書出，然後公之心跡昭然暴白，而天下至今稱爲名臣。

公字季章，眉之丹陵人。曾祖夙，贈太子太保；妣郭氏，濟陽郡夫人。祖中，故左朝奉大夫、知仙井監，贈太子太傅；妣史氏，東萊郡夫人。考燾，故敷文閣學士、修國史、贈端明殿學士、太師、益國公，謚文簡；妣楊氏，益國夫人。公以父任授承務郎，監鳳州比較務，主管刑、工部架閣，通判永康軍。文簡公薨，終喪仍通判永康，以導江縣竹估錢最重，力請于諸司以聞，得旨均之諸邑。以詞賦冠類省，明年賜第於廷，除將作監簿。丞相留衛公以恬靜不競薦，命召試館職。對策凡五千言，自人主至大臣、臺諫以及權倖、後宮，皆深議無隱。

除正字，以益國夫人喪去，服除，召赴闕。抵建康，奉壽皇諱，驛上皇帝書曰：『天下不幸，陛下新罹大憂，向者定省之禮有愆，群臣辯爭甚切。臣獨謂睿明豈不知此，所以然者，心懷疑疾，有以亂之也。昔英宗亦以疾事太皇，小有不至，諫官奏疏東朝，謂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其後英宗清明既復，母子之愛，懽然如初。今天降割於我家，聖心未及改爲，而壽皇奄忽不待。側聞閔凶之初，尚以疑疾不及視斂，陛下試思，此身乃壽皇遺體，此位乃壽皇付託，追報之義，所當如何？而五十年父子之至恩，數千載綱常之大義，特以一疑字壞之。惟因此大憂，醒然覺悟，追執喪紀，內盡哀敬，如此，則雖不正於始，猶可正於終，彝倫尚存，未至全泯。』再除正字。時上已禫極，公對，謂：『壽皇在殯，太上以疾未能執喪，陛下柩前即位，素幄御朝，實伐聖父行禮。惟厥初觀聽所屬，宜以追慕爲先，引見群臣及發號施令，詞氣之間，皆當寓國家艱危，不得已爲宗廟社稷勉膺付託，深致慘戚之意。而內庭燕處，起居膳服之節，悉從貶降，務使情文相稱，以盡孝思』。又謂：『天位至重，守之至艱，後世辟王，或汰然以位爲樂，此昏明治亂之所由以分也。陛下聖敬日躋，臣謂宜正固君德，先誠其意。自古人主或徒善口耳，而心未必治，或暫能戒懼，而久必怠荒，故可象之儀止見於當寧之嚴，而輕佻之度或發於宮壺之邃，此由意之未誠，無正固之德故也。臣願稽古問學，必明於道德之歸；克己治心，必根於惻隱之實。坐朝入宮，無莊肆之異；自家形國，循先後之宜。使表裏無貳，始終無閑。如此，則天資日茂，聖功純熟，形於運用，隨寓皆應。』侍講朱公熹以內批出守，公言：『陛下始初臨御，召熹勸講，聞者無不興起。蓋以熹海內鴻碩，學術醇正，足以輔導聖質，開廣德心。向者或疑其過於恭勁，必將以難行之事強人主，而熹自入朝，温恭守道，愛君憂國，造次弗忘。閑有論奏，詞氣忠懇，不失臣子之禮。今在朝甫四旬，得望清光，密輸忠款，未數數也，而命忽中發，不由中書，何陛下始者召之之勤，而今者去之之亟也！祖宗立國，全在紀綱，維持命令，必由三省，墨敕專行，乃是衰亂之事。陛下始初清明，豈得效尤側僻，盡棄家法！』班對，謂：『陛下起潛邸，履尊極，雖祖后神謀與中外推戴之力，然原其所自，實由太上與子之志素定於清衷。竊聞先有宸翰，降付中書，其語有云：歷事歲久，亦欲退閑，太皇因之，亟決大計。觀此，則內禪本末蓋出於壽康，而成於慈福。臣伏見高宗皇帝常宣示上皇親書八字，內有『便可即真』等語，宰臣李綱奏曰：『此乃陛下受命道君，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臣愚以爲太上向愆和豫，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事有不幸，人子至痛。至陛下即位，適當洶洶之時，深恐天下後世所傳異詞，或不知太上之實有疾與陛下所以勉承大寶，本由親意，萬一流言訛舛，有失事實，殆非所以宣昭至心、篤厚人紀也。今幸有當時神筆具存，謂宜特賜宣取，如李綱言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

除著作佐郎、兼權刑部郎官。請外，知閿州。以旱請於制置使，得米五千石賑饑民。始，制司置廣惠倉於諸州，而利路獨無有，公謂本道蓬、閬等處，皆山田磽瘠，民生最艱，請畀三路置倉，爲儉歲備。制司從之，得錢引萬五千，糴米三千七百餘碩，至今賴焉。知漢州，提點夔路刑獄。召對，除秘書少監，權中書舍人，以家諱改直舍人除，遷宗正少卿，仍直院。都城災，有司方窮治火所自起，逮捕騷然。公白侂胄曰：『天聖、明道中，玉清昭應宮及禁中火，皆置獄窮治，諫官、御史言此實天災，若反以罪人，恐重貽譴怒。又言火起無跡，安知非天意，獨宜修德應之。仁宗惻然，並薄其罪，今當睠以爲法。』上以災變，令百官條闕失。公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君父之視臣子，初起有彼此厚薄之閑哉！特臣下以好惡之私，互相傾迫，理或至於過中，事或病於極意，此漢唐以來既階覆轍所以相尋而狎至也。臣竊見二十年間，士大夫各懷異趣，議論紛紜，是非不公，彼此過當。譬如人家子弟，自爲爭鬬，父母亦隨以不寧，而家事之當葺者顧弗暇恤，豈理也哉！比者甄敘人物，不問舊新，中外職司，惟賢是用，德意孚洽，群情懽豫，宗社之福也。臣聞天下大器，有同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元祐、紹興之間，姑置勿論，止以仁廟時賈昌朝、范仲淹兩黨言之，其間固多君子，惟其一存偏陂，遂至黑白不分。賴神文至仁如天，輔以韓琦之忠，品節扶持，融攝和會，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故天下之才不卒至於毀傷破壞，而皆爲國家用。陛下大度明恕，同符先朝，朝廷大臣，追蹤前烈，皇極之建，與天爲謀。日者起從臣於久廢，恩遇甚渥，以是知前日人才之放棄，豈陛下本心哉？然十年之間，壯者老，老者病，收之桑榆，固已晚矣。臣願益堅此意，以凝治功，均睠舊新之人才，深鑒黨偏之害國，使群下私意、左右奸言不得以奪之，則天下幸甚。』自慶元黨論起，至是始寢平，故公力陳，以堅上意。權兵部侍郎，俄改權禮侍，兼內制，同知開禧九年貢舉。時皇嗣未立，公首白發其端。是歲五月，立惠國公爲皇子。兼樞密副都承旨。十月，使北還。明年五月，權禮部尚書。八月，參知政事。明年十一月，侂胄誅，兼同知樞密院事。

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一七《[宋] 吳子良〈方巖王公文集序〉》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安拜左司諫，抗防請明正憲典，并陳自強、郭僎竄嶺外，伸雪故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於進、布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再誤，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復生。亡幾何，趙彥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專，故相汝愚之死，咎實自彥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路聞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彥逾邪？使彥逾再入，臣為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胄前轍，遏言路，塗聖聰，廢台諫紀綱，餌臣以好官而塞之口，臣甚恧焉，願求去。』退，又杜門上章，不朝謁。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旨，論公越職，奪一官罷，而王左史之直聲撼海內矣。後起家為郡守、部使者，會柳寇猖獗，毒連江湖，招捕久無功，當路稍釋憾，召權工部侍郎，帥隆興，付賊事。公奮不辭難，勉戎帥忠義，白吉守懦謾，厚賊之降附，離賊之腹心，李元礪、羅世傳尋授首，江西、湖南次第平，民家頌戶祝之。然忌讒復起，坐廢逾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易耶！自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要亦以培植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讒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為浩歎者也。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餘序。予讀之，明白夷暢，絶類其胸襟。詩尤圓妥曠遠，嘗有句云『高下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金史》卷九三《僕散揆等傳贊》

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為界。厥後海陵咈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于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侂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抶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又 卷九八《完顏匡等傳贊》

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強智疏，蘇師旦謀淺

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之臣，然匡隳忠於大安，綱罔難於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宋史》卷四五五《忠義傳十・華岳》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閭閻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炎炎，不敢嚮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

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

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僕、倬、杲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魏友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剜膏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爲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略】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儈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掊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搏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

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蚩符旁臨甌、粤，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爲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睽，士卒外畔，肝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餘餉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

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患。吾國中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恃貴不可侔之相，私妾內嬖，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俛首待終，何臍可噬。

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爲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

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圜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迕守李大異，復置獄。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去邪》　涇又論太師平章軍國事韓侂胄、右丞相兼樞密使陳自強乞賜貶竄，曰：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民亦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於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

而害家凶國禍己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患於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事禁密。見其平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覬有裨補。侂胄所宜銜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分，而習氣膏粱，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鈐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為密啓，實出己私。而姦險之徒，亦多樂為之鷹犬。夫臺諫之官使誠出於天下之公選，人主之親擢，論議章奏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不陰授風指。而每告陛下，概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人臣而專權擅朝，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為固位之策，不量事實，徒徇虛名，外則締交軍帥，分布邊面，以張其聲勢，內則位置羣小於給舍臺諫，以主其言論，招納亡命，撰造間諜，輕絕和好，遽啓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胄交通，蹤跡詭祕，人已切議。當孝宗在宥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亡恙時，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其心。及挺之死，至易以它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既薦為殿巖，又納賂以便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虜以叛，人尤不能無疑於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至皇甫斌之敗於唐州，李汝翼之敗於符離，商榮之敗於東海，郭僎之敗於儀真，郭倪之奉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劒，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抑又有由也。蘇師旦起於筆吏之賤，侂胄以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驟躐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為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瑭、丁禩，官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為御帶，為知閤，為樞密都丞旨，至秉旄鉞。此秦檜所不敢為，而侂胄敢為之。師旦何知？嗜利亡恥，固其常態。既為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少亦不下十萬。暨諸將撓敗，侂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道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中國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於人，謂諸將貨賂非所獨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非專於伸國憲，亦侂胄藉之以自文耳。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自古國家有大政事、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今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於君父，下不詢謀於縉紳，至於為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有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僭假御筆以行之外，廷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為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逮沿邊連以敗報，皆蒙蔽而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恟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虜亦以粮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斃於鋒鏑、困於轉徙、淪於飢餓、死於癘疫，室廬焚蕩，田萊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強虜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唯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係老弱幾數千人填塞濠慙，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丘墟。是南北數百萬生靈之命，皆侂胄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敵人亦知其非出於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虜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為言。使侂胄本無邪謀，祇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於天下。仍偃蹇居位，靡聞懼容。遇邊報稍希，輒為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太祖太宗高宗壽皇之國，而從侂胄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為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胄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夷狄，孩提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於積威，曾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賴陛下覺寤，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孤遠亡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具控免，而已入供職，敢亟舉其專權誤國，罪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於侂胄，繇州縣小官數年間汲引拔擢，致陛下過聽，用為次相。阿附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胄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之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

幾汙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胄、自強重賜貶竄，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將士聞之必為陛下戮力一戰；忠義聞之，必為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涇又論韓侂胄鑿太廟山及婢妾僕封叙官爵及分盜太皇殿金帛狀曰：臣昨日奏疏，論列韓侂胄專權誤國等事，恭想已蒙睿旨施行方陛下奮發英斷之初，萬姓呼舞，咸以手加額，喜於復見天日之清明，足見人心無不聳快。其它罪惡，人言尚且籍籍，今條列一二如后：一、稽之禮律，宗廟至重。太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御，雖車駕經從，猶為卻蓋，所以盡恭敬也。侂胄人臣，寧不知此？廟後山林，號稱禁地，自來不許樵採掘鑿。侂胄惑於術士之説，謂其地形勝，每遇興造，必獲福利，自是窮極土木，終歲不休，創造亭館，種藝花卉，日事游燕。三二年前，臣雖在田野，每有人自都來，輒言每遇宴集，望太廟之山，燭炬熒煌，簫鼓喧闐，歌呼之聲達于通衢，觀者莫不嗟息。凡居民起造樓屋，臨視鄰家，法猶不許，而侂胄乃以亭館下瞰太廟，於禮安乎！欲乞聖旨行下臨安府，日下先將山上亭館盡數毀拆，花卉盡行除去，補植松杉，仍申嚴樵採掘鑿之禁。一、貴有常尊，禮亦異數。夫人嬪御，天子而後有之。今侂胄處人臣之極位，合避嫌疑，乃敢以婢妾之賤邀求封號，至郡國夫人，僭擬宫闈，月有常廩。倡優后飾，賈誼見於痛哭流涕之言，而侂胄以倡優僭受封號，干請宣押，俾與内宴，至與妃嬪雜坐。人臣而有此禮乎？臣欲乞睿斷，將侂胄四婢追毀告命。其服用金玉珍寶等皆宫禁所得者，並與拘收，放令逐便。其羣婢凡有安人恭人等封號者，悉行追奪。一、衣章之寵，以勸有功，均號名器。武臣任至將領，或賜金帶，皆為榮寵。今侂胄盜竊威福，多以名器私其親屬。或有可言者，乃至其家僮僕及内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職為將領及御酒庫等差遣。如黎懷義、鄭中、錢錡、吕頤、田邦直、杜文質等，及李奭家奴嚴監門者，或曾賜帶，或經兩賜名器，僭濫莫此為甚。臣欲乞睿旨，令所司追究逐人元補名目因依，除元係父祖奏蔭及實有軍功補授人許給還元官外，其餘官資差遣雖作御前及親屬名色，並與追毀。其衣帶悉行追納入官，仍各將家業抄估，聽候施行。一、臣昨所奏分盜太皇殿金帛玉璹等，今聞有内侍吳回者尤為巨蠹，凡壽慈殿事務皆所專輒，分盜金帛悉出其手，自盜特多。臣切惟太皇太后弨藏所儲，皆兩朝奉親之禮。太皇方寢疾之際，不忘國家，念及軍旅之費，以助支遣。吳回身為巨璫，受國厚恩，職居禁密，獨不仰體聖意，方駸馭上僭，臣子摧慕之時，忍為盜竊之計，豈復人理？欲乞睿旨將吳回、李奭等送所司，削奪官職，分竄嶺海。仍籍没家財，以充犒軍之用。使三邊將士聞之，必知激勸。右上件四事，雖未足以盡侂胄之罪，然公論未厭，不容緘默。冒昧煩瀆天聽，伏乞睿斷，速賜處分。

清・王夫之《宋論》卷一三《寧宗五》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爲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殆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説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恆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恆也。特以庸主佞臣之所陷溺，而其爲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易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爲定論乎？

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匱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唯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爲謨之訏者也。

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讐復宇爲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爲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爲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罟；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誠如其言，紲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讐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未之逮也？其言

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讐復宇昌言於衆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苻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敝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遽欲思反。而退求諸己，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伺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恤典行，秦檜之惡謚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

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者之氣矜爲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戾，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卽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

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爲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者也。故君子知爲之難而言之必訒。豈懸一義以爲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退思，進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斡之旋之，道備於己，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爲貞勝也矣。

清・劉統勳等《評鑑闡要》卷九《金人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遂命以侂胄及蘇師旦送金師目》 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諉咎於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卷八《宋季恥議和》 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

藝文

宋・辛棄疾《辛稼軒詩文鈔存》卷下《丙寅歲山間競傳諸將有下棘寺者》 去年騎鶴上揚州，意氣平吞萬戶侯。誰使匈奴來塞上，卻從廷尉望山頭。榮華大抵有時歇，禍福無非自己求。記取山西千古恨，李陵門下至今羞。

宋・項安世《平庵悔稿》卷八《凱歌》 今年三月三，樂事今古稀。嘉陵江到武昌口，此時此日同清夷。北人不敢恃鞍馬，西人不敢憑山谿。德安有高悅，匹馬穿重圍。入城助守膽如斗，出城決戰身如飛。城中扶出王與季，城外逐出信與隨。襄陽有趙淳，默坐誰得窺。一日熏盡西山狐，二日網盡東津鯢。三日開門看江北，一人一騎無殘遺。興安有安丙，談笑戮吳曦。僞王亂領出深穀，長史捷布登前墀。銅梁玉壘見天日，瞿塘灩澦無蛟螭。鄂州有老守，頭白尚能詩。上言吾君善委任，下言吾相能指麾。國家九九八十一萬歲，璘雖褒孽休狂癡。

宋・華岳《翠微南征録》卷四《上韓平原》 君家勳業在盤盂，莫把頭顱問鑷鍪。漢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禄山軀。不隨召奭始求老，便學孔明終托孤。十廟英靈儼如在，謾于宗社作穿窬。

又 卷四《和戎時有函首請成之議》 納幣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獻戎墀。一天共戴心非石，九地皆塗血尚泥。反漢須知爲鼂錯，成秦恐不在於期。和戎自有和戎策，卻恐諸公未必知。

宋・曹彦約《昌谷集》卷一《聞官軍收復新息》 降敵知無日，和戎事已休。百年艱國步，九世憶家讎。獲蔡馳新捷，收京有定謀。可無蜂蠆慮，馬健更防秋。

宋・趙萬年《裨幄集・卻敵凱歌》 吁嗟黠虜何猖狂，引弓百萬侵吾疆。首屠棗陽擣神馬，窺伺長江欲葦航。隆冬久晴江水涸，直揭小樊厲源漳。馬沈人溺相枕藉，霜刃逼脅狼驅羊。連營立柵三十里，旌旗蔽野塵埃黃。元戎忠赤過張許，隔江獨對虜酋語。剖析大義面折之，自比關西偉

男子。虜酋聞風雖縮頸，業謂渡江無我禦。四山列騎意洋洋，擬欲一鼓下襄陽。城頭四隅密分布，整飭器具嚴隄防。火油金汁羅砲座，託叉擂木森旗槍。睥睨樓櫓排萬弩，鏵車尅敵皆蹶張。一朝步馳如雲集，前摧草牛負土囊。雲梯飛橋對樓聳，虎炮鵝車數里長。裹以犀革如帆幔，木楯皮屋翼兩旁。鐵騎後擁千百隊，矢如蝟集攢鋒鋩。楊柳陰中浮梁就，三千敢勇忽推牆。層幾列弩下如雨，霹靂巨砲落穹蒼。盡將攻械付烈焰，如燄蛇豕燎豺狼。騎者顛仆步者走，傷者號叫立者僵。虜酋蒲察與葛札，或貫其腦斧其吭。生擒首領數百人，斃馬橫屍盈戰場。未幾採木空林藪，旬月運土成高岡。噪聲裂地屋爲震，火焰燭天星無光。誰知壯士中夜出，人持炬馬列前行。强弩叉鐮迭相衛，長鍬大钁聲琅琅。黎明炬堙爲平地，虜酋喪氣若有亡。因風縱火烟焰猛，拱手坐視摩痍瘡。犬羊震讋心膽碎，卻携金印來投降。從茲虜勢大沮摧，自焚攻具燒營房。甫逾江北復連營，放牧盈野何駉駉。脫鞍解甲馬下睡，胡鼻齁齁輥雷鳴。豈知戰艦輕移岸，急雨狂風亂櫓聲。百鼓忽鳴萬弩發，繼以飛砲熛流星。人馬驚亂相蹂踐，肉填溪谷厭九重北顧正宵衣，覽奏龍顏增喜色。顧嗟李勣賢長城，不假援兵卻胡羯。天書沓至賞元功，渠渠溫語褒忠烈。方除戎團追徽省，行且齋壇授節鉞。命珪相印一時來，聞道殿巖已虛席。誰知帷幄運奇計，裨贊尤多玉季力。弟兄携手上凌烟，卓冠古今真殊絕。我從武科備戎行，先生置我賓僚列。雖無涓埃裨海鎮，同此死生冒矢石。自愧文墨非所長，妄意欲泚磨崖筆。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戊辰即事》 詩人安得有春衫？今歲和戎百萬緡。從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樹養吳蠶。

明・沈德符《清權堂集》卷二一《臆史雜言一百四十首三十九》 德遠稱忠因主戰，會之號佞爲和戎。開禧函首祈哀日，若個書生論最公。

清・潘衍桐《兩浙輶軒續録》卷一七《〔清〕張元啟〈南渡雜感五首四〉》 開禧政柄屬平原，宰相家風魏國孫。功著閫門參内禪，姻聯后族驟分藩。爭桑不戢兵端啟，納賂多途使節繁。堪嘆頭顱行萬里，鳴雞吠犬倍銷魂。

清・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二《過安陽有感韓平原事四首》 相傳金人得韓侂胄首，葬之安陽祖墓，謚曰忠繆，謂其忠於謀國繆於謀身也。

十年富貴老平原，一著殘棋一局翻。畢竟未忘青蓋辱，九京不愧魏公孫。

胸無成算擲千鈞，壯志區區那得伸？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主謀人。

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齒冷，千秋公論在金人。

成敗論人亦可嗤，誰持秦鏡照鬚眉。如何一卷《奸臣傳》，卻漏吞舟史太師。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卷二七《書韓侂胄傳》 誰敢中原誓復讐，反挑强敵喪雄州。惡名竟被千秋傳，冤血還行萬里頭。一樣符離非辱國，舉朝和議是良謀。九原若見辛忠敏，蓋世奇功一哭休。

雜録

宋・李心傳《建炎以来朝野雜記・乙集》卷七《開禧去凶和戎日記》 甲戌戊申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御筆：『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宫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金人既有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請，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大懼。禮部史侍郎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叅政象祖、李叅政璧、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叅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叅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宰執至漏舍，震報侂胄已押出。錢叅政探懷中堂帖授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二叅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侂胄事牒報對境。又令殿前司遣素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上欲擢

史侍郎樞筦，固辭，乃命錢叅政兼知樞密院事，李叅政兼同知樞密院事。是日，禮部衛尚書涇除御史中丞，吏部雷侍郎孝友除給事中，王著作居安除左司諫。晚，召章直院良能直學士院。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李叅政進呈，改自強提舉洞霄宮。五日丁丑，三省以咨目編遣二宣撫、二置制、十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而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是日，始責侂胄為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中丞章疏也。雷給事封還録黄。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受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自強送韶州，並安置。行王司諫章疏也。七日己卯，史侍郎除禮部尚書。中丞、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莅其刑。是日，臨安府申侂胄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瘞於其家先塋之顯親報慈寺。九日辛巳，丘同知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十五日丁亥，李叅政罷，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殿中侍御史章疏也。是日，衛中丞除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十二月二日癸卯，丘資政為江、淮制置大使。十日癸丑，金人陷隨州。二十日辛酉，錢叅政為右丞相兼樞密事。二十一日壬戌，衛簽樞、雷給事並叅知政事，新除吏部林尚書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二十三日甲子，楊太尉次山除使相，賜玉帶。二十四日乙丑，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嘉定元年正月十二日壬午，監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十五日乙酉，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七日，臺諫已有請，詔答從重施行。後四日，再請，御筆以未欲輕從答之。十六日丙戌，臺諫三請，御筆付三省、樞密院詳議將上。二十二日壬辰，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三月四日癸酉，承事郎毛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仍奪第一人恩例，以首論用兵也。十九日戊子，復秦檜官爵、贈謚。二十日己丑，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二十一日庚寅，詔侍從、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蓋柟與虜酋議，以函首易淮、陝侵地故也。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二十二日辛卯，有旨依奏。二十三日壬辰，降黄榜下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二十四日癸巳，宰執咨目諭諸路安撫、制置等以函首事。二十六日乙未，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斬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二十八日丁酉，通謝使許左使奕朝辭。四月十八日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倪給事思不書黄。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没家財。六月二日庚午，金人歸大散關。三日辛未，歸隔芽關，又歸濛州。五日癸酉，陳自強卒於廣州，詔許歸葬。七日乙亥，衛參政罷，行御史中丞章疏也。十六日甲申，林簽樞薨於位。二十四日辛卯，史知院兼參知政事。七月十六日癸丑，江、淮大使丘資政除同知樞密院事。十七日甲寅，通謝使回，入國門。八月四日辛未，丘同知薨於江陰之里第。十四日辛巳，禮部婁尚書機除同知樞密院事，吏部樓尚書鑰除簽書樞密院事。九月二日己亥，金國論成使元顔侃等入見。二十二日己未，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十月十日丙子，錢右相遷五官，為特進、左丞相，史知院拜右丞相，雷參政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同知遷參知政事，樓簽樞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二十二日戊午，史右相以内艱免。二十七日癸亥，用皇太子請，賜第行在。十二月丙寅朔，錢左相為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張疏也。凡誅侂胄和戎二事，所關甚大，而廟謨雄斷，四方有不得知，今姑識其日月。

又　卷一八《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吴曦之變附》　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年夏五月六日丙戌，内批：『北虜世讐，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内。』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二日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吴曦為興州都統制，窺陝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辛殿撰棄疾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施宿，正旦副使林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議遣許知院及之守金陵，為出師之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鄭挺、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伯子、費戒甫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嗣勛、湖廣總領傅景初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人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二十七日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

手李全，焚漣水縣。六月五日辛卯，詔内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十四日庚子，程資政松為四川制置使，李伯珍諫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七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强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壹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四日己未，自强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國事。十月乙丑，樞都密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宫觀。是月，李季章為生辰使，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十九日甲辰，趙從善罷户部尚書，以其有異論也。二十日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季章使還，言兵不可輕動。不聽。明年正月二十一日癸卯，先命户部薛侍郎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上恢擴大計。三月十二日癸巳，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吴曦副之。十三日甲午，鄧紿事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二十四日乙巳，錢伯同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後一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二十六日丁未，松始受命。二十七日戊申，曦受命。會徐文子自處州召歸，入見，言莫若因建儲而弭兵。二十八日己酉，降其二官，用殿中侍御史徐柟章疏也。四月十三日甲子，兩宣諭並升宣撫使。十七日戊辰，吴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十九日庚午，特追秦檜王爵，仍改謚，以李季章有請也。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荆鄂都統制趙淳兼京西招撫使，副都統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二十六日丁丑，吴曦遣其客姚淮源詣虜廷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是日，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左軍統制許進復新息縣。二十七日戊寅，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二十八日己卯，泗州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胄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七日丁亥，詔下。十二日壬辰，楊嗣勛移知成都府。十四日癸巳，程松至漢中。是日，皇甫斌大敗于唐州。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軍亂。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亦敗于宿州城下。二十四日癸卯，倬等還，至蘄縣，虜追甚急，乃執其馬司後軍統制田俊邁以遺虜人，乃得免。二十九日戊申，安子文以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置司河池。六月四日甲寅，鄧友龍罷，丘宗卿代為宣撫使。七日丁巳，官軍復褒信縣。十八日丁卯，曲赦泗州。是日，建康副都統田琳復壽春府。二十八日戊寅，蘇師旦與在外宫觀，以侂胄奏劾也。尋謫衡州，移韶州。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至是招收，僅得四萬。丘宗卿親往揚州部分諸將，悉三衛、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是月，金州副都總彭輅進屯上津。金人封吴曦蜀王，錫金印。七月二日辛巳，梁、洋義士統制毋丘思襲取和尚原，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寶雞，小犍。二十四日癸卯，李季章參知政事。八月二十四日丁卯，斬郭倬于京口，諸將李汝翼、王大節、李爽皆流嶺南。楊嗣勛遺侂胄書，言蜀兵驕糧乏，國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未爲失計。九月四日壬午，虜復取和尚原。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虜圍楚州。十一月四日辛巳，虜犯棗陽，有北来韓元靚者，至真州，微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宗卿遣人護送北還，令問端的。七日甲申，宗卿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是日，虜犯神馬坡，荆、鄂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八日乙酉，趙淳焚樊城。九日丙戌，忠勇軍統制吕渭孫欲圖友諒，友諒格殺之。十一日戊子，以虜渡淮，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是日，虜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拒之。十八日乙未，陳益之除京湖宣撫副使。虜游騎渡漢。十九日丙申，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褒納。是日，廬州圍解。丘宗卿所遣送韓元靚之人還，得幅紙，乃行省文字。宗卿聞于朝。二十日丁酉，虜犯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二十一日戊戌，虜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是日，信陽軍失守。二十四日辛丑，襄陽圍合，趙淳憂悸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虜圍皂郊不下，移屯天水縣。二十五日壬寅，虜攻隨州，守臣遁去，州人具香花迎拜，虜斂兵不殺，遂至德安。二十七日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迸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挺臣亟具舟以濟，又給廩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没于虜，二十八日乙巳，虜陷西和州。十二月二日戊申，虜兵二萬人圍德安府，守將李師尹拒之。是日，虜兵二萬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四日庚戌，虜陷成州，守臣辛檍之遁去。是晚，吴曦焚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癸丑，曦自殺金平退歸魚關。是日，和州圍解。八日甲寅，虜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于胥浦橋，官軍大敗，倪棄揚州，走瓜洲。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文等還，虜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于用兵，則師旦等豈敢擅專。又言奉命征討，不敢自專進止，豈敢冒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刷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

儀葛宗裔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僕喪敗，而第三書適亦犯虜之廟諱，虜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卻其書而還。十一日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丘思不知所在。十二日戊午，思单騎至興元，程松紲之，以總管孫忠鋭權統制。十七日癸亥夜，魏友諒之軍又潰於花泉，友諒走江陵。二十日丙寅，虜遣吳端持詔印授吳曦于罝口。二十一日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之。二十二日戊辰，曦自罝口歸興州。是日以後，淮南虜騎漸退，獨濠州尚為虜據，使一統軍守之。二十三日己巳，郭倪罷招撫使，以丘宗卿奏劾也。二十四日庚午，薛象先、陳益之罷宣撫使、副，吳德夫為京湖撫使，仍至江陵府。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起，有兩日相摩於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曦始稱蜀王。二十八日甲戌，鎮江副都統畢再遇升都統制，權招撫司公事。二十九日乙亥，程松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三年正月丁丑朔，丘宗卿罷。初，小使既卻還，宗卿復乞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太師平章為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侂胄大怒，故宗卿遽罷。宗卿道遇所遣使臣皇甫恭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三日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爲所逐。己卯，張知院巖督視江、淮軍馬，開府揚州。五日辛巳，吳曦遣摧鋒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百戍萬州，七日癸未，虜入階州。十五日辛卯，權大安軍楊震仲革父不受偽命，飲藥死。十八日甲午，曦僭位於興州，以安子文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子文稱疾不出。曦又下黃榜於四路。二十二日戊戌，利州轉運判官陳逢孺不受偽命。削髮於利州之石鰲。二十四日庚子，彭輅以帳下百餘人奔襄陽。二十五日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十七日癸卯，嚴進引兵入城都。二月二日戊申，楊嗣勳下令稱提錢引，大書開禧年號，以揭之木榜，凡數千計。十一日丁巳，祿祁自重慶引兵入夔州。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程松罷，蠟書拜楊嗣勳為制置使。侂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十六日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子文，謀舉義。子文喜。十七日癸亥，始出視事。十八日甲子，曦之客鄱陽董鎮以偽命至成都。二十四日庚午，襄陽圍解。二十五日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子文，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而子文潤色之。【略】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於偽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尋以義士至。君玉宣密詔，子文權宣撫使，巨源參贊軍事。三月二日丁丑，侂胄手書興州。是日，斬徐景望。四日己卯，利東帥臣劉師文帛書至行在。復賜帛書，令從長處置。六日辛巳，董鎮至廣都，為費戒甫所殺。十一日丙戌，賜安子文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十二日丁亥，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斬祿禧於夔州。十四日己丑，瀘帥李君亮所遣間使至行在，就賜費戒甫帛書，令協心經理。十七日壬辰，興州踏白軍統領劉昌國引所部至階州，虜引去。十八日癸巳，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西和州。二十一日丙申，命吳德夫兼總西事。二十二日丁酉，虜去成州。二十四日己亥，興州都統制王喜至河池，而虜已遁去。二十五日庚子，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即日拜安子文端明殿學士、知興州兼四州宣撫副使，而楊嗣勳為四川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成子為四川宣諭使。程松落大學士，降六官，筠州居住。是日，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二十六日辛丑，曲赦四川。二十七日壬寅，程松再責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三十日乙巳，改命吳德夫兼四川宣諭使。是日，忠義人劉信復黃牛堡。四月八日癸丑，忠義人復大散關。十五日庚申，宇文挺臣權京、湖宣撫使。二十二日丁卯，吳曦首級至行在，詔付都堂審驗。詔楊嗣勳赴闕，吳德夫代為制置使。二十三日戊辰，獻曦首於廟社，梟三日。錢伯同復除參知政事。二十八日癸酉，虜復取大散關。五月八日癸未，楊巨源殺孫忠鋭於鳳州。十六日辛卯，巨源與虜戰于長橋，敗績。二十三戊戌，楊嗣勳依舊四川置制使，吳德夫撫喝諭犒畢，赴行在。二十六日辛丑，興州副都統制李好義襲秦州，不克敗歸。六月十五日己未，好義遇毒死。十九日癸亥，太府寺丞林拱辰為金國通謝使，以書通問。時方信孺自軍前歸，言虜有和意也。二十八日壬申，安子文執楊巨源以屬吏。二十九日癸酉夜，將官樊世顯殺巨源於大安之舟中。七月一日乙亥，通謝使發行在。八月十九日壬戌，密劄除劉師文四川宣撫使，隨所在置司，事訖奏。九月四日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警邊備。時方信孺自濠州歸，言虜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且以侵疆為界。又索犒軍銀數千萬，又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信孺至都堂，不敢遽白。侂胄欲窮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復有用兵意。六日己卯，辛幼安除樞密都承旨，疾速赴行在。會幼安疾卒，乃已。八日辛巳，詔督視張知院日下前来奏事，以久無功也。九日壬午，信孺坐以私覿物作大臣送

遺，有失事體，奪三官，臨江軍居住。十三日丙戌，詔通問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穎措置雄淮軍。十八日辛卯，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二十一日甲午，張知院罷。二十八日辛丑，監登聞鼓院王柟持書赴虜國都副元帥府。十月七日己未，詔諭軍民，以和議未成，虜多要索之故。詔詞略曰：『第惟敵人，陰誘曦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鋒之前，是則造端豈傳在我？』又曰：『事雖過舉，蓋猶係於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艾。反我和戰，視敵從違。』自用兵以來，蜀口、淮、漢之民死于兵火者，不可勝數，公私之力，為之大屈，而侂胄歸罪虜人，加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輔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迺薦王都庵枏代為行人。王往還至四。敵有一伴使顏元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答云：『魏公之孫，吳太后之肺腑。有擁佑之勳。』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不知去得他否？』王答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死。王為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則知專對之為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關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即位，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勞，嗾台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為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為之弄權，如此為之怙勢。及至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鑒一進資善一疏，起於張鉉、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敵索首謀，函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敵云：『既是講和，必無犯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才至敵界，敵中台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為忠繆侯。將函首祔葬于魏公韓某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幸一見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二《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禮記》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乙集《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為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銜，以丞相代之，敵問首謀，則答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間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復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為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誑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既為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即再往亦決不死，惟少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議。平章聽愚計。』韓疑其重於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枏以代方。枏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説。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為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良能建議，以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為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侂胄臭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象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諜者謂金既受韓首，謚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為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月日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塞。偽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脣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爾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失五十四州，吾為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間諜素明，猶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

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衆，葦蕭歲闢，圩圌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為蜀，號為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為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菜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捷，必不為他人有者，凡以為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貶號、割地，方則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盌資以結譽。後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又《開禧兵端》 韓侂胄亟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假尚書入敵中，因伺虛實。張即韓之甥也。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即邀至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所奏嗣古詣金廷幾乎墜笏，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與韃爲讐，且有内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巽巖李公壽題名金山云：『眉山李燾携子垕、壁塾、埴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顔氏家訓》爾。

又 丙集《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韓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史彌遠，其一以授張鎡，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巖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墻，用鉄鞭中韓陰乃死。地名磨刀坑。鎡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史退而謂錢、衛曰：『鎡，真将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鎡齎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為之事，何為言功？』遂諷言者貶鎡於雲，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胄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盖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為巨閥，刻之樂石，命其屬為之記。初時，御筆皆侂胄矯為，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斌排韓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為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使史，史故黜涇，事在甲集。鎡後以旨放還，因史變栢法，又欲謀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答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者甚苦，侂胄始與自强謀。自强薦林行可為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掃盡象祖以下出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内，若韓用私人小車徑從和寧門入，斌、發必不覺，則謀韓者齏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幸不敗爾，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寧皇聞韓出玉津，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口箋云。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三《誅韓本末》 開禧元年四月，以李義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都統兼知襄陽。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見責，遂詔内外諸軍密為行計。七月，侂胄為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師旦本平江書佐，侂胄頃為鈐轄日，嘗以為筆吏，後依韓門。會上登極，竄名藩邸，用隨龍恩得官，驟至貴顯。八月，以殿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二年，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十二月，金人使趙之傑、完顔良弼來賀正旦，倨慢無禮。於是以北伐告於宗廟，下詔出師。已而，陳孝慶復泗州，又復虹縣。許進復新息縣。孫成復保信縣。田琳復壽春府。未幾，王大節攻蔡州，不克軍潰。皇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軍亂於城固縣。郭倬、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執統制田俊邁以往。李爽攻壽州，敗。於是誅竄諸將敗事者，更易諸閫。以丘密為兩淮宣撫使。分諸將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萬餘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吳曦遣其客姚淮源獻闊外四州之地於金人，遂封為蜀王。至此，侂胄始覺為師旦等所誤，遂罷師旦，除名，送韶州安置，

仍籍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為犒軍費。斬郭倬於鎮江，罷程松四川宣撫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圍楚州。十一月，以殿帥郭杲駐真州，以援兩淮。丘密以簽書開督府。既而圍襄陽，犯盧、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隨、濠、階、成州、信陽、安豐軍、大散關。郭倪棄揚州走。

三年正月，丘密罷，以樞密張岩督師。二月，金人始退師。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安丙及李好義、楊巨源等討吳曦，斬之，四川平。以楊巨源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復階、鳳、西和州，大散關。四月，遣蕭山縣丞方信孺奉使，通謝金國。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兩淮，增歲幣、犒軍金帛，索回陷沒及歸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問之，乃曰：『欲太師首級。』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覿物，擅作大臣饋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乃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謀復起。再遣監登聞鼓院王柟出使焉。

於是楊次山與皇后謀，俾王子榮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啓兵端，謀危社稷』，上不答。皇后從旁力請再三，欲從罷黜，上亦不答。后懼事泄，於是令次山於朝行中擇能任事者。時史彌遠為禮部侍郎、資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錢參政象祖，嘗以諫用兵貶信州，乃先以召之。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鎡，皆預其謀。議既定，始以告參政李璧。

前一日，彌遠夜易服，持文書往來二參第。時外間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曰：『聞有人欲變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發赤，徐答曰：『恐無此事。』而王居安在館中，與同舍大言曰：『數日之後，耳目當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彌遠聞之大懼，然未有殺之之意，遂謀之張鎡。鎡曰：『勢必不兩立，不如殺之。』彌遠撫几曰：『君真將種也，吾計決矣。』

時開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愛姬三夫人號『滿頭花』者生辰。張鎡素與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飲至五鼓。其夕，周筠聞其事，遂以覆帖告變。時侂胄已被酒，視之曰：『這漢又來胡說。』於燭上焚之。初三日，將早朝，筠復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誰敢？誰敢？』遂升車而去。甫至六部橋，忽有聲諾於道旁者，問為何人，曰：『夏震。』時震以中軍統制權殿司公事，選兵三百俟於此。復問：『何故？』曰：『有旨，太師罷平章事，日下出國門。』曰：『有旨，吾何為不知？必偽也。』語未竟，夏挺、鄭發、王斌等，以健卒百餘人，擁其轎以出，至玉津園夾牆內，撾殺之。

是夕之事，彌遠稱有密旨。錢參政欲奏審，史不許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候門首，至曉猶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執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驅至，傳呼太師來。錢、李二公疑事泄，皆戰栗無人色。俄而寂不聞聲，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錢參政乃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太師及丞相皆罷。』陳曰：『何罪？』錢不答，於是揖二公。遂登車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則事必泄矣。

二參繼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竄殛侂胄聞，上愕然不信。及臺諫交章論列，三日後，猶未悟其死。蓋此夕之謀，悉出於中宮及次山等，宮省事祕，不能詳也。遂下詔暴侂胄首開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張氏、王氏聞變，盡取寶貨碎之。其後二人皆坐徒斷。

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斬蘇師旦於韶州。程松竄州，陳自強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並籍其家。李璧、張巖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奪倫魁恩，以首論用兵故也。乃拜錢象祖為右相，衛涇、雷孝友並參政，史彌遠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楊次山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遂以竄殛事，牒報對境三省，以咨目遍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首於兩淮，以謝天下，上不許。

時王柟以出使在金人帳。一日，金人呼柟問韓太師何如人？柟因盛稱其忠賢威略。虜徐以邊報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誅之？』柟窘懼不能對。於是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皆不敢與較，一切許之，以為脫身之計。及歸，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為辭，而葉時復有梟首之請，於是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先是諸公間已有此請，上重於施行。至是，林樞密大中、樓吏書鑰、倪兵書思，皆以為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辱國，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謂在朝有受其恩，欲為之地者。蓋朝堂集議之時，獨章文莊良能於衆中以事體國體，抗詞力爭。所謂欲為之地者，指章也。於是遣臨安府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諭諸路宣撫制置等以函首事。遂命許奕為通謝使。王柟竟函首以往，且增歲幣之數。

當時識者，殊不謂然。且當是時金人實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吳乞買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

出師，其弱可知矣。儻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則是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為？惜哉！且桷，侂胄所遣，今欲議和，當別遣使，亦不當復遣桷也。至有題詩於侍從宅曰：『平生只說樓攻媿，此媿終身不可攻。』又詩曰：『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又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親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枏道，莫遣當年寇準知。』此亦可見一時公論也。明年，閤門舍人周登出使過趙州，觀所謂石橋者，已具述其事。紀功勒銘，大書深刻橋柱矣。金主嘗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為國，繆於為身。』詢之，乃韓也。和議既成，乃盡復秦檜官爵，以其嘗主和故耳。

余按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忠簡抗疏，請斬檜以謝天下，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枏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而戰者亦不免於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嘗以意推之，蓋高宗間關兵間，察知東南地勢、財力與一時人物，未可與爭中原，意欲休養生聚，而後為萬全之舉。在德壽日，壽皇嘗陳恢復之計，光堯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後卻議之。』蓋可見也。秦檜揣知上意厭兵，力主和議，一時功名之士皆歸罪以為主和之失。及孝宗銳意恢復，張魏公主戰，異時功名之士靡然從之，獨史文惠以為不然。其後符離潰師，雖府庫殫竭，士卒物故，而壽皇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寖微，於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時移事久，人情習故，一旦騷動，怨嗟並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僇，宜也。身隕之後，衆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若《雜記》所載，趙師睪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載，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當泰、禧間，大父為棘卿，外大父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録可信。用直書之，以告後之秉史筆者。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八　泰和間，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漢、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歲幣，獻權臣之首，韓侂胄、侯師旦也。繪其容，漆其首，函送幽都。至于闕下。信孺有古調一篇，予能草畧記之：『大朝君相仁且慈，小麥未熟休王師。姦臣豈足贖民命，既往不咎來可追。』此詩書於上源驛壁間，舘伴使入朝題奏，上頗哀憐。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自責之心深重，形于歌詠者頗多，每以偃兵爲念。故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今已敗衂，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尔？』時臣下本希上意，故進言曰：『先于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魂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統，大可見也。』和議乃定。

明・徐伯齡《蟫精》卷三《函首和戎》　宋韓侂胄既敗，朝議函其首以奉金人講和，然終無益也。當時有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不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雖死竟亡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

清・陸次雲《尚論持平》卷二《韓侂胄》　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宋之與金，不共戴天之仇也。韓侂胄雖屬奸邪，其浪戰不可罪也，乃至函首乞和，謀臣可謂無策矣。【略】愚謂賈似道、韓侂胄俱非好用兵者，特以秦檜之後，人皆以和議為非，故矯而為之耳。然不得言其不是，其誤國堪誅，而誅非其罪，徒為金人笑也。

清・徐釚《詞苑叢談》卷六《紀事一》　宋開禧中，韓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乃定議伐金。金元帥領兵駐於濠梁，時小劉之昂作樂章一闋，名《上平南》，大書于濠之倅廳壁間。一時傳誦其詞曰：『蠆蜂搖，螳螂振，舊盟寒。恃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百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還。』

清・吴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辛棄疾不附和韓侂胄》　《宋史》：辛棄疾附和韓侂胄開兵端。見《侂胄傳》，而棄疾本傳不載，蓋傳聞之誣，謝疊山已曾辯之。夫稼軒當宋末造，以文章氣節自命，交遊如朱晦翁、陳同甫、党懷英輩，皆一時儒碩俊雄，而死後又若與疊山有冥契焉，偉矣。曾生前不及華岳、葉洪之徒，而附和侂胄以希榮乎？

宋夏和戰部

夏州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　（雍熙元年）九月。初，李繼捧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獨繼遷不樂內徙，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僞稱乳母死，出葬郊外，以兵甲實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貢馬及橐駝等。敕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本紀》、《實録》載此事於十月庚寅，蓋據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喜甚。時寇準為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謀。準退，過宰相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為？』準曰：『議邊事耳。』公曰：『陛下戒公勿言于某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邊鄙常事，樞密之論，某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某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陛下以為何如？』準曰：『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公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公少緩其事，某將覆奏之。』即召閤門吏，使奏上請對。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分我一盂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邊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樹怨仇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則奈何？』公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其母死生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從公謀。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按司馬光《記聞》有此，呂誨《補傳》及其祖端傳所載並同。考驗乃與正史不合。獲繼遷母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參政，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為樞副，九月改同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為參政，準即罷樞副矣。《補傳》及《記聞》必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也，今不取。淳化五年四月，詔削奪繼遷所賜姓名，或準因事建議欲斬繼遷母，而端救之。然是年九月準始參政，附此事於九月後乃可，或附至道元年九月復奪所賜姓名時。兼二人並居政府，所云宰相及樞密等事仍須刪改，庶不甚牴牾，更詳之也。

又　卷三五　（淳化五年正月）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夷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遏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讎不相往來，遇有戰鬬，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

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泊青、白兩池，地惟砂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

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為嚮導，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嚮導踏白，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鎩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

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

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戎人之利。

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誠如雞肋。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盡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人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遠鬬，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官司不問。如此，則利誘於心，人百其勇也。

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嚮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部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路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

奏入，上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行。

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

伏覩國家出偏師討李繼遷，臣有便宜，比欲論奏，忽奉差使，仍放朝辭。奔命以來，在公少暇，必料天威大振，逆豎已擒，尚恐稽誅，敢伸前志。

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因與臣同看報狀，伏見李繼遷進奉事。是時，臣離闕下纔是數月，守素因問臣云：『繼遷幾時有銀州觀察使之命？』臣遂言七月間在中書當直，曾除此官，兼賜改姓名，恩渥優異。守素言：『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橫貫於鼻，偶然不死，今面上瘡痕尚存。』臣自聞此語，常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況討伐之義，權變為先，引古證今，取則不遠。漢光武時，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崛強難制，其裨將劉悟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梁太祖時，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曰：『有捉得知俊者，賞錢一萬貫，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錢五千貫，與刺史。』一月之間，生擒其弟。

諺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曰：『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伏望聖慈察臣愚見，明數罪惡，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邊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兄弟，信賞必行，使左右生心，蕃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枭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凋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忿茲小豎，弗顧遠圖。

臣本自草萊，擢居臺閣，雖罹譴放，尋沐甄收。每欲酬恩，恨無死所，智小謀大，惟俟誅夷，報國捐軀，豈復顧慮。此據禹偁奏議附見。本傳云屢獻討賊遷便宜，此疏蓋其一也。又本傳云：自解州召還，為左正言，俄直昭文館，求外任以便奉養。時使曹州決獄，就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復知制誥。按直昭文館在四年十一月，改禮外，知誥在五年四月。此云『雖罹譴放，尋沐甄收』，當是召還為左正言、直昭文館以後。又云『忽奉差使，仍放朝辭』，當是決獄曹州時。因正月命李繼隆討繼遷，故附正月末。【略】

（三月甲寅）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上怒，立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保忠。於是繼隆兵壓境，保忠反為保吉所圖，欲并其衆，縛牙將趙光祥，夜襲保忠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披髮，僅以身免，騎駿馬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奪之。

初，保忠再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保忠既還，光嗣執之，幽於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繫以銀鐺鏁，檻送闕下，收獲牛羊、鎧甲

數十萬。保吉引衆遁去。

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幾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服其言。《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及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按保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為保吉所襲，乃還，光嗣遂執之，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略】

（四月）甲申，上聞趙保忠既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岳為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稽古録》載復李繼遷姓名在至道元年九月，與實録、本傳不同，今兩存之。

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於銀、綏間，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伐氏」，云剛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真定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又　卷三六　（淳化五年五月丁巳）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録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略】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上詰責數四，保忠不能對，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又　卷一二三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寶元二年六月）丙子，竦言：

繼遷一族，本党項遺種，居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並靈、鹽，南趨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夏，幅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瀚海，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蹈籍，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臣議，而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延、環慶三路趨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兵幾萬，以何人為將帥，表裏沙磧，於何地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趨平夏，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繼隆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隸廷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然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跡，窮蹙可知。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禄，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掠河西北。藏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猶積年不能撲滅。太宗又謂宰臣曰：『卿等莫有擘畫否？』時宰臣相顧錯愕，莫能對，太宗亦不悦。久之，真宗即位，監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右地圖，自指山川堡塞，以示輔臣，令移民簡費。又以涇原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真宗之遠圖也。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三四《曹光實傳》　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為銀、夏等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遁入蕃部為寇，邊民苦之。光實乘閒掩襲至地邱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幾擒矣，乃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公許我降乎？』光實信之。繼遷設伏，光實以數百騎赴之。至葭蘆川，繼遷舉手揮鞭，而伏兵起，光實遂見殺。時年五十五。從子克明。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三　（雍熙元年）九月，夏州襲敗李繼遷。初，李繼捧入朝，其弟繼遷留銀州。詔發繼捧親屬赴闕，繼遷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內徙，與其黨奔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至是，知夏州尹憲選精騎，夜掩襲之，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獨繼遷以身免。

《宋史》卷四《太宗紀一》　（雍熙元年十月甲申）夏州言，掩擊李繼遷，獲其母妻，俘千四百餘帳，繼遷走。

又 卷五《太宗紀二》（雍熙二年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略】（淳化二年七月已亥）李繼遷奉表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國姓，改名保吉。

又 卷二五七《李繼隆傳》 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剌央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乜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折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怙其衆不下，乃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

又 卷二七二《曹光實傳》 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為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為邊患，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款，甥舅之禮，期某日降於葭蘆川。光實信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先設伏兵，令十數人近城迎致光實，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卒，年五十五。帝聞之驚悼，贈賻加等，以其子大理評事克讓為右贊善大夫，克恭為殿直。

又 《曹克明傳》 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奇之。補為衙內都虞候。光實擊敵於葭蘆川，戰歿。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祕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繇是顯名。

又 卷二七四《梁迥傳》 （太平興國）七年，李繼遷寇邊，以迥領兵護銀、夏州。【略】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乘勢數寇邊。復召迥為銀、夏都巡檢使，赴邊捍禦之。

又 卷二七五《田仁朗傳》 李繼遷為亂，命仁朗率兵巡銀、夏。歲餘召還。未幾，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命仁朗與閤門使王侁、副使董願、宮苑使李繼隆，馳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三族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聞之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繼遷乘急攻撫寧砦，仁朗不知為文裕所代，喜謂諸將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巖險，常烏合為寇，勝則進，敗則走，無以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羌、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旬浹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強弩三百，邀其歸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其樗博，不恤軍事。

上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朗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綏、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餘人，皆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況轉輸芻粟未備，三族砦與綏相去道遠，非元詔所救。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其謀不果。』因言：『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大為邊患。』御史以其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曰：『仁朗不恤軍政，得為過乎？』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下詔責授商州團練副使，馳驛發遣。

是役也，仁朗計已決，為王侁等所搆，逗撓不進軍，故及於貶。後數月，上知其無罪，召拜右神武軍大將軍。部修河北東路諸州城池，數月而就。

又 《尹繼倫傳》 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為河西兵馬都監。

又 卷二七六《尹憲傳》 雍熙初，詔就知夏州，攻破李繼遷之衆於地斤澤，繼遷遁走，俘獲四百餘帳。奏請於所部抽移諸帳，別置騎兵，號曰平砦，以備其用，詔從之。

又 卷二八三《夏竦傳》 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

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並沒，守榮僅以身免。呂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

不擊；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剿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

又　卷三二六《康德輿傳》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繼捧立，以太平興國七年率族人入朝。自上世以來，未嘗親覲者，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祖母獨孤氏亦獻玉盤一、金盤三，皆厚賚之。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并官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揮使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宴羣臣苑中，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弟權知夏州克文來朝，以唐僖宗所賜其祖思恭鐵券及朱書御札來上，改博州防禦使。初，繼捧之入也，弟繼遷出奔，及是，數來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克憲為道州防禦使，克文遣歸博州，並選常參官為通判，以專郡政。【略】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檢曹光實偵知，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遁免，獲其母與妻。

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破丑重遇貴、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二月也。三月，破會州，焚毀城郭而去。【略】

淳化初，復與繼捧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繼捧乞師，及翟守素來，又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子德明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　（雍熙元年）秋七月，掠王庭鎮。

鎮在夏州西北，蕃部所聚。繼遷引衆襲之，俘擄萬計。尹憲自夏州赴援不及。

九月，知夏州尹憲、都巡檢使曹光實襲破地斤澤，繼遷棄母、妻走。繼遷集衆萬餘，令張浦、李大信等四出俶擾，蕃、漢苦之。尹憲與曹光實計曰：『地斤四面沙磧，兵難驟進。潛使人偵知所在，於是月王氏《東都事畧》獲繼遷母、妻，不詳年月；《宋史・夏國傳》繫此事於太平興國八年，《太宗紀》則在雍熙元年，傳、紀不合；又，《紀》及《實録》皆載於是年十月庚寅者；李氏《長編》云：『蓋據奏到之日耳，當移見九月』今從之。發精騎數千，夜襲之，再宿而至，大破繼遷衆，斬首五百級，焚千四百帳，獲牛羊、器械萬計。繼遷與弟繼沖棄衆走，妻與母罔氏皆被獲。

按：《續綱目》書：知夏州尹憲襲李繼遷，破走之。議者謂其擅兵生事，違命邀功，致有後日銀州之敗。然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未可以兵行詭道遽斥之。故書『襲』、書『破』，以見宋室未有之捷；書『棄』、書『走』，以見繼遷未有之蚒也。

冬十二月，聚兵黃羊平。

繼遷既敗，懼官軍追襲，轉徙無常處。而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憫其窮蹙，稍稍賑給之。繼遷因語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絕之，爾等不忘先澤，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相與屯黃羊平，平在夏州北。招來蕃衆，兵勢復振。於是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宋史・夏國傳》：景德元年，繼遷卒，子德明立，年二十三，母曰順成懿孝皇后野利氏。攷《帝紀》，太宗雍熙元年至真宗景德元年，共年二十。是德明生母非此野利氏可知。史臣曰：蕃俗諸母衆多，不能備詳。職此故也。

雍熙二年春二月，繼遷誘都巡檢使曹光實殺之。

初，繼遷棄銀州，蕃部拓跋遇人訴本州賦役苛虐，乞移居內地，太宗不許，遂作亂。夏州巡檢梁迥率兵討破之。遇等散居山谷，遣人説繼遷曰：『銀州地居四塞，西接夏、綏，東鄰麟、勝。公家先澤未遠，若潛師以來，遇以蕃衆濟之，城可得也。』繼遷問計於衆，從弟延信曰：『地斤之役，乃備禦之疎，非戰鬬之罪。漠北不足以立室家，今遇衆來歸，天假之便，失此不圖，後悔何及？』張浦曰：『時不再來，機不可失！但曹光實老將知兵，若不誘之離城，攻其無備，我軍大創之餘，鶴唳風聲，難保必勝也。』於是令弟繼沖糾合蕃族，自與豪酋破丑重遇貴《新唐書》党項居雪山者，曰破丑氏。又，慶州有破丑氏三族。及張浦、李大信等赴銀州。《宋史・夏國

傳》：繼遷等赴夏州，以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葭蘆川。而光實從子《克明傳》：『光實擊敵於葭蘆川，戰歿。克明時護輜重在後，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護光實尸還』。則繼遷紿光實當不在夏州也。紿曹光實云：『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欵陳講甥舅之禮，期日會於葭蘆川納節。光實信之，且欲擅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設伏，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令從子克明護輜重在後，自從百騎先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起，殺光實，殲其從騎。

按：《春秋》書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曰『誘』者，惡其譎也。然戰爭之際，身居將帥而為人所誘，獨無責乎？是時，繼遷以詐降之計殺光實，雖繼遷之譎，亦光實之愚有以致之。不書戰死，而書誘殺，交譏之也。

遂入銀州據之，自稱定難軍雷後，以張浦、劉仁謙為都押牙，預署諸州刺史等官。

繼遷既殺光實，假其旗幟，襲破銀州，獲軍資器械無算。於是，蕃族附者日衆。李大信等議推繼遷為定難節度、西平王，號令蕃衆。張浦曰：『自夏州入覲，無復尺寸疆，今甫得一州，遽爾自尊，恐乖衆志。宜先設官授職，以定尊卑；預署酋豪，各領州郡，使人自為戰。則中國疲於備禦，我得盡力於西土矣。』繼遷曰：『是我心也。』遂稱都知蕃落使、權知定難軍雷後；以浦、仁謙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貴為蕃部指揮使，李光祐、李光允等為團練使；復署蕃酋折八軍為并州刺史，折羅遇為代州刺史，嵬悉咩為麟州刺史，折御乜為豐州刺史，弟延信為行軍司馬，其餘除授有差。

雜録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後集》卷一三《察敵降》　本朝知夏州尹憲司知李繼遷遁在澤州，乃與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匿，浸以強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麾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三《權智》　淳化中，李繼捧為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觀賊勢。斷隆以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為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瓦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明・徐日久《隅言》卷七《邊帥・戒傾陷》　李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命田仁朗與閤門使王侁馳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三族砦將折遇己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往代仁朗，仁朗不知也。時繼遷急攻撫寧砦，仁朗喜謂諸將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巖險，無以窮其窠穴。今嘯聚羌、戎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浹旬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強弩三百，邀其歸路，破之必矣。』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樗博，不恤軍士。上聞則益怒，遣使召仁朗，下御史按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言：『所召銀、綏、夏州兵，皆留防賊不遣。曹光實舊卒千餘人，器甲不完，故請益兵。三族砦與綏去遠，非元詔所捄。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不果。』因言：『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啗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御史以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責授商州團練副使。是役也，仁朗計已決，為王侁等所搆，故及於罪，後軍無成功，而繼遷基夏一如仁朗言，然則王侁之誤仁朗□人，不足言矣。其如國事何哉？按：王侁亦有才畧，而性剛愎，初護潘美、楊業軍北征，既以危語激楊業陷之死，久不依期赴救，聞敗，却□以至喪，失名將，師徒敗績，雖坐除名，配隸金州，曷足

贖哉！曷足贖哉！

清・計大受《史林測義》卷二七《田仁朗》　西夏跋扈，大為邊患，迄於宋亡。或謂曹光實破李繼遷於地斤澤，不能計勦復以輕往受降見殺，遂使滋蔓難圖，而不知其失在太宗聽信王佐媒孽田仁朗，致不果用綏州之策也。其策以敵人散保巖險，烏合為寇，不可窮其巢穴。今嘯聚以攻撫寧，其城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浹旬破。大軍以乘其弊，強弩以邀其歸，舉而殲之，不待再計，豈非西夏所以存亡，邊陲所以安危之一大機哉！奈何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從樗博，為讒邪所構，而隳可必之功，縱成擒之寇也。甚矣！事會之不可失也。臣不為仁朗惜，惜夫太宗明不足以燭奸，信不足以任人，失此，不克除亂以務盡，終於養癰遺害世世以為子孫憂。

第一次靈州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　（至道二年五月）李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癸卯，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因剽劫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卻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算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乏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饟道得通矣。』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沙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其事不可輕舉。向者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為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至敗衄！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踐而死，豈謀之不臧，蓋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中使竇神寶在靈州，賊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按《實録》，正月乙卯命曹璨知靈州，蓋以侯延廣病故，二月，延廣卒。據璨傳，璨未至即改為麟、府、濁輪寨鈐轄，及繼遷窺靈州，部署郭密亦已卒，而璨復自河西入奏。至六月戊戌，乃命慕容德豐復知靈州。不知春夏間靈州守臣果是何人，獨《竇神寶傳》略見此，因掇出附載，更俟考尋也。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五星凌犯，朕嘗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必盡為此賊所屠戮。自閉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者必衆。』上因嗟歎主久之。

辛亥，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遷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幃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婉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分其勢，又合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逆鱗忤旨之事。』上默然。

壬子，洎上疏曰：

李繼遷違天逆命，跋扈邊陲，既掩截於軍儲，復攻侵於藩鎮，孤恩負德，夷夏共知，政當蹶躓之辰，復起轉輸之役，臣恐緣邊民庶，救死之不暇，豈敢有望於安堵者乎？況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二條例以言之。昔在唐朝，吐蕃最盛，乘安史之亂，陷河隴之地，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党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党項接連，自長安出鄜畤，度塞門，經鹽州，抵迴樂東阪，入靈武東門。迄至近代以來，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項內地，無鈔略之患故也。今繼遷

以党項餘孽，邊方黠虜，據平夏全壤，扼瀚海要衝，倏忽往來，若居衽席之上。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獸驚鳥散，莫見其蹤由；若般運載馳，則蟻聚蜂屯，便行於劫奪。向來轉般芻粟，既下失地利，又上違聖謨，致此奔衝，理甚明顯，其事一也。

甲馬行役，糧草飛輓，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抵靈瀚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於死地，又安能與賊羣爭鋒哉，其事二也。

自逆寇滔天，靈州閉壘，披猖之衆，蹂踐四郊，田疇日荒，樵蘇絕路，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為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

假使靈州圍解，瀚海塵清，朝廷當須召發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

況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繫邊陲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

或者謂臣曰：『今朝廷以天下之力，而不能救靈武之一郡，豈不為恥乎？』臣對之曰：『聖智宏深，牢籠宇宙，處置戎務，盡妙窮微。向來臣下，但於宸算能舉一二而遵行之，則繼遷不足擒，而靈武安有攻守之慮也？今則事機已失，奔駟難追，豈可不問臧否，惟謀克取。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然而以造陽之地百里舉而棄之；高祖棄王險之城；元帝棄珠崖之郡，咸能與時消息，垂裕無窮，豈德不至而力不任哉，事有不利故也。』

或者又曰：『靈武如不能守，即環、慶等郡便與蕃戎接境，得不危殆乎？』臣應之曰：『靈武居平夏四北，夐絕一方，逆賊制瀚海之衝，斷飛輓之路，議者尚云可守而不可棄。今環、慶等州居山南之腹，非受敵之所，乃云受危，不亦過乎。況四裔郡城，皆在邊上，若以外壓蕃境，便曰阽危，甚非公論也。』

或者又曰：『繼遷逆衆，尚在靈州，官兵數千，未出城邑，豈可不謀救援而坐觀陷沒也？若國家於環慶、丹延、麟府等三處各出兵馬，齊驅賊境，分頭牽拽，繼遷必顧恤巢穴，望風而旋，城內官軍，定免淪胥之禍。況環慶一路雖乏井泉，清遠軍大有糧草可以就而食焉，丹延、麟府兩路河水已足供用，但所經蕃部旋加掩襲，則饋糧亦無闕矣。』若以救靈武戍卒，復起三道之師，當盛暑之辰，涉不毛之地，芻粟何自而計度，水泉從何而卜射，茫茫沙塞，千里而遥，復指何方，為所指之處。大軍一發，不可停留，善敗臧否，安能復保。若繼遷探三路兵馬，取一路可爭之處，聚蕃戎之衆，據險隘之津，以逸待勞，攻我師之困乏，則轍亂旗靡，豈比前日之退衄也？一道疏失，則兩道不戰而自潰矣。謀謨之拙，莫甚於斯。

今者恭奉德音，俾陳方略，臣以為牽拽賊勢，兵甲不可令輒離本處，但密傳宣旨，令整排士馬，張皇氣勢，聲言剋日三道齊攻。逆賊聞之，必不能驅已老之師，頓堅城之下。若狃於進退，則牽拽之勢可見矣，又何必冒兵馬之所忌，犯盜賊之所長，率易啟行，自貽後悔。以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接，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踰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為謀矣。比來河西形勢，所以為謀不及者，稽其始末，盡緣違聖君指畫，致賊猖狂。賊方侈謀，事皆倒置，養成邊禍，傷我國靈，乃臣子之罪也。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過為嫌，則棄地戢兵，事非獲已，乃從權之道也。況繼遷窮凶極惡，罪已貫盈，雖假息穹廬，怙亂沙塞，一旦上天降禍，首裂支分，財貨土田，咸歸聖有，亦猶晉侯璧馬，暫寄於外府，復何異焉。

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卻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汗流而退。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

又 卷四〇（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人，獲其酋未慕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兵器鎧甲萬數，賊首李繼遷遁去。』

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穎川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番夷之俗，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圍

之策。』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三萬為繼隆前鋒。

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抵賊巢，才十日程爾。』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槧路回遠乏水，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賚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

既而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本部不知是何州縣，當考。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敵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敵焉。

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敵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既卻，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為之按轡。敵躡其後，左右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超等初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病渴，河東轉運使索湘呶輦大鍬千枚至，即令鑿井，衆賴以濟。

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夷謂活為化，言不能自活也。

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還師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越逸。朕自即位以來，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容已爾。師興以來，夏秋之際，炎熱尤甚，朕躬自謀度，未嘗寧息。大抵行軍布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戒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為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拜謝而退。

初，命五將出師，衛州團練使河陽李重貴實為麟府路濁輪寨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畜牧，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上善之，賜以御劍，又屢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重貴還，上思前言，命為并代副都部署。重貴為并代副帥，不得其月日。今附見。

又　卷四一　（至道三年正月）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知制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呂文仲等持節催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它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嗟，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餱糧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惜。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顧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固邦本，詳求賦經。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蕭然空壘，祇益外虞，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芻挽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本傳云鑑去年冬自靈州還即上此疏，今移入再往陝西調發之後，若已曾論諫，疑不當再往矣。因再往乃上疏，事理或然也，且疏言首春，亦必指此時爾。原州之役，蓋指李繼隆欲取原州蔚茹河路運糧，衆議不可，故云遷延也。【略】

三月癸酉，傅潛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芻粟已入靈州。會上不豫，因止其出師。靈武用兵，諸州皆發丁夫餉軍。儀州推官薛奎部糧至鹽州下虎寨，會久雨，粟潰腐，奎因白轉運使盧之翰曰：『今兵糧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奎徐曰：『用兵久，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聽還，衆皆感悅。既又悉奏除之。奎，絳人也。奎事不得其時，今附此。之翰，二年七月自陝漕責許州司馬，今年正月復為工外，同管漕事。【略】

（七月）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曰：

陛下臨御以來，親庶政以仁，接大臣以禮，聞奏山陵諸事，必泫然流涕，聞奏靈州往事，必惻然動容。聖智淵深，臨事能斷，睿機神速，馭下

以寬。濟之以嚴明，小人屏退而斂跡，博之以詢訪，大臣畏愛而推誠。臣未見時政之是非，亦未見人君之過失，若軍旅措置之宜，非臣所能知，若黎民利害之本，微臣輒敢議。民之利莫先於省征徭，寬賦役，民之害莫大於用兵甲，輓芻粟。利害有大小，康濟有先後。今利害之大者無先於舍靈武，康濟之先者莫重於安關輔。舍靈武則甲兵不興，甲兵不興則輓運自息，輓運既息則關輔必寧，關輔既寧則四方無虞，四方無虞則四夷無事。

臣今所憂者，關西二十五州軍，昨經靈武之役，不勝困弊，加以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尚虛。若西戎輒敢騷邊，北狄忽來犯塞，則朝廷何以備之？關輔何以寧之？臣竊此患必生，臣謂此災必有。何以知之？臣竊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時，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塌損城墻，毀壞廬舍，在處州府不敢不奏，所屬轉運不敢不申。洎靈州送糧草回來，死者十有餘萬。議者即云地震已應於此，臣則未以為然。夫天垂象動而不息，地生物靜以為常，苟當靜而動，是失其常。若永興、環、延、慶、隰、清遠軍六處地震，臣亦竊見報狀，延州路祇候、冬官正楊文鎰奏稱其月是戊月，又是戊日未時，自北上來。臣以為當靜而動，動之方位既在關輔，將來慮至戊年，豈無在下者輒動乎？關輔若有寇盜弄兵，萑苻聚嘯，跨連州郡，僭稱王公，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關之危，南方復恃重江之險，蜀中、越中、淮南、湖南豈無見利忘義之人？豈無幸災乘便之者？願陛下思之。

禳此災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圖。德之修者，以誠信感神明，以言行動天地，以簡易理機務，以清靜安黎元。圖於早者，減關市之征，放筦榷之利，蠲減租賦，優復流亡。鄉閭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郡縣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設制科，使懷方抱器者悉為朝廷所用。置屯田，俾棄本競末者盡為戶籍所收。鑄農器以結之，儲時種以貸之，免五年之租徵，冀十年之生聚。如此紓民，民無不安，如此安民，民無不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既知禮節，又知榮辱，則豈敢為寇盜，豈敢犯禁令！禁令既不敢犯，寇盜必不敢為，又何憂嘯聚之虞，又何慮侵擾之患？此置屯田，其利一也。制舉科目，不可具陳，今略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道侔伊呂，才比管樂科，傳道經典，達於教化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文堪經邦科，武足安邊科。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於時敕限三千字已上成。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之後，就試以來，既對天顏，豈無兢懼。又值日晚，固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雖有安邊之策，靡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用漢時公孫弘、董仲舒所試之法，則往復問答，既盡見其才謀，品藻甄升，信無遺於器業，此設制科，其利二也。

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則鄉閭靜謐。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則臧否詳明。稅賦蠲減，則民稍蘇。流亡優復，則民不散。放筦榷之利，則米麥可充於邊備。減關市之征，則商旅交通於萬物。暫如此五年，則關輔之民必安，暫如此十年，則靈武之役必息。若以此下主者，若以是問有司，必以臣不達時機，必以臣不諳世務，必以臣只知蠲減賦稅以息黎元，而不知供軍日費之多少；必以臣只知除放筦榷以安疲俗，而不知歲計備邊之盈虛。臣豈不知沿邊有屯兵，豈不知備邊須積粟，豈不知歲時衣裘之賜錫，豈不知將卒酬賞之頒宣，豈不知上供京師之貨財，豈不知量留州郡之物色，然以臣所見，則帝王所務，當務廣大，官吏所守，各守職司。所職為主計之臣，不得不聚斂供億，所司在主計之職，不得不經度有無。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下用力而上節用。時不可失，故授時勸農，使不失時。財生有數，故務穡勸分，使不乏用。財之生也有數，上之用也有節，則民力不困，國用常豐。今未喻國家有九年之蓄乎？未喻西北隅邊郡有六年之蓄乎？未喻陝西二十五州軍有三年之蓄乎？訪聞糴麥糴穀，以充折變，將無作有，以應供輸。謂供輸不得不然，不然，則軍儲無備；謂折變不得不然，不然，則軍食不充。若如是，可見陝西二十五州軍無三年之蓄，加以民憂再送靈州糧草，臣慮變故從此生，臣憂禍亂從此起。變故未生，陛下得不慮之？禍難未起，陛下得不思之？若以靈州送糧草之人，死者十餘萬，已應地震之災，即國家昨已降敕榜撫諭軫恤也。若未應地震之災，則臣慮變故起於關輔。關輔既有變生，則西川上供錢帛恐未能上供，南北常貢物貨亦未得常貢。上供既有阻，常貢復未來，乃是國家只知督責關輔之貨財，只知供備靈武之糧草，是急小利而忽大利，舍遠圖而勞近謀。願陛下謀之之於未兆則易謀，理之於未亂則易理。

臣又聞朝廷昨差使臣往諭遷賊，以禮義觀其來意，以恩信導其歸心。李繼遷既忽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既未聞

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謀之允臧，計必先定。今山陵既在近，邊塞雖無虞，黎元尚未蘇，倉庫尚未實，邊防或有騷動，朝廷何以枝梧？關輔或有亂離，朝廷何以制禦？謀之正在今日，理之正當是時。時不再來，又不可失，無使有必者知關輔亂而知劍閣可守，無使適變者見關輔亂而謂天潼可憑，無使關輔所得之貨財不侔吳蜀所得之貨財，無使關輔所守之疆土不侔吳蜀之疆土。關輔靜則蜀貨吳財交至，關輔亂則劍外江南各有所守，此所謂舍小利而必得大利，無遠慮則必有近憂也。錫自注云：『至道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奏。』

又　卷四二　先是，上訪宰輔以靈武事宜，（至道三年十二月）參知政事李至上疏曰：伏以河湟之地，夷夏雜居，往者唐都長安，密邇京邑，陷復盟叛，不常其事，古先聖王置之度外，唯驅除而已，亦何必使禮義之鄉，竭膏血以奉無知之俗，較其勝負哉。且賊繼遷蠢爾賊類，騷動疆埸，然膂不足以弭怒，擢髮不足以數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萬人，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耳。臣不敢廣引前史上煩聖聽，直以唐憲宗時一事明之。王承宗據鎮陽叛命，邀旄鉞未獲，潛使客刺武元衡，傷裴度，其為罪逆大矣，而憲宗以百姓之故，下詔雪之。

伏自先帝厭代，陛下肇位，赦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尺一之詔，慰其反側；命一介之使，諭以綏懷。此時中外之人，皆曰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大憝介意，斯實元和之君，不能遠過。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待之如初，以厚利啗之，以重爵悅之，亦安敢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至於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積骸滿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氓盡沒；鼛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墮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能改絃易轍，則前日之患未艾也。請粗言之：鄉者鄭文寶絕其青鹽，不入漢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使彼有辭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於是熟戶之人，亦同叛渙。今若復令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兵之意也。且獸窮則搏，鳥窮則啄，若乘秋入寇，伺隙窺邊，則朝廷安可不發兵以禦之？師興矣，必竭芻糧，關輔之人又不堪命，輾轉東夏，則懷、孟、西洛，亦無聊生，陛下何不深思遠慮，防未萌之患？臣嘗見唐田承嗣久拒王命，代宗念百姓無辜罹患，每含忍之。初興師討伐，元載、王縉聞魏州鹽價高，請於要路加兵守捉，禁鹽入彼，以弱其人。代宗曰：『朕意與卿全殊，卿欲禁鹽，朕欲開路縱鹽入，承嗣一人負朕，魏州百姓何辜？朕為之主，不能卹養，致使兵戰塗炭，有愧良深，焉得更扼喉命，以重其禍！』尋而承嗣抗表，束身歸朝。臣謂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境，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彼雖蕃夷，必翻然向化，互相告諭，皆感恩服德，背逆助順，則繼遷小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

今靈州不可堅守，萬口同議，非臣獨然，皆以為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權道也。且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孑遺矣，安可復守之？俟我民庶完葺，聖德廣被，流沙、葱嶺皆為內地，何止朔方一郡哉。

或曰：『靈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為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螫手斷腕，事非獲已，蓋所保者大。況繼遷之衆，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漢兵守陴，必不然矣。』又曰：『設使靈州既棄，必為繼遷所據。若且耕且戰，足食足兵，或求請無厭，苦為應副；或事勢轉大，何以枝梧？』臣又對曰：『假如靈州不棄，何以絕其求請，何以弱其事勢？且邀朔方而取張浦，求請已多，蓄戰馬而聚甲兵，事勢已大，但諸蕃和則事勢弱，事勢弱則求請絕，故臣前謂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使曲在彼而直在我，問有罪而罰有名，天地亦所不容，鬼神亦所共怒，繼遷不日當自滅亡，何耕戰兵食之云乎！』

於是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

又　卷四四　（咸平二年六月戊午）秘書丞何亮，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書》曰：

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深入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

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靈武入絕塞，有飛輓之勞，無毛髮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戎狄，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以貪狼之心，據廣饒之地，以梗中國，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環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北庭剖分為二，故其地隘，其勢弱，而不能為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北庭合而為一，此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狂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取足於西域。西狄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夏賊之衆，未嘗以匹馬貨易於邊郡，是則中國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戎人復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此捨靈武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三也。

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邊，所謂有大費而無成功，深寇讐而速邊患，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師進則無功，師退則寇至，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戎狄之衆，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絕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於西戎已來，關右之民，疲極困苦，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無功，河西路阻賊，必幹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四也。

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又戎狄之性貪惏無厭，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或當道牧放，以阻吾軍民，或征虜族帳，以益其部落。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便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

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為防邊畫，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有耀德，蓋水草之地，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跡存焉。夏寇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也，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溥樂城，我必力爭。』其言不恭之甚，其實懼朝廷之城溥樂以通糧道而扼其往還要害之路也。如朝廷以修護清遠為名，而時納修城創宇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至焉。其師也，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凡戰士萬人，使役卒萬人齎糧六斛而行，凡戰馬千匹，使役卒七千五百人自齎糧三斛，馬粟一斛，草一束。士馬皆有半月之食備，計城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十日糧，則城畢功而食有餘矣。自清遠輸粟亦如之。賊知修城而敢悉衆來寇，是謂中吾上策者也。何則？夏賊為梗有年，國家未能翦滅者，非兵力不足而然，誠以深入窮追，則賊奔絕漠，師久則民不堪役，師退則賊復擾，頻征討則關右耗竭故也。如使賊來犯邊，而敢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

且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於延、環、清遠以觀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為二道，一道傍山而北，軍於賊之後，一道過長嶺直趨溥樂，軍於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故悉衆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驅其畜產，俘其老弱，而害其巢穴；靈武之衆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衆雖堅鐵石之心，必起携貳之志，其將雖有孫、吳之術，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保吉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

國家之城溥樂也，必使一介使於夏，諭以明詔曰：『溥樂、耀德悉有古城之基，蓋靈武往還之路也，今城堞闕壞，而輸粟之際，暴露在野，軍民愁苦，朕甚不忍。今少發士卒，修其郛郭。諸山取材，慮蕃部不察事宜，互相驚擾。汝顯荷國恩，克紹祖烈，茅土節鉞，盡萃汝躬，宜以朕此意安撫之。』誠知動無所利，仰怖天威，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

雖存靈武，而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城溥樂、耀德為之唇齒，則戎狄之患，亦未可量，與舍靈武無異。而加之有連年供給之厚費，無防邊尺寸之微功，但兀然孤城，以困極關右者也。今特城二城，而賊不敢動，則可建溥樂為軍，耀德為寨，嚴其刁斗，堅其守備，募天都之貧民，營田於塞下以益軍儲，然後謹擇將帥，謹守邊防，而以恩信撫臨之，則數

十世之利也。

議者必曰：『國家瞻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益大。』此不練事之深也。夫有清遠而無二城，則靈武無援，一日西北服從，合而為一，有不測之患焉。當是之時，國家雖累千百二城之費，遽能剖而分之以弱其勢，使賊斂跡夏境而不為邊患乎？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絕殊於清遠者，以度越旱海，無舍宿之地，有賊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兵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賊寇之憂，輸糴日益，穀能無賤乎？以減穀之價，供二城之費，足矣，又何疑焉。

二策之外，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溥樂，而令延、環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地，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某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擒保吉者衆矣。至於前徒倒戈，亦未可量，為王師之助，不亦多乎？但不知國家所命上將軍者，果何如人爾。

又　卷四九　（咸平四年八月庚子朔）李繼遷遣其牙將來貢馬，猶稱所賜姓名，然抄劫邊部益甚。上以邊臣玩寇，朔方帥道愈艱，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齊賢本傳云清遠軍陷，乃命齊賢出使，蓋誤矣，賊陷清遠在九月二十，此時未也。【略】

戊申，上出環慶、清遠軍至靈州地圖，指示輔臣曰：『一昨戎人所掠部族，邊臣奏不以實。』又指靈州西榆林、大定曰：『戎人多據此路，憑高以瞰王師，蓋恃夐遠，難於追襲。』復指天澗路曰：『楊瓊嘗言此路往靈州，險而有水，可保無患，然將帥顧方略如何耳。』又曰：『邊臣奏糧儲芻粟大有備。』呂蒙正曰：『國家貿易商貨以實邊，農人不擾，而西鄙足用，蓋上策也。』【略】

丙寅，李繼遷率衆攻清遠軍，知軍劉隱、監押丁贊等分兵拒守。【略】

先是，上遣使諭旨於靈、環、清遠十州軍駐泊副都部署、鄜州觀察使楊瓊曰：『賊若寇清遠及青崗、白馬寨，即合軍與戰。』於是，繼遷頓積石河，長圍清遠，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鈐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太原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則後無以繼，不可畢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劉文質率兵六千人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頓慶州，逗留不行。

（九月）乙亥，繼遷親鼓其衆攻清遠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進，城遂陷。時瓊又遣鈐轄、尚食使嚴州刺史李讓李讓，未見。領精卒六百人赴之，已不及矣。賊踰支子平，泊青崗城下，瓊與守規、繼能始出師，其行甚緩，及聞清遠陷，益怯。賊進至望梅原，知環州、西京左藏庫副使、順州刺史王懷普懷普，未見。巡青崗寨，謂瓊曰：『此寨水泉遠，不可多屯師，師少即不可守，願棄之。』瓊等相與合謀，焚糧廩，芻積、兵仗，驅寨中老幼以出。瓊既退師，保洪德寨，賊勢浸盛，未嘗與交鋒也。清遠軍陷是此月七日，其他皆附見，蓋不得其的日故也。【略】

己丑，知寧州石熙政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授兵三五萬。上曰：『西北邊事，朕何嘗一日忘之。今熙政所言，蓋外任不知耳，宜賜詔獎其敢言。』知樞密院事周瑩等曰：『陛下求理從諫，憂邊鄙民之心，雖童穉亦當知之。至於城壘失守，乃將帥非才耳，熙政豈得如此悖慢。』上曰：『儻罪之，則人誰敢言矣。』【略】

（十月）丁未，張齊賢、梁顥自陝西經略安撫還，對於便殿，齊賢上言曰：齊賢所上疏，不知其時，因使還附見，理或當然也。

昨者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崗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賊遷必窺覘城池，劫脅熟戶，兵力傷沮，難固壘垣。況塞北未寧，方有調發，若果分兵西面，亦恐兩失機宜。以今日西鄙事勢言之，窮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在激勵自來與繼遷有讎蕃部，招誘遠處大族首領，咱之以官爵，誘之以貨財，推恩信以導其誠，述利害以激其志。若山西蕃部響應，遠處族帳傾心，則兇醜之勢減矣。以弓箭手及旋點義軍對本城兵士，臣所領十二州軍有二萬餘人，若更於他州及近處對替，又合得五六千人，其本城兵士試加料揀，亦甚有材勇可扞邊者。若緣邊兵得及五萬餘，更誘蕃部，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仍許蕃漢兵獲得馬畜貲財，悉令自取，明行曉諭，遠近皆知，則蕃漢將士之心，孰不見利爭進？

今靈州軍民不翅六七萬，陷之死地，艱危可知。臣又慮賊遷謂來春必發兵救援靈武，於我未舉兵之際，盡驅虵豕，併力攻圍，則靈州孤城，亦必難固。萬一陷失，賊勢益增，縱使多聚兵革，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

矣。所以臣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及厚賜金帛，仍先敦諭，彼必嚮風，恐遷賊旦暮用兵，斷彼族賣馬之路。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族、西南遠蕃不難招輯。西蕃既已稟命，緣邊兵勢自雄，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齊心討賊，竭力聖朝。設能與對替兵甲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伺閒而興，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退縮，則賀蘭山蕃部亦稍叛遷賊矣。如此，則靈州孤壘，未至憂虞。

今議者謂六谷美名終宜吝惜，靈州孤壘翻未籌量，與其濫賞而收羌夷之心。臣謂濫賞之失輕矣，苟若蹙地而稔豺狼之勢，則蹙地之恥大矣。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悅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慮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所切，其謀甚深，署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我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虛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為失乎？

且六谷者，西北之遠蕃也，羌夷之內，推為雄豪。若計平時，但以市馬，須示羈縻，則一懷化將軍，亦已厚矣。酌今日事體，似失權宜，兼恐今後邊地事更有準前失中，即於國家大有妨損。昨清遠之陷，是使姦凶轉成豐富，兵民官吏六七千餘，或含恨重泉，或永囚異域，傷和致沴，思之痛心。顧惟靈州，還同穽獸，外則虞寇戎之過，內則憂變故之生，朝夕之間，垂餌虎口。然而握兵者畏懦逗遛，坐觀覆敗，運籌者安然自若，曾不憂邊。臣雖至愚，不勝忠憤。且戎人之性，變詐多端，必恐醜類之謀潛伺間隙，伏望明諭邊將，內備外虞，臣不任憂國思報之至。據齊賢疏稱契丹西平之命，然則繼遷蓋嘗受契丹封冊矣，而史不載，當考。案《遼史・聖宗本紀》八年十二月，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十五年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事在太宗至道三年三月，距真宗即位前十五日。

錄故靈州懷遠鎮駐泊、借職李贊子重貴為殿直，重寶為借職，拾得為殿侍。先是，贊為李繼遷所圍，本鎮戍兵數不滿百，拒戰累日，食盡力竭，積藁自焚而死，上憐之，故有是命。仍厚賜其家。贊，未詳邑里，國史亦無傳，忠義泯沒者固多矣，可不惜哉！

己酉，張齊賢上言：『請募江、淮、荊湖丁壯八萬，以益戍兵，廣邊備。』上曰：『此不惟動搖人心，抑又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亦非便也。』遂寢其奏。

又　卷五〇　上始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不守，洛苑使李繼和固請復城之。乃命版築，即以繼和知軍事，兼渭、儀都巡檢使。張齊賢經畧陝西，因訪繼和邊事，（咸平四年十二月乙卯）繼和上言：

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以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分守鎮戎及涇、原州，緩急會於此軍，并力擊賊。蓋當賊來要口，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軍，則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藏匿。此軍果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白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青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青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寨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若但將可惜之地，為賊所攻，便思委棄，以為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為言，則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遙，輸送甚易。又劉綜方為屯田，屯田若成，入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

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無鬬志。兼又棄鎮戎不守，繼遷往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三十里，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界，以脅原、渭、靈、環熟戶。當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謀深遠，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羣蕃咸已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校之，則存廢之說，相去萬倍矣。

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弱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界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支吾。昨朝廷訪問臣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

寨，四州就胡盧河川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為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路入鎮戎，縱有五六七千兵，亦恐不敵，即回鶻、西涼路亦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鬬，妖黨才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必內離，然後大舉。

又靈州孤壘，戍守者最為勞苦，望比他州尤加存卹。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室之窘乏，外憂姦邪之憎毀。憂家則思為不廉，憂身則思為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得也。良由賞未厚，恩未深，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為兒童時，嘗聞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之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又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於太祖者，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有以擊其心，必死戰則動必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為之安靜。方今如漢超之才，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俸給其家，半俸貲其用，然後可以責廉潔之節，保必勝之功也。

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為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賊盜國之饑民，況靈武絕塞，西鄙強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修，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録。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武之不可守哉。

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為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為糧食自蕃界來，雖禁鹽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能入賊境，而入於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豈不困哉。望固守前詔為便。

壬戌，陝西轉運使、太常博士劉綜等上言：『護塞之方，有備為最，強兵之術，足食居先。今李繼遷內蓄姦謀，外示柔順，嘯聚凶黨，侵擾邊陲，為害已深，逋誅已久。陛下納謀臣之議，建鎮戎軍城，控夷落衝要，屯兵且衆，饋供實繁。若輸送原、渭夏秋之賦，則地遠民勞，儲須必窘。若止資入中茶鹽之利，則物價湧貴，費用滋大。臣昨因按部，頗見事宜。且鎮戎軍即古之原州，本有四縣，餘地尚存。自唐至德之後，內寇屢興，邊防失守，所以吐蕃結黨乘隙猖狂，攻陷關內及隴右百餘城。其後宰相元載決欲城其地而守之，為議者所阻。今朝廷果復創置，乃見元載昔謀，行之於聖代矣。然既置城壘，必屯甲兵，既屯甲兵，必藉儲廩。臣等昨閱視本軍，其川原甚廣，土地甚良，若置屯田，厥利實博。蓋鎮戎軍一歲約給芻糧四十餘萬，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郡輸送，則其費益多。臣請於軍城四面置一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於軍北及木峽口、軍城前後，各置堡寨，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仍請就命知軍李繼和為屯田制置使，令繼和擇使臣充四寨主管，五百人即充屯戍，則每歲所費可出於茲，行之累年，必有成績矣。』疏奏，上嘉納之。【略】

時靈州孤危，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曰：臣嘗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發十策以難之，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漢之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敢面折廷諫。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築朔方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固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衛青攘卻匈奴，取其河南之地，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邈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敍，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繼遷作梗，邊邑屢驚，雖寇為其脅從，凶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郡，皆無鬬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

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孤壤，別築清遠一城。邊城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酋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凶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繼遷橫行沙漠，俶擾邊陲，擊列陣之戎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誰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寇校。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

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送，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之所謂率二十鍾而致一石，驅民於死者也。今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則虧失土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地東不過江、淮，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畧，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屢空，生靈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江河。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太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畧，信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珠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懷其德。元帝之意，甯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撫循，及其稱兵搆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珠崖，羞威令不行。夫通乎時變，則憂萬民。萬民之饑餓，危孰甚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幽薊八州，河湟五都，所失多矣，何必此為！

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繹騷。此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屬自強，故能庇於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阻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

議者又謂其土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殖，益以富強。夫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資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遴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弱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遷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劫，易為枝梧。且國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餧虎之蹊，府藏之殖，棄盧山之窒。今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斯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澤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

陛下又憤茲黠寇，志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料賊遷睢盱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功，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撓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凶威而馳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絕其覬望，何所窺圖。平夏之西，鹽池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條禁甚嚴，法綱尤密，無敢逾越，漸致攜離，皆困賊遷之術也。

臣竊見太祖朝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闖外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各布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除廩禄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為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城，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遷賊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居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戎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讐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此賊方強，其財猶豐，桀黠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

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邊郡，賊還便可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陝西轉運使劉綜聞朝議欲棄靈州，奏疏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銳，而未能翦除凶惡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才故也。今或輕從羣議，遂棄靈州，是縱賊之姦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為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上訪於左右輔臣，咸以為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還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上愕然曰：『卿何獨與衆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

上又出手札訪於兵部尚書張齊賢，齊賢獻疏曰：『還賊包藏凶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額，有歸明、歸順之號，且耕且戰之基。仍聞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覩此作為，志實非小。況靈州自還賊為逆以來，危困彌甚，五鎮連陷，姦威益張，道路阻艱，音耗迨絕。當城鎮完全之日，磧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矧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崗寨輒自焚燒，兵勢人心，傷沮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益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少發兵則復虞邀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糧，與其應接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勢復全，匪惟禽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役齊民，示惡稔姦，萬萬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邊現屯田卒，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渭、鎮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戶，從東亦擇稔便處入界。若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還敢來援助，彼則分兵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遁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自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甯，卻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矣。』【略】

（閏十二月），壬午，靈州言河外寨主李瓊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救助，力屈就擒，此可憫也，並釋之。』【略】

丁亥，以六宅使、順州刺史康延英為永興軍鈐轄，率禁軍步騎五千屯於京兆，令知軍府事雷有終同主之。將大舉援靈州，故益兵為聲勢也。【略】

甲午，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環慶路部署張凝副之，入內副都知秦翰為鈐轄，領步騎六萬以援靈州。上問超計策，超上二圖，其一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鈔略，其一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并力。圖頗采李靖輜重法，上甚獎之。明年正月已未，超乃赴屯所。時宋沆等未行，上謂宰相曰：『朕觀盟會圖，頗記土蕃反覆狼子野心之事，今已命王超等出師，若難為追襲，即靈州便可制置，沆等不須遣，止走一使以會兵告潘羅支可也。』

又　卷五一　（咸平五年正月）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專為經略使，自此始。開寶八年九月癸巳，以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內客省使丁德裕為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使名不專，非事始也。【略】

初，慶州發兵護芻糧指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繼還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歿於賊。三年九月事。賊進陷清遠軍。四年九月事。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王超西討。（丁未）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隨軍轉運使事。【略】

（二月甲辰）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戊申，西面部署司以聞，宰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馬步軍都虞候王超為永興軍駐泊都部署，冀州團練使石普副之。徙永興軍駐泊鈐轄、六宅使、順州刺史康繼英為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緣邊迭為應援；入內副都知秦翰為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

允正同其事，備賊兵之侵軼也。始，超等至環州，或云靈州已陷沒，鄭文寶乃衣胡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略】

癸亥，遣使祭靈州陣亡將士。贈裴濟鎮江節度使，賵賻加等，以其子國子四門助教德昌為太子右贊善大夫，德基為著作佐郎，德豐為太常寺太祝，又以其兄信為太子左內率府副率致仕。

張齊賢上書曰：『今朔方陷沒，所慮緣邊蕃族中有從來二心者，因此轉更扇惑熟戶，致令向背，賊遷因而乘之，為患非淺，則邊上要害城鎮，且須留兵鎮守，以安蕃漢人心。環州至慶州，中間木波、馬嶺以來城寨，全然不堪，今冬以前，須與修葺。鎮戎軍以南，高店、瓦亭雖近修完，皆非固守之處。彈箏峽內望早經度，就可控扼處置一寨。今朝那修寨處如堪守把，即乞特令如法添修。其潘原縣正當小盧谷蕃賊來路，人戶甚多，亦乞特發兵民牢固修葺，及掘斷谷口路。若邊上城鎮各有屯兵，要害處城寨又皆牢固，遷賊醜類，自然息心。兼聞近年麟、府緣邊失於撫御，大族蕃部多已歸投繼遷。如此，則二三年間，麟、府州界蕃漢人戶，漸更衰耗。只如朝廷每年買馬，不補死數。西北未平，戰馬為急。舊日女真賣馬，歲不下萬匹，今已為契丹所隔。臣聞賊遷聲言向西涼云「我與彼蕃，自來無事」，蓋為萬山潛發人往。彼萬一實有此言，若不和誘西涼以防後患，即恐今年秋冬來劫鎮戎軍。蕃部若斷却六谷入京道路，即大梁、小梁蕃部無路向化，以至隴山後蕃族勢亦難保。臣昨於緣路見勾回渭州賜六谷分物，不覺寒心。何者？蕃部族盛兵多，可以牽制遷賊者，止一西涼而已。不知何人畫謀，恩澤已行，為之中輟。且西涼蕃部，多是華人子孫，例會漢言，頗識文字。渭州往來與通事輩密熟，豈不知有此給賜？已到渭州，又却勾回。蕃部貪財，尤重誠信。朝令夕改，豈可忽諸！伏望深思邊計，斷自宸衷，結其歡心，啗以厚利。但是西蕃馬價，比常時特與優饒，至於酒饌特設務令豐足。內為戰守之計，外加撫綏之恩。西涼與近西小蕃，惟恃賣馬獲利，既受朝廷恩信，縱被遷賊阻絕道途，固當深結讎怨，使之自戰，其理甚明。若不早加防虞，即鎮戎軍亦恐難於固護矣。』

又　卷五二　（咸平五年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府、濁輪部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絕，州將毅力，足以禦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寨，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又以六宅使宋思恭為并代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宋思恭管勾麟府兵馬，《實録》在此月辛巳。今從本紀并書之。【略】

（乙亥）李繼遷率衆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閤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十三日。繼遷拔寨遁去。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五　（至道二年）夏四月，命李繼隆討李繼遷。先是，洛苑使白志榮自環慶護芻糧往靈州，繼遷伏兵於洛浦河襲之，芻粟四十萬悉為所獲，志榮僅以身免。上怒，命繼隆為環慶都部署，討之。定任子出官制。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十數年遂通閨籍。上以其太濫，乃詔自今任子只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五月，詔輔臣陳靈州事宜。時繼遷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州，度沙磧為虜所殺掠及饑渴死者不可勝計。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臣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直書其事，言不必文，只今日實封來上。』端等對請共為一狀。張洎越次奏曰：『上有所詢，端等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洎退，上疏極言棄之便。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詔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退。乃召向敏中等語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略】

九月，復命李繼隆等分五路討李繼遷。初，上遣繼隆等分環、慶、延、夏、麟五路並進，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既而繼隆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入奏。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比至，已與慶州路兵先發，不見虜，乃復引還。獨范廷召、王超兵至烏、白池，斬獲甚衆，繼遷遁去。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上先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且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凡十六戰，皆捷。先是，運糧靈州，上亦令丁夫悉持弓弩，為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待之。後諸將亦卒以違節制致敗。時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軍糧，上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況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戶稅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悉苦怨歎，充塞路歧，自春徂冬，曾無暫息，皺糧乏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而

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固邦本，詳求賦經。況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略】（至道三年）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上不豫。【略】（秋七月）戒西邊謹疆事。上謂輔臣曰：「朕已戒疆吏，但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仍遣使與邊臣議靈州事宜，悠久之便，庶關輔之民，息肩有日也。」

又　卷六　（咸平四年）十二月，詔議棄守靈州。右僕射張齊賢、知制誥楊億力言棄之便，輔臣多謂靈武必爭之地不可棄，獨李沆與億意同，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上始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張齊賢經略陝西，因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以為鎮戎當賊來要口，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藏匿。又極言靈州之不可棄。【略】

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等州經略使。判邠州。事為經略使始此。經略判官曾致堯謂齊賢曰：「王超既為都部署，公不得節度諸將，無益也。」齊賢具以聞，詔得自發諸州駐泊兵而已。尋改命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經略使。田錫上言：「臣昨奏狀，言宰相不練邊事，又進《御覽》，曾引杜牧宰相不知兵說，臣未委所差張齊賢，果能不負任使否？」未幾，靈州陷。【略】三月，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餉道孤絕，救援不至故也。王超等遂奏班師。初，何亮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偉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書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為輕棄靈州，則夷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為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衆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婪無厭，必將服從諸戎，然後為中國大患者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見便則動者二也。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耀德為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請築此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賊若悉衆來戰，中吾上策也。何者？夏賊所以未滅者，誠以深入窮追，則奔遁絕漠，師退則復來擾邊，使其敢來與王師拒戰，則其殄滅也久矣。彼若知動無所利，恭而聽命，則中吾下策者也。今雖存靈武，使阻隔旱海，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之脣齒，與捨靈武何異？今特城此二城，則賊不敢動矣。議者將曰：『國家贍靈武猶曰困匱，而更供給二城，其費必大。』臣以為不然，靈武至清遠，不滿三百里，而穀價殊絕者，以度旱海無舍宿之地，有戍寇之憂故也。如建此二城，則軍民之趨靈武也，有舍宿之地，少戍寇之憂，輸糴日益，穀寧無賤乎？以減殺之價，供二城之費，又何疑焉？外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擒之者衆矣。」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　（至道二年）夏四月甲戌，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討李繼遷。【略】五月癸卯，李繼遷寇靈州。【略】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為夏、綏、麟、府州都部署。【略】（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破李繼遷於烏白池，獲未幕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繼遷遁。【略】（三年）二月丙申朔，靈州行營破李繼遷。

又　卷六《真宗紀一》　（咸平四年）八月辛丑，張齊賢為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戊申，出環慶至靈州地圖險要示宰相，議戰守方略。【略】（閏十二月）壬午，靈州言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上念其力屈就禽，特釋其親屬。乙酉，李繼遷部族訛豬等率屬來附。【略】

（五年）三月丁酉，李繼遷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略】六月癸酉，繼遷圍麟州，曹璨請濟師，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乙亥，以侍衛馬軍都虞候王超為定州路駐泊行營都部署。己卯，以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周瑩為永清軍節度使。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知麟州衛居實言繼遷以衆二萬來攻，城兵出擊走之，殺傷過半。

又　卷二五四《侯延廣傳》　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

厚。【略】

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倔強難制。遽詔還，以慕容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問，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二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餉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

又　卷二五七《李繼隆傳》　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為繼遷所邀，敗於浦洛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為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柆、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齎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柆。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綋、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

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訛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熟倉族蕃官訛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訛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

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

真宗即位，改領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

又　卷二五九《皇甫繼明傳》　至道元年，改領洋州觀察使，充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繼明謹願，御下嚴肅，士卒頗畏憚之。二年，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已先約靈州部署田紹斌率軍迎援，適被病，裨將白守榮謂繼明曰：『君疾甚，不可行，恐失期會，守榮當率兵先往。』繼明宿將，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嬰鎧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年六十三，詔贈彰武軍節度。

又　卷二六五《張齊賢傳》　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為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柬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齊賢又請調江淮、荊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為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

齊賢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

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又　卷二六六《李至傳》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埸，然膂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為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為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為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

又　卷二六七《張洎傳》　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悅。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又　卷二七七《宋太初傳》　（至道）二年，命白守榮、馬紹忠護芻糧，分三番抵靈州。轉運副使盧之翰違旨併往，為戎人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秘書丞竇玭繫獄。

又　卷二八〇《田紹斌傳》　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讋服不擾。

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鬥，至耀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確于浦洛河，大敗之。

初，守榮與紹斌為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為賊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

時命李繼隆、范廷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號州安置。

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敍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為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為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祭、劓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葉。轉運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市，紹斌語發其私，太初心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淳化）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討之。保忠先挈其母與妻子壁野外，乃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兵壓境，保忠反為繼遷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營帳。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為大校趙光嗣閉於別室，旦開門迎繼隆，乃執保忠送闕下，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釋之，賜冠帶、器幣，并賜其母金銀器以撫之。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京師。保忠狀

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怏不自得。【略】（至道）二年春，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且令車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為一運，繼遷邀擊於浦洛河，紹斌不救，衆潰，運餽盡為繼遷所得，太宗聞之怒。四月，復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會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至，言繼遷衆萬餘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時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道擣平夏；或云暑涉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九月，親部分諸將，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抵平夏。繼隆以環州路迂，乃自青岡峽邊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遷復令軍主史不乩駐屯橐駝口以阻歸宋人，繼隆遣田敏等擊之。【略】（咸平）五年三月，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六　（至道二年）三月，邀官軍於浦洛河，奪其糧運。

自清遠至靈武中，有浦洛、耀德二廢城，為河西餉。道繼遷西掠諸戎路率由此，懼有兵扼其要害，輒揚言曰：『中國如脩浦洛城，我必力爭之。』常以蕃卒駐其地。時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宗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太宗命將輜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為護，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命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紹斌抵鹽井，繼遷遣三千騎從枝子平截之，且行且鬬，至耀德，部下死者千人，仍尾紹斌後，至浦洛河，紹斌復將騎三百、步弩三百搏之，乃退。既而轉運副使盧之翰令守榮等併輜重為一運行。繼遷初見紹斌旗，不敢擊。已，紹斌與守榮議不合，引所部去。繼遷先設伏桑乾河，以羸騎誘戰，俟官軍逐入大陣，麾衆圍之，擊敗守榮兵，盡奪糧運。曾氏《隆平集》：守榮、紹宗敗，紹斌為擊走賊衆，護糧以行，詔褒之。攷《宋史・紹斌傳》守榮敗，紹斌率所部引還，至清遠，與張延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引而上，解衣衣之，遣內侍馮從順乘驛以聞。是紹斌無再護糧行事。【略】

五月，合党項諸族，兵圍靈州。索使人張浦。

先是，兵馬都部署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繼遷不敢犯其境。及延廣病去，繼遷合党項兀泥中族首領佶移、女女殺族首領越都、女女夢勒族首領越移、女女忙族首領越置、女女簍兒族首領黨移、沒兒族首領莫末移、路乜族首領越移、細乜族首領慶元、路才族首領羅保、細母族首領羅保保乜等衆數萬，圍靈武，索取張浦。守吏遣使告急，繼遷獲其使，知城中危窘，遂頓兵城下。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入朝，悉以狀聞。太宗召宰相謀之，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會兵直擣平夏，覆其巢穴，繼遷必懷內顧憂，如此則靈武圍自解矣。或云：塞垣表裡沙磧，三道兵從何處會合？況盛夏涉瀚海。瀚海，一名『旱海』，趙珣《聚米圖經》云：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岡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砦，漸入平夏，中經旱海，七百里無溪澗，山谷難得水泉。錢即曰：『瀚海地皆寫鹵，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水泉乏絕，糧運艱辛，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太宗不聽，賜敕書招諭諸族，命十州都部署李繼隆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出延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出夏州，西京作坊使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援靈武。

八月，回師援平夏，與官軍戰於烏白池，敗績。

繼遷據瀚海險要，久圍靈武，城中糧糗俱竭。供奉官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以濟，間出兵擊之，繼遷不能克。既聞諸將分道出塞，知兵勢大，恐平夏有失，解靈州圍退走。時李繼隆違旨不救靈州，由青岡峽寰馳路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夏兵不敢擊，率軍歸本部；獨王超與范廷召由鐵門關遇蕃兵，一戰破之，抵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渴乏，會河東轉運使索湘輦大鍬千枝至，鑿井得泉，遂賴以濟，進師烏白池。繼遷列陣據險，兵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請為先鋒乘之，轉戰三日，繼遷敗。未幕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皆被執。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要害，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繼遷躡其後，見隊伍嚴整，不敢逼。【略】

（咸平三年）秋九月，復邀靈州糧運，殺轉運使陳緯。

靈州糧運，路由瀚海，自冬至春，芻粟始集。保吉偵得，輒奪之。朝議於秋涼解運，令慶州發兵護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州形勢，言西

人必復邀奪至積石。保吉以所部康奴等族萬餘衆夜截之。緯與知靈州李守恩拒，戰死；邠寧副都部署王榮率師赴援，亦敗。保吉盡得糧運，遂頓兵於積石河。按：靈州介在河上，夐絕一方，保吉制瀚海之衝，斷飛輓之路。關右二十五州之民，為轉輸死者十餘萬人，而芻糧二十五萬，到者不十之三。昔張鑑謂靈州為西陲要地，實中國蠹區，旨哉言也！議者猶以咽喉重地、西北要衝為惜，致糧運一失再失，豈謀國之道乎？

冬十一月，契丹聞保吉頻掠糧運，阻絕瀚海，遣使授德明《遼史》作「德昭」，避景宗諱也。朔方節度，促保吉取靈州。

按：書「契丹授」，斥煽禍也。朔方以靈州為鎮治，未得其地，先授以官，非教之肆兵乎？

附：《宋史・李繼周傳》：咸平三年，復為先鋒，入夏境，焚蕩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攷《真宗紀》，是年無西討事，《傳》不知何據。

又　卷七　（咸平四年八月）攻靈州不克，田其境地。

靈州居平夏西北，南去鎮戎約五百里，東去環州六、七日程，中隔瀚海，數百里乏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若衆衆急攻，早已不守。保吉欲俟中國財用關輔民力盡耗，然後取之。是時以五萬騎攻城，城中兵少不出戰。據其山川險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萬山等率蕃卒駐榆林，大定間為屯田計，墾闢耕耘，騷擾日甚。真宗謀之參政李至，至言：『靈州雖西北要衝，今援絕勢孤，不能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乃遣宰相張齊賢行邊。齊賢上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知制誥楊億亦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宰相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真宗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兵六萬援之。【略】

（咸平五年）三月，取靈州，殺知州事裴濟，改州為西平府。

河外五城相繼陷沒，靈州孤堞僅存。關陝之民困於轉輸，陷鋒鏑塡沙磧者不下數十萬。歲薦飢，城中斗米價至十貫。裴濟至鎮，甫二載，謀輯八鎮，大興屯田，民間稍有生色。保吉集蕃部併力攻之，濟被圍兩月，餉援並絕，刺血染奏乞救。保吉遣兵斷瀚海要路，王超大軍不得進。別將張煦出鎮戎軍，入夏州界，由白豹鎮抵柔遠川，戍兵七百騎邀戰，煦擊敗之，星夜赴援，未至而城陷，濟死焉。濟在鎮有聲望，及沒，夏人惜之。保吉以世爵西平，又受契丹西平王冊典，遂改州為西平府。

夏四月，使清遠蕃酋僞降，邀環、慶官軍於白豹鎮，不勝。

靈武路自清遠軍入青岡峽數百里皆蕃部所居，漢人使旅經由，並在熟戶安泊，所求賂遺，謂之『打當』，如漢逆旅家宿食之值也。習以為常。保吉聞援將張煦引兵將抵清遠，使新降蕃酋僞為熟戶，以甲騎三千約降，願給資糧，為餉導。煦察其詐，亟嚴軍待。會環慶路部署張凝率師按部還，保吉遣兵邀之，凝將敗，煦領銳卒赴援，一矢殪一大將，乃解。

五月，以下靈州告契丹。

初，保吉遣使契丹貢馬、駝。至是又使劉仁最告下靈州。

論說

宋・楊億《武夷新集》卷一三《代中書為靈州陷沒待罪表》　臣某等言：伏自狂胡作梗，西鄙繹騷，清遠一城，去秋陷失。近者又覩奏報，竊知靈州不守，將吏淪胥。百雉金湯，曾無固護；連甍士庶，俱沒腥膻。蓋廊廟之乏謀，致兇渠之肆毒。動傷嗟於當寧，貽愧恥於具臣。臣某等竊以鎮撫四夷，決勝千里，運奇兵於掌上，視黠虜於目中，使頑獷咸懷，疆陲不聳，將帥稟指蹤之効，君親無旰食之憂；此宰輔之任也。若冕旒不減於焦勞，蜂蠆尚聞於俶擾，使蒼生赤子，陷於匪人，亦尸祿素飧，安用彼相？實羣言之可畏，諒竊位以何顏！伏念臣等皆是常才，謬當重任。雖揣摩鉛鈍，策勵疲駑，智類挈瓶，終莫圖於遠大，職司補袞，但常懼於闕遺。自党項弗寧，靈武孤絕，皇帝陛下臨朝日昃，求衣未明。憤蛇豕之微妖，惜膏腴之舊壤。慮朔方之生齒，委於餓虎之蹊；亟比落以興師，殲厥渠魁之首。而帷幄曾無於成算，塞垣幾至於輿尸。去歲救兵逗留，醜類猖熾，積石堅壘，俄陷賊鋒。今春已來，又失靈武。北門巨屏，遂至於丘墟；比屋生民，俱淪於塗炭。蓋臣等每求咨度，曾乏謀猷，上負倚毗，內

懷靦厚。況安危注意，實在台衡；夙夜憂邊，誠為職業。既彌綸之無狀，乃咎責之攸歸。苟畏避於簡書，且因循於官次。退思補過，雖慕林父之事君；用非其人，亦慮匈奴之輕漢。須傾丹款，仰黷宸嚴。伏望陛下責以官箴，俾從吏議，特行黜免，用洽至公。別選英髦，使代其任。庶賢能之遞進，示憲法之無私。進退攸宜，既俯全於國體；和平可召，固上洽於天心。

又　卷一六《議靈州事宜狀》　臣今月十六日中使至，奉御劄子：『然常覽古書，備詳邊事。得其人，則舉無遺策；失其事，則謀之不臧。朕三復斯文，終期在念。未嘗不察言觀行，捨短從長，希勠力於邦家，冀太康於宇縣。其如妖氛不息，邊塞未寧，北狄雖具於隄防，西鄙尚多於艱阻。靈武是中原巨屏，平夏乃近域小蕃，久興蛇豕之心，常作疆埸之患。阻絕道路，侵犯軍城，狂妖轉恣於無厭，大郡翻成於孤壘。縱之斯終成暴亂，討之則慮困生靈。兩途宜在於咨詢，百中須從於籌略。卿職當綸綍，位列清華。披經史之遺文，大資智略；觀古今之盛事，必蘊機謀。黠虜用何法以翦除？靈州以何方而廢置？棄之則有何利害？存之則有何便宜？專聽必當之謀，無愜酌中之論。分明擘畫，密具奏聞。用符果決之誠，以副蕩滌之望』者。竊以詢於芻蕘，前王之盛德；謀及卿士，載籍之格言。蓋所以竭盡下情，詳求中道，使舉無失策，動必有成，斯聖皇慎重之至也。然而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謀之欲多，斷之在獨。伏惟皇帝陛下清閒之宴，親紆睿覽，言之可用者，行之不疑。臣某幸甚幸甚！嘗讀舊史，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侈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辯獲進，并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議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其地非《禹貢》九州之內，非《周官》職方所領。在要荒之外，國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即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胡雛作梗，邊邑屢驚，雜虜為其脅從，兇黨因而昌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獲。凡有贏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鬬心，經涉畏途，皆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最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之孤壤，別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黠虜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且使賊黨橫行沙漠，俶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之蕃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自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虜搏。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鐘而致一石，敺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地，傷損威重。莫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十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太原，而頌聲并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略，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河。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狥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搆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於時變，即憂萬民；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當羌夷寧謐，靡有寇孽，可以存而勿論；及勞師費財，無益保障，固宜廢而不舉，何足以傷威重而貽羞辱哉！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為？議

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內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強，故能庇其種類。必來寇其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它？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強。況戎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攘。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豎子，亦知其可棄也。然自清遠淪陷，斥候不通，孤城之人，如釜中之魚躍，黠虜之勢，若崑山之火炎。朝廷必欲棄之，雖牙璋徵兵，靈旗直指，約齎深入，執殳前驅，鼓行賊中，傳於城下，然後合其將卒，懸其人民，隳城復隍，塞井夷竈，乃為棄也。臣伏料國家物力尚屈，未暇此行，雖曰棄之，亦空言耳。今一城生齒，正在焚溺之中，咸必死以是憂，欲自脫而無路。若陛下慎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特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之。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國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靈州東遷之民，不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刼，易為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士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以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盧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流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益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恭惟陛下欲康宇縣，慮困生靈，求必當之謀，思酌中之論。臣以靈州之廢置，計無出於此，望陛下采之而已。陛下又憤茲黠虜，思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睚眥邊塞之外，倔強沙漠之中，脅制諸羌，嘯聚不逞，無耕農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絕其覬望，何所窺圖？此困賊遷之一也。平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此困賊遷之二也。嚴敕疆吏，謹奉國經，辨其非常，禁其闌出，使竹頭木屑不遂其求，狗盜鷄鳴無施其巧，游魂空磧，坐抵困窮，此困賊遷之三也。然須精選銳師，分守邊地，慎擇名將，授之廟謀。訓練驍雄，提防侵軼，險其走集，明其偵候。苟鴟張而豕突，必烽舉以燧燔，併力翦除，分路驅逐。如秦人之鹿，犄角以攻；譬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蕞爾兇醜，坐致滅亡。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闖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陛下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廩禄之外，賜與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為之僚佐，咨以策略。勇智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并脅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徵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懸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煢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胡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讎哉！陛下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腥膻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臣從事儒學，豈知軍旅，耳剽目久，必知其然，輒罄謏聞，仰祇清問。談不稽古，詞非據經。進思盡忠，蓋事君之無隱；謀或可用，豈以人而廢言！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一《宋藝祖至英宗》 張齊賢制御西邊，請募江南兵壯，以戍靈武。真宗曰：『此不惟人心動搖，且使南方遠戍西鄙，甚不便也。』遂寢其奏。因是考自三代以下，未嘗以江南之兵取勝北方者。惟至隆慶初年，戚將軍繼光議調浙兵屯戍薊門，稍有效。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間關萬里，以救剝床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漁陽之突騎，繼之以游俠，皆若木偶束芻，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説也？夫秦、晉、燕、齊之間，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遼左，皆在指顧

之間，顧舍近而求遠，置強而取脆，此何説也？【略】

李繼遷之死也，國危子弱，衆心未定，曹瑋請假精兵，出其不意，禽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萬世之一時也。朝議欲以恩致德明，抑而不許，而西夏之勢成矣。夫萌芽不剪，將尋斧柯，安危之機，決於一瞬，而牽制優柔，坐失機會，遂為百年之憂。宋人之無策，一至此邪！

繼捧入朝，賜姓名曰趙保忠，繼遷既叛，復降，賜姓名曰趙保吉。後兩人并叛，大為邊患。保吉死，其子德明初立，真宗不能用曹瑋之策，西事遂亟。

雜録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後集》卷七《戒輕舉》 太宗命皇甫繼明、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軍糧於靈州，朝發軍乘，分為三輩護送，寇至為禦。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轉運，繼遷知之，邀於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接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君節度，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自欲邀功，遂與戰。賊先以羸兵挑戰，既而伏發，守榮敗，中矢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八《田紹斌》 進會州觀察使，為靈州副帥。部芻糧金帛赴靈武，清遠軍者數十，趙繼遷數遣萬騎劫之，紹斌必出陣大呼，賊聞其名皆潰去。一日，白守榮、馬昭忠護軍儲，紹斌自靈武以兵援之，數遇敵數勝，而守榮、昭忠棄輜重與賊戰敗，紹斌為擊走賊，護糧以行，詔褒之。俾副李繼隆帥環慶，繼隆誣以守榮、昭忠落浦河之敗，紹斌不救，有異志，貶率府副率。

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二《太祖太宗經制西夏》（至道）二年三月，環慶總管皇甫繼明受詔護送輜重赴靈州，繼明先約靈州田紹斌率軍迎援，會繼明被病，白守榮、馬紹忠等請率兵先往。繼明慮守榮等輕佻，與戎人接戰失利，因謂之曰：『我疾少間。』遂屬鑠，被甲上馬，強行至清遠軍，卒。紹斌過鹹井，賊衆三千餘來破陣，且行且鬬，至耀德，凡殺千人。明日，寇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努三百，與敵兵角於浦洛河，大敗之。初，紹斌與守榮等為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為賊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禽獸，不可追也。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若節制，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別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而舍，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致師，伏發，守榮等皆敗，丁夫駭遁，蹂踐至死者無數，芻粟四十萬悉為李繼遷所獲，紹斌率所部徐還，入保清遠軍。四月甲戌，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環慶靈等州都總管、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率師討繼遷。詔紹斌為本州都總管兼內外都巡檢使。初，詔調發靈州軍儲，分道護送，寇至易為備禦，而民力不匱，轉運使盧之翰違詔擅併為一，及敗，上怒，命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捕之翰，及轉運使竇玭繫獄驗問。五月，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剽劫輜衆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却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為賊所獲，賊以為危窘，因頓兵未即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算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乏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路不通，臣愚以為朝廷宜於麟府、丹延、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饟道得通矣。』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為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砂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向者芻粟，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為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致敗衂？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踐而死。蓋謀之不臧，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洎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絕，芻粟未集，而議者欲以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為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賊圍靈州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糗糧皆竭，潛遣人市糴，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司天言熒惑犯輿鬼中，積尸秦雍之分，當有兵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譴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灾，五星凌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

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盡為此賊所屠戮，自閉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必衆，因嗟嘆久之。』辛亥，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酋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帷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碩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護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速勦滅。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抵靈武，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乘詢謀僉同之義，望許其為狀，陣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逆鱗之理。壬子，洎上疏曰：『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一言之。在唐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党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興党項接連，自長安出鄜畤，度塞門，經鹽州，抵回樂東阪，入靈武東門，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党項，內無抄略之患故也。今繼遷以党項餘孽據平夏全壤國家若兵車大出，則烏驚魚散，莫見蹤由，若般運載馳，則蟻聚蜂屯，使行劫奪，其事一也。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慶至瀚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之，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死地，又安能與羣賊爭鋒哉！其事二也。自逆賊滔天，靈州閉壘，犬羊之衆踐蹂四郊，田疇日荒，樵蘇路絕，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為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瀚海清，朝廷須當召發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況繼遷或成或敗，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係邊隅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以臣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深入應接，牽拽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除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為謀矣。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以細故為嫌，棄地戢兵，從權之上治也。』上初有意棄靈州，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皇恐流汗而出，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上初以田紹斌為李繼隆之副，繼隆遣護軍馮訥入奏，言：『洛浦之敗，紹斌握精卒，登隴上，顧望不救，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上大怒曰：『是嘗背太原來降，今日復首鼠兩端，真賊臣也。』立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為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以慕容德知靈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為夏麟府州都總管兼都排陣使，上以李繼隆言紹斌逗遛境上，乃部分諸將，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張守恩自鄜州，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畧，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戰則勝。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更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尖固國之上策。』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駝路纔十日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糧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擣繼遷巢穴，不必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齎詣軍前。瑩至，兵已發矣。

三川口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六　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州。此據司馬光《記聞》。又《許懷德傳》云：賊攻承平寨不克，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入延州。按賊以去年十一月攻承平寨，今年正月乃屠金明縣，其間相距凡兩月餘，必不自承平即抵金明，懷德傳聯書之，恐非事實，固當以司馬《記聞》為正。范雍聞之，懼甚，即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濶而寨柵疎遠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請濟師。疏入，未報。疏已載去年末。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康定元年正月）壬申，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而寢，翌日奄至，士

彬父子俱被擒，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兵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蕃官言賊已入寨，直指金明，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至萬安鎮。平、元孫領騎兵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

戊寅，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賊兵涉水橫陣，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卻，率麾下軍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遁，與宜孫皆趨甘泉。

平遣軍校以劒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復使人詐為戍卒送文牒者，至則殺之。夜四鼓，環寨大譟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己卯，賊黎明復呼曰：『汝降乎？不然，當盡死！』又使人應之曰：『汝欲和者，當為汝言之於朝。』賊舉鞭麾騎士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

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万俟政、慶州東路都巡檢，三月乙卯，贈子官。郭遵，開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三月癸酉贈官。王信，太原人，御前忠佐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劉平、石元孫被執，《實録》稱是月十九日。按司馬光《記聞》及趙珣《聚米圖經》皆不然。光所記日尤詳，且與珣合，今從之。王稱《東都事略》：元昊圍延州，劉平、石元孫與賊戰於三川口，王師敗績，平死之。【略】

庚辰，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遠寨，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左班殿直懷寶並戰没。詔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都監黃德和領兵防邊，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漢人户，仍令延州亟加招集。時朝廷猶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

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夏人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

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於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境，賊騎大入，諸降賊皆為内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轡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没。士彬先使其腹心赤豆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之，使人詗寇賊，皆為所禽。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遂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於賊中。此據司馬光《記聞》。又按《聚米圖經》云：元昊本舉兵趨延州，延州悉發兵捍東西兩路。士彬所部兵既分保極邊小寨，但以數千人屯黑兒寨。賊併兵入中路，衆寡不敵，一日間三十餘寨盡破，士彬父子俱死。與《記聞》不同，今附見此，更詳考。【略】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也。【略】

二月丙戌朔，詔并代副部署孫廉趨鄜延界併力擊賊，仍令秦鳳、涇原、鄜延、環慶部署左右援之。先是，環州趙振、慶州高繼隆以經略司檄各出兵救延州，及至，賊已出境。廉被詔繼往，未至延州，賊出境蓋踰月矣。

劉平、石元孫敗，黃德和誣奏兩人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略】

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鄜延鈐轄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仍許便宜從事。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傅言虜騎將至，人心惴恐。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各任其力，守禦之計備，敵亦自引去。德和正月二十五日至鄜州，張宗誨附傳及正傳云：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因尹洙所為宗誨墓誌。按《實録》載德和事云：德和循至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誣奏劉平等。又與宗誨同罔王信以平所在。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誨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又自稱力戰得脱，宗誨何緣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墓志所云『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蓋飾説爾。附傳及正傳考之不詳，遂承用之，誤矣。今削去宗誨拘德和事迹。且德和見劉平等戰稍卻，已先遁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旦暮陷，安肯卻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范雍已劾其罪，固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宗誨所拘，其理勢亦當然也。【略】

丙申，徙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知陝州。偕與夏竦議不協，故徙之。偕初聞劉平、石元孫戰没，乃僞為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及竦節制陝西，韓琦又言偕當避竦，乃詔與河東都轉運使高覩換任，覩仍加集賢院學士。【略】

癸卯，以延州安遠寨都監、左侍禁邵元吉為西頭供奉官，權塞門寨都監永平寨監押右侍禁王繼元、王懿並為左侍禁，贈安遠寨主、東頭供奉官蔡詠為萊州刺史，栲栳寨主、左班殿直高益為監門衛將軍，監押、左班殿直韓遂為左千牛衛將軍，環州大拔寨主、三班奉職曹度為太子右司禦率府率，經略司指使、借職王至為太子右清道率府率。

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塞門、永平等寨，而安遠最居極邊，賊攻破其門再重，至第三門，都監邵元吉等縋軍士擊卻之，拒守累日，乃引去，屯延州之北三川口，列十寨，復叩州城呼譟，叢射城上，諸軍縱擊，賊死者頗衆，明日皆遁，而詠等悉追戰死之，故有是命。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衆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記聞》云吉後官至團練使，女為郭逵夫人。【略】

丙午，德音：『赦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背叛奸細人不赦。見屯將士，並與特支，其非中傷而潰散者不在此例。賊所劫掠，第蠲其夏租。軍民及內屬蕃部為賊所害者，量賜其家緡錢，若諸軍更與一季請受。』【略】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今陝西用兵之勢，宜令大臣以重兵守永興軍、河中府，涇原、環慶等路有警，則以永興兵援之，鄜延等路則以河中兵援之。今夏竦在永興，則臣當在河中，以張諸路兵勢。其延、渭、環、慶極邊，並以武臣宿將守之，以備戰鬬。而朝廷終未以為然。臣又請選兵官及益河東兵馬二十指揮至延州，亦不得報。西賊既知本路無鋭兵宿將，遂悉舉衆而來，攻圍李士彬父子寨柵，三日之內，徑至州城下。是時，城中若得河東兵馬，縱未能掩捕，應亦接得劉平入州。平既軍馬遠來，為賊隔斷，衆寡不敵，遂致陷没。今金明一路，塞門、安遠兩寨，圍閉經月，息耗未通，萬一復來寇城，亦未免為閉門自守之計。欲乞且差趙振為副都部署，及選差鈐轄、都監三兩員，別濟兵五萬，分守要害，即一路尚可無憂。昨朝廷更詢臣深討之計。且天兵有數，而敵衆無限，中國習鬬戰有時，而賊能飢寒，不避暴露，善涉險阻，日以劫略為事。又沙漠遼夐，赤地千里，糧餽不繼，臣未知深入之利也。太宗朝繼遷猶是新集烏合之衆，命李繼隆等五路進兵，亦無功而還，況今倚契丹為援，吞并西土三十年，聚畜國家所賜財貨，與當時固不相侔。然臣以為朝廷久以恩信接契丹，願試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師助我，復厚以金繒賂唃厮囉及二子，亦令舉兵犄角而前，庶此賊可指期而滅。如得綏、宥、銀、夏數州，即每歲更增賜契丹十萬，縱未能必取，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謀也。』【略】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象州防禦使、環慶副都部署、知環州趙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鄜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登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為洋州觀察使、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

始，元昊將反，為金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在環州，潛以金帛誘取，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請告鄰部，俾以環為法，庶可披賊勢，不聽。於是東茭、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一旦不戰，悉為賊所有，延州幾殆，唯環慶獨無患。

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及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且乞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龐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三月乙卯朔，贈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子天益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天益與西賊戰沒也。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戊午，原州乾興寨主、西頭供奉官李繼明，監押、左班殿直孫佶並杖脊刺面，配沙門島，由賊圍鎮西堡而不即救援也。乾興寨，鎮西堡後並屬鎮戎軍。

庚申，再降工部郎中郭勸為兵部員外郎、尚食使、惠州刺史、知磁州李渭為右監門衛將軍、三門白波都監。元昊侵邊不已，軍中擾攘，言者追咎勸、渭不當拒絶山遇故再降之。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

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用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説，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緣邊離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逐。每城選閤門祗候以上為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屬之，使為三寨之援。上下接應，左右相顧，為不可攻之勢。

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議者乃欲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且羌人貪而無親，勝不相下，徒耗金帛，終誤指揮。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儻不剪除，恐終為患。議者更欲命睛氈為緣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矣。

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凡軍須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子荷。道路悉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恐猶未及，況民力乎！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罕並轡，車不方軌。惟涇州、鎮戎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為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心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途，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羣盜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誘兼并，寬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忘生也。

時手詔諮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合議上對，退復奏此疏。上嘉納之。

辛酉，詔嶓許邊臣便宜行事者，除夏竦外，餘悉令封還所受詔書。又詔諸路部署、鈐轄司，毋得納元昊界內附者。

右正言、直集賢院、修起居注吳育言：『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吳賊。且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蓋諸戎內附，雖有黠敵，不敢獨叛。唐太宗常賜回紇可汗并其宰相詔書，及納其貢奉，答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其子德明遂歸順。吳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先以財物啗鄰境，使巢穴無虞，然後萌狂悖之心。宜募機辨有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若經喰厮囉及他蕃部，亦密諭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賜，同其功利，以情料之，無不聽命者。』又録真宗時通西域諸國，并吳賊父祖始末，事迹上之。【略】

壬申，以宮苑使、達州刺史高志寧為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

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數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劉

平、石元孫陷於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闕，問今宜為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略】

延州之役，左侍禁、閤門祗候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拳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僕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太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逵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上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所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於戰處，皇祐中，乃并與衣冠葬之河南。遵，開封人也。司馬光《記聞》載韓琦奏郭遵死事，與史略同。《王向集》有記慶曆二年客語，云郭遵舍軍親造黃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從。遵還，與劉平、石元孫同擊賊。既敗，走東原大崖下，趨環州，聞德和已斬，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今傳所稱覆馬以殿，持稍橫突，賊持大拳索迎遵馬，縱遵深入，皆因客語也，餘並不取。客語又云德和先分兵萬餘屯西陂，亦與史不合，客語要未必俱可信爾。【略】

儀州刺史、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既破賊於承平寨，賊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入延州。於是授懷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茭村一帶公事。【略】

初，黃德和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縱掠居民七日，達鄜州。明日，有敗卒從間道至，德和問以劉平、石元孫所在，對曰：『方戰時相失，不知所在，或言以失亡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德和曰：『若爾，平降賊明矣。今當作奏，言吾與汝轉戰得出，不惟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既出，乃揚言平實降賊。有蕃落將呂密者，新見賊執平及元孫，亦紿對德和曰：『賊以紅旗導平等西去。』德和喜與其意合，乃命親吏作呂密等狀，諭以今列名者皆得賞，吏又私增軍士數人。即上奏言：『賊以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再接戰，而平敗降賊。臣等不受屈，力戰得出。』

後數日，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宗誨問平所在，信惡大將見執，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平令帳下李康往答之，既而還言元昊欲太尉面相約，平即乘馬入賊中，從者不得入。德和起就東廡，謂信曰：『人皆言太尉降賊，而汝獨言約和，何也？』信曰：『非信所知也。』他日，德和復召信，告之曰：『我已奏太尉降賊，與汝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能受枷禁乎，我勾汝一銀釵，鬻之，亟去勿留。』時鄜延已使人拘信，信不得去。會天寒甚，信乃為書遺平之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入賊中，與賊約和。今人乃言太尉降賊，信當以死明之。今衣裝悉為賊所掠，願少有所濟，保太尉一家。』鄜延路走馬承受得其書，馳驛以聞。

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臣盡忠於國，而范雍誣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懃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懃得書，又以聞。朝廷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

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寸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

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即命撤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懃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

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懃游說，既改除守懃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

聞朝廷議薄守慤罪，而流用章嶺南，即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慤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昊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昊賊退，守慤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没，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為奏陳，冀望取信。止如黄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慤事狀，詔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慤。此必有議者結附中人，熒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慤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為重輕，望詔彦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虚，守慤之罪果白，用章實重料，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言盧守慤、黄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慤子昭序方勾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

始，延州民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略】

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不才，俾用安集。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説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旒扆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

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凶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禽矣。偏裨之勇鷙者，如郭遵、万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藩離熟户李士彬、米知順、李思之族，亦為之降且虜矣。米知順，保安熟户，實元二年十二月初見，其降虜月日未見。李思，又不詳何處熟户，當考。戍卒陷没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

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之强悍敢鬬，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户，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濶。昨來張宗誨張宗誨，實元二年十一月知鄜州，康定元年二月四日領興防，二十三日改永興鈐轄。應卒繕完，未甚周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户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王德基，正月二十七日為鄜延鈐轄，知鄜州，於四月八日責廬州都監。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張亢，四月六日自涇原移鄜延，知鄜州。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延州，但恐即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路一帶，係昊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於巢穴。臣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用劉興劉興，二月二十六日為環慶部署，兼知環州。知州。慶州久闕部署，高繼隆、環慶鈐轄。張崇後知慶州。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内，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葛懷敏，三月九日為涇原部署，兼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四月二十五日為涇原副都部署。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生平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别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遥，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魏昭昞，正月二十七日知同州，四月八日責陝州。王克基，正月二十六日為河中鈐轄，五月二十一日徙潞州。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户防家，於國實有何益？至今

孤囚軍旅，蓄聚資糧，敵衆猝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妒能害功，動至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為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為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絶陳乞。臣竊科劇賊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户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

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鋭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張亢四月六日知鄜州，固以為鄜延鈐轄矣，十二月乃加都鈐轄。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劄。用朱觀朱觀六月六日以供備、忠剌為鄜延鈐轄。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葛懷敏，五月二十五日知涇州，夏竦同日知永興。自然事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勾涇原路兵馬公事。曹琮，四月十二日同管涇原兵，五月六日又同管。恐四月所書或誤。準備分擘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委經略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有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部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晦，四月七日，魏昭晦已責陝州。王克基。五月二十一日王克基以河中鈐轄徙潞州。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其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早裁擇。

上皆納之。琦上疏當在三月末或四月初，故王德基、魏昭晦以四月八日責官，此疏獨猶未及知。然張亢以四月六日移知鄜州，疏云近知張亢交替，則上疏當在四月六日後。又疏云就令張亢為鄜延鈐轄。按亢知鄜州即兼鈐轄，不知琦疏何故云爾，或是亢先以涇原鈐轄來交替。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八《劉六符》　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宋朝為怯。又李士彬、劉平之兵屢敗，宋朝旰食，積苦兵間。因説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南征，而六符及蕭英先以書來求關南十縣。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五《仁宗皇帝紀一》（康定元年春正月庚戌）乙亥，元昊圍延州，劉平、石元孫與賊戰於三川口，王師敗績，平死之。

又　卷一九《石元孫傳》　會趙元昊反，陷金明砦，元孫與劉平戰於三川口，為賊所執。仁宗以為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及元昊納款，乃得歸。言者請治其辱國之罪，仁宗貸之，安置全州。

又　卷一一〇《劉平傳》　元昊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延帥范雍以書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趣土門，既又有告賊兵趣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將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兵，與偕行，至三川口遇賊，與戰。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卻，鄜延駐泊都監內臣黃德和引兵先走。平轉鬬三日，賊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降也？』以衆寡不敵，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輒誣平降賊，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一（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邊。劉平、石元孫死之。初，元昊聲言將攻延州，范雍懼甚，奏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待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雍先以檄召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復召平，元孫還救延州。至三川口，與賊遇，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少却，鄜延都監黃德和居陣後，引衆先遁，我師遂敗，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德和既走，使人誣奏平、元孫降賊，夏守贇頗辨其枉。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鞫之，盡得其實，腰斬德和於河中府；仍追贈平、元孫，録其子孫，厚恤其家。【略】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以甘言悦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離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門。又以二千人屬鹽關都巡檢，以為三寨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議者

欲結西域諸國，恐徒耗金帛，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且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請且修沿邊城池，不過五七處。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饟可蠲。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虎士得以忘生。」上嘉納之。學士丁度奏曰：「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鬥，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深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險隘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同修起居注吳育言：「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詔書，真宗亦命潘羅支攻李繼遷。今宜募士往諭唃厮羅及他蕃部，以散其黨，此真伐謀之要也。」育因録真宗朝通西域諸蕃並吳賊父子本末上之。其後，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古者什伍之長皆得專殺，今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邪？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則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邊防用人逾數十萬，將不峻法，何以御之哉！」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五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延州，破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及其子懷寶，進圖延州。甲戌，大敗官軍於三川口，執環慶路副部官劉平、鄜延副部官石元孫，會大雪解圍去。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七下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申，聲言取金明寨，翌日，奄至。李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至三川口遇賊，平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會大雪，賊解去。

《宋史》卷一〇《仁宗紀二》　（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寇延州，執鄜延、環慶兩路副都總管劉平，鄜延副都總管石元孫。【略】（二月）丙午，德音：釋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寇所攻掠地除今夏稅，戍兵及戰死者賜其家緡錢。【略】（四月）丁未，贈劉平、石元孫官，録其子孫。

又　卷二五〇《石元孫傳》　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於三川口，軍敗見執。傳者以為已死，贈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録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以升祔赦，內徙襄州。待御史劉湜言：『元孫失軍辱命，朝廷貸而不誅，若例從量移，無以勸用命之士。』元孫遂不徙。

又　卷二六五《宗誨傳》　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所歸，激之則為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併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

又　卷二八五《陳執中傳》　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離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門。選閤門祇候以上為寨主、都監，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為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士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

又　《賈昌朝傳》　劉平為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講。【略】

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

元孫由是得免。

又 卷二八八《范雍傳》 即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砦柵疏，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

又 卷三一三《富弼傳》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內侍黃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

又 《文彥博傳》 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

又 卷三二〇《張存傳》 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又 卷三二五《劉平傳》 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

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一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門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為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譟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

又 《郭遵傳》 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縶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僕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逵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

又 卷三二六《王信傳》 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於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

又 卷四六七《盧守懃傳》 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懃撫膺涕泣

不敢出，又嘗易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遣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説賊，不肯行，賊去而守懃、用章更相論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懃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懃奪防禦使，為湖北都監；用章除籍，配雷州本城；康伯，均州都監。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康定元年，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知慶州張崇後攻後橋，而柔遠砦主武英入自北門，拔之。未幾，夏人攻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傅偃、劉發、石遜等。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三　（康定元年正月）破金明縣，執都監李士彬。

元昊誘士彬不得，使蕃部詐降。士彬白知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不可，賞以金帛，令隸麾下。於是降者絡繹，分置諸寨甚衆。元昊又令將士與士彬遇，輒不戰而退，曰：『我等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地也。』士彬聞之，氣益驕。一日，縱兵自保安軍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魏泰《東軒筆記》云：康定中，元昊入延州東路安遠、承平兩砦，又以兵犯西路，聲言將襲保安軍。故延州發兵八萬支東、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虛由北路襲金明。士彬嚴兵待，夜分不至，釋甲而寢。翌旦，兵大入，降者執士彬及子懷寶以獻。趙珣《聚米圖經》云：元昊本舉兵趨延州，延州悉發兵捍東、西二路，士彬所部兵既分保極邊小砦，但以數千人屯黑兒砦。夏兵併入中路，衆寡不敵，一日間三十餘砦盡破，士彬父子俱死。又司馬光《記聞》云：夏人入寇，范雍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砦，士彬子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可支也。』士彬不聽，懷寶遂戰死，士彬急使其心腹赤定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逆。母妻策馬走延州，范雍不信，使人詗之，皆為夏人所拴。又云：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與《宋史・夏國傳》異。陳仁錫曰：士彬世守金明，部兵十萬，延州號『鐵壁相公』，專使控扼中路。元昊使軍吏詐降，怯戰以驕其氣。又知士彬馭下嚴，士心不悅，輒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及兵大入，降者內應，左右以弱馬鞚士彬，并其子致之元昊。抑何畧也？

按：金明一邑，舊砦三十六，胡兵十萬人。其北百里間，有塞門、安遠、栲栳三砦，洵延州之保障，熟戶之藩籬也。士彬貪而無智，常誘趙山遇內奔，侵沒其珍寶萬數，致陷山遇以死。元昊之計取百端，非獨金明有必爭之勢，亦與士彬有不解之冤也。

附：韓琦《安陽集》：元昊侵鄜延，熟戶李士彬及米知順、李思等族，俱為之降且擄。據李氏《長編》，米知順係保安熟戶，其降虜月日未見。李思并不詳何處熟戶。

分掠安遠、永平諸砦，不克。

安遠居極邊，元昊兵破其門再重，至第三門，監押邵元吉縋軍士奮擊，拒守累日，衆乃退。永平砦主初欲斂兵避山中，指揮史吉率所部遮城門，詰欲何之，砦主以謀告，吉曰：『如百姓、芻糧何？且異日為司開所劾，罪當死，請先斬吉馬前，不敢從行也。』砦主慙而返。吉登陴力拒，城得以全。

進攻延州，敗官兵於三川口，執副總管劉平等。

初，元昊將攻延州，使衙校賀真至州，言欲改過歸命，范雍喜，禮真歸之，遽以上聞，不復設備。及金明破，元昊得士彬帳下蕃兵數萬，驅之逕薄延州。州夾河為兩城，雉堞卑小，兵士登九州臺瞰城中如晝。攻圍甚急。時副都部署石元孫領兵在外，守城者纔數百人。鈐轄內侍盧守勤對雍號泣，謀遣都監李康伯通款，康伯寧死不肯行。雍急召鄜延副總管劉平於慶州，平督精銳合元孫兵晝夜倍道而前。至萬安鎮，平先發，元孫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與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結陣東行方五里，元昊預為偃月陣待之。復令步兵涉水為橫陣，衝擊官軍，不勝。復蔽盾而前，令驍將揚言獨當裨將郭遵，遵揮鐵杵碎其腦，兩軍皆奮呼搏擊，劉平右頸左耳猝中矢。元昊知平受傷，日暮以輕軍進薄，官軍不能禦，黃德和先走，衆大潰。遵持大稍橫突之，元昊見不可敵，使人持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所斷，因縱使深入，攢矢注射，馬中矢僕地，殺之。王向記客言，遵舍軍親造黃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從，還與夏兵戰，坐下馬被射死，步行殺數人，走東原大崖下，趨環州。聞德和已斬，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其説異。平率餘衆退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元昊使人叩寨，問主將安在，平戒軍士弗應。復使人假為戍卒遞文移者，平殺之。抵四鼓，環營大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又使人呼曰：『汝降乎？不然，當盡死！』平卒不應。元昊舉鞭麾騎自山西出，截官軍為二，大敗之。執平與元孫等。會雨雪，兵士馳備，聞麟州都教練使

折繼閔、柔遠砦主張岳、襲破浪黃、黨兒二族，軍主敖保被殺，并代鈐轄王仲寶，以兵入賀蘭谷，蕃將羅逋又敗於長雞嶺，乃解圍。《范雍墓誌》云：二帥陷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雍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竭矣，城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是夕陰晦，雨雪大下，夏兵暴露，不知所為，乃引去。其說近誕。魏泰曰：『劉、石之援延州也，兵大抵大柳樹，去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宣狀。』云：『范太尉已候城之東門。然暮夜納衆，恐透漏奸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譌也。』二將信之，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許，又放一隊，至更餘約放五十隊矣。二將顧問來使，忽失所在，心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忽四山鼓角雷鳴，埃煙斗合，蕃兵墻進，倏忽之間，已陷重圍。葢夏人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先斷東北路，以致二將於覆中，計亦狡哉！

按：西界興兵之後，境內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匿，其守備族帳，僅老弱耳。然官軍入界，遇之輒奔還，不敢一戰。若延州之寇，夏人大寨在城北五十里五龍川口，其後隊直接魚家莊，莊去州二十里，較其衆約十餘萬。平等以八千人赴援，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若平地，況國事乎！』葢明知勢有不敵，而勇於公義，奮不顧身，不得以身入重地，訾其無議也。

附：李氏《長編》康定元年三月戊午，原州乾興砦主李繼明、監押孫佶，並杖脊刺配沙門島，由夏人圍鎮西堡，坐不即救援也。攷《宋史・夏國傳》，元昊是時尚未入涇原，鎮西之圍，紀傳無考。《長編》疑誤。

附：王鬮之《澠水燕談録》康定中，趙元昊既擒劉平，遂約吐蕃毋得與中國陰相為援。朝廷患之，使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至青唐諭以恩信。攷《宋史・唃厮囉傳》，元昊反，使侍禁魯經持詔諭厮囉，使背擊元昊。既，元昊屢寇邊，仁宗復遣經，經固辭。於是渙應詔往，並無元昊約和吐蕃事。

附：《一統志》：涼州平番縣北六十五里，岔口之東偏有古荒址，云：宋康定初，夏趙元昊築城於此，以拒西蕃兵。攷《夏臺事迹》及《宋史・夏國傳》，此事不得其詳。

又　卷一四　（康定元年）九月，攻三川砦，圍鎮戎軍，大掠。涇原素稱衝要，自鎮戎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邠、涇，暑無險阻，雖有城池，盡據平地，與夏國路徑交雜。元昊率兵徑攻三川砦，殺西路都巡檢使楊保吉，敗都監劉宗、李緯等兵。進攻獅子定川堡，守將三班借職郭綸。固守，不能下。掠劉璠堡，降指揮王遇、都虞侯劉用。《宋史・范祥傳》祥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率將士拒退之。遂築劉璠、定川二堡，與《夏國傳》異。連破乾河、乾溝、趙福三堡，圍鎮戎。涇州駐泊都監王珪，以三千騎由龍亭來援，遇於獅子堡，揮兵圍之數重，珪奮力鬬，破圍出。會日暮，珪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利在暮。』復入陣索戰，有驍將持皂旗出槍直珪胸，傷其右臂。珪以左手杵腦碎之。又一將以槍進，復斃之。夏兵大驚，將引還，會珪以馬中流矢退。元昊留軍大掠三日，聞涇原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還。

論說

《蘇舜欽集》卷一一《乞用劉石子弟疏》　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還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爵策勳，貴其速也。此雖敗衂，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器於庫門之外，赴軍不載櫜韔。』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册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議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為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吴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宋・宋祁《宋景文集》卷二八《言三路邊防七事奏》　劉平、石元孫輕脱寡謀，徑與敵鬬，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今之為帥，不鑑前失，尚守舊體，終無改更。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寶元初，拓跋元昊初叛命，遣人詣闕，表言諸蕃推奉，求朝廷真册，議者雜然，莫知所從。時張士遜、章得象當相柄，陳執中、張觀輩筦樞極，皆謂小羌不足憂，遂拒絶之。乃命夏竦帥

涇原、秦鳳治回中，范雍帥鄜延，環慶，駐高奴，並擁節鉞。雖城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未嘗小有侵軼，蓋不欲曲之在己也。竦諜知其情，堅守不動，元昊亦踰年不敢輒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謂羌真小而怯也。屢遣裨校率兵縱掠，元昊既忿，且以為辭，遂併集醜類，入寇延安，乘虛直逼城下。人心震搖，懼必不守。雍檄召劉平自他道出華池赴援。平素輕敵，又兼程而趨，士卒不得休息，及與賊遇，率其下大呼力戰，賊亦少卻。裨將郭遵驍雄絕倫，躍馬躡陣，所向披靡。然賊衆千餘萬，平與石元孫兵不滿三萬。賊又委老弱及牛馬以餌之，諸軍爭功蹂亂，無復行列。賊乃盡銳乘之，平等大敗，生為賊縶。自爾賊勢雄張，官軍懾矣。後一年，任福戰沒於鎮戎軍之好水川。又一年，葛懷敏陷於定川，偏將以下，獲全者鮮，皆舉軍敗覆，窮蹙奔潰，誠可痛也。當劉平之戰也，尚斬馘千餘級，任福亦傷夷敵人數百，至懷敏則束手就殪，如投陷穽焉。時呂夷簡復居相位，語人曰：『一戰不及一戰。』吁！可駭也。豈承平日久，將卒不練，以至是歟？抑將天假羌酋以為國患也。

又　卷下　夏寇既敗官軍，劉平、石元孫陷沒，延州幾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復為詩以言賊事，凡數千章。其傳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飛沙與亂云。虜騎擇虛至，戍兵常忌分。嘯聚類宿鳥，奔敗如驚麚。難稽守邊法，應敵若絲棼。』又云：『承平廢邊事，備預久已亡。萬卒不知戰，兩城皆復湟。輕敵謂小醜，視地固大荒。願因狂狡叛，從此葺兵防。』又云：『劇賊稱中寨，驅馳甲鎧精。昔惟驚突騎，今亦教攻城。伏險多邀擊，驅羸每玩兵。拘俘詢虜事，肉盡一無聲。』蓋延州屢得賊中諜者，雖饗其肉且盡，終無一言，故雍詩有云。初，朝廷輕視元昊，邊臣奏請，不甚允從。至是，方罪樞臣而逐之。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一《宋藝祖至英宗》　西夏之寇，總管石元孫敗沒賊中，及和議既成，夏人歸元孫於宋。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宰相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智瑩故事，為之請赦，元孫遂得不死。此時富、韓、范、杜諸賢，同時罷政，而昌朝獨當國柄，故元孫得從輕典。若使諸賢在位，必能明正典刑，以存國威，何至姑息乃爾？嗟夫，宋之失法甚矣！後至苗、劉、張邦昌新為大逆，亦未嘗正其罪，使膏齋斧，即梃刃無別，而刑書遂廢，蓋自元孫之貸啓之也。國無刑賞，綱紐已絶，即有富强之勢，自立猶難，況以宋之積弱哉！

雜録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九《武臣》　石元孫，字善長，中書令守信之孫。父保興，官防禦使。元孫以守信恩補供奉官，累擢至邕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兼安撫使。寶元初，元昊發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知延州范雍書召劉平、元孫合軍趨土門。即又有告賊兵數萬趨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帥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步兵及鄜延駐泊都監内臣黄德和、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所將兵皆至，步騎萬餘，結陣東行，至三川口遇賊。是日官軍殺賊鐵騎六七百人及蔽盾為陣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薄暮，賊復以輕兵來戰，官軍少卻。黄德和居陣後，遂走保南山，追之不止。遣軍校以劍遮士卒，得千餘人。轉鬬三日夜，衆寡不敵，遂皆被執。平不復食，仍數罵賊，遂遇害。年六十八。元孫不死，及元昊納款，乃得歸。德和既遁，輒誣平及元孫降賊，朝廷以禁卒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内臣梁致械詣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待制龐籍往訊焉。具得其狀，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等實戰歿，遂釋二家，惟戮德和，梟首延州城下，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平節度使，平妻南陽郡夫人，子慶孫、宜孫、昌孫、貽孫、孝孫、季孫及三弟四孫咸贈賜官。謂元孫已死，亦贈節度使，子孫贈秩賜官者八人。及歸，言者請誅其辱國之罪，上特貸之，安置全州。還卒，年七十二。子宗道、宗易、宗尹、宗亮、宗廣、宗求。【略】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初應募潞州軍籍，常生擒七十賊，以功補龍衛指揮使，遷都虞候。劉平、石元孫三川之敗，信獨以所部兵獲數千級。知保安軍，以二千兵破西賊數萬衆，為高陽副都總管。

又　卷二〇《外國傳・夏國》　康定元年寇金明，執監押李士彬，而劉平、石元孫陷於三川口。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　張景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

砦，都轄許懷德却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洶懼，請濟師。俾俠士三百，平以環慶署兼鄜延，雍領之。

十二月，以甲萬五千來，留半月所，寇無聞。

正月初，還屯華池，寇又聲言由保安來。雍俾懷德壁承平，部署元孫、鈐轄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奠驕貪，士憤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砦，奠介以俟，逮亥不至，釋而寢。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奠，奠拏騁入延，延兵合三千，雍駴，失據。表交臣名乎苦，遂堙闔，介婦執陴。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聞寇且至，亟呼平，平至自華池赴難。會大雪，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是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議進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輕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吾謂豎子驍決，乃爾怯沮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徧食，踐雪行數十里。寇僞為雍使，督平進，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單騎引衆。』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數指揮，乃寤。遂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陣搏戰，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撡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雍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平、元孫以殘甲數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馬而往。虜騎及榆林、民逃者過河中。二十三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率衆降賊，已完數千兵僅免。』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賞平、元係家。

初，雍辟計用章自副，李康伯監安撫兵，鈐轄守懃疾之。城之圍也，用章欲棄延保鄜，康伯垂涕，守懃皆叱之。圍解，守懃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奉詔用章杖流，康伯竄，雍以太常卿守安州。

又　卷一一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趣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係合軍趣土門。有蕃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係還軍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係將騎兵先發，令步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止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

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合步騎近萬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於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作偃月陣相嚮。賊稍遣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並進，擊却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却之，奪其牓牌，殺獲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所獲焉，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語未竟，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盡官軍，官軍却二三十步。

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待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遂與德和俱走。

平使軍校以劍遮截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人詐為漢卒，傳言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

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四山下，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服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

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避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

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卒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吕密，實見平與元孫為賊所虜，并所得官軍旗職，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戚睿作吕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已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狀為奏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

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剽剥，信獨脱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依裝為賊扔掠，饑寒不可忍，願具衣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

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旨，尋又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於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懃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為力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懃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入内供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彦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彦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寺約法，準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黄德和於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又　卷一二　范帥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基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勢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戰而死，士彬遂為所擒。郭帥云

金明既陷，安遠、塞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遂棄安遠，拔城中兵民以歸。又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拔兵民以歸。』延德守半歲，救兵不至，遂帥衆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舉衆皆没。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郭帥云【略】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池，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塞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

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彭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正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鬬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

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分，即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積聚。諸將

分破族賬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領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慶曆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静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衆。於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傅掌督芻糧，亦在軍中。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温家、好水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争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英、珪、律、簡、禹亨、肅、傅皆死於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户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祗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於西邊任使。詔遷内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遥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絶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部署兼知隴州。

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僞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衛親軍都虞候。

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嗌，懷亮墜馬，援福馬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策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鬬，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略】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塞門、永平寨。安遠最居極邊，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縋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合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兩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石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勲等，謹條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

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蔡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於賊。邵元吉及塞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

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賻錢絹，録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　仁宗聖度深遠，臨事不懼。當寶元、康定之時，西夏元昊始叛，而劉平敗死，京師為雨血。及報敗聞，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將不知戰。今既衂，必自警。宜少須之，當有人出矣。』後果勝，而元昊請服。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九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次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下先鋒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僞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自鳴，埃煙斗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

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殆曉，全師俱沒，二將面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入，遣御史文彥博鞫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道遁還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録其子孫焉。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問貧富，三丁取一，為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正軍。河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為邊備。韓魏公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事，復籍三丁之一為義勇，蓋以陝西視兩河，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謂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蓋魏公主之也。

又　卷九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曆元年也。又明年，寇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川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惟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耳。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録》卷六《丞相鄭國宋元獻公》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失軍。時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他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援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

宋・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慶曆五年九月）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絶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

好水川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八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中頤。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早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没者凡五千餘人。郭綸，《實録》、韓琦奏並作「倫」。據蘇轍《欒城集》《郭綸詩》載綸守定川事差詳，乃作「綸」字，今從之。韓琦奏王珪力戰事，與本傳不同，琦奏珪以孤軍千餘人，本傳云三千，琦奏珪中三矢而退，本傳云珪傷右臂，馬中箭而還，今從本傳；云賊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按琦奏則珪退，賊留軍大掠三日，聞郭志高援兵來，乃引去，恐傳誤也，今從琦奏。【略】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場、僞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垵中所藏蕃賊不知

人數，及禽僞張團練并蕃官四人，府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頭級二百五十、馬牛羊橐駝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記六；官軍死者一人，傷者一百六十四人。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户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以駐泊都監王懷政圍白豹城西面，攻僞李太尉衙，守神林北路都巡檢范全圍城東面，守金湯路柔遠寨主譚嘉震、監押張顯圍城北面，守葉市族路走馬承受石全正圍城南面，駐泊都監武英入城，福押大陣，居城南。又遣別將驅所犒蕃官前行，自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還，賊遣數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略】

壬午，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權本軍才一日，李緯等未曾經行陣，倉卒出戰，遂至退衂，望特免推鞫，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軍摧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鬬，軍中皆服其勇節，雖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望貸其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

又　卷一二九　（康定元年冬十月）丙申，環慶部署、忻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福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又　卷一三〇　（慶曆元年正月）戊辰，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夏竦言：『范仲淹前已相度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齊入賊界一二百里，四散攻擊，乞朝廷發軍須器械，以正月上旬至延州，又別立入界擒捉蕃漢賞條甚備；又近者朝廷取問不逼逐塞門賊馬之因，仲淹亦奏稱非是怯懼，候將來春暖大為攻取之計，又奏西界春暖馬瘦人饑，易為誅討，及可擾其耕種之務，與臣前所陳攻策並同，但時有先後爾。賊界已知所定進兵月日，豈得卻得？仲淹又奏横山蕃部散居嚴谷，若過横山後，先後爾。賊界已知所定進兵月日，豈得卻退？仲淹又奏横山蕃部散居嚴谷，若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即卻無族帳可取。臣所上攻策，自鄜延路、涇原路進兵，直取横山諸處族帳，鄜延并取綏、宥等州，非令徑趨平沙，況鄜延聚兵最重於諸路，而軍氣思奮，若差近上臣僚勒令出兵，恐不敢更持異議。萬一異同，即乞且如仲淹前所議，併兵先到綏州，分頭盪除，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户。如西賊的有歸伏之狀，朝廷卻欲候歲時招納，即乞速降指揮，令涇原路亦未得入賊界，但令兩路嚴兵聚糧，大為進討之勢，亦可以屈賊計也。』【略】

是月，元昊使人於涇原乞和，又遣寨主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言已卯至保安軍。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聞於朝廷，乃自為書諭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

高延德至，傳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請於中國，甚善。又為前者行人不達而歸，故未遣親信，不為書翰，然詞意昭昭，有足信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固當盡誠奉答。

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請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車服，極王公之貴，恩信隆厚，始終不衰。真宗皇帝於當時也，有天地之造，自此朝貢之臣，每來如家，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不絶於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云合，甲冑塵委，養生送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同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

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行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不知真宗有天地之造，違先帝之誓書，遂建位號，累遣人告於朝廷，歸其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一方，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一朝而驟絶之，皆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

前代故事，諸侯干紀，即奪爵命，購求罪首。朝廷寬大，至於半年，有司屢言，方令下詔，此國家舊章不獲已而行也。二年以來，疆場之地，耕者廢耒，織者廢杼，且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吞噬，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邪？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

王者之兵也。』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於懷。至邊之日，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鄉者同事朝廷，於天子父母也，於大王昆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

《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儗！名豈正而言豈順乎？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極尊之稱。大王以北朝為比，且北朝稱帝，其來久矣，與國家為兄弟之邦，非藩屏可方也。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大恩，如諸蕃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率國人以伐之，則世世有功，乃欲擬北朝之稱帝乎？大王又以拓跋舊姓之後，且堯、舜、禹、湯固有後裔，復可皆立為帝。若大王之國，有强族稱單于鮮卑之後，俱思自立，大王能久安乎？此大王未思之甚也，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觀乎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

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仁守之。』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我太祖皇帝應天順人，受禪於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一舉而下，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事。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不為游畋，專尚禮樂，務以涵養士民天下之心，愛逾父母，此所謂以仁守之也。大王建議之初，必以漢家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邊城，頻年於茲矣，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劉平之徒，發於忠敢，輕師而進，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者。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之言不順。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將帥而下，各思奮發，爭議進兵。關中官兵之與民兵，百五十萬；招討司先以邊兵五十萬約諸路入界，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兵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入賀蘭之居，彼兵民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也。皇帝不殺非辜，然師之行，君命有所不受，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爾；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爾。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孽，因大王也。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蕃漢之限？仲淹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惠然留意，何善如之！但論議未順，文字未至，不敢聞於朝廷，恐沮諸路之兵。

大王果然以愛民為意者，言當時之事，由衆請莫遏，以此謝於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圖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衆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之稱，於本國言語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僭命。按唐方國之禮，常遣賓佐入貢於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昨者邊臣上言，乞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他日雖請於朝廷，恐有噬臍之悔，惟大王擇焉。

又 卷一三一 （慶曆元年）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用攻策，繇涇原、鄜延兩路進討。又鄜延走馬承受安儀言故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寨四十里，皆舊日驛路，寬平，乞初春先令延州諸將併力趨綏州，盪除賊界，撫寧和市場，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户，近蒙朝廷調發，軍須不少。今范仲淹卻奏王師若自涇原鎮戎入界，則臣令保安、金明并東路延州，環、慶等州整兵耀武，為入界之勢，使綏、宥、銀、夏一帶賊兵不敢西去，自保鄜延一路。況已降下出師月日，而仲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前奏，未肯出師。近投來人杜文廣稱賊界聞諸路入討，只聚兵一路，以敵王師。今兩路協力，分擘要害，尚慮諸將晚進，士卒驕怯，未能大挫黠虜。若只令涇原一路進兵，

鄜延卻以牽制為名，盤旋境上，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近據涇原部署司申，正月二十五日，都監桑懌與蕃官骨被四人相見，約二十八日設誓卻要歸順朝廷。此賊若非懼見進討，即欲暫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略】

（甲申）陝西轉運使龐籍言：『元昊父子，受國大恩，一朝背叛。今朝廷定議討伐，以正逆順，實合大義。然此時興舉，須為萬全之策。臣謂用兵之道。必先度我將既良，我士既銳，然後料敵之虛實，乘其釁隙而一舉克之。去秋鎮戎之戰，依城壁，據根本，以主待客，而諸將或中傷而退，或閉城不出，其士卒絶無用命赴敵之心，使殘毒人命，剽劫財物，從容進退，如入無人之境，可謂將不良、士不銳矣。元昊君臣之間，未聞釁隙。間諜阻絶，無由知其虛實，而便出界攻討，此不可不為朝廷憂也。去春劉平等陷没之後，邊城人心，日夕惴慄。幸即更張軍政，比來士氣漸振，儻復一出不利，則衆意愈憚，心難再奮也。況出界之後，山川道路，我軍素未經涉，須以蕃部為鄉導，則其姦詐不可不防。若至險隘之處，部伍輜重，首尾遥遠，忽有伏兵鈔掠，則必潰散。況黄德和敗，手下潰兵不多，至今招輯未獲，若數萬衆更潰而不敢歸，則益生邊患不細。臣竊度廟議，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生民，欲決於攻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為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鋭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禦捍，賊地所産之物，嚴法以絶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得，貨利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更益練將卒，俟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也。惟聖心裁擇。』

乙酉，涇原路走馬承受崔宣言元昊遣人至邊請和，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宜詔逐路部署司益嚴守備。』

丙戌，鄜延路走馬承受安儀言元昊執送塞門寨主高延德至保安軍，詔令赴京師。時范仲淹已遣延德還夏州矣。

陝西簽書經略安撫判官田況言：

昨夏竦等為累奏詔以老師費財，虚生他變，今早為經畫，以期平定。故韓琦等入奏，畫攻守二策，以稟聖算。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今一旦稟命，不敢持兩端，非有宿定之謀，必勝之勢，倉卒牽合，殊無紀律。昔繼遷屢擾邊陲，太宗親部分諸將，五討路進計，或遇賊不擊，或戰衂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宗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河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甚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請以一事驗之：如師行有期，便須協力，今鄜延路部署司葛懷敏等，須索百端，料其必不能應副，足以為辭。此不可者一也。

計者以為賊常併力而來，我常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衂，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耳。夫三軍之命，擊於將帥。人之材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善，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八十餘萬人，庸將驅之，若為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則奔潰可憂。今邊臣所共獎者，朱觀、王珪、桑懌爾，近於鎮戎軍出界，劉璠、定川兩路，西賊境中生聚牛羊，皆遷徙遠去，惟空閑族帳守者二三百人，輒來抗敵，諸將奔走駭亂，幾不自免，部隊前後，不復整齊，兵甲械用，大為攘奪。今兩路齊入，併當劇賊，若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別貽後患。安危之計，決於一舉。此不可者二也。

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算之少也。蓋以中國之大，賢後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我師深入，若無成功，大國威靈，益為彼輕，況或別墮姦計，以致他虞。此不可者三也。

計者又云，將帥之間，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没，士氣挫怯，未能勇奮，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近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

計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以窮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虚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凶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誠非王師弔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為彼之所為，亦當寔發電逝，往來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帥十萬，鼓行而西，賊已巧為計謀，盛設隄備，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此不可者五也。

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點。今未有間隙之可窺，而暴為

興舉如此。計者但欲決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其如國事何！此不可者六也。

昨范仲淹奉，且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今年尹洙到延州商量，仲淹堅執前奏，未議出師。或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今諸處探到事宜，多言昊賊俟我師諸路入界，則併兵一路以敵，與投來人杜文廣所說相同，此正陷賊計中。此不可者七也。

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奉乞中罷，則是前後自相違異，殊無定算，欲果決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或失期會。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以摧賊勢。如復怯懦，容賊殺掠，當以軍法從事。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恐落姦便。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然自議攻討以來，賊中呼集醜類，廣為防守，遷徙勞擾，未嘗少安，至今卻有通款之意，亦不可謂之無益。至於驢畜軍須之物，虛煩調發，卻欲罷兵，亦是事之小者，臨時分擘處置，亦不為難，所顧者安危大計爾。乞密降朝旨下都部署司。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言：『累準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下兩府大臣相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擊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攻，兩府大臣主議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刺之說，比已劄下。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特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者約行古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況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春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比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捍禦，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數失寨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是，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户，經臣有狀稱為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乃至於此，緣轉運使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廣，人情惶駭，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臣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謹，知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敕兵馬，俟及秋初，若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克日降旨，則庶事易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略】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事。會經略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閱兵折葦會，謀寇渭州。

己丑，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傅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略，令并兵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

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追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

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逐之，癸巳，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動突，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

壓，懌、肅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兵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矣。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

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為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略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衆遂大奔，英、律、珪、傅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訾斌、陝西部押兵士李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鈞俱没於陣，指使及軍校死者數百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五里，然不相聞也。

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賊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爾。』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奮身躍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

英知必敗，勸傅避去，傅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傅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傅戒福書，具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誣二篇。《實録》云：韓琦奏今月十二日，福等敗於好水川。按尹洙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二日追奔，十四日陷没，凡歷三日也。《實録》云人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於張家堡，其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也。今從尹洙集。

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上深悼焉。

丁酉，贈馬軍都虞候、賀州防禦使任福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禮賓副使王珪為金州觀察使，趙律為密州觀察使，武英為邢州觀察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桑懌為解州防禦使，內殿崇班訾斌為成州團練使，左侍禁、閤門祗候李簡為惠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左侍禁李禹亨為澤州刺史，內侍殿頭劉肅為丹州刺史，右侍禁劉鈞為右屯衛將軍，萬州刺史，右班殿直唐忠為右屯衛將軍、欽州刺史，將作監丞耿傅為右諫議大夫、鎮戎軍指使，御前忠佐王貴為復州防禦使，劉干為和州防禦使，駐泊神衛指揮使白興為慈州團練使，渭州指使，神騎副都指揮使楊玉為澧州刺史。追封其母妻及甄録子孫各有差。賜福金順坊第一區，賻物甚厚，又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各四十斛。【略】

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敗續，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范仲淹去年十二月末疏稱西路巡檢劉政，當屬鄜延。此云環慶都監，不知何時遷改。【略】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軍、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為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川之役，觀雖力戰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且留在任，以責後效也。【略】

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果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已下，勇於戰鬬，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没。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大凡勝則乘時鼓勇，敗則望風喪氣，不須體量，理之常也。但邊臣之情，務誇敢勇，恥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則任福等數人是也，而無濟於國家。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今欲以重兵密行，軍須糧草，動數萬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舉。如延州入賊界二百餘里，營陣之進，須是四程。況賊界常有探候，兼扼險隘，徒言密切可無喧鬧。其行營名目，切恐虚有廢罷。自下敗而復勝者，蓋將帥一時之謀，我既退衂，彼必懈慢，乘機進戰，或可圖之。昨山外賊退之時，本處兵少，兼闕將帥，所以不能舉動。近據慶州申，郝仁禹等領兵入界，亦多輸折，蓋賊扼險要，以寡擊衆而致也。臣愚以為報國之仇，

不可倉卒。昔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殽之役。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兵，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安國之道也。』又曰：『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引而勞之。』今賊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進兵，為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其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自古用兵之術，無出孫子，此皆孫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閒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然復寨之初，猶慮須有戰鬬，比之入界，其勢稍安。其諸路並乞且務持重，訓練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慶州界，環州西至鎮戎界軍，擇要害之地堪為營寨之處，必可久守則進兵據之。其側近蕃族，既難耕作，且懼殺戮，又見漢兵久駐可倚，賊不能害，則去就之間，宜肯降附，庶可奪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鈔掠而回，不能久守，側近蕃族，必無降附之理。今乞且未進兵，必恐虛有勞敝，守猶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閒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員，須令討擊，不管疏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部署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關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從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仁宗皇帝紀二》 慶曆元年春二月辛卯，韓琦以任福等與賊戰於好水川。任福及耿傅、桑懌、王珪、武英等並死之，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挫虜，而仲淹却以牽制為名，止委涇原之師以嘗寇，正墮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於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陝西經略判官田況亦言：『兩路大舉，必招大侮，其不可者有十。乞召大臣定議，但令嚴邊備，不必先有輕舉。』乃罷出師。至是，元昊入寇，琦徑趨鎮戎軍，出兵萬八千人，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至涇原計事，使將以擊賊。涇原駐泊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及都監武英、王珪繼之，將作監丞耿傅參行營軍事。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還遠城趨德勝寨，出賊之後，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擊之。福違約束，自引輕騎數千趣懷遠城，與賊戰於張家堡之南，斬首數百。賊佯北，懌引騎趣之，福踵其後。昏，屯好水川，英及觀屯龍洛川，相距隔山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悉力逐之，不知賊之誘也。路既遠，糧不繼，遂力戰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者，皆非素撫之兵，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聞，上嗟悼之。皆贈官有差。福之敗也，琦即上章自劾，孫沔等請削琦官。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貪利輕進，上知福違節度取敗，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尋乃奪琦使權，徙知秦州。福之敗，士好議論者多咎其喪師，陝西經略判官尹洙作《憫忠》一篇，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者哉！善謀身者則非之，以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讎在境，兵師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無使謀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又作《辨誣》一篇，曰：『山外之役，耿傅死於陣。人或誣曰：「傅督諸將輕進，使與大敵卒遇，敗，傅致也。」後得傅與諸將書，戒其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耶！宋興八十載，文吏死軍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傅比者亦鮮。惡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循不免於誣者，豈喜於立異耶？豈惡夫為忠耶！』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八上 （慶曆元年）二月辛巳，夏竦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陝西簽書經畧安撫判官田況言：『昨韓琦等畫攻守二策，其守策最備，可以施行，不意朝廷便用攻策。其不可者有七事，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更有侵掠，即須出兵邀擊，或探得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有輕舉。』陝西經畧安撫副韓琦言：『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為必勝之術者，今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訓飭兵馬，俟及秋初，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須討擊，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元昊寇渭州，韓琦命任福等禦於好水川，戰敗，福及耿傅、桑懌、王珪、武英等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趍利，故至甚敗。是日，西賊再寇劉

璠堡。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慶曆元年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任福敗於好水川，福及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人。

又　卷二九二《王堯臣傳》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

又　卷二九五《尹洙傳》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為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栅壘，召募士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為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

又　卷三一二《韓琦傳》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又　卷三一四《范仲淹傳》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為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又　卷三二五《任福傳》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山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

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牧羊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鬥，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

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於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大潰，英、津、珪、傅皆死；內殿崇班訾贇、西頭供奉官主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

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瑯琊郡夫人，録其子及從凡六人。

又　《王珪傳》（康定二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駝甚衆。會敵大人，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又　《武英傳》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

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僞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録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又《桑懌傳》寶元初，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内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於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又《耿傳傳》會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白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

始，傳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太祝，璩為太常寺奉禮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又《王仲寶傳》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於長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百人。

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别將朱觀被圍於姚家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没，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

又 卷三五〇《王光祖傳》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為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死好水川。録光祖為供奉官、閤門祗候。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逼懷遠城。韓琦徼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勇士得萬人，命行營總管任福等併擊之，都監桑懌為前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繼之。福申令持重，其夕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東南，翌日，諸軍躡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懌以騎兵趣之。福分兵，夕與懌為一軍，屯好水川，川與能家川隔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籠洛川，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矣。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兵益進。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為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鮑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懌、劉肅及福子懷亮皆戰没。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戰死。初，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寨騎兵二千餘為諸將後繼。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人助觀略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出軍戰，自午至申，夏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衆遂奔。珪、英、津及參軍耿傳、隊將李簡、都監李禹享、劉均皆死於陣。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日廣，三司告不足，仁宗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秋，夏人轉攻河東，及麟、府，不能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據之；又破寧遠砦，屯要害，絕麟、府餉道。楊偕始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張亢管勾麟府軍馬事，破之於柏子，又破之於兔毛川，亢築十餘柵，河外始固。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財力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謡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砦主高延德，因乞和，知延州范仲淹為書陳福以喻之。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諭旺榮言：『公方持鼇，夏兵，倘内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册之。』知青澗城種世衡又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蠟丸中遺旺榮，諭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榮。旺榮得之笑曰：『種使君亦長矣，何為此兒戲耶！』囚嵩窑中歲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法淳持書往，而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自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款吾軍，留之數月。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五 慶歷元年、契丹重熙十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春二月，侵渭州，誘官軍於好水川，敗之，殺行營總管任福等。

元昊聞中國師出有期。潛聚兵一路，俟官軍出界擊之。已知不果，乃大閱折薑會，令諸將擇利進兵，僞使人至涇原請和，韓琦曰：『無故請和，詐也。』令諸堡戒嚴，而自行邊，甫至高平，夏兵已入渭州境，薄懷遠城，琦急趨鎮戎軍，盡發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總管任福將之，以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王珪各率所部從。琦授福方畧，申令持重。是夕，夏兵趨懷遠東南。旦日，與福所部西路巡檢常鼎、劉肅戰於張家堡，盡棄牛羊馬駝佯北。福自捺龍川引輕騎數千前逐薄暮偕桑懌屯好水川，觀英等屯籠絡川，中隔隴山，相距約五里，期明日會兵。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先以數銀泥合密封鴿百餘，置道旁。詰旦，福與懌循川西行，出六盤山下，將近羊牧隆城，得合發之，鴿自中起，盤飛軍上，俄而鐵騎四合，自辰至午，相持不決，元昊忽令陣中樹鮑老旗，長二丈餘，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多墮崖相覆壓，懌、肅戰死。元昊復分兵斷福歸路，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不可，揮四刃鐵簡決鬬，鎗中左頰，絕喉而死，子懷亮亦死。元昊併兵攻觀英，殺英、珪及參軍耿傅，渭州都監趙津等，惟觀以千餘人免。初，中國以戶部尚書夏竦為陝西經畧使，竦揭榜塞上，得趙元昊首者賞錢五百萬貫；元昊亦令人入塞，佯為賣箔者，遺其箱於食肆，人以獻竦，啟之，中有榜『得夏竦首，與錢三千文』。是役也，張元題詩界上寺壁云：『夏竦何會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後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隨大駕至此題。』張元題詩，《聞見近録》云在攻鄜延執劉、石時；周煇《清波雜志》記在敗任福後，當以周説為是。史臣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衂者三，夫豈天時之不利哉？亦人謀之不臧也。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而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按：議者謂『福以素未撫循之衆，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以至於敗。』説殆非也。元昊聞朝廷聲討，方謀聚兵一路，以拒官軍。及朝議中止，乃分兵四出。蓋知涇原主戰，非大創之不足挫其鋭也。故僞和以絕延州之援，詐敗以驕諸將之氣，道旁銀合，陣內長旗，其詭譎之智，豈福等所能料哉！書『誘』、書『敗』，著其黠也。

論説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上　康定辛巳歲，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尹洙為判官，同詣闕，獻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涇原兩路出師。夏竦作大師，意不甚主。時呂夷簡居上弼，天下之務，一斷於己。杜衍方副位樞地，深以入攻為非。呂因謂人曰：『自劉平敗覆以來，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韓、尹健果如此，豈可沮之也？』然呂不計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説，識者非之。韓、尹既遂請，即馳騎而西。自畿甸近郡邑市驢乘軍須入關，道路擁塞，曉夜不絕。其諸用度，盡於關中括取，州縣不勝其擾。范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己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洙徑走延安，見仲淹，圖為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為出討之計。元昊遂併兵來寇，欲逆拆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鋭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將佐皆庸人，無謀慮，賊人贏形誘之。時委老弱牛畜，令官軍俘獲，衆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恐後時。任福輩竟至好水川，賊所伏勁兵，由四山而下，不可勝數，煙塵坌合，前後相失，官軍圍蹙其中，無復行陣。流矢如雨，殺聲震地，任福而下，將佐死者五十餘人。如王珪、桑懌者，皆驍勇，可備指縱，是日皆不免，人頗惜之。將作監丞耿傅洙友也，力薦於琦，使預謀議。是役也，傅從福督戰，深為衆所歸咎，然傅亦死於陣。洙乃作《憫忠》、《辨誣》二文，以排衆説。後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復攻二文欺衆，然事往積歲，不復窮考，洙亦自以他罪譴焉。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二一《西事諮目上中書》　一、寇每犯邊，輒擒戮大將。議者以為諸將各有親隨軍隊。舊事，凡喪主帥，自有軍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愚觀之，此是軍中政令，招討經略司所當處置。昨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没，士卒散亡既多，故韓琦奏請招集，朝議從之。請既無狀，從亦非宜。從則廢法自於朝廷，而收恩歸乎帥府；不從耶，或以致不虞，則帥府得以為辭，而朝廷任其怨。蓋軍中聞帥府之令矣，忽有朝命特旨，三軍必懷疑懼，若遇寇之際，

進有敗形，退無生路，勢不委將降賊，更恐倒戈內向。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宜，間不容髮，豈有奏請往復數千里待命者哉！謂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詔書，責問其情，申戒於後。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圖全之計者也。

一、賊連歲入涇原，漸引而深，殺掠老幼，驅擁畜產，焚蕩舍屋，民不得耕穫樹藝，緣邊離落，索然一空。自鎮戎軍、原、渭等州，城垣之外，南畝蕭條矣，勢且與保安、延州相類。此後供輸轉給，公私益當大困。漢法謫刑徙實邊，唐制徙罪人塞下，今若令流已上罪，鑄錢、造印及諸為盜抵罪，結羣冒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賊情而過致資給、匿藏受分，如此等罪，但為良民害情理蠹惡者，悉徙其本身一房於邊，隨口贍田，令自給食。然後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別為條目付邊臣，以重法繩之，所冀稍耕塞上空虛之地。

一、四路分守其根本，當在長安。比來長安守備不設，而騎寇每入漸深，向使賊出上策，乘勝豕突，固可飲馬於渭水矣。謂宜置兵蒲、雍之間，以重臣鎮永興，而委以應接諸路，候知賊有點集，路所由入事宜，審的即量衆寡部發應援，賊退則引還本屯。不惟壯根本之地，遏奔衝之勢，又足以安關中之人心，免邊城之輸輓。

一、賊每入寇，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昨三川之事，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塞柵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雖無大志遠略，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矣。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若輕有越軼，而我以逸擊勞，以輕銳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

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於主將不親臨行陣。《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國君無不在戰陣，秦、漢、三國至於唐，其間書生儒士如諸葛亮、杜預、婁師德、狄仁傑、郭元振等不可勝舉，凡曰將者，未有不在行陣者也。不能親執干戈以鬬者有之矣，至於胡床羽扇從容於軍中可也。主將在行陣則法令專，賞罰明，士氣奮，機便得；不在行陣，事皆反此。自賊犯邊境，凡大舉入寇，羌酋未嘗不親至也。今諸師授命朝廷，輒許之以不臨戎行。去年任福等敗，至今天下歸咎韓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雖非王沿督責，使趨死地，蓋懷敏等勢不得不戰，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懷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脫若賊越三川而趨渭州，懷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圍而急，則王沿將何以處懷敏？雖朝廷固以為縱敵也。懷敏雖擁重師，而王沿乃其統帥，節制所禀，故曰懷敏勢不得不戰。在愚觀之，主將不親臨行陣，師出必無功，不惟無功，且必敗大事。切在朝廷審議之。

一、今遣王堯臣西路安撫，不惟弔死恤傷，完補敗亡，凡軍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計置更改之宜，四路或有異同之意，因其行可悉條録，令與諸將圖議。凡士馬那移，財糧器械有餘不足，令通計議，以聞朝廷，則此後處置指揮庶精悉矣。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二《[宋]田況〈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自昊賊寇邊，王師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没，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寬貸，欲為招輯。伸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兵近二十萬，防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

《宋史》卷三二五《任福等傳論》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明・祁承㸁《宋西事案》卷一《劉平石元孫之敗》 劉平、石元孫之戰，以寡敵衆，殺傷猶略相當，力竭而没，不可為二人罪，獨黃德和之潰走，令人切齒，殆文彥博置獄問狀，而德和腰斬，宋之賞罰，猶為不失。君憂臣辱，理固應然，況於旬休，自當着急公之義，晉事其何足法，而引

以為請耶？

清・彭孫貽《茗香堂史論》卷三《宋史》　宋與夏人戰，無如延川、好水之大剋。劉平料敵有大將風，范雍用違其長，東西奔赴，乃至失利。若非黃德和先奔，亦不至大潰。郭遵陷陣，驍將楊言當之，遵揮鉄杵破其腦，復持鉄槍進，所向披靡，敵人持大絭索，立高處迎遵馬，轍為所斷注。射之中，馬僕地被殺，遵鐵杵、鐵槍共九十斤，後耕者得其器於戰處，并衣冠葬之。任福兵敗，猶揮四刃鐵簡決鬬，槍中頰，絶喉而死。王珪戰鎮戎城，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吾敵者？』槍直珪胷傷右臂，珪右手杵碎其腦，繼又一將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皆驚，引去。好水川之戰，任福陷圍中，望塵幟猶在，珪復入，殺數十百人，鐵鞭橈曲，手掌盡裂，馬中鏃三易猶馳，擊殺數十八，矢中目，乃還。夜中卒。如此勇士，干城之選，良可惜也。

清・王夫之《宋論》卷四《仁宗一三》　元昊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立説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貶，予士匄之還，彼有取爾矣。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瘉，兵臨服罪，同好如初，則乖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為我蟊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説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為之解也。

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談何容易乎？昔者繼遷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雛，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為破分其國之説，亦師瑋之智，而奚謂其未可邪？未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己，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唯其時而已。

繼遷雖悍不內附，收衆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然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則予奪之政猶行。力詘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為竇融也，猶不害為田興；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為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闕，豈有一旦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為之部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為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摧者哉？繼遷之叛也，雖嘗誘殺邊臣，襲據銀州，而宋不能懲；然未嘗一與交兵，受其挫窘，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昊死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

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西蜀、破太原也未久，兵猶習戰。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繇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夙將死亡殆盡，廂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狄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舌。乃欲以機巧離其部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貽僵仆者矣。度之已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照然其不昧矣。

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為然，而今不可狃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亟薦賄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幣稱納矣。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鷸蚌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即如議者之志，三大將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為赫連效驅除耳。關、隴且岌岌矣，奚能終有河西以臨朔漠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徼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敗則益增召侮。瘠牛僨於豚上，其如猛虎何邪？況乎利誘三將之策，尤童昏之智，祇為夏人玩弄以相傾覆也乎？以此思之，程琳之説非也，而有不能訟言以示弱者，故假於伐喪之義，以止妄人之辯，琳或有深心焉，未可知也。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德明方弱之日也；已去而不可追者，亦時也，元昊初喪之日也。齊桓陘亭之次，宋襄用之而兵敗身傷；劉裕北伐之功，吳明徹效之而師殲國蹙。知時以審勢，因勢而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清・劉統勳《評鑒闡要》卷七《范仲淹欲招納趙元昊自為書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復書不遜仲淹坐擅通書貶官目》 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譬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蓋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己而。一聞和則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上 宋自真宗時，趙德明臣服，契丹盟於澶淵，無邊患寇亂數十年，朝廷專以天書封祀為事，兵備不復留意，所以元昊入寇，兵將多不能支，幸而此時有韓、范、富大才，生逢其會。而真、仁兩朝仁厚富庶，內無失德亂政，故能復安，不然殆矣。所以國家無事之時，不可一日忘兵備也。凡兵備必先能自守，而後能戰攻，能戰攻而後能議撫。元昊初反，邊備久虛，所以多失地也。范公知延州，大閱州兵，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通有無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保砦，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相踵歸業。韓公進攻策，范公以為當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此皆以守為重。蓋士勇邊實，乃能制勝，否則一戰而敗，反無以自守矣。任福好水川之敗，亦以所統皆非素練之兵，又分出趨利，是以甚敗也。此所以必先自守而後能戰攻也。元昊使人議和於延州，范公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是時宋兵尚未有大創之舉，而遽欲撫之，所以啓元昊之侮，韓公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原欲奮揚威武，以氣奪之。不料，任福違公節制，貪進致敗。自是分陝西為四路，而龐籍、韓公、范公皆一意練兵，固守築城要害，招懷羌人，不趨利，不窮追，任人無失，所向有功。於是，元昊困弊，漸有自愧之意，後竟稱臣，此所以必能攻戰而後可議撫也。後世不修守禦戰攻之具，而徒欲議和，議撫祇取辱耳。

藝文

明・趙用光《蒼雪軒全集》卷六《好水川》 隆德城西好水川，經過猶憶覆軍年。魏公一代經綸手，底事行師失萬全。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二八《[明]楊一清〈舟中感興〉》 宋朝西事興，廷議仗數公。三策戰守和，持論多不同。韓公初主戰，提旅當賊鋒。至今好水川，流血餘腥風。范公圖經略，志守不志攻。雕陰扼其吭，靈武城其雄。大順屹有築，清澗引而通。雖無賊俘獻，已遏賊馬衝。終教賊膝屈，西顧聊從容。臣本鉛槧儒，豈不念除凶。功成枯萬骨，生意隨秋蓬。而況兵家事，勝敗誰能窮。設險有明訓，著之易象中。沙場四百里，深塹連高墉。一勞還永佚，誓以輸愚忠。云胡嘵嘵者，計不究初終。作詩俟君子，庶幾希後功。

清・陳作霖《可園詩存》卷一七《冶麓草上・范仲淹》 好水川既敗，西夏何能平。安邊蓄深計，答書竟許盟。膽豈真落敵，胸原自有兵。生民免塗炭，相業於茲成。

清・葉昌熾《奇觚廎詩集》卷上《涇州雜詩五》 涇原千里總師干，爭說軍中有范韓。史筆但為經略諱，謂任福好永川之敗。將才自古折衝難。空聞連弩輸將作，未見長纓擊可汗。何異江南恢復策，小朝畢竟駐臨安。

雜録

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二二《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妬功，耿傅狂指，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辨誣》文，誑惑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韓琦惡。今來尹某自知虛誑，却毀棄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及臣起謀入界，欲乞於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朝廷擇用政策。後來曾與未曾入界，及好水川接

戰，因與不因起議入界，致得敗衂。所有《憫忠》、《辨誣》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衂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耿傳親書，署朱觀名，誠任福令持重文字，與臣所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曾令人刻石，今據傳寫刻本，是處州判官李師錫刻石，即不是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因何人立石？後來於是何年月、何人毀棄？即知詣實。兼臣見諸處尋求石本，候尋詳別繳具連進呈次。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録》　康定中，西賊寇邊，王師失律於好水川，没巨將旌旗者四五。朝廷方擾，時當國一相以老得謝，拂衣晏坐而歸。兩府就宅為賀，因而陳觴，退相飲酣，自矜於席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今還衮綍，告老於家。當天下平定無一事之辰，自謂太平幸民。』石參政中立應聲曰：『只有陝西一大竊盜未獲。』坐客吞聲，簪珥幾墮。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六　慶曆壬午歲，王師失律於西河好水川，亡没數巨將劉平、葛懷敏、任福等，石元孫陷虜。急奏入，已旬餘，大臣固緩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寬衣老卒擁帚掃木陰下，忽厲聲長歎曰：『可惜劉太尉。』上怪問：『何故獨語？』此老卒曰：『官家豈不知劉太尉與五六大將一時殺了？』上驚問：『汝何聞此？』老卒因捨帚，解衣帶書進呈曰：『臣知營州西虎翼一營盡折，臣壻亦物故於西陣，此書乃家中人急報也。』上以書急召執政視之，大臣始具奏：『臣實得報，恐未審，候旦夕得其詳，方議奏聞，乞自寬聖慮。』上厲聲曰：『事至如此，猶言自寬聖慮，卿忍人也！』冢宰因謝病，乞骸骨。

宋・鄭獬《鄖溪集》卷一九《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滄州兼駐泊馬步軍部署田公行狀》　及賊寇邊，雖見召使，然其謀議率為巧説所壞，不得究其功。及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賚詔問攻守之策，衆言攻之便，公獨謂：『賊久蓄謀，一朝發之，其計利害勝負固已精矣，其勢非有以加勝於我則不止。今朝廷息兵四十年，將愚卒惰，怯於兵鬬，惟望敵内附為無事。賊知其然，故其入寇，必聲言納款，乘我之懈而來，來故必捷，殆未可以力破也。』衆又言出近塞，示之以威，彼或畏而可降也。公又謂：『賊未當少挫，安肯坐為降計？今驅不習之師，置之散地，犯賊鋭鋒，此正兵家所忌，兵出必敗。』公争之不從，竟用衆議聞上。已而賊謀知之，果遣黄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源渭，遂敗大將任福於好水川，例降通判廬州。公雖有前議而朝廷莫得聞，其後諸公頗有知者，遂還為開封府推官，再遷祠部員外郎。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九《任福》　任福，開封人。初補御士，由諸班遷至刺史，始擢邊任，以功遷至賀州防禦使，知慶州兼環慶路都副總管。慶曆元年，詔福往涇原路計議邊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傳參軍事，桑懌為先鋒，王珪及涇原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面授福及諸將方略，俾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照應，糧草足供。如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又至城外重戒之。福自新壕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撩龍川，遇鎮戎軍都同巡檢常鼎、劉肅與賊戰於張家堡，斬首數百級。賊僞北，桑懌以為然，遂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會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耿傳屯籠絡川，相距五里。諜者言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追奔三日，芻糧不繼，人馬饑乏，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見其兵勢之衆，方知墮賊計中，勢不可留。遂前接戰，桑懌、劉肅先戰歿，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獨朱觀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獲免。自主將、參軍至偏裨，死者十數，軍校又數倍之，士卒踰六千人。福等貪功輕敵，不能稟韓琦併兵合勢之言，以至覆敗。奏至，上甚悼之，贈福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三子一姪一孫贈秩，咸賜官。王珪贈觀察使，三子賜官。耿傳贈右諫議大夫，五子賜官，三人為京秩。桑懌贈防禦使，子湜推恩加等。其餘褒贈有差。福之子曰懷德、懷譽、懷謹，姪懷玉，孫惟恭；珪之子曰光祖、光世、光嗣；傅之子曰瓊、璩、璋、珪、琬。

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縋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

其腦。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鐵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上聞，特遣使奬諭，以其下死傷多，止賜名馬金絹，仍暴其功，以勵諸將。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及珪死，邊人即其所為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其不得還，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為虜所仇也。』及虜攻瓦亭，果購其家人屬如珪之言。珪所將兵止五千，連鬬三日，諸將俱歿，珪望福陷賊，猶欲援出之。軍校顧望多不從，珪斬以徇，乃復入戰，擊殺數百人。鐵鞭撓曲，手掌破裂，三易馬，猶馳擊數百人。矢中目，還軍中卒。武英常勸耿傳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也？』朱觀亦戒傅少避銳鋒。傅不答，於軍中指顧自若，求與英俱死。或謂福之敗，由傅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傅為朱觀貽書，戒以持重，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其謗遂息。懌善用劍及鐵簡，有智略，謹畏常若不足，所至，寇盜衆所不能獲者必獲之。其功賞推之居己上者，或譏其好名，歎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為也。』益自信。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二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牽制虜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會華池，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趣西谷寨，與寨主等共擊近塞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

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行兵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樹嶺來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正攻其南，擊賞渥等族；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鬬敵，福以大軍駐於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置蕃官等於福馬前而行，凡七十里。

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部分，卽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僞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僞署張團練，殺首領七人，斬獲二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僞宣勅告身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慶曆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衆。於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傅掌督芻糧，亦在軍中。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貪虜獲，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饑疲，猝與賊遇，懌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英、珪、律、簡、禹亨、肅、傅皆死於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户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祇候桑懌有勇略，今在嶺南，請召於西邊任使。詔還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遥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絶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

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僞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衛親軍都虞候。

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嗌，懷亮墜馬，援福馬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策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鬬，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

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贈甚多。

宋・劉摯《忠肅集》卷一二《宮苑使閻門通事舍人王公墓誌銘》　康定中，夏人來寇，與官軍遇於好水川，公逆策成敗，謂宜持重。主者不省，迫使出戰。公以二千人當萬衆，而伏兵起其後，臂面交中流失。俄休其衆據小山，身先趣戰，横戟疾呼，人競致死，敵騎遂却，多所斬獲。是時大將失律，故公之功不復明，宣撫使忠獻韓公言之，除儀州制勝寨主，知乾寧軍。

宋・李復《滮水集》卷八《潘原縣主簿高君墓誌銘》　昔在潘原，康定中西戎寇邊，君部糧從軍，經略使韓公琦知其才，欲委以事，君度勢不可留，遂以疾辭歸，不數日大軍果敗於好水川，人謂其知機。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下　慶曆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為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不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為翰林學士，乃以為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為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種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為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九　元昊叛，議者争言用兵伐叛，雖韓魏公亦力主其説。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平、石元孫於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曆元年也。又明年，寇鎮戎軍，敗葛懷敏於定川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惟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耳。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宋・周煇《清波雜志》卷二《韓魏公遇刺》　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舉，猶自説兵機！』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卻用此『源』字。

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一二《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羌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没於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二《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録》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没，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雖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一八《事起》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邊將皆

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一四《懸哨》 宋仁宗慶歷中，夏元昊寇渭川，環慶副總管任福與都監桑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與夏軍遇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中有動躍聲，不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徐自中起，盤旋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遂敗死。

清・夏荃《退庵筆記》卷四《韓魏公》 《州志・秩官》載，韓公琦於仁宗朝以侍中知泰州。《名宦》又為之傳，有興學勸農諸善政。又稱知泰日，在州治卧病，夢以手捧天者。再為後受仁廟顧命翼護英宗，執政三朝之驗，其説不知何據。考《忠獻家傳》，康定初，公副夏竦為經略招討使，元昊入寇，環慶總管任福違公節制，敗没於好水川。公上章自劾，降一官，授右司諫，以職知泰州。初無知泰州之文，「泰」必「秦」字之譌。《州志》為公立傳，而儒學名宦祠又舊祀公者，攷慶曆五年，公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今《安陽集》中《揚州謝上表》、《謝賜曆日表》、《蓮花漏銘》、《祭聖母祠祈雨文》、《廳壁題名記》、《廣陵大雪詩》可證。泰隸揚，亦公所治，此立傳祠祀所由來。後遂誤以為知泰州，載入泰州志秩官，亦不考之甚矣。

清・繆荃孫《藝風堂文集》卷三《好水川攷》 《宋史・仁宗紀》：慶曆元年二月，元昊寇渭州，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任福敗於好水川，福及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人，而各書不言好水川所在，以今輿圖考之，好水川是水名，非地名，即今甜水河也。《方輿紀要》：好水，在隆德縣東二里，源出固原州六盤山西南流，合於莊浪之苦水川。苦水以苦得名，此水必勝於苦水，所以有好水之稱也。《水經注》謂之隴水，《一統志》：隴水二源，一為甜水河，源出六盤山，又名六盤水，西南流過神林堡，入靜寧州界，去州南一里，至州西南與苦水會。宋時謂之好水。案《宋史》：元昊寇渭州，今平涼府逼懷遠城。今隆德縣南四十里。韓琦乃趨鎮戎軍，今鎮原縣。命環慶副總管任福，聚兵數萬，自懷遠趨得勝砦，今靜寧州東南五十里，東去懷遠三十里。至羊牧隆城，今隆德縣。出敵之後。福趨捺龍川，今隆德縣東南，下流亦入苦水。敗夏人於張家堡。此夏國游兵。其副將屯籠絡川，隔山相距五里。賊兵屯川口，明日福至籠竿城，北距得勝七十里。始遇賊。此元昊自將兵。福循好水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伏發，敗歿。案《方輿紀要》，隆德縣在靜寧州東九十里，東北至固原州五十里，本平涼縣地。宋天禧初，置羊牧隆城寨。慶曆中，改曰隆德砦。金改為縣，今仍之。《武經總要》：隆德砦，天禧初築，屬渭州。地名邪汲籠川，蕃語訛為羊牧隆城，然則福敗處，在今隆德縣東五里，甜水河右，東距六盤山十餘里，即是地矣。元昊犯渭州，偪懷遠兵自西而東，韓琦由環慶趨鎮戎，乃自東北而西南。遣任福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襲元昊後，自東而西。元昊乃自懷遠退，近羊牧隆城以待福，亦自東而西也。當日兩軍出入情形，大概如是。

定川寨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七 （慶曆二年閏九月）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於定川寨。

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

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絶，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麟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

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

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鬬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

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燮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僕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鬬，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

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諱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點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齎號召郝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為先鋒，劉賀、許思純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為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驟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

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恩領軍三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司馬光《記聞》九月，寇聲言入寇。十月一日，沿使部署懷敏、鈐轄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兵三萬從行。留旦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軍曹英皆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援曹英先進，曰：『君祿盈車，今能媮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來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擾，寇繼至，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至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斂去。糧道絶，軍餒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勸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溝上，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絶為三，中軍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珣虜，沿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遷待制，知虢州。按《記聞》載此事頗與《實録》不同，今附見，當考。

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有勢故也。

又　卷一三八　（慶曆二年十月）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於上曰：『增金帛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敵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略】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秦州觀察

使、知秦州韓琦並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為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並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受祿位。』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擊銜。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范仲淹附傳云：進樞密直學士、右大中大夫，尋拜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正傳云：仲淹上表言不受所除官職，帝不許。初欲移仲淹鎮涇原，仲淹請與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同經略。帝用其言，復置四路經略招討安撫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按此，則初除密直、諫議時，未嘗兼領四路也。又按《韓琦家傳》：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十一月與仲淹同為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並駐涇州。行狀亦云十月為諫議、密直，十一月為四路帥。而《實録》乃於辛亥日因仲淹、琦、籍進職，即書三人兼領四路，仲淹、琦並駐涇州，與附傳、家傳、行狀並不合。又按仲淹讓表，稱冬至後一日，慶州地震。此年冬至乃十一月初二日，讓表殊不及兼領四路事，則此時必未有此指揮。若遂與密直、諫議同受，讓表不應不略説及也。疑行狀所云十一月，必得實。而《家傳》云十二月者，琦是月始到涇州爾。龐籍修橋子谷寨成，降詔奬諭，已見四月戊子，今與仲淹、琦同進官職，必以是月己酉王信、狄青等破賊功，但史所記，或疎略。又檢籍附傳、正傳、司馬光墓誌，並不載籍兼領四路事。王珪神道碑略載，亦不詳。今以仲淹琦附傳，仲淹正傳、琦家傳行狀及仲淹讓表為據，於辛亥日仲淹、琦、籍進官職下削去『並為陝西四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琦、仲淹並駐涇州』，凡二十二字。【略】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壽寧郡王氏為河内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恩州刺史曹英為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為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為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王保為左衛將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為左龍武軍將軍、涪州刺史，環慶都監、内殿崇班劉賀為右龍武軍將、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内殿承制李岳為右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内殿崇班張貴為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内殿崇班趙璘為右龍武軍將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為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瓦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祗候許思純為右屯衛將軍、潮州刺史，籠竿城弓箭手巡檢、右侍禁姚奭為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為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為左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斌，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為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略】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為寨，以羸師誘寇，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此。【略】

（十一月）初，葛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略】

集賢校理余靖言：

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彦博知秦州者。

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敵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

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

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實者秦州爾，賊所以盤桓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邠川尚彊，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昊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邠川唃族為賊所侵，漸已低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精擇材勇以為鬬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彦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

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彦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彦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軍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志在掠奪，則吾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

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倔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不報。【略】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為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珪、吳從周並為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郝從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當敗時不見此三人官職名姓。孟淵、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質、胡恩與郝從政俱不赴援，質、恩獨不責降。劉湛與向進俱不赴援，湛獨免責降，當考。【略】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丈，最為險固，舊有板橋，為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壅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懷敏素彊愎，其屬諫止，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遁，使數萬之衆投於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勑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又　卷一三九　（慶曆三年正月甲子）臣以謂昨定川之敗，賊知近裏城寨空虛，遂乘勝而入。今若城寨並益屯兵馬，示有備禦之具，須防後虞，未敢有長驅之計。縱其來攻，則各堅壁以守之，若散行剽擄，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況已經畫諸路常置一將軍馬於近界上，緩急應接，賊果長驅而來，則選勁兵伏截險隘，又路有寬狹，必不能方行而前，首尾差遠，難以相衛，宜自取敗覆也。其一路事形，臣熟與邊臣計議，謂當如此豫備，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五九上《范仲淹傳》　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闕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闕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

又　卷六四《尹洙傳》　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遣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是以敗死。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一　（慶曆二年閏九月）元昊寇邊。葛懷敏等死之。先是，元昊聲言入寇，王沿命懷敏等將兵禦之。至瓦亭寨，懷敏與諸將分兵屯鎮戎城，而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宜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行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曹英等十四人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時韓質等領軍數千保蓮花堡，劉湛等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盧舍，屠掠居民而去。邠、涇以東，

皆固壘自守。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慘沮。范仲淹自將慶州兵來援，知涇州滕宗諒大設牛酒迎犒，於是士卒感發，邊民稍安。上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之故也。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八上　（慶曆二年閏九月）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於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楊遵、姚奕、董謙、唐斌、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略】

（十月）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畧安撫韓琦並為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畧安撫龐籍為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甲寅，以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及任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　（慶曆二年閏九月）是月，元昊寇定川砦，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葛懷敏戰沒，諸將死者十四人，元昊大掠渭州而去。

又　卷二八九《葛懷敏傳》　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監許思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芻秣未絶，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砦：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

俄報敵已拔柵踰邊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門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砦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褊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僕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蹂躪幾死，輿致甕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門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

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鷄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為先鋒，賀、思純為左右翼，知和為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參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為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

又　卷三〇〇《王沿傳》　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為砦，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為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為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

又　卷三一四《范仲淹傳》　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

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

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

又　卷三五〇《和斌傳》　定川之役，將曹偰喪所乘馬，斌輟騎與之，且戰且行，與俱免。

又　卷四四二《尹源傳》　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州，遣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慶曆）二年，復大入，戰於定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大焚掠而去。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六　（慶歷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閏九月，攻鎮戎軍，殺涇原路副總管葛懷敏等。

鎮戎距天都山百里，西北則三川、定川、劉璠等砦，與石門前後峽連接，乃前漢蕭關故地。東路沿邊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四城，與原州平安、開邊等砦相錯。其東南則渭州瓦亭砦，與獅子、攔馬、平泉三堡平列，無險可恃。元昊見李文貴不還，與張元等議，元曰：『中國精騎並聚諸邊，關中少備。若重兵圍脇邊城，使不得出戰，可乘間深入，東阻潼關，隔絕兩川貢賦，則長安在掌中矣。』元昊從之，遂於天都點集左、右廂兵十萬，范仲淹奏議：夏人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而點集，併攻一路，故其眾動號十萬。分東西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四城，合攻鎮戎。知渭州王沿使葛懷敏率兵據瓦亭砦以拒，懷敏督軍進五谷口，沿遺書戒勿深入，弟背城為營，以贏師誘敵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由西南直趨養馬城，元昊徙軍新濠外待之。官軍分四路進，元昊與戰於趙福堡，敗都巡檢劉湛兵，拔柵踰邊濠進，懷敏入保定川砦，夏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合圍，又絕定川水上流，飢渴其眾。環慶都監劉賀率蕃兵戰於河西，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使知鎮戎軍曹英軍東北。元昊自褊江川，葉燮會四面躡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黑風起東北，陣擾，大敗之，懷敏為眾蹂躪幾死，輿入瓮城。是夕，元昊聚火圍城，臨西北呼曰：『爾非總管廳點陣圖者耶？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質明，懷敏召諸將議結陣走，有執鞍諫者，不聽，上馬拔劍徑出，馳至長城濠，濠深濶各六、七丈，路斷不可過，騎士皆散，夏兵薄之，遂殺懷敏并將校四十人。司馬光《記聞》：九月，元昊聲言入寇。十月一日，王沿使懷敏等部甲七萬出屯瓦亭，劉賀以三萬兵從行。留旬日，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及曹英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涇原都監李知和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奮然曰：『君祿盈車，今偷安若是，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兵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來告，懷敏以大軍赴之，至則知和已敗還。軍擾，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且斂去。糧道絕，軍餒十日。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途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指，衆勸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溝上，寇分二道，自兩旁截之。軍斷為三，中軍殲焉，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珣被擒，沿閉城自固。與《實録》、《宋史》異。張溥曰：『元昊據地萬里，有華州二生為之謀主，山訛善戰，助其剽鋭，挺戈犯順，豈異天驕。於時為宋計，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其求，密修戰備，拊背扼吭，使不敢動者，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相持數年，敵必困敝，次也；乃在廷寡慮，輕動干戈，促其速反。延州之戰，士氣沮傷；任福違令，敗於好水；至定川之役，懷敏等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天子旰食。以有道之世戰危若此，「佳兵不祥」，信哉！』【略】

按：元昊盡鋭入寇，能敗葛懷敏二十餘將之兵，不能勝景泰之五千

騎，何也？蓋夏衆初來，利在擄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及既入漢地，鈔掠既盈，士馬困敝，無復鬬志，故遇戰輒衂。宋之邊吏苟能伺其初至，深溝固壘，絶勿與戰，待其重七掠思歸，然後出奇以扼險要，設伏以斷首尾，且追且擊，亦何夏衆之不可盡哉！

論説

宋・余靖《武溪集》卷一八《葛懷敏謚議》 贈太尉葛公，生於將門，資性明鋭，束髮從官，即以能稱。彤墀贊導，五符監督，屢更器使，人推其才。御下不苛，接士以禮，輕貲好與，重器貴諾，官有所底，善聲日聞。朝廷寵嘉，付以邊事，易京之治，至今為最。屬西羌怙遠，辜我含育，率其犬羊，觸齧保障。烽燧初舉，即有膚施之役。鑑其覆軌，寤寐材雋，是用起於謫籍，授之次將，晝野增戍，以固封略。氐孽孔熾，舉國興師，來如蝟毛，屯逼城砦。言奮其旅，出當賊鋒，乘鋭急戰，卒用屠潰。忘軀狥節，殞於旗鼓，詔贈旄鉞，以旌死事。祖載易名，式參前典。謹案謚法：臨患不忘國曰忠，隱拂不成曰隱。若其遠當勍寇，師無從繼，勢寡力屈，義不苟生，可不謂忠乎？肅將王怒，志清戎醜，衆怫其令，投戈莫保，聞慟痛悼，雅意無成，可不謂隱乎？昔者流矢在馬，魯侯誄之；握節隕命，晉策褒尚。咸用加等，式彰義烈，繄公勤死，宜謚忠隱。謹議。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二《[宋]田況〈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延部署，張亢為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略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以儒臣委西路，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定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每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

雜録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一三《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為吾用，自此始。

又《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

《歐陽修全集》卷三〇《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

又 卷三三《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弓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宋・曾鞏《隆平集》卷一九《葛懷敏》　葛懷敏，開封人。感德軍節度使霸之子，以霸蔭，補供奉官。其妻，王德用之妹也。懷敏通時事，善希合，故多薦其才者。積官眉州防禦使、涇原副都總管。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領養馬城會將。聞賊兵徙壕外，遂帥諸將趨定州。劉賀以蕃兵五千與賊戰，不勝而潰。懷敏入保定川寨，曹英又敗於寨之東北隅。懷敏所部人奔駭，懷敏為衆所擁，幾蹂踐死，與至甕城乃蘇。賊遂聚火圍其城。懷敏召諸將謀來日結陣赴鎮戎軍，因諭其親軍聽中軍鼓乃得行。及鳴鼓，懷敏上馬，大軍未動，馭者勸未可去。有頃復上馬，又不從。拔劍將擊之，士衆遂散，乃策馬至長城壕。賊周圍，斷其歸路，與諸將皆遇害，餘兵為賊所隔，及保他寨堡不赴者獲存。賊遂長驅，直抵渭州六七百里，民受其患。初，懷敏除鄜延，而主帥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徙涇原，卒敗事如仲淹言。定川奏至，贈懷敏節度使，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贈秩或賜官。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四　又曰：九月，寇屯□寺，聲言入寇。十月一日，沿使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英，皆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暨英先進，曰：『君祿盈車，今能媮安，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進。寇以羸餌之，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過平定十里，為寇所窘，來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擾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聲滅火，旦輒斂去。糧道絶，軍餒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昏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斷指，衆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冓上，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絶為三。中軍殲，前軍脱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懷敏、知和殪，珣虜。沿閉城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遷待制，知虢州。

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五四《隴干姚將軍神道碑銘》　定川之戰，涇原副帥葛公懷敏與敵較者十餘日，官軍不利，將軍同陷於賊。朝廷惻傷，優制贈某衛將軍，厚恤其家，官諸子弟者幾人。是役也雖軍帥失律，偏師不返，而殺畧敵騎，破盪區落，蓋亦相當。自是元昊勢益窘矣。未幾遂有納降之請，則諸將死戰，功不為薄。嗚呼！古所謂名將帥者，或建殊功，或立奇節，或自致富貴，或不脱患禍。

綏州囉兀城之戰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五《賜夏國主給還綏州誓詔熙寧二年二月戊子》　詔夏國主：省所進誓表：『臣聞固基業者必防於悔吝，質神祇者宜務於要盟。考覈彝章，討論典故。河帶山礪，始漢室以流芳；玉敦珠盤，本周朝之垂範。庶使君臣之契，邦國之歡，蔚為長久之規。茂著古今之式。矧茂恩於累世，受賜於有年，當竭情誠，聽期宸聽。竊以上聯世緒，累受列封，本宜存信以推忠，豈謂輕盟而易動！蓋此酋戎之晝，助成守土之非。然而始有覺端，已歸傾逝。昨者期在通歡之美，會伸瀝款之誠。爰降綍函，宛垂俞旨。敢陳懇幅，上達至聽。儻給還於一城，即納歸於二寨。惟賴至仁撫育，鉅德保安，冀原舊誓之文，用復交歡之永。伏遇堯云廣蔭，軒鑑分輝，幸寬既往之辜，深察自新之懇，將使慶流後裔，澤被溥天。洎垂賜予之常，恪謹傾輸之節。臣敢不昭徵部族，嚴戒酋渠，用絶驚騷，俾無侵軼。非不知畏天而事大，勉堅衛國之猷，背盟者不詳，寅懍奉君之體。若乃言亡其寔，祈衆神而共誅；信不克周，冀百殃而咸萃。自敦盟約，愈謹守於藩條；深愧僭尤，乞頒廻於誓詔。』具悉。朕紹承天命，盡四海而撫懷之。況爾世守西土，為國藩輔者乎？今復懲既往之非，篤自新之志，質於天地，要之鬼神，載貢誓文，納忠王室。朕方推大信，以示萬邦，俯同茲言，永無有易。其進納塞門，安遠二寨，已指揮延州候交割訖，卻給還綏州，各依舊界。仍自行封冊，以後歲賜，並如舊例。其

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朕已戒勅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論國人，藏書祖廟，永保休福，詔諸子孫。指辭已孚，故不多及。誓詔付夏國主。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四（熙寧三年八月戊午）權慶州東路巡檢、內殿承制姚兕遷四官；北路都巡檢供備庫副使林廣、柔遠寨蕃部巡檢、內殿崇班趙餘慶，各遷三官；環慶路都監、文思副使安成，慶州大順城界蕃部巡檢、內殿崇班趙餘德，各遷兩官；餘各遷一官。兕等以西賊入寇，進戰有功，故賞之。兕，五原人。廣，萊州人也。《舊紀》於戊午日書夏人寇慶州，巡檢姚兕等敗之。《新紀》書是月慶州巡檢姚兕敗夏人於荔原堡，鈐轄郭慶、都監高敏死之。慶、敏事在是月二十四日辛巳。

先是，環慶鈐轄李信與賊戰荔原堡北，不利。廣將兵深入，破十二盤等四寨，喀托克邛州堡，攻白豹，金湯城，皆先登。夜過洛河，有賊來襲，廣揚聲令軍中選弩數百列岸側待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渡。廣以兵護走馬承受中使行邊，至懷安鎮，還，將及鳥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蔽山而行。道遇屬羌，以路險遠告，廣不聽。賊果伏兵鳥鷄川，及聞廣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羌來告者亦賊諜也。賊既不得廣，乃益兵攻柔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羌，賊攻外城急，廣夜納其老幼保內城。諸將以為屬羌反覆，虞有他變，廣曰：『屬羌久為藩翰，急時棄之，後不為我用。』賊初圍城，廣預戒守者，有變不得輕動。已而火起積薪中，城守寂然，賊計不得行。翌日，賊置馬平川，大持攻具來，衆恟懼，廣即被甲引兵開他門，示將出奪其馬。賊去城救馬，廣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羌敢死者夜出潛攻賊營，賊數不利，引去。《王安石日録》：七月二十一日，與密院進呈慶州得首級官員、上差定其賞，甚精悉。又言林廣先設計謀，故優與遷轉。《御集》：三年八月五日，下環慶經略司奏，林廣先設計謀，會合兵馬殺退西賊。畫到圖子，一面書貼逐人與賊鬬敵去處以聞。上批：見勘李信等，可趣令結案。昨得功將官安成并將校，不知推恩指揮曾與未曾降下。按《實録》，廣遷三官，安成遷兩官，在八月二日矣，御批蓋問此也。又廣先設計謀，不知何等，據廣本傳附見，更須考詳。四年六月十一日，宣司言：賊圍柔遠寨，廣與李克忠開城納蕃兵，併力攻守。廣賜銀三百兩。

上批：『涇原等路諜報西賊結集，舉國人馬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取八月半入寇綏州及分兵犯甘谷城。已差韓縝為本路經略使，可免謝辭，令上殿訖速赴本任。王安石嘗言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宜約束勿使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沒不過十萬人許，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翅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緣妄費糧餉耳，此最方今所當戒。』於是，安石奏曰：『西人豈無鄰敵，如何七十以下、十五以上盡來而不憂鄰敵窺奪其國？若果耳，則是西人無謀，亦不足畏。苻堅舉國南伐，故為東晉所敗。東晉非能敗苻堅，以苻堅畝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故也。以臣料之，此或西人張虛聲，使我邊帥聚兵費糧草，糧草費則陝西困，陝西困則無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上又論及西事，以為城寨或為西人大兵所破則不便，所以邊臣不免聚兵，安石曰：『未有事聚兵坐困糧食，則有事無以待敵。且陝西所以困者，以輕費糧草故也。今不聚兵則省糧草。假令西賊以大兵犯城寨，我堅壁以待之，彼悉力攻小城寨，小城寨被破，於彼未為得利，而於我苟能大省糧草，則猶不為失計，而況城寨又未必破壞乎？《兵法》以為「愛民可煩，精潔可辱」。今惜破小城寨，則是可辱也；惜一小城寨而常聚兵費糧草，坐困陝西，則是可煩也。』上悅。

上又言：『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況於無算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於是，上稱鄜延走馬歐育曉事，言：『欲西人和，則不須先自屈。比者作過，即先於問西人。諜中説必是緣邊首領所為，如此語當待西人自言。』安石曰：『誠當如此，然今朝廷事未能初終皆舉，若稍示西人以彊，而西人未肯退聽，則朝廷將何以待之？若交兵，則今日勢所未能；若不交兵，則如何可已？先示彊而後更摧屈，則尤為非便。度時事之宜，故姑務柔之，柔之未為失計也。』上論攻守之計，衆以為兵須委將帥，難從中制。安石曰：『兵雖不可中御，然邊事大計，亦須朝廷先自定也。』【略】

先是，四月，夏人遣兵二萬侵綏德城，築八堡，近者四里。郭逵曰：『彼氣方鋭，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但聽使為之，俟其去而平之。』賊既成堡，各留二三百人戍之。五月，逵遣其將燕達等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餘堡人皆逃去。敵築八堡，當考八月戊午朔所書。時賊又築堡於慶州荔原堡北，曰闊訛，在境外二十餘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申牙頭求罷而兵留境上。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敵堡，害其佃作，乃帥衆千餘人與賊戰於

鬨訛。李復圭使鈐轄李信等助之，信按兵堡中不出。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開門執劍拒之曰：『經略命：敢入堡者斬！』宗諒還戰皆沒。復圭責信等觀望。信等懼，丁未，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賊。十二盤亦在境外，非漢地也。信等先射，敵曰：『我與宗諒有仇，不與汝宋兵戰。』信曰：『宗諒亦我熟戶也。』復射之。敵曰：『汝真欲戰也？』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又開圍一角，使信等得逃去。朝廷聞之，命復圭酬賽。復圭使其將梁從吉等別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等寨，賜復圭詔獎諭。七月壬寅，復圭又使其將李克忠襲金湯，賊伏兵衝之，斷而為二，克忠東出延州，以餘衆還。是月壬申，賊遂舉國入寇。《李復圭附傳》云：夏人十萬築壘於其境，不犯漢地。復圭徼幸邊功，遣鈐轄李信等三千人自荔原堡夜出襲擊，不利，歸罪斬信等，人以為冤。別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秉常舉國入寇，屯榆林，去城四十里，九日而退。知雜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興致寇，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此元祐本也。又云：夏人以兵十萬距境上築壘，而復圭遣鈐轄李信等三千人自荔原堡約時襲擊，信等逗遛，違師期取敗。朝廷即慶州置獄劾信，斬之。復遣偏將梁從吉等別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等寨，手詔褒賞。未幾，秉常舉國入寇，圍大順城，屯騎抵榆林，去州四十里，陝右大警。積九日，賊乃解圍遁去。知雜御史謝景溫劾復圭擅興致寇，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此紹聖本也。王安石專主復圭，故紹聖史官輒改元祐本。然元祐本亦自不詳。今用《司馬光日記》刪修。范鎮作復圭墓銘亦為復圭緣飾，今不取。復圭在環慶喜生事，時慶州荔原堡納西夏降人，且侵耕其地，夏人因此大舉。五月丁未，趨鬧訛堡築城，衆號十萬，又築城於十二盤。蕃兵與戰不利，復圭遣鈐轄李信、監押種詠、都巡檢劉甫、都監郭貴等以兵三千出戰，大敗歸走。又遣都巡檢林廣等分兵出境，破賊城寨，夏人怨怒。至八月，舉國犯大順城。復圭每奏出兵，朝廷輒戒以非賊犯邊及築堡侵漢界，毋得深入邀利，復圭不遵行。十二盤所築城在賊境，非漢界也。此元祐本所書。初，復圭在環慶，喜生事，時慶州荔原堡招納西夏降人，且侵耕其地，夏人因此大舉。五月丁未，趨鬧訛堡築城，衆號十萬，蕃部巡檢李宗亮領兵與戰不利。又築城於十二盤。復圭乃遣鈐轄李信、監押種詠、都巡檢劉甫、都監郭貴等以兵三千出戰，大敗歸走。又遣都巡檢林廣等分兵出境，破賊城寨。夏人怨怒，至八月，舉國犯大順城，一路大警。方環慶路訛知西人欲修鬧訛堡，朝廷止令復圭先以理道攔約，如西人拒捍，即與捉殺，不得貪争小利。及鬧訛兵敗，上頗罪復圭處事輕脱。至出兵戰十二盤，手詔又戒以非賊犯邊及築堡侵漢界地，即毋得出兵，候將來畢工，羌賊兵解，別聽旨。而十二盤所築城乃非漢界，復圭不聽命，故敗。然此紹聖本所書。今參取刪修。大抵以《司馬光日記》為正。《實録》兩本並稱林廣等破賊城寨，《日記》又稱趙明之子襲和市，今從紹聖。附傳出梁從吉姓名，而李克忠姓名則惟《日記》有此耳，四年六月初十日并七月二十八日又有克忠事。案《宋史本紀》及《李復圭傳》載此事，俱據元祐本編輯，而李信等之觀望致敗則略而不書，蓋欲歸獄於復圭故耳。《續綱目》載復圭既斬信等，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與此小異，不知何所本也。【略】

斬環慶路鈐轄李信、慶州東路都巡檢劉甫。初，夏人以兵十萬築壘於其境内，李復圭出陣圖方略授信、甫及監押種詠，使自荔原堡約時日襲擊。信等如其教，未至賊營，賊兵大至，信等衆纔三千，與戰不利，多所失亡，退走荔原堡。復圭急收前所付陣圖方略。執信等付寧州，命州官李昭用劾以違節制，詠以庾死。獄成，信等伏誅，荔原堡都監郭貴坐不策應除名，免刺面，決配廣南牢城。於是，王安石白上言：『復圭斬李信事甚當。』上曰：『文彦博、馮京皆不以為然。朕謂彦博等：卿且置官職，試以人命觀之，信所陷至八百人，如何反不死乎？』其實夏人初不犯漢地，復圭徼倖邊功，致信等敗戮，人皆冤之。既而彦博等欲牒夏人以復圭擅出界事，且乞降詔。王安石曰：『夏人但見復圭屢出侵之，不知所以，或當少有畏憚。若便牒報，示以情實，往往旅拒。』上曰：『善。』乃不果牒。《實録》云夏人犯大順城，復圭命信等出戰。按：信等敗處乃荔原堡北，非大順城也。荔原堡北事在五月，犯大順城在八月。方敵犯大順城時，信等久已下獄，且將誅矣。朱本以王安石故，多為復圭諱，輒改墨本，云信等違復圭教令取敗。其附傳又云信等逗留違師期。皆非事實。范鎮銘復圭墓亦云信以違節度斬，蓋緣飾也。今並從元祐墨本及《司馬光日記》刪修。文彦博欲移牒，降手詔，據《日録》在二十六日，今并書。新紀書：己卯，環慶路鈐轄李信、巡檢劉甫坐與夏人戰敗伏誅。《舊紀》於十月丙子乃書二人伏誅。案《宋史》亦以斬李信、劉甫等為夏人犯大順城時事，其荔原堡北之敗則缺而不書，俱誤。【略】

夏人自壬申傾國入寇，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寨、業樂鎮，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二十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日。

辛巳，環慶路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高敏，鈐轄、皇城使郭慶，經略司指使、三班借職魏慶宗、秦勃，並為敵所殺。初，敵聲言齎百日糧趨鄜延，敏屢白李復圭曰：『兵家聲東擊西，兼環慶嘗破金湯、白豹等寨，釁隙已深，不可不備。』已而秉常果以三十萬趨環慶。副都總管楊

遂駐兵大義寨，令敏為先鋒將。敵奪大順城水寨，攻圍愈急，敏力戰通路，自寅至午，且戰且前，斬獲頗多，至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敵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右大震，積九日，敵乃退。高敏等戰敗，自十月丙寅移見於此敵屯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積九日乃解圍去，並據《李復圭附傳》及《司馬光日記》。《新紀》云云，已注戊午日。

又 卷二一五 （熙寧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宣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獨韓絳爾。』上因論修民兵，安石曰：『今有邊事，乃可修之時。況西賊亦不足憚，以順討逆，以衆攻寡，以大敵小，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則勝負之形已決。又今彼舉動無算，其可勝必矣。然應之在勿擾而已。臨事惶擾，所措置不中事機，即為邊將所窺。又大計已定，小有摧敗，亦不足挂聖慮。』上乃言憲宗論高霞寓敗時事，又言：『絳與安石宜無適莫，內外相成，其為朝廷所賴一也。若絳去，有不及事可同議之。』絳言：『有未盡事，當以私書抵安石。宜令安石在中書為表裏。』安石言：『臣不習邊事，每謀議不敢果。如慶州事，若臣知誠不可破，則不須令諸路紛然奔走也。恐陳升之或在告，則中書應接宜得習事之人，謂宜留絳遣臣。』然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機事不可待奏報，聽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詔可考。【略】

（甲辰）詔執政官同詣韓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呂大防與絳建攻守二議：其一，止絶歲賜，以所費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糧分給諸帥，別募奇兵驍將，伺其間擇利深入，破蕩城寨，招收部落。如西賊大舉，衆寡不敵，則勿與交戰，俟賊退兵散，預約隣路，開道設伏，邀其歸路；其二，嚴為守備，賊至則堅壁清野，退則出奇兵邀擊，或乘虛攻略以為牽制，速報隣路出兵救援以解敵圍。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為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舊兵，於京師立標簡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功，此募兵之效也。漢魯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以御史應募為猛士，此募將之效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強劫賊盜及亡命罪人為奇兵，又分番漢兵為七軍，以知原州種古、知環州種諤、環慶路都監任懷政、知保安軍景思立、知青澗城种諤、知德順軍周永清、秦鳳路都鈐轄向寶分領之。大防言：『自來屯兵不分戰守，置將不別能否，一遇敵人入境，則帥臣往往自擁精兵，不問堪戰與否，好功者惟知生事而不顧方略，偷安者惟務苟且而無節制。今定差七將，番漢軍馬，以行擾擊牽制之策。用兵之始，諸帥尚循故態，則必致誤事。乞惟聽宣撫司統制，則事歸一體矣。』又言：『諸帥臣偷安避事，咸樂招懷而憚攻討，此特未之思耳。今朝廷已絶歲賜，又斷和市，此二者是絶賊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敵之所短也；建營列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長也。分路置帥，舉一路將兵，除防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短也；率數十萬衆專向一路，以多擊少者，敵之所長也。異時嘗以我之所短而抗敵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伺其未集，便行擾擊；彼若聚兵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使敵防救不暇。制敵之命，無出於此，然後招懷，無所不可矣。』

又 卷二一六 （熙寧三年十月甲子）詔种諤赴闕。初，諤自隨州安置復西京左藏庫副使、商州都監。會諤丁母憂，諤初復官，已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改秦州都監、涇原、秦鳳帥又交辟之，皆不赴。韓絳宣撫陝西，召諤問計策，除知青澗城兼鄜延路鈐轄，專管勾蕃部事。折繼世言於諤，請築囉兀城，且曰：『橫山之衆，盡欲歸漢。大兵出界，河南地可奄有。』諤遂與絳議，由綏德進兵取囉兀城，建六寨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鄜延、河東有輔車之勢，足以制賊。上是其議，故令入見。

丙寅，慶州大順城本路鈐轄、供備庫使梁從吉，蕃部巡檢、供備庫副使趙餘德，知城、內殿承制郭需，都監、內殿承制雷嗣文，柔遠寨北路都巡檢、左藏庫副使林廣，蕃官都巡檢、西京左藏庫副使趙餘慶，權駐泊都監、禮賓使李克忠，寨主、內殿承制孫宗信，監押、東頭供奉官木信之，荔原堡東路都巡檢兼權本堡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姚兕，權西谷寨主、西京左藏庫副使張繼凝，各遷一官；餘轉資、減磨勘年有差。夏人入寇，從吉等拒戰有功故也。

夏人舉國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

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卻。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馬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旂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進文思副使。

又　卷二一八　（熙寧三年十二月）丙子，韓絳言：『方委种諤乘機進取，乞免令赴闕。』從之。於是絳駐延州，命諤往城囉兀城，聽以便宜招納討擊，領兵二萬出無定川，四路經略司皆毋得干預，諸將聽諤節制。權宣撫判官趙卨極言大舉非策，且曰：『囉兀城孤絕亡水草，糧道阻絕，不早棄，徒資寇耳！』絳不從。初，絳檄河東發兵與諤會銀州，有不如期，令諤斬其將。然河東兵由麟州神木砦趨生界，度十五日僅得至銀州，諤但與期五日，河東兵恟恟以為言。卨指圖白絳曰：『麟、銀地里，非五日可至。且深入賊境，猝遇賊，奈何？此諤姦謀，詭稱橫山民欲歸漢，先製青巾二萬，金帛稱是，以待降者，其實誕謾，陰籍河東兵驅迫河外石州部族來降，指為橫山之民也。』絳憂之，欲追諤，恐不稟命。卨謂絳：『宜檄諤趣領衆自銀州趨中路迎接河東兵，揣諤必不敢踐生界，顧自違節制，其敢復斬人！』絳從之。諤果不行。而河東兵竟踰半月始會銀州。【略】

富弼言：『竊知陝西用武，諸路入討，至今已是數月，調發輸斂，不無勞費。陛下躬親萬務，勤於訪逮。臣所恨未能一效死力，少寬陛下西顧之憂。且念靈、夏數州，自太宗割賜之後，幾及百年，所存惟是空壘而已。今所得城壁，切恐未償所費，既已克下，又須守禦，自此勞費，卒無已時。臣又有愚慮者，伏緣西夏與北敵，視朝廷常為犄角之勢。蓋北敵山前，後十八州，每恐朝廷有復取之意，慶曆初，因元昊叛，仁宗不免討伐，而北敵遂有嫚書興割地之隙。其書大意，自謂我與西夏是舅甥之國，南朝不合加兵。臣不能盡記其辭，惟記一句云「殊無忌器之嫌」，此大可見其意也。臣其時兩使北廷，每見元昊遣人在彼，密令詢問，云「來借兵」。此皆臣始末親經目覩，不是剽聞。以昔校今，不敢謂必無此事。今北敵亦須疑朝廷既平西夏，即移兵北伐，必有借助西夏之謀，不可不過慮及此也。更或二敵相應，兩下起事，即國用人力如何枝梧其間，軍情民心須常加防察，不可使至於此極也。況今天威已振，王師已捷，或且令退修邊備，講守禦之策，更俟表裏完葺，別圖後舉，以為萬全之計，亦為未晚。伏乞陛下特賜詳擇而審處之。』四年二月五日，弼已為趙濟所劾，六月二十一日，罷使相。此劄子首云：臣自去冬十一月乞罷使相，三詔不允。『去冬』蓋指二年，則此劄子必三年事。但所稱『王師之捷』，不審是何處。今臆度附司馬光疏後。韓絳既出師，其初亦必屢以捷聞，但《實録》不詳耳。

又　卷二一九　（熙寧四年正月）戊子，种諤領兵次撫寧堡，敵有迎降道傍者，左右欲收其甲，諤曰：『今為一家，彼即吾人也，聽以自隨。』己丑，次囉兀城。敵帥都囉馬尾與其將四人，聚兵囉兀城之北曰馬戶川，謀襲諤。諤諜知之，以輕兵三千潛出擊破之。馬尾脫身遁去，復與其將三人，駐兵立賞平。諤遣以歸人衣三襲，明日，遣將呂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敵驚曰：『漢兵至矣！』皆潰而走，遂城囉兀，凡二十九日而畢。大小四戰，斬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橫山有積粟，令民兵多輦版築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官米二斗二升，芻六束，餘悉因糧於敵。據呂大防捷奏稱：初五日乙丑，都樞密都囉，參政及鈐轄十三人，領兵三千在馬戶川。初六日，諤遣將擊走之，斬首百餘級。與范育誌諤墓所書小不同。今悉從《墓誌》，欲知諤囉兀城功效，盡於此也。二月四日庚申，二月十八日甲戌，可考。三月十八日癸卯，乃棄囉兀。【略】

呂大防先奏事在闕下，上已知种諤自將入生界迎河東兵，深以遠道存亡不可知為憂。手札付大防，令速諭韓絳且緩圖麟府一帶新寨，并促大防還司。又批：河東處置乖方，一路民力今已乏竭，償別致生事，與城囉兀相萬也。此據呂大防家所藏御札，不知月日，其末有云：今偶連假，不及與卿相見，且宜速去。連假，則是上元可知。又御集第十九卷御批：令大防早回中書，欲令十七日對訖上道。又批：今日已遣人至大防處，稱取來日前去，此更不須指揮。則大防所受御札即此是也。存此亦足以見神宗憂邊恤民之盛德云。【略】

韓絳等言种諤領兵至囉兀城，招納人畜并獲首級。詔遣內侍軍前撫問，王延慶延州；蕭汝賢麟、府州。【略】

宣撫使韓絳言：『鄜延路當築四寨，已令种諤駐兵築囉兀城，候畢功進兵築永樂川，賞逋嶺二寨。仍令遣都監燕達、趙璞築撫寧故城，又令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與河東路修築，通接道路，各相去四十餘里。』

又　卷二二〇　（熙寧四年二月辛酉）樞密院言：『宣撫司自定胡縣

築堡至囉兀城，以通糧道入生界，首尾百七十里，須以兵防護。若賊衆猝來攻圍，恐難守禦。或出兵渡河，為賊先據西岸，則軍馬難濟。欲令宣撫司更相視山河形勢，如府州與保德軍、合河津與通津堡，且於定胡、剋胡夾河相對，西岸依險築堡，所貴易而早成，出師濟河以有保庇，賊不敢輒臨河攻禦。若入西界還師，萬一賊馬追襲，便有歸守之處。其餘向西展作堡寨，漸次易就。』從之。

种諤既城囉兀，分兵千五百人留副將李宗師守之，諤還軍綏德城。河東經略司既發兵與种諤會，又承詔發兵二萬給饋餉，由荒堆新路以趨囉兀城。呂公弼曰：『我之大兵雖已通行，敵若設伏繼後，則師無噍類矣。永和關雖回遠違期，而可免鈔襲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俄而神堂援兵果遇伏不得進。上手詔褒之。既城囉兀築三寨，又欲增置堡障。公弼上言：『三寨散闊，未易守也。今大兵殺獲已多，寇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三寨，專為持重，以銷犯邊之謀。』不聽。【略】

癸亥，陝西河東宣撫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呂大防知延州，權發遣延州、右司諫、直龍圖閣趙卨權發遣慶州，知慶州、工部郎中、寶文閣待制王廣淵知永興軍。大防以使事未畢，納敕宣撫司不拜，卨與廣淵踰月皆復故。

卨始視事，蕃漢健兵皆領於种諤，丁壯婦女裹送糧糗，惟老小在焉。諤怙權自用，無復紀律，須資糧皆以軍興法促辦，毀撤邊障樓櫓以充新城，帥府不與知。卨隨宜繕補以備不虞，因悉條上，且言：『諤輕進無策，囉兀城孤遠終難保。今不患西夏內侵，而患紀律不正；不患城池難守，而患威柄倒持，變起斯須，動失機會。望改擇賢帥，以寬西顧。』【略】

（壬申）遣戶部副使、司勳郎中張景憲，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李評按視囉兀城、撫寧城。趙卨及李憲屢言其不可守也。先是，王安石請用親信內臣與一朝士大夫俱往。上不可，曰：『用宰相宣撫，令內臣審覆，於體不便。』欲用曾布，皆逡巡莫答。上曰：『布宰屬，其可也。』吳充請用謝景溫，安石謂景溫恐不能識利害。文彥博請用景憲，馮京曰：『韓絳曾舉景憲，且與絳親。』上良久曰：『亦無傷。』又欲令評俱往，僉以為善。憲初以入內西頭供奉官擢永興、太原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祥符人也。要見李憲當此時是何官職，當是太原承受也。本傳殊不詳。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上言，囉兀城距綏德百餘里，邈然孤城，鑿井無水，無可守之理。且條奏道路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之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敕諸將大為守備而已。种諤首誤國，乞正典刑。又言：『邊郡誘生戶，小者與之金帛，大者授之官，恐黠羌多詐，緩急為內應，宜亟止之。』評使還，亦言入鄜延界詢求囉兀城利害，無一人言便者，乞速毀廢，以解一路之患。撫寧十八日甲戌陷。熊克《九朝通略》有景憲，師德子也。【略】

（甲戌）西賊攻撫寧堡，陷之。賊攻撫寧堡，《實録》不書，據《趙卨神道碑》。二月末望，卨言：囉兀城必不可守。後五日撫寧陷，囉兀城亦棄不守，因附見。十八日或十八日初攻，更二日乃陷，故三月二日朝廷始聞其事也。

先是，趙卨奏：『种諤又欲修配崗及義合鎮。諤貪狡，所為皆取謀折繼世。繼世庸奴，利在兵興營私計。諤恣睢屠戮，務以立威，凶德參會，恐貽近憂。囉兀城必不守，賓草、撫寧悉未有緒，遽興配崗之役，至以被邊為近裏，亟徹守具，以苟難必之功。離落墮壞，人民單殘，甚於寇至。勁兵良將咸隸偏裨，臣之所管城郭鬬訟而已。既修義合，又規配崗，遼邈相望，足明欺罔。』時二月末望，後五日，撫寧陷，囉兀城尋亦棄不守。

上嘗問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諤取囉兀城，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何如？』逵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城無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囉兀城隨之矣！』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囉兀城。此據逵墓誌，棄囉兀城在三月十八日癸卯。二月七日癸亥逵云云，當考。【略】

庚辰，慶州兵亂。初，韓絳宣撫陝西，奏王文諒為指使。文諒本夏國用事臣訛龐家奴，得罪自歸延州，累官右侍禁。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祇候。絳先遣文諒專節制督蕃將趙餘慶等西討。文諒與餘慶約會於金湯川結明薩莊，不至者斬。及期文諒至金湯故寨，去結明薩莊尚二十餘里，文諒已見賊人馬即引歸，及餘慶率兵往，不見文諒，使人候望，知文諒已歸，乃返。文諒恐餘慶發其事，遂誣餘慶失期，絳囚餘慶於獄。上手敕絳釋餘慶，責後效。絳執奏久之，乃以詔釋之。絳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蕃兵，至掘塚戮屍為級。邠寧廣銳都虞候吳逵嘗與文諒爭買馬，文

諒怨之。是役也，逵率衆力戰，用鐵連枷殺賊首領，文諒使部曲奪之，誣以夜至野彭，會與賊鬬，呼逵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追逵，送慶州獄四十餘日。絳至慶州，將斬逵，部卒喧呼，欲剚刃於絳。知慶州王廣淵入白之，乃復送獄。

絳離慶州數日，賊攻囉兀城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兵亟出，人不堪命，將授甲，廣銳兩指揮軍士謀擁逵為亂，約撫手而發，會雨作不授甲，乃止。是夕遂焚北城，大譟縱掠，斬關而出，其衆二千。逵所以反，由文諒激之也。王廣淵亟召五營屯兵禦賊，北路都巡檢林廣守南城，賊據北城，廣自樓上望其衆進退不一，廣曰：『是不舉兵亂也。』乃挺身縋城出其後，説以逆順，多投降者。時逵已擁衆出，餘黨三百人猶在城下，廣諭降者曰：『亂首去矣，爾曹本非同惡，且聽我，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集得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勵約束，授以兵器，令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北城遂平。《王廣淵傳》云：吳逵領衆二千斬關以出。《林廣傳》云：亂兵三百人出城去，廣收集聽命者百餘人，攻城下兵，禽戮殆盡。《實録》云：斬獲二百，餘衆擁吳逵出安西門。今以諸書參考，吳逵擁衆出安西門，《廣淵傳》所云二千人是也。《林廣傳》所云亂兵三百人出城去，此三百人，蓋非逵所領以出安西門者，特其餘黨耳。雖不從逵去，亦不投降，故猶在城下。林廣授投降者兵，盡攻殺之，即實録所稱斬獲二百餘人也。《林廣傳》誤以城下所禽戮為擁吳逵以去者，故兵數多少不同。其實，吳逵領衆二千斬關以出；據北城者，猶四百餘人，林廣招集得百餘人，禽戮幾三百人，《實録》但云二百餘人耳。

柔遠、三都戍卒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戍，潛戒趙餘慶，以所部蕃兵八千間道邀襲，盡戮之。叛兵初謀入據州城，東路都巡檢姚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乃散保耀之石門山，兕追及賊，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誓不復為亂。林廣與賊遇，語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廣曰：『是將夜走。』分兩將扼其先路，縱兵尾擊之。賊迫遽，乃詣兩將降。廣曰：『不從吾言，今窘就死，非降也。』至朝天驛，皆斬之。此據姚兕及《林廣傳》附見。按張玉以殺降責官，而林廣獨見，不知何故。又姚兕所追賊，蓋與廣同至石門山，兕獨受賊降，而廣殺之，所不可曉。兼張玉所殺降卒，亦在朝天驛，不知與廣有無同事，皆所未詳。【略】

是月，范育言：『臣到河東，訪聞昨宣撫司發麟、府軍馬出界，衆傳過鐵冶川，盡日行狹隘中，若遇數百人邀擊，則隻輪不返矣。所幸乘虚驟進，賊不及計，故得完師以還。然萬兵奔驅，九日方至囉兀城，一無所施，束手疲餓，不識此舉出於何策？以為通路，則既過之後，賊以嚴師為備，許咸吉等卻出陝西界，回兵以為攻討，則未嘗逢賊，及歸，止築荒堆三泉一寨，而河東官司財力竭矣。兼始議欲修四寨，計一寨之役，用費憲州河外諸堡故財及并、汾以西十餘州供辦，僅能集事。若四寨齊興，更傍增堡障，及於石州對岸多列亭壘，表裏相維，然後粗有守勢。其不可就者有三：一寨為費，敝已如此，更加三倍，敝將若何？一不可也；三泉去敵才數十里，昨繕築之時，賊以數萬争占，諸將幾至敗衂，今入境亦深，未知地利，設遭掩伏，必喪師徒，二不可也；傳聞葭蘆山已北一帶，荼鐵財用之饒，賊界所恃，必極力來争，我急賊奮，進必無功，三不可也。以河東公私素匱之力，出三不可之大害者，徼萬一之小利，其是非可不較而定。今聞朝廷已止諸寨之役，遠近無不懽快。議者止為三泉一寨亦不可守，蓋孤城深寄賊巢，兵多則轉餉難給，兵少則捍禦不足。平日麟、府、豐三州百費内出，為河東大患，今更增一寨，患愈深矣。臣詢訪踰月，萬口一辭，不出此議。伏念朝廷招攜懷遠之道既不至，而伐叛侮亡之謀又不贍。臣恐邊禍浸淫未得息，生民擾攘未得安，而聖心未得優游於帝皇之事，臣愚不勝憂憤。伏願陛下僉謀公卿，蚤決大議，敕韓絳令備陳已修囉兀城及河東第一寨經久可守之策，以付兩路，如不可守，即陳如何棄置禦邊之術，裁之睿斷，以定安危之計。』

又　卷二二一　（熙寧四年三月丙戌）又詔陝西轉運使修囉兀城等堡寨，其見科買物並權罷。【略】

（丁亥）權發遣延州趙卨言，西賊犯撫寧，新築堡不守，將士千餘人皆陷没。上閲奏閔然，曰：『近遣人至囉兀城探視來，見所築堡殊不堅完，但一土墻圍爾，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邊城舉動，後宜深戒也。』

先是，卨奏：『二月甲戌，賊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重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城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城節制諸軍，若令永能等會囉兀城兵，與撫寧相應，賊必奔潰。聞諤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等涕泗不已，乃追折繼世兵回，方議戰守，賊已得志而歸。前此，臣數與韓絳言諤、繼世皆不可用，恐貽朝廷憂，而絳不聽也。』達時為鄜延路都監。永能，文岳從孫。始，諤以兵六

千屬永能，先驅入銀川囉兀城，五戰皆克。【略】

（庚寅）麟府路承受蕭汝賢等言：『宣撫判官呂大防相度存新修堡寨，留三千人防托，有軍士數百人諠訴於大防帳前，不能禁，斬一人而後定。今所修寨實無益，望早處分。』詔河東經略司并王慶民依所受宣撫司指揮，運第一寨糧草、樓櫓等於神堂寨，移兵馬近裏駐劄。

先是，韓絳奏河外所修荒堆寨，久遠不可守，已令廢拆，且抽兵回，而大防獨不肯，絳因使大防以便宜往相視，大防又遷延麟州不即往。大風雨，役人暴露，終夜叫號，河外官皆以為言。王安石白上曰：『朝廷便宜只付韓絳，豈可轉付大防？欲戒大防，凡事當申宣撫司，毋得徑行。荒堆寨乞令毀拆，如宣撫使指揮。』上疑大防方往相視。安石曰：『若不決然可棄，絳豈肯如此？不須竢大防報也！』上既手札諭大防，乃降是詔。

上謂安石曰：『綏、麟通路在理可為，便种諤倉猝，故不能終其事爾。』安石曰：『西夏未寧，不害聖政，民力困敝實可憂。今陛下即位數年，閱天下義理日多，求治之心日篤，邪説蔽欺日益，照察如此，何憂不治？朝廷既治，遠人自賓，如尚倔彊沙漠，但當蓄財養力，考擇人材，一舉破之，豈但綏、麟通路而已。』

詔樞密院：鄜延种諤燕達、涇原周永清王寧劉慶種詁、環慶種診任懷政、秦鳳向寶劉舜卿、麟府王文郁許咸吉曹偃張居等十四頭項兵馬，各曾出畛遇賊，並有斬獲，其得功將校，契勘速與行賞。

辛卯，上批：『已降指揮，依韓絳所奏，罷河外所修荒堆三泉寨，并追回吳堡屯兵。仍令河東轉運司速指揮諸處見役強壯，義勇人夫，悉令放散。自今合用人夫，須奏聽朝旨方得差發。』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轉運司，若軍期急速須調夫役，奏稟不及，方得據實數差訖以聞。【略】

（癸卯）詔囉兀城宜令趙卨相度，如不可守，令棄毀訖奏。河東所探報西賊水軍恐於石州渡河，令呂公弼遍為之備。撫寧失陷人，令經略司實具數聞奏。囉兀城、賓草堡，令轉運司更不得運糧草前去。先是，上問執政以囉兀城存棄，王安石以為當俟季評等相度至議之。上曰：『李評等若以為可守，何如？』安石曰：『儻不須築堡運糧，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之，固當築堡。』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怯，乃於賊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陝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饋乎！』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力，棄之而已。然以見兵三千人在彼為可慮及積糧草多為可惜。』安石曰：『今評等相度急遞聞奏，俟其奏至，棄之未晚。』上曰：『囉兀城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囉兀城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失於舉事倉猝也。《易》稱「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動而不括」。今動無成算，又非其時，宜其結括也。先王惟知時，故文王事昆夷。方夷狄未可以兼之時，尚或事之，此乃所以為文王也，豈害其為聖乎！今人材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戎狄固宜。宣王當周衰之後，風俗壞，人材少。《詩》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當是時惟一仲山甫能好德，羣臣無助之者。宣王能與仲山甫協力，以養育成就天下之人材，人材既足，然後征伐，故宣王征伐之時，首曰「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菑畝。」言宣王先成就天下之材，采而用之，所以能征伐也。今欲使戰守，則患將帥非其人，欲使之轉糧餉，運材物，則患轉運使非其人。又國財民力困匱如此，則征伐之事固未可議也。』上以乏材為患，安石曰：『文吏高者不過能為詩賦，及其已仕，則所學非所用，政事不免決於胥吏。武吏或出行伍，或出子弟，但厚設飲食稱過使客，則名譽官爵隨之。此風今固未能盡變，則乏材固無足怪者。但陛下力行不已，搜舉能士，責以功實，風俗漸變，政令漸行，則人材終當不可勝用矣。』上悦，及是，遂棄囉兀城而有是詔。正月二日戊子，初城囉兀城，上與安石論説，《日録》並係三月四日，朱本附此，今從之。上曰：文王終有以勝之，安石對云云於勝夷狄也何有。與三月五日命綏、銀通路時語畧同，今削去。

上批：『已差趙卨權鄜延路經略使。聞本路自軍興，宜撫司移易，兵官不定及職名不正，有失等威。今既廢城寨，其一路兵官委卨相度，各令依舊。如自來得力之人，宜撫司易置他路或罷去者，具名以聞。』

甲辰，韓絳言：『昨种諤領兵入西界攻討，修築城寨，所用官軍數少力薄，惟藉蕃官折繼世、趙懷順等統率屬羌以立戰效，并降人八千餘口，亦多繼世、懷順等招到。蕃性獷戾，常須撫御。察其意必自為拓土有功，今見廢棄囉兀城，竊恐疑懼不安，或至生事，如向者延州馬志誠結架之

獄。馬志誠事已見三年十二月。上因种諤被囚，綏德未賞，繼世反側，乘酒有言，遂致羣小伺閒成謀。緣种諤深得屬羌之情，又有膽略，西賊所畏，若一旦摧辱，恐無以得其死力。臣非敢庇諤，蓋為朝廷預為過慮。望密指揮趙卨令安存折繼世、趙懷順、种諤，無使遂成睽閒，以致疑懼，及新招人口亦須慰安。所貴用兵之際不至生事，兼緩急應敵全倚此輩，共為肘腋。』又言：『前者綏德之舉，事涉擅興，存棄之議，不繫重輕。今棄囉兀城，與前不同，忽令廢罷，衆情必駭，各懷反側，竊恐因而生事。』詔趙卨令安存折繼世、趙懷順，勿令疑懼，仍常伺察之。

初，絳奏至，王安石曰：『待繼世不過分，則無緣更致反側，恐待之過乃更生驕悖，今者更當密伺察其姦萌。』上以為然，故有是詔。【略】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丁壯馳驅，重疲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辭也。絳詞據《玉堂集》。

韓絳降言：『伏覩德音，皆陛下責躬悔過之言。且今邊事，蓋以西賊去年八月攻圍慶州七寨，焚蕩室廬，殺掠老幼，故遣臣往經制。臣度其陸梁未已，不少懲創，則雖得和約亦不可保，招降討擊實不得已，豈固欲勤動師旅！幸十餘處出兵，殺獲招降以千萬計，雖失撫寧小堡，殺獲亦略相當，我師未為沮屈。河東供軍煩擾百姓，蓋轉運使處置乖方，安撫司曾不處畫，河東既遠，本司聞之後時，即令蠲除，使民安業，自陝以西，則未嘗令民出力。今德音與減二年科配，亦慮朝廷不知本司元無科配而然。況慶州叛卒已就禽滅，關陝雨足，二麥向豐，流庸漸復，陛下但遣忠實可信之臣察訪考驗，必不敢誣。今德音謂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必恐內外臣僚有奏陳過當，驚動明聽者。陛下方欲威服西戎，國家事力何嘗困弊，而遽有勞民搆患之詔布於西路，若流聞賊境，則是過自形見中原虛實強弱之勢，臣恐西賊哀鳴求和之意或且中輟，彼又知朝廷將來不復出師，則今秋併兵入寇一路，憑陵侵軼，何以枝梧？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今陛下已謂聽任失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見於緣路待罪，望早賜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報國，而為內外浮論所搖，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以抗強敵？其偷安竊祿之人，必坐視臣輩被謗蒙恥，進退無路，自以為得也。』

又言：『諸將攻討，斬獲招降不少，況蕩平和市，焚燬村族甚多。今西賊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棄失廬井，老小流寓，已廢春耕，不為不困。彼雖時出兵馬，弱勢已露，荒堆、懷寧之戰又復敗北，獨撫寧被害，若以全體較之，則勝負可見。今朝廷不以興師為功，使武將悍卒宣力立事之人，莫不解體，何以激勵士氣，惟偷惰者必自得也。』絳奏至已貶。

初，朝廷命絳宣撫，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略一以委絳。韓絳言伏覩德音至西討方畧一以委絳。朱本簽帖云：絳章文過，不曾施行，並削去。今依新本仍存之。

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入陝西境散錢與乞人，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賞犒之，軍士皆怨恨。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而號泣者。專任种諤及王文諒等，調發倉卒，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囉兀城、撫寧。學士院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為非，「擅興」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方，故貶。

又　卷二一二　（熙寧四年四月丁巳）詔：『聞棄囉兀城堡，將官燕達等軍回遇賊多覆沒，令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實數以聞。』尋又以走馬承受所奏數與前不同，詔鄜延經略司并燕達各具上所亡實數。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二《郭逵傳》　時种諤誘夏國首領鬼名山降，遂取鄘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欲棄之。逵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諒祚死，夏人來請綏州，逵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逵使人諭之，即遁去。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逵遣將破之於金湯。韓絳宣撫陝西，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逵曰：『諤，狂生也。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逵沮軍，召還朝。慶州兵亂，關中騷然，乃命逵知永興軍。

又　卷九一《趙卨傳》　夏人不廷，郭逵宣撫陝西，帥延安，卨皆在幕府。种諤擅納綏州降羌數萬，朝廷病其生事，議誅諤，復故地，歸降

虜，以解仇釋兵。卨上疏曰：『諤無名興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絶約之心乎？不若諭諒祚以虜衆餓莩，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質往年景詢輩爾。可遣詢等來，與降羌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埸寧矣。如其蔽匿，則我留橫山之民，未為失也。又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羌。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世衡招蕃兵破賊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羌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以賊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鐫歲賜以為奉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卨言：『綏州實勢勝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州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知其才，召見問邊事。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入賀正。卨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卨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臣竊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而种諤獻城囉兀之策，以卨權宣撫判官。卨説絳以大舉非計，師出果無功。除直龍圖閣、知延州。

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略。卨審計形勢，為破賊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兵千人分巡東西路。賊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州，道遇曲珍，皇駭亟戰，呂真繼至，賊衆敗走。賊自失綏州，意未能已。卨揣知其情，奏言：『賊使請和，必欲畫綏州界，願聽本路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和之日復焉。』明年，遂用卨策，以綏州為綏德城。廓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而倚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卨因召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曰：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存止此。』卨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曰：吾貲汝歸，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壯夫，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閒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卨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卨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略】

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卨領河東都轉運司事，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鐫職知淮陽軍。數月，復職，知慶州。時夏賊欲襲取新壘，大治攻械。卨具上撓賊計。虜寇蘭州，卨遣曲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虜酋拽厥嵬名宿兵於賀蘭原，時出盜邊。卨遣將李昭甫、蕃官歸仁各領兵三千左右分擊，耿端彦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彦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賊入平夏，無繇破之。』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使間道出賊砦後，邀歸路。與賊戰，賀羅平賊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賊駭潰，斬賊千，生擒嵬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卨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搗其腹心。』已而果然，安等襲洪州，俘斬甚衆，夏人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卨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虜，虜遂潰去。遷樞密直學士。乙埋終不悛，使問以善意問乙埋：『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埋不復窺塞。因復縱間，國中遂疑而殺之。除端明殿學士，遷太中大夫。夏人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卨領分畫之議。夏人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居無何，復犯涇原。會卨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名係黨籍云。

宋・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七《神宗皇帝上》（熙寧四年）三月丁未，韓絳罷相。

制曰：丞輔之任，非端良而莫居；典刑之行，雖貴近而無間。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韓絳歷事三朝，浸更衆職。比疇勁正之器，晉服弼諧之司。屬者羌渠陸梁，戎侯騷動。輟自貳公之列，往定安邊之圖。而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丁黃馳驅，重被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朕以其推忠之勤，誠為盡瘁；執虜之績，亦已居多。方公論之騰喧，覽奏封之引咎。其伸憲法，以解機衡。仍舊秩於天官，殿近藩於京輔。於戲！奉使失指，雖生事之靡容；原誠無他，亦注懷之素厚。往服成命，無忘省循。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與王安石同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四閱月。先是，熙寧二年以尚書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復圭專殺喜功，輕敵致寇，西人至傾國大入，郭慶等俱死之。於是朝廷遣重臣為宜撫使，絳時為參知政事，請行，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乃拜韓絳為昭文相。初，絳之行也，文彦博恐絳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付絳。絳用种諤謀，欲取橫山，遂城囉兀，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慶州兵遂大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囉兀、撫寧。學士院元絳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為非，『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方，故貶。

八月，除觀文殿學士，五年四月改知許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墳壟，王安石亦為之言，故有是命。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一七　（治平四年十月）种諤復綏州。嵬名山降。初，夏諒祚迫遷橫山種落於興州，有嵬名山者，因衆不樂，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諤時知青澗城，不俟報，即間道通蠟書，且言乘覺可復河南地。鄜延經略使陸詵難之，獨轉運使薛向主諤。司馬光上疏極諫，以為橫山之衆若能勝諒祚，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若其不勝，必引衆突塞，不知何以待之。文彦博亦謂諒祚稱臣奉貢，今或襲取其地無名。上不聽，遣諤及向迎之。取綏州，凡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始於此。諒祚將以兵報復，西邊皆警。上乃以韓琦判永興，兼陝府五路經略安撫使，手札趣治裝。琦即奏曰：『薛向始議招誘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環慶李肅之領衆七千，破蕩族帳，涇原蔡挺又欲令環慶直趨興、靈，肆意安作，取怨夷狄。臣引道非難，但須稟朝廷成等。』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可棄可守以聞。已而，西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及都巡檢使侍其臻等，琦即奏：『若此，則綏州不可棄矣。』且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接詔匣，賀登極，正旦人使更不過界，是不復故藉和好。今朝廷已納其降人嵬名山等幾萬人，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彼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處住坐。況綏州見已修就城池，若令嵬名山等據之，自然併力扞禦諒祚。萬一它日不能撫而失之，亦不係國家邊鄙利害，而諒祚所損多矣。』諒祚戰數敗，國中飢困，將求和，而諒祚死，子秉常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既當此變，尤非棄城之時。』彦博及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棄城如初。琦條陳不已，上遣使賫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乃詔存綏州如琦議。越熙寧二年十月，改為綏德城，不復以易二寨。明年二月，諤坐擅興，奪四官，安置并州。史臣曰：『祖宗務廣德，不務廣地，初開并門，匪疫匪棘，北棄幽都，西捐朔方，四夷左衽，罔不咸賴。由建隆初，迄治平末，總一百四年，凡地理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開拓，未及改元，种諤先取綏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取黔，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沈括取葭蘆等四寨。雖嘗以河東邊界七百里地乞遼人，而王安石之議蓋曰：『將欲取之，寧姑予之。』逮元祐更張，舉葭蘆等四寨給賜夏人，而分畫久弗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築。自三年秋，迄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一、軍二、關三、城九、寨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寧塞、龍支等城，武節赫然見矣。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亟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曾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乎元符封域之表。迄於重和，既立靖夏、制戎、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吾民力亦弊。西事粗定，北事踵起。蓋自崇寧以來，梓、益、夔、黔、廣西、荊湖南北，迭相視效，斥大土宇，鮮有寧歲，凡所建州、軍、關、城、寨、堡紛然，殆不可勝紀。最後建燕山，云中兩路，甫及三歲，而禍變劇作，中原版蕩，故疆淪喪矣。

又　卷一八　（熙寧三年七月）夏人寇邊。先是，虜遣兵三萬，侵綏德城，築八堡，判延州郭逵曰：『彼氣力方銳，不可與戰，又不可止，俟其去而平之。』虜既成堡，各留戍三百人，逵遣將攻其二大堡，一日克之，餘堡遁去。時虜人又築堡於慶州荔源堡北，曰鬧訛，在境外二十里，及聞延州堡敗，亦止不築。蕃部巡檢李宗諒，地近虜堡，害其田作，乃率衆千餘人與虜戰於鬧訛。知慶州李復圭使李信助之，信按兵不出，宗諒戰不利，還趨堡，信閉門不納，宗諒還戰而沒。復圭責信觀望，信等引兵三千往十二盤擊虜。虜曰：『我與宗諒有讎，不與宋兵戰也。』信曰：『宗諒我熟戶。』射之。虜曰：『汝真欲戰耶！』乃縱兩翼圍之，且令曰：『殺兵勿殺將。』朝廷聞之，命復圭酬賽。復圭遣將破金湯、白豹、蘭浪、萌門、和市等寨；又使李克忠襲金湯，虜伏兵衝之，克忠還。虜於是大入寇，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源堡，兵多者號三十萬，少者號二十萬，王師不利，兵官高敏、郭慶死之。虜屯榆林，距慶州四十里，游騎至城下，陝西大震。時大順清野，賊無所掠，又毒水上流，飲者多死，凡九日乃遁去。冬十月，又大舉入寇環、慶，堡障皆被圍。姚兕駐荔源堡，引兵出據險要，及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兵擊之，賊稍卻。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子雄率精騎出，自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亦獲全。夏人之寇大順也，詔知延州郭逵出師援之。逵諜知秉常幼，留宥州，即遣燕達悉破近邊諸寨，聲言揣虛攻宥州，凡九戰，其酋皆遁；又遣田守度出德靖寨，伺其歸邀擊之。夏人聞逵將襲宥州，

亟奔還，守度破之於金湯。

又　卷一九（熙寧四年）三月，夏人寇邊。是春，韓絳遣种諤築囉兀城及撫寧堡，調發倉卒，關陝騷然。呂公弼上言：「諤既城囉兀，又增堡障，今大兵殺獲已多，虜方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願罷城築，專為持重。」不聽。至是，為夏人所陷，囉兀亦棄不守。初，上遣戶部副使張景憲等按視，景憲受命即奏曰：「二城不可守，臣固不待到而後知。」行未半道，撫寧已陷。至鄜延，條奏：「道路所見，百姓憔悴，師旅咨嗟。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敕諸將，大為守備而已。种諤誤國，乞正典刑。」及言：「入鄜延界，詢求囉兀利害，無一人言便者。乞速毀廢。」諤尋責置許州，未幾，又貶為賀州別駕。【略】慶州兵亂，討平之。王文諒者，夏國用事臣藏訛龐家奴，得罪自歸，王安石薦其才，加閤門祇候。韓絳先遣文諒出界，凡官軍斬級，多奪與番軍，至掘冢戮屍為級。邠、寧廣銳都虞候吳逵嘗與文諒爭馬，文諒怒之，誣以夜至野鴉會與賊鬥，呼逵不至，及扇搖軍士。宣撫司送逵慶州獄四十日，絳至慶州將斬逵，部卒喧呼，乃復送獄。數日，賊攻囉兀甚急，絳命慶州出兵牽制。廣銳兩指揮謀擁逵為亂，雨作不授甲，乃止，遂焚北門，大譟縱略，斬關而出。林廣說以逆順，多投降者。時逵已擁衆出，餘黨猶在城下，廣諭降者曰：「亂首去矣，爾曹本非同惡，若聽我，不惟得活，且有功。」因收集者百餘人至營，激厲約束，授以兵器，令攻城下兵，擒戮皆盡，城遂平。韓絳罷。責知鄧州，以撫寧堡失守也。責詞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緩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境。卒伍駭撓，橫罹轉戰之傷；丁壯驅馳，重疲賚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其後，上命張吉甫為勾當市易，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璋方在降謫，一旦捨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初，清臣為絳管幹機宜，會絳貶，清臣多毀絳以自全，故上薄之。

《宋史》卷一四《神宗紀一》（治平四年十月）癸酉，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

又　卷一五《神宗紀二》（熙寧）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不視朝。己丑，种諤襲夏兵於囉兀北，大敗之，遂城囉兀。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言者以諤為稔邊患不便。【略】（庚子）韓絳等言种諤領兵入西界，斬獲甚衆，詔遣使撫問。

又　卷二五三《折繼世傳》繼世，少從軍，為延州東路巡檢。嵬名山之內附，繼世先知之，遣其子克懃報种諤，諤用是取綏州。繼世以騎步萬軍於懷寧砦，入晉祠谷，往銀川，分名山之衆萬五千戶居於大理河。夏人來攻，再戰皆捷。諤抵罪逮繫獄，以兵付之而行，遂同名山守綏州，録功領忠州刺史。說韓絳城囉兀以撫橫山，因畫取河南之策，絳以為然。

又　卷二九〇《郭逵傳》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砦基，卨曰：「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

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逵訶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

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為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宣徽使。

又　卷三一二《韓琦傳》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咨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為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

又　卷三一五《韓絳傳》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為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

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

又　卷三二一《鄭獬傳》　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諤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

又　卷三二八《薛向傳》　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罪之。

又　卷三三四《高永能傳》　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即知城事。

又　卷三三五《种諤傳》　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詔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鬥，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名山投槍哭，遂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

將築城，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坌集，傳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身為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

詵劾諤擅興，且不禀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交攻之，遂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悔，復其官。

韓絳宣撫陝西，用為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帥，棄囉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氈將鬼章聚兵於洮、岷，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

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

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飢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又　卷三四一《孫固傳》　种諤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略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略，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

又　卷三四九《燕達傳》　夏人三萬騎薄城，戰竟日不決，達所部止五百人，躍馬奪擊，所向披靡。擢鄜延都監，數帥兵深入敵境，九戰皆以勝歸。囉兀之棄也，遣達援取戍卒輜重，為賊所邀，且戰且南，失亡頗多。神宗以達孤軍遇敵，所全亦不為少，累遷西上閤門使，領英州刺史，為秦鳳副總管。

又　卷四六四《高遵裕傳》　橫山豪欲向化，帝使遵裕諭种諤圖之，諤遂取綏州。帥怒諤擅發兵，欲正軍法，諤懼，稱得密旨於遵裕，故諤被罪，遵裕亦降為乾州都監。遷通事舍人，主管西路羌部，駐古渭砦，分所部羌兵為三等，教以軍法。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熙寧）四年正月，种諤謀取橫山，領兵先城囉兀，進築永樂川，賞逋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

各相去四十餘里。二月，夏人來攻順寧砦，復圍撫寧，折繼世、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种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於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千餘人皆沒。初，朝議以諤新築囉兀城，去綏德百餘里，偏梁險狹，難於餽餉，且城中無井泉，遣李評、張景憲往視之，未至而撫寧陷，遂詔棄囉兀城。五月，燕達以戍卒輜重歸自囉兀，為夏人邀擊，達多失亡。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以二砦易綏州，乞如舊約，詔不允。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一　（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夏拱化五年）冬十月，左廂監軍嵬名山以綏州內降。

綏州在黃河北，有鐵、碣二山及無定河水攔繞其下。淳化中，趙保忠就捻，與夏州並經焚毀。自德明、曩霄兩世經營，諒祚立監軍司其地，復為巨鎮。名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降於种諤。使誘名山，賂以金缶。《宋史・司馬光傳》：『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降詔招納其衆。』《陸詵傳》：『銀州嵬名山與其國有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俱無諤招降說，與《諤傳》異。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納款，而名山未知也。諤悉起所部，猝圍名山帳。名山驚起，援槍欲鬬，夷山呼曰：『兄已約降，何為復爾？』文喜出金缶示之，名山投槍大哭，舉衆從諤而南。王氏《東都事畧》：『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欲內附來報，諤即上聞，募使者間道通蠟書於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於銀州。諤起蕃漢兵會於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州應接，遂長驅入綏州，夜渡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脇名山開門迎納。』又吳積言：『名山弟亡在折繼世所，繼世與种諤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扣門，呼曰：『官軍大集，兄速降，否則族滅矣。』名山使納其手，捫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二萬餘降。已，見官軍少，大悔之。』二說與《諤傳》異。諒祚遣四萬人援綏州，傳城而陣。諤使名山率新附百餘人挑戰，諤兵據晉祠谷列陣，偏將燕達、劉甫張兩翼並進，夏衆大敗走。

遣兵爭綏州餘衆於大理河，不勝。

初，名山衆內攜，延州東路巡檢折繼世以步騎萬餘自懷寧砦趨銀州，分名山衆萬三千戶居於大理河。諒祚遣兵爭之，再戰皆敗。

十一月，誘保安軍知軍楊定殺之。定嘗使夏國，見諒祚稱臣拜，許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寶鑑、寶劍、金銀等物。定歸，匿其金銀，僅上鑑、劍、言諒祚可剌狀，神宗擢知保安軍。已，种諤取綏州，諒祚謂定賣己，駐兵銀州，詐為會議，誘定殺之，并殺都巡檢侍其臻，擄定子仲通而還。

按：延州南安，去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若麟，府有警，延州人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俱可援應。特以綏州一帶盡為夏界阻斷，必從西策渡，往往赴救不及。今种諤計取綏州，直披西夏之腹心，聯延、綏為指臂。神宗用延帥郭逵策，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砦，畫耕地，以處降人，遂為諸路捍蔽。夏人計無復之，乃泄忿於定。定固有罪，而夏人狡焉，思逞之技亦漸窮矣！

遣兵備銀川。

綏、銀接壤，綏州既失，諒祚懼銀川單弱，遣兵屯守。鄜延路請檄諸路牽制，知鳳翔府李師中不可，乃止。

又　卷二二　（熙寧二年、遼咸雍五年、夏乾道二年）三月，上誓表，請以塞門等砦易綏州。

綏州去延州東路長寧砦四十里，失之則界內撫寧和市場及義合鎮茶山一帶人戶俱少藩籬。先是楊定死，中國議棄綏州。鎮撫使郭逵曰：『夏人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已梁氏上誓表，乞頒誓詔，因言綏州世守故地，請以塞門、安遠二砦相易。逵曰：『此商於六百里故智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

又　卷二三　熙寧四年遼咸雍七年、夏天賜禮盛國慶二年春正月，築囉兀城，延安河東兵來攻，敗之鐵治溝。

梁乙埋聞中國立更戍法，分置陝西五路四十二將，謀大舉，乃築城於撫寧故縣北之滴水崖。崖石峭拔高十餘丈，下臨無定河，謂之囉兀城，以扼橫山衝要。延州左騏驥使折繼世與知青澗城种諤謀曰：『橫山之衆盡欲歸漢，大兵若出界取囉兀，河南地可奄有也。』諤言於宣撫使韓絳，議由綏德進兵攻囉兀，創建六砦以通麟府，包地數百里，則鄜延、河東有輔車之勢，足以制夏國。令諤以所部兵二萬出無定河，諸將皆受節制。諤趣河東兵先趨銀州，乙埋集衆鐵冶溝邀擊之，河東兵大潰。寧州團練使劉閬親自殿後，率銳騎搏戰，飛矢蔽體不少卻，乃解。【略】

都樞密使哆臘戰於馬戶川，敗績，棄囉兀城走。

哆臘聞种諤將至，率鈐轄十三人、引兵三千屯囉兀城北馬戶川，諤令

前部高承能六千騎迎之。哆臘五戰不利，率殘衆走保立賞平，堅壁不出。諤遣以婦人衣三襲，潛遣呂真率千人躡其後。會大風塵起，哆臘望見，驚曰：『漢兵大至矣！』衆潰，悉棄城走。諤以部衆修築其城，後賜名嗣武砦。

二月，遣使請援於遼，遼人許以兵助。

囉兀之失，國中點兵不集，遣使遼國乞援，遼主許發腹裡兵三十萬助之，於是國中氣復振。

攻撫寧堡，破之。

初，种諤兵出囉兀，首領訛革都哆據賞逋嶺拒戰，大敗。諤遂築永樂、賞逋二砦，又遣都監燕達、趙璞冒雪築撫寧故城，功甫竣，梁乙埋聚十二監軍司兵攻之。燕達駐囉兀，折繼世、高永能駐細浮圖，相去咫尺，兵勢尚完。諤在綏德，欲作書招之戰，怖不能下筆。乙埋見無援，急攻撫寧，陷之。

進圍順寧砦。

夏騎萬餘，半伏濠外。知保安軍景思立不審衆寡，迫諸將出戰，遇伏皆敗。圍數日，人心危懼。城中娼李姓得梁氏陰事甚悉，自請退敵，登陴掀衣抗罵，盡發梁氏私，城下業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兵士悉掩耳，恐得罪，託言糧匱，解圍退。

三月，復囉兀城。

初，中國以囉兀偏梁險隘，難於餽餉，遣李評、張景憲往按，未至而城被圍。梁乙埋獲鎮武都頭崔達，語之曰：『汝語城中，使速降，當授汝爵祿。』達諾之。致之危梯，下瞰城中，猝呼曰：『賊少，糧且盡，將去，宜堅守！』乙埋怒，醢之。圍不解，神宗下詔棄囉兀，燕達以戍卒獲輜重歸，乙埋遣兵邀擊，殆盡。王安石曰：『陝西一路戶口可敵一夏國，以四夏國之衆當一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宜甚易，然不能使夏國畏服。向以君臣強武，今其君幼弱，其臣不過親暱闒冗之人，而終不能制之，豈非將帥無勝算，而處之不得其當哉？』

按：宋之議兵事者，輒以計苟安，弭邊患為便，故种諤之取綏州、城囉兀，無不犯言路之爭。然綏州屬銀、夏之衝，囉兀乃橫山之要，兩險並據，西夏國勢已危，种諤爭之，豈為失策？獨惜其能守綏德，不救撫寧，遂致諸堡分崩，朝廷震動，將已成之業，為賚盜之資，諤罪無可逃，而神宗下詔棄之，亦無策甚矣！

銀州將香崖爭荒堆砦，敗於吐渾河，以其衆降。

种諤城囉兀，令河東亦修荒堆、三泉諸砦相為連接。荒堆去夏界才數十里，香崖以數萬衆爭之，擊敗慶州指使王文諒巡徼兵。已而，麟府都監王文郁大軍至，香崖伏兵吐渾河側以待，戰不勝。夜遣人持劍約降，文郁許之。詰旦，與偕行，半道，崖部忽譟而起，交郁縱兵奮擊，追奔二十里，泥首降者二千人。

附：《宋史・王舉元傳》：『知永興軍。慶州軍亂，夏人連兵屯境上，舉元使二裨將以千人扼要害三日，夏兵不得進，乃去。』攷《神宗御集》，是年司馬光知汞興軍；二月，王廣淵代之；四月，因慶卒亂，改授郭逵；舉元知軍事尚在治平中，已，為劉庠等劾罷。疑《傳》有誤。【略】

九月，表乞綏州。

梁氏頻稱款塞，輒以虛聲搖邊。神宗諭環、慶等州：『不須遣人回答。如西人再至，令往順寧砦，依故例經軍北巡檢轉報。』於是梁氏遣大使阿泥嵬名科榮，副使呂寧焦文貴由延州入貢，奉表乞綏州，畧云：『臣近承邊報，仰荷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感戴誠深，忭躍曷已！恭惟皇帝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俾登衽席，無傷累世之休和；載輯干戈，益見天心之惻隱。況此綏州，族居歲久，悉懷戀土之私；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乞施命令，早賜報移，得遂嗣襲之封，永奉嚴凝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為秉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堠。顧惟幼稚，敢替先盟！翹企中宸，願依舊約，貢珍贄寶，豈憚於逾沙；向日傾心，彌堅於述職。』乃學士景詢詞也。神宗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絕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戶，侵逼城砦，須至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毋得窮武。今國主遣使通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此意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砦，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已令鄜延路經畧司定立綏德城界至，其外諸路，並依漢蕃住坐。耕收界至立封堠，掘濠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彼此毋得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頒誓詔，恩賜如舊。』

論說

宋・韓琦《韓魏公集》卷一七《种諤招納蕃部屬戶直入西界利害奏》

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剋日齊發，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旱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遂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柰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既聞彼邊蕃族叛己，大怒邊臣招納，以為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又　卷一八《綏州不可棄奏》　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人使，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況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內甚有膏腴空閑地土，若令降人鬼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州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其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擘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

又　《夏國主諒祚死尤不宜棄綏州奏》　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

又　《乞定奪綏州棄利害奏》　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典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留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與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為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擊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棄毀。

宋・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〇《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臣曩任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百職未舉，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師未選，軍法未立，士卒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興兵。智慮迂疎，不合聖心。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

定為夏虜所殺，陝西騷然，困於餽戍。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虜，再三招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遵舊約。朝廷特遣使者，以誓詔冊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復召种諤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興為？中外聞者，無所寒心。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況王者臨御四夷，當叛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嫗煦之；得其臣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所何得？而發兵守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忌中國，警備已嚴，怨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念，至於再、至於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王安禮《王魏公集》卷四《論河東將校改功賞第一劄子》　臣勘會宣撫司昨指揮本路領兵入界，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仍令修列堡障，創置四寨。許咸吉等既至會合處，道上亦不曾遇大敵，只是捕斬老小，驅掠牛羊，蓋乘西人不備，遂到彼處。至於修置堡寨，騷動一路，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方知向去不能守禦。朝廷必已詳知事實。今來論功行賞，不自朝廷，宣撫司又不待經略逐司次第保明，只據當時諸處供到草狀，一面超轉官資，除授差遣。至如都鈐轄、通事舍人乃是朝廷謹選之官，今來只用宣撫司劄子，並已除授。宣撫司指揮本司，令限劄子到，便起文請受，稱呼新官。自得指揮以來，外人議論紛紜。不唯差次等第未得平允，兼以謂今來除授，乃是宣撫司以昨來出兵絕無成效，超越除拜，無以慰塞輿論。臣竊觀自古用兵，委用將帥，未有今日之事。向使宣撫司所任將佐皆能摧堅破敵，開拓疆境，合得上件爵賞。至於近上官職，亦須奏請朝廷，乞降恩命。況今來只以將士深入不測之境，暴露日久，須合酬其勞苦，宣撫司自當詳悉差次輕重，何以遽然如此輕授，致駭物聽。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被命守邊，所見如此，不敢默默。非不知宣撫司指揮奉行不疑，可以無咎，重念臣曾備位政府，國家安危，臣實與其休戚。今若共行此事，依違不言，不惟臣私義不安，大懼有累朝政。伏望朝廷將昨來得功將士，除將校蕃官已依宣撫司劄子指揮施行，更不重定外，其將官、使臣、轉官差遣，並令中書密院，或事委官重別裁定。所貴不僭，稍全國體。取進止。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七《[宋]劉述〈上神宗論种諤擅入西界〉》　臣昨以种諤不稟朝命，擅興兵馬，城西界綏州，有違誓詔，為國生事，曾具奏聞，乞并同謀人枷送下獄，從朝廷差官制勘，依軍法施行。續又奏薛向、楊定、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輩，表裏相結，誑惑聖聰，妄興邊事，乞行根勘，以正典憲。未蒙朝廷盡理施行。

臣伏思之，陛下新紹大統，方在亮陰之中。所賴者，兩府大臣協心畢力，修輔庶政，以安民心，以固根本。至於疆場之事，尤宜戒飭帥臣，講信修睦，撫寧遐荒。而乃輕用奸臣之言，遽議用兵之策，失信於外國，結怨於邊民。而況關陝之西，比年饑饉，民力凋弊，國帑空虛。自寶元、康定以來，人間瘡痍尚未全復，今又使之奉期會之役，供倉卒之求，彼獨何以勝其苦哉？故臣慮有不堪其憂者也。

又風聞每於中書南廳會議，其間多顧避形迹，不務昌言，或各持己見，靡從正論，至有累日而不能決者。夫軍國之事，常有緩急，若機會一失，則如奔川逸驥，弗可救止。今兩府大臣依違如是，使之適變而應猝，豈不殆哉！昔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近日中書所行詔敕，頗有意見不同，互相是非。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不正，遂即施行。惜違一官之小情，偽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道也。隋內外庶官，正以依違而致禍亂。茲誠人主獨見事機，委任責成之先務也。臣愚欲乞陛下，面戒兩府，今後并須戮力一心，堅守正道。凡所議事，皆當原始要終，不可媮為一切，以貽久遠之患。詔旨有所未便，亦須據理執奏；毋事循嘿。仍乞密加聖鑒，辨其邪正。其辨邪正之術，如唐李絳所言，試取惡事，假以上意為善而問之，或取善事，假以上意為惡而問之。其人或不顧事實好惡，便隨聖心而言，則忠信傾邪，立可識矣。此得其要也。其間或有無所裨益，唯務阿附之人，宜加罷出，以儆在位，則賢否分而職業修矣。臣以愚愚，動觸忌諱，忠憤所激，豈敢愛身。惟陛下念之。治平四年十二月上，

時為知雜御史。

又《〔宋〕楊繪〈上神宗論种諤擅入西界〉》　臣聞帝王之道，唯信為大。仲尼以為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晉文霸國之君爾，猶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今為國家患，唯西北二虜。然而數十年無烽燧之警，生民不識戰鬥之苦者，豈專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比者西戎新納信款，切聞高遵裕詐傳聖旨，與种諤等納西夏叛人首領近三十人，仍深入虜界地名綏州，築城以居之。臣切謂朝廷若遂從其計，則失信於戎狄，生起邊事，無窮極矣。為今計者，莫若貶謫其矯制擅興之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諭西夏，示非朝廷之命。如此，則大信不失，興功生事之徒少有懲矣！臣又聞西戎有僭逆之狀已五七年，擅置官司，輒更年號，而但倔強於巢穴中，終不敢顯然出兵為邊鄙之患者，何哉？彼雖戎狄，亦不敢無名而舉矣。今既納其逃叛者，則彼之作過有名矣。以中國而失信於外夷，一不可也。既失信於西，則北戎亦從而疑信誓之不實，是一舉而兩失之，二不可也。興師有曲直，直者奮而曲者怠。左傳所稱『我怠彼奮』是也。今若生起邊患，則差往戰鬥者，必曰：『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諤實當其名，而被堅執銳，出生入死，則使吾徒為之。』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則難以必勝，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之大患，則朝廷何恤於二子，而不惜於邊鄙大患乎？方今公私窘藏，近已空竭，糧運不繼，當取於民。民將不堪，則患起於內矣。臣切料扶其議者必曰：『若貶二子，歸其逃者，則西虜亦未必息兵。不若因而成功。』臣切謂朝廷自不失信而虜作過，則直在我矣。我直彼曲，雖興軍擾民，軍民何辭以怨乎？外人議者咸曰：茲事蓋起於薛向鹽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將弊矣。薛向欲求脫去而使他人乘其弊，故與楊定、高遵裕、种諤等建為此謀，欲求邊任而罷轉運使之職。致陝西之民，從夏秋以來倡言，朝廷欲收復橫山而不恤陝西之民，甚有怨咨。近外人又傳，惑陛下之聽於外者，楊定也；惑陛下之聽於內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銳於橫山之議者，職斯二人。臣雖愚昧，豈不知此事之非實。但願陛下早賜旨揮，則外人浮議自弭矣！臣忝諫職，敢不盡言。治平四年十二月上，時知諫院。熙寧元年二月，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

又《〔宋〕劉述〈上神宗論种諤薛向〉》　臣切聞趙瞻勘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案，止斷追官、安置而已。案內亦不一就勘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

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懷奸罔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為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為不可，恐後奉使者為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壹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論難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後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為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為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為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為可誅者？所幸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充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之計，早絕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誡後來專輒興事以遺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其次薛向，臣采諸衆論，其人本為擘畫用鹽博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矣。向切欲擺脫，未有緣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邀己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遂將公文并手書與諸將，稱得密旨，圖取橫山，以致种諤狂發貪功，恐為他人所先，輒作此事。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既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為州，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縱使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為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謂懷奸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為此爾。中外皆謂向憸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悉用此道。陛下既為此人面欺，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為主張，掩蓋其罪也。臣恐今後奸邪之人窺見此意，別生事端，誑誤陛下，以為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蓋之邪？將不然邪？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薛向之罪惡，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論也。

其勘官趙瞻既勘得种諤辭連薛向等人，便合追攝勘證，豈得再取朝廷旨揮？顯見黨庇懷奸首惡之人，伏請選差公正強明臣僚，并趙瞻一處勘鞫，以正邦憲，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瞻作勘官，恐因與薛向鄉里之舊，曲為黨庇。今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薛向如趙瞻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奸，故敢觸冒忌諱，昧死陳誠，惟陛下念之。熙寧元年二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又《上神宗論不可伐喪》　臣伏睹夏國諒祚死亡，遣使人來告哀。朝議損其恩禮，以其納款之後，曾犯大順城，及擅殺傷楊定等，所以貶之也。今風聞欲遣使責問其國不修賀登極并正旦等事，及聞邊臣建議，欲乘其喪禍饑困之際，以重兵深入討虜。不知果然否？以臣愚思之，恐非所以哀喪恤災，綏懷夷狄之道也。夫夷狄者，豈可以禮義責之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從古以然也。今諒祚既死，將責何人？不若因而撫之為得策也。真廟景德初，繼遷死，其子德明尚幼，因邊臣奏報，即降詔慰諭。由此德明遣使奉誓書歸順，爾後邊事寧敉垂三十年。關右之人，無科率轉餉之勞，安耕織生養之業，公私富實，朝野歡娛。當是時，真宗皇帝非不知乘其喪禍微弱之際，用兵窮討。蓋以金革之事，勝敗不常，匪唯耗蠹貨財，亦復殺傷士卒，於是推天地父母之心，務以德懷，不以力伏。是以終德明之身，不敢有負朝廷，乃前事之明驗也。以當時之事力，視今日之虛實，萬相遠矣。當時尤不欲為，而今日復欲為之，豈不悖哉？臣伏願陛下追鑒前世用兵和戎之利害，深察今日兵威財力之強弱，愛惜生靈之命，保固祖宗之業。丁寧二府，檢詳景德年趙德明故事，仍先遣一介之使慰撫其國人，存問其嗣子，仍諭之云：如朝廷推封爵之恩，即須別納誓款，方可乞行制命。彼既孤弱，且貪賜予，則欣然聞命矣。乃可以救前日种諤擅興之失，使知非朝廷之意，則曲不在我矣。若用邊臣之言，以重兵壓境，乃為權謀之事，欲彼懼而速盟可也，若作深入之計，則為無策矣。今諒祚之斃，不在先後而適在今日，乃上天之靈擁佑聖德，俾於斯時除去邊患，昭然可識矣。陛下可不順承天意，撫柔夷狄以安中國乎？事之機會，正在此時，一失其宜，蕩不可救，惟陛下留神省覽，天下幸甚。』熙寧元年三月上，時為知雜御史

明・黃淮等《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七《任將》　知制誥范鎮上奏曰：『伏見寶元、慶曆間用兵伐元昊，而兵之積於陝西者數十萬人，天下英才皆聚關中，然未嘗有尺寸功者，橫山為之限也。元昊大入則大勝，小入則小勝，每戰得意者，橫山之人為之用也。橫山之人為之用，終之以厚利而盟之，又如其號為國主，豈得已哉？此忠臣義士嘗膽而不可忘者。則前日种諤之舉，發於忠義也。提兵二千，得其衆數萬，馬牛二十萬，拓地百餘里，至綏州而城之，不旬月間，壘壁樓櫓、倉敖府庫凡戰之具無不皆備，亦可以言才矣。而議者以其不中覆一言輕之。今諤下吏，事在不測，臣有所懷，不敢不陳。且橫山之人苦諒祚虐政，不為之用，欲內附者久矣。昔先帝嘗欲經營之，其志未就，陛下悼先帝之志未就也，屢召邊臣與之計議，則諤雖不中覆，可無罪也。議者又以為待夷狄不可以失信。異時山遇詣延州告元昊反，知州郭勸執而還之，可謂不失信矣，而元昊殺山遇，卒反無改，是夷狄不足以信待之也。乃者諒祚寇渭州，掠邊民，拒使者而不納，又寇大順，反迹明矣。朝廷絕其歲賜以困弊之，乃卑辭稱臣，謝過伏罪。是豈真稱臣哉？直以其國中飢而未能發耳。使諤不受其降衆亦反，受之亦反，然受之已足雪寶元、慶歷之恥，快邊人之心。且夏人之性，畏勝而侮敗，今諤已可使之畏矣，而議者乃欲殺之，是沮邊臣之立功者，而為諒祚報仇也。世之論者常病無將，非無將也，但御將之術太拘耳。陛下試觀寶元、慶曆間事，則諤今日可以為將矣。昔者魏尚嘗有罪於漢矣，文帝感馮唐之言而赦出之，尚終立功。願陛下奮文帝之心，感臣之言，赦諤使護領其衆，以捍塞下，必能立魏尚之功於此世，使臣得為馮唐，幸矣。』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五《史論・种諤襲夏鬼名山以歸遂城綏州》　綏州之役，論者謂种諤襲取名山為非計，愚以為不然。夫銀、宥、綏、延，中國之故地也。其土沃饒，其民驍健，自拓拔竊據，奄逾百年，簪裳化為左衽，此有識者所宜痛心也。又況元昊僭擾鄜延，諒祚薦蹂秦、渭，中國旰食之日久矣。苟有可乘之隙，豈可安常守故而不為之圖哉！夫復我之疆土，不可謂之生事，報敵之寇暴，不可謂之侵小彼睦。詵謂諤擅興而啓釁者，書生之論耳，豈足以語權哉！惜夫諤能取之而不善守之，故不旋踵而失。使諤既城綏州，厚集其勢，撫納屬羌，使自為守以固我之藩籬，以斷彼之肘臂，則近悅遠懷，而河湟之地可復，賀蘭之境可入矣。

宋・王珪《華陽集》卷五九《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護軍丹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安簡邵公墓誌銘》 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橫山部落思內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殫屈，未可以用兵，宜且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既而諒祚死，其子繼遂殺楊定、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策之得也。』果如公所料。公雖蒙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遁引疾辭位，累詔不許。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一 夏國酋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為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鬬，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種使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之以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移書鄜延，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為鄜延經略使，以為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二千餘人。郭帥云

文公以取綏州為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於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峰議於境。老峰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者乎？』縝信之，入奏。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為夏虜心欺紿，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劄鄜延：前劄更不施行。時趙卨掌機宜於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卨驚曰：『此他人所不敢為也。』郭帥云

宋・王安禮《王魏公集》卷八《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充太乙宮使東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上柱國呂公行狀》 時朝廷以宰相宣撫河東、陝西，遂遣將西略，城囉兀，修列堡障，通綏銀路，詔公應接。公隨宜綏撫，衆賴以安。初發兵夫二萬，轉餉囉兀，由荒惟三泉新路以往，公曰：『我之大兵雖已通行，西人必設伏斷我糧道，我師退不可得，進不逢援，無噍類矣。今永和關路雖迂遠，且違宣撫之期，然可免鈔略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已而神堂援兵果遇伏，不得進，邊人乃相與感泣，德公之活已也。上聞之嘉歡，手詔褒諭。時既城囉兀，築三寨，又欲增置堡障。公上言：『三寨之役糜壞兩路民力，未能成就，何容此外更置堡障？臣觀三寨地形散漫空闊，必難固守，大兵入界，殺獲既多，西人懷忿，日夜聚兵，必為邊患。臣望朝廷罷寨戰兵，專為靜重之策，以沮西人犯邊之謀。』後卒如公策，棄三寨，賊遂不復入寇。初宣撫使之出，以知制誥為判官，將吏當賞者得承制專行，而所賞多所未當，公奏言：『臣得宣撫司指揮，令本路出兵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又令修築三寨。許咸吉既領兵至會合處，道上初不遇大敵，捕斬老小驅掠牛羊而已。至於創置三寨，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又不能成就。今論功行賞，不自朝廷，至如都鈐轄、宣事舍人，蓋朝廷直原缺之官，又不用制敕，先已除授，論議紛紛，皆以謂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望陛下以入界將佐功狀委中書樞密院，重責裁定，則功賞不僭，稍全國體。』書奏，從之。時轉運使以軍興調發遽急，騷動內

郡，得罪朝廷，悉罷歸之。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〇《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公墓誌銘》　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令丞相韓公縝、故太僕卿劉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都囉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界何吝？』嵬名噅寨黨移賞浪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後還綏州。夏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為驗，夏使遂詘而去。公以其事聞，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嘆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以拒之，卒留綏州。嵬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夏人叵測，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戶選壯士一人為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何係輕重？』朝廷乃拒之。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五　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為控要。頃年，薛向、种諤取綏州，建為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雞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罷。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宣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草坪，正東築吳堡，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罷，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斷，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卒叛，邊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棄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可通矣。

宋・劉摯《忠肅集》卷一一《天章閣待制郭公墓誌銘》　种諤取綏州，公以謂「貪尺寸地，使國隙大信，邊患將自此始。」

宋・彭百川《太平治跡統類》卷一五《神宗經制西夏》　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收復綏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還其城，歸罪种諤，講尋舊好，用安邊患。中外之人，皆以為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橫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無成。是必主議者不一，有所反覆，重失戎狄之心，為時生事必矣。臣聞昔劉平曾獻取洪宥之策，種世衡有復橫山之意，而後保安軍宋迪言招橫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納輕賦之地。當時執政深然其說，迪因得職司任使。戡時昏老，安能為之？所以然者，知不可行，而有所要也。果中姦謀，尋以節鉞寵之。戡因保薦楊傳，此策皆出於傳也。以至薛向獻攻取二策，曰先舉，曰淺攻。先舉者，幸諒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上下入賊界，平盪河南。近种諤在青澗城，乃招誘嵬名山等衆，因其荒歉，乘彼虛乏，攘取綏州，此是先舉淺攻之策也。獻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困邊疆而成後患。朝廷一時信納，亦未思前時李至棄靈夏之議。當時豈不能堅守？蓋重惜生民之命。借若如衆人謀，盡復山外壤土，因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添軍馬，以為外托。飛輓芻粟，以供軍餉。輦致金帛，歲備賞齎，必無一毫一利入於公上。損不資之費，而事不急之用，誠可惜也。如鄜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薛宗道不復至，劉航亦不遣，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賊馬，邊奏甚急，調食寢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人心怖駭，罔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禮，聖君蒙覆，未嘗問罪。及其無事，种諤幸彼有災，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以示天下？今乘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為定斷。謀臣料敵，必無遺算。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毋俾玩寇以失機會，迺臣區區之見也。』

又奏曰：『臣竊聞以綏州易安遠塞門，謀之未就，獻議者謂綏城勢不可棄，棄之則示弱，無以壯國威。果如是計，臣料邊人獻議，遂成种諤之事目。以孤城之內，全藉官軍戍守。新附之民，寧免餱糧供給？徑路要

衝，當更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役之勞，自是無窮，是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無名，得此空壘，彼國之民，怨深骨髓。方值凶歉，未能舉事。人壯馬肥，必思報怨。我兵百戰百勝，未足掩前舉之失。兵勢小衄，人心若何？臣恐綏城未及，而他城已有可虞也。臣嘗觀邊民談說，日尋干戈，乃其幸也。所以知獻此議者，必邊人矣。為天下謀者不專事一面，與小戎開一朝之閒隙，絕三紀之信誓，他有強虜，觀我舉動，疑心一啓，何以支吾？必不借生靈之命，竭天下之力，收復靈夏，何施不可？願事體輕重，宜審措置，唯祈聖慮，與大臣熟議其當否，毋貽後悔。』

第二次靈州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二（元豐四年四月壬申）上批付涇原經略使盧秉：『近累得邊奏諜報：「夏國變故，秉常遇弒，諸梁擅兵，大酋數輩各懷去就，上下洶亂，興州左右新舊行邪造逆之臣與秉常故時親黨，各擁兵自固，斬絕河津，南北阻隔，未測勝負所歸。」若信如牒報，則諸路當一體測見形迹，然本路絕不聞問，卿可速選委邊吏偵實以聞。并下秦鳳、環慶、熙河、河東經略司。』先是，權鄜延路馬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奏：『近諜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其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為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漏露。梁相公與叔母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於後園被害，其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皆即時繼遭屠戮。臣竊謂賊殺君長，國人莫不嫌惡，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亂之變，誠天亡之時也。宜乘此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左右親信中貴人為監軍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止裹十數日之糧，卷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猝之間，大兵直擣興、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故有是詔。【略】

（丙子）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第一將种諤言：『臣昨於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為賊臣所殺，乞朝廷興師問罪。今覘知秉常兵馬見聚於所居木寨，國母與梁相公兵馬見聚於國母巢穴。自木寨至國母巢穴約五里，今已絕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未知從與不從。臣前奏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之際，順興王師招討。且兵尚神速，機不可後，況此西人叛亂，鄰國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嘗三四，以拜禮佛塔為名，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常患之，況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若反掌矣。若西夏果為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為大患於中國，故今此事繫朝廷為與不為，決與不決耳。所謂楚得之則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徐為我所圖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願陛下留神，早運勝算，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勳，正在今日矣。』又言：『向者元昊將死，遺言：「異日勢衰力微，宜附中國，誓不可脅從契丹。中國仁愛而契丹負心，若附中國，則子孫安寧，又得官爵；若為契丹所脅，則吾族被戮無孑遺矣。」此語國人皆知之，至今相傳。今朝廷討伐，不惟易以成功，西夏素已防拒契丹，則必投戈歸命矣。』又言：『不必遠調兵賦，止發本路九將兵，裹糧出塞，直趨巢穴。兵尚神速，彼未及知，師已及境矣。』上批：『雖朝廷見遣王中正往體量確的情偽，又慮兵機一失，悔不可及，宜先令沈括、种諤密議點集兵馬，告諭逆順，招懷並邊主兵酋首，以俟大兵併力。仍未得便舉事，先密具畫一以聞。』

環州屬羌慕家族首領迎逋數縱火殺人，官不敢問，結連諸部欲為寇。知環州張守約勒兵擒之及其黨三十六人，餘遁入夏國，守約駐兵境上取之。居數日，韋州監軍多啄執送叛者，乃盡械迎逋等歸，斬於環州市。經略使俞充以聞，上賜手詔曰：『慕家族屬羌前後屢干紀律，俶擾寨下，守將姑務拊綏，玩成驕蹇。邇者其酋不度時變，踵前鴟張，賊殺無辜，嘯聚黨與。非卿知果，且招且誅，俾有懲艾，不然，則自焚之禍，殆不可救也。』此事載《張守約》及《俞充》本傳，不得其時。據《御集》，環慶經略司奏張守約所到背叛首領頭級，并招降三千餘人歸族住坐，乃四月十九日，今附見。秦鳳為俞充子承務郎次皋作紀云：『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充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

使。三年四月，環州鼕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聚兵為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塞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録其脅從幼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別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常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

又　卷三一三　（元豐四年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為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據《御集》一百四十八卷，諤以二十八日上殿訖，當日出門。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藉藉，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為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又　卷三一四　（元豐四年七月）庚寅，手詔：『鄜延、環慶、涇原、河東路進兵入界，可令依此畫一指揮。一，軍行有日，主將以賞罰申諭將士，能立大功，蕩除賊巢穴，當比熙河賞功三倍；即臨賊不用命，全家誅戮；鹵獲不以多寡，聽自與，官不檢校。一，應能擒戮拒命賊帥，並量大小與節度使以下至班行。一，今朝廷本以李氏世為藩臣，一朝為母黨篡逆，興師誅有罪之人，應先在國主左右，及鬼名諸部族，并同心為主者，並不誅殺，令展轉告諭，與官軍共力討除國賊，當隨功大小，各有爵命。一，賊廷府庫所藏金帛，並主將親檢校，均給有功士卒。一，糧草數少，降附之衆或有畜藏，與文記借給，候事定償其價。一，諸路軍馬，勢力相及，並須更互照應，即一路受敵，觀望不即赴救，回日主將當處斬。一，應降附并邊部族，其少壯驅以從軍，老小遣使近城砦，給口食安存之。一，降附部族，諸將、士卒輒希功殺戮者，主將即時處斬。一，前後叛亡軍民，明行告諭，令自拔歸順，即有能知賊中道路為官軍鄉道有功，當隨輕重酬奬。一，應近上酋領能知禍福率先效順者，優與賞賜，置之軍中，常加羈察。一，大兵所過，有孔道通接契丹處，並選要害之地，分兵把截，嚴誡將士，不得輒令侵犯。一，主將敢以攻取近塞賊壘塞命，不加窮討，輒議班師者，當行軍法。一，諸路兵馬會合，至賊大郡，或有守具須當攻擊者，並分地分，不得輒以彼我爭功。一，賊若窮蹙，當以選騎於要路伏截。一，獲賊符印、文籍，並藏中軍。一，河北州郡，須候撫定賊巢穴，然後分兵討除，或招諭歸降。以上進兵，並須明遠斥堠，多設奇計，勿使賊得併力一面枝梧官軍，仍切照管糧道，無令艱阻。餘臨敵措置，非可豫為計者，並隨宜經畫，務在審中，毋得輕發。』《新紀》：庚寅，以夏人囚其主秉常，令陝西、河東路伐罪。按《實録》，初發兵時未有此指揮，蓋追書也，今不取。《舊録》書：庚戌，詔夏人囚其主秉常，陝西、河東路以九月丙午出師伐之，今亦不取。【略】

壬寅，詔：『已令涇原、環慶、熙河路約日出兵，其並邊首領若有歸順之意，今拒而不納，必為夏人遷徙拘質，至親骨肉或遭屠戮，即將兵俱為死敵；若便招納，又慮歸附人衆，夏國必引兵追來理索，因而犯境。令高遵裕等相度，如逐路添差兵馬雖未齊集，止據本路兵馬足枝梧及保護歸投之人，不致返遭殺戮，即審度機會招納。』

又　卷三一五　（元豐四年八月）戊午，王中正言：『乞行遣麟府路文字，以「措置麟府路軍馬司事」為名；行遣鄜延等三路文字，以「照管鄜延、環慶、涇原三路軍馬司」為名。』從之。

沈括、种諤言：『定於八月壬戌八日出師，及追張世矩等領麟府路兵會於寧星和市。』詔：『沈括等已奏定九月吉日，兼諸路差發將兵、軍器並未齊集，令种諤等未得輕易出兵，悉依前詔，并指揮張世矩依去月癸丑詔。』時諤已出兵次綏德城矣。

己未，上批：『今進兵畫一中，既除去先下興州者總節度，將來四路兵出界，所向自如，更無人誰何。中書、樞密院可更審議。』於是中書、樞密院言：『王中正已措置麟府路，兼照管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欲令總兵官與中正議定，方得進兵。』乃詔兵馬出界後，並聽中正節制。

秦鳳路經略使曾孝寬言：『本路止有五將，一將先差往甘谷城防托。今準朝旨，李憲熙河兵馬分擘不足，更抽秦鳳四將。臣本州及諸城堡寨亦當極邊，乞留合存將兵。』上批：『昨呂惠卿、沈括相繼已委官與經略司措置戰守兵馬，各有分定，經略司已同保明，委無未盡未便事理，何因孝寬復有此奏？令具析以聞。』此用《御集》刪修，究竟如何，本傳云兵卒不徙，當考。八月五日，令孝寬分析；十一月九日，孝寬徙河陽。朱本簽貼云：『密院進呈不行，削去。』

王中正言：『乞移開封府界第一將兵赴臣麾下，并七月以前逃亡自歸，並許帶行，及乞下王克臣選兵二萬人。』詔：『府界第一將已至鄜延，中正所乞不行，餘皆從之。內選兵，令王克臣先選於河外，不足，即以次於近裏將分貼差。』其後詔移第一將與之。【略】

（庚申）鄜延路走馬承受楊元言：西賊二萬餘人，於無定河臨川堡出戰，斬獲首級。上批：『朝廷於諸城寨未嘗侵犯夏國，未知有何道理輒領大兵入寇。緣所定師期尚遠，宜下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詰問，庶使彼辭愈曲，我師出境，其名益直。』《新》、《舊紀》：『辛酉，夏人寇臨川堡，詔董氈會兵伐之。』蓋追書也，又失事實，今不取。

手詔李憲：『得所奏，以團結漢蕃軍馬分置將佐，部分陣隧，審定出兵所向，及計度賊屯重兵之所，且論諸道進師首尾之勢，甚善。然闖外之事，朝廷屬在將帥，趨利避害，固難居中預度，惟爾臨敵自圖擇之。苟能奮張威武，鼓勵三軍之士，徑指梟巢，與諸將合力俘執醜類，然後退視各郡，居要害者城而守之，是為上策。若大本未殄，顧未有闢地守之之術，或謀置城賊中，必是自貽患悔，切宜審之！其他制賊方略，或攻或守，雖千百為無不可者。所有秦鳳一路，已有指揮，俾爾兼總節制，可便宜施行。軍中所須，已命有司一一應副。』【略】

（壬申）手詔沈括：『近據本路及諸路探報，賊人聚兵在緣邊對壘。今諸將以种諤驅迫，使不量衆寡，直入賊境招納，既不能招致，又甚虧損威重，致賊測知漢兵淺深。賴今諸將稍知形便，不致冒險深去。可速料事機，如未可前，宜且迤邐還據漢地，庶諳知山川道徑曲折，曉夜易為斥堠控禦。』初，种諤以鄜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壬戌，分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聽王中正節制。此《實録》二十五日所書，因詔諤完養士氣，依王中正議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遂附此。今移入十八日詔沈括以『諤不能招致，虧損威重』之後。蓋十八日詔猶有責諤輕出意，至二十五日并二十六日，則已稱諤未為失謀。既稱諤未為失謀，則令諤聽中正節制，必在十八日，非二十五日以後也。故自二十五日移入十八日，更須詳考之。【略】

（丁丑）沈括奏，曲珍言西賊攔截糧草，殺獲首級。上批：『鄜延路近邊諸將出界，今已漸抽回，其有斬獲賊首及中傷之人，宜速推賞，以伸信士卒。可下經略司并下种諤，候諸將回入漢地，即從行司專差官，厚以酒食犒賞漢蕃將士。所招頭首，如當補授，即書填空名宣劄給付。河東依此。』

上批：『近差措置麟府路軍馬王中正兼管鄜延、環慶、涇原軍馬，止謂未出界已前，與逐路帥臣、將官議定進兵月日及軍行所向，其出界後，王中正止令遵稟宣命，節制鄜延一路諸將兵。其環慶、涇原，朝廷自專委高遵裕節制，中正更不當干預。慮中正未審宣命，出界之後，猶欲節制涇原、環慶之師，致分畫責任，臨時攙搶，令王中正細詳宣命施行，毋得侵越。俟先下興、靈，方依畫一總六路軍馬節制。』近差中正兼管延、慶、原三路，要見的日，或止緣种諤先出，故有此指揮。此在二十五日己卯。

是日，李憲總領七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約二萬餘騎，官軍掩擊敗之，擒首領三人，殺獲首領二十餘人，斬首二千餘級，奪馬五百餘匹。是日丁丑，八月二十三日也。自九月五日戊子移入此，要見諸路降兵先後耳。

戊寅，詔涇原路經略司：『本路兵悉出界，更不赴涇原。其本路兵當用糧草，丁夫，令高遵裕牒涇原轉運司照會。』【略】

种諤為諸將已有功還，乞早降朝旨，同日進師。詔：『昨降指揮合諸路期約進兵，一舉撲滅賊巢。近种諤先行招納，遣諸將淺攻，各有斬獲之勞，未為失謀。今師期不遠，其務完養士氣，依王中正議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實録》於此又書：『初，种諤以鄜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壬戌，分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受王中正節制。』今移入十八日壬申，削此不書。

鄜延路經略使沈括言：『乞明立約束，畫定人馬，留本路防守，不許差出外，別乞差準備應援軍馬。』詔令沈括留兩將軍馬防托。或种諤出界未見次第，即不許追呼；如已捷，須兵馬分頭討定部族，若來勾抽，不得占留。

庚辰，詔：『鄜延、麟府兵出界招納已回，斬獲有勞，並賜特支錢。』上批：『據种諤奏：「分遣出界淺攻諸將皆會，已追兵回駐，並遣諸寨。」朝廷昨於諸路大發師徒，本候齊集，與逐路遣兵併力，擇時鼓行，覆賊巢穴，不為焚蕩塞上微小族帳、驅略甌脫守望羌人，所以近累丁寧誡敕，俾遵已定師期。今淺攻之兵既量有應接降人，凡戰又能小捷，及斬獲賊庭酋長，即斂兵歸，亦未失計。仰种諤更推明朝廷賞罰，鼓勵士心，全養氣力，以俟師期，成就大功。』

詔：『熙河路李憲等八月辛未與董氈人馬期會攻討夏賊，緣鄜延路師期尚在九月下旬之初，今李憲等如兵馬出界遇賊，已見克捷，即進兵深討。若賊兵阻遏，未可長驅，即擇控要便，於饋運之所，權立營寨，以伺諸路師期，首尾相應。』

又詔李憲：『今來舉動，不同凡敵，圖人百年一國，甚非細事，苟非上下畢力，將士協心，曷以共濟？須不惜爵賞，鼓勵三軍之氣，使冒鋒摧敵。若能初戰取功，則其他迎刃而解矣。且勿吝金帛，旌拊戰士，苟有以激發衆心，皆可便宜從事，朝廷惟務滅賊，其他固無愛惜。』

王中正、种諤奏：『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渡，討定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候兵合齊，進取懷州渡，討定興州。乞下涇原、環慶遵守。』從之。

是日，李憲駐兵女遮谷。九月十二日乙未奏。

又　卷三一六　（元豐四年）九月甲申朔，知鎮戎軍种諤言：『興、靈州等處多舊漢人，皆元昊所擄致者，常有思漢之心。乞明降指揮，言梁氏殘害其主，使衆心解離，如有首領來歸，特與官爵。』詔送高遵裕，降勅牓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閒人，傳示賊界。【略】

戊子，詔：『涇原趨興、靈，道路便近，川原寬闊，易得水草。令高遵裕領環慶路兵合涇原之師結為大陣，取涇原路進討，仍令盧秉應分戰守兵，並聽遵裕處分。』秉時帥涇原。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以西市新城之捷聞。捷在八月二十三日。

詔李憲：『方官軍未出境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羌鋒銳為憂，深虞王師艱於萬全取勝。及今首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曷以臻此？然漢蕃士卒勇於赴敵，所宜加勞，可更切率勵兵衆，以虞賊庭聞此沮敗，併力來拒我師。』【略】

（乙未）李憲言：『八月庚辰駐兵女遮谷，遣漢蕃將士襲擊餘黨於山谷間，斬百級，獲馬牛孳畜甚衆。降龕波給家等二十二族首領，凡千九百餘戶，已剪髮、刺手，給歸順旗及錦袍、銀帶賜物。』又言：『大軍過龕谷川，秉常僭號御莊之地，極有窖積，及賊壘一所，城甚堅完，無人戍守，惟有弓箭、鐵杵極多，已遣逐軍副將分兵發窖取穀及防城弓箭之類。』【略】

（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賊敗衂之後，所至部族皆降附，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過堡，已遣前軍副將苗履、中軍副將王文郁都大管勾修築，前軍將李浩專提舉。』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以浩為熙河蘭會路安撫副使兼知蘭州，王文郁、苗履為本路鈐轄。牽復趙濟，令兼熙河、秦鳳兩路財利事，應副軍須。』並從之。其蘭州令李憲據軍前事力，且粗修完為駐兵之所，毋令過有費用，俟王師撫定河南諸郡，別議措置。趙濟與通直郎、權管勾熙河路轉運司，李浩、王文郁、苗履令權領所乞職任，候行營東上日，留固根本。其李浩以次須佐事之人，亦即軍前權選委勾當。乙酉，九月二日。【略】

（戊戌）李憲言：『準朝命為致賊之計，見城蘭州，內所以自固，外不妨致敵，兼已精選漢蕃勁兵五七千騎，謀趨巢穴，恐昧事機，乞申訓誡，以救不至。』詔憲：『今官軍既城亭鄣，外繫其手足，又為戰栅，內衝其腹心，謀攻之術盡於是矣，惟亟為之乃善。』

（庚子）李憲言：『見議選將領兵照應修西使城，俟船栅稍具，即募敢死之士，選漢蕃勁騎五七千，謀趨巢穴。況蘭州駐兵之所，可粗修完，留兵將守之。』詔：『今諸路兵朝夕出，直趨興、靈，平蕩夏賊，兼累據董氈蕃字，亦稱往靈州破賊。憲奏乃欲俟船栅具，選五七千騎往彼，即未說全

軍前進。其令李憲等乘此期會，協力深入，撲滅巢穴。若赴興、靈道路阻遠，即令全軍過河攻取涼州，不得止遣偏裨以往。仍降雜色戰袍、勒巾百副，銀纏桿槍五十條，皆白鰲牛尾纓紱，付憲充奬激，賜行營漢蕃戰士破賊有功及新附降人得力者。」

高遵裕乞兩路進兵攻討，上批：『遵裕懇奏乞與涇原分兵出界，今師期甚邇，必處分不及，中書、樞密院可審議劉昌祚可與不可使為一道主帥，舍之當如何更為措置以聞。』遂詔許遵裕分路出界。上批：『涇原兵力不逮他路，邊面廣闊，近累據劉昌祚奏請多不中理，慮難當一道帥領。況涇原已隸高遵裕節制，自合首尾相應，以圖萬全。其令知環州張守約往代昌祚，令昌祚赴遵裕麾下。』

鄜延路轉運司言，已差左藏庫使、英州刺史、鄜延路鈐轄兼第三副將劉紹能權河中府都監。初，鄜延路經略司言：『體量紹能出界擒獲西賊，問知點集人馬，即引兵還。蕃兵獲一首級，紹能言是其舅，以物裹首，不肯保明功賞。慮別貯姦謀，不可使將兵。又蕃官殿直郝守素等使吃多理入西界，呼舅小盧浪等及謂山嘍云：「我受文字相殺，爾往說爾兄子等，令夏人遠徙，恐殺我親故。」事與前報頗符合。』詔令沈括付管押軍器內臣周珪同本路走馬承受霍丙押赴闕，擊御史臺獄聽旨。紹能卒無它。二月二十八日鄜延經略司云云，五年四月三日乃遣宇文昌齡往麟州置獄，六年正月十三日獄決。

沈括言：『西賊聚兵，各在本路對境，慮大兵既入境，賊乘虛寇襲，即乞令監司或以次官權州事，臣以經略都總管司職事領在城兵往照應。』從之。【略】

（辛丑）詔：『李憲蘭州駐兵逾十日矣，雖興版築，安置戍壘，皆委官可辦，固不須留連大軍主領。今總兩路蕃漢兵夫十餘萬衆，纔入賊境百餘里，便欲苟止，乃正犯畫一拘束。可限指揮到，火急部分諸將，迤邐進兵，或東上至靈州與諸路合，或北渡河以趨涼州。激昂士氣，乘時奮功，勿為遲疑，自貽咎悔。』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戊子蘭州新歸順首領巴令渴等三族，領所部兵攻賊撒逋宗城，斬獲三十餘級，奪其渡船，入河死者四五百人，獲老小二百餘口，牛馬孳畜二千餘。見差次事功，乞加優賞。』【略】

甲辰，詔沈括：『聞將官高永能收西賊遺下梁永能文字，其具以聞。』梁永能文字當考。又詔括：『據措置麟府路軍馬司奏，探得西賊對境大集兵馬，屯聚八九處，多至六七萬，少亦不減二三萬人，又於通道多塹絶山谷，設為嶮阻，其備甚謹。未知虛實，可多驗降人或得力閒諜參證其事。仍關報种諤，令穩審大作枝梧及用心選擇進兵道路，勿致為賊所誤。』

又詔括及涇原盧秉曰：『大軍且出界，朝廷日欲知其動靜，卿可俟軍馬啟行，如軍中未發奏，閒日遣人探候官軍所至及平安動靜以聞。無令斷缺，庶上下安慮。』

詔李憲：『近據東北諸路所奏，夏人舉一國之兵以當官軍，約三四十萬之衆。今西南地分全虛，若非本路及董毡之軍深入以分其勢，則慮得併兵東向以禦大軍。爾宜依累降處分部勒行營將兵，并緊約董毡兵馬前去招撫討除，或至靈武，或趨涼州。要當攻其所必救，乃於首尾之勢有助，無或觀望遷延，有誤國事。』【略】

（丙午）敕牓招諭夏國曰：『睠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致弱主之被囚，迨移問其端倪，輒自墮於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嵬名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其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何追。』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禡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此據司馬記聞，高遵裕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為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略】

（庚戌）种諤攻圍米脂寨三日，城堅守未下，方為距闉，諤突出行視，士卒皆有疲曳之色。或報援兵且至，衆洶懼，諤令軍中皆鼓樂，按轡徐還，衆乃安。翌日，賊兵八萬餘人自無定川出，直抵我軍，將合米脂之衆以夾攻我。諤命後軍移陳城下，溝其門隧，使城中人不得出，命前軍及屬

羌循兩山伏山谷中，以左、右、中軍禦賊於川口。辛亥合戰，諤鼓之，諸將齊進，伏兵旁發，斷賊兵為二，首尾不相救，諸軍從高前後擊之，賊奔潰。所斬殺及自相蹂踐顛僕而死者橫數十里，銀水為之赤，擒其將都按官麻女阢多革等七人，獲首五千餘級，獲馬五千，孳畜鎧甲萬計。《要録》：諤復攻城，辛亥九月二十八日也，十月五日戊午奏到。《舊紀》於十月戊午書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斬級八千。《新紀》書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敗夏人於無定川。

壬子，上批：『鄜延等路大軍，非久乘勝進至靈州，萬一未有濟渡之具，致賊稽誅，不可不預為謀畫。宜令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密選閒人齎信號，或移牒涇原等路舉横烽至熙州，俟得本州馳報，即部勒兵馬，駕船栰東下，接濟諸道之師，併力蕩除巢穴。』

又批：『沈括勘會軍前兩日並無奏報，深慮道路阻隔，有賊馬障蔽，卿可火急多選差人，探候行營所至以聞。聞种諤見移寨來宥州討擊，可多方從西路或中路廣委人通達息耗，勿令斷缺。』

又批：『聞三司昨雇百姓車戶大車輦絹赴鄜延路，纔入半道，其挽車人已盡逃散，令官物並拋棄野次。逐縣科差保甲，甚擾費人力，未知何人處畫如此乖方，可取索進呈。』三司言：『起發應副鄜延、環慶、涇原三路經略司絹十七萬五千匹，市易司起發十五萬五千匹，用騾百二十四頭，及管船水運至西京，乃用步乘。應副河東衣賜絹十萬匹，赴澤州紬二萬匹，用騾百八十三頭及小車五十輛并橐駝般駄，又三萬匹用步乘。應副延州銀十五萬兩，鹽鈔三萬席，用騾九十八頭；絹十五萬匹為五綱，一綱用橐駝，四綱用小車二百一十輛。應副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熙河、秦鳳路紬絹總百萬匹，用小車為三十綱，並不用官私大車輦載。』詔三司選差勾當公事官一員緣路點檢催趣，其津般乖方處，根究以聞。

詔以熙河行營兵出，暴露日久，遣入內東頭供奉官甘師顏往傳宣撫問，兼賜將官等茶藥銀合，兵員以下特支錢。

又　卷三一七　（元豐四年十月乙卯）上批付沈括：『據种諤九月庚戌奏，丁未大軍駐米脂寨，遣諸將攻圍，己酉晝夜進擊，及據走馬承受所奏傷中兵級，續具以聞。今大軍出境未及百里，首攻堅城，損士卒，挫軍威，甚非善計，此進軍之始，失於審擇。兵當避實擊虛，捨堅攻瑕，今乃反此，甚為可憂。卿宜酌彼所聞形勢，更移諤令早為長慮，勿使戰士氣竭之際，忽遇賊界屯聚生兵救援，難於取功。』【略】

（丁巳）种諤既破米脂援軍，退復攻城，凡五日距闉城，其守將都鈐轄令介訛遇率酋長五十餘人請降，諤下令：『入城敢殺人及盜者斬。』乃降之。收城中老小萬四百二十一口，給以衣巾，仍命訛遇等各統所部以禦賊。初四日丁巳受降，十二日乙丑奏到。《高永能傳》云：『初圍米脂城，賊以衆十萬來援，前鋒將高永能謂從弟永亨曰：「賊衆暴至，易吾軍，吾營當大川，右山左水，宜令前軍嚴陣待其至，選精騎張右翼擊之，可破也。」永亨從之。詰朝霧四塞，賊果大至，與前軍戰良久，奇兵翼進，賊潰，自相蹈藉於無定河，永為不流。大軍乘之，自寅至辰，斬首數千級，獲馬三千，橐駝、牛、羊以萬計，器甲不可勝數。城猶不下，永能密遣諜埋都統說其東壁守將，諭以禍福。翌日來降，永能請厚賞之，衣以錦，示諸城下，導以鼓吹，城中乃攜其偽鈐轄令介訛遇出降。』此事當考。永能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乃遷官。新紀書丁巳米脂寨降，《舊紀》於甲子日書克米脂寨。【略】

（戊午）种諤破米脂援軍捷書至，上喜動顏色，羣臣稱賀。遣中使諭諤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為一方憂，故俾聽王中正節制。今乃能首挫賊鋒，功先諸路，朕甚嘉之。中正節制指揮，更不施行。其戰勝兵員並與特支錢，將官等各傳宣撫問。』八月十八日命諤聽中正節制。

沈括言：『种諤報官軍大捷，士卒奮戰甚力。非逾常獎之，不足以酬其忠勇。』詔：『除九月辛亥當戰漢蕃軍士朝廷已有恩賞外，本路住營家屬，可因告諭之際，以經略司封椿錢辦牛酒，均行慶犒，庶士氣益壯，賊之梟巢易於蕩滅。』

己未，詔：『近降指揮，令李憲等協力深入，殄滅賊巢，或勒兵過河，攻取涼州，須舉兵並進，不得止遣偏裨。今聞糧草不繼，已械馬申等送獄，令李憲等未得進兵，候饋運稍辦，即依前詔。』又詔憲：『昨九月辛丑洎甲辰御前及朝旨所以相繼督迫進軍者無他，蓋慮將帥有當進不進之失，止於築城數壘而已。今聞軍中乃苦見糧無旬日之備，則豈有進攻深入之理乎？轉漕之司是誠可罪，朝廷已遣使就按矣。芻糧不辦，致妨進討，此非將帥所任之責，固不當過有恐懼，其安心厝置，勿為惶駭，以沮士氣。王師之出，有征無戰，安可自顧有可虞之道，而欲勉副朝命，以希萬一之幸哉？爾其再三審念之。』

沈括言西賊寇德靖寨。詔：『种諤出界後如有賊犯城寨，經略司自當

枝梧，其德靖寨蕃部弓箭手不少，往往盡隨种諤出界，豈可縱賊侵擾？兼諤自東路出界，今賊入西路，豈可使諤任責？委沈括速處畫設備。』【略】

（庚申）詔：『种諤攻米脂寨未破，大兵留駐已久，不惟坐費糧食，兼慮損傷者衆。委沈括移諤密審議，如及十日未拔，當如何處置以聞。』【略】

是日，李憲引兵至汝遮谷。賊衆數萬，牛羊駝畜充滿川谷，於二十里外下寨，前據大澗兩重，後倚南山石峽。賊逆戰，自午至酉，賊退保大澗。大澗深闊，憲慮有伏兵，不欲追襲，夜與賊對岸相射，夜半賊遁去。斬獲六百餘級，奪馬數百匹。二十三日丙子奏到，今移入此，不復見于彼。

壬戌，詔：『李憲已總兵東行，涇原總管劉昌祚、副總管姚麟見統兵出界，如前路相去不遠，即與李憲兵會合，結為一大陣，聽李憲節制。』又詔趙濟與胡宗哲趣應辦軍須，從憲請也。【略】

乙丑，种諤言：『米脂寨降，其寨正當衝要，南直綏德，北捍銀、夏，糧儲器甲萬數不少，全藉得力使臣守護。乞以東頭供奉官解宗道為寨主，右侍禁毛思齊為監押，前漢州司法參軍鄭犖為主簿。』詔解宗道等差權，候將來討定日奏取指揮。

又 卷三一八 （元豐四年十月丙寅）王中正領兵渡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涇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暮至橫山下神堆驛，而种諤亦領兵至，兩營相距才數里。初，諤奏乞不受中正節制，會諤有米脂之功，上許之。翼日詔書至，翼日，丁卯，十四日也。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聞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轉運判官莊公岳、趙咸等斬之不能禁。【略】

（庚午）王中正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諤尋引去。據十一月五日丁亥奏。中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先是，朝旨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色思戰。諸將謂中正曰：『鄜延軍先是獲功甚多，我軍出界近二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以藉口。』中正從之。

高遵裕過橫山之萌井，次故清遠軍，鄜延鈐轄張守約白遵裕曰：『此去靈州無三百里，請以前軍先出，直擣靈州。今夏州以一方之力，應接五路之師，猶以一支抗全體，難保無誤。又探知我師將合涇原兵出胡盧河川，河南部落悉往枝梧，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若裹十日糧疾馳，不三四日可至城下，大軍無事矣。或以萬八千人為不多，去則可憂，然大軍在後，彼不測其厚薄淺深，真所謂附虎而行，莫敢鄉邇也。兵貴神速，祇此是矣。』遵裕不能用。【略】

癸酉，王中正至宥州，城中居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數人。獲馬牛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高遵裕至韋州，及監軍司，令將士勿毀官寺民居，以示招懷。

甲戌，王中正遣開封府界將官張真知齊州，折克行分兵二千餘人發糜窖，遇賊騎千餘，與戰破之，斬首九百餘級。【略】

（丙子）詔涇原盧秉：『諸道之師，元議同驅並進，至興、靈會合。今不惟前後已愆元約，又環慶之軍逾期兩旬尚未出界，本路之軍雖已啟行，盤纏並塞，尚未深入，獨鄜延、麟府之兵進程已遠。如此前卻，勢力不齊，濟辦大事，實為可憂。卿可速具令詔指揮移劉昌祚等，勿為逗遛，自取悔咎。』

又詔秉：『聞西賊見於淺水嘯聚，與本路靜邊、隆德甚近，必以昨九月入塞得利，又欲冢突為寇。卿宜密檄劉昌祚詳覘其事，收聚老小、牛羊入保城寨，量遣兵將伏險邀擊。』【略】

戊寅，詔涇原路行營總管司：『磨啾隘勝捷已三日，尚未前進，隨軍糧草有限，令劉昌祚等速進兵，深入攻討興、靈。』

又詔環慶路行營經略司：『出界未及百里，便欲於清遠軍留連兵馬，為苟止之計，乃正犯畫一約束。令高遵裕速部分諸將進兵，與諸路會合，攻討興、靈。』【略】

（辛巳）詔沈括：『據王中正發來宥州奈王井所遺奏稱獲賊界蕃部，及甲戌次宥州西北左村澤與賊戰鬬次第，乃知賊會慶州相對之兵，盡在宥州之側，萬一非計，並橫山精銳之人，勢不可輕。卿近遣景思誼將三千餘人使前，卿又欲漸次部兵迤邐前去照應，且甚不可容易，恐思誼年少，又平生不慣戰鬬，萬一為大軍之累。卿且宜鎮安帥府根本，以安固內地之心。其本路元留守兵，慮中正至，有行營日久疲於征役之人，可與更易兌換

以往。』

先是，蕃部數萬人寇順寧，衆欲閉壁入保，括以謂示弱驕寇非策也，使前鋒將李達以千人出順寧，具十萬人食，言括將自將以往。先使驍將景思誼、屈理以三千人嘗之，賊驚潰，拔磨崖寨，得男女萬人、牛羊三萬以還。

涇原兵既破磨臍隘，行次賞移口，有二道，一北出黨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黨嶺，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夏人謂之御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窖藏米百萬，為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環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遣李臨、安鼎齎劄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殺。』少閒門闔城守。斬級四百五十，得戰馬牛羊千餘。昌祚曰：『城不足下，獨嫌於環慶爾，朝廷在遠，必謂兩道爭功。』遂按甲。

又　卷三一九　（元豐四年十一月癸未）高遵裕言，以環慶兵趨靈州，是日次南平州，《遵裕傳》以為南平灤，今從《張舜民墓誌》及《南遷録》。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轉運副使李察、判官范純粹夜以手書開道促涇原兵來援，劉昌祚即委姚麟留屯，自將選鋒數千人赴之，未至而賊已退。

先是，昌祚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手札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州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州，遵裕未至靈州百里聞之，亟具表，稱臣遣昌祚進攻，拔靈州城。尋知所傳皆虚，乃斬諜者以徇。於是昌祚詣遵裕，遵裕訝其來晚，坐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靈州何如，昌祚曰：『疇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後，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臍隘之戰，餘衆皆保東關鎮，東關在城東三十里，旁直興州渡口，平時自是要害，今復保聚，若乘此急擊之，外援既殲，孤城當自下。』遵裕怒未解，且方欲攻城，謂昌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平壕，黎明入之矣。』因檄昌祚以涇原兵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甲申，种諤言：『蕃官借職劉良保、麻七訛賞二人為軍嚮導，自綏德城出橫山至夏州，水草豐足，及差使高福進指發官私窖穀，軍糧充備，已補右班殿直。』

詔：『降《五路對境圖》付王中正、种諤，據所分地招討，俟略定河南，如可乘勢渡河，方得前進蕩覆賊巢。緣環慶、涇原行營已至靈州界，其鄜延、河東兵馬路尚遠，不須必赴會合，但能平靜所分一道，將來議賞，不在克定興、靈之下。其措置麟府路軍馬司可自西界並邊取便路速往，及令趙卨應副糧草，如未到本路，即鄜延路借給，委路昌衡照會。其趙咸、莊公岳元無朝旨令就鄜延糧草通融支用，既以饋運不繼，乃妄陳奏，及走失人夫萬數不少，委趙卨遣官押送就近裹州軍械繫，令沈括選官鞫之。』後公岳、咸自訴深入賊境，暴露得疾，乞免械繫。上批令在外承勘。

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司官，凡有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惕息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於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正道乏絶，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中正不習軍事，自入賊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遛，恐賊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中滅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怒，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中正頗聞之，陽於衆中大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全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食。』公岳等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故令卨置獄劾公岳等。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陰備八日糧，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徐悟非公岳等過，乃有後命。時即隰州置獄，中正恐公岳等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權鄜延路轉運使李稷言：『糧道阻節，見開路摺運，乞朝廷指揮討除後患。』上批：『詳稷所論事理，極為可憂，委是輕進未得，宜依所奏下种諤速移軍近塞，併力討除不順羌賊，應接饋餉。俟一切清蕩，本路相直河

南之地，朝廷當別下所向指揮。」

种諤初被詔當以兵會靈州，而諤枉道不進，既發夏州，即饋餉乏絶。諤駐兵麻家平，士卒飢困，皆無人色。諤欲歸罪漕臣，誅稷以自解，或私告稷，稷請身督漕運，乃免。民夫苦摺運，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斬其足筋，宛轉山谷間，數日乃死，至數千人。稷初被詔得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上下以嚴令相驅迫，選人攝官，部夫上道，即專戮，惟百姓多被殺云。【略】

（乙酉）高遵裕次靈州城下，鄜延、環慶兩路合一軍，凡兵及夫三十萬有奇。遵裕以為城朝夕可拔，不欲劉昌祚分其功，乃遣昌祚與种諤、桑湜同巡邏營寨，行二日皆遇賊，戰卻之。初，賊數萬奔衝，勢頗急，昌祚令中軍射神臂弓，又自出陣射之，凡數百發，射中首領仁多哇丁，賊稍北。乘勝掩擊，獲印二、馬一百四十匹，器甲倍之，歸納遵裕帳下。遵裕猶不懌，責昌祚不稟節制，每馬一匹給銀楪子一，衆諠譁，昌祚密諭止之。城久不下，糧草告乏，昌祚偵巾子岌、鳴沙川有積聚，白遵裕，願遣騎往取之。凡往復兩日，得草一萬餘束，粟、豆千三百斛，使自輸官取直，涇原兵仰給有餘，則轉給環慶。兩軍有無雖通，然人情終各自為計云。此據《昌祚墓誌》及本傳并《南遷録》。取鳴沙川粟，已詳見十月二十八日辛巳。

丙戌，涇原路經略司言：「劉昌祚戰磨啄隘口，生擒西賊二十二人，留為鄉導，斬唱嘘等十二人。」磨啄隘之捷已詳見十月十二日乙丑。

詔：「王中正兵自麟州出界，已至鄜延路，聞暴露日久，人多疾病，今雖駐並邊，亦慮無以休息。可令計會沈括，分擘於延州、保安軍諸城寨歇泊，委趙卨、王中正指揮將佐存恤照管，整齊器甲，補葺衣裝，屋宿火食，安養士氣。候歇泊定，即令迤邐起發，取便路往河東，依近降圖畫地分討定賊境。仍令中正具析元領若干人馬，若干傷折病死，若干逃亡，見管若干，以聞。」於是中正引軍還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二萬；民夫逃歸大半，死者近三千人，隨軍入寨者萬一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略】

戊子，高遵裕始自以環慶兵攻靈州城，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為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劉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兵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略】

（己丑）詔：「環慶、涇原、熙河軍馬並趨靈州，今聞西賊聚重兵以抗官軍，若靈州堅守，王師深入，糧饋已遠，豈可專與土木為敵？必俟破靈州，慮勞費日久。令高遵裕、李憲互相計會，纔候敗賊援軍，分兵留攻靈州。乘河冰合，簡精銳兵將徑趨興州。若先下興州，則靈州不攻自破。更審度機便施行。」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軍行至天都山下營，西賊僭稱南牟，内有七殿，其府庫、館舍皆已焚之。又至囉通州捕獲間諜，審問得酋首威明，統軍星多哩鼎人馬輜重，與本司行營不遠，尋勒將兵追襲，斬級千餘，生擒百餘人，擄牛羊孳畜萬計。」又奏：「離天都山至滿丁川，威明藏衆敗散，後再遣將士追襲，又斬獲五百級，生擒二十餘人，奪馬二百餘匹，牛羊孳畜約七千。」詔：「李憲軍過天都山，斬戮甚衆，趙濟供饋辦集，東去靈武數舍，非久必與涇原、環慶之師合爾，宜更切鼓舞將士氣力，與兩路同心協謀破賊。若攻圍靈州兵馬有餘，宜乘河冰凝結，分那勁兵驍將，北渡襲蕩，賊巢得傾，則靈守雖堅，當自潰矣。」《新紀》：己丑，李憲敗夏人於羅逋川。蓋據奏到之日也，其實日當考。《舊紀》與《新紀》同，但增獲首千六百級。星多哩鼎又見五年十一月己巳。

鄜延路經略使沈括言：「本路運糧，延州諸縣丁夫發盡，已差及婦女，雖累戒官吏毋得括責婦女，而運糧須辦，則勢不得不極民力，恐無以為繼。聞出界後死亡逃散人夫頭口不可勝計，至全軍潰散，委棄糧仗，不免資寇。今邊糧已費力，又益河東兵，愈闕糧食。以臣愚見，河東、鄜延行營恐須分遣將兵，搜討伏留賊兵，候道通，節次量留人馬，依峻置頓屯守，南北照望糧道。」

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趙咸等言：「諸路之師皆欲直趨興州，覆其巢穴。臣等以為進兵深入，西賊引避，遷其居民，空其室廬，實有深計。蓋使我軍進無所得，退無所恃，食乏兵疲，然後邀我歸路，自當坐致困弊。方積雪苦寒，復涉不毛之地，或闕薪水，士卒疲困，食不充飢，寒餓侵陵，病死者衆，餘多困弱。今雖足糧，尚不堪用，苟圖速進，終恐敗事，上損國

威，下傷人命。為今之策，莫若先自近始，聚兵境上，於夏、宥二州之閒，相地形險阻，量度遠近，修立堡寨，儲蓄糧草，以次修完夏、宥，移那兵糧，以為根本，俟其足備，徐圖進取。如此，則橫山一帶西賊不復耕，必使絶其生理，不煩王師，自當歸順，此實萬全之策。與今日之舉，雖有遲速之異，然收功立事固不侔矣。」

上批：『沈括、趙咸奏議，盡如朝廷已降處分。其近付王中正、种諤指揮，可速行下。』又批：『近以河東、熙河路轉運司措置夫糧乖方，及軍前全不照管，致逃亡人數不少，見付獄治罪。可劄付諸路轉運司，仰照會檢察，本路職事若有乖違，全不存卹人夫，亦當準此施行，庶各知戒懼，百姓稍有存處。』【略】

初，种諤駐兵麻家平以俟摺運，踰期不至，士卒益飢困。行八日次鹽州，會大雪，死者十二三。左班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相繼而潰入塞者三萬人，塵坌四起，居人駭散。或請閉六戍拒之，或議以河東十二將之師討除。沈括以為不然，曰：『此皆五州之精甲也，討之未必能勝，而自斃死士以驕敵勢，非術也。』時日南至，括大張樂勞河東之師，得叛卒數十人。括問之曰：『副都總管使汝歸取糧，主率為何人？』答曰：『在後。』括各令歸屯，至暮自歸者八百人，旬日叛者皆歸。後復治師西討，括出按軍，劉歸仁至，括問『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無以對，乃斬以徇。既而上使勾當御藥院劉惟簡來治叛者，括對曰：『罣誤士卒者劉歸仁，已行軍法。』惟簡遂歸。十一月二十四日乃遣劉惟簡。种諤自麻家平八日至白他，據《范育墓誌》，沈括誅劉歸仁在旬日後。因括自志有『日長至』之語，遂附見丁酉，是月十五日丁酉冬至也。

己亥，淮南東路提點刑獄范鎮言：『見權領揚州，高麗使經過，臣官輕服微，已牒權轉運副使李琮權州。』通判泗州、奉議郎、權發遣州事王純中亦言：『今與高麗使相見，許與不許依知州服紫。』詔范鎮借朝奉大夫，賜金紫；王純中借金紫。

李浩言：『蘭州招到西使城界歸順西蕃注丁擦令歸等三族大首領厮多羅潘等三百餘戶，千三百餘口，內三百餘人强壯，千餘口老小婦女。已犒設，等給例物，各令依舊住坐。』

知陝州劉航言：『乞降朝旨，馬遞急脚鋪兵級等應亡匿者，限半月首身免罪，若限滿不首及首而復走竄者，雖經赦不原。』從之，限二十日出首。

太原府路鈐轄張世矩奏：『準朝旨令臣具用兵利害以聞。臣領兵西討，所逢皆精騎，其老小深遁沙漠。由此觀之，其建言破賊，使朝廷於數路動百萬衆，當大冬隆寒之際遠征未利者，斯人之罪也。伏乞撫養士馬，待來春青草未發，牧馬正贏，妨彼農時，乘彼虛弱，進兵攻取，則不及三二年，必當傳首北闕。如其謂春月可破，則非臣之所及也。』詔：『張世矩身為將佐，自合一心赴敵，畢力軍事，縱將卒有寒苦暴露之勤，但當聞達朝廷，乞加存撫，豈宜妄陳異見，動搖沮撓大議。委王中正候到本路，即軍中械繫府州獄，令轉運司差官劾罪，下諸路出界總兵官告諭諸將知悉。』世矩以內藏副使權太原府路鈐轄，見元豐元年十二月，不知此時曾遷改否。十二月七日釋世矩。

庚子，高遵裕言：『清遠軍正當隘險，可以屯聚兵糧，合依舊置軍，增修城壘。其韋州在橫山之北，西人恃此為險扼，故立監軍司屯聚兵馬，防拓興、靈等州。臣今相視地形，亦合因舊聚落置堡寨，以為控守，通活道路。』詔高遵裕相度如何以照管通接糧道，即依所奏修葺。

詔問沈括，吳堡、義合寨有降款至軍前虛實。是時，河東兵十二將東還，道鄜延之鄜，沈括使騎將焦思耀兵於綏德城，聲言括兼護河東十二將西討。賊覘知軍勢盛，夜遁去，不失一鏃而下浮圖城。由是吳堡、義合勢孤，皆空壁去，得三壘，闢土東屬銀、夏。

又　卷三二〇　（元豐四年十一月辛丑）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軍馬出界，暴露日久，今雖駐涇原近邊，亦慮無以休息。可令李憲等計會盧秉，分遣於近便有糧草州軍城寨歇泊，指揮將佐存恤，安養士氣。如靈州未下，纔候夫糧有備，速進兵協力攻取；若靈州已拔，依已降指揮，據所分地清蕩賊境。并下盧秉，如軍士單露寒凍，即擘畫應副照管。』

李浩言：『蘭州節次招到西使監軍司管轄，順夏國西蕃剡毛鬼、驢耳、金星、囉述等四部族大首領，蕃鈐轄約蘇等二百三十餘戶，二千餘口。尋犒設，等第支給例物，各令歸族，內有會州人戶，權給官地住坐。已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乞等第與補職名。』詔送熙河路都大經制司。

京西路轉運司言：『準朝旨於均、鄧州共發夫三萬，每五百人差官一

員部押，赴鄜延路饋運，計用官六十員。本路闕官，乞於起夫縣各差令佐，及鄰州縣不依常制共差二十員，餘四十員乞自朝廷差官。」詔：「均、鄧州所部夫三萬，自離家日及本路程頓，並依前降指揮日支錢米外，令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並先併給。」

是日，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糧道且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水至，遵裕斷砲為梁以濟，劉昌祚殿，手劍坐水上，待師畢濟然後行。賊騎追襲，轉戰累日，至韋州，士爭入寨，無復隊伍，賊乘之，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輒班師者族，城久不下，涇原鈐轄種診獨與遵裕書，言：「頓兵攻堅，兵法所忌，而食且盡，吾營布列稻塍，若賊決河水灌之，吾其魚矣。請歸屯清遠，通糧道以聽命。」遵裕以示衆，無敢應者，遵裕乃謂診曰：「聽公言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略】

（癸卯）沈括言：「順寧寨等處申，种諤下漢蕃軍馬四散，各逐城寨不敢邀截詰問。」又言：「卒楊成言种諤至夏州索家平，三軍無食，皆號泣不行，已失三萬餘人。即未敢擅招安。」詔：「沈括所奏事體，皆邊防機速，頃刻不可遲緩。若師臣不任為己責，隨宜措置，乃須俟中稟，則利害之間失之多矣。其速如朝廷已降指揮外，隨宜措置，早令定貼。仍酌度人情，如尚可因而鼓獎為用，即聽令斬捕境上剽盜羌賊贖罪，請糧歇泊。餘非朝旨所該者，但以便宜隨機處之，勿一一中復也。」索家平當即是麻家平也，今兩存之。

又鄜延路言：「种諤軍前士卒奔潰入寨，未知行營所在，今度种諤事勢，必未能深入。」詔：「种諤速引軍並塞，於便處權安泊，候士氣稍寬，糧餽有備，即依甲申詔施行。」甲申，十一月二日。

續詔沈括：「今月壬寅得卿丁酉奏，以軍前士卒逃潰，散在本路，緣理出不得已，須當急切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牓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家，可各隨所在城寨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卿仍一面令城寨安撫，速依牓受納，給十日糧，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又詔沈括：「招撫逃潰軍事，毋得關報軍前。【略】

乙巳，西京左藏庫副使鄧繼宣言：「差提舉編排環慶路馬急腳鋪等，竊見韋州至清遠軍駐劄將官潘定、劉清日逐搜山，道路通活，別無阻節。其南州至韋州駐劄將官劉僅、樂進，雖差下未至。即今靈州至韋州向上，糧道阻節不通，乞差近上臣僚，多發禁軍，自新界柴稜溝，每十里置一鋪及創堡寨，以便運糧、轉送文書。」詔：「令胡宗回詳繼宣所奏，展轉移牒指揮劉僅等，速赴所分地巡綽通道。令宗回具析見權本路帥領兼職在饋運，道路梗澀，並不措置因依以聞。」

詔：「令彭孫候裹送夫糧至軍前，卻帶所領軍馬於靈州及鎮戎軍熙寧寨以來見有西賊藏伏抄劫，往來道路不通處巡綽，照管摺運夫糧及轉送文字。如將來糧道通活，朝廷推賞不在攻城破賊之下。仍一聽盧秉節制。」

環慶、涇原兩路兵既發，靈州賊追襲之。是日，劉昌祚等於隘口遇賊，高遵裕遣六宅使俞辛等領兵應援，辛及使臣任誠等三人戰沒。此據十二月九日環慶行營奏，今移入此。

丙午，詔令劉昌祚等：「如軍前兵可輟，即益彭孫部下，俾及五千，則上下經略搜踏，羌寇必不敢存跡。俟已施行得報以聞。」

又詔盧秉：「聞本路昨差護送夫糧赴軍前彭孫一行，為賊逐散，未知虛實，速考實以聞。」

又詔秉：「聞劉昌祚等行營之後，賊馬屯聚甚盛，轉餉丁夫數遭窘辱，爾後卿宜詳酌遣之。」

詔：「據种諤奏，已移軍並塞。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諤部領還本路，安養士氣，繕治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士兵各歸元駐劄州軍城寨，蕃兵并漢蕃弓箭兵分擘於近裏有糧草州軍屯泊，其運糧夫皆放散，种諤下將佐隨軍歇泊。」

詔沈括：「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戰鬬，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路並塞。其士卒適當凝寒之際，加之嘗抱飢餒，其於勤勞忠蓋，可嘉甚矣。若不俾遂休息，以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墮，傷其壯勇之心。況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宜乘時預有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軍馬節次分屯，內元係緣邊者，即量留防守，其餘移置永平已下州塞非緊切擬用去處就食。仍候使人到，犒設撫諭支賜訖，寬與日數歇泊。已差勾當御藥院劉惟簡往來本路傳宣撫問，出塞還將士已下並賜銀合茶藥，犒設支賜。卿可責委轉運司官編排錢、紬、絹各六七萬貫、匹已上，準備賞賜。」

先是，有詔軍士疾病先還者不賜，惟簡至慶州，疏言：『士卒去父母妻子，入萬死一生之地，不幸將臣違聖略，失綏撫，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貸。今同立廷中，觀彼受賜而已不預，小人無知，倉卒之際，恐未易制。』上嘉其言，即聽均賜。二十五日乃遣惟簡，八月十二日沈括擅賞鎮兵，當考。

詔：『環慶、涇原之師見攻靈州未破，賊兵繞出大軍之背，扼絶糧道，本路別無援兵，即今道路隔絶，不可不慮。今王中正將所部兵馬除已過河更不追還，於延州簡不隨种諤出界兵及并河東兵共三萬人已上，速自環州洪德寨入，至韋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敗走，靈州已有可破之勢，即換在彼久役兵員回，或糧餽闕乏，即應援兩路之師，迤邐退歸，務在持重。仍速報軍前。其中正所領，俟出界前一日賜特支錢。』

權熙河蘭會經略副使李浩言：『蘭州及西使城界連接熙河，通遠軍新復，多荒閑地，已依朝旨招弓箭手。竊慮應猝難得數足，乞權許人開耕，候招弓箭手卻支撥。所貴得廣芻粟，以實塞下。』詔熙河路都大經制司相度施行。【略】

（戊申）詔：『環慶、涇原兩路行營兵頓靈州城下，未見攻破，次第道路阻絶，糧饋不通，兼李憲奏彭孫所部兵夫，曾為西賊抄劫，近日並不得兩軍音問，事體至急。又李憲累奏欲歸熙河路照管邊面，今兵駐石門子歇泊多日，郭茂恂糧草已至本處，令李憲量帶三五百人騎，即取近便城寨徑歸本路，就已放歸及本路兵馬照管撫定所分地。令苗授速領見在行營將佐兵馬，裹護夫糧通道趨靈州，與高遵裕併力收復。如高遵裕相度班師，即應接取便路前來。一行人兵於起發前，就差本路走馬承受樂士宣賜錢、絹等，並依劉惟簡往延州賜行營回軍錢、絹等例，令涇原路轉運司速應副。趙濟、張太寧各部押本路夫糧，隨軍前往。』【略】

（己酉）詔李憲：『如熙河所分地，有須身措置事，不可以委將佐等，即總率苗授以下兵將速往。兼昨日高遵裕奏，今併力攻靈州，一面分兵接戰，雖西賊援兵屢戰，官軍屢勝，止是大軍之後，賊屯未解，糧運未快，所以須假諸路兵力照援。宜令李憲等知悉。』【略】

（庚戌）詔沈括：『聞賊會十二監軍司兵萃於靈武，內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軍暴露日久，人飢力疲，須得外來生兵為助，殺逐救援賊馬，通活糧道，未論攻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為上計。今种諤已回軍並塞，分諸將於保安軍及管下城寨歇泊，朝廷已專遣使臣厚賜賞賚，必可鼓奮士氣，旋便思用。宜速諭諤來德靖駐劄，趲移諸將並赴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犒設訖，接續舉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接兩道大軍，并力殺逐見屯賊馬。』

又　卷三二一　（元豐四年十二月乙卯）詔：『諸路大軍出界，雖各有斬獲賊級，克復城寨，今並回師入塞，然興、靈未拔，賊之根本猶存，既經討蕩，賊必謀報，須當預圖制其侵寇及向去可以破滅之計。令諸路經略使與出界帥領同轉運司官，據昨入賊界見聞利害，共議將來攻守長策以聞，毋得互有形迹，或但為空言，致朝廷不見事實。』

盧秉言：『鎮戎軍熙寧等寨申，靈州河水圍城，官軍去城一里累土囊成隄約二丈，靈州城高三丈，盡以穢裹水沃之。大軍糧盡，人皆四散，漢蕃兵投靈州者甚衆。』【略】

（戊午）高遵裕言：『大軍徑趨靈州，會合兩路兵至城下，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闊，守禦備具，近城賊兵萬數不少，日夕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屢獲首級，然獨堅城未下。至庚子，十一月十八日。賊決黃河水浸營，難於駐留。兩路轉運司元計置一月糧草，合大兵出界一月，以羌人於清遠軍、韋州、鳴砂川、烽火平以來多出兵邀擊糧道，驛遞不通，彭孫兵護涇原摺運糧草，為賊抄略，諸軍闕食，士有飢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討除抄略之寇，使道路通快，然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弊，加以冬寒日甚，別致生事。臣已于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統兵通活道路，迎接糧草。』

環慶路轉運司言：『涇原、環慶兩路兵進攻靈州不下，兩值大風夜寒，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水所溉田約二十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寨地卑下，勢將潰浸。高遵裕已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領大軍離城下，即有賊馬出沒邀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中軍隔渠下寨。壬寅，十一月二十日。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開水浸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涇原再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為賊抄略幾

盡，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阻，餽運不接，見領全軍通道，應接糧草。

鄜延路行營經略司言：『本司收復橫山一帶州寨，已隨事經畫，委官權勾管，所須兵馬，見亦據逐處事勢差發。』詔沈括：『據軍前走馬承受言，經略司差定漢蕃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為州，而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為進攻巢穴之漸，徒縻軍馬，守之安用？顯是全不計校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欲成就拓土虛名。況士卒久懼凍餒，人心厭怠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大用。可急移文种諤，仰除米脂、細浮圖或招降下吳堡，義合係有守具去處，須差人守把外，餘未得差兵前去，止依近降指揮，一切放歸諸城寨易得糧草去處，候犒設訖就令歇泊。』十一月十八日庚子，并此月二十四日丙子、明年正月六日戊子可考。

李憲乞暫赴闕稟攻討策，詔：『今士卒凍殍之餘，民力疲曳之後，若非乘時充養其氣，亟休息之，則異時賊據忿而來，準何禦得？爾宜疚心安撫全補之，以待他日之用。邊務當稟者，且附遞覷縷以聞。』

己未，河東都轉運司言：『已牒王中正，候張世矩到本路，即軍中械送府州繫獄，差府州通判錢暕勘劾。』上批：『世矩見將兵，轉運司如此誼露，深慮本人憂畏反側，不便。可速降指揮云：世矩雖狂妄陳述，緣昨有州破賊功最多，特許他日以功贖過，前降指揮更不行。』十一月二十日，世矩云云。

上批：『高遵裕行營已至並邊，王中正兵不須往，令納近降宣命，依前詔迤邐歸本路。种諤準此。』

庚申，詔涇原盧秉：『據環慶路行營奏，本路兵逃亡不少，幾是全軍潰散，及云兵衆揚言：「我曹不憚進戰，止憂飢死。」此乃大段闕食。及聞將官、使臣等傷中亦多。卿可速遣人招呼，以朝旨放罪，依舊收管，便令復營，及戶族安存歇泊，未得別有圍結。人支米一石。』

都提舉市易司賈青乞於新舊城內外置四抵當所，委官專管勾，罷市易上界等處抵當，以便內外民戶。從之。

高遵裕言：『回軍漸至界首，權於極邊分屯，以安反側。願少寬臣罪，使暫入朝別議攻討。』詔高遵裕：『行營以師老食盡，知難久留，退軍南來，未為深罪。當且疚心全緝罷敝，安撫士衆以圖後效，未可赴闕。如有急切邊務，以驛書聞。候軍馬整治，舉事有期，當有召命。』

詔環慶、涇原路行營兵，元未經王中正喝賜，並賜特支錢；先逃亡，緣招撫到乃至，即不支。

辛酉，環慶路行營經略都總管司言：『涇原路出界正兵及漢蕃弓箭手共五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二匹，除逃散外，見管一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匹。』

是日，劉昌祚、姚麟、葉康直等還至渭州。十七日奏。

癸亥，詔三省諸案宜並稱房。

環慶路轉運司言：『大軍攻靈州半月，頻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傷殺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衣服，生埋撙之，并自去巾櫛辮髮，詐為蕃兵，追奪財物；軍器什物棄毀滿野，多燒兜牟以造飯，槍桿、弩椿、箭笴，鼓排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採柴木，無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便施行，若不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逃逭。』又言：『伏聞朝廷下高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邊，別議措置。竊見遵裕識慮昏淺，動失事機，喜怒輕肆，賞罰謬濫，凡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伏。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仍節制將士，遇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庭辱，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鬬，兵勢稍沮，必即退遁，既不許乘勝追擊，於理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議措置，恐終不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

甲子，詔涇原路行營漢蕃兵今已入塞，宜令劉昌祚等部領還本路分屯歇泊，繕治器甲補衣裝，安養士氣。

鄜延路經略司言：『準朝旨，簡未嘗出界人兵，盡以與王中正。其諸城堡守禦頓闕，若有警急，須發義勇，保甲守城，慮逐州縣役使，放散歇泊，臨時有誤勾集，欲乞令官司不得差雇占使，違者以乏軍興論。』從之。

乙丑，詔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李憲自出界討賊，收復土地，皆有功捷，賜銀、絹各二千，降敕獎諭，別聽恩命。明年六月五日。

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師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

於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略】

（丙寅）詔：『李憲以見領職事權交割與苗授，量帶官吏，速乘遞馬，由便道往環慶路博謀將吏，具官軍昨攻取靈州得失所以，及今改圖詳悉方略，籌策條畫，并經過涇原，恐有利害，亦可詢講，親齎赴闕論奏。』二十二日，憲放罪。

丁卯，案閱廣南東路團結諸軍所奏，體量知廣州陳繹役使團結兵級五百餘人治廨舍，及發諸縣槍手于城中濬河築隄，日役千人，既非城池，又不繫公私利害，盛冬興役，劾罪以聞。

詔岷州團練使高遵裕帥涇原、環慶之師攻取靈州無功，及不能討殺外援賊黨並節制涇原，致師人逃潰，降為西上閤門使，就差知坊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劉昌祚，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戰兵、弓箭手逃潰數多，各降三官，並就差為永興軍路鈐轄；內藏庫使、忠州刺史彭孫護糧草為賊鈔劫，不能禦敵，致軍食乏，貸死為東頭供奉官、熙河路準備差使，尋添差金州監當，令涇原路差人監伴前去。

鄜延路經略副使种諤言：『回軍至塞門寨，差崇班宋玠提舉修完已畢，權委侍禁賈昌運、唐宗壽。』依奏差，候滿二年，令本路經略司保明聞奏，與遷官酬奬；宋玠減磨勘二年。【略】

（戊寅）詔李憲：『得所奏邊策，善無以加。爾不須往環慶、涇原，便攜此策赴闕，守待相見，面諭委曲。』憲言：

昨諸路各以一道之師出界，兵勢既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悉為害。為今之策，須於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賊巢必可撲滅。

緣鳴沙城西扼靈州口，復據上游，北臨大河，與靈武對壘。臣觀河南故地，惟蘭會至靈州川原寬廣，土脈膏腴。今蘭州賊中窖積悉經官軍開發，所餘無幾。今若扼其川口，據其上游，併出銳兵討殺，使左右前後不得耕穫，則靈州一帶窖積既空，復無歲望，賊黨離析，其為利一也。

自熙寧寨至鳴沙城約四百餘里，可置十餘堡，乘時進築，則自天都以至會州悉在腹裏，其間族落，既有保護之勢，必皆內附，其為利二也。

北與靈武對壘，直趨賊巢，復已不遠。兼興州素無城堡，候冬深河凍，審見賊形，即出兵於靈州側擇其地利，誘致賊衆，併力除蕩，然後乘勝分兵北趨靈武，其為利三也。

臣觀鄜延進攻，每至吉那，雖稱克復，其實一到而已。蓋官軍既去，賊黨躡蹤住坐，與不討定其實無異。若未拔興、靈，其環慶、鄜延克復之地，雖亭障環列，烽堠綦布，亦難守禦。緣兩處土多沙脈，古稱旱海，不可種藝，修置城壘，須近裏輦運。朝廷方卹民力罷困，如諸路併修堡寨，不惟財力愈殫，適更生患。以是計之，先於涇原進兵，可以困賊，其為利四也。

兼靈州以水溉田，四向泥淹，春夏不可進師，秋冬之交，地凍可行，又城堅有備，卒難攻拔。臣以謂今圖必破興、靈之策，先須計涇原錢帛、芻粟，復令河東、鄜延、環慶熙河四路揚聲進攻，各選步兵一二萬、騎兵五七千，獨熙河選驍勇蕃兵五六千，以備變號易服，出賊不意。其非行營兵馬，亦令逐路團結，常備出戰，以為番休及緩急聲援。其四路所選兵，合涇原之師為十萬。先自熙寧寨進攻，築堡於沒烟口以誘賊，臣度夏賊以涇原、環慶之師無功，必有輕侮之心，如分兵合擊，決可蕩平。然後進至天都築堡，接鳴沙城，候河凍北渡，以覆賊巢。如此，則可往來摺運，不須併起諸路夫役，糧道無抄略之虞，其為利五也。

臣自至石門，觀兩路措置乖謬，必知無補，顧本司兵勢，又難有功，審度事幾，須圖再舉，遂以目覩利害，畫為此策。文墨不能盡陳，乞許臣赴闕，面受成算，及悉言諸道進師之害。

先是，憲將熙河、秦鳳之師，攻得蘭州及西使城，上諸將功，請築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完，為駐兵之所，併力河南諸郡。而憲頓兵蘭州不進，數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環慶師老於靈州，趣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師潰歸，上以憲蘭州有功，釋勿誅，使圖來效。憲自以比諸路獨違七月庚寅約束，乃陳再舉之策，冀塞前罪。上以為然，故令赴闕。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八四《劉昌祚傳》　王師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五萬出塞。詔涇原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師不至。昌祚兵獨出瓠盧河川，次磨咧隘，

賊扼險不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遂取其積粟。乘勝趍靈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矣。遵裕忌其成功，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遂按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咧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下。』遵裕怒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軍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知鎮戎軍，以昌州刺史為鄜延經略安撫使。

鄜延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疎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兕趨宥州、王愍趨納乞，會拒之。夏人又寇塞門、安（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除雄州團練使。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一（元豐四年）秋七月，命李憲等分道伐夏國。初，環慶經略使俞充知上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國母及梁相公者，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因囚之。且秉常事大國，有何可罪，乃被幽囚？此正興師問罪之時。今若一舉而復漢、唐兩河之地，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蔡確之排吳充也，充既罷相，確指王珪為充黨，欲併逐之。珪畏確，引為執政。時珪獨相久，上厭之，不悟。確一日乘間謂珪曰：「上厭公矣！」珪曰：「為之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上意告檢正俞充，充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上詰珪漏言，珪退朝甚憂，召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珪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環慶帥。充至環慶，議取靈武，書奏而充暴卒，乃以高遵裕代之。鄜延總管种諤亦乞興師，且言：「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益堅，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官為之，誰肯為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宅日又對，數以未有大師為言，上諭以無其人。副使呂公著曰：「既無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竟命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憲尋克蘭州，奏至，上詔憲曰：「官軍未出境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羌鋒銳為憂。今道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何以臻此？」憲以蘭州古金城池，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詔董氈會伐夏國。董氈集六部族兵十二萬，分三路與大兵會。明年封為威武郡王，賞其功也。【略】（十一月）詔李憲等班師。初，高遵裕以慶州蕃漢步騎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鄜延兵五萬四千人，畿內七將兵三萬七千人，分為七軍，方陣而進，自綏德城出塞。諤攻圍米脂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度，上以其有米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韋二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大敗夏人於磨咙隘，乘勝至靈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三，又多潰而歸；中正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上諭孫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又兵民疲弊如此，惟呂公著為朕言之。』遵裕言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一千有奇，歸者萬三千人。高遵裕鄜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而李憲獨免。始議五路進討，會於靈州，憲輒不赴，乃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樞密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諸路皆赴，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士論與之。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二下（元豐四年六月）壬午，詔：『陝西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种諤為鄜延路經畧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上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既決，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士大夫誰肯為用？』上不悅。他日，又對曰：『今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上諭以其無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略】

冬十月，种諤破米脂寨援軍。捷書至，羣臣稱賀。【略】

（十一月）辛丑，環慶、涇原兵去靈州。初，高遵裕攻圍靈州十有八日不能下，糧道且絕。賊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潰死者甚衆。先是，有詔輒班師者族。城久不下，遵裕曰：『活兩路生靈，得罪死無所恨。』遂班師。十二月，先是，知樞密院孫固乞罷西師，既而既出無功，上諭固曰：『若用卿言，必不至此。』於是固又言：『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始議五路入討，會於靈州，李憲獨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要不可赦，乞誅之。』不從。

《宋史》卷一六《神宗紀三》（元豐四年七月）庚寅，西邊守臣言夏人囚其主秉常，詔陝西、河東路討之。【略】丁未，大軍進攻米脂砦。

【略】（八月）辛酉，夏人寇臨川堡，詔董氈會兵伐之。【略】丁丑，熙河經制李憲敗夏人於西市新城，獲酋首三人、首領二十餘人。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略】

九月乙酉，董氈遣使來貢，且言已遣首領洛施軍篤喬阿公等將兵三萬會擊夏國。【略】丙午，詔諭夏主左右井嵬名部族諸部首領，並許自歸。【略】庚戌，夏兵救米脂砦，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衆擊破之。辛亥，种諤又敗夏人於無定川。十月丁巳，米脂砦降。【略】庚申，熙河兵至女遮谷，與夏人遇，戰敗之。

乙丑，涇原兵至磨咯隘，遇夏人，與其統軍梁大王戰，敗之，追奔二十里，斬大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嵬等十五級，獲首領統軍姪訖多埋等二十二人。己巳，入銀州。庚午，環慶行營經略使高遵裕復清遠軍。种諤遣曲珍等領兵通黑水安定堡路，遇夏人，與戰破之，斬獲甚衆。癸酉，復韋州。乙亥，李憲敗夏人於屈吳山。丁丑，曲珍與夏人戰於蒲桃山，敗之。戊寅，种諤入夏州。詔諸將存撫降人。【略】（辛巳）涇原節制王中正入宥州【略】（十一月）丁亥，諸軍合攻靈州，种諤敗夏人於黑水。己丑，李憲敗夏人於囉逋川。辛卯，种諤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斬獲甚衆。辛丑，師還。癸卯，种諤至夏州索家平，兵衆三萬人，以無食而潰。丙午，高遵裕以師還，夏人來追，遂潰。

又　卷三一四《范純粹傳》　元豐中，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臥，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為副使。

又　卷三三五《种諤傳》　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為其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為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即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飢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又　卷三四七《張舜民傳》　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

又　卷三四九《劉昌祚傳》　元豐四年，為涇原副都總管。王師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蕃漢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齊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夏人小卻，師乘之，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奈何？』命按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軍，遇敵接戰，昌祚遣數千騎赴之。遲明，賊已退，遂謁遵裕，遵裕訝應援之緩，有誅昌祚意。既見，問下城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未敢。前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銳破之，城必自下。』遵裕弗內，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傳壘，至旦入矣。』怒未解，欲奪其兵付姚麟，麟不敢受，乃已。明日，遣昌祚巡營，凡所得馬糧，悉為慶兵所取，涇師忿譟。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遵裕師，軍遂潰。即南還，復命涇師為殿。昌祚手劍水上，待衆濟然後行，為虜所及，戰退之。至渭州，糧盡，士爭人，無復行伍，坐貶永興軍鈐轄。

又　《姚麟傳》　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戰，勝於磨咯隘。轉戰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敗還，降為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復為涇原副總管。夏人修貢，且乞蘭會壤土，麟言：『夏人囚其主，王師是征。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戒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從之。督諸將討堪哥平，經略使盧秉上其功狀，賜金帛六百。

又　卷三五〇《張守約傳》　從征靈武，至清遠軍，言於高遵裕曰：

『此去靈州不三百里，用以前軍先出，直擣其城。今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無人，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若裹十日糧，疾馳三日可至，軍無事矣。』又勸高遵裕令士衆護糧餉，以防抄掠，不聽，果以敗還。

又　卷四六四《高遵裕傳》　元豐四年，復知慶州。詔與諸路討夏國，請濟師，得東兵十二將，騎不足用，以羣牧馬益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貶郢州團練副使。

又　卷四六七《宦者傳二・李憲》　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於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

憲既不能至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詰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復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會李舜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闕，道賜銀帛四千。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

又　《王中正》　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疃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鄜延、環慶經制邊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願從者將之，主者不敢違。

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鄜延並邊城砦，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還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一宮，坐前敗貶秩。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元豐）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何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遣王中正往鄜延、環慶，稱詔募禁兵，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囚，大舉征夏；及詔諭夏國嵬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共誅國讎，當崇其爵賞，敢有違拒者誅九族。八月，中正及諤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復討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會興州。憲總七軍及董氈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禡辭自言代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於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守將令分訛遇，進攻石州。中正以河東軍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諤趨夏州，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死，遂潰，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遇夏人於磨臍隘，夏之拒者二三萬人，昌祚乃分兵渡葫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太王戰，遂大破之。憲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餉至鳴沙川，與夏人三戰，敗績。初，夏人聞宋大舉，梁太后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大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后從之，宋師卒無功。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五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六月，保安軍移牒來詰。

鄜延總管种諤奏：『秉常被囚，宜興師問罪。』神宗召諤人對，諤大言曰：『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耳！』神宗壯之，決意西討。命宣州宣慶使李憲為經制使出熙河，行營經畧使高遵裕出環慶，副總管劉昌祚出涇原，簽書經畧使事內侍王中正出河東，諤出鄜延。先令保安軍以經畧司命牒宥州曰：『夏國世世稱藩，朝廷時與歲賜。比年以來，遵奉誓詔，謹修職貢，恩義甚至。今聞國主為強臣所制，不能專命國事，亦未能憲測存亡。今朝廷將差降賜生日及仲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人承受，及本國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蓋以嘗夏國應答之辭也。梁氏不報。【略】

（八月）禹藏花麻走興慶府，部酋訛勃哆等以西使城降於熙河經制使李憲。

禹藏花麻聞李憲出熙河，已與西蕃首領洛施軍篤橋阿公等將兵入境《宋史・董毡傳》：『以王師討夏，邊酋長抹征等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及隴、珠、珂諸與官軍會。』與《神宗紀》異。率所部出戰，佯敗西走。率所部出戰，佯敗西走。訛勃哆等三人及首領廝都囉潘二十餘人、兵萬餘舉西使城降，乙埋遣兵數萬出女遮谷援之，知城已失，登山逆戰，大敗，退伏壘中，半夜潛走。【略】

（九月）遣梁永能帥師援米脂砦，敗績。冬十月，米脂守將令介訛遇以城降，石州亦不守。

梁氏聞漢兵四出，分遣諸監司兵，委大帥梁永能總領拒之。永能析作三溜：一以當戰；一以旁伏；一以俟漢兵營壘未定，伺隙突擊。又於通道塹絕山谷，設為阻險，守備甚謹。及中國師期屢改，永能屯禦，久不得一戰，使人持嫚書投鄜延境上激之。种諤遂率本部及畿內七將、兵九萬三千出綏德路，攻米脂。甫三日，永能兵八萬赴援，諤張左右翼奮擊，永能大敗，兵士相蹈藉於無定河，水為不流。城中將令介訛遇猶堅守，諤密遣諜，說降奈壁守將，衣以文錦，導行城下，訛遇乃出降，獻戎樂四十二人，諤送之京師。進圍石州州，將棄積年文案、簿書、器械，引衆遁。

清遠軍守將嵬名訛吼降於環慶經畧使高遵裕，遵裕取韋州。

清遠扼羣山之口，當塞門之衝。咸平中，繼遷攻陷之，垂八十年，李氏墳墓在焉。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環州洪德砦，循白馬川，直逼城下。嵬名訛吼知不敵，舉城降，遵裕入據之。進抵韋州，州已空城。遵裕令勿毀官寺、民舍，以示招懷。

梁永能遣兵攻德靖砦。

永能從米脂敗後，知德靖弓箭手盡隨种諤自東路出界，乃潛遣兵從西路入犯德靖。知延州沈括以兵拒卻之。

按：是時官軍屢捷，夏宜自守不暇，乃潛師以襲德靖，則知列城之下，力非不足，特誘使深入，以攻不備耳。宋之諸將不能破其詐謀，預防餉道，致有後日之潰，真無識哉！

夏州知州索九思遁，鄜延經畧副使种諤據之，遂破銀州。

樞密使都按官麻與首領女吃哆等七人，米脂之戰為种諤所捻。諤以其熟知興靈道路、糧窖所在及十二監軍司兵數，使補三班借職，與蕃官劉良保、麻乜訛賞為軍前嚮導。抵夏州，九思已遁。夏州，《宋史》作貢州，盖字誤也。諤入城，留一宿，率兵趨銀州。遣官麻等以利害說守將，降之。又使部將曲珍領兵通黑水、安定等堡，夏兵禦之，不勝。至蒲桃山反鬬，又敗，於是諸路皆斂兵退保。

宥州潰，河東兵入屠之。

先是，王中正獻策，言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進搗興州。麟府、鄜延先會夏州，取懷州，渡河會興州。及所部河東兵六萬出麟州，禡辭言『臣中正代皇帝親征』。幾行數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始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种諤趨夏州。糧糗不繼，月餘始抵宥州。守城兵棄城走河北，城中所遺殘敝五百餘家，中正入而屠之。夏兵千騎屯城西左村澤保守窖粟，中正擊敗之，皆棄窖走。

遣兵拒李憲軍，敗於高川、石峽。憲至天都山，盡焚南牟諸宮殿。梁氏聞蘭州破，令民盡起諸路窖粟，悉衆走高川、石峽，據險以待。及憲兵至，拒戰而敗。憲兵進取屈吳山，營於打囉城川側。酋豪禹藏鄍成四率旺家族大首領六人并蕃部及母、妻、三十餘人，各賫銅印，告身請降。憲令鄍成四隨軍行，由天都山趨南牟城。《神宗舊録》：憲城蘭州，夏人營於隔河，憲募死士夜斫之旦輒引去。憲語諸將曰：『賊盛兵而來，不戰而去，必有謀也。彼見吾具舟筏，聲言渡河，欲入涼州，必引兵由會州渡盤泊，設伏於鐵牟山，將掩吾師。吾第行人其策中，必可有功。』行次努札山，獲生口，問之果然。乃先設伏於北山下，賊以輕兵來戰，吾師佯走。賊縱薄之，伏發，賊之先鋒殲焉。斬千餘級，會天大霧，戰不解，又追斬二千餘級，引兵乘勝上天都山，追南牟會。』與《新録》異。南牟，國主游幸處，內建七殿極壯麗，府庫、官舍皆備。憲入，悉焚之。酋首嵬名，統軍仁多唆丁引衆爭之，喪失甚多。【略】

都統軍梁乙埋以大軍扼磨啄隘，與涇原副總管劉昌祚戰，敗績。十一月，靈州被圍。

梁氏聽諜者言，知環慶、涇原合兵擇利進取。環慶路阻横山，必從經原取葫蘆大川出塞，故悉河南之甲以支涇原。劉昌祚率本路蕃、漢兵五萬人界，距堪哥平十五里，乙埋督十萬衆扼磨啄險隘以拒。昌祚先遣牌子軍

渡葫蘆河決戰，盪跳閃爍，振以羈環。夏士馬驚潰，遂失隘口。乙埋督親軍復戰，又敗奔二十里，大首領沒囉臥沙、監軍使梁格嵬等被殺，乙埋姪訛多埋等二十二人悉為所俘，喪失二千餘級及銅印一。官軍次賞啷口，口有二道：一北出黨黨嶺；一西北出鳴沙州，路稍迂，然係積粟所，國人謂之『御倉』。昌祚乘勝取之，得窖粟百萬，進薄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昌祚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乃按甲勿攻遵裕至，仁多崔丁率數萬衆赴援，前鋒羌酋乘白馬，奮馳突陣，為昌祚驍將郭成所斬。官軍爭發神臂弓。昌祚又自出陣射之，崔丁中矢走。《宋史·昌祚傳》云：昌祚矢出百步外，夏人以為神，持歸事之。失器甲無算，遵裕益忌昌祚，盡奪其兵，自將攻城。軍中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令採木為之，皆細小不可用。令人周呼城上曰：『何不速降？』城上應曰：『我未嘗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孔平仲《談苑》云：『遵裕圍靈州，州城甚堅，莫有守者，吾師營漠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敵得為備。』與《長編》異。

按：夏人以一方之力應五路之師，橫山勁羌不敢一戰。靈州距清遠不三百里，城中惟僧道數百居之，知環州張守約請裹十日糧為擣虛計。果若此，則靈州可復。靈州復則興州可得，銀、夏等州皆可守矣。諸將功幾成而失之，遵裕之罪可勝誅哉！

礪砦砦蕃官香都舉砦內附。

梁氏遣人追礪砦砦兵三千餘人入衛，香都乘戍卒單弱，盡焚本砦樓櫓，與妻屈名舉砦內降。環慶經畧司令副將傅諫收其地，遣兵戍之。遣兵襲涇原，饋運於鳴沙州。鄜延軍潰，復決河灌環慶軍，遂解靈州國。

初，諸路兵不勝，梁氏問計於廷臣。諸將咸請戰，一老將獨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興、靈，而以輕騎抄其餽運，諸軍無食，可不戰困也。』梁氏從之，盡調十二監軍司及龕谷、桃堆諸砦精兵十餘萬，並駐興州要害以為捍衛。已聞靈州被圍，种諤自黑水降橫河平人戶，破石堡城，駐軍夏州索家平，候糧運，乃遣兵於清遠軍、韋州烽火平諸處把截。又以兵潛至鳴沙州。李憲曰：『鳴沙距鎮戎軍熙寧砦四百餘里，西扼靈州，北臨大河，中間天都山、會州城，皆有蕃族保獲。掩擊涇原總兵魯福、彭孫獲餉兵，三戰盡奪之。諤衆次鹽州，會大雪，以無食先潰，入塞者纔三萬人。王中正由奈王井至牛心亭，糧亦盡，士卒死亡已二萬，亦退歸。遵裕圍靈州方十八日，梁氏令人決黃河七級渠水灌其營，軍士凍溺死。餘萬三千人走免。

涇原軍殿，逐之，至韋州而還。

高遵裕既敗，將吏任成、俞平等戰死。劉昌祚以涇原兵殿後，渡葫蘆河。昌祚手劒坐水上，待衆濟，然後行，夏衆追及，揮騎攻擊，昌祚力戰累日，抵韋州。士衆爭入砦，夏師乘之，大潰。李憲大兵至滿丁川，嵬名統軍復以衆禦，憲擊敗之。既聞諸軍潰，亦引歸。司馬光曰：『是役也，卒疲食盡，失亡甚多。夏人知中國兵力所至，自此益有輕慢之心。』

按：西夏道途險阨，自熙寧砦輕磨啷口至兜嶺，皆大川，通車無碍。自嶺以北，多山少水，輜重難行。故大兵未出，議者憂之。乃李憲兵至龕谷，言掘『御莊』窖粟數萬；劉昌祚於鳴沙州得積穀百萬、巾子岌粟豆萬斛、草萬束；种諤取米脂，亦稱收藏粟萬九千五百餘石；取德靜鎮，收七里平粟十萬石；繼獲降人阿牛兒，引發桃堆平積窖，密排遠近，約可走馬，一直所得，又不下數百萬。何以時未三月，遽稱糧匱，諸路潰還？噫嘻！資糧於敵，自古難之。況以憲、諤等言誕而夸，兵行鮮序，宜其入夏人穀中也。

藝文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一一《賀鄜延路奏米脂川大捷表》 神武有征，鋪敦河右，王旅無敵，震叠海隅，亟奏膚功，大屈羣醜。臣聞苗民弗率，舜帝所以徂征；昆夷不賓，文王所以肆伐。蠢茲羌虜，盜彼朔方。恭惟皇帝陛下稽謀自天，受命於祖，式遏亂略，爰整六師。如飛如翰，始維揚於我武；於疆於理，將即敘於西戎。告捷九重，騰歡萬宇。臣限守留鑰，阻預慶班，瞻望闕庭，無任云云。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四 元豐四年秋，朝廷大舉討夏國，命內臣李憲措置秦鳳熙河，節制環慶涇原，照應河東鄜延路軍馬，昭宣使、

眉州防禦使王中正措置河東路，節制鄜延，照應環慶等路軍馬。九月丙午，中正將河東兵六萬、民夫荷糧者亦六萬餘人發麟州，纔數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虜境。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鵝枝谷止。丙辰，至四皓峰。丁巳，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不過四十餘里。丙寅，渡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濕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堆驛，遇鄜延副使、都總管种諤，兩營相距數里。

先是，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諤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詔書至，諤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趣夏州。時河東夫聞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

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管勾隨軍錢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惕息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於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糗糒。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索胡人所窖穀糜，發之，得千餘石。

庚午，至夏州，時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於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悒思戰。諸將皆言於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於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於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幾內將官張真，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糜窖，遇虜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級。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機宜景思誼，得其糧，遂引兵趣保安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於歸娘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於順寧，兵夫凍餒，僵僕於道，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

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二萬人；民夫逃歸者太半，死者近三千人，隨軍入寨者萬一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驢三千餘頭，無還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自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憤怨，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乃潰歸。中正頗聞之，乃於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金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於順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機繫公岳等於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止備半月糧，片紙為驗。臣等又陰備八日糗糒。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憂，保無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用六萬餘人，餘皆令待命於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麟州出，踵中正軍後，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召夫還，更令自隰州趣延州餉中正軍。會天章閣待制趙卨領河東轉運使，奏：『冬氣已深，水凍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

王中正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十為羣，擅自潰歸，朝廷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士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靈州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召河東分屯兵。知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譁呼萬歲，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略】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

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為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乏軍興，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吏往輒毆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鬬，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凍餒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憚行，無鬬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遜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為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禹玉發慙。【略】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中聞之，即上表賀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為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於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葉，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宋・張耒《柯山集》卷四三《任青傳》 先是朝廷興師取靈州，陝西轉運使李察當領徒從大將高遵裕軍出塞，察與青有舊恩，奏辟青從行。遵裕軍疾驅入塞，察數危窘矣，青衛之，夜則被甲守其寢，撫左右得其歡心。察卒賴以全者，青之力也。

永樂城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六 （元豐五年五月辛卯）詔沈括、李憲、苗授：『據環慶路經略司奏，蕃官阿齊言：「夏國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南、西涼府、囉嘽界、甘、肅、瓜、沙，十人發九人，欲諸路入寇，人馬已發赴興州。」及四月丁丑，西賊二萬餘人騎侵犯淮安鎮。自去歲興師以來，惟患羌賊迴避官軍，致不能大有剋獲。賊今果如所報，則中國正得良便，機不可失。惟要探報得實，準擬有素，以本路兵馬合成大陣，守控要害，伺其深入，痛行掩殺，則我用力少而收功多矣。』【略】

（丙午）鄜延路經略沈括、副使种諤言：『準朝旨，條具制賊方略，仍畫一具所乞城山界事。今者，涇原方議進討，賊必未敢捨巢穴而因出山界，本路正當可為之時，今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強敵與中國限隔者，利害全在沙幕。若彼率衆度幕入寇，則彼先困；我度幕往攻，則我先困。然而先代常能為邊患者，以幕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嶮固可守。我師度幕而北，則須贏糧載水，野次窮幕，力疲糧窘，利於速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以興、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今若能使幕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嶮固可守，彼若贏糧疲師，絶幕而南，頓兵沙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開關延敵，以逸待勞，去則勿追，擊則惜力，治約之勢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不利。又山界既歸於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敵之牧地，可以蕃戰馬，鹽池可以來四方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絶和市，罷歲賜，驅河南之民聚食於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董氈，乃所以交困之也。山

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其弛備，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橫山之卒，擣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兼梁氏與萌訛首為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猜怨？獨以兵威劫束，勢不得動耳。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此曹操所以破袁紹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

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非謂展拓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當盡據山界。若占據山界不盡，則邊面之患猶在，沙幕尚為彼用；若占盡山界，則幕南更無點集之地，彼若入寇，須自幕北成軍而來，非大軍不可。如此，尚當先擇嶮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為永計。今按視塞北古烏延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完，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他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因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羅幃、鹽池一帶為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葭蘆、義合、吳堡、銀州一帶為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領，德靖、順寧寨一帶為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四將，以新招士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將駐於金明、青澗城、延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榷客鹽自賣交鈔，本為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池既歸我，八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州隸本路，就收鹽課應副緣邊，兼糴買糧草。除新克復州，軍各係創增課額外，舊來八州亦減得地里，增饒錢貫萬數不少。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萬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匹，乞於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牛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

又言：『朝廷若定議城守山界，即乞趁涇原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乘勢興修。若遲留月日，即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將來興修烏延畢，當復夏州，則東西相望，控扼山口，其中路以東城寨，盡在腹內，來則制其衝，去則斷其後。』

於是詔給事中徐禧，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議邊事，限受命後五日上道。

手詔沈括：『近奏乞盡城橫山，占據地利，北瞰平夏，使敵不得絶磧為患，朝廷以舉動計大，未知利害之詳，遣禧等往審議，可深講經久所以保據利害以聞。』

又　卷三二八　（元豐五年七月丙戌）詔：『昨朝廷大舉，本意直擣興、靈，覆賊巢穴，不為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安軍順寧寨趨興、靈至近，昨种諤等出界，自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至白池，而歸師八日已入寨門，不因王中正、种諤初議進兵，何因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月日，勞頓士馬，橫費芻糧，不能成功。仰具析以聞。』從徐禧所奏也。四年十月，批付沈括云，种諤甚非善計。當考。

始，諤還延州，乞對，論事章十一上，乃聽之，而禧與李舜舉實來計議。諤入見，言：『橫山互袤，千里沃壤，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宿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修鹽州，以據兩池之利，如此，橫山彊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其次，修築蘭會，以盡橫山之地。』諤所論大略與沈括同。五月丙午，五月二十六日。兩人嘗列奏矣。及禧先至延州，乞趣諤還，在道而括已變議從禧，謂銀州故城不便，移置於東南十餘里閒永樂埭上，又議自永樂西接居延，為大小十二城，以據山界，多與諤始謀異。至是，禧又劾諤誤軍道，并及中正，其實禧等不欲諤分其功也。禧奏諤及中正，據《高遵裕傳》。禧乞城永樂，具戊子日。【略】

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埭上。蓋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後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蓋有不關禦戎利害而徒費供饋者。城堅守備，則賊不敢攻；兵衆將武，則賊不敢戰，固不以州城、軍寨遂分輕重。今若選擇要會，建置堡寨，名雖非州，實已有其地。舊來邊寨，乃在腹裏，他日建州，亦未為

晚。已與沈括等定議：自永樂埭、聲塔平、移市、石堡、烏延至長城領置六寨，自背罔川、良包、孟包、羅韋、囉泊川、布娘堡置六堡。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堡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其堡寨城圍，務要占盡地勢，以為永固。其非九百步之寨、二百步之堡所能包盡地勢處，則隨宜增展。亦有四面崖險，可以脧削為城，工料但如所約可足。」從之。《沈括自誌》云：「前此，詔諸帥圖所以翦夏人，鄜延請城石堡以臨之。賊保旱海之阻，勝則進，敗則絕幕而去，使進有石堡之阻，則幕南不可以宿師，大幕昔為賊守者，乃今為我用也。朝廷遣徐禧、李舜舉來計議，禧乃欲先永樂，以陷其腹心。括以謂永樂賊所必爭，路險而遠，勝不能相維，敗不足相救，非戰守之利也。必欲城永樂，當自石堡始，次囉泊、羅韋，蟻封而東，壘章山連，然後永樂可城也，非數歲之力不可就。議之三月，諸將皆樂成功之速，卒然禧議。」按：《种諤傳》，禧、括定議，則括初未嘗以城永樂為非，既敗，乃為此言耳，今不取。五月二十六日，初遣禧等。《舊紀》書：戊子，城永樂。《新紀》於八月甲戌乃書城永樂。

又　卷三二九　（元豐五年八月辛亥）涇原路制置司行營總管劉昌祚言：「昨本路兵出界抵磨咍隘，賊兵負險拒敵，禽其首領，斬首級三千，獲人口孳畜萬數。每遇大敵，常獲全勝。後諸將聽高遵裕節制，但聚為一軍，不往外援，師老退還，臣蒙恩薄責，累及諸將。蓋各有亡失分數，緣內有攻城傷殘、飢殍、拖後人數不少，即非戰敗亡失。伏望矜察諸將總兵深入，累獲勝捷，量推恩賞。」詔：「磨咍隘得功將、副，朝廷於賞格特加等；其亡失人兵，會計帳數，等第降罰，即與諸路同法；所有軍前死傷，以故不能自還，不會入亡失之數。劄與劉昌祚知。」【略】

（壬戌），徐禧、李舜舉及沈括等以丙辰發延州，蕃漢十餘軍所將凡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李浦將前軍，呂真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饋餉，治版築；而謀畫進止，禧實專決，括與同而已。發延州日據《御集》，餘悉據張舜民《永樂客話》。但《客話》稱禧等以八月十五日甲子發延州，今不取。禧素惡种諤，此據禧傳。既定議，而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毀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行，有詔留諤守延州，此據客話。令禧護諸將往城，括移經略府並寨，以濟軍用。此據《沈括自志》。是日，次綏德城。【略】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初興版築，敵數來爭，皆敗去。及是畢工，使景思誼以兵四千人守之，思誼留兵守城，此據《沈括自誌》。曲珍總行營，護作樓櫓，治廬舍，與李稷真留城中。先是，西夏調民為兵，十丁取九，得三十萬人，齊百日糧，屯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樂，乃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徐禧等皆不信，且曰：『賊若大至，是吾立功之秋也。』上賜禧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恐沈括分其功，謂括曰：『城略已就矣，當與存中歸延州。』括從之。

乙酉，禧、括及舜舉以兵八千人俱還米脂。此據司馬《記聞》。《曲珍傳》云：『諜言敵聚兵甚急，珍以他詞諷禧等先還。』按：禧非可以它詞諷者，其還米脂，特不欲括留耳，今不取。敵騎尋自明堂川入，駐寨城側，與夏州烽臺相對，置陣無定河西，覘望官軍。此據沈括十四日壬辰報及《括自誌》。曲珍遣馳使報禧，禧曰：『點羌敢送死乎！』呼引兵二萬五千人往赴之，且謂括曰：『存中大帥，不可輕出，僕與李常侍上所遣，宜亟行。』舜舉初不欲，禧強之，乃同往。或謂禧曰：『被詔相城，今城已成矣，禦寇非職也。』禧不聽。

丙戌，詔賜永樂城名曰銀川寨。先是，徐禧等言：『已定永樂下埭作寨，地形險固，三面阻崖，表裏山河，氣象雄壯。八月甲戌興工，凡用工二十萬。新城去永樂上埭八里，故銀州二十五里，米脂寨五十里。永樂葜以小川為名，城前正據銀州大川，乞賜名。』故有是詔。《實録》云：『禧等奏：八月甲戌興工，九月甲申城成。』甲戌，八月二十五日；甲申，九月六日。若城已成乃奏，則奏到朝廷，不應如此之速，葜豫言之。朝廷以禧等前奏，度城必以此月六日成，故八月遂賜名，不待禧等奏畢工始賜名也。《永樂客話》云：『八月戊辰至永樂，環兵外向，旬有二日城成。』自戊辰十九日至九月庚辰初二日，凡十二日，然所稱戊辰、庚辰，與《實録》俱不同。又呂惠卿誌禧墓及禧傳皆云十有四日城成，與《客話》及《實録》亦不同。禧傳大率依墓誌，無別據也。今並從《實録》，葜八月二十五日甲戌初築城，九月六日甲申城成，七日乙酉夏人即來爭城，八日丙戌賜城名，九日丁亥夏人遂圍城耳。《綱要》云：『夏人聞城永樂，自涇唐舉兵三十萬來爭，徐禧、李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略】

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曲珍謂禧曰：『聞賊兵甚衆，給事與敕使宜退處內寨，檄諸將督戰可也。』禧笑曰：『曲侯老將，乃爾怯耶？』不聽。

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珍率兵禦之，將官寇偉、李師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人、士卒八百餘人戰沒，賊遂圍城。【略】

（乙未）沈括言西賊圍永樂城。詔：『河東經略司及麟府軍馬司速發河外屯守漢蕃兵，須二萬以上，令張世矩、訾虎都部領；更差得力將官，共取河裏、河外便道赴永樂寨，奮擊救接。寨內兵將有功人，比自來功賞倍推恩。應起發禁軍，特支錢千，民兵降一等。仍令轉運司遣一員部糧隨軍，斟酌便宜施行。其河外近邊州軍城寨起兵處，令各為堅壁清野之計。』又詔李憲留兵二萬於涇原，餘並統領赴鄜延應援，特支外更給與路費。

沈括言：『臣領兵至無定河川，欲分兵救永樂城及應接糧道，為賊大兵所隔，不得前。』又言：『已轉戰往綏德城，部督將兵照應諸寨。』時賊游騎犯米脂，括退保綏德，故有是奏。永樂之始圍也，括僅有卒萬人，不足以戰。方命濟師於延州，羌領凌結阿約勒以八萬人南襲綏德，屬羌三百人欲翻城應之，阿約勒之弟興嫩以告括。括集將佐議曰：『永樂之勝敗，未繫邊勢之重輕。綏德，國之門戶，失綏德則延州為敵所逼，勝敗未可知，關中必震。此大機會也，寧釋永樂而救綏德。』先期之一日，括入綏德，取反者三百人尸諸城，阿約勒以衆退。延州之師未至，有詔括退保綏德，無得輒救永樂，以待援兵之集。

种諤言：『臣止興所留病羸怯懦兵四千，竭死力守護延州。』諤初議進城橫山，本意身任統帥，成大功在已，而為徐禧、沈括所外。及永樂被圍，諤據城觀望，故託名守延，不即往救。

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霍丙，陝西轉運司管勾文字、奉議郎李稚並言西賊二十餘萬重圍，永樂城危急。稚，稷弟也。

詔：『徐禧、李舜舉為西賊圍閉，雖朝廷已多發應援，慮城守未備，與賊衆寡不敵，或糧道隔絕，不可堅守，委沈括、种諤選募膽勇可信之士，厚許爵賞，令齎已會兵救應文字，取間道往密諭禧等，如必不可守，宜以機便委棄前來。』

詔中書：『李稷在永樂城圍閉，見闕轉運使司官，宜差李稚權管勾轉運判官。』【略】

丙申，上批付沈括：『永樂城至為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今雖發諸路兵赴救，度可齊集須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兵，給還地界。如委可行，即依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即勿施行。今永樂諸將既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毀委積，勿以滋責，乃目前累事。小小援兵，毋得輒遣，恐更長賊凶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以前累降處分軍前事，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方便，潰圍棄城。』【略】

戊戌，永樂城陷。初，沈括謂徐禧曰：『吾衆才三萬，賊雜集之兵數十萬，豈易當也？不如委永樂以困之。』禧不從。先有詔選勁卒為奇兵，而禧即欲以奇兵為軍鋒。括謂禧曰：『此一軍之銳也。賊氣方進，而以千人攖其鋒，勢必不敵，則我喪其銳，不戰自敗矣。』禧又令軍中不以斬馘論級，必破敵然後均賞。括曰：『不以得級為功，則戰士無所激；均賞，則容僥倖，沮摧鋒之士。』禧皆不從。復還永樂，軍無斥堠，比入城，敵傾國至，諸將皆請乘其未集襲之，禧又不從。高永能言尤切，曰：『羌性輕率，出不意而輒加之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持疑不斷，縱其跳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踰步進，此常勢也。塵埃障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

賊騎稍逼，禧乃命曲珍等悉城中兵陣於崖下水際，禧植黃旗，手劍，坐城上臨視之。賊先以騎五萬當我，禧即遣奇兵突而前，陣堅不可動。三戰，敵全師俱進，奇兵奔，我師遂潰。曲珍扣城謂禧曰：『兵敗矣！敵人當我者皆其精銳，前軍勝而惰，在後者皆老稚，公可速出，潛師踰西山，繞出其後，擊其老稚，敵衆必亂，此攻心法也。』禧閉壁不應，珍乃犯關入保，收散亡得萬五千人，騎兵皆棄馬緣崖而上，禧怒汗如雨。永樂城依山無水，下濱無定河，為井十四，築壝營之。敵衆驟至，李稷惜軍食，不納役卒，卒以所持钁鍤掘壘為磴道，爭先登，敵乘之，遂奪水寨。城中掘井三，及泉，僅足飲將領，於是士卒渴死者大半，至絞馬糞而飲之。禧日懷二燒餅，往來巡城，親以矢石擊賊，困則枕卒股假寐，士皆扶瘡忍渴以拒賊。賊蟻附登城者，積尸如山，踐之以登，新城守具未備，賊知沈括退保綏德，永樂孤絕，攻愈急。高永能謂李稷曰：『新城久雨，土濡且壞，

不若盡庫幣以募死士，突圍直出，十猶可得七八；不然，坐致死耳。」曲珍亦以告禧，禧訖不從，又責珍曰：「曲侯已敗軍，又欲棄城耶！」

賊圍城浹日，遣使呼城上人求和，禧知勢不敵，乃遣呂文惠應之。文惠至敵帳，敵帥坐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即遣文惠還。禧以曲珍總軍政，不可遣，而景思誼自請行，禧曰：「萬一蹉跌，恐傷國體。」思誼曰：「今勢已逼，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緩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欲活數萬人命，豈顧一身耶！」敵帥見思誼，言：「若還吾蘭會、米脂，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也。」敵囚之。初，思誼去時，惟禧、舜舉有水兩壺，諸將絕飲已三日，敵亦不知，攻稍緩。是日，忽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敵笑曰：「止於此矣。」由是疑思誼洩之。

是夜，大雨，敵兵四面急攻，士卒飢疲，不復能拒。夜半，城遂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什無一二。舜舉將死，裂衣襟草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敵。」稷亦草奏云：「臣千苦萬苦也！」禧不知所終，或言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嘗見之。【略】

癸卯，种諤言：「奉詔援永樂城，未知延州守禦大計所付。」詔胡宗回權管勾延州事，候沈括至交割，仍詔沈括止帶衙兵回延州。

又　卷三三〇　（元豐五年）冬十月戊申朔，李稷、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先是，沈括奏：「敵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憂之，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戰，豈肯遽退耶？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及聞城陷，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略】

（甲寅）詔龍圖閣直學士、朝散郎、知延州沈括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郎、隨州安置。坐始議城永樂，既又措置應敵俱乖方故也。又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懷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降授皇城使、鄜延路鈐轄兼第一將。永樂城陷，珍與王湛及士卒五十餘人走至米脂寨，自刻無謀致敗。樞密院言：「永樂城守禦未全，西賊萬數不少，雖官兵勢力不加，緣珍斥堠不明，又不審量事勢，以致敗事。」故降官，令於延州照管守備。《舊紀》書：甲寅，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沈括不援永樂，貶為均州團練副使。新紀不書。【略】

（丙寅）詔种諤：「問高世亮於何處求得高永能遺骸，更遣人求訪徐禧、李舜舉、李稷、張禹勤遺骸，候見，即依沈括已行曉諭，給賞錢，遷資酬獎。」初，永樂城陷，高永能之孫昌裔與左右欲掖永能由間道走米脂，永能曰：「吾束髮從事四羌，大小數十戰，未嘗敗。今年七十，又荷國恩寵，恨無以報。今雖幸免，奈士卒死者何！汝曹勉之，是乃吾死所也。」因易敝衣奮戰，而賊不知其為永能也。後永能子世亮及昌裔馳數十騎入城，得永能尸以歸。

又　卷三三一　（元豐五年十一月己卯）詔种諤具析沈括帶將官、使臣、軍兵若干往永樂城，永樂陷沒及緣路亡失若干，諸處存撫收集并沈括隨行各若干以聞，不得用情增減。【略】

（戊子）陝西轉運副使、權環慶經略司范純粹奏：「近者，伏見鄜延路行營軍馬，以賊兵大至，永樂被圍，徐禧以下皆在圍中，勢有不利，須藉鄰援，本路經略司牒環慶等路差發兵馬。是時，臣適在環慶，親見曾布議論，以謂不奉詔旨，不敢擅遣。後至降到朝旨，果令差發，未及延州，而永樂新城既已不守，使者殲沒，兵將亡陷，上軫聖念，下困人力，機會之失，害事如此！臣檢準先降戰守約束，諸路並於平日差定主兵官將，準備互相應援，或賊衆大舉聚入一路，除已差兵將外，更許逐路那兵，節次策應。昨因徐禧計議邊事，悉罷策應之法。方於其時，莫有言者，而利害得失見於今日。豈有兵困重圍，請援鄰道，尚容中覆而後可哉？今邊患未消，敵情難測，願陛下深鑒近事，斷自聖心，更修久長之法，以杜倉猝之患。臣不知邊事，不識忌諱，惟是思慮所及，不忍緘默，負區區憂國之素心。」詔：「陝西逐路經略安撫使，自今應有事宜，更不令別路兵馬慶援，常復須本路廣為隄備，自作枝梧，無致悞事。」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八《神宗皇帝紀》　（元豐五年）九月甲戌，城永樂。夏人來攻。戊戌，城陷。徐禧、李稷、李舜舉死之。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一　（元豐五年）五月，命內侍

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先是，李憲欲塞前罪，乃上再舉之策。時朝廷已知陝西民困，更不調夫，憲乃牒都轉運司調發，以和雇為名，人給錢二百，且云：「受密詔，若違令，斬都轉運以下。」民間騷然，相聚立柵於山澤，不受調，知、通親諭之，不聽，巡尉逼之，則執梃欲鬥，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前出塞，死於凍餒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西京留守文彥博上言師不可再舉，樞密呂公著亦力言不可。秦鳳運判范純粹奏：「師出有期，而帑藏匱乏，芻糧未備。今竭關陝之力，圖此一舉，而事理如是，無可濟之理，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公著慰勞。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且云：「寨北烏延城正據山界，東望夏州八十里，西望宥州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乞移宥州於此，使虜不得絶磧為寇。」乃詔罷涇原之役，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往鄜延計議。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以好語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西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慚。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闕，罷西師再舉之議。【略】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命禧及李舜舉、沈括發延州蕃漢軍八萬，役夫荷糧者倍之，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城永樂，舉兵來爭。禧及舜舉亦自米脂引兵趨銀川寨禦之。賊二十萬衆攻城，高永能曰：「羌性如狗，不意而輒加笞叱，則氣折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縱其陸梁，將無所不至。今先至者皆精兵，急與戰，破之則駭散，後雖有重兵，亦不敢進，此常勢也。塵埃漲天，必數十萬之衆，使俱集，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禧岸然捋其鬚，謂永能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永能退，拊膺謂人曰：「吾不知死所矣！」鄜延副總管曲珍出戰，敗績，將官寇偉死之。永樂城依山無水，將士渴死者太半，至絞馬糞而飲之，惟禧、舜舉有水兩壺。一日，忽有於城下呼曰：「漢人何不降？聞無水已三日矣！」禧以壺水揚於外，以示之曰：「無水，此何物也？」虜笑曰：「止於此矣！」夜半，城遂陷。禧、舜舉及陝西運判李稷俱死之，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蕃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皆殁。舜舉將死，裂衣襟奏云：「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禧不知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奏至，上覽奏慟哭，左右莫敢仰視，既而歎曰：「永樂之事，無一人言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上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言用兵不是好事耳！」尋責沈括散官，安置隨州。知延州劉昌祚言：「永樂之敗，一日失馬七千匹，不知平時費幾何而致是，寧不惜哉！」或言緣是役而死者，亦十餘萬人云。

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一五《開邊自此始》　元豐五年，夏人陷永樂城，徐禧、李舜舉、李稷死之。番、漢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皆沒。上覽奏痛哭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不可者，在內唯呂公著，在外唯趙卨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二下　（元豐五年七月）戊子，鄜延路計議邊事徐禧等言：『銀州故城形勢不便，當遷築於永樂堺上。自永樂堺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從之。【略】

九月甲申，永樂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丙戌，徐禧、李舜舉復入永樂城。丁亥，賊三十萬衆攻城，遂圍城。戊戌，永樂城陷，禧及舜舉俱死，稷為亂兵所殺，曲珍及王湛、李浦逃歸，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或言禧實不死，有自虜還者嘗見之。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諤、沈括奏永樂城陷，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上涕泣悲憤，為之不食。早朝，對輔臣慟哭，莫敢仰視。既而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略】

（元豐六年）夏四月辛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种諤卒。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後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宋史》卷一六《神宗紀三》　（元豐五年五月）甲辰，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辛亥朔，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斬其統軍嵬名妹精嵬，副統軍訛勃遇。【略】戊寅，曲珍等敗夏人於明堂川。作天源河。【略】

（八月）甲戌，城永樂。【略】

九月丁亥，夏人三十萬衆寇永樂，曲珍戰不利，裨將寇偉等死之，夏人遂圍城。【略】乙未，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砦。戊戌，永樂陷，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陝西轉運判官李稷死之。【略】（十月）甲寅，知延州沈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鄜延路副都總管曲珍以城陷敗走，降授皇城使。【略】乙丑，詔贈永樂死事臣徐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忠愍，李稷朝奉大夫、工部侍郎，入內高品張禹勤皇城使，各推恩賜贈有差。

又　卷三二七《王安禮傳》　元豐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

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嗽，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闍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彊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為不可。

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録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録以為式，乃與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又　卷三三一《沈括傳》　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練副使。

又　卷三三四《徐禧傳》　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脂。

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説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稷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

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即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之信，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欲斬之，既而械送延獄。比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鄜延選鋒軍最為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

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千匹，遂受圍。水砦為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者太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創拒鬥。珍度不可敵，又白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之，永能沒於陳。

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為之不食。贈禧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謚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

禧疎曠有膽略，好談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強虜遇，至於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

又　《李稷傳》　永樂既城，稷悉輦金、銀、鈔、帛充牣其中，欲夸示徐禧，以為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既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

又《高永能傳》　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掖之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録世亮為忠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

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恩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己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過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上之，詔即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

永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又卷三三五《种諤傳》　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樸上其策。帝召樸問狀，擢為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既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

又卷三三六《呂公著傳》　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

又卷三五〇《曲珍傳》　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珍以兵從。版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珍將追殺之，禧不許。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珍白：『敵兵衆甚，公宜退處內柵，檄諸將促戰。』禧笑曰：『曲侯老將，何怯邪？』夏兵且濟，珍欲乘其未集擊之，又不許。及攻城急，又勸禧曰：『城中井深泉嗇，士卒渴甚，恐不能支。宜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曰：『此城據要地，奈何棄之？且為將而奔，衆心搖矣。』珍曰：『非敢自愛，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懼辱國耳。』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使。帝察其無罪，諭使自安養，以圖後效。

又卷四八六《外國傳二・西夏下》　（元豐五年）五月，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不得絶沙漠。遂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復請於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獨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來攻，珍使報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始懼。翌日，夏兵漸逼，禧乃以七萬陣城下，坐譙門，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鵡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有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詔李憲，張世矩往援，及令括遣人與約退軍，當還永樂地。夏人進侵，及縣門，潰歸城者，決水砦為道以登，夏人因之，奔歸於城者三萬人皆沒。夏兵圍之者厚數里，遊騎掠米脂。將士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鑿井不得泉，渴死者大半，括等援兵及餽運皆為夏大兵所隔。夏人呼珍來講和，呂整、景思義相繼而行，夏人髡思義囚之，而城圍者已浹旬矣。夜半，夏兵環城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跣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誓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昂星嵬名濟迺移書劉昌祚曰：『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為外邦之羞。昨者朝廷暴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為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

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諸邊肆撓之謀，皆嘗用之

矣。知徼幸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隣，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鬭，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自見伐之後，夙夜思念，為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聽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發不旋踵，朝廷豈不恤哉！

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六　（元豐五年遼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九月，統軍葉悖麻、咩訛埋以兵爭永樂，不戰而還。

初，中國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种諤復謀規取橫山，遣子樸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還宥州，又其次修夏州，則三州鼎峙，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沈括亦請築烏延古城，沈括奏議：『烏延土地膏腴，去鹽池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為衝要。』以包橫山，下瞰平夏，使夏人不得絕磧為寇。神宗使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與諤議。禧至鄜延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諤以其地依山無水泉，極言不可，神宗不聽。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國所必爭。葉悖麻等以六監軍司兵三十萬屯涇原北，賚百日糧，俟官軍出塞擊之。聞城工興，遣卒數千，渡無定河覘役，不戰遽退。禧以為怯，遂不設備。

分兵寇綏德，急攻永樂，破之，殺給事中徐禧等，耀兵於米脂城下。

禧等急城永樂，十四日而成，賜名銀川砦。禧率衆還米脂，以兵萬人屬副總管曲珍屯守。時沈括引鄜延兵並塞，悖麻懼其赴援，遣首領唆吉阿遇分兵萬人南趨綏德，城中羌三百將翻城應。阿遇弟興嫩以告括，括回兵捕誅反者，阿遇乃退。悖麻聞括兵入塞，悉衆自明堂川入駐河西，與夏州烽臺相對。禧率兵赴救，大將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率士卒拒戰。夏步卒謂『步跋子』，多山間部落，上下山坡，出入溪澗，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騎兵謂『鐵鷂子』，尤驍健，倏忽百里，往來若飛。凡山谷險要處用『步跋子』掩擊，遇平原曠野可以馳騁，則用『鐵鷂子』奔衝。是日，悖麻先縱鐵鷂軍渡河，曲珍望見，白禧曰：『此銳卒也，當半渡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渡，震盪馳突，大衆繼之，禧衆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儼、程博古等盡沒。禧收餘衆入城，悖麻圍之，厚數重，游騎直掠米脂，且據其水砦。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又以兵絕要害，使援兵、餽運不得前。一日，呼城上講和，禧使裨將呂文惠至帳前，悖麻坐文惠於地曰：『爾小將，不可議約。當使曲太尉來。』禧又使呂整、景思誼偕行，語言不協，詰思誼，囚之。夜半，環城急攻，城遂陷。李氏《長編》：永樂之役，初，總兵至乃梁點，逡巡十餘日，每日支分萬人持鍬、钁掘城，為城上擊死者旋即拽去，或覆以擅不欲官軍見也。後仁多唆丁兵至，驅蕃丁蟻附而進，死者列布城下，盡夜急攻，遂陷之。與《宋史・夏國傳》異。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馬貴皆死，李氏《長編》云：『禧不知所終，或云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嘗見之。』與《宋史》異。惟曲珍、李浦、呂整縋城徒跣走免。悖麻進圍米脂城，耀兵三日而還。史臣曰：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

按：《續綱目》書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蓋以禧志大才疎，喪師辱國，為後世笑。然以七萬疲役之師，當三十萬豕突之衆，即順永能之請，納曲珍之謀，衆寡已屬不支。況城又依山遠水，樵汲無資，种諤高坐延安，挾嫌不救，勢窮援絕，永樂之陷，雖智者亦難為謀。而必責禧以愎諫失機，猶未為至論也。【略】

十一月，西南都統鬼名濟遣書涇原請和。

梁氏自永樂得志之後，與乙埋、葉悖麻等謀復往年失地，畏涇原兵盛，偽以書繫矢射鎮戎軍境上。總管劉昌祚以白經畧司盧秉，秉毀之不報。鬼名濟又遣所得俘囚賫書遺秉，《宋史・夏國傳》：遺書涇原總管劉昌祚。茲依李氏《長編》。云：『夏國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謹致書於涇原經畧司：昨於

兵興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贊，信非變化曲折之不同，蓋各忠於所事，不得不然耳。夫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猷為，必適於正。若乃聽誣受問，肆詐窮兵，侵人土疆，殘人黎庶，是乖中國之本，為外邦羞。昨日朝廷暴興兵甲，大窮侵討，蓋天子與邊臣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城。然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為何如哉？蓋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五路進討之謀，諸邊肆撓之策，皆嘗用之矣，知徼倖之無成，故終於樂天事小之道。況夏國提封二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於闐作我歡鄰，北有大遼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鬬，雖十年豈得休哉？即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故國主見伐之後，夙夜思念，謂自祖宗之世八十餘年，臣事中國，貢禮無或虧，朝賀未嘗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載省厥由，帳然何已！濟遂探主意，敢移音翰，伏維經畧，以謀畧幹西事，凡生民利病，宗社安危，皆得別白言之。蓋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懸之望，正在英才，經畧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秉上其書，神宗詔秉諭夏人，依故事於鄜延自通。

論說

宋・文彥博《文潞公文集》卷二七《答奏二》　臣切見西人自去年以來，凡數次入朝，即未見修歲時常貢之禮，亦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奸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向時种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策，致誤邊事，即關中之人，其心搖矣。自靈武、永樂王師不振之後，兵勢民力，尚未完復，狡羌竊發，必能制乎？即如向時，种諤輩皆云西人亂弱，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念。事欲美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料賊勢，精選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壘有備。此亦因羌夷之善策，為人謀之小勝。或西人疑塞請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來，俟至延安，帥臣密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而審度之。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三八《乞誅竄呂惠卿狀十九日》　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覺一生，至今為梗。

宋・樓鑰《攻媿集》卷二五《論本朝專尚忠厚奏》　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於南蠻，童貫、蔡攸起覺於北夷，有如高遵裕靈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二《宋神宗至徽欽》　元豐西邊之敗，王珪、蔡確沮司馬光所致也。官制既行，神宗以光為御史大夫，珪、確相顧失色，遂進平夏之策，以為用兵深入，必不召光，即召亦不至也。遂發五路之師，委之李憲，一敗於靈州，再敗於永樂，喪師幾六十萬，而關中之民幾無孑遺矣。一念媢疾之心，誤國殃民，禍不可振，至於如此！小人之為國家，吁，可畏哉！

《宋史》卷三一三《富弼傳》　（元豐六年）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略】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為無足慮邪？

清・沈垚《落帆樓文集》卷二《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史言：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財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夏人困弊，而神宗亦深自悔咎。垚竊謂宋師之所以敗者，由將帥之不得其人，非夏之不可加兵也。拓跋偏據一隅，以數州抗衡上國，疆弱懸絕，靈夏地沙磧，無所生，但產鹽、鐵耳，資用皆出中國，需歲賜及互市甚急。吐蕃又逼處其西南，數以兵擾其河外列城。宋若停歲賜，絕互市，夏財用困竭，未有能立國者也。厚集兵力，乘其困而討之，雖有知者，不能為夏謀矣。然則夏之所以得存者，非宋兵力不能取之也，乃天子不欲以一方擾天下，置而不取

也。然而，戎心無厭，見天子許其乞和，給以歲幣，益肆然無所畏忌。小則嫚朝使，大則興兵入寇。夫許其和而仍不免入寇，則歲賜之給適所以養寇矣。同一耗民力，與其為養寇之資，孰若為滅寇之用。仁宗為之君，韓、范為之臣，而元昊猶得幸逃天誅。讀史者之所以不能無欷歔也！然而元昊狡譎善謀，其臣能為之用，及元昊身而即欲破滅之時，固猶未可至，其孫秉常為母所幽，斯真天亡夏之時矣。梁氏淫亂，諸酋各擁兵自固，不相統攝，是天以興、靈祚宋也，討其廢君之罪，名至正也。因其散亂而復我故土，事至易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仁宗遭拓跋之彊而不能得志，神宗值拓跋之亂而可以得志，使能慎擇將帥收復興、靈，誅百年之逋寇，攄祖宗之宿憤，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得弛擔息肩，免於殺掠之慘，豈非一時盛烈哉！且夫宋之所以不能制契丹者，以有拓跋之擾其西也。復涼、甘諸州，則可以連絡回鶻，復夏州，北出兵渡河，則可以復受降三城，三城復而宿重兵於振武。據河山之險，東向而爭，則遼之臨潢、祖州亦在我麾下矣！區區燕云十六州，又奚不能復之足患哉！時難得而易失，幸遇其時，而不知擇帥。五路出師，乃有宦者二人為之將，於斯知神宗之不能承受天祚，不必待鹽州之潰，黃河七級渠之決而早歎？其師之無功矣。圍靈州不克，所得銀、夏、宥諸州，又皆不守，於是种諤、沈括復規取橫山。帝又誤用狂謀輕敵之徐禧，致有永樂之陷。夫王中正出麟州數里，即奏入夏境，是欺誑也，而帝不誅。李憲期會靈州，乃至胡盧河即還，是失期也，而帝不誅。劉昌祚薄靈州，先鋒奪門幾入矣，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靈州之敗，遵裕之罪也，使圍城之事專屬之昌祚，則克矣。夏兵至永樂，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曲珍請於半濟擊之，禧皆不從。永樂之陷，徐禧之罪也。使守城之事不屬禧而屬永能，則城不陷矣。然則喪師辱國，洵皆由將帥之不得其人，而非夏之果不可勝矣。夫謀天下者已彊，則用以立功，人彊則制之，使不得逞，漢武帝承文景富厚之業，外斥地四夷，用己之彊也。唐武后用郭元振計，不聽吐蕃罷四鎮兵之請，能制人之彊也。拓跋若值漢唐之世，萬無能立國之理，宋世君臣習仁慈而無遠略，故繼遷陷靈州而宋不救；元昊數入寇，而竟許其和，真宗、仁宗當宋室全盛時乃如此，雖曰寇狡不易制，不可謂非苟安縱敵，而不為子孫久遠計也。神宗際，西夏衰弱，有可復故土之機，而卒取潰敗，是猶唐宣宗當吐蕃衰亂而不能經略隴右矣，豈不惜哉！夫人君必先治內而後能攘外，神宗用安石新法，鄧綰、呂惠卿輩繹騷中外，己之國且不能安全而故擾之，又安能取人之國哉？

清・方宗誠《讀宋鑑論》卷中　夏人幽其主秉常，詔五路以師討之。种諤、李憲言：『此千載一時機會也。』亦似有理，但此時朝政紛更，海內騷動，民心愁苦，士氣凋喪，內不安欲外攘，人才、兵力、糧餉俱不足，而欲竭中國以伐四夷，豈非自困之道乎？神宗不信孫固、王安禮之言，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至此而後，帝臨朝慟哭，為之不食亦何益乎？安石改新法而效如此，种諤開邊釁而效如此，後世好大喜功者，可以戒矣。

雜録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四　（元豐五年）六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

八月，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樂，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絶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於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樂，即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還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當與存中歸延安。』

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於永樂，括、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樂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舉復如永樂。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陣於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絶。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白禧：『今衆心

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而，虜鳴笳於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水寨為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圍南走，猶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樂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樂，比至延州，永樂已陷矣。

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虜，左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虜陣未成，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邪？」由是遂敗。

宋・蘇軾《仇池筆記》卷下《永洛之役》　張舜民云：「永洛之役，李舜舉、李稷、徐禧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人云，若能保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意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

又　《二李優劣》　中官李舜舉死於永洛。將死，以故紙半幅書曰：「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使一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尾曰：「臣稷千苦萬屈。」上為一慟。然二人優劣賢不肖，已可見矣。

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録》卷五　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寧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故元祐初，宰執輔母后、幼主，不復言兵。西夏求故地，舉鄜延、環慶非吾要害城塞數處與之。游師雄、種誼生禽鬼章，亦薄其賞，蓋用心遠矣哉。

又　卷一〇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种諤卧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曰：「帥未升帳，輒為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徐專永樂之役。未至，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裂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去：「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為之動。城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番。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舉自縊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為官軍所殺。嗚呼！稷不得其死，宜哉！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繼而永洛大衂，徐禧之徒死之，由是恥於用兵。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三三《夷狄》　西夏李繼遷本夷狄，姓托跋，後賜姓李。五代時有其地，國初世襲。太宗欲取之，遂召繼遷歸京師，以別人代之。一日，繼遷逃歸。朝廷費無限心力不能得，遂以其兄繼隆知夏州，令招之。其兄遂陰與之合，每奏朝廷，謂已無事。後朝廷又召其兄歸，繼遷遂復有其地。靈州屬朝廷，又在西夏之外，為西夏截斷，又以兵圖之，使不得通朝廷。靈州絶遠，難救援。又其地渾沙無水，不可掘。每兵行，則用水以自隨，渴殺了多少。人行其沙，地上皆動，陷了數百人馬，只見不在。太宗心欲棄之而不言。時參政張洎南唐亡國之臣，專以諂敢其主。歸，又以諂遭遇。揣知上意，即進可棄之説。上問宰相呂端，又令各進説。端言，如此則各有説，非僉議合謀之意。洎即詆端避事。端言，洎不過揣合上意。後洎即進説，端不曾進。上謂洎揣合果如端言，封還其説。朝廷遂詔靈州守臣出兵與接，漸漸離去棄之。張齊賢以為不可，

如此則被夏人掩殺，須是與之戰，勝則得之，不勝則漸漸引去。方議未定，忽報靈州已為夏人所破矣，因而為彼所有。後來朝廷費了幾多氣力去取。韓范輩用兵後，徐禧永樂之敗是也。張魏公舊官於陝西，嘗登高望見西夏界外，則西夏土地亦不甚闊。如何強盛，被他守得如此好！祖宗時，兵每出輒敗。今依舊五州，全又更取過那邊去了，土地合闊矣。只見強盛，虜人亦不柰何，當時亦曾敗於彼。揚。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出。且如當時覆軍敗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不死數年，又必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正未有所處，又卻二國自相侵凌。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鬬，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道夫。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卻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儒用。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池録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神宗銳意欲取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要，又在永樂。故永樂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大敗。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按《編年》，重和元年，童貫命种師道劉延慶等取夏國求和等寨，大敗夏人而還。六月，夏人納款。初，夏人恃橫山諸險以抗中國。慶曆中，王嗣宗范仲淹建議取之，會元昊納款而止。元豐中，李憲建議，又會王師失利，神宗厭兵，不克行。貫（常）[嘗]從憲得其規萃。政和初，議進築。至是十餘年，遂得橫山之地。夏人失援，故納款。然國家是時已建下燕之策，益以多故，其後西夏與女真人。乙巳冬，女真圍太原，夏人犯河外，則是橫山之取，有以結怨於彼也。又曰：『神宗初即位，富韓公為相，問為治之要，富公曰：「須是二十年不説著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王介甫，首以用兵等説稱上旨，君臣相得甚權。時建昌軍司戶王韶上《平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畧，司機宜，後知通遠軍，遂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喜，解白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韶為龍圖閣侍[待]制，以為熙河帥。熙河本鎮洮軍，因復其地，改為熙州。只是廣漠之鄉，有之不加益，無之不加損。狃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兵，三敗至於永樂，極矣。永樂之敗，徐禧死之。禧，師川之父，黃魯直之妹夫也。能文章，好談兵，也有進策行於世，文字甚好。二蘇之文未出，學者爭傳誦之。』儒用。

蘭州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五（元豐五年四月）丙辰，手詔李憲：『蘭州新造之區，財用艱急，若非省約，何以經久？近李浩奏乞差準備將領及無用職官等八十餘人，浩止知習熙河姦利故轍，務在引援親舊，不恤朝廷斥境長久大計。緣熙河經始弊害，爾身所經歷，後來致人多言，率由冗費不節，今日不可不痛思懲艾。宜早裁定，仍詰浩不因長司擅便奏聞情罪。』【略】

戊辰，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經制司欲於熙、河州戰兵對替蘭州瘦病不勝甲將士。緣本管兵不多，乞自朝廷應副。』詔發在京拱聖、驍騎、云騎、武騎各一指揮，殿前、步軍司虎翼各五指揮，其蘭州不勝甲卒，並赴隴州、鳳翔府駐泊，委官訓練。

又　卷三二八　（元豐五年七月）丁酉，李憲言：『西賊盤泊所在，惟鐵毛、天都二山及沒煙、葫蘆河數處，嘯聚不下數萬。為今之慮，須令苗授、李浩將兵於定西城、蘭州照應，臣部勒三四軍，會熙、秦之師，直抵鐵毛山，諸格什。若賊兵退保天都，即并兵進討。所謀置城寨，候出境隨機處畫，可則興築，不可則旋師。如言可采，除更不追鄜延、環慶差兵夫外，餘並乞仍舊施行，乃可集事。』詔：『李憲所圖至小，奏乞朝廷應副事大。令依六月詔，罷涇原路經略制置使，歸熙河蘭會路都大經略司，候過防秋赴蘭。』二十九日己酉，令憲且在涇原。

李憲請發關中民運糧蘭州，為五月之儲，朝廷將從之。王安禮曰：『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斬，植立而不動。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關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踴，乃欲調難用之夫，輦至貴之物，橫絕賊壤，未見其可。臣竊料蘭州戍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為用；以為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為難，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略】

戊戌，詔涇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略制置司：『據諸路上所聞，賊馬頗屯並塞，兼鄜延路見議進城山界，須諸路兵馬聲援。令涇原於鎮戎、定川、熙寧、高平寨各駐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於大順城、荔原、柔遠、安疆寨各駐一將，令經略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二萬以上。熙河路蘭州已東，昨擬修堡子，內三處未曾興工，仰都大經制司相度那移本路將兵。因今來防秋之際，不妨就便以鄜延差到廂軍興役，未知便否，及轉運使可與不可應副，仰一面計會相度施行訖奏。』

又　卷三三一　（元豐五年十二月癸丑）都大經制河蘭會路邊防財用李憲【略】又言：『乘來春賊衆未聚，先築汝遮堡，最為賊衝。城圍須及千步，并接勝如堡，中間築一通過小堡。次展定西城蘭州故址，然後築鞏心諸堡。竊見通遠軍當熙河、秦鳳四達之衝，人物稠穰，即古渭州，舊隸平涼縣。乞改賜州名，以定西城為通遠軍，以汝遮為定西城，如此，則折衝制勝之形成矣。』又言：『臣昨上復古渭州及易置通遠軍、定西城，列置蘭州堡障事，蓋緣熙河一路形勢，全藉新復州城以為屏蔽。況所得之地，川原寬平，土性甚美，屬羌數萬已就耕鋤，新招弓箭手五千，膏腴土田占籍未遍，須增修城壘，使有土著之心，不惟地利可助邊儲，亦絕敵人規取舊物之計。臣至熙州，錢糧殊未有備，今且興功於汝遮、洛施、乩洛宗三處。汝遮川西接定西城，北通勝如堡，東北扼石硤賊馬來路。其洛施、乩洛宗兩堡，東接蘭州，北臨黃河，每歲河凍，須藉洛施等處控遏賊衝。來歲乘春，若不先築汝遮一帶，次完蘭州管下，必恐夏秋復寇定西。日者，本路經略司奏乞遷三岔堡，增展定西城。臣以為三岔地在掌握，雖費財力，而不為用，其定西亦須俟汝遮亭障既立，乃可乘勢增展。望特降指揮，更賜錢帛一二百萬緡及廂軍萬人，速至本路。』詔遣內侍、大使臣各二員，就陝西、河東團結廂軍萬人，於二月內至熙河蘭會路，錢帛於秦鳳路椿留錢及李元輔變轉西川錢各支五十萬緡。

又　卷三三三　（元豐六年二月己酉）樞密院言：『昨大軍至靈州城外，遠壕三重，無平地可下營。及賊決黃河，放水入壕，致限隔軍馬，不得地利。蘭州去黃河不遠，若依此開鑿，引河水以為險固，縱使旋來填壕，亦可出兵隔壕禦捍。即不見近城地勢與河水高下可與不可疏導，欲令李憲委官與李浩詳度以聞。』從之。後以蘭州地高，卒不果行。【略】

（丙辰）洛苑使、熙河蘭會鈐轄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浩閉城距守。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淝也。』走馬閒仁武曰：『奉詔令守不令戰，必欲啟關，當奏劾。』文郁曰：『今披城而出，以一當千，勢有萬死，豈畏劾哉！況守則無必固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兵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又　卷三三四　（元豐六年三月辛卯）詔：『蘭州圍解，其城守將士：降授四方館使、階州刺史、熙河蘭會路副總管李浩率將士衛城有勞，復隴州團練使；優等西上閤門使王文郁，募兵披城接戰及上城守宿，遷東上閤門使，與一子官；第一等十二員，係王文郁召募，接戰得力，十四員守城得力，各遷一資；第二等十九員係守城二員，驅率蕃兵於馬家谷守隘，力戰退賊，減磨勘三年。蕃官、蕃兵百九十三，第一等遷一資，願賜絹者二十匹；第二等十五匹，第三等十匹。諸軍弓箭手四百六十，敢勇等

三十六，第功遷資，賜絹如蕃官。其獲級、重傷人別格重者，自從格。』時賊圍蘭州城六日，浩上其戰守功也。

又　卷三三五　（元豐六年五月戊子）詔：『昨修築蘭州質孤、勝如、熨斗平堡子，不堪守禦，已毀廢。其元相度保明官李憲、苗授、李浩、康識特放罪，苗授、樂士宣、閻仁武所賜敕書、銀絹等並追納。』【略】

熙河蘭會路制置使司言西賊犯蘭州，破西關，殺管勾、左侍禁韋定，并擄略和雇運糧干闐人并橐駝。詔贈定文思使，依永樂例推恩，所擄略于闐人畜，令制置司優恤之。

乙未，詔：『蘭州展築北城，其南城若依舊，則城圍太廣，難於守禦，若平居多置守兵，又耗蠹糧食。候展築北城將畢，即廢南城。』

又　卷三四一　（元豐六年十一月己巳）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奏：『臣僚奏：「蘭州守禦須及一萬人，今在州總計六千六百餘人，臨事旋乞益兵，竊慮誤事。」本司契勘蘭州依百步法，止合用六千四百五十六人，本州通計僅及八千人，自可有備。走馬承受閻仁武合守季蘭州，亦復畏怯，不免牒梁安禮前去。尚慮仁武素無心膽，自為張皇不敢，一面勾回熙州，兼臣已遣弟宇往蘭州照管。伏望下入內省，嚴責臣男毅蹉程前來。』上批：『李憲已出門，更不須指揮。梁安禮既隨將官往蘭州，其閻仁武仰卻歸熙州守季。』

又　卷三四二　（元豐七年正月）丁未，手詔李憲：『西賊圍蘭州，日久未退，除朝廷已降指揮諸路各出兵牽制外，宜速遣諳事信熟人，檄董氈、阿里骨出兵，腹背攻討之。更廣求閤路，探候城中息耗，仍諭在城官吏伺察姦細，守城人頻令番休，勿使倦怠。穩審處置，勿誤重事。』【略】

辛亥，手詔李憲：『蘭州信息不通，已幾旬日，可速以重賞募人間路前去問達，及日逐具事宜以聞。所有見屯驅逐番應援兵將，宜更籌策方略，俾之前去奮擊，力取萬全，勿誤重事。』【略】

癸丑，手詔李憲：『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泊旬日，卒無所得，大衆傷夷而歸，在我固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所斬獲為恨。』又詔憲：『羌賊堅悍凶惡如此，若非官吏、軍民人懷忠義，安能卒保無虞？除已齎賜官吏銀合茶藥及士卒銀椀外，仍據城上城下、用力輕重等第支所給絹去外，宜速編排諸司所有絹十萬疋，以備使臣到日宣賜，并具功狀火急報明以聞，當與優賞。其蘭州城裏宜內壕下闊二丈，上收五尺馬面，中間更增散樓子一座五間，仍添置砲臺為便，可速具以聞。』

又　卷三四三　（元豐七年二月庚午）李憲上蘭州城守追敗西賊功狀，詔：『憲保守一路有勞，降敕獎諭，賜銀、絹三千。統領、東上閤門使王文郁為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皇城使康識為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走馬承受梁安禮遷三資，同總領蕃兵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韓緒遷二資，閤門祗候馬仲良及勾當公事李毅遷一資寄資。諸將：第一等，西染院使王恩等八人各遷二資，減磨勘二年；第二等，供奉官崔朝等六人各遷二資；第三等，承奉郎王秉等五人及監司張太寧、馬申、胡宗哲、管勾文字使臣李宇各遷一資，選人鍾傳循二資，內侍省高品、準備差遣羅承憲換入內高品。餘以格推賞。陳亡諸軍賜絹：軍員三十疋，下至遞鋪二十疋。』【略】

（壬申）李憲乞招討西賊及上撓耕策。詔：『盧秉昨得蘭州關牒，不具以聞，及不遣兵牽制，已令趙卨往代。其令李浩同姚麟領兵出界招討，委李憲計會趙卨詳度施行。其逐路出界將兵，可乘隙伺便，為倏往忽歸之計，毋得調夫運糧。』【略】

（丁酉）詔鄜延、環慶、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西賊昨經蘭州傷敗，又向夏暑，非舉動之時，頗留戍邊兵馬，虛食邊粟。可相度依差去先後，減遣歸營。』

又　卷三四四　（元豐七年三月辛丑）劉昌祚乞於米脂寨中路置堡。樞密院言：『米脂寨去綏德差遠，然自收復以來，雖有賊馬鈔略，不為深患。蘭州賊馬近遭傷阻，恐懷憤激，若興役之際，萬一舉衆奔衝，小失枝梧，增長賊氣。』詔劉昌祚候地界了日，別降指揮。

又　卷三五〇　（元豐七年十一月己亥）詔陝西、河東諸路：西賊舉國入寇一路，如昨犯蘭州之北，方得關報餘路牽制，不須豫差定軍馬常在極邊；其餘抄略，止依例互相關報。

又　卷三五三　（元豐八年三月）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武信軍留後，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王文郁為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康識領榮州團練使，東頭供奉官宋安道為內殿崇

班，蕃官皇城使、忠州刺史盧稜領康州團練使，皇城使曹令稜領嘉州刺史，皇城使阿克密領昌州刺史。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水波、克掄井羅扑龍井羅、噶爾轉戰，斬首四千七百餘級，獲牛羊駝馬器甲凡八萬餘，至是賞之。憲舊傳云：賊再舉不捷，諸將以為無復事矣。憲曰：『賊之不得志於我也，歸無以藉手，將伺我怠，以輕騎出吾不意。』未幾，諜有告點集者，憲選精兵萬騎，遣其子從諸將渡大河，行五百里與賊遇，一戰破之。斬四千餘級，牛馬器械以數萬計。幕府上功，將佐遷官三等。憲狀未列，會臺劾皇甫旦獄，坐責。《新傳》云：諜有告點集者，選精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幕府上功，將佐遷官三等。不載憲語，要是不足載也。《新傳》又載皇甫旦獄事與《舊傳》不同，已具三月一日。按憲以三月一日奪武信留後，此月九日復武信留後，而《新》《舊傳》俱不載，可謂疏略矣。《舊傳》云憲狀未列，此說謬矣。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八《附録六》　（元豐）七年，舉國圍蘭州，詔邊吏用淺攻擾耕。秉常遣使入貢，乞還土疆，不許。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一　（元豐四年七月）憲尋克蘭州，奏至，上詔憲曰：『官軍未出境之際，內外莫不以夏羌鋒銳為憂。今道逢堅屯，而能一鼓蕩散，自非將帥有略，何以臻此？』憲以蘭州古金城池，是為河、湟要害，請城之，仍建為帥府。【略】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涇原路制置等使。兼經略安撫。知蘭州李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略】

（元豐六年正月）夏人寇邊。將官楊定死之。虜衆數十萬奄至，知蘭州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淝也！』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既而，降詔擢文鬱知州事。尋又入寇，麟府將郭忠紹敗之；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略】

十二月，夏人寇邊。初，經制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按古步法以計戍卒，復募游兵隨方應禦。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城外得賊屍五萬。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一二下　（元豐四年）九月丙申，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並從之。【略】（六年二月）丙辰，熙河蘭會鈐轄王文郁知蘭州，代李浩。西賊之圍蘭州，數十萬衆奄至，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縋而下，持短刀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云。

《宋史》卷一六《神宗紀三》　（元豐四年九月乙酉）李憲復蘭州古城。戊子，蘭州新順首領巴令謁等三族率所部兵攻夏人撒逋宗城，敗之。【略】

（六年）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衆攻蘭州，鈐轄王文郁率死士七百餘人擊走之。丙辰，以夏人犯蘭州，貶熙河經略使李憲為經略安撫都總管，以王文郁為西上閤門使、知蘭州，副使李浩為四方館使。甲子，詔供備庫使高遵治、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壽各降一官。三月辛卯，夏人寇蘭州，副總管李浩以衛城有功，復隴州團練使。乙未，休日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丙申，河東將薛義敗夏人於葭蘆西嶺。戊戌，以檢校太尉、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王拱辰為武安軍節度使。麟、府州將郭忠詔等敗夏人於乜離抑部，詔行賞有差。己亥，河東將高永翼敗夏人於真卿流部。【略】（夏四月甲子）李浩敗夏人於巴義谿。【略】（五月）甲午，夏人寇蘭州，右侍禁韋定死之。癸卯，詔賜資州孝子支漸粟帛。是月，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敗之。【略】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李憲等擊走之。

又　卷三五〇《苗授傳》　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藏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日，轉鬥千里，始入塞。

又　《王文郁傳》　未幾，為熙河將。李憲討靈武，文郁得羌戶萬餘，遷路鈐轄。夏人圍蘭州，已奪兩關門，文郁募死士夜縋而下，持短兵突賊，即掃營去。擢東上閤門使、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果舉國趨皐蘭，文郁乘城禦之，殺傷如積，圍九日而解，收其尸為京觀。加榮州團練使，以捧日、天武都指揮使為副都總管，以殿前都虞候知河

州。築安西城、金城關，進秦州防禦、冀州觀察使。卒，年六十六。

又《李浩傳》　李憲討山後羌，浩將右軍至合龍嶺會戰，遣降羌乞嗢輕騎突敵帳，俘其酋冷雞樸、李密撒，馘三千。還東上閤門使，為副總管，知河州、安撫洮西。五路大舉，浩將前軍，復蘭州。還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屹囉、瓦井連立功，復之。

又 卷三五五《上官均傳》　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卨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為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悔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又 卷四六七《宦者傳二・李憲》　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渡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元豐）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已奪西關門，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夜縋城而下，持短兵突營，遂拔去。五月，復來，圍九日，大戰，侍禁韋禁死之，乃解去。閏六月，遣使謨箇、咩迷乞遇來貢，表曰：『夏國累得西蕃木征王子書，稱南朝與夏國交戰歲久，生靈荼毒，欲擬通和。緣夏國先曾請所侵疆土，不從；以此未便輕許。西蕃再遣使散八昌郡、丹星等到國，稱南朝語言計會，但當遣使齎表，自令引赴南朝。切念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稱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效忠勤。』乃賜詔曰：『頃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征，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其守先盟。』遂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三二里，夏之歲賜如舊。

七年正月，圍蘭州，李憲戰卻之。六月，攻德順軍，巡檢王友戰死。九月，圍定西城，燒龕谷族帳，遂以十月至靜邊，鈐轄彭孫敗之，殺其首領仁多唆丁。十二月攻清遠，隊將白玉、李貴死之。

又 卷四九二《外國傳八・阿里骨》　阿里骨本于闐人。少從其母給事董毡，故養為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自肅州團練使進防禦使。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五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八月）李憲兵破龕谷。九月入蘭州。

女遮之敗，殘卒退保龕谷。龕谷城堅，多窖積，夏人號為『御莊』。聞李憲兵至，戍守奔潰。憲發窖，取穀及弓箭之類，進兵取蘭州。令新順首領巴令謁三族分所部攻撒逋宗城，破之，遂上言：『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步，距西使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自夏人敗衄之後，所至部落皆降，今招納已多，請築城建帥府，以固羌夏之心。』神宗從之，版築方興，夏人隔河而營，憲令死士絕河斫之，遂引退。

按：昔人謂蘭州控河為險，隔關羌戎。自漢以來，河西雄郡金城為最。豈非以介居戎夏，攸繫隴右安危哉？晉元康後，河隴多事，金城左右歲無寧宇；隋唐盛時，馳逐河湟，未嘗不以蘭州為要害；廣德以後，州沒吐蕃，而西涼不復為王土；大中間，雖嘗收復，亦僅羈縻。宋興，蘭州不入職方。至是，憲始復之，築城以建帥府。後元祐初，夏人求復此地，朝議欲割以畀之，孫路言：『自通遠至熙州總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城蘭州，然後可以捍蔽。若捐以與敵，則一道危矣。』穆衍言：『蘭州棄則熙州危，熙州危則關中震動。唐失河湟，西邊一有震動，驚及京師。今若委蘭州，悔將何及？』遂不果棄，夏人卒無以逞。則憲城蘭州，斷西界之要衝，壯北門之鎖鑰，正不得以人而廢其功也。

又 卷二六　（元豐六年遼太康九年、夏大安九年）二月，寇蘭州，陷東、西兩關堡。

先是，梁乙埋遣數十騎至蘭州境北，隔河呼曰：『吾兵已勝鄜延路，俟河凍來取蘭州。』繼令千人哨探直抵城下。至是，突以數十萬衆攻陷東、西兩關堡，勢張甚。副總管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集死士七百人，夜

縋城下，持短兵襲擊，夏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舊録》：『夏人入蘭州，乘冰渡河，守將王文郁縱騎擊之，冰陷，夏兵溺死者多。餘兵忿，攻破兩關堡，殺官兵將吏甚衆。』與《神宗實録》異。

附：王氏《東都事畧・劉昌祚傳》：『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兕趨宥州，王愍趨納乞會牽制之。』攷《宋史・夏國傳》，是時，宥州不聞被兵，而《姚兕傳》亦無攻宥州事。

分掠安定堡。

擄人畜無數，延州出兵追之，不及。

進屯熙河。

聞中國展築定西城，梁氏令諸軍屯聚熙河備之。

三月，謀取米脂砦，敗於葭蘆西嶺。

葭蘆、米脂二城，裏外良田不下一、二萬頃，國人謂之『歇頭倉』，又名『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出禾粟多也。自為中國收復，梁乙埋日夜圖之，引兵由女萌骨堆駐西嶺，將襲米脂，為河東將薛義所敗。

獲鄜延刺事人移凱，殺之。

河東六路，鄜延最近興、靈，經畧司遣熟戶蕃官移凱入界刺事，監軍司捕得殺之。

夏四月，遣兵援巴義谿，敗績。

夏國兵聚巴義谿，將攻蘭州。李浩偵知屯駐所在，潛師掩擊，夏兵退走，浩追入界，夏衆自吃囉、瓦拱赴援，與浩兵戰，大敗。

五月，攻麟州。

知州訾虎拒之，不能克。

使鈐轄香逋詐降於府州。

夏兵與河東將郭忠詔等戰於乜離抑、真卿流二部，不勝。梁氏因使香逋至府州偵事，詐降於知州折克行，盡陳國中虛實，請與親信人入夏招降近上首領。克行申經畧司以聞，神宗詔以香逋言詞張大，未可遽信，令守將密備。香逋逸還。

涇原官軍入水東口，敗之，復圍蘭州。

熙寧砦硝坑堡巡檢王世隆領兵入界，至水東口，梁乙埋遣衆拒之，世隆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中傷走。乙埋縱兵趨臯蘭，破西關堡，殺管勾右侍禁韋定，盡擄所雇於關運糧人及橐駝等物，相持九日。城下死傷如積。圍既解，蘭州人收積尸為京觀。是役也，有蕃部掄約入告，中國得為備，故不能大入。

六月，犯乾興砦。

梁乙埋數犯蘭州不得志，以兵侵鎮戎，攻乾興砦，直過界濠，殺掠人畜，守將發兵稽遲，飽掠而還。

又　卷二七　元豐七年遼太康十年、夏大安十年春正月，大舉攻蘭州，糧匱引還。

秉常集河南諸監軍司兵，剋日齊駐葫蘆河，游騎直至河外。宣慶使李憲知必大舉，益增守備。秉常果以步騎八十萬圍蘭州，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十晝夜不能克，軍中糧盡，乃解圍。兵既退，城下得尸幾五萬。【略】

（元豐八年遼大安元年、夏大安十一年）三月，梁乙逋犯蘭州，官軍襲陵咩囉城，破之。

乙逋既執政，遣兵三萬屯蘭州界上，將伺中國怠，襲之。宣州觀察使李憲選精兵萬餘，令將王文郁由瑞博坡渡河圍陵咩囉城，克之，斬五百級，獲器甲、馬、駝八萬餘。

按：乙逋初執夏政，卽逞干戈，故斥名書之。異日西州多事，不必盡書乙逋，其惡自見。【略】

秋七月，進攻鄜延，不克。

梁乙逋攻肅遠不克，廣造甲兵，聲言攻蘭州，潛以兵由杏子河入犯鄜延。時龍安以北兵力咸弱，延安主帥患之。録事判官游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夏兵至，急攻之，守城者發石如雨，彼傷無算。乙逋知不能克，乃還。兵出順寧砦，保安軍巡檢張子式伏兵以待，監軍鬼名理直誤入伏中，力戰死之，乙逋大潰，還。

論説

宋・蘇轍《欒城集》卷三九《論蘭州等地狀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

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險遠，饋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

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

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

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蹙國，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定，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

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復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

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說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又《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

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

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

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聖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明・姚舜牧《來恩堂草》卷一〇《史網要領小論・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夏人問其主秉常，宦者李憲等言秉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致討。嗟乎！此神宗與王安石初謀初願也，觀始年用王韶開熙河之役，及今日用李憲之言，則其心事昭然見矣，乃新法之立，徒內朘中國之膏脂，而西啟蘭州之寇，北割河東之地，竟貽後來無窮之禍，可勝悔哉！此可為萬世好事興功者戒。

平夏城之戰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八五　（紹聖四年四月壬辰）樞密院言：『蘭州近日修復金城關，繫就浮橋，本州邊面已是牢固。緣涇原又進築古高平、沒煙峽城寨，下瞰天都不遠，尚未與熙河邊面通徹。如將來涇原舉動，進築天都、鍬鑊川、蕭磨移隘等處，又須得與熙河兩路聲勢相接，乃可互為肘臂，久遠無虞。理宜更自熙河安西城東北青石峽口、青南訥心、東冷牟至會州以來，相度遠近，修建城寨。仍自會州卻入打繩川建置堡塞，直截與南牟會相接，即與涇原通徹，互相照應近便，河南之地，夏賊無由更敢爭占，將來耕墾稍及分數，則芻糧豐賤邊費減省，方為久計。』詔令章楶、鍾傳究心體訪山川地理遠近，與控扼要害合修築處，斟酌敵情兵力，合如何舉動，可保全勝，具狀以聞。

章楶奏：臣元祐年中，任陝西轉運使，巡歷至涇原，後又承乏環慶，與涇原為切隣。講求邊防利害，乃知有葫蘆河川，原野廣闊，別無山谷巉嶮之患，資藉水草，民兵易集。故臣到本路不旬日間，條上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授以成算，假兵他路，乘機以進，兩城並築。上賴宗社之靈，天地助順，甫及再旬，悉皆了當。然兩城初建，百事草創，深入賊境，未敢耕牧。道路梗澀，籬落不全，東西兩山，賊路數條，抄掠之患，朝夕必有。若不於古高平、上下籠江川等處修築堡障，則今日二城寨，猶為孤絶。理當先固根本，俟糧草有備，兵民安居，然後更議斥大疆土，勢須在二三年之後。今若遽欲有為，不獨糧草未至足備，兼亦未知前去有無險隘，可與不可通行車乘。若非車乘，只用人力、頭口，須十倍於今日進築之數。或遇險隘，糧道為賊邀截，必須誤事。至如昨來修築石門城、好水寨，既以重兵當其鋒，又分擘環慶、秦鳳兩路二萬人及本路兵馬一萬人，使當東西兩山賊馬旁來之路。又遣兵馬於懷遠、三川、定川等處，張大聲勢，緩急照應。其糧草般運，往來道路，又差巡檢三員裹送防托。然猶時有賊馬至好水、峴朱龍、新結溝等處潛伏伺隙，欲出捎擊糧道。若使當時備禦不嚴，或西賊不顧存亡，遣三百騎出大川衝突糧道，人夫必致潰散。今於他處修築，若道路不至明快，則饋餉之虞，十倍前日。兼熙河、秦鳳路，臣平生未到，故彼處山川道路及遠近地里，臣都不知，況又欲出生界修築青石峽、東冷牟等處，決難遥度。只如本路沒煙峽、石門城在平川之內，去邊壕不遠，其地里遠近及山川形勢，據大兵至彼後畫到圖子，與前日傳聞，百無一同。則青石峽等處利害，豈敢臆度？欲乞只令鍾傳相度，或別委通知邊事、練達機權之人，子細商榷。又臣聞賊人所長者戰鬬，所重者報復。本路去年攻破賊堡，殺數千人，今又於其心腹之地建兩城寨，殺獲近二千級，所結仇怨比諸路特深。其建築去處，皆係脅腋，諜者傳西人語，『唱歌作樂田地，都被漢家占卻』，又云『奪我飯椀』，觀此事勢，必須竭力盡死來爭。自今以後，百計枝梧，尚慮不逮，若將來那輟本路兵馬過他路，臣恐必有疏虞，合先具奏知。

又臣今來準朝旨相度修築去處，雖未知朝廷欲興舉限期遠近，若在三二年之後，邊塞連歲豐熟，公私稍有儲蓄，本路所築兩城寨籬落稍全，然後更議進築，方保成功。若欲於今秋或來春便接續興舉，臣未見其可。且如熙河兵馬自去年九月安西城之役以來，調發暴露，八個月之間，才得兩月休息。人力疲弊，耕種失時，若不稍加全養，猝又驅使，恐不如意。及臣度朝廷所以急欲成就進築之事，必謂西賊連年點集，事力困疲，人人怨咨，無有鬬志，諸道交攻，應命不暇，遂致今春以來，諸處進築、攻討，皆有成功，雖臣亦以為西賊凋弊如此。至考昨來前石門之戰，則大不然，彼以人馬十餘萬衆，分頭暴至，鎧仗精明，紀律嚴整，鋒鏑既交，各盡死力鏖戰。分合十數次，過河逼寨，奔突殺人。仍各攜草一束，鍬鑊一件，意要填壘壕塹，斸掘城身，欲如永樂之事。幸而諸將同心奮擊，託社稷之靈，以取勝捷，遂至我軍還寨，無復追襲之患，不然事未可知。以此而觀，則不當以『困弊無能為』待西人，朝廷不可不知也。

黄貼子：今來進築二壘，雖蒙朝廷添屯東兵一十指揮，已抽那土兵兌

換戍守，及於諸處權剗刷弓箭手貼數，分擘在逐城寨防托，諸處已覺闕事，須防今秋舉國入寇，便合作十分枝梧。苟非假以歲月，招置弓箭手耕墾土田，難為戰守長久之計。若便謀進築，不惟未有人馬可那戍守，亦恐糧運艱辛，別生邊患。臣不敢不先事開陳，輒逃忤旨之誅，尚冀聖明垂照。

臣自到本路，既條上進築之策，首會沿邊城寨見在錢糧草料，度其力可以舉動，方敢自必。今因應副石門、好水兩城寨支用，如熙寧、高平、定川、三川、鎮戎軍年計及諸司見在錢斛，今皆所存不多，糴買過時，別無他術補助。又夏苗旱甚，秋種未入，將來軍儲，尚未可知。而熙寧寨等處，更當廣行計置儲蓄，以備緩急宿兵。臣方憂之，計未知所出。若依今來朝旨更議進築，臣恐兵食匱乏，別生他患。乞下劉何、巴宜會計今來石門、好水兩城寨進築的確所費，及見今沿邊城寨應干諸司見在錢斛奏聞，然後乞朝廷斟酌事力，別降指揮。

又臣契勘前月二十一日，前月，乃三月也。會合四路軍馬役兵進築石門、好水兩城寨，糧草、樓櫓、弓矢、奮插防守器具，般輦並進，所恃大川別無艱阻。據轉運司關牒，和雇到大車三千七百餘輛，小車數千輛，人夫一萬人，頭口一萬六千，往來鎮戎、高平、熙寧等處般運，差官驅催，絡繹於路。其所運糧草，一日只供得一日，僅免缺乏，迨至分屯，所餘無幾。今來若依朝旨所坐到地名，便議進築，地里遥遠，山川險阻，若欲留兵控扼以護般運，則軍勢已分；若只聚兵護築，則聲援相遠，糧道不繼。萬一賊出抄掠，未免腹背之患，此不可不慮者。更望朝廷相度，車夫、頭口可與不可再行和雇，四路兵力可與不可併往一路，錢糧草料足與未足，議定計審，徐徐為之未晚也。

黄貼子：勘會自熙寧寨到石門進築處，只是四十里，道路至廣，其車乘方軌並轍往來，凡二三十輛，晝夜不絶般運，樓櫓、糧草，僅能給足。竊恐它時卜築處，地里稍遠，或道路有狹隘處，須當分兵扼據，而所般運之物，必不如今來通快。至時遇事，或恐有不如朝廷之意，更望博賜采聽，審詳裁處。天下幸甚！

又　卷四八六　（紹聖四年四月甲辰）章楶言：前於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並已畢工，乞特賜名。詔石門城以平夏城，好水寨以靈平寨為名，章楶自朝散大夫、集賢殿修撰除左朝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本路并諸軍暴露日久，兼班師之際，西賊舉衆侵犯，各能捍禦戰敵，廣有斬獲，詔應曾出戰軍兵，不以無斬獲，各與特支。四年二月十五日并二十八日，初建議。楶初除知渭州，請至樞府閱邊奏，曰：『兵事難懸度，願至本路圖上方略。』至渭之八日，即上言：『它路所營地，水草俱乏，非形勢所在，城之不足為中國重輕。獨葫蘆河川濱水路，乃寇出入道，東帶興、靈，西趣天都，可蓄牧耕稼，且居形勝地，今往城之，平夏國可歲月幾也。』帝重其議，曰：『諸路多懸度，而楶所論，皆按圖可考，勢必能成。』愁從之。楶乃陽言寇比更犯鄜延，當繕修邊壁，今所部數十城皆相先後興築。衆懼生邊患，楶曰：『吾老，能怯守而已，不知其他。』或有知而止楶者，曰：『葫蘆河川扼賊吭背，苟有事焉，彼必以死爭。且川平地闊，寇至難禦，兵不易守。比夏人營石門峽，出吾境纔三十里，探騎莫敢近，今乃欲一旦奪而有之，必不可為也。』楶陽謝之，而陰具奮鎒，轉芻糧，治樓櫓械器，凡戰守之用，兩月而備。且告師期，願下諸路練將出討者，皆張虚聲以形之。惟涇原隱然為守計，寇不能測，專備他路。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之口好水河之陰，凡二旬有二日而畢。先是，楶豫分兵扼其險要，比興役，寇衆嘯聚，日乘高下瞰，久不能投間而出，乃驅其衆直趨我軍。我軍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奏至，帝大嘉賞。論輔臣曰：『章楶到未一旬，即畫此策，不八旬而成功，諸路因此可舉矣。』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植城堞，屹然並立，夏人愕視不敢動。故諸路之城戎地，實自涇原始也。此據《章楶傳》附見。趙挺之《崇寧邊略》云：太僕寺丞張匘言：『章楶在涇原進築二寨，朝廷賜名平夏、靈平，蓋合五路之兵夫，凡七十餘萬。民有雇夫以代其役者，日直三千。自正月起役，至四月而罷，所費不貲，未可以千億計也。戎人素有謀略，皆遠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師，乘利而出爾。』匘又言：『前日涇原奏築二寨工畢，同知樞密院林希語宰相章惇，率百僚入賀，惇不從。惇因奏事獨對，曰：「前日涇原奏功，林希欲臣率百官入賀，臣以為此功未足為陛下慶，俟不久生縛梁乙逋、卓賀、夏主乾順等至闕，臣等當奉觴上陛下壽，為未晚。」』匘又言：『章楶涇原出師，嘗喪正兵三千人，楶不為上奏，蓋欲掩其本路喪失之多也。然三千人皆有父母妻子居營壘間，遂不得死事之賞。

此一事大失士心，士不復為用矣。」挺之《崇寧邊略》又云：新知廣德宋淵言：「今西邊進築城寨，其去敵國益近，去大朝邊徼益遠。遠者轉輸為愈勞，近者時出擾之為易。若敵人大縱兵以入，則越城寨長驅以行，城寨堅固者，第能保守而已，其不堅固者，平蕩如拉朽。」

詔鎮戎軍管下新建平夏城、靈平寨邊面闊遠，今後鎮戎軍知軍兼管勾涇原路沿邊安撫司公事。

章楶言：「前石門好水河新建城寨，乞創置將、副各一員，以涇原第十一將兼提舉兩城寨，及招置漢、蕃弓箭手為名。石門城乞差官八員：知城一員，以大使臣充；都監、監押共二員，以大小使臣互充；巡檢四員，以小使臣充。好水寨乞差官七員：寨主一員，以大使臣充；都監、監押共三員，以大小使臣互充，巡檢三員，以小使臣充。其城寨官、巡檢、各令輪日將帶人馬，分頭巡綽，把截賊馬來路，照管耕牧。緣係新開拓地分，全藉同心防守捍禦，乞並以二年為一任。除依本路極邊城寨官巡檢令得酬奬外，每員更與特轉一官。內將官升路分都監，副將升正將，如元係正將差遣，亦依正將例；知城寨官升副將。兩城寨各乞置酒稅官一員，寨主簿各一員，與城寨官通管錢穀給納及防守捍禦。昨奏大城寨歲給公使錢一千緡，小城寨五百緡，今好水寨比石門寨雖小，緣所置官比石門所減員數不多，乞每歲添作一千緡為額。」詔並從之。

又　卷四八七　（紹聖四年五月己未）涇原路經略使章楶言：「勘會臣到本路條上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於三月二十三日會合四路兵建築平夏城、靈平寨，如期了當，尋將逐處軍馬分屯放散去訖。緣臣所陳後石門、褊江川兩處形勢所繫，利害尤重。控扼好水、西山諸谷賊馬來路，占據得要害之處，比趨九羊谷、白草原，尤為快便。俯逼天都巢穴，平夏、靈平所占耕地，遂免抄掠之患，與葫蘆河川東西形勢相為表裏。本司近指揮緣邊安撫、知鎮戎軍种朴量帶人馬照管平夏、靈平兩處官吏修緝次第，因令由打破賊堡於後石門、褊江川子細按視山川形勢，道路險易，有無水泉，當如何措置修築。今據种朴彩畫到地圖，簽貼圓備。臣尋將前所進藁，照驗得委實尤為精確。又緣夏賊點集頻併，其力勞敝，四月十一日，舉國十餘萬衆鼓來奔突，諸將力戰，賊遂敗去。度其勢未能再有嘯聚，若不乘此機會進築了當，卻寬歲月，其力稍全，則是資寇養患，邊防之憂未艾也。今不避小有煩擾，再舉師徒，全補藩籬，以成暫勞永逸之功。臣仰荷國恩，當此委寄，不敢遷延，復將重責遺與後人。今且條畫後石門等處進築事件如後：一、於後石門川下建六百步城一所，正當九羊谷、白草原趨天都大路，控扼得塔子嘴，泥棚障賊馬來路，東去平夏城約二十里。一、於床地掌建六百步寨一所，東由青沙峴，好水河趨靈平寨，及照應得石墻子，拽木岔賊馬來路，北去後石門約一十五里。其密鄂充、好水一帶山林，悉皆包括在裏，可以應急采斫使用。一、於舊褊東城下，上建六百步或四百步寨一所，東由密鄂充、柳陰河，拽木岔趨胡蘆河大川，西控木魚川入懷遠大路，及照護得定川、三川、懷遠，更無邊面。北去床地掌約一十三里，南去三川寨邊壕約二十里。已上三處可以建築城寨，其勢與平夏城、靈平寨為表裏，足以分據要害，制夏賊之死命。所有城圍大小及相去道里遠近，乞從本司臨時更切相度措置。或且先修後石門、床地掌兩處，其褊江城候事力稍辦，方行進築。」

黃貼子：「今狀雖乞先修後石門、床地掌兩處尚慮地里差遠，見相度事力人情，或先築後石門，或先築褊江，或且為一寨，或便築兩寨，並乞臨時許臣一面相度施行。」詔並依奏，今章楶更切多方體探西賊動息次第，委是有間隙可乘，決保萬全，方得舉動。卽不管輕易敗事。并下劉何、巴宜專一應副。

又　卷四九〇　（紹聖四年八月）壬辰，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章楶言：「伏見故范育任熙河經略使日，於元祐棄地畫疆之時，獨能抗朝廷意指，反覆敷陳利害，又嘗陳進築之策，持論堅確，人莫能奪，特贈寶文閣直學士。恭惟神宗皇帝以范祥興築古渭寨身死，贈祕書監，又官其一孫。祥、育，父子也，皆以進築成功，而被賞乃異，望更録育之子孫一名。」詔范育特與子或孫一名郊社齋郎。

又　卷四九一　（紹聖四年九月丁丑）章楶奏：昨進築平夏城、靈平寨，所有首先與臣議論并應副糧草等官，逐路主將、兩將、兩城寨提舉官，並係功效顯著，宣力尤多，乞優賜推恩。詔：「等第轉官，循資減年，陞擢差遣，進士特與假承務郎，不理選限。內皇城使已上轉官減年人，回授與有官兒男。如未有人食祿，候有官日施行。減年人令所屬出給公據，

年限不同者，依條比折。』布録云：平夏、靈平賞功，受賞者八十餘人，而熙河將佐未與焉。

又　卷四九三　（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勘會諸路就糧駐泊禁旅萬數不少，破壞軍制，無甚於投換之弊。夫使在營無過之人投換，則非人之常情，使逃亡作過之人投換，則非邊防之利。今日開邊，逐路各有新建城寨，創置軍營，招填兵士，各務早及數目，多將逃亡作過之人投換，剌填，有利無利，深不可取。夫人之常情，豈不有父母妻子之愛？自非累作過犯，不容於本營，或負罪避刑，或剽竊官私財物，豈肯離去父母妻子，竄身山林野草之間？兼逃亡之後，不為盜賊，何以為生？往往殺人取財，幸不敗露，一有新建城寨，官中急於招填，則乃輻湊云集，爭往投剌。官司不問來歷，不究行止，一切收接，他人莫敢誰何。洎至填剌之後，常令役使優輕，即且貪戀衣糧，不作過犯。若稍較重難，或錢物入手，必便逃亡、盜用，無所不至。其弊更有大於此者，昨來進築平夏城時，曾捉到細作一名，係投換在蘭州定遠城逃亡軍人郭亨，投換之弊如此，豈得不革？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今後諸路新建城寨，不許投換逃亡作過之人，如違，所由官司，並重立刑名。若新建城寨闕人戍守，須合創置軍營，猝急未有人投剌者，委逐路經略都總管司，於諸軍指揮，取自情願投換。若或不足，即於諸軍揀選改剌撥填，各優支轉軍例物。則極邊城寨，各得審謹行止，堪任使喚之人，為邊防經久之利。』

貼黄云：『本司五月間，曾差使臣管押馬三十九匹，往第八將交割，有渭州審落第二十指揮十將李孚，用錢物將脚下瘦弱馬換卻第八將馬。事發逃亡，見行收捉未獲，所有干證人送在所司根勘，雖經赦恩，結絶未得。其李孚卻在蘭州金城關投換蕃落第九十六指揮，日近蘭州來渭州勘會本人請受則例，慮是於投換處，便補舊名管十將名目。契勘李孚換易官馬刑名事發逃亡，卻往他處投換，便得舊日軍職名目。兼見今渭州司理院，緣李孚換馬事，禁繫干證人在獄，守待本人首獲結絶，本州見差人勾追。向若不因會問，本司何曾得知？刑獄何由得結絶？投換之事，長弊容姦如此，伏乞深賜詳察。又契勘本路新建靈平寨，創置蕃落保捷兵士，元許本路諸州軍兵士投換，共不滿二百人，自四月後來至今，已逃走過四十九人。投換之人，使在新邊，不可倚仗如此。伏望朝廷詳察，今狀所陳事理，特賜止絶。』詔陝西、河東路新建城寨，今後不許逃亡軍人投換，如違，並以違制論。

又　卷四九四　（元符元年正月甲寅）樞密院言：『比令陸師閔以秦鳳兵偕熙河路鍾傳等自顛耳關進築，請令約期會涇原、熙河、秦鳳三路之師於天都暨平夏城一帶，各據地形險要，進築其城。天都者，須一千步，次八百步至六百步，以旬日內工畢。其一千步者，當議建州軍，權以隸涇原路。如兵數多，而天都、平夏屯聚有餘，即復進據要害之所，以通接平夏。俟畢，選留涇原、熙河兩路兵將戍守天都城，及擇可住以城守者暨以次將吏以聞，即罷三路兵。其涇原宜修築九羊谷等處，熙河、秦鳳宜修築冷牟暨青南納心、顛耳關等處合須城堡，仍計度先城其處，及以次各若何修築，通接平西寨。令兵勢附近，緩急互為聲援。仍令傳既受命，即乘驛詣涇原會章楶，講究軍行、進築、饋運、芻粟、戍守、兵馬等事，皆豫為計。軍既行，楶宜以故事帶經略等司職駐於近邊照應，若楶暨師閔所不至處，其三路兵將並聽傳節制。』詔章楶、鍾傳等審見賊勢困敝，所會三路兵力可保無虞，即乘機會合出兵如前議，若敵情未可舉動，亦詳具利害，畫一事狀，保明以聞。【略】

壬申，詔：『章楶俟軍興，即以經略安撫都總管司職事駐平夏城，應援諸軍，如當赴軍前，亦以便宜從事。若楶暨鍾傳俱在軍前，即令楶節制，傳副之。楶留平夏城照援，其軍前並聽傳節制，即有斬獲，傳受級，楶覆之。若分兵，將佐各受所統節制。餘如前詔。』【略】

（二月）癸巳，樞密院言：『近降指揮，令章楶、鍾傳等相度會合三路兵馬進築。今據章楶、鍾傳奏，候將來計置糧草及守城之具足備，或乘春草長茂，伺隙進築。乞且依已降朝旨，各於本路進築，候有間隙，即依朝旨施行。續據鍾傳申，到渭州與章楶論議涇原等處進築，無不合，但投來人通説天都一帶無草，俟計置有備，續同共進築。并章楶要一城防守器具并糧食，其防守器具，陸師閔稱甚有準備，若涇原進築有日，先且就涇原輟使，續自秦鳳輦去補填，其糧食亦如此施行。今涇原九羊谷、熙河顛耳關，逐路自合先次興築，須於此月旬日之內了當。其沒煙峽口至平夏城止

二十里，熙河、青南納心去顛耳關不遠，兼係用秦鳳兩路兵馬，聲勢不小，但多方探伺敵情，斟酌事力機會，可以乘此修築，亦仰相度興工。如事力未及，或未有機會，即一面從長施行，仍仰章楶於新築三城寨，疾速增價，計置的確，合要糧草足備，可以興舉，即關報鍾傳，依所降朝旨，同共相度勾抽三路兵將會合進築沒煙後峽，涇原等處所有防守器具，亦就近儹那應副。』詔令章楶、鍾傳遵依施行，如逐路利害不同，聽各具所見以聞。【略】

癸卯，樞密院言：『章楶已選定二月二十六日會合將兵出寨，破土進築九羊谷等處，及勾保甲赴軍前般運糧草，修城木植。兼稱到熙寧寨與姚雄等諸將會合，臣躬親統領至平夏城，分遣諸將前去。看詳所奏進築九羊谷、後石門等處，緣上件兩處地理相近，難並進築，枉費財用，未委其處最係控扼要害之地，合指定一處。外有沒煙前峽口，至平夏止二十里，正係控扼西賊天都出入咽喉之地。今九羊谷城寨了當，便合乘勢移那兵馬進築。』詔令章楶更切審測敵情，斟酌事力機會，乘勢進築。如探伺西賊點集在近，事勢厚重，未可舉動，亦仰指定探報事實，詳具奏狀，仍先具措置次第并合用兵馬以聞。【略】

丙午，章楶言：『與鍾傳議，先進築三城寨，其本路有兩座守城器具，本路前後進築用過防守器具不少，今準聖旨，將來合于三處建築城寨，乞下陸師閔計置一千步城防守器具一座，前來靈平鎮差下卸；及下劉何、巴宜於諸路速行剗刷八百步防守器具，搬運前來，所有樓櫓，臣乞一面計置。』詔令章楶才候修九羊谷了當，即將已計置到防守器具，遵依今月二十四日指揮，於沒煙前峽口進築。所有後石門、牀地掌更不得興工，如已興工，即速行寢罷。三月九日楶復奏，十六日降職。《布録》：丙午降旨，令章楶依已降指揮築九羊谷及沒煙前峽口，不得更於後石門、牀地掌進築。仍令陸師閔輟一千及八百步城防城器具各一座，詔令巴宜、李璮般赴平夏城，準備進築沒煙後峽及涇原使用。

又　卷四九六　（元符元年三月癸亥）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

準樞密院二月二十七日劄子節文坐到聖旨指揮。臣勘會九羊谷已興工築八百步寨，非久可畢，其後石門、床地掌即未曾擇地興工。

自二月二十六日兵馬入蕃界後，踏逐得九羊谷，去平夏城約三十里，經歷後石門，側近野韭川，正當西賊來路。若不築堡子，則過往軍民、耕樵之人，不免鈔掠殺戮之患。又床地掌之北，其名泥棚障，亦是要害道路。九羊谷去鎮羌寨約三十里，西面接生界，山川隱暗，皆是賊路。若不築保子，不惟軍人百姓往來道路梗澀，兼縱招剌得弓箭手，無敢耕者，則是所築之城寨空費財用，所拓之地土徒有虛名而無實利，其間便有增添戍守、兵分力弱之慮。臣所以區區竊欲補全罅落，保聚人民，使荒土變為良田，戍守之兵資藉耕者，如此則國用可省，兵力可疆，天都之地，已是吾土，敵雖倔彊，彼將自斃。

前曾奏欲於後石門、床地掌建寨築堡，上件地名，並在生界，得之傳聞，即未曾委官踏逐，今來始見的實利害。考覈地理，其後石門去野韭川，床地掌去泥棚障，並皆密邇。臣既開拓疆土，而更切切於此者，所以為國家建固圉彊兵之利，非作身謀。今準朝旨，罷修元奏堡壘。勘會天都山，乃在九羊谷西北，去鎮羌寨一百餘里，而床地掌、泥棚障實在西邊。鎮羌寨南至懷遠寨，更有木魚川，亦是賊路。縱便將來進築，直據天都，其九羊谷、鎮羌寨西面，亦須有關防，而野韭川見是賊來之路。臣之管見，所謂緊切者，朝廷乃以為至閑慢。臣欲默默不言，則所築城寨，所拓土地，如前之所陳，欲紛紛辯論，則上拂朝廷指意，必取誅戮。然而身當闖外之寄，圖惟疆事，不為朝廷取信，尚何面目以見將佐士卒哉！繼此或有所為，欲望將佐稟從號令，遵守約束，亦已難矣！伏乞朝廷先罷臣職任，然後選委侍從或親信官按視體量。如臣言繆妄，乞賜重行貶黜，以戒將帥。臣見候進九羊谷了當，分屯軍馬，起發往渭州聽候指揮次。

黃貼子：臣前年冬蒙陛下召自遠方，付以涇原經略之事。朝廷方議進築，亦嘗至樞密院遍觀臣僚奏陳策畫，以至朝廷論議，未有略及進築葫蘆河、褊江川、前、後石門者，獨鍾傳欲進築南陽川、瓦和市、善征泊伯。已降朝旨，令傳會合熙、秦、涇原三路兵馬進築。臣即時於三省、樞密院臣僚前疏駁其非，因得指揮，令臣自當管認一處。臣既領職任，體究鍾傳所陳，校量利害，未見有可為之理。到官八日，遂建進築石門前後峽、好水河、古高平、褊江等處。幸託陛下威靈，僅能集事。但新開疆土，自熙寧寨以北至平夏城，僅四十里；自古高平西至鎮羌寨五十餘里；自懷遠北

至九羊谷，約六十里；自九羊谷東至葫蘆岸，僅五十里。新開疆土所築城寨，直北有大山限隔，賊之來路不過五六處。至於自葫蘆河岸至古高平，正當十川，及懷遠至九羊谷六十里間，賊之來路甚多。若不相度要害，增築堡寨，則將來必有抄掠之患，客旅往來有害。而二寨聲援不接，空以透漏之法繩將寨官，地分巡檢，雖日行誅責，欲其不透漏，不可也。而議者以臣為老怯。臣年齒七十有二，思慮顛倒，怯害之譏，所不敢辭。唯乞陛下選擇不怯者代臣，庶幾邊事早得允當。

又去年三月，進築開拓四十餘里，建兩城寨，良田幾萬頃。雖已招到弓箭手，臣今親至其地，只是城寨側近並新築古高平堡左右，方有耕者，纔百分之一。至於平夏城東北至葫蘆河岸，耕夫無敢施工。其地非不美也，其人非不欲也，蓋西賊日夕隱伏，伺隙抄掠，便有殞軀喪命之患，則耕者豈不畏懼！臣得諸將議論，方欲經營添築護耕堡，使人人皆有生業，秋夏田成熟之後，官司計置糧草，不至枉費國用。既得朝旨，一切不敢更有論列。而狂瞽之語，又及閑慢之事，此臣至愚至暗，不敢自欺以希合朝廷也。伏望聖慈深思詳察，擇才力彊敏，能如朝廷意指之人代臣，早歸田里，幸甚！幸甚！

又臣本路竊觀李繼和、曹瑋築寨置堡，其意概可考證。三川、定川兩寨，相去纔十八里，而山外堡寨，處處相望，地里至近。西賊尚或寇掠，然不能為大患，扞蔽堅全，至今蒙利。乃能安進弓箭手，闢土力耕，號為富庶之地，而有善戰之兵。如此則有益於國，有利及民。今聞諸路進築，競以深入遠去為能。成城之後，逐路舊額兵馬，必須分差戍守，城寨相去遼遠，他日必有後患。逐路止是舊日之兵，既分布防守新壘，西賊忽然舉國併兵攻圍一路，未知何以支梧？蓋興事不以漸，則聖人有『欲速不達』之戒。臣每思之，竊為寒心。更乞陛下深察愚衷。

又臣亦知諸路進築，自用一路之兵，指日了當逐處，不獨因高割削成城，而版築之工甚省，蓋非夏國要害之地，故彼亦不來力爭。去歲三月，本路築兩城寨，而西賊傾國之衆云集。今九羊谷興工三日已後，已有六萬餘騎分布天都山左右，只候中寨人馬齊集，便來掩擊，則本路舉動不可以比方他路也。臣去年嘗委种朴進築褊江，朴堅欲借兵隣路，自云步騎兵不滿八萬，并不勾集保甲，不敢舉事。今春种朴在環州築灰家觜，只用二萬餘兵，亦有成功。臣竊謂一种朴耳，前日非怯，今日非勇也，蓋事有難易，理有可為不可為，此朴所以或怯或勇也。更望聖慈廣覽兼聽，審觀事勢，察慮賊之爭與不爭，則難易之實，灼然可見矣！

又泥棚障、大障灣、上下木魚川，皆是西賊來路。今築九羊谷，與鎮羌寨相去不遠，又臣分布兵馬沿路把截，故不敢輒來斷糧運道路。若將來進築天都，全藉大車般運至九羊谷。自九羊谷更不通車行，須當以人夫頭口般運。自鎮羌寨至天都百餘里之間，賊路既多，臣亦不敢保糧運道路不為西賊隔絕。萬一救東寇西，首擊尾應，豈不危殆？更乞朝廷詳察。

三省、樞密院勘會：『朝廷昨降指揮，止為九羊谷已建城寨，即後石門、床地掌不須進築，慮虛費公私財力。若逐處合於中路，修築遮護道路耕種堡子，即與古高平、塔子觜事體一般。上件兩處，即不曾奏聽朝旨，今來因何不便行修建？兼朝廷在遠，邊鄙有未盡利害，即當詳具條陳，豈可便奏乞罷任及差官體量，未欲別作行遣？』

詔令章窠更切相度，如泥棚障等處，合行修築通路堡子，可以遮護得人旅往來及弓箭手耕種。如兵夫未放散之時，即便隨宜修築。若已放散，即指揮姚雄一面經營，候有閒隙修築。仍速具已措置施行次第聞奏。不管將來，卻致賊馬抄掠往來人旅及有妨弓箭手耕種。

又詔章窠奏報輕易，特降充龍圖閣直學士。窠以三月五日奏此啓，詔不知是何月日。《舊録》於三月十六日略載窠奏，即坐奏報輕易降職。按前云『未欲別作施行』，然則降職必不同日。今但因《舊録》，仍取窠奏詳載之。《舊録》云：涇原路經略使章窠言：『先準朝旨，後石門、床地掌不得興工，如已興工，速行寢罷。勘會天都山，乃在九羊谷西北，去鎮羌寨百餘里，而床地掌、泥棚障實在西邊。鎮羌寨南至懷遠寨，更有木魚川，亦是賊來路。縱將來進築，直據天都，其九羊谷、鎮羌寨西面亦須有關防。而野韭川見是賊之行路。乞選侍從或親信官按視體量。如臣謬妄，乞量行貶黜。』詔章窠奏報輕易，特降充龍圖閣直學士。

先是，曾布言：『近日邊臣奏報，大抵自肆。如章窠前日議進築事，稍不同，便乞罷任，仍云議者以臣為老怯。此乃章惇與窠家書中語，豈可便輕易書之章奏！』上亦以為不可，令削一職，衆皆以為宜。蔡卞又言：『昨進築九羊谷，不預計置簿掾，卻奏稱旋行般運，亦可罪。』布曰：『此

未足言。但以奏報輕易黜之，則諸路皆知警懼。』衆亦然之。遂有是命。十九日又降一官。

又　卷四九九　（元符元年六月丙午）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奏：『近準朝旨節文，令逐路帥臣更切講議，如何措置，可以使賊不敢並邊耕牧住坐。其已耕種去處，即相度如何於鋤耘之際，可以使其不得施工，免致向去秋成，資助賊糧，別生邊患。三月二十四日，又五月二十七日詔，可考。臣契勘本路新築沒煙後峽寨，咫尺天都，最是因形勢困擾賊聚去處。見委折可適子細體訪彼處耕牧住坐遠近次第，若有機便，欲於七月半間，量數差撥人馬，乘月夜行，往彼處攻討，為條往忽來之計。臣前此兩次遣將淺攻，苦無所獲。或言賊衆前期知覺，豫作準備及四散遁逃。今來舉動，理須改圖，竊欲少著人馬，只用五七千騎已來，所貴易為差發，諸事秘密，不至漏露。兼選鋒鄉道之人，得部落子方堪使喚。近蒙朝廷差李忠傑并手下部落子二百人來本路，至時，決得隨軍出塞。契勘環慶路蕃官皇城使慕化，舊在臣麾下，委是得力。屢曾遣使隨逐折可適出入攻討，彼此諳委，肯相營助。欲乞前期旬日間，權暫於環慶路輟借蕃官慕化并部落子二百人及逐人腳下馬，過本路使喚。攻討了日，便行發遣，來往只是半月、二十日之期。』

黃貼子：『蕃官慕化近日因護築到本路，臣密以前項擘畫問化，并說與欲借助人馬之意，化極欣喜，願來本路使喚，遂録到狀內所指部落子姓名。今來所陳，如蒙俞允，即乞不顯事因，直作朝廷指揮，令化帶領所要人馬來涇原路幹當，不得占留。若説事因，竊慮環慶帥臣歸罪於化，外兼西賊耳目於環慶路最長，彼探知時，暫於他路差發過人馬來涇原，必料欲往淺攻。如此，則雖出無益也。又狀內所指期日，未敢決定，容臣更切探伺，量宜展縮。若賊中添屯人馬，嚴作隄備，或是住坐去處地里太遠，即亦難為必去攻討。只緣乞差發他路蕃兵，理須預有奏陳。』

樞密院奏：『勘會涇原路近進築沒煙前，後峽城寨了當，去天都咫尺，乃西賊必爭之地。兼西人近於隆德寨、九羊谷以來出沒，又於樫溝段大道穿壕作壕，深慮賊馬不測，侵犯邊界。合要知次第人，率衆伏截掩殺。本路闕少得力蕃官使喚，其環慶路蕃官皇城使慕化，熟知蕃界山川道路，可以為鄉導出入，須至權暫差那，帶下項部落子前去涇原路應副出入使喚。其環慶路，雖於今秋有舉動去處，緣今來只是差慕化一名并手下部落子二百人騎，即於本路未至闕事，須議指揮。』詔：『令環慶路權暫輟那蕃官慕化及上件部落子二百人騎，暫赴涇原路經略司，準備出入使喚。限七月半以前至涇原路，仍等第量支與盤纏錢，無令有所陪備，及不得更有奏請占留、住滯。仍令涇原路照會收管，候到，優與存恤照管。候慕化等指引得本路人馬知出入把截次第，立便遣還環慶路。其占留存在本路，不得過一月。』六月二十四日布録，令諸路帥相度擾耕，故以此奏附六月末。此須別加刪修。文太多故也。章楶又奏：『本路去年進築平夏城、靈平寨了當，添置十一將，後來接續修築鎮羌、九羊、通峽、盪羌共四寨，雖已逐旋那移馬步軍前去，至今不曾別置將名。今乞以通峽、盪羌并九羊寨三處見管防守正兵及新招弓箭手馬步軍，共為第十二將。仍乞以勒停未敘復人，前皇城使成州防禦使折可適為正將，降授供備庫副使曲充為副將。或朝廷以謂追奪未久，未經敘復，即乞且令權管職事。』從之。

又　卷五〇〇　（元符元年七月）甲寅，以進築沒煙前、後峽兩寨畢工，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章楶復樞密直學士，馬軍都虞候、信州團練使王恩，文思使种朴，皇城使、果州團練使秦貴，通直郎、陝西轉運判官李諫，各遷一官，及賜銀絹有差。楶傳云，五月築通峽寨於沒煙口，築蕩羌砦於峽中，《實録》於六月十四日賜名。

先是，曾布言：章楶近以諮目抵臣云，天都未可進築，其言頗有理。蓋謂沒煙峽以裏，皆有山險可恃，賊馬來路易於控扼，又後倚城寨為家計，故易於般運進築。今天都去沒煙六十里，既出峽則皆平原大川，四面皆是賊馬來路，後去城寨遠，聲援不相及，般運材植糧餉百倍難於平夏。沒煙去平夏止二十里。雖合三路兵馬進築，不惟糧運可憂，又慮西人以輕騎旁出，深入近裏城寨侵掠，內無救援，勢必受禍。兼城寨一擾，則軍前人心亦搖矣。假令進築已成功，四面無籬落可恃，何以固守？兼兵馬數少，不免須索，恐無以應副，欲來日進呈，許將、蔡卞亦皆以為當進呈。此段布録丁亥。及進呈，上稱楶諮目極有理。布曰：『前日已得旨，欲與復職。』上曰：『與復官。』布曰：『復官恐太薄。』上曰：『與復職不妨。』章惇言：

『且休須復職，待天都了卻，更與優轉不妨。』布曰：『如此則又是督迫令進築也。』上曰：『且與復職。』遂復樞密直學士。

又　卷五〇三　（元符元年十月己卯）西賊攻圍平夏城，凡十三日乃退。此據章粢元符二年二月十日保明第十一副將寇士元能出詭計，使賊驚疑，乞加優賞狀增入，其詳具二十五日。宣和元年九月二日詔旨，涇原廉訪王孝傑奏第十將郭成固守，賊退，乃追擊破之。

（壬辰）涇原奏賊攻平夏甚急，熙河奏已遣王愍往右廂牽制。《布録》二十五日涇原賜銀絹，二十八日愍落軍職。【略】

樞密院言：『涇原路經略司章粢奏：西賊犯塞，從靈平寨分布人馬，數十里間，約三十萬，專意攻平夏城，凡十三日。逐處將寨官，曉夕捍禦，遂保無虞。』詔章粢特除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賜茶藥及銀絹一千疋兩。又詔平夏城將官、皇城使、康州團練使郭成為東上閤門使，雄州防禦使陞充權本路鈐轄；其餘知城以下，大小使臣及漢、蕃將校士卒等，並仰經略司疾速審按守城次第，據功狀高下，分作等第，保明以聞。章粢奏傳云：十日，夏主與其母自將兵數十萬圍平夏城，晝夜疾攻。自己卯至壬辰凡十四日，城守益堅。寇力造高車，號曰對壘，俯其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之，寇大潰，一夕皆遁。戎母慙哭，裂面而還。捷奏至，帝嘉歎，拜粢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遣中使勞以璽書，加賜銀絹各千，對衣、金帶、銀鞍、名馬。《曾布日録》：丙戌，同呈涇原報羌兵犯塞，自九月探報云點集大兵，已而落蕃兵士亡歸云二十五日聚兵百五十萬，距盪羌五十里屯聚」，凡旬日乃動。圍閉盪羌、通峽、平夏、靈平、高平、九羊六城寨，約三、四十萬。壬辰，涇原奏賊攻平夏甚急。丙申，得章粢咨目，報賊攻平夏未已，然將佐皆極一路之選，可亡慮。又以書抵章惇，亦云必保無虞，恐上憂勞，以此奏知。丁酉，進呈粢書及咨目。己亥，涇原奏西賊自十七日酉時退，至十八日皆遁去。攻平夏十四日，填平遠壕，又於裏壕壘道路數處，直薄城，穿數穴，皆可容數人；又為云梯洞子百種，為攻具。然城中捍禦有方，終不能破。羌人中矢石者數千，傷者倍之。冀官兵出戰，而總管王恩等按兵不動，野中芻糧孳畜收拾無遺。賊一無得，日久糧盡，遂遁歸。城寨官兵，一無所損。他寨雖不被攻，然圍繞殆遍，將佐皆開門延敵，時出挑戰，夜以輕兵劫寨，賊頗驚擾。皆可嘉也。章粢遷左中散大夫，平夏將兵郭成遷東上閤門使，遙防鈐轄，知城以下，令速第功狀聞奏。粢賜銀絹各一千，乃降獎詔，賜郭成各三百，餘二百、一百五十、一百及五十凡四等，又銀合茶藥有差，士卒自二十疋至十疋凡三等，老少婦女經城上役使者五疋。

河東經略司言統制官張世永等統領將兵入西界牽制，到白土川遇賊戰鬬，斬獲五百餘級。涇原路經略司言賊兵已退，其戰守漢、蕃士卒及並邊人戶，為賊燒蕩屋舍，殺擄人口，焚掠糧食之家，望加賞勞。詔各賜錢、絹有差。其環慶、秦鳳策應軍兵及捍賊有勞之人亦如之。嘗被燒蕩屋舍，殺掠人口，燒廢斛斗，蹂踐田苗者，仍給口食；郭成賜銀絹三百疋兩，知城以下等第支賜。十八日兩路奏云云，《舊録》云：河東經略司言云云，上英武，赫然收復境土，羌人震恐，不敢爭。至是大人，失利而去。西夏於是衰弱，橫山之地，列置城寨矣。《新録》辨曰：既云『羌人震恐，不敢爭』，繼言『至是大【略】（壬寅），涇原奏，已就留王恩等兵馬，修築平夏城壁等。

又　卷五〇四　（元符元年十一月己酉）環慶路經略司言，都鈐轄張誠等襲逐寇犯涇原西賊，獲五百餘級。詔張誠下軍兵等各賜錢有差；其得功將士等，仰經略司保明以聞。

樞密院言：『近西賊舉國侵犯涇原路，攻圍城寨，惟恃重兵，務在速戰。其本路經略司及統制官、副都總管王恩等，統領官姚雄、姚古，環慶、秦鳳統制策應兵馬种朴、王道，各能持重，不與輕戰，保全師衆，及屯據要害，張耀兵勢，使不能深入作過，致賊無利，沮喪遁歸。』詔賜王恩等銀絹有差。【略】（十二月己卯）涇原路經略使章粢奏：

依準六月七日、九月十九日、十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五次朝旨，相度到進築利害下項：

一、欲涇原、熙河兩路邊面通接，即合先於涇原路盪羌寨西北正原、灑水平各築八百步寨一所，南牟會建一千二百步城一所。若不往正原修築，便取直徑至灑水平，即合自盪羌寨至灑水平中路修建六百步寨一所。只緣取直中路，難得水泉，恐不可修建堡寨，即須自正原前去。今來未敢指定中路修築堡子去處，候師行，臨時相度施行。

一、今來所欲進築去處，自盪羌寨至灑水平約七十里，南牟會約一百餘里，且只論兩處修築，每處護築，各須占二三萬人。其一百里之間，道路巡徼防護糧運，并於修築前面遠近探候及左右前後舊望、巡綽、伏路等諸雜使喚，又須占使萬人上下兼顧。賊人已知擣虛之利，本路既於天都等處進築，只能屏蔽得山外諸城寨可以量留人馬防拓外，至如鎮戎軍東天

聖、乾興等寨地分，須防賊馬抄掠，非留萬人未易枝梧。只用大路兵馬及環慶一萬五千人，實是分擘使喚不著，須如修築平夏、靈平時會合四路人馬，方保無虞。又近日賊馬攻圍平夏城，退散之後，三路人馬追黏在葫蘆河川，賊卻選精銳騎兵出天聖、乾興等寨。地里未甚窩遠，賊人已能料度官軍聲勢不能相及，遂敢出沒作過。將來於灑水平等處進築，比葫蘆河川去天聖、乾興等寨地里，又更兩倍之遠，誠是擣虛出沒之處。狀內所陳，欲留人馬一萬防拓照管，尚慮兵力單寡，枝梧未得。其平夏城、靈平等寨，慮於將來進築之際，亦合存留兵馬照管。以此須當會合四路人馬，方可分俵使用得足，惟望聖慈，力賜主張施行。又契勘去年進築平夏城等處，係假借熙河步、騎兵三萬，秦鳳、環慶各一萬。今乞會合上件三路人馬，若熙河為新添城寨，占使人馬處多，即乞只假借步、騎兵共二萬，卻於秦鳳、環慶各假借一萬五千人騎。蓋本路自去年以後，添築卻六城寨、七堡子，占留兵馬數目不少，今更合在天聖、乾興等處屯留兵馬，即是本路護築兵，不過三萬餘人。

一、議者謂今秋賊既點集，來春必難興舉。臣與老練邊事將佐并得力蕃官密切商議，以謂南牟會、天都等處，乃西人要害地分，決須出死力爭占。官軍若往進築，夏人雖不能竭國點集，若只側近勾抽十數萬人馬，亦未甚費力。如謂今秋已點集，來春難於興舉，則紹聖三年九月內既來寇鄜延，次年三月又來本路葫蘆河修築處出沒，不得便指準作困弊無能為。今日邊事向成如此，一有蹉跌，卻致增長賊氣，虧損前功，非良計也。李忠傑是天都人，亦言若往彼處進築，西人必須爭占，如不大著人馬，未敢保無疎虞。仍言忠傑今年到京師日，亦曾以此事言與朝廷。近日投來部落子，通析到事宜，已云欲於來年二月間，再有出入。伏乞照會。

一、涇原如已築了南牟會、天都等處，即是已屏蔽卻熙、秦兩路邊面，其熙、秦卻要會合兵馬修築城寨堡子，不拘時節，甚易為力。若須令涇原、熙河同時下手修築，以謂聲援相接，緩急可以遞相救應，臣竊詳南牟會去東冷牟等處不下三二百里，聲援自不相及，緩急無由照應。在涇原，則是兵力單寡，決無成功；在熙河，則有涇原兵馬當著西人要害來路，為之捍禦屏蔽，易於興舉。比兩路利害，甚不相同，其興舉先後緩急之序，固當如此。

一、臣今狀所陳，係與孫路面議，以謂須當會合兵馬，先了天都、南牟會等處，非臣敢妄分彼此，遷延歲月。兼臣昨來五月內乞會合環慶、秦鳳人馬，只敢奏陳進築沒烟前峽，當時見得機會可乘，遂一面分兵馬修築沒烟後峽。今來進築去處，若只用環慶兵馬可以了當，何須更煩朝廷拖拽別路人馬？伏乞深賜體察。

一、熙河、秦鳳兵馬，欲乞於數內共撥五七千人充自盪羌寨沿路防拓巡徼外，其餘人馬並令管認修築南牟會一處城寨；仍乞令孫路一面相度，或親到軍前，或只在進築處側近新修城寨照管熙河、秦鳳人馬。此事臣已與孫路當面商議，更合取朝廷指揮。

一、將來進築，臣合前去平夏城或盪羌寨照管軍馬。如朝廷許令孫路過涇原，即乞指揮與臣一處商量行遣。應干分擘那移人馬、差委官員使臣，并軍前其他凡百措置及進築事件與四路將佐等，並聽臣與孫路同共節制指揮。

一、臣今狀雖已指定進築南牟會、灑水平，或正原，或灑水平中路三處城寨，只是約度到形勢地里，或臨時別有移易，許臣一面從長相度施行。

一、契勘本路自去年以來進築城寨，遠不過四十里，如平夏城去熙寧寨只是三十八里有餘。今欲於百里外進築，所憂腳乘般運不易。體問得正原及灑水平等處，山林雖近，只是有大木，至於磚椽之類，須是從九羊鎮羌通峽盪羌靈平寨、平夏城等處輦致前去。又加馬草今秋為賊馬盤泊日久，自南牟會一帶並已踐踏，食用惟有赤地，非如修築平夏城時有可因之草，亦須般運前去。欲乞和雇本路車乘頭口調發保甲外，更須如平夏城例，和雇熙河、秦鳳路車乘頭口，仍調發秦鳳保甲前來，所貴不至遷延日月，速得了當。

黃貼子：

南牟會偽內所在，天都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強，出產良馬，夏人得此則能為國，失此則於兵於食皆有妨闕。將來進築城寨，占據了當，夏人所有，惟餘興靈，雖未滅亡，大勢已定。今日朝廷欲就此事為邊防永

遠之利，其於勞民動衆勢不得免，即非臣敢張大事勢，過有邀索也。又契勘去年修築平夏城，蒙朝廷應副到廂、禁軍共四萬人數，雖當時收管乏人，不及上項數目，實亦近得三萬人。將來進築天都，無上項添助工役之人，比去年事因已是滅耗，至於腳乘之類，尤更不易辦集。蓋平夏城只是四十里內般運，兼調發本路保甲，和雇到熙河、秦鳳兩路車乘頭口。將來般運，遠在百里，若只用涇原一路腳乘，決是般運不前，豈可屯聚四路人馬在外進築而百色所須之物，卻辦致不辦？逗遛日月，必無成功。所乞依修築平夏城例和雇熙河、秦鳳保甲，勢不得已，伏望深賜矜察。

一、本路去年以來，修建卻城寨及守禦堡子共八所，不守禦堡子又五所，除朝廷前後兩次添差到兵士一十五指揮外，其餘只是本路儹那分擘人馬前去戍守，兩番占卻二萬人。今來更議進築，本路實更難為那輟，乞自朝廷應副馬、步軍五七千人前來。所貴新舊城寨，各無妨闕。

黃貼子：

勘會昨來平夏城防守民兵、正兵、弓箭手共用四五千人，方得於賊馬攻圍之時，別無疎虞。今欲修建三城寨，即合於賊馬來路要害處，更添築堡子三兩處，所用防守之人，恐雖添得五、七千人亦未足用。

一、臣素所憂者，開邊雖廣，修築城寨雖多，其糧食、草料，並是官中用高價糴買；戍守之人，亦是朝廷增添，或係本路多方移輟前去。貪外虛內，既非邊防久遠之利，又所闢地土，耕種未有所得；所招弓箭手，未見成次第。今日朝廷欲通接涇原、熙河邊面，若涇原已築了瀘水平、南牟會等處，熙河自東冷牟、打繩川、會州迤邐通接前來，包裹得幅員數百里之地，誠是邊防大利。只緣三二年間，兩路新修城寨堡子，內糧食、草料，官中不易供億。兼人戶未肯便遠去鄉井，投刺弓箭手，所用戍守之人，皆須增添官軍。議者欲自淺井修築，迤邐北去，蓋是便欲招置秦鳳路側近弓箭手人家子弟親情，投充新邊弓箭手，三五年之後，耕種著業，皆是勝兵。如朝廷急欲通接邊面，則淺井之議，可置而不論也。

一、將來興舉，須就春煖，或四月間。所有樓櫓材植及應干版築之具，并防守器具什物等，見今並已經畫計置次第。其合用糧草，理當令熙河、秦鳳、涇原三路應副糧草官通融計置，方得辦集。乞朝廷特降指揮。緣本路經賊馬寇犯之後，如鎮戎軍及三川、定川、熙寧、高平并新修六城寨，糧草數目，大抵食用殆盡。伏乞照會。

黃貼子：

契勘進築平夏城等處，會合到四路人馬費用糧食草料，數目甚多。緣當時沿邊城寨，各有自來儲蓄，只是般運前去；今日極邊新舊城寨，糧草數目，不比日前，大段闕少，若只令一路應副糧草官獨自管認幹辦，必致闕事。伏乞詳察。右謹件如前，伏乞聖慈，更賜采擇，如可施行，即乞早降指揮。

黃貼子：

伏詳進築，出於事不得已，未是至計；欲捨此策，會合諸路人馬大舉入界，則又彫耗民力，拖拽兵馬，未必保成功；勢須從進築之計，稍據要害地土，迤邐逼脅西人，招喚撫納，剪除夏國籬落。今日涇原進築所據有之地，誠亦要害，西人近日攻圍作過，無所得而去。自此降附之人，當繼踵以來，朝廷未欲向前進築則已，如須前去占據瀘水平、南牟會等處，若卻草草興舉，一有差失，人心便各沮喪，未易振起，廢前功而招後患，雖將主事之人，痛加誅戮，無補於事。臣今狀所陳，非敢張大事勢以進築為貨。區區之愚，惟欲王師舉動所向必成，載在方冊，夸示後世，臣與有榮焉。欲望聖慈，詳臣狀內所陳事理，特從睿斷施行。

又契勘今年正月內所降朝旨，令進築正原等處指揮，令會合三路人馬。蓋是朝廷已知彼處形勢要害，西人必來爭占之地，故須多用人馬捍禦防拓，豈可緣西人今秋曾經點集之故，便謂困敝無能為，可以輕易侵犯其地？臣愚過慮，以謂如此興舉，未是萬全決成之策。就如西賊，誠是困敝，至於被人奪其要害膏腴，一國所恃以為輕重強弱安危之地土，豈肯束手無為，瞠目熟視而已？必將倔強跳梁，僥倖以來，以救其所急，何暇更恤人力困與不困哉？更望朝廷深思熟計，為邊防之福。臣自承準今年六月七日朝旨，令與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子細講議。尋差官齎牒前去與熙河帥臣張詢商量，未盡利害間，朝廷改差孫路知熙州。尋又準朝旨，令臣與孫路更切講究利害。本官因赴任過渭州，臣與之當面商量梗槩如此。竊慮本官到熙河後別見得利害，或臣狀內所陳事理，有未允當，欲乞朝廷將臣

今狀下孫路更切看詳相度，如路亦謂可以施行，即乞速降指揮。又將來涇原既占據卻南牟會、天都等處，欲自熙河路通接邊面。前來雖據地圖，合從青南訥心、東冷牟等處修建城寨，迤邐接連，終緣彼處地里形勢，臣素來不諳知，旁採人言，又難全聽。只如采畫到地圖，面面不同，無所考正，今來不敢妄意保明，只乞指揮下孫路一面相度，必得的確利害。

詔：『所乞會合四路兵馬，令逐路各選差精銳堪出戰人馬準備應副。其環慶路兵一萬，內騎兵三千，委种朴統制；熙河路騎兵二萬，委苗履統制；秦鳳路步兵一萬五千、騎兵五千，委李沂統制。仍仰逐路更切令統制官豫先選定得力將佐，候涇原路勾抽，即立便發遣前去，不得稍有逗遛住滯；如到涇原路，並聽章粲節制。仰章粲候舉動有日，方得勾抽。及令秦鳳、熙河依近例和雇，無馬弓箭手及有馬無馬之家餘丁應副役使，自起發日，支與盤纏口食；如尚差使不足，方許於秦鳳路第三等以上保甲內，據合要人數從上勾抽應副，仍自起發日，通不得占留過兩月。如有合用糧草，仰熙河、秦鳳、涇原路應副糧草官同共協力計置。應副糧草，不管闕事，內腳乘除本路和雇外，更於熙河、秦鳳路和雇車乘應副般運。其合行約束事件，並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旨施行。及令孫路候涇原路關到出界進築，即將熙州公事交割與以次官，帶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事及合用將佐兵馬，前去本路沿邊接近涇原進築處要便城寨住劄，張大兵馬聲勢，就近照應。其南牟會，即難議令熙河、秦鳳路人馬管認進築，仰章粲選擇本路得力統制官如姚雄、姚古之類，差那一員，帶領本路得力兵馬將佐事切管認；仍於熙河、環慶兩路統制兵將官內，各差選一員，分擘合要人馬同共管認進築，餘並依章粲所奏。內有不可行下事件，即不一例釐録行下，卻致先事漏露，有害事機。』此並據章粲《奏議》修入。《舊録》刪取甚略，今附注於後。粲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其畫。降朝旨，據《實録》則十二月五日也。涇原路經略使章粲言：『相度進築利害，熙河、涇原兩路邊面通接，合先於邊羌寨西北正原、灑水平各築八百步寨一所，南牟會建一千二百步城一所，未敢指定中路修築處，候師行，臨時相度修築。今雖指定三處城寨，正是約度形勢地里，或臨時移易，許臣擇利而行。仍請會合兵馬進築。』詔逐路各選精銳堪出戰人馬準備應副，並應聽章粲候舉動有日，方得勾抽。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九七《章粲傳》 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上言城瓠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

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慙，撫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昧勒都逋，皆勇悍善戰，粲遣折可適、郭成開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

粲在涇原四年，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為寢兵。徽宗即位，徙知河南，入見留提舉中太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而卒。謚曰莊簡。

又 卷一〇四《郭成傳》 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粲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虜既失地利，乃縱兵圍成，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衂，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嵬名阿理、昧勒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

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疎財好施，名振西鄙云。

又 卷一二八《附録六》 至是章惇為相，欲開邊隙，以謂十年之間含容備至，而夏人犯邊如初，遂罷分畫之議。夏人遂犯義合砦，及圍逼塞門砦，又犯德靖順寧砦。章粲以涇原及熙河、環慶、秦鳳四路之師出瓠蘆河，築二城於石門硤。夏人來乘我師，大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粲又以折可適、郭成之師大敗之於雞靶嶺。呂惠卿以其將劉安、苗履大破之於大沙堆。既又乾順與其母自將數萬圍新築平夏城，凡十四日晝夜攻，城守益堅。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大風震折之，一夕遁去。折可適執其統軍嵬名阿埋、監軍妹

勒都逋，進築西安城於天都山，建西安州。諸路進築，悉已畢工，乾順上表歸順。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五　（元符元年）冬十月，夏人寇邊。渭川之西，地數百里，而平夏處其中。初，涇原經略章粢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辟成為第十一將，以戍平夏。西賊自失地之後，朝夕憤恚，至是以兵號三十萬犯塞。國主與其母自將攻平夏城，自己卯至壬辰，晝夜疾攻。成等城守益堅，寇乃造高車以臨城，載數百人填壕而進，俄有大風震折，寇一夕遁去。鬼名阿理、妹勒都逋二人，乃西羌之將，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章粢謀知其虛可襲，十二月遣折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盪羌，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人，獲牛羊不啻十萬。曾布白上：『此非常之功，可賀也。』上曰：『可賀否？』布曰：『鬼章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鬼章下。』惇等皆曰：『此奇功也。』上乃御紫宸殿，受百官賀。左正言鄒浩言：『涇原擒到西夏統軍等人，孰不稱賀？然兵家未勝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知決勝於前，而不知持勝於後，將有棄前功而招後患矣。』明年，進粢等秩，其餘賞賚有差。鬼名阿理等，詔送闕下，既至，並貸其命。

《宋史》卷一九《徽宗紀一》　（崇寧三年十月）戊午，夏人入涇原，圍平夏城，寇鎮戎軍。

又　卷三二八《章粢傳》　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粢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粢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粢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愕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鬼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粢諜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為御紫宸殿受賀，累擢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

粢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砦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粢立邊功，為西方最。

又　卷三四九《姚雄傳》　紹聖中，渭帥章粢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鬥，流矢注肩，戰采厲，賊引卻，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俘虜數萬。先五日，折可適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成，擢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

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徙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贍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邈川方急，雄適至，羌望見塵起，驚而潰。圍既解，遂趨鄯州。履後期乃至，贍言蘭溪宗有遺寇，宜席勝平之。履即往，雄諫不聽，戒所部嚴備以待。俄而履師退，賊追及，雄整衆迎擊，破之，獻馘二千。哲宗遣中使持詔勞問，徙河州。种朴戰沒，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

又　卷三五〇《郭成傳》　朝廷築平夏城，置將戍之，又環以五砦。渭帥章粢問可守者於諸將，皆曰：『非郭成不可。』遂使往守。夏人恚失地，空國入爭，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遂自沒煙峽連營百里，飛石激火，晝夜不息。成與折可適議乘勝深入，以萬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大酋。捷聞，進雄州防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帝悼之甚，賻以金帛，官其子堉。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〇　紹聖四年、遼壽昌三年、夏天祐民安八年四月，集兵駐沒煙峽，以爭平夏城，不克。

葫蘆河據西州形勝，章粢擬城之，以逼夏國。令總管王文振統熙河、秦鳳、環慶諸路兵，以折可適為副。陰具版築，築城於石門峽好水川之陰，控扼韋州、靈、夏諸隘。梁氏集傾國兵駐沒烟峽，設伏以待。可適兵先至，失道入伏中，死者千人。左騏驥使姚雄率熙河卒七千赴援，夏兵據險不戰，乘高下瞰。一日得間，分頭暴集，人各攜草一束，鍬钁一具，填濠而過，斸掘城身。雄奮勇迎擊，流矢注肩，戰益厲。夏兵引卻，被斬三

千餘級，俘擄數萬，城遂成，賜名平夏。趙挺之《崇寧邊畧》云：『太僕寺丞張匋言，章楶在涇原進築平夏、盡平，蓋合五路之兵夫凡七十餘萬，民有雇夫代役者日直三千，自正月至四月而罷，所費未可以千億計也。夏人素有謀畧，皆遠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師，乃乘利而出耳。』與《宋史·楶傳》異。

元符元年、遼壽昌四年、夏永安元年冬十月，梁氏復自將攻平夏城潰還中國自城平夏，沿邊諸路相度膏腴，相繼進築。國人憤曰：『唱歌作樂地，都被漢家占卻，後何以堪？』梁氏謀舉國爭之，與乾順計曰：『平夏視諸壘最大，守將郭成最知兵。兵法：攻其堅，則瑕自破。』於是親將四十萬衆，自沒烟峽疾趨平夏。曾布《日録》二十五日，夏兵百五十萬距盪羌砦五十里屯聚旬日，乃圍盪羌、通峽、平夏、靈平、高平、九羊六城砦約三十萬。是所攻不止平夏也。與《宋史》諸傳異。連營百里，建高車曰『對壘』，載數百人，填塹而進，飛石激火，晝夜不息，兵士死者數千，傷者倍之。經十三日，城中捍禦有方，終不能破，糧漸乏。一夕，大風起西北，衝車悉震折，衆大潰，梁氏慚哭剺面而遁。

按：書『復將』，甚詞也。梁氏窮兵黷武，以一女子常在行間，軍中有婦人，兵氣為不揚。大風震車，戎衆奔潰，有自來矣。雖慙居哭剺面，豈足掩其羞哉？【略】

十二月，統軍嵬名阿埋等復窺平夏，被擒，餘衆棄天都山而潰。

西壽監軍在柔遠山北，阿埋為六路都統軍，與監軍妹勒都逋皆桀黠用事，稱善戰。時以畜牧為名，自月初。《宋史·郭成傳》：『夏兵攻平夏，成與折可適議乘勢深入，以騎異道並進，遂俘阿埋、都逋二人。』商氏《續綱目》：『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嵬名阿埋。』似屬一事。攷《楶傳》，楶撿阿埋在攻平夏後，《哲宗紀》及《夏國傳》二事時月亦異。宿兵平夏境，欲俟黃河凍解入犯。哲宗詔章楶密圖之。楶偵知無備，遣郭成、折可適以萬騎異道並進，直入其帳執之。曾布《日録》云：『時為鄒導者乃妹勒都逋部將嚛嚀，懼罪來降故盡知二人所在。又偵知其居無兵馬，直入臥內捦之。』盡俘家屬，擄馘三千餘，牛羊十萬餘。衆駭愕，遂棄天都不守，為可適等所據。章楶奏議云：『西夏族帳見失此二人，接續扶攜老幼爭來歸降，並欲依附二人以居。』章楶曰：涇原遣師淺攻者凡四次，而三次兵馬所至不過百里，西人以為怯，又以為技止於此，故阿埋等安居山林，謂漢兵不能深入，故得乘其不備擒之。蓋亦墮於多方誤之之計也。

論說

宋·李復《潏水集》卷三《上章丞相書二》 某頓首上啓。某蒙賜台問，前日不取幹珠爾城，事機的是如何。本路昨自七月初四日後來探報，得夏國大段點集人馬。又每日得涇原關報，夏賊決來侵犯平夏城一帶，及稱國母、夏國主兩人自統領傾國人馬前來；又稱前後諸處探報並同，請依朝旨出兵牽制。及準尚書省、樞密院劄子，並坐涇原所奏，令本路出兵牽制，及指揮令破蕩西凉府已來一帶部族家計，不得徒為文具。本路經略司率總管王愍統領雷秀、王瞻、李澄、康謂及諸將人馬，并將帶日近招到夏國偽御史中丞屈成及屈成親舅前去。緣屈成是夏國右厢統軍星多貝中親姪，貝中部族並在西凉府一帶左右，其西凉人馬見攻圍平夏城，故使屈成為之鄉導。某當時親在軍中，既統領人馬過河，以大軍前去，恐幹珠爾城乘虛出兵，却來侵犯西關及金城關，遂令康謂分帶軍兵四千餘人往幹珠爾城作攻城次第，牽制賊計。有王瞻、李澄纔入蕃界，見蕃騎三十餘人，只要取此遊騎，不肯前來。王瞻本邊人弓箭手之子，妄作士人舉止，李澄乃賊李三、李定之子，並無所能，王愍遂留此兩人，及量留步人，只令在濟沙谷內盤泊。與雷秀統領其餘諸將人馬，過實勒頗卜朗，往西北過雪山及炳靈寺；又西北，令雷秀分統人馬兩路入，却會各有斬獲。到彼見山上火起，問之，已報軍前次第右厢人馬一兩日卻回來到，乃收聚兵將却歸，遂解涇原之圍。及遣騎至報，康謂令歸自來，體問得幹珠爾城中守禦常有千人已上，器械防城之具甚備，城壁堅完，非五萬人已上未可輕攻。緣攻城須作番次，又須別整齊軍馬隄備外援，俟城上矢石欲盡，方能併力下手。今量分四千餘人，並不曾略施攻具，豈有得城之理？王愍前去四日三夜，雪中往來走七八百里，斬獲二千八百餘級，驅略到生口八百餘人，內有夏國偽公主及近上首領。王瞻以己不敢去，恐王愍申舉，又妬王愍成功，妄有媒孽。某體訪前後諸路出師牽制，只是纔出漢界一二十里，盤泊却歸，未有似今日實為鄰路解圍，獲功如此。王愍忠勇老練，雷秀遇敵果敢，本

路諸將皆無及者，此相公必素知之。今蒙垂問，不敢不具實拜覆，伏乞詳察。某頓首上啓。

雜録

宋・李之儀《姑溪居士後集》卷二〇《淮康軍節度蔡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西河郡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上柱國折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以公知簡州兼安撫。時已末冬，詔促公行，須河未凍到官，將委公以事。未幾章粲帥涇原，請築石石門峽好水川，而謂其地當鎮戎之衝，非公不能佐己以成其事，乃請公鎮戎，章再上而後可。詔以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而聽命於粲。近時出師之盛，未有其比。粲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而以公為前軍而副之。令曰：『追賊不得過一百里。』又曰：『事或警急，勢難稟議，聽行而後報。』前軍伏路頭重而求援於公，公即稟於文振，文振曰好。又恐一軍不足以蓄其銳，再約文振發熙河兵。熙河兵驕而貪功，主將不能制，即報曰：『已發二千矣。』偶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為自全計，輒諱其好，而劾公以擅興違節制。粲得所劾，即下公吏。奏到，宰相亦懼，具惜熙河之失，乃歸罪於公，而請行軍法。上曰：『彼方治，俟案到未晚也。』宰上，而公追賊纔四十里餘，又得報而後行，案相恚曰：『誕也，請從京師遣官以治。』上難之，爭不已，即以審覆為名，實則再治也。既而不移前治，猶卒降公十三官，而罷築請，留公以收後效力，以公權第十三將，守盪羌寨。賊兵出沒葫蘆川，公曰：『此志在平夏城也。』日作樂享將士，使之不疑，夜出勁兵撓之。凡十餘日，賊遁去。時賊中號統軍鬼名阿理及監軍昧勒都逋，皆西界用事桀黠首領也，朝廷密詔公圖之。邂逅以牧放為名，會境上，其意則瞰我乘間也。公既知，即請出兵，以所部兵分兩路，銜枚以趨，用夜半叩其巢穴，圍帀。二酋始大驚曰：『天兵何自而來？』又問曰：『將之者誰？』曰：『折安撫。』曰：『我父也，幸免我死。』公即以上恩慰諭，俘其家屬族部凡三千餘人，皆許以不死。簿所得，約十萬餘計。哲宗特御前受俘，百官稱賀，即日遣中使賜公袍帶兵器，及以内庫白銀衣幣為藉，拜公西上閤門使、洛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繼以賞不稱功，再遷東上閤門使。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有詔，就委公經理。公以接連一帶秋葦川、南牟會，地適熙河、秦鳳，形勝相控制，皆賊牧養要害處。若不乘利勢據之，異時不能無患。遂以秋葦為寨，南牟為州，詔以寨名臨羌，州名南安，而以公知州事兼安撫使。在治七年，止以所得部族丁壯為用，人人皆效死力，以捍邊面。累遷引進客省使，正為和州防禦使，進明州觀察使，為涇原路副使、都總管。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一五《故客省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第十一將郭公行狀》　紹聖三年秋，夏人犯鄜延，涇原出師牽制之，攻其石門峽之新堡六晝夜，拔之，公力為多。明年三月，詔合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築平夏城，置第十一將以戍之。在渭州之西葫蘆河之大川，土地平衍，袤數百里，西直石門，北當默音峽，東有減泊口、溫葉隘，皆夏人出入孔道。於是建盪羌、九羊、鎮羌、通峽、靈平五寨，而平夏處其中。元帥章粲議曰：『新邊控扼賊衝，將宜得人，誰可付者？』諸將皆曰：『非郭君不可。』粲趣召公相見，見其魁龐福艾，且數有戰功，遂奏為第十一將，駐平夏。敵失地利，朝夕憤怨。明年十月，乾順與其母空國大入，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某最知兵。平夏下，則諸壘悉平；郭某得，則諸將悉降，其餘不足圖也。』遂縱兵合圍，自默音峽為連株大寨，東抵葫蘆河，減泊口，而連石門峽、九羊寨，南扼熙寧寨、古壕門，綿亘百餘里。其名將六路統軍威明阿密主攻城於内，西壽監軍默拉都克布禦援師於外。穴地道，煙甄激火，起樓車衝輒，以臨城中，迭進番休，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公沛然若平時，隨機應變，方略不窮。自庚辰至壬辰，賊死傷不可計，國母者恚恨，勞而流血，一夕遁去。圍方急，諸路援兵大集，壁於古壕門，與賊對壘，莫敢動。有郭祖德者，以同姓故，常兄事公。時為統領，責諸統制諸將王恩、姚雄古、种朴輩，曰：『平夏存亡，所繫非輕，失平夏則新疆皆沒，涇原危矣。公等奉命擁精銳赴危急，宜以時進戰，併力破賊，乃臨敵巽懦，按兵不出，其如國家何？且吾兄百口旦暮為擄，諸君忍坐觀邪？萬一不守，必有任其咎者。』恩與雄古曰：

『方且圖之。』朴曰：『兵未可出，宜令郭統領登高視賊虛實，見可而後進。』祖德曰：『諾。』乃以千騎上東山以望，賊充滿川谷，不見前後。俄而賊騎奄至，祖德幾不脫。既歸，諸將問曰：『敵勢如何？』祖德曰：『甚盛。雖然，願以數千騎突圍而入，與兄共守，死生以之。』朴曰：『無益也。我輩不戰，非怯也，蓋有大不可者。夫嬰孤城抗劇賊，所恃以堅士心者，援兵爾。今吾衆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獲以示城中，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及賊既走，諸將問公何以守，公曰：『賊何能為，吾惟憂諸君戰爾。』其說正與朴合。諸將始服公守有餘力，果足制敵，初不以外兵為輕重也。陞統制官，公乃與盪羌寨將折可適議曰：『賊新衄可乘，若輕兵擣其巢穴，可以大獲。』可適以為然，乃詣幕府白帥，帥以萬騎與之。十二月辛巳，潛兵將薩川，由納木會分六道以進，夜至錫斡井，諸酋方聚飲，不虞見襲。蕃官額分、將佐張澤即帳中擒阿密、都克布及其家屬，偽公主、夫人、首領等，俘馘三千餘人，獲牛馬羊以十萬計，振旅還平夏。二人皆大酋，有智謀，勇健善鬬，歲入盜邊，朝廷久知其名。捷至，哲宗大悅，百僚稱賀於庭。轉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上遣中使齎詔奬諭，賜以御府兵器袍帶金帛之屬，寵靈顯赫，邊人榮之。帥奇公功，思有以慰其意，移知德順軍，使晝錦還鄉。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覃恩轉客省使。夏人知公去平夏，侵擾不已，帥亟召公還，賊不敢後犯。崇寧元年春三月，命諸將合力築綏戎、懷戎二堡，而命公獨以本將兵城合流平。會天大雪，督工不息，暴露得疾，歸，四月一日卒於平夏城，享年五十有六。上悼惜之，命走馬承受張永鐸撫其家，賜銀絹五百，遺表外特官其婿張符為三班借職。

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三二《[宋] 章粲〈寄亭詩遺序〉》

章粲，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始以世父得象蔭，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舉荊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閣、知慶州。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夏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慙，撫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等皆勇悍善戰，粲遣折可適、郭成間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衆，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粲在涇原四，凡置州二、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為寢兵。

明・陸深《儼山外集》卷一六《續停驂録中》 宋章粲知渭州，請城葫蘆河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他砦數十，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相繼築城於要害，進拓境土凡五十餘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順，禦戎之法，此為上策。予意今河套之地，倣而為之，宜無不可。如遼東二十五衛之設，當為永利，若先城花馬池，以次或可修舉也？

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一五《夏人遼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寇平夏城，章粲大敗之。《發明》云：『夏稱人，貶之也。夏人輕舉入寇，不為無罪，曲在夏而直在宋矣。』二年，遼人為夏請和。《發明》云：『遼有救災恤鄰之意，故特進而稱人。予在夷狄，則責在中國矣。』夫曰『曲在夏』，則既以宋之應兵為無過；曰『責在中國』，又似以宋之加兵為不仁，何其予奪之靡常也！且一人字耳，於夏曰貶，於遼曰進，然則夏人來歸永樂之俘，元祐元年。斯何罪而貶之？遼人復來議疆事，神宗熙寧八年。又何德而進之哉？蓋夏人、遼人皆恒辭也，周氏之説轉鑿矣。

統安城之戰分部

綜　述

宋・趙鼎《忠正德文集》卷八《丙辰筆録》 縣有弓手翟興，勇於捕寇。弟進尤為驍鋭，邑人號為小翟，以獲寇補官，後任熙河將。會熙帥劉

法出兵總安城，深入敵境，為人所誤，置寨不得地。敵自四山下逼。日且暮，舉軍潰亂，失法所在。諸將逃死不暇，而進獨策馬大呼，衝犯敵圍，來往再三，求法不獲，時法已墮崖死矣。

宋・李綱《梁谿集》卷一六四《弔國殤文》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不庭。蕞爾小醜兮，敢讎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遽奏捷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兮，以全力而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而弗明。統十萬之驍騰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遵迴以崎嶇兮，山斗絶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者何所施其能？墮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士卒之猛鷙。棄甲冑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銳。山積云委不可以數計兮，咸舉而填於廬山之壑。摧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為計。匿實狀而不以聞兮，謂馬蹶而崖墜。士卒散於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邊事而為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退無所歸。驚魚遊於沸鼎，駭獸陷於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鬱以衝漢，魂惸惸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留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固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捐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曷知？贈弔不及，賻帽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攻必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策，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為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德裕之相武宗，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頹，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一《徽宗皇帝紀二》　（重和元年正月）庚戌，王黼尚書左丞。童貫帥師與夏人戰於割牛城，我師敗績，熙河帥劉法死之。

又　卷一〇七《何灌傳》　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遷吉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廓州防禦使。童貫自涇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城，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於敵，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留罷州事，起知青州。

又　卷一二一《宦者傳・童貫》　貫將諸道兵六七年，窮討深入，立軍壘，建堡砦平陽瞎令、古仁多泉藏氏河，及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以至蕭關故骨龍砦，斥地，置烽燧，扼據要害，謂可制西賊死命。逼大將劉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貫曰：『君在京師時，親受命於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難告，何也？』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殺之。貫隱其敗而以捷聞，使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莫敢言。關右為之擾然。夏人亦大困，乃因遼人納款請和，且以誓表進，許之，前所未有也。

又　卷一二八《附録六》　崇寧三年，復涇原，我師取其銀州。五年，乾順納款。大觀間，環慶蕃將李遇昌及其父訛移叛，歸其國，漸用事，引夏人入寇。徽宗因遣童貫為陝西經略制置使。貫出討溪哥臧征僕哥城，復積石軍洮州。政和中，夏人又深入過定邊軍，築城佛谷口，名洪夏軍。貫以种師道之師平之。夏人來救，又敗之，遂破臧底河成德軍。七年，夏人圍丁星原，築平陽瞎令、古仁多泉及靖夏、制戎、伏羌等城。重和元年，貫出師收割牛城，王師敗績，大將劉法戰沒。貫以种師道、劉仲武、劉延慶將兵至蕭關，取永和砦、割踏砦、鳴沙會，大敗夏人而還。

宋・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八　（宣和元年三月）劉法殲師於統安城。熙河經略童貫，迫法令進師攻城，法不得已引軍出塞，夏人伏兵擊之，士

卒陷沒者數十萬。貫更以捷聞，百官入賀，議者切齒而不敢言。夏人寇邊。貫以鄜延環慶兵入西界，大破夏人，平其三城，既又破之於震威軍。

《宋史》卷二一《徽宗紀三》（崇寧六年七月辛亥）定邊軍李吪嘯伏誅，詔函首於甲庫。

又 卷二二《徽宗紀四》（宣和元年三月己未）童貫遣知熙州劉法出師攻統安城，夏人伏兵擊之，法敗歿，震武軍受圍。【略】（四月）庚寅，童貫以鄜延、環慶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

又 卷三五七《何灌傳》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灌往救。灌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灌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為淮西鈐轄。

又 卷四四六《忠義傳一・劉韐》劉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攝帥鄜延，出奇兵擣之，解其圍。

又 卷四五二《忠義傳七・黃友》黃友字龍友，溫州平陽人。少不羈，十五入太學，語同輩曰：『大丈夫不能為國立功，亦造化中贅物耳。』因投筆西遊。邊帥劉法一見奇之，延致門下。會西鄙兵閧，都護高永年戰沒，友作七詩哀其忠。其後幕府奏功，沒永年之實，恤典不及。其子以友詩進，徽宗覽之惻然，遂加贈謚，友亦免省試，登進士第，調永嘉、瑞安二縣主簿，攝華陰令，有政聲。

又 《翟進》進字先之。以捕盜勞補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將。坐熙河帥劉法涇原戰失利，降官停任，尋敘復。

又 卷四五三《忠義傳八・高永年》溪賒羅撒合夏國四監軍之衆，逼宣威城，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為多羅巴所殺，探其心肝食之，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不可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劾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云。

又 卷四六八《宦者傳三・童貫》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於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人死命。遣太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親授命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皆切齒，然莫敢言。關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遼人進誓表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彊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道上。舊制，熟羌不授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壞。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崇寧三年，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責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為夏之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於遼矣。【略】

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用京計也。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

政和四年冬，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啄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哆咥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未秋，士有饑色。若捲甲而趨，徑擣定遠，唾手可取，定遠既得，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而藏之，所在如是，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哆咥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民盡發窖穀，哆咥圍定邊，失所藏。越七日，訛啄遂以其部萬餘歸夏。乾順築臧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童貫為陝西經略以討之。

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

六年春，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三日不克，援後期不至，城中請降，法受其降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种師道以十萬衆復攻臧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兵對不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

復屠之而去。

宣和元年，童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騎為三陳，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而馬亦渴死多。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峴，守兵見，追之，墜崖折足，為一別瞻軍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初，夏人陷法軍，圍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人，實自去之也。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強之，使持還，及邊，遂棄之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重和元年遼大慶八年、夏雍寧五年）六月，築割牛城，廓州防禦使何灌襲之，城不守。

乾順見中國進築不已，於乩六嶺分界處築割牛城，屯重兵守之，為東南捍蔽。童貫使灌由膚公城夜出兵襲擄之，貫以聞，賜名『統安』。

宣和元年、遼大慶九年、夏元德元年春三月，敗熙河經略使劉法軍於統安城，殺之。復圍震武。

統安深入夏境，童貫得之，謂可制夏人死命，乃遣劉法進取朔方。法不欲行，貫強之曰：『君在京師，親受命於帝，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引兵二萬至統安。乾順令晉王察哥率步騎萬餘為三陣，以當法前軍，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法兵饑馬渴，死者甚衆，前軍楊惟忠、後軍焦安節、左軍朱定國等皆敗。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朱峴，守兵追之，墜崖折足，一員擔軍斬之。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陷統安，進圍震武。震武頻受兵，熙、秦兩路疲於奔命，蕃、漢苦之。至是，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遂引還。《宋史・徽宗紀》：『五月丙辰，敗夏人於震武。』《劉韐傳》：『劉法死，夏人圍震武，韐攝鄜延帥，出奇兵擣之，解其圍。』《夏國傳》：『夏人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灌等赴之，乃解去。』三說互異。史臣：曰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以捷聞，宣撫使以下受解圍賞者數百人，不知夏人實自去也。諸路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果如察哥之言。

稱臣歲賜分部

綜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三《趙保吉賜姓名除銀州觀察使詔淳化二年七月丙午》 王者推赤心以待人，鑒丹書而念舊。疆埸之事，雖守在於四鄰；勳烈之家，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旗。頃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於宗盟；授以廉車，用綏於部落。爾其體匿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許便道之官。

又《銀州觀察使趙保吉除定難軍節度使制至道元年十二月甲辰》 天無私覆，作善者降之百祥；國有彝倫，伏順者享其高位。銀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侯趙保吉天資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衆。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纘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於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勳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靜等州觀察使置落蕃押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

又《賜趙德明詔景德元年正月丁巳》 近據西路緣邊諸州奏，汝父族

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於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鈐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間諜，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為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節，終期彼志，遐副朕心。今覽奏陳，遽云喪逝，況早聯宗屬，曾列侯藩，自達予聞，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

又《趙德明拜官封西平王制景德三年十月庚午》 利用建侯，外監方國。撫寧陬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命氏之榮，奕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率職獻琛，拜章請吏，眷言恭順，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將之旌旗，錫真王之印授，纘乃舊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固，同帶礪以綿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藩輔，不其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

又《趙德明進尚書令加恩制乾興元年仁宗即位》 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於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於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韜，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齋壇受鉞，賜履撫綏。季其外禦之權，寵以真王之爵。整軍講事，彌暢於善經；述職脩方，聿昭於亮節。屏於西夏，克壯英猷。屬予踐阼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霈泥綍之徽章，冠天臺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為異數。於戲亨嘉之運，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

又《西平王趙德明加恩制郊祀畢》 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眷惟邦屏，恪禀朝彝，爰稽述職之勤，是興疇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慰、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一萬八千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趙德明，肅恭秉節。信順存誠，善濟美於世勳，能納忠於王室，總彼千乘，訓其四封。講軍志於中權，邊隅載謐；奉土毛於內府，時事允修。藹威惠以兼資，煥采章而彌縟。甫成鉅典，宜沛洪恩。增井賦之田，叶於書社；錫雲臺之號，以示旌功。諒此榮褒，寔彰寵數。於戲！歸祭膰以先同姓，受福攸均；載刑馬而誓元侯，承家惟永。克念守方之略，茂遵謹度之經。欽對嘉休，慎固西夏。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

又《趙元昊靜難軍節度西平王制明道元年十一月癸巳》 胙土受氏，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庸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於事親，恩信長於御衆，惟乃先正，奉於本朝，嘉捍難於邊衡，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宜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既載山河之誓，瞻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

戴功臣。

又《冊夏國主文》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皇帝若曰：於戲！昔夏后簿四海，建方伯，化克乂安；漢氏載甲令，胙方國，德以長楙。何則？外為余屏既有以效其績；內信厥賞，亦所以異其寵。今茲錫命，是焉稽古。咨爾曩霄，沉毅而敏，靖恭以柔，撫愛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一其心力，服勤王事，寵以書社，光啓乃邦。我國家歲時賚賜，使介存恤，著在盟府，號為懿勳。洎爾承嗣，率乃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久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遜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惟《春秋》功除之法，《易》象復順之常，嘉其自新，待以殊禮。況繼世維烈，委質有初，推顯舊勞，開迪大順。是用錫以典策，副之印綬。今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侯、延州都監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大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濟美莫若孝，奉上莫如忠。保人禁暴，克綏爾功，朕固不忘底定於西陲也。往欽哉，其光膺寵命，可不慎歟。

又　卷二三四《賜夏國主詔慶曆六年正月己丑》　向膺典冊，昭啓國封。方踰歲月之周，自固丹青之信。忽披奏牘，且覽繪圖。具詳忠順之誠，務為悠久之計。爰因敷請，亦盡輸陳。去冬嘗有邊屬戶蕃部、先沒在西界，不因招誘而歸，骨肉往坐，本不係逃背之人。兼誓詔所不載，通因來奏，更設誓條，已勅邊臣，自今如有逃過漢界，雖係舊邊戶，亦不為容納；其緣邊封境，只以誓詔所載為定。其堅永好，以副朕懷。

又《賜夏國主詔慶曆六年四月甲戌》　自膺典冊，已歷歲年，敦守信盟，確然不易，朕於君臣之義，尤篤初終，昨詔自今更有人民逃過漢界，雖係舊屬戶蕃部，亦不容納卽當部送本處今所請欲以此一事。附人前來誓詔，用以秘藏以彰悠遠。朕嘉從國主之意。兼所益事條。已頒下邊將遵守。彼所睹聞。更在嚴飭疆吏。勿縱侵犯。安民保關以永無窮。

又《賜夏國主詔慶曆六年九月甲午》　嚮受冊封備觀誠節心既傾於忠順。誼益保於悠長。比閱奏函。尚陳疆事。斯則前皆立制。已有定制。然慮其間或有事理。更須通曉。今差尚書刑部員外郎張子奭於保安軍計會差來人將邊界事節面更商議。

又《賜夏國主賵贈詔慶曆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使張惟忠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冊夏國主諒祚文慶曆八年四月己巳》　皇帝若曰：『於戲！昔周建侯以賢而王業昌，漢襲土以嫡而民風順。稽古申命，蓋天下之成憲也。咨爾諒祚，生而沈正，幼且惇懿。維撫有衆，保於西疆。惟爾能壹乃心，祇率王命，載於甲令，顯有休庸。惟爾考易節效順，光膺寵禄，禀齡不永，殂謝以聞。亟閱遺章，俾爾嗣服。矧惟濟美而胙國，委贊而勤王。啓迪至懷，克篤前烈。今遣尚書戶部員外郎任顓充冊禮使，供備庫副使宋守約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非忠無以事于上，匪孝無以繼其先，欽哉祇承禮命，可不慎歟。』

又《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疋頭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禀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輕輸，不忘歉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嘉祐三年》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副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説，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并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俟嘉祐七年正旦進奉人到關至時給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賜夏國主正旦進馬駝詔嘉祐七年》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駝共一百頭定事，具悉。春元應律，王朝班常，載惟藩守之虔，爰任風宜之貢，有堅勤節，良厚褒懷。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幅，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

又《賜夏國主不得僭儗詔》　詔夏國主，維乃祖考，克有西土，世

為漢蕃輔。今爾弗蹈於前烈，迺竊署重爵，以使奉幣於朝，方邊吏拒還，仍復稽留境上，不及延見之期，洎朕親覽貢函，而僭我王命，寔如所聞。朕疑風俗荒遠，未達朝廷之儀，雖然棄信慢常，誼不可長，其務思先世之約，以保綏於斯民，毋忽是圖，以奸我有邦之罰。今後所差使人，即不得僭儗，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又《賜夏國主乞用漢儀詔》　詔夏國主，省所奏昨因宥州申覆，稱迎接朝廷使命，館宇隘陋，軒檻阽危，儻不重修，誠為慢易，於是鳩集材用，革故鼎新，來年七月臣生日，用蕃禮館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漢儀迎接事，具悉。使傳之馳，為規固久，候亭之陋，能飾而新，既肩世服之忠，又樂邦儀之慕，忽披來牘，具體迺誠，如用漢儀，只依昨來張宗義所行儀式次第，餘並依誓詔。

又《賜夏國主乞買物詔》　詔夏國主，省所奏買幞頭帽子并紅鞓腰帶及紅鞓襯等物件。乞從今後，凡有買賣，特降指揮，無令艱阻以聞事，具悉。善纂前修，逖守西土，通奏函於信介，易服用於上都，體迺馳誠，勤於嚮化，特從開允，用洽睠私，已令管勾都亭西驛所依例收買應副。

又《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詔夏國主，省所奏請贖佛經大藏籤牌經帙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靈文，以俟至時，幸垂給賜，所有舊例紙墨工直，馬七十疋，續具，進止以聞事，具悉。大雄流教，善利無方，信士篤緣，羣迷釋趣，喜觀心於法境，願繹理於秘文，載省控陳，所宜開允，其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進奉人到關給付。

又《賜夏國主乞工匠詔》　詔夏國主，省所奏，蓋以番方素稀工巧，變革衣冠之度，全由製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聞事，具悉。謹固世封，述修邦貢，率我朝廷之化。時迺祖父之規，據閱來章，蓋無前比，宜敦爾守，難徇所陳，自西平王以來，無此陳請，且宜循守舊規。

又《賜夏國主今後表章如舊稱賜姓名詔》　詔夏國主上旻降禍，萬國纏哀，馳遣使人，肅申慰禮，情雖深於永慕，事或異於舊聞，維乃祖之稱藩，有先朝之賜姓，撫綏隆於君義，親愛篤於人倫，自再納於誓言，亦且循於軌式，忽形需奏，靡固宗盟。言念舉錯之違，得非左右之惑，宜存遠慮，用廸前猷，今後所上表章，宜卻如舊。

又《賜夏國主取問無名舉兵迫大順城詔治平二年十月二日王珪撰，與實錄不同，重出》　詔夏國主，據環慶路經略司奏，云云國家戢威武以安中夏，推恩信以待四裔，豈欲與衆興勞，為邊生事，乃眷西陲之守，嗣推累世之忠。故於歲時，曾無賜與之闕，每戒將吏，務謹封隅之常，所宜恪奉朝彝，紹遵先訓，爰自近歲，頗乖素誠，或侵蹂元禁之土田，或焚蕩近邊之族帳，間雖形於旨諭，久莫悉其事端，載揆撫御之方，終示含容之體。今復大驅兵衆，奄至塞垣，拒敵官軍，賚酬蕃戶，覽守臣之上奏，至終食之興嗟，豈邪謀之所惑，而輕舉弗思，將大義之不存，而肆惡未已，質諸天地，既隳迺父之盟，殘爾人民，殊匪有邦之福。朕惟自昔罰罪，必先陳文告之辭，若將因心，猶足誓言之事，儻終不悛，安免用懲。今特遣某人齎詔往彼取問，到日可具事理聞奏。

又《賜夏國主令遵守藩儀詔》　詔夏國主，朝廷戢兵所以息民，施德所以懷遠，顧西夏之封守，奉累朝之詔書，不意近歲以來，繼有無名之舉，邊隅多擾，生聚靡寧，乃至去秋，忽迫大順，雖云報仇於熟戶，寔亦拒戰於官軍，皆謂已萌之情，可見不順之迹。先皇帝終務全於國體，且往詰其事端，洎朕纂承之初，尤思撫御之略，載覽來章之述，有嘉大義之存，矧舊載於宗盟，復躬承於忠訓，宜念祖先之服，益遵藩侯之儀，使永無兵革之虞，衆遂耕耘之樂，自享多福，以傳無窮。

又卷二三五《賜夏國主乞早頒封册允詔》　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襲世榮，已飭攸司，式備封册，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彼邊民，聞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睠遇。今差某官先齎誓詔往彼，至可領也。

又《賜夏國主為行册禮詔貼黄云未審且稱嗣子秉常或夏國主》　詔夏國主，茲閱函封，重伸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為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册禮，既薦綏於世土，宜先諭於邊甿，庶遂耕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

又《立夏國主册》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三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皇帝若曰，於戲！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列土而王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秉常，廸性純一，飾躬靖虔，生禀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賜，撫有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保

其衆，乃内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徽寵，錫爾以茅土之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涓辰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册，以華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書司封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航，文思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彭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劉忞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為宋藩輔。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彝訓，可不慎。

又《賜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詔夏國主，省表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簽帙複帕前後新舊飜譯經文。惟覩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脱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並依例進馬七十疋，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維是佛乘，著為象教，載覽需章之奏，懇求具譯之編，已降允命，特行賜予，眷言信嚮，良用歎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並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於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疋，更不用進來，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　卷二三六《賜夏國主進誓表答詔》　詔夏國主，省所上表，臣依準制命，將綏德城下界至打量二十里，明立封堠，交付了當訖者。臣幼叨世緒，遵奉皇猷，宿兵累年，空阻瞻雲之望，通盟此日，遐陳獻土之勤，上奉高明，更無渝變，虔遵聖訓，分定戎疆，踐土約辭，昭著先朝之誓，推忠納款，堅持歸信之誠，栽圖方岳之勤，庶答乾坤之施事，具悉，世膺爵寵，為我翰藩，來陳封章，率服詔令，載惟忠順，良所歎嘉，弭兵息民，子育萬國，終始惟一。時迺朕心，爾不有渝。朕無過舉，已戒邊吏，各守封疆，所宜顯諭國人，永遵先誓，其餘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又《立夏國主册文》　雜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古先哲王，奄有區夏，選賢維世，以立諸侯，外則撫鎮畛封，内則屏毗中國。肆朕篡服，遹迫令猷，敷考貢圖，誕頒顯册，咨爾某，性資沉勇，世載忠良，夙懷來極之誠，深明事大之節，底綏種落，式遏寇虞，奉承前修，嗣守舊約，是用策勳而懋賞，備物以嚴飾，精茂旃旌，苴茅分土，涓辰令吉，長於西陲。今差某官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於戲，世為宋藩。惟忠實可以保位，疆以戎索，非信順無以乂民，允懷於兹，罔墜厥緒，欽哉！廸予一人之休命，可不慎歟。

又《賜夏國詔》　朕以兩膺受封爵，世為藩臣，職貢之修，歲時無怠，朝廷待遇，恩禮加隆，頃以權強，敢行廢辱，達於予聽，良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匿而不報，繼犯疆陲，王師徂征，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者遣使造延，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戒邊吏，無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永勵臣節，永綏寵禄，庸副眷懷。

又《册夏國主乾順文元祐二年正月乙丑》　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賀，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烈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干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體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兹蕃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穹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册，以經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光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先，忠於戴君，永膺福祇，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

又《賜夏國詔元祐四年六月戊申》　省所奏事，具悉，所有蘭州塞門兩處地土，前詔批述已明，毋復更有論請，其永樂陷沒人口，緣自牒報，後來經隔歲久，慮其間寔有死亡。或後來卻有續尋到人數。今已降指揮，下鄜延路經略司，候將來送還到日，若與元報人數不同。亦令據令割計口支與賞絹，仍將葭蘆米脂浮圖安疆四寨，約一日給賜，所有應合立界至去處，並依已降朝旨及自來體例，計會鄜延路經略司關牒逐路帥臣，各委官隨宜相度，認定守把，不得更相侵越。

又《賜夏國主詔元祐四年六月丁巳》　省所奏，昨差人赴延州計，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還四處城寨交換，塞門蘭州西處地土，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音，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尚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

款，顧改圖之議，猶有披陳。然事大之恭，實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於優恩，除漢蕃地土，指諭已明。難復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降詔命，合候地界了日依舊。今推特恩。已勅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便仰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愼守之戒，永思安靖，用保悠長。

又《賜夏國主詔元祐五年七月乙酉》 爾遜領蠲畿，恪循世守，怦來稱幣，廷閱奏書，永言疆埸之安，未既溝封之畫，兩界繩直，罄忠順可嘉，千里蕪荒，瀝誠忱而有請，力祈矜許，蚤遂底寧，惟析壤之求。初無故事，念安邊之議，亦既累年，顧者恭勤，特行開納，然綏德城本無存留草地，詔自今既欲於漢界留出草地，即於蕃界亦當依數對留，應見今合立界至處，並須明立封堠，內外漢蕃各對留草地十里，不令耕種，仍各於草地以裏，自擇安便處修建堡鋪，如熟地內不可修建，既於草地內修立，各不得逼近界堠，其餘疆畫未盡事，已令押伴官委曲開諭進奉使副訖，及已詔鄜延路經略司，夏國如欲議事，許差人赴延州計議，眷方陲悅義之心，既輸悃愊，而朝廷綏遠之意，已示優容，宜深體於恩懷，亟保和於封略。

又《賜夏國詔元祐八年四月庚申》 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過上章，及獻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合。儀寨，亦取直畫定，卻有塞門乞還賜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示大信，眷爾嗣蕃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復頒歲幣，豈謂受賜而往，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章，神民共憤。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禦邊之中策，仍勅疆吏，許爾自新。今則遣使來庭，託辭悔過，何乃謝章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況西藩故疆。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係可還，其分界雖會商量，在用兵亦合隔絕，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諭，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略司依前，亦已令蘭岷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候諸路地界了日，可依前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

又《賜夏國詔元符二年九月丁未》 勅夏國主乾順，省所上表，具悉。爾國亂常，歷年於此，迨爾母氏，復聽姦謀，屢興甲兵，擾我疆埸，天討有罪，義何可容。今凶黨殲除，爾既親事，而能抗章引慝，冀得自新。朕嘉爾改圖，姑從矜貸，已指揮諸路經略司，令各遽巡綽所至處，明立界至，并約束城寨兵將官，如西人不來侵犯，既不得出兵過界，爾亦當嚴戒緣邊首領，毋得侵犯邊境，候施行訖，遣使進納誓表，當議許令收接。

又《答夏國詔元符二年十二月壬寅》 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靖，乃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疆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已立界堠之處為界，兼邈川青唐已係納土歸順，各有久來界至。今來並依漢界，及本處部族有逃叛人夏國者，既係漢人，并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

又《登極賜夏國主銀絹詔元符三年》 詔夏國主，朕欽承駿命，嗣守丕基，眷西土之世臣，實本朝之蕃衍，宜推慶賜，昭示寵恩。今差左藏庫副使李昭珙，賜登極銀絹，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賜夏國主進登位土物回詔》 西夏國主，省表具之，賀登位并差人進奉御馬一十疋長進馬二百疋駝一百頭事，具悉。朕丕承七聖，光宅萬邦，眷西土之世臣，效本朝之貢職，黃朱布乘，陪隸在廷，備見悃誠，彌嘉恭恪，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 （淳化五年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因稱之。至道九年九月，始復奪之。【略】

（八月癸卯）李繼遷竄於漢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於石堡寨，椎牛釃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廷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召見廷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又 卷三七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先是李廷信還，上賜李繼遷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欲威示戎狄，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

大駭。上笑問浦：『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況敢拒敵乎！』上因謂浦曰：『戎人皆貧窶，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

又 卷四二 （至道三年十二月辛丑）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

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為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

又 卷六〇 （景德二年六月丁亥）夏州趙德明遣牙將王旻奉表歸款，賜旻錦袍、銀帶，遣侍禁夏居厚齎詔答之。

甲午，張崇貴自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狀，今當使德明自為誓約，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略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四萬貫匹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使俸，聽回圖往來，放青鹽之禁，凡五事。仍遣閤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之，如能順命，即降恩制。既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面議及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為誓約也。

又 卷六一 （景德二年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略】

（十二月）趙德明又遣其教練使郝貴來貢。

又 卷六三 （景德三年五月壬寅朔）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甲辰，德明又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

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他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略】

（六月丁丑）趙德明復遣左都押衙賀永正等來賀。【略】

（七月丁未）趙德明又遣使貢馬百五十匹，謝前答賜之物，賜襲衣、金帶及器幣等答焉。乃詔張崇貴諭其使，自今答賜，勿復謝恩。

又 卷六四 （景德三年）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録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略】

甲戌，趙德明上言：『臣所管蕃部近日不住歸鎮戎軍，蓋曹瑋等招納未已。緣臣已受朝命，乞賜曉諭。』詔以德明誓表徧諭邊臣。【略】

丁丑，以內侍左右班都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略】

（十一月乙巳）趙德明遣使貢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駝三百頭，以謝朝命。【略】

庚申，趙德明又遣使來貢。

又 卷六五 （景德四年三月癸丑）趙德明遣牙吏貢馬五百、橐駝二百，謝給俸廩。詔賜德明襲衣、金帶、器幣。舊制，貢物謝恩，止給來使緡帛，上以德明進奉頻仍，特加賜焉。德明又請因進奉使赴京，市所須物，從之。上謂王欽若等曰：『德明屢言西涼府元屬部內，見各納質及人使往來，且繼遷因攻西涼為其所斃。今德明意將阻絶六谷，使不得預緣邊屬户，朝廷若不綏撫，則德明足以復讎。近秦翰譯六谷蕃書來上，但言為德明所侵，略無寧日，見蒐兵警備。可以六谷書付張崇貴，令諭德明。』【略】

（六月己酉）趙德明遣使貢馬百五十匹，助修皇后園陵。

又 卷六六 （景德四年九月）丁亥，邊臣言趙德明謀劫西涼、襲回鶻。上以六谷、甘州久推忠順，思撫寧之。乃遣使諭厮鐸督，令結回鶻為援，并賜厮鐸督茶、藥、襲衣、金帶及部落物有差，厮鐸督奉表謝。

又 卷六七 （景德四年十月庚申）張崇貴言：『準詔賜趙德明冬服及《儀天歷》，令延州遣牙校齎往。比聞德明葺道路館舍以俟使命，若遣牙校，似失所望。』上曰：『向不欲遣使，蓋慮其勞。崇貴今有是奏，從之可也。』德明又請詣五臺寺修設，追薦其母。陳堯叟欲令張崇貴諭以路由河東，多涉軍壘不便，聽由鎮州路往。上曰：『宜令崇貴答以不敢聞奏，若誠願則聽致施物於鄜延，委崇貴差人送五臺也。』

又 卷七五 （大中祥符四年二月戊午）趙德明遣使來貢。【略】

（四月壬子）趙德明遣使貢馬，賀汾陰禮畢。賜德明衣帶、鞍勒馬、器幣，賓佐將士銀帛、茶葯。時貢馬子弟或與京城民相毆，有折齒者，開封府言當杖脊，詔以事付鄜延路，令移文德明，就彼決遣之。

又 卷七九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午）遣西京左藏庫使王應昌使夏州，以加恩官誥賜趙德明。

又 卷八二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來貢。

又 卷八八 （大中祥符九年十月丙子）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貢馬二十匹，因上言：『伏以蕃陲部落，戎寇雜居，劫掠是常，逋亡不一。臣自景德中進納誓表，朝廷亦降詔書，應兩地逃民，緣邊雜掠，不令停舍，皆俾交還。自茲謹守翰垣，頗成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天庭遐遠，徼塞阻修，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至綏、延等界，涇、原以來，擅舉甲兵，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生財，去者百千，返無十數。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臣今欲索所部應有南界背來蕃族人户，乞朝廷差到使臣，就界上交付。所有臣本道亦自進納誓表後走投南界蕃户，望下逐處發遣歸回，未賜俞允。即望敦諭邊臣悉遵詔約，肅静往來之姦寇，止絶南北之逋逃。俾臣得以内守國藩，外清戎落。豈敢違盟負約，有始無終，虚享爵封，取誚天下。但恐朝廷不委茲事，詔上未察本心，須至剖陳，上干聽覽。』

詔答：『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翊忠規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布露懇誠，條成章疏，載加閱覽，備認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統臨四海，咸推覆育，豈限邇遐。凡命將帥之臣，唯存禦備之戒，所有文字往來，辭説異同，部族貪殘，輾轉讐報，掠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壘亦為常事。及詳來奏，深究弊源，難悉推窮，當申約束。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勒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争，須盡公辦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晝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嘉歎之懷，不忘寤寐。』

自德明納欵，凡有表奏，並令延州承受入遞，其使者不復詣闕。其後向敏中言：『事有當詣闕者，請令延州伴送。』及仁勗至延州，以其所奏異於他日，留仁勗，具以聞。詔特許赴闕。

又 卷一一一 （明道元年十一月癸未）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略】

（壬辰）夏王趙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崖埋，羌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騎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夜落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戕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從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實録》、《正史》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涼府，未踰時乃死。按甘州及西涼府陷没，《實録》、《正史》並不記其年月日，所稱未踰時，或既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涼府，想非德明意。傳又稱元昊忽引兵襲甘州，可見德明不在兵間。西涼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實録》、《正史》載此事不詳，因德明死時乃附著之，蓋誤矣，今皆删修，使不相牴牾，要檢尋他書，或載甘州及西涼府陷没時，則别修附。

癸巳，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折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亦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從坐即賓位，不為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告，或已見允恭没時。

又 卷一一二 （明道二年四月庚子）供備庫副使李用和持太后遺留物賜西平王趙元昊。

又 卷一一五 （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匹，以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實録》於此既書賜經，明年十二月又書獻馬求經特賜之，當是一事，誤重出爾，今止見於此。

又　卷一二三　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寶元二年正月）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俱，使者及東華門，始去本國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臣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緣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靼、張掖、交河，莫不服從。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册卽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册為南面之君。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鬼伽崖嫺奉表詣闕以聞。』

又　卷一五二　（慶曆四年九月甲申）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竊謂宜速行封册。今契丹舉兵西鄉，在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度其勢，必不暇它議。苟有所詒，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志益驕，或於齋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如速之利也。或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乘間生端，則曲不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絶中國而為患也。揣度事機，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

始朝廷議封册元昊，而契丹使來，卽遣余靖報契丹，而留元昊封册不發。靖見契丹主於九十九泉，還奏：『臣竊聞契丹國書到闕，議者紛紜，以「不請深入」為敵中微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册之禮，以觀敵變，此皆游談之過慮也。臣昨在敵中，預聞書意。敵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册，不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卽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敵形勢，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敵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敵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為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固非覬望。加以契丹意在讐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竊以元昊天生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强盛，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爾，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慮，以謂封册元昊在二敵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敵交兵，萬一契丹戰敗，而遣使堅來止我之和，元昊亦遣使堅來求和，元昊已納誓書不可違，契丹兵敗不可違，未知朝廷此時何以處置？臣愚以為及楊守素等未出邊境，先降敕命，差定夏國封册使，俾其知之，以堅西賊之心，專圖北敵，此則闢二敵之策也，唯早圖之。』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又　卷一五三　（慶曆四年十二月）乙未，册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其册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册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仍賜對衣、黄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册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寸，標用「天下樂」暈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鈕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濶一寸九分。緣册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往，館於有州，終不得至興、靈焉。遣使不至興、靈，當附初遣使時。

又　卷一七九　（至和二年四月）庚子，賜夏國《大藏經》。

又　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四月）左藏庫副使任拱之告哀夏國。拱之仍齎賜大行遺詔及遺留物。【略】（四月）丙戌，以國子監所印《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乞也。

又　卷二九六　（元豐二年正月丁酉）詔：『閤門祗候趙哉押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輒收接蕃書，令開封府劾罪。』

又　卷三〇八　（元豐三年九月甲子）詔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中冬持服使人，將來到夏國，許比附三路沿邊臣僚，並令聽樂以太皇太后服未滿期故也。

又 卷三一三 （元豐四年六月）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為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為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略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據御集一百四十八卷，諤以二十八日上殿訖，當日出門。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藉藉，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人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為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又 卷三四一 （元豐六年十二月己卯）詔：『來年歲賜夏國銀，並賜經略司為招納之用。』

又 卷三五七 （元豐八年六月戊子）樞密院言：舊例，合差官押賜遺留夏國主銀器一千五百兩，絹一千五百匹。詔如故事，仍令學士院降遺詔。

又 卷三五八 （元豐八年七月）乙巳，夏國陳慰使丁努鬼名謨鐸、副使吕則陳聿精等，進慰表於皇儀門外，退赴紫宸殿門，賜帛有差。

又 卷三九〇 （元祐元年十月壬辰）樞密院言：『昨差供備庫使張琳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安愈押賜中冬時服。近為夏國主卒，並令發來赴闕。』詔：『夏國主嗣子乾順雖未經封册，緣以曾差使詣闕告哀，所有中冬時服，特差安愈押賜，仍差張琳充弔慰使。』十一月十四日。

又 卷三九四 （元祐二年正月乙丑）故夏國主秉常以遺進物遣使來貢，詔其子乾順為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上與太皇太后降詔賜物，悉視慶曆八年銀絹各三萬，錢三萬貫之數。以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假直集賢院，借三品服，為册禮使，崇儀副使、帶御器械崔象先副之。册曰：『皇帝若曰：於戲！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之所同，而國家之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顧乃西陲，錫壤建邦，衛於王室，保姓受氏，同於宗盟，爵命褒嘉，恩禮甚渥。今爾承其胄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實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爾以茅土之封，加爾以服乘之數，誕頒丕册，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節册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夫篤於好德，乃克顯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

又 卷三九五 （元祐二年二月丁亥）又言：『夏國嗣子乾順，降詔封册為夏國主。按慶曆八年封册諒祚，熙寧二年封册秉常，皆不曾更賜印。』詔如故事。

又 卷三九六 （元祐二年三月）戊辰，夏國進奉使祝能野烏裕實克等見於延和殿，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言：『昨父國主薨，蒙遣使祭奠弔慰，前已附表稱謝，謹差大使祝能野烏裕實克、副使吕寧勒喀瑪等進馬、橐駝總二百七十頭、匹，詣闕稱謝，又差大使揚鳥威明裕默、副使恭羅們色勒裕勒等稱謝太皇太后。』

又 卷四一八 （元祐三年十二月）丙申，樞密院言，宥州報夏人遣使謝封册，繼以疆場來議。詔趙卨：『謝封册使未過界，遣使議疆場事，即以禮卻之；若過界後牒至，即開諭俟謝恩畢徐議。』

又 卷四三二 （元祐四年八月乙亥）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移文稱：已鳩集永樂等陷沒人口，將管押赴界首分付，卻交領四寨及點檢歲賜。』詔趙卨等專一定寫牒本報宥州訖以聞。又言：『宥州牒稱：合立界至，候送還人口，交割四寨了日，共約日委官隨宜分畫。請候夏國送到人口，即移牒宥州。』從之。其後宥州牒：『鳩集到永樂人口一百五十五人，管押赴界首分付，交領賞絹；所有四寨，別差官同日領受去訖。』本司今定到回牒：『候交割人口了當，及遷移人口、畜產、資糧盡絕，別差官約日交割施行。』詔令鄜延、河東、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各選差諳練詳明將官及機宜官各一員，依詳牒報宥州事理，別作名目，遍詣逐處，先具城寨河

立界至，或西人有詞，以何道理折難，令帥臣審度利害，具形勢相去遠近，畫圖聞奏。《政目》：「是月，宥牒候還人交塞了日，指揮所委官隨宜分畫，次令保安牒，立界依慶曆誓表，依蕃漢見住中間為定。」十月乙卯，范純粹云云。

又　卷五一九　（元符二年十二月）庚子，夏國差使副令能嵬名濟等詣闕，進上誓表謝恩，及進奉御馬。詔依例回賜銀器、衣著，各五百匹兩。十月八日丙午呂惠卿云云可考。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二　（淳化五年四月甲申）削保吉所賜姓名。

又　卷五　（寶元元年十月）甲戌，元昊自稱大夏皇帝，改元天受禮法延祚，遣使奉表詣闕，納旌節敕告等。【略】（二年六月壬午）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五四《嘉祐賜夏國九經》　嘉祐七年四月，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真草》及《九經》、《冊府元龜》、《唐書》。詔止以《九經》賜之。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後，以《九經》及《正義》、《孟子》、醫書賜夏國，從所請也。

端拱二年五月十五日，親書五色金花牋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

《宋史》卷五《太宗紀二》　（端拱元年）十二月辛未，以夏州蕃落使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又　卷三二六《康德輿傳》　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仇，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

又　卷四六六《宦者傳一・閻承翰》　大中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德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浦洛河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夐勞役，不許。四年，遷內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團練使。

又　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端拱初，改感德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用宰相趙普計，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召赴闕，賜姓趙氏，更名保忠，太宗親書五色金花牋以賜之，授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并賜五州錢帛、芻粟、田園，保忠辭日，宴於長春殿，賜襲衣、玉帶、銀鞍馬、錦綵三千匹、銀器三千兩，又賜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乃授繼遷官，然實無降心也。

二年，加保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略】

咸平春，繼遷復表歸順，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戶，實封二百戶，益功臣號，乃放張浦還。復遣押衙劉仁謙表讓恩命，詔不允，賜仁謙錦袍、銀帶。尋遣弟繼瑗來謝恩，授繼瑗亳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衙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略】

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不絕，而每加恩賜官告，則又以襲衣五，金荔支帶、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鑼、盆、合千兩，錦綵十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纓、複，遣內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儀天具注曆》。【略】

（天聖）九年十月，德明卒，時年五十一，追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墓號嘉陵。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以尚書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上醞、羊、米、麪。將葬，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略】

（慶曆四年）十二月，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士元副之。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塗金銀牌。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宴坐朵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略】

元昊以慶曆八年正月殂，年四十六。在位十七年，改元開運一年，廣運二年，大慶二年，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謚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號泰陵。宋遣開封府判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羊百口、麪米各百石、酒百瓶。及葬，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餘如初賻。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元豐）二年正月，遣權樞密院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為冊禮使，崇儀副使崔象先副之，冊乾順為夏國主，

仍節度、西平王。三月，夏遣大使映吳鬼名論密、副使廣樂毛示聿等詣太皇太后進駝、馬以謝奠慰。

論說

宋・文彥博《文潞公文集》卷一八《論夏國冊命奏》 薛宗至，若所齎表止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伴官處別無傳達言語，欲令孫搆因聚會款曲間，祇作己意問之云：先國主薨謝，今來何人繼嗣達？他若云某人繼嗣，即却問云：是先國主之何親？若表中已有告終稱嗣之文，即直使問其嫡否。云是子，即更問云是嫡子否？若云是嫡，即與更問云：先國主盛年棄世，今來嗣子必是嗌幼小。他若有對，更隨機問答之。少間，即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中國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番。今來西夏以累世貢奉，故當冊命嗣子。然朝廷以夏國自嘉祐以來，於麟州界上掩殺郭恩，及於涇源侵掠同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作過。有違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時來祭；今上登極，亦不入賀。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體。而夏國終不省過，又於去年十一月中於順寧寨界上誘引殺害却知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來朝廷必未肯便行封冊之禮，須是與夏國重別商議，再具哲表，約信丁寧，務存久遠，方可商議別行封冊。若依前却有侵犯邊境，貢奉不時，豈是恭順和好之理？若宗道別分疏，即隨其言以理折難。若云某祇是賫表來告哀，不敢與聞他議，即且說與今來使還，須是子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來上，朝廷須有商量，亦是使人了事之功效也。

又 卷二九《奏夏國事元祐二年》 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冊，恩禮極擾，錫賚尤厚，而敢忘恩背惠，輒行公牒，傅達疆吏，自絕於天，不修貢奉，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欲乞降詔邊帥，及出勅牓以論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德，曲示含容，抑羣情之怒忿，不與醜羌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靜以待之，必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次邊州軍，以備緩急邊上勾抽。

宋・范純仁《范忠宣奏議》卷上《奏乞早遣夏國封冊使臣》 臣近聞朝廷許西人納款，先遣梁交齎賜詔書，而封冊之使，未聞進發。竊以夷狄之性，荒忽無常，惟在朝廷結以恩信。今既納其善意，賜以德音，則封奬之恩，亦宜早下。名實相副，示我至誠，犬羊之性，感恩必固。不可更自稽緩，益彼姦心，逆詐畜疑，恐貽後患。又關陝自春少雨，邊計未豐，難於此時，與較毫末。漢祖行封，南粵稽首；項籍刓印，英雄離心。況如聖朝，不可不慎。伏望聖慈指揮夏國封冊使臣，速令進發，庶得疆場早寧，后民受賜。縱彼別懷狙詐，固亦曲不在我，但使彼國生靈，先感朝廷好生之德，則其酋首自無能為。

雜録

宋・王珪《華陽集》卷一八《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一》 詔夏國主：保有世封，善歸時貢。西郊展輅，迎氣始清；左户垂弧，紀祥初誕。爰頒寵幣，往續茂齡。今差某官賜生日禮物，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又《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二》 詔夏國主：素律凝商，涼颸應物，戴紀左弧之慶，善承西土之封。使得先期，朝頒有匪，式將恩禮，以續壽祺。

又《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三》 詔夏國主：善述世忠，懋修邦貢。素商始序，嘉誕協辰。爰飭使軺，往頒朝幣。續爾壽祉，體予睠懷。

又《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四》 詔夏國主：嗣守世封，善歸時貢。屬祁寒之薦候，嘉誕日之開祥。俾夙致於寵頒，庶務迎於嘉祉。宜欽禮遇，益紹忠勤。

又《賜夏國主乞早頒封冊允詔》 詔夏國主：比輸忠款，願襲世榮。已飭牧司，式備封冊。屬使人之勤請，欲誓詔之早頒，庶彼邊民，聞我朝命，得遂耕耘之便。更無兵革之虞。所宜允從，當體睠遇。今差某官先齎誓詔往彼，至可領也。

又 卷一九《賜夏國主為行冊禮詔》 詔夏國主：兹閱函封，重申誓約，本誠心之自篤，為封守之遠圖。朕已飭使人，將馳冊禮。既薦綏於世土，宜先諭於邊甿，庶遂畊耘之私，永無兵革之患。緬惟忠順，當體眷勤。

又《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一》 詔夏國主：愛景流空，寒威厲物。

緬念西垂之守，嗣推累世之忠。飭使驛之於行，頒冬裘之載燠。益肩順節，永報恩華。今差某官賜中冬時服。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又《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二》　詔夏國主：農入場功，虞歸澤賦。遡念西陲之守，肇迎北陸之寒，馳遣使軺，往頒恩篚。既安且吉，宜厲而忠。

又《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三》　詔夏國主：紹封西土，述貢中邦。眷塞路之阻遐，方寒威之率厲，爰命乘軺之使，特頒在笥之衣。兹示寵私，以褒忠嚮。

又《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四》　詔夏國主：趨遵朝矩，慎守世封。顧迅晷之易遷，屬寒風之又至，特命乘軺之使，往頒在笥之衣。尚體眷勤，益昭忠瘁。

又卷二一《賜夏國主賀壽聖節進馬詔》　詔夏國主：方春首祚，維月生明，適臨載誕之辰，申祝無疆之曆。慶函爰上，方貢是陳。緬念忠勤，舉深嘉奬。

又《賜夏國主賀正旦進馬駝詔》　詔夏國主：淑律開年，芳風被物，世善守封之固，歲膺頒朔之祥。修時貢之是歸，嚮邦風之有益。載惟勤節，良起嘆懷。

又卷二三《賜夏國主曆日詔》　詔夏國主：王者握樞凝命，推曆授時，以考陰陽之端，以明政教之始。睠遐綏於藩土，嘉夙奉於王正，適履上辰，更頒密度。今賜治平二年曆日一卷，至可領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一　（慶曆）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如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為曩霄。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八《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　詔夏國主：世修藩職，聿來贊幣之儀；日紀誕生，乃眷忠誠之美。爰加慶賜，用示渥恩。益介壽康，永綏福祉。今差供備庫副使安命賜生日禮物，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又《賜夏國主中冬時服詔》　詔夏國主：眷彼西土，世為外臣，述職以時，旅庭有實。方屬戒寒之候，爰頒旌禮之衣。宜服寵嘉，益懷忠恪。今差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劉程賜中冬時服，具如別録，至可領也。

《蘇軾文集》卷四〇《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二首》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思報之深，復承來介。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又《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詔》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向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又《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院》　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舉。載惟忠恪，宜有寵頒。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

綜　述

宋・佚名《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三《答銀州觀察使趙保吉詔淳化五年十一月庚戌》　省所進馬橐駝共百一十三頭疋待罪，朕握圖御宇，恭已臨民，務推含垢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逼城池，虔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於斯，料卿所為，良切興嘆，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寧保全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僭犯，且言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為德，以禁暴為心，卿儻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爵賞，亦何愧焉。朕不食言，爾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質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

又《答西平王趙德明詔大中祥符九年十月》　卿世濟勳庸，任隆屏翰，竭臣忠而奉上，正師律以守方，克樹風聲，聿寧邊候，其於眷倚，固

異羣倫。今者特貢丹誠，罄陳奏凱，詳彼縷述，深照傾輸，且國家奄宅中區，統臨四海，矧惟覆育，豈限邇遐，顧茲西北之陲，素為襟帶之地，曷嘗不敦之賞勸，示以懷柔，至於將帥之臣，但伸禦備之戒，唯嗣防是守，唯盟款是遵，靡容侵漁，庶安境土，所有文字來往，辭説異同，部族貪錢，展轉讎報，據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攘竊，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鄙亦為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其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今檢校，俱慮滋章，朕虔奉穹昊，永宗清淨，推恩示信，六合同風，眷推恭順之心，益固初終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爭，須盡公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晝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疆，言念忠勤，不忘鑒寐。

又《賜西夏詔慶曆四年十月庚寅》 勅省所進誓表，稱兩國不通和好，已歷七年，邊陲屢經久敵。今立誓之後，其前掠奪過將校及蕃漢人戶，各更不取索，自今緣邊蕃漢人逃背過境，不得遞相襲逐酬賽，並逐時送還宥州保安軍，無或隱避，臣近者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係栲栳鐮刀南安承平四處地分及他處邊境，見今番漢人戶住坐之處，並乞以蕃漢為界。仍於本界修築城堡，各從其便，朝廷每年所賜絹一十三萬疋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疋茶五萬斤，進奉賀正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疋茶五千斤，每年賜中冬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疋，並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疋衣着一千疋。伏乞無致改更，臣更不以他事輒干朝廷，只令本國獨進誓文不合，亦乞頒賜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受誅，其誓表伏請藏於盟府事，具悉。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吝，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覆懇至，朕甚嘉之，府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自今以往。永保安和。

又 卷二三五《誡約夏國詔同前》 國家遠撫方域，並推恩信，不專用武，蓋務息民，夏國世服忠勞，為國藩衛，故於歲時賜與，恩禮甚備，期於惇守誓約，傳之永久，不謂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脅熟戶，蕩覆族帳，亡失生業，被邊數路，略無寧歲，朝廷姑務含恕，不欲遽然生事，止令所在移文理辯，而夏國終不承禀，乃復多聚人馬，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張其兵勢，以抗官軍，不順之狀，人神共憤。朕獨排羣議，特降詔書，直究歸由，先行詰問，今覽封奏，所稱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祈卹民氓之患，欲見和平之理，推心及此，良可歎嘉，詳觀敍陳，尚達誠懿，至如屯聚兵馬，即託言是邊上首領攻圍城寨，又指説作小可邊事，誓詔所載，豈容如此，況夏國兵甲，□可都無統制，緣邊首領必然不可擅興，若向去更有侵犯。又復假此為辭，則使朝廷何以信憑，盟好必難保守，故復諭旨，所宜審圖，儻欲善繼前勳，不渝先志，則當專遣使人，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誡邊上酋首，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侵犯邊上，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沿邊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據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有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誓詔，如此方明效順，以釋衆疑，朝廷恩禮賜與，一切如舊。況緣邊熟戶等朝廷素有約束，若不來侵犯，必不能先起事端，疆場之間，共期康靖。

又《賜夏國主詔治平四年閏三月》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逼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在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露章之禀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府徇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敍，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仍賜絹五百疋銀五百兩。

又《夏國秉常乞進誓文永遵臣禮賜詔熙寧元年》 朕肇膺皇曆，奄宅萬邦，凡撫遠人，必推大信，乃顧西陲之守，寔殫累世之忠，爰自近年，頗隳故矩，以至問令首領，誘害邊臣，寢違憲度之常，自絕貢輸之路，方行詰問，忽報凶哀，而能懲事以謝愆，瀝哀而請命。念方罹於荼毒，當曲示於慰存，乃復羈送罪酋，載馳使介，願堅誠節，規欲自新。今又奉表及奏，已禀從聖旨，歸納寨門安遠二寨，仍乞別進誓文，永遵臣禮，詳覽來請。朕意嘉之，夏國既再修職貢，所宜議守信誓，無或擾犯邊圉，重取悔尤，至於順漢西蕃，亦毋得輒有侵掠，候誓表到日，既遣使封册，

并以綏州給還，所有歲賜，自封册後，並依舊例，朝廷必當誠勅邊吏，約束屬戶，各守疆場，不得交侵，則阜安邊俗，式臻富庶之期，紹續世封，克保寵榮之福。

又 卷二三六《賜夏國主秉常詔元豐六年十月癸酉》 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拊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獻功，豈虞靡思，弗諭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効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許修貢職，遽披來奏，諭請故疆，朕惟蕃服不恭，削地示過，資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

又《弔慰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月庚子》 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爾先人，世修職貢，訃音忽至，愍悼良深，想與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國，惟孝可以得民，各祇乃心，以服王命。

又《太皇太后賜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詔夏國主嗣子乾順，念爾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邁，祖葬有時，緬懷孝愛之深，想極攀號之戚，往助襄事，式昭異恩，今差供備庫使張，楙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夏國主物色，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同上》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從極其寵榮，亦與同其憂患，念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諭至意，且致奠贈之禮，以為存歿之光。今差朝奉大夫、尚書金部郎中、上輕軍都尉、賜紫金魚袋穆衍充祭奠使，兼賜故夏國主贈奠物色，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賜乾順進奉賀正旦馬駝回賜詔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駝共一百頭疋事，具悉。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充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今回賜聊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太皇太后同前詔》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差人進奉賀正旦馬駝共一百頭疋事，具悉。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放牽之禮，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今回賜卿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賜乾順進謝恩馬駝回詔》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省所上表、進謝恩御馬一十疋長進馬二百疋駝一百頭事，具悉。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恩報之深，復馳來介，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六 （景德元年）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議焉。《記聞》云：李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按德明未嘗先納款，其報張崇貴書云：「未葬難發表章」，觀其意猶倔強不服，朝廷多方招諭，僅得其款附耳。繼遷此等語，疑德明假託，故三年後乃言之，非其實情，當此時固未言也。敏中但為安撫使，此年十月仍在長安，明年九月除知延州，《記聞》蓋疎略云。《實録》及《會要》云敏中為西路緣邊安撫使，今從之。

又 卷六三 （景德三年八月）向敏中等與趙德明議朝廷所降要約事，德明累遣人告敏中等云：『遣親弟宿衛，上世未有此例，其他則願遵承。』仍欲以良馬橐駝千計入貢，辭意懇切。己丑，敏中等具其事以聞，且言要約未備，故不敢請行封爵。上曰：『遠方之俗，本貴羈縻耳。』乃詔諭敏中等：『如德明再遣人至，果不欲令親弟宿衛，則所乞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朝廷並不許，然不阻其歸順之志也。』陳堯叟言：『青鹽如置榷場，官亦不可買之，蓋平夏青鹽甚多，若官買必須官賣，既亂禁法，且解州兩池鹽不復行矣。』上曰：『德明如遣子弟宿衛，則許放行青鹽，豈是不亂禁法也？今榷場既不為買，當先以文告諭之，若異時德明復有懇請，則當令榷場量定分數收市。』按五月十九日詔，以要約三事付敏中，今與德明議。至此月十九日，敏中始復奏，首尾凡十日，蓋以此事必再三往返，故非一時可決耳。《會要》載敏中此奏於七月十三日，與《實録》不同，然其事則不異，恐《會要》誤也。德明後此四旬始進誓表，實九月二十八日，而《會要》以為七月二十七日。若七月二十七日既進誓表，何故歷九月至十月一日始行封爵乎？《會要》誤，今並從《實

録》。

又　卷六四　（景德三年九月）癸卯，向敏中、張崇貴等，言趙德明累表歸順，詞意精確，望降詔慰諭，從之。【略】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保吉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一兩表未蒙聽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又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典也。上賜詔嘉獎焉。

又　卷六五　（景德四年五月丁酉）趙德明母罔氏卒，邊臣請遣使弔問。王欽若曰：『此特邊臣奏耳，德明未嘗來告。』上曰：『夷人何知禮，不若使邊臣諭之，俟其奏至，即遣使弔祭，起復、贈贈，亦準藩臣例也。』欽若曰：『聞德明諸母甚多，異時安可一一推恩？』王旦曰：『德明今自稱草土臣，若朝廷不降制起復，則德明於禮難安。』上然之，授德明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命殿中丞宣城趙稹為弔贈，官告等使，德明以樂迎告至其母柩前，明日衣襨衣受賜，泣曰：『蕃夷母喪，蒙天子弔贈，起復之命，寵榮極矣。』

【略】（閏五月），丙戌，延州部署司言得趙德明牒，稱保安軍修葺驛舍，邊民懼不安，願罷其事，從之。

又　卷六六　（景德四年七月己巳）趙德明請許蕃民赴保安軍榷場貿易，從之。【略】

（九月）丙戌，張崇貴言趙德明將葬其母。詔遣殿直、閤門祇候袁瑀致祭，瑀至夏州，遺忘撫問辭，且發言輕易。及還，坐落職，贖金十斤。

又　卷六八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己未，張崇貴言得趙德明書，請許市青鹽。詔以德明所納誓付崇貴諭之，蓋素不載青鹽事也。

又　卷七一　（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己卯）環慶都鈐轄曹瑋發兵開浚慶州界壕塹，趙德明移牒鄜延路鈐轄李繼昌言其事，蓋德明多遣人齎違禁物竊市於邊，間道而至，懼壕塹之沮也。朝廷方務綏納，庚辰，詔瑋罷其役。

又　卷七二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庚戌，詔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為收市。【略】（十一月）丙子，夏州進奉使白守貴等請市弓矢及弩，上以弩在禁科，不許，餘從之。

又　卷七五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甲申，趙德明奉表訴明愛等侵耕其綏州界，乞遣使按視。詔張崇貴詳度，令明愛等還內地。

又　卷七七　（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壬戌，趙德明請割綏州土田、人中隸當道，詔陝西轉運使取元進誓書，與邊臣祥定報之。初，德明以是為請，邊臣言當隸延州，德明復遣使詣闕上訴，故有是命。德明又嘗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上詔按驗，轉運使薛奎閱郡籍，得德明常假道黑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伏。黑林平事，據《薛奎傳》，附此。奎為陝西轉運使，乃此年二月也。

又　卷八四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戊午）邠寧副都部署王守斌，言西界蕃部指揮使浪梅娘、麻孟桑二人投環州歸順。詔先有熟户蕃部逃亡為西界所納者，可移牒追取，俟其遣還，乃以浪梅娘等付之。

又　卷九三　（天禧三年三月丙寅）趙德明來告其繼立母卒。遣使弔祭起復，悉如景德之制。

又　卷一〇五　（天聖五年二月）趙德明使都知兵馬使白文美來告東南蕃部多逃入漢界者。詔鄜延部署司據數遣還夏州，其先落蕃户口，亦詔德明護送境上。

又　卷一〇九　（天聖八年十二月）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又　卷一一一　（天聖九年九月）丁酉，環慶走馬承受李德言西賊寇邊，詔都署司嚴飭兵備，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約之。此事當是元昊襲甘州及西涼府時也。

又　卷一二一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又　卷一二三　（寶元二年正月）甲寅，知延州、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轄，兼知鄜州、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敵情也。朝廷雖知元昊決反，然猶善遇，其使者將行，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斬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卻其獻物，周復送至境上。德用請自將以討元昊，不許。

初，議誅元昊使者，參知政事程琳以謂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以為患。或議因使者入傳舍，壓

壞垣令死其下。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可暴其罪而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邪！』

又　卷一二五　（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牓，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其書略曰：『持命之使未還，南界之兵譟動，於鄜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鼓、符印、槍刀、矛戟甚多，兼殺下蕃人及軍將士不少。』又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膂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體。』又曰：『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況元昊為衆所推，蓋循拓跋之遠裔，為帝圖皇，又何不可！』又曰：『嵬迦回，將到詔書，乃與界首張懸敕旨不同。』又曰：『元昊與契丹聯親通使，積有歲年。炎宋與契丹玉帛交馳，儻契丹聞中朝違信示賞，妄亂蕃族，諒爲不可。』又曰：『伏冀再覽非言，深詳微懇，回賜通和之禮，洊行結之恩。』

又　卷一二六　（康定元年正月）鄜延、環慶經略司言，元昊遣僞供備庫使毛迎啜已等至境上，欲議通和。詔所上表如不虧臣禮，即受之。

又　卷一三四　（慶曆元年十一月）詔河東經略司招諭麟府州界熟戶蕃官馬崖、西界首領拉旺、唐龍鎮首領來守順，府州界巡檢乜羅等，昨為吴賊脅從過西界，而能挺身自歸者，當除節度、觀察至刺史，仍以錦袍帶賜之。

又　卷一三九　（慶曆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來納款。

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勗持元昊書至保安軍。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寧，知北朝與彼為婚姻，請諭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勗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古單於、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而從勗亦自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荊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終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勗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敵自背叛以來，雖屢得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勗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略】（二月）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賀從勗赴闕。

又　卷一四〇　（慶曆三年四月）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

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册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緣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興從勗等同往議定以聞。

又　卷一四二　（慶曆三年七月）乙酉，元昊復遣吕你如定、幸捨寮黎、罔聿曠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

又　卷一五二　（慶曆四年九月）丁丑，元昊復遣丁守素、尹悦則等來議事。【略】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遂，悉以歸之。臣近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栲栳、鐮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為界，於界内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閔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

又 卷一五四 （慶曆五年二月壬辰）夏國主曩霄初遣丁努關、聿則等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

又 卷一五五 （慶曆五年四月辛卯）夏國主曩霄初遣素齎咩布移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

又 卷一五六 （慶曆五年閏五月丙午）夏國主曩霄遣丁盧、鬼名聿、營吕則依張延壽來謝册命。又遣僧吉外吉法正謝賜藏經。

又 卷一五七 （慶曆五年八月庚辰）鄜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略】（十月）辛未，始頒曆於夏國。【略】（十二月）乙丑，詔鄜延經略司，西界首領楊守素欲過界自陳事宜，其令保安軍引伴至延州，如止是理索在漢人户，即以夏國元進誓表論之。

又 卷一五八 先是，夏國遣楊守素持表及地圖來獻卧尚龐、吴移、已布等城寨九處，并理索過界人四百餘户。然所獻城寨並在漢地，但以蕃語亂之，其投來邊户，亦元屬漢界，不當遣還。

（慶曆六年正月）己丑，降詔諭夏國主，又增設誓條，自今有過界者，雖舊係邊户，亦不得容納，其緣邊封界，只以誓詔所載爲定。【略】（四月壬申）夏國主請以禁邊臣納過界蕃户事附入誓詔。甲戌，詔從其請。

又 卷一五九 （慶曆六年九月辛卯）夏國主言，先以兵馬收獲承平州分水向西一帶境土，既分賞得功將校，今邊臣故有所争，未協累年之議。甲午，遣刑部員外郎張子奭往保安軍，與夏國所遣人面議之，仍以詔諭夏國主。【略】

（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張子奭道病故也。建中時管勾鄜延經略司機宜文字，與夏人楊守素議地界，有衆暴至，二輕騎疾前，引滿向建中，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懼禍兩國衆服其量。此據《泰陵録》附傳，當考。』

又 卷一六三 （慶曆八年二月丁丑）夏國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卒，命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達州刺史鄧保信為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匹，羊百口，米麪各百石，酒百瓶。及其葬，又賜絹千五百匹，餘如初賻之數。

又 卷一六四 慶曆八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國主。祠部員外郎任顓為册禮使，供備庫副使酸棗宋守約副之。諒祚生甫三月，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統所部，以分弱其勢，冀絶後患。判延州程琳按判延州程琳、薛應旂、王宗沐《續通鑑》皆作陝西安撫使，與此互異。言，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外國，不如因而撫之。或請乘隙舉兵，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中國體。上納其言，遂趣有司行册禮。然議者頗惜其失機會。各以節度使授諸將以分弱其勢，今何鄭奏議有此，不知當時復有何人，當考。程琳本傳又云：朝廷既行册禮，夏人方圍慶陽，琳止詔使於鄜曰：『夏人貪此，可紓慶陽之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册使，而慶陽圍亦解。按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更圍慶陽，本傳必誤。按附傳及歐陽修墓銘、神道碑，亦不載此事，不知本傳何所據也。今不取。

又 卷一六五 （慶曆八年）九月丁酉夏國遣人來謝祭奠。【略】（十二月）辛巳，夏國遣人來謝封册。

又 卷一六八 （皇祐二年三月甲午）保安軍言夏國以戰敗契丹來獻捷，本軍以誓詔無汎遣人例，已拒還之。

又 卷一七二 （皇祐四年二月）己丑，詔夏國歲遣首領進奉，其引伴、押伴，自今選練習邊事人。

又 卷一八四 （嘉祐元年十二月）甲子，夏國主諒祚遣祖儒鬼名聿則慶唐及徐舜卿等來告其母没藏氏卒。初，李守貴者嘗為遇乞掌出納，補細吃多巳者，嘗侍曩霄及没藏氏於戎壇院，故出入没藏氏所無所問。没藏氏既通守貴，又通吃多巳。守貴憤怒，於是殺吃多巳及没藏氏。訛龐族守貴，保養諒祚，因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是年十月丁卯，《實録》書環慶經略司言：『夏國小大王阿叔鬼迷裂皈與没藏、訛龐殺其國母及補細相公，而訛龐挈小大王歸其族，已戒沿邊鎮寨預備之。』按所稱小大王，即諒祚也，補細相公，即吃多巳也。鬼迷裂皈，或是李守貴。然事與正史差不同，今但從《正史》及《實録諒祚傳》。没藏、訛龐死，當是今年秋，既不得其月，因遣使來告，始書之。

又 卷一八五 （嘉祐二年三月）癸巳，夏國遣人以其母遺留馬駝來獻。

又 卷一八六 （嘉祐二年六月）戊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又　卷一九三　（嘉祐六年六月）庚辰，太原府代州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麟州屈野河界圖。

自郭恩敗，敵益侵耕河西，無所憚。李思道、孫兆相繼往議，皆不合。至是，安靜與其國人輒移吕寧、拽浪嶚黎始議定，其府州自樺泉骨堆、埋浪莊、蛇尾掊、横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横陽河東岸西界步軍照望鋪間，築堠十二；自横陽河西以南直理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枝軍營，築堠三；自俄枝軍營南至大横水、染枝谷、伺堠烽、赤犍谷、掌野狸塢西界步軍照望鋪相望，築堠十二。

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俄寨二，從北訛也山成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拍攢有西界奢俄寨四，從北訛龐遇勝寨一，次南吾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各距大和拍攢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奢俄寨三，從北岡越崖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道光都隔有西界奢俄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隔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軍照望鋪，亦築堠十二。

乃約自今西界人户，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户舊奢俄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奢俄寨三十三，更不創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户就近樵牧，即不得插立梢圈，起蓋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夏國傳》載此事甚略，但云如是安静檄夏國，得吕寧、拽浪嶚黎來合議，安静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邊禁，邀以違約則罷和市，界始定云。今全用《實録》本文。按《吕誨奏議》第七卷，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蘇安静，實為至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算，事無不濟。」今安静乃上地界圖，則是安静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誨所謂罷安静在何年月，當考。

又　卷一九五　（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侍朝廷使人。」許之。

又　卷一九六　（嘉祐四年四月）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疋，求九經、唐史、册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答以昔嘗賜姓，不許。【略】

（六月癸未）鄜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為保泰軍，威州監軍司為静塞軍，綏州監軍司為祥佑軍，左廂監軍司為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措，近歲多不循舊規，恐更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姦萌。」從之。

於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争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宗道居上位。」争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無兩首爾。」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又　卷一九八　（嘉祐八年正月）癸丑，詔夏國主諒祚：「所遣進奉人石方，稱宣徽南院使，非陪臣官號。自今宜遵用誓詔，無得僭擬！」

又　卷二〇〇　（治平元年正月乙酉）司門郎中李定等奏：「差押伴夏國使人習上壽儀，退就幕次，賜酒食，所供微薄。使人竊笑，初不下箸，甚不稱朝廷來遠之意。」詔劾御廚監官及客省吏人罰之。

又　卷二〇二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吴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廄置一夕，絶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殿門，愬於押伴張覲，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為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治平元年九月）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俾生事。司馬光、吕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數出兵寇秦鳳、涇原路，鈔熟户，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

司馬光言：「聞《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誅討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臣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趙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訴

於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懟歸國，一國之人皆以為恥。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户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毀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而西寇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者，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疎外之臣不得與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擇將帥而修軍政也。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禦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捧漏甕沃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又 卷二〇四 治平二年春正月丁卯，詔夏國主諒祚，自今涇原、秦鳳路熟户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我邊吏，辭多非實，故復以詔戒諭焉。諒祚終勿聽。

又 卷二〇六 （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

竊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入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熟户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及潛與交通者，已為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户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入內地。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熟户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詔責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皆侮慢欺冒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知多聚兵馬以自衛其身。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署在麾下，使之虛食糧草。數月之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曾何施為？

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為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為謀主，入寇則用為鄉導也。其所以誘脅熟户，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為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户、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鬬，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可以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為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諸事，若不早為之慮，使姦謀得成，竊恐其為國家之患不可忽也。臣謂朝廷宜宵衣旰食，以為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為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為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為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且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敵人為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

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論中外，一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敵人情僞者，並許上書自言。惟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疏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理道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無可取者，則罷遣而已，有可取者即為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為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行之不懈，數年之後，俟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雖北取幽、薊，西討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為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界，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又 卷二〇九 （治平四年）閏三月甲申，夏國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守封疆，如去冬所賜詔旨。復以詒答之曰：『荷封奏所敘，忠信弗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絹及銀各五百匹兩。

又 卷二一三 （熙寧四年五月丙戌）環慶路經略使王廣淵言：『夏國韋州監軍司牒環州，欲依舊通和，環州與之回答。』鄜延趙卨亦奏西人至綏德城，與知城折克隽相見，言國主欲得綏州如舊。樞密院言：『西人款塞達意，前此惟在延州順寧寨，今若諸處城寨各與之語，恐應答差誤，有失事機。且謂朝廷速欲開納，啟其驕慢。欲令趙卨委折克隽，候其再至

語之，如必欲通意，須往順寧寨依故例與軍北巡檢商量，轉報上牙，當有處分。』從之。

又　卷二二四　（熙寧四年六月甲戌）降知環州种診一官，坐擅回韋州牒許夏國通和也。范育銘診墓云：朝廷密諭邊臣罷兵，而夏人未有請。慶帥王廣淵以屬公，公聞使曉賊，賊入求好，使再三至，乃受以聞，朝廷許之，猶以輒通賊使奪官。既而帥屬皆遷官，帥謂致賊請者公也，欲得文移為公辨，公曰：『紓患息民，乃吾心也。講好非勞，敢冒賞乎！』卒不與。要見帥屬遷官事。

又　卷二二六　（熙寧四年九月）庚子，夏國主秉常遣使昂聶鬼名曩榮等入貢，表乞綏州城，願依舊約。詔答曰：『昨覽邊臣所奏，以夏國去秋自絶朝廷，深入環慶路，殺掠熟户，侵逼城寨，須至舉兵入討。朕為人父母，亟令班師，無得窮武。今國主遣使歸款，欲繼舊好，休兵息民，甚善。所言綏州，前已降詔，更不令夏國交割塞門、安遠二寨，綏州更不給還，今復何議！止令鄜延路經略司定立綏德城界至外，其餘及諸路，並依見今漢蕃住坐，耕作界至，立封堠，掘壕塹，內外各認地分樵牧耕種，貴彼此列更無侵軼。俟定界畢，別進誓表，迴班誓詔，恩賜如舊。』

其表辭曰：『臣近承邊報，傳及睿慈，起勝殘去殺之心，示繼好息民之意，人神胥悅，海宇歡呼，仰戴誠深，忭躍曷已！恭惟皇上陛下，深窮聖慮，遠察邊情，念茲執戟之勞，恤彼交兵之苦。豈謂一城之地，頓傷累世之盟！覬斥邊吏之云為，乃是天心之惻隱。況此綏州居族歲久，悉懷戀土之思，積憤情深，終是爭心之本。遠施命令，早為拔移。得遵嗣襲之封，永奉凝嚴之德。竚使枕戈之士，翻成執耒之人。頓肅疆場，重清烽堠。顧惟幼嗣，敢替先盟！翹仰中宸，願依舊約。貢琛贊寶，豈憚於踰沙；向日傾心，彌堅於述職。』僞學士景珣之辭也。此據《會要》，秉常差大使昂聶鬼名曩榮，副使吕寧、焦文貴詣闕進奉。《密記》亦同。《舊紀》書夏國主秉常遣使來貢。《新紀》書夏人入貢。

又　卷二二八　（熙寧四年十二月）戊午，詔放麟州蕃部結勝還夏國，量給口券、路費。仍令經略司指揮，牒宥州於界首交割。應諸路去秋以後所獲夏國人口，各令經略司選差官就便取問，如願歸並準此，願留者存恤之。《舊紀》書詔諸路釋夏俘歸其國。《新紀》書歸夏俘。

初，勝在夏國僞補鈐轄，麟州部將王文郁略地至開光州，勝力屈而降，補供奉官。久之，謀竄歸夏國，為人所告。上曰：『勝力屈而降，家在西界，其欲歸宜也，可聽其去，而厚賞告者。』明年正月九日，朱本又有詔趙卨事與此諸路經略司所被受並同，或移彼所載目録附此。

已而劉庠言：『勝少壯武勇，恐歸為夏人鄉導。』又言：『前保勝者蕃官五十人，殆非實。所以奏者，姑慰衆心耳。今厚賞告者，恐開誣告之路。』王安石曰：『夏人若能深入，豈少如勝者為鄉導！勝得免罪遣還，夏人又嘗殺其愛女，豈肯為夏人致死於我！衆蕃官敢為欺罔，為將帥者更枉道以慰其心，此皆無理。』文彦博曰：『將帥於事，不得不反覆思慮詳合如此。』上曰：『如此思慮非是，告叛得實，顧不敢賞，恐開誣告之路，此甚無謂。』安石曰：『如此，則告變之法皆可除矣。』詔庠依前詔施行，仍與告者麟州差遣，使蕃部具見之。此據目録五年二十七日事。

又　卷二二九　（熙寧五年正月己丑）詔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逐路界首交割。

初，上論西人内附者，或以脅迫，非其誠心。欲令願歸者，從之；不願者，隨便措置，可以省糧食、免檢察，且足以示廣大推恩。乃下諸路詳議，已而有是詔。此據朱本，新本因之。去年十二月戊午，緣結勝事已詔諸路，此蓋重出。或此詔但令先以名聞，與前詔異也。

其後，知原州种古言：『招降蕃部可用為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部，恐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歸，蓋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蕃户，陛下亦必不以此為功；縱遣去，亦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淵為此何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為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害，不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固嘗論留得此輩無所利，但恐為患。臣近見張守約言古渭一帶屬户多餓死者，今邊障極虚，中國久來熟户尚不暇救恤，乃更欲招夏國老弱收養，豈為得計？』上曰：『中國人固多，誠不賴夏人。然言者謂收納夏國人，使彼人少，即於彼有害。』安石曰：『陛下欲弱彼，則先須强此；欲害彼，即先須利此。今陛下所御將帥一心奉陛下所欲為，然後可任以整緝邊事。邊事各有條理，然後可以撓夏國。今熟户餓死，將帥不能救恤，陛下尚不得聞知，如何乃能困夏國！臣愚以謂方今所急，在知將帥之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惰欺謾，然後邊可治，邊可治，則如秉常者雖欲埽除，極不為難。若未能如此，即無困夏國之理。人主計事，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妄疑。其人心有所挾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孰敢復為人主

盡力！如西事之初，陛下謂臣及韓絳皆欲以西事為己功，故有此言。臣以此於西事不能不存形迹，然事至不得已，亦不敢嘿嘿。蓋人臣之義，量而後入，故不能先事極争，先事極争，則無後事之驗，臣終身受妨功害能之嫌，臣以爲如此害於臣智，故不敢。然懷不能已，固嘗論奏。非特臣所懷如此，前日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計事，陛下尚疑有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為陛下計事？』陳瓘《尊堯集・邊機門》論安石云云，四年五月二十日，又二十六日，又六月十一日；五年正月九日，又六月二十六日。瓘論附六月二十七日。

上曰：『王廣淵每事輒言宣撫司過失。如趙卨多奪韓絳所與酬奬人官職，然至降羌事，則以為但當善遇之，必得其用。廣淵則專欲遣歸。』安石曰：『陛下不當怪廣淵屢奏宣撫司過失。方慶州兵未變，廣淵數為韓絳言如此役使兵士非便，絳屢詆毀廣淵，以為不忠，陛下亦疑廣淵，後果如廣淵所奏。廣淵反降兩官，廣淵豈能內無不平之心！內有不平，則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种古為曉蕃情，今令問蕃人願歸者聽歸，豈有蕃人不曉蕃情者？若蕃人曉蕃情，即無緣有歸而盡被殺戮之理。』上曰：『恐邊吏欲其歸，不免多方迫脅。』安石曰：『若遣歸果被殺戮，則豈憚內徙？除內徙外，何事可迫脅？兼此事關衆，有何急切，乃非理迫脅，不畏為人所言？』上曰：『問之無傷，要須別遣人問，僉欲令計會地界人往。』上曰：『如張宗諤即欲遣歸。』文彦博曰：『王文郁乃欲存留，安石令計會地界人與邊吏聚問，必不敢非理迫脅。』

上又言：『王慶民前奏，招到人祖膊殺賊甚力，後乃言不可存留，止為人情反復難信。』安石曰：『彼若誠心內附，已受官職、禄賜，即為我祖膊殺賊，固本分事，如王慶民所言者是也。彼若父母、妻子皆在彼，乃為人虜掠而來，欲望其盡心殺賊，即無有此理，如前日結勝是也。此非但不可望其殺賊，亦恐更為內患。种古但云可為鄉導，即不知如此人乃能為賊鄉導。今要推恩，問願留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為我用，去者亦必懷惠，異時討伐固宜有為內應報德，如食秦繆馳馬、盜袁盎侍兒之類，則我雖遣去，未為不得其用也。』自『其後知原州种古云』至『不得其用也』，皆《日録》正月二十四日事，朱本附九日，今因之。但朱本多所刪削，如安石存形迹等語，皆依『日録』添。

又　卷二三〇　（熙寧五年二月）辛酉，詔趙卨詳夏國主秉常所奏移綏州側近本國自來寨棚置於近裏，去綏州二十里為界。仍令知綏德城折克隽以此事理與夏人折難商量。先是，秉常有此奏，而近羌議地界首領楊巴凌等與克隽議，乃抵以為初未嘗約二十里，中間立堠開壕而已。於是，朝廷欲令牒宥州，王安石曰『但令克隽折難可也，牒之即似示以汲汲。』故有是命。正月十七日、二十一日可

又　卷二三七　（熙寧五年八月壬午）夏國進表不依舊式，但謝恩而不設誓，又不言諸路商量地界事。樞密院共以為疑，上問如何，王安石曰：『中國與夷狄要以宗祀殄滅為誓非得已，今彼如此，但降答詔甚善。』文彦博曰：『如此，即今年防秋如何？』上曰：『便得誓表，如何便保彼不為變？』安石曰：『誠如此。』彦博曰：『盟誓自古所有，要之天地神祇尚恐有變，若更無此，如何可保？』安石曰：『若盟誓可賴，即夏國引前誓足矣，臣恐誓與不誓皆不可保。然彼既得歲賜，必不便敢抗拒。』彦博又以為：『羌人狡猾，包藏不可知，如何便敢撤備？』安石曰：『其勢可見，即其情可知，恐不足過慮，撤備無妨。』彦博又言：『有盟誓，則彼違盟誓我有辭。』安石曰：『若力足以制夏國，豈患無辭！』馮京曰：『太祖得蜀人與何東蠟書，曰：「我伐蜀有辭矣。」』安石曰：『太祖偶然有此語，若蜀可伐，恐雖無蠟書，太祖不患無辭，如太祖伐江南，豈有蠟書？但我欲行王政，爾乃擅命一方，便為可伐之罪。如夏國既稱臣，未嘗入覲，以此伐之，亦便有辭。臣以為不患無辭，患無力制之而已。』上以為然。又論地界，安石曰：『臣本欲議地界者，為環慶占夏國地，若不與降誓前約定，即誓后必復紛紜，今既以環慶地與之，則餘路更無足議，不須復問。』乃降答詔。

又　卷二三八　（熙寧五年九月丁巳）夏國宥州牒延州言：『王韶築城堡，侵奪舊屬夏國蕃部。』上曰：『西人何敢如此？』令作牒報之，及樞密院呈牒本，上令稍回互數字。王安石曰：『甚善。然夏國一婦人，一兒子，一困敝小國，乃敢先自違越，加不直於我，所以報之不當遜屈。』上曰：『彼或來作過。』安石曰：『若作過，即全無計算，何足慮？』馮京曰：『恐助木征以兵，必不敢公然入寇。』安石曰：『方事未集之時，不能早助木征，今木征已敗散，洮西人爭附我，乃始助木征，其無謀可知。』

上曰：『彼不能舉國來，若舉國來，即鎮洮未易當。』安石曰：『舉國

來亦不妨，彼新納誓，國人皆喜於息肩，我自於西蕃築城堡，無預夏國事。若舉國來，則國人必不自直，且不樂行，此苻堅所以不能取勝也。縱彼能破我通遠，我亦未足為憂。況如通遠未易可破，彼舉國來欲何求？若我自開邊，無預夏國事，而夏國輒來按據，我便畏之，即何以保守中國疆界乎？」

又　卷二四八　（熙寧六年十二月癸巳）夏國主秉常進馬贖《大藏經》，詔特賜之，而還其馬。

又　卷二七四　（熙寧九年四月丁亥）閤門言：「嘗押伴臣僚，如夏國使人到闕，遇起居燕，乞並令暫依曾借章服。」從之。

又　卷二八九　（元豐元年四月）庚申，入內東頭供奉官、熙河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長孫良臣言，聞夏人於漢界內堀坑，畫十字，立草封，恐因循寖成邊事。詔經略司體量，如實，即令鄜延路經略司移牒誡約之。

又　卷二九〇　（元豐元年六月）戊辰，鄜延經略使吕惠卿言：「宥州牒稱麟、府二州邊人侵耕生地，乞降回宥州牒本。詔管勾麟府路軍馬高遵一等驗定西人所爭地界，舊曾與不曾開耕？係與不係兩不耕地？速保明以聞。」

又　卷二九八　（元豐二年五月）己巳，前權發遣環慶路經略使、岷州團練使高遵裕追兩官，知淮陽軍。慶州通判、屯田郎中吴仲舉衝替。柔遠寨主、供備庫副使孫貴，兵馬監押、左侍禁王顧並追一官，免勒停。都巡檢、內殿承制輔佐罰銅二十斤，差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柔遠寨巡檢胡永德追兩官，免勒停。環慶路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王懷正罰銅七斤，降京西監當。前知大順城、內殿承制康大同等四人差替。蕃官軍使羅遇杖脊，刺配廣南東路牢城。所焚西界棚屋，約價給還。

先是，遵裕數使蕃部乙訛及顧入西界，見蕃族梁訛喺偵事，且誘訛喺來降。後乙訛為西人所執，永德等擅發兵出塞追取，縱火焚新和市，遵裕隱庇不治，西人以為言，隣路奏之。手詔遵裕速根治為首者，痛繩以法，遵裕亦不奉行。手詔當是熙寧十年八月五日。上遣樞密院檢詳官范育就案，還具奏其狀，因命育推鞫。獄成，永德、遇抵罪，遵裕坐不奉詔及所奏漏略，懷正亦以體量不實黜，餘皆從坐也。元豐元年閏正月丁酉有縱火事。

又　卷三四〇　（元豐六年十月癸酉朔）夏國主秉常遣使奉表，復修職貢，仍乞還所侵地，撤被邊戍兵，長為外蕃，乃賜秉常詔曰：「惟爾祖考，介居邊陲，蒙恩朝廷，享有爵土，撫循備厚，歷年滋多。昨者王師出征，義存拯患，謂宜委戈而聽命，敵愾以獻功，豈虞靡思，弗諭朕志，殺害吏士，捍拒甲兵。問罪正名，方圖再舉，迨使辭之效順，聞國政之復常，旋納懇誠，祈修貢職，遽披來奏，論請故疆。朕惟藩服不恭，削地示過，咨於故實，匪朕所私。爾其審思厥終，務體至意。其地界已令鄜延路經略司、安撫使司指揮保安軍移牒宥州施行；歲賜候疆界了日依舊。」《舊紀》書夏人來貢。《新紀》書秉常表復修貢，乞還所侵地。

又　卷三六〇　（元豐八年）冬十月甲子，夏國遣芑良嵬名濟、昂聶張聿正進助山陵馬一百匹。【略】

丁亥，夏國主母殂，差使副吕則嵬名懷普等詣闕訃告。詔送學士院降回詔，依嘉祐元年例，支賜孝贈及安葬物色。遣朝奉郎、刑部郎中杜紘充祭奠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有言充弔慰使，仍借供備庫使。《密記》十月二十六日。《實録》但書杜紘充祭奠，王有言弔慰。

又　卷三六一　（元豐八年十二月）乙丑，夏國遣人入貢，夏國主秉常言：『母氏臨終屬臣曰：「世受朝廷封爵，恩禮備至。今雖邊事未已，屬纊之後，宜奉遺留物以進，示不忘恭順之義，雖瞑目無恨！」臣謹遣使進遺馬、白駝詣闕。』李清臣言：『伏見朝廷近遣郎官杜紘弔慰夏國。今復遣使來謝，朝廷必欲因此之際，特示招懷。所有每年時服，近罷給賜，欲乞自樞密院檢舉施行，關牒西人，開示恩意。及昨來用兵，擒捉到近上首領，多在南方拘管，乞擇其三二人可使歸還者，推恩釋放，庶其戴荷天恩，共思款服。』又言：『臣所奏，乞留中。如蒙收採，即乞節略臣奏，自御批降出，付三省、樞密院商議，取旨施行。』又言：『原釋囚虜，以懷敵人，自古非一，皆為美事。如臣言可採，即乞明降詔命，嘉其近遣使人辭旨恭順，因此推恩釋放。甚協朝廷之體，兼可以窺察敵情。』清臣所言，因夏人入貢附見，更須考詳。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杜紘又以刑中押伴。

又　卷三六六　（元祐元年二月庚辰）夏國主秉常遣使入貢。詔學士院降詔答之。先是，秉常母死，朝廷遣使賻贈，至是入貢故也。

又　卷四四九　（元祐五年十月乙未）鄜延路經略司言：『宥州移牒稱：「先為定畫疆界，有詔漢界留出草地十里，蕃界依數對留。欲於蕃界

令存留五里為草地，夏國於所存五里界內修立堡鋪。」今擬到回牒云「朝廷務敦恩信，特從所乞，應見今分畫界至處，許於蕃界內存留五里，空為草地，漢界草地亦依此對留五里，為兩不耕地。各不得於草地內修建堡鋪。」」從之。

又 **卷四五二**（元祐五年十二月）乙未，夏國遣使賀興龍節。

又 **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丙戌）鄜延、熙河蘭岷路經略司言，西人侵入漢界作過，遣兵邀截，各擒首領一名。詔令逐路經略司只作本司意，將逐人放歸本國，面諭：『疆界雖少有未畢，夏國安得輒發兵衆侵我邊境？今既生擒，即合斬首界上，蓋為朝廷意在好生，又夏國見輸常貢，且放汝回本國，候到，明諭梁乙逋并近上首領，今後不得縱放人馬，亂有侵犯。』

又 **卷五〇八**（元符二年四月）己卯，鄜延路經略使吕惠卿據順寧寨將李子明等申，有西人創格裕等到，言衙頭差大使慶塘鬼名科逋、副磋邁花結香等來計會，今國主已恭順朝廷，告早為收接公牒事。審會昨夏國差到鬼名布啄聿介到來，已降朝旨令進獻作過蕃酋珪布默瑪、凌吉訛裕等，即許收接告哀謝罪表章，回報去訖。詔惠卿密切體度，今所遣使副或親信之人，將應合要酌事件説諭，示以接納之意，録往復詞語以聞。

又 **卷五一五**（元符二月九月）辛酉，吕惠卿繳奏宥州牒遣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進納誓表，特與收接。令牒報宥州，照會惠卿。又乞以回詔先報宥州，從之。《布録》辛酉，當并丁巳。

又 **卷五一九**（元符二年十二月）壬寅，夏國主上表言：『竊念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黨之擅權，累為姦臣之竊命。頻生邊患，頗虧事大之儀；增怒上心，恭行弔民之伐。因削世封之故地，又罷歲頒之舊規，釁隙既深，理訴難達。昨幸蒙上天之祐，假聖朝之威，致凶黨之伏誅，獲稚躬之反正。故得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頒詔而申諭，俾貢誓以輸誠。備冒恩隆，實增慶躍。臣仰符聖諭，直陳誓言。願傾一心，修臣職以無怠；庶斯百世，述貢儀而益虔。飭疆吏而永絶爭端，誠國人而恒遵聖化。若違兹約，則咎凶再降；儻背此盟，則基緒非延。所有諸路係漢緣邊界至，已恭依詔旨施行。本國亦於漢為界處已外側近，各令安立卓望并寨子去處。更其餘舊行條例并約束事節，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詔答曰：『爾以凶黨造謀，數干邊吏，而能悔過請命，祈紹先盟，爾之種人，亦吾赤子，措之安静，迺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爽約，朕不食言，所宜顯諭國人，永遵信誓。除疆界並依已降詔旨，以諸路人馬巡綽所至，立界堠之處為界。兼邈川、青唐已人，并其餘應約束事件，一依慶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誓詔施行。自今以後，恩禮歲賜，並如舊例。』答詔兩府共定，非學士院所草也。

又詔，夏國主誓表内『誠國人而』字下一字犯真宗皇帝廟諱，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聞知本國，應失點檢經歷干係人，並重行誡斷。十月十八日丙午《布録》云云當考，或移入此。

《宋史》**卷三一五《韓億傳》**　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

又 **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熙寧五年）十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

論説

《**歐陽修全集》卷一九《賜夏國詔書》**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藩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或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期效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越，必置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又 **卷八五《賜夏國主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恤。緬思

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動。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宋・呂祖謙《宋文鑑》卷三一《〔宋〕韓琦〈賜夏國主詔〉》　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户。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絶。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卷五《史論・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講和》　宋之所以不競者，以怯於用兵，而急於講和爾。澶淵之後，僕姑一發，撻凛殪焉。彼軍奪氣，雖不與和，彼將自退矣。而真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萬以成契丹之強。元昊之叛，和市不通，國人愁怨，有『十不如』之謡，雖不與和，彼將自困矣。而仁宗遽與之和，捐金幣三十五萬以成靈夏之勢，蓋宋之諸帝仁厚有餘，剛斷不足。譬若富室之僕子，強梁者侵之，健訟者侮之，則蒼黄失措，惟卑辭厚幣以苟求無事而已，遑恤其他哉！當是時，非無善謀也，寇準欲邀契丹稱臣、獻地，而真宗不從，富弼、蔡襄言元昊不可許和，而仁宗不聽，甚者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亦將許之。甚哉！宋之不競也。夫貢賦之入有限，谿壑之欲無窮，一歲之中，北鄙三十萬，西酋二十五萬，財力惡得而不屈，國勢惡得而不削哉！

雜録

宋・胡宿《文恭集》卷二六《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口宣》　王歲肇新，人正伊始，眷乃世藩之舊，主兹邦土之封，爰效忠規，聿修貢式。緬懷款至，良用歎嘉。

又《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口宣一》　紹復前徽，述修貢職，素秋建始，良日誕彌。用示眷恩，式將慶賜，無忘朝寵，益濟世忠。

又《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口宣二》　奕世資忠，承邦濟美，三朝開序，六射協辰。爰導壽祺，式將惠賜，益思恭德，庸對寵章。

又《賜回夏國主口宣》　省所奏母薨訃告事，具悉。不圖閔凶，奄失慈怙，忽聞來訃，用怛於懷。棄背以還，哀摧難處，惟當抑割，無致殞傷。撫念所深，喻言何既。

《歐陽修全集》卷八六《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駝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駝共一百頭疋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效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又《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為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為請。惟覺雄之演説，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宋・張方平《樂全集》卷三五《祭故夏國主文》　維慶曆八年歲次戊子月日，皇帝遣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曹穎叔致祭於故夏國主之靈：惟靈保祚世家，撫有民社。光膺禮命，重處翰垣。貢職惟時，恭勤載懋。宜昌而壽，荷國之休。訃告奄聞，雷悼無已。繼承有體，俾統於舊封；贈恤之儀，式如於彝典。爰馳使駟，臨赴奠楹。知氣如存，哀榮是享。尚饗。

宋・韓維《南陽集》卷一五《賜夏國主生日禮物詔》　詔夏國主：善守世封，恪修時貢。爰及始生之候，載懷永好之勤。寵錫有加，壽祺是届。往祇恩渥，毋替忠嘉。

夏遼和戰部

倚遼抗宋分部

綜述

宋・錢若水《宋太宗皇帝實録》卷四四（端拱元年五月）辛未，詔賜感德軍節度使李繼捧姓趙氏，名保忠。上以李繼遷頻擾邊陲，欲委保忠邊事，故以五色花牋一幅，御書姓名以賜之。壬申，制曰：『王者鑒丹青之像，念公侯必復之徵。聞鼓聲之音，重將帥專征之寄。矧夏臺之奥壤，控朔漠之雄邊。《甘棠》之遺愛尚多，飛將之英風未泯。宜推世及之典，載光節制之權。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天水郡開國公趙保忠：神授韜鈐，世傳忠孝。頃者抗章象魏，來獻提封。願宿衛於京師，尋載移於旄節，屢遷近鎮，益見勤王。是用特舉新恩，俾臨舊地，再委邊陲之任，慰其夷落之心。爾其善繼家聲，務綏戎索，勉樹勳業，副我倚毗。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傅、行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戊寅，賜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忠金、銀器一萬兩。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咸平四年十月）丁未，張齊賢、梁顥自陝西經略安撫還，對於便殿，齊賢上言曰：『【略】今議者不過曰名器不可假人，刑賞不可濫及，此乃聖人治中國之道，非議於夷狄者也。陛下即位之初，以銀夏一管，盡與繼遷。委高爵於匪人，屈王臣於穹帳，分儲廩以悦其志，輦金帛以慰其心，有以見陛下愛全生靈，恥用凶器，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也。朝廷於遷賊之恩，可謂厚矣。殊不知契丹虚遷賊感大國之恩，斷右臂之勢，防患所切，其謀甚深，署王爵以賜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旌節之命輕矣，我之命適所以資之也，戎使至則動静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我使往適所以堅之也。夫西平之命，亦虚名也，契丹命之有何損哉。以今日言之，當時之策，豈不爲失乎？』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統和四年二月）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

又 卷一三《聖宗紀四》（統和八年九月）壬辰，李繼遷獻宋俘。【略】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略】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為夏國王。【略】（九年）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捷。【略】（四月）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白來謝封册。【略】（七月）己未，夏國以復綏、銀二州，遣使來告。【略】（十月）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敕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効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略】

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於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略】（十年二月乙丑朔）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略】

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來奏，賜詔安慰。【略】（統和十五年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

又 卷一四《聖宗紀四》（統和十八年）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

又 卷八二《韓德威傳》 夏州李繼遷叛宋内附，德威請納之。既得繼遷，諸夷皆從，璽書褒奬。【略】

李繼遷受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諭，繼遷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迨遼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略】（統和）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來謝封册。七月，復綏、銀二州，來告。十月，繼遷以宋所授敕命，

遣使來上。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仍賜推忠效順啓聖定難功臣。十二月，繼遷潛附於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十年二月，韓德威還，奏繼遷託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西夏遣使來奏德威俘掠，賜詔撫論。【略】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略】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封繼遷為西平王。【略】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來貢。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　雍熙三年契丹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繼遷初降於契丹。

契丹西境直對夏州，党項東山諸部臣事者多。李氏自思恭賜姓，未嘗外附。繼遷見諸部潰散，謀於衆曰：『吾不能克復舊業，致茲喪敗，兵單力弱，勢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將假其援助，以為後圖。』乃遣張浦持重幣至契丹請附。契丹主隆緒意未決，西南招討使韓德威言：『河西為中國右臂。向年府州折氏與銀、夏共衡劉漢，致大兵援應無功；今李氏來歸，國之利也。宜從其請。』契丹主納之。《遼史・西夏傳》：初，西夏臣宋有年，賜姓曰趙。聖宗統和四年，繼遷叛宋來附，遂復姓李。攷是時繼遷未賜姓也。《遼史》誤。

按：此西夏臣契丹之始。李氏自彝殷救晉，未嘗與契丹相通。今繼遷稱臣事之，書『初降』，以著其去夏就夷之罪。

夏四月，契丹授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

契丹主以繼遷效順，遣侍中蕭里得持詔授繼遷定難軍節度、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繼沖為副使。《遼史・百官志》：統和四年，置夏州管內蕃落使，授李繼遷，置四蕃都軍所，授李繼沖。與《聖宗紀》及李氏《長編》異。

冬十二月，如契丹請婚，契丹許之。

繼遷既受契丹官，兵勢稍振，自以五百騎欵契丹境，言：『願婚大國，永作藩輔。』時契丹將耶律盼與宋戰於泰州，不利。契丹主欲使繼遷牽制宋兵，許以公主歸之。【略】

（淳化元年）冬十一月，獻捷契丹。

繼遷攻夏州，月餘不能破，休兵王庭鎮。遣張浦至契丹，以大敗宋軍告。

十二月，契丹封繼遷為夏國王。

時契丹敗於徐河，大將耶律休哥創甚，國中奪氣。遣使促繼遷進兵，加以王封，令益困中國。《宋史・夏國傳》：雍熙三年，契丹封繼遷夏國王。與《遼史・聖宗紀》異。張齊賢曰：『契丹與中國為難，慮繼遷感中國之恩，斷右臂之勢，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刺史之命輕矣；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夫夏國王之稱，虛名也。而在契丹，命之於彼國無損，於中國為敵，其謀不甚深哉！』

按：此李氏稱夏國王之始。書『契丹封』，惡其煽亂也。

附：《遼史・聖宗紀》及《西夏傳》：統和八年十二月，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攷是時繼遷未得銀、夏，焉能越取麟、鄜？《宋史》紀、傳並不載。

又　卷五　淳化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將兵援趙保忠於夏州。

太宗命守素率大兵援保忠。賜保忠茶百觔、上醞十石。

附：《遼史・聖宗紀》：統和九年二月，夏國王李繼遷遣使獻捷，攷是時繼遷無與宋交兵事，意即告下麟、鄜等州之偽詞耳，故不書。

夏四月，謝契丹封册。

繼遷遣杜白《遼史・西夏傳》作李知白，今從《聖宗紀》。至契丹謝，并請合兵入寇。

秋七月，由趙保忠請降，授銀州觀察使。

繼遷走漠北幾十年，阻兵嗜殺，蕃部被役屬者胥怨。夏州之戰，雖敗保忠兵，部下指揮朗吉等潛相攜貳。時聞翟守素至夏州，恐兵力不敵，詐遣人由保忠奉表謝罪，朝廷信之，遂授以官。

按：此繼遷受宋命之始，書以為後日書反張本。

賜姓名『趙保吉』。

弟繼沖，賜姓名『趙保寧』，授綏州團練使，母罔氏，向為曹光實所獲，封西河郡太夫人，留養京師。命知制誥王禹偁草制賜之，保吉餽良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不受。

按：此西夏受宋姓之始。

八月，趙保吉上所授勅命於契丹。

保吉先以復綏、銀二州告，至是復上勅命。

按：《宋史·夏國傳》：終繼遷身不書賜姓名，茲書『趙保吉』，惡之也。寵以天潢之屬，不能易其倔强之心，是宋欲愚繼遷，而適為繼遷所愚矣。【略】

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三年春正月，繼遷遣左都押牙張浦入貢，被留不遣。

繼遷叠次進獻，太宗遣張崇貴賜以器幣、茶藥、衣服，持詔諭之云：『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繼遷見之惶懼，復遣張浦、李光祚以良馬、橐駝入貢，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强、奪槊於後園，李氏《長編》作『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廷』，與《宋史·夏國傳》異。俾浦等觀之。初，李延信還，賜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浦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大駭。太宗笑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已遁矣，況敢敵乎？』太宗謂曰：『戎人貧窶，飲食衣被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浦頓首謝。太宗以浦為繼遷謀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留之京師。

三月，獻馬契丹。

繼遷聞宋留張浦，遣使獻馬契丹，以自結。

又 卷六 （至道三年）夏四月，獻捷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繼遷以大敗宋兵告契丹。契丹復其西平王爵，繼遷尋遣使謝。【略】

（宋真宗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二月，以得地告契丹。

以得銀、夏、綏、宥、靜五州告。【略】

（咸平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冬十一月，契丹授德明朔方節度使，使取靈州。

契丹聞保吉頻掠糧運，阻絕瀚海，遣使授德明《遼史》作『德昭』，避景宗諱也。朔方節度，促保吉取靈州。

按：書『契丹授』，斥煽禍也。朔方以靈州為鎮治，未得其地，先授以官，非教之肆兵乎？

附：《宋史·李繼周傳》：咸平三年，復為先鋒，入夏境，焚蕩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攷《真宗紀》，是年無西討事，《傳》不知何據。

十二月，使如契丹貢。

契丹自保吉歸附，諸夷皆徒，特重所遣人使，令禮臣議進奉朝見儀，班在宋、高麗之次。《遼史·禮志》：夏進奉使至，俟常朝畢，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繼上露臺立。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俯興，復位。閤門使宣問『國主安否』，鞠躬聽旨，跪奏『國主安』。俯伏興，退，復位。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閤使鞠躬，通夏國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與臣僚齊聲喏。酒三行，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敕宴』，五拜。祇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使伴，受賜衣物。事軍朝辭，亦俟常朝後，引使者左入，通夏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如常儀，遇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從右出。

又 卷七 （咸平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秋七月，以下恒、環等州告契丹。

保吉遣李文驥《遼史·夏國傳》作李文貴，與《聖宗紀》異。獻於契丹，因以下恒、環、慶三州告，契丹主賜詔褒之。

按：此與前告下麟、鄜同偽詞耳。何以書？罪其妄也。偽妄之詞，一之為甚，可再三乎？【略】

（咸平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五月，以下靈州告契丹。

初，保吉遣使契丹貢馬，駝。至是又使劉仁勗告下靈州。

又 卷八 景德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德明遣趙保寧如契丹請封。

德明嗣職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懷觀望。行軍司馬趙保寧言：『國家疆宇雖廓，自西涼擾亂，先玉被害，蕃衆驚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懾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寧獻方物契丹，以請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當時至。』待保寧加禮，遣回。

二月，以下青城告契丹。

契丹自澶州之敗，雖與中國講和，其戎心未嘗一日忘故，許德明封册，以為臂使之需。德明欲臣中國，慮其見疑，乃以兵下青城告。

按：青城之役，宋遼二史不載，亦偽詞也。德明嗣位未幾，詐偽一如乃父，洵亂世奸雄哉！

又 卷一〇（天禧五年契丹太平元年）秋七月，契丹暨夏平，封德明大夏國王。

德明既卻契丹兵，謹封堠，嚴點集為備。契丹主見進奉使不至，恐為邊患，諭意講和。德明亦請臣貢如初。契丹主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賫冊授德明為尚書令，晉大夏國王。

按：西夏自繼遷跳梁，德明款附，雖有逆順之分，然其心總易視中國，畏視契丹，非惟資其援助，抑亦憚其兵威也。契丹知其然，一切不稍假借，故其勢常尊。今一戰不勝而願與之平，且稱為大夏，是其不競直與宋同。《春秋》例，和而不盟曰平。暨者，不得已也。書以譏之。

冬十一月，使如契丹謝。

德明謝契丹封冊。獻良馬二十匹、凡馬百匹。

論説

明・于慎行《讀史漫録》卷一一《宋藝祖至英宗》 宋之所以弱，姑息之敝也。寶元、慶曆間，西夏恃契丹之援，求索無已，契丹乘西夏之釁，恐喝多方。為此時計，無兩和之理，必也北結契丹，西討元昊，則國勢可振也。而在廷之議，惟救目前之急，不思長駕之略，遼人入寇，則增歲幣，夏人請和，則增歲幣，幣之出有盡，而敵之相倚無窮，奈之何國不匱也。且西夏求和，將發封册，而以契丹往伐，停册不發，以待其變，向背之機，因敵而決，中國之體，蕩然無存，使二虜視之，宛轉股掌之上，其何以國？甚矣宋之不競也！

雜録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張儉〈聖宗皇帝哀册太平十一年〉》 夏國之羌渾述職，遐荒之烏舍來賓。

又 《[遼]李萬〈韓樞墓志重熙六年〉》 朔方分閫，河右稱藩。九重曲降於璽書，一介載馳於册命。以公持節封李繼遷為夏國王。洎星轅解鞅，駟轡迴鑣。

向南等《遼代石刻文續編・[遼]鄭從範〈韓德威墓誌統和十五年〉》 土番之酋長請結其婚姻，事大以來庭也。非公之長筭嘉獻，安能致如是者哉。

夏遼聯姻分部

綜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四（寶元二年九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略】西北相結，亂華為虞，自古聞之，於今見矣。頃者，元昊援契丹為親，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敵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敵。』

宋・田況《儒林公議》卷下 夏國元昊娶契丹女，偽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脱，元昊亦不視之，以至於歿。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為元昊畏耶律之強，諷宗真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遼史》卷一一《聖宗紀二》（統和四年十二月丁巳）李繼遷引五百騎欵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疋。

又 卷一二《聖宗紀三》（統和七年三月）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

又 卷一五《聖宗紀六》（開泰二年）八月壬戌，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太平十一年）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昊，以元昊為夏國公、駙馬都尉。【略】（重熙七年）夏四月己

巳，以興平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夏國王李元昊，公主生與元昊不睦，沒，詰其故。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乾統五年）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略】（八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略】（天慶二年六月）戊戌，成安公主來朝。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統和）七年，來貢，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略】興宗卽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駙馬都尉。【略】（重熙）七年，來貢。李元昊與興平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略】（乾統）三年，復遣使請尚公主。【略】（五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略】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雍熙）三年，遼以義成公主嫁繼遷，册為夏國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　（端拱元年契丹統和六年）二月，繼遷遣牙校李知白貢於契丹。

繼遷以契丹許歸公主，逾年不見真命，遣知白表獻請之。【略】（端拱二年契丹統和七年）三月，貢於契丹，契丹以義成公主嫁之。

契丹主封王子帳節度耶律襄女為義成公主，下嫁繼遷，賜馬三千匹。《宋史・夏國傳》云：『雍熙三年，契丹以義成公主嫁李繼遷。』與《遼史・西夏傳》不合。

又　卷一一　（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二月，德明為元昊請婚契丹。

元昊先娶於母族衛慕氏。至是，德明欲結好契丹，遣使請婚，契丹主許之。【略】

（天聖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十二月，契丹以興平公主歸元昊。

公主，契丹宗室女。時興宗新立，封元昊為駙馬都尉，爵夏國公，遣兵衛公主至興州。元昊以數萬騎托言親迎，留屯府州境。知州折惟忠率麾下備禦，戒士卒勿妄動。一夕風霾，有數誕馬突走惟忠營，衆驚報，惟忠臥不起，徐命捻獲之。元昊知不可動，乃退。

又　卷一二　（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四月，興平公主卒。

公主素與元昊不睦，先是，元昊遣使貢於契丹，不以病告。既卒，契丹主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詰問。

按：此契丹、西夏開隙之始。異日幽州之師集而不發，其以此夫。

又　卷一九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夏福聖承道二年）秋七月，請婚於契丹。

契丹主以沒藏氏反覆，不許。

又　卷三一　（元符三年遼壽昌六年、夏永安三年）十一月，請婚於遼。

乾順以梁氏之死，恐遼國見疑，益思自結，故以尚主請，遼主不許。【略】

（崇寧元年遼乾統二年、夏貞觀二年）夏六月，復遣使如遼請婚。

乾順使殿前太尉李至忠、秘書監梁世顯如遼貢獻請婚。遼主問乾順為人，至忠對曰：『秉性英明，處事謹慎，守成令主也。』遼主善其對，命徐議之。

附：《遼史・天祚紀》：乾統二年夏六月壬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攷《宋史・徽宗紀》，是年無用兵西夏事。

又　卷三二　（崇寧四年遼乾統五年三月）遼以宗女來歸。

遼主封宗女南仙為成安公主，歸於乾順。《宋史・夏國傳》在崇寧三年，茲從《遼史・天祚紀》。

按：前義成、興平書『公主』矣。茲書『宗女』，見成安之賢不以公主重也。不以公主重，則非義成、興平所可並稱者，故異文書之。【略】

大觀二年遼乾統八年、夏貞觀八年夏四月，世子仁愛生。世子，成安公主所生。乾順遣使告於遼。

按：子生不盡書，茲書『仁愛』何？仁愛為遼公主所生，異時痛遼國之亡，憤悒而卒，是可誌也。

又　卷三三　（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九月，子仁孝生。

仁孝，曹妃所出。生時異光滿室，成安公主見而愛之，請名『仁孝』，

令保母持至宮中，時撫摩不忍釋。【略】（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是歲遼亡。夏元德七年）九月，世子仁愛卒。

仁愛幼聰穎，長多材藝。初，金兵破遼，遼主西走，即慟哭，請兵赴援，宜水之敗，咄嗟者累月；及乾順臣金，泣諫不聽，悒鬱而卒。

按：仁愛因遼亡，飲恨不肯臣金，憤恚而卒，可謂能知大義者。乾順何心有愧於其子多矣！

遼成安公主卒。

公主傷遼亡，又痛世子，不食卒。

按：不書后某氏，而曰『遼公主』，著其心乎遼也。心乎遼，故小鞠靹書『遼將』，耶律大石書『遼臣』，后書『遼公主』，皆所以予義也。

抗遼自立分部

第一次賀蘭山之戰

綜述

《遼史》卷一九《興宗紀二》（重熙十三年四月）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叛附夏國。丙辰，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略】（五月壬戌朔），李元昊來援叛黨。戊辰，詔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元昊。【略】

八月乙未，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國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笞之。

九月戊辰，宋以親征夏國，遣余靖致賻禮。壬申，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略】（十月）丁酉，李元昊上表謝罪。己亥，元昊遣使來奏，欲收叛黨以獻，從之。辛亥，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壬子，軍於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詔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召羣臣議，皆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癸丑，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胡覩為夏人所執。丁巳，元昊遣使以先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

又 卷九三《蕭惠傳》（重熙）十三年，夏國李元昊誘山南党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忘突世恩，萌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圍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

又 卷一〇九《伶官傳・羅衣輕》羅衣輕，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一時諧謔，多所規諷。

興宗敗於李元昊也，單騎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

又 卷一一四《逆臣傳下・蕭迭里得》重熙十三年伐夏，迭里得將偏師首入敵境，多所俘掠，遷都點檢，改烏古敵烈部都詳穩。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重熙）十三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兵討之。六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窓邑改來。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謝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覩，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覩來歸，又遣使來貢。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二一《契丹盟好》（慶曆）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從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七（慶歷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五月）遣使如阻卜乞師，阻卜執送契丹。

曩霄聞契丹集兵聲討，遣臣寔邑改請兵於阻卜。阻卜酋長烏八執使者送於契丹，且請以兵助。契丹主出駐永安山，使延昌宮使高家奴，王氏《東都事畧》及李氏《長編》俱作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以伐夏告於中國。

六月，遣使入獻，始上誓表稱臣。

曩霄議和經年，中國遣張子奭諭：還前侵延州地，慢不肯聽。及獲罪契丹，始遣尹與則、楊守素入京貢獻，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朝廷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觔；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觔；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觔；仲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更改，臣不敢以他事相干。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倘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守素進表訖，即請早回本國。仁宗以其言辭不順，遲留久之。諫官余靖以為言，乃遣回。朱子曰：天聖中曹瑋語王駿曰：『君當留意邊防』，因以元昊桀悍狀語之，時德明尚無恙也。其言至寶元而驗。元昊以逆雛犯順，忘食肉衣綺之恩，肆猾夏亂華之虐。陷將約和，范雍不能悉其詐；部人偽順，士彬不能察其奸；好水之師，任福不能遏其勢；定川之役，懷敏不能嬰其鋒。自韓范行邊，戰守大備，將士始有稟承。以鄜延一路觀之，狄青擊之保案，許懷德破之永平，入金明則見困於周美，犯延州則見摧於王信。以河東一路觀之，在建寧，則張亢易旗以誤敵；在府州，則張旨築城以捍禦。以環慶、涇原觀之，和市在白豹，任福破之；蕃騎在三川，王珪敗之；及大順既城，青澗起築，地皆可守，人習弓弩。於是蛇豕喪膽，犬羊屏息，議和之使至於境上者一，至於范仲淹者再，至於龐籍者亦再。然猶狡黠多端，誠偽參半也。暨夫遣使奏事者四，納款者一，然後跋扈之氣消，戰爭之志息，始而帝，繼而男，終而臣矣。

按：此西夏復臣中國之始。

秋八月，使如契丹，契丹執之，以兵窺唐隆鎮。

夏國唐隆鎮所居嘉舒、克順等七族，舊屬府州，逃入西界。曩霄入寇時，又掠麟、府人戶，安置其地，生齒日繁，分為十四族。是時曩霄雖與契丹異，猶遣使朝貢。契丹主責以納叛背盟罪，使抗對不屈，羈之弗遣。曩霄復使人貢，詢以事宜，不肯實告，契丹主執而笞之，發兵屯寧仁、靜寇兩鎮，待河凍即過唐隆掠取戶口。曩霄知其謀，遣兵沿河嚴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伐，拒戰於賀蘭山，敗績。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皇太弟、天齊王重元為馬步軍大元帥，將騎兵七千出南路；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東京留守、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夏國與契丹僅隔大河，向無城堡可守。契丹兵三路濟河，長驅直入四百里，無人迹，據得勝寺南壁以待。曩霄遣党項諜者出覘敵，契丹獲之，射鬼箭。《遼史・國語解》：凡主親征，服甲冑，祭諸先帝，取死囚一，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遂以左廂兵潛屯賀蘭山北。蕭惠遣殿前副檢點蕭迭里得、護衛經宿直古迭縱兵搏之，曩霄親率兵掩擊，圍之數重。迭里得奮勇力鬬，左右馳射，躍馬直擊中堅，夏衆不能當，大潰而退。

按：前書契丹攻涼甸，此書『伐』，罪夏也。有罪，則雖夷、狄相攻

亦書『伐』。

誘契丹進兵至河曲擊敗之，遣使請和。

曩霄既敗，率殘衆謹守賀蘭，見契丹兵日益，遣使至軍中奉表謝罪請降。契丹主遣右夷離堇蕭滴洌來覘誠偽，滴洌為陳禍福，曩霄請退師十里，俟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進軍次於河曲，曩霄親率党項諸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詰以納叛背盟故，賜之酒，許以自新。蕭惠進曰：『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計，今車駕親臨，大軍並集，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契丹主猶豫未決。曩霄以未得成，言退三十里候之。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食，因許和。曩霄又遷延數日，度其馬飢士疲，潛立拒馬於河西，突蔽盾前搏。蕭惠督數路兵掩擊，殺數千人。曩霄走，惠又麾先鋒為左右翼邀之。曩霄以殘卒千餘潰圍出，忽大風起，飛沙眯目，契丹陣亂，縱兵急攻，惠軍敗，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復攻南壁。契丹主亦敗。王氏《東都事略》及李氏《長編》：契丹主將兵入夏，各據一山，嚴兵相持。曩霄奉巵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既罷。契丹主夜以兵劫之，曩霄覺而拒戰，大敗契丹兵。與《宋史・夏國傳》異。入蕭孝友砦，執鶻突姑駙馬蕭胡覩及近臣數十人，盡獲契丹主器服乘輿。已，遣使請和，願歸俘獲，契丹主亦送還前所留使人。史臣曰：『曩霄之事契丹，雖世為甥舅，烏足得其志哉！興、靈負遠，納叛侵疆，乘隙輒動，貢使方至，事變隨生，問罪興師，自將親征，勝則無奇，敗則有悔。昔趙咨對魏主曰：『大國有征伐之師，小國有備禦之固。』亶其然乎。

按：曩霄此舉，直以待宋者待契丹矣。是時遼主以十萬衆直逼賀蘭，志吞平夏，而曩霄乞降以驕其師，退兵以示之弱，直待契丹士困馬疲，成功一戰，而乘其全勝之勢，即作請和之舉，使契丹不得不從，與前之欺宋者若出一轍，豈非玩二國於股掌上乎？然宋之許和，尚有契丹為之先容，若契丹之和，直自與和耳，其不競更出宋下矣噫！

十一月，入獻契丹俘。

仁宗詔，止受表而却其俘。

按：春秋時諸侯討四夷之罪，則獻俘於王，中國則否。曩霄獻俘，其遵此禮歟？非也。蓋以此示威，且欲移禍於宋耳。宋人却而不受，有以哉！

第二次賀蘭山之戰

綜述

《遼史》卷二〇《興宗紀三》（重熙十七年二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即遣永興宮使耶律裒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仝慰奠。【略】（三月）丙午，夏國李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丁卯，鐵不得國使來，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略】（十八年春正月）戊戌，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己亥，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略】

九月丁未，蕭惠等為夏人所敗。

冬十月，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率阻卜諸軍至賀蘭山，獲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殪之；烏古敵烈部都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死焉。

又 卷八六《耶律合里只傳》 重熙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國生辰使，館於白溝驛。宋宴勞，優者嘲蕭惠河西之敗。合里只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興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宋人慚服。帝聞之曰：『優伶失辭，何可傷兩國交好！』鞭二百，免官。

又 卷八七《蕭孝友傳》 會伐夏，孝友與樞密使蕭惠失利河南，帝欲誅之，太后救免。復為東京留守，徙王燕，改上京留守，更王秦。

又 卷九〇《蕭信先傳》（重熙）十八年，兼右祇候郎君班詳穩。上問所欲，信先曰：『先臣瑰引與陛下分如同氣，然不及王封。儻使蒙恩地下，臣願畢矣。』上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燕王。是年，從蕭惠伐夏，敗於河南，例被責。

又　卷九一《耶律僕里篤傳》　（重熙）十八年，伐夏，攝西南面招討使。

又　卷九三《蕭惠傳》　（重熙）十七年，尚帝姊秦晉國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年，帝復征夏國。惠自河南進，戰艦粮船綿亙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軍士死傷尤衆。師還，以惠子慈氏奴歿於陣，詔釋其罪。

又　卷一一四《逆臣傳下・蕭迭里得》　（重熙）十八年，再舉西伐，迭里得奏：『軍馬器械之事，務在選將，夏人豈為難制。但嚴設斥堠，不用掩襲計，何慮不勝？』帝曰：『卿其速行，無後軍期。』既而迭里得失利還，復為都點檢。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重熙）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十八年，復議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國遣使來貢，留之。七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為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屬。遇其軍三千來拒，殪之；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歿於陣。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二一《契丹盟好》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亙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九　（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延嗣寧國元年七月）契丹兵來侵，破唐隆鎮。

契丹主下詔親征，以天齊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韓國王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貼不副之，率兵渡河至唐隆鎮，破之，邊吏皆遁走。

按：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遼主下詔親征，聲討有罪，故《續綱目》大書曰『伐』。然兵以義動，始稱王師。今契丹以賀正遲期復修舊怨，凌人之孤，乘人之喪，豈為義舉！書『侵』，惡其無名也。

九月，襲契丹將蕭惠兵，敗之。

惠兵入境，戰艦糧艘，綿亙數百里。偵候不絕，鎧甲悉載車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斃耳。數日不立營柵，訛騶知其不備，遣兵從高坂突下擊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叢射，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萬計。《仁宗御集》云：諒祚為國主，與契丹戰，身先士卒，親犯矢石，故能取勝。攷諒祚時僅兩歲，前說誤。

按：兵驕者敗，蕭惠之兵可謂驕矣，驕以致敗，主將之咎，書名斥之。

冬十月，復戰於賀蘭山，敗績。國主母沒啰氏被執。契丹主遣北道行軍都統耶律敵魯古率阻卜諸部軍，由北路趨涼州，至賀蘭山，訛騶以三千騎扼險拒戰，殺烏古敵烈部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等，敵魯古大呼奮擊，夏兵敗潰，諒祚母沒啰氏及官僚、家屬皆被執以去。李氏《長編》：契丹使殿前副檢點耶律益、彰德節度趙柬之告宋，言三路兵伐夏，契丹主出中路，大捷；北路兵至西涼府，獲羊百萬，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而宋之邊奏皆以為遼主濟河不遇敵，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於獅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羌二十餘人而已，與《遼史》諸傳異。

論說

《遼史》卷九三《蕭惠等論贊》　初，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增幣請和。狃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同時諸將撫

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魯斡高情雅韻，鐸軫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雜録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趙孝嚴〈耶律仁先墓誌咸雍八年〉》（重熙）十八年，大兵西舉討夏國，命王為都統軍。李元昊舉國大去，不遇敵而還。

又《［遼］王師儒〈蕭袍魯墓誌大安六年〉》 重熙中，銀夏不恭，靈旗指伐。白旄黄鉞，方親御於六軍；尺籍伍符，委分提於七校。以公押領殿中司一行兵馬。公奮其餘勇，務在先登。提鼓建旗，連挫敵人之鋭；獻俘授馘，常居諸師之先。

向南等《遼代石刻文續編・［遼］楊□〈劉祐墓誌壽昌五年〉》 重熙中，伯兄柬、季兄祁從興廟征夏臺時，公留家侍太夫人。

三角川之戰

綜述

《遼史》卷二〇《興宗紀三》（重熙十九年正月）辛丑，遣使問罪於夏國。【略】二月丁亥，夏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

三月戊戌，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戰於三角川，敗之。癸卯，命西南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林牙蕭撒抹等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得監戰。甲辰，遣同知北院樞密使蕭革按軍邊城，以為聲援。己酉，駐蹕息雞淀。丙辰，幸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駙馬都尉蕭胡覩帳視疾。【略】

（五月）癸巳，蕭蒲奴等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丁酉，夏國洼普來降。

又 卷一一四《蕭迭里得傳》（重熙）十九年，夏人來侵金肅軍，上遣迭里得率輕兵督戰，至河南三角川，斬候者八人，擒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事，出為西南面招討使。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重熙）十九年正月，遣使問罪於夏。夏將洼普等攻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軍戰於三角川，敗之。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帥師伐夏，都部署別古得為監戰。五月，蕭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敵，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一九（皇祐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二月，侵契丹，圍金肅城，敗績。

沒藏氏以賀蘭之敗不復貢獻，契丹遣使詰責，沒藏氏使大將洼普、猥貨、乙靈紀率兵圍金肅城。契丹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西南面招討使耶律僕里篤迎擊，大敗之。猥貨、乙靈紀等死，洼普中創走還。

三月，戰於三角川，復敗。

沒藏氏復遣觀察使訛都喏督兵屯河南三角川，窺契丹威塞堡。契丹都檢點蕭迭里得率輕兵襲之，斬候者八人，諸將不及備，迎戰，大敗，都喏被捡，失輜重器械無數。

夏五月，契丹兵圍興慶府，大掠。

契丹主命西南面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宜新、林牙蕭撒未率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別古監戰，北院同知樞密使蕭革按軍邊城為聲援，蒲奴等入境圍興州四面，縱兵大掠。沒藏氏不敢戰，令諸城堅壁拒之。將軍洼普降於契丹。

初，洼普兵敗，訛麗欲誅之，沒藏氏使練兵賀蘭山以責後效。及契丹兵深入，懼誅，率所部降。

六月，契丹破攤糧城。

城在賀蘭山西北，國中儲糧處。契丹兵攻破之，盡發廩積而還。《仁宗實録》：契丹獲渭州張家堡指揮使張遂來歸。遂於慶歷中與州民范仁美持知州王沿書入夏，間野利兄弟，事泄，仁美被殺，安置遂於攤糧城。至是契丹得之，遣還朝廷，録

為三班奉職。

秋九月，侵契丹，又敗。

夏兵侵契丹邊境，耶律敵魯古遣六院軍將海里等擊之，敗還。

按：夏國主少國疑，戰而倖勝，卽當服罪請和，息民保境，以圖自全。計不出此，致國母被擄，城邑瀕危，亦為不善變矣。乃猶收合燼餘，狡焉思逞，直自困而已，於契丹乎何損？兩書『侵』、書『敗』，譏其不知量也。

冬十月，使如契丹通好。

沒藏氏數不得志於契丹，使請依舊稱藩。契丹主不允，使還，諭別遣信臣至，當徐思之。

十二月，奉表乞臣於契丹，不答。

沒藏氏復為諒祚表請和，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不答。

援遼抗金分部

綜述

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一一《天祚皇帝中》（保大二年）八月，金主趙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規，天祚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宣和四年）九月三日己未，烏歇等至國門，詔以趙良嗣充館伴使，起居郎檀倬充館伴副使，中使李琮、童師禮就班荊館押賜御筵。

《燕雲奉使録》曰：烏歇、高慶裔行次多是理會舊例，計較禮數，如乞就都亭驛安下、上殿賜宴、差館伴使副之類。童師禮傳聖旨，令臣良嗣諭與使副：貴國兵屯白水泊，雖已多時，亦有未是處。契丹舊酋，元未曾捉得，亦未殺了；又聞契丹舊酋，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軍占了地土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答云：來時聽得契丹舊酋在沙漠，已曾遣人馬追趕，次第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係是韃靼前古子地分，此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待走那里去？國書中已載矣。

十一日丁卯，引烏歇、高慶裔見於崇政殿。

烏歇、高慶裔上殿，跪奏曰：臣等來時，大金皇帝傳語大宋皇帝為契丹昏主無道，因舉輕兵，再伐遼國，大獲勝捷，所有舊漢地事，專遣使人等稟議。上遣師禮傳旨，諭以謝大金皇帝遠遣使人到闕，所有回答國書，待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契丹昏主尚在沙漠，早捉拏了甚好；有計議等事，可詣宰相王黼賜第商量。上待烏歇等甚厚，屢差貴臣主宴，賜金帛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別籞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尤桀黠，頗知書，雖外為恭順，稱恩頌德不絕詞，而稍稍較求故例無虛日。如乞館都亭驛、乞上殿奏事。朝廷以兩國往來之儀未定，請姑俟他日。況契丹修好之初，未嘗如此，慶裔遂出契丹例卷面證朝廷之非，請載之國書為據。朝廷不得已，皆從之，乃賜金帛袍段與夏國錦褐，皆辭而不受。

十三日，引詣王黼第計事，烏歇等庭趨訖，升堂講賓主禮，而受回書。

汪藻《謀夏録》曰：烏歇辭，聖旨諭使人：燕中無主，止是四軍領兵為邊患，及挾女主猖獗，豈金國可容？早擒之為佳。烏歇、慶裔曰：四軍夔離不爾，汝何人，敢爾哉？回本國，當奏陳。時朝廷屢以勝契丹欺虜人，而有一四軍不能制，反仗虜人擒之，自相矛盾矣。

九月十五日辛未，遼人知易州高鳳遣僧明贊詣宣撫司，約來降。

《封氏編年》曰：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悰共議云：天祚播遷，燕王厭世，女主初立，謀遷漢人，或聞欲行誅戮，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弔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外相應，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後之苦。悰

遂謹諾。得僧明贊，令來宣司。贊具説：『漢人朝暮延頸顒望，日俟天兵，欲歸王化，積有歲時，今者伏聞朝廷詔詞寬厚，檄榜丁甯；又聞宣撫司日收歸明不下千百。今日知易州高太師、通守王少卿專遣明贊來見宣撫，欲乞擇起兵月日，來抵易州，當以内應，誅戮契丹，伏候鈞旨。』貫既察來情，又使劉延慶審問真實，密令明贊先歸，期以二十日，約天兵前到城下。貫許以事濟日賞之以官，先次厚勞令歸。九月十八日甲戌，烏歇等入辭於崇政殿。【略】今來國書事目並係親筆寫去，以見相待厚意。書云：【略】夏國素務矯詐，昨聞嘗遣使詣金國賀功，其實力助契丹，至公行文字詆毀金國甚切，及勾集眾兵借與契丹。聞累與金國接戰，已占據契丹金肅州、河清軍、天德軍、雲内州，若不討伐，常作隄虞，必為金國深患。其詆毀文字，可付與使人。近據河東路繳到金國軍前都元帥府牒，内一節稱燕京路候秋涼以兵收去三國，其間將欲如何？又牒稱二國往來事，慮有下手先後，據此，雖意是夾攻，緣文字語言未是，彼此合守夾攻元約施行。

又　卷一〇　（宣和四年十月一日）趙良嗣與烏歇等赴金人軍前。

《燕雲奉使録》曰：奉御筆處分，由濟南、德、博渡黄河，過邢、洺，取井陘路至代州朝谷寨。先是，大金國主阿骨打已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趨中京，道中聞契丹主聚兵於五國崖，亟領兵襲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偽駙馬蕭規。天祚引數騎脱身遁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甯木割婁宿孛堇統兵七千，與夏人逆戰於阿磨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適至，河暴漲，人馬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敗，夏國兵驕氣鋭，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傍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甯木割婁宿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請議事於朝廷。

《茆齋自叙》曰：是年八月，宣司回軍至河間府上，委劉延慶都統陝西大集兵，力謀復燕。僕時隨宣司在河間，竊聞延慶與幕府議，持重不可進兵。使女真軍馬先入居庸關收下燕京，然後多以歲幣贖之，此為萬全。僕以為若使女真入關，後必輕侮中國，為患甚大。用兵務在神速，遂條論利害，上宣司，言不使女真入關，其利有五；使之入關，其害有六。

宋・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卷一八　（宣和四年遼主天錫建福元年金主阿骨打天輔五年）八月，阿骨打追襲天祚于國崖。戊戌，大戰生擒契丹都統蕭規，天祚脱身走，乃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阿骨打遣偏將帥師七千擊之。值秋霖，水暴至，夏人溺死不可勝計。阿骨打既勝，兵驍氣鋭，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白劄子》　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土民户，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

夏國素號狡獪，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脣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内指言貴朝，仍自云與昏主『累世姻親，已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并據邊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逐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

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為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内地分出没，若使夏國據黄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為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金肅、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請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内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黄河及漢地為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

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遼史》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保大二年，天祚播遷，乾順率兵來援，為金師所敗，乾順請臨其國。

《金史》卷二《太祖紀》　（天輔六年六月）斡魯、婁室敗夏人於野谷。

又　卷三《太宗紀》　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鴛鴦濼，有疾。至斡獨山驛，召赴行在。詔曰：『今遼主盡喪其師，奔於夏國。遼官特列、遙設等劫其子雅里而立之，已留宗翰等措畫。朕親巡已久，功亦大就，所獲州部，政須綏撫，是用還都。八月中旬，可至春州，汝率内戚迎我，若至豹

子崖尤善。』

又 卷七〇《習室傳》 後從斜也克中京，襲遼主于鴛鴦濼，略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于余睹谷。

又 卷七一《完顏斡魯傳》 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潤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為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术可往代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术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

又 卷七二《完顏婁室傳》 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攘以騎二百為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束往。斡魯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谷，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為陣，乃使人報斡魯。婁室分軍為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斡魯軍亦至，合擊敗之。

又 《完顏拔离速傳》 拔離速，銀术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千人為公破之。』渾黜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迫戰，亡騎五人，渾黜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破之，暫憩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撚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

又 卷七四《完顏宗望傳》 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

又 卷七六《完顏杲傳》 （天輔六年）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日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其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婁室敗夏將李良輔，杲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

又 卷八一《蒲察胡盞傳》 天輔間，夏以兵三萬出天德路，胡盞從婁室迎戰，以兵三百，敗敵二千。

又 《耶律懷義傳》 耶律懷義本名孛迭，遼宗室子。年二十四，以戰功累遷同知點檢司事。宗翰已取西京，遼主謀奔于夏，懷義諫止之，不見聽，乃竊取遼主廐馬來降。

又 卷九七《裴滿亨傳》 裴滿亨字仲通，本名河西，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諱虎山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從徙居臨潢。

又 卷一二〇《烏古論粘沒曷傳》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剌溫屯人也，移屯河間。祖喚端，太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

又 卷一三二《完顏元宜傳》 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言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

又 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天輔六年，金破遼兵，遼主走陰

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婁室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天會二年，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　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夏元德四年春三月，遣兵援遼西京，不及。

金將斜也、斡离不等破遼西京，追遼主于乙室部，不獲，西京復拒守。乾順遣兵五千為援，甫出境聞金將謀良虎已破西京，師遂還。

夏四月，金降將耶律坦犯境，以兵備河西。

坦奉金將斜也命，將兵脅降遼西南招討使所屬諸部，直至夏境，聲勢甚盛。乾順遣兵備河西諸郡，坦解去。

五月，遣大將李良輔救遼，破金兵於天德軍。

遼山西城邑諸部，盡降于金。乾順聞遼主走保陰山，遣良輔將兵三萬救之。次天德境，金都統婁室遣將突撚、補攔以騎二百為候，良輔擊之殆盡，知金兵將大至，設伏以待。未幾，金將阿土罕以數百騎來攻，伏發殲之，阿土罕棄馬越山得脫。張時泰曰：當時，遼、金之不敵，審矣。夏人何以救為哉？曰：彼但知救災恤鄰之義，强弱非所論也。嗚呼！觀夫夏人此舉，則其磊落光明，固非宋之助叛攻鄰者比也。

按：拓跋起自西陲，其戰爭攻取，散見史冊，鮮有以『救』書者，惟石晉時李彝興兵掠契丹，以牽制其侵晉之師，《綱目》書之曰『救』。夫是時，晉力未衰，尚可無藉于救，而已特書子之。若遼國為宋、金交攻，高麗坐視，部族離心，勢窮援絕，獨乾順毅然出師，星馳赴難，較之彝興，殆有進焉。後日宜水之敗，乃天不祚遼耳，豈戰之罪耶？

六月，進軍宜水，與金將斡魯、婁室兩軍戰，敗績。

良輔既勝金軍，時久雨，謂金兵怯，恃衆不備。已，聞婁室出陵野嶺，留將拔离速扼險來拒，遂縱兵渡宜水，為方陣前突。婁室分軍為二，迭出迭入，轉戰三十里，將近宜水，金都統斡魯軍又至，從旁合擊。良輔大敗，死者數千人，退走野谷，渡澗水，水暴至，漂沒不可勝計。趙良嗣《燕雲奉使録》：夏人援遼，為暴漲所溺，在八月。《大金國志》同，宋、遼二史係在六月。

秋七月，遣使問遼主起居。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由訛莎烈走石輦驛。金將蒲家奴追敗之，遼主悉棄輜重走。乾順遣大臣曹價奔問起居，饋以糧糗。

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八月後太宗晟天會元年夏元德五年春正月復發兵救遼。次可敦館，不得進。

乾順奉遼主命，遣兵屯于可敦館，相為聲援。金將婁室以兵戍朔州。築城霸德山，阻之，不得進。

按：夏與金兵勢懸殊，乾順不畏宜水之敗，復出師為遼聲援，霸德山之阻，乃力之不足，非心不誠也。書『復發兵』，書『不得進』，皆原其心而恕之。

夏五月，遣使迎遼主于雲中。

金都統斡魯遣斡离不、銀术可等襲遼主于陰山，諸王、妃、女悉被擄，遼主偽使乞降，而西走雲內。乾順知車駕濒河，遣使往迎，請臨其國。

金人來誘叛遼。六月，遼使册為夏國皇帝。因徵兵，不應。

先是，斡離不追遼主至天德，遣使諭夏國，許割地議和，以沮救遼之心。遼主左右頗有知其事者。及遼主謀奔河西，中軍都統蕭特烈、同知檢點司事耶律懷義等諫，不聽，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金候人吳十回等偵言夏國已迎護遼主渡大河矣。斡離不又遣乾順書曰：『奉詔有云：夏王，遼之所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舊以效職貢，常聽其來，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割地酬勛。倘有疑貳，恐生後悔。』書至，會遼主遣使册乾順為夏國皇帝，命益發兵來衛，乾順不應。

按：匹夫不可奪志，矧一國之主哉！當乾順救遼之時，問起居，請臨幸，苟守此志不渝，金源雖狡，焉得致之。乃始懼兵威，繼貪土地，漸易初心，頓忘舊好。雖金人實誘之，而乾順之為德不終，亦無所辭罪矣。

雜録

宋・洪皓《松漠紀聞》卷一　已而中京被圍，逃至上京，過燕，遂投西夏。夏人雖舅甥國，畏女真之强，不果納。初，大觀中，本朝遣林攄使遼，遼人命習儀，攄惡其屑屑，以蕃狗詆伴使。天祚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釁，皆泣諫，止杖半百而釋之。時天祚窮，將來歸，以是故恐不加禮。遁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宿下馬踞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其初走河西也，國人立其季父於燕，俄死，以其妻代，後與郭藥師來降，所謂蕭太后者。

清・儲大文等［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二《山川》　霸子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峨峯壘壁。夏人屯兵於可敦館，金都統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

綜述

《遼史》卷一二《聖宗紀三》　（統和六年三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略】（七年三月壬午朔），李繼遷遣使來貢。

又　卷一三《聖宗紀四》　（統和八年）三月丁丑，李繼遷遣使來貢。【略】（九年）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略】（十年二月乙丑）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略】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來奏，賜詔安慰。【略】

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來貢。【略】（十三年）三月癸丑，夏國遣使來貢。【略】八月丙子，夏國遣使進馬。【略】（十二月）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略】（十四年正月）丙寅，夏國遣使來貢。【略】（十五年二月）丙午，夏國遣使來貢。【略】（三月）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為西平王。【略】（六月）壬子，夏國遣使來謝封册。【略】（十二月）壬子，夏國遣使來貢。

又　卷一四《聖宗紀五》　（統和十六年）二月庚子，夏國遣使來貢。【略】（十八年）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略】（十九年）三月乙亥，夏國遣李文貴來貢。【略】（六月）戊午，夏國奏下宋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之。【略】（二十年正月）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略】六月，夏國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略】（二十一年五月）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

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略】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昭遣使來謝弔贈。【略】（二十二年三月）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略】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為西平王。【略】（十月）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謝封册。【略】（二十三年二月）丁巳，夏國遣使告下宋青城。【略】（二十五年）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略】（二十七年十二月）壬辰，遣使報　哀于宋、夏、高麗。

又　卷一五《聖宗紀六》　（統和二十八年）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為夏國王。【略】（開泰元年四月）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略】（十一月）己亥，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寶珪祐、守榮、武元正等爵有差。【略】（二年七月）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黄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為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昭：『今党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掎角之勢。』仍命諸軍各市肥馬。

又　卷一六《聖宗紀七》　（太平二年）冬十月壬寅，遣堂後官張克恭充賀夏國王李德昭生日使。

又　卷一七《聖宗紀八》　（太平六年十月）庚辰，遣使問夏國五月與宋交戰之故。【略】（八年六月）吳克荷充賀夏國王李德昭生辰使。

又　卷一八《興宗紀一》　（太平）十一年夏六月己卯，聖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略】甲申，遣使告哀于宋及夏、高麗。【略】（九月）庚申，夏國遣使來慰。【略】（重熙元年十一月）丙戌，夏國遣使來賀。辛卯，五國酋長來貢。夏國王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國公元昊爲夏國王。【略】（二年正月）乙酉，夏國遣使來貢。【略】（十二月）己酉，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略】（七年三月）辛亥，夏國遣使來貢。

又　卷一九《興宗紀二》　（重熙十年九月）丙寅，夏國獻宋俘。以石硬砦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官。【略】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略】（二月）己酉，夏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甲寅，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即遣使報宋。【略】（四月）庚子，夏國遣使進馬、駝。【略】（七月）庚寅，夏國遣使上表，請伐宋，不從。【略】（十月）壬子，以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略】

（十三年四月）甲寅，南院大王耶律高十奏党項等部叛附夏國。丙辰，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奴、詳穩斡魯母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略】（七月）庚辰，夏國遣使來朝。八月乙未，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國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笞之。【略】（十四年正月）甲申，夏國遣使進鶻。【略】（六月）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又　卷二〇《興宗紀三》　（重熙十七年二月）夏國王李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即遣永興宮使耶律褒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全慰奠。【略】（三月）丙午，夏國李諒祚遣使上其父元昊遺物。【略】（十八年正月）戊戌，留夏國賀正使不遣。己亥，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略】（六月）辛巳，夏國使來貢，留之不遣。【略】（十九年正月）辛丑，遣使問罪于夏國。【略】（十月）辛未，夏國王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使還，詔諭別遣信臣詣闕，當徐思之。【略】（十二月）壬子，夏國李諒祚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略】（二十年）二月甲申，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夏國，索党項叛戶。【略】

夏五月癸丑，蕭友括等使夏還，李諒祚母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己巳，夏國遣使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

六月丙戌，詔以所獲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安置蘇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略】

（二十一年十月）丁亥，夏國李諒祚遣使乞弛邊備，即遣蕭友括奉詔諭之。【略】（二十二年）三月癸亥，李諒祚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略】九月壬辰，夏國李諒祚遣使進降表。甲午，遣南面林牙高家奴等奉詔撫諭。【略】（二十三年正月）戊子，夏國遣使貢方物。【略】

五月己巳，李諒祚乞進馬、駝，詔歲貢之。【略】

壬辰，夏國遣使來貢。【略】秋七月己巳，夏國李諒祚遣使來求婚，【略】（十月）丙辰，李諒祚遣使進誓表。【略】

又　卷二一《道宗紀一》　（重熙）二十四年秋八月己丑，興宗崩，即皇帝位於柩前，哀慟不聽政。【略】癸巳，遣使報哀于宋及夏、高麗。【略】（清寧）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遣使報哀于宋、夏。【略】（五月）癸酉，葬慶陵。夏國、高麗遣使來會。

又　卷二二《道宗紀二》　（雍熙元年）五月辛巳，夏國遣使來貢。【略】（三年）冬十一月壬辰，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焚覺經》。【略】（四年二月）壬子，夏國王李諒祚子秉常遣使告哀。【略】

三月丙子，遣使夏國弔祭。【略】

乙未，夏國李秉常遣使獻其父諒祚遺物。【略】（十月）戊辰，册李秉常為夏國王。十二月辛亥，夏國遣使來貢。【略】（五年七月）戊辰，夏國遣使來謝封册。【略】（閏十一月）戊申，夏國王李秉常遣使乞賜印綬。

又　卷二四《道宗紀四》　（太康五年）冬十月戊戌，夏國遣使來貢。【略】（八年二月）己巳，夏國獲宋將張天一，遣使來獻。【略】（六月）丙辰，夏國遣使來貢。【略】（大安元年十月）戊辰，夏國王李秉常遣

使報其母梁氏哀。【略】（二年）丁亥，以夏國王李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略】（十二月）己亥，夏國王李乾順遣使上其父遺物。

又　卷二五《道宗紀五》　（大安四年七月）丙辰，遣使册李乾順為夏國王。【略】（五年）六月甲寅，夏國遣使來謝封册。【略】（八年）六月乙丑，夏國為宋侵，遣使乞援。

又　卷二六《道宗紀六》　（壽隆元年十一月）甲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略】（二年十二月）乙亥，夏國獻宋俘。【略】（三年六月）辛丑，夏人來告宋城要地，遣使之宋，諭與夏和。【略】（四年）六月戊寅朔，夏國為宋所攻，遣使求援。【略】十一月乙巳朔，知右夷離畢事蕭葉師奴、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辛酉，夏復遣使求援。【略】（五年正月）己酉，詔夏國王李乾順伐拔思母等部。【略】（十一月）乙酉，夏國以宋罷兵，遣使來謝。【略】（六年十一月）戊子，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尚公主。

又　卷二七《天祚皇帝紀一》　（壽隆七年二月）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麗。【略】（乾統元年十二月）丁酉，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賀。【略】（二年六月）丙午，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略】

壬子，李乾順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略】（三年）六月辛酉，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略】（十月）庚申，夏國復遣使求援。【略】（四年六月）甲寅，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略】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國遣李造福等來求援，且乞伐宋。【略】

六月甲戌，夏國遣使來謝，及貢方物。【略】

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略】

（六年）六月辛巳，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謝。【略】（九年）三月戊午，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略】（十年六月）癸未，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貢。【略】（天慶三年六月）丙辰，夏國遣使來貢。

又　卷二九《天祚皇帝紀三》　（保大二年七月）辛未，夏國遣曹价來問起居。【略】（三年）五月乙卯，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略】六月，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皇帝。

又　卷八五《蕭塔列葛傳》　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

又　卷八六《耶律裒履傳》　重熙間，累遷同知點檢司事。駙馬都尉蕭胡覩為夏人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右祇候郎君班詳穩。

又　《杜防傳》　重熙九年，夏人侵宋。宋遣郭稹來告，請與夏和，上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事。

又　卷一一五《二國外記・西夏》　（統和）十二年，入貢。十三年，敗宋師，遣使來告。十四年，又來貢。十五年三月，以破宋兵來告，對繼遷為西平王。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十六年，來貢。十八年，授繼遷子德明朔方軍節度使。十九年，遣李文冀來貢。六月，奏下宋恒、環、慶三州，賜詔褒美。二十年，遣使來進馬、駝。六月，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二十一年，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八月，德昭遣使來謝弔贈。二十二年三月，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留物。七月，封德昭為西平王。十月，遣使來謝封册。二十三年，下宋青城，來告。二十五年，德昭母薨，遣使弔祭，起復。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二十八年，遣使册德昭為夏國王。開泰元年，德昭遣使進良馬。二年，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太平元年，來貢。十一年，聖宗崩，報哀于夏，德昭遣使來進賻幣。

興宗即位，以興平公主下嫁李元昊，以元昊為駙馬都尉。重熙元年，夏國遣使來賀。李德昭薨，册其子夏國公元昊為王。二年，來貢。十二月，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七年，來貢。李元昊與興平公主不諧，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問之。九年，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十年，夏國獻所俘宋將及生口。十一年，遣使問宋興師伐夏之由。十二月禁吐渾鬻馬于夏，沿邊築障塞以防之。十二年正月，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國與宋和。二月，元昊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耶律敵烈等使夏國還，奏元昊罷兵，遣使報宋。四月，夏國遣使進馬、駝。七月，元昊上表請伐宋，不從。十月夏人侵党項，遣延昌宮使高家奴讓之。十三年四月，党項及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詔徵諸道

兵討之。六月，阻卜酋長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求援使窩邑改來。八月，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使復來，詢事宜不實對，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謝罪，欲收集叛黨以獻，從之；進方物，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迓之。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降，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初，夏人執蕭胡覩，至是，請以被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二月，胡覩來歸，又遣使來貢。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諒祚遣使來告，上其父遺留物。鐵不得國乞以本部軍助攻夏國，不許。十八年，復議伐夏，留其賀正使不遣，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六月，夏國遣使來貢，留之。七月，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九月，蕭惠為夏人所敗。十月，招討使耶律敵古率阻卜軍至賀蘭山，獲元昊妻及其官屬。遇其軍三千來拒，殪之；詳穩蕭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歿于陣。十九年正月，遣使問罪于夏。夏將洼普等攻金肅城，耶律高家奴等破之，洼普被創遁去，殺猥貨乙靈紀。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軍戰于三角川，敗之。招討使蕭蒲奴、北院大王宜新等帥師伐夏，都部署別古得為監戰。五月，蕭蒲奴等入夏境，不遇敵，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洼普來降。十月，李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臣。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二十年二月，遣使索党項叛戶。五月，蕭爻括使夏回，進諒祚母表：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又求唐隆鎮，仍乞罷所建城邑。以詔答之。六月，獲元昊妻，及俘到夏人置於蘇州。二十一年十月，諒祚遣使乞弛邊備，遣爻括賚詔諭之。二十二年七月，諒祚進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賚詔撫諭。二十三年正月，貢方物。五月，乞進馬、駝，詔歲貢之。七月，諒祚遣使求婚。十月，進誓表。二十四年，興宗崩，遣使報哀于夏。

道宗即位，清寧元年，遣使來賀。九月，以先帝遺物賜夏。四年四月，遣使會葬。九年正月，禁民鬻銅于夏。咸雍元年五月，來貢。三年十一月，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十二月，諒祚薨。四年二月，諒祚子秉常遣使報哀，即遣使弔祭。秉常上其父遺物。十月，册秉常為夏國王。十二月，來貢。五年七月，遣使來謝封册。閏十一月，秉常乞賜印綬。九年，遣使來貢。大康二年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于夏，以皇太后遺物賜之。遣使來弔祭。五年，來貢。八年二月，遣使以所獲宋將張天益來獻。大安元年十月，秉常遣使報其母哀。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詔其子乾順知國事。十二月，李乾順遣使上其父秉常遺物。四年七月，册乾順為夏國王。五年六月，遣使來謝封册。八年六月，夏為宋所侵，遣使乞援。壽隆三年六月，以宋人置壁壘于要地，遣使來告。四年六月，求援。十一月，遣樞密直學士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夏復遣使來求援。五年正月，詔乾順伐拔思母等部。十一月，夏以宋人罷兵，遣使來謝。六年十一月，遣使請尚公主。七年，道宗崩，遣使告哀于夏。遣使來慰奠。

天祚即位，乾統元年，夏遣使來賀。二年，復請尚公主。又以為宋所侵，遣李造福、田若水來求援。三年，復遣使請尚公主。十月，使復來求援。四年、五年，李造福等至，乞援。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乾順。六年正月，遣牛溫舒使宋，令歸所侵夏地。六月，遣李造福來謝。八年，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九年，以宋不歸地來告。十年，遣李造福等來貢。天慶三年六月，來貢。保大二年，天祚播遷，乾順率兵來援，為金師所敗，乾順請臨其國。六月，遣使册乾順為夏國皇帝，而天祚被執歸金矣。

《宋史》卷四八五《外國傳一・夏國上》　（大中祥符元年）時遼亦遣使册德明為大夏國王。【略】（天禧）五年，遼復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賚玉册金印，册為尚書令、大夏國王。

清・吴廣成《西夏書事》卷四　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春三月，繼遷貢于契丹。

初，繼遷流離沙磧，雖臣事契丹，貢不成禮。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懾服，輸牲畜者日衆。繼遷遣使如契丹謝，獻良馬二十匹、粗馬二百匹、駝一百頭，錦綺三百匹，織成錦被褥五合，蓯蓉、砒石、井鹽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兔鶻五隻，犬子十隻。自後，每歲八節貢獻。

冬十一月，獻捷契丹。

繼遷攻夏州，月餘不能破，休兵王庭鎮。遣張浦至契丹，以大敗宋軍告。

十二月，契丹封繼遷為夏國王。

時契丹敗于徐河，大將耶律休哥創甚，國中奪氣。遣使促繼遷進兵，加以王封，令益困中國。《宋史・夏國傳》：『雍熙三年，契丹封繼遷夏國王。』與《遼史・聖宗紀》異。張齊賢曰：『契丹與中國為難，慮繼遷感中國之恩，斷右臂之勢，署王爵以縻之，遣戎使以鎮之。王爵至，則刺史之命輕矣；戎使至，則動靜皆伺之，向背之心異矣。夫夏國王之稱，虛名也。而在契丹，命之于彼國無損，于中國為敵，其謀不甚深哉！』

按：此李氏稱夏國王之始。書『契丹封』，惡其煽亂也。

附：《遼史・聖宗紀》及《西夏傳》：『統和八年十二月，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攷是時繼遷未得銀、夏，焉能越取麟鄜？《宋史》紀、傳並不載。

又　卷五　（淳化二年契丹統和九年）十一月，趙保忠叛，以夏州降契丹，封西平王，復姓名李繼捧。

初，保忠歸朝，非其本意。及受命，圖保吉，陰與之通。保吉復使人以契丹命誘之，許以重復王爵，永鎮夏州。保忠心勳，遣使表附契丹，契丹主授推忠効順啟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復本姓名。吕忠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而保忠反與保吉合為邊患，附契丹。普能知符彦卿之不可與以兵權，何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

按：《春秋》例凡叛，賤者不書。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比之子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一年，宋公弟辰入于蕭；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此四者則書『叛』。夏州雖保忠舊業，然納為王土，身為王臣，一旦據以外附，非叛而何？《宋史》遺其事不書，茲特補之，以正其罪。

淳化三年契丹統和十年春正月，保吉復入銀州，契丹兵至大掠。

保吉既誘保忠臣契丹，復引兵入銀州據之，遣使由保忠請命入貢。契丹主聞其懷二心，遣西南招討使韓德威率兵持詔詰之。德威至銀州。《遼史・聖宗紀》及德威本傳俱云『持詔至靈州』。攷是時靈州尚屬中國，保吉所據乃銀州耳，《遼史》誤。保吉託以西征不出見，德威怒，縱兵大掠而還。

夏四月，請通陝西互市。

保吉自婚契丹，歲時貢獻悉取資于蕃族，財用漸乏。時陝西尚嚴邊禁，磧外商旅不通，保吉上言：『王者無外，戎夷莫非赤子？乞通互市，以濟資用。』太宗詔從之。

冬十月，復貢于契丹。

保吉以德威侵掠告契丹，主賜詔拊諭之，于是復遣使貢。

十一月，趙保忠貢白鶻。

保忠既臣契丹，與保吉謀益密。朝廷未悉其奸，謂銀、夏安靜，優其俸給，歲終賜予並加等。保忠遣使獻白鶻，號『海東青』。太宗詔以久罷田獵，還賜之。吳炯《五總志》云：登州海崖中有鶻，能自高麗一飛渡海，名『海東青』，唐人呼為『決雲兒』，本朝趙保忠曾得之。

淳化四年契丹統和十一年夏四月，保吉反，寇慶州。

保吉雖復綏、銀，猶以未得宥、夏等州遣使入請，太宗不許。保吉怒曰：『五州故地，先業留遺，拓土展疆，是誠在我。』乃令于衆曰：『身雖薄德，承累世之澤，撫諸族之豪，安能迷運守常，没身沙漠？諸君其努力圖之。』遂以李大信為蕃部都指揮使，率衆犯慶州。州北直接沙漠，地形漫衍，無險可恃。時以保吉納欵，戰守無備。兵至，人情駭懼，知州劉文質以私錢二百萬給賞，于是士皆奮鬬，大信不能勝。【略】

至道元年契丹統和十三年春正月，繼遷遣左都押牙張浦入貢，被留不遣。

繼遷叠次進，獻太宗遣張崇貴賜以器弊、茶藥、衣服，持詔諭之云：『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繼遷見之惶懼，復遣張浦、李光祚以良馬、橐駝入貢，太宗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强、奪槊于後園。李氏《長編》作『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廷。與《宋史・夏國傳》異。』俾浦等觀之。初，李延信還，賜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欲威示戎賜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浦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大駭。太宗笑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已遁矣，況敢敵乎？』太宗謂曰：『戎人貧窶，飲食衣被粗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浦頓首謝。太宗以浦

為繼遷謀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留之京師。

三月，獻馬契丹。【略】

十一月，遣使獻捷契丹。

獻清遠軍及兀泥族捷也。

又　卷六　至道二年契丹統和十四年春正月，繼遷貢于契丹。

繼遷事契丹謹，歲時進奉及賀正、生辰使不絕于道。【略】

（至道三年契丹統和十五年）夏四月，獻捷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

繼遷以大敗宋兵告契丹，契丹復其西平王爵，繼遷尋遣使謝。【略】

（咸平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十二月，使如契丹貢。

契丹自保吉歸附，諸夷皆從，特重所遣人使，令禮臣議進奉朝見儀，班在宋、高麗之次。《遼史・禮志》：夏進奉使至，俟常朝畢，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繼上露臺立。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俯興，復位。閤門使宣問『國主安否』，鞠躬聽旨，跪奏『國主安』。俯伏興，退，復位。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閤使鞠躬，通夏國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與臣僚齊聲喏。酒三行，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敕宴』，五拜。祇候，引右出，禮畢。於外賜宴，客省使伴，受賜衣物。事畢朝辭，亦俟常朝後，引使者左入，通夏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如常儀遇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從右出。

又　卷七　（咸平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秋七月，以下恒、環等州告契丹。

保吉遣李文驥《遼史・夏國傳》作李文貴，與《聖宗紀》異。獻于契丹，因以下恒、環、慶三州告，契丹主賜詔褒之。

按：此與前告下麟、鄜同偽詞耳。何以書？罪其妄也。偽妄之詞，一之為甚，可再三乎？【略】

（咸平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五月，以下靈州告契丹。

初，保吉遣使契丹貢馬，駝。至是又使劉仁勗告下靈州。

又　卷八　（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二月，告哀于契丹。

契丹主贈保吉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略】九月，使如契丹謝弔贈。并以保吉遺物獻。【略】

景德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德明遣趙保寧如契丹請封。

德明嗣職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懷觀望。行軍司馬趙保寧言：『國家疆宇雖廓，自西涼擾亂，先王被害，蕃衆驚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懾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寧獻方物契丹，以請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當時至。』待保寧加禮，遣回。

二月，以下青城告契丹。

契丹自澶州之敗，雖與中國講和，其戎心未嘗一日忘故，許德明封册，以為臂使之需。德明欲臣中國，慮其見疑，乃以兵下青城告。

按：青城之役，宋遼二史不載，亦偽詞也。德明嗣位未幾，詐偽一如乃父，洵亂世奸雄哉！【略】

秋七月，契丹册為西平王。

契丹主使北院樞密副使蕭承德持節封德明西平王，復姓李氏，賜車、旗、衣、幣等物。

又　卷九　（大中祥符二年契丹統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契丹使來告哀。

承天皇太后喪也。【略】

（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八年）九月，契丹封德明夏國王，遂建宮闕于鐵子山。

契丹主隆緒以德明朝貢時至，遣使持册封為夏國王。《宋史・夏國傳》：大中祥符元年，契丹遣使冊德明為大夏國王。考《遼史・聖宗紀》，大夏國王至太平元年始封，《宋史》誤。德明益自大，役民夫數萬于鐵子山，大起宮室，緜亘二十餘里，頗極壯麗。山在陝西延州境西北，德明駐軍于此，蓋欲窺中國也。

按：《春秋》遂者，繼事之辭。德明因朝廷姑息，桀驁漸形，然未敢顯逞也。迨契丹子以國號，加以王封，遂敢建宮闕，窺邊境，大起僭端。德明之跋扈固可誅，而契丹教猱之罪其又奚辭？比書以交惡之。【略】

（大中祥符五年契丹開泰元年三月）獻馬契丹。

契丹畜牧之法，西夏與室韋例進馬三百匹。是時，德明以良馬二百匹、凡馬百匹獻，契丹主優賜之。【略】（大中祥符六年契丹開泰二年）秋七月，以兵從契丹攻党項。契丹主聞曷党等西歸，遣使撫諭不聽，賜詔德明曰：『党項叛我，今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德明出兵境上

應之。

八月，契丹使賜車馬。

契丹主以夏兵助討党項，遣引進使李延宏賜德明及義成公主車馬。

又 卷一〇 （天禧五年契丹太平元年）秋七月，契丹暨夏平，封德明大夏國王。

德明既卻契丹兵，謹封堠，嚴點集為備。契丹主見進奉使不至，恐為邊患，諭意講和。德明亦請臣貢如初。契丹主遣金吾衛上將軍蕭孝誠賚冊授德明為尚書令，晉大夏國王。

按：西夏自繼遷跳梁，德明款附，雖有逆順之分，然其心總易視中國，畏視契丹，非惟資其援助，抑亦憚其兵威也。契丹知其然，一切不稍假借，故其勢常尊。今一戰不勝而願與之平，且稱為大夏，是其不競直與宋同。《春秋》例，和而不盟曰平。暨者，不得已也。書以譏之。

冬十一月，使如契丹謝。

德明謝契丹封冊。獻良馬二十匹、凡馬百匹。【略】

（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九月，契丹使賀生辰。

德明生辰，契丹主使堂後官張克恭來賀。【略】

（天聖三年契丹太平五年）冬十一月，貢于契丹。

契丹主以德明勢日强盛，厚賜使者，遣還。【略】

（天聖四年契丹太平六年）夏六月，遣兵助契丹，攻甘州。甘州回鶻阿薩蘭部叛契丹，契丹主遣魏國公蕭惠徵諸路兵討之，德明點集蕃衆遣之西出。蕭惠攻甘州三日不克，部下阻卜諸酋復叛，急引歸，德明兵亦還。

又 卷一一 （天聖六年契丹太平八年）秋九月，契丹使賀生辰。

使人吳克勤應對嫻雅，德明待之有加禮。

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二月，德明為元昊請婚契丹。

元昊先娶于母族衛慕氏。至是，德明欲結好契丹，遣使請婚，契丹主許之。【略】

（明道元年契丹興宗重熙元年）十二月，契丹賜冊為夏國王。

元昊告哀契丹。契丹主宗真以婚好之誼。遣宜徽南院使朔方節度蕭從順、潘州觀察使鄭文囿持冊封元昊夏國王，賜良馬三十匹，精甲二具。【略】

（明道二年契丹重熙二年）春正月，貢于契丹。

夏使回，沿路私市金鐵，契丹主下令禁之。禁市金鐵，《遼史・興宗紀》在十二月，茲因使貢連及之。

又 卷一五 （慶歷元年契丹重熙十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四年九月）獻俘契丹。

初，仁宗詔河東安撫使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奪官削姓，已發兵討之。契丹亦以興平公主故憾元昊，使人入聘，元昊懼南北合兵，會府州折繼閔護送冬服至麟州，伏兵盡奪之，遣使獻俘契丹，以求和好。

附：《宋史・郝質傳》：質與田朏將兵護軍需至麟州，道遇夏兵數千前抄，質先驅力戰，斬獲頗多。又《張岳傳》：中使促賜軍衣，至麟州，夏人邀之青眉浪，岳馳往護，流矢貫雙，頰岳拔矢力鬬，夏兵卻此二事與折繼閔事孰先孰後，紀傳不詳。【略】

（慶歷二年契丹重熙十一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三月），獻俘契丹以請師，契丹出兵次幽州。

宥州界首蕉萵砦距大順城不及五十里，范仲淹使供備庫副使范恪破之，元昊遣數千騎赴援，恪弓勝一石七斗，矢鏃如鏟，每發輒貫二人，衆不敢逼。已而，總管杜維序、鈐轄高繼隆、又分兵襲新築漢乞、薛馬、都鬼三砦。元昊慮漢兵深入，以所掠緣邊人馬獻于契丹，請援。契丹集兵幽州，聲言分侵河北，使西南面招討使蕭塔列葛約元昊出別道以會。中國疆埸戒嚴，通判安肅軍李及之言：『契丹與夏人姻，故出兵姑應其請，必不終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兵果不出。

又 卷一六 慶歷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春正月，契丹來諭罷兵，令契丹使詣京師請和。

初，張元等雖貴顯用事，而以窮沙絕漠飲食居處不如中國，常引苻堅、劉淵及元魏故事，日夜説元昊攻取漢地，令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願。及兵數入邊，得地不能據，軍民死亡創痍過半，國中困于點集，財用不給，牛羊悉賣契丹，飲無茶，一絹之直八、九千錢，張方平《玉堂集》云：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然重于舉衆，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連陷城砦，未能有尺寸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民間尺布至直錢數百。相為『十不如』謡怨之。會契丹主遣同知析津府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罷兵。元昊令使者詣京師，言北朝曾封德明夏國王，許令自置官屬，

自元昊襲爵，遣人進奉，每辭見宴會並坐矮殿，今南北事同一家，已令元昊請罪歸款，其封冊典制，能如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亦洗心自新矣。李氏《長編》云：王珪撰《梁適墓誌》：契丹使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勉賫書至境，上又命適至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攷六符以九月二十六日持契丹誓書同富弼來，是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撤兵。是時梁適為回謝使，所云「回謝」蓋指蕭偕，非六符也。誌恐誤。今載招懷元昊事，不實指六符及偕，但云契丹使者，示疑也。【略】

三月，獻俘契丹，且賀尊號。

定川之役獲鎮戎軍巡檢李良臣，至是獻于契丹。時契丹上興宗及后蕭氏尊號，元昊貢獻稱賀。【略】

（四月）獻馳、馬以謝契丹。

曩霄以中國許和，遣使奉馳、馬詣契丹謝。時集賢校理余靖奉使在北，契丹主示以曩霄表狀，以見夏國畏服之意。

又　卷一七　慶歷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六年秋七月，請契丹兵入寇，契丹不許。

曩霄迎契丹旨議和，及邵良佐來議，反不承納。至是，如定等奉使未還，意為中國羈留。潛令點集兵馬，遣使契丹，請出師南伐，契丹主不許。

附：李氏《長編》：秋七月，賜鄜延部署王信器幣。初，延州龐藉于吳朝谷創石堡，夏人以兵二千入寇，信擊敗之，故有是賜。攷《宋史・仁宗紀》及信本傳，不載此事。

八月，從契丹伐呆兒族。

契丹夾山部落呆兒族，王氏《東都事畧》作保家族，《范仲淹言行録》作銀瓮族與《遼史》異。不順命，契丹討之，不克，命曩霄會兵討擊，破其衆，擄獲頗多，契丹主專之，不以分給。

冬十月，侵党項，契丹遣使來詰，不聽。

曩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故風集雲散，未嘗聚養。然抄掠所得，亦盡以給衆，兵力雖盛，用度時窘，輒侵党項邊，資以自給。契丹使延昌宮使高家奴詰讓，曩霄不聽。【略】

慶歷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禮法延祚七年春正月，獻於契丹。

因契丹築威塞城，藉是以覘喜怒也。【略】

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來降。

北方黑水之西為連山，亦曰『夜來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為部，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塔坦接境，最為勁悍，素屬契丹。曩霄自臣中國，數以詔命臨之，其節度使屈烈等舉其五部來投，契丹主遣使責還，曩霄不遣。【略】

秋八月，使如契丹，契丹執之，以兵窺唐隆鎮。

夏國唐隆鎮所居嘉舒、克順等七族，舊屬府州，逃入西界。曩霄入寇時，又掠麟、府人戶，安置其地，生齒日繁，分為十四族。是時曩霄雖與契丹異，猶遣使朝貢。契丹主責以納叛背盟罪，使抗對不屈，羈之弗遣。曩霄復使人貢，詢以事宜，不肯實告，契丹主執而笞之，發兵屯寧仁、靜寇兩鎮，待河凍即過唐隆掠取戶口。曩霄知其謀，遣兵沿河嚴備之。【略】

（十二月）歸契丹俘蕭胡覩。

曩霄獲契丹兵，必劓鼻示辱，故契丹國中每以無鼻為詬誚。胡覩貴戚，曩霄不欲與契丹絕，獨免其刑。契丹主遣同知檢點耶律裊履持詔索之，經三返，乃放歸。

又　卷一八　慶歷五年契丹重熙十四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八年春正月，貢鶻于契丹。

契丹自西征敗衂，山前後困敝殆甚。又女真、渤海所在擾亂。曩霄知其衰，常以兵掠其境。契丹主怒，欲起傾國兵討之，曩霄因以白鶻貢。【略】

六月，貢于契丹。

曩霄雖臣中國，猶倚契丹為援。聞其君臣謀議，通報丁口，簡募甲兵，日夜教閱，思雪前恥，懼其報復，故貢獻倍勤。【略】

（慶歷八年契丹重熙十七年夏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二月）獻遺於契丹。

初，曩霄卒，使人至契丹告哀。契丹主遣永興宮使耶律裊里、右護衛太保耶律興、老將作少監王仝慰奠，至是訛龐以曩霄遺物獻。

又　卷一九　（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延嗣寧國元年）二月，契丹留賀正使。

曩霄臨終遺言，曰：『異日力弱勢衰，宜附中國，不可專從契丹。蓋契丹殘虐，中國仁慈，順中國則子孫安寧，又得歲賜、官爵；若為契丹所

脇，則吾國危矣。』是時，契丹以南壁舊怨，不肯行封册。及遣使賀正遲期，遂羈使者。會集諸道兵，遣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以伐夏告中國。

夏六月，復遣使如契丹貢。

沒藏氏以前使未還，聞契丹將興兵，再遣使貢，以覘動靜。契丹主復留之。【略】

皇祐二年契丹重熙十九年、夏天祐垂聖元年春正月，使獻契丹捷。

以上年勝契丹捷入獻。使至保安軍，知軍以誓詔無汎遣人例，拒不納。【略】

（皇祐五年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三月，使如契丹謝。以契丹賜詔許降也。【略】

至和元年契丹重熙二十三年、夏福聖承道二年春正月，遣使契丹貢方物。

契丹主以諒祚降非誠心，諭使者曰：『爾主若念國威，不忘姻好，當心懷恭順，不在貢獻勤怠間也。』卻其物不受。

夏五月，奉表契丹，請進馬、駝。

契丹主許令歲貢無缺，沒藏氏尋遣使獻。【略】

冬十月，進誓表于契丹。

沒藏氏遣使上誓表，並請誓詔。契丹主賜以車服，而不許誓詔。

至和二年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夏福聖承道三年春二月，使賀契丹尊號。

契丹主上太后尊號，已受羣臣尊號，大赦國中。沒藏氏遣使賀。

又　卷二〇　嘉祐三年契丹清寧四年夏毅都二年春正月，契丹使來報哀。

儀天皇太后崩也。【略】

五月，使至契丹會葬。

契丹葬儀天太后于慶陵，夏使與高麗使並會。

又　卷二一　（治平二年契丹咸雍元年、夏拱化三年）夏五月，獻於契丹。

諒祚與契丹較疎，朝賀、喪葬外不遣泛使。時與中國搆兵，遣使獻，告以國有兵事，契丹主不問。【略】

（治平四年遼咸雍三年、夏拱花五年十一月）獻金佛、《梵覺經》于遼。

經係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

又　卷二二　（宋神宗熙寧元年遼咸雍四年、夏乾道元年）夏四月，獻遺于遼。

梁氏遣使告哀于遼，遼使弔祭，因表獻諒祚遺物。【略】

冬十月，遼遣使册為夏國王。

梁氏尋使往貢，謝封册。【略】

（熙寧二年遼咸雍五年、夏乾道二年）閏十二月，遣使如遼求印綬。

遼自聖宗封李氏王爵，雖有西平、夏國之號，並未錫以印綬。梁氏用罔萌訛言，遣使求之，遼主不與。

又　卷二三　（熙寧四年遼咸雍七年、夏天賜禮盛國慶二年）二月，遣使請援于遼，遼人許以兵助。

囉兀之失，國中黠兵不集，遣使遼國乞援，遼主許發腹裡兵三十萬助之，於是國中氣復振。【略】

秋八月，遣使賀遼天安節。

夏使與中國使兵部郎中楚建中、陝西轉運使沈起同至。廷見時，兩使者位著相等，起爭曰：『夏使陪臣爾，豈得與王人齒。』獨升東朝，夏使不敢並。

又　卷二四　（熙寧六年遼咸雍九年、夏天賜禮盛國慶四年）十二月，遣使如遼貢。

與高麗使會。【略】

（熙寧九年遼太康二年、夏大安二年）三月，遼使來告哀。遼仁懿皇太后崩，使來告哀，并賜遺物。【略】

五月，遣使如遼弔祭。

遼主詢夏國事宜，使者以國主親政告。

又　卷二五　（元豐四年遼太康七年、夏大安七年十月）遣使乞援于遼。

遼國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為名假道興州，窺闞徑路，梁氏患之。至是，恐其夾攻，遣使貢駝馬結好，因告宋肇兵端，志在盪夷西北，乞賜應援。復潛兵襲順寧，不克，遂棄浮圖城及吳堡、義合諸砦。夏兵屢敗，殘卒緣路嘯聚，殺掠行人，道路梗塞。梁氏令萬騎招集潰散，合

圍順寧。官軍欲閉壁入保，沈括謂示弱驕敵非策也，使前鋒將李達以三千人出城，具十萬人食；又使騎將焦思耀兵綏德城，僉曰大軍且至，夏衆懼而退。于是浮圖城及吳堡等砦戍卒皆空壁散。

又　卷二六　元豐五年遼太康八年、夏大安八年春正月，遼人為國請和。

遼燕京留守司委涿州牒雄州云：『夏國來稱，南朝兵起無名，不測事端，請全兩國之歡，言尋舊好。』神宗報以『夏國主受宋封爵，昨邊臣言秉常見為母黨囚辱，比令移問事端，同惡不報，繼引兵數萬侵犯我邊，義當征討。今以屢遭敗衂，遣使詭情陳露，意在間貳，想彼必已悉察。』遼得此移，遂不復言。【略】

二月，獻俘于遼。

鳴沙之戰，獲寧遠砦監押張天益，遣使并軍需獻之。富弼曰：『靈州之役，中國竭公私之力以事誅討，未能大創西人，而使其得吾士馬，取吾器械，收吾金帛、糧食以貽北敵，借兵求援，共為邊患，豈非反增强捍乎？』【略】

（六月）遣使貢于遼。

梁氏謀侵中國，遣使進奉于遼，必以兵事告。

又　卷二七　（元豐八年遼大安元年、夏大安十一年）十一月，使告哀于遼。

遼遣使弔祭。

又　卷二八　（元祐三年遼大安四年、夏天儀治平三年）二月，遼使來詰賀正。

梁乙逋以遼不頒封册，遂不遣賀正使人。遼使叅知政事王維來詰其故。【略】

秋七月，遼始遣使授封册。

乙逋以遼使詰責，復遣使貢。遼主乃使册乾順為夏國王。【略】

（元祐四年遼大安五年、夏天儀治平四年）夏五月，遣使如遼。

亦謝封册也。時遼主獵魚見濼，駐蹕赤勒嶺，使人候五十日方見。

又　卷二九　（元祐六年遼大安七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六月）遣使請兵于遼。

初，梁乙逋寇通遠，右廂種落盡趨河外。熙帥范育三疏，請乘此時進築龕谷砦，與勝如、定西相照，可東接隴諾城，全據形勝，以制夏國，朝議從之。役將興，乙逋聞之懼，使乞兵于遼。遼主以南北通好久，難便允從，辭焉。【略】

（元祐七年遼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十一月，復遣使乞援于遼。

遼主因夏國疊次求援，擬遣樞密使牛溫仁泛使中國，詰問兵端。已聞乙逋點集頻數，部族疲於奔命，議者謂『其非中國敵，豈可因之棄吾舊盟』，罷溫仁不遣，止令涿州移牒雄州請之。【略】

（紹聖二年遼壽昌元年、夏天祐民安六年）冬十一月，進《貝多葉經》于遼。

經，回鶻僧所譯。

又　卷三〇　（紹聖三年遼壽昌二年、夏天祐民安七年）十一月，獻金明俘于遼。

中國自金明破，哲宗命緣邊諸路相度要害，增嚴守備。熙河將王文郁等築汝遮為安西城，以通秦鳳援師。梁氏懼中國聲討，遣使獻俘遼國，以為應援。【略】

（紹聖四年遼壽昌三年、夏天祐民安八年）五月，遣使以宋城要地告于遼。

梁氏遣使告於遼曰：『夏國與南朝曆年交和，忽于諸路齊發人馬，大行殺掠。今則深入近裏地分，及于朝廷邊界相近諸要害處多修城壁，侵取不息。伏望計會南朝，卻令還復所奪疆土、城砦，盡毀所修城壁。』【略】

（元符元年遼壽昌四年、夏永安元年春）六月，梁氏乞兵于遼，遼集兵次于境上。

乾順屢次乞援，遼主但牒雄州，令還夏國疆土，不肯發兵。梁氏乃自為表請之，多怨望語。遼主不悅，聲言點集人馬應援夏國，仍次境上不出。

按：書『梁氏』，何？志禍始也。梁氏以遼主不肯應援，自為表請，致以怨辭，逢怒。他日鴆毒之禍始于此矣。【略】

十一月，復遣使乞援于遼。

初，梁氏圍平夏，恐諸路赴援，遣駙馬都尉罔囉屯羅薩嶺，禦熙河

路；大首領咘心屯梁樫臺，鬼名濟駐白池，禦鄜延、秦鳳諸路。攻城甫十二日，聞熙河王愍入界斬罔囉，鄜廷劉安、張誠入界敗咘心、鬼名濟等，軍中遂無鬬志。及還，檢喪人馬二萬餘，牛、羊、馬、駝數萬，數百里中族帳、蓄積焚毀殆盡，國中奪氣。乃遣首領鬼名哔布至遼乞兵，猶恐漢兵深入，于諸州分掘窖粟，點集諸監軍司兵，踐踏沿邊食用，為清野計。

又 卷三二 崇寧四年遼乾統五年、夏貞觀五年春正月，復乞援于遼。遼為之請罷兵。

乾順復遣李造福等如遼求援，且乞伐宋。遼主出兵千餘屯塞上，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入貢，以姻婭為言，請罷伐夏兵。【略】

冬十二月，復使乞援于遼。遼使入請侵地。

乾順復遣李造福、田若水趣遼赴救。遼使樞密副使蕭艮入朝言：『朝廷出兵侵夏，今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早退兵，還所侵地。』徽宗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使。【略】

（崇寧五年遼乾統六年、夏貞觀六年）夏六月，遣使如遼謝。

中國既許夏和，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使，徒陶節夫知洪州。乾順遣李造福如遼謝解和之德。

又 卷三三 宣和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太祖旻天輔五年、夏元德三年，遣使約遼兵入寇。

北方女真部完顏氏，世居混同江之東，南接高麗，北鄰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在夷狄最微。建隆中，嘗獻馬。自天聖後，役屬于遼，不復入貢。傳至阿骨打，政和中始叛遼，取寧江州，遂稱帝，建國號『金』，更名『旻』。中國遣馬政、趙良嗣等浮海使金，約攻遼國，以復燕、雲。乾順聞之，遣使如遼，約先舉兵入寇，遼主不許。【略】

（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八月、後太宗晟天會元年、夏元德五年）夏五月，遣使迎遼主于雲中。

金都統斡魯遣斡离不、銀术可等襲遼主于陰山，諸王、妃、女悉被擄，遼主偽使乞降，而西走雲內。乾順知車駕瀕河，遣使往迎，請臨其國。

金人來誘叛遼。六月，遼使册為夏國皇帝。因徵兵，不應。

先是，斡離不追遼主至天德，遣使諭夏國，許割地議和，以沮救遼之心。遼主左右頗有知其事者。及遼主謀奔河西，中軍都統蕭特烈、同知檢點司事耶律懷義等諫，不聽，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金候人吳十回等偵言夏國已迎護遼主渡大河矣。幹離不又遣乾順書曰：『奉詔有云：夏王，遼之所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舊以效職貢，常聽其來，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割地酬勛。倘有疑貳，恐生後悔。』書至，會遼主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命益發兵來衛，乾順不應。

按：匹夫不可奪志，矧一國之主哉！當乾順救遼之時，問起居，請臨幸，苟守此志不渝，金源雖狡，焉得致之。乃始懼兵威，繼貪土地，漸易初心，頓忘舊好。雖金人實誘之，而乾順之為德不終，亦無所辭罪矣。

又 卷三六（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世宗雍大定元年、夏天盛十三年）冬十月，四川宣撫使吳璘使來徵兵，不報。

先，金主亮分兵攻四川，扼大散關。璘遣使檄夏國合兵討之。仁孝報以書曰：『仰維鉅宋之興，咸托羣心之輔，列聖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浹于寰區。緊我小邦，賴為盟主，二百年講修于信息，億萬姓陶冶于淳濃。嗟夫！弗率之女真，不自安于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天地所不容，神明為咸憤，故此用兵薄伐，尚敢肆志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君母而杜諫臣之口。似此盈科之罪，難逃負棷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快輿情之奮厲，共切驅羊公忿，敢辭汗馬勤勞？布告庶邦，遐邇僕來，蘇之后奮揚師旅，鼓行解例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請同李廣，勿令一騎生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返旆。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同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衆士既造於南土，我小國當應于西偏。前衝而九野生歡，左顧而千軍振色，從茲馘血，動有餘威，誓將滅其衆而犂其庭，相與寢其皮而食其肉，成大功于不日，守中夏于歷年。不取必有天殃，今其時矣，一征當自葛始，君其念之。餘需報捷之臨，別候獻琛之賀，使還勉報，旨不及酬。』然聞金兵勢盛，兵不敢出。

向南《遼代石刻文編·「遼」王鼎〈法均大師遺行碑銘大安七年〉》

咸雍五年冬，上以金臺僧務繁劇須人，詔委師佐録其事。慮志可奪，其命難寢。因順山上下衆心之願，始於此地，肇闢戒壇。來者如雲，官莫可禦。凡瘖聾跛傴，貪愎僑頑，苟或求哀，無不蒙利。至有鄰邦父老，絕域羌軍，並越境冒刑，捐軀歸命。自春至秋，凡半載，日度數千輩。半天之下，老幼奔走，疑家至户到，有神物告語而然。

夏金和戰部

附金擴土分部

綜述

宋・熊克《中興小紀》卷四　（建炎二年十二月乙亥）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成雖前為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衆猶未解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覘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款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與之，成敗，皆為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申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倣其書填，異時真偽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許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詔立賞在明年正月二日，今聯書之。初，夏國因契丹為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膏腴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還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償。夏國懼不敢違，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為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八《附録六》　宣和中，夏人知中國有事北邊，遂與遼國書約，夾攻中國，天祚不聽。金人既滅遼，夏人乃與粘罕約犯塞。粘罕犯忻、代，踰石嶺關圍太原，夏人犯豐、麟二州。靖康元年，夏人知我戍邊士卒入援，遂乘虛犯河外，寇震威城，朱昭死之。又取西安州，陷懷德軍，劉銓、杜翊世以城死。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乙卯）夏人陷天德、雲內、河東、八館等地。

初，黏罕遣撒盧拇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廝喇曷童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河西金肅、清河二軍，約入寇麟府，以牽河東之勢。至是，夏人由金肅、清河軍渡河，取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以應黏罕之約，盡陷其地。

又　卷六一　（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壬戌朔，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遺史》并《幼老春秋》皆曰：先是十月，夏人攻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是月，夏人再寇懷德軍，潛穴地道，以貫城中，凡十數處。是日曛黑，衆穴洞徹，賊蟻綴而升，城中驚駭，翊世大呼，蹀血鏖戰。以疲兵千餘，當賊數萬，自度必敗，即縱火悉焚芻廩帑藏。黎民盡逃，賊盡入，官軍殲焉。賊脅翊世，使降，翊世瞋目叱之，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畢死於列焰中，翊世解紅羅帶自縊死。建炎元年八月，涇原路經略以聞，贈五官，與恩澤十資，以所居為忠義坊。

劉懷德《死節録》曰：靖康元年秋，五路之師率皆勤王，關輔一空，夏人乘虛，遣太子及其國相李遇昌，誘三瓜諸部兵，合二十餘萬人寇懷德軍。經略使席貢念懷德為要衝之地，擇威望可以當賊者。咸曰：瓦平寨第一正將劉銓忠愿得士心，若欲當賊，非斯人無可用。繇是牒銓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略聞，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即日捧檄就道，冬虜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為易，與計屯兵綿亘數十里而圍之。懷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銓甫至懷德，晝夜修城，為戰守之備，軍民亦喜銓，莫不願盡死力。銓激昂自若，戒將士以忠義節，當死守以報國。賊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銓悉以術破之，賊技不能逞。月餘，殘殺夏人以萬餘人，太子懼，謀於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縱矢石，無多數，度亦無繼，然連諸部兵，不能下一城，益示弱。會城中矢石盡，時天大寒，銓教人團泥，沃以水，黎明成泥冰，用擊虜。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曰：果無矢石矣！銓譎知之，迺破牆發機石，以疏其謀，而遇昌攻愈急。有户掾張庭珪遽撫榻云：『可再

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掾心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牽出斬之，眾皆股栗，無不以一當百效用。有程進者，夜縋城出降，悉告遇昌糧盡危迫狀。遇昌乃擁進近城，使以好言招銓降，銓陽謂進曰：『爾可獨來壕上。』與語因謬言所以遣進劫遇昌之意，頗泄其語，令夏人微聞。城上從而鼓譟，遇昌疑懼，即下城斬進，督人旁外壕穴地以入，銓亦於城中鑿井以應之，置芻茭井中，爇之，賊不得前。遇昌更鑿八隧，多置旗幟，亂銓之覘察。又及旬日，虜知銓矢盡食絕，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雨。通判姓杜者，不記其名，出以告銓，悉如庭珪之言，銓不答。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經。銓處死之志已決，略不少改，謂眾曰：『丈夫一身，故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焉可苟免？』是時，眾寡之勢，既已不敵，飢飽之力，又且不相侔。是夕，大雪晦暝，城之西北隅陷，賊眾蟻附而上。達旦，城中虜騎布滿於前後，守陴者猶死守，不敢亂。銓集老弱民納小城守，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支，遁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銓欲自裁，已為虜所執，太子遣人扶傷置於別室，謹其護視。且致意將官銓。銓罵曰：『死狗，我願肯降賊耶？趣殺吾！吾若不死，決不貸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忠，贈武翼大夫，官其子姪。銓字子平，濮陽人。唐文若書其錄後曰：曲端拜大將軍，返而喟曰：『使劉子平在，端安敢居此！』即其言，以求子平為人，不可得。今見所錄，子平忠節若此，而後知端之言蓋有以也。嗚呼！世已歎端不獲畢其志力，而端又推而歎子平，則天下後世之歎又無時而已也！夫出而事君，生則無負，死而英雄，奇傑猶有以相服如子平者，幾人也耶？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四《太宗文烈皇帝紀年二》（天會四年三月）國兵克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於是武州為西夏所陷。【略】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金・佚名《大金弔伐録・白劄子》所諭西京、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并地土民户，本朝撫定，備荷美意。已令盧益等持銀絹往軍前賞設。

夏國素號狡獪，唯務詐誕，與昏主實甥舅唇齒之國。日近上表，乞本朝勾退北邊兵馬，文字內指言貴朝，仍自云與昏主『累世姻親，已詢訪得知處所』；及稱奉昏主之命，『軍州及土地人民，權令守護招集，無使叛賊一向擄掠』。故夏國起集援兵，屯於境上。并據邊臣累奏：『夏國見勾集重兵，廣備糧食，借助昏主，軍聲甚大，用意非淺。』除已指揮河東等路整備禦邊外，深恐貴朝欲知其詳，所有真本文字，今付去人。

西京管下州縣，前書已言，『非務廣土，實欲備禦昏主，為彼此之利』。今若將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付與夏國，則不特昏主見在天德、雲內地分出沒，若使夏國據黃河以東州縣，必與昏主合力，為害不細。夏國自去歲已輒占據金肅、河清兩軍，如欲與此兩處，請貴朝詳度外，其寧邊、天德、雲內已西并北一帶州縣土地，合以黃河及漢地為界。漢地外以北土地，如欲付與他國，並從貴朝。

又持到誓書，其間事理，並依貴朝誓草。

《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二年正月）甲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勿割山西郡縣與宋，上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夏國奉表稱藩，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灤西之地與之。

又 卷六〇《交聘表上》太宗天會元年，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義和，許以割地。

又 卷七八《劉筈傳》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秦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約之，筈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且秦人之在蜀者倍多於此，何獨捨彼而取此乎。』遂從筈議。陝西邊帥請完沿邊城郭以備南寇，筈曰：『我利車騎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

又 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宋人與夏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表謝賜誓詔，并諭宋所侵地。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是時，宗翰朝京師未還，録夏國奏付權都統斡魯，宋人侵略新受疆土，及使人王阿海爭儀物事，與夏通問

以便宜決之。

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為界。

及婁室定陝西，婆盧火率兵先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為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戎西，蒲察軍威戎東，而使使議事於婁室。婁室報曰：『元帥府約束，若兵近夏境，則與夏人相為掎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人來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蒲察等遂旋軍。睿宗既定陝西，元帥府不欲以陝西北鄙與夏國，詔曰：『卿等審處所宜從事。』【略】

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亦侵入夏境。世宗即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獎，仍遣吏部郎中完顏達吉體究陝西利害。邊吏奏，夏人已歸城寨，而所侵掠人口財畜尚未還，請索之。大定四年二月甲申，夏遣其武功大夫紐臥文忠等賀萬春節，入見，附狀奏告，略曰：『眾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之被俘僇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坐為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繇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約理索，聽納臣言，不勝下國之幸。』其後屢以為請，詔許之。

《宋史》卷二五《高宗紀二》　（建炎二年正月）庚子，遣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兼宣諭使，持詔賜夏國。

又　卷四六〇《忠義傳一・朱昭》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累官秉義郎，浮湛班行，不自表異。宣和末，為震威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敵攻之力，昭募驍銳兵卒千餘人，與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於是夜縋兵出，薄其營，果驚亂，城上鼓譟乘之，殺獲甚眾。

夏人設木鵝梯衝以臨城，飛矢雨激，卒不能施，然晝夜進攻不止。其酋悟兒思齊介胄來，以鞮盾自蔽，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披襟問曰：『彼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有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矣，汝獨未知邪？』乃取傅禪詔赦讀之，衆愕眙，服其勇辯。

是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圮壞，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戰，勝則東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舁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適過前，昭起呼曰：『媪，鄉人也，吾不欲刃，請自入井。』媪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昭謂眾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

部落子有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眾於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壩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塹，賊驟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又　卷四八六《外國傳二・夏國下》　先是，金人滅遼，黏罕遣撒拇使夏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靖康元年三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四月，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貴人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　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

夏元德六年春正月，奉表稱藩於金，金賜以遼西北地。

乾順既與遼異，遣御史中丞芭里公亮奉表金主，請以事遼之禮事金，因受賜地。金都統粘沒喝承制，割下賽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渾濼西之地與之。濼西，本拓跋地，向為遼侵取者也。

按：此夏國臣金之始。既稱藩，復得地，其叛遼益著矣。【略】

秋七月，以兵侵武、朔二州。

武、朔，遼山後地。金取武州歸宋，朔州守將韓正亦舉城內附，中國築固疆等堡為守。乾順數以兵攻之，宣撫使譚稹遣部將李嗣本督兵出戰，相持數日不解。【略】

冬十月，謝金誓詔，且以宋侵賜地告。

乾順遣使奉表至金，謝賜誓詔，并訴所受新割地為宋人侵畧，求援。金主詔曰：『省所上表，具悉。已命西南、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

又　卷三四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夏元德八年）三月，攻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八館地，取之。

先是，金將粘沒喝遣撒離母許割天德、《金史·西夏傳》：初，以山西與宋，而天德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故割以與夏。雲內、金肅、河清四軍，河東八館及宋武州之地，約攻麟府以牽制河東兵勢。於是，乾順遣兵萬人由金肅、河清渡河，盡取所約地。

夏四月，掠河外諸砦，破震威城，殺知州事朱昭。

政和中，童貫於鐵爐骨堆築震威城，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乾順因金兵內侵，知戍邊士卒入援，乘虛掠河外諸砦，徑攻震威，多設木鷹衝梯臨城，飛矢雨射，晝夜不息。昭率城中老幼數百，登陴拒守。乾順令酋領悟兒思齊介冑衷鎧，以盾自蔽，說昭降，且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吾共攻京師，為城下之盟，畫河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城悉歸於吾。公何恃而不降？』昭披襟，厲聲叱之。思齊知不可奪，以利啖守兵，得登城。昭盡殺妻、子，納尸於井，勒衆搏戰，中矢死。【略】

（靖康二年九月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夏正德元年）三月，復受割地於金，改元。

先是，金奪天德諸城，乾順屢以書責其背盟。金主命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砦；環慶路威邊砦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砦畧古蕭閣，北至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曾州，距黃河，依見流，盡熙河路西邊，以定封域。其地有懸邈者，亦相地勢從便分畫。復分陝西北鄙以償天德、雲內，抵河為界。於是羣臣上表賀，乾順肆赦國中，改元德九年為正德元年。

夏五月，取威戎軍。

乾順遣將軍李遇兵取威戎城，金將婆盧火先取之。軍於城東遇前鋒將，與戰不利。遇至，軍城北，遣書婁室，曰：『夏國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婁室命婆盧火撤兵退。

秋九月，出師從金人入寇。

金帥兀术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楊天吉至夏，約寇陝西。乾順許之，出師屯於境上。宇文懋昭曰：『粘罕已嘗渝盟於夏，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強，脇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略】

十一月，金人為求侵地。

宋通問使、宣義郎傅雱見金左監軍完顏希尹於雲中，希尹以國書授雱，為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因前奪夏地，欲責償於宋以報也。【略】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夏正德六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時金以陝西地賜劉豫。乾順遣使賀正，請環、慶二州，金主不許。

又　卷三五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夏大德三年）秋九月，遣使乞地於金，金與以河外三州地。

乾順既得西寧，與金積石等州鄰逼，遣使以厚幣如金，表乞河外諸州。金主以積石、樂、廓三州與之。時秦人在三州者數千，皆願歸金，金主請約之。權樞密院事劉筈曰：『三小州不足為輕重，恐失兩國大信。』遂以其地來歸。【略】

（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夏大慶三年）冬十月，金使來歸侵地。

折彥文以夏兵掠地罪聞，金主命太原尹張奕按視之。奕言：『折氏與夏國世仇，故開邊隙以報之耳。請徙折氏他郡，則夏自安。』金主命彥文移守青州，遣使諭夏國，令各歸侵土，謹守疆場，仁孝從之。

又　卷三六　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夏人慶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金以邊地賜。

夏國累世開拓，河之內外凡得州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未詳。《宋史・夏國傳》：『元吳立石州祥祐軍。』李氏《長編》：『元豐四年十月，种諤下米脂，進攻石州，州將棄積年文案、簿書、器械遁。』意即其地。曰鹽，曰會，曰南威。河西之州九：曰興，即興慶府。曰定，曰懷，曰永，未詳。《宋史・夏國傳》：『咸平四年九月，李繼遷破保靜及永州。』意即其地。曰涼，曰甘，曰肅，曰沙，曰瓜。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古湟中地。《甘肅通志》云：『漢置破羌縣；後漢改西平郡，後魏置鄯州，改破羌縣為西都，周改為樂都郡；隋大業初，復為西平郡；唐改鄯州屬隴右道，寶應中沒入吐蕃；宋崇寧後人於夏，今為西寧府。』曰樂，後魏為鄯州。《元和志》：『鄯州古西戎地，漢金城郡，後涼呂光改為西河郡。』《舊唐志》：『鄯州是故樂郡。』《太平寰宇記》：『鄯州東至蘭州廣武縣一百三十里，東南至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宋志》：『樂州是邈川城。今西寧府東碾伯縣西二百里。』曰廓，《舊唐志》『廓州，天寶初改寧塞郡，乾元初復曰廓州，屬隴右道。』《太平寰宇記》：『北至鄯州一百八十里，東南至鳳林縣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龍支縣二百九十里，西北至鄯城縣三百八十里，今西寧府碾伯縣界。』曰積石。即唐積石軍。《元和志》：『在廓州西南一百五十里，儀鳳二年置。西臨大澗，北枕黃河，紹興七年入於夏。』餘有靜州、勝州、龍州、韋州、《甘肅通志》云：『在靈州東南二百二十里，其東有湖曰東湖，西南有大彝、小蠻、黑蠻、琥八諸山。今雷州韋州堡是。』伊州。漢匈奴地，后漢永平中取之，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通西域，復為匈奴所據。唐貞觀中置伊州，《元和志》：『伊州是伊吾縣，在磧煌大磧之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東南去陽關一千里。今為哈密衛，在蘭州西北一千八百里。乾順又得遼西北諸州及陝西北鄙，其地益廣。時仁孝又使人至金乞地，金主以德威城、定邊軍等沿邊地賜之。【略】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四年春正月，遣兵犯麟州，及境而還。

仁孝乘金兵大入，以兵二千入蔡園川及馬家嶕禿頭嶺，將攻麟州。吳璘命鈐轄秦弼諭之，乃還。

三月，取金曾川城。四川兵入境大掠。

金主雍新立，人心未定。仁孝知其內亂，以兵襲取其湯羌、通峽、九羊、會川諸城砦。興元都統制姚仲亦破金鎮戎軍，乘勝入夏境，掠累勝等砦。

附蒙攻金分部

綜　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五《宣宗皇帝紀年下》　（興定元年）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定、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孛吉詣織珠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

《元好問全集》卷一七《寄庵先生墓碑》　至甯元年春，遷司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王以邠城頹圮為憂，謀之州將，為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

又　卷一八《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貞祐）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略】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問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

又　卷一九《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貞祐三年六月）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

又　卷二〇《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并引》　西甯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為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

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

又 卷二七《龍虎衛上將軍术虎公神道碑》（貞祐）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距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師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為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為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為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為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為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為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

《金史》卷一三《衛紹王紀》（崇慶元年三月）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禦之。【略】（至寧元年）六月，夏人犯保安州，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

又 卷一四《宣宗紀上》（貞祐元年）十一月戊辰，夏人攻會州，徙單醜兒出兵擊走之。【略】（三年正月）乙亥，夏人犯環州。【略】二月辛卯，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等敗夏人於州境，詔進官有差。【略】（五月）戊子，謀伐西夏，遣大臣鎮撫京兆。【略】（八月乙卯）論陝西，堅守延安、臨洮、環、慶、蘭、會、保安、綏德、平涼、德順、鎮戎、涇原、鄜、坊、邠、寧、乾、耀等處要害。【略】（十月丁亥）夏人入保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攻延安，戍將又敗之。是日，捷至。【略】丙午，夏人陷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被執。【略】（十一月）戊辰，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官軍敗之，犯綏平，又敗之。賞有功將士及來告捷者。【略】甲戌，移剌塔不也以軍萬人破夏人數萬於熟羊寨。【略】（丙子），知臨洮府陀滿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略】（四年十一月）乙酉，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來獻其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等大敗夏人於定西之捷，命行省視其功賞之。

又 卷一五《宣宗紀中》（興定元年七月）甲辰，夏人犯黃鶴岔，官軍敗之。【略】（乙巳）夏人圍羊狼寨，帥府發諸鎮兵擊走之。【略】（九月）戊寅，夏人犯綏德之克戎寨，都統羅世暉逆擊，却之。【略】（二年七月辛未）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瑞及其副趙防擊走之。【略】甲午，夏人復犯龕谷，夾谷瑞大破之。【略】（十一月）戊子，龕谷提控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略】（三年二月）庚戌，元帥左都監承立，以綏德、保安之境，各獲夏人統軍司文移來上，其辭雖涉不遜，而皆有保境息民之言，詔尚書省議之。宰臣言：『鎮戎、靈平等鎮近耗，夏人數犯疆場。此文正緩我耳，宜嚴備禦，以破姦計。』上然其言。【略】（閏三月）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略】（夏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擊敗之。【略】辛卯，夏人犯通秦砦，元帥完顏合達

出兵安塞堡以擣其巢。至隆州，夏人逆戰，官軍擊之，衆潰，進薄城，俄陷西南隅，會日暮，還。

又　卷一六《宣宗紀下》　（興定四年四月癸亥）夏人犯邊，元帥石盞合喜破之。【略】（八月庚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

又　卷九二《盧庸傳》　至寧元年，改陝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池，積芻粟，團結士兵為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邠，遂圍平涼。庸矢盡，募人取夏兵射城上箭以濟急用，出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平涼賴以完。

又　卷一〇一《僕散端傳》　興定元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命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

又　卷一〇三《完顏仲元傳》　（禎祐四年十月）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推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遶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又　《烏古論長壽傳》　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戶，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録前後功，遙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僧，為先鋒都統。夏人圍臨洮，扼渭源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侯臨洮消息，長壽應募，鹹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逋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提控如故【略】（興定二年）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於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又　卷一〇六《移剌塔不也傳》　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於熟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塔不也以少敗衆，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率諸賢之力也。』乃以塔不也為勸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攻威、靈、安、會等州。

又　卷一〇八《胥鼎傳》　興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為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為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緊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是月，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甚言其失計。臣愚以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詔付尚書省議之。

又　卷一一〇《韓玉傳》　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

又《李獻甫傳》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時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延登不能折，往復數日不定，至以歲幣為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弊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録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

又卷一一一《古里甲石倫傳》（興定三年）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

又卷一一二《完顏合達傳》（興定三年）四月，夏人犯通秦寨，合達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南隅，會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曰：『以卿才幹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為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於拄天山，合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畢會於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即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略】（五年）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為力。』於是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徧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

又卷一一三《完顏賽不傳》（貞祐四年）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遣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觜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眾於車兒堡。

又《內族白撒傳》（興定四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為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剌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眾。

元光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信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各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

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等授以方略，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出溪哥路，略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三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問、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既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

又《赤盞合喜傳》（興定）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眾一千五百於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為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眾躡其後，斬首甚眾。十月，以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

又卷一一六《完顏承立傳》興定元年正月，大元兵及夏人迴經寧州，慶山奴以兵邀擊敗之，以功進元帥左都監，兼保大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鄜州。二年五月，夏人率步騎三千由葭州入寇，慶山奴以兵逆之，戰

於馬吉峯，殺百餘人，斬酋首二級，生擒數十人，獲馬三十餘疋。三年四月，夏人據通秦寨，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討之。夏人以步騎二萬逆戰，買住擊敗之，夏人由葭蘆川遁去，凡斬道八百級。俄而，復攻寨據之，慶山奴率兵與戰，斬首五千級，復其寨。詔賜慶山奴金帶一，將士賞賚有差。四年四月，破夏兵於宥州，斬首千餘級，遂圍神堆府。慶山奴四面攻之，士卒方登陴，援兵大至，復擊走之。

又　卷一二〇《世戚傳・烏林荅琳》　烏林荅琳，本中留住。尚部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為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付福孫，屬以懇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聞，詔賜以藥物。

又　卷一二一《忠義傳・夾谷守中》　至寧末，移彰化軍，未行，夏兵數萬人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

又　《劉德基》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又　卷一二二《忠義傳一・納合蒲剌都》　（貞祐）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繫走之，以功加遙授彰化軍節度使。

又　《紇石烈鶴壽》　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戶。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

又　卷一二三《忠義傳三・楊沃衍》　（貞祐）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

又　《陀滿胡土門》　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眾皆危之。胡土門日為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為內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略】興定二年，為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遣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帥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

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眾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遇河，則又謹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於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為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

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為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為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又　卷一二四《忠義傳四・郭蝦蟆》　郭蝦蟆，會州人。世為保甲射

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蠊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祿大竟為所殺，郭蝦蠊獨拔歸。上思祿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遙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蠊遙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祿大弟，遂遷蝦蠊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蠊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蠊總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蠊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蠊測量遠近，曰：『可。』蝦蠊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遙授靜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幹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

是年冬，蝦蠊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蠊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蠊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四年，至是復焉。

又　卷一二八《循吏傳・蒲察鄭留》　（大安）三年，夏人犯邊，鄭留擊走之。至寧元年，改知平涼府。是時，平涼新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招潰卒為禦守計，夏兵退，遷官四階。

又　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崇慶元年三月，攻葭州。至寧元年六月，攻保安州。貞祐元年十一月，攻會州，都統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二年八月，歸國人喬成齎夏國書，大概言金邊吏侵略，乞禁戢。詔移文答之，宰臣言『既非公牒，令將責問，彼必飾詞，徒為虛文，無益於事。』乃止。未幾，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乃詔有司移文責問。

十一月，蘭州譯人程陳儈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三年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宣宗曰：『此不足慮，恐由他道入也。』既而聞邊吏侵夏境，夏人乃攻環州，詔治邊吏罪。夏兵攻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夏兵入安鄉関，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却之。二月，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敗之於境上。

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遽還巢穴，蓋為我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

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狗兒討程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城，萬戶楊再興繫走之。詔陝西宣撫司及沿邊諸將，降空名宣勅，臨陣立功，五品以下並聽遷授。十月，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陀滿胡土門不能禦，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來救臨洮，大敗於渭源堡，城破，胡失來被執。十一月，夏兵敗於克戎寨，復敗於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夏兵進圍臨洮，陀滿胡土門破之。四年四月，夏葩俄族總管汪三郎率眾來降，進羊千口，詔納之，優給其直。來遠鎮獲諜人，言宋、夏相結來攻，詔陝西行省備之。

夏於來羌城界河起折橋，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焚之，斬馘甚眾。六月，鄜延路奏，夏人牒報用彼國光定年號，詔封還其牒。閏月，慶陽總管慶山奴伐夏，出環州，陝西行省請中分其軍，令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寨，環州刺史完顏胡魯出環州，宣宗曰：『聞夏人移軍備其王城，尚恐詐我，勿墮其計中也。』提控完顏狗兒抵蘭州西關堡，招得舊部曲九人，掩繫夏兵於阿彌灣，殺其將士百餘人。八月，左監軍烏古論慶壽敗夏兵於安塞堡。右都監賽不繫走夏兵於結耶觜川，復破之於車兒堡。十一月，提控石盞合喜、楊斡烈解定西之圍。

十二月丙寅，宣宗與皇太子議伐夏，左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剌荅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

興定元年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以兵邀繫，敗之。詔河東行省胥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伐夏。鼎馳奏不可，遂止，語在鼎

傅。右都監完顏仲元請試兵西夏，出其不意必獲全勝，兵威既振，國力益完。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

夏人福山以俘戶來降，除同知澤州軍州事。

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統紇石烈豬狗掩繫，敗之。宣宗欲與夏議和，右都監慶山奴屯延安，奏曰：『夏國決不肯和，徒見欺耳。』既而，獲諜者言，遵項聞大金將約和，戒論將士無犯西鄙。宰臣奏曰：『就令如此，邊備亦不宜馳。』宣宗以為然。

右都監完顏閭山敗夏兵於黃鶴岔。夏人圍羊狠寨，都統党世昌與戰，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夜斫夏營，遂解其圍，猶駐近地，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翩翅軍，合繫走之。八月，安定堡馬家平總押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却夏兵於克戎寨。

興定二年三月，右都監慶山奴奏：『夏人有乞和意，保安、綏德、葭州得文報，乞復互市，以尋舊盟。以臣觀之，此出於遵項，非邊吏所敢專者。』朝廷不以為然。

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於馬吉峰。七月，犯龕谷，夾谷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三年閏月，夏人破通秦寨，提控納合買住繫敗之，自葭蘆川遁去。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寨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暮乃還。十二月，詔有司移文夏國。

四年二月，夏人犯鎮戎，金師敗績，夏人公移語不遜，詔詞臣草牒折之。四月，夏兵犯邊，元帥石盞合喜遇於鹿兒原，提控烏古論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眾於新泉城。元帥慶山奴攻宥州，圍神堆府，穴其城，士卒有登者，援兵至，繫走之，斬首二千，俘百餘人，獲雜畜三千餘。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復犯龕谷，夾谷瑞連戰敗之，夏人乃去。是月，詔司移文議和，事竟不克。夏人三萬自高峰鎮圍定西，刺史愛申阿失剌，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繫走之。九月，夏人圍綏平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遂攻定西，烏古論長壽繫却之。乃襲鞏州，石盞合喜逆戰，一日十餘戰，乃解去。

五年正月，詔樞密院議夏事，奏曰：『夏人聚兵境上，欲由會州入，已遣行省白撒伏兵險要以待之。鄜延元帥府伺便發兵以綴其後，足以無慮。』二月，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於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十月，攻龕谷，白撒連敗之。元光元年正月，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三月，提控李師林敗夏兵於永木嶺。八月，攻寧安寨，十月，攻神林堡，十二月，入質孤堡，提控唐括昉敗之。

二年，遵項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項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願為僧。遵項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

是歲，大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夏人之困弊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為不可，乃止。

隴安軍節度使完顏阿隣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

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弊。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〇　（嘉定二年金主允清大安元年、蒙古太祖四年、夏應天四年）冬十月，遣使乞援於金，金人不應。

中興受圍月餘，安全遣使至金乞援。金羣臣皆曰：『西夏若亡，蒙古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金主曰：『敵人相攻，吾國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

按：是時，蒙古兵三入夏矣。夏弱則蒙古強，於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兩國相爭為福，是豈知脣亡齒寒之義哉！不特啟夏人之搆怨，而金之亡於蒙古亦於是決矣。【略】

（嘉定三年、金大安二年、蒙古太祖五年、夏皇建元年）秋八月，攻金葭州。

金隴外十州地介宋夏之，【略】與諸蕃雜處，素無重鎮戍守。【略】

（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夏皇建二年八月）遣兵犯金東勝城。

金界西出天山，外包東勝，直接夏境。遵項遣萬騎圍之，勢危甚。金西南路馬軍萬戶紇烈石鶴壽救之，突圍入城，乃解。

按：書『犯』，罪遵頊也。夏與金搆兵，莫甚於遵頊。觀於嗣立伊始，即啟爭端，何怪後日紛紛乎？

冬十一月，侵金涇、邠二州，圍平涼府。

慶陽、德順、平涼皆陝西重地，金人恃西邠為阨塞。自夏兵屢至，諸州皆繕城積粟，團結土兵為備。遵頊聞蒙古兵直入中都，以兵萬餘擾邠、岐。金陝西安撫使檄同知轉連使事韓玉募兵萬人赴援，夏兵不勝。劉祁《歸潛志》云：『玉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華亭』疑『華州』之誤。考《金史・韓玉傳》不言其地。時遵頊圍平涼，聞玉引兵抵北原，疑金軍大至，遂解圍。

附：《金史・蒲察鄭留傳》：大安二年，知慶陽府。三年，夏人犯邊，繫走之。攷《衛紹王紀》，夏人犯慶陽在至寧元年六月，不在大安三年，疑《傳》有悞。【略】

（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夏光定二年三月）攻金葭州。

金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婢卻之。【略】

（嘉定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宣宗珣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夏光定三年）夏六月，侵金保安州，破之，圍慶陽府。

保安既破，獲州刺史殺之；又犯慶陽，殺其同知府事等官。知慶陽府蒲察鄭留出兵力戰，乃引歸。

秋八月，破金邠州，降其節度使烏林答琳。

答琳尚金郜國公主，為靜難軍節度。夏兵攻城，答琳中風，不能戰，遂降。金主遣通事張福孫來視答琳，公主以其狀付福孫，福孫還以聞，金主諭夏國善視之。

冬十一月，攻金會州，敗於窄土峽。

遵頊知金主永濟被弒，國中大亂，出兵突攻會州。金都統徒單醜兒引大軍拒戰於窄土峽，副都統烏古論長壽先登陷陣。夏兵不支，走東關堡，再戰復敗。

十二月，破鞏州，執節度使夾谷守中，殺之於平涼城下。

夏金接壤之處雖多溝坂，並無長河大山為屏蔽。金人向恃陝西弓箭手善戰禦敵，夏國畏之。及徒屯他所，遵頊以數萬騎攻破鞏州，執守中，脇降，不屈，載而西進，圍平涼，使其至城下諭降，守中呼城上曰：『夏人矢盡且遁，慎勿降。』夏兵交刃殺之。按察副使盧庸登陴拒戰，矢盡，募人取夏兵所射城上箭以濟，夏兵不能克。

附：《金史・蒲察鄭留傳》：至寧元年，知平涼。是時，平涼被兵，夏人復來攻，鄭留收潰卒為拒守計，夏兵乃退。按：至寧盡九月。平涼被兵，在《夾谷守中傳》已云『至寧末』，此更不知何時。【略】

（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夏光定四年）八月，攻金慶原、延安諸州。

初，遵頊令歸國人喬成賫書於金，言邊吏侵掠，乞加禁戢。金主知其飾辭，不荅。遵頊率眾攻掠諸州，金主令有司移文責之。

冬十一月，援金叛人程陳僧於蘭州。

金蘭州譯人程陳僧聚眾叛，敗金人於龕谷，遣偽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九，起兵拒。陳僧來乞援，遵頊以兵三千應之。

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夏光定五年春正月，攻金環州，金使來謝，不可，進圍積石州。

先是，夏兵掠武延川，金邊吏亦稍侵夏境以報。遵頊怒，遣兵攻環州，金主命治邊吏罪以謝，遵頊不可，進圍積石為都統姜伯通所拒，不克而還。

二月，破安鄉關，復攻環州。

金都統曹記僧、萬戶忽三十禦之，不得進。再攻環州，刺史烏古論延壽及斜卯毛良虎敗之境上。

秋九月，金計叛人程陳僧，復以兵援。破西關堡，圍第五將城。

初，金主議伐夏國，陝西宣撫使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及出兵應之，悉遁去，蓋為我有備也。今蘭州潰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雨界無煙火者三百餘里，不可輕舉。』金主從之。遣河州提轄曹記僧，通遠軍節度完顏狗兒討陳僧，以絕內援。遵頊出師赴救，與金兵戰，互有勝負。已，以輕兵襲破西關堡，圍第五將城，與金萬戶楊再興相持數日而解。

按：『討』而書『援』，罪援者也。

冬十月，攻金保安、延安，不克；圍臨洮府，破之。

夏兵攻保安，與都統完顏國家奴戰，不勝。再攻延安，又為戍將所敗。乃合右厢精兵八萬圍臨洮，金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來援，夏兵伏渭源堡繫敗之，掃胡失剌，遂破臨洮。

攻熟羊砦。

夏兵侵金不已，金主以空名宣勅付陝西撫使：夏人入寇，有臨陣立功者，五品以下並聽遷援。於是，金兵皆力戰。夏眾數萬攻綏德之克戎、綏平，皆敗；又攻熟羊砦，陝西副統軍移剌塔不也以兵萬人拒戰，遂卻。

十二月，合金叛將程陳僧兵攻臨洮府，敗績。

初，遵頊破臨洮，不守，金將陀滿胡土門修復其城。陳僧遣使請攻，遵頊遣兵數萬，合陳僧兵復圍臨洮，扼渭源堡，內外不通者半月，城中粟不支，眾心危甚。胡土門日勉以忠義，皆自奮，偵城中為夏內應者二十人，悉斬之，擲首城下。夏兵四面力攻，胡土門縋壯士夜襲營壘，夏兵亂，金兵乘之，大敗。

圍定羌州。

為金防禦使納合蒲剌都所敗。

嘉定九年、金貞祐四年、蒙古太祖十一年、夏光定六年夏四月，葩俄族都管汪三郎叛降於金。

葩俄向屬夏國，金陝西行省都元帥僕散端遣納蘭伴僧賚諭招之，汪三郎與臨洮苳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都管章羅謁蘭冬、鐸精族都管阿令結等相繼叛附於金。金主命優給之，賜汪三郎姓完顏氏。後力禦夏兵，為金名將。

五月，修河橋以窺來羌城，金兵焚之。

遵頊潛於來羌城之界河起修折橋，以通兵路，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遣兵焚毀之，俘斬甚眾。

諜者陳臣人金被獲。

遵頊復圓臨、鞏，進取長安，使臣人金界探事。來遠鎮將獲，以聞金主，命陝西行省嚴備之。

秋，閏七月，金兵襲阿彌灣。

夏與金屢啟兵端，而奏報尚用金號。是時，移牒尾署『大夏光定六年』，鄜延路上之，金主封還原牒，命慶陽總管慶山奴出第三將懷安砦，環州刺史完顏胡曾會出環州，兩路進攻。遵頊點集諸軍，戒不與戰。金主恐有詐，論諸軍勿輕進。惟提控完顏狗兒兵由蘭州西關堡招降舊部曲九人，掩襲阿彌灣，殺將士數百人。

八月，攻金安塞堡。

金元帥左監軍烏古論慶壽自延安遣軍援之，夏兵敗。復戰於鄜州之倉曲谷，亦不勝。

掠結耶觜川，不克，勒兵據車兒堡。

金右都監完顏賽不拒之。退據車兒堡，再戰，又敗。

九月，連蒙古兵攻金延安府及代州，遂破潼關。

遵頊數戰不勝，遣人與蒙古連兵攻延安、代州等郡，殺輕畧使奧屯醜和尚。進犯潼關，金西安軍節度使尼龍古蒲魯虎戰歿，關遂破。

按：蒙古，夏之仇也；金，夏之鄰也。與鄰為仇，而與仇為比，書以見其不智。

冬十一月，圍金定西城。

遵頊既破金兵，復遣騎四萬餘突圍定西，輦致攻具，志在必取。金提控赤盞石喜與節度使楊斡烈率兵鏖戰，夏兵被斬者二千餘級，失馬匹八百，器械無數。

十二月，金兵攻鹽、宥、夏諸州。

先是，金主與皇太子議伐夏，以右監軍陀滿胡土門、延安總管古里甲石倫攻鹽、宥、夏諸州，慶陽總管慶山奴、知平涼府移剌塔不也攻威、靈、安、會等州。遵頊分道出兵拒之，金兵不能進。

殺金守臣劉德基。

德基，金貞祐初進士，守官邊邑。夏兵攻其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旁，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遂被執。遵頊脇之跪，不屈。有故人從旁解曰：『此人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如此。五豈狂耶？』繫諸獄，他日召問，德基終不屈，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遂殺之。德基殉節地與時皆不載。本傳僅云：『貞祐元年，特賜同進

士。」故附於貞祐之末。

嘉定十年、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夏光定七年春正月，從蒙古兵侵金，敗於寧州。

遵頊以三萬騎從蒙古兵自三門、析津北渡犯金平陽，金尚書右丞胥鼎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合兵夾攻，蒙古大敗，夏兵走還。道經寧州，慶陽總管慶山奴伏兵邀繫，又敗。金右都是監完顏仲元請乘此兵勢，出夏國不意，諸道並進，必克，興靈。金主命尚書省議之，不果。

按上書：『連』兵，猶夏為政；此書『從侵』，則權在蒙古矣。自古已力不足，求助於人，未有不為人役者。況強如蒙古乎？夏之不智，洵不誣矣。

蕃族福山以俘戶叛降於金。

金除福山為同知澤州軍州事。

夏五月，圍金大北岔。

金都統紇石烈豬狗掩繫，敗之。

六月，復援金叛人李平於蘭州。

蘭州當金、夏之衝。金水軍千戶李平苦提控蒲察燕京貪暴，殺之以叛。遣使至夏，陳可取狀，遵頊令兵應之。已而，平脇其徒張泯俱行，泯以計執平等，夏兵乃還。

秋七月，犯羊狼砦。

先是，金主欲與夏國議和，右都監慶山奴言：『夏國必不肯和，徒見欺耳。』遵頊聞之，戒將士無犯金境。久之，不果。率兵攻黃鶴岔，金右都監完顏閭山拒卻之。轉圍羊狼砦，與都統黨世昌戰，提控完顏狗兒遣都統夾谷瑞乘夜斫營，遂解圍，駐兵扼險以待。左都監白撒發定西銳兵及龕谷副統包孝成緋翮翅軍合擊，不支而退。

九月，攻克戎砦。

金安定堡總押李公直襲夏兵於馬家平，遵頊怒掠綏德之克戎砦，都統羅世暉率兵拒之。【略】

冬十月，金兵襲鹽井，殺戍卒三百人。

金人伐宋，觀察使楊沃野、左都監白撒將兵五千出鞏州，至鹽井故城夏兵三百據其地，沃野等襲之，盡殲焉。

十二月，蒙古圍中興府，國主走西涼。

夏興蒙古自納女請降，合兵攻金，遂為役屬。繼徵發日多，不堪奔命，禮意漸疎。蒙古主怒，渡河來攻，列城不能禦，直抵中興府圍之。遵頊命太子德任居守，已出走西涼。已而，遣使請降，蒙古兵退，始還。遵頊出奔，宋、金二史《夏國傳》不載，《元史・太祖紀》在十三年而不月。太祖十三年、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氏《通鑑續編》、薛氏《宋元通鑑》皆在嘉定十一年十二月。考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乙酉，陝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錢大昕《養新録》云：夏與金相去遼遠，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聞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

按：國君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遵頊以一國之主，不能發憤自強，又不能效死勿去，其尚有君道乎？

又 卷四一（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夏光定八年）夏五月，攻金鄜延二州。

遵頊因互市不許，以步騎三千引蒙古兵由葭州入鄜延。金元帥左都監慶山奴自鄜州發兵，逆戰於馬吉峯，夏兵被斬數百級，失首領二人。

秋七月，侵龕谷砦。

金提控夾谷瑞率副將趙仿拒戰，不勝而還。

冬十一月，敗於質孤堡。

夏國與質孤接壤，遵頊遣兵久屯其地以窺龕谷，金夾谷瑞潛兵繫敗之。《金史・夏國傳》：興定二年七月，夏人犯龕谷，夾谷瑞、趙仿敗之，追至質孤堡。考《宣宗紀》：興定二年七月辛未，夏人犯龕谷，提控夾谷瑞擊走之。甲午，復犯龕谷，大破之。十一月戊子，夾谷瑞敗夏人於質孤堡。自是兩事。【略】

嘉定十二年、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夏光定九年春二月，復遣使入四川，請會師圍金。

金主議遷都長安，先遣左都監赤盞石喜以重兵備鞏州。遵頊畏其偪，令樞密都招討使嵬子寧、忠翼赴四川，請兵夾攻秦、鞏。制置使聶子述俾利州路安撫丁焴荅書許之，飭將吏嚴軍以待。子述尋罷去，不果。

閏三月，復請和於金，不許。襲葭州之通秦砦，破之。

通秦砦，舊名昇囉嶺。本夏國地，神宗元豐五年收復，靖康中沒於金。遵頊復令統軍司移文金之保安諸州，有保境息民語。慶山奴上其辭，金宰臣言：『鎮戎、靈平近耗，夏人數犯疆，此文正緩我耳，宜嚴備以破

奸謀。』遵頊見金不荅，以兵襲破通秦砦，殺刺史紇石烈王家奴等，旋棄之歸。

按：書『復請』，見改過也，書『不許』，譏失策也。夏人悔禍，再請息兵，金疑其詐，置之不荅，遂使葭、秦之間兵戈塗毒。謾國如是，不亦拙乎！

夏四月，取通秦堡，金都總管慶山奴復之。

通秦堡舊名精移堡，在通秦砦北。遵頊以二萬騎破之。慶山奴遣提控納合買住赴援，夏兵逆戰，不勝，棄堡走。已，復進兵取之。慶山奴自將兵來攻，夏兵被斬五千級，餘衆由葭蘆川遁回。《金史・夏國傳》：興定三年閏月，夏人破通秦砦。納合買住繫之，由葭蘆川遁去。考《宣宗紀》：與定三年閏三月戊午，夏人破葭州之通秦砦。四月乙酉，夏人據通秦堡。時、地、事各異，《傳》混為一，誤。

五月，金人侵隆州。

夏兵屢犯通秦金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完顏合達偵知國中無備，出兵由安塞堡襲之。至隆州，城中步騎二千出戰而敗，合達進薄城下，破西北隅。會日暮引退，城得全。

按：前書『伐』，茲書『侵』，不予金之伐也。夏人兩次請和，金人不許，反肆攻圍，豈義兵乎？

六月，攻金威戎砦。

金陝西黑風晝起，有擊如雷，地大震，民居坍損，威戎砦城圮更甚。遵頊乘隙襲之，知威戎事商衡率蕃部土豪守禦甚力，攻七日，不能克。

冬十一月，歸金風州倉使張祐。

金明昌中，夏破嵐、石諸州，獲祐，脇之降，不從，羈於衙頭。至是求歸，遵頊縱遣之。

按：『歸』者，順詞也。夏自請和不許，中間雖啟兵端，然歸其所俘，則猶有修好之念焉。書以予之。

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夏光定十年春正月，復遣書四川，請會師圍金。

丁煓兩以書來許合兵攻金，而師不出。甯子寧遺書復申前説，責以失期。

二月，攻金鎮戎軍。

先是，金主令有司移牒詰責，遵頊荅語不遜，金主又令詞臣草牒折之。遵頊怒以兵圍鎮戎，數日而解。【略】

夏四月，攻金新泉城，敗績。遵頊遣兵千人駐鹿兒原，金左都監赤盞石喜遣提控烏古論世顯率偏師逐之。已而，以千五百人攻新泉，又為都統王定所敗。

金兵入宥州，圍神堆府。

金慶山奴兵侵宥州，守將禦之，敗，退守神堆府。金兵穴其城，方登陴，遵頊遣援師至，與慶山奴戰，不勝，被斬二千餘級，金兵獲雜畜三千餘而去。【略】

秋八月，破金會州，降其將烏古論世顯。金遣使議和，不可。

遵頊遣萬衆圍會州，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碧，出入陣中。金同知平涼府事郭祿大引矢一發殪之，又一矢貫人兩手於樹。夏兵憤，併力攻之，城遂破，擒祿大，憐其技，囚之，守將烏古論世顯降，關右大震。金主命陝西行省與夏國議和，遵頊不從。

按：金人此舉，辱國甚矣！遵頊兩使議和，金不一荅，直待名城屢破，兵力難支，方思修好。無論夏人不從，即幸而肯從，其與《春秋》『城下之盟』相去幾何耶？

進圍定西州，與節度使烏古論長壽戰，不克。

遵頊以兵三萬復犯龕谷，為夾谷瑞所卻。乃從高峯鎮圍定西，環城為柵，執烏古論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偕刺史愛申阿失刺、提控溫敦永昌分兵出戰，夏兵退走，失馬仗甚衆。

九月，破西寧州，再圍定西。

夏兵畧綏平砦、安定堡，進攻西寧，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發兵救未至。夏移兵臨洮，烏古論長壽先伏兵五千於定西險要間。夏兵逆戰，不利，會西寧已破，併攻定西。《金史・宣宗紀》：興定四年九月庚子，夏人入定西州。己酉，夏人陷西寧州。而《烏古論長壽傳》則云：已破西寧，乃犯定西。《傳》《紀》不合。長壽力繫，不退，攻益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

侵金鞏州，戰敗，會四川都統程信軍攻之，不下。

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獻計曰：『鞏州，帥府所在。破鞏州，則監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下。』遵項從之，遣樞密使寧子寧、鬼名公輔率兵二十萬攻鞏州。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遣兵拒敵，一日十餘戰。夏兵退回南岡。尋以精騎三萬傅城，石喜出城奮擊，夏兵敗，副將劉押、甲玉等被擒。子寧遣使入四川趣師，宣撫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統程信督諸將張威、王仕信分道信進兵，克來遠、鹽川兩鎮及定邊城，會於鞏州城下，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合攻不克，殺傷者萬計，遂焚攻具，拔柵自安遠砦退師。石喜先伏甲要地邀繫之，夏兵失亡甚眾。

冬十月，程信約攻秦州，不從。

子寧既退，程信邀之共攻秦州，不從，信自伏羌城引回。黃震《古今紀要》：安丙約夏人合攻秦、鞏，夏兵爽約不至，我師敗績。與《宋史》異。

按：嗚呼！顧於鞏、秦之役，竊歎夏智而宋愚也。鞏州自古用武地，東上秦、隴則雍、岐之肩背竦，南下階、成則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會則河、湟之要領舉。是故唐入長安，即遣軍徇定隴右，而秦、涼之藩籬於以摧破宋人議復河、湟，置通遠軍以經略之，熙河遂為內地，蓋隴右之都會，關輔之要衝也。而其地又北界大河，直接賀蘭山後。金貞祐中，夏得之不能守。至是，以二十萬眾會合宋師，志在必取，然取之宋不能有也，為其鄰於夏也。若鞏既不克，則秦州隔在東南，與宋之川蜀相接，夏人何取乎？信等見其自安遠退師，欲邀之共事，不智甚矣！雖然，是役也，幸而師出無功，假令鞏、秦並下，則夏與宋且以兵爭，西土之夏方大耳。

十一月，殺金會州刺史郭祿大，弟暇蟆逸還。

祿大兄弟被捻，誓死不屈。已而，同諜歸金，自拔髭鬚以改狀貌。事覺，祿大被殺，暇蟆逸還。

十二月，攻金綏德州。

夏兵攻綏德，大軍駐拄天山。金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將兵來援，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會於山巔，夏騎數萬傅山而陣，合達縱兵分擊，澤先登，夏左軍退，右軍亦敗。

嘉定十四年、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夏光定十一年春二月，侵金搜鬼堡。

金人議取會州，尚書右丞把胡魯力諫。兵未發，夏兵已由會州入境，陝西行省元帥白撒設伏險要以拒，鄜延元帥府亦伺便出兵綴於後。夏眾不敢進，旁攻搜鬼堡，為寧遠節度夾谷海壽所敗。

三月，破來羌城，金人復之。

遵項因金叛人寶趙兒之誘，遣兵破來羌據之。金將孛术魯合住以重賞誘脇從人為內應，督兵攻援之。夏兵不能爭。

蒙古將木華黎渡河而西。秋八月，遣將犒之。屬以兵。木華黎引兵由東勝州涉河，而西夏河西諸堡悉降。遵項懼，遣監府塔海宴之，河南使塔哥甘普等以兵五萬屬焉。【略】

秋九月，縱兵入鳳州，請會師伐金。

自安丙納夏國之請，會攻秦州，夏國不肯共事，遂有皂郊之敗。後丙回利州，安撫使崔與之戒邊將自後母輕納夏使。是時，遵項遣百餘騎突入鳳州，邀守將請兵伐金。與之使都統李沖來荅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人。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乃不復言。

按：會師伐國，大事也。不以使通，而以兵脇，書以見遵項之無禮。

冬十月，復遣將會蒙古兵於綏德州。

木華黎與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進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砦。再使徵兵，遵項遣大將迷僕帥眾會之。迷僕使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吾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王命，不敢即拜。』引眾先進。

十一月，攻金安塞堡，敗績。

迷僕兵至安塞堡圍之，金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謀曰：『今先破夏人，比北方兵至，則易為力矣。』於是潛軍裹糧倍道疾進，乘夜襲之，夏兵無備，潰走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已，木華黎引大軍至，迷僕贊馬而拜，合圍延安，合達等力拒，不能克。

十二月，侵金龕谷砦及定西、積石諸州。

初，金主議合諸蕃族兵討夏國，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左右司都事趙梅等撫諭。於是，喬家丙令族、溪哥城諸蕃與先降族酋願助兵十萬，西取興、靈。遵項聞之，先發兵數十萬，分三道以攻諸城，金之邊境

悉為殘破。

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蒙古太祖十七年、夏光定十二年春正月，破金大通城。二月，金兵復之。

大通鄰接夏境，遵頊遣兵攻破之，起浮橋通兵以窺鄜延。金主令河西蕃部寺僧人城為內應；召陝西行省元帥白撒授以方略，命發兵襲浮橋，出鎮戎，直趨西涼；知延安府事完顏合達出環州；別遣將取大通，出溪哥路，略夏地，以報三道之役。白撒同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刺史徒單牙武率兵入境，夏兵千餘遇於踏南寺，敗走。遵頊急分大通守兵七千扼浮橋與白撒戰，大敗，溺死者幾三千人，餘眾焚橋退。金兵還攻大通，城守單弱，內應中起，遂為所克。

三月，與金兵戰於永木嶺，敗積。

夏兵數千騎入金界，至永木嶺，遇金將李師林，兵敗還。

夏四月，河西將甘卜叛降蒙古。

甘卜，張掖人，姓野蒲氏，為夏國世將。見蒙古勢盛，率所部走降蒙古主，以其兵隸蒙古軍籍，仍以甘卜為千戶主之。

六月，蒙古來假道攻金。

蒙古木華黎同右都監石天應圖金陝西諸州，遣使假道。遵頊許自東勝州渡河進兵。

秋七月，金積石州蕃族來附。

積石諸蕃族見金兵屢敗，求附夏國，遵頊受之。【略】

九月，攻金德順城，破之，大掠神林諸堡。

積石州蕃族既叛，金使鞏州提控尼龍古三郎率兵討擊，夏兵赴援不及。遂攻德順，破之，進掠寧安砦及神林諸堡。

冬十一月，蒙古約取金延州，不果。

初，木華黎渡河取金葭州，令石天應以勁兵五千守之。天應欲乘勢定關右，發國書約夏國取延州。自移軍趨河中。已，為金兵所敗，天應死，夏兵不出。

十二月，從蒙古兵攻金，敗於質孤堡。

蒙古約夏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陝西，至質孤與蘭州提控唐括昉兵戰，不勝。《大金國志》云：興定六年，是歲蒙古由回鶻往攻西夏，西夏遂亡，其說失考。

嘉定十六年、金元光二年、蒙古太祖十八年、夏光定十三年春正月，遣將從蒙古圍金鳳翔，不克，引眾先歸。

遵頊起步騎十萬合木華黎兵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皆立營柵，攻城甚急。金行元帥府事赤盞石喜與同知臨洮府事郭蝦蟆登陴捍禦。夏首領共據胡床坐濠外，指揮自若。蝦蟆持弓矢伺一將舉肘時，一發中腋下甲不掩處。諸將大駭，知不能克，遂不告木華黎，引眾先歸。

按：夏為蒙古前驅，書「會」、書「從」，不一而足。茲書「先歸」，誌隙也。自是以後，夏不復與蒙古合，而蒙古滅夏之志亦於是決矣。

夏四月，幽太子德任於靈州。

遵頊欲使德任率師侵金，德任諫曰：『彼兵勢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子位為僧。遵頊怒，幽之靈州，遣人代將出兵。

按：太子，國之儲副，非大罪不輕幽廢。德任見父窮兵，固諫不聽，乃乞避位，非欲以身感悟其父乎？遵頊不以為賢，反以為罪。嗚呼！秦政逐扶蘇而二世亂，隋文廢子勇而一傳亡。拓跋氏之衰，詎有異耶？【略】

六月，侵金隴安軍。

夏國連年用兵，金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敝伐之，陝西行省元帥白撒以為不可，惟宜繕兵為備。會隴安節度使完顏阿鄰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遵頊遣萬騎攻之十餘日，掠人民五千餘、牛羊、雜畜無算。

秋七月，破金積石州，降其羌界寺族。

遵頊令親軍萬人攻積石，破之，羌界寺族多降，惟桑逋寺僧看逋、昭逋、斯沒及荅那僧奔鞠等拒而不從。【略】

（八月）誘金陰坡族叛。

陰坡族之骨鞠門等，遵頊遣人誘之叛附。金元帥夾谷瑞發兵討破之，夏兵不能救。【略】

冬十月，蒙古兵圍積石州，五日而解。

蒙古以鳳翔之役惡夏無禮，遣將攻積石州，積石、西蕃溪哥城地，金、夏兩有其名。然《宋史》：積石軍所屬一砦、兩堡，《金史》：城一、砦三、堡三，界至不

甚相同。俟考。四出抄掠。逾旬，聞金人圖其後，解圍去。【略】

十一月，金人取會州。

金鞏州元帥田瑞與通遠節度郭蝦蟆議復會州。蝦蟆親率騎兵五百，衣皆赭，蔽州之南山而下，城上猝見，驚以為神。有舉手於懸風板者，蝦蟆射之，手與板俱徹。凡射死者數於人，兵民震恐，出降。

又 卷四二（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夏乾定元年）二月，結漠北諸部兵以拒蒙古。

德旺聞蒙古王征西域未還，遣使結漠北諸部為外援，陰圖拒守計，諸部出兵應。

夏五月，蒙古兵圍沙州，不克。

蒙古主自西域還，聞夏國有異圖，自將兵由河外攻沙州。逾月不下，遣部下兵夜穴城以入。守將籍辣思義納火穴中，蒙兵多死，思義城守如故。秋九月，蒙古破銀州。蒙古久攻沙州，恐銀、夏出兵赴援，遣大將孛魯、黑馬等分兵攻銀州。監府塔海出戰，兵敗被俘。斬首數萬級，獲生口牛羊數十萬，銀州遂破。

按：蒙古之強，非夏力所能制。德旺嗣立之初，即誘諸部使為我用，可謂得勝算者。乃事機不密，反為所乘，是天祐蒙古耳？豈謀之不臧耶？書以惜之。

冬十月，奉表修好於金。

夏自宣和末臣金八十餘年，鮮兵革事。自蒙古之圍，金人失援，以致搆難十年，一勝一負，兩國精銳俱盡。至是，蒙古勢益強，夏國西北疆埸日削，德旺用右丞相高良惠謀遣使如金，請修好。

按：睦鄰修好，《春秋》善之。況夏與金世為與國哉！然當金兵未弱，已力未衰，合之則可以捍蒙古，乃於困敝之極，方始請和。鷸蚌之爭將解，兩虎之力已傷，卞莊、漁人旋制其後矣。嗚呼！若德旺者，智勝其父而生不遇時，良可惜已！

十一月，遣使蒙古請降，沙州圍解。

德旺聞銀州不守，漠北諸部潰散，遣使詣蒙古軍前請降，許以質子為信。蒙古主始解沙州圍，城中堅守半載，軍民困乏，食牛羊馬駝殆盡。【略】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夏乾定二年）秋七月，宗室李楨入於金。

楨為國疎族，其父因國亂不仕，摯楨入金應經童試中選。《元史・楨傳》：後長，入為質子，以文學得近太宗。從征伐，賜虎符，授襄陽軍馬萬戶。

八月，遣使聘金，且議和事。

德旺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羅世昌、尚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於金，請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謂羣臣曰：『夏國從來臣事我朝，今稱弟以和，吾不以為辱者，冀得通好，以息吾民耳。』遣翰林待制馮延登、行臺令李獻甫為館伴僉議歲賜。仲諤等多口辨，延登不能折。獻甫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仲諤曰：『兄弟且不論，宋輸吾歲幣二十五萬，典故具在，金朝豈不知之。』獻甫正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捐五十萬亦可。』仲諤等語塞，遂定議。

附：《金史・交聘表》：正大二年十月，遣聶天驥、張天綱使夏議和事。攷《哀宗紀》：秋九月，夏和議定。十月無遣天驥等事，而二人本傳亦不載。【略】

十一月，金使來報聘。

金主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來報成，書稱『兄大金皇帝致書於弟大夏皇帝闕下』。自是，夏與金修好。

聯宋抗金分部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五《宣宗皇帝紀年下》（興定三年三月），西夏以國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於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焴）［焴］許之。

《金史》卷一六《宣宗紀下》（興定四年九月）甲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來侵。

《宋史》卷四〇《寧宗紀四》（嘉定十二年六月）癸巳，丁焴復以書約夏國攻金人。【略】（十三年正月）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略】（八月）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

又 卷四〇二《安丙傳》 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師次於鞏。夏人以樞密使甯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

又 卷四〇三《張威傳》 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於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

又 卷四〇六《崔與之傳》 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人。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〇 嘉定七年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夏光定四年秋七月，遣使入西和州，請會師圖金。

左樞密使吐蕃路招討使萬慶義勇遣蕃僧減波把波等賫蠟書二九，至西和州之巖昌砦，議夾攻金人，圖復侵地。制置使董居誼初入蜀，恐其詐，不報，訊遂中絕。

按：夏自安全啣失援之憾，搆怨於金，遵項繼之。平涼、鞏、會間無歲不擾，而又力弱勢衰，不能得志。因思假宋兵威以逞其忿，何當為中國計哉？況戎性輕忽，勝則爭趨，敗則四潰。觀後日鞏、秦之役，進退無恒，夏可用宋，宋不能用夏，絕之未為不是。《續綱目・發明》以夏之請師為『向義』，宋之不報為『失策』，是徒論其理，尚未揣時勢立言也。

又 卷四一 （嘉定十三年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夏光定十年）五月，四川宣撫使安丙使以書來。

定議夾攻金人，使以書報。

附金抗蒙分部

綜述

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二二《東海郡侯紀年上》（大安三年）春，西夏始為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軍至興（靈）〔元〕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

《金史》卷一七《哀宗紀上》（正大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

冬十月，以夏國修好，詔中外。新軍政改總領為都尉。己酉，以誅田瑞詔中外。癸亥，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為夏國報成使，國書稱兄。乙亥，面諭臺諫完顏素蘭、陳規曰：『宋人輕犯邊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通好，以息吾民耳。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弟以和，我尚不以為辱。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四二 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春二月蒙古攻黑水城，破之。

蒙古主積怒夏國，親將兵十萬來攻，至秦川，德旺遣人撤橋梁拒之。蒙古宣撫使王檝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遂進兵，度沙磧，入河西，擊散撒里特勒赤閔諸部，攻黑水城，破之。蕃部死者數萬。【略】

夏四月，蒙古兵駐渾垂山。

渾垂山在肅州北，蒙古主駐兵避暑。兵士四出抄掠，民間窖積皆盡。

五月，屠肅州。

肅州守將乃蒙古千戶昔里鈐部兄，堅守不下。蒙古主遣鈐部論之降，不聽，及城破，軍民盡屠之。【略】

六月，蒙古取甘州，副將阿綽等死之。

甘州守臣曲也怯律，蒙古將察罕父。蒙古主遣察罕射書招怯律，且遣使論城中降，怯律將應之，副將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使者及怯律全家，併力捍拒。蒙古主親將兵攻之，城破，阿綽等皆死。

秋七月，蒙古破西涼府。

蒙古主進兵攻西涼，宿衛官粘合重山執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扎簪力屈，率父老啟門降。於是，撚羅、河羅等縣皆不守。【略】

八月，蒙古兵破應里等縣。

應里與蘭州接境，西據沙山，東阻大河。蒙古主踰沙陀，至黃河九渡，攻破之【略】

冬十月，蒙古破夏州，州人术速忽里降。

蒙古主選居宿衛，使掌膳事。

十一月，蒙古取靈州，克兀納剌城，故太子德任死之。

晛遣大將嵬名令公以十萬眾救靈州，蒙古兵渡河邀擊，夏兵敗走，領軍佐里等戰歿，遂取靈州。進克兀納剌城，德任被執，不屈死之。有子惟忠，方七歲，求從死，蒙古將異而執之。《元史》：主將執惟忠，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及嗣王移相哥立，惟忠從經畧中原，有功。溜川王分地，以惟忠為達魯花赤，佩金符。

按：書『故太子』，憫其廢也，書『死之』，嘉其節也。倘其時德任不廢，纂承夏緒，雖未必有補於亡，而守國君、死社稷之義，較晛之降不有光史冊耶？

十二月，蒙古兵次鹽州川，大殺居民。

蒙古主既破諸城邑，以大兵久駐鹽州川，四面搜殺遺民。民至穿鑿土石避之，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數千里幾成赤地。

按：書『大殺』，著蒙古暴也。國以民為本，取其地而殲其民，與不取何異？噫，以蒙古之強，不再傳而遂亂，豈非天道惡殺而降之罰哉！

進圍中興府。

蒙古主遣大將阿魯术督諸軍趨中興府，晛駐兵於合剌合察兒地拒之。阿魯术兵至，拒戰不克，奔回。阿魯术遂作長圍困之。【略】

（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二月，蒙古取積石州，謀以兵襲之，不果。

夏國春寒，馬飢人瘦，兵不堪戰，蒙古主率眾渡河，徑攻積石。千戶按竺邇先登，破之。駐兵城中。軍士多患疫。晛聞，謀以兵襲之。初，靈州破，蒙古諸將爭掠子女財帛，獨耶律楚材取書數部及大黃兩駝。是時，病得大黃輒愈，所將數萬人皆無恙。夏兵遂不敢出。

三月，蒙古破沙州。

蒙古主遣忽都鐵穆兒招論州將，州將偽降，以牛酒犒師，而設伏以待，忽都鐵穆兒至，伏發馬躓，幾被獲。千戶昔里鈐部授以所乘馬，還兵繫敗夏兵，遂破沙州。【略】

閏五月，蒙古遣使論降。

天大暑，蒙古主自龍德州避暑六盤山，見夏援兵四絕猶不出降，遣御帳前首千戶察罕人城諭禍福，晛不聽。【略】

（六月）國主晛出降，蒙古執以歸。

夏兵堅壁半載，城中食盡。兵民皆病，晛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蒙古主繫以歸。

秋七月，至薩里川殺之。

晛舉族隨蒙古軍次薩里川。蒙古主卒，諸將恐為變，執晛殺之。晛立凡二年，國亡。夏自思恭節度夏、綏至德明封夏王，凡十一世，合一百五十四年；自元昊稱帝至晛亡，凡十主，合一百九十六年。

和平交往活動分部

綜述

《金史》卷三《太宗紀》（天會二年三月）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遣使上誓表。【略】十月甲辰朔，夏國遣使謝誓詔。【略】

（三年正月）乙未，夏國遣使奠幣及賀即位。

又 卷四《熙宗紀》（天眷三年五月）己卯，詔冊李仁孝為夏國

王。【略】（皇統元年正月己未）夏國請置榷場，許之。

又　卷五《海陵王紀》　（天德二年七月）戊戌，夏國遣使賀即位及受尊號。

又　卷六〇《交聘表上》　（天會）二年正月，夏人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三月，夏使把里公亮等來上誓表。閏三月，遣王阿海、楊天吉賜誓詔於夏。十月，夏使謝賜誓詔。戊午，夏使賀天清節。

三年正月發酉朔，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奉表致奠於和陵。十月壬子，夏使賀天清節。

四年正月丁卯朔，夏使賀正旦。十月丁未，夏使賀天清節。

五年正月辛卯朔，夏使賀正旦。十月辛未，夏使賀天清節。

六年正月，宋康王奔揚州。七月乙巳，宋康王貶號稱臣，遣使奉表。十月，宗翰、宗輔會軍於濮。

七年正月庚辰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八年正月甲辰朔，夏使賀正旦。十月甲申，夏使賀天清節。

九年正月己亥朔，夏使賀正旦。十月戊寅，夏使賀天清節。

十年正月癸巳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壬寅，夏使賀天清節。

十一年正月丁巳朔，夏使賀正旦。十月丙申，夏使賀天清節。

十二年正月辛亥朔，夏使賀正旦。十月庚寅，夏使賀天清節。

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遣使如夏報哀。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夏使賀正旦。乙酉，夏使賀萬壽節。

十五年正月癸亥朔，夏使賀正旦。己卯，夏使賀萬壽節。

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夏使賀正旦。甲辰，夏使賀萬壽節。

二年正月壬午朔，夏使賀正旦。戊戌，夏使賀萬壽節。十月癸酉，夏國王李乾順薨，子仁孝嗣位，遣使來告喪。

三年正月丁丑朔，夏使賀正旦。癸巳，夏使賀萬壽節。九月，夏使謝賻贈，復謝封冊。

皇統元年正月辛丑朔，夏使賀正旦。壬寅，夏使請上尊號。丁巳，夏使賀萬壽節。

二年正月乙未朔，夏使賀正旦。辛亥，夏使賀萬壽節。

三年正月己丑朔，夏使賀正旦。乙巳，夏使賀萬壽節。

四年正月癸丑朔，夏使賀正旦。己巳，夏使賀萬壽節。

五年正月丁未朔，夏使賀正旦。癸亥，夏使賀萬壽節。四月庚辰，以右衛將軍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為橫賜夏國使。

六年正月辛未朔，夏使賀正旦。丁亥，夏使賀萬壽節。

七年正月乙丑朔，夏使賀正旦。辛巳，夏使賀萬壽節。

八年正月庚申朔，夏使賀正旦。丙子，夏使賀萬壽節。

九年正月甲申朔，夏使賀正旦。庚子，夏使賀萬壽節。

海陵天德元年十二月，夏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立之事，於中路遣還。

二年正月辛巳，以名諱告諭夏。再遣使報諭夏國。七月戊戌，夏御史中丞雜辣公濟、中書舍人李崇德賀登寶位。再遣開封尹蘇執義、祕書監王舉賀受尊號。

三年正月癸酉朔，夏使賀正旦。九月甲子，夏使上表，請不去尊號。以經武將軍修起居注蕭彭哥為夏生日使。

四年正月丁酉朔，夏使賀正旦。壬子，夏使賀生辰。九月，吏部郎中蕭中立為夏生日使。

貞元元年正月辛卯，以皇弟兗薨，不視朝，命有司受夏貢獻。九月丁亥朔，以翰林待制謀良虎為夏生日使。

二年正月甲寅朔，以疾不視朝，賜夏使就館燕。己巳，夏使賀生辰。三月戊辰，夏使王公佐賀遷都。九月辛亥朔，夏使謝恩，且請市儒、釋書。十二月丁未，夏使貢方物。

三年正月己酉朔，夏使賀正旦。甲子，夏使賀生辰。五月癸亥，夏使謝恩。

正隆元年正月癸卯朔，夏使賀正旦。戊午，夏使賀生辰。

二年正月戊辰朔，夏使賀正旦。癸未，夏使賀生辰。四月，宿直將軍溫敦斡喝為橫賜夏國使。九月乙丑，以宿直將軍僕散烏里黑為夏生日使。

三年正月壬戌朔，夏使賀正旦。丙寅，夏奏告使還，命左宣徽使敬嗣暉諭之，云云。丁丑，夏使賀生辰。九月庚午，以宿直將軍阿魯保為夏生日使。

四年正月丙辰朔，夏使賀正旦。辛未，夏使賀生辰。三月丙辰朔，遣

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九月，昭毅大將軍宿直將軍加古撻懶為夏生日使。

五年正月庚辰，夏使賀正旦。乙未，夏使賀生辰。六年正月甲戌朔，夏使賀正旦。己丑，夏使賀生辰。

又 卷六一《交聘表中》 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左金吾衛上將軍梁元輔、翰林學士焦景顏、押進樞密副都承旨任純忠賀登寶位。再遣武功大夫賀義忠、宣德郎高慎言賀萬春節。八月癸酉，夏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柙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良賀尊號。九月庚子，以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為夏生日使。十二月辛未，以夏乞兵復宋侵地，遣尚書吏部郎中完顏達吉體究陝西利害。夏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揚彥敬等賀正旦。

三年三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訛留元智、宣德郎程公濟賀萬春節。五月，以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為橫賜夏國使。七月甲寅，詔市馬於夏國。九月癸巳，以宿直將軍僕散習尼列為夏生日使。十月己巳，夏遣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李子美謝橫賜。

四年正月丁亥朔，夏遣武功大夫嵬嗢執信、宣德郎李師白賀正旦。三月丙戌朔，夏武功大夫紐臥文忠、宣德郎陳師古賀萬春節。九月，以宿直將軍宗室烏里雅為夏生日使。十二月，夏奏告使殿前太尉梁惟忠、翰林學士樞密都承旨焦景顏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

五年正月辛亥朔，夏武功大夫訛羅世、宣德郎高獄賀正旦。三月庚戌，夏使賀萬春節。九月，以宿直將軍术虎蒲查為夏生日使。

六年正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等賀正旦。三月辰朔，夏武功大夫曹公達、宣德郎孟伯達、押進知中興府趙衍賀萬春節。戊甲，夏御史中丞李克勤、翰林學士焦景顏奏告，乞免索正隆末年所虜人口，許之。四月戊戌，以宿直將軍斜卯撾剌為橫賜使。九月辛亥，以翰林待制移剌熙載為夏生日使。十二月戊戌，夏御史中丞賀義忠、翰林學士楊彥敬謝橫賜。

七年正月庚子朔，夏武功大夫劉志真、宣德郎李師白等賀正旦。三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等賀萬春節。九月乙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鶻魯為夏生日使。十二月壬戌，夏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奏告，以其臣任得敬有疾，乞遣良醫診治。詔賜之醫。

八年正月甲子朔，夏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賀正旦。三月癸亥朔，夏武功大夫咩布師道、宣德郎嚴立本等賀萬春節。四月戊午，夏遣任德聰謝恩使，詔却其禮物。九月丁卯，以引進使高希甫爲夏生日使。

九年正月戊午朔，夏武功大夫莊浪義顯、宣德郎劉裕等賀正旦。三月丁巳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王德昌等賀萬春節。五月丙辰，以宿直將軍完顏賽也為橫賜夏國使。九月，以宿直將軍僕散守忠為夏生日使。

十年正月壬子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李師白等賀萬春節。丁丑，詔以夏奏告使於閏五月十六就行在。閏五月乙未，夏權臣任得敬中分其國，脅其主李仁孝遣左樞密使浪訛進忠、參知政事楊彥敬、押進翰林學士焦景顏等上表為得敬求封，詔不許，遣使詳問。七月庚子，宋人以蠟丸書遺任得敬，夏執其人并書以來。九月庚寅，以尚書戶部郎中夾古阿里補為夏生日使。十一月癸巳，夏以誅任得敬，遣其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岳等上表陳謝。

十一年正月丙子朔，夏遣武功大夫煞執直、宣德郎馬子才賀正旦。三月己亥，夏使賀萬春節。八月丁卯，以近侍局使劉琉為夏生日使。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夏武功大夫嵬恖執忠宣德郎劉昭等賀正旦。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賀萬春節。殿前馬步軍太尉訛羅紹甫、樞密直學士呂子溫、押進匭匣使芭里直信等賀加上尊號。四月癸亥，以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為橫賜夏國使。九月辛巳，以殿前右衛將軍粘割斡特剌為夏生日使。十二月癸亥，夏殿前太尉罔榮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等謝橫賜。

十三年正月乙丑朔，夏武功大夫臥落紹昌、宣德郎張希道等賀正旦。三月癸巳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賀萬春節。九月辛卯朔，以宿直將軍胡什賚為夏生日使。

十四年正月己丑朔，夏武功大夫煞進德、宣德郎李師旦賀正旦。三月戊子朔，夏武功大夫芭里安仁、宣德郎焦蹈等賀萬春節。九月乙未，以宿直將軍宗室崇肅為夏生日使。

十五年正月，夏武功大夫李嗣卿、宣德郎白慶嗣等賀正旦。閏九月己

未，以符寶郎斜卯和尚為夏生日使。十二月丙午，夏遣中興尹訛羅紹甫、翰林學士王師信等謝橫賜。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夏武功大夫嵬宰師憲、宣德郎宋弘等賀正旦。三月丙午朔，夏武功大夫骨勒文昌、宣德郎王禹珪賀萬春節。九月癸丑，以宿直將軍完顏覩古速為夏生日使。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夏武功大夫訛啰德昌、宣德郎楊彥和等賀正旦。三月辛丑朔，夏武功大夫芭里慶祖、宣德郎梁宇等賀萬春節。九月丁酉朔，以尚書兵部郎中石抹忽土為夏生日使。十月，夏國獻百頭帳，詔不受。十一月，仁孝再以表上，曰：『若不包納，則下國深誠無所展効。』詔許與正旦使同來。十二月甲午，夏遣東經略使蘇執禮橫進。

十八年正月丙申朔，夏武功大夫惡恶存忠、宣德郎武用和等賀正旦。三月乙朔，夏武功大夫嵬岩仁顯、宣德郎趙崇道等賀萬春節。四月己丑，以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為橫賜夏國使。九月辛未，以侍御史完顏蒲魯虎為夏生日使。十二月戊午，夏遣殿前太尉浪訛元智、翰林學士劉昭謝橫賜。

十九年正月庚申朔，夏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張希聖等賀正旦。三月己未朔，夏遣武功大夫來子敬、宣德郎梁介等賀萬春節。九月戊午，以太子左衛率府率裴滿胡剌為夏生日使。

二十年正月甲寅朔，夏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吳日休賀正旦。三月癸丑朔，夏武功大夫罔進忠、宣德郎王禹玉賀萬春節。九月壬戌，以少府少監宗室賽補為夏生日使。十二月癸卯，詔有司，夏使入界，如遇當月小盡，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朝見。丙午，夏遣奏告使御史中丞罔永德、樞密直學士劉昭等入見。

二十一年正月戊申朔，夏遣武功大夫謀寧好德、宣德郎郝處俊賀正旦。三月丁未朔，夏武功大夫蘇志純、宣德郎康忠義等賀萬春節。四月戊辰，以滕王府長史把德固為橫賜夏使。八月乙丑，以尚書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為夏生日使。

二十二年三月辛未朔，夏使賀萬春節。九月乙酉，以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為夏生日使。

二十三年正月丁卯朔，夏武功大夫劉進忠、宣德郎李國安等賀正旦。三月丙寅朔，夏武功大夫吳德昌、宣德郎劉思忠等賀萬春節。九月己巳，以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為夏生日使。

二十四年正月辛卯朔，夏武功大夫劉執中、宣德郎李昌輔賀正旦。二月丙戌，以器物局使宗室亩為橫賜夏國使。三月庚寅朔，夏武功大夫晁其信、宣德郎王庭彥等賀萬春節。五月丙申，尚書省奏，夏國王以車駕幸上京，願遣使入賀。上曰：『往復萬里，暑雨泥濘，不須遣使。』令諭止之。八月癸亥，以侍御史遙里特末哥為夏生日使。十月丙辰朔，詔上京地遠天寒，行人跋涉艱苦，來歲賀正旦、生日、謝橫賜使，權止一年。

二十五年十一月丙申，夏國以車駕還京，賀尊安使御史大夫李崇懿、中興尹米崇吉、押進氈匣使李嗣卿等朝見。

二十六年正月庚辰朔，夏武功大夫麻骨進德、宣德郎劉光國等賀正旦。三月己卯朔，夏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慶崇等賀萬春節。八月己丑，以宿直將軍李達可為夏生日使。

二十七年正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賀正旦。三月癸卯朔，夏武功大夫遇忠輔、宣德郎呂昌齡等賀萬春節。九月己酉，以武器署令斜卯阿土為夏生日使。十二月，夏殿前太尉訛羅紹先、樞密直學士嚴立本謝橫賜。

二十八年正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麻奴紹文、宣德郎安惟敬賀正旦。三月丁酉朔，夏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鄧昌祖等來賀萬春節。九月甲午朔，以鷹坊使崇夔為夏國生日使。

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夏武功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字得賢賀正旦。上大漸，夏使遣還。三月，夏殿前太尉李元貞、翰林學士餘良來陳尉。四月，進奉使御史中丞鄒顯忠、樞密直學士李國安入奠。五月，夏知興中府事廼令思敬、祕書少監梁介賀登位，知中興府事田周臣押進使。八月丙辰，夏嵬岩彥、劉文慶賀天壽節。

又　卷六二《交聘表下》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丙辰朔，夏武節大夫唐彥超、宣德郎揚彥直賀正旦。八月己酉，夏武節大夫年拽稅守節、宣德郎張仲文賀天壽節，知中興府罔進忠謝橫賜。

二年正月庚戌朔，夏武節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張思義賀正旦。許使貿易三日。三月丁巳，夏左金吾衛正將軍李元膺、御史中丞高俊英為陳慰

使。丁卯，夏進奉使知中興府李嗣卿、樞密直學士永昌奉奠皇太后。八月乙巳，夏武節大夫執嵬英、宣德郎焦元昌賀天壽節。

三年正月乙巳朔，夏武節大夫趙好、宣德郎史從禮賀正旦。八月丁卯，夏武節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韓伯容賀天壽節。

四年正月己巳朔，夏武節大夫吳嗎遂良、宣德郎高崇德賀正旦。八月辛酉，夏武節大夫龐靜師德、宣德郎張崇師賀天壽節，御史中丞迺令思聰謝橫賜。九月，仁孝薨，子純佑立。十一月壬申，夏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學士李國安來訃告。十二月甲午朔，夏殿前太尉咩銘友直、副使樞密直學士李昌輔奉遺進禮物。

五年正月癸亥朔，夏武節大夫恧恧世忠、宣德郎劉思問等賀正旦。辛巳，命中憲大夫國子祭酒劉璣、尚書右司郎中烏古論慶裔等充夏國王李純佑封冊起復使。四月壬寅，夏御史中丞浪訛文廣、副使樞密直學士劉俊才、押進知中興府野遇克忠來報謝。八月乙卯，夏武節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張公輔賀天壽節。

六年正月丁亥朔，夏武節大夫王彥才、宣德郎高大節賀正旦。三月丙申，夏御史大夫李彥崇、知中興府事郝庭俊謝賜生日。八月己卯，夏武節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吳子正賀天壽節。

承安元年正月辛巳朔，夏武節大夫員元亨、宣德郎元叔等賀正旦。八月甲戌，夏武節大夫同崇義、宣德郎呂昌邦賀天壽節。

二年正月乙亥朔，夏武節大夫嵬岩世安、宣德郎李師廣賀正旦。八月戊戌，夏武節大夫囉嗎守忠、宣德郎王彥國賀天壽節。知中興府事李德沖、樞密直學士劉思問等奏告榷場。十二月丁酉，夏殿前太尉李嗣卿、知中興府事高德崇謝復榷場。

三年正月己亥朔，夏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鍾伯達賀正旦。八月甲午，夏武節大夫折嗎俊乂、宣德郎羅世昌賀天壽節。

四年正月癸巳朔，夏武節大夫李慶源、理德郎鄧昌祖賀正旦。八月己丑，夏武節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李公達賀天壽節。殿前太尉迺令思聰、樞密直學士楊德先謝橫賜。

五年正月戊子朔，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正旦，附奏為母疾求醫。詔遣太醫時德元、王利貞往診治，仍以御劑藥則焉。八月壬子，夏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賀天壽節，南院宣徽使劉忠亮、知中興府高永昌來謝恩。

泰和元年正月壬子朔，夏武節大夫臥德忠、宣德郎劉筠國賀正旦。三月乙丑，夏左金吾衛上將軍野遇思文、知中興府田文徽等來謝恩。八月戊寅朔，夏武節大夫柔思義、宣德郎焦思元等賀天壽節。

二年正月丁未朔，夏武節大夫白克忠、宣德郎蘇貪孫賀正旦。八月庚子，夏武節大夫天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賀天壽節，殿前太尉李建德、知中興府事楊紹直等謝橫賜。

三年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崔元佐、宣德郎劉彥輔賀正旦。八月甲子，夏武節大夫嵬德元、宣德郎高大亨賀天壽節。

四年正月乙丑朔，夏武節大夫梅訛宁文、宣德郎韓師正賀正旦。八月癸丑，夏武節大夫李德廣、宣德郎韓承慶賀天壽節。

五年正月己未朔，夏武功大夫遇惟德、宣德郎高大倫賀正旦。閏八月辛巳，夏武節大夫趙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賀天壽節，殿前太尉迺來思聰、知中興府通判劉俊德來謝橫賜。

六年正月癸未朔，夏武節大夫紐尚德、宣德郎鄭勗賀正旦。乙丑，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自立，令純佑母羅氏為表，遣御史大夫罔佐執中等來奏求封冊。七月戊戌，詔宣問羅氏所以廢立之故，安全復以羅氏表來。九月辛丑，以朝議大夫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朝請大夫太常少卿黃震為夏國王李安全封冊使。十二月乙丑，夏御史大夫謀寧光祖、翰林學士張公甫謝封冊，押進知中興府梁德樞等入見。

七年正月丁丑朔，夏武節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鄧昌福賀正旦。八月甲辰朔，夏武節大夫囉嗎思忠、宣德郎安禮賀天壽節。

八年正月辛未朔，夏武節大夫渾光中、宣德郎梁德懿賀正旦。三月甲申，夏樞密使李元吉、觀文殿大學士羅世昌等奏告。五月辛亥，夏殿前太尉習勒遵義、樞密都承旨蘇寅孫謝賜生日。十月己卯，夏武節大夫李世昌、宣德郎米元傑賀天壽節，御史大夫權鼎雄、樞密直學士李文政謝橫賜，參知政事浪訛德光、光祿大夫田文徽等來奏告。

衛紹王大安三年正月乙酉朔，夏使賀正旦。

崇慶元年正月，夏使賀正旦，三月，遣使册李遵頊為夏國王。十二

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册。

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癸亥，夏人陷鞏州，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

二年十一月乙卯，蘭州譯人程陳僧叛入於夏。自是，連歲與夏交兵矣。

哀宗正大元年十一月，夏遣使議和。

二年九月，夏國和議定，夏稱弟，各用本國年號，遣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南院宣徽使邏世昌、中書省左司郎李紹膺來聘。十月，遣聶天驥、張天綱使夏講和事。十二月，夏使朝辭，國書報聘稱『兄大金皇帝致書於弟大夏皇帝闕下』，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弘毅充報成使。

三年正月丁巳朔，夏遣精鼎匭匣使武紹德、副儀增、御史中丞咩元禮賀正旦。十月，夏使報哀。十一月甲戌，遣人使夏賀正旦。丙子，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是月，遣中奉大夫完顏履信、昭毅大將軍太府監徒單居正為弔祭夏國使。

四年夏遣精方匭匣使王立之來，未復命，國亡。

又　卷九八《完顏綱傳》　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物，視書幾道以為多寡。泰和元年，綱為賜夏主生日使，章宗命齎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奏詔為一道，尋自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

又　卷一三四《外國傳上・西夏》　天會二年三月，乾順遣把公亮等來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為援以啟端，會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已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敘數事，臣誓固此誠，傅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及子孫，不克享國。』所謂西北、西南兩路都統者宗翰也。蓋宗望以太祖命與之通書，而宗翰以便宜割地議和云。

太宗使王阿海、楊天吉往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王乾順：先皇帝誕膺駿命，肇啟鴻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效力於昏主，致結釁於王師。先皇帝以謂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效臣節以稱藩。載錫寵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地土，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遠垂戒諭，毋替厥誠。』【略】

天眷二年，國王乾順薨，子仁孝立，遣使册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皇統元年，請置榷場，許之。

初，王阿海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不肯曰：『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使者以禮進。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能決，於是始起立受焉。厥後不遣賜生日使，至是始遣使賜之。

初，慕洧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宋人，洧奔夏國，夏人以為山訛首領。及撒離喝再定陝西，洧思歸，夏人知之，遂族洧，以表聞，詔書責讓之。及海陵弒熙宗，遣使報論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見廢。』不肯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立之故移文報之。天德二年七月，夏使御史中丞雜辣公濟等來賀，如舊禮。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三　（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金天會二年、夏元德六年）三月，上誓表於金。

乾順得金賜地，復遣芭里公亮獻方物，上誓表曰：『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北兩路都統遣左諫議大夫王介儒等賫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罪，捕送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舊制及賜誓詔，將來或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與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為援以啟端，曾犯威而結衅。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後，凡於歲時朝賀、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其契丹昏主今不在境，至如

奔竄到此，不復存泊，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為地及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敘數事，臣誓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及子孫，不克享國。』

閏三月，金使來賜誓詔，更遼禮以受。

金主遣王阿海、楊天吉賜誓詔，曰：『維天會二年，歲次甲辰，閏三月戊寅朔，皇帝賜誓詔於夏國主乾順先皇帝誕膺寶籙，肇啟皇圖，而卿國據夏臺，境連遼右，以效力於昏主，致結衅於王師。先皇以為忠於所事，務施恩而釋過。迨眇躬之纂紹，仰遺訓以遵行，卿乃深念前非，樂從內附，飭使軺而奉貢。效臣節以稱藩。載錫龍光，用彰復好，所有割賜土地，使聘禮節，相為援助等事，一切恭依先朝制詔。其依應徵兵，所請宜允。三辰在上，朕豈食言？苟或變渝，亦如卿誓。垂遠戒諭，毋替厥誠。』故事：遼使至國，以臣禮見。乾順欲依舊禮，阿海不肯，曰：『遼與夏甥舅也，故夏主坐受使者之禮。今大金與夏國君臣也，見大國使者當如儀。』爭數日不決，乾順乃起立受焉。自後，見金使皆如之。

按：更遼禮受，醜乾順也。乾順再表奉金，請以事遼為例。至是，竟以臣禮見，其屈已不已甚哉！【略】

（十月）使賀金天清節。

天清節，金主晟誕也。夏使次於宋使、高麗使後，賜宴亦如之。

按：此西夏賀金節之始。【略】

十二月，遣使入貢。

按：西夏入貢使自是正史不書。

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是歲遼亡。夏元德七年春正月，始賀金正旦。乾順表畧云：『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於突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闕届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副使宣德郎季膺等奉表以聞。

按：此西夏賀金正旦之始。

二月，遣使如金奠慰并賀即位。

金太祖葬於和陵，乾順奉表致奠，并賀太宗即位。時藩使館見儀未有定制，使至逾月，殿中少監劉筈始詳定焉。【略】

冬十月，使賀金天清節。

時金人潛分兩路伐宋，軍務旁午。夏使與宋使俱不得見，就館賜燕而還。

附：《金史·宗翰傳》：太宗欲罷陝西兵，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攻宋陝西，夏人不應。今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攷太宗伐宋在天會三年，約夏夾攻，《本紀》不載。十二月，遣使人賀正旦。乾順聞欽宗即位，遣使表賀，且覘虛實。

按：西夏賀正使自是正史不書。

又 卷三四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夏元德八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金主始朝日，禮畢，方命各國使人入賀。【略】

靖康二年九月高宗建炎元年、金天會五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略】

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夏正德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主問夏國事宜，使者以歲饑告，命發西南邊粟市之。【略】

冬十月，使賀金天清節。金徙徽、欽二帝於韓州，使人隨羣臣表賀。【略】

建炎三年金天會七年、夏正德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金諸將兵破陝西諸郡，蕃、漢由綏德城逃入夏界者甚衆。使人入見，金主論謹守邊備，勿納流民。【略】

紹興五年金熙宗仍稱天會十三年、夏大德元年春正月，金使來告哀及報即位。

太宗薨，熙宗立。乾順遣使弔并賀。【略】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夏大德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萬壽節，熙宗誕也。

夏六月，金人以主名來報。

偽齊劉豫表請金主以御名音切及同音字號降示，金主從禮臣議。并報

夏、高麗二國。

又　卷三五　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金主朝太皇太后於明德宮，夏使與高麗使同入賀。【略】

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請通互市。

時齊國已廢，金盡收陝西地。乾順使請於綏德諸州互市，金主以陝西新定不許。【略】

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時高麗貢使未回，金主賜燕，夏使與高麗三使並會。【略】

六月，國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月之四日也，年五十六。《宋史・夏國傳》作『年五十七』。攷乾順於宋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嗣位，時方三歲，是年歲在丙寅，至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以甲子計之，當年五十六。《宋史》五十七，蓋史臣以紀元計數，而高宗建炎元年即欽宗靖康二年九月，或誤以一年作二年也。在位五十四年，改元八，謚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墓號顯陵。長子仁孝立，時年十六。馬端臨《文獻通考》云：繼乾順立者，正史作『天祈』。說誤。中國以其屬於金，遂廢冊命，夏亦不使告哀。論曰：乾順當紹聖乖方，靖康厄運。始則謀生豕突，繼則利享漁人，不特義合，葭蘆侵疆盡復，而西寧、湟、鄯亦人版圖。蓋摧堅者，難為功，拉朽者，易為力也。然受遼國百餘年卵覆之恩，宜水一敗，據爾反顏。則前之問起居，請臨幸，誠耶偽耶？當是時，地界扼陰山以北，馬足遍關陝之西。方謂藉茲新盟，大啟爾宇，而難生天德，兵聚雲中。向之，臣宋、臣遼，惟吾披猖者；至金，而故技莫施焉。四川之使，悔亦晚矣！惟是元昊製蕃書，立蕃學，久絕華風；乾順建國學，置養賢務。他時仁孝重聖親賢，貽謀有自，亶其然乎？

秋九月，遣使如金告哀。

按：此西夏告哀金國之始。【略】

紹興十年金天眷三年、夏大慶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金制：夏使入見，金主即御座，鳴鞭，報時畢，臣僚行小起居禮。至是，改為大起居。【略】

五月，金使冊仁孝為夏國王。

金主遣尚輦局使完顏衷賫封冊至，命仁孝為夏國王，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略】

九月，謝金賻贈及封冊。

獻馬、駝各二百匹。【略】

紹興十一年金皇統元年、夏大慶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請上尊號。

使者隨金羣臣請上尊號，凡三請，始允。金主賜二品以上官宴，夏使與高麗使與焉。

賀金萬壽節，請置榷場。

金主許置於蘭州、保安、綏德三處。【略】

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夏大慶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金制以宋使列三品班，夏與高麗使列五品班。至是，金主重定臣使辭見，班品如舊，殿前班及臣僚復用小起居禮。

又　卷三六　紹興十五年金皇統五年、夏人慶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

金主如東京，夏使與宋使、高麗使同至行在賀。

夏四月，金使來橫賜。

自乾順與王阿海等爭相見禮，金使未嘗至夏。是時，使右衛將軍撒海、兵部郎中耶律福來橫賜。

按：金使橫賜始此。【略】

紹興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廢主亮天德元年、夏天盛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萬壽節。金右丞相完顏亮陰蓄纂謀，恩結羣下。夏使與宋高麗使入賀，亮請厚賚之。【略】

紹興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夏天盛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生辰。

按：海陵聖節，《金史》不書，非無義也。

秋九月，奉表如金。

金主以上年冬十二月癸卯白虹貫日，詔去尊號。仁孝表請上之。

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經武將軍修起居注蕭彭哥。《金史・夏國傳》以賜生日使在皇統元年。與《熙宗紀》及《交聘表》異。

按：金使賀生日始此。【略】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夏天盛六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不豫，不視朝，賜使人就館燕；生辰方受賀。

三月，使賀金遷都。

金主自中京遷都於燕，改燕京為中都府。仁孝使王公佐往賀。

秋九月，請市儒、釋書於金。

仁孝遣使請市儒、釋諸書，金主許之。

按：市書，美舉也。而兼及於釋，則未免惑於異端矣。

紹興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夏天盛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及生辰。

金主淫暴日甚。仁孝使賀，特遣樞密使、御史大夫等官為使，以示敬禮。【略】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夏天盛十四年）夏四月，使賀金即位及萬春節，因請互市。

先是，夏使至金，使副及參議各一，謂之使。都管三。上節、中節各五，下節二十四，謂之三節人從。時仁孝使金吾衛上將軍梁元輔、翰林學士焦景顏等賀登極，武功大夫賀義忠、宣德郎高慎言賀萬春節。萬春節，金主雍誕也。金主宴使人於貞元殿，三節人從皆賜食廡下。金主察食不精腆，杖掌膳官六十。已而，使人辭朝，請賜互市，金主從之。

六月，犒金兵於界上。

金移剌窩斡叛，兵敗西奔。御史大夫白亮敬在西北招討司市馬，防其走入西夏，以兵屯兩國界上截之。仁孝遣使犒焉。

秋八月，使賀金尊號。

仁孝聞金主受尊號，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王琪、押進御史中丞趙良往賀。

九月，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尚書左司員外郎完顏正臣。并以平移剌窩斡告。

又　卷三七　宋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夏天盛十五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功大夫芭里昌祖、宣德郎楊彥敬。昌祖後官至殿前太尉，彥敬由翰林學士進參知政事，二人皆為夏國名臣。【略】

秋七月，金使來市馬。

金主遣使至榷場市馬，仁孝不敢拒。

九月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宿直將軍僕散習尼。

冬十月，始使謝金橫賜。

先是，金宿直將軍阿勒根和衍來橫賜。仁孝使金吾衛上將軍蘇執禮、匭匣使李子美往謝。

按：《金史・交聘表》：熙宗皇統五年書『橫賜夏國』，海陵正隆元年又書；而夏之報謝使至是始見。知史文遺佚正多也。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制：宋使朝辭，庭賜禮物；夏使就賜於會同館。時武功大夫嵬㗊執信、宣德郎李師白禮對嫻雅，金主嘉之，特賜衣各三對；人從衣各二對；使副幣帛百四十段，金鍍銀束帶三，金塗銀鬧裝鞍轡三，金塗銀渾裏書匣、間金塗銀裝釘黑油詔匣及包書詔匣袱各一；復賜人從銀二百三十五兩，絹二百三十五疋。其後遂為定制。【略】

冬十一月，遣使如金乞免索人口。

先是，金邊吏奏，夏人雖歸城砦，而掠去人口財畜未歸，因索之。仁孝遣殿前太尉梁惟忠等奏告曰：『衆軍破蕩之時，幸而免者十無一二，繼以凍餒死亡，其存幾何？兼夏國與宋兵交，人畜被俘戮者亦多，連歲勤動，士卒暴露，勢皆朘削。又為宋人牽制，使忠誠之節無由自達，中外咸知，願止理索，不勝下國之幸！』金主不許。

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功大夫訛羅世、宣德郎高嶽。嶽官至樞密直學士，歷世通顯，至孫良惠為夏國相。【略】

秋八月，遣使如金。

賀金主受尊號。

九月，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宿直將軍木虎蒲查。【略】

乾道二年金大定六年、夏天盛十八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主御大安殿受朝賀，使人武功大夫高遵義、宣德郎安世隨皇太子、

百官入賀。及賜宴，侍坐者皆有定員，為制【略】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賀節使武功大夫曹公達、宣德郎孟德達、押進知中興府趙衍至金。金主詔：使人初見、朝辭，命於左掖門出入；朝賀、賜宴，由應天門東偏門出入。示禮敬也。

復乞金免索人口。

仁孝遣御史中丞李克勤、樞密承旨集景顏奉表復請，金主方許之。【略】

乾道三年金大定七年、夏天盛十九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略】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為武功大夫任得仁、宣德郎李澄。得仁，得敬族弟。得敬攻破莊浪族，使得仁為賀節使，以覘金主喜怒。【略】

秋九月，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宿直將軍唐括鶻魯。

冬十二月，任得敬疾，遣使請醫於金。

仁孝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都承旨趙衍至金，請醫治得敬疾，鑫主許之。

乾道四年、金大定八年、夏天盛二十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爲武功大夫利守信、宣德郎李穆。

二月，任得敬附表如金謝，金主不納。

初，金主使保全郎王師道治得敬疾，曰：『如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還。』已，得敬疾瘳，師道歸。仁孝遣謝恩使左金吾衛正將軍任得聰至金。得敬亦附表信進禮物，金主曰：『得敬自有定分，豈宜紊越。』卻不受。

按：得敬之附表謝，蓋陰蓄異，謀先為嘗試計也。金主燭其奸而不受，足以禦奸雄之魄矣！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為武功大夫咩布師道、宣德郎嚴立本。立本言動有準繩，官至樞密直學士、進吏部尚書。【略】

秋七月，獲任得敬帛書，獻於金。

得敬再以帛書約四川出兵，至廣寧為邏者所獲。仁孝疑其有異，密獻於金。《金史・世宗紀》不載仁孝獻書事，據《西夏傳》云：任得敬密通宋人求助，宋人以蠟書答。夏人得之，誅得敬。上表於金，并以所執宋人及蠟書獻。《交聘表》雲：大定十年三月壬子，宋以蠟書遺任得敬，夏執其人并書以來。大定十年，宋乾道六年也。攷《宋史・夏國傳》，乾道三年五月，夏國相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使，約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七月得敬使再至，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是夏人所獲乃帛書，非蠟書也。《孝宗紀》不詳再使事，惟得敬初使，《紀》在乾道四年。與《夏國傳》異。

九月，金使來賀生日。

使臣為引進使高希甫。

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夏天盛二十一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略】

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為武功大夫劉志直、宣德郎韓德容。志直，志真弟，官翰林學士，工書法。西北有黃羊，志直取其尾豪為筆，國中效之。遂以為法。【略】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郎李師白與宋使翰林學士趙雄、泉州觀察趙伯驌同入賀。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諸使射弓宴，雄等中五十，金押宴者纔中七，金主下詔諭止。兼善等遂與高麗使先退。【略】

冬十一月，遣使如金謝。

仁孝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樞密直學士高嶽奉表謝金，曰：得敬初受分土之後，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詔書不為俞納，此朝廷憐愛之恩，夏國不勝感戴。夏國妄煩朝廷，冒請賊臣封爵，深虧禮節。今賊臣誅訖，大朝可無事使問。其所分之地與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來別有生事，已根勘禁約，乞朝廷亦行約束。』

乾道七年、金大定十一年、夏乾祐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功大夫煞執直、宣德郎馬子才。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故事：夏使如金，報至行省，金主遣接伴使與書表人迓於境上。入界，則先具驛程腰宿之須。始至京兆行省，翌日賜宴，至河南行省亦然。將至京，有內侍一人以油絹袱韜三銀盒，貯湯藥二十六品，逆於近境尉氏縣。時春雨泥濘，馬駝多病，金主命使人駐燕賓館，令獸醫護視，然後入。

又　卷三八　乾道八年、金大定十二年、夏乾祐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武功大夫嵬恩執忠、宣德郎劉昭，昭後官翰林學士，進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金主賜燕，宋使工部尚書莫濛以國忌不肯簪花聽樂，金使趣之，濛堅執不赴。於是，夏使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位次與高麗使抗。

夏四月，遣使賀金尊號。

金主受羣臣尊號。仁孝遣殿前馬步軍太尉訛羅紹甫、樞密直學士呂子溫、匭匣使芭里直信往賀。【略】

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右衛將軍粘割幹特剌。冬十二月，使謝金橫賜。

先是，金使宿直將軍唐括阿忽里來橫賜。仁孝遣殿前太尉周榮忠、樞密直學士嚴立本往謝。

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夏乾祐四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為武功大夫卧落紹昌、宣德郎張希道。【略】

淳熙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乾祐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為武功大夫嵬宰師憲、宣德郎宋宏。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金主以月朔日食，命賀節使次日朝見。使人武功大夫骨勒交昌、宣德郎王禹珪，同高麗使人賀。【略】

（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夏乾祐八年）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芭里慶祖、宣德郎梁宇。慶祖，殿前太尉昌祖弟；宇，金吾衛上將軍元輔姪，歷官翰林學士，進御史大夫。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尚書兵部郎中石抹忽土。

冬十一月，獻百頭帳於金。

仁孝自出新意，命工造百頭帳獻金。金主以夏國貢獻自有方物却之。仁孝再以表上，曰：『所進帳本非珍異，若不蒙收納，則夏國深誠無所展效，四方鄰國以為夏國不預大朝眷愛之數，將何所安？』金王乃許與正日使同進。

十二月，東經略使蕝執禮如金橫進。

仁孝感金王德意，常貢之外復遣執禮往獻。

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夏乾祐九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功大夫恩恩存忠、宣德郎武用和。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為武功大夫嵬名仁顯、宣德郎趙崇道。

夏四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太子左贊善兼翰林修撰阿不罕德甫。【略】

淳熙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乾祐十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功大夫張兼善、宣德朗張希聖。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來子敬、宣德郎梁介。介後為秘書少監，歷官南院宣徽使。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太子左衛率府裴滿胡剌。

淳熙七年金大定二十年、夏乾祐十一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安德信、宣德郎吳日休。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罔進忠、宣德郎王禹玉。進忠後知興慶府，歷右樞密使，禹玉官翰林學士。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少府監完顏賽補。

冬十二月，使如金橫進。

初，金主詔有司，夏使入界，如遇月小盡，限二十五日至都，二十七日朝見，使人御史中丞罔永德等遲期一日，遂於二十八日朝見。

淳熙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請復綏聽榷場。

先是，金尚書奏：『夏國與陝民越境，盜竊財畜，姦人托名貿易，潛相往來，恐為邊患，請盡罷東勝、環州等處榷場。』金主不許。仁孝因東勝遼遠貿易不便，遣武功大夫謀寧好德、宣德朗郝處後賀正，遣御史中丞

罔永德請復保安蘭州、綏德三處榷場。金主以保安、蘭州地無絲枲，且稅少，綏德為要地，令直關市以通貨財。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為武功大夫蘇志純、宣德郎康忠義。

夏四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滕王府長史把德固。

淳熙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三年春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高俊英、宣德郎李文政。俊英官至兵部侍郎；文政樞密直學士，進殿前太尉。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尚輦局使僕散曷速罕。

淳熙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夏乾祐十四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劉進忠、宣德朗李國安。國安後官翰林學士、刑部尚書。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吳德昌、宣德郎劉思忠。思忠，進忠弟。先後奉使不辱君命，國人以為榮。【略】

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宿直將軍完顏斜里虎。

淳熙十一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夏乾祐十五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劉執中、宣德郎李昌輔。昌輔後為樞密直學士。

二月，金使橫賜。

使臣器物局使完顏訚。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晁直信、宣德郎王庭彥。

夏五月，遣使奏告於金。

金主幸上京，仁孝遣中書舍人梁宇等奏告，將遣使賀。金主以『暑雨泥濘，往復萬里』諭止之。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侍御史逕里特末哥。

冬十一月，金使止正旦、生日使。

金主在上京，以天寒道遠，其宋與高麗、夏國賀正旦、生日使不須遣發，特令有司報論。【略】

（淳熙十二年金大定二十五年、夏乾祐十六年）冬十一月，遣使如金賀。

金主自上京還，仁孝遣御史大夫李崇懿、興慶尹米崇吉、押進氈匣使李嗣卿往賀尊安。

淳熙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乾祐十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主以宣孝太子薨，未大燒飯，金喪祭名詔權停三日。使人武功大夫麻骨進、宣德郎劉光國與宋、高麗使各賜在館宴。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是月丙午朔，日食，金主改用次日。使人武功大夫麻骨德懋、宣德郎王慶崇於丁未日朝見。【略】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宿直將軍李達可。

淳熙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夏乾祐十八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嵬德昭、宣德郎索遵德。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野遇忠輔、宣德郎呂昌齡。野遇，西夏大族；忠輔，磊落英發，歷官左樞密使，為時名卿。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武器署令斜卯阿土。

冬十二月，使謝金橫賜。先，金使來橫賜，仁孝遣殿前太尉訛羅紹先、樞密直學士嚴立本往謝。紹先，興慶尹紹甫史也。

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夏乾祐十九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功大夫麻奴紹文、宣德郎安惟敬。

三月，使賀金萬春節。

使人武功大夫渾進忠、宣德郎鄧昌祖往賀。金主御慶和殿受朝，賜羣臣及三國人使宴，極歡。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鷹坊使完顏崇嬰。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夏乾祐二十年春正月，賀正使自金還。

金主大漸，不能視朝，遂論夏使與高麗使先還。

二月，金使來告哀。三月遣使慰奠。

世宗薨也，仁孝遣殿前太尉李元貞、翰林直學士餘良陳慰，進奉使御史中丞鄒顯忠等往奠。

夏五月，使賀金即位。

使人知興慶府事迺令思敬、田周臣等。

六月，金移文報天壽節。

金主璟誕也，令於九月一日稱賀。《金史・禮志》：大定二十九年三月，章宗在諒陰，右丞相襄言：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為聖節，定外國使人過界之期。平章政事張汝霖、參知政事劉璋、刑部尚書完顏居貞皆言不可。上初從之，既而竟用襄議，令有司移報，使明知聖誕之實特改其期以示優待行人之意。與《章宗本紀》稍異。

秋八月，遣使如金賀。

使人嵬名彥、劉文慶往賀。金主以世宗喪，不受朝。

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隆慶宮衛尉把思忠。

宋光宗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夏乾祐二十一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主以世宗喪，不受朝。使人武節大夫唐彥超、宣德郎楊彥直不得入人見。彥直，亦彥敬弟。

夏四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鷹坊使移剌寧。

秋九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烏森答謀甲。【略】

紹熙二年金明昌二年、夏乾祐二十二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仁孝雖侵鑫邊境，仍遣武節大夫王全忠、宣德郎張思義賀正。金主以世宗服未除，不受朝。故事：夏使貿易三日。金主止許一日，尚書省以故例請，金主勉從之。

二月，金使來報哀。

皇太后喪也，且賜遺物。仁孝遣使奠慰。【略】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孰嵬英、宣德郎焦元昌。金主以皇太后喪，不受朝賀。

金使賀生日。

使臣西上閤門使白琬。【略】

紹熙三年、金明昌三年、夏乾祐二十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節大夫趙好德、宣德郎史從禮。金主仍不受朝，賜燕還。【略】

秋九月，使金賀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罔敦信、宣德郎韓伯容。金主仍不受朝。

金使賀生日。

使臣郊社署令唐括合達。

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夏乾祐二十四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金主以太后服未除，不受賀。使人武節大夫吳啄遂良、宣德郎高崇德等仍不得見。崇德後知興慶府，著政績，號為神明。

夏五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尚廐局使石抹貞。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金主始御大安殿，受親王、百官朝賀，使人武節大夫龐靜師德、宣德郎張崇師與宋、高麗使同見。

國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年七十。《宋史・夏國傳》：仁孝卒於是月二十日。在位五十五年，改元四，謚曰聖祖皇帝，廟號仁宗，墓號壽陵。純佑時年十七，章獻欽慈皇后羅氏生。

論曰：仁孝初立，境宇小康，人民樂業。未幾，而地震歲飢，沙飛泉湧，天灾洊至，荒亂頻仍，洵國步孔艱哉！然能崇儒學，禁奢侈，修國史，製新律，又尊孔子為帝，增弟子員至三千人，典章文物燦然成一代宏規。蓋幾軼遼、金而上之矣！惜其既誅得敬，漸啟侈心，致與金為好不終，亦晚節之累也。

冬十一月，告哀於金，且獻遺物。純佑遣御史大夫李元吉、翰林學士李國安如金訃。遣殿前太尉咩銘友直等獻遺物。

十二月，金使來祭慰。

初，金主遣西上閤門使大舉賀夏主生日。至是，因仁孝卒，即以爲勅祭慰問使。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夏天慶元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武節大夫恖恖世忠宣德郎劉思。問思問後官樞密直學士。

金使賜封册。

金遣國子祭酒劉璣、尚書右司郎中烏古論慶裔為封册使，左司都事李仲略為讀册官，立純佑夏國王兼起復。

夏四月，遣謝封使如金。

御史中丞浪訛文、廣樞密直學士劉俊才、押進知興慶府事野遇克忠往金報謝。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金主宴於樞光殿。使人武節大夫野遇思文、宣德郎張公輔，賜賚甚優。思文，知興慶府，克忠族弟，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公輔，翰林學士，進御史中丞。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使臣引進使完顏衷。純佑遣御史大夫李彥崇、知興慶府事郝庭俊往謝。

又　卷三九　宋寧宗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夏天慶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節大夫王彥才、宣德郎高大節。【略】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故事：夏使如金，至會同館，金主遣使撫問，使人依例書送以禮物。是時，金用兵北方，軍務旁午，撫問使頗索貨賄。使人武節大夫宋克忠、宣德郎吳子正正言折之，乃止。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尚書左司郎中粘割胡上。

慶元二年金承安元年、夏天慶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武節大夫員元亨、宣德郎元叔。金制：賀正使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入見，上年十二月己卯立春，金主命於前二日丁丑先見，俟至正旦行賀禮。

夏五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尚藥局副使粘割忠。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先是，金主勅夏使與高麗使人見敷奏，令新設各國通事具公服與閤門使上殿監聽。使人武節大夫同崇義、宣德郎呂昌邦等遵新制奏告。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國子監丞烏古論達吉不。【略】

慶元三年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節大夫嵬名世安、宣德郎李師廣。世安，夏宗室，官至御史大夫，廉約清峻，絲毫不妄取，刻厲若貧士，卒後廬舍蕭然，僅庇風雨而已。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為武節大夫囉啰守忠、宣德郎王彥國。【略】

慶元四年金承安三年、夏天慶五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己亥朔，日食。金主改辛丑日入賀，諭有司，凡館接伴與使者，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使人武功大夫隗敏修、宣德郎鍾伯達，館燕益謙牧盡禮。【略】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為武節大夫折啰俊乂、宣德朗羅世昌。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客省使移剌郁。

慶元五年金承安四年、夏天慶六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故事：夏使如金，至燕賓館更衣，由宜照門入，館伴及書表、牽攏官在路迎候。邀入會同館，謂之聚廳，使者與館伴交衙，畢，然後相見，三節人從以次互相參拜。是時，金主易館名『恩華』，所經橋道先期修治，賜酒、賜菓皆從厚。使人武節大夫李慶源、宣德郎鄧昌祖入見，金主悉慰勞之。

夏五月，金使來橫賜。

使臣宿直將軍徒單仲華。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紐尚德昌、宣德郎李公達。

遣使如金謝橫賜。

使人殿前大尉迺令思聰、樞密直學士楊德先。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兵部郎中完顏撒里合。

慶元六年金承安五年、夏天慶七年春正月，太后羅氏疾因賀正使求醫於金。

夏國鮮醫藥，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遷他室，謂之閃病。俗以巫為厮也。羅氏病頭風，久不愈。純佑遣武節大夫連都敦信等至金賀正，附奏求醫。金使太醫時德元、王利貞來治，並賜藥物。

秋八月，遣使知金謝。

純佑以母疾愈，遣南院宣徽使劉忠亮、知與慶府事高永昌如金謝恩。

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為武節大夫連都敦信、宣德郎丁師周。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宿直將軍完顏觀音奴。純佑使左金吾衛上將軍野遇思文、知興慶府事田文徽往謝。

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夏天慶八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使人為武節大夫臥德忠、宣德郎劉筠國。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為武節大夫柔思義、宣德朗焦思元。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刑部員外朗完顏綱。故事：饋金使禮物，視書幾道為多寡。是時，綱賚二詔至，純佑厚饋之。【略】

（嘉泰二年金泰和二年、夏天慶九年）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為武節大夫籍辣忠毅、宣德郎王安道。

冬十月，金使來賀生日及橫賜。

使臣宿直將軍紇石烈毅，時與瀛王府司馬獨吉溫先後至。純佑遣殿前太尉李建德、知興慶府事楊紹直往謝。【略】

（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夏天慶十年）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岩德元、宣德郎高大亨。大亨與兄大節、大倫並奉使金國，金人號為『三俊』。史臣：曰西夏子弟多賢俊，國亡俊元主訪求河西遺逸，至形之詔諭，良有以也。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薊州刺史完顏太平。

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慶十一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節大夫梅訛宇文、宣德郎韓師正。【略】

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李德廣、宣德郎韓承慶。

冬十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提點尚衣局完顏變。【略】

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天大雪。越日，金主御衍慶宮受朝。使人武功大夫野遇惟德、宣德郎高大倫同宋、高麗使人賀。【略】

秋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先是，金使來橫賜。純佑遣武節大夫趙公良、宣德郎米元懿賀節，並遣殿前太尉迺令轉聰、知中興府通判劉俊德往謝。【略】

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蒙古太祖元年、夏天慶十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節大夫紐尚德、宣德朗鄭勗。【略】

秋七月，金使冊安全為夏國王。

羅氏復奉表，飾辭陳請。金主始遣朝議大夫尚書左司郎中溫迪罕思敬、太常少卿黃震，冊安全為夏國王。安全待金使加禮。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謝封冊。使人御史大夫謀寧光祖、翰林學士張公甫。

開禧三年金泰和七年蒙古太祖二年、夏應天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為武節大夫限敏修、宣德郎鄧昌福。《金史・高麗傳》：泰和七年正月，用兵伐宋，夏亦有故，賀使不至。獨高麗使賀正詔罷曲宴。與《章宗紀》及《交聘表》異。

秋七月，遣使如金贖人口。

金主詔邊吏細核，盡數放還夏國，有藏匿者以遠制論。

九月，使賀金天壽節。

使人武節大夫囉啰思忠、宣德郎安禮，與高麗使衛尉少卿徐珙會。金有司奏：『大定初，宋未請和，夏、高麗使都賜曲宴，今請依大定故事。』時金主不賜宴，故請。金主從之。【略】

冬十二月，金使賀生日。

使臣符寶郎烏古論福齡。安全遣殿前太尉習勒遵義、樞密都承旨蘇寅孫往謝。

按：金賀生日使止此。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蒙古太祖三年，夏應天三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使人武節大夫渾光中、宣德郎梁德懿。光中，樞密都承旨進忠弟，歷官司參知政事，德懿後為翰林學士。

又　卷四〇　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夏皇建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夏使朝辭，金主賜衣帶外，又賜貂裘二，無則使者代以銀三錠，副代以帛六十疋。至是，金主並削之，禮臣請，不許。【略】

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蒙古太祖七年，夏光定二年春正月，使賀金正旦。

遵項遣使如金賀正。故事：夏使至金，互市於會同館。時金有貴戚與使人貿易，監察御史聶天驥奏其事。金主禁之，令夏使速回。

按：西夏賀金正旦使止此。

三月，金使來賜封冊。

金兵與蒙古戰，敗績於渭河堡。遵項乘其敗，頻侵邊境，而金封冊使仍至。【略】

冬十二月，遣使如金謝封冊。

遵項志與金搆難，受冊久之，始遣使謝，而賀正使仍不遣。

又　卷四二　（嘉定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蒙古太祖十九年，夏乾定元年）冬十月，奉表修好於金。

夏自宣和末臣金八十餘年，鮮兵革事。自蒙古之圍，金人失援，以致搆難十年，一勝一負，兩國精銳俱盡。至是，蒙古勢益強，夏國西北疆場日削，德旺用右丞相高良惠謀遣使如金，請修好。

按：睦鄰修好，《春秋》善之。況夏與金世為與國哉！然當金兵未弱，已力未衰，合之則可以捍蒙古，乃於困敝之極，方始請和。鷸蚌之爭將解，兩虎之力已傷，卞莊、漁人旋制其後矣。嗚呼！若德旺者，智勝其父而生不遇時，良可惜已。【略】

（宋理宗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蒙古太祖二十年，夏乾定二年）十一月，金使來報聘。

金主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大理卿裴滿欽甫、侍御史烏古孫宏毅來報成，書稱『兄大金皇帝致書於弟大夏皇帝闕下』。自是，夏興金脩好。

十二月，復與金互市。

德旺遣徽猷閣學士李弁請互市，往返不能決。金主命禮部尚書楊雲翼議之，始定。

遣使賀金正旦。

夏自兵交後不復賀金正旦，德旺始遣精鼎甌押使武紹德、副儀增、御史中丞咩元禮如金行賀正禮。金主命禮臣定擬使者見辭儀注，特厚之。《金史・禮志》：新定夏使入見儀：金主御座，羣臣小起居畢，閤門使奏夏使見。客省與夏使副對立於幕前，使者奉書，揖畢對行。左上露臺殿檐柱外，奉書單跪，閤使接書，使副就拜位立，閤使奏書全，讀畢，引使副入殿。鞠躬再拜，復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致問兄大金皇帝，聖躬萬福』再拜，興，復位。金主乃宣問夏皇帝，使副鞠躬受旨，畢，少前跪奏：『弟大夏皇帝聖躬萬福！』拜，復位，從左退，下堦，至丹墀北向立。以禮物右入左出，盡。使副再至丹墀，舞蹈，不出班重奏『聖躬萬福！』畢，再拜，雙跪。金主遣人勞問，復位，謝恩，再出班，謝面天顏，復位，五拜。再出拜，謝遂差接伴賜湯藥諸物，復位，舞蹈，再拜引右出。次引都管，上中節左入，丹墀立，下節於堦下立，齊鞠躬通名，先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下節鞠躬聲喏，初一拜呼『萬歲』，次一拜呼『萬歲』臨起呼『萬萬歲』，祗候，引右出。【略】

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晛以國勢瀕危，即位不改元，仍稱乾定。

春正月，金使賀正旦。

金主遣翰林學士李蹊、大理卿裴滿欽甫持國書來賀，時軍務旁午，館燕皆不成禮。

政治典

宋遼夏金政治分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499326